

# 林清玄散文汇集

林清玄 著

# 一、《菩提系列全集》

《清凉菩提》

《随喜菩提》

《有情菩提》

《星月菩提》

《如意菩提》

《拈花菩提》

《红尘菩提》

《宝瓶菩提》

《凤眼菩提》

## 二、思想的天鹅

## 三、林清玄散文集

# 《清凉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在梦的远方

血的桑椹

清风匝地，有声

卡其布制服

践地唯恐地痛

寂寞的沙漠

记忆的版图

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道心第一

种草

无风絮自飞

在“我”中觉醒

唯我独尊

季节十二贴

家家有明月清风

清凉菩提序

有情十二贴

永远活着

忧欢派对

两头鸟

无常两则

吾心似秋月

札记一束

以自己为灯

野生兰花

谦卑心

怀君与怀珠

柔软心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散文

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三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

“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才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睁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十公里。

四岁那一年，我从桌子上跳下时跌倒，撞到母亲的缝纫机铁脚，后脑壳整个撞裂了，母亲正在厨房里煮饭。我自己挣扎站起来叫母亲，母亲从厨房跑出来。

“那时，你从头到脚，全身是血，我看到第一眼，浮起心头的念头是：这个囡仔无救了。幸好你爸爸在家，坐他的脚踏车去医院，我抱你坐在后座，一手捏住脖子上的血管，到医院时我也全身是血，立即推进手术房，推出来时你叫了一声妈妈，呀！呀！我的囡仔活了，我的囡仔回来了……我那时才感谢得流下泪来。”母亲说这段时，喜欢把我的头发撩起，看我的耳后，那里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疤痕，像蜈蚣盘据着，听说我摔了那一次，聪明了不少。

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六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有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

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是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

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十二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

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个性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

“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囡仔，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是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不过，母亲的担心没有太久，因为不久有一个江湖术士到我们镇上，母亲先拿大弟的八字给他排，他一排完就说：“这个孩子已经不在世上了，可惜是个在大富大贵的命，如果给一个有权势的人做儿子，就不会夭折了。”母亲听了大为佩服，就拿我的八字去算，算命的说：“这孩子小时候有点怪，不过，长大会做官，至少做到省议员。”母亲听了大为安心，当时在乡下做个省议员是很了不起的事，从此她对我的古怪不再介意，遇到有人对她说我个性怪异，她总是说：“小时候怪一点没什么要紧。”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恢复了正常，小学五六年级交了好多好多朋友，每天和朋友混地一起，玩一般孩子的游戏，母亲反而担心：“唉呀！这个孩子做官无望了。”

我十五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风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

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 she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三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五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颺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这一世我觉得没有白来，因为会见了母亲，我如今想起母亲的种种因缘，也想到小时候她说的一人故事：

有两个朋友，一个叫阿呆，一个叫阿土，他们一起去旅行。

有一天来到海边，看到海中有一个岛，他们一起看着那座岛，因疲惫而睡着了。夜里阿土做了一个梦，梦见对岸的岛上住了一位大富翁，在富翁的院子里有一株白茶花，白茶花树根下有一坛黄金，然后阿土的梦就醒了。

第二天，阿土把梦告诉阿呆，说完后叹一口气说：“可惜只是个梦！”

阿呆听了信以为真，说：“可不可以把你的梦卖给我？”阿土高兴极了，就把梦的权利卖给了阿呆。

阿呆买到梦以后就往那个岛上出发，阿土卖了梦就回家了。

到了岛上，阿呆发现果然住了一个大富翁，富翁的院子里果然种了许多茶树，他高兴极了，就留下做富翁的佣人，做了一年，只为了等待院子的茶花开。

第二年春天，茶花开了，可惜，所有的茶花都是红色，没有一株是白茶花。阿呆就在富翁家住了下来，等待一年又一年，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年的春天，院子里终于开出一棵白茶花。阿呆白茶花树根掘下去，果然掘出一坛黄金，第二天他辞工回到

故乡，成为故乡最富有的人。

卖了梦的阿土还是个穷光蛋。

这是一个日本童话，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 血的桑椹

在遥远的梦一般的巴比伦城，隔着一道墙住着匹勒姆斯和西丝比，匹勒姆斯是全城最英俊的少年，西丝比则是全城最美丽的少女。

隔着古希腊那高大而坚固的石墙，他们一起长大，并且只是对望一眼就互相深深

牵动对方的心，他们的爱在墙的两边燃烧。可惜，他们的爱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使他们站在墙边的时候都感到心碎。

但热恋中的男女总是有方法传递他们的讯息，匹勒姆斯与西丝比共同在那道隔开两家的墙上找到一丝裂缝，那条裂缝小到从来没有被人发现，甚至伸不进一根小指头。可是对匹勒姆斯与西丝比已经足够让他们倾诉深切的爱，并传达流动着深情的眼神。

他们每天在裂缝边谈心，一直到黄昏日落，一直到夜晚来临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才互相紧贴着墙，仿佛互相热烈地拥抱，并投以无法触及对方嘴唇的深吻。

每一个清晨，就是微曦刚刚驱走了天上的星星，露珠还沾在园中的草尖，匹勒姆斯与西丝比就偷偷来到裂缝旁边，倚着那一道隔阻他们的厚墙，低声吐露难以抑压的爱意，并痛苦地为悲惨的命运痛哭。

有时候，他们互视着含泪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终于决定逃离命运的安排，希望能逃到一个让他们自由相爱的地方。于是，他们

相约当天晚上离家出走，偷偷出城，逃到城外树林墓地里一株长满雪白浆果的桑树下相会。

他们终于等到了夜晚，西丝比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出家里的庄园，她独自向郊外的树林走去。她虽然是从未在夜晚离家的千金小姐，但在黑路里走着却一点也不害怕，那是由于爱情的力量；她渴望着和匹勒姆斯相会，使她完全忘记了恐惧。

很快的，西丝比就来到了墓地，站在长满雪白色浆果的桑树下，这一棵高大的桑树在夜色中是多么柔美，微风一吹，每一片树叶都仿佛是歌唱着一般。而月光里的桑椹果格外的洁白，如同天空中照耀的星星。西丝比看着桑果，温柔而充满信心地等待匹勒姆斯，因为就在那一天的清晨，他们曾在墙隙中相互起誓，不管多么困难，都要在桑树下相会，若不相见，至死不散。

正当西丝比沉醉在爱情的幻想里，她看到从很远的地方走来一只狮子，那只狮子显然刚刚狙杀了一只动物，下巴还挂着正在滴落的鲜血，它似乎要到不远处去饮泉水解渴。看到狮子，西丝比惊惶地逃走了，她来得太仓促，遗落了披在身上的斗篷。

喝完泉水的狮子要回去时路过桑树，看到落在地上犹温的斗篷，把它撕成粉碎，才大摇大摆地走入深林。

狮子走了才几分钟，匹勒姆斯来到桑树下，正为见不到西丝比而着急，转头却看见落了满地的斗篷碎片，上面还沾了斑斑血迹，地上还留着狮子清晰的脚印。他忍不住痛哭起来，因为他意识到西丝比已被凶猛的野兽所噬。他转而痛恨自己，因为他没有先她抵达，才使她丧失了性命，他依在桑树干上流泪，并且责备自己：“是我杀了你！是我杀了你！”

他从地上拾起斗篷碎片，深情地吻着，他抬起头来望向满树的雪白浆果说：“你将染上我的鲜血。”于是，他拔出剑来刺向自己的心窝，鲜血向上喷射，顿时把所有的浆果都染成血一样鲜红的颜色。

匹勒姆斯缓缓地倒在地上，脸上还挂着悔恨的泪珠，死去了。

逃到了远处的西丝比，她固然害怕狮子，却更怕失去爱人，就大着胆子冒险回到桑树下，站在树下时，她非常奇怪那些如星星洁白闪耀的果子不见了，她惊疑地四下

搜寻，发现地上有一堆黑影，定神一看，才知道是匹勒姆斯躺在血泊里，她扑上去搂抱他，亲吻他冰冷的嘴唇，声嘶力竭地说，“醒来呀！亲爱的！是我呀，你的西丝比，你最亲爱的西丝比。”已经死去的匹勒姆斯的眼睛突然张开，望了她一眼，眼中流泪、出血，又合了起来，这一次，死神完完全全把他带走了。

西丝比看见他手中滑落的剑，以及另一只手握着的沾满血迹的斗篷碎片，心里就明白了发生过的事。

她流着泪说：“是你对我的挚爱杀了你，我也有为你而死的挚爱，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死神也没有力量把我们分开。”于是，她用那把还沾着爱人血迹的剑，刺进自己的心窝，鲜血喷射到已经被染红的桑椹，桑果更鲜红了，红得犹如要滴出血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的桑椹全部变成红色，仿佛是在纪念匹勒姆斯与西丝比的爱情，也成为真心相爱的人永恒的标志。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原典出自希腊神话，我做了一些改写。

匹勒姆斯与西丝比的故事，可以说是“希腊悲剧”的原型，后来西方的许多悲剧，



例如罗蜜欧与茱丽叶、维特与夏绿蒂等待，都是从这个原型发展出来的。虽然有无数的文学家用想象力与优美的文采，丰富了许多爱情故事，但这原型的故事并未失去其动人的力量。

我在十八岁时第一次读“匹勒姆斯与西丝比”就深受感动，当时在乡下，我家的后院里就有两棵高大的桑树正结出红得像血一样的浆果，从窗子望出去，就浮现出匹勒姆斯和西丝比倒地的一幕，血，有如满天的雨，洒在桑椹上，格外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

我们当然知道，染血的桑椹无非是希腊古代文学家的幻想，可是桑椹也真的像血一样。桑椹可能是世界是最脆弱的水果，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立即破皮流“血”。它几乎也很难带去市场出售，因为只要很短的时间，它的“血浆”就会自动流出。

桑椹是非常甜的水果，熟透的桑椹是接近紫色的，甜得像蜜一样。但我们通常难得等到它成为紫色，总是鲜红的时候就摘下来，洗净，拌一点糖，吃起来甜中微带着

流动的酸味，那滋味应该像是匹勒姆斯和西丝比隔着围墙相望一般。

年幼的时候吃桑椹，并没有特别的印象，自从读了这一则神话，桑椹的生命就活了起来，红色的桑椹因此充满了爱与美、酸楚与苦痛的联想，那见证了爱之心灵不朽的桑椹，也给我们对永恒之爱的向往。

可叹的是，爱的真实里，悲剧的原型仍然是最普遍的。在这样的悲剧里，巴比伦城郊外的那一颗桑树，除了见证了爱的不朽，还见证了什么呢？

可以说它是看到了因缘的无常。所有的爱情悲剧都是因缘的变迁和错失所造成的。它也没有一定的面目。在围墙的缝隙中，爱的心灵也可以茁壮长大，至于是不是结果，就要看在广大的桑树下有没有相会的因缘了。

一对情侣能不能在一起，往往要经过长久的考验，那考验有如一头凶猛的犹带着血迹的狮子，它不一定能伤害到爱情的本质，却往往使爱情走了岔路。

当我们看到西丝比到桑树下几分钟，狮子来了。狮子走了几分钟，匹勒姆斯来了。匹勒姆斯倒下几分钟，西丝比来了……这正是爱情因缘的“错谬性”，看到一步一步推

进悲剧的深渊，即使是桑树也会为之泣血。

像匹勒姆斯与西丝比那样惨烈的经验可能是少见的，不过，一般人到了中年，如果回想自己遭遇的爱情悲剧，就有如发生在桑树下那神话一样的错谬，往往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可能一个人的生命的历史就要重写。也许有人觉得不然，但一个人的被见离、被遗弃，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比几分钟快得多，有一些悲剧的发生直是急如闪电的。

一位朋友向我描述一对恋人逃难的情况，男的最后一瞬间挤到火车顶上，正伸手要把女的拉上来，火车开了，两人牵着的手硬生生被拉开，男的没有勇气跳下去，女的也上不来，车上车下掩面痛哭。我的朋友当年看到这样的场面，忍不住落泪。

这要怪谁呢？怪男的也不是，怪女的也不是。怪火车吗？谁叫他们不早一分钟到呢？怪时代吗？在最混乱的时代也有人团圆，在最安静的时代也有人仳离呀！要怪，只能怪无常，怪因缘。其实，千辛万苦热恋结合的伴侣，终生幸福的，又有几人能够呢？

如此说来，匹勒姆斯与西丝比当下的殉情倒还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证明了不在错误下屈服，要为爱情抗争到底，连死神都不能使他们分开，他们死时至少是心甘情愿的，充满了爱的。人死了，爱情不死，总比爱情死了，人还活着更有动人的质地。

在这个动人的传奇里，最使我震撼的不是匹勒姆斯或西丝比，而是那一棵桑树，桑虽无情，却有永恒的怀抱，要让世人看见桑树时，知道人间有一些爱的心灵不死。

几天前，有人送我一盒桑椹，带着血色的，在夕阳下吃的时候，又使我想起在遥远的巴比伦城郊外，那一棵雪白浆果的桑树——“你将染满我的鲜血”，空中有一个声音这样说。

从此，世界上的桑树浆果全从白色变成红色，成为真心相爱的人永恒的标志。

## 清风匝地，有声

在日本神户港，我们把汽车开进“英鹤丸”渡轮的舱底，然后登上最顶层的甲板

看濑户内海。

这一次，我从神户坐渡轮要到四国，因为听说四国有优美而绵长的海岸线，还有几处国家公园。四国，是日本四大岛中最小的一岛，并且偏处南方，所以是外籍观光客较少去的地方，尤其是九月以后，天气寒凉，枫叶未红，游人就更少了。

从前，要到四国一定要乘渡轮，自从几条横跨濑户内海的长桥建成以后，坐渡轮的人就少了。有很多人到四国去不是去看海、看风景的，只是为了去过桥，像“鸣门大桥”是颇有历史的，而新近落成的“濑户大桥”则是宏伟气派，长达十公里，听说所用的钢筋围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半了，许多人四国来回，只为了看濑户大桥粗大的水泥与钢筋，对我而言，要过海，坐渡轮总是更有情味，人生里如果可以选择从容的心情，为什么不让自己从容一点呢？

“英鹤丸”里出乎想象的冷清，零落的游客横躺在长椅上睡觉，我在贩卖部买了一杯热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依在白色的栏杆上看濑户内海，濑户内海果然与预想中的一样美，海水澄蓝如碧，天空秋高无云，围绕着内海的青山，全是透明的绿，这

海山与天空的一尘不染，就好像日本传统的茶室，从瓶花到桌椅摸不出一丝尘埃。

在我眼前的就是濑户内海了，我轻轻地叹息着。

我这一次到日本来，希望好好看看濑户内海是重要的行程，原因说来可笑，是因为在日本的书籍里读到一则中国禅师与日本禅师的故事。

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有一位中国禅师到日本拜访了一位日本禅师，两人一起乘船到濑户内海，那位日本禅师是曾到过中国学禅，亲炙过中国的山水的。

在船上，日本禅师说：“你看，这日本的海水是多么清澈，山景是多么翠绿！看到如此清明的山水，使人想起山里长在清水里那美丽的山葵花呀！”言下为日本的山水感到自负的意味。

中国禅师笑了，说：“日本海的水果然清澈，山景也美。可惜，这水如果再混浊一点就更好了。”日本禅师听了非常惊异，说：“为什么呢？”“水如果混浊一点，山就显得更美了。像这么清澈的水只能长出山葵花，如果混浊一点，就能长出最美丽的白莲花了。”中国禅师平静地说。

日本禅师为之哑口无言。

这是禅师与禅师间机锋的对句，显然是中国禅师占了上风，但我在日本书上看到过这则故事，却令我沉思了很久，颇能看见日本人谦抑的态度，也恐怕是这种态度，才使千百年来，濑户内海都能保持干净，不曾受到污染。反过来说，中国人因为自许污水里能开出莲花，所以恣情纵意，把水弄脏了，也毫不在意。

不仅濑户内海吧！我童年时代，家乡有几家茶室，都是色情污秽之地，空间窄小，灯光黯淡，空气里飘浮着酸气、腐臭与霉味，地上都是痰渍。因为我有一位要好的同学是茶室老板的儿子，不免常常要出入，每次我都捂着鼻子走进，走出来时第一件事则是深呼吸，当时颇为成年男子可以在那么浊劣的地方盘桓终日而疑惑不已，当然也更同情那些卖笑的“茶店仔查某”了。

有一次，同学的父亲告诉我，茶室原是由日本传来，从前台湾是没有茶室的。我听了就把乡下茶室的印象当成是日本人印象，心想日本民族真怪，怎么喜欢在下流的茶室不喝茶，却饮酒作乐呢？直到第一次去日本，又到几家传统茶室喝茶，简直把我

吓坏了，因为日本茶室都是窗明几净、风格明亮，连园子里的花草都长在它应该长的地方，别说是色情了，人走进那么干净的茶室，几乎一丝不净的念头都不会生起，口里更不敢说一句粗俗的话，唯恐染污了茶盘。怪不得日本茶道史上，所有伟大的茶师都是禅师！

同样是“茶室”，在日本与台湾却有截然不同的风貌，对照了日本禅师与中国禅师的故事就益发令人感慨了，由小见大，山水其实就是人心，要了解一个地方人的性格，只要看那地方的山水也就了然了。山且不论，看看台湾的水，从小溪、大河，到湖泊、沿海，无不是鱼虾死灭、垃圾漂流、油污朵朵、浮尸片片，我每次走过我们土地上的水域，就在里面看到了人心的污浊，在这样脏的水中想开出一朵白莲花，简直不可思议，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多么大的坚持！与多么大的自我清净的力量！

我坐在濑户内海上的渡轮，看到船后一长条纯白的波浪时，就仿佛回到了中国禅师与日本禅师在船上的对话的场景与心情，在污泥秽地中坚持自我品质的高洁是禅者的风格，可是要怎么样使污秽转成清明则是菩萨的胸怀，要拯救台湾的山水，一定要



先从台湾的人心救起，要知道，长出莲花的地方虽然污秽，水却是很干净的。

记得从前我当记者的时候，曾为了一个噪音与污染事件去访问一家工厂的负责人，他的工厂被民众包围，压迫停工，他却因坚持而与民工对峙。他闭起眼睛，十分陶醉地对我说：“你听听，这工厂机器的转动声，我听起来就像音乐那么美妙，为什么他们不能忍受呢？”我听到他的话忍不住笑起来，他用一种很怀疑的眼神看我，眼神里好像在说：“连你也不能欣赏这种音乐吗？”那个眼神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确实如此，在守财奴的眼中，钞票乃是人间最美丽的绘画呢！

听过了肆无忌惮的商人的音乐，我们再回到日本的茶室，日本茶道的鼻祖绍欧曾经说过一句动人的话：“放茶具的手，要有和爱人分离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茶道里叫做“残心”，就是在行为上绵绵密密，即使简单如放茶具的动作，也要轻巧、有深沉的心思与情感，才算是个懂茶的人。

反过来说，一个人和爱人分离的心情，若能有如放下名贵茶具的手那么细心，把诀别的痛苦化为祝福的愿望，心中没有丝毫憎恨，留存的只有珍惜与关怀，才是懂得

爱情的人。此所以茶道不味流的鼻祖出云松江说：“红叶落下时，会浮在水面；那不落的，反而沉入江底了。”境界调换茶师，并不在他能品味好茶，而在他对待喝茶这整个动作的态度，即使喝的只是普通的粗茶，他也能找到其中的情趣。

境界高的人生亦如是，并不在于永远有顺境，而是不论顺逆，也能用很好的情味去面对，这就是禅师说的：“在途中也不离家舍”、“不风流处也风流”。因此，我们要评断一个人格调与韵致的高低，要看他失败时的“残心”。有两句禅诗：“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最能表达这种残心，每一片有水的叶子都有月亮的映照，同样，人生的每个行为、每个动作都是人格的展现。没有经过残心的升华，一个人就无法有温柔的心，当然，也难以体会和爱人分离的心情是多么澄清、细密、优美，一如秋深落叶的空山了。

从前有一个和尚到农家去诵经，诵经的中途听到了小孩的哭声，转头一看，原来孩子爬在地上压到了一把饭铲子，地上很肮脏，孩子的母亲就把他抱起来，顺手把饭铲子放进热腾腾的饭上，洗也不洗。

于是，当孩子的母亲来请吃饭时，和尚假称肚子痛，连饭也没吃，就匆匆赶回寺里。过了一星期，和尚又去这农家诵经，诵完经，那母亲端出了一碗热腾腾的甜酒酿，由于天气严寒，和尚一连喝了好几碗，不仅觉得美味，心情也十分高兴。

等吃完了甜酒酿，孩子的母亲出来说：“上一次真不好意思，您连饭都没吃就回去了，剩下很多的饭，只好用剩饭做成一些甜酒酿，今天看到您吃了很多，我实在感到无比的安慰。”和尚听了大有感触，为逃避肮脏的饭铲子，没想到反而吃了七天前的剩饭做成的甜酒酿，因而悟到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面对人生里应该承受的事物不也是如此吗？在饭铲中泡过的脏饭与甜酒，表面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所以，欢喜的心最重要，有欢喜心，则春天时能享受花红草绿，冬天时能欣赏冰雪风霜，晴天时爱晴，雨天时爱雨。

好像一条清澈的溪流，流过了草木清华，也流过石畔落叶，它欢跃如瀑布时，不会被拘束，它平缓如湖泊时，也不会被局限，这就是金刚经里最动人心弦的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眼前的濑户内海也是如此，我体验了它明朗的山水，知道濑户内海不中是日本人的海，而是眼前的海，是大地之海，超越了名字与国籍。海上吹来的风，呼呼有声，在台湾林野里的清风亦如是遍满大地，有南国的温暖及北地的凉意，匝地，有声。

晋朝有名的女僧妙音法师，写过一首诗：

长风拂秋月，

止水共高洁，

八到净如如，

何容业萦结？

“八到”是指风从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一起到，分不出是从哪里到的，静听、感受清风的吹拂，其中有着禅的对话。在步出“英鹤丸”的时候，我看见了长在清水里的山葵花是美丽的，长在污泥里的白莲花也是美丽的，与爱人相会的心情是美丽的，与爱人分离的心情也是美丽的。

只因为我的心是美丽的，如清风一样，匝地，有声。

## 卡其布制服

过年的记忆，对一般人来说当然都是好的，可是当一个人无法过一个好年的时候，过年往往比平常带来更深的寂寞与悲愁。

有一年过年，当我听母亲说那一年不能给我们买新衣鞋，忍不住跑到院子里靠在墙砖上哭了出声。

那一年我十岁，本来期待着过年买一套新衣已经期待了几个月了。在那个年代，小孩子几乎是没有机会穿新衣的，我们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捡哥哥留下的，唯一的例外是过年，只有过年时可以买新衣服。

其实新衣服也不见得是漂亮的衣服，只是买一件当时最流行的特多龙布制服罢了。但即使这样，有新衣服穿是可以让人兴奋好久的，我到现在都可以记得当时穿新衣服那种颤抖的心情，而新衣服特有的棉香气息，到现在还依稀留存。

在乡下，过年给孩子买一套新制服竟成为一种时尚，过年那几天，满街跑着的都是特多龙的卡其制服，如果没有买那么一件，真是自惭形秽了。差不多每一个孩子在过年没有买新衣，都要躲起来哭一阵子，我也不例外。

那一次我哭得非常伤心，后来母亲跑来安慰我，说明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买新衣的原因。因为那一年年景不好，收成抵不上开支，使我们连杂货店里日常用品的欠债都无法结清，当然不能买新衣了。

我们家是大家庭，一家子有三十几口，那一年尚未成年的兄弟姊妹就有十八个，一个一件新衣，就是最廉价的，也是一大笔开销。

那一年，我们连年夜饭都没吃，因为成年的男人都跑到外面去躲债了，一下子是杂货店、一下子是米行、一下子是酱油店跑来收帐，简直一点解决的办法也没有，那些人都是殷实的小商人，我们家也是勤俭的农户，但因为年景不好，却在除夕那天相对无言。

当时在乡下，由于家家户户都熟识，大部分的商店都可以赊欠的，每半年才结算

一次，因此过年前几天，大家都忙着收帐，我们家人口众多，每一笔算起来都是不小的数目，尤其在没有钱的时候，听来心惊。

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说：“我也知道你们今年收成不好，可是欠债也不能不催，我不催你们，又怎么去催别人呢？”

除夕夜，大人到半夜才回家来，他们已经到山上去躲了几天了，每个人都是满脸风霜，沉默不言，气氛非常僵硬。依照习俗，过年时的欠债只能催讨到夜里子时，过了子时就不能讨债了，一直到初五“隔开”时，才能再上门要债。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总算松了口气，那时就觉得，没有新衣服穿也不是什么要紧，只要全家人能团聚也就好了。

第二天，爸爸还带着我们几个比较小的孩子到债主家拜年，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的，仿佛没有欠债的那一回事，临走时，他们总是说：“过完年再来交关吧！”对于中国人的人情礼义，我是那一年才有一些懂了，在农村社会，信用与人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不能尽到人情，但由于过去的信用，使人情也并未被破坏。当然，类似“跑

债”的行为，也只反映了人情的可爱，因为在双方的心里，其实都是知道一笔债是不可能跑掉的。土地在那里，亲人在那里，乡情在那里，都是跑不掉的。

对生活在都市里的、冷漠的现代人，几乎难以想象三十年前乡下的人情与信用，更不用说对过年种种的知悉了。

对农村社会的人，过年的心比过年的形式重要得多，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在大年初一早上到寺庙去行香，然后去向亲友拜年，下午他就换了衣服，到田里去 水，并看看作物生长的情况，大年初二也是一样，就是再松懈，也会到田里走一两回，那也不尽然是习惯，而是一种责任，因为，如果由于过年的放纵，使作物败坏，责任要如何来担呢？所以心在过年，行为并没有真正的休息。

那一年过年，初一下午我就随爸爸到田里去，看看稻子生长的情形，走累了，爸爸坐下来把我抱在他的膝上，说：“我们一起向上天许愿，希望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都有好收成。”我便闭起眼睛，专注地祈求上天、保佑我们那一片青翠的田地。许完愿，爸爸和我都流出了眼泪。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与天地有着浓厚的关系，并且在



许愿时，我感觉到愿望仿佛可以达成。

开春以后，家人都很努力工作，很快就把积欠的债务，在春天第一次收成里还清。

那一年的年景到现在仍然非常清晰，当时礼拜菩萨时点燃的香，到现在都还在流荡。我在那时初次认识到年景的无常，人有时甚至不能安稳地过一个年，而我也认识到，只要在坏的情况下，还维持人情与信用，并且不失去伟大的愿望，那么再坏的年景也不可怕。

如果不认识人的真实，没有坚持的愿望，就是天天过年，天天穿新衣，又有什么意思呢？

## 践地唯恐地痛

从前，有一位名叫龙树的圣者，修行无死瑜伽，已经得到了真正成就，除非他自己想死，或者死的因缘到来，外力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杀死他。

然而龙树知道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杀他，因为他从前曾经无心地斩杀过一片青草，这个恶业还没有酬报。

有一天，龙树被一群土匪捉去了，土匪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却砍不死他。

龙树就对土匪说：“这样杀，你们是杀不死我的，如果你用别的方法杀也杀不死我，因为我已修成了不可思议的能力。但是我曾经伤害过一些青草，如果你抓一把青草放在我的颈上，才能将我杀死。”

土匪于是依他所说，放些青草在他颈上，就这样把他杀死了。

龙树的故事真是一则动人的传说，它说明了，即使对植物行使恶业，也会得到果报。虽然龙树在那一刻也可以选择不死，但他了知因果的法则，为圆满修行的功德，乃不惜一死。最令人感动的是，所谓“无死瑜伽”的真正成就，不是肉身的不死，而是法身的长存。

近些年来，时常有人问我，学佛的人要如何来面对现实社会的问题，尤其是面对大家都关心的环境保育与爱护动物的问题，佛教徒应有什么样的态度？龙树菩萨的故

事提供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消极地说，斩杀一片青草都是有业报的，因此佛教徒应该爱护大地上的一切事物；积极地说，热心参与投入环境保育与爱护动物的社会工作，正是一种勇猛的菩萨行，当我们看到非佛教徒实践这样的理想，也应以菩萨观之无疑。

在佛制里，每到夏天，僧侣有“结夏安居”的传统，结夏安居即是夏天应在寺院里闭关，除了潜心修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夏天蛇虫在外面出没频仍，若外出走动很容易伤及生命。此外，僧侣在夜间也避免外出行走，走的时候应俯首看脚下，也是担心无意中伤害了无辜的生物。

我们虽然无法做到像出家人一样，但是心里应该学习那样细微的慈悲，我们爱惜自己生命的同时，应该也能想到一切生物，乃至一株卑微的小草，都与我们一样爱惜生命，如此，我们就能更戒慎、更小心地生活。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连斩杀青草都有业报呢？要知道，在每一片青草里都有无数的生命，或者有许多生物依赖青草为生，恣情伤害青草，不也等于间接伤害

了生命吗？

当我们看到一些工厂排放废水，流入清澈的河川，仿佛听见了鱼族悲凄的哭喊；而一些污染了大地的行为，也好像使我们感受到树木花草以及其中许多小生命垂死的挣扎。所以说，佛弟子应该珍惜山河大地，一者山河大地乃是佛的法身，二者不但要自求清静，也要求国土清静。

佛陀的本生因缘里，有一世名为“睒子”，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无限慈悲的人，经典上说他“践地唯恐地痛”，读到这样的句子真是令人心痛，当一个人踩在地上时那样轻巧小心，珍惜着大地，唯恐自己踩重了一步使大地疼痛，那么肯定是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的。

“践地唯恐地痛”这一句话表达了菩萨无限的感恩、无限的慈悲，与无限的承担！

我们应该应该体会龙树的心情、学习睒子的精神，我们取用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要如赶情人的约会那样珍惜与欢欣；我们用过了的事物放下时，要如与爱侣分离那样地不忍与不舍。

我们要轻轻地走路、用心地过活；我们要温和地呼吸、柔软地关怀；我们要深刻地思想、广大地慈悲；我们要爱惜一株青草、践地唯恐地痛！这些，都是修行的深意呀！

## 寂寞的沙漠

我骑着骆驼在沙漠上，风呼沙啸。我乌黑的长发飘在风中，像一道黑色的屏障。天地混沌一片，我如风尘中的一粒沙，愿永远永远躺在你宽大的怀抱。

你是远离美丽尘世的灵魂天堂，你是远离碧湖绿洲的寂寞沙漠。我却渴望你，像小鸟渴望天空，像鱼儿渴望深潭。风来了……又走了……天地间忽然迎来了一该的安静。在这令人心醉的静寂里，我听到了，听到了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轻柔的耳语。你看，一朵淡粉色的花落了下来，极轻极轻地落在你身体的边缘。你身上的七弦琴睡着了吗？ 远处，是谁在歌唱，歌声凄婉哀伤，幽幽的，好像《天鹅之死》里最后一个

绝美的舞姿。他们告诉我，喝了药的人鱼在太阳升起的早晨将化成最后的气泡。然而，我不信，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悲剧结束，所有的相识都是以离别分手。

我不奢望你有花香和潮湿的空气，我不在乎你没有轻风和美丽的深潭，我总想在你的怀抱中睡一小会。在睡梦中，我要做你最最珍爱的一滴水，缓慢地渗入你的身体和孤傲的灵魂。

让时间静止吧，让宇宙万物定格在这一瞬间吧，让我静静的躺在你无限温暖的怀中吧，让这此刻的你仔细听，我为你唱的那首甜美的老歌。

## 记忆的版图

一位长辈到大陆探亲回来，说到他在家乡遇到兄弟，相对地坐了半天还不敢相认，因为已经一丝一毫都认不出来了。

在他的记忆里，哥哥弟弟都还是剃着光头，蹲在庭前玩泥巴的样子，这是他离开

家乡时的影像，经过四十年还清晰一如昨日。经过时间空间的阻隔，记忆如新，反而真实的人物是那样陌生，找不到与记忆的一丝重叠之处。

更使他惊诧的是，他住过的三合院完全不见了，家前的路不见了，甚至家后面的山铲平了，家前的海也已退到了远方。

他说：“我哥哥指着我们站立的地方，说那是我们从前的家，我环顾四周竟流下泪来，如果不是有亲人告诉我，只有我自己站在那里的话，完全认不出来那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住过十七年的地方。”

这使他迷茫了，从前的记忆是真实的，眼前的现实也是真实的，但在时间空间中流过时，两者却都模糊，成为两个丝毫不相连的梦境。在此地时，回观彼处是梦，在彼地时，思及此处也是梦了。到最后，反而是记忆中的版图最真实，虽然记忆中的情景已然彻底消失了。

这位长辈回来后怅惘了很久，认为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缘故，才让他难以跳接起记忆中沦落的事物，其实不然，有时不必走太远，不必经过太久的

时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怅惘。

我有一个朋友，他每次坐在台北松江路六福客栈的咖啡厅时，总会指着咖啡厅的地板，说：“你们相不相信，这一场块是我小时候卧室的所在，我就睡在这个地方，打开窗户就是稻田，白天可以听到蝉声，夜里可以听到青蛙唱歌，这想起来就像是梦一样了。”那梦还不太远，但时空转换，梦却碎得很快。

记忆的版图在我们的心中是真实的，它就如同照相机拍下的静照，这里有我走过的一条路，爬过的一座山；那里有我游过泳、捞过虾的河流；还有我年幼天真值得缅怀的身影。这版图一经确定，有如照相纸在定影液中定影，再也无法改变，于是，当我们越过时空，发现版图改变了，心里就仿佛受到伤害，甚至对时间空间都感到遗憾与酸楚了。

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往往否定了现在的真实，因为记忆的版图经过洗涤、美化，像雨雾中的玫瑰，美丽无方，丑陋的现实世界如何可以比拟呢？

其实，在记忆中的事物原来可能不是那么美好的，当时比现在流离、颠沛、贫困，



甚至面临了逃难的骨肉离散的苦厄，但由于距离，觉得也可以承受了。现在的真实也不一定丑陋，只是改变了，而我们竟无法承担这种改变。

最近我和朋友在黄昏时走过大汉溪畔，他感慨地说：“我从前时常陪伴母亲到溪畔洗衣，那里的大汉溪还清澈见底，鱼虾满布，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子，真是不可想象的。到现在我还时常恍惚听见母亲捣衣的声音。”朋友言下之意，是当年在大汉溪畔的岁月，包括溪水、远山、母亲的背景、捣衣的杵声，都是非常美丽的。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已失去了母亲，没有母亲的大汉溪失去了昔日之美。

我对朋友说：“其实，你抬起头来，暂时隐藏你的记忆，你会看见大汉溪还是非常美的，夕阳、彩霞、水草、卵石、鸭群，还有偶尔飞来的白鹭鸶，无一不美。”朋友听了沉默不语，我问说：“如果你的母亲还在，你希望她继续来溪边捣衣，还是在家里用洗衣机洗衣服？”朋友笑了。

是的，记忆是记忆，现实是现实，以记忆来判断现实，或以现实来观察记忆，都容易令我们陷入无谓的感伤。

如何才能打破我们心中记忆与现实间的那条界限呢？在我们这一代或上一代，所谓记忆的版图最优美的一段，是农业时代那种舒缓、简单、平静、纯朴、依靠劳力的田园；而我们下一代记忆的版图或我们当下的现实却是急促、复杂、转动、花俏、依靠机械科学生活的城乡。如果我们是现代鬼，就会否定昔日生活的意义；如果我们是怀旧的人，就会否认现代生活之美。这必然使我们的成长变为对立、二元、矛盾、抗争的线。

其实不一定要决然，我想起日本近代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有一次一位沉醉于东方禅学的瑞士籍教授千里迢迢来拜望他，这位瑞士教授提出自己对东方西方分别的见解，他说：“使人走向幸福之路的方法有二，一是改变外在的环境，例如热得不堪时，西方人用冷气降低温度。另一方法是改变内部的自己，例如热得不堪时，禅者灭去心头火而得到清凉。前者是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后者是东方，尤其是禅所代表的、主体的方法。”

这位教授说得真好，并以之就教于铃木大拙。铃木的回答更好，他说，禅并非与

科学对立的主观精神，发明冷气机的自觉中就有禅的存在，禅不只是东方过去文化的财产，而是要在现代里生存着、活动着、自觉着的东西，此所以禅不违背科学，而是合乎科学、包括科学、超越科学的。制造更多、更普遍的冷气机，使人人清凉的科学行为中就有禅的存在。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知道主张空明的禅并非虚无，而是应该涵容时空变迁中一切现实的景况，在两千多年前，禅心固已存在，推到更远的时空中，禅心何尝不在呢？纵使在最科技前卫的时代，一切为人类生活前景而创造的行为中，禅又何尝不在呢？如果要把禅心从科技、方法中独存抽离出来，禅又如何活生生地来救济这个时代的心灵呢？所以说，在炎热难忍的暑天，汗流满地地坐禅固然表现了禅者清凉的风格，若能在空气调节的凉爽屋内坐禅，何尝不能得到开悟的经验呢？

禅心里没有断灭相，在真实的生活里、实际人生的历程中也没有断灭。记忆，乃是从前的现实；现在，则是未来的记忆。一个人若未能以自然的观点来看记忆的推移、版图的变化，就无法坦然无碍面对当下的生活。

我们在生命中所经验的一切，无非都是一些形式的展现，过去我们面对的形式与目前所面对的形式容有差异，我们真实的自我并未改变，农村时代在农田中播种耕耘的少年的我，科技时代在冷气房中办公的中年之我，还是同一个我。

学禅的人有参公案的方法，公案是开发禅者的悟，使其契入禅心。我觉得对参禅的人最简易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公案，一个人若能把自己的矛盾彻底地统一起来，使其和谐、单纯、柔软、清明，使自己的言行一致，有纯一的绝对性，必然会有开悟的时机。人的矛盾来自于身、口、意的无法纯一，尤其是意念，在时空的变迁与形式的幻化里，我们的意念纷纭，过去的忧伤喜乐早已不在，我们却因记忆的版图仍随之忧伤喜乐，我们时常堕落于形式中，无法使自己成为自己，就找不到自由的入口了。

我喜欢一则《传灯录》的公案：

有一位修行僧去问玄沙师备禅师：

“我是新来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请开示悟入之道。”

禅师沉默地谛听了一阵，反问：

“你能听到河水的声音吗？”

“能听到。”

“那就是你的入处，从那里进入吧！”

在《碧岩录》里也有一则相似的公案：

窗外下着雨的时候，镜清禅师问他的弟子：

“门外是什么声音？”

“是雨的声音。”弟子回答说。

禅师说：“太可悯了，众生心绪不宁，迷失了自己，只在追求外面的东西。”河水的声音、雨的声音、风的声音，乃至鸟啼花开的声音，天天都充盈着我们的耳朵，但很少人能从声音中回到自我，认识到我都是听的主体，返回了自我，一切的听才有意义呀！这天天迷执于听觉的我，究是何人呀！《碧岩录》中还有一则故事，说古代有十六个求道者，一心致力求道都未能开悟，有一天去沐浴时，由于感觉到皮肤触水的快感，十六个人一起突悟了本来面目。每次洗澡时想到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凡的动人，

悟的入处不在别地，在我们的眼睛、耳朵、意念、触觉的出入里，是经常存在着的！

我们的记忆正如一条流动的大河，我们往往记住了大河流经的历程、河边的树、河上的石头、河畔的垂柳与鲜花，却常常忘记大河的本身，事实上，在记忆的版图重叠之处，有一些不变的事物，那就是一步一步踏实地、经过种种历练的自我。

在混沌未分的地方，我们或者可以溯源而上，超越记忆的版图，找到一个纯一的、全新的自己！

## 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开车从大溪到莺歌的路上，黄昏悄悄来临了，原本澄明碧绿的山景先是被艳红的晚霞染赤，然后在山风里静静地黯淡下来，大汉溪沿岸民房的灯盏一个一个被点亮。

夏天已经到了尾声，初秋的凉风从大汉溪那头绵绵地吹送过来。

我黄昏的时候，在乡间道路上开车或散步，这时可以把速度放慢，细细品味时空的一些变化，不管是时间或空间，黄昏都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节点，在时间上，黄昏预示了一天的消失，白日在黑暗里隐遁，使我们有了被时间推迫而不能自主的悲感；在空间上，黄昏似乎使我们的空间突然缩小，我们的视野再也不能自由放怀了，那种感觉就像电影里的大远景被一下子跳到特写一般，我们白天不在乎的广大世界，黄昏时成为片段的焦点——我们会看见橙红的落日、涌起的山岚、斑灿的彩霞、墨绿的山线、飘忽的树影，都有如定格一般。

事实上，黄昏与白天、黑夜之间并没有断绝，日与夜的空间并不因黄昏而有改变，日与夜的时间也没有断落，那么，为什么黄昏会给我们这么特别的感受呢？欢喜的人看见了黄昏的优美，苦痛的人看见了黄昏的凄凉；热恋的人在黄昏下许诺誓言，失恋的人则在黄昏时看见了光明绝望的沉落。

就像今天开车路过乡间的黄昏，坐在我的车里的朋友都因为疲倦而沉沉睡去了，穿过麻竹防风林的晚风拍打着我的脸颊，我感觉到风的温柔、体贴，与优雅，黄昏的

风是多么静谧，没有一点声息。突然一轮巨大明亮的月亮从山头跳跃出来，这一轮月亮的明度与巨大，使我深深地震动，才想起今天是农历六月十八日，六月的明月是一点也不逊于中秋。

我说看见月亮的那一刻使我深深的震动，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我心里不觉地浮起两句有一些忧伤的歌词：

每日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加添阮内心的悲哀

这两句歌词是一首闽南语歌《望你早归》的歌词，记得它的原作曲者扬三郎先生曾经说过他作的这首歌的背景，那时台湾刚刚光复，因为经历了战乱，他想到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离散在外，凡有人离散在外，就会有思念的人，而思念，在黄昏夜色将临时最为深沉和悠远，心里自然有更深的悲意，他于是自然地写下了这一首动人的歌，我最爱的正是这两句。

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战乱离散的悲剧不再和从前一样，但是大家还是爱唱这首



歌，原因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埋藏着远方的人呀！我觉得在人的情感之中，最动人的不一定是死生相许的誓言，也不一定是缠绵悱恻的爱恋，而是对远方的人的思念。因为，死生相许的誓言与缠绵悱恻的爱恋都会破灭、淡化，甚至在人生中完全消失，唯有思念能冲破时间空间的阻隔，永久在情感的水面上开花，犹如每日黄昏时从山头升起的月亮一样。

远方的思念是情感中特别美丽的一种，可惜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逐渐消失了这种情感，就好像愈来愈少人能欣赏晚上的月色、秋天的白云、山间的溪流一般，人们总是想，爱就要轰轰烈烈，要情欲炽盛，要合乎时代的潮流，于是乎，爱的本质就完全的改变。

思念的情感不是如此，它是心中有情，但眼睛犹能穿透情爱有一个清明的观点。一如太阳在白云之中，有时我们看不见太阳，而大地仍然是非常明亮，太阳是永远存在的，一如我们所爱的人，不管他是远离、是死亡、是背弃，我们的思念永远不会失去。

佛经里告诉我们：“生为情有”，意思是人因为有情才会投生到这个世界。因此凡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必然会有许多情缘的纠缠，这些情缘使我们在爱河中载沉载浮，使我们在爱河中沉醉迷惑，如果我们不能在情爱中维持清明的距离，就会在情与爱的推迫之下，或贪恋、或仇恨、或愚痴、或苦痛、或堕落、或无知地过着一生。

尤其是情侣的失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了，通常，情感失散的时候就会使我们愁苦、忧痛，甚至怀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愁苦、忧痛、怀恨都不能挽救或改变失散的事实，反而增添了心里的遗憾。有时我们会感叹，为什么自己没有菩萨那样伟大的情怀，能站在超拔的海面晴空丽日之处，来看人生中波涛汹涌如海的情爱。

其实也没有关系，假如我们不能忘情，我们也可以从情爱中拔起身影，有一个好的面对，这种心灵的拔起，即是以思念之情代替憾恨之念，以思念之情转换悲苦的心。思念虽有悲意，但那样的悲意是清明的，乃是认识了人生的无常、情爱不能永驻之实相，对自我、对人生、对伴侣的一种悲悯之心。

释迦牟尼佛早看清了人间有免不了的八苦，就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

会、所求不得、烦恼炽盛，这八苦的来由，归纳起来，就是一个“情”字。有情必然有苦，若能使情成为思念的流水，则苦痛会减轻，爱情不至于使我们窒息。

我们都是薄地的凡夫，我很喜欢“凡夫”这两个字，凡夫的“凡”字中间有一颗大心，凡夫之所以永为凡夫，正是多了一颗心，这颗心有如铅锤，蒙蔽了我们自性的清明，拉坠使我们堕落，若能使凡夫之心有如黄昏时充满思念的明月，则即使有心，也是无碍了。能以思念之情来转换情爱失落败坏的人，就可以以自己为灯，作自己的归依处，纵是含悲忍泪，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光明。

佛陀曾说：“情感是由过去的缘分与今世的怜爱所产生，宛如莲花是由水和泥土这两样东西所孕育。”是的，过去的缘分是水，今生的怜爱是泥土，然后开出情感的莲花。

人的情感如果是莲花，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染着。假如我们会思念、懂得思念、珍惜思念，我们的思念就会化成情感莲花上清明的露水，在清晨或黄昏，闪着炫目的七彩。

每日黄昏月娘要出来的时候

## 加添阮心内的悲哀

我轻轻地唱起了这《望你早归》的思念之歌，想象着这流动在山林中的和风，有可能是我们思念的远方的人轻轻的呼吸，在千山万水之外，在千年万岁之后，我们的思念是一枚清楚的戳印，它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失前世的尘缘；它让我们转入未来的时空，还带着今生的记忆。

引动我们悲意的月亮，如果我们能清明，也会使我们心中的明月在乌云密布的山水之间升起。

我想起两句偈：

心清水现月

意定天无云

然后我踩下油门，穿过林间的小路，让风吹过，让月光肤触，心中响着夜曲一般小提琴的声音，琴声围绕中还有一盏灯火，我自问着：远方的人不知听不听得见这思念的琴声？不知看不看得见这光明的灯盏？

你呢？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

## 道心第一

当代禅师圣严在给弟子开示时，曾提出他自己用来自勉的两段话："多听多看少说话，快手快脚慢用钱"、"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这两段话应用于实际生活里确是金玉良言。

圣严师生逢动乱中的时代，没有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当一般儿童读小学的年纪，他因为家贫而失学去做童工；一般少年在读中学的年纪，他因为出家而在上海滩跑殡仪馆赶经忏；一般青年在读大学与研究所的年龄，他因为国家动乱而在行伍里当兵。等到退伍再度出家时，已年近不惑了。他自感身世飘零，学识不足，始发愤读书，东渡日本留学，他以超人的毅力在短短的六年间，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他自谦说是得力于"多听多看少说话，快手快脚慢用钱"两句话。

他说："我在用水之时，每会忆及大陆久旱之岁，以及渡海来台湾时，船上饮水难得之痛苦，便不敢多浪费了。我在受食之时，每能念及抗日战争期间，无糖、缺盐、无米、缺油，乃至火柴难求的日子。我在接受新衣之时，总觉得不敢消受，念及出家时衣单无着，又想到初到台湾时仅有一身衣裤的日子。我在就寝之时，往往自然想到，东京四叠半的蜗居时代。我在日光灯下时，还会勾起山居豆火油灯的情景。这都是由于往昔生中未能惜福培福，所以今生福薄而尝到了冻馁缩涩之报。"这段话读来令人动容感慨，我们过去的的生活虽不至此，但庶几近之。可是好像才没有几年的时间，我们社会上年轻的"新人类"已不知培福惜福为何物，而中年一代的"新贵族"，虽曾有苦难的过去，却希望用物欲的满足来做加倍的补偿，他们给下一代的教育也没有"惜福培福"这样的东西了。两代如此，三代以下更不用说了。

不但社会一般人欲望泛滥，不知培福惜福，甚至学习佛教者也受了感染，有人发展出这样的谬见："福报各自本具，应当享用，并能愈用愈多。若不享受，则如草木无水，日益枯萎。"圣严师父说："这是倒因为果之说，滥凡作圣之见"。"大菩提心，始于

六度，六度之首是布施，布施之要，则始于惜福与培福。如否定福报的培育与珍惜，虽人天小果亦不保，遑论菩萨道的实践。"因此，他训诫门人，应以培福惜福为要。

曾有一位密宗上师感喟地说，在台湾传一般修行的法门，真正修行实践的人少，唯独在传"财神法"时，场场爆满，人人争修。这一方面是大家误以为修"财神法"只在求财，忽略了财神法是在培福开启智慧的修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社会追求财富的偏见。现代人追求财富的动机是在满足欲望，这使我想起佛陀曾说过的话："纵使天上下着黄金雨，也无法满足人的贪欲。"如果借着修行佛法来贪求财宝，如求财神法，财神灌顶者然，又与外道何异？

所以，"多听多看少说话"是以谦冲自牧，多学习别人和长处，不炫厅求售。"快手快脚慢用钱"是勤俭自制，由于钱用得慢，就能不伎不求，昂首阔步于天地之间，此中是极有深意的。

"道心第一，健康第二，学问第三。"也正是指出今日修行者之弊。师父说："菩萨以其身体为众生床坐，役使于众生而非役使众生，否则便落于经中所指责的'说食数宝'"

之流，绝不能成为佛法门中杰出的人才。若道心坚固，纵然不懂得文学，且抱病终身，至少亦能自保不堕，也无虞败坏佛门"。"比之于学问，则健康较重要，若无健康，纵有学问，仍无以利人；若徒有健康而无道心，则绝不会成为法门龙象，即使能欺人于一时，终不能瞒过历史的眼光。学问为有道者所用则救人济世，否则便会成为盗名欺世者的工具"。这里所说的"道心"，涵盖极广，简言之，是求道之心，修道之心，成道之心，也就是深信三宝之心，净化自我之心，拯救众生之心。

现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三十年前我们在乡下时连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富足了。可叹的是，物质欲望竟比物质条件还高得多，人几乎没有一刻安宁地在奔波着，为了要有更好的物质享受。回想起来，反倒是从前的旧家，晚上也不必关门关窗，三餐有得吃，走路不必担忧汽车，夜里在庭院里说说故事，似乎比现在还幸福一些。因此惜福培福的人反而幸福；有道心者反而能自在安逸地过日子。

## 种草



"我们带一点草回去种好吗？"带孩子去爬山的时候，他好几次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最近住在乡下，每天黄昏的时候，如果天气好，我总会和孩子到后山去走走，偶尔也到山下去看农人的稻田，走过泥土坚实的田埂，看着秋天的新禾在微风中生长。

对于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看到乡下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尤其看到没有看过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在田埂上走，他说："爸爸，我们带一些稻子回去种好吗？"

"为什么呢？"

"因为稻子长大，我们就不必买米了，要煮饭的时候，自己摘来煮就好了。"孩子充满期盼地说，就仿佛自己种的稻子已经长成。

"要种在哪里呢？"我说。

"我们家不是有很多空花盆吗？把稻子种在里面就行了呀！"

我只好告诉他，种稻子是很艰难的工作，可不比种一般的盆景，要有一定的水土，还要有非常耐心的照顾，我们是无法在花盆里种稻子的。

"那么，我们种牵牛花吧！牵牛花也很美。"孩子说。

有一次，我们就摘了很多牵牛花的藤蔓，回去种在花盆，可惜不久后就都枯萎了。孩子很纳闷，说："为什么在野外，它们长得那么好，我们每天浇水，反而长不出来呢？"

后来我们挖了一些酢浆草回家，酢浆草很快就长得很茂盛，可惜过了花期，开不出紫色的小花，我对孩子说：等到明年，这些酢浆草就会开出很美丽的花。

在孩子的眼里，什么都是美丽的，连山上的野草也不例外，我们第一次上山的时候，他简直惊叹极了，即使是夏秋之交，山上的野草也十分繁盛，就好像是春天一样。尤其是在夕阳之下、微风之中，每一株小草都仿佛是在金黄色的舞台上跳舞，它们是那么苗条而坚韧，在一种睥睨的态势看着脚下的世界。从远景看，野草连成一片，像丝绒一般柔软而温暖。

孩子看着这些草，禁不住出神地说："爸爸，我们带一点草回去种好吗？"

听到这句话时，我略微一震，"种草？"对一个出生在农家的我，这是多么新奇而带

点荒唐的想法，我们在田野里唯恐除草不尽，就是在花盆里也常常把草拔除，这孩子居然想到种一盆草！

孩子看我无动于衷，用力拉我的手，说："爸爸，你不觉得草也各花一样美吗？如果能种一盆草放在阳台，它就好像在山上一样。"

孩子的话立刻使我想到自己的粗鄙，花草本身没有美丑，只因为我心里有了区别，才觉草不如花。若我能把观点回到赤子，草不也是大地的孩子，和一切的花同样美丽吗？于是我说："好吧！我们来种一盆草。"

种草就不必像种花那么费事，我们在山上采草茎上成熟的种子，草种通常十分细小，像是海边的沙子，可是因为数量很多，一下子就采了一口袋。回到家里，我们把一些曾种过花而死去的空花盆找来，一把把的草种洒在上面，浇一点水，工程很快就完成了。孩子高兴得要命，他的快乐比起从花市里买花回来种还要大得多。

一星期后，每一个花盆都长出细细绒绒的草尖，没有经过风沙的小草，有一种纯净的淡绿，有如透明的绿水晶，而且株株头角峥嵘，一点也不忸怩作态，理直气壮地

来面对这个与它的祖先完全不同的人世。

孩子天天都去看他亲手植种的绿草，那草很快地长满整个花盆，比阳台上的任何一盆花还要茂盛，我们有时把草端到屋内的桌上，看起来真的一点也不比名花逊色。看着一盆盆的野草，我有时会想起我们这些从乡野移居到城市讨生活的人，尽管我们适应了盆里的生活，其实并未改变来自乡野的姿色，而所有的都市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不都是来自乡野吗？只是有的人成了名花，忘记自己的所在罢了。这样想时，常使我有一种深深的慨叹。

所有的名花都曾是乡野的小草，即使是最珍贵的兰花，也是从高山谷地移植而来，而那名不闻世的野草，如果我们有清明的心来看，不也和名花无殊吗？

自然的本身是平等无二的，在乡野的山谷我们看见了自然的宏伟；在小小的花盆里，不也充满了生命的神奇吗？

## 有情十二贴

## 前生

前生，我们也是这样的溪水畔道别的吧！

要不然，我从山径一路走来，心原是十分平静的，可是我看见这条溪时，心为什么如水波一样涌动起来？周围清冽的空气，使我感到一种不知何处流来的可惊的寒冷。

以溪水为镜，我努力地想知道，这条溪与我有着什么样的因缘？或者是，我如何在溪的此岸，看着你渐远的身影？或者是，同在一岸，你往下游走去，而我却溯流而上？

我什么都照映不出来，因为溪水太激动了。

这已是春天了呀！草正绿着，花正开着，阳光正暖，溪水为什么竟有清冷而空茫的感觉呢？

想是与久远的前生有着不可知的关系。

在春天的时候，临溪而立，特别能感觉到生命是一道溪流，不知从何流来，不知流向何处。

此刻的我，仿佛是，奔流的河溪中刚刚落下的，一片叶子。

## 流 转

在十字路口的古董店临窗的角落，我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立刻就站起来，因为那张椅子上还留着别人坐过的温度。

从小我就不习惯别人坐过的热椅子，宁可站着等那椅子冷了，才落坐。尤其是古董椅子，据说这张椅子是清朝传下的，那美丽的雕花让我知道这不是平民的椅子，它的第一主人曾经是富有的人吧！

现在，那个富有的人，他的财富必然已经散尽了，他的身体一定也在时空中消亡了，留下这一组椅子，没有哭笑，在午后的阳光中静静的，几乎是睡着一般。

我在古董店转了一圈，好像与时空一起流转，唐朝的三彩马，明代的铜香炉，清朝的瓷器，民初的碗盘，有很多还完美如新。有一张八仙彩，新得还像一个脸容贞静的妇女一针一针刺绣上去，针痕还在锦上，人却已经远去了，像空气，像轻轻的铜铃声。

在古董店，我们特别能感受时光的无情，以及生命的短暂，步出古董店时我觉得，即使在早春，也应珍惜正在流转的光阴。

## 山 雨

看着你微笑着，无声，在茫茫的雨雾从山下走来，你撑着的花伞，在每一格石阶一朵一朵开上来，三月道旁的杜鹃与你的伞一样有艳红的颜色。在春雨的绵绵里，我的忧伤，像雨里的乱草缠绵在一起，忧伤的雨就下在我的眼中。

眼看你就要到山顶，却在坡道转弯处隐去了，隐去如山中的风景，静默。雨，也

无声。

山顶的凉亭里，有人在下棋。因为棋力相当，两个人静静地对坐着，偶尔传来一声"将军"，也在林间转了又转，才会消失。

我看着满天的雨，感觉这阵雨永远也不会停。

你果然没有到山顶上，转过坡道又下山了，我看着你的背影往山下走去，转一道弯就消失了，消失成雨中的山，空茫的山。

山雨不停，我心中忧伤的雨也一如山雨。

这阵雨永远也不会停了！看着满天的雨，我这样想着。

突然听到凉亭里传来一声高扬的：将军！

## 四 月

我最喜欢四月的阳光，四月的阳光不愠不火，透明温润有琉璃的质感。



四月的阳光，使每一朵花都是水晶雕成，在风里唱着希望之歌，歌声五色仿佛彩虹。

四月的阳光使每一株草都是翡翠繁生，在土地写着明日之诗，诗章湛蓝一如海洋。

在四月的阳光中，我们把冬寒的灰衣褪去，肤触着遥远天际传来的温热，使我想起童年时代，赤身奔跑过四月的田野，阳光就像母亲温暖的怀抱，然后我们跳入还留着去年冬寒的溪里游水。最后，我们带着全身琉璃的水珠躺在大石上，水一丝丝化入空中，我们就在溪边睡着了。

在四月的阳光中，草原、树林、溪流、石头都是净土，至少对无忧的孩子是这样的。所以，不论什么宗教，都说我们应胸怀一如赤子，才能进入清净之地。

四月还是四月，温暖的阳光犹在，可叹的是我们都不再是赤子了。

石 狮

我们走过生命的原野时，要像狮子一样，步步雄健，一步留下一个脚印。

我们渡过生命河流之际，要像六牙香象，中流砥柱，截河而流，主宰自己生命的河流与方向。

我们行经生命的丛林小径，要像灰鹿之王，威严而柔和，雄壮而悲悯，使跟随我们的鹿都能平安温饱。

这些都是佛经的譬喻，是要我们期许自己像狮子一样威猛，像大象一样壮大，像鹿王一样温和庄严。当我们想起这几种动物，真有如自己站在高山顶上，俯视着莽莽的林木与茫茫的草原，也有那样的气派。

狮子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坐骑，白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都极有威势的护法，尤其是狮子更是普遍，连民间一般寺庙都是由狮子来护法的。

今天路过一座寺庙，看到门前的石狮子有不同的表情，几乎是微笑着的，然后我想起每座寺庙前的狮子，虽是石头雕成每只的表情都有细微的不同。

即使是石狮子，也是有心，特别是在温馨的五月清晨的微风之中。

## 欢 喜

黄山谷有一天去拜访晦堂禅师，问禅师说：“禅宗的奥义究竟是什么？”

晦堂禅师说：“论语上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禅对你们也没有什么隐藏，这意思你懂吗？”

黄山谷说：“我不懂。”

然后，两人都沉默了。一起在山路上散步，当时，木犀花正开放，香味满山。

晦堂问：“你闻到香味了吗？”

“是，我闻到了！”黄山谷说。

“我像这木犀花香一样，没有隐瞒你呀！”禅师说。

黄山谷听了，像突然打开心眼一样开悟了。

是的，这世界从来没有隐藏过我们，我们的耳朵听见河流的声音，我们的眼睛看

到一朵花开放，我们的鼻子闻到花香，我们的舌头可以品茶，我们的皮肤可以感受阳光……在每一寸的时光中都有欢喜，在每个地方都有禅悦。

我曾在一个开满凤凰花的城市住了三年，今天看到一棵凤凰花开，好像唱着歌一样，使 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洋溢着少年时代的欢喜。

## 院 子

农村里的秋天来得晚，但真正秋天来的时候都很写意的。

首先感觉到的是终于有黄昏的晚霞了，当河边的微风吹过，我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回家，站在家前院子往远山看去，太阳正好把半天染红；那云红得就像枫叶，仿佛一片一片就要落下来了。于是，我常常站在院子里就呆住了，一直到天边泼墨才惊醒过来。

然后，悬丝飘浮的、带着清冷的秋灯的、只照射自己的路的萤火虫，不知道是从

河的对岸或树林深处来了，数目多得超乎想像，千盏万盏掠过院子，穿过弄堂，在草丛尖浮荡。有人说，萤火虫是点灯来找它前世的情缘，所以灯盏才会那么的凄清闪烁，动人肝肺。

最后，是大人们扇着扇子，坐在竹椅上清喉咙："古早、古早、古早……"说着他们的父亲、祖父一直传说不断忠孝节义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使我觉得秋天真是温柔，温柔中流着情义的血。我们听故事的那个院子，听说还是曾祖父用石块亲手铺成的。

秋天枫红的云，凄凉的萤火，用传说铺成的院子在闪烁，可惜现在不是秋天，也找不到那个院子了。

## 有 情

"花，到底是怎么开起的呢？"有一天，孩子突然问我。

我被这突来的问题问住了，我说："是春天的关系吧。"

对我的答案，孩子并不满意，他说："可是，有的花是在夏天开，有的是在冬天开呀！"

我说："那么，你觉得怎样开起的呢？"

"花自己要开，就开了嘛！"孩子天真地笑着："因为它的花苞太大，撑破了呀！"

说完孩子就跑走了，是呀！对于一朵花和对于宇宙一样，我们都充满了问号，因为我们不知它的力量与秩序是明确来自何处。

花的开放，是它自己的力量在因缘里的自然展现，它蓄积了自己的力量，使自己饱满，然后爆破，有如阳光在清晨穿破了乌云。

花开是一种有情，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完成，这是多么亲切呀！使我想起，我们也应该蓄积、饱满、开放、永远追求自我的完成。

炉 香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问赵州从谏禅师："怎样去极乐世界呢？"赵州说："大家都去极乐世界吧！我只愿永远留在苦海。"

我读到这里，心弦震动，久久不能自己，一个已经开悟的禅师，他不追求极乐，而希望自己留在与众生相同的地方，在苦海中生活，这是真实的伟大的慈悲。就好像在莲花池边，大家都赶来看莲花，经过时脚步杂乱，纸屑满地，而他只愿留下来打扫莲花池。

抬起头来，我看见案前的檀香炉，香烟袅袅，飘去不可知的远方，香气在室内盘绕不息。这烟气是不是也飘往极乐世界呢？可是如果没有香炉的承受，接受火炼，檀香的烟气也不可能飞到远方。

赵州正是要做那一个大香炉，用自己的燃烧之苦不点灯众生虔诚的极乐之向往。我也愿做烧香的铜炉，而不要只做一缕香。

天 空

我和一位朋友去参观一处数有年代的古迹，我们走进一座亭子，坐下来休息，才发现亭子屋顶上刻着许多繁复、细致、色彩艳丽的雕刻，是人称“藻井”的那一种东西。

朋友说：“古人为什么要把屋顶刻成这么复杂的样子？”

我说：“是为了美感吧！”

朋友说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整天抬头看屋顶呢！

“那么，是为了什么？”我感到疑惑。

“有钱人看见的天空是这个样子的呀！缤纷七彩、金银斑斓，与他们的珠宝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的说法，眼中禁不住流出了问号，朋友补充说：“至少，他们希望家里的天空是这样子，人的脑子塞满钱财就会觉得天空不应该只是蓝色，只有一种蓝色的天空，多无聊呀！”

朋友似笑非笑地看着藻井，又看着亭外的天空。

我也笑了。



当我们走出有藻井的凉亭时，感觉单纯的蓝天，是多么美！多么有气派！  
水因有月方知静，天为无云始觉高。我突然想起这两句诗。

## 如 水

曾经协助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的大将军黑田孝高，他善于用水作战，曾用水攻陷了久攻不下的高松城。因此在日本历史上有"如水"的别号，他曾写过"水五则"：

一、 自己活动，并能推动别人的，是水。

二、 经常探求自己的方向的，是水。

三、 遇到障碍物时，能发挥百倍力量的，是水。

四、 以自己的清洁洗净他人的污浊，有容清纳浊的宽大度量的，是水。

五、 五、 汪洋大海，能蒸发为云，变成雨、雪，或化而为雾，又或凝结成一面如晶莹明镜的冰，不论其变化如何，仍不失其本性的，也是水。

这"水五则"也就是"水的五德"，是值得参究的，我们每天要用很多水，有没有想过水是什么？要怎样来做水的学习呢？

要学习水，我们要做能推动别人的、常探求自己方向的、以百倍力量通过障碍的、有容清纳浊度量的、永不失本性的人。

要学习水，先要如水一般无碍才行。

## 茶 味

我时常一个人坐着喝茶，同一泡茶，在第一泡时苦涩，第二泡甘香，第三泡浓沉，第四泡清冽，第五泡清淡，再好的茶，过了第五泡就失去味道了。

这泡茶的过程令我想起人生，青涩的年少，香醇的青春，沉重的中年，回香的壮年，以及愈走愈淡、逐渐失去人生之味的老年。

我也时常与人对饮，最好的对饮是什么话都不说，只是轻轻地品茶；次好的是三

言两语，再次好的是五言八句，说着生活的近事；末好的是九嘴十舌，言不及义；最坏的是乱说一通，道别人是非。

与人对饮时常令我想起，生命的境界确是超越言句的，在有情的心灵中不需要说话，也可以互相印证。喝茶中有水深波静、流水喧喧、花红柳绿、众鸟喧哗、车水马龙种种境界。

我最喜欢的喝茶，是在寒风冷肃的冬季，夜深到众音沉默之际，独自在清静中品茗，一饮而净，两手握着已空的杯子，还感觉到茶在杯中的热度，热，迅速地传到心底。

犹如人生苍凉历尽之后，中夜观心，看见，并且感觉，少年时沸腾的热血，仍在心口。

## 札记一束

## 孤独的椅子

在公园里，清晨的薄雾中，一排排白色的椅子，没有一点声息，让人感到清冷的孤独。

雾慢慢散去，阳光出来了，人三三两两地走到公园里来，纷纷落坐在那些排列整齐的椅子上。

这时，我发现一种可惊的排列了。

每一个椅子差不多都坐了人，可是一长条椅子顶多坐两个人，一个人坐在椅子这端，一个在那端，似乎是默契似的。每一张椅子都是两端坐人，中间空白。人和人不互相说话，也不理睬，也不注视，只是礼貌地、维持距离地坐着。

我坐在远处，看着这一幅诡异的构图，感觉到坐了人的椅子比不坐人的椅子，还要孤独。

## 碎玻璃

打扫街头的清道夫，是最知道一个城市的脏乱与破败的。

有一天，我在凌晨时分，遇到市街的清道夫，他穿着黄色萤光衣服的背影，使我感到一种深刻的寂寞，在彻夜未眠工作而走到街市呼吸空气的我，也是一个清道夫，不同的是，我扫的是心灵的街道。

那位清道夫正专注地扫起十字路口的一堆碎玻璃，我站在旁边看他。扫完了，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这几条路上昨天发生几次车祸，伤得怎样我都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呢？"我问。

"我从路上留下来的碎玻璃或血迹就知道了。你看，这里昨天有人伤得不轻呢！"他指着地上一滩早已干涸成为褐黑色的血迹给我看："人是这样脆弱的，车子也一样脆弱，人的脆弱从血可以看见，车子的脆弱从碎玻璃可以看见。"

说完，他继续埋头工作。

我站在那里想着，人的心灵是最脆弱的，可惜这种脆弱最不容易被看见。

## 垃圾

"制造垃圾的人，最后自己成为垃圾也不知道了"。我有一个亲戚时常说。

那是因为农村社会大家爱物惜物，一件东西在不是完全无用时舍不得丢弃，即使是非常富裕的人，多数也是勤俭的。

所以"修补"的工作在过去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修补衣服鞋子，修补锅子水壶，修补雨伞剪刀，甚至是修补丝袜等等。大家在东西用坏了也舍不得丢弃，总要修补到完全无用为止，才成为垃圾。

现在不行了，现代人每天制造的垃圾比从前的人多十倍，有很多东西用也没用，就丢弃了，更别说修补了。对东西是如此，对人也是一样，人们常因利用价值丢弃旧的情感、旧的朋友、甚至旧的伴侣，有很多人丢掉恋人的时候，就如丢掉一把旧雨伞。

我的亲戚的逻辑最是简单："一个不爱惜东西的人，就不会疼惜别人，不会珍惜这个世界，有时候连自己也不懂得珍惜。"----心灵旧了不懂得修补，最后连丢失了自己都不知道。

## 二十元的哲学

坐计程车时最怕遇到凶恶的司机，我们上了车，就好像前世已经欠下一些没有还清的东西。他臭着脸问："到哪里？"臭着脸说："这么短也叫计程车！现在的人真是愈来愈不像话！"然后，臭着脸把油门踩紧，愤世地冲出去。

有时候我沉不住气就说："路虽然短，但是我赶时间。"

"赶时间，赶时间会短命的。"他臭着脸说。

"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

"谁希罕你的钱。"他这一次不屑地说。

沉默地终于到达目的地，让我像从牢笼里解脱出来，深深吸一口凉气。

记得曾经有另一位好司机告诉我："二十元虽少，但如果因为少而不去赚，就赚不了大钱，谁知道这短短的二十元，接下来的客人不是一两百的生意呢！

是的，二十元也有它的哲学意义，在人生里，如果因为钱少路短而抱怨，不能满足，那我们就要一辈子臭着脸过日子了。

## 土地之败坏

一位农民对我谈起他对废耕的忧心。

虽然稻米生产过剩，政府奖励废耕的办法对农民十分优厚，他对废耕的条件非常动心，可就是不敢废耕。

"你废耕一两年，土地就不能再种作了。"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他。



他说："如果只有我废耕，我的土地四周的地没有废耕。那么我的地肥、地气、土地的活力都会在地层深处被周围的土地吸去，到最后我的地就什么都长不好，就真的废了。因为我们把地分成一甲两甲，土地本身产没有分的，废像把果树剪枝，别人的枝都长肥了，只有你这一枝败坏了"。

他还说明，农人与土地一样，久不耕作，人的技术与身体就逐渐败坏，一年以后，连搓草、插秧时，腰都弯不下去了，别说能把土地好好耕种。

这位在土地中耕作了四十年的农民，忧心地说："废耕的方式不是有什么不好，最大的坏处是使土地败坏，使人败坏，土地和人一样，一败坏，要好起来就难了。"

## 橱窗的结婚照

走过大型摄影公司的门口，总会看到几幅超大的结婚照。有的比真人还大，新郎新娘都像假人一样，摆出一种幸福而温馨的微笑。

那结婚照大得不成比例，那叫结婚摄影礼服公司的装潢也俗艳而失去美的准则，这一幅奇特的画面给我一种荒诞的感觉，仿佛他们的目的不是结婚，而是拍一组巨大而代表幸福的结婚照。

讽刺的是，结婚照拍得巨大美丽，并不能保证结婚的幸福。有一家摄影公司门口挂着一幅女星的结婚照，那女明星已离过三次婚，她脸上仍然挂着天真而幸福的微笑，还有许多夫妻，正在合摄的结婚照前，互相击打对方的脸颊或心灵。

有一位在摄影公司当摄影师的朋友告诉我："现代人婚姻太容易破灭，拍一组豪华的结婚照，以便双方分开后还能互相记得对方的脸孔。"

呀！一幅好的结婚照应该摆在哪里呢？结婚的时候应该把对方摆在哪里呢？答案绝对不在橱窗上。

## 纸菊花的心情

有一次看到一朵纸做的菊花，手工精巧，真是像真的一样，甚至连用手触摸，都感觉那是一朵真的菊花，这对像我这样痛恨假花的人，真是一大考验。

我站着，凝视那朵菊花，寻找自己痛恨假花的原因，"假"的本身并不是令我痛恨的唯一因素，因为倘若像面前的纸菊花，它和真的一模一样，还有什么可以痛恨呢？

那么，究竟我为什么痛恨假花？

一个原因是，假花是没有心情的，它不能知道春夏秋冬的变迁，它也不能与蜂蝶对话，它不能反映土地或者时空的变化。

另一个原因是，假花没有旅程，它不能含苞，不能开放，不能凋零，不能与人和天地一样走一条兴谢的道路。

从那一朵纸菊花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了，人的失败、凋零、憔悴，在某一层次上是值得感恩的。

一天是一个青春

我们每天都挂在嘴上说青春，少年憧憬青春，青年挥擢青春，中年饱受青春的压力，老年人则只有回忆青春了。

青春！青春是什么呢？

辞典上说："春时草木滋茂，其色青葱，故曰青春。因用以喻少年。"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了。

我觉得，不只是少年有青春，中年有中年的青春，老年有老年的青春，三岁小儿，也是青春。那是因为心情处在一种草木滋茂的春天，那时不管什么年纪，都有着青春。

没有青春的青少年也多的是。

我觉得，青春并不是一个时期，而是每天都是一个青春，有这么一天，我们身轻体健，心情柔和，充满了对人间的爱、渴盼，与欢跃，那一天就是我们的青春。我们在一天里不能处在这样的峰顶，我们就算失去了一个青春了。

因此，在我的辞典里，青春更简单：

"日日是好日，就是青春。"

## 上山学剑

有一阵子，流行上山学剑，许多小学生受了武侠电影和漫画的影响，跑到深山去学武功或剑术，使大人们非常紧张。

我也是希望上山学剑的孩子。

虽然还不至于独自跑到无人迹的深山，也不曾从悬崖跃下，但每一次到了山上，总是梦想着在某一棵大树背后能遇风白发飘扬的高人，然后用一种诚恳而优美的姿势伏身下拜；每当走进一个无人的山洞，也会想这山洞是不是有一本秘笈、一珠灵丹，让人读了立即武功盖世，或让人吃了能刀枪不入？

我后来放弃了学剑的念头，是因为我想到：学了剑又能怎样？能飞天遁地刀枪不入又能怎样？

这样想时，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回到自己的内在，知道灵丹在心中，而自己就是一本武林秘笈。

## 人箭

上下班时间，在人潮里等红绿灯最容易感受到作为人的茫然。

绿灯亮起，大家像全部铆足了劲的箭，同时向马路另一边射出，非常紧急，步伐零乱地通过了两岸引擎怒吼的马路，深恐在红灯亮起时还站在马路中央。

那时，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些人真像箭一样，被射向一个流动的潮水里或一个复杂的森林里，每个人都这么渺小，它射出去的时候很少有人看见，它落地的时候也很少有人知道，它只是被推挤着，向前射去。

可叹息的是，如果这些人是箭，那么他们的弓呢？他们被什么力量所主宰？他们是不是对准了自己的方向呢？

他们是箭还不是悲哀的事，他们都失去了弓的所在，才是现代人最大的哀歌。

## 开顶陶俑

陶艺家做了一个形状怪异的陶俑，它和古代的陶俑没有太大的不同，头顶上却开了一个大口。

"你为什么给它开这么大的口呢？"我问。

"我希望它也和陶罐、陶瓮一样可以使用。"

"这样怪的陶俑，要用来做什么呢？"

"这可要看是什么人用了，沉迷酒的人可以用来盛酒，喜欢花的人可以插花，爱甜的人可以放蜜……甚至，可以做尿壶的。"陶艺家接着说："但是要注意，陶土是有呼吸的，放过酒的就不能盛蜜了，因为酒的味道会永远存在里面。"

其实，人也像开顶陶俑一样，一个人要在胸腹间装什么都可以，但是一装进去就

很难改变了，这就叫做"习气"。

恶习难去，所以慎乎始是多么重要！

## 五 愿

我希望：

我的心是广大的海洋，在波动中明净深湛。

我希望：

我的心是不动的山林，在崇高处花树表翠。

我希望：

我的心是温柔的月光，在宁静里澄澈细致。

我希望：

我的心是平坦的田园，在错落间单纯辽远。



我希望：

我的心是早晨的太阳，在旋转时温暖遍照。

真 理

如果我们不能勇于承认错误，就很难触及真理。

因为，错误与真理是孪生兄弟，正如欲望是人性的发条，感情是智慧的扳机，烦恼是菩提的开关一样。

人生里所有永不丧失理想的勇气，正是来自缺憾的面对；而所有登高望远的人，都曾走过绊脚的荆棘。

此所以，菩萨是人间的英雄，他永远站在第一线上，面对缺憾来寻找真实，并带我们走过失败的荆棘。

在菩萨的道路上，每一个错误都有意义，每一次失败都值得感恩。

## 浪 漫

对某些人来说，浪漫是必然。

对某些人来说，浪漫是偶然。

浪漫，是具有一些古典精神，一些理想的坚持，一些追求完美的特质，是希望在污泥秽地里开一朵白莲花，在无人所知的地方还能无怨地散放自己的芳香。

浪漫，在某些层次上就是天真烂漫，是有如赤子，保有纯真清白璞玉一样的心。是不计较一切得失，不因名利有所转动，有如白云飞翔在蓝天之上。

浪漫者必然会在这个世界受挫折，因为他想生活在蝴蝶飞舞、繁花盛开的花园，但这世界不是花园。

可是，一个缺少浪漫者的世界，会成为没有文明、没有梦想、没有创造力、单调乏味的世界。

## 舞 台

有一位巨大的人

太阳如他的水晶球

有一位更大的人

太阳如他的白玉坠

还有一个更大的人

太阳如他的珍珠戒

又有一位更大的人

太阳于他有如尘沙

在阳光下我常常祈愿

日光菩萨

请护念我

让我成为更大的人

中尉与中将

到金门访问，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尉，年轻、英挺、俊美，谈吐优雅，办事利落。

同行的人都很欣赏他，有人说："你将来一定会升将军的。"

他说："我宁可做中尉。"

原因何在呢？

"做了将军，年纪也大了，时间、青春都没有了，所以年轻时就梦想做将军，是对不起自己的青春。"他说，然后他讲出一段有智慧的话："每天好好做中尉的人，不一定会变成将军；不过所有的将军，都是做中尉时很努力的人。"

## 朝 颜

小路上，紫色的牵牛花开放了，羞赧，犹带着昨天黄昏的温柔。

牵牛花的藤蔓，在乡下简直是路一样，自由地、毫无忌惮地延伸。可是，不管它是多么纵情，在黄昏时就曲卷成一团，那时的牵牛花看起来不是睡着，而是害羞，因此也特别温柔。

如果我们不去思考生活，生活的简易就像牵牛花的开放，太阳升起时，有如微风吹翻了一张书页，日头落山时，则有如花朵飘下一片花瓣。

我们的念头像云一样，有时清朗如朝霞，有时缤纷如晚云，但不管飞得多远，总还在天空里。

看着牵牛花瓣缓缓地卷曲之时，我总是想，不要烦恼明天的事，只要天天努力的盛放也就好了。

## 花 市

早上的建国假日花市，比正在打折的百货公司还热闹，人声与笑语比花开得厉害。

各种颜色的花正以一种沉默的美丽来面对欣赏的人，这些花是农人天未亮时就从乡下载运进城，还带着山野的清气与田园的香味。它虽然沉默，给我的感觉是还站在高处俯望着人群，叶片上则处世不遇的泪水依然未干。

赏花的人为了挑选中意的盆花，也是一清早就来了，穿着比花的颜色更繁复的衣服，从水泥大楼流出来了，带着昨日的忙碌与昨夜的宿醉，来这里寻找田园之梦与故乡的心情。

在都市的花市里，每朵花都是一个人，用许多美丽掩盖自己的心酸；每个人都是一朵花，用很多憔悴，追求一点点美丽。

这样，人与花有了相遇的惊艳，有了缘分，互相取悦，互相悲悯。

## 冻 霜

有一个台语的语词，我特别喜欢，那就是"冻霜"。

台湾人把吝啬者称为"冻霜"，实在是非常高明，因为冻霜讲出了小气人之心理状态。

我们说一个人"小气"、"吝啬"，或者广东人说的"孤寒"，总只说中人的外在表现。"冻霜"却是由内而外的，因为里面冻了，外面才结成霜。一个人心里因对社会人群寒冷而结冻，表面才会成霜，就仿佛天寒了才霜降，不会平白有霜。

大地的霜会侵害作物，心地的霜则会损坏心灵。

要冻霜的人布施财物，不在于要他拿出钱来的动作，而在于要先解冻他的心。

叭啦不噜

每年在夏天，我总会怀念起一种声音："叭啦不噜"。

"叭啦不噜"是从前在乡间卖冰淇淋的流动三轮车的声音，车上装着手按的喇叭，按下是叭啦，放掉是不噜。

幼年在乡间，没有一家是有冰箱的，南部的夏天又很炎热，因此能吃到一点冰的东西是很享受的。在长长的夏季，我们总会在院子里乘凉，然后远远地听见一声叭啦不噜，心就整个清凉起来，如果口袋里正好有五角钱，就会雀跃无比，立刻冲去围着三轮车，买一丸叭啦不噜。

我在成年后，一到燠热夏天午后，常不自觉想起叭啦不噜的声音，一想起就仿佛听见，感觉到一丝清凉。

有一些生活的声音，虽然简单，却十分深刻，并带着沁透人心的力量。

心细如发



佛陀要经典里说过许多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情形，但有一个地方是佛陀很少提到的，就是阿鼻地狱，即是无间地狱、金刚地狱，也就是民间信仰说的第十八层地狱。

这个地狱是犯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五项极端罪恶的众生所坠落的地方，为什么佛很少提阿鼻地狱呢？

据说，在那个地狱的痛苦佛陀提也不忍心提，只要佛陀一提到阿鼻地狱悲惨的情形，慈悲的菩萨们听了都会伤心呕血、悲痛欲绝、心肝碎裂。

菩萨的心细如发由此可见一斑，唯有菩萨那样纤细、柔软、清亮如发的心，才能真实地感受众生所受的苦吧！

为什么菩萨能细微地感受生之苦呢？因为在菩萨眼中，所有的众生都是纯洁的，都不是活该受苦的，即使极端罪恶的众生也应该得到解救。

我们要学习菩萨，首先要学习把一切的人都看成是纯洁的，如果处处都看到别人的坏品性，时时生起嫌恶之心，就表示我们自己还不够纯洁，没有资格作为洗涤别人

脓疮的溪水。

## 无风絮自飞

在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菜瓜藤，肉豆须，分不清”，意思是丝瓜的藤蔓与肉豆的茎须一旦纠缠在一起，是无法分辨的。

因此，像兄弟分家的时候，夫妻离婚的时候，有许多细节部分是无法处理的，老一辈的人就会说：“菜瓜藤与肉豆须，分不清呀！”还有，当一个人有很多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一句。以及一个人在过程中纠缠不清，甚至看不清结局之际，也可以用这一句来形容。

住在都市的人很难理解到这九个字的奥妙，因为他们没有机会看到丝瓜与肉豆藤须缠绵的样子。乡下人谈到人事难以理清的真实情境，一提到这句话都会禁不住莞尔，

因为丝瓜与肉豆在乡间是最平凡的植物，几乎家家都有种植。我幼年时代，院子的棚架下就种了许多丝瓜和肉豆，看到它们纠结错综，常常会令我惊异，真的是肉眼难辨，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到现代人复杂难以理清的人际关系，确实像这两种植物藤蔓的纠缠，想找到丝瓜与肉豆的根与果是不难的，但要在生长的过程分辨就非常困难了。

有一次我发了笨心，想要彻底地分辨两者的不同，却把丝瓜和肉豆的茎叶都扯断了。父亲看见了觉得很好笑，就对我说：“即使你能分辨这两株植物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只要在它们的根部浇水施肥，好好地照顾让它们长大，等到丝瓜和肉豆长出来，摘下来吃就好了，丝瓜和肉豆都是种来食用的，不是种来分辨的呀！”

父亲的话给我很好的启示，在人生一切关系的对应上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站稳脚跟，努力在向上生长，有时不免和别人纠缠，又有什么要紧呢？一忘失自己立场与尊严，最后就会结出果实来，当果实结成的时候，一切的纠缠就不重要了。

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自然，万事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法则，依循这自然的发展，常常回头看看自己的脚跟，才是生命成长正常的态度。种什么样的因会结出什么样的果，

是必然的，丝瓜虽与肉豆无法分辨，但丝瓜是丝瓜，肉豆是肉豆，这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丝瓜长出好的丝瓜，让肉豆结出肥硕的肉豆！

丝瓜是依自然之序而生长结果，红花是这样红的，绿叶也是这样绿的，没有人能断绝自然而超越地活在世界，此所以禅师说：“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花与絮的飞落不必因为风雨，而是它已进入了生命的时序。

日本的道元禅师到中国习禅归国后，许多人问他学到了什么，他说：“我已真正领悟到眼睛是横着长，鼻子是竖着长的道理，所以我空着手回来。”

听到的人无不大笑，但是立刻他们的笑声都冻结了，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人知道为何鼻子直着长而眼睛横着长，这使我们知道，禅心就是自然之心，没有经过人生庄严的历练，是无法领会其中真谛的呀！

永远活着

到银行去办事，听到一位年约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和银行行员的对话。

银行行员："老太太，你一次领这么多钱呀？外面歹徒很多，可要小心一点。"

老太太："我要领去买股票。"

"买股票？老太太，你都买什么股票？"

"我什么股票都买呀！最近涨得厉害，听说还会再涨，我这些钱要拿来买水泥股。"

"....."

老太太领完了钱，步履蹒跚地走出银行。

这一段简短的对话，使我怔了很久，老太太看起来虽然是七十岁的人了，身体还满健康的样子，而且她衣着朴素，看起来是省吃俭用的人，她为什么要在有限的余年去买股票，何况赚那么多钱要做什么呢？她所累积的财富，自己还有机会享用吗？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在这个社会，放眼望去，大家都拼命地在累积人间的财富，即使是已经家财亿万富人或年华垂暮的老人都不例外，其实，财富对他们来说已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一个生产已经温饱的老人，他可能有七八幢房子，有价值数

亿的财富，可是他已经不久于人世，这仅存的时光难道还继续追逐财富，能有更好的利用吗？

最重要的一点，没有人会相信自己是"不久于人世"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都表现得好像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的累积也永不满足。有一些有钱人，到临死什么都记不住，偏偏记挂他累积的财富；反过来说，他的子孙可能对他的死活也不记挂，只记挂 在他名下的土地、房屋、股票、珠宝要如何瓜分。因此，一个富人的死往往造成了子孙的悲剧，就是因为人人只记着财富啊！

一个累积过度财富的人，往往也会自陷于不义，有财富的人谈恋爱，总觉得别人是在爱他的金钱，不是爱他；有财富的人交朋友，总觉得别人是贪图财富的酒肉朋友；有财富的人 很难真心对待别人，因为他惯于用钱来处理问题……其实，有太多财富反而使人不能做完整的人，因为他的心变成黄金打造、钻石琢磨，不能享受人间无私的情义心与豪迈的英雄胆。

有时候，追求财富的问题不在财富，而在"追求"，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人都在尝试

追求一些不朽的事物，这是由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某种不朽的东西，不朽的渴望，在资本社会里，人把财富也当成不朽的追求了，我们看那些拼命追求财富的人，正是感觉他在追求不朽，否则怎么能那样狂热呢？

人不能永远活着，这真是一个悲剧的真理，纵使在宗教里一直讲永生不灭，也不能使我们永远活着。

"死亡不是我会遇到的事。"----这是最大的妄念，因为无人不死。

"人生的悲剧不是我会遭遇的。"----这是最惊险的想法，因为人人都有悲剧。

我们在人间里累积一些东西，追求一些价值，是为了什么呢？那催迫我们去追求财富最内部的动力是什么呢？如果能找出那个动力，说不定在财富里也有菩提呢！

以自己为灯

一

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有一天问师父慧思"一心具万行"之意。

慧思说："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者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吾即身证，不劳致疑。"

这是说明了"实践"的重要，如果没有透过实践，有很多问题光靠思索是不能解答的，所以，禅里常讲"无心"，禅不是思想，但它创造出无限的思想与文化，这种无限的创造，正是来自"无心"，来自"一念顿发"。

盛期的禅，在中国（甚至邻近的日本）论文学、书法、绘画、雕刻、建筑、庭园都受到禅的影响，有辉煌光华的风格，但这不是文化里有禅，而是禅创造了文化。

## 二

十一世纪，大慧宗杲禅师当众烧掉了禅宗重要的经典《碧岩录》，就是对禅的一种



新的反思。

禅师烧《碧岩录》时，是要烧掉形式的禅，希望大家重新重视实践的重要。光有形式的禅，是死气沉沉的，唯有通过实践，禅才是生气勃勃的。

### 三

形式之弊，从现代人对公案的态度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抱着对公案的兴趣，甚至把公案背得烂熟，但是知道许多公案的人，却懒得静下心来，坐一炷香。

许多人也批评公案，认为宋朝以后禅风不振，是由于公案堕落于形式之弊。事实上，公案如何会堕落呢？人才会堕落呀！公案是来开发人的悟、人的禅心，公案流于形式并不是失去开发的功能，而是人的悟、人的禅心在时空中堕落了。

我们要珍视公案，也要活用公案，要在形式里，开出人的悟、人的禅心。

## 四

不实践的佛教，就像研究药方不吃药，不能对治自己的病，对病人而言，吃药比研究药方重要得多。

不实践的佛教，就像未经开采的金矿，纵使研究出它的含金量，矿山仍与泥土无异。对金矿而言，只有开采、提炼，才会找到黄金。

不实践的佛教，犹如未经点燃的灯，虽有灯相，却无灯的功能。未经点燃的灯与无灯无异，对一盏灯而言，只有在光明能照亮世界时才有意义。

不实践的佛教，犹如未经阅读的书，未曾开放的花朵，未曾走过的路，没有航行的船……不能展现真实的意义。

## 五

禅师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这不是说翠竹黄花都有佛性，而是说我们要打破十方三世的一切差别秘隔阂，不迷执于有情或无情，才能见到佛性。

天台六祖湛然大师说："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子信无情无佛性者，岂非万法无真如耶？"

但这是说翠竹黄花、草木瓦石都在法身之内，而不是说翠竹黄花、草木瓦石可以成佛。

因为佛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智慧性。

## 六

很多信佛的人喜欢讲视野与感应，不信佛的人更爱讲。

其实，平安就是感应，知错就是感应，每一餐都有得吃，吃了都能消化；每一天

能感恩地睡去，在阳光中醒来，都是感应。

比以前慈悲就是神通，比以前智慧就是神通。今天比昨天更能律己，今天比昨天更宽于待人，都是神通。

看到院子里的桔梗花开了，闻到深夜从远方飘来的桂花香，听见山上幽远的钟声，无一不是感应。

白云飘过了青天仍在，闪电过后就有雷声，一下雨的黄昏就会有雾，到处都有神通。

## 七

般若智慧是最大的感应，最大的神通。

般若智慧是平凡而深远的，它应该超越一切神秘或迷信的色彩。而一般的神通都有神秘因素，一般的感应则有迷信气息。

若说神通的力量有如瀑布，感应有如浪涛，那么，般若智慧则是大海，是水性，它只包容而不排斥，它涵摄一切价值而不为价值所羁累。

## 八

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非常强调禅的"自由"是与英语中的 Liberty 与 Freedom 有很大的不同。可惜现代的人只认识西洋人所说的自由，不认识禅的自由。

禅的自由，代表了人的自在----自己内在的空明状态。

西方的 Liberty 或 Freedom 则是"他在"----从他方或外在的压制中得到解放。

禅的自由，是自我的开发，没有一个可对抗的他方。

西方说的自由，是政治社会的关系，不强调内在发展。

禅的自由，是绝对的主体。

西方的自由，是相对的秩序。

但现代禅者不应该把禅与西方的自由分离，而是要开发"自由"更深奥的意义，加强自由积极的、自立的、本具的、自动的、创造的观念。

## 九

如果一个人只会引用佛菩萨说的话，自己不悟，就好像只会数佛菩萨的珍宝，自己没有半文钱。

如果一个人只会引用祖师的公案，自己不开启，就好像只会说祖先美丽的花园和壮美的河山，自己没有一块地。

习禅的人要以祖师为灯，也要以自己为灯。

念佛的人要以佛菩萨为归依，也要做自己的归依处。

佛道，就是究明自己之道。

学佛的人应把远程目标定在成佛，近程目标则是要解决自己人生的根本疑问。

## 在“我”中觉醒

今天收到一封从荷兰寄来的信，厚厚的九张信纸，是一位艺术家朋友丁雄泉写来的。丁雄泉是我们现代少数的国际级艺术家，我们见过许多次，但都没有真正的深谈，我对他一如赤子的性格十分欣赏，因此收到他的长信给我带来一阵惊喜。在这个年头，以书信往返的情况越来越少，每天塞满信箱的不是印刷品就是告诉邮件，有时候收到一封朋友的好信，就像在沙堆中拣到珍珠。

我很愿意和你分享老丁的珍珠：

“清玄兄：

在台北与管管逛街，我们找了半天书店，寻到了一本你的书《星月菩提》，我预备在天空里看，结果我在半夜里读了你的书，觉得十分清新，像泡在一池的莲花里。

星星太远，无法亲近，我非常快乐感到你解说的佛学，但有一点觉得不高超，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参禅的师父或弟子都要成佛？为什么？我认为心中希望成佛的和尚们都是像在做买卖，我本人认为禅就是变化，能随时随地和大自然的变化而变化，调和一切，喜怒哀乐只是眉头一皱就调和了的事。

还有，我认为只有浪子、花花公子、妓女、强盗才有资格参禅，一个和尚已吃素已穿灰衣裳已坐在庙里，根本不需要再参禅。人生有限，一个人的一生并不需要都是处女，或从不做坏事而非常纯洁光明单纯和牛羊一样，一个人稍为坏一些，可是一生却能非常快乐，岂不更妙？

我认为一些和尚，戒色、戒酒、戒快乐、戒悲哀，已只是一部分的人，并不是完全全的，只是一半的一半的人。所以，我认为所有宗教只是一些已散失的学问，十分不完全。

一个人不做爱，根本没有真的爱，一切都是冰冷，一切都是幻想，所以我十分希望你能解的禅学没有天堂与地狱，没有戒色等等，你应是把天堂与地狱连在一起的



清水禅师

清雨禅师

清风菩萨

清山菩萨

清绿佛

清明公子

清玄道士

清心法师

我给你起的一些名字，令你一笑。我觉得你非常有灵性，是唯美的居士，因为美才信佛，因为佛是唯美的人。我欢喜佛，及所有的菩萨或禅师都是没有名字，像天上的云一样，都是美的化身，也不说教，大家多活在鲜花里。像春天的蝴蝶、蜜糖和彩虹多是无名的；像大河边上的水上人家，数千年活在美好的时光里。

一切的宗教都是有条件的规矩，我本人喜爱无规无矩浸漫精神，像西班牙的热情

舞蹈，像大游行，一样令人心跳，觉得人这么有力量。不像那些坐在庙堂里灰尘重重的木佛，冷冷清清，真真假假。

希望维摩诘能来和我们一起饮茶谈天说地。

雄泉 三月三日于荷兰”

这封信是不是写得很有趣？近几年来，由于我写了一菩提的书，有许多人问我关于学佛的事，但大部分是已入佛门的佛弟子，少有像老丁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心中的质疑，这封信于是令我想到佛教，乃至别的宗教信仰的一些问题，其中的最有意思的是，宗教思想对我们有何意义？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何帮助？更进一步地说，宗教是不是可以满足人的生命欲求？能不能解除人，乃至社会的苦恼？

尤其是到了现代，大家对现实世界的重视，宗教的思想仿佛离我们愈来愈远了，不要说是宗教了，凡是一切离开现实、名利、享受的事物，都有日趋薄脆的趋势，例

如道德、伦理、关怀、正义、无私的爱等等，都如田野上的晚云，被风一吹，就飘远了。

若要把人追求的精神生活之究意归纳出来，就是“真、善、美、圣”四字，这原不是宗教所专属，但这些都是超越了名利权位的。一个人若不能把真善美圣的追求订在超越现实生活的位置，则这个人肯定不能创造人生更高的价值；一个人若汲汲于现实的生活，则他必不能发现生命之真、人心之善、生活之美、理想之神圣。

追求真善美圣，不是在自心外找一些可肯定的东西，而是在追求更高、更深、更远、更大的自我，若能使那个自我开启出来，则不论庙里的和尚，或浪子、妓女、花花公子都有追求真善美圣的立足点，他们同样可以找到清静光明无碍的生命。只是他们可能要通过不同的历程与方式去追求，去通向生命的真实。

我时常说，真理是普遍存在的，人生的真理存在于人生的各种面目中，找不到真理是人自己的问题，不是人生中没有真理。因此，我相信人人的生活里都有“悟”，找不到悟的人，恐怕要鄙俗地过一生，从来不知道自我潜藏了极大的可能，那么，一个

人永为浪子、妓女、花花公子，这样的生活不是十分可悲吗？

从前读天台宗开山祖智顗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喜欢：

“圆顿者，初缘实相，造境即中，无不真实。系缘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已界及佛界、众生界亦然。阴入皆知，无苦可舍。无明尘劳即是菩提，无集可断。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无苦无集故无世间，无道无灭故无出世间。纯一实相，实相外更无别法。”

如果你能领会这一段话，就稍可体会到老丁的问题，在这里全找到了答案。

这段话意思是，世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的世界其实就是最高法界的世界，一朵野花、一丝香气，都合乎中道的妙有，我们的世界与佛的世界、众生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佛法说灭除了苦、集、灭、道就能得到涅槃的解脱，但这不表示我们生存的世界外另有世界，出离人生之苦不必离开世间，得道解脱也不必在世间之外。如果佛的世界不能与世间生活相结合，佛的存在就失去必要性，因为，苦恼的三界本来就是佛菩萨的世界呀！

让我们再来念一次这几句美丽的句子：“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无苦无集故无世间，无道无灭故无出世间”。我们愈是正视这充满矛盾痛苦的现实人生，愈能感觉到佛的大悲。我们愈是在悲哀无助的境地，愈是感觉到佛的慈悲智慧在其中发动，源源不绝---这慈悲智慧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我们更深更高的自我！

以此之故，一个人如果能悟，山青水绿、鹊噪鸦鸣，无一不是佛法；一个人如果迷了，则花池宝树、玉殿琼楼，无一不是世间法。那么，丁雄泉信中所说天上的云、地上的鲜花、春天的蝴蝶、蜜糖和彩虹、大河边上的水上人家、西班牙的热情舞蹈，也都是人心的映现、佛法的真实，只看我们能不能有悟的心，能不能有清明的观照罢了。

智\*大师在另外一本著作《观音玄义》里有一段与弟子的问答，也能说明这个观点：

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

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

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之法门，性不可改，历三世无谁能毁，复不可断坏！”

这里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是说佛并不断性恶，但因为通达恶，因此对一切恶能自在，不会受恶的影响而生恶，佛也就永远不会恢复恶。由于佛有这种自在，因此佛不仅不会染恶，更能使恶也化成慈悲力---地藏王菩萨就是以这种在恶中不染恶的慈悲力下地狱的呀！

我们在恶里受染，不能自在，因此就会被恶所缠缚。其实善恶是非不是主体，人的心性才是主体，于是，浪子、妓女都可以不为恶所染，均可以自在。

那么，一个人如何能不被恶所染，得到自在呢？

答案是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中觉醒，破掉人我的执著。妓女若能破掉了妓女的认知，找到清明的真实，就从时空中醒了过来，她就得到自在了。

在这个世间生活，我们之所以有喜怒哀乐、人我是非、烦恼痛苦都是因为对于“我”

的执著。我们执著自己的身体、名字、利益、事业、社会关系等等，而，这些是不是真实的我呢？

我们看见的很多书，都把佛的道理说得太复杂、太高远、太深奥，使大部分的人担心自己不能追求或没有资格追求。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中觉醒”，任何一个平凡人都可以通过觉醒找到存在宇宙中的妙有，哪里有身份职业的区别呢？觉醒的人一旦破了我执，则“即事而真”、“一心具万行”、“一切无非妙道，体之即神”、“即明众生是真际”，道不是那么遥远的，道就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离开现实生活的求道就像六祖慧能所言，是在兔的的头上求角呀！

超越了世间与出世间的佛教是这样，而我们所追求的精神生活无不如此，科学家由更深更高的自我来创造更便于人的生活；艺术家由更深更高的自我来创造多彩多姿的世界；文学家由更深更高的自我来创造更远大的梦想；我们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基于许多人对更高更深自我的开启，而人类创造的泉源则是基于人的觉醒。

能觉醒者纵是妓女也是可敬佩的，在《维摩诘经》里有一首偈，其中四句是“或

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是说菩萨为教化众生，可能有各种示现，化为淫女也是可能的。这是何其伟大的识见，只要打破了执著，就知道这种识见真实地超越了人我的见解。

因此我觉得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但一个人一定要有宗教的思想与宗教的情操。即使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透过不断的觉醒来改造自己，把自我提升到更高远的精神境地，这样，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样，无论从事的工作多么渺小卑微，都能有更大的识见，活得更尊严、更自在、更有兴味。

最后，我引用隋朝昙迁法师在《亡是非论》中的几句话：

“夫自是非彼，美已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纷纭，无自正者也。”

我们常觉得自己美丽良善，别人丑陋恶俗，这是人的通病，全世界都是这样，于是就找不到一个自正的人了。“自正”是在我中觉醒，是在找更高更深的自我。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希望做一个自正的人，愿能“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虽然做自



正的人可能要艰苦一些，中宵思之不免悲慨盈怀，但如果不自正则将永为浪子，在宇宙间飘浮不得解脱了。

现在给你写信，在我案前的一盆酢浆草正开着紫蓝色的花，在每一朵花间我都看到了“自正”之美，它们那么昂然、自尊、自在，并不因为它们开在山野路边而畏缩，也不因它们无名不为人知而自怨自怜。当然，种在美丽的花盆里，它也不会傲慢、偏见，忘失自己在田野中的紫蓝色。

这花，使我们感触到了宇宙生命的神秘，并知悉了宇宙间自有的秩序，山青水绿，流水不离，深水无波，四季正在静静地转变着，今晨我照镜子，发现又生了不少白发，想到这每一根白发都如野处的几朵小花，思之不禁恍然。

## 忧欢派对

有两位武士在树林里相遇了，他们同时看见树上一面盾牌。

“呀！一面银盾！”一位武士叫起来。

“胡说，那是一面金盾！”另一位武士说。

“明明是一面银制的盾，你怎么硬说是金盾呢？”

“那是金盾是明显不过的，为什么你强词夺理说是银盾？”

两位武士争吵起来，始而怒目相向，继而拔剑相斗，最后两人都受了致命的重伤，当他们向前倒下的一刹那，才看清树上的盾牌，一面是金的，一面是银的。

我很喜欢这则寓言，因为它有极丰富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一事物总可以两面来看，如果只看一面往往看不见真实的面貌，因此，自我观点的争执是毫无意义的。进一步的说，这世界本来就有相对的两面，欢乐有多少，忧患就有多少；恨有多切，爱就有多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所以我们要找到身心的平衡点，就要先认识这是个相对的世界。

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相对世界追逐与改变的历程，我们通常会在主客、人我、是非、知见、言语、动静中沉浮而不自知，凡是合乎自己所设定的标准时，就会感到

欢愉幸福，不合乎我们的标准时，就会感到忧恼悲苦，这个世界之所以扰攘不安，就是由于人人的标准都不同。而人之沉于忧欢的漩涡，则是因为我们过度地依赖感觉，感觉乃是变换不定的、随外在转换的东西，使人都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变换悲喜是。

把人生的历程拉长来看，忧欢是生命中一体的两面，它们即使不同时现起，也总是相伴而行。

佛经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两位仙女，一位人见人爱，美丽无比，名字叫做“功德天”，另一位人见人恶，丑陋至极，名字叫“黑暗天”。当功德天去敲别人的门时，总是受到热烈招待，希望她能永远在家里做客，可是往往只住很短暂的时间，丑陋的黑暗天就接着来敲门，主人当然拒绝她走进家门一步。

这时候，功德天与黑暗天就会告诉那家的主人：“我们是同胞姊妹，向来是形影不离的，如果要赶走妹妹，姊姊也不能单独留下来；如果要留下功德天，就必须让黑暗天也进门做客。”

愚蠢的主人就会把姊妹都留下来，他们为了享受功德，宁可承受黑暗。有智慧的

主人则会把两姊妹都送走，宁可过恬淡的生活。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味的寓言，它启示我们，有智慧的人"无求"，他知道人生的忧欢都只是客人而已，并非生命的本体，唯有不执著于功德的人，才不会有黑暗的侵扰----也唯有不追求欢乐的人，才不会落入忧苦的泥沼。

忧欢时常联手，这是生活里最无可奈何的景况，期许自己不被感觉所侵蚀的人，只有从超越感官的性灵入手。

有一次，我到一间寺庙去游玩，看到庙前树上挂着的木板上写着：

心安茅屋稳，

性定菜根香；

世事静方见，

人情淡始长。

安、定、静、淡应该是对治感官波动、悲喜冲击的好方法，可是在现实里并不容易做到。不过，对一个追求智慧的人，他必须知道，幸福的感受与人的心情态度有着

密切的关系，有时候，那些看似平淡的事物反而能有深刻悠长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在真实相爱的情侣之间，一朵五块钱玫瑰花的价值，不比一粒五克拉的钻石逊色。

有一首流行甚广的民谣"茶山情歌"里有这样几句：

茶也青哟，

水也清哟，

清水烧茶，

献给心上的人，

情人上山你停一停，

喝口清茶，

表表我的心！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深受感动，这原是采茶少女所唱的情歌，用青茶与清水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真是平常又非凡的表白。一个人的情感若能青翠如寒山雾气中的茶，清澈若山谷溪涧的水，确实是值得珍惜，可以像珍宝一样拿出来奉献的。

一杯清茶也可以如是缠绵，使人对爱情有更清净的向往，在爱恨炽烈的现代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而，我们若要了解真爱，并进入人生更深刻的本质，就非使心情如茶般青翠、水样清明不可，可叹的是，现代人喝惯了浓烈的忧欢之酒，愈来愈少人懂得茶青水清的滋味了。

我国明朝时代，有一首山歌，和茶山情歌可以前后辉映：

不写情词不写诗，

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颠倒看，

横也丝来竖也丝，

这般心事有谁知？

一条白色的手帕，就能够如此丝缕牵缠，这种超乎言语的情意，现在也很少人知了。

情爱，算是人间最浓烈的感觉了，若能存心如清茶、如素帕，那么不论得失，情

意也不至于完全失去，自然也不会反目成仇，转爱成恨了。只是即使淡如清茶还是忧欢的波澜，不能有清净的究竟，历史上的禅师以观心、治心、直心的方法来超越，使人能高高地站在忧欢之上，我们来看两个公案，可以让我们从清茶、素帕再进一步，走入"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世界。

有一位名叫玄机的尼师去参访雪峰禅师，禅师问说："什么处来？"

曰："大日山来。"

师曰："日出也未？"

曰："若出，则熔却雪峰。"

师曰："汝名什么？"

曰："玄机。"

师曰："日织多少？"

曰："寸丝不挂。"

雪峰听了默然不语，玄机十分得意礼拜而退，才走了三步，雪峰禅师说："你的袈

袈角拖到地上了！"玄机回头看自己的袈裟，雪峰说："好一个寸丝不挂！"

这是多么机敏的谈话，玄机尼师的寸丝不挂立即被雪峰禅师勘破。这个公案使我们知道从"清茶素帕"到"寸丝不挂"之间是多么遥远的路途。

另一个公案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去参惟宽禅师。

白居易："何以修心？"

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理？无认垢与净，切勿起念。"

白居易："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

惟宽："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变为病。"

惟宽禅师的说法，使人们知道，纵是净的念头也像眼睛里的金屑，并不值得追求。那么，若能垢净不染，则欢乐自然也不可求了。

禅师不着于生命，乃至不着一切意念的垢净，并不表示清净的人必须逃避浊世人生。在《西厢记》里有两句话："你也掉下半天风韵，我也飘去万种思量。"是说，如果你不是那样美丽，我也不会如此思念你了。金圣叹看到这两句话就批道："昔时有人嗜



蟹，有人劝他不可多食，他就发誓说：'希望来生我见不着蟹，也免得我吃蟹。'"这真是妙批。是希望从逃避外缘来免得爱恨的苦恼，但禅师不是这样的，他是从内心来根除染着，外缘上反而能不避，甚至可以无畏地承当了。也就是在繁花似锦之中，能向万里无寸草处行去！

宗宝禅师说得非常清楚透彻："圣人所以同者心也，凡人所以异者情也。此心弥满清静，中不容他，遍界遍空，如十日并照。覩面堂堂，如临宝镜，眉目分明。虽则分明，而欲求其体质，了不可得。虽不可得，而大用现前，折、旋、俯、仰，见、闻、觉、知，一一天真无暂时休废。直下证入，名为得道。得时不是圣，未知得时不是凡。只凡人当面错过，内见有心，外见有境，昼夜纷纭，随情造业，诘本穹源，实无根蒂。若是达心高士，一把金刚王宝剑，逢着便与截断，却不是遏捺念虑屏除声色。一切时中，凡一切事，都不妨他，只是事来时不惑，事去时不留。"

真到寸丝不挂的禅者，他不是逃避世界的，也不是遏止捺住念头或挂虑，当然更不是屏除一切声色，他只是——一天真地面对世界，而能"事来时不惑，事去时不留。"

这是多么广大、高远的境界！

我们凡夫几乎是做不到一一天真、不惑不留的却不是不能转化忧欢的人生历练。我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位女歌手在演唱会中场休息的时候，知道了母亲过世的消息，她擦干眼泪继续上台做完未完的表演，唱了许多欢乐之歌，用悲伤的泪水带给更多有欢笑。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演员与歌手，他们必须在心情欢愉时唱忧伤之歌，演悲剧的戏；或者在饱受惨痛折磨时，还必须唱欢乐的歌，演喜剧的戏。而不管他们演的是喜是悲，都是为了化解观众生命的苦恼，使忧愁的人得到清洗，使欢喜的人更感觉幸福。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等心灵工作者，无不是这样子的。

实际人生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微笑的人可能是在掩盖心中的伤痛，哀愁者也可能隐藏或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多的时候，是忧与伤的泪水同时流下。

不管是快乐或痛苦，人生的历程有许多没有选择余地的经验，这是有情者最大的困局。我们也许做不到禅师那样明净空如，但我们可以转换另一种表现，试图去跨越

困局，使我们能茶青水清，并用来献给我们一样有情的凡人，以自己无比的悲痛来疗治洗涤别人生命的伤口，困局经常是这样转化，心灵往往是这样逐渐清明的。

因此，让我们幸福的时候，唱欢乐之歌吧！

让我们忧伤的时候，更大声地唱欢乐之歌吧！

忧欢虽是有情必然的一种连结，但忧欢也只是生命偶然的一场派对！

## 野生兰花

万华龙山寺附近，看到几位山地青年在卖兰花。

他们的兰花不像一般花市种在花盆里的那么娇贵，而是随意用干草捆扎，一束束躺在地上。有位青年告诉我，这是他们昨日的东部的山谷中采来的兰花，有许多是冒

着生命危险采自断崖与石壁。

"虽然采来很不容易，价钱还是很便宜的啦！"青年说。

"可是这从山里采来的兰花，要怎么种呢？"我看到地上的兰草有些干萎，忍不住这样问。

"没关系的啦，随便找个盆子种都会活。我们在山里随便拿个宝特汽水瓶种都会活的呢！"旁边一位眼睛巨大黑白分明的青年插嘴道。

"对了，对了。山上的兰花长在深谷里、大石边、巨树上，随便长随便活呢！"原先的青年说。山地人说国语的声调轻扬，真是好听。尤其是说"随便随便"的时候。

我买了一束兰花回来，一共有五株，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种在阳台的空盆里，奇迹似的，它们真的就那样活起来。

这倒使我思考到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从前一直以为兰花是天生的娇贵，它要用特别的盆子，要小心翼翼地照顾，价钱还十分的高昂，因此平常人家种盆栽，很少想到养兰花。现在知道兰花原来是深山中生长的花草，心中反倒有一些怅然，我们对兰

花娇贵的认知，何尝不是一种知识的执著呢？

看着自己种植的野生兰花，使我想起自己非常喜爱的书画家郑板桥。郑板桥在画史上以画兰竹驰名，他性格耿介，与"扬州八怪"同时，是清朝艺术史上的明星，他有一次看见自己种在盆中的兰花长得很憔悴，有"思归之色"，就打破花盆，把兰花种在太湖石边，第二年兰花"发箭数十挺"，果然长得十分茂盛，花开得比从前更多，香味比往昔坚厚，他不禁题诗道：

兰花本是山中草，  
还向山中种此花；  
尘世纷纷植盆盎，  
不如留与伴烟霞。

直到我种了野生的兰花，才稍稍体会了板桥写此诗的心情，他这是用来自况，不愿意在山东当七品官，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与烟霞为伴。

郑板桥留下许多兰画，他的兰花与一般画家所画不同，他常把兰花与荆棘画在一起，认为荆棘也是一样的美，用以象征君子与小人杂处的感叹。晚年的时候，他爱画破盆的兰花，有一幅画他这样题着：

春雨春风洗妙颜，  
一辞琼岛到人间；  
而今究竟无知己，  
打破乌盆更入山。

用来表白心中渴望辞去官职追求自由的志向，但也说明了兰花本身的遭遇。从琼岛来到人间的兰花，虽种在细心照顾抚的盆中却失去了山中的许多知己呀！

一个人本来自然活在世间，没有什么欲望，但当他过惯了娇贵的生活，就如同生在盆里的兰花，会失去很多自由，失去很多知己，所以人宁可像野生的兰花，活在巨石之缝、高山之顶、幽谷深处与烟霞作伴。这是自由与自在的追求，正如郑板桥最流行的一幅字所说："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

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我最喜欢郑板桥写给儿子的四首儿歌：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耕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蠹蚤出。

这歌中充满了大悲与大爱，真如深谷中幽兰的芳香，无怪乎当他被富人杯葛离开潍县令的任所时，百姓跪在道旁流着眼泪送他辞官归里。郑板桥终于回到家乡，像一株盆中的兰花回到山林，他晚年的书画为中国写下了光灿灿的一页。

我不是很喜欢兰花，因为感觉到它已沦为富者的玩物，但一想到山间林野的兰花丛时，就格外感知了为什么古来中国文人常把兰花当成知己的缘由。名士与名兰往往会沦为官富人家酬酢的玩物，尽管性格高旷，玉洁冰清，也只能在盆里吐放香气，这样想起来就觉得有无限的悲情。

从山地青年手里买来的野生兰花，几个月后终于枯萎了，一直到今天我还不确知原因，却仿佛听见了板桥先生的足声从很远的地方走近，又走远了。

## 唯我独尊

"每当我们拜访佛寺时，总是见到许多佛像以打坐的姿势端坐着，而即使是以立姿站着，也不会像基督徒一样向天仰望，好像期待什么似的。大凡是佛，总是反观自己，不向外求。佛徒的信心不向外觅，只向内看"。这是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禅的信心》中说的话，说明了佛教的信仰最要紧的是"反观自我"，不像别的宗教是"仰观天上"。

他又说："什么是自己呢？想在书本里或在别人的言教里数寻这个真理，犹如计数别人的钞票，不论你数多少，都是别人的，而不属于你。犹如银行家计数不在银行里面的钞票！现在且回头来看看你自己家里吧，看你多么富足啊！你无得无失。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只是你通常并不知道你是多么富有而已，这个内在的自我，



或者灵魂，或者心灵中，储满了你所需要的一切；没有一样东西需要向外寻求”。

所以，佛教的修行中，相信自我、肯定自我、回归自我、反省自我都是非常很需要的，我们要回到自我才可能开启大悲大智的佛性。但是，回到自我并不是否定佛菩萨的力量，我们把“自我”与“佛菩萨”做一分别，乃是站在一个相对的层次上，如果能超越了相对的层次，就没有“自力”与“他力”的分别，因为超越了相对的层次，佛菩萨与众生还有什么分别呢？佛菩萨是我们自心之流露，我们又何尝不是佛菩萨的法身呢？我们心里可以涵藏无数的佛与菩萨正如佛菩萨的心中有无量无数的众生一样呀！

从铃木大拙眼中的佛相，我们看看寺院里的佛相也可以得到许多启发。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的佛像都不同，印度佛像是印度人的样子，日本佛像是日本人的样子，中国佛像是中国人的样子，这是因人种不同，人心里的佛也不一样。在时代的流变中，我们看到唐朝的佛像多胖大稳重，宋朝的佛像则纤细温柔，每一代都有很大的不同。我家里供奉了两尊观音菩萨，一尊是仿宋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一尊是藏人铜铸的“十八臂准提佛母”，他们的长相就很不同了。

这使我们理解到，所有佛菩萨相貌的呈现都是以自己为本位，并相信自己本来与佛无异，可见心外有佛不是大问题，心内无佛才是大问题。心内若有佛，佛不管以什么面目存在着，又有什么要紧呢？

我想起佛陀在幼年时代曾说过："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当时被预言成他将是统一全印度的圣君，可是后来舍弃王位，证得佛道，因此，这唯我独尊的"我"应该重新思考，这个"我"是佛陀在代众生发言，天上天下哪里有什么比得上真实的自我呢？这个"我"是禅宗"自性"、"无位真人"的我，也是密宗"即身成佛"的我，也是净土"自性弥陀"的我！

密宗的修行方法里有"本尊法"，意即任何人观想菩萨的本尊，最后就会"本尊现前"，知悉自己是本尊的化身，则了透到本尊与自我无异，修观音法的人最后是回到观音，修文殊法则回到文殊，修地藏法则回到地藏。这使我们知道自身中就有百尊，是自力与佛力的感应道交，这种修行方法是多么动人呀！

当我们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几个字，想起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与智慧，自然而然就生起自信的庄严与雄大的气概了。

## 两头鸟

从前在雪山下，有一只两头鸟，为了安全起见，它们轮流睡觉，头如果睡着，一头便醒着。

这只两头鸟虽共用一个身体，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一头叫迦喽嗦，常作好想；一头叫优波喽嗦，常作恶想。

有一天，在树林里，轮到优波迦喽嗦睡觉，忽然从树上飘来一朵香花。醒着的迦喽嗦就想："看它睡得那么熟，还是不要叫醒它，反正我虽然独自吃了，我们一样都可以除掉饥渴，得到这朵香花的好处。"于是，就默默地把那朵香花吃了。

过一下子，优波醒来了，觉得腹中饱满，吐出的气充满香味，就问迦喽嗦说：

"我在睡觉时，你是不是吃了什么香美微妙的食物？我怎么觉得身体安稳饱满，声音美妙，感觉这么舒服。"

"你睡觉的时候，有一朵摩头迦华落在我的头旁边，我看你睡得很熟，又想我吃和你吃并没有分别，就独自把它吃了。"

优波听了，心里很不高兴，从内心深处生起瞋恚嫌恨的心，心想：你有好东西吃，也不叫我，你等着瞧吧！下次我吃些坏东西害死你！

过了不久，两头鸟经过一个树林，优波看到林间有一朵毒花，起了一个心念："好，害死你的机会来了。"就对迦喽嚩说："你现在可以睡觉，我醒着，帮你看守。"

等迦喽嚩睡着以后，优波就一口把毒花吃下去。由于优波的恨意，两头鸟就一起毒死了。

这是记载在《佛本行集经》的故事，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故事来告诫弟子，瞋恚是多么可怕的愚行，一个人（乃至一只鸟）在怀着恨意时，往往会忘记对自己的伤害，更甚的是以自己的生死来逞一时的仇快，走入一个无可挽回的境地。

两头鸟的故事还有更深刻的象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两头鸟，有着善恶的抗争、梦与醒的矛盾、觉与迷的循环。当一个人在善意、觉性抬头的时候，就可以使恶念、痴迷隐藏；可是当一个人恶意的瞋恨愚痴升起时，立即就杀死了自己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善念了。

另外，对一个修行者，他处在众生中就有如两头鸟，大家都是共用一个身体，使任何一个众生受到伤害，立即就伤害了自己的慧命，因此要保持着纯明的善念，才不至于损人损己。

在两在头鸟的故事，迦喽嚟在临死前说了一首偈：

汝于昔日睡眠时，我食妙华甘美味。

其华风吹在我边，汝反生此大瞋恚。

凡是痴人愿莫见，亦愿莫闻痴共居。

与痴共居无利益，自损及以损他身。

正是劝人不要与愚痴妥协，含着贪意、瞋恨、愚痴的人在还没有伤害别人之前，

自己必然先受伤。

在《杂譬喻经》里还有一个类似的头尾争大的故事：

从前有一条蛇，头和尾经常自相争吵。头对尾说："我应该比你大。"尾对头说："应该是我大。"

头说："我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有口能吃，走时在你前面，因此应该我为大。"

尾说："是我让你走，你才能走，如果我不让你走，你就完蛋了。"

于是，蛇尾就绕树木三圈，三天都不肯放开，蛇头无法去找食物，饥饿垂死，只好对尾说："请你放开吧！让你做大就是了。"尾听了非常高兴，立刻放开树木。头就对尾说："你既然比我大，就让你在前面走吧！"

尾兴奋向前走，才走不到几步，就掉落到火坑去了。

佛陀说这个故事是在告诫弟子，在僧团里应该听从有智慧的大德上座，不可任性为之，而上座也不应该让座下的人率尔随意，这样不但道业不成，而且会一起堕入非

法的火坑。

头尾争大的故事用在现代，让我们知道自然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有机的社会中，头与尾都是同样重要，做头和人应把头做好，而做尾的人也应尽力把尾做好，人尽其才，才是社会之福。如果人人想争大，不但容易心生愤懑，甚至大家相携堕入火坑。人不怕地位卑微，怕的是在心灵中没有奉献的火光，在人格中没有自尊的色彩。反过来说，做头的人如果不善用眼睛、耳朵、嘴巴、双足来创造人群的幸福，就令人遣憾了。

佛陀在经典中说的故事都是简短精彩，又充满了无限的像征意义，他说这些故事是在倡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的人格高尚，并通向明净纯粹的世界，他用充满人情味的语言告诉我们和平、牺牲、慈爱、智慧、诚信、平等、无私、克制欲望是多么重要。

只有人格不断趋向高尚，不怀怨恨的生活，不论处在午休境况中都有自尊的人，才能在生命中找到真实的悦乐之泉源。

## 谦卑心

### (一)

谦卑比慈悲更难。

慈悲是把众生当成自己的子女，从心底生起自然的慈爱与关怀。

谦卑是把众生当成自己的父母，从心底生起自然的尊崇与敬爱。

我们知道，无条件地爱子女是容易的，无条件地敬父母则很少人可以做到。

所以，谦卑比慈悲更难。

### (二)



通常，我们对身份地位权势比我们高的人，容易生起谦卑之念，不易生起悲悯的心。

反而，我们对身份地位权势比我们低的人，容易生起悲悯之念，不易生起谦卑的心。

这是我们的我执未破，在人中有了高低。

修行的人应该训练自己，对众人敬畏位高权重的人，发起悲悯；对地位卑微生活困顿的人，生起谦卑。

有名利地位的人不是也很值得同情悲悯吗？

没有名利地位的人不是也很值得感恩尊敬吗？

对富贵豪强的人悲悯很难，对贫贱残弱者的谦卑更难。

### （三）

悲悯使我们心胸宽广，善于包容；谦卑令我们人格高洁，善于感恩。

慈悲是由感恩而生的，感恩则源于真正的谦卑，骄傲的人是不懂得感恩的，而由于感恩，我们才可以无憾地喜舍。这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发起，谦卑的感恩是其中的要素。

有一位伟大的噶胆巴上师教导我们，思考某些因果关系，来发展我们的四无量心，这思考的方法是：

"我必须成佛，是第一要务。

我必须发菩提心，这是成佛的因。

悲是发菩提心的因。

慈是悲的因。

受恩不忘是慈的因。

体认众生皆我父母，这个事实是不忘恩的因。

我必须体认这一点！

首先，我必须念念不忘今世母亲的恩，而观想慈。

然后，我必须扩大这种态度，以包括所有还活着的众生。"

透过这种思考，我们可以愉快地观想，不断地念：

"当我快乐时，

愿我的功德流入他人！

愿众生的福泽充满天空！

当我不愉快时，

愿众生的烦恼都变成我的！

愿苦海干涸！"

我们的观想可以得到真实的谦卑，谦卑乃是感恩，感恩乃是慈悲，慈悲乃是菩提！

#### (四)

谦卑就是谦虚，还有卑微。

谦虚要如广大的天空，有蔚蓝的颜色，能容受风云日月，不会被雷电乌云遮蔽，而失去其光明。

卑微要如无边的大地，有翠绿的光泽，能承担雨露花树，不会被污秽垃圾沉埋，而失去其生机。

谦虚的天空不会因破坏而嗔恨，卑微的大地不致因践踏而委屈。

永远不生起嗔恨、不感到委屈，是真实的谦卑。

## (五)

我一向不愿穿戴昂贵的服饰，不愿拥有名牌，因为深感自己没有那样名贵。

我一向不喜出入西装革履、衣香鬓影的场合，因为深感自己没有那样高级。

我要谦虚卑微一如山上的一株野草。

谦卑的野草是自在的生活于大地，但野草也有高贵的自尊，顺着野草的方向看去，俯视这红尘大地，会看见名贵高级的人住在拥挤的大楼，只有一个小的窗口。

我不要人人都看见我，但我要有自己的尊严。

## (六)

一株野草、一朵小花都是没有执著的。

它们不会比较自己是不是比别的花草美丽，它们不会因为自己要开放就禁止别人开放。

它们不取笑外面的世界，也不在意世界的嘲讽。

谦卑的心是宛如野草小花的心。

## (七)

宋朝的高僧佛果禅师，在担任舒州太平寺当住持时，他的师父五祖法演给了他四个戒律：

- 一、 势不可使尽----势若用尽，祸一定来。
- 二、 福不可受尽----福若受尽，缘分必断。
- 三、 规矩不可行尽----若将规矩行尽，会予人麻烦。
- 四、 好话不可说尽----好话若说尽，则流于平淡。

这四戒比"过犹不及"还深奥，它的意思是"永远保持不及"，不及就是谦卑的态度。高傲的人常表现出"大愚若智"，谦卑的人则是"大智若愚"。

## (八)

南泉普愿禅师将圆寂的时候，首座弟子问道："师父百年后，向什么处去？"

他说："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

弟子说："我随师父一起去。"

禅师说："你如果想随我去，必须衔一茎草来。"

在举世滔滔求净土的时代，愿做一头山下的水牛，这是真正的谦卑。

## (九)

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时，曾在街上对他见到的每一个众生礼拜，即使被喝骂棒打也不停止，只因为他相信众生都是未来佛，众生都可以成佛。

我们做不到那样，但至少可以在心里做到对每一众生尊敬顶礼，做到印光大师说的："看人人都是菩萨，只有我是凡夫。"

是的，只有我是凡夫，切记。

(十)

我愿，常起感恩之念。

我愿，常生谦卑之心。

我愿，我的谦卑永远向天空与大地学习。

## 季节十二贴

冷也到了顶点了。

高也高到极限了。

日光下的寒林没有一丝杂质，空气里的冰冷仿佛来自故乡遥远的北国，带着一些相思，还有细微几至不可辩认的骆驼的铃声。



再给我一点绿色吧，阳光对山说。

再给我一点温暖吧，山对太阳说。

再给我一朵云，再给我一把相思吧，空气对山岗说。

我们互相依偎取暖，究竟，冷也冷到顶点，高也高到极限了。

## 二月立春

春气始至，下弦月是十一日的七时一分。

"如果月光开始温柔照耀的时候，请告诉我，"地底的青虫对着荷叶上的绿蛙说。

"我忙得很呢！我还要告诉茄子、白芋、西瓜、瓮菜、肉豆、幸菜，它们发芽的时间到了。"蛙说。

"那么谁来告诉我春天到来了呢？"青虫说。

"你可以静听远方的雷声，或是侍女们踏青的步声呀！"蛙说。

青虫遂伏耳静听，先听见的竟是抽芽的青草血液流动的声音。

## 三月惊蛰

"雷鸣动，蛰虫皆震起而出，故名惊蛰。"

我们可以等待春天的第一声雷，到草原去，那以为是地震的蛰虫都沙沙地奔跑，互相走告：雷在春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打到地底来了。蚱蜢都笑起来，其实年年雷都震动地底，只是蛰虫生命短暂，不知道去年的事吧！

在童年遥远的记忆中，我们喜欢春天到草原去钓蛰虫，一株草伸入洞里，蛰虫就紧紧咬住，有如咬住春天。

童年老树下的回忆，在三月里想起来，特别有春阳一般的温馨。

## 四月清明

"时万物洁显而清明，时当气清景明，故名。"

这一次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因为如果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

但是，别忘了出发前让心轻轻地沉静下来，用一种清明的心情去观照天空与花树的对话。

我走出去，感觉被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 五月小满

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对于天上的雨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我们总是默默地接受了。站在屋檐下避雨，我想着：为什么初夏的雨总没来由地下着，这时，竟有一些些

美丽的心情，好像心里也被雨湿润了，痴痴地想想来，某一年，是这样的五月，也是这样突然的初夏之雨，与一个心爱的人奔过落雨的大街。

冲进屋檐下的骑楼，抬头正与一个厢壁的石雕相遇，那石雕今日仍在，一起走过雨路的人，却远了。

五月的雨，总是突然就停了。

阳光笑着，从天上跌落下来。

## 六月芒种

"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曰芒种。"

坐火车飞过田野，偶尔会见到农夫正在田中插秧，点点的嫩绿在风中摇曳显得特别温柔，甚至让人忘记了那每一株都有一串汗水。

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

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

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

芒种，是深深把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

## 七月小暑

院里的玫瑰花从去年落了以后就没有再开加。

叶子倒仍然十分青翠，枝干也非常刚强，只是在落雨的黄昏，窗子结满雾气，从雾里看出就见到了去年那个孤寂的自己。

这一次从海岸回来，意外看到玫瑰花结成的苞，惊喜在感觉自己又寻回年轻时那温婉的心情，这小小的花，小小的暑气，使我感觉到真实的自我。

泡一杯碧萝春，看玫瑰花在暑气里挣扎开放，突然听见在遥远海边带回来的涛声，

一波又一波清洗着我心灵的岬角。

## 八月立秋

"秋训：禾谷熟也。"

梦里醒来的时候，推窗，发现天上还洒着月光。

仿佛才刚刚睡去，怎么忽然就从梦里醒来了呢？

刚刚确实是做了梦的，我努力回想梦境，所有的情节竟然都隐没了，只剩下一个古老的、优雅的、安静的回廊，回廊里有轻浅的步声，好像一声一声的从我的心踩过。

让我再继续这个梦吧！躺下时我这样许着愿。

我果然又走进那个回廊，步声是我自己的，千回百转才走到出口，原来出口的地方满天红叶，阳光落了一地。

原来是秋天了，我在回廊里轻轻叹口气。

## 九月白露

"阴气渐重，凝而为露，故名白露。"

几棵苍郁的树，被云雾和时间洗过，流露出一种沧桑的神色。我站在这山最高的地方下望，云一波波地从脚下流过，鸟声在背后传来，我好像也懂了站在这里的树的心情---站在最高的地方可以望远，但也要承担高的凄冷，还有那第一波来的白露。

候鸟大概很快就要从这里飞过，到南方的海边去了吧？

这时站在云雾封弥的山上，我闭上眼睛，就像看见南方那明媚的海岸。

## 十月霜降

这一次我离开你，大概就不容易再见到你了。

暮色过后，我会有一个真正的离开，就让天空温柔的晚霞做最后见证，有一天再看见同样美丽的晚霞，不管站在何时何地，我都会想起你来。

霜已经开始降了，风徐徐的，泪轻轻的，为了走出黑暗的悲剧，我只好悄悄离去。我走的时候，感到夜色好冷，一股凉意自我的心头刺过。

## 十一月立冬

"冬者，终也。立冬之时向，万物终成，故名立冬。"

如果要认识青春，就要先认识青春有终结的时候。

为花的开放而欢喜，为花的凋落而感伤，这样，我们永远不能认识流过的时间，是一种自然的呈现。

在园子里紫丁香花开的时候，让我们喝春天的乌龙吧！

在群花散尽，木棉独自开放的冬日，让我们烘着暖炉，听韦瓦第，喝咖啡吧！



冬天是多么美，那枝头最后落下的一朵木棉，是绝美！

## 十二月冬至

"吃过这碗汤圆，就长一岁了。"冬至的时候，母亲总是这样说。

母亲亲手做的汤圆格外好吃，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又和着成长的传说。

吃完汤圆，我们就全家围在一起喝热茶，看腾腾热气在冷的气候中久久不散，茶是父亲泡的，他每天都喝茶。但那一天，他环顾我们说："果然又长大一些。"

那是很多年前冬至的记忆，父亲逝世后，在冬至，我常想起他泡的茶，香味至今仍在齿颊。

## 无常两则

##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秋天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秋天，确是在这里，我在巷子里走了很久才认出来。

我们曾坐在一起看云的阶梯，现在已经全崩坏了，只剩下一些石块的残迹。

我们曾站着彻夜谈天的那一棵凤凰木，有半边的枝桠被雷劈断了，另一边零落地开着花。

我们曾无数次在黄昏走过的草地，现在是一排灰色的公寓，上面装满了锈去的铁窗，以及努力从铁窗探头的盆栽植物。

我们曾在湖边谈诗的榕树不见了，湖已完全填平，现在是一个养鸡场。

这些都不是我认出这个地方的理由，我认出这个地方是因为偶然走过，而又有一些当年秋天的心情。还有那一年刚种上去的相思树，现在开满鹅黄色的小花，那相思树虽长大开花，树形一点也没有改变。

站在相思树前，我的心情和那绒绒的黄花一样茫然，我的思绪被这种茫然一把抓

住，使我自己、对青春的岁月感到非常陌生，不敢确定我是不是真的认识过自己或认识过你，那种感觉，仿佛有一条蛇从心头轻轻地滑过去。

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秋天，竟是在这里吗？

### 离去的小路

这竟是当年你离去的那一条小路吗？阶梯上的榕树还是原来的样子（似乎老了一些），路旁的金急雨花仍然盛开（仿佛没有从前那么艳黄），巷子口的路灯也在原来的位置（如若缺乏昔日的光明），你家的窗口还是有我熟悉的灯光（但是窗帘好像换过了）。

这竟是当年你离去的那一条小路吗？你说过你不是轻易道别的人（你的话总像春天的风吹过），你说过你愿意一生只爱一次（你的誓言有如夏日午后的西北雨），你常常用泪来印证某些情爱的不朽（你的泪轻忽得似秋日流过的浮云），你说天下总会有一种永恒的情意（你这样说时，就像很冷很冷的冬天清晨我们口中所呼出的烟气）。

这竟是当年你离云的那一条小路吗？我试着用年轻时欢跃的碎步来走（但我已胖了），我试着以深深的呼吸来探触（但空气污染了），我试着想象你的唇、你的表情、你的气息、你的五官（但真像电影的柔焦镜头，带着模糊的一种忧郁）。

这竟是我看着你离去的小路吗？我看到红砖已全部焕新了，路竟是像自己走了走来，我站着，让路带着我，然后我们高高地飞起。

在空中我看见年轻的自己正在路上，身影极小，吹着口哨，哨音里有忧伤凄楚的调子。

## 怀君与怀珠

在清冷的秋天夜里，我穿过山中的麻竹林，偶尔抬头看见了金黄色的星星，一首韦应物的短诗从我的心头流过：

怀君属秋夜，  
散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  
幽人应未眠。

我很为这瞬间浮起的诗句而感到一丝震动，因为我到竹林并不是为了散步，而是到一间寺院的后山玩，不觉间天色就晚了（秋天的夜有时来得出奇的早），我就赶着回家的路，步履是有点匆忙的。并且，四周也没有幽静到能听见松子的落声，根本是没有一株松树的耳朵里所听见的是秋风飒竹叶（夜里有风的竹林还不断发出伊伊歪歪的声音），为什么这一首诗会这样自然地从小心田里开了出来？

也许是我走得太急切了，心境突然陷于空茫，少年时期特别钟爱的诗就映出来了。

我想起了上一次这首诗流出心田的时空，那是前年秋天我到金门去，夜里住在招待所里，庭院外种了许多松树，金门的松树到秋冬之际会结出许多硕大的松子。那一天，我洗了热呼呼的澡，正坐在窗前擦拭湿了的发，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哗哗剥剥的

声音，我披衣走到庭中，发现原来是松子落地的声音，"呀！原来松子落下的声音是如此的巨大！"我心里轻轻地惊叹着。

捡起了松子捧在手上，韦应物的诗就跑出来了。

于是，我真的在院子里独自地散步，虽然不在空山，却想起了从前的、远方的朋友，那些朋友有许多已经多年不见了，有一些也失去了消息，可是在那一刻仿佛全在时光里会聚。一张张脸孔，清晰而明亮。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平凡的，几乎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在静夜里想到曾经一起成长的朋友，却觉得生活是可歌可泣的。

我们在人生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其实是一种老去），会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拥有了不同的朋友，友谊虽不至于散失，聚散却随因缘流转，常常转到我们一回首感到惊心的地步。比较可悲的是，那些特别相知的朋友往往远在天际，泛泛之交却在眼前，因此，生活里经常令我们陷入一种人生寂寥的境地。"会者必离"，"当门相送"，真能令人感受到朋友的可贵，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感觉到能相与共话的，只有手里的松子，或者只有林中正在落下的松子！

在金门散步的秋夜，我还想到《菜根谭》里的几句话："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朋友的相聚，情侣的和合，有时心境正是如此，好像风吹过了竹林，互相有了声音的震颤，又仿佛雁子飞过静止的潭面，互相有了影子的照映，但是当风吹过，雁子飞离，声音与影子并不会留下来。可惜我们做不到那么清明一如君子，可以"事来心随现，事去心随空"，却留下了满怀的惆怅、思念，与惘然。

平凡人总有平凡人的悲哀，这种悲哀乃是寸缕缠绵，在撕裂的地方、分离的处所，留下了丝丝的穗子。不过，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欢喜，这种能感受到风的声音与雁的影子，在吹过之后，还能记住一些椎心的怀念与无声的誓言。悲哀如橄榄，甘甜后总有涩味；欢喜则如梅子，酸甜里总有回味。

那远去的记忆是自己，现在面对的还是自己，将来不得不生活的也是自己，为什么在自己里还有另一个自己呢？站在时空之流的我，是白马还是芦花？是银碗或者是雪呢？

我感觉怀抱着怀念生活的人，有时候像白马走入了芦花的林子，是白茫茫的一片；有时候又像银碗里盛着新落的雪片，里外都晶莹剔透。

在想起往事的时候，我常惭愧于做不到佛家的境界，能对境而心不起，我时常有的是对于逝去的时空有一些残存的爱与留恋，那种心情是很难言说的，就好像我会珍惜不小心碰破口的茶杯，或者留下那些笔尖磨平的钢笔；明知道茶杯与钢笔都已经不能用了，也无法追回它们如新的样子。但因为这只茶杯曾在无数的冬夜里带来了清香和温暖，而那支钢笔则陪伴我度过许多思想的险峰，记录了许多过往的历史，我不舍得丢弃它们。

人也是一样的，对那些曾经有恩于我的人，那些曾经爱过我的朋友，或者那些曾经在一次偶然的会面启发过我的人，甚至那些曾践踏我的情感，背弃我的友谊的人，我都有种不忘的本能。有时不免会痛苦地想，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吧！让我每天都有全新的自己！可是又觉得人生的一切如果都被我们忘却，包括一切的忧欢，那么生活里还有什么情趣呢？



我就不断地在这种自省之中，超越出来，又沦陷进云，好像在野地无人的草原放着风筝，风筝以竹骨隔成两半，一半写着生命的喜乐，一半写着生活的烦恼，手里拉市面上丝线，飞高则一起飞高，飘落就同时飘落，拉着线的手时松时紧，虽然渐去渐远，牵挂还是在手里。

但，在深处里的疼痛，还不是那些生命中一站一站的欢喜或悲愁，而是感觉在举世滔滔中，真正懂得情感，知道无私付出的人，是愈来愈少见了。我走在竹林里听见飒飒的风声，心里却浮起"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的句子正是这样的心情。

韦应物寄给朋友的这首诗，我感受最深的是"怀君"与"幽人"两词，怀君不只是思念，而有一种置之怀袖的情致，是温暖、明朗、平静的，当我们想起一位朋友，能感到有如怀袖般贴心，这才是"怀君"！而幽人呢？是清雅、温和、细腻的人，这样的朋友一生里遇不到几个，所以特别能令人在秋夜里动容。

朋友的情义是难以表明的，它在某些质地上比男女的爱情还要细致，若说爱情是彩陶，朋友则是白瓷，在黑暗中，白瓷能现出它那晶明的颜色，而在有光的时候，白

瓷则有玉的温润，还有水晶的光泽。君不见在古董市场里，那些没有瑕疵的白瓷，是多么的名贵呀！

当然，朋友总有人的缺点，我的哲学是，如果要交这个朋友，就要包容一切的缺点，这样，才不会互相折磨、相互受伤。

包容朋友就有如贝壳包容珍珠一样，珍珠虽然宝贵而明亮，但它是有可能使贝舌受伤的，贝壳要不受伤只有两个法子，一是把珍珠磨圆，呈现出其最温润光芒的一面；一面是使自己的血肉更柔软，才能包容那怀里外来的珍珠。前者是帮助朋友，使他成为"幽人"，后者是打开心胸，使自己常能"怀君"。

我们在混乱的世界希望能活得有味，并不在于能断除一切或善或恶的因缘，而要学习怀珠的贝壳，要有足够广大的胸怀来包容，还要有足够柔软的风格来承受！

但愿我们的父母、夫妻、儿女、伴侣、朋友都成为我们怀中的明珠，甚至那些曾经见过一面的、偶尔擦身而过的、有缘无缘的人都成为我怀中的明珠，在白日、在黑夜都能散放互相映照的光芒。

## 家家有明月清风

到台北近郊登山，在陡峭的石阶中途，看见一个不锈钢桶放在石头上，外面用红漆写了两字“奉水”，桶耳上挂了两个塑胶茶杯，一红一绿。在炎热的天气里喝了清凉的水，让人在清凉时感觉到人的温情，这桶水是由某一个居住在这城市里陌生的人所提供的，他是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时就抬这么重的一桶水来，好细致的用心是颇能体会到的。

在烟尘滚滚的尘世，人人把时间看得非常重要，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几乎到了没有人愿意为别人牺牲一点点时间的地步，即使是要好的朋友，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也很难约集。但是当我在喝“奉水”的时候，想到有人在这上面花了时间与心思，牺牲自己的力气，就觉得在忙碌转动的世界，仍然有从容活着的人，他为自己的想法去实践某些奉献的真理，这就是“滔滔人世里，不受人惑的人”。

这使我想起童年住在乡村，在行人路过的路口，或者偏僻的荒村，都时常看到一只大茶壶，上面写着“奉茶”，有时还特别钉一个木架子把茶壶供奉起来。我每次路过“奉茶”，不管是不是口渴，总会灌一大杯凉茶，再继续前行，到现在我都记得喝茶的竹筒子，里面似乎还有竹林的清香。

我稍稍懂事的时候，看到了奉茶，总会不自禁地想起乡下土地公庙的样子，感觉应该把放置“奉茶”者的心供奉起来，让他瞻仰，他们就是自己土地上的土地公，对土地与人民有一种无言无私之爱，这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清凉”的胸怀。我想，有时候人活在这个人世，没有留下任何名姓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只要对生命与土地有过真正的关怀与付出，就算尽了人的责任。

很久没有看见“奉茶”了，因此在台北郊区看到“奉水”时竟低徊良久，到底，不管是茶是水，在乡在城，其中都有人情的温热。山道边一杯微不足道的凉水，使我在爬山的道途中有了很好的心情，并且感觉到不是那么寂寞了。

到了山顶，没想到平台上也有一桶完全相同的钢桶，这时写的不是“奉水”，而是

“奉茶”，两个塑胶杯，一黄一蓝，我倒了一杯来喝，发现茶是滚热的。于是我站在山顶俯视烟尘飞扬的大地，感觉那准备这两桶茶水的人简直是一位禅师了。在完全相同的桶里，一冷一热，一茶一水，连杯子都配合得恰恰刚好，这里面到底是隐藏着怎么样的一颗心呢？

我一直认为不管时代如何改变，在时代里总会有一些卓然的人，就好像山林无论如何变化，在山林中总会有一些清越的鸟声一样。同样的，人人都会在时间里变化，最常见的变化是从充满诗情画意逍遥的心灵，变成平凡庸俗而无可奈何，从对人情时序的敏感，成为对一切事物无感。我们在股票号子里（这号子取名真好，有点像古代的厕所）看见许多瞪着看板的眼睛，那曾经是看云、看山、看水的眼睛；我们看签六合彩的双手，那曾经是写过情书与诗歌的手；我们看为钱财烦恼奔波的那双脚，那曾经是在海边与原野散过步的脚。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看起来仍然是二十年前无异，可是在本质上，有时中夜照镜，已经完全看不出它们的连结，那理想主义的、追求完美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光彩的我，究竟何在呢？

清朝诗人张灿有一首短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很能表达一般人在时空中流转的变化，从“书画琴棋诗酒花”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的心灵必然是经过了一番极大的动荡与革命，只是凡人常不自觉地，任庸俗转动罢了。其实，有伟大怀抱的人物也不能免俗，梁启超有一首“水调歌头”，我特别喜欢，其后半阙是：“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生病，稽首礼维摩。”我自己的心境很接近梁任公的这首词，人生的际遇不怕年华老去，怕的是少年心事的“销磨”，到最后只是“醒后一滂沱”了。

在人生道上，大部分有为的青年，都想为社会、为世界、为人类“奉茶”，只可惜到后来大半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喝老人茶了。还有一些人，连喝老人茶自遣都没有兴致了，到中年还能有奉茶的心，是非常难得的。

有人问我，这个社会最缺的是什么东西？

我认为最缺的是两种，一是“从容”，一是“有情”。这两种品质是大国民的品质，

但是由于我们缺少“从容”，因此很难见到步履雍容、识见高远的人；因为缺少“有情”，则很难看见乾坤朗朗、情趣盎然的人。

社会学家把社会分为青年社会、中年社会、老年社会，青年社会有的是“热情”，老年社会有的是“从容”。我们正好是中年社会，有的是“务实”，务实不是不好，但若没有从容的生活态度与有情的怀抱，务实到最后正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牺牲了书画琴棋诗酒花。一个彻底务实的人正是死了一半的俗人，一个只知道名利实务的社会，则是僵化的庸俗社会。

在《大珠禅师语录》里记载了禅师与一位讲华严经座主的对话，可以让我们看见有情从容的心是多么重要。

座主问大珠慧海禅师：“禅师信无情是佛否？”

大珠回答说：“不信。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戒定慧生，从三明六通生，从一切善法生。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

这说明禅的心是有情，而不是无知无感的，用到我们实际的人生也是如此，一个有情的人虽不能如无情者用那么多的时间来经营实利（因为情感是要付出时间的），可是一个人如果随着冷漠的环境而使自己的心也沉滞，则绝对不是人生之福。

人生的幸福在很多时候是得自于看起来无甚意义的事，例如某些对情爱与知友的缅怀，例如有人突然给了我们一杯清茶，例如在小路上突然听见冰果店里传来一段喜欢的乐曲，例如在书上读到了一首动人的诗歌，例如偶然看见桑间濮上的老妇说了一段充满启示的话语，例如偶然看见一朵本息浆花的开放。。。。总的说来，人生的幸福来自于自我心扉的突然洞开，有如在阴云中突然阳光显露、彩虹当空，这些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是在一株草中看见了琼楼玉宇，是由于心中有一座无情的宝殿。

“心扉的突然洞开”，是来自于从容，来自于有情。

生命的整个过程是连续而没有断灭的，因而年纪的增长等于是生活资料的累积，到了中年的人，往往生活就纠缠成一团乱麻了，许多人畏惧这样的乱麻，就拿黄金酒色来压制，企图用物质的追求来麻醉精神的僵滞，对至于心灵的安宁和融都展现成为



物质的累积。

其实，可以不必如此，如果能有较从容的心情，较有情的胸襟，则能把乱麻的线路抽出、理清，看清我们是如何的失落了青年时代理想的追求，看清我们是在什么动机里开始物质权位的奔逐，然后想一想：什么是我要的幸福呢？我最初所想望的幸福是什么？我的波动的心为何不再震荡了呢？我是怎么样落入现在这个古井呢？

我时常想起童年时代，那时社会普遍的贫穷，可是大部分人都有丰富的人情，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关怀，人情义理也不曾被贫苦生活昧却，乡间小路的“奉茶”正是人情义理最好的象征。记得我的父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活着，要像个人。”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才算比较了解其中的玄机。人即使生活条件只能像动物那样，人也不应该活得如动物失去人的有情、从容、温柔与尊严，在中国历代的忧患悲苦之中，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失去本质，实在是来自这个简单的意念：“人活着，要像个人！”

人的贫穷不是来自生活的困顿，而是来自在贫穷活活中失去人的尊严；人的富有

也不是来自财富的累积，而是来自在富裕生活里不失去人的有情。人的富有实则是人心中某些高贵物质的展现。

家家都有明月清风，失去了清风明月才是最可悲的！

喝过了热呼呼的“奉茶”，我信步走入林间，看到落叶层缝中有许多美丽的褐色叶片，拾起来一看，原来是褐蝶的双翼因死亡而落失在叶中，看到蝴蝶的翼片与落叶交杂，感觉到蝴蝶结束了一季的生命其实与树叶无异，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都要在世界里随风逝去。

人的身体与蝴蝶的双翼又有什么两样呢？如果活着的时候不能自由飞翔，展现这片赤诚的身心，让我们成为宇宙众生迈向幸福的阶梯，反而成为庸俗人类物质化的踏板，则人生就失去其意义，空到人间走一回了！

下山的时候，我想，让我恒久保有对人间有情的胸怀，以及一直保持对生活从容的步履；让我永远做一个为众生奉茶供水，在热恼中得到清凉的人。

## 吾心似秋月

白云守端禅师有一次与师父杨岐方会禅师对会，杨岐问说：“听说你从前的师父茶陵郁和尚大悟时说了一首偈，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那首偈是‘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琐；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白云必恭必敬地说，不免有些得意。

杨岐听了，大笑数声，一言不发地走了。

白云怔坐在当场，不知道师父听了自己的偈为什么大笑，心里非常愁闷，整天都思索着师父的笑，找不出任何足以令师父大笑的原因。那天晚上他辗转反侧，无法成眠，苦苦地参了一夜。第二天实在忍不住了，大清早就去请教师父：“师父听到郁和尚的偈为什么大笑呢？”

杨岐禅师笑得更开心，对着眼眶因失眠而发黑的弟子说：“原来你还比不上一个小丑，小丑不怕人笑，你却怕人笑！”白云听了，豁然开悟。

这真是个幽默的公案，参禅寻求自悟的禅师把自己的心思寄托在别人的一言一行，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苦恼，真的还不如小丑能笑骂由他，言行自在，那么了生脱死，见性成佛，哪里可以得致呢？

杨岐方会禅师在追随石霜慈明禅师时，也和白云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有一次他在山路上遇见石霜，故意挡住去路，问说：“狭路相逢时如何？”石霜说：“你且躲避，我要去那里去！”

又有一次，石霜上堂的时候，杨岐问道：“幽鸟语喃喃，辞云入乱峰时如何？”石霜回答说：“我行荒草里，汝又入深村。”

这些无不都在说明，禅心的体悟是绝对自我的，即使亲如师徒父子也无法同行。就好像人人家里都有宝藏，师父只能指出宝藏的珍贵，却无法把宝藏赠与。杨岐禅师曾留下禅语：“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亡性即真。”人人都有一面镜子，镜子与镜子间虽可互相照映，却是不能取代的。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的喜怒哀乐上，就永远在镜上抹痕，找不到光明落脚的地方。

在实际的人生里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笑谈、一个动作而心不安，甚至茶饭不思、睡不安枕；其实，这些眼神、笑谈、动作在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心为之动乱，只是由于我们的在乎。万一双方都在乎，就会造成“狭路相逢”的局面了。

生活在风涛泪浪里的我们，要做到不畏人言人笑，确是非常不易，那是因为我们在我对应的生活中寻找依赖，另一方面则又在依赖中寻找自尊，偏偏，“依赖”与“自尊”又充满了挣扎与矛盾，使我们不能彻底地有人格的统一。

我们时常在报纸的社会版上看到，或甚至在生活周遭的亲朋中遇见，许多自虐、自残、自杀的人，理由往往是：“我伤害自己，是为了让他痛苦一辈子。”这个简单的理由造成了许多人间的悲剧。然而更大的悲剧是，当我们自残的时候，那个“他”还是活得很好，即使真能使他痛苦，他的痛苦也会在时空中抚平，反而我们自残的伤痕一生一世也抹不掉。纵然情况完全合乎我们的预测，真使“他”一辈子痛苦，又于事何补呢？

可见，“我伤害我自己，是为了让他痛苦一辈子。”是多么天真无知的想法，因为别人的痛苦而自我伤害，往往不一定使别人痛苦，却一定使自己落入不可自拔的深渊。反之，我的苦乐也应由我作主，若由别人主宰我的苦乐，那是蒙昧了心里的镜子，有如一个陀螺，因别人的绳索而转，转到力尽而止，如何对生命有智慧的观照呢？

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反观自我、主掌自我，就成为智慧开启最重要的事。

小丑由于认识自我，不畏人笑，故能悲喜自在；成功者由于回归自我，可以不怕受伤，反败为胜；禅师由于反观自我如空明之镜，可以不染烟尘，直观世界。认识、回归、反观自我都是通向自己做主人的方法。

但自我的认识、回归、反观不是高傲的，也不是唯我独尊，而应该有包容的心与从容的生活。包容的心是知道即使没有我，世界一样会继续运行，时空也不会有一刻中断，这样可以让人谦卑。从容的生活是知道即使我再紧张再迅速，也无法使地球停止一秒，那么何不以从容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呢？唯有从容的生活才能让人自重。

佛教的经典与禅师的体悟，时常把心的状态称为“心水”，或“明镜”，这有甚深

微妙之意，但“包容的心”与“从容的生活”庶几近之，包容的心不是柔软如心水、从容的生活不是清明如镜吗？

水，可以用任何状态存在于世界，不管它被装在任何容器，都会与容器处于和谐统一，但它不会因容器是方的就变成方的，它无须争辩，却永远不损伤自己的本质，永远可以回归到无碍的状态。心若能持平清静如水，装在圆的或方的容器，甚至在溪河大海之中，又有什么损伤呢？

水可以包容一切，也可以被一切包容，因为水性永远不二。

但如水的心，要保持在温暖的状态才可起用，心若寒冷，则结成冰，可以割裂皮肉，甚至冻结世界。心若燥热，则化成烟气消逝，不能再觅，甚至烫伤自己，燃烧世界。

如水的心也要保持在清静与平和的状态才能有益，若化为大洪、巨瀑、狂浪，则会在汹涌中迷失自我，及至伤害世界。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以会遭遇苦痛，正是无法认识心的实相，无法恒久保持温暖

与平静，我们被炽热的情绪燃烧时，就化成贪婪、嗔恨、愚痴的烟气，看不见自己的方向；我们被冷酷的情感冻结时，就凝成傲慢、怀疑、自怜的冰块，不能用来洗涤受伤的创口了。

禅的伟大正在这里，它不否定现实的一切冰冻、燃烧、澎湃，而是开启我们的本质，教导我们认识心水的实相，心水的如如之状，并保持这“第一义”的本质，不因现实的寒冷以、人生的恼、生活的波动，而忘失自我的温暖与清静。

镜，也是一样的。

一面清明的镜子，不论是最美丽的玫瑰花或是丑陋的屎尿，都会显出清楚明确的样貌；不论是悠忽缥缈的白云或平静恒久的绿野，也都能自在扮演它的状态。

可是，如果镜子脏了，它照出的一切都是脏的，一旦镜子破碎了，它就完全失去觉照的功能。肮脏的镜子就好像品格低劣的人，所见到的世界都与他一样卑劣；破碎的镜子就如同心性狂乱的疯子，他见到的世界因自己的分裂而无法起用了。

禅的伟大也在这里，它并不教导我们把屎尿看成玫瑰花，而是教我们把屎尿看成



屎尿，玫瑰看成玫瑰；它既不否定卑劣的人格，也不排拆狂乱的身心，而是教导卑劣者擦拭自我的尘埃，转成清明，以及指引狂乱者回归自我，有完整的观照。

水与镜子是相似的东西，平静的水有镜子的功能，清明的镜子与水一样晶莹，水中之月与镜中之月不是同样的月之幻影吗？

禅心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人间的一切喜乐我们要看清，生命的苦难我们也该承受，因为在终极之境，喜乐是映在镜子中的微笑，苦难是水面偶尔飞过的鸟影。流过空中的鸟影令人怅然，镜子里的笑痕令人回味，却只是偶然的一次投影呀！

唐朝的光宅慧忠禅师，因为修行甚深微妙，被唐肃宗迎入京都，待以师礼，朝野都尊敬为国师。

有一天，当朝的大臣鱼朝恩来拜见国师，问曰：“何者是无明，无明从何起？”

慧忠国师不客气地说：“佛法衰相今现，奴也解问佛法！”（佛法快要衰败了，像你这样的人也懂得问佛法！）

鱼朝恩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立刻勃然变色，正要发作，国师说：“此是无明，无

明从此起。”（这就是蒙蔽心性的无明，心性的蒙蔽就是这样开始的。）

鱼朝恩当即有省，从此对慧忠国师更为钦敬。

正是如此，任何一个外在因缘而使我们波动都是无明，如果能止息外在所带来的内心波动，则无明即止，心也就清明了。

大慧宗杲禅师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天，一位将军来拜见他，对他说：“等我回家把习气除尽了，再来随师父出家参禅。”

大慧禅师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过了几天，将军果然又来拜见，他说：“师父，我已经除去习气，要来出家参禅了。”

大慧禅师说：“缘何起得早，妻与他人眠。”（你怎么起得这么早，让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睡觉呢？）

将军大怒：“何方僧秃子，焉敢乱开言！”

禅师大笑，说：“你要出家参禅，还早呢！”

可见要做到真心休寂，衰乐不动，不为外境言语流转迁动是多么不易。我们被外

境的迁动就有如对着空中撒网，必然是空手而出，空手而回，只是感到人间徒然，空叹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罢了。禅师，以及他们留下的经典，都告诉我们本然的真性如澄水、如明镜、如月亮，我们几时见过大海被责骂而还口，明镜被称赞而欢喜，月亮被歌讼而改变呢？大海若能为人所动，就不会如此辽阔；明镜若能被人刺激，就不会这样干净；月亮若能随人而转，就不会那样温柔遍照了。

两袖一甩，清风明月；仰天一笑，快意平生；布履一双，山河自在；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这些都是禅师的境界，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如果可以在生活中多留一些自己给自己，不要千丝万缕地被别人迁动，在觉性明朗的那一刻，或也能看见般若之花的开放。

历代禅师中最不修边幅，不在意别人眼目的就是寒山、拾得，寒山有一首诗说：  
吾心似秋月，  
碧潭清皎洁；  
无物堪比伦，

更与何人说。

明月为云所遮，我知明月犹在云层深处；碧潭在无声的黑夜中虽不能见，我知潭水仍清。那是由于我知道明月与碧潭平常的样子，在心的清明也是如此。

可叹的是，我要用什么语言才说得清楚呢？寒山大师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这样清澈动人的叹息了！

## 柔软心

我多么希望，我写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文章都洋溢着柔软心的味道，我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如莲花的花瓣，温柔而伸展。

因为我深信，一个作家的写字时，他画下的每一道线都有他人格的介入。

## 二

日本曹洞宗的开宗祖师道元禅师，传说他航海到中国来求禅，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只得到一颗柔软心。

这是令人动容的故事，许多人认为道元禅师到中国求柔软心，并把柔软心带回日本。其实不然，柔软心是道元禅师本具的，甚至是人人本具的，只是，道元若不经万里波涛，不到中国求禅，他本具的柔软心就得不到开发。

柔软心不从外得，但有时由外在得到启发。

## 三

学禅的人若无柔软心，禅就只是一种哲学，与存在主义无异。

柔软心并不是和稀泥一样的泥巴，柔软心是有着包容的见地，它超越一切、包容

一切。

柔软心是莲花，因慈悲为水、智慧做泥而开放。

#### 四

有人问我：“为什么草木无心，也能自然地生长、开花、结果，有心的人反而不能那么无忧地过日子？”

我反问道：“你非草木，怎么知道草木是无心的呢？你说人有心，人的心又在哪里呢？假若草木真是无心，人如果达到无心的境界，当然可以无忧地过日子。”

“凡夫”的“凡”字就是中间多了一颗心，刚强难化的心与柔软温和的心并无别异。

具有柔软心的人，即使面对的是草木，也能将心比心，也能与草木至诚地相见。

## 五

追鹿的猎师是看不见山的，捕鱼的渔夫是看不见海的。

眼中只有鹿和鱼的人，不能见到真实的山水，有如眼中只有名利权位的人，永远见不到自我真实的性灵。

要见山，柔软心要伟岸如山；要见海，柔软心要广大若海。

因为柔软，所以能包容一切，涵摄一切。

## 六

人在遇到人生的大疑、大乱、大苦、大难时，若未被击倒，自然会在其中超越而得到“定”，因定而得到清明，由清明而能柔软。

在柔软中，人可以和谐、单纯，进而达致意识的统一。

野狐禅、口头禅，最缺乏的就是柔软心，有柔软心的禅者不会起差别，不会贬抑静土，或密宗，或一切宗派，乃至一切众生。

## 七

有欲念，就有火气；有火气，就有烦恼。

柔软心使欲念的火气温和，甚至消散，当欲念之火消散了，就是菩提。

从烦恼到菩提的开关，就是柔软心。

## 八

佛陀教我们度化众生，并没有教我们苛求众生。我们要度化众生应在心中对众生没有一丝丝苛求，只有随顺。众生若可以被苛求，就不会沦为众生了。



随顺，就是处在充满仇恨的人当中，也不怀丝毫恨意。

随顺，就是随着充满黑暗的世界转动，自己还是一盏灯。

随顺，就是看任何一个众生受苦，就有如自己受苦一般。

随顺，是柔软心的实践，也是柔软心点燃的香。

## 清凉菩提序

### 一

有一天，佛陀走到菩提树下，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得证，就不起此座！”

然后，他坐在菩提树下，接受了魔王及内心的严格试炼，经典上说，他进入禅定三昧，经过七天七夜的时间才从三昧中睁开眼睛，他已彻底地觉证到生命的实相。

睁开眼睛那一刹那，佛陀正好看见天上一颗明亮的星星。他感慨地说：“奇哉！一

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悟道时的佛陀，内心明澈剔透有如月光下的大地，那样温柔而明亮，但是他心里想：“我所悟到的实相，是其它众生不能体悟的，我也无法把我证得的经验传授给别人！”他迟疑了一下，仍然决定努力把自己的经验传达给众生，因为在他的体证里：“佛陀正是每一个众生，众生都是佛陀！”

我爱读佛陀的传记，时常思及佛陀在菩提树下的情景，每次想到他睁开眼睛看见星星的那一刹那，心里就充满感动，仿佛见到了自己的内心也有一颗明亮的星星。

尤其是在深夜的街头，与拥挤的人群擦肩而过，然后站在红砖道上，安全岛上有在车阵飞驰中依然安静的菩提树。抬起头来，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睛，我就想：这天上的星星有一颗是照耀过佛的眼睛吧！现在那颗星星还照耀着我，照耀着这个世界，这满天的星星里，到处都是佛陀充满慈爱与悲悯的目光吧！

有一次在海边的巨石上盘腿看星，星星格外明亮，伸手可及，我感觉到星星非常

温柔，与佛陀所见的昔日星星一样温柔。那时心情绵密而感性，使我从星星里几乎可以感受到佛看见星星时也是很感性的，然后我知道佛陀看见星星有其必然，是一种透彻实相以后感性之必然。

星星是静静的挂在空中，却好像带着声音，是早晨的幽远之钟，也是静夜中雄浑的鼓声，有着清脆的节奏与闪耀的声息。

我是不是有一天也能像佛陀一样，看见那样的星星呢？

佛陀的开悟是真实般若智慧的呈显，星星却是绝对智慧中感性的闪烁，这看见星星的感动，正是大乘佛法里最动人的刹那。佛陀看见的星星，使我知道了，学习佛法的人不能只有知性，也应该充满了清明的感情，我们在仰望天星的那一念顷，若不能看见浩渺宇宙中众生心里的明亮，如何能进入大乘的阶梯呢？我们在街头与人擦肩而过，若不能观照到众生都是星星一样，又如何有真实的慈悲呢？我们若连自己心里星星一样的光芒都无法照及，又如何放射自己的光亮呢？

佛陀所见到的一颗星星，并不是有限的一，它不只是普通的星星，而是有许多超

越的心思存在其间，是直观，充满了象征。

我们学佛，认清佛陀的教义固然重要，亲自去体验佛陀曾经体验过的更为重要，这种体验的本身就是相当感性的。

就以一颗星星来说吧！我们知道了佛陀夜观明星，那么，我们不管在何时何地看到星星，心情就完全不同了。就像我们知道佛陀曾在菩提树下解决了生死问题，那么，即使台北那些营养不良的菩提树，在我们眼里也都展现了不凡的风格与庄严的实相了。

## 二

我的文学写作也是充满了感性，那是我在心里恒常亮着一颗星星。

我的写作，有时不是在选择一个题材，而是有一颗星星呼唤着要出来，犹如夜色中呼之欲出的一丝光明。因此，可以这样说，当我把稿纸打开的时候，文章已经完成了。

我的文章不是我的，它有自己的生命，有如空中的飞鹰、林间的百合，或山里的溪河，它顺着环境形成一种风格，风格与风格间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自然的形成罢了。我从未努力经营我的文章，只是让心里的感动如泉水般涌出来，好像清晨的树叶闪着露水，或是被阳光照耀的牵牛花突然开放了动人的紫色。

秋天的时候，我走进乡间的林野，看到管芒花与香茅草都自由自在的、没有忧心的、无牵无挂的开放了。看着那白茫茫的一片芒花，使我想到满天的星星，然后我就在林间的小路上奔跑起来，好像一个未经世事的赤子，自在，没有忧烦。

跑累了，我就坐在绵绵的杂草上歇息，看着被风吹起的管芒花种子，满天飞舞，美丽得像星星。

只看着管芒花那样简单地生活着，我就充满了感动，生活里事实上充满了这样的感动，一片掉落的枯叶脉络，一颗被溪水冲圆的卵石纹理，一轮偶然从乌云中破出的孤月，一株被踩扁又挣扎站起来的小草，一片刚刚飘落拾起来还带着香气的瓣。。。。，但愿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悟，它们随着风飘进我的心窗，又随风从另一

面窗飘出，落入别人的窗口，有如管芒花落在大地一些连它自己都不可知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写作吧！

### 三

我想起佛菩萨对待我们，就像微风对待山野里的管芒花，轻轻地、高远地、广大地、柔和地吹拂着，不管种子有没有成熟，它不断地吹，成熟的种子自然会飞扬起来。

那一阵风里，有一个声音说：来呀！到我的净土来！

芒种就这样去了净土。

但是，我们不像芒种那样单纯。

我们的意识抬起头来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去净土，我要打扮打扮，穿上一件光鲜的衣服，我一定要做一些配得上净土的事情，才有资格去。”

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些，只是准备好成熟的种子，让风吹送罢了。我就要这

样得度，我就要这样去净土，我要像管芒花接受风一样，完全彻底的接受佛的慈悲。我只要把心张开，没有一丝疑惑地接受佛菩萨，就是这样子去！

看着那管芒花，它在空中是多么轻快，姿势是多么优美，因为它有信心，不管在多恶劣的环境里，只要是秋天它都会一样飞扬，在它的心里，根本没有不好的地方，天下无不是净土。

可是，立刻我会想，我虽然充满了信愿，在生活里却还是有着微细的忧心与不安，有不能放下的事，看到不平的事仍然心如刀割，在人间的苦难中也会泪如雨下，那时我知道，有时我简直不如一株风中的芒花，不如一朵矮篱前的雏菊，或不如一只在树上吃木瓜的松鼠，它们不为昨日不安，也不为明天忧虑，它们只是，努力地生活，在今天，在当时当刻。

我知道，如果我还有一点忧虑与不安，不论它是多么微细，犹如青空还有一片云霞，我都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境地，我还是这样的不完全呀！

我所崇敬的宗萨蒋央钦哲仁波切说：“我们总是准备着去活，却从未做到这个‘活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总有不能排解的忧虑与不安，这是我们从未准备去死，却一直往死亡迈进。

“活”的本身，是带着觉醒，从日常生活中转过身来，穿过了意识的相对，有着知性的内证经验与感性的清明胸怀，就好像把一本书打开，单纯、明朗，有着绵绵不绝的力量。

活，是生活！是实践！是体验！是纯然而深藏的悟！

伟大的大慧宗杲禅师说：“今时学道人，不问僧俗，皆有二种大病：一种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一种不能见月忘指，于言句悟入，而闻说佛法禅道不在言句上，便尽拔弃，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谓之静坐、观心、默照，更以此邪见，诱引无识庸流曰：‘静得一日，便是一日功夫！’”

学佛的人不能期望有一个理想的环境，或期待躲在蒲团上，就像芒花飞扬，它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理想的环境，它只是努力地开放、爆开，等待风来的时刻。

要像那样，痛快、积极，而且珍惜人生。



## 四

每一天，或者说每一个今日，都是或悲或喜。

前几天，我路过台北东区的暗巷，突然有一条狗跑出来对我狂吠，我停下来与它面面相看，最后它叫得无趣，就摇摇头走了。

那一天晚上我坐在寒夜的窗口，心里充满了惭愧与感伤，想起《妙法莲花经》里有一位“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所有的众生见到他都起欢喜心，即使最邪恶的众生见到他都能升起心中的清净。这使我知道，自己离圆满的人生境地仍然是很远的，更不要说菩萨的境地了，在黑夜里孤单的小狗都不能因见我而有喜心，甚至对我狂吠，想起来几乎要让人落泪。

我还要更谦下一些，使忍辱成为可能，使无限的包容成为必然！

我的文章，我使自己清净的历程还是如此渺小的呀！但是我并不害怕这种渺小之

感，渺小使我知悉了宇宙之大，渺小使我能常保精进之力去创造一点点伟大。我也不畏惧人间的苦恼，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任何众生都会遭遇到的苦难，我也可能遭遇；众生会流的泪，我也会流；众生觉得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碾压，我也会承受。

重要的是，在三界火宅里，我是不是有源源的清凉甘露？在冰天雪地的历程，我是不是有不熄的熊熊烈火？在无边的黑暗长夜，我是不是已点燃了一盏明灯？

让我每天都有一颗星星吧！

我的星星，或都说我的文学，希望经这热恼的人间带来一丝清凉。

那清凉也许不多，也许轻轻掠过，也许不足以解渴，也许朝露一样很快地蒸散，但就让我们敞开心灵，品味那一丝清凉，就像有时我在山林里走累了，采下一朵牵牛花含着花中的一点密汁，或是咀嚼酢浆花酸溜溜的果实，感受到微细的清凉，使得可以再走很长的路，而不感到口渴了。

深夜里，我写着微不足道的生活与学佛的一些心情，一些欢喜与忧伤，那就像我走到院子，看看天上的月亮或星星，看到它们那么沉默、那么温柔，为什么能让千千

万万人感动呢？它们的力量源自何处呢？后来我才知道，它们之所以令人感动，之所以有鼓舞人的力量，是因为人人心里都自有月亮与星星。

我是那样确信人人的心理都有明月、都有星星，这是我的文章存在的理由，是我一直写下去的信念。

我们的生活固然充满了惊心与溅泪的历程，但生命的滋味有时不必惊心或溅泪才有。

有一天寒流来袭，我偶然开车从二桥要到大溪去，是黄昏的时候，天已近全黑了，寒风不知何时吹起，令人感到格外寒冷。

这时看到路边亮着一盏灯，冒着热腾腾的烟气，我看到一家小摊，上面写着雅气的黑字：“阿郎豆花”。我立刻停车下来，阿郎想必是正对着我微笑的这位了，满口因嚼槟榔而红掉的牙齿，还有一双粗大的手特别醒目。

我叫了一碗热豆花。

阿郎说：“要不要加一点姜母汁？我的姜母汁很浓，饮了会喷汗的。”

“好呀！”我说。

滚烫的豆花很快的送到面前，因为风大，热气显得更飞扬，我和几位刚从瓷器工厂下工的工人，一起蹲在屋檐下，一匙一匙小心翼翼，深怕烫了嘴地喝豆花。果然，阿郎的姜母汁很够劲，我的汗水很快就冒出来了，等吃完豆花，早已满头大汗，通体都是热气。

问知阿郎每天工厂下工的时候，都会到同一个位置卖豆花，我就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了，觉得那一碗十块钱的豆花在寒气中饮起来，滋味要胜过任何山珍海味。

后来，一有空，我就会去喝阿郎豆花，使我们竟立刻熟识了，好像很久以前的朋友。

有时候去喝豆花，他没有出来卖，就令我有怅然若失之感，一如寻好友不遇。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都维持着平淡而温暖的情谊。

有一阵子，几次我想去吃豆花，都没有遇见阿郎，使我在长夜里时常感到忧心。

经过几个星期，阿郎出现了，开朗、纯朴一似往昔。

“好久没有出来卖了？”我忍不住问他。

“回去下港故乡，看看家里的人。”阿郎边挖豆花边说。下港，就是南部的意思，是北部的台湾人对南方的称呼。

“你也是下港人呀！你的故乡在哪里呢？”我感到很好奇。

“我是旗山人。”阿郎说。

“旗山”两个字使我震了一下，因为那正是我的家乡，阿郎看我怔住了，补充地说：“是高雄旗山，那个种了很多香蕉的地方呀！”

“我知道，我也是旗山人！”我说。

这一次换阿郎怔住了，我们两人都同时长长的叹口气。

像我和阿郎这样偶然的相遇，不足以令人惊心溅泪，却是生命里的真实情境，使我们感到欢喜、感到有滋味、感到云虽淡风虽轻，却有动人的风采。

我想起曾在一家庙门口看到的偈：

心安茅屋稳，  
性定菜根香；  
世事静方见，  
人情淡始长。

我的文章，我在生命中的成长，不一定非要用溅泪的方式，才让人惊心地知道，我只要淡淡的，正如寒夜里看到小摊的灯光，停下来，喝一碗热腾腾加了姜母汁的阿郎豆花。

冒一些汗水，有小小的温暖，生命的勇气有时是由这些极淡远的幸福所带来的。

## 六

这一册《清凉菩提》是近一年我对生命的感悟，本质上虽是菩提系列的继续，在风格与观照上，是与从前有一点不同了。

好像华严狮子，一步一步往前走，每一步都留下一些脚印，这是十分自然的发展。

我在生活里学习佛法，学习着把人人都看成是纯洁的，我希望每一位与我相遇的人，我都看到他的好品性，用他们的好品性来提升我；我也学习着把我遇到的每一事物，都看成对我有益，用这种有益来使我走进菩提性海里清净空明的世界。

就像从前有一位大官问马祖道一禅师是否可以饮酒吃肉？

马祖说：“饮酒吃肉是你的禄份，不饮酒吃肉是你的福气！”

这确实是生活里的伟大教化，我们在生活中的或悲或喜都是我们的禄份，只是我们应在这样的禄份里创造一些福气罢了。信仰，就是如实地接受生活本身，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如是如是。

我但愿在承受生活的苦乐时，也能把福气回向给众生，而把苦汁留下来给自己独饮。如果这本书有任何功德，我愿将一切功德回向给所有饮着生命苦汁的众生。

最后，让我们随普贤菩萨来发愿：

愿 礼敬诸佛

愿 称赞如来

愿 广修供养

愿 忏悔业障

愿 随喜功德

愿 请转法轮

愿 请佛住世

愿 常随佛学

愿 恒顺众生

愿 普皆回向



# 《随喜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静静的鸢尾花

不受人惑

花季与花祭

总有群星在天上

一个茶壶一个杯

随喜菩提序

## 静静的鸢尾花

第一次看见梵高的鸢尾花使我的心中为之一震。梵高画过两幅鸢尾花，一幅是荷兰色的鸢尾花盛开在田野，背景是翠绿色，开了许多的橘黄色的菊花；另外一幅是在花瓶里，嫩黄色的背景前面的鸢尾花就变黑了，有一株竟已枯萎衰败，倒在花瓶边。

这两幅著名的鸢尾花，前者画于 1889 年的夏天，后者画于 1890 年的五月，而梵高在两个月后的 7 月 27 日举枪自杀。

我之所以感到震惊，来自两个原因，一是画家如此强烈地在画里表现出他心境的转变，同样是鸢尾花，前者表现了春日的繁华，后者则是冬季的凋萎；一是鸢尾花又叫紫罗兰，一向给我们祥和、安宁、温馨的象征，在画家的笔下，却是流动而波涛汹涌。

我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看见那两幅鸢尾花，一幅是真迹，另一幅是复制品，看完后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公园的喷水池旁，就看见了一大片的鸢尾花，宝蓝而带着粉紫，是那么的美丽而柔美，叶片的线条笔之爽朗，使我很难以把真实的与

画家笔下的鸢尾花合二为一，因为透过了梵高的心象，鸢尾花如同拔起的一只巨鸢，正用锐利的眼睛看着这波折苦难的人间。

坐在公园的铁椅上，我就想起了梵高与鸢尾花的名字，我想到“梵”如果改成“焚”字，就更加能够表达梵高那狂风暴雨一般的画风了。而鸢鸟呢？本来就是一种凶猛的禽类，它的头顶和喉部是白色，嘴是蓝色，身体是带紫的褐色，腹部是淡红色，尾巴则是黑褐色。如果用颜色与形貌来看，紫罗兰应该叫“鸢头花”，由于用这样的猛禽来形容，使得我们对鸢竟而有了一种和平与浪漫的联想。

在近代的艺术史上，许多艺术家都有争议之处，梵高是少数被认为“伟大的艺术家”而没有争议的。梵高也是不少学院的教授或民间的百姓都能感动的画家。我喜欢他早年的几幅作品，像《食薯者》、《两位挖地的妇女》、《拾穗的农妇》等等。都是一般的百姓看了也会流泪的作品，特别是一幅《小麦束》，全画都是金色，收割后的麦子累累的的要落到地下来，真是美丽充满了温馨。

我想，我们会喜欢梵高，乃是由于他对绘画那专注虔诚的态度，这种专注虔诚非

梵人所能为，其次，是他内在那热烈狂飙的风格，是我们这些表面理性温和者所潜在的特质；其三，是他那种魄大而勇敢、近于赌注的线条，仿佛在呼唤我们一样。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更可配的理由，是在梵高的画里，我们只看见明朗的生命之爱，即使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刻，他的画都展现欢腾的生命力，好象是要救赎世人一样。怪不得左拉曾说梵高是“基督再世”，这是对一个艺术家最大的赞美了。

我们再回到梵高的鸢尾花吧！他的一幅鸢尾花曾以美金 5390 万拍卖，是全世界最贵的绘画，可见艺术心灵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

我最近重新读梵高写给弟弟西奥的全部书简，在心里作为对梵高逝世 100 周年的纪念表示我的崇敬的心情。

我们来看他的两幅鸢尾花绘画时的背景，第一幅 1889 年的夏天，梵高写到：“亲爱的西奥，但愿你能看到此刻的橄榄树丛！它的叶子像古银币，那一簇簇的银在蓝天和橙土的衬托下转化成绿，有时候真与你人在北方的所想的大异其趣啊！它好似我们荷兰草原上的柳树或海岸上的橡树；它的飒飒风声里有一股神秘的滋味，像在倾诉远

古的奥谜。它美得令人不敢提笔绘写，不能凭空想象。”“这段时间，我尽可能做点事情，画了一些东西。手边有一张开粉红花的栗树夹道风景，一棵正在开花的小樱桃树，一株紫色的藤科植物，以及一条舞弄光影的公园小径。今儿整日炎热异常，这往往有益我身，我工作得更加起劲。”梵高喜欢她的鸢尾花，在 1890 年 7 月她给她的弟弟的信中说过：“我希望你将看出鸢尾花一画有何独到之处。”

1890 年的 5 月，关于鸢尾花的画他写到：

“我以园中的草地为题材画了两幅画，其中一幅很简单，草地上有白色的花及蒲公英和一小株玫瑰。我刚完成一幅以黄绿为底色，插在一只绿色瓶子里的粉红花束；一幅背景呈淡绿的玫瑰花；两幅大束的紫色的鸢尾花，其中一束衬以粉红色为背景，由于绿、粉红与紫的结合，整个画面一派温柔和谐，另一幅则突立于惊人的柠檬黄之前，花瓶和瓶架呈另一种黄色调……”

读梵高的书简和看他的画一样令人感动。我们很难想象在画中狂热汹涌的梵高，他的信却是很好的文学作品，理性、温柔、条理清晰，并以坦诚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

艺术与疾病。这一书简忠实地呈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与心理状态，是梵高除了绘画留下来的最动人的遗产。

梵高逝世前一年，他的作品巧合的选择了一些流动的事物，比如飘摇的麦田，凌空而至的群鸥，旋转诡异的星空，阴郁曲折的树林与花园。在这些变化极大是作品中，他画下了安静温柔和谐的鸢尾花，使我们看见了画家那沉默的内在之一角。

梵高逝世 100 周年了，使我想起从前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参观的那一个午后，下起公园中那一片鸢尾花，想起他给弟弟的最后一句话：“在忧思中与你握别。”也想起他信中的两段感人的话：

一个人如果够勇敢的话，康复乃来自他内心的力量，来自他深刻忍受痛苦与死亡，来自他之抛弃个人意志和一己爱好。但这对我没有作用：我爱绘画，爱朋友和事物，爱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不自然的东西。

苦恼不该聚在我们的心头，犹如不该积在沼池一样。

对于像梵高这样的艺术家，他承受巨大的生命苦恼与挫折，却把痛苦化为欢歌的

力量、明媚的颜色，来抚慰许多苦难的心灵，怪不得左拉要说他是“基督再世”了。

翻译《梵高传》和《梵高书简》的余光中，曾经说到他译《梵高传》时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在一个元气淋漓的生命里，在那个生命的苦难中，我忘了自己小小的烦恼，是他大人之大愁，消自家之小愁。”

我读《梵高传》和《梵高书简》时数度掩卷长叹，当梵高说：“我强烈地感到人的情形仿佛如同麦子，若不被播到土里。等待萌芽，便会被磨碎制成面包！”诚然让我们感到生命有无限的悲情，但在悲情中有一种庄严之感！

## 不受人惑

有一位贫苦的人去向天神求救，天神指着眼前的一片麦田，对那个人说：

“那现在从麦田那边走过来，捡一粒你在田里捡到的最大的麦子，但是，不准回头，如果你捡到了，这整个的麦田就是你的了。”

那人听了心想：“这还不简单！”

于是从田间小路走过，最后他失败了，因为他一路上总是抛弃那粒较大的麦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象征了人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以及缺乏明确的判断力。如果用这个故事来看流行的观念，我们会发现在历史的道路上，每一时代都有当年的流行，当人在更换流行的时候，总以为是找到了更大的麦子，其实不然，走到最后就失去土地了。

流行正是如此，是一种“顺流而行”，是无法回头的。当人们走过一个渡口，要再绕回来可能就是三五十年的时间。像现在流行复古风，许多设计都是五十年代，离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再回首，青春已经不再。

我并不反对流行，但是我认为人的心里应该自有一片土地，并且不能渴求找到最大的麦子（即使找到最大的麦子又如何呢？最大的和最小的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差一截毫毛），这样才能欣赏流行，不自外于流行，还有很好的自主性。

流行看起来有极强大的势力，却往往是由少数人所主导的，透过强大的传播，消费主义的诱惑，使人不自觉地跟随。



我常常对流行下定义：“流行，就是加个零。”如果我们在百货公司或名店看到一双皮鞋或一件衣服，拿起标价的时候以为多看了一个零，那无疑是正在流行的东西。那个多出来的零则是为流行付出的代价。过了“当季”、“当年”，新流行来的时候，商品打五折或三折，那个零就消失了。

因此，我特别崇仰那些以自己为流行的人，像摄影家郎静山，九十年来都穿长袍，没穿过别样的衣服；画家梁丹丰，五十年来都穿旗袍，发行人王效兰，三十年来都穿旗袍，他们不追逐流行，反而成为一种“正字标记”，不论形象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有信心的人，有本质的人，流行是奈何不了他的；有的少女一年换了几十次头型，如果头脑里没有东西，换再多的头也不会美的。

流行贵在自主，有所选择，有所决断。我们也可以说：“有文化就有流行，没有文化就没有流行。”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我们中国有一个寓言：

有一天，吕洞宾下凡。在路边遇见一个小孩子在哭泣，他问小孩子：为什么哭呢？

小孩子就说：因为家贫，无力奉养母亲。我变个金块，让你拿回去换钱奉养母亲。吕洞宾被孩子的孝思感动，随手指着路边的大石头，石头立刻就变成了金块。当他把金块拿给孩子时，竟被拒绝了。为什么连金块你都不要呢？吕洞宾很诧异。孩子拉着吕洞宾的手指头说：我要这一支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这个寓言本来是象征人的贪心不足，如果我们站在流行的立场来看，小孩子的观念是正确的，我们宁可要点石成金的手指而不要金块，因为黄金有时而穷（如流行变换莫测），金手指可以缘源不绝。

那么什么是流行的金手指呢？就是对文化的素养、对美学的主见、对自我的信心，以及知道生活品味的与品质并不建立在流行的依附上。

讲流行讲得最好的，没有胜过达摩祖师的。有人问他到震旦（中国）来做什么？他说：

来寻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一个人如果有点石成金的手指，知道麦田里的麦子都差不多大，那么，再炫奇的

流行也迷惑不了他了。

是的，我们永远做不了流行的主角，那么，何不回来做自己的主角呢？

当一个人捉住流行的尾巴，自以为是流行的主角时，已经成为跑龙套的角色，因为在流行的大河里，人只是河面上的一粒浮草……

## 花季与花祭

住在阳明山的时候，在春天将过尽的时候，有人问我：“今年怎么没有上山去看花？花季已经结束了，仅剩一些残花呢！”言下之意有些惋惜之情。

往年的春天，我总会有一两次到阳明山去，或者是去看花，或者是去朋友家喝刚出炉的春茶，或者到白云山庄去饮沁人的兰花茶，或者到永明寺的庭院里中去冥想，或者到妙德兰若去俯视台北被浓烟灰云密蔽的万丈红尘。

当然，在花季里，主要的是看花了。每当在春气景明看到郁郁黄花、青青翠竹，洗过如蒸汽洗涤的温泉水，再回到黄尘滚滚的城市，就会有一种深刻的感叹，仿佛花

季是浊世的界限，只要不小心就要沦入江湖了。

看完阳明山的花，那样繁盛、那样无忌、那样丰美，正是在人世灰黑的图画中抹过一道七彩霓虹，让我们下山之时，觉得尘世的烦琐与苦厄也能安忍的渡过了。

阳明山每年的花季，对许多人来说因此是一场朝圣之旅，不只向外歌颂大化之美，也是在向内寻找逐渐淹没的心灵圣殿，企图拨开迷雾，看自己内心那朵枯萎的花朵。花季的赶集因此成形，是以外在之花勾起心灵之花，以阳春的喜悦来抚平生活的苦恼，以七彩的色泽来弥补灰白的人生。

每年的花季，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上山，深感人世每年花季，都是一种应该珍惜的奢侈，因而就宝爱着每一朵盛开或将开的花，走在山林间，步子就格外的轻盈。 呀！一年之中若是没有一些纯然看花的日子，生命就会失落自然送给我们的珍贵的礼物。

可叹的是，二十年来看花的人。年年在增加，车子塞住了，在花季上山甚至成了艰难困苦的事情。好不容易颠簸上了山，人比花多，人的声音比鸟的声音更显喧闹，有时几乎在怀疑是否在忠孝东路。恶声恶气的计程车司机，来回阻拦的小贩，围在公

园里唱卡拉 OK 的青年，满地的铝罐……都会使游春的赏花的心情霎时黯淡。

更令人吃惊的是，有时花赏到了一半，突然冒出一棵树枝尽被摘去，只余数顶两三株残花的枯树。我一直苦思那花枝的下落而不可得，有一次在夜市里看人卖梅花才知道了，大枝五十元，小枝三十元，卖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是阳明山上的花。

心情的失去，也使我失去了今年赏花的兴趣。

住在山上的朋友则最怕花季。每年的花季，上班与回家便成为人生的痛苦折磨，他说：“下了山，就怕回家；回了家就不敢出来了。真是痛恨什么的鬼花季呀！”因为花季，使住在花园里的人不敢回家；因为花季，使真正爱花的人不敢上山赏花；因为花季，纯美的花成为庸俗人的庸俗祭品。真是可哀！

我想到，今年也差不多是花季的时候，我到美浓的“黄翠蝶谷”去看黄蝶，盘桓终日，竟连最小的一只黄蝶也没有看见，只看到路边的卖烤小鸟和香肠的小贩，甚至还有卖野生动物和蝴蝶标本的。翠谷里，则是满谷的人在捉鱼、捞虾、烤肉……翠谷不再翠绿了，黄蝶已经渺茫了，只留下一个感叹的无限悲哀的名字“黄翠蝶谷”。

陪我同去的人告诉我，这翠谷即将建成水库，水库一建，更不可能有黄蝶了，附近美丽的双溪公园和广大的南洋杉都会被淹没，来这里的人多少是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像寺庙将拆，大伙儿相约来烧最后一炷晚香。

我的晚香就是我的悲凉的心情。我用无奈的火苗点燃叫做惋惜、遗憾、心痛的三炷晚香，匆匆插在溪谷之中，预先悼念黄蝶的消失，就默默离开了。

花是生前的蝶，蝶是生前的花，它们相约在春天，一起寻访生命的记忆。

蝶与花看起来是多么的相似，一只蝶专注地吸食花蜜时，比花更艳静的像花；一朵花在风中摇动时，比蝶更翻飞得像蝶。因此，阳明山的花季和美浓溪谷的黄蝶，引起我的感伤也十分近似。

蝶的诞生、花的开放，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示现，示现了人生的美丽的确短暂，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美丽真的只是一瞥。一眨眼间，黄蝶飘零，春花萎落，这是人生的无常，也是宇宙的无常。

花季正是花祭，蝶生旋即蝶灭，只是赏花看蝶的人很少做这样的深思，因此很少

人是庄子。

失去了蝶的谷还有生机吗？

落了花的山林是不是一样美丽呢？

在如流云的人生，在如雾如电的生活，偶然的一瞥是不是惊动我们的心灵呢？

我们不能深思，不能观照，因而在寻花、觅蝶的过程，心总是霸道的。我们即不怜香，也不惜蝶，只是在人生中匆匆赶集，走着无明刚强的道路，蝶飞走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去溪谷，花凋零的时候，再也无人上山了。

好不容易花季终于过去了，梅雨季节就要来临，我决定找一个清晨到阳明山去。

“过两天我上山去看花祭。”我对朋友说。

“可是，花季已经结束了啊！”朋友说。

我说：“花祭，是祭奠的祭，不是季节的季。”

“喔！喔！”

心里常有花季的人，什么时候都是很好看的。即使花都谢了，也有可观之处。

心里常有彩蝶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充满了颜色，有飞翔之姿。

“花都谢了，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朋友疑惑的说。

“看无常啊！”

无常，才是花开花谢，蝶生蝶灭最惊人的预示！

无常，才是人世、山林、浊世、净土中最真实的风景。

## 总有群星在天上

我沿着开满绿茵的小路散步，背后忽然有人说：你还认识我吗？

我转身凝视她半天，老实的说：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

她说：我是你年轻时地一次最大的烦恼。

她的眼睛极美，仿佛是大气中饱孕露珠的清晨，试图唤醒我的回忆。

我默默地站了一会，感到自己就是那清晨，我说：你已经卸下了你泪珠中的一切负担了吗？



她微笑不语，我感觉到她的笑语就是从前眼泪所化成的。

你曾说，看到我有如湖水一般清澈平静，她忍不住低声地说：你曾说，你会把悲痛永远刻在心版。

我脸红了，说：是的，但岁月流转，我已经忘记悲痛。

然后，我握着她的手说：你也变了。

曾经是烦恼的，如今已变成平静了。她说。

最后，我们手牵着手在开满绿茵的小路上散步，两个人都象清晨大气中饱含的露珠，清澈、平静、饱满。

昨天悲痛的露珠早已消散，今晨的露珠也在微笑中，逐渐的消散了。

这是泰戈尔《即兴诗集》里的一段，我觉得这一段话很能为我们情爱的过往些下注脚。我偶尔也会遇见年轻时给我悲痛与烦恼的人，就感觉自己很能接近这首叙事诗的心情了。

我很能体会你这样的心情，因为不想伤害别人，以致迟迟不能做出放手的决定。

你是那样的善良和纯真，可是，往往我们不忍别人受伤，到最后，自己却受到了最大的伤害，那就象把一支蜡烛围起来烧一样（因为我们怕烧到了别人），自己承受了浓烟和窒息。其实，我们只要把蜡烛拿到桌面上，黑暗的房子看得更清楚，自己和别人说不定因此有一些光明一温暖的体会。

这些年来，我日益觉得智慧的重要。什么是“智慧”呢？智是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慧是决策和判断的能力。爱上你的人是你不该爱的人，而选择分手可以使你卸下负担得到自由，为什么不选择及早的分手呢？你不忍对方受伤害，但是，爱必然会带着伤害，特别是不正常不平衡的爱，伤害是必然的，我们要学习受伤，别人也要学习受伤呀！

在我们生命的岁月里，火和爱或许是必要的，但不必要弄得自己烟尘滚滚，灰头土脸，也不必一定要悲伤和烦恼，那就像每天有黎明一日落一般，大地是坦然的承受罢了。不正常一不平衡的爱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就如同乌云一暴风雨是天空最好的启示一般。关于心、关于生命，没有什么才是真正的伤害，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雨在

下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对茉莉花是有好处的，但盛开的茉莉花可能因为一场微雨而凋落了；爆晒的阳光可能觉得自己会伤害秋日的土地，但土地中的种子却因为因为阳光能够青翠地发芽。爱情的成熟一圆满正是如此，只要不失真心，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

在这样的时刻，我想起了自己写过的一些东西：

箭在弓上时，箭听见弓的低语：

“你的自由是我给予的。”

箭射出时，回头对弓大声说：

“我的自由是自己的。”

没有飞翔，就没有自由。

没有放下，就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箭和弓都失去意义。

这些都是游戏的的笔墨，我们千万别忘了弓箭之后有拉弓的力，力之后还有人，

人还要站在一个广大的空间上。

人人都渴望爱情，即使我们正处在其中的爱情不是最好的，却因为渴求而盲目了，这一点连天神都不例外。希腊神话里太阳神阿波罗在追求少女多尼时，因为追不到，使她被父亲化成一棵月桂树，然后感叹地说：你虽然不爱我，但最低限度你必须成为我的树。从此，阿波罗的头上总是带着月桂冠，纪念他对多尼的爱。牧神潘恩则把女神化成一簇芦苇，并把她化成的一支芦笛带在身边。世上最没的少年涅思萨斯无法全心地爱别人（因为他太爱自己了），最后他化成池中的一朵水仙花。另一位美少年海亚仙英斯则因为阿波罗的嫉妒而变成一枝随风飘泊的风信子……

神话是一个象征，象征人要从情爱中得到自由自在，无碍解脱是多么的艰难呀！但是学习是人间的功课，到现在我还在学习，只是我每看到人在情爱中挣扎都是感同身受。希望别人早日得到超越，那是因为我们的学习不一定要自己深陷泥沼才会体验到，有观照之智、决择的慧，也知道那泥沼的所在和深浅，绕道而行或跨步而过。

我们不必编月桂花戴在头上，不必随身携带芦笛，人生有许多的花朵等我们去采。

如果只想采断崖绝壁那一朵绝美的百合，很可能百合没有采到，清晨已经消逝了。

青春的珍惜是最重要的。在不正常的爱里浪掷青春，将会使人生的黄金岁月过得茫然而痛苦。青春像鸟，应该努力往远处飞翔。爱情纵使贵如黄金，在鸟的翅膀绑着黄金，也会使最善飞翔的鸟为之坠落！

屋里的小灯虽然熄灭了，

但我不畏惧黑暗，

因为，总有群星在天上。

## 一个茶壶一个杯

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位。

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子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子还要复杂。”

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样看待的？”

“这真简单，”老人充满自信地说，“从前的人一支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一年用很多支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十几年，现在的人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做很多的事情……”

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那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也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咱的一世人加起来，也没有那两本厚。现在的人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那会得到清闲呢？”

“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啊！”一个老人说。

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日到晚就像苍蝇找糖膏，飞过来又飞过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

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杯一壶茶，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

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枝，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计较，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用抢的。喝好茶的人也同款，想喝另外的那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

这一段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会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

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夕阳永远没有最美的时刻。”

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辉遍照大地。

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吃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

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

我说：平安是福。

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飘到了体育场外两公里的路上来了。

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是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每天总是在追求一些目标，生命的过程往往就在问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愈来愈复杂，使人就象苍蝇一样飞来飞去。

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扒就要遛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的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我们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

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 100 公里，只要九秒钟。



就思及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的快？是要赴死吗？

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骄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酱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

我想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一根脚毛放到桌子上，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

众人惘然。

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啊！

我们如果不珍惜、赞叹、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地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

好好地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地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

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 随喜菩提序

朋友好意地拿来三卷影片给我看，是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大陆导演张艺谋的《菊豆》、香港导演严浩的《滚滚红尘》，因为是连着看的，感触特别的深刻。他们同时都具有鲜明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但描述的却是人共同的情感。这些不同类型

的情感里都有着悲情之美，情到深处，令人流下同情之泪。

好电影虽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把定义放在感动人心、流畅无碍，有风格、有结构之美，有深切的人文思想与人道关怀，这三部电影无疑的都在水准之上。

三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导演，似乎都选择了抒情的音乐、开阔的大远景，以及缓慢推展的情节基调。这让我们有了更深的叹息。叹息的是，在中国的大背景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悲情的故事呢？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无一例外，都是悲剧。

中国的乐器可能是世界上最能悲哀的乐器。我每次听到洞箫、二胡、南胡、琵琶所演奏的音乐都有掩不住的悲意，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如泣如诉。即使像古筝、扬琴在本质上或没有那样悲伤，也是叮叮当当，引人忧伤。

音乐只是音乐，电影也只是电影，但是如果在艺术形式上，我们只擅长于用悲剧来表示，那可能是深层意识里共同的本质。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悲剧吧！可悲的是，当悲剧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转化为喜剧，而是变成了牛肉场。红尘是苦，生命是悲，是任谁也懂得的。在红尘里深化自我，使我们有深刻的心，再以这种深刻

来提升转化，用一种净化的态度向前走。

“相逢一笑泯恩仇”是鲁迅先生的名句，其实“相逢一笑”是很高的境界，因为生命只是偶然的擦肩而过……

一切人生的历程都有悲情，即使是佛教信徒，或甚至是修行者，也不能免于悲情。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逃避的悲情，释迦牟尼才会在深夜里离开辉煌的皇宫走向冷寂的雪山和森林，是希望能解开这一团悲情的迷雾，从而“离苦得乐”，得到究竟的解脱。

佛的最根本的教化“苦、集、灭、道”，说的虽然都是苦，其目标是教我们离苦。因此，佛法虽以人生的苦难出发，却不是为让我们痛苦而存在的。反之，是为了走向平安、坦然、喜乐而存在。不然，佛也不必一再向我们宣讲“极乐世界”了。

佛虽然一再讲因果、业报、轮回，以及人生苦难的真实，但不是为了教我们束缚而讲，是教我们认识，然后一个一个放下它！

由生命的苦恼而走进入佛门，是很好的，但是闻法而雀跃，欢喜信受不是更好吗？苦恼中求悟是很好的，以喜悦的心来求悟不是更好吗？以厌离世间的心走向净土是很

好的，但是以欢喜净土的心走向极乐世界不是更好吗？

“随喜”出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普贤菩萨曾经发过十个大愿：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共养。

四者忏除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住世。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恒顺众身。

十者普皆回向。

第五大愿正是“随喜功德”。

随喜呀！随喜！窗外初开的紫茉莉是微笑的，雨后剪尾羽的燕子在风中跳舞，夏日午后树梢的鸣蝉唱着喜悦之歌，云彩与风和气打招呼，闪电和雷鸣为春天鼓掌……这一切的现实的世界，不都是如此的美好，令人涌起如莲的喜悦吗？

如果我要送礼物给至爱的朋友，我要送什么呢？

我愿意把一种名字叫做“喜悦”的心情，用七彩的色纸包起来，用金黄色的丝带打结，呈现给天下的人。让那些已经忘了微笑，许久没有开怀，愁眉深锁的人，都能够品位到生命的芳香。可能在打开包装纸的时候发现空无一物，有的人感到失望，有的人笑了起来。

是呀，我用一切的颜色来包装，只是为了要人知道“空无一物”是世间最好的礼物。在空中没有杂染，能领受无为欢愉的人，才能认识到这是多么珍贵的礼物。

现在，我以一种随喜的心情，把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您。

# 《有情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心灵的护岸

小米

夏日小春

无怨的风

竖琴与法国号

失恋之必要

人在江湖

牡丹也者

两只眼睛

## 心灵的护岸

心灵的护岸

只有妈妈的爱

像清晨的阳光

像清澈的河水

是我们心灵的永久的护岸

吃晚饭的时候，我对妈妈和哥哥说：“明天我想带孩子去护岸走走。”他们同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一下头，又继续吃饭了，那意思于我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护岸已经不值得去了。



护岸是家乡的古迹之一，沿着旗尾溪的岸边建筑，年代并不久远，是日据时代堆成的。筑造的原因，是从前的旗尾溪经常泛滥成灾，高达一丈的护岸，在雨季可以把溪水堵住，不至于淹没农田。

旗山的护岸或者也不能算是古迹，因为它只是由许多巨大的石头堆叠而成，它的特点是石头与石头之间并没有黏结，只依其各自的状态相互叠扣，石头大小与形状都各自不同，但是组成数公里的护岸，却是异常的雄伟与平整。

旗山原是平凡的小镇，没有什么奇风异俗，我喜欢护岸当然是感情因素。

在我幼年的时候，护岸正好横在我家不远的香蕉园里，我时常跑去上上下下地游戏，印象是深的是，春天的时候，护岸上只有一种植物“落地生根”，全数开花时，犹如满天的风铃，恍如闻到叮叮当当的响声。

在护岸底部沿着沟边，母亲种了一排芋田，夏天的芋叶像菩萨的伞盖，高大、雄壮，有着坚强的绿色，坐在护岸上看来，芋头的叶子真是美极了，如果站起来，绵延的蕉树与防风的竹林、槟榔交织，都有着挺拔高挑的风格，个个抬头挺胸。

我时常随父母到蕉园去，自己玩久了，往往爸妈已改变工作位置，这时我会跑到护岸上居高临下，一列列地找他们，很快就会找到，那护岸因此给我一种安全的感觉，像默默地守护着我。

我也喜欢看大水，每当暴雨过后，就会跑到护岸上看大水，水浪滔滔，淹到快与护岸齐顶，使我有一种奔腾的快感。平常时候，旗尾溪非常清澈，清到可见水里的游鱼，澈到溪底的石头历历，我们常常在溪里戏水、摸蛤蜊、抓泥鳅，弄到满身湿，起来就躺在护岸的大石上晒太阳，有时晒着晒着睡着了，身体一半赤一半白，爸爸总会说：“又去煎咸鱼了，有一边没有煎熟呢。还未翻边就回来了。”

护岸因此有点像我心灵的故乡，少年时代负笈台南，青年时代在台北读书，每次回乡，我都会在黄昏时沿护岸散步，沉思自己生命的蓝图，或者想想美的问题，例如护岸的美，是来自成它的自身呢？或是来自小时候感情？或者来自心灵的象征？后来发现美不是独立自存的，美是有受者、有对象的，真实的美来自生命多元的感应道交，当我们说到美时，美就不纯粹客观，它必然有着心灵与情感的因素。

我对护岸的心情，恐怕是连父母都难以理解的，但我在护岸散步时，常会想起父母作为农人的辛劳，他们正是我们澎湃汹涌的河流之护岸，使我即使在都市生活，在心灵上也不至于决堤，不会被都市的繁华淹没了平实的本质。

这一次我到护岸，还征求了三位志愿军，一个是我的孩子，两个是哥哥的孩子，他们常听我提到护岸是多么的美，却从来未去过。他们一走上护岸，我就看见他们眼里那失望的神色了。

旗尾溪由于上游被阻绝，变成一条很小的臭水沟，废物、馊水、粪便的倾倒，使整个护岸一片恶臭。岸边的田园完全被铲除，铺了一条产业道路，路旁盖着失去美感、只有壳子的贩厝。有好几段甚至被围起来养猪，必须要掩鼻才有走过的勇气，大石上，到处都是宝特瓶、铝罐子和塑胶袋。

走了几公里，孩子突然回头问我：“爸爸，你说很美的护岸就是这里吗？”

“是呀，正是这里。”心里一股忧伤流过，不只是护岸是这样的，在工业化以后的台湾，许多有美感的地方不都是这样的吗？田园变色、山水无神，可叹的是，人都还

那样安然地，继续把环境焚琴煮鹤地煮来吃了。

我本来要重复这样子说：“我小时候，护岸不是这样子的。”话到口中又吞咽回去，只是沉默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护岸的尽头。

听说护岸没有利用价值，就要被拆了，故乡一些关心古迹文化的朋友跑来告诉我，我不置可否，“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拆了也并不可惜呀，”我铁了心肠说。

当我们说到环境保护的时候，一般人总是会流于技术的层面，或说：“为子孙留下一片乐土。”或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些只是概念性的话；其实保护环境要先保护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败坏的环境，正是来自我们有同样败坏的心。

就如同乡下一条平凡的护岸，它不只是石头堆砌而成的，它是心灵的象征，是感情的实现，它有某些不凡的价值，但是粗俗的人，怎么能知道呢？

我们满头大汗回家的时候，妈妈正在厨房里包扁食（馄饨），正像幼年时候，她体贴地笑问：“从护岸回来了？”

“是呀，都变了，”我黯然地说。

妈妈做结论似的说：“哪有几十年不变的事呀。”

然后，她起油锅、炸扁食，这是她最拿手的菜之一，是因为我返乡，特别磨宝刀做的。

契\_\_\_\_，油锅突然一声响，香味四散，我的心突然紧绷中得到纾解。幸好，妈妈做的扁食经过这数十年，味道还没有变。

我走到锅前，学电视的口吻说：“嗯，有妈妈的味道。”

妈妈开心地笑了，像清晨的阳光，像清澈的河水。

## 小米

### 丰收的歌

有一次在山地部落听山地人唱《小米丰收歌》，感动得要落泪。

其实我完全听不懂歌词，只听到对天地那至诚的祈祷、感恩、欢愉与歌颂，循环往复一遍又一遍。

夜里，我独坐在村落边，俯视那壮大沉默的山林，仰望着小米一样的星星，回味刚刚喝的小米酒的滋味，和小米麻薯的鲜美，感觉到心里仿佛有一粒小米，饱孕成熟了。这时，我的泪缓缓地落了下来。——

落下来的泪也是一粒小米，可以酿成抵御寒风的小米酒，也可以煮成清凉的小米粥，微笑地走过酷暑的山路。

星星是小米，泪是小米，世事是米粒微尘，人是沧海之一粟呀！全天下就是一粒小米，一粒小米的体验也就是在体验整个天下。

在孤单失意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许多年前山地部落的黑夜，沉默的山林广场正在唱小米丰收歌，点着柔和的灯，灯也是小米。

我其实很知道，我的小米从未失去，只是我也需要生命里的一些风雨、一些阳光，以及可以把小米酿酒、煮粥、做麻薯的温柔的心。

我的小米从未失去，我也希望天下人都不失去他们的小米。

那种希望没有歌词，只有至诚的祈祷、感恩、欢愉与歌颂。  
循环往复，一遍又一遍。

一粥一饭

沕山灵祐禅师有一次闲坐着，弟子仰山慧寂来问说：

“师父，您百年后，如果有人问我关于您的道法，我要怎么说呢？”沕山说：“一粥一饭。”

（我的道法只是一粥一饭那样的平常呀！）

地瓜稀饭

吃一碗粥、喝一杯茶，细腻地、尽心地进入粥与茶的滋味，说起来不难，其实不易。那是由于有的人失去舌头的能力、有的人舌头太刁，都失去了平常心了。

我喜欢在早上吃地瓜粥，但只有自己起得更早来熬粥，因为台北的早餐已经没有稀饭，连豆浆油条都快绝迹了，满街都是粗糙的咖啡牛奶、汉堡与三明治。

想一想，从前每天早晨吃地瓜稀饭，配酱菜、萝卜干、豆腐乳是多么幸福的事呀！那从匮乏与饥饿中体验的真滋味，已经很久没有了。

## 半亩园

从前，台北有一家专卖小米粥的店叫“半亩园”。我很喜欢那个店名，有一种“半亩横塘荷花开”的感觉。

第一次去半亩园，是十八岁刚上台北那一年，一位长辈带我去吃炸酱面和小米粥。



那时的半亩园开在大马路边，桌椅摆在红砖道上，飞车在旁，尘土飞扬，尘土就纷纷地落在小米粥上。

刚从乡下十分洁净的空气来到合北，看到落在碗中的灰尘，不知如何下箸。

长辈笑了起来，说：“就当作多加了一点胡椒吧！”然后他顾盼无碍地吃了起来。

经过这许多年，我也能在生活中无视飞扬的尘土了。就当作多加了一点胡椒吧！

### 百千粒米

也是汾山灵祐的故事。有一次他的弟子石霜楚圆正在筛米，被灵祐看见了，说：“这是施主的东西，不要抛撒了。”

“我并没有抛撒！”石霜回答说。

灵祐在地上捡起一粒米，说：“你说没有抛撒，哪，这个是什么？”

石霜无言以对。

“你不要小看了这一粒米，百千粒米都是从这一粒生出来的！”灵祐说。

灵祐的教法真好。一个人通向菩提道，其实是与筛米无异。对一粒习气之米的轻忽，可能生出千百粒习气；对一粒清净之米的珍惜，可以开展一亩福田。

## 拾穗

我时常会想起从前在稻田里拾稻穗的一些鲜明的记忆。

在稻田收割的时候，大人们一行行地割稻子，我们做小孩子的跟在后面，把那些残存的掉落的稻子一穗穗捡拾起来，一天下来，常常可以捡到一大把。

等到收割完成，更穷困的妇女会带她们的孩子到农田拾穗，那时不是一穗一穗，而是一粒一粒了。一个孩子一天可以拾到一碗稻子，一碗稻子就是一碗米，一碗米是

两碗粥，如果

煮地瓜，就是四碗地瓜稀饭了。

父亲常说：“农田里的稻子再怎么捡，也不会完全干净的。”

最后的那些，就留给麻雀了。

拾穗的经验所给我的启示是，不管我们的田地有多宽广，仍然要从珍惜一粒来开始。

八万细行

那对微细的每一粒米保持敏感与醒觉的态度，在修行者称为“细行”。

也就是对微细的惑、微细的烦恼、微细的习染，以及一切微细的生命事物，也有彻底清净的觉知。

“三千威仪”便是从“八万细行”来的。

微细到什么地步呢？

微细到如一毫芒的意念，也要全心全力地对待。

恶的细行像宗镜录说的：

“一翳在目，千华乱空；一妄在心，恒沙生灭。’，

善的细行如摩诃止观说的：

“一微尘中，有大千经卷；心中具一切佛法，如地种、知香丸者。”

完全超越清净的细行就像碧岩录里说的：

有僧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赵州说：“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

曹源一滴水

仪山禅师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因为水太热了，叫一个小弟子提一桶冷水来，把水

调冷一些。

年轻的弟子奉命提水来，将洗澡水调冷以后，顺手把剩下的冷水倒掉。

“笨蛋，你为什么浪费寺里的一滴水？”仪山厉声地责骂：“一切事物都有其价值，应该善加利用，即使只是一滴水，用来洒树浇花都很好，树茂盛、花欢喜，水也就永远活着了。”

那年轻的弟子当下开悟，自己改名为“滴水和尚”，就是后来日本禅宗史上伟大的滴水禅师。

在中国，把一切能承传六祖慧能顿悟禅正法的，称为“曹溪一滴”或“曹源一滴水”，每一滴水就是一滴法乳。

## 水的大小

每一滴水看来很小，但组成四大洋的是一滴一滴的水，圆融无碍。

大海看来很大，其实也离不开一滴水。

我们呼吸的空气也是如此。我们每吸一口空气，都是大树、小草，或人所吐出来的。我们每吐出一口空气，也都辗转往复，不会失去存在。

若知道我们喝的水不增不减，我们呼吸的空气不净不浊、不沉不没，就比较能了知空性了。

### 蟑螂游泳

一只蟑螂掉进抽水马桶，在那里挣扎、翻泳，状甚惊惧恐慌。

我把它捞起来，放走，对它说：

“以后游泳的时候要小心喔！”

它称谢而去。

大小是相对而生的。对一只蟑螂，抽水马桶的一小捧水就是一个很大的湖泊了。

## 吃馒头的方法

永春市场有山东人卖馒头，滋味甚美。

每天散步路过，我总是去买一个售价六元的馒头，刚从蒸笼取出，圆满、洁白，热腾腾的，充满了麦香。

一边散步回家，一边细细地品味一个馒头，有时到了忘我的境地，仿佛走在很广大的小麦田里，觉得一个馒头也让人感到特别的幸福。

## 小 小

小小，其实是很好的，饮杯小茶、哼首小曲、散个小步、看看小星小月、淋些小

风小雨，或在小楼里，种些小花小木；或在小溪边，欣赏小鱼小虾。

也或许，和小小时候的小小情人在小小的巷子里，小小的擦肩而过，小小的对看一眼，各自牵着自己的小孩。

小小的欢喜里有小小的忧伤，小小的别离中有小小的缠绵。

一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是大非，真的是小小的网所织成的。

### 小诗有味

想到苏东坡的两句诗：“高论无穷如锯屑，小诗有味似连珠。”长篇大论就像锯木头的木屑，小小的诗歌就像一连串的珍珠，有味得多了。

“小”往往可以看到更细腻的情感，特别是写细微之心情。陆游有一首好诗《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青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是典型的“轻、薄、短、小”。想想看，如果是在大厦里听大雨，在大街看大男人穿梭车阵卖玉兰花，那是如何来写诗呢？

小儿女有情长之义，大英雄有气短之憾。送给情人的一小朵玫瑰花，其真情有时可比英雄们争斗于一片江山。

“时人见此一支花，如梦相似。”

一毛端现宝王刹

智者大师说：“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色一香虽然微细，却都有中道实相的本

体。这就是楞严经说的“于一毛端现宝王刹”，那是由于事理无碍、大小相含、一多平等的缘故。

所以，智者大师的“小止观”里有“大境界”，一切“大师”都是从“小僧”做起。正法眼藏里说：

“一心一切法，一切法一心；  
心即一切法，一切法即心。”

从实相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小，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大。那是有一个心的观照，观大则大，观小即小。

如来眼中的一毛端看到宝王刹，甚至每一毛孔都现出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如来眼中的娑婆世界，也只不过是半个庵摩罗果呀！

锋利不动

别怕！别怕！业障虽大，自其变者而观之，不过是尘尘刹刹；精进！精进！善根虽小，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光影灼灼。

德山宣鉴禅师说：“一毛吞海，海性无亏；纤芥投锋，锋利不动。”

在这广大的菩提之路，我们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上前去。

每一年都会有小米丰收。

我们也会常常唱起小米丰收的歌呀！

那首歌或者没有歌词，或者含泪吟咏，但其中有至诚的祈祷、感恩、欢愉与歌颂，循环往复。

一遍又一遍。

## 夏日小春

澳热的夏日

其实也很好

每一朵紫茉莉开放时  
都有夏天夕阳的芳香

## 山樱桃

夏日虽然闷热,在温差较大的南台湾,凉爽的早晨、有风的黄昏、宁静的深夜,感觉就像是小小的春天。

清晨的时候 沿山径散步,看到经过一夜清凉的睡眠,又被露珠做了晨浴的各种小花都醒过来微笑,感觉到那很像自己清晨无忧恼的心情。偶尔看见变种的野茉莉和山牵牛花开出几株彩色的花,竟仿佛自己的胸腔 被写满诗句,随呼吸在草地上落了一地。

黄昏时分,我常带孩子去摘果子,在古山顶有一种叫做“山樱桃”的树,春天开满花,夏日结满红艳的果子,大小与颜色都与樱桃一般,滋味 如蜜还胜过樱桃。

这些山樱桃在山顶从日据时代就有了,我们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甚至从没有台

语，从小，我们都叫它莎古蓝波（Sa Ku Lan Bo），是我从小最爱吃的野果子，它在甜蜜中还有微微的芳香，相信是做果酱极好的材料，虽然盛产时的山樱桃，每隔三天就可以采到一篮，但我从未做过果酱，因为“生吃都不够，哪有可以晒干的”。

当我在黄昏对几个孩子说：“我们去采莎古蓝波”的时候，大家都立刻感受着一种欢愉的情绪，好像莎古蓝波这个字的节奏有什么魔法一样。

我们边游戏边采食山樱桃，吃到都不想吃的時候，就把新采的山樱桃放在胭脂树或姑婆芋的叶子里包回家，打开来请妈妈吃，她看到绿叶里有嫩黄、粉红、橙红·艳红的山樱桃果子，欢喜地说：“真是美得不知道怎么来吃呢。”

她总是浅尝几粒，就拿去冰镇。

夜里天气凉下来了，我们全家人就吃着冰镇的山樱桃，每一口都十分甜蜜，电视里还在演《戏说乾隆》，哥哥的小孩突然开口：“就是皇帝也吃不到这么好的莎古蓝波呀。”

大家都笑了，我想，很单纯，也可以有很深刻的幸福。

## 青莲雾

很单纯，也可以有很深刻的幸福，当我们去采青莲雾的小路上，想到童年吃青莲雾的滋味，我就有这样的心情。

青莲雾种在小镇中学的围墙旁边，这莲雾的品种相信已经快灭绝了，当我听说中学附近有青莲雾没人要吃，落了满地的时候，就兴冲冲带三个孩子，穿过蕉园小径到中学去。

果然，整个围墙外面落了满地的青莲雾，莲雾树种在校园内，校门因为暑假被锁住了。

我们敲半天门，一个老工友来开门，问我们：“来干什么？”

我说：“我们想来采青莲雾，不知道可不可以？”

他露出一种兴奋的、难以置信的表情打量我们，然后开怀地笑说：“行呀。行呀。”

他告诉我，这一整排青莲雾，因为滋味酸涩，连初中生都没有一点采摘的兴趣，他说：“回去，用一点盐、一点糖腌渍起来，是很好吃的。”

，我们爬上莲雾树，老校工在树下比我们兴奋，一直说：“这边比较多。”“那里有几个好大。”看他兴奋的样子，我想大概有好多年，没有人来采这些莲雾了。

采了大约二十斤的莲雾，回家还是黄昏，沿路咀嚼青莲雾，虽然酸涩，却有很强烈的莲雾特有的香气，想起我读小学时曾为了采青莲雾，从两层楼高的树上跌下来，那时觉得青莲雾又甜又香，真是好吃。

经过三十年的改良，我们吃的莲雾，从青莲雾到红莲雾，再到黑珍珠，甜度不高的青莲雾就被淘汰了。

为什么我也觉得青莲雾没有以前的好吃呢？原因可能是嘴刁了，水果不断改良的结果，使我们的野心欲望增强，不能习惯原始的水果（土生的芭乐、芒果、杨桃、桃李不都是相同的命运吗？）另一个原因是在记忆河流的彼端，经过美化，连从前的酸莲雾也变甜了。

家里的人也都不喜吃青莲雾，我想了一个方法，把它放在果汁机打成莲雾汁，加很多很多糖，直到酸涩完全隐没为止。

青莲雾汁是翠玉的颇色，我也是第一次喝到，加糖、冰镇，在汗流浹背的夏日，喝到的人都说：“真好喝呀，再来一杯。”

夜里，我站在屋檐下乘凉，想到童年、青少年时代，其实有许多事都像青莲雾一样的酸涩，只是面目逐渐模糊，像被打成果汁，因为不断地加糖，那酸涩隐去，然后我们喝的时刻就自言自语地说：“真好喝呀，再来一杯。”

只是偶尔思及心灵深处那最创痛的部分，有如被人以刀刺入内心，疤痕鲜明如昔，心痛也那么清晰，“或者，可能，我加的糖还不够多吧。下次再多加一匙，看看怎么样？”，我这样想。

回忆虽然可以加糖，感受的颜色却不改变，记忆的实相也不会翻转。

就像涉水过河的人，在到达彼岸的时候，此岸的经验与河面的汹涌仍然是历历在心头。



## 野木瓜

姊姊每天回家的时候，都会顺手带几个木瓜来。

原因是她住处附近正好有亲戚的木瓜田，大部分已经熟透在树上，落了满地，她路过时觉得可惜，每次总是摘几个。

“为什么他们都不肯摘呢？”我问。

“因为连请人采收都不够工钱，只好让它烂掉了。”

“木瓜不是一斤二十五块吗？台北有时卖到三十块。”我说。

在一旁的哥哥说：“那是卖到台北的价钱，在产地卖给收购的人，一斤三五块就不错了。”哥哥在乡下职校教书，白天教的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夜里教的是农民，对农业有很独到的了解。

“正好今天我的一位同事问我：‘你认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什么人？’我毫不考

虑地说：‘是农人。’”

“农人为什么最可怜呢？”哥哥继续发表高见，“因为农作物最好的时候，他们赚的不过是多一两块，农作物最差的时候，却凄惨落魄，有时不但赚不到一毛钱，还会赔得倾家荡产。农会呢？大卖小卖的商人呢？好的时候赚死了，坏的时候双脚缩起来，一毛钱也赔不到。”

问哥哥“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什么人？”的那位先生正好是老师兼农民，今年种三甲地的芒果，采收以后结算一共赚了三千元，一甲地才赚一千，他为此而到处诉苦。

哥哥说：“一甲地赚一千已经不错，在台湾做农民如果不赔钱，就应该谢天谢地拜祖先了呀。”

不采摘的木瓜很快就会腐烂，多么可惜。也是黄昏时分，我带孩子去采木瓜，想把最熟的做木瓜牛奶，正好熟的切片，青木瓜拿来泡茶。

采木瓜给我带来心情的矛盾，当青菜水果很便宜，多到没人要的时候，我们虽然用很少的钱可以买很多，往往这时候，也表示我们的农民处在生活黑暗的深渊，使生

长在农家的我，忍不住有一种悲情。

正这样想着，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你觉不觉得住在旗山很好？”

“怎么说？”

“因为像木瓜、芒果、莲雾、山樱桃都是免费的呀。”孩子的这句话有如撞钟，使我的心嗡嗡作响。

夜里，把青木瓜头切开，去籽，塞进上好的冻顶乌龙茶，冲了茶，倒出来，乌龙茶中有木瓜的甜味与芳香，这是在乡下新学会的泡茶法，听说可以治百病，百病不知能不能治，但今天黄昏时的热恼倒是治好了。

生命中虽有许多苦难，我们也要学会好好活在眼前，止息热恼的心，不做无谓的心灵投射，喝木瓜茶，我觉得茶也很好，木瓜也很好。

燠热的夏日其实也很好，每一朵紫茉莉开放时，都有夏天夕阳的芳香。

## 无怨的风

大概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我一直很喜欢读台湾的农民历。虽然农民历的印刷向来十分粗糙，但我只要看到那黄色的封面，心中就会流过一股温暖的感觉。

从有记忆开始，老家祖厅的墙上就挂着一本农民历。由于经常使用的关系，它的书页都已翘起，还沾着一些手渍与油污。在农民历上方的墙是曾祖父曾祖母的画像以及祖父母的遗照，对面则贴着家族成员的重要相片，还有小孩子在学校得到的奖状，密密麻麻的。正中央的供桌则供奉着观音菩萨、妈祖娘娘和祖宗牌位。

我常觉得农民历和那些摆在祖厅的事物都有密切关系，它的重要性也可以等量齐观，是农人重要传统的一部分，否则怎么会摆在祖厅那么重要的位置呢？

旧时的农民看农民历有着不可轻忽的实用价值。就以五月来说吧，五月的节气叫做“小满”，日出是在清晨五点七分，日落是在十八点三十四分，这时候“太阳过黄经六十度，春天种的稻谷行将结实”。如果是台北的农民，是种植胡瓜、茄子、菜豆、甘薯、大葱的好时间；南部的农民，则可以种植小萝卜、莖菜、越瓜、大豆、小白菜。若是住在安平渔民，出海可捕到虱目鱼苗；在东港，则可以捕到龙虾和沙鱼。

这些看来简单的记述，实际上是不简单的。它是经过千百年无数农民实验的结果，它的真实性也不容轻易怀疑。像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农民，他们种作的时机全是参考农民历，绝不擅做主张。光复以后，常有农会的人到家里游说，有的希望农民种新作物，有的要改变耕作方法。我记得父亲常回答说：“要翻过历书才算。”

农民历当然不只记载种作的事，它还有“每日主事”，记载当天最重要的事，例如“上弦四时十八分”或“蚯蚓出”、“华陀神医诞辰”等等。还有“每日宜忌”，记载了大自纳采、嫁娶、入宅、安葬、造船、开市，小至裁衣、求医、挂匾、会亲友、扫舍宇种种行事。

从前的农民大小事都很细心谨慎，深怕犯冲，所以大小事情都会参阅黄历。另一个原因是敬畏天地，但要事事求教于风水仙又不可能，参看黄历是最便利的。

我童年时就对农民历深信不疑，甚至有一些被现代人看做迷信的东西，我也觉得颇有道理，譬如农民历最后一页常有“鹅肉配蛤蜊会中毒”，需用“绿豆沙来解”的图形，或者某月某日生肖属蛇的会犯冲，不宜远游诸类的说法。

长大一些以后，离家在外，我每年都会买一本农民历来放着以备 不时之需。有时深夜读之，便会惦念起父亲以及农田的情景，慢慢体会出农民历除了实用的记述，也有非常美丽的东西。像二十四个节气，每一个节气的语言都是美的：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些简单看似无情的语言，却蕴含了天地造化生育、繁茂、成熟、凋零的至情。

就以今年一九九〇年来说，是岁在庚午。庚午在黄历的开卷诗是：

午支是岁适逢庚，九穗难期在一茎；

楚北河傍留履迹，荆阳陆上有船行。

早禾既属车非满，晚稻还忧稟未盈；

值此饥寒人在世，总宜安分勿伤情。

意思是这虽不是一个很好的后，如果能安分不要伤害万物，还是可以安然度过。每年黄历的开卷诗都不一样，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年或坏年能守情守分的人，必能稳

步前进农民历以六十年为一甲子。每年对某些人固然不好，从大的角度看总有较好的时机。若以人的平均寿命六十岁来看，宇宙时空的轮替正好一圈，是真正的公平，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之意。体会到这一点，当我们遭逢不顺畅的年冬，可以真正的无怨。

农民历记载事物看来平凡，却非常文学而宜于联想，像“雁北乡”、“雉始难”、“鱼上水”、“蚯蚓出”、“鸿雁来”、“征鸟厉疾”、“鹰化为鸠”、“蛰虫始振”是记载动物活动的情形；像“水泽坚腹”、“东风解冻”、“草木萌动”、“雷乃发声”、“始电”、“虹始见”、“大雨时行”、“水始冰”、“天地始肃”、“天气上腾地气下降”是记载大自然的变化；像“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禾乃登”、“菊有黄花”、“草木黄落”、“腐草化为萤”是记载植物的生长与变化。我常常想，要以如此简短精确的文字描述宇宙的情事，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见我们的祖先不但观察力敏锐，描述的敏感也是令人惊叹的。

有时候，农民历也有一些养生的记载，像我手中的农民历就有一篇《食疗歌》，

也是先民的经验之谈。它说

生梨食后化痰好，苹果消食营养高；  
木耳抗癌素中荤，黄瓜减肥有成效。  
紫茄祛风通脉络，莲藕除烦解酒妙；  
海带含碘消淤结，香菇存酶肿瘤消。  
胡椒驱寒兼除温，葱辣姜汤治感冒；  
大蒜抑制肠胃炎，菜花常吃癌症少。  
鱼虾猪蹄补乳汁，猪牛羊肝明日好；  
盐醋消毒能消炎，韭菜补肾暖膝腰。  
花生降醇亦营卫，冬瓜消肿又利尿；  
柑桔消食化痰液，仰光菌猕猴桃。  
香蕉含钾解胃火，禽蛋益智要记牢；  
萝卜化痰消胀气，芹菜能降血压高；



生津安神数乌梅，润肺乌发食核桃；  
番茄补血驻容颜，健胃补脾吃红枣；  
白菜利尿排毒素，蘑菇抑制癌细胞。

仔细读这《食疗歌》，使我们了解老一辈人营养观念是这样来的。其中有许多科学的新观念，显然是近代人添加的。可见农民历不是完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固定的，它可以变化、添加、发展，成为生活的手册——对了，农民历正是我们前人的“生活笔记”。

农民历中占有很大部分的风水、命理、干支、五行，许多现代人都目为迷信的东西，虽有很深的道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是由于万物有序，人却是各不相同。这种不同使得四时行焉，仍有相对的可变之道。我在读农民历时就想到一个关犹太人的笑话。

有五个犹太人上了天堂，在争辩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西。  
第一个犹太人摩西指着头说：“理性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犹太人耶稣指着脚说：“爱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犹太人马克思指着胃说：“食物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个犹太人弗洛伊德则说：“性才是最重要的。”

第五个犹太人爱因斯坦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因为世间一切都是相对的。”

农民历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岁月中曾给农业社会的人提出生活的规范和指标。比较遗憾的是，它的步幅似乎不能相对地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我就常希望，现代的农业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乃至风水先生能重视这项遗产，保留珍贵部分，重新编写一份属于现代人的“生活手册”，让农民挂在壁间的黄历有新的面貌。

我对农民历关于风水命理的部分持保留的态度，那是因为我相信禅师说的：“日日 是日”。心里要是无怨，不管世间的八风怎么吹，我们都能听见风中美好的消息。心里 要是 有怨，再清凉的风里面都有寒蝉的悲声。

有一次，我和师父忏云上人在一起，听一位风水先生说起师父在美国的庙风水很好，不过有些小地方还可以改得更好，讲了半天，师父说：“地理不如天理，天理不如

人心。”一时之间，满座芬芳，走出户外，感觉到万里外吹来的寒风都是宜人的。

农民历关于风水宜忌、命理冲煞的那一部分，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呀。

## 竖琴与法国号

我喜欢竖琴和法国号的音乐，说来奇特，是先爱上它的样子。

二十几年前的乡下没有什么音乐环境，乡下人知道的音乐大概不离歌仔戏、南北管，或者是一些国台语的老歌，最前进的人也只知道钢琴和小提琴。

我也蛮喜欢钢琴和小提琴音乐，却不喜欢演奏时的样子。拉小提琴的人总是歪着脖子，感觉上不是很轻松自由；弹钢琴的人则是面前一具粗大笨重的大木箱，线条与造型不是很有美感的。

读小学的时候，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少女弹竖琴，琴旁置满了纯白的马蹄兰，那个画面令我为之着迷，那时候也没有听清楚竖琴的声音，但仿佛觉得“演奏音乐就应该像那个样子”，轻柔、舒坦，有一种灵性之美。以后，每看到有竖

琴的唱片，就存钱买一张来听，才发现竖琴的声音单纯素朴，好像春天时开放的野百合花，颜色、形状高雅，香气轻淡芬芳。

后来又发现，凡是演奏竖琴的少女都有一种特别的气质，美，以及不凡，给人一种“人琴合一”的觉受。

喜欢法国号则是一个特别的机缘。我读初一时，有一个堂哥是高中的乐队，是吹奏小喇叭的。他每天在阳台上练习，常吹得脸红脖子粗、青筋暴露。当他吹小喇叭时，家里的人总是落荒而逃，只有我每天做忠实的听众，看一个乡下青年借小喇叭吹出他的叛逆心声。

有一天，堂哥不知从何处买来一把法国号，那卷曲的圆形有一点像园子里的蜗牛。堂哥把法国号倒盖在桌上，每天拿出来一再擦拭，感觉就像是虔诚地供养着某种圣物。他拿起法国号时，眼中充溢的光芒与神采，至今回想起来都令我动容。

堂哥仍然在阳台上吹奏小喇叭，吹完了，他就练习法国号。法国号的声音比小喇叭温柔多了，有着一一种和平浪漫的气质，像是草原中呼呼抚过的风声，或是山谷中突

然升起的一朵白云，真是美极了。

我听的法国号唱片都是堂哥买的，有时在静夜里，我们一起听法国号，心情都会为之迷荡，然后相对地谈论着日后要一起到台北去闯一番天下，赚到钱则买很多很多最好的唱片来听。

堂哥后来并没有到台北来，留在乡下做消防队员。有一次回到乡下，他的法国号还在，但他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吹过了。”我看那支仍擦得晶亮，被保存完好的法国号挂在壁上，知道堂哥的梦想已经被现实生活所深埋了。

竖琴，可以说充满了女性的妩媚；法国号，则象征了男人的温柔。都是我心中最美丽的乐器，而由乐器的形状竟爱上了那特别的音乐，想起来，人生的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形状与本质之间也有着超越思维的关联呀！

对于音乐我向来都有着一种神秘的、关于创造力的向往，几乎是可以全盘接受的，像意大利的歌剧、希腊的四弦琴、印度的西塔琴、中国的南胡、欧洲的排箫、乃至乡下的唱大戏、非洲的鼓乐都有令人动容之处。摇滚乐、流行歌、乡村歌谣、黑人灵歌

也是这样的。

但是说来说去，最喜欢的还是竖琴与法国号，每次在生命的欢喜与悲情中，在悲欣交集之际，听起来，就感觉到应该珍惜人生，因为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整个感觉、整个心情都融入音乐，实在是一种幸福，而那样幸福的时刻并不太多呀！

## 失恋之必要

为了爱

失恋是必要的

为了光明

黑暗是必要的

这些年来，我时常思考到爱与恨的问题，因此收到你的来信感到特别心惊，你说到连续谈了三场恋爱，被三个不同的男人抛弃，感受到每一次谈恋爱的感觉愈来愈淡薄，每一次被抛弃则愈来愈恨。

第一次失恋，你的感受是：真恨！真想报复他！

第二次，你更进一步谈到：我一定要想办法报复！

第三次的时候，你的心喷出这样的火焰：我要杀死他！

读了你的信，使我在夜暗的庭院中再三徘徊，抬头看着远天的星星，月光如洗，呀！这世界原是这样的美好，为什么人的心中要充满恨意呢？由于怀恨，我们的心眼昏眠，就看不见世间一切的好，自然也看不到自己在这里面的角色了。

我们时常谈到爱恨，但很少人去深思爱恨的问题，我现在用佛经的观点来看看爱恨，在南传的法句经里，把爱分成四个转变，也就是四个层次：

亲爱——对他人的友情。

欲乐——对某一特定对象的爱情。

爱欲——建立于性关系的情爱。

渴爱——因过分执著以至于痴病的爱情。

这四个层次逐渐加深，也就逐渐产生了苦恼，因此经上说了一首偈：

从爱生忧患，从爱生怖畏；

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

苦恼生出恐惧，恐惧生出悲哀，悲哀再转为嗔恨，其实如果往前追溯，爱与恨是同一根源，好像手心与手背一样，所以佛陀说：“爱可生爱，亦可生憎；憎能生憎，亦能生爱。”

什么是恨呢？经典里把忿恨连在一起，说它们是五种障道的力量，也是十种小随烦恼的两种：忿，恨之意，对有情、非情产生愤怒之心。恨，于忿所缘之事，数数寻思，结怨不舍。五种障道之力是欺、怠、嗔、恨、怨，欺能障信，怠能障进，嗔能障念，恨能障定，怨能障慧。

那么，像忿、恨、恼、嫉、害则是以嗔为体，嗔与贪、痴合称为“三毒”，贪与痴加起来产生嗔，所以嗔是心的最大障碍，在《大智度论》里说：“嗔恚其咎最深，三毒



之中，无重此者；九十八使中，此为最坚；诸心病中，第一难治。”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爱欲与嗔恨的本质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些有趣的问题，一是爱虽然会转为恨，却不一定会转为恨，也可以说，失恋会使一些人意志消沉、忿恨难平，却也能使另外一些人更懂得去爱，开发更广大的胸怀，不幸的，你是属于前者。二是爱恨虽能束缚我们，它只是心的感受，犹如波浪之于大海，其中并没有实体，是缘起缘灭罢了，可叹的是，大部分人不能随缘，反而缘起即住，爱的时候陷溺在爱里，恨的时候沉沦于恨中。

一般人在爱恨的时候很少有检验的精神，很少反观这情绪的变化，因此就难以革新与创发。久而久之，爱恨遂成为一种模式。

“由爱生恨”是最固定的模式，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了这种模式，我们在电视、小说、电影里学习到这种模式，在亲戚朋友身上感染这种模式，反映到真实生活里，我们在爱情失败时，随之而起的便是恨，没有一个例外，我把这种叫做“模式反应”，那有点像蚊子从我们眼前飞过，它不一定会伤害我们，但我们会下意识地举手去扑杀它

一样。

如果不是“模式反应”，为什么千百万人失去爱的时候都反射出恨呢？那是不是人性的真实呢？我有一个朋友说过，欧洲人与美国人失恋，所带来的恨意就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淡薄得多，大部分西方人在失恋中、离婚之后都能与从前的伴侣做朋友，那是他们的模式反应没有像我们一样。

为什么我要和大部分人一样，失恋就憎恨呢？可不可以做一个卓然的人，失恋也不恨呢？

失恋的恨，那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失恋是坏事，二是我们沉沦于过去的觉受。

我曾经在笔记上写了两句话：“为了爱，失恋是必要的；为了光明，黑暗是必要的。”

那就好像，如果我们不饥饿，就无法真正享受食物；如果我们不生病，就不知道健康的可贵；如果我们不年老，青春对我们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要种莲花，没有烂

泥巴是不行的……

失恋不是坏事，春天过了就是夏天，秋天过了就是冬天，这是必然的过程，我们热爱春秋，但并不能阻挡火热与寒冷的来临，我们热爱莲花、玫瑰、金盏花、紫丁香，但我们不能使它不凋零。

我们不喜欢凋零，然而，凋零是一种必然。

过去不能让它过去，未来不愿等待未来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其实，再怎么好的恋爱，每天都是不同的，我们甚至无法维持对一个人的爱，从早上到晚上都保有同一品质。也就是说，再好的爱都会失去，会成为过去式。

我们之所以为失恋烦恼，是因为我们不愿面对此刻、融入此刻，老是沉湎于过去。可叹的是沉湎于过去的人会失去生的乐趣、失去发现的乐趣、失去创造的可能、失去爱的能力。如果我们愿意走出来，就会发现就在此刻、就在门外，就有许多值得爱的人、许多值得爱的事物。

当然，不只是许多人值得爱，也有许多人等着爱我，只是我关在过去的枷锁里，

他们没有机会来爱我吧！我要得到更好、更珍贵的、更真实的爱，首先是使我的心得到自由。

看你满腹烦恼、满脸忿恨、满脑子报复之思，就是有这世界上最好的对象，也会被你错过了呀！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每天清晨起来中，把昨天的爱恨全部放下，从零出发，对着镜子好好展现一个最美的笑吧！然后梳妆打扮（从心里的庄严开始），把自己最好的、最有魅力的那一面提起来，挺胸抬头走出门外，那才是今天的你、此刻的你，既然你认为自己是善良而美丽的，为什么不把善良和美丽表现出来呢？

如果是我，使我动心的异性，是那些有生机、有活力，能微笑走在风里的人，而不是怀忧丧志，满腹忿恨的人呀！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空话，而是我自己的体验，是我的开发与创造，说来你也许难以相信，我很感激那些从前抛弃过我的人，如果没有她们，就不会造就今天的我呀！

那些没有经过监狱的悲惨的人，不会懂得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值得欢喜与感恩，你

现在知道心灵监狱的悲惨，一旦你走了出来，就可以知道生命确是值得欢舞和庆祝的。

不是哭了，不要恨了，当你停止哭泣与怀恨的那一刻，我在你的脸上看到春天的光辉，那时，你是多么美，像一朵金盏花在清晨的阳光下温柔地开放。

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我真的看见了你转化恨意之后，脸上流转的光辉。

##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土能浊河

而不能浊海

风能拨木

而不能拨山

做生意的朋友来看我，谈到内心里的许多挣扎，说有时候为了生意，不免要去应酬、喝酒，有时还要对别人设计、扯谎，其实自己的内心里向往着规规矩矩的做生意，

过单纯的生活，但这样的希望是很不可得的。

他的结论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是！”

朋友走了以后，我想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只是做生意的人，也是一般人去做那些不随己意的事时，最常用的借口，江湖，真的那么可怕吗？什么是江湖呢？

“江湖”的用语，最早是出自庄子大宗师里“不如相望于江湖”，指的是三江（荆江、松江、浙江）五湖（洞庭湖、太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后来成为佛教里的常用语，把云游四海的云水僧人称为“江湖人”。

那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江西有马祖道一禅师，湖南有石头希迁禅师，两位禅师的德声享誉四方，同时大树法幢，当时各地的神僧，如果不是到江西去参马祖，就是到湖南去参石头，由于古代的交通不便，光是走到江西、湖南就要一年半载，他们沿路挂单参访，称为“走江湖”。走在江湖上的行者别称为“江湖人”、“江湖僧”、“江湖众”。

江湖还有别的意思，像禅士如果散居于名山大刹之外，居于江畔湖边自己参究的，也称为“江湖人”。

或者，一般隐士之居，也可以叫“江湖”，如汉书之“甚得江湖间民心”，范仲淹岳阳楼记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因此，在早期，“江湖”是很好的字眼，它象征着一种自由追求真理的态度；“江湖人”也是很好的字眼，是指那些可以放下一切，去探究生命真相的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民间，“江湖”成为一般通俗的称呼，浪迹于四方谋生活的人，称为“走江湖”或“跑江湖”；阅历丰富的人称为“老江湖”，而以术敛财的人叫“江湖郎中”。这些都还是好的，江湖只是名词而已，到了现在，“江湖”成为“染缸”的同义词，政客在国会打架、骂三字经，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商人出卖灵魂，重利轻义，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黑社会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们的江湖到底是什么样的江湖呢？

人处世间，江湖风险，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在同一个江湖里，有人自清自爱，有人随浊随堕，完全是看个人的选择，“身不由己”只是一个借口罢了！我想起《韩非子》里说：“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如果心里有清白的向往，而还继续混浊，当然会有矛盾、冲突与挣扎了。

在我们幼年时代，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在庭前摆水缸，接雨水备用，接来的水要先放一两天澄清，等泥尘沉淀才可使用。有时候孩子顽皮，以手去搅水缸，只要两三下，水就不能用了，要再澄清两天才可用。

因此，我们很少的时候就知道绝对不要去搅水缸，因为“要使水澄清很难，要一两天；要使水混浊很容易，只要搅一两下。”

身在江湖的人也是一样的，古代的禅师主了发觉内在的澄明的泉源，不惜在江湖畔，苦苦寻索，是看清了“江湖寥落，尔将安归？”的困局；现代的人则随着欲望之江陷溺于迷茫之湖，向外永无休止的需索，然后用“身不由己”来做借口。

即使我们真是身在江湖，也要了解江湖真实的意涵，“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



叶落时”，江湖实不可畏，怕的是自己一直把手放在水缸里翻搅。

如果马祖与石头还在，我也真想去走江湖，但是如今最好是安住于自己的心，来让那心水澄清，以便那一天，可以拿来饮用呀！

## 牡丹也者

温莎公爵夫人过世的那一天，正巧是故宫博物院至善园展出牡丹的第一天。

真是令人感叹的巧合，温莎公爵夫人是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的主角，而牡丹恰是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最动人的花。一百盆“花中之后”在春天的艳阳中开放，而一朵伟大的“爱情之花”却在和煦的微风中凋谢了。

我们赶着到外双溪去看牡丹，在人潮中的牡丹显得多么脆弱呀！因为人群中蒸腾的浊气竟使它们提前凋谢了，保护牡丹的冰块被放置在花盆四周，平衡了人群的热气。

好不容易拨开人群，冲到牡丹面前，许多人都会发出一声叹息：终于看到了一直向往着的牡丹花！接下来则未免怏怏：牡丹花也像是芙蓉花、大理菊一样，不过如此，

真是一见不如百闻呀！在回程的路上，不免兴起一些感慨，我们心中所存在的一些美好的想像，有时候禁不起真实的面对，这种面对碎裂了我们的美好与想像。

我不是这一次才见到牡丹的，记得两年前在日本旅行，朋友约我到东京郊外看牡丹花展，那一夜差一点令我在劳顿的旅途中也为之失眠，心里一直梦想着从唐朝以来一再点燃诗人艺术家美感经验的帝王之花的姿容。自然，我对牡丹不是那么陌生的，我曾在无数的扇面、册页、巨作中见过画家最细腻翔实的描绘，也在无数的诗歌里看到那红艳凝香的侧影，可是如今要去看活生生地开放着的牡丹花，心潮也不免为之荡漾。

在日本看到牡丹的那一刻，我可以说是失望的，那种失望并不是因为牡丹不美，牡丹还是不愧为帝王之花、花中之后的称号，有非常之美，但是距离我们心灵所期待的美丽还是不及的。而且，牡丹一直是中国人富贵与吉祥的象征，富贵与吉祥虽好，多少却带着俗气。

看完牡丹，我在日本花园的宁静池畔坐下，陷进了沉思：是我出了问题？还是牡

丹出了问题？为什么人人说美的牡丹，在我的眼中也不过是普通的花呢？

牡丹还是牡丹，唐朝在长安是如此，现代在东京也仍然如此，问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因为历史上我所喜爱的诗人、画家，透过他们的笔才使我在印象里为牡丹铸造了一幅过度美丽的图像，也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无缘见识牡丹，把自己的乡愁也加倍地放在牡丹艳红的花瓣上。

假如牡丹从来没有经过歌颂，我会怎样看牡丹呢？

假如我家的院子里，也种了几株牡丹呢？

我想，牡丹也将如我所种的菊花、玫瑰、水仙一样，只是美丽，还可以欣赏的一种花吧！

我怀着落寞的心情离开了日本的花园，在参天的松树林间感到一种看花从未有过的寂寞。

惟一使我深受震动的，是在花园的说明书里，我看到那最美的几种牡丹是中国的品种，是在唐宋以后陆续传到日本的。在春天的时候，日本到处都开着中国牡丹，反

倒是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汉人有一些终生未能与牡丹谋上一面。

花园边零售的摊位上，有贩售牡丹种子的小贩，种子以小袋包装，我的日本朋友一直鼓舞我买一些种子回台湾播种，我挑了几品中国的种子回来，却没有一粒种子在我的花盆中生芽。

这一次在故宫到善园看牡丹花展，识得牡丹的朋友却告诉我说：“这些牡丹是日本种，从日本引进种植成功的。”

“日本种不就是中国种吗？”我问。

“最原始的品种当然还是中国种，可是日本人非常重视牡丹，他们改良了品种，增加了花色，中国种比较起来就有一些逊色了。”

这倒真是始料未及的事，日本人以中国的品种为好，我们倒以日本的品种为好了。那些无知的牡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品种，只要控制了气温与环境，它就欣悦地开放。对于中国的牡丹，这一段奇异的路真是不可知的旅程呀！

日本看牡丹，台北看牡丹，有一种心情是相同的，即是牡丹虽好，有种种不同的

高贵的名字，也只是一种花而已。要说花，我们自己亲手所种植，长在普通红泥花盆里的花，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虽无掀天声价，到底是我们自己的花。

从至善园回来，我在阳台上浇花，看到自己种的一盆麒麟草，因为春光，在尾端开出一些淡红的小花，一点也不稀奇，摆在路上也不会引人驻足，但它是美，比我所看见的牡丹毫不逊色。因为在那么小的花里，有我们的心血，有我们的关怀，以及我们的爱。

温莎公爵与夫人也是如此，一宗曾使全世界的恋人为之落泪动容的爱情，从我们年幼的时候，就飘荡在我们胸腔之中，然后我们立下了这样的志向：如果我右手有江山，左手有美人，我也要放下右手的江山来拥抱左手的美人。

可是志向只是志向，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江山与美人，要是有可能也放不下，连一代枭雄拿破仑都办不到，他的境界只留在“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境界。

一般人为爱情作小小的牺牲都难以办到，何况是舍弃江山去追求爱情呢？

试想当年，风度翩翩的威尔斯王子，准备继承他父亲乔治五世的王位成为爱德华

八世，加上他容貌出众，干练而有理想，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受少女仰慕的王子，以他的风采与地位，要找一位最美丽、最杰出、最聪明的妻子，简直是易如反掌。

他应该拥有最好、最美的一朵牡丹，这也是全英国的期望。

可是他喜欢的不是牡丹。

他爱上了一个离过婚的有夫之妇——辛普森夫人。

辛普森夫人本名华丽丝，当年三十四岁，是伦敦商人艾奈斯特的太太，既不年轻也不貌美，既不富裕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身体也不健康，胃病时时发作。在一九三〇年代英国人民的眼中，辛普森夫人简直一无是处，偏偏他们的国王爱上了这个女子。

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就如同我们有一园子盛开的牡丹，请朋友来观赏，朋友在园子里绕了半天却说：花园角落那一株紫色的酢浆草开得真是美。

华丽丝就像那株紫色酢浆草，而且还不是初开的，已经是第三次开放。

后来，爱德华八世如何为了华丽丝，不惜与首相闹翻，放弃江山，是大家都知道

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纪里，一个真实动人的爱情典范。

我并不想评述这段爱情，我有兴趣的是，人人都说牡丹好，如果我们觉得牡丹的美不如朱槿花，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或者说当我们面对爱情的试炼之时，是不是能打开一切条件的外貌，去触及真实本然的面目呢？是不是能把物质的一切放在一边，做心灵真正的面对呢？

这个世界，许多的女人都拥有钻石、珠宝、貂皮大衣，但是真正觉得钻石、珠宝、貂皮大衣是美丽的女人极少，绝大部分是只知道它的价钱。

我们在钻石的光芒中找到的美不一定是纯粹的美，我们在海边无意拾获的贝壳之美才是纯粹的美。我们在标价百万元的兰花上看到的美不一定是真实的美，我们在路边无意中看见的油菜花随风翻飞才是真实的美。

爱与牡丹也是如此。

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爱不一定是纯粹与真实的美，只有还原到大卫与华丽丝，才有了纯粹与真实之美。

牡丹如果是放在花盆里用冰块冰着，供给众人瞥看一眼，不是真美；只有它还原到大地，与众花同在，从土地生发，才是真美。

我们不必欣赏爱德华与辛普森，我们只要珍惜自己拥有的小小的爱就够了，我们的爱虽平凡渺小，即使有人送我江山，也是不可更换的。爱之伟大无如我者，小小江山何足道哉！

我们也不必欣羡牡丹，我们只要宝爱自己拥有的菊花、玫瑰、蔷薇、茉莉，乃至鸡冠花、鸡屎菊也就是了。在这个大地上，繁花锦绣无不是美，我对美的见识如此壮大，小小牡丹何足道哉！

把帝王之花还给帝王。

把花中之后还给皇后。

我只把最真实、最纯朴、最能与我的美感或爱情相呼吸的留给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江山，我自己就是一个具足的宇宙。

## 两只眼睛



情感是我们心的眼睛。

智慧是其中一只，慈悲是另一只。

当我们过度钟情的时候，一只眼瞎了，因为钟情使我们痴。

当我们生起怀恨的时候，另一只眼瞎了，因为怀恨使我们嗔。

一个爱恨强烈的人，两眼就会处在半盲状态。

在我们从爱欲中得到菩提，有更广大的爱时；在我们连那些可恨的人都能生起无私的悲悯时；我们心的眼睛就会清明，有如晨曦中薄雾退去的湖水。

## 季节十二帖

一月

大寒

冷也冷到顶点了。

高也高到极限了。

日光下的寒林没有一丝杂质，空气里的冰冷仿佛来自故乡遥远的北国，带着一些相思，还有细微几至不可辨认的骆驼的铃声。

再给我一点绿色吧，阳光对山说。

再给我一点温暖吧，山对太阳说。

再给我一朵云，再给我一把相思吧，空气对山岚说。

我们互相依偎取暖，究竟，冷也冷到顶点，高也高到极限了。

二月

立春

春气始至，下弦月是十一日的七时一分。

“如果月光开始温柔照耀的时候，请告诉我。”地底的青虫对着荷叶上的绿蛙说。

“我忙得很呢！我还要告诉茄子、白芋、西瓜、蕹菜、肉豆、幸菜，它们发芽的时间到了。”蛙说。——

“那么谁来告诉我春天到来了呢？——”青虫说。

“你可以静听远方的雷声，或是仕女们踏青的步声呀！”蛙说。  
青虫遂伏耳静听，先听见的竟是抽芽的青草血液流动的声音。

三月

惊蛰

“雷鸣动，蛰虫皆震起而出，故名惊蛰。”

我们可以等待春天的第一声雷，到草原去，那以为是地震的蛰虫都沙沙地奔跑，互相走告：雷在春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打到地底来了。蚱蜢都笑起来，其实年年雷都震动地底，

只是蛰虫生命短暂，不知道去年的事吧！

在童年遥远的记忆中，我们喜欢春天到草原去钓蛰虫，一株草伸入洞里，蛰虫就紧紧咬住，有如咬住春天。

童年老树下的回忆，在三月里想起来，特别有春阳一般的温馨。

四月

清明

“时万物洁显而清明，时当气清景明，故名。”

这一次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

因为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

但是，别忘了出发前让心轻轻的沉静下来，用一种清明的心情去观照天空与花树的对话。

我走出去，感觉被和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五月

小满

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对于天上的雨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我们总是默默地接受了。

站在屋檐下避雨，我想着：为什么初夏的雨总没来由地下着，这时，竟有一些些美丽的心情，好像心里也被雨湿润了，痴痴地想起，某一年，是这样的五月，也是这样突然的初夏之雨，与一个心爱的人奔过落雨的大街。\_\_

冲进屋檐下的骑楼，抬头正与一个厢壁的石雕相遇，那石雕今日仍在，一起走过雨路的人，却远了。

五月的雨，总也是突然就停了。

阳光笑着，从天上跌落下来。

六月

芒种

“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曰芒种。”

坐火车飞过田野，偶尔会见到农夫正在田中插秧，点点的嫩绿在风中显得特别温柔，甚至让人忘记了那每一株都有一串汗水。

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

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

芒种，是深深把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

七月

小暑

院里的玫瑰花，从去年落了以后就没有再开。

叶子倒仍然十分青翠，枝干也非常刚强，只是在落雨的黄昏，窗子结满雾气，从雾里看出，就见到了去年那个孤寂的自己。

这一次从海岸回来，意外地看到玫瑰花结成的苞，惊喜地感觉自己又寻回年轻时那温婉的心情，这小小的花，小小的暑气，使我感觉到真实的自我。

泡一杯碧萝春，看玫瑰花在暑气里挣扎开放，突然听见在遥远海边带回来的涛声，一波又一波清洗着我心灵的岬角。

八月

## 立秋

“秋训：禾谷熟也。”

梦里醒来的时候，推窗，发现天上还洒着月光。

仿佛才刚刚睡去，怎么忽然就从梦里醒来呢？

刚刚确实是作了梦的，我努力回想梦境，所有的情节竟然都隐没了，只剩下一个古老的、优雅的、安静的回廊，回廊里有轻浅的步声，好像一声一声地从我的心头踩过。

让我再继续这个梦吧！躺下时我这样许着愿。

我果然又走进那个回廊，步声是我自己的，千回百转才走到出口，原来出口的地方满天红叶，阳光落了一地。

原来是秋天了，我在回廊里轻轻叹口气。



九月

白露

“阴气渐重，凝而为露，故名白露。”

几棵苍郁的树，被云雾和时间洗过，流露出一种沧桑的神色。我站在这山最高的地方下望，云一波波地从脚下流过，鸟声在背后传来，我好像也懂了站在这里的树的心情——站在最高的地方可以望远，但也要承担高的凄冷，还有那第一波来的白露。

候鸟大概很快就要从这里飞过，到南方的海边去了吧？

这时站在云雾封弥的山上，我闭上眼睛，就像看见南方那明媚的海岸。

十月

霜降

这一次我离开你，大概就不容易再见到你了。

暮色过后，我会有一个真正的离开，就让天空温柔的晚霞做最后见证，有一天再看见同样美的晚霞，不管在何时何地，我都会想起你来。

霜已经开始降了，风徐徐的，泪轻轻的，为了走出黑暗的悲剧，我只好悄悄离去。我走的时候，感到夜色好冷，一股凉意自我的心头刺过。

十一月

立冬

“冬者，终也。立冬之时向，万物终成，故名立冬。”

如果要认识青春，就要先认识青春有终结的时候。

为花的开放而欢喜，为花的凋落而感伤，这样，我们永远不能认识流过的时间，是一种自然的呈现。

在园子里紫丁香花开的时候，让我们喝春天的乌龙吧！

在群花散尽，木棉独自开放的冬日，让我们烘着暖炉，听韦瓦第，喝咖啡吧！

冬天是多久美，那枝头最后落下的一朵木棉，是绝美！

十二月

冬至

“吃过这碗汤圆，就长一岁了。”冬至的时候，母亲总是这样说。母亲亲手做的汤圆格外好吃，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又和着成长的传说。

吃完汤圆，我们就全家围在一起喝热茶，看腾腾热气在冷的气候中久久不散，茶是父亲泡的，他每天都喝茶。但那一天，他环顾我们说：“果然又长大一些。”

那是很多年前冬至的记忆，父亲逝世后，在冬至，我常想起他泡的茶，香味至今仍在齿颊。

## 报岁兰

花市排出了一长排的报岁兰，一小部分正在盛开，大部分是结着花苞，等待年风一吹，同时开放。

报岁兰有一种极特别的香气，那香轻轻细细的，但能在空气中流荡很久，所以在乡下有一个比较土的名字“香水兰”，因为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开，又叫做“年兰”，在乡下，“年兰”和“年柑”一样，是家家都有的。

童年时代，每到过年，我们祖宅的大厅里，总会摆几盆报岁兰和水仙，浅黄浅红的报岁兰和鲜嫩鲜白的水仙，一旦贴上红色对联，就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年景了。

乡下四合院，正厅就是祖厅，日日都要焚烧香烛，檀香的气息和报岁兰、水仙的香味混合着，就成为一种格外馨香的味道，让人沉醉。我如今想起祖厅，仿佛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鲜新如昔。

我们家的报岁兰和水仙花都是父亲亲手培植的，父亲虽是乡下平凡的农夫，但他对种植作物似乎有特殊的天生才能，只要是他想种的作物很少长不成功的。父亲在世

的时候，我们家的农田经营非常多元化，他种了稻子、甘蔗、香蕉、竹子、槟榔、椰子、莲雾、橘子、柠檬、番薯，乃至青菜。中年以后，他还开辟了一个占地达四百甲的林场，对于作物的习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种花可以赚钱，在我们家的后院开建了一个广大的花园，努力地培育两种花，一种是兰花，一种是玫瑰花。那时父亲对花卉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经常看花卉的书籍到深夜，自己研究花的配种，有一年他种出了一种“黑色玫瑰”，兴奋非常，那玫瑰虽不是纯黑色，但它如深紫色的绒布，接近于黑的程度。

对于兰花，他的心得更多。我们家种兰花的竹架占地两百多坪，一盆盆兰花吊在竹架上，父亲每天下田前和下田以后都待在他的兰花园里。田地收成后的余暇，他就带着一把小铲子独自到深山去，找寻那些野生的兰花，偶有收获，总是欢喜若狂。

在爱花种花方面，我们兄弟都深受父亲的影响，是由于幼年就开始常随父亲在花园中整理花圃的缘故。但是在记忆里，父亲从未因种花而得到什么利润，倒是把兰花

的幼根时常送给朋友，或者用野生兰花和朋友交换品种，我们家的报岁兰就是朋友和他交换得来的。

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兰花有三种，一是报岁兰、一是素心兰、一是羊角兰。他种了不少名贵的花，为何独爱这三种兰花呢？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很多兰花很鲜艳很美，可是看久了就俗气；有一些兰花是因为少而名贵，其实没有什么特色；像报岁、素心、羊角虽然颜色单纯，算是普通的兰花，可是它朴素，带一点喜气，是兰花里面最亲切的。”

父亲的意思仿佛说：朴素、喜乐、亲切是人生里最可贵的特质。这些特质也是他在人生里经常表现出来的特色。

我对报岁兰的喜爱就是那时种下的。

父亲种花的动机原是为增加收入，后来却成为他最重要的消遣。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茶、种花、养狗，这三种嗜好一直维持到晚年，他住院的前几天还是照常去公园喝老人茶，到花圃去巡视。

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新家，新家是在热闹的街上，既没有前庭，也没有后院，父亲却在四楼顶楼搭了竹架，继续种花。我最记得搬家的那几天，父亲不让工人动他的花，他亲自把花放在两轮板车上，一趟一趟拉到新家，因为他担心工人一个不小心，会把他钟爱的花折坏了。

搬家以后，父亲的生活步调并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骑他的老爷脚踏车到田里去，每天晨昏则在屋顶平台上整理他的花圃，虽然阳台缺少地气，父亲的花卉还是种得非常的美，尤其是报岁兰，一年一年的开。

报岁兰要开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学校里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小就在外求学，只是寒暑假才有时间回乡陪伴父亲，报岁兰要开的那一段日子，我几乎早晚都要陪父亲整理花园，有时父子忙了半天也没有说什么话，父亲会突然冒出一句：“唉！报岁兰又要开了，时间真是快呀！”父亲是生性乐观的人，他极少在谈话里用感叹号，所以我每听到这里就感慨极深，好像触动了时间的某一个枢纽，使人对成长感到一种警觉。

报岁兰真是准时的一种花，好像不过年它就不开，而它一开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

新年过不久，报岁兰又在时间中凋落，这样的花，它的生命好像只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就是告诉你：“年到了，时间真是快呀！”从人的一生中，无常还不是那么迫人的，可是像报岁兰，一年的开放就是一个鲜明的无常，虽然它带着朴素的颜色、喜乐的气息、亲切的花香同时来到，在过完新年的时候，还是掩不住它的惆怅，就像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从我的心里映现出来，我在远地想起他的时候，这种映现一如他生前的样子，可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知道，我忆念的父亲容颜虽然相同，其实忆念的本身已经不同了，就如同老的报岁兰凋谢，新的开起，样子、香味、颜色没什么不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年。

偶尔路过花市，看到报岁兰，想到父亲种植的报岁兰，今年那些兰花一样的开，还是要摆在贴了红色春联的祖厅。惟一不同的是祖厅的神案上多了父亲的牌位，墙上多了父亲的遗照，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父亲。这样想时，报岁兰的颜色与香味中带着一种悲切的气息：唉！报岁兰又开了，时间真是快呀！



# 《星月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自由人

在微细的爱里

云在天，水在瓶

云散

行走水上的人

天马的故乡

十斛芝麻树上摊

射鹿

人生丛林

平常心不足道

洪炉一点雪

百年与十分钟

求 好

流浪水

飞越冰山

月到天心

南国

飞翔的木棉子

心 的 影 子

转 动

不封冻的井

世 缘

猫头鹰人

看着世间的眼睛

戴勋章逛街的人

小

幸福终结者

素 质

生命的化妆

养水母的秋天

## 自由人

日本近代的禅学大师山田灵林，把世界上的人都归为三种类型；第一型是纯朴未开，不受任何知识上的苦恼，像猪一样能和平生活的人，叫做“自然人”。

第二型是头脑明晰，知能发达，却反而受尽“知”的烦恼，导致神经过敏，始终无法与他人相处，过着并不愉快的生活的人，叫做“知识人”。

第三型是超越了“知”的苦恼和“情意”的苦恼，能任运无碍过活的人，叫做“自由人”。

为了说明这三种人的不同，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

某家五人居室的前廊上，一双拖鞋没有排好且翻过来了，这家的下女虽好几次出入主人的房间，办好了主人的几件差遣，她对翻过来的拖鞋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她正如在深山里纯朴未开的少女，她只把每次被吩咐的事在能力范围内办好了，其余的一概不管，所以她每天十分快乐，能吃就吃，能睡就睡，除了衣食住行，对人间的一切事物与知识都不管，没有任何心事。——这就是“自然人”的典型。

这家的少奶奶拿信件要进屋时，看见了翻过来的拖鞋，但因男主人吩咐要处理一件紧急事务，来不及翻那双拖鞋。一会儿她端红茶要进屋，又看见那双拖鞋，心想一边拿饮料一边翻拖鞋有碍卫生，还是没有改正它。要离开房间时，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啼哭而跑向婴儿室，这一次根本没有想到拖鞋的事。就这样，她一整天都挂虑那双拖鞋，导致在房间、在厨房、在婴儿室时都不能平静，不能专心，而苦恼万分。少奶奶出身名门闺秀，读过大学，因此她想把学来的知识全部应用在实际生活上，却往往不能照自己的期望，反而带来日日夜夜的焦急不安，最后变得神经质，甚至连看到猫儿换个位置晒太阳，也会使她不安而烦恼——这就是“知识人”的典型。

这家的老太太，有事找她的儿子，她看到翻过来的拖鞋，马上随手翻正，然后欣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老太太是很沉着的人，她善于发现事件的问题，而一发现问题，马上很轻易地处理好，如果是件不能处理的事，她马上把它忘掉，因此她的心境一直平静而稳定。——这就是“自由人”的典型。

山田灵林的譬喻很值得我们深入地思索，拖鞋可以说是烦恼的一种象征，这一家

的女佣可以说是从来不知烦恼为何物地生活着，就如同这世界上许多神经粗糙的人，不是他们非常快乐，而他们既见不到烦恼，同时也不能知道精神的愉悦是什么，他们没有思考、没有反省、没有觉悟、没有方向与追求，只是像动物一样的过日子。

少奶奶虽然知识丰富，却反而为知识而受苦，被种种知识扯来扯去，忽左忽右，像漩涡一样旋转，于是陷入一种紧张而焦躁的状态，生活充满无谓的苦恼。这说明了要追求心灵的和平与究竟的宁静，知识是无能为力的，无论用任何知识，都不能凭着知识得到安身立命，因此以安身立命为目标的人，知识实在没有价值，有时反而带来烦恼。

但是我们不应反对知识，而是要把知识收集整理，利用生活经验来驾驭，到能无碍的时候，心地自然平直像前面的老太太一样。不过如果要靠外在经验的累积，达到心性的自由，等他成为自由人时，已经消耗了大部分的生命。

佛教禅宗所追求的也是“自由人”的世界，所循的是内面的方法，就是靠宗教的精进来达到心性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心，与究竟的立命。

但是，禅的“自由人”与老太太的“自由人”还是有差别，老太太的自由是一种动作，是因外（如拖鞋）的对待而来，禅师的自由却是绝对的，自我的，没有对象的。

在佛教里，把凡夫的世界称为“相对界”，意即这个世界是用对立思考来想事情的处所。爱与恨、清与浊、男与女、美与丑、善与恶、春与冬、山与川、相聚与离别、生长与凋零，无一不是对立。因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用对立就无法思考和判断事物了。由于这些对立，我们的世界才不断地变化与作用，不断尝受葛藤斗争之苦，我们就在对立的影子，以及影子所形成的影子中生活。

禅的境界，乃至佛教一切法门的境界，都是在超越对立的境况，进入绝对的真实，这绝对的真实就是使自己的心性进入光明的、和谐的、圆融的、无分别的世界。由于超越对立，进入绝对，使修行的人可以无执、任运、无碍自在、本来无一物，甚至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超越的绝对世界，并不表示自由人在外表上与凡人有何不同，他也有生死败坏，像我们看到罗汉的绘像与雕刻，通常不是那么完美的，他们也有丑怪的，也有痴肥的，

也有扭曲的，但是他们却处在一种喜乐和谐的景况。最重要的是，他们仍有强旺的生命力，有着广大的关怀与同情，不因为心性的自由，而失去了对理想生命的追求。

日本盛冈市名须川町的报恩寺，有一个罗汉堂，罗汉堂里的五百罗汉刻于一七三一年左右。相传凡是想念过世亲属的信徒，只要顺着五百罗汉拜下去，一定会在其中找到一尊和亲人的长相容貌一模一样的罗汉，因此数百年来，报恩寺的香火鼎盛。

这故事告诉我们，罗汉的外貌也只是一个平常人罢了。

中国禅宗公案里，曾有一个极著名的公案，说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供养一位禅的修行者，盖了一个庵给他修行，并且供养三餐达二十年之久，时常派年轻美丽的少女为他送饭，二十年后有一天，她叫派去的少女送饭的时候坐在修行者的怀中，并且问他：“正与么时如何？”（我坐在你腿上，你感觉怎么样？）修行者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少女回来后就这两句诗告诉老太婆，老太婆很生气地说：“我二十年只供养个俗汉！”于是把修行者赶走，并且放了一把火把庵也烧掉了。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公案，到底老太婆为什么生气呢？那是因为修行者以为肉身成

为枯木寒灰才是坐禅的极致，认为断尽一切身体的反应的隐遁，才是真正的禅。其实，禅的正道不是这样的，禅的正道不是无心的枯木，而是有生命的，如如的。它不是停止一切的活动，而是在比人生更高层次的、纯粹的、本质的地方活动，有坐禅经验的人都应知道，禅不是死、不是枯、不是无，而是自在，也就是赵州禅师说的：“能纵能夺，能杀能活”。是药山惟俨禅师说的：“在思量个不可思量的。”

凡可以思量的，它不是自由；凡有断灭的，它不是自由；凡有所住的（即使住的是枯木寒岩）也不是自由！

有许多修行者要到深山古洞去才能轻安自在，一走入了人间，就心生散乱，这算什么自由呢？

那么，何处才是自由安居的道场呢？它不在没有人迹的山上，不在晨钟暮鼓的寺院，而是在心。心能自由，则无处不在，无处不安，那么坐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重要呢？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介于自然人和知识人的中间，想要像悟道者那样进入绝对和



谐的世界是极难能的，也就是说我们难以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但我们却可以提醒自己往自由的道路走，少一点贪念，就少一点物欲的缠缚，多一点淡泊的自由。少一点嗔心，就少一点怨恨的纠葛，多一点平静的自由。少一点愚痴，就少一点情爱与知解的牵扯，多一点清明的自由，限制迷障了我们自由的，是贪、嗔、痴三种毒剂，使我们超脱觉悟的则是戒、定、慧三贴解毒的药方。

完全自在无碍的心灵是每个人所渴望的，它的实践就是佛陀说的：“放下！放下！”

放下什么呢？看到拖鞋翻了，把它摆正吧！摆正了的拖鞋，再也不要放在心上，如是而已。

## 在微细的爱里

苏东坡有一首五言诗，我非常喜欢：

钩帘归乳燕，穴牖出痴蝇；

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对才华盖世的苏东坡来说，这算是他最简单的诗，一点也不稀奇，但是读到这首诗时，却使我的心深深颤动，因为隐在这简单诗句背后的是一颗伟大细致的心灵。

钩着不敢放下的窗帘，是为了让乳燕能归来，看到冲撞窗户的愚痴的苍蝇，赶紧打开窗门让它出去吧！

担心家里的老鼠没有东西吃，时常为它们留一点饭菜。夜里不点灯，是爱惜飞蛾的生命呀！

诗人那时代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再有了，因为我们家里不再有乳燕、痴蝇、老鼠和飞蛾了，但是诗人的情境我们却能体会，他用一种非常微细的爱来观照万物，在他的眼里，看见了乳燕回巢的欢喜，看见了痴蝇被困的着急，看见了老鼠觅食的心情，也看见了飞蛾无知扑火的痛苦，这是多么动人的心境呢？我们有很多人，对施恩给我们的还不知感念，对于苦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吝于给予，甚至对于人间的欢喜悲辛一无所知，当然也不能体会其他众生的心情。比起这首诗，我们是多么粗鄙呀！

不能进入微细的爱里的人，不只是粗鄙，他也一定不能品味比较高层次的心灵之

爱，他只能过着平凡单调的日子，而无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之美。

我们如果光是对人有情爱，有关怀、不知道日落月升也有呼吸，不知道虫蚁鸟兽也有欢歌与哀伤，不知道云里风里也有远方的消息，不知道路边走过的每一只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神，甚至不知道无声里也有千言万语……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圆满的人。

我想起一首杜牧的诗，可以和苏轼这首诗相配，他这样写着：

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

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 云在天，水在瓶

药山惟俨禅师有一次和弟子参禅的时候，弟子问他说：“达摩未到此土，此土还有祖师意否？”

药山说：“有。”

弟子又问：“既有祖师意，又来作什么？”

药山说：“只为有，所以来。”

对禅宗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祖师意”就是“祖师西来意”，或简称“祖意”，是指教别传的禅，也就是直指心印的禅。在禅宗弟子的心目中，可能或多或少会生出这个念头：禅宗为什么是中国特有的产物，在印度反而没落呢？我们称达摩（古籍又作达磨）为禅宗的初祖，那么，在达摩还没有来中国之前，中国有没有教外别传或直指心印的禅呢？

对这一点，药山惟俨肯定地说明了，在达摩未来之前，中国有了禅。既然有直指心印的禅，达摩又来做什么？

“只因为中国有禅，达摩才来呀！”这话里含有许多玄机，一是禅是人所本有的，达摩只是来开发而已。二是如果没有能受传的人，达摩如何来教化别传、直指心印呢？三是中国会发展禅宗，根本是因缘所成。

达摩未来中国之前，或在达摩前后，中国就有一些伟大的禅祖，像竺道生法师、

道房禅师、僧稠禅师、法聪禅师、南岳思禅师、天台智 大师等等，他们虽不以“禅宗”为名，所修习的却是禅法，可见在达摩禅师还没有到中国传禅法，中国禅已经萌芽，正如酝酿了丰富的油藏，达摩祖师来点了一把光明的火把，继而火势旺盛，就照耀了整个中国。

即使在达摩之后，禅宗之外的宗派也出过伟大的禅师，例如天台宗的左溪玄朗、华严宗的清凉澄观和圭峰宗密，以及没有任

何宗派的昙伦禅师、衡岳善伏禅师等等。这一点使我们相信不只是禅宗里才有禅，也进一步说明了在达摩祖师之前，禅就在中土存在了。

禅是怎么样存在着的呢？我们再来看一段药山惟俨禅师的故事。朗州刺史李翱很仰慕药山的大名，一再派人请他来会面，药山禅师相应不理，李翱只好亲自到山里去拜谒，禅师却仍然看着手里的经，连一眼也不看刺史。

李翱的侍者很心急，就对药山说：“太守在此。”药山仍然不应，李翱看他如此无理，就说：“唉！真是见面不如闻名。”

禅师这时才开口说：“太守！你怎么贵耳贱目呢？”李翱听了有悟拱手道谢，又问：“如何是道？”禅师用手指指天上又指指地下，问说“会了吗？”“不会。”禅师说：“云在天，水在瓶。”

李翱欣然作礼，而作了一首有名的偈：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禅的存在是多么明白呀！是像白云在天上、水在瓶里一样的自然本有，只是有人看青天看不见白云、看瓶子没看到水罢了。

我现在来仿本文开头的公案，就更明白了：

有人问我：“人还没有学禅时，他心里有没有禅？”

我说：“有。”

他又问：“既然有禅，又修行做什么呢？”

我说：“只因为有，才要修行呀！”

不修不学，怎么知道自己本来有禅呢？

## 云散

我喜欢胡适的一首白话诗《八月四夜》：

我指望一夜的大雨，

把天上的星和月都遮了；

我指望今夜喝的烂醉，

把记忆和相思都灭了。

人都静了，

夜已深了，

云也散干净了，

仍旧凄清的明月照我归去，

我的酒又早已全醒了。

酒已都醒，  
如何消夜永？

这首《八月四夜》，是根据周邦彦的一阕词《关河令》改写成的，《关河令》的原文是：

秋阴时作，  
渐向暝变一庭凄冷，  
伫听寒声，  
云深无雁影。  
更深，人去，寂静。  
但照壁孤灯相映。  
酒已都醒，  
如何消夜永？

胡适的诗一点也不比周邦彦的原词逊色。我从前喜欢这首诗，是喜欢诗中的孤单



和寂寞的味道，尤其是在烂醉之后醒来，不知道如何度过凄清的好像永无尽头的寒夜时，我在少年时代，有很多次的心境都接近了这首诗的情景。

这使我想起，孤单和寂寞虽也有它极美的一面，但究竟不是幸福的，只是有时我们细细想来，幸福里如果没有孤单和寂寞的时刻，幸福依然是不圆满的。

最好的是，在孤单与寂寞的时候，自己也能品味出那清醒明净的滋味，有时能有一些记忆和相思牵系，才是最幸福的事。

清晨滚着金边的红云，是美的。

午后飘着慵懶的白云，是美的。

黄昏燃烧炽烈的晚霞，是美的。

有时散得干净的天空也是美的。

那密密层层包裹着青天的乌云，使我们带着冷冽的醒觉，何尝不美呢？

当一个人，走过了辉煌的少年时代，有许多人就开始在孤单与寂寞的煎熬中过日子；当一个人，失去了情爱与生命的理想，可能就会在无奈的孤独中忍受一生；当一

个人，不能体会到独处的丰富与幸福时，他的生命之火就开始黯然褪色……

凄清的明月是不是美丽的明月那同一个明月呢？当我们从生命的烂醉醒来的时候，保持明净的心灵世界，让我们也欢喜独处时的寂寞吧！因为要做一个自足的人，就是每一时每一刻都能看清云彩从心窗飘过的姿势。在云也散干净的时候，还能在永夜中保持愉悦清明，那么，即使记忆与相思不灭，我们也能自在地坦然地走下去。

## 行走水上的人

从前在舍卫国东南方，有一条很大的江，江水即深又广。江边住了五百多户人家，习性都非常刚强，他们善于欺诈的生活，并且自私贪利，总是放纵心意地过日子。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任何道德的教化，更别说度脱世间的佛法了。

佛陀释迦牟尼知道他们的情形，非常怜悯他们，想要去度化他们。于是，佛陀就走到江边，坐在大树下，江边的村人见到来了一个长相非凡的陌生人，全身散放奇异的光芒，没有不感到惊奇而肃然起敬的。

有许多人到树下看佛陀，并且礼拜问讯，佛陀就叫那些围着他的村人坐下，开始为他们讲经说法。可是由于村人长久以来习于互相欺骗，使他们无法相信真实的语言，虽然听了佛陀的真言，心里却不相信。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江的南岸来了，他的双脚从水面上走过，水只淹至他足踝的地方。那人一直走到佛陀前面，稽首礼拜佛陀。众人看了感到惊奇怪异。

村人就问那从南方来行走在水上的人说：“我们数代居住在这江边很久了，从祖先以来，未曾听说有人能在水上行走，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道术？竟然可以在水上行走而不沉没呢？”

那人回答说：“我只是居住在江南的一个平凡百姓，喜欢亲近有道德的人，我听说佛陀在这里，就想过江来亲近他。可是到了南方的江岸，找不到渡船过来，我就问岸边的人这水是深是浅，岸边的人告诉我：‘这水到足踝，何不涉水走过江去呢？’

我听信了他的话，就这样走过来了，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法术。”

佛陀听了，当时就赞叹那行走在水上的说：“善哉！善哉！人真实相信真理，生死

的大海都可以渡过，以诚信而度过数里的江水，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村人听了佛陀的说法，看到渡江过来的人，心意豁然开朗，对佛开始有坚定的信仰，并且受了五戒，开始修行，佛法就传遍了整个江岸。

这个故事出自《法句譬喻经》的《笃信品》，是在说明信仰的重要，当一个人有了绝对的信心，他从水面上走过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个故事是象征一个人从生死的大海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对佛有绝对的信心，因为信心乃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是从净土来讲，就是确信有西方净土，是可以凭借信心与愿力去往生的。从禅来说，就是确信自性与佛无二无别，只要自性完全开启，就能契入法性，成佛有望。从密来说，就是确信佛、菩萨、本尊、上师、护法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凭借他们的威神力与自心修持密印，就能即身成佛。乃至不管修持什么法门，唯有绝对的信仰才能成就。

所以，我们要进入佛世界、禅世界、密世界、净土世界，依凭信仰而来的修持是最重要的，经典的研究、仪式的讲求都还在其次。没有透过信的实践，而想靠思维辩

证来理解佛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像佛给我们一个杯子喝水，我们不去装水喝，而把杯子打破去研究它的成分一样，失去了杯子的原意。

在佛教的信仰如此，人生的信念又何尝不如此呢？一个人要成就小小的事功，都应该要有强大的信念，才能在生命险恶的波涛中行走水上，为理想而奋斗不懈；何况是一个人要成佛作祖、拯救众生，如果没有坚持信仰，努力实践，要如何成就，如何度过生死的大海呢？

## 天马的故乡

日本佛教史上，有一位伟大的真观禅师。

真观禅师到中国学佛，他先研习天台宗教义六年，再研习禅学七年，后来又在中国名山参学了十二年，总共在中国“留学”二十几年，他返回日本后，在京都、奈良传扬禅法，一时，禅学大兴。

有一天，一位研究天台教义三十余年的道文法师，慕名而来的向真观禅师求教，他很诚恳地问道：“我自幼研习天台法华思想，有一个问题始终不能了解。”

真观禅师说：“天台法华的思想博大精深，圆融无碍，应该有很多问题，你只有一个问题不能了解，可见有很好的修持，你不能了解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道文法师问道：“法华经上说‘有情无情，同圆种智’，意思是树林花草皆能成佛，请问：花草树林真有可能成佛吗？”

真观听了，不但没有回答道文的问题，反问说：“三十年来，你挂念着花草树林不能成佛，对你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你应该关心的是你自己如何成佛才对呀！”

听了真风禅师的话，道文法师感到非常吃惊，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请问‘我自己要如何成佛呢？’”

真观禅师说：“你说只有一个问题问我，这每二个问题就要靠你自己去解决了。”

我从前读到这个故事，深受感动，它表达了禅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从自我开始，不要把自己纠缠进一些旁枝末节里面。星云大师有一次谈到这个故事，曾下了这

样的结论：“花草树木，能不能成佛？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大地山河，花草树木，一切宇宙万物，都是我们从我们自性中流出，只要我们成佛，当然一切草木都跟着成佛，不探讨根本，只寻枝末，怎能进入禅道？”

但是，当一个禅者回到真实自我的时候，花草树木是在哪里呢？这是法华精神，就是一地即是种种山川草木，而不是除去山川草木还别有一地，那么，山川草木不都是我们自性法身的流露，不也是成就我们的一部分吗？

### 在无明的冰火中

所以修习禅法的人，固然是回到真实本来的面目，要从自性开始，可是外在的对应上，却必须知道连花草树木都是不可轻慢、不可任意摧折的，如果我们在面对外在的事物的时候不能有敬重包容的心，不能把它放进自我心量的一部分，那我们就难以理解“有情无情，同圆种智”的真谛了。

山川草木还不是很难对应的，最难对应的是我们四散飘飞的心念，我们常说想像力如天马行空，是难以驾驭的，其实，从无明升起的妄念也是想像力的一部分，如同天马一样飘忽来去，不要说驾驭了，有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它升起的地方，当然也不能控制它飞往的所在了。

想像力如果是天马，天马总要有个来处的，总要有一处天马的故乡；或者说，这天马在飞行动荡的途中，总有落下歇息的时候。对禅者来说，那天马的故乡，那天马偶尔息足，正是进入禅定的第一步，所以佛经里才说：“多知多识，不如息念。”息念也等于系住了那匹没有一定方向飞行的天马。

不过，有一些禅者，因此认为人的想像力、意识、妄念是无意义的，这反而使他们的禅失去了活泼有国力的生机，而成为枯木寒岩一派了。想像力乃至妄念这样的东西，固然是禅者的干扰，何尝不是禅者最好的锻炼呢？

佛经里不是有一位“罔明菩萨”吗？罔明就是天明，无明是想象、意识、妄念的来处，也正是意念天马的故乡，连无明都成就了大菩萨，我们如何敢轻视无明呢？无



明从何处来？《中阿含经》说：“人以爱为食，爱以无明为食，无明以五盖为食，乃至不信以闻恶法为食，譬如大海以大河为食，大河以小河为食，乃至溪涧平泽以雨为食。”也就是由于听到恶法而不能正法，不能信正法就生出贪、嗔、痴、慢、疑五种盖障，因为五盖而生出无明，由于无明才生爱欲，有了爱欲才有了人。

如果一个人没有无明就不会投生为人了，因此我们不能轻视无明。

《止观辅行》里说：“为迷冰者，指水为冰。为迷水者，指冰为水。如迷法性即指无明。如迷无明即指法性。若失此意，俱迷二法。帮知世人非但不识即无明之法性，亦乃不识即法性之无明。”这是多少晶莹剔透的见解，法性与无明本来就是一体，就像冰与水一样，无明的冰就是法性的水呀！无明一转，就是般若；烦恼一转，即成智慧；迷执一回身，就是觉悟了。这正是六祖慧能说的：“一念迷，即是众生；一念觉，即是佛。”

修行人对待自我的无明，并不是斩断无明，而是在无明的冰火中，冶炼出般若慧水；同样的，修行人在对待山川草木时，是不轻贱一片地、一根草、一朵花、一棵树，

那是因为大地无不是法界，法界中无不是我们自性的流露，而且即使是小草上的一滴露水，无不是饱孕着般若的，只看我们有没有明净的心地去观照罢了。曾经有人问牛头慧忠禅师说：“阿那个是佛心？”他主：“墙壁瓦砾是。”又有人问他说：“你说无情也有佛性，那么有情又怎么说？”他说：“无情尚尔，况有情耶？”

在禅宗时在，类似这样的说法很多，有一个有名的公案，可以使我们更清楚这种说法的题旨。

### 一阐提人，皆有佛性

晋朝的大禅师竺道生，他曾向当时最伟大的译师鸠摩罗什修学佛法，他常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当时《大涅槃经》尚未流传于中土，大家听到了这种说法都非常惊惧，认为非佛所说，是背离了佛道的。

因为：“一阐提人”依照《楞伽经》的说法是：“一阐提有二种，一者舍一切善根。

及于无始众生发愿。”意思是阐提分为两种，一种是断善阐提，就是起大邪见而断一切善根的人。二种是大悲阐提，是指有大悲心的菩萨，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才成佛，由于众生没有度尽的时候，自己也就成佛无期。理论上，充满邪见的人、毫无善根的人，成佛当然无望；而那些要度尽众生才成佛的菩萨们，由于他自许的诺言，成佛也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竺道生竟敢说他们都能成佛，很自然引起了众人的疑虑，甚至都屏弃他的说法，但他仍坚持这个看法，还发下誓言：“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时据狮子座。”（如果我说的话有违反经义，现在就让我得重病，如果我说的法不违背实相，但愿我死时是坐在狮子座上说法，安然而逝。）说完，他拂袖而去。

竺道生后来进入平江虎丘山，搬了一堆石头竖起来做听众，他就为那些石头讲经，讲到“阐提悉有佛性”的时候，他问那些石头说：“如我所说，契佛心否？”听讲的石头全部点头。这个景象被路过的人看见了，传说：“道生说法，顽石点头”，大家又认

为 he 有道，十天之内来跟随他的学徒有数百人，后来 he 到庐山去，从众更多。

## 十斛芝麻树上摊

唐朝的时候，我国出现过一位伟大的居士庞蕴，他是石头希迁、马祖道一两位禅师的弟子，他虽未出家，但后世禅宗仍把他列入重要的地位。

庞蕴，字道玄，他和妻子女儿都修行禅宗，他的女儿叫庞灵照，对禅的悟境甚至不比父亲差，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修行禅宗有成就的女性。他的妻子名字没有留传下来，在藏经里称为“庞婆”，也有很好的修证功夫。

有一天，一家人在茅庐里坐着，庞蕴突然说：“难！难！难！十斛芝麻树上摊！”意思是修道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要把十斛芝麻在树上全部摊开一样困难。

庞婆听了不以为然，接着说：“易！易！易！如下眠床脚踏地！”是说：“修行非常容易，就如同下床的时候脚踏在地上一样！”

最后，庞灵照说：“不难也不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她的看法是，修行既不像父亲说的那么难，也不像母亲说的那么容易。如果能领会百草头上有祖师意，则一草一木都是妙法，不是很容易吗？但对于不能从百草头上看见般若空慧的人，只好把它当成普通的草，修行就难了。

后世许多禅学家在解这段故事时，都说庞灵照说得最好，最能表达禅的修行是一种调合与中道的概念。

但我对这段语录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庞蕴、庞婆、灵照说得都很好，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他们所指向的层次不同罢了。

庞蕴所说的是：“禅的心念”，他认为人的心念之多就像十斛芝麻一样，而且这些心念高高低低微细如芝麻，要使心念完全专注在禅境上，不使它外流，正像是把十斛芝麻摊平在树上那么难呀！

庞婆所说的是：“禅的生活”，她认为禅的修行到最后就完全落在生活里了，这就是“平常心是道”，对于真能领受禅的好处的人，并不只在禅定上，就是从眠床下来踏到地上，如此简单的动作里也是禅的修行。这也是古来许多伟大禅师都把吃饭睡觉的专注也当作禅修的原因了。

庞灵照说的是：“禅的相应”，根本的禅法虽然说是往内心追求的，但是当个禅的修行者自性觉醒之后，他的动作即使和平常人一样，对外在环境的看法却会大有不同，就是在最平凡的事物上也看出智慧，有时在一根草上也可以体会到真实明白的禅意，就如同祖师传下的心印一样。这正是大珠慧海禅师说的：“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也是禅者常说的：“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禅的相应也就是禅者和大地法身的心印呀！

如果我们能看穿这一层，就知道庞氏一家都是见性的人，实在没有什么高下。关于“百草头上祖师意”，在《庞居士语录》里还有一则他和女儿的对话，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注脚：

有一天庞居士在打坐时，问灵照说：“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是什么？”

灵照说：“都老老大大了，还问这种话语！”

庞居士：“你到底怎么说嘛？”

灵照说：“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

居士听了，会意地笑了。

读了这则对话我们不能笑，而是要想：明明百草的每一根头上都有祖师的禅意，为什么我们从来没看见呢？

答案非常简单：那是因为我们的妄念如十斛芝麻一样，如果我们的心念能进入专注清净的禅定，也能从百草头上清楚知道祖师的禅意。

## 射鹿

马祖道一的门下有一位石巩慧藏禅师，石巩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以打猎为生，

是最讨厌出家人的。

有一次，石巩因为追赶鹿群，而经过马祖的寺庙，马祖站在庵前挡住他，接着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石巩问马祖：“和尚见鹿过否？”

祖曰：“汝是何人？”

曰：“猎者。”

祖曰：“汝解射否？”

曰：“解射。”

祖曰：“汝一箭射几个？”

曰：“一箭射一个。”

祖曰：“汝不解射。”

曰：“和尚解射否？”

祖曰：“解射。”



曰：“和尚一箭射几个？”

祖曰：“射一群。”

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

祖曰：“汝即知如是，何不自射？”

曰：“汝教某甲自射，即无下手处。”

祖曰：“遮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

听到这里，石巩立刻毁弃弓箭，自己抽出刀来截断头发，当下剃度，成为马祖的弟子。

这一段记载在《景德传灯录》的故事十分动人，那是因为里面藏了许多玄机，第一个玄机是马祖拦下石巩时已知道师徒的因缘。二是伟大的禅师也是猎者，他有主动的精神，并且能同时教化不同的弟子，我们看马祖门下有大珠慧海、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庞蕴居士、石巩慧藏、西堂智藏等等弟子，个个都是历史上熠熠发光的大禅师，可见到他伟大的教化。

三是警醒石巩，众生的每一命都平等的真义。四是从射鹿话锋一转，为什么不把箭对着自己的无明烦恼呢？这个时候，石巩果然自己射中，当下剃发出家了。

“射鹿”的公案还可以启示我们，回观自性的人，可以射中一群如小鹿狂奔的妄念，在这个观点上，能自射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猎者。后世的人把类似“射鹿”的公案称之为“奇禅”，那是对奇特的弟子一种奇特的禅之教化。

这种教化可以让我们清楚看见禅宗的一些要义：一是第一义不可说。二是究竟无得。三是佛法无多子。四是担水砍柴无非妙道。

“射鹿”的公案具有这些要义，我们再来读一段马祖道一对弟子大珠慧海的伟大教化吧：慧海初参马祖，祖问曰：“从何处来？”

“越州大云寺来。”慧海说。

“来此拟须何事？”

“来求佛法。”

马祖说：“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

慧海遂礼拜，问说：“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

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

慧海大悟，当下自识本心。

这不也是一种射鹿吗？我们何不也把弓箭倒转，对着自己射射看呢？

## 人生丛林

佛教把大的寺院称为“丛林”，特别是禅宗的寺院。那是由于僧众合和，犹如大树从聚成林，另外还有“功德丛林”的意思，因此后世居士聚集的团体，也称“居士林”。

“丛林”！是多么好的一个象征，在现代社会里我们的生活不也是丛林一样吗？每个人占有自己一小片立足的地方，互相维持着爱与恨的距离，冷漠的注视与热情的拥抱经常挣扎磨擦，枝桠与枝桠纠缠不清，甚至完全遮住了阳光。

人的问题可能比丛林还要复杂，人与人间的情爱、仇恨、冲突与挣扎，都是因为

互相没有一个良好或清明的距离才产生出来，为了规范人与人间的距离，才有了法律与伦理。可叹的是，每个人都知道法律、伦理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却没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取代。

在禅宗的丛林里也有制度，除了教导之外，完全没有刑罚，它只是以每个人的道德做依持，竟然能流传千余年之久而不失去光辉，并且维系禅宗的法脉于不坠，实在是令人赞叹！

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创立，相传是始于马祖道一与百丈怀海师徒，马祖道一是禅宗历史上伟大的道师，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最杰出的一位是百丈怀海禅师，马祖时代的丛林已有一些规矩，不过真正创立清规的却是百丈。相传百丈禅师是在唐朝元和九年，创立了天下丛林规式，从此望风景从，大行于天下。

百丈禅师继承了马祖的风格，成为伟大的禅师。《指月录》上说他幼年时代随母亲到佛寺拜佛，就指着佛像说：“这是谁？”母亲说：“那是佛”。他对母亲说：“佛形容与人无异，我后亦当作佛。”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寺出家了。

他在百丈山当住持，四方学者都来听法，禅堂经常爆满，户限为穿，在他的座下有沩山灵一、黄檗希运两大弟子，后来也成为伟大的禅师。他希望弟子的格局都能超过他，曾在给黄檗印可时说过一句名传千古的话：“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教化弟子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势！

百丈禅师晚年创立丛林清规，改革了印度原始佛教僧侣乞食的传统，设立合乎中国社会人情的农禅制度，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了实践他手创的清规，传说他到了九十几岁，还到田里操作不休，他的弟子过意不去，偷偷把他的农作工具藏起来，他找不到工具，一天没有出去工作，就一天不吃饭，弟子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继续工作，一直到九十五岁圆寂，后世的人把这段美谈称为“百丈高风”。

百丈禅师的丛林清规虽然制度完备，但它也只是在表达习禅者的“高风亮节”而已，所有的制度都由高超的风格与清亮的节操所衍生出来。我们来看他留下的“百丈大智禅师丛林要则二十条”，多少能体会到丛林清规的精神。

丛林以无事为兴盛。

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精进以持戒为第一。  
疾病以减食为汤药。  
烦恼以忍辱为菩提。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留众以老成为真情。  
执事以尽心为有功。  
语言以减少为直截。  
长幼以慈和为进德。  
学问以勤习为入门。  
因果以明白为无过。  
老死以无常为警策。  
佛事以精严为切实。

待客以至诚为供养。

山门以耆旧为庄严。

凡事以预立为不劳。

处众以谦恭为有礼。

遇险以不乱为定力。

济物以慈悲为根本。

它无非是在说明，处在任何的大丛林里，人都应该从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然后才能及于大众，它具有凡事反求诸己，凡事为他人着想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有再大的组织、再多的人也一样循规蹈矩了。

百丈的清规不只是对禅的丛林有用，也是人生的金玉良言，现代社会既是一个比寺院复杂百倍的丛林，现代人是丛林的一分子，当然要守丛林的规矩，这规矩就是法律。可惜的是，法律虽能惩恶维善，却不能令人安身立命，得到究竟的平安。

像“百丈大智禅师丛林要则二十条”，就是使一个人在现代大丛林里也能安身立命、

自在无碍的智慧，倘若我们将它看成只是佛教丛林特有的规则，那是不顾智慧的宝藏，抛家散走的庸人了。再进一步说，禅宗的丛林清规，无非是希望在有秩序的环境中开启自性般若，这也是究竟平安之地。究竟平安谈何容易，我们就先从安身立命、调伏自心开始吧！

## 平常心不足道

现在学禅的人，或甚至不学禅的人最最常挂在口边的一句是“平常心是道”。

对于学禅的人，历来的祖师不都告诉我们，道在寻常日用之间吗？因此，“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是道，“喝茶、吃粥、洗钵”也是道，连瓦砾里都有无上法，何况是平常心呢？所以，大家只顾吃饭、睡觉就好了，哪里用得着拚老命的修行呢？

对于不学禅的人，有许多从禅宗里盗了“平常心是道”的话，就以此为借口，认为天下无道可学，只要平常过日子就好了，甚至嘲笑那些困苦修行的人说：“你们的祖



师不是说平常心是道吗？何用这样精进辛苦的修行？”

到底，平常心是不是道呢？

要知道平常心是不是道，我们先来看“平常心是道”的起源。

中国禅宗史上，第一位提出“平常心是道”的是马祖道一禅师，在《景德传灯录》里记载他向门人的开示：“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这是“平常心是道”的来源。

在这段开示后，马祖道一禅师又有一些话用来解释“平常心是道”，我在这里摘取易于了解的段落。

“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

“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

“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解脱，解脱者即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

这些都是白话，不难明白，意思是当一个人反观自心，证得妙用的本性，他就能进入纯粹自在平等无我的境界，那时他达到了自性是没有生灭的，知道法身无穷遍满十方。到了这个时候，他自然能平常地对待外在事物，不会为造作、是非、取舍、断常、凡圣所执著了。

也即是说，当一个人明心见性，不为外来的情况所转动的时候，他才能时时无碍，处处自在，事理双通，进入平常的世界。平常不是指外面的改变，而是说不论碰到任何景况，自己的心性都能不动如一。

了解到这一层，我们就知道“平常心是道”没有那么简单，在禅的精神里，只有见性才能说“平常心是道”，一般学禅的人，心性都还没找到，怎么谈得上平常心呢？

因此，对刚刚开始修行的人，平常心不是道，而是流血奋斗的事业，要透过非常的努力追求心性的开悟，而不能一开始就像祖师们一样说“平常心是道”。

关于“平常心是道”，最有名的一首诗是宋朝无门慧开的作品：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像我们每天闲事挂在心头的人，只有时常对自己提醒：“平常心不是道”，勇猛求菩提，才有机会体验四季的每一时刻都是“好时节”的平常心，否则大海红尘、平地波涛，刹那就把我们淹埋，哪里还有什么平常心！

## 南国

我喜欢王维一首简短的诗：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尤其喜欢这首诗里的“南国”与“相思”，南国是在什么地方呢？南国又象征了什么呢？对于写这首诗的王维，他当时是在北地还是在南国？他没有特别思念的人呢？

相对于“南国”的是“北地”，而相对于“春来”的是“秋去”，它的意象就这样丰富了起来：在南国的人采了红豆，想到好不容易到了秋天，又想到秋天的时候到北地去的人，他是不是有着相思呢？

相思？

是的，“相思”是多么高洁的意象呀！我一直认为相思是爱情中最动人的素质，相思令人甜美、引人伤怀的、使人辗转、让人悲绝，古来中国的爱情中最常见的病就是“相思病”，有因相思而憔悴的，也有因相思而离开世间的。

相思就是“互相的思念”，看红豆时可以想到故人旧情，只是一种象征，事实上相思是一种心行，从心而有，心里想念着故人，就是寒夜中闪动的萤火，都像是情人寄

来的灯盏呀！

在佛经里说：“人惟情有”，是说投生到这世界的人，就是为了情而投生的，他们存情、执情、迷情，甚至惟情，使人因此生生世世在情里流转。这种“情有”，就是“隔世的相思”，可见相思不仅能穿破空间无限的藩篱，甚至能打破时间生世的阻隔。

我们因为舍不得离开在世间的情爱，再轮回时又回来和亲人情侣相会，这时就有了因缘，我们的相思使我们的因缘聚合，但在因缘尽了的时候又使我们因离别而相思。

多生死因缘的观点来看，我们若是从南国离开这个世间，那么我们为了和从前的因缘相会，就会因情爱再投生到南国去。佛经里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娑婆世界”，又说是“南阎浮提”，南阎浮提不正是我们堕入相思迷惘的南国吗？

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在面对情爱的时候，最常挂在口中的是“随缘”，也就是随着因缘流转，缘生固然是好，缘灭也不悲忧，可是随缘也有无助的味道，完全随缘，就是完全的流转，将会留下不少的憾恨。

## 看着世间的眼睛

林清玄散文

佛陀将入涅槃的时候，大地有六种震动：“诸何反流、疾风暴发、黑云四起、恶雷掣电、雹雨骤坠、处处星流。”

那时候，山林里的狮子和猛兽大声地咆哮呼唤，世上的人与天上的神仙没有不嚎啕痛哭的。

他们都这样说：“佛取涅槃，一何疾哉！世间眼灭！”

接下来的这一段经典是佛经上最动人心魄的一段：“当是时间，一切草木药树，华叶一时剖裂；诸须弥山尽皆倾摇，海水波扬，地大震动，山崖崩落；诸树摧折，四面烟起，甚大可畏。陂池江河尽皆扰浊；慧星昼出。诸人啼哭，诸天忧愁，诸天女等郁咿哽咽，涕泪交流。诸学人等黯然不乐，诸无学人念有为诸法一切无常。如是天、人、夜叉、罗刹、 閼婆、甄陀罗、摩 罗伽及诸龙等，皆大忧愁……”

这是《集法经》里描写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情景，读了令人血脉沸腾，哀痛翻涌。但是，最让我震动的是当时人天的一句私话：“佛取涅槃，一何疾哉！世间眼灭！”用白话来说是：“佛陀取涅槃，实在是太快了！看着世间的眼睛，从此灭去了！”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哀恸，在无明黯夜中闪烁着，带来无量伟大的眼睛，从此在世上消失，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悲惨的事吗？佛陀的慈悲与智慧，可以说是带领着世间行走的眼睛，可以说是照亮世间的眼睛，也可以说是清楚观照世间的眼睛，更可以说悲悯的看着世间的眼睛。

由于这个典故，后来把佛所留下的经典称为“人天眼目”。

我被“世间眼灭”这四个字深深的感动，佛陀告诉我们最伟大的教化，就是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可以成佛。如果从“世间眼灭”这个观点来看，是人人都有观照世间、照亮世间、悲悯世间，乃至带领自己及世间走向佛道的眼睛，只是我们的这双眼睛从来没有张开罢了。或者说，我们的眼睛被世间事物所障蔽迷惑，反而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人人本有的眼睛怎么会失去呢？有的人是只顾着向外追求，不知道往内观照而失去了。有的人是只顾着自己的利益，从来不看看世间的真实而失去了。有的是被贪、嗔、痴、慢、疑五个盖子盖住而失去了，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不知道自己有眼睛，

在无知中失去了。

其实，心的眼睛是不会失去了，只是暂时闭着或隐藏着，当我们转向光明的一面、觉悟的一端、智慧的一边时，就慢慢地张开了。

佛陀的眼从来就没有灭去，更且用他的诞生及涅槃点燃了无数照亮世间的眼睛，我们如果能体会到佛的教化，应该点燃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面照着自己，一面看着世间，当我们张开了自性心眼的那一刹那，我们就会知道，佛的眼睛从来没有在这世间里灭去！

就如同《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说的：

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其本一灯无减无尽，菩萨摩訶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普燃三世诸佛智灯，而其心灯无减无尽。善男子！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菩萨摩訶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入于众生心室之内，百千万亿不可说劫，诸业烦恼种种暗障，悉能除尽。

佛陀涅槃，“世间眼灭”应作如是观，佛虽入灭，眼未曾闭，仍然看着世间。我们



作为佛的弟子，若忆念佛的悲愿，当报佛恩，首要的是，张开我们的心眼，来看着世间、照亮世间，为无明点一盏智灯吧！

## 洪炉一点雪

从前有一位持戒僧，一生坚守戒律，有一天夜里在野外走，突然踏到东西觉得有破裂的声音，这位僧人心想：糟糕了！莫非是踏到一只怀孕的蛤蟆吗？不想还好，一想心中又惊又悔。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一大群蛤蟆来向他讨命，整夜惊怖畏惧不能安稳，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他立刻跑去昨夜踩死蛤蟆的地方，没有看见蛤蟆，却见到一条破裂的茄子。

僧人当下疑情顿息，才知道三界无法，唯心所造，光是外在的守戒是不够的，应该反观自心修行。

这是龙门佛眼禅师讲给弟子听的故事，接着他给这个故事下了结论：“假如夜间踏着时，为误是虾蟆？为误是老茄？若是虾蟆，天晓看是老茄。若是老茄，天未晓时又有虾蟆索命、还断得了吗？山僧试为诸人断看，虾蟆情不脱，茄尚犹存，要得无茄解，日午打黄昏。”

好一个日午打黄昏！

因为即使第二天天亮时看到茄子，也无法证明昨夜踏到的不是蛤蟆，到底是路上的茄子为真？还是梦中的蛤蟆为真？如果不脱除对蛤蟆的疑情，或执著于茄子的存在，要想得到解脱就像正午和黄昏打架，是不可能的。

蛤蟆与茄子在故事提供了我们两个层次的思考，一是不论遇到任何外在的变迁，反观自心是最重要的，若不能解开葛藤，则想蛤蟆就梦蛤蟆，见茄子则执茄子，都会成为修行的障碍，因此要从心做起。二是表现了禅宗“当下即是”的精神，这一刻的

把握、这一刻的悟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落入上一刻的纠缠，不要在悼悔中过日子；万一真的踩到蛤蟆，也要当下忏悔回向、当下承担，否则如何得到真正的清净呢？

关于反观自心，佛眼禅师还做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鼻头粘了一点粪，他起先不知道，闻到臭味时以为自己的衣服臭，嗅到衣服果然臭，他就换了新衣服。但不管他拿到什么东西，都以为是他拿的东西臭，不知道臭在自己的鼻上。后来遇到一个有智慧的人告诉他，臭在鼻上，他先是不信，试试用清水洗鼻子，立即全无臭气，再嗅一切东西也都不臭了。

这是禅宗有名的“鼻头着粪”，佛眼禅师说：“参禅亦然，不肯自休歇向已看，下寻合那，下寻会解，觅道理做计较，皆总不是。若肯回光，就已看之，无所不了。”

关于当下承担，禅宗里有许多的公案，例如南泉普愿禅师，因为他的弟子东西两堂争一只猫，他说：“道得即救猫，道不得即斩。”他的弟子无言以对，他就把猫斩了。例如归宗智常禅师除草的时候，见到一条蛇立即把蛇斩了。例如丹霞天然禅师取佛像来烧，人家都批评他，他说：“我烧取舍利。”人说：“木头有何舍利？”他说：“无则

再取两个烧。”例如德山宣鉴禅师呵佛骂祖等待。

古来禅师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在凡俗眼中是犯了不可原谅的大戒，但在证悟者的眼中却是最上乘境界，原因是他们都能当下承担、无所分别、契入法性。当然，这种行止，我们凡夫是不可学的，学了反增加罪业，但我们应该知道有这样的境界。那是“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的境界；是“打破乾坤，当下心息”的境界；是“一击响玲珑，喧轰宇宙通”的境界；也就是“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的境界。

近代高僧月溪禅师曾说：“十方三世佛及一切众生，修明心见性的法门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奢摩他，中国音叫寂静，就是说眼耳舌身意六根齐用，破无始无明见佛性。第二种的法门叫做三摩提，中国音叫做摄念，就是说六根的一根统领五根，破无始无明见佛性。第三种法门叫做禅那，中国音叫做静虑，就是说六根随使用哪一根破无始无明见佛性。”——不管我们用寂静、摄念、或静虑来明心见性，都具有反观自心、当下承担的精神。

古代的祖师以自性比做洪炉，生死比做一点雪，自性中不着生死，如雪不能入燃烧的洪炉，对明心见性的人，生死如一点雪，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蛤蟆与茄子的分别呢？

问题是，在这转动纷扰的世界，能寂静、摄念、静虑来面对的自我的，又有几人呢？

佛经上说：“三界无安，譬如火宅。”对禅者而言，火宅不在三界，而在自心、心的纷乱、纠缠、煎熬、燃烧，才是一切不安的根本，而三界的安顿也是心的安顿罢了。

## 飞翔的木棉子

开车从光复南路经过，一路的木棉正盛开，火燃烧了一样，再转罗斯福路、仁爱路、复兴南路、中山北路，都是正向天空招扬的木棉花，每年到这个时候，都市人就知道春天来了，也能感觉到台北不是完全没有颜色的都市。

如果是散步，总会忍不住站在木棉树下张望，或者弯下腰，捡拾几朵刚落下的木棉花，它的姿形与色泽都还如新，却从树上落下了，仿佛又坠落一个春天，夏的脚步向前跨过一步。

木棉落下的声音比任何花巨大，啪嗒作响，有时真能震动人的心灵，尤其是在都市比较寂静的正午时分，可以非常清晰听见一朵木棉离枝、破风、落地的响声，如果心地足够沉静，连它落下滚动的声息都明晰可闻。

但都市木棉的落地远不如在乡下听来可惊，因为都市之木棉不会结子是人人都知道而习惯了，因此看到满地木棉花也不觉得稀奇。在我生长的南部乡下，每一朵木棉花都会结果，落下的木棉花就显得可惊。

有一次，我住在亲戚家里，亲戚家里长了两株高大的木棉，春雷响后，木棉开满橙红的花，那种动人的景观只有整群燕子停在电线上差堪比拟。但到了夜半，坐在厢房窗前读书，突然听见木棉花落，声震屋瓦，轰然作响，扯动人的心弦，为什么南方木棉的落地，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呢？

那是由于在南方，木棉花在开后并不凋谢，而在树上结成一颗坚实的果子，到了盛夏，果子在阳光下噗然裂开。这时，木棉果里面的木棉子会哗然飞起，每一粒木棉子长得像小钢珠，拖着一丝白色棉花，往远方飞去，有那些裂开时带着弹性之力，且借着风走的木棉子，可以飞到数里之遥，然后下种、抽芽，长成坚强伟岸的木棉树。这是为什么在乡下广大的田野，偶尔会看见一株孤零零的木棉树，那通常是越过几里村野的一颗小小木棉子，在那里落地生根的。

所以，乡下木棉花落会引人叹息，因为它预示了有一朵花没有机会结子、飞翔、落种、成长，尤其当我们看到一朵完整美丽的花落下特别感到忧伤，会想到：这朵花为何落下，是失去了结子的心愿呢？还是沉溺自己的美丽而失去了力量？

这些都不可知，但我们看到城市落了满地的木棉花感到可怕，为什么整个城市美丽的木棉花，竟没有一朵结果？更可怕的是，大部分人都以为木棉花掉落是一种必然，甚至忘记这世界上有飞翔的木棉了。

是不是，整个城市的木棉花都失去了结子与飞翔的心愿呢？

有时候这种对自然的思考，会使我感到迷惑，就在我们这块相连的岛屿，北回归线以南的壁虎叫声非常清澈响亮，以北的壁虎却都是哑巴；若以中央山脉为界，中央山脉以西的白头翁只只白头，以东的同一种鸟却没有白头，被叫做乌头翁。我常常想，如果把南方会叫的壁虎带过北回归线，它还叫不叫？把西边的白头翁带过中央山脉，它的头白不白？

可惜没有人做过这种试验，使我们留下了一些迷思，但有一个例子说不定可以给我们启示性的思考，在中央山脉走到尾端的恒春，由于没有中央山脉为界，同时生长着白头翁与乌头翁，白者自白、黑者自黑；还有沿着北回归线生长的壁虎，有会叫的也有哑巴的，嚣者自嚣、默者自默。那么，或黑或白、或叫嚣或沉默，是不是动物自己的心愿呢？或许是的。这个答案使我们对于都市木棉花的颜色从火的燃烧顿时跌入血的忧伤，它们是失去了结子的心愿，或是对都市的生存环境做着无言的抗议呢？

当我有时开车经过木棉夹岸的道路，有些木棉滚落到路中央，车子辗过仿佛听到霹雳之声，使人无端想起车轮下的木棉花，如果在南方，它会结出许许多多木棉子，



每一粒都怀抱着神奇的棉花翅膀，每一粒都饱孕着生命的力量，每一粒都怀抱着飞翔到远方的志愿……因为有了这些，每一次木棉花的开起，都如晨光预示了新的开始。都市里不能结子的木棉花，每一次开起，都宣告了一个春天即将落幕，像火红的一直坠入天际的晚霞。

有一天，我在仁爱路上拾到几朵新凋落的木棉花，捧在手上，还能感觉它在树上犹温的血，那一刻我想：一个人不管处在任何环境，都要坚持心灵深处的某些质地，因为有时生命的意义只在说明一些最初的坚持，放弃生命的坚持的人，到最后就如木棉一样，只有开花的心情，终将失去结子飞翔的愿力。

### 戴勋章逛街的人

在街上遇到一个奇特的人，他戴的一顶黑帽子上透了一副国旗，帽沿上都是勋章。他身穿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熨烫得非常齐整，他的胸前左右都挂满了勋章。

但他的腿断了一肢，裤管处打了一个结，他撑着支架，一步步走得很慢，我们也可以明确知道他曾是个极有威仪的人，从他的帽子、衣服，一直到只有一只也擦得雪亮的皮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威严。

这曾是一位指挥着大军的将军吧！我心里想着，因为具有如此威猛壮肃的精神者，在街上我们是很少见到的。

靠近一看，他的勋章真是美，绝对不是普通的单薄纪念章，而是厚实的、精致的，如同我们在电影上看见将军所垂挂的一般，有星星的光泽，掉在地上必然会发出金属一样的响脆的声音。那时候他站在百货公司贩卖宝石的橱窗前面，我正站在橱窗的这岸，隔着晶亮的玻璃，正视着他。他的勋章，比橱窗里的宝石更引人注目。

我忍不住脱帽向他致意，他露出和煦的微笑，然后我们在人潮里错身而过，没有任何交谈。回到家里，我心里老是惦起这位戴着勋章逛街的人，他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要戴着明亮的勋章在人群里行走呢？他的勋章怎么来的？他的腿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隔了一个多月，我又在仁爱路的红砖道上看见他，从背影，我就认出那在百货公司曾与我见过一面的人，我跟着他的背影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直到复兴南路等红灯时，我们才并肩站在一起。

“先生，您好。”我说。

没想到这位胸前仍然挂满勋章的人说：“呀！我们在百货公司曾见过一面。”然后他礼貌地伸手与我相握，他的手非常有力而温暖。

“你的勋章真是美！”我说。

他很高兴地笑了，说：“难得有人看见我的勋章。”

我们就一边散步，一边谈起一排排勋章的故事，与我想象的非常接近，他果然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胸前的每一枚勋章都是在烽火中的奖赏。唯一与我的推测不同的是，他并非将军，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胸前最后的一枚勋章，是失去他的左腿而获得的。

为什么每天戴满勋章到街上来呢？

他说：“这是有点疯狂的行为，不过，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又大了，又断了左腿，一般人对我都不会太礼貌，有一次我试着戴勋章出来，才得到了一些尊重，遭到的白眼比较少了。”他以一种极严肃的口气说：“其实，我的左腿才是我最大的勋章，但是一般人总是最轻视它。”

当我们在下一个路口分手的时候，我特别感叹，通常最大的勋章是难被人看见的，何况是没有戴出来的，放在心里的勋章呢？

我虽然从不戴勋章出门，我也没有任何勋章，不过，我总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有勋章的人，如果不能怀抱着敬重的心，不只看不到别人的勋章，自己的勋章也会失去。

即使是最平凡的母亲带着孩子，我也看见母亲的勋章是无尽的爱，而孩子的勋章是毫不矫饰的天真，那时我感觉自己，也可以把那母亲的爱与孩子的天真，佩在我空白的胸前。

天地间最美丽的勋章不是别的，正是对一切都抱着尊重与包容的心情。

## 百年与十分钟

在日本东京的银座街头，有好几家卖古董照相机的店，那些古董相机的性能都还非常好，外表经过整修也和新的样子。

卖古董相机的店员都会对人保证，那相机可以拍出现代相机效果相当的作品。

“但是，”有一位店员这样说：“要注意这些保存了一百多年的相机，它的曝光时间就要十分钟，现代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静止十分钟让人拍照，只有拿来拍风景和静物了。”

店员说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买了一架古董相机，试图用那部相机帮人拍照。他要拍人之前，就告诉那被拍的人说：“这是一百年的照相机，曝光就要十分钟，你可以十分钟坐着不动吗？”每一个被拍到人都拍胸脯对他保证：“没问题，一百年前的人不都是这样拍照的吗？”可叹的是，他拍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坐

着十分钟不动。

最后，拍照的人气了，心想：“难道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坐着不动吗？为什么古代看成是最自然的事，现在没有人能做到呢？”他找到一个朋友帮他按快门，他自己接受拍照，结果连他自己也不能面对镜头静坐十分钟。

他只好把相机还给卖古董相机的店。

店员指着橱窗说：“他退回的照相机就是那一部，要买回去试试吗？”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说，可是那部相机再没有卖出过，因为每一个现代人都深知，在生活的周围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十分钟坐着不动的人。

这个故事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古代人和现代人对时间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古人一天可能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现代人一天却要做几十件事；古人坐个十分钟是绝对没问题的，现代人却很少有耐心能坐十分钟。拍过照的人都知道，叫一个现代人八分之一秒不动，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十分钟的价值与意义，经过一百年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也使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现代修习禅定不容易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在体质里，已经失去了深沉、长恒、有耐心的特性。

对于某些盲目的忙着，忙到没有时间痛哭一场的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古人拍一张照片要曝光十分钟，现在，到大规模的快速冲洗店，十卷底片全部洗好，也只要十分钟的时间呀！

## 心的影子

我相信命理，但我不相信在床脚钉四个铜钱就可以保证婚姻幸运，白首偕老。我相信风水，但我不相信挂一个风铃、摆一个鱼缸就可以使人财运亨通、官禄无碍。

我相信人与环境中有一些神秘的对应关系，但我不相信一个人走路时先跨左脚或右脚就可以使一件事情成功或失败。

我相信除了人，这世界还有无数无量的众生与我们共同生活，但我不相信烧香拜拜就可以事事平安，年年如意。

我相信人与人间有不可思议的因缘，但我不相信不经过任何努力，善缘就可以成熟；不经过任何奋斗，恶缘就能够消失。

我相信轮回、因果、业报能使一个人提升或堕落，但我不相信借助于一个陌生人的算命和改运，就能提升我们，或堕落我们。

我也相信上帝与天神能对人有所助力，但我不相信光靠上帝和天神可以使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国，或因不信，就会使我们落入无边的地狱。

这些相信与不相信，是缘于我知道一切命运风水只是心的影子，一切际遇起落也只是心的影子，心水如果澄澈，什么山水花树在上面都是美丽的，心水如果污浊，再美丽的花照在上面也只是污秽的东西。

因此，改造命运的原理是要从心做起，而改造命运的方法是进入正法，不要落入外道。“心内求法就是正法，心外求法即是外道”，迷信也是如此，想透过外缘的攀附来改变命运就是迷信，只有回来从内心改造才是正信——所以迷信不应指命运、风水、鬼神等神秘的事物，迷信是指心被向外追求的意念所障蔽和迷转了。



佛经里说：“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灭定业。”佛不能灭的定业，谁能灭呢？只有靠自己了。金刚经也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道见如来。”——什么才能见如来呢？心才能见如来，所以应先求自己的心。

一个人的心如果澄净了，就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清宵，处处是福地，法法是善法，那么，还有什么能迷惑、染着我们呢？

## 小

佛陀释迦牟尼初证道不久，住在舍卫城郊外的给孤独精舍，当时方圆几百里外的人都知道给孤独精舍里，住了一位彻底证悟的人，他有世间最高的智慧。

这个消息给拘萨罗国的车王波斯匿听到了，他赶来拜访佛陀。在他心里的预想，佛陀一定是年纪非常大的老人，经过很长的沉思才证得了彻悟人生真实的智慧。等到了给孤独精舍，见到佛陀的时候，不禁感到吃惊，因为在波斯匿王面前的竟是一位

三十余岁的白脸青年，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波斯匿王对于眼前的年轻人自称得最高的智慧，而且被世人顶礼恭称为“世尊”，感到非常迷惑，他忍不住问道：“世尊！听说您已证悟了最高的道，无上的正等正觉，这是真的吗？”

“大王！是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说已经证悟最高的道，那个人就是我。”佛陀肯定地答复，但是国王还是不肯相信眼前的白脸青年已经得道。

他继续问道：“但是，世尊！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尊敬为师，有许多跟随的弟子，非常闻名的沙门和婆罗门也不少，像富兰那迦叶、末伽梨瞿舍罗、尼乾陀若提子等等，都是有修行有名望的老师。可是，当被问及是不是悟得最高的道，他们也不敢很肯定的回答。像您这么年轻，出家的日子很短，怎么敢说悟到最高的道呢？”

这时，青年的佛陀回答道：“大王！不要以为小的事物就轻视它。在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事物不可以小而轻视的，不可以因为国王年纪小就予以轻视。不可以因为比丘年轻就予以轻视。”

波斯匿王听了，很钦佩佛陀的智慧，进而聆听佛的教化，终于皈依了三十七岁的佛陀，成为佛的弟子。

佛陀的说法是多么有智慧，年轻的国王与老年的国王同样有威权，小蛇的毒液和大蛇是完全相同的，小火和大火并无区别，当然，修行人的证道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或年纪的大小来区分。因为这样，佛陀才留下一个“不轻未学”的伟大教化，不要轻视那些未学的人、年轻的人，因为他一转身、一起念，燃点了累世的智慧，往往能超越那些长久修行的人。

这个教化是容易理解的，一个人睡眠需要八小时，但醒来往往是一秒钟的时间，同样的，如果我们想信三世，一个人睡了千百年，醒来也只需要一秒钟，没有睡一百年的人，需要一百年才能醒来的道理。推衍起来，禅宗说的“顿悟”正是那睡醒来的一秒钟。

所以，“顿悟”是可信的，“纳须弥于芥子”是可信的，“无量劫摄于一念”是可信的，“一念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也是可信的！

禅的修行是从相对的世界进入绝对的世界，在绝对世界里是没有大小的，因此，我们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世间，只有心量真正庞大的人自居于小，才能毫无遗憾！

佛陀所说的小不是表相的，经典上不是说每一微尘里都有佛的净土吗？这是华严境界，如果这还不能理解，世法上也可以知道，只有空的瓶子才能装水，而也只有空瓶子装满虚空，不管拿到何处，打开瓶塞，都能和任何地方的虚空相应。

自认为小一点、空一点，是修行者对等自己的态度；但永远不因别人小、别人空而轻视，则是修行人对待别人的风格！

## 求 好

有好多喜欢讲生活品质，他们认为花的钱多、花得起钱就是生活品质了。

于是，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吃饭时一掷万金，在置衣时一掷万金，拚命地挥霍金钱，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的答案是理直气壮的——“为了追求生活品质！为

了讲究生活品质!”

生活? 品质?

这两样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有钱能满足许多的物质条件就叫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 有生活品质,而穷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

如果说受教育就会有生活品质,是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有生活品质,没受教育的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

如果说都市才有生活品质,是不是乡下人就没有生活品质呢?是不是所有的都市人都有生活品质呢?

答案都是否定的,可见生活品质乃不是某一阶层、某一地区,或甚至某一时代的专利。古人也可以有生活品质,穷人、乡下人、工匠、农夫都可以有生活品质。因为,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一人有限的条件下寻求该条件最好的风格与方式,这才是生活品质。

工匠把一张桌子椅子做到最完美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

农夫把稻田中的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

穷人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最好吃的豆腐，是生活品质。

整个社会都能屏弃那不良的东西，寻求最好的可能，这个社会就会有生活品质了。因此，我们对生活品质最大的忧虑，乃不是小部分人的品味不良，而是大部分人失去求好的精神了。

在一个失去求好精神的社会里，往往使人误以为摆阔、奢靡、浪费就是生活品质，逐渐失去了生活品质的实相。进而使人失去对生活品质的判断力，只好追逐名牌，用有名的香水、服装、皮鞋，以至名建筑师盖的房子，来肯定自我的生活品质，这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名牌泛滥的原因。

有钱人从头到脚，从房子到汽车，从音响到电视用的都是名牌，那些名牌多得让人忘记了自己名字。

一般人欣羡之余，心生卑屈，以为那是生活品质，于是想尽方法不择手段去追求

“生活品质”，甚至弄到心力交瘁、含恨而死。君不见被警察抓到的大流氓乃至小妓女，戴劳力士，开进口车，全身都是名牌吗？

真正的生活品质，是回到自我，清楚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条件，在这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最好的事物与生活。再进一步，生活品质是因长久培养了求好的精神，因而有自信、有丰富的心胸世界；在外，有敏感直觉找到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在内，则能居陋而依然能创造愉悦多元的心灵空间。

生活品质就是如此简单；它不是从与别人比较中来的，而是自己人格与风格求好精神的表现。

## 转 动

有一句俗语说："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意思是当一个人时常变化自己，那么他就可以时常保持光润的面貌。

但是，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是不是意味着静止的石头或生苔的石头是不好的呢？其实，光润之石固然好，生苔的石头也没有什么坏。再进一步说，滚动的石头是自愿的滚动呢？还是被别人所滚动呢？如果是自愿滚动追求光润，光润就是好的；如果是想要生苔却被别人滚成光润，光润就是一件坏事了。

这真是一个大问题，每个人在童年或青年时代，都认为要自己转动，甚至来转动这个世界。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就会发现，原来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由自己转动的，我们只是被外在的世界所转动的一粒石头罢了。于是大部分的中年人都失去了生苔的生命力，而有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光润，事实上是世故的圆滑。

转动世界，或者只是小小的转动自己，都是何其不易！

当然，被世界转动我们，就容易得多了。

大部分人都会在这种转动里，落进一个无可奈何的境况：就是发现自己并没有转动世界的力量，却又不甘心落入完全被转动的地步。所以，就一直保持着继续奋斗的精神，流血流汗，耗费了大部分的青春。偏偏最后的结局还是：世界在转动着，我们



只是这转动中的一块石头，甚至一粒微尘！

可悲的不在于时空的辽远与世界的宽阔，而是我们的渺小与幽微。

不错，世界是不可转动，或者说转动世界是艰难的。那么现代人如何在认清这种实相之后，还能活得自在、积极、愉悦、明朗，同时不失去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呢！答案就是与转动的世界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并能冷静观照到自己的流转，使自己的心性独立于世界，有着独特的精神。

听起来似乎有些晦涩，其实不难明白，就是我们虽然不免在物质上必须活在现实世界，我们也会在现实世界中一天天的老化。但是在精神上我们能超拔出来，以更高的观点看人生，而在心灵的深处不随年纪老去，保持着对世界新鲜而有希望的心情。

这就是"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的精神 -----接受现实世界苦乐的转动吧！不要去分别、去爱憎，只要心里明明白白，就能容易地走向无上智慧的道路。

我们很容易能观察到，这世界上的儿童与青年，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面目，他们通

常能断然拒绝物欲的魅惑，追求理想的标竿。可是，这世界的中年人，往往丧失理想的标竿，趋入物欲的泥沼，这就是随外在世界完全转动的结果。

以至于，这个世界的中年人，不论男女，都有着相似的面貌与表情，那是由于世界不但转动他的现实，也转动了他的青春与心性，甚至转动了他为理想奋斗的热情了。

理解世界的转动是不可抗拒的，也理解着与这转动和谐，同时知道有一个如如不动的本体，知觉有不可动转之处，这是转动的世界里能自在明朗的一种锻炼。

譬如，上下雨天的时候，出门别忘了带伞，但保持有春日晴好的心情。

譬如，处在黑暗的境况犹如进入戏院，能在黑暗中等待，以便灿烂的电影开演。

譬如，成功的时候不要迷恋掌声，因为知道最好的跑者都是不顾掌声，才跑在掌声之前。

譬如，在拥挤吵闹的公车上与人推挤，也能安下心来期待目的地，因为有一个目的地，其它的吵闹、挤迫，乃至于偶尔被冲撞，又有什么要紧呢？

转动者与被转动者，是我们所眼见的世界，或是我们不可见的自我呢？

## 幸福终结者

从前看童话书，有许多是关于王子和公主的故事，这种故事都是千篇一律，是公主受到某种妖魔或巫婆的咒术所魅惑，变成植物、动物，或长睡、或禁制而失去了自由。王子，英俊、潇洒、骑着白马、手拿宝剑，经过重重磨难，终于把公主救了出来，故事的终结总是：“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虽然在小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从此”是不太可能的，但一读到“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心里就充满一种特殊的感动，深知那不一定是个结局，却一定是个期望。

为什么说“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结局，却是期望呢？因为除童话故事，我们也看许多卡通影片也是千篇一律的，一只弱小的动物或一个弱小的人，一开始总被强大的动物、人，或者压力，整得一塌糊涂，在故事的后半段，他们总是奋力一击，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结局也可以说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幸的是，卡通影片与单产故事不同，它有续集，主角的幸福仿佛没有过多久，就要面临新的考验与压力，在挫败的角落中抗争，最后又得到一次幸福。然后，故事

就周而复始的重复不已，卡通人物是不死的，所以他们的失败与压力不死，他们的幸福也总是在失落沉沦中重升。

不只童话或卡通是这样，在电视上演给大人看的警匪、侦探、情爱的单元剧，都是我们知道在人生里，借着外在世界的克服、奋斗，不地定能得到最后幸福的结局，因为只要这个世界不停止转动，人的挫折才能就不会终止，活在这世界一天，就不可能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的一天。即使贵如王子与公主也不能逃出这个铁则，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古代王室的历史，发现争端、纠缠、丑闻的时代总比太平的时代多得多的原因。

是的，我们骑白马拿宝剑去砍杀妖魔、破除巫术，并不能使我们进入平安的境地。

我对于王子与公主的故事于是有了新的体会，如果我们把除妖魔的行动当成是一种象征，象征了王子去砍除了心中的妖魔，与纠葛，到达一个宽广、博大、慈悲、无所动摇的心境，那么他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并不是不可能。

不要说走在荆棘遍地、丑怪狰狞的地方了，就是走在地狱的炼火中，也能有清凉

的甘露。佛教里有一尊地藏王菩萨，由于心地无限光明与无量慈悲，经常在地狱中救拔众生，当他走过地狱燃烧的烈为，每一朵为焰都化成一朵最美丽的红莲花，来承接他的双足，这是一则多么动人的启示呀！

我们对于最终的幸福，因而要有一个更新的体认，记不得是哪一个诗人说过："人们常为了追求幸福而倒在尘沙之中，而伊甸园就在左近。"莎士比亚就过："快乐，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方向。"

幸福快乐不是一个结局，只是一个方向罢了，我们只能说一直在往那个方向走，而不能说是在朝那个结局前进。

只要我们去除心的葛藤，不断追求幸福的方向，就不只是让我们从黑暗之地走向光明，而是从光明走向另一个光明的起点。

是什么使我们从光明走向光明？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回到心的清静，回到一个更广大的包容罢了。

最清静广大的心胸世界，才是幸福的终结者。

## 流浪水

孩子跟老师到海边去，回来后用了一夜的时间，告诉我海边的故事，

他们到海边后去看海、吃鱼丸、坐渡轮，他说："渡轮上有一个像电风扇一样旋转的东西，一直噗噗噗的打着水着海水，海水被打到后面去，渡轮只好前进了。"

他说："老师叫我们蹲着，伸手摸海水，海水好冰喔，比我们家水龙头的水还冰。"

他说："海好大好大，有好多的鱼、虾、螃蟹都可以在里面生活，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游遍整个海，因为太大了嘛！对不对？"

.....

我问孩子："那么，你对海，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

他说："是流浪水。"

"流浪水？"

"是啊！流浪水就是一下了打到海边上又退回去，隔一下了又打到海边上那一种

水。许多鱼呀虾呀都跟着流浪水，流上来呀，又流下去。它们一生下来就在流浪水里，长大了在流浪水里，最后死了也在流浪水里。老师说，有很多鱼虾长在海底，那里的水不是流来流去，很可能它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在流浪水里……"

我对孩子说："那不叫流浪水，那是海浪。"

"流浪水不就是海浪吗？"孩子用天真的眼睛看着我。

"对，流浪水就是海浪。"我说。

孩子才安心地去睡觉了。

深夜里，我思考着孩子的话，所有的海中动物是生长在流浪水里，它们一生都在海里流浪着，当然从来没有一只海中的动物可以游遍整个海。有很多深海里的动物，从不知道是一波一波地流浪着，然后它们在无波的深海里，平静地死去。

流浪水是多么美丽的海之印象呀！

海的动物是生活在里，我们陆上的众生何尝不是生活在流浪水呢？我们的流浪水是时间，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规律循环着，不正是如打在岸上又退去的流浪水吗？从

小的角度看，当然每个白天和黑夜同，可是从大的观点看，白天黑夜不正是我们看海浪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吗？

可叹的是，很少有人警觉到时间的流浪水，他们就会在没有观照的景况下度过一生。

警觉到时间的流浪水仍然不够，其实每一个人有了觉醒之后，心性就会像大海一样，看着潮涨潮落，知悉心海的浪循环之周期，这些海浪再汹涌，在海底最深的地方，是宁静而安适的。因为深刻地观照了流浪，便不会被流浪水所转，不会在拍岸时欢喜，也不会在退落时悲哀，胸怀广大，涵容了整个大海。

自性心水的流露正像这样，因此在生命中觉悟而进入深海里的人，与从来不知道流浪水的人是不一样的，前者无惧于生死的流浪，后者则对生死流浪因无知而恐惧，或者因愚昧而纵情欢乐。



## 不封冻的井

和一位朋友到一家店里叫了饮料，朋友喝了一口忍不住吃惊地赞叹起来："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喝？"

"这是木瓜牛奶呀！"我比他更吃惊。

"木瓜牛奶是什么做的？"

"木瓜牛奶就是木瓜加牛奶，用果汁机打在一起做成的。"

"是呀！这是我第一次喝到木瓜牛奶。"朋友理直气壮地说

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对我来说，一个人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而没有喝过木瓜牛奶，就仿佛不是台湾人一样，对我的朋友是自然的，因为他是世家子弟，家教非常严格，从小的自由非常有限，甚至不准在外面用餐的。当然，他们家三餐都有佣人打理，出门有司机，叠被铺床都没有自己动过手，更别说洗衣拿扫把了。

到三十岁才有一点点自由，这自由也只是喝一杯路边的木瓜牛奶汁而已。

对生长在南台湾贫困乡村的我，朋友像是来自外太空的人，我们过去的生活几乎

没有重叠的部分。在乡下，我们生活的每地分钱都是流汗流血奋斗的结果，小孩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就要下田帮忙农事，大到推动一辆三轮板车，小至缝一枚掉了的扣子，都是六七岁时就要亲手去做。而小街边的食物便是我们快乐的泉源，像木瓜牛奶这么高级的东西不用说，能喝到杨桃水、绿豆汤已经谢天谢地，纵使是一枝红糖冰棒，或一盘浇了刨冰，就能使我们快乐不置了。

有时候我们不免也会羡慕有钱人家的小孩，但当我们知道有钱人的孩子不能全身脱光到溪边游泳，或者下完课不能在田野的烂泥里玩杀刀的时候，我们都很同情有钱人的孩子。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里，孩子几乎没有任何物质的欲望，因为则刚，到后来我们即使赤着脚、穿破衣去上学，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

这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深信物质之外，这有一些能使我们快乐的事物不是来自物质。而且对这个世界保持微微喜悦的心情，知道在匮乏的生活里也能有丰满的快乐，便宜的食物也有好吃的味道，小环境里也有远大的梦想——这些卑中之尊、贱中

之美、小中之大，乃至丑中之美、坏中这好，都是因微细喜悦的心情才能体会。

在夏天里，我深信坐在冷气房里喝冰镇莲子的美味，远远\比不上在田中流汗工作，然后在小路上灌一大碗好心人的"奉茶"，奉茶不是舌头到喉管的美味，而是心情互相体贴而感到的欢喜。

在禅宗的《碧岩录》里有一个故事，德云禅师和一位痴圣人一起去担挑积雪，希望把井口埋起来，引起了别人的讪笑，当然，雪无法把井口埋住是大家都知道的，德云法师为什么要担雪埋井呢？他是启示了一个伟大的反面教化是：只要你心底有一口泉涌的井，还怕会被寒冷的是要紧的事。

"不封冻的井"是一个多么深邃的启示，它是突破冷漠世界的挚情，是改变丑陋环境成为优美境地的心思，是短暂生命里不断有活力萌芽的救济。

心井永不封冻，就能使我们卓然不群，不随流俗与物欲转动了。

在路边自由地喝杯木瓜牛奶，滋味不见得会比人参汤逊色呀！

## 素质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花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在家院的庭前种了桂花、玉兰和夜来香，到了晚上，香气随同四散，流动在家屋四周，可是这些香花都是白色的。反而那些极美丽的花卉，像兰花、玫瑰之属，就没有什么香味了。

长大以后，才更发现这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凡香气极盛的花，桂花、玉兰花、夜来香、含笑花、水姜花、月桃花、百合花、栀子花、七里香，都是白色，即使有颜色也是非常素淡，而且它们开放的时候常成群结队的，热闹纷繁。那些颜色艳丽的花，则都是孤芳自赏，每一枝只开出一朵，也吝惜着香气一般，很少有香味的。

“香花无色，色花不香”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素朴的花喜欢成群结队，美艳的花喜欢幽然独处”也是惊人的发现。依照植物学家的说法，白花为了吸引蜂蝶传播花粉，因此放散浓厚的芳香；美丽的花则不必如此，只要以它的颜色就能招蜂引蝶了。

我们不管植物学家的说法，就单以“香花无色，色花不香”就可以给我们许多联想，并带来人生的启示。

在人生里，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非凡的素质，有的香盛，有的色浓，很少很少能

兼具美丽而芳香的，因此我们不必欣羡别人某些天生的素质，而要发现自我独特的风格。当然，我们的人生多少都有缺憾，这缺憾的哲学其实简单：连最名贵的兰花，恐怕都为自己不能芳香而落泪哩！这是对待自己的方法，也是面对自己缺憾还能自在的方法。

面对外在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艳丽的颜色所迷惑，而要进入事物的实相，有许多东西表面是非常平凡的，它的颜色也素朴，但只要我们让心平静下来，就能品察出这内部最幽深的芳香。

当然，艳丽之美有时也值得赞叹，只是它适于远观，不适于沉潜。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少能欣赏素朴的事物，却喜欢耀目的风华；但到了中年则愈来愈喜欢那些真实平凡的素质，例如选用一张桌子，青年多会注意到它的颜色与造形之美，中年人就比较注意它是紫檀木或是乌心石的材质，至于外形与色彩就在其次了。

最近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有一种新的感怀，就是和一个人面对面说了许多话，仿

佛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和另一个人面对面坐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就仿佛说了很多。人到了某一个年纪、某一个阶段，就能穿破语言、表情、动作，直接以心来相印了，也就是用素朴面对着素朴。

古印度人说，人应该把中年以后的岁月全部用来自觉和思索，以便找寻自我最深处的芳香。我们可能做不到那样，不过，假如一个人到了中年，还不能从心灵自然地散出芬芳，那就象白色的玉兰或含笑，竟然没有任何香气，一样的可悲了。

## 飞越冰山

有一年春天，搭飞机从夏威夷到美国东岸，中途的时候，驾驶员报告了我们正在飞越阿拉斯加上空，靠近了北极圈，机舱里的乘客纷纷探头往窗外看。

窗外的大地覆盖着一片洁白的冰雪，平原、河流、山脉上都是白色，白得令人昏眩。尤其是那些在山顶上的积雪，因为终年不化，更白得刚强而尖锐，在飞机上都可以感受到直而冷的线条，一道道划过冷而寂静的大地。

机上的乘客无不为眼前这壮丽、清明、无尘的大地动容赞叹，觉得是人间少见的美景，尤其是我们刚刚从热情、温暖、海洋蔚蓝、阳光亮丽的夏威夷离开，北国的风情就像一口冰凉的清水灌入了胸腹，再加上有了很高的距离，再冷的景致也无不温馨而美丽了。

那时是春天，虽然看着遍地的冰雪，大家也知道已是春天了，高空上的阳光多么耀眼、云多么明丽、天空多么湛蓝，都在哄传春天的消息。

就在飞机上，我想起学生时代非常喜欢的一部记录电影《北极的南奴克》，那是一部真实记述生活在北极圈中南奴克人的记录电影，他们在冰雪中诞生、在冰雪中成长及繁衍种族，也在冰雪中老去死亡。对于南奴克人，冰天雪地是天经地义，他们的一生没有见过冰雪以外的世界，虽然他们在冰雪中艰困地生活，却从来没有想追寻另外的世界。

当我们从很高的飞机上看美丽的冰雪大地，很难想象有许多人和动物在其中过着艰险的渔猎生活，即使知道那些艰险，站在高点上看，也仿佛没有那么苦了。

我们的飞机很快就飞越冰山，飞进一个百花盛开的城市，那看起来空阔无边、不能横越的冰雪，很快的，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被远远地抛弃了。

虽然我们是在高空上飞越冰雪，才有清爽亮丽的心情，但如果还原到人生里，生活也就是这样了。我们的一生固然短暂，却有非常多的时刻，我们会感觉到被冰雪的寒冷所围困，或者沦陷到无边的黑暗里。任何一个人完全避免心灵的寒冷与黑暗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寒冷与黑暗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才能维持自在与希望呢？

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让自己的心爬上高点，由一个比较广大的角度来观照自我。这并不是使身心分离，而是真实知道人生的变数虽然有害，但若是从大的心量来看，变数也是常数的一部分，正是觉悟的开启与智慧的契机。

我们在阿拉斯加的上空可以看到冰雪之美，我们在黄昏最后时刻也能感受黑暗之美，那是我们知道很快就能飞越冰雪，也知道黑暗是迎接光明的一种必然。



心的上升，往往使我们能时常处在光明与温暖的境界；倘若我们一直执著寒冷与黑暗的伤害，我们就会沉沦而不自知。

何不随时准备飞越冰山呢？因为生活的冰雪只有心的温暖、心的高度、心的广大可以飞越。

## 世 缘

家里有一条因放置过久而褶皱了的萝卜，不能食用，弃之可惜，我找到一个美丽的陶盆试着种它，希望能挽救萝卜的生命。

没想到这看起来已完全失去生命的萝卜，一接触了泥土与水的润泽，不但立刻丰满起来，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抽出了翠绿的嫩芽。接下来的日子，我仿佛看着一个传奇，萝卜的嫩绿转成青苍，向四周辐射长长的叶子，覆满了整个陶盆，看见的人没有不盛赞它的美丽。

二十几天以后，从叶片的中心竟抽出花蕊，开出一束束淡蓝色的小花，形状就像

田野间的油菜花。我虽然生长在乡下，从前却没有仔细看过萝卜开花，这一次总算开了眼界，才知道萝卜花原来是非凡的，带着一种清雅之美。尤其是从一条曾经濒临死亡的萝卜开出，更让人觉得它带着不屈的尊贵。

当我正为盛开了蓝色花束的萝卜盆栽欢喜的时候，有一天到阳台浇花，发现萝卜的花与叶子全不见了，只留下孤零零的叶梗，叶梗上爬满青色的毛虫，原来就在一夕之间，这些青虫把整株萝卜叶都啃光了，由于没有食物，每一只青虫都不安地扭动着、探寻着。

这个景象使我有一点懊恼和吃惊，在这么高的楼房阳台，青虫是怎么来的呢？青虫无疑是蛱蝶的幼虫，那么，是蛱蝶的卵原来就藏在泥土中孵化出来？或者是有一只路过的蝶把卵下在萝卜的盆子呢？为什么无巧不巧选择开花的时候诞生呢？

我找不到任何答案，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不供应食物给这一群幼小的青虫，它们一定会很快死亡，虽然我为萝卜的惨状遗憾，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每天，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摘几片菜叶去喂青虫，并且观察它们，这时我发现青虫

终日只做一件事，就是吃、吃、吃，它们毫不停止地吃着菜叶，那样专心一志，有时一整天都不抬头。那样没命地吃，使它们以相等的速度长大和排泄，我每天都可以看出它们比前一天长大，或下午看起来就比早晨大了一些。而且在短短几天内，它们排出的青色粒状粪便，把花盆全盖满了。

丑怪而贪婪的青虫，很快就长成两寸长的大虫了，肥满得像要滴出汁液，这时它们不再吃了，纷纷沿着围墙爬行，寻找适当的地点把自己肥胖的身体挂在墙上，它吐出一截短丝粘住墙，然后进入生命的冥想，就不再移动。

第一天，青虫的头部蜕变成菱形的硬壳，只剩下尾巴在扭来扭去。

第二天，连尾巴也硬了，不再扭动，风来的时候，它挂在墙上摇来摇去。

第三天，它的身体从绿色转成褐色，然后颜色一直加深。

一星期后，青虫的蛹咬破自己的硬壳，从壳中爬出来，它的两翼是潮湿的，软弱的，但它站在那里等待，只是一炷香的时间，它的翼干了，坚强了，这时，它一点也不犹豫，扑向空中、飞腾而去。

呀！那蝴蝶初飞的一刹那，有一种说不出的动人之美，它会飞到有花的地方，借着花蜜生活，然后把卵下在某一株花上。我想，看到这一群美丽的蝴蝶，在春天的阳光花园中上下翻飞，任谁也难以想象，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它们是丑怪而贪婪的青虫，曾在一夜间摧毁一棵好不容易才恢复生机的萝卜。

现在，青虫的蛹壳还不规则成群地挂在墙上，风来的时候仍摇动着，但这整个过程就像梦一样，萝卜真的死去了，蛱蝶也全数飞去了。世缘何尝不如此，死的死，飞的飞，到最后只留下一点点启示，一些些观察，人生因缘之流转，缘起缘灭真是不可思议。

如何在世缘中活得积极自在，简单地说就是珍惜每一个小小的缘，一条萝卜使一群青虫诞生，生出一群蛱蝶，飞向广大的天空，一个小的因缘有时正是这么广大的。

今早，我看到萝卜死去的中间又抽出芽来，心里第一个生起的念头是：会不会再有一只蝶翩飞来呢？

## 生命的化妆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她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

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

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她：“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她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堂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分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突显出来，让她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她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谐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

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

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

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

“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

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

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相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相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相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

可惜，在表相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 月到天心

二十多年前的乡下没有路灯，夜里穿过田野要回到家里，差不多是摸黑的，平常

时日，都是借着微明的天光，摸索着回家。

偶尔有星星，就亮了很多，感觉到心里也有星星的光明。

如果是有月亮的时候，心里就整个沉淀下来，丝毫没有了黑夜的恐惧。在南台湾，尤其是夏夜，月亮的光格外有辉煌的光明，能使整条山路都清清楚楚地延展出来。

乡下的月光是很难形容的，它不像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它的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下、墙垣内部微微地渗出，有时会误以为万事万物的本身有着自在的光明。假如夜深有雾，到处都弥漫着清气，当萤火虫成群飞过，仿佛是月光所掉落出来的精灵。

每一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真是好！

更好的是，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着月亮、有着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的发到指尖的指甲都感受月的清凉。

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心目中的月亮有一种亲切的生命，就如同有人提灯为我们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



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

直到如今，童年看月的景象，以及月光下的乡村都还历历如绘。但对于月之随人却带着一丝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呢？可以说它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由于我们知道月亮只有一个，人人却都认为月亮跟随自己，这是错觉；但当月亮伴随我们时，我们感觉到月是唯一的，只为我照耀，这是真实。

长大以后才知道，真正的事实是，每一个人心都有一片月，它是独一无二、光明湛然的，当月亮照耀我们时，它反映着月光，感觉天上的月也是心中的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是自己不知罢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放散月的光明，那是知觉到自己就是月亮的人。

这是为什么禅宗把直指人心称为“指月”，指着天上的月教人看，见了月就应忘指；教化人心里都有月的光明，光明显现时就应舍弃教化。无非是标明了人心之月与天边之月是相应的、含容的，所以才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即使江水千

条，条条里都有一轮明月。从前读过许多诵月的诗，有一些颇能说出“心中之月”的境界，例如王阳明的《蔽月山房》：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确实，如果我们能把心眼放到天一样大，月不就在其中吗？只是一般人心眼小，看起来山就大于月亮了。还有一首是宋朝理学家邵雍写的《清夜吟》：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月到天心、风来水面，都有着清凉明净的意味，只有微细的心情才能体会，一般人是不能知道的。

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到天上之月，没有见到心灵之月，则月亮只是极短暂的偶遇，哪里谈得上什么永恒之美呢？

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

## 猫头鹰人

在信义路上，有一个卖猫头鹰的人，平常他的摊子上总有七八只猫头鹰，最多的时候摆十几只，一笼笼叠高起来，形成一个很奇异的画面。

他的生意顶不错，从每次路过时看到笼子里的猫头鹰全部换了颜色可以知道。他的猫头鹰种类既多，大小也齐全，有的鹰很小，小到像还没有出过巢，有的很老，老到仿佛已经不能飞动。

我注意到卖鹰人是很偶然的，一年前我带孩子散步经过，孩子拼命吵闹，想要买下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猫头鹰。那时，卖鹰的人还在卖兔子，摊子上只摆了一只猫头鹰，卖鹰者努力向我推销说：“这只鹰仔是前天才捉到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卖猫头鹰，先生，给孩子买下来吧！你看他那么喜欢。”我这才注意到眼前卖鹰的中年人，看起来非常质朴，是刚从乡下到城市谋生活的样子。

我没有给孩子买鹰，那是因为我一向反对把任何动物关在笼子里，而且我对孩子说：“如果都没有人买猫头鹰，卖鹰的人对后就不会到山上去捉猫头鹰了，你看，这只

鹰这么小，它的爸爸妈妈一定为找不到它在着急呢！”孩子买不成猫头鹰，央求站在前面看一会，正看的时候，有人以五百元买下了那只鹰，孩子哇啦一声，不舍地哭了出来。

此后我常常看见卖鹰的人，他的规模一天比一天大，到后来干脆不卖兔子，只卖猫头鹰，订价从五百五十元到一千元左右，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卖掉几十只。我想不通他从何处捕到那么多的猫头鹰，有一次闲谈起来，才知道台湾深山里还有许多猫头鹰，他光是在坪林一带的山里一天就能捕到只几。

他说：“猫头鹰很受欢迎咧！因为它不吵，又容易驯服，生意太好了，我现在连兔子也不卖，专卖鹰。一有空我就到山上去捉，大部分捉到还在巢中的小鹰，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捉到它们的父母。。。。”

我劝他说：“你别捉鹰了，捉鹰的时间做别的也一样赚那么多钱。”

他说：“那不同咧！捉鹰是免本钱稳赚不赔的。”

对这样的人，我也不能说什么了。

后来我改变散步的路线，有一年多没见过卖猫头鹰的人，前不久我又路过那一带，再度看到卖鹰者，他还在同一个街角卖鹰，猫头鹰笼子仍然一个叠着一个。

当我看见他时，大大吃了一惊，那卖鹰者的长相与一年前我见到时完全不同了。他的长相几乎变得和他卖的猫头鹰一样，耳朵上举、头发扬散、鹰勾鼻、眼睛大而瞳仁细小、嘴唇紧抿，身上还穿着灰色掺杂褐色的大毛衣，坐在那里就像是一只大的猫头鹰，只是有着人形罢了。

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使一个人的长相完全不同了呢？这巨大变化是从何而来呢？我努力思索卖鹰者改变面貌的原因。我想到，做了很久屠夫的人，脸上的每道横肉，都长得和他杀的动物一样。而鱼市场的鱼贩子，不管怎么洗澡，毛孔里都会流出鱼的腥味。我又想到，在银行柜台数钞票很久的人，脸上的表情就像一张钞票，冷漠而势利。在小机关当主管作威作福的人，日子久了，脸变得像一张公文，格式十分僵化，内容逢迎拍马。坐在电脑前面忘记人的品质的人，长相就像一架电脑。还有，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到后来，长相就如同社会版上的照片。。。。

原因是这样的吗？或者是像电影电视上演坏人的演员，到后来就长成一脸坏相，因为他打从心里一直坏出到，到最后就无法辨认了。还有那些演色情片的演员，当她们裸裎的照片登在杂志上，我们仿佛看到一块肥腻的肉，却不见她们的心灵或面貌了。

一个人的职业、习气、心念、环境都会塑造他的长相和表情，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像卖猫头鹰的人改变那么巨大而迅速，却仍然出乎我的预想。我的眼前闪过一串影像，卖猫头鹰者夜里去观察鹰的巢穴，白天去捕捉，回家做鹰的陷阱，连睡梦中都想着捕鹰的方法，心心念念在鹰的身上，到后来自己长成一只猫头鹰都已经不自觉了。

我从卖鹰者的面前走过，和他打招呼，他居然完全忘记我了，就如同白天的猫头鹰，眼睛茫然失神，他只是说：“先生，要不要买一只猫头鹰，山上刚捉来的。”

这使我在后来的散步里，想起了三千年前瑜珈行者的一部经典《圣博伽瓦谭》中所记载，巴拉达国国王的故事。

巴拉达国王盛年的时候，弃绝了他的王后、家族，和广袤的王国，到森林里去，那是他相信古印度的经典，认为人应该把中年以后的岁月用于自觉。

他在森林中过着苦行生活，仅仅食用果子和根菜植物，每日专注地冥想，经过一段时间，他的自我从身中觉醒了过来。有一天他正在冥想，忽然看到一只母鹿到河边饮水，随着又听到不远处狮子的大吼，母鹿大吃一惊，正要逃跑的时候，一只小鹿从它的子宫堕下，跌入河中的急流里，母鹿害怕得全身颤抖，在流产之后死去了。

巴拉达眼看鹿被冲向下游，动了恻隐之心，便从河里救起小鹿，把小鹿带到自己身边。他从此和小鹿一起睡觉、一起走路、一起洗澡、一起进食、他对待小鹿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心念完全系在小鹿身上。

有一天，小鹿不见了。巴拉达陷入了非常焦躁的意念里，担心着小鹿的安危就像失去了儿子一样，他完全无法冥思，因为想的都是小鹿，最后他忍不住启程去寻找小鹿，在黑暗森林里，他如痴如狂呼唤小鹿的名字，他终于不小心跌倒了，受了重伤，就在他临终的时候，小鹿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就像爱子看着父亲一样看着他，就这样，巴拉达的心念和精神全部集中在小鹿身上，他下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成为一头鹿，这已经是他的下一世了。

这是瑜珈对于意念的看法，意念不仅对容貌有着影响，巴拉达因疼爱小鹿，都因而沉进了轮回的转动，那么，捕捉販售猫头鹰的人，长相晶益变成猫头鹰又有什么可怪呢？

和朋友谈起猫头鹰人长相变异的故事，朋友说：“其实，变的不只是卖鹰的人，你对人的观照也改变了。卖鹰者的长相本来就是那样子，只是习气与生活的濡染改变了他的神色和气质罢了。我们从前没有透过内省，不能见到他的真面目，当我们的内心清明如镜，就能从他的外貌进而进入他的神色和气质了。”

难道，我也改变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意念都如在森林中的小鹿，迷乱地跳跃与奔跑，这纷乱的念头固然值得担忧，总还不偏离人的道路。一旦我们的意念顺着轨道往偏邪的道路如火车开去，出发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走远了，就难以回头了。所以，向前走的时候每天反顾一下，看看自我意念的轨道是多么重要呀！

我们不止要常常擦拭自己的心灵之镜，来照见世间的真相；也要常常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长相与昨日的不同；更要照心灵之镜，才不会走向偏邪的道路。卖猫头鹰的人每天面对猫头鹰，就像在照镜子，我们面对自己俗恶的习气，何尝不是在照镜子呢？

想到这里，有一个人与我错身而过，我闻到栗子的芳香从他身上溢出，抬头一看，果然是天天在街角卖糖炒栗子的小贩。

## 养水母的秋天

从南部的贝壳海岸回来，带回来两个巨大的纯白珊瑚礁石。

由于长久埋在海边，那白色珊瑚礁放了许多天都依然润泽，只是缓慢地褪去水分，逐渐露出外表规则而美丽的纹理。但同时我也发现，失去水分的珊瑚礁仿佛逐渐失去生命的机能，连色泽也没有那样精灿光亮了。当然，我手里的珊瑚礁不知道在多久以前已经死亡，因于长期濡染海浪的关系，使它好像容蕴了海的生命，不曾死去。

为了让珊瑚礁能不失去色泽与生机，我把它们放进一个巨大的玻璃箱里，那玻璃

箱原是孩子养水族的工具，在鱼类死亡后已经空了许久。我把箱子注满水，并在上面点了一只明亮的灯。

在水的围绕与灯的照耀下，珊瑚礁重新醒觉了似的，恢复了我在海边初见时那不可正视的逼人的白色，虽然没有海浪和潮声，它的饱满圆润也如同在海边一样。

我时常坐在玻璃箱旁，静静地看着这两块在海边极平凡的礁石，它虽然平凡，但是要找到纯白不含一丝杂质，圆得没有半点欠缺的珊瑚礁也不容易。这种白色的珊瑚礁原是来自深海的生物，在它死亡后被强劲的海浪冲激到岸上来，刚上岸的时候它是不规则的，要经过千百年一再的冲刷，才使它的外表完全被磨平，呈现出白玉一般的质地。

圆润的白色珊瑚礁形成的过程，本身就带着一些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息，宜于时空的联想。在深海里许许多多年，在海浪里被推送许许多多年，站在沙岸上许许多多年，然后才被我发现。如果我们从不会见，再过许许多多年，它就粉碎成为海岸上铺满的白色细砂了。面对海的事物，时空是不能计算的，一粒贝壳砂的形成，有时都要万年

以上的时间。因此，我们看待海的事物---包括海的本身、海流、海浪、礁石、贝壳、珊瑚，乃至海边的一粒砂---重要的不是知道它历经多少时间，而是能否在其中听到一些海的消息。海的消息？是的，就像我坐在珊瑚礁的前面，止息了一切心灵的纷扰，就听到从最细微处涌动的海潮音，像是我在海岸旅行时所听见的一般。海的消息是不论我们离开海边多久，都那样亲近而又辽远、细微而又巨大、深刻而又永久。

有一个从海岸迁居到都市的老人告诉我，从海岸来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转身面向故乡的海，最后一刻所听见的潮声，与他初生时听见的海潮音之第一印象，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海边来到都市的人们，死时都面向着海，脸上带着一种似有若无似笑非笑的苍茫神情，那种表情就像黄昏最后时刻，海上所迷离的雾气呀！”老人这样下着结论。

我边听老人的说话，边就起了迷思：那一个初生的婴儿，我们顺着他的啼声往前追索，不管他往什么方向哭，最后是不是都到了海边呢？那一个临终的老给，我们顺着他的眼睛往远处推去，不管他躺卧什么方向，最后是不是都到了海岸呢？我们是住

在七山八海交互围绕的世界，所以此岸就是彼岸，彼岸就是此岸，都市汹涌的人群是潮水的一种变奏，人潮中迷茫的眼睛，何偿不是海岸上的沙呢？

对于海，问题不是我们的时空、距离、位置，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体贴海的消息。眼前的白色珊瑚礁在某些时候，确实让我想到临终时在心里听到海潮音的老人。他闭着眼眼，身体僵硬如石，石心里还有温暖的质地，那是属于海的部分，不能够改变的。

我养了那两个珊瑚礁很久以来，有一天，夜里开灯，突然看见了水面上翻滚飘浮着的一群生物，在灯光下闪动着萤光，我感到十分吃惊，仔细地看那群生物，它们的身体很小，小得如同初生婴儿小拇指上的指甲，身上的颜色灰褐透明，两旁则有无数像手一样的东西在划动着，当它浮动到水面，一翻身，反射灯光就放出磷火一样的光芒。它身体的形状也像一片指甲，但也像一把伞，背后还有细微几至不可辨认的黑点。

这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生物就象太空船忽然来临，使我惶惑，到底这是什么生物？什么因缘突然出生在水箱里？我只能判别这群生物的诞生必与珊瑚礁有关，其它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懂生物的朋友，他大叫一声：“唉呀！这是水母嘛！”我们坐着研究了半天，才做出这样的结论：水母是由体腔壁排卵，卵子孵化为胚以后，就会附着在海上的物体，像礁石一类，过一段时间从胚中横裂分离，就生出水母，一个胚分裂后会变成一群水母，我从海岸携回的白色珊瑚礁原来就有水母胚胎的附着，到水箱后才分裂出生了一大群小水母。

“这已经是最合理的推论了，不过，”朋友带着疑惑的表情说：“理论上，水母在淡水，尤其是自来水出生，一定会立刻死亡，不会活这么久。”我们同时把目光移向在水里快乐游动的水母，它们已经活了几十天，应该还会继续活下去。

朋友说：“有一点似乎可以解释这奇怪的现象，有些科学家实验在水中生孩子，小孩生下来自然就会游泳，反过来说，水母在淡水中生活也不是不可能。”

接下来许多日子的深夜，我都会想着水母的水箱中存活的原因，它们在水箱中诞生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海，当然也没有海的记忆，这使它可以毫无遗憾地在注满自来水的玻璃箱中生活，水母和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今日生活在欧美严寒雪地

中的黑人，如何能记忆他们热带蛮荒中的祖先呢？

水母在水箱中活着，却也带给我一些恐慌，那是因为问遍所有的鱼店，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养水母，只好偶尔用海藻来喂它们，幸而水母也一天天长大，养了一整个秋天，每一只水母都长得像大拇指甲一样大了。自然，这些水母赢得了无数的赞叹，水族馆中任何名贵的水族也不能相比。

当我还在痴心妄想水母是不是可以长得像海面上的品种那么巨大的时候，水母就一只一只在箱中死亡，冬天才开始不久，一群水母就死光了。我找不出它们死亡的原因，是由于冬季太冷吗？海上的冬天不是比水箱更冷！是由于突然有了海的记忆吗？已经过了这么久，哪里还会在意！或者是由于某些不知的意识突然抬头而意识到自己只能在海里生存吗？

水母没有给我任何回声，我唯一能确信的，是那些水母临终的最后一刻，一定能听见海的潮声，虽然它们初生时并未听见。

水母死后，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忧伤，就像海边的渔民遇到东北季风。一直到有

一天我和一群朋友相见，我指着水箱对他们说：“在这个水箱里我曾经养了一群水母，养了一整个秋天。”竟没有一个人肯完全的相信，因为水箱早已空了，只剩下两块失去海色的珊瑚礁，当朋友说：“骗鬼！”的时候，我才真正从隐秘的忧伤中醒来。

海潮、水母、秋天、贝壳海岸，都是多么真实的东西，只是因为时间，所以不在  
了。

我想到，带我去贝壳沙滩的朋友，他说：“主要的是去见识整个海岸布满贝壳砂的情景，捡贝壳还是小事。”最后，我没有捡贝壳，却在海岸的角落带回珊瑚礁，于是就有了水箱、有了水母，以及因水母而心情变化的秋天，还时常念记着海天的苍茫。。。。这种真实，其实是时间偶遇的因缘。

因缘固然能使我们相遇，也能使我们离散，只要我们足够明净，相遇时能听见互相心海的消息，即使是离散了，海潮仍然涌动，偶尔也会记起，海面上的深夜，曾有过水母美丽的磷光，点缀着黑暗。

在时间上、在广大里、在黑暗中、在忧伤深处、在冷漠之际，我们若能时而真挚地对望一眼，知道石心里还有温暖的质地，也就够了。

# 《如意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双叶双壁

林清玄散文

如意

女身成佛道



好禅

高僧的眼泪

如意珠

善听

跳跃的黄豆

天下第一

惜生诗抄

这一站到那一站

智慧是我耕的犁

观照世间的声音

鳄鱼与狗打架

独乐与独醒

大海与馨香

大地的证据

爱水

清雅食谱

鸟声中的再版

纯善

油面摊子

掌中宝玉

一朝

只手之声

不着于水

不是茶

# 如意菩提序

## 双叶双壁

中国禅宗从达摩祖师东来，一直到六祖慧能传法不传衣，一共有六位祖师的传承，这也就是一般认为是达摩遗偈"我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中的"一花五叶"。

不过细心的人当会发现到，这一花开五叶中有两叶是很少被注意的，那就是三祖僧灿和四祖道信，在六位祖师里，三祖四祖算是知名度最低的，有一些习禅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他们的生平或留下来的修行教化了。

这实在非常遗憾，我们对后来禅师的公案语录滚瓜烂熟，最少也是耳熟能详，对于最早的两位大祖师竟反而感到陌生，这是什么道理呢？

大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三祖僧灿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后周武帝灭佛法的时代，不仅是佛教受到空前的压迫，中华文化也进入混乱时期。《景德传灯录》是记载，三祖僧灿以白衣谒二祖，受度传法后隐居于舒州的皖公山，因受后周武帝破灭佛法的影响，有十几年的时间"居无常处"，这段时间在历史上就成了空白。

一直到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公元五九二年），才有一个十四岁的小沙弥道信来礼拜他，道信就是后来的四祖。道信与僧灿见面的情况很有传奇性，道信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僧灿问曰："谁缚汝？"道信："无人缚"。僧灿又问："何更求解脱乎？"道信言下大悟，跟随服侍师父九年之久，才得到受戒。

因缘成熟了，僧灿把衣法传给道信，并传了一首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传法以后，僧灿就到罗浮山游化了两年，又回到早年隐居的舒州皖公山。

舒州的士民知道僧灿回来奔走相告，大设檀供请祖师开示。他就为四众弟子广说心要。说完的时候站在法会大树下，合掌而化。圆寂的时间是隋阳帝大业二年（公元

六〇六年)十月十五日。经过四百多年,到了初唐,河南尹李常贬谪到舒州,发现了三祖的墓,瞻礼启圻,得到五色舍利三百粒,一百粒送给荷泽神会禅师,一百粒自己供养,一百粒高塔供养,后来,唐玄宗追谥这个塔为"鉴智禅师觉寂之塔"。

四宜道信则是自幼就仰慕空宗,仿佛是前世的修习,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他首先跟随的师父戒行不太纯净,道信常劝谏师父,可惜师父并不听从,道信只好自己守斋戒,经过五年之久,后来见到有二位僧人要到舒皖公山求法,他就跟着去了,受传了三祖的衣钵。

《景德传灯录》上说他得法后"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仅六十年",也就是说六十年的时间他守摄身心,从未躺下来睡觉,可见他用功的精勤。

隋大业十三年,他带弟子住在吉州寺,当时吉州被盗贼围困达七十几天,万众都感到惊惶恐怖,他教百姓同声念摩诃般若心经,正念时候,城外的盗贼看到城协墙上仿佛站了许多神兵,一时害怕,就四散逃走了。

后来他渡江到黄梅县众造寺,看到双峰并立,又有好泉石好风水,就在当地住了

下来。唐贞观癸卯年（公元六四三年），太宗仰慕他的道风，希望能瞻仰他的风采，于是下诏请他进京。道信谦逊辞谢，唐太宗连下诏三次，他最后只好称病，不肯前往。太宗非常生气，下第四次诏书的时候对使者说："如果他还不肯来，就取他的首级回来！"

使者到山上宣示了皇帝的圣旨，道信伸长脖子引颈就刃，神色无异于平常，使者不敢砍头，回来禀告太宗，皇帝更加赞叹仰慕，赐给了许多珍宝，并且不再下诏，顺遂了他归隐林泉的志愿。

道信祖师住在众造寺三十几年，佛法大盛。来学道的人无远不至，晚年时对弟子弘说："可为我造塔，命将不久"。到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四日对门下弟子说："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说完后安详坐化，享年七十二岁。

四祖道信坐化的时候，天地为之\*冥，围着寺院三里方圆的所有树木，叶子全部变白了。他过世时身旁有五百多位弟子，还有无数从远地来的道俗。第二年的四月八日，他坐化的塔门突然无故自开，赫赫然是全身舍利，仪表相貌一如生前，从此门人不敢

再把塔门关上。

道信祖师座下除了五祖弘忍之外，还有一位大禅师牛头法融，他和这两位弟子见面的过程十分有趣，都是他主动去收弟子，这一点和其他的祖师很不同。

有一天，他在黄梅县的路上遇到一位小孩，骨相奇秀，和一般小孩不同。他就问他说："子何姓？"小孩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他又问："是何姓？"小孩说："是佛性"。他又问："汝无姓耶？"小孩答曰："性空故"。道信知道这孩子是法器，就遣侍者到小孩家向其父母乞求让他出家，小孩的父母答应了，他就给孩子取名为弘忍，当时弘忍才七岁，后来果然传了他的衣钵，成为五祖。

他去见牛头法融的经过，后业成为禅宗有名的公案。在贞观年间。他遥观气象，知道在牛头山上有异人，就自己到牛头山去寻访，遇到一位僧人对他说？离这里十里多的山里住了一位道人，别人都叫他"懒融"，看到人也不起来，也不合掌，你要找的异人该不会是他吧？"

道信祖师就入山去见法融，法融端坐自若，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四祖就问他说：

"在此作什么？"法融说："观心"。四祖问说："观是何人？心是何物？"法融不能对，就起来向四祖行礼，问说："大德住在什么地方？"四祖说："贫道行踪不定，或东或西"。法融继续问说："你认识道信禅师吗？"四祖说："何以问他？"法融说："我向慕他的德风很久了，希望有一天能去谒见他，向他礼拜"。四祖这才说："道信禅师贫道是也"。

法融留四祖住下，带他到庵所的时候，看到四周都是虎狼之类。四祖举手作出害怕的样子，法融见了就说："犹有这个在（指害怕）！"过一阵子，四祖在法融坐的石头上写一个"佛"字，法融看了竦然，不敢入座，四祖说："犹有这个在！"法融大为佩服，乃顶礼请祖师说心法要义，得悟立旨，成为伟大的禅师。

我们看到了三祖僧灿、四祖道信多么活泼的生命风格，三祖告诉我们解除生命的困境与束缚完全是在自己手上，没有人能束缚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我们在四祖身上则看见了他精进的修行，以及为了访求根器大的弟子不辞辛苦的主动精神。这些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禅的典范与教化。

学禅的人如果不能知道三祖四祖的风格，真是遗憾的事！就好像最美的五爪枫叶

少了两片叶子一样。知道了他们的生平，要进入他们留下关于修行的开示，就更有关切感了。

## 如意

从前在寺庙里看过一尊文殊师利菩萨，白玉雕成，十分晶莹剔透，相貌庄严中有一种温柔安详之美，连他坐的青狮子都是温柔地蹲踞着。

更引人注意的是，他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如意，从左肩到右膝那样巨大地横过胸前。我从小就喜欢如意的样子，看到如意，总让我想起天上的两朵云被一条红丝线系着，不管云如何飞跑，总不会在天空中失散。

所以，当我看到文殊菩萨手里拿着巨大的如意时，心里起了一些迷思。文殊菩萨是象征智慧的菩萨，他通常是右手持宝剑，表示要斩断烦恼；左手拿青莲，象征智德不受污染。为什么这尊文殊，却拿一个这样大的如意呢？

如果从名字来看，文殊是妙的意思，师利是吉祥的意思，因此文殊师利也是“妙吉



祥"的意思，那么他手持的如意也就没有什么可怪了。

这是我从前的看法，几年以后我才悟到文殊为什么手里要拿如意，虽然经论上说如意是心的表相，所有的菩萨都可以拿它。可是手拿智慧之剑的主司智慧的文殊菩萨，手里拿着如意就有很深刻的象征了。

它象征：唯有智慧的人，才能如意！

它象征：智慧才是使我们事事如意的法宝！

它象征：唯有智慧，才能使我们妙吉祥！

这是多么伟大的启示！一般人总是要求生活里事事如意。事事顺随我们的意念与期待去完成，可是在现世里，事事如意竟是不可能完成的志业，即使贵如帝王，也有许多不能如意的苦恼。那是因为我们通常把如不如意看待成事物所呈现的样貌，而忘记了"如意盖心之表也"，如意是心与外在事物对应的状态。

我们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如意本来的名字也叫"搔杖"，是古人用来搔背痒的工具，因为它可以依人的意思搔到双手搔不到的地方，所以叫做如意。"搔杖"是鄙俗的，"如

意"便好听得多了，由于它的造型特殊，竟发展成吉祥的象征。古代帝王，常常把最好的玉雕成如意，逐渐使如意远离了搔杖，成为中国最高高在上的艺术品。

其实，如意原是如此，当我们智慧开启的时候，往往能搔到手掌不能触及的黑暗的痒处；当我们有了智慧，就能如如不动地以平常心去对待一切顺逆困厄，然后才能事事如意。

原来事事如意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反观。因为，如意的"意"字，不在外面，而在里面，是一切生活，乃至生命的意念之反射，我们如果能坦然面对生活，时常保持意念的清静，事事如意才是可能的。

对意念的反观，不仅是如意的完成，也是最基本的修行，这使我们想到达摩祖师的"大乘入道四行"，他指出进入大乘道的四种修行，一是报冤行，二是随缘行，三是无所求，四是称法行。

"报冤行"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意念上要想这是我无数劫来因无明所造的冤憎，现在这些恶业成熟了，我要甘心忍受，不起冤诉，这样就能"逢苦不忧"。

"随缘行"就是遇到什么胜报荣誉的事，要知道只是因缘，是因为过去种了好的因，今天才得到了好报，因缘尽了就没有了，人什么好欢喜的呢？这样想就能"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

"无所求行"就是"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因为了达万有都是空性，所以能舍弃诸有，息想无求，这样就能"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称法行"就是把性净之理，目之为法，知道自性清静，不受染着、没有分别，信解这个道理去做就是称法行。当我们了达自性清静，那么修行六度而无所行，则能自行，又能利他，庄严菩提的道路。这样就能"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

达摩的"四行观"一向被看成中国习禅解脱的要义，但如果我们把它落实到生活，他讲的不就是使我们"事事如意"的方法吗？事事如意的本质并不在永远有顺境，而是在意念上保有清明来加以转动，这正是"境由心造"。

与其追求外境的如意，不如开启智慧的光明来得有用了。

如意正如它的造型，是红线下系的两朵白云，我们抓住红线，白云就能任我们转动，不至于失散隐没于天空。"意"是云，"如"是红线。

"有智慧的人才能事事如意"正是文殊菩萨手持如意的最大启示！

## 女身成佛道

有一次遇见一位事业有成的女性，聊起了佛法，这位女士感叹地说："我不能信仰佛教！虽然佛教的教义很伟大，几乎什么都好，可是佛教歧视女性，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的。"

我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她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印象，认为佛教歧视女性呢？"

她说到，有一次和几位在社会上都被公认为很有成功的女性朋友，到一家医院去探视病人，在医院的架子上有一些"善书"赠送，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还有一些别

的教派的书。她们取了一本佛教的书，没想到那本书一开头就说，女人的业障深，欲望重，如果要以女身成佛道是绝不可能的，还说到，女人是五漏之身，男人比女人多修五百世等等。

"我们几个人看了大为吃惊，我们虽然不信佛，对佛教的精神义理都是十分崇敬的，看了这一段却大打折扣，原来，佛教连男女都不平等了，还讲什么众生平等呢？"她说。

她的活使我一时为之语塞，由于我不知道她看到的是什么书，也不能下任何判断，但是，我仍然对这位我素来尊敬的朋友说："佛教绝对是男女平等的，我们不必管你看的书上怎么说，从两点小事就可以证明，第一是，在佛教的大菩萨里，许多菩萨都现女相，例如准提佛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等，可见女人成佛得道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是，在佛陀的时代，佛教的僧团就有比丘、比丘尼，在家弟子也有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之别，可见佛教并不排斥与鄙视女性。"

她想了一下，说："很有道理，不过，我想多知道一点佛教对于妇女的看法，如果这一关打不破，我是不可能学佛的。"

## 女人的最高肯定

朋友的话使我深思了好一阵子，后来因为事忙就淡忘了。最近，遇到女居士的时候，时常遭遇到同样的问题，使我觉得有必要来正视这个问题，尤其在今天的社会，男女平等已经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佛教经典对男女问题有没有真实的认识呢？是不是超越别的宗教呢？想必是佛弟子，尤其是女弟子更想知道的。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佛陀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中的妇女的地位。在佛陀诞生的时候，印度种姓制度十分严格，在这个制度下不但阶级差别很大，女人的角色更卑下，被看成是男人的附属。

有一位达摩难陀法师曾用英方写过一册《妇女在佛教中的地位》，对佛陀时代的妇女地位有简明的描述，他写到：

"女人被当做物品而受到极端的歧视，她须足不出户而全心全意地服侍丈夫，并且

要操持家务。有些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僧侣虽然妻妾成群，却认为女人所烹调的食物为不洁而令其远离庖厨。女人也因此被视为祸水，而唯有不断让她们操持家务才能使她们远离邪恶。

"已婚妇女若是不能生育或产下男丁以传宗接代，就可能屈为小星，甚至被休掉。因为一个家庭要是没有子嗣传递祖宗香火，在当时被看做是大逆不道，并且唯有儿子方可承袭祭祀祖宗的仪礼，使得父祖和先人获致安息，否则他们可能会变为厉鬼而令家庭不宁。因此婚姻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仪式，所以一个及笄的女孩要是仍旧小姑独处的活，便会受到他人的物议和鄙视。

"至于妇女在曾经被准许的宗教修行方面，也一并被禁绝。一个女人往往被认为无法修得功德以升入天堂，而唯有矢志如一的侍奉她的丈夫才能够\*缘得福，即使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佛陀前后的印度（其实不止印度），妇女的地位是卑下的，在这种环境里，他提出的两种教义，大大改变妇女的地位，一是众生平等之说，连天

神、畜生、饿鬼、地狱众生的佛性都平等了；何况是男女！二是业力轮回之说，从前的人可以把一切洁、倒楣的果都推给妇女，佛陀的说法是因果完全掌握在个人手中，好坏都是自己造成，与妇女无关。这两种说法无形中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同时，在佛经里佛陀留下了许多度化妇女的事迹，后来甚至创设了比丘尼僧团，使女性不仅可以修行，还可以弘法，甚至接受男女信徒的礼拜，这是直接肯定了妇女可以修行，不仅可以修行，还能成道。

我们在今天看来，可能不觉得有什么惊人，如果把时间推回二千多年前，就会知道佛陀是多么有智慧和勇气，他的远见、开明、革新、开风气之先，到今天想起来还令人动容。

当我们阅读佛经的时候，佛陀对弟子说法，经常说："善男子！善女人！"是多么肯定女性，如果女人不能闻法，女人不能成佛，那么，佛陀的"善女人"是说给谁听呢？

如来性是丈夫法



一般认为佛教中轻视女性的论点，常引小乘经的"五障思想"，也就是说女性是"五漏之身"，不能成佛道，在《中阿含经》的瞿昙弥经中就说："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能得如来无所着等正觉，及转轮王，帝释，魔王，大梵天等终无是理。"

什么是五障？五漏呢？就是女人一不能成梵王，二不能成帝释，三不能成魔王，四不能成转圣王，五不能成佛道。

为什么？因为：

一、梵王是净行，而女人多染。

二、帝释是少欲，而女人多欲。

三、魔王是坚强，而女人懦弱。

四、轮王是大仁，而女人善妒。

五、佛是万德圆满，而女人烦恼具足。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五障或五漏不是指身相的，而是精神的障碍，多染、多欲、

懦弱、善妒、烦恼也不是女人所专有，男人也多得多。如果从精神观点看，有多染、多欲、懦弱、善妒、烦恼具足性格的男子都算“五障之身”，而女人能超越这些习气，就成为“丈夫”了。

从法身而不从肉体来分男女，是佛陀对男女真实的见解，在《涅槃经》里，佛陀说：

“如来性是丈夫法故，若有众生，不知自身持有如来性，虽是男儿身，我说此辈是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身持有如来性，虽是女儿身，我说此人是男子。”

在《大毗婆沙论》一四五章中，佛陀双手捧着大生主的骨对比丘们说：

“汝等谛听，一切女人其性多轻薄、多嫉妒、多谄媚、多慳念，只有大生主虽是女人，却能脱离女人一切达失，作丈夫事，得丈夫所得，我谓此辈为丈夫。”

谁是女人？谁是丈夫？谁是男子？谁又是女身呢？一个人具有女人的身体，但能除去精神的弱点，走向成佛的伟大事业，就是男子！而一个人虽然有丈夫相，如果落入精神的弱点，不能走向菩提之道，“此辈是女人”。

这是多么澄明而平等的见解，千百年后读来依然荡气回肠。

## 须臾之间，龙女成佛

对于五障之身的破除，在三部最伟大的大乘以典《妙法莲华经》、《楞严经》、《华严经》中都有动人的开演。

在《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里，文殊师利菩萨对智积菩萨说道，他在海中龙宫，常宣说妙法莲华经。

智积菩萨就说："这部经甚深微妙，可以说是经典中的实物，世所稀有，龙宫的众生有没有精进这部经而快速成佛的呢？"

文殊说："有一位娑竭罗龙王的女儿，只有八岁，智慧利根，善于知道众生诸根行业，对经义也能得其总持，因为能受持这甚深秘藏的妙法莲华 钊臄 ǎ 舜榴罌ǎ 谏材侵 泥(2)刑喽木偷貌煌俗 (3)冶绮盼薨 缺 四钐谏 缁约早暮(19)櫻 Φ

戮唼悖 哪羈谿苾 19.罾愤螭 疽冬脱牛 茛疗刑帷？

但是，智积菩萨不相信龙女可以在须臾之间成就菩提。

这时，龙女忽然现身向佛顶礼，说了一首偈："深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以八十种好，用庄严法身；天人所戴仰，龙神咸恭敬，一切众生类，无不宗奉者。又闻成菩提，唯佛当证之，我阐大乘教，度脱苦众生。"

在一边的佛弟子舍利弗对龙女说：

"汝谓不久得无上道，是事难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秽，非是法器，云何能得无上菩提？佛道悬旷，经无量劫勤苦积行，具修行诸度，然后乃成，又女人身，犹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释。三者、魔王。四者、转轮圣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这个规点正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小乘一般观点，龙女听了就取出一颗宝珠，价值无比，她把宝珠献给佛陀，佛陀接受了。龙女说问智积菩萨和舍利弗说："我献宝珠而世尊纳受，这件事快不快？"

"非常快！"智积菩萨与舍利弗回答。

龙女说："以你们的神通力看我成佛吧，我的成佛比这更快！"

一说完，龙女突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立即前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在宝莲花上，成等正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

《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破除了女人有五障的分别法执，龙女不但是女人，而且只有八岁，还顿悟成佛。女人不能成佛的说法，不是破除了吗？

发大乘者，不见男女

佛陀肯定女性可以成道，在《楞严经》有一个更鲜明的例子。

《楞严经》说法的缘起，是佛陀的弟子阿难在城里乞食，途中路过淫舍被摩登伽女引诱，差一点破了戒体，佛陀知道了，就派文殊菩萨持楞严神咒去解救阿难，并且

把以淫为业的摩登伽女也带回来，佛陀从如何对治情欲开始，才开演了这部不朽的经典。

值得注意的是，摩登伽女听佛陀讲《楞严经》讲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淫火顿歇，得阿那含"，而当《楞严经》讲到一半时候，摩登伽女就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了，那时候，佛陀多闻第一的弟子阿难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哩！

在摩登伽女证阿那含果时，佛陀对阿难说："汝虽历劫忆持如来秘密妙严，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憎爱二苦。"

以现代眼光看来，摩登伽女就是妓女，不但女人可以成道。妓女如果发无上心，也可以很快成道，这是多么令人震撼！

《楞严经》是禅宗最重要的经典，在《入法界品》里记载了善财童子追求佛道的过程，他曾参记了许多善知识，在他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中就有许多是女人，可见得女人不只在慈悲心上十分殊胜，也可以有智慧心，是能够悲智双运的。

所有佛教经典都肯定了女人可以成就，虽然佛的弟子不时为此提出疑问，伟大的

佛陀则一再地肯定了法身没有男女的透彻见解。

这正是佛陀在《首楞严三昧经》中说的："善男子！发大乘者，不见男女，而有别异。所以者何？萨婆若心，不在三界，有分别故，有男有女。"--对于一般的凡夫俗女，因为有性别的对应才有情欲的流转，一旦发起菩提心，则立即超越了男女的差别，因为道心是没有男女的。

不但佛陀一再阐明佛法中没有男女区别，即使在修行的女子自己也都有坚强不动的信心。在《海龙王经》的《宝锦女受决品》里，大迦叶尊者对宝锦女说："女及诸夫人，无上正觉，甚难可获；不可以女身得成佛道。"

宝锦女就对大迦叶说："心志本净，行菩萨者，得佛不难。彼发道心成佛如观手掌。适以能发诸通慧心，则便摄取一切佛法。"她又说："又如所云：不可以女身得佛道；男子之身，亦不可得。所以者何？其道心者，无男无女。"宝锦女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格局，所有学佛的女居士，都应该学习宝锦女的精神，女人成佛若不可得，男子也必然不会成功的！

## 女人之相不可得

在《维摩诘经》里，舍利弗看到天女的神通智慧，辩才无碍，就问天女说："汝何以不转女身？"

天女说："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不？"

"不也，幻无守相，当何所转？"舍利弗说。

天女说："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

这时，天女用神通力，把舍利弗的样子变成天女，而自己则化身成舍利弗，反问舍利弗说："何以不转女身？"

舍利弗看见自己的天女相说："我今不知何转而变成女身？"

天女说："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



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

这时，天女又用神通，把舍利弗还原，问舍利弗说：“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舍利弗说：“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

天女说：“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

.....

后来，维摩诘对舍利弗说：“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诸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

我们要注意“以本愿故”这四个字，我相信在无始劫来发过菩提心，而现在以女人身修习佛法的善女人，都是发过以女人身来度化众生的本愿的，如果能开启自己佛性，就知道男女没有任何法的分别。

正如在《大宝积经》里的《妙慧童女经》，只有八岁的妙慧童女，她比释迦牟尼佛早发菩提心三十劫，也曾是文殊师利菩萨的老师。

当文殊知道了过去的因缘，向八岁的妙慧童女顶礼，并问好说：“妙慧！汝今犹不

转女身耶？"

妙慧正色地说："女人之相了不可得，今何所转？"

好一个女人之相了不可得！对菩萨而言，男女只是暂的权宜化现，事实上，男女都是顺缘的假合，在毕竟空性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如果不能进入这种法性的真实，而执著于男女的分别，就违背了佛陀的教化。

佛经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不但八岁的小女孩可以成佛道，八十岁的老太太也可以了知因缘法（有一部《老女人经》就是佛对老女人讲因缘法），中年的女人也可以直趋菩提（《大宝积经》的《胜鬘夫人经》就是记载胜鬘夫人发愿修行的经过）。女人成道没有什么可惊，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都能成道，才使我们惊奇地看见了佛教无与伦比的伟大精神。

在经典里女身成道的很多，即使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出过许多伟大的女修行者，梁朝的宝唱法师编过《比丘尼传》，现代的震华法师续编比丘尼传三卷，合共四卷，共收录了二百位中国的比丘尼动人的修行，这使我们知道中国历代也有许多清进的女

性修行人，当然，善女人更多得多了！

### 胜鬘夫人十大愿

在密宗的说法里，把宇宙分为两部分，一是胎藏界曼荼罗，一是金刚界曼荼罗。

胎藏界以大悲为本质，被看成是母性的，也就是生的根源，有育成种子，使其具足诸根而诞生，而由大悲的万行功德而增长菩提，摄化众生。

金刚界则以大智为本质，是一切如来身口意的完成，是坚牢无比，坚固不坏的。

在法界中，金刚界与胎藏界无二无别；在人间，男女各自完成菩提的道路，则是二而不二。

现实生活虽有男女，本质上是沒有男女的，但男女具有，则有了一个完全的人间。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男女两种性格，只看如何去转化罢了。

知道佛教对女人成佛的见解，相信可以给许多向往菩提的妇女带来更大的信心。佛教尊重宇宙的每一众生，外相只是暂时的过渡，佛性才是真正的自我，在这一点上，男女的自觉、自证都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来看胜鬘夫人的十大愿，不只女人，就是男子读了也会血脉澎湃，为菩提的道路立下更坚强的誓言，她说：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所受戒，不起犯心。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尊长，不起慢心。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诸众生，不起恚心。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他身色，及外众具，不起嫉心。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于内外法，不起悭心。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受畜财物，凡有所受，悉为成熟贫苦众生。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不自为己，行四惔ā晃 礪兄諫 剩 圆话 拘模 扞隣  
闕模 薰野 模 闕荃諫 ?br>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孤独、幽系、疾病，

种种厄难，困苦众生，终不暂舍；必欲安稳，以义饶益，令脱众生，然后乃舍。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若见捕食，众恶律仪，及诸犯戒，终不弃舍；我得力时，于彼处见此众生。应折伏者，而折伏之；应摄受者，而摄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摄受故，令法久住。法久住者，天人充满，恶道减少，能于如来所转法轮，而得随转，见是利故，救摄不舍。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摄受正法，终不忘失。"

## 好 禅

有一个人问四祖道信说："何者是禅师？"

他说："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

这是禅宗史上一段很重要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好的禅，这里的"止"是指"止息妄念，心定于一处"；"观"是指"观察妄惑，达照真理"。四祖告诉我们，止观不二，

所以学人不应该落于止或落于观，而上说止观并非心性的本体。

他说："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则"止"是为了使浊水静下来，"观"是为了看见宝珠，只是使宝珠显露的方法，并不是宝珠的本身呀！

###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四祖道信所说“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正如三祖僧灿在"信心铭"里说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这段活的意思是，通往正觉的至道并不困难，唯一怕提是在心里有所拣择，因为有了拣择就会在顺境时欢喜，在逆境时忧恼，也会有憎爱的心。只要能离开憎爱分别，不落入憎爱之中，心地才能洞然明白。

光是这几句简单的话，就让我们领会到早期禅宗朴实、有力、纯粹的风格。并且知道，三祖僧灿。四祖道信虽没有像六祖慧能一样，留下一部完整的《法宝坛经》，但在他们的三言两语里，我们同样体会到伟大的教化，给我们有用的启发。因此认识三

祖、四祖的修行开示，对禅的修行是很有帮助的。

三祖僧灿留下来的作品极少，最重要的是一部偈体的《信心铭》，总共才五百八十四字。四祖道信留下了一部《入道安心要方便门》，都是他给弟子开示的记录，也不过才三千五百多字，后人瑞整理了他和弟子牛头融的对话，题名为《方寸论》，总计两百余字。

祖师留下的话语中少，却更让我们了解到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精神。我们在三祖、四祖的话语可以归纳出三个要义，一是不拣择、二是见自性、三是制方寸。关于不拣择，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不分别、憎爱、欢喜或忧恼，为什么禅师们可以不拣择呢？达摩祖师在《悟性论》里曾说："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有者有于无，无者无于有，是真见，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风；见满十方，未曾有见。"

是的，我们所见的外在事物，是由于心的对应才产生面目，而心的感知则是外在事物的投影，如果我们不被外境的拣择恼乱，不就维持了心的清明吗？所以，不拣择

并不是无知，也不是无感，更不是没有是非善恶，而是不被外境所蔽中超越出来，才可能活得自由自在。正是三祖《信心铭》中说的："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

### 无所念者，是名念佛

在不拣择的情况下，我们能维持自心的明净，而只有在明净的情境，自性才显露出来，这也就是禅宗最重要的教法，为修行第一要义；唐朝以后才有禅净双修，一方面求见性，一方面祈求佛力救拔，以致现在显教里最大的两个宗派，一是禅宗，一是净土宗。

净土自然是修念佛，现在的禅宗也都兼修念佛。但是禅宗的念佛，仍然应该求见自性，见性的念佛是不同的，四祖道信就引"大品经"说："无所念者，是名念佛。"

他进一步解释说："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别无



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求佛。所以者何？识无形，佛无形，佛无相貌。……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征，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乖，名昌无量，皆同体。？

原来，在净宗行者眼中，净土是实有的报土，在见性的禅者眼中，当下就是净土，是自己与如来无二别的法土。当然，修净土也能见性，只不过，净宗行者不像禅者把见性当成是非有不可的重要门槛。

关于见性，四祖道信说了五种方法：

一者，知心体--体性清静，体与佛同。

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

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

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

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这就是五种《入道安心要方便门》，无非是在说明见性的重要。尤其是第五种“守一不移”，后来成为禅宗最重要的法门，五祖弘忍就说过：“三世诸佛，无量无边，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正是强调了他师父道信守一不移的重要。

##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

“守一不移”，才发展出了四祖道信的《方寸论》，他说：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人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念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念，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守住方寸，就能知道大道的虚旷，那么烦恼、业障、因果都像梦幻一样，都是空的，心能清静，就没有三界可出，也就没有什么菩提可求了。一个人能见到自心，则能任运自在，到这时候行住坐卧，眼目所触，一切所遇到的因缘，没有一样不是佛的妙用，这样才能自在快乐，无所烦恼，也才是走向佛的道路呀！

由于这种对"方寸"的见解，使禅宗有了"当下即是"的风格，这咱风格是现世的风格，也是此时此地的风格。所以，禅宗基本上非常有入世的精神。

禅者不仅是在祈求来世的解脱，更重要的是要解开现在的束缚，使自己当下契入佛的法性，"当下"用现代语言来说是"第一时间"，是直证本心，没有经过思虑、反省、迟疑，或顾盼，就好像篮球员在空中不落地直接把球拨入网中，应声破网一样。

### 禅最动人的地方

因此，学禅的人应该认识到禅宗对现世、生活、此时、此地的注视，禅，事实上

不在渺远不可及的地方，而是在我们站的每一个地方、走过的每一步、甚至活过的每一刹那，有心的地方就有禅，这才是禅最动人的地方。

当我们知道，禅在方寸，佛在方寸，百千法门同归方寸就使我们了解三件事情，一是禅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二是禅并不是抹公检杀个人风格的修行，三是禅没有固定的形式。

我们打开公案、语录、乃至禅宗的整个历史，会发现每一位禅师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有原创性，都是活活泼泼、实实在在生活于大地的人，并且他们也都是乐观、进取、积极、奋发的人，几近于"快乐无忧"的。

在中国禅师里，我们从未看见过一个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人物，这对我们是多么伟大的身教，也是中国佛教文化最可珍贵的物质，它启示我们，如果不能先成为乐观、进取、积极、奋发的人，那么修行是很难成就的。

四祖道信说："性虽无形，志节恒在然。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悟佛性者，名菩萨人，亦名悟道人，亦名识理人，亦名得性人。"就是这个道理，佛性本

来光明像太阳一样，清静如明镜一般，我们如果不能先做一个光明的人，清静的人，那么，明心见性不是痴人说梦吗？

无在不在，十方目前

《六祖坛经》里说："但于自性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见性的禅师是活活泼泼、实实在在、自自由由地生活在世间，那是因为有一个不为所动的心，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随缘不变"，而不是"随缘迷失"了。

只有明了自性的人，知道当下即是可贵的人，悟知河沙妙德总在心源的人，才能体会三祖僧灿《信心铭》中说的："虚明自然，不劳心力。""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妄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

我在这篇文章里引用的文字以三祖僧灿、四祖道信遗下的教化为主，那是因为两

位祖师的东西最少人研读，祖师这样好的作品，竟被忽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禅宗修行虽然有许多不可解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只准以一句话来道尽禅的要旨，那么，我们来想一想四祖道信的这一句"

"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

多么令人欢喜赞叹！我们学禅的人当然要学好禅，那么，第一步就是生活里学习不要被静乱所恼吧！

## 高僧的眼泪

有一位中年以后出家的高僧，居住在离家很远的寺院里，由于他有很高的修持，许多弟子都慕名来跟他修行。

平常，他教化弟子们应该断除世缘，追求自我的觉悟，精进开启智慧，破除自我的执著。唯有断除人间的情欲，才能追求无的解脱。

有一天，从高僧遥远的家乡传来一个消息，高僧未出家前的独子因疾病而死亡了。他

的弟子接到这个消息时聚在一起讨论,他们讨论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要不要告诉师父这个不幸的消息?二是师父听到独子死亡的消息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后来得到共同的结论,就是师父虽已断除世缘,孩子终究是他的,应该让他知道这个不幸。并且他们也确定了以师父那样高的修行,对自己儿子的死一定会淡然处之。

最后,他们一起去告诉师父不幸的变故,高僧听到自己儿子死的消息,竟痛心疾首流下了悲怆的眼泪,弟子们看到师父的反应都感受到大惑不解,因为没想到师父经过长久的修行,仍然不能断除人间的俗情。

其中一位弟子就大着胆子问师父:“师父,您平常不是教导我们断除世缘,追求自我的觉悟吗?您断除世缘已久,为什么还会为儿子的死悲伤流泪?这不是违反了您平日的教化吗?”

高僧从泪眼中抬起头来说:“我教你们断除世缘,追求自我觉悟的成就,并不是教你们只为了自己,而是要你们因自己的成就使众生得到利益.每一个众生在没有觉悟之前就丧失了人身,都是让人悲悯伤心的,我的孩子是众生之一,众生都有是我的孩子,我为自

己的儿子流泪,也是为这世界尚未开悟就死亡的众生悲伤呀!”

弟子听了师父的话,都感到伤痛不已,精进了修行的勇气,并且开启了菩萨的心量。

这实在是动人的故事,说明了修行的动机与目标,如果一个人值得崇敬呢?只有一个人确立了修行是为使得众生得益,不是为了小我,修行才成为动人的、庄严的、无可比拟的志业。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找到大乘佛法的真精神,大乘佛法以慈悲心为地,才使万法皆空原找到落脚的地方。也可以说是“说空不空”,无我是空,慈悲是不空。虽知无我而不断慈悲,故空而不空;虽行慈悲而不执有我,故不空而空。当一个人不解空义的时候,人不能如实知道一切众生和已身无二无别,则慈悲是有漏的,不是真慈悲。这是为什么高僧弟子先进入空性,才谈众生无别的慈悲。

进入空性才有真慈悲,在《严华经》对象里说,：“菩萨摩訶萨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设有众生,于菩萨所,起怨害心。菩萨亦以慈眼视之,终无恚怒。普为众生作善知识,演说正法,令其修习。譬如大海,一切众毒,不能变



坏，菩萨亦尔。一切愚蒙、无有智慧、不知恩德、攸恨顽毒、憍慢自大、其心盲瞽、不识善法、如是等类、诸恶众生、种种逼恼、无能动乱。”这是多么伟大的境界，想一想，如果菩萨没有进入“一切法平等性”，如何能承担众生的恼乱、爱惜众生如子呢？

佛陀在《涅槃经》里说，“我爱一切众生，皆如罗睺罗”。（罗睺罗是佛陀的独生子，后随佛出家）也无非是说明众生如子。菩萨与小乘最在的区别，就是慈悲，例如佛教说三毒贪痴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修小乘者断贪\*痴，修大乘菩萨则不断，反而以它来度众生。为什么呢？月溪法师说：贪者，贪度众生，使成佛道。\*者，呵骂小乘，赞叹大乘。痴者，视众生为子。“菩萨不断贪\*痴，非是菩萨有所执迷，而是慈悲众生，所以不断。

什么是慈悲呢？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同情或怜悯，“与乐曰慈，拔苦曰悲”，把众生从苦中救出来，给予真实的快乐才是慈悲。

佛法里把慈悲分成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就是以一慈悲心视十方六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姐妹子侄，缘之而常思与乐拔苦之心。二是“法缘慈悲”，就是自

已破了人我执著，但怜众怨治知是法空，一心想拔苦得乐，随众生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就是诸佛之心，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使一切众生自然获拔苦与乐之益。

要有“众生缘慈悲”才能进入“法缘慈爱悲”和“无缘慈悲”，若没有众生的成就、缘的成就、慈悲的成就，大乘行者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高僧的眼泪因此而流，在娑婆世界的菩萨们见到众生愚迷、至死不悟，何尝不是日日以泪洗心呢？

## 如意珠

从前在印度的室罗城中，有一个名叫演若达多的人，有一天早上起床去照镜子，发现镜中人的头、眉目、相貌非常可爱。

但是突然起了一个念头：“为什么我可以看见镜中的面目，反而我的眼睛不能看见自己的脸呢？”这样一想使他感觉十分恐怖，以为自己的头已经失落了。

最后，演若达多因此疯狂，整天在城里狂走，寻找自己失去的头。

佛陀释迦牟尼问他的弟子富楼那说：“这个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地狂走呢？”

富楼那说：“那个人心发狂了。”

佛陀便对弟子开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像演若达多的狂性，那是因为“自诸妄想辗转相因，从迷积迷以历尘劫”（自己在妄想里辗转，互为因果，而在痴迷中累积，度过很长的岁月）。其实，演若达多虽然发狂了，他的头并没有失去要使他找到头的方法，就是使狂心歇息下来，而不是去找另一个头。

于是，佛陀说：“歇即菩提，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

狂心歇息就能找到智慧的菩提，那是因为殊胜清净朗的心性本来就充满了法界，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

为了使弟子更了解“狂性自歇，歇即菩提”的道理，佛陀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衣服里有一个无价的如意宝珠，自己却不知觉。最后流落街头，成为乞丐，到处奔走乞食维生，他虽然那样贫穷，衣服里的宝珠并没有遗失。有一天，遇到一位有智慧的人，指出了他身上的如意宝珠，他立刻就成为富有的人，这时他才知道，如意

神珠原来早在自己身上，并不是从外面得来。

这两个故事都出自《楞严经》，佛陀说的“演若达多的狂性”和“穷人身上的如意珠”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演若达多的狂性就是一个人的妄想，而穷人身上的如意珠则是一个人的好本质，发现好本质（甚至是明净的自性）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狂乱与妄想中歇息下来。

我觉得，这故事对现代人来说更有意义，因为生活在现代的人多少都具有狂性，飙车者为了追求一分钟的狂性，宁可丢弃百年的生命；大家乐迷则是顶着自己的头，每天在上面找头的人；每天在街上，我们会看见为了推销衣服，大吼大叫、乱甩衣服的小贩；百货公司里抢买打折货的人潮；戏院前霸占着窗口，横眉竖目的黄牛；绿灯还没亮说紧踩油门准备冲出的车子；追赶、跑跳、碰撞的人群……这是一个多么狂乱的妄想与欲望纷飞的世界？

当我看见了世界的转动，抬起头来，看一朵精美纯白的云朵，以一伸温和优雅的姿势缓缓飘过，这时我知道了，能没有狂性地生活着，真是幸福的事。

于是，我每时每刻都让自己的如意珠显现着，并对映着这个世界。

## 善 听

在部分地藏王的塑像，我们会看见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狗，这只狗有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善听”。就像许多菩萨的坐骑，文殊菩萨的青狮子，普贤菩萨的白象，孔雀明王菩萨的孔雀一样，这只“善听”常常给我非常美丽的联想。

传闻善听的两耳，一只耳可听十方诸佛菩萨的法音，另一只耳可以下闻人间与恶道众生求告的声音。所以在许多画像里，都把“善听”的耳朵一只竖起，一只垂下。两只不平衡的耳朵，使“善听”看起来十分有精神，随时保持着警觉一般。

我对“善听”感受到亲切的原因，一是我童年时代养的几只土狗，就是一耳竖起、一耳垂下，它们虽然没有名种洋犬那样名贵，却是忠心耿耿、感觉灵敏，非常通人性。二是“善听”不像文殊的青狮或普贤的白象，非凡间之物，而是一只地藏菩萨的爱狗，青狮的威猛令人肃然，白象的优雅令人崇敬，却都没有白犬“善听”来得亲切。

唐朝以前的地藏菩萨法像，是没有白犬善听的，原因是，地藏菩萨虽是早就深植人心，但在韩国的金乔觉王子来中国之前，中国人对地藏菩萨的形象还没有深刻的印象。

新罗国的王子金乔觉从小就仰慕佛法，他在二十四岁时发心出家，法名就叫“地藏”，他十分向往我国的佛法，在唐贞观四年，携带他的爱犬善听，到我国来参学。

“地藏比丘”在中国各地游化参访了数年，后来到了安徽省九华山，看到风景地势都好，就在山上结庐苦修，在长达多年苦行里，唯一陪伴他的就是善听。

后来被一位诸葛长者游山时发现，才为他盖了一座寺院，当时的地方富豪闵阁老发心要捐出一块地，就去问地藏比丘需要多少地，地藏比丘说：“只要一件袈裟覆盖的地就够了。”闵阁老一口答应，没想到地藏比丘把袈裟一撒，竟盖满了整座九华山。闵阁老一看大喜，不但把整个九华山捐出，还叫自己的儿子随地藏大士出家，法号道明。

现在我们看到有的地藏菩萨圣像两侧有两位待者，一位正是大护法者闵公，另一位是他的儿子，也是后来的道明法师，菩萨座前的则是白狗善听。

地藏比丘在九华山的神通事迹很多，一般人都想念他是地藏菩萨的应化示现，所以把九华山当成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在九华山，地藏比丘共住了七十五年，再也没有回过新罗，他活到九十九岁，唐朝开元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涅槃，坐缸三年，开缸时颜貌如生，骨节还能活动，如撼金石，一直到现在，地藏比丘的肉身还供奉在九华山上。

地藏比丘的生平记载在高僧传与神僧传里，是确有其人，实有其事，可惜的是，他的传记里却对“善听”着墨不多，由于大家都相信善听是地藏菩萨的侍者，从此就在中国流传了下来。

在礼拜地藏菩萨之时，我注视礼敬他身前的白狗善听，就觉得身心得到了巨大的启示。即使是俗世中一只平凡的狗，都对声音比人敏感细致，常能听闻远方的消息，可以分辨人的善意或恶念，何况是地藏身旁灵慧的善听呢！

善听，是三学里“闻”的起步，由于善听，使我们可以深切体会环境；由于善听，我们可以听见自我微妙的灵；由于善听，我们才能“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

来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我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听闻这个世界呢？在欢喜的波涛里，我们要如何平静对待；在悲哀的浪潮中，我们又应如何不动地面对呢？

众生是我，我是众生；众生是菩萨的成就，菩萨是众生的圆满。在这浩瀚的宇宙，我们和菩萨众生都是一体的，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就是在对待众生，我们如何听闻菩萨与众生的声音，也就是在聆听自己的心声呀！

就让我们跟随地藏菩萨的愿力前进，去拯救恶道里的众生，也让我们跟随地藏伟大的侍者善听，张开我们内心的耳朵，深刻地、敬谨地、宽容地、充满关怀地来倾听这个世界吧！

## 跳跃的黄豆



在一个荒僻的山区，独居着一位老婆婆，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独自住在小茅屋只以糍粑为食。

这位老婆婆由于境遇坎坷，觉得自己的罪业深重，就到处向人求教忏悔罪业的方法，有一天遇见一位路过的人教她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弥吽”(om mani pqdme hom)，就可以忏悔罪业，结果她在回家的路上就把咒语记错了，念成“唵嘛呢叭 牛”，牛和吽的音当然相差很远了。

老婆婆为激励自己精勤念咒，准备了两个大碗，一碗放满黄豆，一碗空着，每念一句咒语就把一粒黄豆放到空碗里去，这样循环往复，从不停止地念了三十几年，到后来，她不必再用手拿黄豆就自动从这个碗跳跃到另一个碗里。

老婆婆看到黄豆跳跃，知道自己修行得法，忏悔可期，非常高兴，念咒就更加精进了。

有一天，一位处长行相当有成就的喇嘛路过这里，当他在荒山野地行走时，远远看见一间破陋的小茅屋，四周放射着金色的光明，喇嘛心中大为震动，心想：“我这次

走过那么多地方，拜会过多少修行人，没有看过如此盛大的光明，这茅屋里一定住着一位得了道的高僧。”于是不惜放弃原来的路，向茅屋走去，想要参访这位得道的高僧。

等他走到茅屋，看到只有一个老太婆，贫穷可怜、孤苦伶仃，一点也不像得道的样子。老婆婆见到喇嘛驾到，赶紧跪下来顶礼，口里还紧念着“嗡嘛呢叭 牛”。

喇嘛心里非常纳闷刚刚见到了光明，就问道：“老太太，你在这里住多久了，只有你一个人住吗？”

老婆婆说：“只有我一个住，已经三十年。”

喇嘛不禁感慨：“一个人住在这么荒僻的山里，很可怜啊！”

“不会不会，我自己在这里学佛修行，日子过得很好！”老婆婆说。

“你修些什么呢？”

老婆婆说：“我只念一句“嗡嘛呢叭 牛”！

喇嘛一所不禁叹息一声说：“老太太，你错念了一个字，应该是“嗡嘛呢叭 吽”，不是叭 牛啊！”

老婆婆听了非常伤心，认为自己三直十几年的功夫都白费了，忍不住难过落泪，但她马上止住眼泪向喇嘛顶礼说：“还好现在您告诉我，否则可能要一路错到底了”。

喇嘛告诉老婆婆后，继续未来的行程。

这时老婆婆坐在桌前照喇嘛教的“嗡嘛呢叭 吽”重新起修，心思纷乱，碗里的黄豆也不再跳跃了，她边念六字大明咒，边流下懊悔的眼泪，悔恨自己浪费了三十年光阴。

喇嘛走远了回头一看，小茅屋一自黑暗，竟看不到先前的赫赫光明，他十分震惊，转念一想：“糟了，是我害了她”。

于是，喇嘛赶紧走回茅屋，对老婆婆说：“我刚才教你念嗡嘛呢叭 吽是玩笑话！”

老婆婆说：“师父为什么要骗我呢？”

喇嘛说：“我只是试试你对三宝的诚心，发现你对我的话毫 不怀疑，实在非常可贵。其实你原先念的咒完全正确，以后就照你原来的音去念就好了！”

老婆婆听了，高兴极了，赶紧跪下来拜：“谢天谢地，我三十年的功夫不是白做了。”

喇嘛告辞以的，老婆婆一念“嗡嘛呢叭 牛”，黄豆又跳了起来。

喇叭走到山顶上，再一次回头看茅屋，茅屋上的光明炽亮，威赫粲然，比原来救灾要更盛。

这是佛教里流行甚方的故事，我稍微重新整理，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内心非常感动，它说明咒音虽然是重要的，但强大的信心与专一的意念比咒音还重要。

六字大明咒的庄严殊胜圆满成就是夫无法以文字表明的，勉强翻译成白话，可以说是“祈求自性莲花藏中的佛”，或者“祈求自心的清静莲花开放”，可见学佛学密，甚至学一切清静之法，自心才是最重要的，老婆婆在真信与诚敬中念咒，心地一片光明，咒音对她有什么重要呢？当然，对于还不能心地无染使黄豆跳跃的我们，咒音仍是重要的。

唐朝诗人孟浩然有一首诗：

夕阳照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当我们看见在夕阳雨中的莲花，以一种清淨无染的姿势擎举出来，应该使我们街道心性的清淨不受污染，也可以像莲花那样。这时候，只

要领会了莲花的清淨也就够了，至于那朵莲花有几瓣、什么颜色有什么重要呢？

现在，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已经是最普遍的咒语，但很少人知道它的来由。如果我们知道“唵嘛呢叭 吽”这六字真言是从观世音菩萨裂成千片的脑袋所开出，就会更另动容赞叹。

从前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他具足诸行，等解万法，等待众生，他在佛前发下一个伟大的誓愿，他说：

“尽我形寿，遍度一切众生，若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取正沉。若我于众生未度之时，自弃此宏誓者，则我之脑裂为千片。”

立下这个大誓愿后，观世音菩萨就应现各种神通，悲智双运地来度脱众生，经过无量动劫以后，他所度的众生已像恒河沙一样多得无法计算。但是，他环顾世间众生，看到生者无量，又因为愚痴堕落，受各种痛苦；而正在造恶业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

照这样子轮回下去，众生的痛苦是永远不能断绝的，而众生也就永远不能度尽。

想到这里，观世音菩萨就起了大烦恼，有点汇气，心想：“众生之苦乃与众生之生以俱来；世间既存，苦何能已？苦苦不已，度何能尽？昔年之誓，是徒自苦，而于众生亦无有益；无益之行。何必坚持？”

这一段译志白话是：“众生的痛苦，是和众生的诞生一起诞生的，世间既然存在，痛苦怎么会结束呢？既然是苦苦循环不断，对众生并没有什么利益，没有利益的行愿，又何必继续坚持呢？”

观世音菩萨心里就起了一丝退转之念，这个念头才升起，他的誓言已经实现，观世音菩萨的脑袋忽然自裂成千片，犹如一朵莲花。这时，阿弥陀佛就从裂成千片的脑中现身。对观世音菩萨说：

“善哉观世音！宏誓不可弃，弃誓为大恶；昔所造诸善，一切皆成妄。汝但勤精进，誓愿必成就。三世共十方，一切佛菩萨，必定加护汝，助汝功成就。”

并且即传授“嗡嘛呢叭 吽”的六字真言，观世音一听到六字真言，得大智慧，

生大沉悟，更加坚持旧誓，永不退转。我们现在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有千手千眼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伟大力量，他的力量就是成就于阿弥陀佛传授六字真言那个时候，因此，一般把六字真言也称为“观世心咒”。

这是多么动人的故事，化成千片的菩萨之脑，开启了一朵千叶之莲，正是六字大明咒最美丽的象征，我们是不是也能、也愿意、也祈求即使身体碎为微尘，还能坚持一朵清静莲花的自在盛放呢？

记得我第一次听见唱育的六字真言，那素朴、庄严、单纯、清静、充满力量的美丽声音，就令我感动落泪，这世界，哪晨还有这样令人一尘不染、清静无畏的声音呢？

且让我们在优雅的六字大明咒的唱诵中，来读一首偈：

一念心清静，处处莲花开；

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

天下第一

从前有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不管什么事情，他看一眼就会做了，他以为自己的聪明无人能比，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发下豪语：“天下技术，要当尽知，一艺不通，则非明达也”。

这位想要通晓天下一切技术的青年，就开始游学天下，只要听到哪里有明师就去拜访学习，很短的时间即学会很多技术，从天文到地理到医术符录，从剪裁刺绣到烹饪歌舞，甚至赌博、妓乐、下棋等，无不通晓。

年轻人这时豪情万丈，心里想：“像我这样的大丈夫，有谁能比得上呢？我现在应该到各国游行，找人比赛，这样才能扬名四海、技术冲天，然后才能留名千古、垂勋百代。”

他开始到别国去游行，才到另一个国家，就看到市场里有卖弓箭的人，析筋治角，用手如飞，他看得呆住了，心想：“如果我和他比做弓就输给他了。”于是拜制弓箭的人为师。由于他的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制弓箭的技术，并且胜过了他的老师。

年轻人拜别老师到别国去，正要渡江的时候，看到一位船师，划船如飞，他看得



很感慨：“幸好我没有和他比赛划船。我虽然会很多技术，划船还没学过呀！”于是拜船师学习划船，也是很快就学会划船的技术，并且胜过他的老师。

他又到另一个国家，看到该国国王的宫殿天下无双，心想：“盖这宫殿的人，是多么巧妙呀！我游学以来还没有学过这个，如果和他比赛技术，一定输给他，我一定要学会，才能满足我天下第一的志愿”。于是他跑去求盖宫殿的人收他做弟子，不久之后，他果然学会了一切盖房子的本事，甚至技术还超越了师父。

他辞别了老师，到处去找人比赛技术，他走遍十六个国家，没有人能胜过他。到最后，甚至听到他的名字，就没有人敢出来比试了，年轻人自负地感慨着：“天地之间，谁有胜我者？”心里不免也怅然若有所失。

佛陀为了度化这位青年，化成一个沙门，拄杖持钵，走过他的面前。青年看见佛陀化成的沙门，觉得十分奇怪，因为他走过的国家没有佛法，也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就问沙门说：“我走遍天下，没有看过你这样妆扮的人，没有看过有人穿你这样的衣服、拿你这样的工具，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和别人不同呢？”

“我是调身的人哪!”沙门回答说。

于是,沙门告诉年轻人,一个人能调和身心,胜守自己,才是最伟大的,也才可以真的光明洞达,照耀天地,他说了一首偈:

弓匠调角,水人调船,巧匠调木,智者调身;  
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  
譬如深渊,澄静清明,慧人闻道,心净欢然。

沙门教给年轻人许多调身的方法,例如持戒、修善、布施、忍辱、禅定、智慧、慈悲喜舍等等,他说只有能调身的人才能走向真正的解脱之路。“弓船、木匠、六艺奇术,斯皆绮饰华誉之事,荡身纵意生死之路也。”

年轻人听了大为佩服,就拜佛为师,最后证得了阿罗汉道。

这个出自《法句譬喻经》的故事,告诉我们如何调和身心、面对自己才是最大要的事。一个有智慧的人调身都没有时间了,哪有时间去和人比较争胜呢?

在《法句譬喻经》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名叫萨遮尼的人,才明多智。被

认为是国中第一，但他非常高傲自大，常用铁片打成腰围围住肚子，有人问他为什么用铁片围住肚子，他说：“我的智慧太多，怕智慧从肚子满溢出来呀！”

他听说佛陀很有智慧，就跑去问佛陀几个问题，想要非难佛陀，我们来看其中的三个问题：

“何谓为道？”

“常愍好学，正心以行；唯怀宝慧，是谓为道。”（勤勉爱好学习，以正直的心修行；满怀宝贵的智慧，这就是道。）

“何谓为智？”

“所谓智者，不必辩言；无恐无惧，守善为智。”（有智慧的人，是不必辩才来说明；心胸坦荡没有恐惧，择善固害就是智。）

“何谓为有道？”

“所谓有道，非救一物；普济天下，无害无道。”（所谓有道的人，并不是救一物就是，而是能怨亲平等普救天下众生，甚至不去伤害无道的人。）

这是多么伟大的澄明的见解，最应该记住的是“唯怀宝慧”，“不必辩言”，我们心里满怀着宝贵的智慧，不必向别人辩解逞能，当然也不必与别人比较。胜过自己的人就是“大雄”，清净的身心即是“宝殿”，能这样，纵使再寂寞孤独的旅途，也能有极乐之心，那是因为知道自己在走向法只是之路，法界才是真实的、唯一的故乡。能调身的人，也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 惜生诗抄

几天前，养鸭业者把几十万枚正要孵化的鸭蛋，从桥上倾倒入河，有许多鸭蛋倒到半空中时，小鸭孵出来了，那些初面人世的鸭子还来不及叫一声、探一眼这个世界，就摔死的摔死、淹死的淹死了。

这数十万尚未经经验丝毫生命的鸭子，是因为一位医生说了一句话：吃鸭肉可能得癌症。

今年四月，由于鸡肉与鸡蛋跌价，养鸡的人用冷水泼在八十万个孵化的鸡蛋上，

使蛋内的小鸡全冻死。

这一百多万只小鸡的惨死，仍无法挽救鸡，鸡肉与鸡蛋的价钱，养鸡业者正在开会协调，不久将要再焚毁一百六十万只鸡，才有可能拯救鸡业。

像把正孵化的鸭蛋倒入河里、用冷水泼在要孵出的鸡蛋上、将小鸡活活烧死……如此残忍的手段一再发生，使我们不禁对人性生出更多的反省。向来，牛猪鸡鸭等供人食用，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少人会想到它们也有情感与痛苦，也很少人想到它们是活生生的生命。

为什么在自诩为保护动物观念进步和今天，我们只懂得保护野生动物，而不懂得爱惜身边的动物呢？即使是为了口腹，不得不杀害动物，难道杀的时候没有不忍之心、感恩之心吗？

近十年来，西方有很多养牛猪鸡鸭做为宠物，发现它们的智商都很高。并且有感情，有的甚至有表演的天赋，这些应该启示我们对于一向被看成“卑贱”的畜养动物有新的对待，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畜养的动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诚地爱惜野生动

物。

保护动物是在保护生命，并不是在保护动物的种类；而一个人对动物没有惜生之心，就不能良善地对待人、甚至对待整个世界。

有些人以为，保护动物的观念是近代西方传来的，传统中国老百姓对待动物都非常残忍，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不要说野生动物，就是对畜养动物爱惜的观念，中国人早就有了，我最近找到一些古人护生惜生的诗，可以让我们看清从前的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动物。

在《全唐诗》里，有许多爱惜动物的诗，并且同爱惜动物而设身处地想到动物的处境，例如寒山子有一首诗：

怜底众生病，餐尝略不厌；  
蒸豚温蒜酱，炙鸭点椒盐。  
去骨鲜鱼脍，兼皮熟肉脸；  
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一般人在吃蒜泥白肉、烤鸭沾椒盐、清蒸鱼的时候，只觉得滋味甚好，却很少想到猪、鸭、鱼也是会痛苦呀！寒山子的《护生诗》有数十首，这只是其中之一，例如他还有一首有名的诗：

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  
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  
猪死抛水内，人死掘土藏；  
彼此莫相啖，莲花生沸汤。

即使是猪也要加以爱惜，可以看到寒山子伟大的禅修，是建立在深广的慈悲心上。寒山子是出家人，惜生原是本分，其他的诗人呢？贾岛有一次看到一只生病而不能飞的蝉，作了一首《病蝉》：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  
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  
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

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

一只生病的蝉，它平时虽然常受到黄雀与鸢鸟噬食的威胁，但是它痛苦的呻吟，依然那么清越，清凉的花露仍在它的腹中，诗人以蝉喻人，使我们看见他惜生的心情，伟大原诗人杜甫，在看到乱世的战争时，作过一首《护生诗》：

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

战争使我们想起了人所受的苦，但动物何尝不苦，连凤凰麒麟都绝种了，何况是一般的动物呢？最值得注意的是“暴殄天物圣所哀”，凡是对大地的一切不能爱惜，实在是圣人哀痛的事。自然诗人王维住在南山下，写过一首《戏赠张五弟》：

## 这一站到那一站

最近在搬家，这已经是住在台北的第十次搬家了。每次搬家就像在乱阵中要杀出重围一样，弄得筋疲力竭，好不容易出得重围，回头一看则已尸横遍野，而杀出重围



也不是真的解脱，是进入一个新的围城清理战场了。

搬家，真是人生里无可如何的事，在清理杂物时总是面临舍与不舍、丢或不丢的困境，尤其是很多跟随自己许多年的书，今生可能再也不会翻阅；很多信件是少年时代保存至今，却已是时光流转，情境不再；许多从创刊号保留的杂志，早已是尘灰满布，永远不会去看了；还有一大堆旧笔记、旧剪贴，旧资料、旧卡片，以及一些写了一半不可能完成的稿件……每打开一个柜子，都是许多次的彷徨、犹豫、反复再三。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把不可能再用的东西舍弃，光是纸类就有二百多公斤，卖给收旧货的人，一公斤一元，合起来正是买一本新书的钱。

还舍弃一些旧家具，送给需要的朋友。

由于想到人生里没有多少次像搬家，可以让我们痛快的舍弃，使我丢掉了许多从前十分钟爱的东西，都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一些成长的纪念，。拢拢总总，舍掉的东西恐怕有一部货车那么多。

即使是这样，这次搬家还是动用了四部货车才连载完毕，使我想起从前刚到台北，

行李加起一只有一只旅行袋，后来搬家，是一个旅行袋加一个帆布袋，学校毕业时搬家竟动用了一部小发财车。当时忆觉得是颇大的背负。

幸好去服了兵役，第二次回一以台北，又是一只旅行袋，然后路愈走愈远，背的东西也日渐增加，虽然经常搬迁、舍弃、增加的东西却总是快过丢的速度，有时想起一只旅行袋走天下的年轻时的身影，心中不免感慨，那时身无长物，只有满腔的热血和志气，每天清晨在旅行途中的窗口看见朝日初升，总觉得自己像那一轮太阳。现在放眼四顾，周围堆满了东西，自己青年时代的热血与斗志是不是还在呢？

在时光的变迁中，有些事物在增长，有些东西在消失，最可担忧的恐怕是青春不再吧！许多事物我们可以决定取舍，惟有青春不行，不管用什么方法，它都是自顾自行走。

记得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住在屏东市一家长满臭虫的旅店，为了想看内埔乡清晨稻田的日出，凌晨四点就从旅店出发，赶到内埔乡天色还是昏暗的，我就躺在田埂边的草地等候，没想竟昏沉沉地睡去了，醒来的时候日头已近中天。

我捶胸顿足，想起走了一个小时的夜路，难过得眼泪差一点落了下来，正在这时，我看到田中的秧苗反映阳光，田地因干旱而显出的裂纹，连绵到天去。有非常之美，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立即转悲为喜，感觉到如果能不执著，心境就会美好得多。

那时一位农夫走来，好意地请我喝水，当他知道我来看日出的美景时，抬头望着天空出神地说：“如果能下雨，就比日出更美了。”我问他下雨有什么美？他说：“这里闹干旱已经两个月了，没有下过一滴雨，日出有什么好呢？”我听了一惊，非常惭愧，以一种悔罪的心情看着天空的烈日，很能感受到农夫的忧伤。

后来，我和农夫一起向天空祈求下雨，深切地知觉到：离开了真实的生活，世间一切的美都会显得虚幻不实。

假若知道有阳光或者没有阳光，人都能观照的角度，就知道了舍与不舍，都是在一念之间。

不只是搬家，每个人新的一天，都是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在流动与迁徙之中，只

在不忘失自我，保有热血与志气，到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们现在搬家还能自己作主，到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是身体的搬家，如果不及早准备，步步为营地向光明与良善前进，到时候措手不及，作不了主，很可能就会再度走进迷茫的世界，忘记自己的来处了。

### 智慧是我耕的犁

有一天，佛陀到了一座名叫一那罗的村落乞食，走到一个婆罗门农夫的农田附近。

那进已近中午了，婆罗门农夫正在分送食物给五百位犁田的工人，看到佛陀正托钵远远走来，他故意为难地对佛陀说：“瞿昙（佛陀的名字）！我今天努力地耕田下种，才能得到食物，你也应该像我一样耕田下种，才有资格得到食物呀！”

佛陀听了并不生气，他回答道：“我也是耕田下种来得到我的饮食呀！”

婆罗门说：“我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你下田耕作，你说你也下田，那么，你的犁在哪里？你的牛在哪里？你的轭、你的\*、你的牛鞭又在哪里？你又是播什么种子呢？你

是如何耕田的呢？”对于咄咄逼人的婆罗门，佛陀以一种极宽容慈悲的态度来面对，他对婆罗门和围聚在旁边的工人说了一首偈：

信心为种子，苦行为时雨；

智慧为犁铧，惭愧民为辕。

正念自守护，是则善御者；

包藏身口业，如食处内藏。

真实为真乘，乐住无懈怠；

精进无废荒，安稳而速进；

直往不转还，得到无忧处。

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不还受诸有。

这首偈非常优美，同时也说出了佛陀的基本教化和精神，译成白话是：

信心是我播的种子，苦行是灌溉的雨水；

智慧是我所耕的犁，惭愧心是我的车辕。  
我以正念守护自身，如同驾御我的耕牛；  
抑制身口意的恶业，就像在我田里除草。  
我用真实做为车乘，乐住其中而不懈怠；  
精进耕作而不荒废，并且安稳快速前进；  
我一直前进不退转，到达了无忧的所在。  
这才是真正的耕田，能耕植出甘露果实；  
这才是真正的耕田，不再受轮回的痛苦。

佛陀说完这首偈，婆罗门大为感动，禁不住赞叹说：“您才是世界上最会耕田的人呀！”于是盛满了最香美的食物供食佛陀，佛陀没有接受他的食物，说：“不因说法故，受彼食而食；但为利益他，说法不受食。”因为在佛制里，说法是纯粹利益他人的行为，不能为了食物而说法。

这个故事出自《杂阿含经》，是佛陀所说的“耕心田之法”，也明白说出“比丘”

和“乞丐”的不同。在佛陀的时代，比丘固然以乞食延续生命，却不同于一般的乞食者。所谓“比丘”，就是上从如来乞法以练神，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俗世乞人只乞衣食不乞法，所以不能称为比丘。

从前，佛陀在舍卫国乞食的时候，遇到一位年老的乞丐，乞丐就说：“佛陀摄杖持钵乞食，我应该也算比丘了。”佛陀就为他说了一首偈：“所谓比丘者，非但以乞食；受持在家法，是何名比丘？于功德过恶，俱离修正行；其心无所畏，是则名比丘。”老乞丐听了大有所悟，终于从乞者成为比丘。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完全有依赖别人而独自活存，因此必须怀着宽容与感恩的心情。从前，大部分人是农夫，他们可以坦然地说是自耕自食，现在只有少部分的人是农夫，大部分人都不能亲自到田里播种和耕田了，我们究竟凭什么受食而不感到惭愧呢？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回到自我，先来耕自己的心田，播种信心、开发智慧、精进努力，追求真实的自我、拔除妄念的杂草，这样才能不愧于天地的养育，坦然地前进

呀!

## 观照世间的声音

从前有一位屠夫，脾气非常暴躁，他和寡母住在一起，然而他非但不孝顺母亲，还常常怒骂老母，有时喝了酒回来甚至动手毒打母亲。

屠夫的母亲对生出如此忤逆不孝的儿子，只有自恨业障深重。她家里供有南海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她每天跪在菩萨面前忏悔宿世业障，并恳求菩萨感化忤逆的恶子，使她示未来的日子有所依靠。

屠夫的家住在南海普陀山必经的地方，每年春天二月十五日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去朝南海普陀山的香客特别多，屠夫看到络绎不绝的人路过去南海，就对观世音菩萨起了好奇之心，心想：如果菩萨没有感应，怎么能感动这些千晨迢迢的人？同时又常听到从南海回来的人说，办要诚心，就可以在山上看见活的观世间菩萨。因此，这屠夫就决心去朝一次南海，有一个春天他随着一群香客，一起到普陀去朝山。到了普陀



山。屠夫心急地跑遍全山各寺院，却总没有见到活的观世音菩萨，他不但大失所望，心里还起了恨意，正在埋怨的进候，走到“潮音洞”前，看到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和尚坐在那里。屠夫就跑过去问：“老师父！听说你们普陀山有活的观世音菩萨，我来找了几天都没看见，到底活的观世音菩萨在哪里？请你告诉我！”

老和尚说：“你想见活观世音菩萨，现在赶快回去，菩萨已经到你家去了，你火速回去拜见，千万别错过机会。”

屠夫想一想说：“可是我不知道到我家的菩萨是什么样子，请师父指点。免得见面不相识，当面错过！”

老和尚说：“你回家看见一位反穿衣、倒搭鞋的老婆婆，那就是你所要求见的观世音菩萨，你见了，要好好地诚心诚意地下拜见，不可稍有怠慢！”

听了老和尚的活，屠夫急忙兼程赶回家里想见活观音，赶到家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

话说他的老母，自从儿子去朝南海，每天不断在观音菩萨像前烧香祈愿菩萨感化

逆子，因为至心哀求，每天都拜到深夜才就寝。那一天夜里她刚拜完菩萨上床去睡。万万想不到的儿子会在半夜回家。

屠夫回到家看到家门紧闭，由于他一向对母亲从未好声好气，再加上心急，不但大声小叫地呼喊，还用力捶打门户，叫妈妈来开门。母亲在睡梦中被叫骂声呼醒，一听是儿子的声音，简直吓坏了，自恨睡得太沉，触怒了这个活阎罗，恐怕逃不了一阵毒打。由于骇怕心慌，衣服反穿身上、鞋子倒搭脚上，匆忙跑来开门。

老太婆战战兢兢地把门打开，屠夫抬头一看，吓得对母亲纳头便拜，嘴进而连称：“弟子某某，拜见观音老母”。他母亲被弄迷糊了，对他说：“你不要认错了，我是你妈，不是什么观音老母”。

屠夫说：“不会错，我在南海时有位老和尚告诉我，回家看见反穿衣、倒搭鞋的人，就是活观音菩萨，我没有看错，你就是观音老母！”

老太婆看着自己的穿着，心魂甫定，知道是观音大士教化逆子，就壮起胆子说：“你在家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孝养，还想去南海见活观音，哪里有逆不孝的人能亲见菩

萨的圣容？那对你讲话的老和尚就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你这样不孝，怜悯你以后一定会遭到恶报，所以教你回来孝养母亲，就和拜见活观音一样的功德！”

屠夫听了，良心发现，从此改恶向善，再也不杀生当屠夫，改行做小生意，并且成为一具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这一个故事改写自煮云法师著的《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我读了非常受感动，虽是传奇异闻，却有十分深刻的启示，观世音菩萨其实不只在是普陀山，而是在每个人的眼前、在每个人的身边，我们最亲爱的母亲不就是活的观世音菩萨吗？如果一个人不能孝顺父母，即使到了普陀山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用以说明净土思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普遍深入人心，几乎每个家庭都供奉。我觉得这句话还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家家都有阿弥陀佛、户户都有观世音菩萨，不只是存在遥远的虚空之中。也就是说，对于养育我们的父母、扶持我们的兄弟姐妹、互相帮忙的街坊邻居、甚至我们生病时为我们看病的医生、我们找路时帮我人指出方向的路人……我们都应

该生起佛菩萨想，有敬爱、珍惜感恩之情，唯有在人世里如此，我们才能在点火烧香的菩萨形象之前，看见许多活生生的菩萨。也才能确信我们生活的地方不仅是娑婆，也是净土地！不只是五浊的世界，也是清净的法界！

除了处处是观世音菩萨，更好的是自己也立志发愿做观世音菩萨，正如煮云法师在书中说的：“凡是信佛的人，对观世音菩萨，是怎样成道，应有寻根问底的必要，若是只是天天去拜观音、求观音，不如想个办法，要自己去做成一个观音，”

怎么样才能做观世音呢？有一首偈说：“内观自在，十方圆明；外观世音，寻声救苦。”

当我们能在内心有圆明自在，能观照拯救世间苦难的音声，这时心里就端端正正坐着一尊观世音菩萨，有温暖的火、智慧的馨香、慈悲的光芒！这一尊观世音与道场里庄严披璎珞的观世音、与普陀山传奇的观世音，与西方净土的观世音、与十方法界的观世音都是无二无别的！

在中国民间，观世音菩萨叫“观音娘娘”，台湾话叫“观音妈”，我好喜欢这个称

呼，多么可亲、多么温暖，仿佛听见了自己在心底呼唤妈妈的声音。不管如何称呼，如果一个人在对待世界时，有像妈妈对待儿子那样温柔、宽容、慈爱、无怨、充满了光明的期许与伟大的希望，那就是从紫竹石上长出一株美丽无比的紫竹，紫竹林的观世音菩萨就会露出温煦的微笑了。

光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只要我们的心够细致，就能够体会到那无量无尽的慈悲呀。

## 鳄鱼与狗打架

带孩子散步，在路上遇到一只很大的狗。孩子突然问：“爸爸，如果狗和鳄鱼打架，谁会赢呢？”

对孩子的问题，我的答案常常用反问的方式，我问他：“你看，鳄鱼会赢呢？还是狗会赢？”

他说：“我不知道，才问你呀！”

“那，要先看是在水里打架或是在陆地上打架了”。我说。

“对了，”孩子眼中亮起光芒：“如果在水里，鳄鱼会赢；如果在地上，狗会赢。”他非常肯定。

“也不一定，。”我说：“还要看是大鳄鱼和小狗，或小鳄鱼和大狗，或者两只一样大。”

“我知道了，大狗咬小鳄鱼，大狗会赢；小狗咬大鳄鱼，大鳄鱼会赢。”小孩子的反应总是快速而直接的。

“可是，还要看什么样才叫赢呀！”

这下，孩子陷进沉思了：“赢就赢了，还有什么才叫赢呢？”

我一本正经地说：“赢有好多不同呢，是咬到跑开就算赢？还是咬到流血才算赢？或者是咬到死吃下去才算赢？如果两只都受了重伤，一只先死，是谁赢呢？如果两只打起来，那没流血的先逃走，流血的还在，又是谁赢呢？可不可能两只都输或两只都赢？”

于是父子两人玩起了对一个简单问题的游戏思考，发现到即使是最简单的问题也没有绝对肯定的答案，在不同的环境与情况中可能有很多变化，也就是说，当一只鳄鱼没有和一只狗打起来，没有人真正知道情况如何。我对孩子说起在幼年时代，曾看过老鹰被乌鹭追着飞的情况，也曾看过狗被老鼠吓得夹尾巴逃窜的场面，连与老鼠都有特异的情景，何况是距离那么遥远的鳄鱼与狗呢？

最后，孩子下了这样的结论：“我知道了，狗和鳄鱼在一起也不一定会打架，而且他们遇到一起是不可能的。”

我牵着孩子的手走在正在换叶的菩提树下，两人都非常满意，觉得收获不少，孩子学习到如何以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我则学习到一个很好的命题，因为到我这个年纪，大概不会发出：“如果狗和鳄鱼打架，谁会赢呢？”的问题。

其实，人生的问题也是如此，任何的输赢如果从小的时空看来，仿佛是一个定论，但若放到一个大的时空，输赢就不可定论了，一个人的输赢往往也不是外地的判定，而是自我意念的肯定。

把鳄鱼与狗打架看与是有趣的事例是好的，却不应该花太多时间作这种无关紧要的思考，在日本佛教史上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提高警觉。

日本有一位真观禅师，在中国留学，二十几年，回日本后传扬佛法，使日本禅学大兴。有一天，一位研究天台宗三十几年的道文法师来向他求教，问道：“我自幼研习天台法华思想，有一个问题始终不能了解。”

真面禅师说：“天台法华思想博大精深，而你只有一个问题不解，可见有很高的修持，你不能理解的唯一问题是什么呢？”

道文法师问道：“法华经上说：‘有情无情，同圆种智’，意思是树木花草皆能成佛，请问，花草树木真有可能成佛吗？”

真观禅师反问道：“三十年来，你挂念着花草树木能不能成佛，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应该关心的是你自己如何成佛才对！”

道文稿法师听了非常吃惊，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请问：我自己



要如何成佛呢？”

真观禅师说：“你说只有一个问题问我，这第二个问题就要靠你自己去解决了。”

是呀！人生的许多问题自顾不暇，那有体力去想鳄鱼与狗打架的问题呢？我看到孩子还在低首苦思那空乏的问题，拍拍他的肩说：“来，我们来看这些粉红色刚长出来的菩提叶子，脉络分明，光滑、透明，是多么美丽！”

正好一只蝴蝶从安全岛飞过，“呀！一只蝴蝶！”孩子的目光望向远方，这时鳄鱼与狗都随蝴蝶飞一以不可知的远方了。

## 独乐与独醒

人生的朋友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种是在欢乐的时候不会想到我们，只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分担，这样的朋友往往也最不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只愿别人

都带给欢乐。他把痛苦都倾泻给别人，自己却很快的忘掉。

一种是他只在快乐的时候才找朋友，却把痛苦独自埋藏在内心，这样的朋友通常能善解别人的痛苦，当我们丢掉痛苦时，他却接住它。

一种是不管在什么时刻什么心情都需要别人共享，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悲哀不如众悲哀，恋爱时急着向全世界的朋友宣告，失恋的时候也要立即告诸亲友。他永远有同行者，但他也很好奇好事，总希望朋友像他一样，把一切最私密的事对他倾诉。

还有一种朋友，他不会特别与人亲近，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独自快乐、独自清醒，他胸怀广大、思虑细腻，口示优越，带着一些无法测知的神秘，他们做朋友最大的益处是善天聆听，像大海一样可以容受别人欢乐或苦痛的泻注，但自己不动不摇，由于他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对别人的快乐鼓励，对苦痛促出援手。

用水来做比喻，第一种是河流型，他们把一切自己制造的垃圾都流向大海；第二种是池塘型，他们善于收藏别人和自己的苦痛；第三种是波浪型，他们总是一波一波

找上岸来，永远没有静止的时候；第四种是大海型，他们接纳百川，但不失自我。

当然，把朋友做这样的划分清不是绝对的，因为朋友有千百种面目，这只是大致的类型罢了。

我们到底要交什么样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朋友？

卡莱尔。纪伯伦在《友谊》里有这样的两段对话：“你的朋友是来回应你的需要的，他是你的田园，你以爱心播种，以感恩的心收成，他是你的餐桌和壁灯，因为你饥饿时去找他，又为求安宁寻他。”“把你最好的给你的朋友，如果他一定要知道你的低潮，也让他知道你的高潮吧！如果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找你的朋友，又有什么意思呢？找他共享生命吧！因为他满足你的需要，而不是填满你的空虚，让友谊的甜蜜中有欢笑和分享吧！因为心灵在琐事的露珠中，找到了它的清晨而变得清爽”。

在农业社会时代，友谊是单纯的，因为其中比较少有利害关系；在少年时代，友谊也是纯粹的，因为多的是心灵与精神的联系，很少有欲望的纠葛；工业社会的中年人，友谊常成为复杂的纠缠，朋友一词也泛滥了，我们很难和一个人在海岸散步，互

相倾听心灵；难得和一个人在茶屋里，谈一些纯粹的事物了，朋友成为群体一般，要在啤酒屋里大杯灌酒；在饭店里大口吃肉一起吆喝；甚至在卡拉 OK 这种黑暗的地方，寻唱着浮滥的心声。

从前，我们在有友谊的地方得到心的明净、得到抚慰与关怀、得到智慧与安宁。现在有许多时候，朋友反而使我们混浊、冷漠、失落、愚痴，与不安。现代人都成为“河流型”、“池塘型”、“波浪型”的格局，要找有大海胸襟的人就很少了。

在现代社会，独乐与独醒就变得十分很重要，所谓“独乐”是一个人独处时也能欢喜，有心灵与生命的充实，就是一下午静静地坐着，也能安然；所谓“独醒”是不为众乐所迷惑，众人都认为应该过的生活方式，往往不一定适合我们，那么，何不独自醒着呢？

只有我们能独乐独醒，我们才能成为大海型的人，在河流冲来的时候、在池塘满水的时候、在波浪推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包容，并且不损及自身的清静。纪伯伦如是说：

“你和朋友分手时，不要悲伤，因为你最爱的那些美质，他离开你时，你会觉得更明显，就好像爬山的人在平地上遥望高山，那山显得更清晰。”

## 大海与馨香

在《华严经》里有一位佛教青年善财童了，十分令人感动，他在出生地福城听文殊师利菩萨说法，而发了勇猛的菩提心，从此开始了他长远旅行示法的过程。

善财童子从发菩提心开始，一共参诣五十三位善知识，终于得以证入法界，这是有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佛教经典里，华严经是大乘经典极重要的一部。在八十卷华严经里，后二十卷就是善财童子参访的故事，善财求访善知识的重要可见一斑。

为什么《华严经》把这么多篇幅留给善财童子呢？那是由于善财童子的经验是个伟大的象征，他是伟大的教化，说明了一个青年菩萨从发心一直到证果的过程。

善财童子也由于求法的至诚恳切，成为佛教里最为人知的童了，现在许多观世音菩萨像的左边都安有一位童子侍立，就是“善财童子”。一般把善财童子画得好像儿童

似乎值得商榷，在佛经中，童子有三种含义，一是八岁以上未冠者。二是希望出家而寄侍于比丘僧团尚未剃度的青少年。二是年轻的菩萨，因为菩萨是如来的王子，所称为童子。如果从这三种含义推论，善财童子应该是青年，而不是幼童。

因为善财童子求法的成就，一直到现在地庙里的大法会，行道时走在最前面拿着火炬的小法师，也被称为“善财童子”。这是一具很好的象征，在《华严经》里，善财童子事实上像极了拿火炬引导后世修菩萨行青年前进。

### 开启智慧最重要

依照经典的记载，善财童子是累世福慧双修，才能有缘亲闻文殊菩萨说法，开启了法性智慧，但在文殊的教化里，我们知道智慧才是修行者最重要的东西，为了求得智慧，善财才开始不懈地追求。而他的成就也得益于善知识不断的传授与开启。

历来谈论善财童子求道的书册休止千万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他在参访善知识过程三

个比较浅显而有趣的故事。

在说故事之前，我把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笔记，简单地做一些说明，善财童子了实践告诉我们一启智慧 是菩萨的第一要务，没有比求智慧更重要的事了。另外，一位发心觉悟的人，必须一开始就发大心，善财童子就是发了大菩提心，才有博大宽容慈悲的大乘知见，有大乘知见的人就比较不会被迷转了。

善财童子求法的过程固然长久、复杂、难辛，但他无时无刻不惦记佛法，他的心也没有一刻离开过佛法，这种念念相续，使他不至于有一点点迟疑，使他一直受到佛菩萨的加护和悯念。也使他有慈悲柔和的心，非常容易受感动，时常有涕泗纵横不能自己的场面出现。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善知识，善知识并且是边锁反应的，善财童子所参过的善知识包括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长者、外道、商人、女人、船师等等。这使我们悟到，菩萨的示现无边，不一定用什么面目出现，而且一个追求智慧的人，不管他从事任何行业，他都可以在其中得到智慧，甚至悟道。

因此，善财童子的旅程，应该鹿示我们，不要轻视世上的任何一个人，人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而且要珍惜每一分因缘，因为看起来普通的因缘对我们都可能有深刻的教化。

有了这些基本理念，再来读善财童子的参访就会深刻得多。

好了，我们就一看看善财童子的几个故事吧！

## 大海开出莲花

善财童子参访的第三位善知识是海云比丘，海云比丘住在南方的海门国，这海门国顾名思义是在海边。

善财童子向他至心顶礼以后，就说明自己早已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志求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希望能进入一切无上智慧之海，他问道：



“未知菩萨云何能舍世俗家生如来家？云何能度生死海入佛智海？云何能离凡夫地入如来地？云何能断生死流入菩萨行流？云何能破生死轮成菩萨愿轮？云何能灭魔鬼界显佛境界？云何能竭爱欲海长大悲海？云何能闭众难恶趣门开诸大涅槃门？云何能出三界城入一切智城？云何能弃舍一切玩好之物，悉以饶益一切众生？”

这真是大哉问！也是一切处长行大乘法门菩萨共同的问题。海云比丘听了善财的问题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而先赞叹他能发大菩提心，说出了一段及菩提本质的动人的活，他说：

发菩提心者，所谓发大悲心，普救一切众生故。

发大慈心，等 一切众生故。

发安乐心，令一切众生灭诸苦故。

发饶益心，令一切众生离恶法故。

发哀愍心，有怖畏者咸守护故。

发无碍心，舍离一切诸障碍故。

发广大心，一切法界咸偏满故。

发无边心，等虚空界无不往故。

发宽博心，悉见一切诸如来故。

发清净心，于三世法智无违故。

发智慧心，普入一切智慧海故。

当一个菩萨发了大菩提心时，心量上就应该包涵了这些物质，然后，才能进入修行，海云比丘随后就说出了自己修行的经过。

海云比丘已经在海门国住了十二年，他到了海门国以后，就时常以大海做为自己的修行的境界，他思考到只有大海是广大无量的、是甚深难测的。思考到只有大海里隐藏了无量奇妙庄严的宝藏，里面又住了无数无量的众生。思考到只有大海有无量的水，而水色都不同。还能容受体躯最大的众生。思考到只有大海能容纳大云大雨而不增不减……

当海云比丘做这种思考的时候，他就起了念头：“世界上还有比这个大海更方博的

吗？有比这大海更深的吗？有比这大海更特别的吗？”

正在他想的时候，大海里突然升起一朵大莲花，以无能胜因的陀罗尼罢为茎，吠琉璃为藏，阎浮檀金为叶，沉水为台，玛瑙为须，整个盖满了大海，而由阿\*罗王、龙王、迦楼罗王、罗刹王，夜叉王、乾闥婆王、天王、梵王、海神等等都来守护并且庄严这一朵莲花。

如此无尽光明照耀的大莲花，是由如来出世的善根所生起，当时，海参云比丘正在惊叹莲花比大海还大的时候，又看见在莲华上有一如来结跏趺坐，他的身体一直往上通而看不见顶。

如业随即伸手摩海云比丘的头顶，为他演说“普眼法门”，开示了一切如来境界，显发一切菩萨诸行，阐明一切诸佛妙法，一切法轮悉入其中，能净一切诸佛国土，能摧一切异道邪论，能灭一切众生诸根，随众生心悉令开悟。

海云比丘从如来那里受持了普眼法门，长达一千两百年，他对“变眼法门”有如此的赞叹：“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须弥聚笔，书写于此普眼法门，一品中一门，一门

中一法，一法中一义，一义中一句，不得少分，何况能尽？”

意思是说，如果有人以大海做墨汁，用须弥山为笔，想要写出普眼法门的殊胜，不要说写一品，就是一品中的一门，一门中的一法，一法里的一义，一义里的一句，也不能写出一点点，何况是全部写出。海云比丘在这里说明了，佛的法门是比大海要大得多，以大海之大想要衡量佛法，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海云比丘之所以能受持广大无边的普眼法门，实在是他一开始以大海为其境界，创造了一个大的心量。人们可以说，大海正是他智慧的开启，若没有以大海为师，就难以进入普眼法门。

最后，海云比丘从世间海提升到菩萨海，而对善财童子说：

“如诸菩萨摩訶萨深入一切菩萨行海，随其愿力而修行故，入大愿海于无量劫住世间故。入一切众生海，随其心乐广利益故。入一切众生心海，出生十力无碍智光故。入一切众生根海，应时教化悉令调伏故。入一切刹海，成满本愿严净佛刹故。入一切佛海，愿常供养 如一故。入一切法海，能以智慧咸悟入故。入一切功德海，一一修行

令具足故。入一切众生言辞海，于一切刹转正法轮故。”

不都是从海得来的智慧吗？

以智慧香而自庄严

善财童子离开海云比丘，双参访了许多善知识，他参访的第二十二位善知识，是在面言广大国的一位名叫优钵罗华的“鬻香长者”，翻译志白话就是“卖香的老人”，卖香老人应该是街头常见的人物，可是这位卖香老人却在生活中提炼出伟大的智慧。

他对善财童子说：“我善别一切诸香，亦知调合一切香法。所谓一切香，一切烧香，一切涂香，一切末香。亦知如是一切香王所出之处，又善了知天香、龙香、夜叉香、乾闥香。又善别知治诸病香、令于有为生厌离香、舍诸逸香、发心念佛香、证解法门香、圣所受用香、一切菩萨差别香、一切菩萨地位香，如是等香，形香生起，出现成就，清净安稳方便境界，威德业用及以根本，如是一切我皆了达。”

他对于香的了解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他对善财说的一大篇关于香的认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对香的理解转识成智，进入智慧的境界，使他体会到要“以智慧香而自庄严”，乃至“于诸世间皆无染着”，“于一切处悉无有着，其心平等无着依”，这就从普通的香转成般若的智慧之香了。

紧接着卖香老人，善财童了参访的是楼阁城晨名叫婆施罗的船嘑，他则是从划船中得到了智慧，他“善别知漩 浅深、波涛远近、水色好恶种种不同。亦善别知日月星宿运行度数，昼夜晨哺\*漏延促。亦知其船铁木坚脆，机关涩滑，水之大小，风之逆顺，如是一切安危之牙，无不明了。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善男子！我以成就如是智慧，常能利益一切众生。”

船师在大海中行到了行船的学问，并用来利益众生，可见得利益众生有很多种方法，船师渡人安全往业也是方法之一，不地我们要注意，即使船师要在海上利益众生，自己对于智慧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居住于海边的船民，以过数十年历

练，有许多人和婆施罗船师一样，有对大海的认识，也有行船的智慧。

只是，婆施罗大兴安岭不仅如此，他把行船的智慧瑞往上提升，成为法的智慧，他说：

“我以好船运诸商众行安稳道，复为说法令其欢喜，引至宝洲与诸珍宝咸使充足，然后将领还阎净浮提。善男子！我将大船如是往来，未始令其一有损坏。若有众生得见我身，闻我法者，令其永不怖生死海，必得入于一切智海，必能消竭诸爱欲海，能以智光照三世海，能尽一切众生苦海，能净一切众生心海，速能严净一切刹海，普能往诣十方大海，普知一切众生根海，普了一切众生行海，普顺一切众生心海。”——他把自己从大海进入法海的修行方法称为“大悲幢行”。

婆施罗确是令人赞叹，但从大海来的智慧有更高的境界，他就感叹地说：“如诸菩萨摩訶萨善能游涉生死大海，不染一切诸烦恼海，能舍一切诸妄见海，能观一切诸法性海，能以四摄摄众生活经，已善安住一切智海参，能灭一切众生着海，能平等住一

切时海，能以神通度众生海参，能以其时调众生海，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

法的追寻正是如此，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这是婆施罗船师悟道之后所体会到的，也是一切菩萨所应知道的。

### 生生世世善知识相随

读过善财童子三参，我们就知道“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三次参访是“入法界品”中最易懂的部分，要真正知道一真法界，自然应该精读原典。

这三个故事，使我们得到一些珍贵的启示，一是在进入修行法门时，根本是没有分别的，没有说某一类人才可以修行，而某一类人不能修行的道理，不管什么人发大菩提心，都能得到大的益处。

二是世出世间智慧根本是不可分的，有的人修行佛道之后，排斥，乃至放弃一切世间的智慧，认为只有出世间的法才是究竟，这就有了分别心，不能正面对待我们的



世界，其实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觉悟，并找到该行业最精微奥妙之处，就能通达佛法，得到无碍与自由。

三是修行菩萨道的人，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种法门，只有不轻的心，才能得到人间世界中的一切智慧，并用来利乐众生，这样，与我们相会见的因缘才会都成为我们的善知识，若有轻慢心，一切善知识都对我们无益了。

善财童子的五十三次参访，时时在提醒我们善知识的重要，所以这一总结每隔一章就会欢喜赞叹善知识，我在这里选两段，来做为本文的结尾：

善知识教犹如春日，生长开发善法根苗。

善知识教犹如满月，凡所照及皆使清凉。

善知识教如芳池日，能开一切善心莲花。

善知识教如大龙王，于虚空中游戏自在。

善知识教如净浮树，积集一切福智华果。

善知识教职须弥山，无量善法三十三天城中止住。

善知识教犹如帝释，众会围绕无能映蔽，能伏异道修罗军众。

善知识实为希有，出生一切诸功德处，出生一切诸菩萨行，出生一切菩萨净念，出生一切陀罗轮，出生一切三昧光明，出生一切诸佛知见，普雨一切诸佛法雨，显示一切菩萨愿门，出生难思智慧光明，增长一切菩萨根芽……善知识者能普救护一切恶道，能普演说诸平等法，能普显示诸夷险道，能普开阐大乘奥义，能普劝发普贤诸行，能普引到一切智城，而普令入法界大海，能普令见三世法海，能普授与众圣道场能普增长一切白法。

这是多么优美而动人的呀！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时时忆念善知识、思维善知识、渴仰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希望善知识来守护我、摄受我，希望生生世世善知识相随，唯有这样，才能“长其善根、净其深心、增其根性、益其德本、加其大愿、广其大悲、近一切智、具普贤道，照明一切诸佛正法，增长如来十力光明！”

## 大地的证据

喝了牧女供养的牛奶，悉达多太子恢复了体力，他站起来涉水过河，走到菩提树下，敷草为座，面向东方，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悉达多对自己发出一个坚决的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我道不成，至死不起。”他宏大的誓愿化成澄净的心水遍满整个虚空，使空中都充满了法的欢喜。

唯一不欢喜的是魔王魔罗，他深为悉达多的誓愿感到惊惧和愤怒，因为魔罗一向主掌人心中的贪婪、憎恨、愚痴、傲慢、猜疑、忧愁与怨毒，如果悉达多寻找到断除贪、憎、痴、慢、疑之法，魔道将会被摧毁。为了阻止悉达多，魔王就想尽办法要扰乱悉达多，先以风雨雷电来攻击他，虽然菩提树周围的一切都摧毁了，因悉达多甚深的禅定，菩提树下竟一动也不动。魔王又下令魔众化成种种恶形动物去攻击他，也不能接近。魔王再下令魔众发出无数怨毒的箭射向悉达多，当毒箭射到菩提树荫时都化成美丽的莲花瓣飘落在地上。

发现恶事不能惊动悉达多的魔王，唆使魔众都化成妖冶无比的少女，去媚惑他，希望能唤起悉达多对宫殿享乐的记忆，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悉达多的决心。

魔王感到无望，最后，他走到悉达多的面前，对他说：“你以为你成正觉会成功吗？在你之前多少比你伟大的修行人想成正觉，最后都失败了。而你，先是浪费了二十九年在声色犬马之中，然后浪费了六年做无益的苦行，现在你在此静坐，就希望能突然开启无比的智慧吗？比起从前比你用功的修道者，你的想法是多么傻呀！现在你马上停止静坐，否则，你指给我看见只有你会成功的证据，如果你举得出证据，我就不再干扰你！”

悉达多完全不在意魔王的嘲讽，他温和地举起膝盖上的右手，指向前方，接触大地！

为什么悉达多要接触大地呢？因为，在无始轮回生死里，他的前生已经做过无数追求正觉的修行，目的就是追求最高的无比的觉悟，他的从前虽已过去，但一切的修行都在大地上留下证据，大地就是他的证据。

魔王看到悉达多手按大地，知道已彻底失败了，就如同噩梦一样自大地退去！于是风雨停歇、空气流动着芳香，悉达多在月光下进入禅定三昧，他彻悟了无上正直之

道。当他内心澄澈地睁开眼睛，站起来时，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满地金光，犹如面带微笑的悉达多，以圆满的智慧与慈悲照耀了整个大地。

我每次读佛陀的传记到这里都深受感动，在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寻找正觉的人，什么是他们忍苦修行、永不退悔的证据呢？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沉默的大地呀！我们在世间的所行的一切都会在永恒的时空中留下证据，这是连魔王都感到畏惧的。一个人所行的一切，包括慈悲、智慧、修行、愿力并不是做完就没有了，而会留下来，带到来生的下一个时空，生命就是这样连结起来，无数善行与慈悲的连结，都是在通向佛的道路，这是为什么悉达多指着大地的原因，大地正是他成佛的证据。

土地，以能生为义，又以所依为义。大地能生万物，又是万物所依靠，所以在大乘经典上把菩萨的修行分为十地。后来许多修行者都告诉我们，应该以大地做为修行的榜样，可是说是佛陀接触大地的启示。

民初高僧慧明法师有一次谈到“心地法门”，对大地有极深辟的开示，他说：

“吾人自心，本来无量遍满，能生万法，亦如地具有博大深厚之德，能生万物，

故以为喻。地之所以能生万物者，以其能任运随时，行所无事，浑然无知，寂然不动，而众生迷真逐妄，见境生心，遇物即动，于是自蔽灵明，转增障碍。……地能生一切物、能载一切物、能容一切物。而且生一切物，是来养育众生，而不自私自利；载一切物，是大小兼收，净秽一体，而无取舍分别之见；容一切物，听人污秽毁凿，寂然不动，而无厌拒憎患之念；所以称为大地。假使吾人的心量，能够与地同其大，能够同地一样利他，无取舍憎患的我执，一切不动，便不难与真如本心相契，还有不成就的吗？”

这是多么深辟的见解！使我们知道“心”与“地”的一些关系，也了解大地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再回头看佛陀在菩提树下，沉默地指按大地的一刹那，原来指的不仅是面前的大地，也是心的大地——我们所行的一切，都会在自己的心地留下刻痕，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只有自心才知道。

大地是我们的证据，心地也是我们的证据，这正是佛陀伏魔的伟大教化。我们每天走过大地时，有没有想过在生死流浪中走过多少次同样的大地？在随业浮沉里多少

和大地会面？我们走过大地的次数已经够多了，但没有学地之量、法地之德？能不能像地一样大，能不能养育众生，能不能兼收并容听人污毁而不动，能不能没有一切分别呢？

我们有没有把从大地的眼光收回，好好观照过自己的心地呢？

只有我们时常这样反省思考，一边努力在心地上用功。一边在人间大地上实践，我们才能体会到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手按大地而使风雨停歇的伟大教化。

## 爱水

孩子打破心爱的东西，伤心地哭了半天。突然停止哭泣，跑过来问：

“爸爸，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接着又严肃地问：“眼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看到他泪痕未干，一本正经的样子，觉得很有趣，就反问他：“你觉得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

“是因为伤心呀！”

“那么，眼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眼睛来的吗？”

“我知道了，人的眼泪是从伤心的那个地方流出的。”孩子已完全忘记了忧伤的情绪，充满好奇地说。

“伤心的那个地方又在哪里呢？”我问他。

他皱眉想了半天，拍拍自己的心口，又拍拍自己的脑袋，觉得都不太有把握，说：“我也不知道伤心的地方在哪里，到底是在哪里呢？”

这下可把我问倒了，是呀！伤心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反问孩子：“人不只伤心的时候才流泪，很高兴和很生气的时候也会流泪的，所以，伤心的地方和高兴、生气的地方是一个地方。”由于孩子养着小鸟，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小鸟会不会伤心呢？有没有伤心的地方？”

“小鸟也会伤心的，如果它肚子饿，我们不喂它的话。”孩子说。

“那，小鸟会不流泪呢？”

“小鸟不会流泪的。”孩子思索了一下，说：“不对，不对，小鸟不会从眼睛流泪，



可是它心里是会流泪的。为什么只有人会从眼睛流泪，而别的动物只能暗暗地伤心呢？”

我对孩子说起，小时候亲眼看过水牛和海龟，还有狗流泪的情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动物都会流泪，只是粗心的人不能见及罢了。

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讨论伤心的问题，孩子听了一知半解。但他至少理解到三件事情，一是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会伤心的地方；二是愈复杂的动物，伤心的时候愈容易被看见；三是每一个人对同一件事伤心的感受都不一样。

最后，他终于郑重地宣布了他悟到的大道理，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打破杯子，妈妈伤心而我不伤心；而我打破玩具，我伤心爸爸不伤心了。每个人都有伤心的地方，但是每个人的伤心都不一样。”这使他完全忘记了刚刚伤心的原因，高兴地跑走了。

我却因此陷入沉思，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启示，人的眼泪是有世界性的，既然投生为人，就必然会伤心，必然会流泪，有许多号称从来不流泪的人，只不过是成人以后的自我压抑，当遇到真正伤心的时刻，或者真心忏悔的时候，或者在无人看见的地方，

还是会悄悄落下伤心之泪。

泪，乃是爱之凝聚。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会流泪，一种是完全没有爱，铁石心肠的有；一种是从爱中超脱出来，不被爱所束缚与刺伤的人。

眼泪，是做为人的本质之一，在《楞严经》中，佛陀早就有精辟的见解，他对弟子阿难说：“因诸爱染，发起妄情。情积不休，能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着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阿难！诸爱虽别，流结是同，润湿不升，自然从坠。”

由人的欲望所分泌的都称为爱水，也是使人在轮回中升沉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心海的爱水中飞升超越，在每一次的伤心中寻找智慧，才是人最重要的事。

## 清雅食谱

有时候生活清淡到自己都吃惊起来了。

尤其对食物的欲望差不多完全超脱出来，面对别人都认为是很好的食物，一点也

不感到动心，反而在大街小巷里自己发现一些毫不起眼的东西，有惊艳的感觉，并慢慢品味出一种哲学，正如我常说的，好东西不一定，平淡的东西也自有滋味。

在台北四维路一条阴暗的巷子里，有好几家山东老乡开的馒头铺子，说是铺子是由于它实在够小，往往老板就是掌柜，也是蒸馒头的人。这些馒头铺子，早午各开一笼一次，开笼的时候水气弥漫，一些嗜吃馒头的老乡早就在外面了。

热腾腾、有劲道的山东大馒头，一个才五块钱，那刚从笼屉被老板的大手抓出来的馒头，有一种传统乡野的香气，非常的美味，也非常之结实，寻常一般人一餐也吃不了这样一个馒头。我是把馒头当点心吃的，那纯朴的麦香令人回味，有时走很远的路，只是去买一个馒头。

这巷子里的馒头大概是台北最好的馒头了，只可惜被人遗忘。有的馒头店兼卖素油饼，大大的一张，可蒸、可煎、可烤，和稀饭吃时，真是人间美味。

就到油饼，在顶好市场后面，有一家卖饺子的北平馆，出名的是”手抓饼”，那饼烤出来时用篮子盛着，饼是整个挑松的，又绵又香，用手一把一把抓着吃。我偶尔路

公平，就买两张饼回家，边喝水仙茶，抓着饼吃，如果遇到下雨的日子，就更觉得那抓饼有难言的滋味，仿佛是雨中青翠生出的嫩芽一样。

说到水仙茶，是在信义路的路摊寻到的，对于喝惯了茉莉香片的人，水仙茶更是往上拔高，如同坐在山顶上听瀑，水仙入茶而不失其味，犹保有洁白清香的气质，没喝过的人真是难以想像。

水仙茶是了，有一个的冻顶豆腐更好。他以上好的冻顶乌龙茶清焖硬豆腐，到豆腐成金黄色时捞起，要成一方一方，用白瓷装着，吃时配着咸花生，品尝这样的豆腐，坐在大楼里就像坐在野草地上，有清冽之香。

有时食物也能像绘画中的扇面，或文章里的小品，音乐里的小提琴独奏，格局虽小，慧心却十分充盈。冻顶豆腐是如此，在南门市场有一家南北货行卖的”桂花酱”也是如此，那桂花酱用一只拇指大的小瓶装着的，真是小得不可思议，但一打开桂花香猛然自瓶中醒来，细细的桂花瓣像还活着，只是在宝瓶里睡着了。

桂花酱可以在任何饮料或茶水中，加的时候以竹签挑出一滴，一杯水就全被香味

所濡染，像秋天庭院中桂花盛放时，空气都流满花香。我只知道桂花酱中有蜜、有梅子、有桂花，却不知如何做成，问到老板，他笑而不答。”莫非是祖传的秘方吗？”心里起了这样的念头，却也不想细问了。

桂花酱如果是工笔，”决明子”就是写意了，在仁爱路上有时会遇到一位老先生卖”决明子”，挑两个大篮用白布覆着，前一篮写”决明子”，后一篮写”中国咖啡”。卖的时候用一只长长的木勺，颇有古意。

听说”决明子”是山上的草本灌木，子熟了以后热炒，冲泡有明目滋肾的功效，不过我买决明子的情景，在台湾乡下，决明子唤做”米仔茶”，夏夜喝的时候总是配着满天的萤火入喉。

对于能想出一些奇特的方法做出清雅食物的人，我总是感到佩服，在师大路巷子里有一家卖酸酪的店，老板告诉我，他从前实验做酸酪时，为了使乳酪发酵，把乳酪放在锅中，用棉被裹着，夜里还抱着睡觉，后来他才找出做酸酪最好的温度与时间。他现在当然不用棉被了，不过他做的酸酪又白又细真像棉花一般，入口成泉，若不是

早年抱棉被，恐怕没有这种火候。

那优美的酸酪要配什么呢？八德路一家医院餐厅里卖的全黑麦面包，或是绝配。那黑麦面包不像别的面包是干透的，里面含着一些浓香的水分，有一次问了厨子，才知道是以黑麦和麦芽做成，麦芽是有水分的，才使那里的黑麦面包一枝独秀，想出加麦芽的厨子，胸中自有一株麦芽。

食物原是如此，人总是选着自己的喜好，这喜好往往与自己的性格和本质十分接近，所以从一个人的食物可以他的人格。

但也不尽然，在通化街巷里有一个小摊，摆两个大缸，右边一缸卖”蜜茶”，左边一缸卖苦茶，蜜茶是甜到了顶，苦茶是苦到了底，有人爱甜，却又有人爱那样的苦。

“还有一种人，他先喝一杯苦茶，再喝一杯蜜茶，两种都要尝尝”，老板说，不过他也笑了：”可就没看过先喝蜜茶再喝苦茶的人，可见世人都爱先苦后甘，不喜欢先甘后苦吧！”

后来，我成了第一个先喝蜜茶，再喝苦茶的人，老板着急地问我感想如何？

“喝苦茶时，特别能回味蜜茶的滋味。”

## 鸟声中的再版

有时候带着一部录音机可以做很多事。

清晨，我们可以在临近海边的树林录音，最好是太阳刚刚要升起的瞬间，林间的虫鸟都在准备醒来，林间充满了不同的叫声，吱吱喳喳\* \* \* \*。而太阳升起的那一刻，不仅风景被唤醒，鸟与虫也都唱出了欢声，这早晨在海滨录下的鸟声，真像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它们正演奏着雄伟而期待着光明的序曲。

午后最好去哪里录音呢？我们选择靠近溪畔的森茂大的歌唱比赛，那是夏天蝉声最盛的时候。蝉声在森林里就像一次庞大的歌唱比赛，每一只蝉都把声音唱得最响，偶尔会听见，一只特别会唱的蝉把声音拔到天空，以为是没有路了，它转了一圈，再拔高上去。蝉声和夏天的一样，充满了热力。

黄昏时分，我们到海边去录音，海的节奏是轻缓的，以一种广大的包围推送过来，

又以一种温和的宽容往后退去，有时候会传来海鸥觅食的叫声，这时最像室内乐了，变化不是太大，但别有细致美丽的风格。

夜晚的时候就要到湖畔的田野去了，晚上的虫声与蛙鸣一向最热闹，尤其在繁星照耀的夜晚，每一个星光的范围，都有欢愉的声音。划分起来，一半是虫或蟋蟀，一半是蛙与蛤蟆，可以说是双重奏。在生活上，它们是互相吞吃或逃避的，发为声音，反而有一种冲突的美感。

如果不喜欢交响乐、合唱团、室内乐、双重奏，偏爱独奏的话，何不选择有风的时候到竹林里去？在竹林里录下的风声，使我们知道为什么许多乐器用竹子做材料，风穿过竹林本身就是一种繁复而丰满的音乐。

在旅行、采访的途中，我随身都会带着录音机，主要的录音对象当然是人了，但也常常录下一些自然的声音，鸟的歌唱、虫的低语、海的潮声、风的呼号……，这些自然的声音在录音机里显出它特别的美丽，它是那样自由，却又有结构的秩序；它是那样无为，却又充满活力；它是那样单纯，却有着细腻的变化。每一次听的时候，我



仿佛又回到自然的现场，坐在林间、山中、海滨、湖畔，随着声音，风景整个征现了，甚至使我清楚地回忆那一次旅程停留的驿站，以及遇见的朋友，当然，也有一些温暖或清冷的回忆。

常常，我把清晨的鸟放入录音机，调好自动跳接的时间，然后安然睡去，第二天我就会在繁鸟的欢呼中醒来，感觉就像睡在一座高而清凉的林间。蝉声也是如此，在录音机的蝉声中睡醒，使我想起童年时代的午睡，睡在系着树的吊床，一醒来，蝉声总是扑进耳际。

这些声音的再版，还能随着我们的心情调大调小，在我们心情愉悦时听起来就像大自然为我们欢唱，在我们忧伤之际，听起来仿佛也有悲哀的调子。其实，它们广大而恒久不变，以浑雄的背景反映着我们，让我们能在一种极大的风格中深思，反观自己的内心。

在眼耳鼻舌身意里，我们要从哪一根才能进入智慧呢？从前，我们过分重视意识的思考和眼睛的见解，往往使我们忽视听闻外界与自己的声音，嗅及外界与自己的香

气，肤触外界与自己的感觉等等，都同样能使我们进入智慧。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他正是由耳根进入智慧之门，他的“耳根圆通法门”深深地感动我。观世间菩萨在《楞不严经》里说：

“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

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观世音菩萨从闻声、思惟、修证，进入空性与觉性浑然一体至极圆明的境界，最后甚至超越世间与出世间所有的境界，使他体证到自己的本性和佛一样，具有大慈大能，也使他体会到六道众生的心虑，而与一切众生同样有慧心的仰止。这从声音来的最高，是多么动人！

那从许多地方录下来的声音，不只是心的洗涤，有时真能令我们体会到空明的觉

性，知道佛的慈力与众生的悲仰，当我们在最普通的声音听见了觉性的空明，会使我们的心流下清明与感恩的眼泪。

## 纯 善

从前有一个人，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尊佛像，他心里想”如果有人从这佛像上面跨，岂不是造成恶业？”于是他把佛像请去安放在路边。

因为他动机是纯善的，所以造了善业。

后来有一个人走过同一个地方，发现了路边的佛像，心想：”这尊佛像上面没有东西遮盖，日晒雨淋，日久一定会毁坏。”他想保护佛像，左找右找，在佛像旁边找支一只破旧的鞋子，于是把鞋子盖在佛像上面。

在平常的情况，这种行为当然非常要不得，由于他在当时动机非常纯善，也给他造了善业。

不久，又有一个人走过，看见鞋子盖在佛像上，心想：”是谁把鞋子放在佛像上，

真是太可恶了。”于是，他赶紧把鞋子丢掉。

这个人动机纯正，当做也造了善业。

随后又来了一个人，他看见被放在路旁的佛像，心想：“这太不恭敬了，不应该把佛像放在这里。”于是顺手把佛像放在附近的墙头。

他因此也造了善业。

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想：“佛像应该在家虔诚地供养才对。”于是把佛像请回家，清理清净，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供养起来，每天焚香礼拜供养。

这个人也一样造了善业。

这是密宗在教化人关于身、口、意三业清净的一个故事，说明了人所造的业，主要是在他背后的动机。行为其次了。因此，要使自己三业清净，一定要先有一个清净的意念，只要说明书念纯善，则身业、口业的清净也就容易达到了。

纯善的念是哪里来的呢？纯善的意念是来自心和智慧与慈悲之开启。有许多佛弟子常常发愿说：“我要为佛教工作。”一位上师曾说这个观念是不够广大的，佛的弟子

应该发愿为所有的众生工作，把自己的福德用来与众生的苦难相交换，甚至在呼气时，观想把自己拥有的善根福德随风飘送给众生，在吸气时，观想一切众生的众苦都流入我身，这样久而久之，就会进入纯善的境地。

所谓的善，就是利他，就是慈悲喜舍，就是发菩提心。我很喜欢几段关于菩提心的格言：

“修行者心中存有真实菩提心，即使他只中撒一些谷物给小鸟吃，也算是大乘行者，堪称为菩萨。如果没有菩提心，纵将珍宝充满三千世界布施给一切众生，也不能算大长乘行者，更不能堪称为菩萨。”

“一旦发起大悲心和菩提心的人，即使他是宇宙中最邪恶的众生，也能当下成为佛之子，成为一切众生最伟大者。”

“我们不要只顾珍爱自己，要把众生看得远比自己重要。我们必须准备接受极大的苦难，以把幸福带给众生。我们只能为众生的利益而思而行。”

“如果我们不能忍受任何牺牲或帮助别人，我们就丧失了发菩提心的要义。”

菩提心的要义很多，但是只要我们时时保有善与正的品性，并随喜别人善与正的品性；那么，不但我们想法与了心是清淨的，则我们的行为和最后的成就也必然是清淨的。

再回到前面听故事，那在路边被弃置的佛像，正是我们心的象征，有的人怕被践踏，就把自己的心入在旁边；有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心，却盖上一只破鞋子；有的人喜欢心胸坦荡，就丢掉鞋子；有的人则把心放在高高的墙头，看待这个世间。

最后一个人，他捡回自己的心，宝爱自己的心，在清淨的地方，他用菩提与大悲来供养，而使心有了安住的所在-----这是”心即是佛”，这是”纯善”！

纯善也许很难，但可以从小处训练，这里有一个故事能给我们更大的启示：

## 油 面 摊 子

家附近有一担卖油面的小摊子，我平常并不太注意，有一回带孩子散步路过，看到生意极好，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人。

我和孩子驻足围观，这时见到卖面的小贩，把油面放进烫面用的竹捞子里，一把塞一个，刹那之间就塞了十几把，然后他把叠成长串的竹捞子放进锅里烫。

接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十几个碗一字排开，放作料、盐、味素等等，很快的捞面、加汤，十来碗面煮好的过程还不到五分钟，我和孩子看呆了。更令人赞叹的是，那个煮面的老板还边与顾客聊着闲天。

在我们从面摊离开的时候，孩子突然抬起头来说：“爸爸，我猜如果你和卖面的老板比赛卖面，你一定输！”

对于孩子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感到莞尔，并且立即坦然承认，我一定输给卖面的人。我说：“不只会输，而且会输得很惨，这个世界上能赢过卖面老板的人大概也没有几个。”

后来我和孩子谈起了，他的爸爸在这世界上是输给很多人的。

接下来的几天，就玩着游戏一样，我带着孩子到处去看工作中的人，我们在对角的豆浆店看伙计揉面粉做油条，看油条在锅中胀大而充满神奇的美感，我对孩子说：“爸

爸比不上炸油条的人。”

我们到街角的饺子店，看一位山东老乡包饺子，他包饺子就如同变魔术一样，动作轻快，双手一捏，个个饺子大小如一，煮出来晶莹剔透，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包饺子的人。”

我们在市场边看见一个削梨子与芭乐的小贩，他把水果削好切片，包成一袋一袋准备推到戏院去卖，他削水果时，刀子如同自手中长出，动作又利落、又优美，我对孩子说：“爸爸比不上削水果的人。”

就在我们放眼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以自我为中心，很可能会以为自己是顶尖人物，一旦我们把狂心歇息下来，用赤子之心来观照，就会发现自己是多渺小，在人群之中，若没有整个市井的护持，我们连吃一套烧饼油条都成问题呀！这是为什么连圣贤都感叹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缘故，我们什么时候能看清自己不如人的地方，那就是对生命有真正信心的时候。

看到人们貌似简单，事实上不易的生活动作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给予最大



的敬意，努力生活的人们都是可敬佩的。他们不用言语，而以动作表达了对生命的承担。

承担，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

我时常想，我们既然生而为人，不是草木虫鱼，就要承担，安然接受人生可能发生的一切，除了安然的面对，还能保持觉性，就是菩提了。一般人缺少的正是觉悟的菩提罢了。

在古印度人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只要是两条河交会的地方一定是圣地，这是千年智慧累积所得到的结论。假如我们把这个观念提炼出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在人与人相会面的那一刻，如果都有很好的心来相印，互相对流，当下自己的心就是圣地了。

油面摊子是圣地，豆浆店是圣地，水果摊是圣地。。。。。到处都是圣地，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神圣的心来对应这些人、这些地方。当然，在我们以神圣的心面对世界时，自己就有了承担，也就成为值得敬佩的人之一。

我带着孩子观察了许多地方以后，孩子感到疑惑，他问：“爸爸，那么你有什么可

以比得上别人呢？”

我说：“如果比写文章，爸爸可能会比得上那卖油面的老板吧！”

孩子说：“也不会，油面老板几分钟煮好十几碗面，爸爸要很久才写完一篇文章！”

父子俩相对大笑，是呀，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有什么人可以相比呢？事实上，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执著！

## 掌中宝玉

一位想学习玉石鉴定的青年，听说在远处有一位老年的玉石家，他就不远千里地去向老师傅学艺。

当他见到老师傅，说明了自己学玉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像老师傅一样成为众人仰佩的专家。老师傅拿一块玉给他，叫他捏紧，然后开始给他上中国历史的课程，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开始讲，讲了几个小时，却一句也没有提到玉。

第二天他去上课，老师傅仍然交给他一块玉叫他捏紧，又继续讲中国历史，一句也不提玉的事。就这样，光是中国历史就讲了几个星期。接着，他向年轻人讲中国的风土人文、哲学思想，甚至生命情操，除了玉石的知识之外，老师傅几乎什么都讲授了。

而且，每天他都叫那个青年捏紧一块玉听课。

经过几个月以后，青年开始着急了，因为他想学的是玉，没有想到却学了一大堆无用的东西，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希望向老师表明，请老师开始讲玉的学问。

他走进老师的房间，老师仍照往常一样交给他一块玉，叫他捏紧，正要开始谈天的时候，青年大叫起来：“老师，您给我的这一块，不是玉！”老师笑起来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学玉了。”

这是一位收藏玉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故事，有非常深刻的启示。对于学玉的人，要为成玉石专家，不能光是看石头本身，因为玉石与中国文化是不可分的，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不可能懂玉。所以老师不先教玉，而是先做文化通识的教化，其次，进入

玉的世界第一步，是分辨是不是玉，这种分辨不只是知识的累积，常常是直觉的反应。

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往人生推进，也可以找到许多深思的角度，一是学习任何事物而成为专家都不是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很长时期的训练。二是在成为专家之前，需要通识教育，如果做为中国专家，就要先对历史、人文、哲学、思想、性格有基本的识见，否则光是懂一些普通技术有何意义？三是成为专家的第一步，应该有基本的判断，有是非之观、明义利之辨、有善恶之分，就如同掌中的宝玉，凭着直觉就知道为与不为，这才可以说是进入知识分子的第一步了。

这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智慧，都不是老师可以一一传授的，完全靠自己的体会，老师能给我们宝玉，能不能分辨宝玉却要靠自己，那是由于宝玉不仅在掌中，也在心中。

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块宝玉，只是没有被开发，大部份的人不开发自己的宝玉，却羡慕别的手上的玉，就如同一只手隐藏了原有的玉，又伸手向别人要宝物一样，最后就失去了理想的远景和心灵的壮怀了。

所以，每天把自己的玉捏一捏，久而久之，不但能肯定自己的价值，也能发现别人的美质，甚至看见整个世界都有着玉石与琉璃的质感。

## 一朝

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看《红楼梦》似懂非懂，读到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段，以及她的葬花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落花也会令人忧伤，而人对落花也像待人一样，有深刻的情感。那时当然不知道林黛玉的自伤之情胜过于花朵的对待，但当时也起了一点疑情，觉得林黛玉未免小题大做，花落了就是落了，有什么值得那样感伤，少年的我正是“侬今葬花人笑痴”那个笑她的人。

我会感到葬花好笑是有背景的，那时候父亲为了增加家用，在田里种了一亩玫瑰，

因为农会的人告诉他，一定有那么一天，一朵玫瑰的价钱可以抵上一斤米。可惜父亲一直没有赶上一朵玫瑰一斤米的好时机，二十几年前的台湾乡下，根本不会有人神经到去买玫瑰来插。父亲的玫瑰是种得不错，却完全滞销，弄到最后懒得去采收了，一时也想不出改种什么，玫瑰田就荒置在那里。

我们时常跑到玫瑰田去玩，每天玫瑰花瓣，黄的、红的、白的落了一地，用竹扫把一扫就是一畚箕，到后来大家都把扫玫瑰田当成苦差事，扫好之后顺手倒入田边的旗尾溪，千红万紫的玫瑰花瓣霎时铺满河面，往下游流去，偶尔我也能感受到玫瑰飘逝的忧伤之美，却绝对不会痴到去葬花。

不只玫瑰是大片大片的落，在我们山上，春天到秋天，坡上都盛开着野百合、野姜花、月桃花、美人蕉，有时连相思树上都是一片白茫茫，风吹来了，花就不计数的纷飞起来。山上的孩子看见落花流水，想的都是节气的改变，有时候压根儿不会想到花，更别说为花伤情了。

只有一次为花伤心的经验，是有一年父亲种的竹子突然有十几丛开花了，竹子开

花真漂亮，细致的、金黄的、像满天星那样怒放出来，父亲告诉我们，竹子一开花就是寿限到了，花朵盛放之后，就会干枯，死去。而且通常同一株育种的竹子会同时开花，母亲和孩子会同时结束生命。那时候我到竹子枯死的那一阵子，总会无端的落下泪来，不过，在父亲插下新枝后，我的伤心也就一扫而空了。

多几次感受到竹子开花这样的经验，就比较知道林黛玉不是神经，只是感受比常人敏锐罢了，也就慢慢能感受到“昨宵庭处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依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那种借物抒情，反观自己的情怀。

长大一点，我更知道了连花草树木都与人有情感、有因缘，为花草树木伤春悲秋，欢喜或忧伤是极自然的事，能在欢喜或悲伤时，对境有所体会观照，正是一种觉悟。

最近又重读了《红楼群梦》，就体会到了花草原是法身之内，一朵花的兴谢与一个人的成功失败没有两样，人如果不能回到自我，做更高智慧之追求，使自己明净而了

知自然的变迁，有一天也会像一朵花一样在无知中凋谢了。

同时，看一片花瓣的飘落，可以让我们更深地感知无常，正如贾宝玉在山坡上听见黛玉的葬花诗“不觉恹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那是他想到黛玉的花容月貌终有无可寻觅之时，又推想到宝钗、香菱、袭人亦会有无可寻觅之时，当这些人都无可寻觅，自己又安在呢？自身既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

看看这种无常感，怎么能不恹倒在山坡上？我觉得，整部《红楼梦》就在表达“人生如梦”四字，这是一种无可如何的无常，只是借黛玉花来说，使我们看到了无常的焦点。《红数梦》还有一支曲子，我非常喜欢，就的正是无常：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



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从落花而知大地有情，这是体会；从葬花而知无常苦空这是觉悟；从觉悟中知道万法不可得，应该善自珍摄，不要空来人间一回，这就是最初步的菩提了。读《红楼梦》不也能使我们理解到青原惟信禅师说的“三十年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后亲见亲知，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如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过程吗？

相传从前有一个老僧，经卷案头摆了一部《红楼梦》，一位居士去拜见他，感到十分惊异问他：“和尚也喜欢这个？”

老僧从容地说：“老僧凭此入道。”

这虽是传说，但也不无道理，能悟道的，黄花翠竹、吃饭睡觉、瓦罐瓶杓都会悟道了，何况是《红楼梦》！

虽然《红楼梦》和“悟道”没有必然关系，但只要时时保有菩提之心，保有反观的觉性，就能看出在言情之外言志的那一部份，也可以看到隐在小儿女情意背后那广

大的空间。

知悉了大地有情、觉悟了无常苦空、体会了山水的真实、保有了清明的菩提，我们如何继续前行呢？正是“一朝春尽红颜老”的那个“一朝”，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一朝”，是知道“放弃今日就没有来日，不惜今生就没有来生”！是“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是“当下即是”！是“人圆即成佛”！

那么就在每一个“一朝”中保有菩提，心田常开智慧之花，否则，像竹子一样要等到临终才知道盛放，就来不及了。

## 只手之声

如果要我选择一种最喜欢的花的名字，我会投票给一种极平凡的花：“含笑”。

说含笑花平凡是一点也不错，在乡下，每一家院子里它都是不可少的花，与玉兰、桂花、七里香、九重葛、牵牛花一样，几乎是随处可见，它的花形也不稀奇，拇指大小的椭圆形花隐藏在枝叶间，粗心的人可能视而不见。

比较杰出的是它的香气，含笑之香非常浓盛，并且清明悠远，邻居家如果有一棵含笑开花，香气能飘越几里之远，它不像桂花香那样含蓄，也不如夜来香那样跋扈，有一点接近玉兰花之香，潇洒中还保有风度，维持着一丝自许的傲慢。含笑虽然十分平民化，香味却是带着贵气。

含笑最动人的还不是香气，而是名字，一般的花名只是一个代号，比较好的则有一点形容，像七里香、夜来香、百合、夜昙都算是好的。但很少有花的名字像含笑，是有动作的，所谓含笑，是似笑非笑，是想笑未笑，是含羞带笑，是嘴角才牵动的无声的笑。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见到含笑开花了，我从院子里跑进屋里，见到人就说：“含笑开了，含笑开了！”说着说着，感觉那名字真好，让自己的嘴角也禁不住带着笑，又仿佛含笑花真是因为笑而开出米白色没有一丝杂质的花来。

第一位把这种毫不起眼的小白花起名为“含笑”的，是值得佩服的人，可想而知，他一定是在花里看见了笑意，或者自己心里饱含喜悦，否则不可能取名为含笑。

含笑花不仅有象征意义，也能贴切说出花的特质，含笑花和别的花不同，它是含苞时最香，花瓣一张开，香气就散走了。而且含笑的花期很长，一旦开花，从春天到秋天都不时在开，让人感觉到它一整年都非常喜悦，可惜含笑的颜色没有别的花多彩，只能算含蓄的在笑着罢了。

知道了含笑种种，使我们知道含笑花固然平常，却有它不凡的气质和特性。

但我也知道，“含笑”虽是至美的名字，这种小白花如果不以含笑为名，它的气质也不会改变，它哪里在乎我们怎么叫它呢？它只是自在自然地生长，并开花，让它的香远颺而已。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事物都与含笑花一样，有各自的面目，外在的感受并不会影响它们，它们也从来不为自己辩解或说明，因为它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不需要任何语言。反过来，当我们面对没有语言，沉默的世界时，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

在日本极有影响力的白隐禅师，他曾设计过一则公案，就是“只手之声”，让学禅的人参一只手有什么声音。后来“只手之声”成为日本禅法重要的公案，他们最爱参

的问题是：“两掌相拍有声，如何是只手之声？”或者参：“只手无声，且听这无声的妙音。”

我们翻看日本禅者参“只手之声”的公案，有一些真能得到启发，例如：

老师问：“你已闻只手之声，将作何事？”学生答：“除杂草，擦地板，师若倦了，为师按摩。”

老师问：“只手的精神如何存在？”

学生答：“上拄三十三天之顶，下抵金轮那落之底，充满一切。”

老师问：“只手之声已闻，如何是只手之用？”

学生答：“火炉里烧火，铁锅里烧水，砚台里磨墨，香炉里插香。”

老师问：“如何是十五之前的只手，十五以后的只手，正当十五的只手？”

学生伸出右手说：“此是十五以前的只手。”

伸出左手说：“此是十五日以后的只手。”

两手合起来说：“此是正当十五日的只手。”

老师问：“你既闻只手之声，且让我亦闻。”

学生一言不发，伸手打老师一巴掌。

一只手能听到什么声音呢？在一般人可能是大的迷惑，但禅师不仅能听见只手之声，在最广大的眼界里从一只手竟能看见华严境界的四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有禅师伸出一只手说：“见手是手，是事法界。见手不是手，是理法界。见手不是手，而见手又是手，是理事无碍法界。一只手忽而成了天地，成了山川草木森罗万象，而森罗万象不出这只手，是事事无碍法界。”

可见一只手真是有声音的！日本禅师的概念是传自中国，中国禅师早就说过这种观念。例如云岩禅师问道吾禅师说：“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作什么？”道吾说：“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云岩说：“我会也！”道吾：“汝作么生会？”云岩说：“遍身是手眼！”道吾：“道太煞道，只道得八成。”云岩说：“一师兄作么生？”道吾说：“通身是手眼！”

通身是手眼，这才是禅的真意，那须仅止于只手之声？

从前，长沙景岑禅师对弟子开示说：“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尽十方世界是沙

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这岂只是一只手的声音！十方世界根本就与自我没有分别。

一只手的存在是自然，一朵含笑花的开放也是自然，我们所眼见或不可见的世界，不都是自然的存在着吗？

即使世界完全静默，有缘人也能听见静默的声音，这就是“只手之声”还有只手的色、香、味、触、法。在沉默的独处里，我们听见什么？在噪闹的转动里，我们没听见的又是什么呢？

有的人在满山蝉声的树林中坐着，也听不到蝉声；有的人在哄闹的市集里走着，却听见了蝉声。对于后者，他能在含笑花中看见饱满的喜悦，听见自己的只手之声；对于前者，即使全世界向他鼓掌，也是惘然，何况只是一朵花的含笑

## 不着于水

近一两年，花市里普遍的都可以买到莲花了，有的花店，用几个大瓮装莲花，摆

成一行放在架上，每一个瓮装一种颜色，金黄、清紫、湛蓝、纯白、粉红的莲花，五色明媚，使人走过时仿佛置身莲花池畔。

把心放平静了，把呼吸调细致一些，就会有莲花的香气从众花之中穿越出来，不愧是王者之香，即使是最浓烈的野姜花之香气，也丝毫不能掩盖那清冽、悠远、不染一丝尘土的清静之香。

花香里以莲花最为第一，虽然我也喜欢别的花香，但如果仔细品过莲花的香气就会知道，唯有莲花的香气可以与我们的灵魂等高，或者说，唯有莲花才能使我们从尘世的梦中之梦，闻到一些超尘的声息，甚而悟到身外之身。

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常常为了看莲花，不惜翻山越岭。最近的莲花是长在南海校园里，坐在历史博物馆小贩卖部的角落里，叫一杯品质不是很好的茶，就可以从俯视的角度看植物园的千花齐放，在风中翻转。那时感觉到连品质粗劣的清茶也好起来了，手中不管握的是什么书，总也有了书香。

有时会想，一杯茶、一卷书、还少了一炉香，如果有最好的水沉香，则人间可以



无憾。有一次午后，突然悟到，如果能真正地进入莲花，则心中自有水沉香，还需要什么香呢？

这是远观，还不能真正知道莲花之香。

去年秋天，我到南山去，借住南仁湖畔的养牛人家，牛户在竹林里种了一片莲花，有粉红与纯白两色。清晨时分，我借了竹筏撑到竹林外系住，穿林过水走到湖岸，坐在湖边看莲花在晨光中开起，然后莲香自花苞中散出来，由于竹林的围绕，香气盘桓，久久都不逸去。

那是杳无人迹的地方，空气清甜、和风沉静、湖山明澈，有丝丝莲花的香味突然飘荡起来，可想而知是多么动人！我在草坡上坐了一个上午，感觉到连自己的呼吸都有莲花的香味，惊奇地想：是不是人也可以坐成一株莲花呢？

怪不得在佛教里，把莲花当成是第一供养，是供养佛菩萨最尊贵的花；又把入见到自性譬喻成从污泥中开出不染的莲花；甚至用来比喻妙法正法，最伟大的一乘教化经典，名字就叫《妙法莲华经》。。。这些，在南湖的清晨，都使我切身的体会到了。如

果不是莲花这样华果具多、华宝具足、华开莲现、华落莲成，一般俗花如何能比喻妙法呢？

佛经里说，莲花有四德：香、净、柔、可爱。其香深奥悠远、其净出泥不染，不小心珍惜，很容易断裂受损，这不也像我们的心一样，如果不细心护惜，一个人的心是很容易受伤的！但易于受伤的心，总比刚强不能调伏的心要好一些。

至于可爱，我们有时会觉得兰花俗艳不堪、姜花野性难驯、玫瑰梦幻不实、百合过于吵闹，莲花却没有可挑剔地方，一株莲花和一群莲花一样，都有宁静、清雅、尊贵、和谐的品质。这世上香花不美、美花不香颇令人感到遗憾，唯有莲花香美具足，它的香令人清明，它的美使人谦卑。

这样尊贵的花，培植不易，以前的价钱非常昂贵，现在喜欢的人多，莲花也普及起来，一株莲花才十五元台币，如果与花店相熟，有时十元就能买到了。十元买到菩萨与自性最尊贵的供养，真是价廉物美，有时想想，人的佛性也是如此，因为普遍、人人都有，就忘失了它的尊贵。

或者不必供在案前，即使是在花市里、在莲花池，看看莲花，亲近其香，就觉得莲花与自己相应而有着无比的感动。

在晨曦中，看书案前的一盆莲花盛开，在上扬的沉香中，观想自己有莲花开放，或者甚至成为花里的一缕香，这时会想起《阿含经》中说的：莲花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伸出水上，而不着于水。如来生于人间、长在人间、出于人间，而不执著人间的法。心里就震动起来，泫然欲泣，连眼角都有了水意，深信自己虽生于水，总有一天也能像莲花一样不着于水。

在污浊的人世，还能开着莲花，使我们能有清静与温柔的对待真值得感恩，“一念心清静，处处莲花开；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愿我们在观莲花的时候，也能反观自己的莲花，在我们一念觉悟、一念慈悲、一念清静、一念柔软、一念芬芳、一念恩泽等等菩提心转动的时候，我们的莲花就穿越贪瞋痴慢疑欲望的水面，在光明的晨光中开启了。

当我们像饱含甘露的莲花时，我们就会闻到从我们身体呼出来的最深的芳香！

## 不是茶

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是日本无人不晓的历史人物，他的家教非常成功，千利休家族传了十七八代，代代都有茶道名师。

千利休家族后来成为日本茶道的象征，留下来的故事不计其数，其中有三个故事我特别喜欢。

千利休到晚年时，已经是公认的伟大茶师，当时掌握大权的将军秀吉特地来向他求教饮茶的艺术，没想到他竟说饮茶没有特别神秘之处，他说：“把炭放进炉子里，等水开到适当程度，加上茶叶使其产生适当的味道。按照花的生长情形，把花插在瓶子里。在夏天的时候使人想到凉爽，在冬天的时候使人想到温暖，没有别的秘密。”

发问者听了这种解释，便带着厌烦的神情说，这些他早已知道了。千利休厉声地回答说：“好！如果有人早已知道这种情形，我很愿意做他的弟子。”

千利休后来留下一首有名的诗，来说明他的茶道精神：

先把水烧开，

林清玄散文

再加进茶叶，  
然后用适当的方式喝茶，  
那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茶一无所有。

这是多么动人，茶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一种单纯的生活，虽然茶可以有許多知识学问，在喝的动作上，它却还原到非常单纯有力的风格，超越了知识与学问。这就是说，喝茶的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每个人的个性与喜好，用自己“适当的方式”，才是茶的本质。如果茶是一成不变，也就没有“道”可言了。

另一个是千利休教导他儿子的故事。日本人很爱干净，日本茶道更有绝对一尘不染的传统，如何打扫茶室因而成为茶道极为重要的传承。

传说当千利休的儿子正在洒扫庭园小径时，千利休坐在一旁看着。当儿子觉得工作已经做完的时候，他说：“还不够清洁。”儿子便出去再做一遍，做完的时候，千利休又说：“还不够清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了许多次。

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对他说：“父亲，现在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石阶已经洗了三次，石灯笼和树上也洒过水了，苔藓和地衣都披上了一层新的青绿，我没有在地上留一根树枝和一片叶子。”

“傻瓜，那不是清扫庭园应该用的方法。”千利休对儿子说，然后站起来走入园子里，用手摇动一棵树，园子里霎时间落下许多金色和深红色的树叶，这些秋锦的断片，使园子显得更干净宁谧，并且充满了美与自然，有着生命的力量。

千利休摇动的树枝，是在启示人文与自然合谐乃是环境的最高境界，在这里也说明了一位伟大的茶师是如何从茶之外的自然得到启发。如果用禅意来说，悟道者与一般人的不同也就在此，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对环境的观照已经完全不一样，他能随时取得与环境的和谐，不论是秋锦的园地或瓦砾堆中都能创造泰然自若的境界。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千利休的孙子宗旦的，宗旦不仅继承了父祖的茶艺，对禅也极有见地。

有一天，宗旦的好友京都千本安居院正安寺的和尚，叫寺中的小沙弥送给宗旦一

枝寺院中盛开的椿树花。

椿树花一向就是极易掉落的花，小沙弥虽然非常小心地捧着，花瓣还是一路掉下来，他只好把落了的花瓣拾起，和花枝一起捧着。

到宗旦家的时候，花已全部落光，只剩一枝空枝，小沙弥向宗旦告罪，认为都是自己粗心大意才使花落下了。

宗旦一点也没有怨怪之意，并且微笑地请小沙弥到招待贵客的“今日庵”茶席上喝茶。宗旦从席床上把祖父千利休传下来名贵的国城寺花筒拿下来，放在桌上，将落了花的椿树枝插于筒中，把落下的花散放在花筒下，然后他向空花及空枝敬茶，再对小沙弥献上一盅清茶，谢谢他远道赠花之谊，两人喝了茶后，小沙弥才回去向师父复命。

宗旦表达了一个多么清朗的境界！花开花谢是随季节变动的自然，是一切的“因”；小和尚持花步行而散落，这叫做“缘”。无花的椿枝及落了的花，一无价值，这就是“空”。

从花开到花落，可以说是“色即是空”，但因宗旦能看见那清寂与空静之美，并对

一切的流动现象，以及一切的人抱持宽容的敬意，他把空变成一种高层次的美，使“色即是空”变成“空即是色”。

对于看清因缘的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就不是那么难以领会了。

老和尚、小沙弥、宗旦都知道椿树花之必然凋落，但他们都珍惜整个过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惜缘”，惜缘所惜的并不是对结局的期待，而是对过程的宝爱呀！

在日本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茶师都是学禅者，他们都向往沉静、清静、超越、单纯、自然的格局，一直到现代，大家都公认不学禅的人是没有资格当茶师的。

因此，关于茶道，日本人有“不是茶”的说法，茶道之最高境界竟然不是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透过茶，是在渴望着什么，简单地说，是渴望着渺茫的自由，渴望着心灵的悟境，或者渴望着做一个更完整的人吧！

## 如意菩提序

有一位朋友在学插花，是日本某一流派的花艺。



我对日本人的花艺一向没有好感，因为那被称为花艺的，正好是集匠气与矫作于一炉。因此，我对潇洒且大而化之的朋友，竟去学日式插花觉得格外好奇。朋友告诉我，那看起来僵化的日式插花，其实只是一种格式，是性格与观点的锤炼，对于学得通达的人，不但仍有极大的创作空间，还能激发出人的潜能。她说：“插花和禅一样，表面上有最严苛的形式，事实是在挖掘最大的自由，你不觉得，只有最严格的训练才有最自由的资格吗？”

朋友的话给我不小的启示，原来插花也是“绝地逢生”的事。凡是绝地逢生就如悬崖断壁上开出的兰花，或污泥秽地清放的莲花，或是漠漠黄沙里艳红的仙人掌花一般，既刺人眼目，又具有禅的精神。什么事到了最高、最绝、最惊人，就被俗人看成禅意了。

于是，种花的说他的花里有禅，泡茶的说他的茶里有禅，捏壶的说他的壶里有禅，做生意的说他的企业以禅来管理，玩股票的人劝人要如如不动，连搞政治的都说他是平常心来搞政治。。。。对的，这些可能可以通向禅，但禅不应只是如此，因为禅虽然

在生活中，禅心却是在清高的峰顶，犹如白云飘过的青空，或闪电后开在天空的明亮之花，不应该随便被俗情遮埋。

禅有时在俗情里，但不应以俗眼观看。

就像学插花的朋友，说起她学插花获益最大的一件事。

她说：“我刚学插花时，老师教怎么插，我们就怎么插，三个月以后我们才发现，老师每次插的花不是一朵、三朵、五朵，就是七朵、九朵，几乎没有二四六八的。我心里起了疑情，双双对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插花都要单数呢？我很慎重地去问老师，那位日本老师说，一三五七九是单数，插出来的花叫做‘生花’就是有希望的花，由于不圆满，才显得有希望。双双对对的插花是‘死花’，因为太满了。我听了好感动，留一些缺憾，有一点理想不能完成，永远留下一丝丝不足才是最美的呀！”

缺憾有时比圆满更美，真是不可思议，朋友的话使我想起为什么菩萨要留一丝有情在人间，而且一直在苦难的煎熬中游化。菩萨之所以比声闻缘觉更美更动人，那是他们在乎，在乎一切的有情，由于这样的在乎，追求事事圆满倒不是菩萨的志向，菩

萨的志向是恒常保持一个有希望的观点，生生不息。

我还有一个朋友，学校毕业很久了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工作上简直是颠沛流离，弄得家人都为他的工作烦心。他的祖母竟为他的工作许了一个愿：“希望菩萨保佑我的孙儿找到好工作，如果他找到好工作，我死也无憾。”

结果，祖母不久生病了，他无暇顾及祖母，只好为了去应征一份自己最渴求的工作；祖母死的那一天下午，他接到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朋友说他一边流泪，一边茫然地看录取通知，他说：“如果祖母还活着，我宁可去作最粗贱的工作。”朋友说，他当时的心情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悲欣交集”。

“悲欣交集”原是弘一大师的遗偈，用自己的生命体会起来真有惊心动魄之感。悲欣交集不是一个空句子，而是生命的总其成，我们每天不都是悲欣交集吗？每月每年不都是悲欣交集吗？悲与欣有如形与影，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我为了安慰朋友，曾试写一偈：

欢喜平安日

## 感恩忧患时

我们能平安过日，固然应该欢喜，但在忧患时更不应失去感恩的心，因为如果没有此忧患时的感恩，我们何能真切体会平安的欢喜呢？生命里的悬崖断壁、污泥秽地、漠漠黄沙都是忧患。在感恩里，却开出了幽兰、清莲、仙人掌花，如果能把忧患之美移植，大部份日子就可以平安而欢喜了。

有一次，我因为个人生命的苦厄，去请教我的老师，她告诉我四个字：“受苦真好”！

受苦的好，在于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受苦，就无法会意真实的喜乐；在于有大痛苦的人，才能得到大解脱；在于菩萨畏因不畏果。如果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受苦是慈悲心和智慧心勇猛生起的激素。自己受苦，使我们生出菩提；看到他人受苦，使我们悲心流露。只有在真实深刻的苦痛里，菩萨才会刻骨铭心地立下拯救众生的悲愿，唯有菩萨从深陷的泥泞中拔出双足，才有机会认识到众生深陷泥泞的无力、无奈，与无助！

受苦时流的泪滋润了我们的悲心、灌溉了我们的智慧、坚固了我们的志愿、拉拔

了我们的力行。从最低最低的角度看，是消除了我们的业障、增长了我们的福慧！

呀！“受苦真好”

生命不能没有风雨，风雨来时又如何？

不要阻止风，应将此身化为风，

不要制止雨，应将此身化为雨。

日本密教祖师空海大师如是说。他告诉那些苦难的人说，不要担心风雨来袭，重要的是把心中的阳光唤起。他更悲切地说：“没有此世岂有彼世，逃避今生何有来生？”是的，此世今生就是不可逃避的，风风雨雨也是不可避免的。曾经有一位陶艺家，把他父亲的骨灰磨碎合着瓷土，烧成一个美丽的白花瓷瓶，认为那是纪念他父亲最好最纯净的方式。因为父亲生前最期待他成为杰出的陶艺家，他做到了，父亲骨灰做成的花瓶，象征着今生的面对与不朽的期待。

这位陶艺家在记者访问他时，说：“我希望捏一个最美丽的陶罐，来装自己的骨灰！”

多么美丽动人的回答，只有看清人世的人才说得出来，这使我想起憨山禅师的《山

居诗：“生理元无住，流光不可攀；谁将新岁月，换取旧容欢？”在岁月之流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攀附的，愈早看清这种真实，愈能诚挚地面对自己的今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会有一个陶罐来装装自己的骨灰，何不及早捏一个最美丽的陶罐呢？

投生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事事如意，唯有悲智双运的人能以如意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事事如意或者可以看成是插花里的“生花”，永远抱持希望；或者可以说是“受苦真好”，背后有着广大的悲愿。

我喜欢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也许没有也许”，译成佛经就是“法尔如是”，生命的欢喜忧患，如意或不如意，如是观如是行，不只是“也许没有也许”，根本不需要去分辨那个也许。

这一册《如意菩提》所要表达的正是如此，只要我们唤起心中的阳光，就能在在处处都有法味。平安处有禅悦，动乱里何尝没有法喜呢？用如意的、光明的、广大的心来对应生活，活着一日就尽一日的本分，无怨无悔，对心对境，不为俗情遮埋，如是而已。

写《如意菩提》时，我的生活正面临极大的动荡，感谢妻子小銮，为了护持我写作菩提系列，她承担了许多病苦，因此菩提系列如果有什么功能，我愿全数回向她。

感谢我的老师廖慧娟，“受苦真好”就是她的教化，但愿我所做的一切光明都全数回向她和她的家人。

感谢“法如”的同修慈悲护持，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他们。

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我的母亲林潘秀英和先父林后发。

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

《华严经》说：“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让我们在这苦难的人世中互相点灯，来看黑暗中的至宝吧！

最后，让我们随着普贤菩萨来发愿：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甚深正法利

来除烦恼尽无余

# 《拈花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小悲

杨枝

众生的心

庄严

最有禅意的心

不要指着月亮发誓



慈眼欢喜

回到自己的居处

接住我的经版

金翅鸟王子

你是人吗？

有心未癖

诸法实尔，皆自念生

波萝蜜

短文集(一)

蚂蚁三昧

愿做自由花

路上捡到一粒贝壳

拈花四品

无情说法

时到时担当

病苦魔

不大

不可坏心

大雁塔

第一义

红蜻蜓

坚固妄想

每天都是莲花化生

鸟之音乐

偶然之一念

十五楼的观点

莲花之不朽

吃清静食

小孩子的心境

单纯之不易

及时

被箭射中

纯粹的法门

针叶树

爱与恨

写在水上的字

最可怕的鬼故事

急

忧伤的雨

感同身受

彩虹汗珠

一片茶叶

镜里的阳光

拈花菩提序

## 小悲

法师正在诵读一本书的时候，走进一个孩子。

"师父，您在读什么书呀？"孩子说。

"在读大悲咒。"法师微笑着说，继续诵他的咒。

孩子就在房子四周的书中翻着，找了半天，法师忍不住问："孩子，你在找什么呀？

"

"我在找小悲咒。"孩子天真地说："师父是大人，诵读大悲咒，我是小孩，当然要读小悲咒了。"

法师忍不住笑了起来："菩萨只有大悲咒，从来没有什么小悲咒呀！"

"为什么呢？有好就有坏，有大一定有小呀。"孩子说。法师说："那是我们凡人的世界，在菩萨的世界里，好的一切都是大的。大悲、大智、大行、大愿、大德、大菩提、大威神力，因为大就包括了小，只有这些都大才是菩萨，否则就是凡夫了？

说着，法师牵着孩子的手走到室外，看到高大的殿门上写着"大雄宝殿"四字，对孩

子说："大雄就是大丈夫，如果没有大雄，而是小雄，就是小丈夫了，多难听呀！"

孩子灿然笑了，看着广大澄明的天空说："师父，我也要读大悲咒，做大丈夫！"

## 杨枝

朋友送我一幅齐白石画的杨柳观音，体态厚实，面容温柔，看起来真像妈妈一样。

这幅观音，左手抱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枝，净瓶浑圆优美，杨枝逸笔草草，是几笔乱墨画成。枝条是以枯墨一笔而成，显得十分刚强坚硬，柳叶则是浓墨，异常之飘逸而温柔。

那齐白石笔下的杨柳观音与一般所见不同，尤其是那一枝杨枝，竟是柔中带刚，涵含着无限悲悯。

静夜里仰望那幅观音，看她手中的杨枝，我想：我们也应该像观音手中的杨枝一样，求佛道应该像枝条那样刚强坚固；对待众生则应该像柳叶，充满了温柔。

向上的枝条是在说："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  
向下的柳叶则是说："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 众生的心

众生的心，清楚时就散乱了。  
菩萨的心，在散乱中更清楚。  
众生的心，静下来就睡着了。  
菩萨的心，在睡着时犹沉静。  
散乱的心如风中之烛，动摇不定，不能起用。  
静下为就睡着的心如河水封冻，见不到水里的游鱼。

## 庄严

修行人在遭遇困难与苦厄时，应该知道自己的困难与苦厄是好的呈现，因为只有过程中有苦难，才使我们在最后能有一个庄严的离开，得到更庄严恒久的生命。

我们希望以自己的善根福德，来与众生的恶业苦难相交换，因此要懂得承担，承担使我们在苦难时无怨，承担使我们在折磨时坦然。

承担，使我们庄严。

就像春天怒放的曼陀罗花，一枝承受千百花那么庄严。

就像秋熟饱满的稻子，为背负谷种而弯腰那么庄严。

就像积雪的青山，背负大雪等待春天灌溉那么庄严。

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多么好的一句话！我们为雪而白头，因风而皱面，事实不能改变我们不老无忧的本性。绿色的青山，庄严！白头的青山，也庄严！

无风的绿水，庄严！波动的湖面，同样庄严！

## 最有禅意的心

最有禅意的饮料是茶。	味永
最有禅意的运动是射箭。	红心
最有禅意的动物是乌龟。	定境
最有禅意的休闲是围棋。	静虑
最有禅意的花卉是昙花。	当下
最有禅意的植物是竹子。	有节
最有禅意的昆虫是蝴蝶。	蜕变
最有禅意的种子是菩提子。	不坏
最有禅意的风形是落山风。	顺势

最有禅意的算数是微积分。    难算

最有禅意的细胞是变形虫。    无住

最有禅意的水果是榴莲。    风格

最有禅意的服装是长袍。    飘逸

最有禅意的感情是失恋。    苦尽

最有禅意的电器是熨头。    平安

最有禅意的用品是镜子。    观照

最有禅意的星球是月亮。    遍照

最有禅意的排泄是屁。    无相

最有禅意的……    空

**不要指着月亮发誓**



"我指着那把树梢涂了银色的圣洁的月亮发誓--

"啊！不要！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每月有圆有缺，你的爱也会发生变化。"

"那我指着什么发誓呢？"

"根本不要发誓，如果你一定要发誓，就指着你那惹人心动的自身起誓好了，那是我崇拜的偶像，我会相信你的心。"

这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段对白，当罗密欧对着月亮起誓的时候，被朱丽叶制止了，因为在她的眼中月有阴晴圆缺，一点也不可靠，反而"自身"比月亮还要可信任。后来罗密欧说："你还没有说出你的爱情的忠诚誓约和我交换呢！"在你还没有要求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誓言给你了。"朱丽叶动人地说："但是我想要的只是现在我所有的这点爱情。"

朱丽叶回家时，罗密欧看着她美丽的背影，说："我生怕这一切都是梦，太快活如

意，怕不是真的。”

最近，梁实秋先生过世了，我找出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重读，随意翻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看到这一段颇有感触，尤其人到中年更感觉到“一切都是梦”了。

我从前读过几次这本书，并不特别喜欢，正如剧中的劳伦斯修道士说的：“最甜的蜜固然本身是味美的，可是不免有一点腻，吃起来要倒胃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就像这样，太甜腻了。我的情感观念比较接近劳伦斯说的：“所以要温和的爱，这样方得久远；太快和太慢，其结果是一样迟缓。”

每个人在年轻时候，多少有一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激情，在梦与醒的边缘、在爱与恨的分际挣扎。爱的时候，不要说对自己、对月亮起誓了，甚至对着皇天后土、宇宙洪荒起誓，恨不能把自己切成一片片放在爱人面前来表明心迹；可是激烈的情爱也导致深刻的仇恨，很少人能在爱人离开时抱着宽容感激的心情，大多数人都恨不得把负心的人切成一片片来祭祀自己情感的伤痕。

这使我们明白：爱与恨是同一本质的事物，人人都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个悲剧，

但他们到死的那一刻都还坚心相爱，因此他们不是最惨痛的悲剧，从激情的爱转成激烈的恨的情侣才是最惨痛悲苦的。?风涛泪浪、交互激荡"的失恋的人，想到从前指着月亮发誓的场面，每一次想到所受的折磨都仿佛是死过一回，从这个观点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算什么悲剧呢？简直是值得羡慕的团圆了。

在莎士比亚的眼中，爱与恨有一条直通的捷径，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事物，他透过剧中的劳伦斯修道士说：

"啊！草、木、矿石，如果使用得当，  
都涵有很多的伟大的力量：  
世上没有东西是如此的卑贱，  
以致对于世界毫无贡献，  
同时物无全美，如果使用不善，  
也会失去本性，惹出祸端；  
误用起来，善会变成恶，

好好利用，有时恶亦有好结果。

这朵小花的嫩苞含有毒性，

也能用以治疗某种疾病：

这花只要一嗅，香气贯通全身；

口尝一下便能麻痹一个人的心。

人与药草原是一样，

内中有善有恶，互争雄长，

恶的一面如果占了上风，

死亡很快的要把那植物蛀空。"

同时，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说明了爱与恨都不是永恒的事物，它终有结束之日。爱虽使人说出："你的眼睛比他们二十把剑还要厉害，你只要对我温柔，我不怕他们的敌意"；也让人感受到："一个情人可以跨上夏日空中荡飘的游丝而不会栽下来"；可是，莎士比亚也说："爱神的样子很温柔，行起事来却如此的粗暴"。"爱情是叹息引

起的烟雾，散消之后便有火光在情人眼里暴露；一旦受阻，便是情人眼泪流成的海。"

看清爱与恨在人生中的实相，对我们坚定的步伐是有帮助的，被恨淹没的人是多么愚痴，但被爱所蒙蔽的人不也是一样无知的吗？如果我们能以清明的心来对待爱，并且以更超越的爱来宽恕失落的情意，才能让我们登高，看到人生中更高明的境界。

不要指着月亮发誓，因为月有阴晴圆缺；如果要发誓，请对着自己发誓--让我们真诚地对待人间的一切情爱吧！尽我的所能不去伤害对方，不伤害自己！让爱或恨都能升华，化成我生命中坚强的力量。

## 慈眼欢喜

我喜欢弘一大师的字，常觉得他的书法脱离了"书"与"法"的范围，洗去了人间的匠气与烟火气，有一种天真纯朴的气息，人格与生命的展现。

弘一大师的朋友叶绍钧说他的字是"蕴藉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 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真是说得好。除此之外，我觉得他的字有干净清雅的气质，就恍若他所重振的南山律宗一样。

我尤其喜欢他写的一副对联，右联写："慈眼"，左联写"欢喜"，下面有小字，各有《华严经》数语：

"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设有众生于菩萨所起怨害心，菩萨亦以慈眼视之，终无恚怒。"

"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又偈云，我常随顺众生。"

那"慈眼"两字十分温柔，"欢喜"两字又是非常喜乐，意在笔内境在墨外，让人看了都温柔喜乐起来。

再深入地看，"慈眼"与"欢喜"不正是菩萨行的重心吗？《金刚经》里有非常动人的

两句："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咐嘱诸菩萨。"若从菩萨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如来与菩萨善护念诸众生，善咐嘱诸众生。"这就是"慈眼"。有如父母亲含情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过去与现在善于护念，对未来则充满期望与叮咛。

从前读到文殊师利菩萨十种无尽甚深大愿，非常感动，里面有两愿格外令人深思：

“四者大愿，若有众生，轻慢于我，疑虑于我，枉压于我，诬妄于我，毁谤三宝，憎嫉贤良，欺凌一切，常生不善，共我有缘，令发菩提之心。”

"五者大愿，若有众生，贱我、薄我、惭我、愧我。敬重于我，不敬于我；妨我不妨我，用我不用我；取我不取我，求我不求我；要我不要我；从我不从我，见我不见我，悉愿共我有缘，令发菩提之心。"

菩萨的慈眼正是如此，超越了一切分别与执著，纵使那些对我特别坏的众生，我都愿他与我有缘而发起菩提之心，坏的尚且如此，好的更不必说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如是说："一切无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承事、种种供养，

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足以说明菩萨的慈眼不是站在山头的俯视，而是平等的关怀与对待，超越了人我的见解。

光是慈眼还是不够的，还要拔苦与乐，令众生都能欢喜，《普贤行愿品》的一段美得像诗一般：

于诸病苦，为作良医。

于失道者，示其正路。

于暗夜中，为作光明。

于贫穷者，令其伏藏。

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

何以故？

菩萨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

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弘一大师所写的"欢喜"就是典出于此，甚至于"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

每次读佛菩萨所发的愿，常令我动容落泪。为了拯救众生而不惜百死千生、万劫辗转的菩萨们，他们重入生死的动机其实简单，正是"慈眼"；他们倒驾慈航的期待也简单，就是令众生"欢？"。

世间或美丽、或哀愁、或明澈、或流转的眼波固然动人，都不如菩萨的慈眼。世间能令我们欢喜的事物固然很多，却都不如能令众生欢喜。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有如黑夜闪烁的明星；菩萨的慈眼则像日月照耀空中，而不住于空。

世界最细腻的欢喜有如含着雨露的玫瑰；菩萨使众生欢喜就像清淨的莲花出水，而不着于水。

如果能理解菩萨的悲心与愿心，就会发现在每一朵飘过空中的云彩、每一滴落在山中的雨珠、每一株开在小径的野花、每一棵在野风中摇动的小草，乃至每一条流逝的江河、每一片萎落的花瓣、每一声黑夜中传来的呼声，都可以看到菩萨的慈眼和欢喜。

因为慈眼无所不在，所以欢喜无所不在。

因为众生无所不在，所以菩萨无所不在。

《小品般若经》说得多么好：

"色无边故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菩萨亦无边。"

"色无量故般若波罗蜜无量，受想行识无量故般若波罗蜜无量；缘无边故般若波罗蜜无边，众生无边故般若波罗蜜无边。"

## 回到自己的居处

把蛇、鳄鱼、鸟、狗、狐狸、猴子分别用绳子绑起来，然后把绳子连结在一起，放它们逃生。

这时候，六种动物一定都按照习性想逃回自己的居处。蛇要回到洞里、鳄鱼要回到河里、鸟要飞入空中、狗要回去村落、狐狸欲奔回原野、猴子想回到森林的树上，因此它们彼此争斗，最后被力气最大的一只动物拖着前进。

这是佛经的譬喻，人也像这样，被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根本欲望牵着前进，哪一种欲望最强烈，我们就会被哪种欲望支配。在欲望的焚烧中，就会使我们有无边的痛苦，正如动物们找不到它们的归宿。

我们有幸生而为人，又是六根健全，就应该善自珍惜，好眼睛要用来见光明、好耳朵要观世音、好鼻子要闻自性芳香、好舌头要开演妙法、好身体要实践利他、好头脑要有正念……

然后慢慢回归心田，止息五欲的追求，不再被欲望支配，这时，才算回到自己安居的所在。

在《楞严经》里，有一次佛陀随手取一条手帕，打成一个结，然后问弟说："这叫什么名字？"阿难和众弟子同声说："这叫做 结 。

接着，佛陀依次在手帕上打了六个结，按次第每打一结都问："这叫做什么名字？"阿难和众弟子说："这也叫做 结 。

佛陀就告诉弟子，这六个结是依次结成，因此第一个结和第六个结都不一样，虽然都是结，但应该把第一个打成的？第一个结"，依次类举，第六个打成的就叫"第六个结"。这是"巾体是同，因结有异"，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是这样，本是同一性质，却有不同名字，这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

佛陀问弟子说："如果认为六个结是多余的，只想进入本质，如何才能做到呢？"

阿难说："如果把所有的结解开，结既然不生，就没有了彼此，一个结的名称都没有，何况是六个呢？"

佛陀说："六解一亡，亦复如是，由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发妄不息，劳见发尘。如劳目睛，则有狂华，于湛精明，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

狂劳颠倒华相。"

这一段，佛陀说明了世间的事物都是妄心的发动，就像眼睛疲劳时在眼前舞动的狂华一样。

最后，佛陀甩动手里的手帕，问说："我现在左右拉动手帕，都不能解开这些结，到底要怎样才能解开呢？"

阿难说："要想解开这些结，应该从结心着手。"

佛陀说："对的，如果要除掉这些结，应该结心开始……阿难！这就像我们要解脱六根，应该从六根的结来解，根结如果除去了，尘相妄想自然消灭，到这时就只留下自性的真实了。我再问你，这条手帕的六个结，可不可能同时解开呢？"

阿难说："不行的，因为结是次第打成，应该依照次第打开才行。"

佛陀说："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俱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

（要想解脱六根，也是一样的道理，六根的生理活动能得到解脱，就能得到人空

无我的境界，到空性圆明自在，就得到法的解脱，法既然解脱无缚，连空的境界也不生起，这就是菩萨从三昧正定，安住于不生不灭的实相里了。)

看到佛陀对弟子的精彩教化，使我们知道要自性清净，必须从六根清净入手，用禅师的话说就是"在六根门头，寻得解脱"，那等于回到自己的自性居处一样。

可叹息的是，我们通常只看到打成的结，却忘记了手帕乃是结的本质了。

## 接住我的经版

从前有一位修行人，勤修观音菩萨法门，欲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无我，来证取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空慧，但是他久修观音，勤念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仍然未能了解空性。

一日，他刻成一片观音六字大明经版，向观音菩萨发愿："如我所修观音，不久亦可证得文殊大智，则这块版子掷到空中，请观音菩萨接住我的经版，如果不能证到文

殊的大智空性，则此版如常落下。"

发愿完毕，他双手捧着经版向上飞掷，说时迟那时快，文殊师利菩萨忽然明现上空，双手接版，这位修行人当下立即得到空性。文殊菩萨在空中对他垂示说："当知修悲修空，原是一事，观音文殊，不是两人，今后当同时修习，不可妄加分别？

修行人闻之，感激涕零。

这个故事是陈健民老居士生前写到"如何学习菩萨"时所说，他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为之落泪，写出来时亦悲泪不止。这故事非常动人，请观音菩萨接住经版，结果是文殊菩萨来示现，可见不管修任何菩萨法，各菩萨都会来加持守护，而菩萨圆通自在，实在是凡夫所不可测。

在佛经里，我们常看到观音表悲，文殊表智，普贤表行，地藏表愿，其实只是说法的方便而已。陈健民上师说："菩萨虽各有专长，然皆通智、悲、力之三德。由普贤可证文殊之智，由文殊亦可证普贤之德。……要常会通圆融，不可轩轻也？"文殊虽彰智德，然并不放弃修悲，故其真实名义经曰：在彼一切有情心，恒顺一切有情意，充

满一切有情心，令诸有情心欢喜。此种大悲，何逊于观音耶？其所发大愿，曾爱其仇，与观音三十二应，又相差几何？吾人学习菩萨特点，不可忽视其通德也。""观音菩萨虽为诸佛之大悲，然亦非不修空性，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即是观音所述修空之法，行深般若则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能度一切苦厄，盖能知空性，必能无的；已证无我，自然利他。空悲二事，如一物之两面，不可轩轻其间也。能修大悲，必证大空，能助一切众生成佛，则自己圆满法身。"

从这些片段里，我们可以知道陈上师的见解多么通透，他认为悲与智正是一切菩萨行的入处，他说："菩萨为觉有情，又觉他有情。智慧能生出大悲，智悲为佛之两足，故佛称两足尊。菩萨修智出生大悲，修悲出生大智。如水晶球从东智望西悲，玲珑圆明；从西悲望东智，亦复如是。菩萨必先无我，然后可以利他。由无我生出空性，亦修智之大道。"这一段读来与佛经等无有异，值得我们用心体会。

陈健民上师的著作大致上都有非凡的风格，他的作品是与实证分不开的，他的中英文佛学著作多达百余种，堪称是近代的大宗师，正如他的弟子林钰堂居士所说，他



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自然、咏道、悲心流露"其殊胜处则有五点："前后一贯、得佛印证、精辟切要、行解相应、智悲齐彰。"我虽然没有读过他全部作品，但从一些读过的著作中已获得不少法益，相信这些作品必可以如藏经一样流传，让人知道末法时代也有伟大而有成就的修行者。

最近一期的《文殊杂志》做了一个"追悼陈健民上师纪念特辑"，对他的生平和修行经过有详细介绍，他的愿力与修行读来惊心动魄，这种只在古代高僧修行过程才有的惊人决心与毅力，却示现在现代的在家居士身上。他的示现最动人之处，是在于使我们知道古书中伟大的修行不是神话，而是真有其人、实有其事，他以卓绝的一生证明了修行不是神话。

佛学研究者蓝吉富居士在介绍他生平时，说到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后来竟能用英文写一百多本佛学小册，成为佛法西传的重要推动者；他主修最具神通意味的密宗，但他并不轻易谈论灵异境界；他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讲经讲到感人处，往往当场泣下，老泪纵横；……蓝先生说："陈先生这种修行事例，对大部分半信半疑的现代佛教

徒而言，其鼓舞作用是相当大的。至少可以让我们相信古书所载的宗教境界并不是古人的憧憬与幻想，而是修行经验的实录。""陈先生恐怕是有史以来的汉人中，对密宗理论与实践，下过最深功夫的一位。"

确实如此，陈上师的修行赢得藏人的崇敬，称之为"汉地的仁波切"（仁波切意即转世的佛爷），不仅在实证方面，即使是就佛法系统的疏导、藏密教法的整理、藏汉佛教的沟通方面，他的贡献也罕有其匹。

这位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修证普贤王如来佛位"的大行者，圆寂荼毗后脑壳呈珊瑚、天蓝、古铜、粉红各色舍利，眼眶中有古铜色的舍利子。全身的骨头形成五彩的舍利花，有雪白、粉红、银色、天蓝、浅绿、珊瑚各色。他烧出来的舍利子还有金色、紫色、褐色，以及完全透明的水晶舍利，这是修行者对我们凡夫最慈悲的示现了。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作品，已由文殊出版社倡印全集，相信将能嘉惠无数的修行者。

陈上师生前曾发愿"愿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病入吾身"，这是多么悲切的志愿，他圆寂

前曾对弟子说："早去早来"，"吾心任运原无事，不取涅槃立志。"使我们坚信他仍会再返人间道场，我们深心祈请，但愿他能接住苦众生抛掷到空中求度的经版，乘愿再来，则菩萨大道，如是乎在。

## 金翅鸟王子

我喜欢《华严经》讲到菩提心里的一段：

"如金翅鸟王子初始生时，目则明利，飞则劲捷，一切诸鸟虽久成长，无能及者。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发菩提心为佛王子，智慧清净、大悲勇猛，一切二乘虽百千劫久修道行所不能及。"

初发菩提心的菩萨是佛的王子，也像金翅鸟王子那么伟大，是所有的鸟不能相比的。金翅鸟王子到底有多么伟大呢？

金翅鸟梵名迦楼罗，是天龙八部之一，一般的金翅鸟两翅张开长有三百三十六万

里，翅膀上有种种的宝色庄严，它张开翅膀时，明亮有如大火燃烧。它身躯巨大，我们居住的地球只能容纳它的一保脚。它食量也大，专吃毒龙，一天可以吃一条大龙王和五百条小龙。到它要命终的时候，会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由于它身内都是毒龙的毒气，因此会发火自焚，烧完之后全身消散，只剩下一颗心在，它的心是纯青琉璃色，是无价的珠宝，帝释发髻中的宝珠就是金翅鸟的心。

我们熟习的"火凤凰"传说，可能是典出于佛经的金翅鸟，只是修改为五百年自焚一次，然后在火中重生，多了一点浪漫气息罢了。但想到金翅鸟的气派，传说中的凤凰格局未免太小，一般金翅鸟已经如此，金翅鸟王子就更不必说了。

金翅鸟王子长大便是金翅鸟王，《华严经》里有一段这样说：

"佛子，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力搏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摄取了。如来应供养、应等正觉，金翅鸟王亦复如是，安住无碍虚空之中，以清净眼观察法界诸宫殿中一切众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奋勇猛大力，止观两翅搏开生死大爱海水，随其所应出生死海，除灭一切

妄想颠倒，安立如来无碍之行？

多美的经文！

发菩提心是多么重要，发菩提心就是发起求真道的心、求正觉的心、求佛果的心，一开始，就要张开三百三十六万里的金翅膀，才能走向无上菩提的道路。

我每看到发菩提心的人，就会想起《华严经》的这一段经文，仿佛看到他们背上七宝庄严的翅膀，光明照耀了我的眼目。

我会在心里说：让我们一起飞翔吧！金翅鸟王子！让我们搏开生死大爱海水吧！如来法王子！

你是人吗？

从佛陀的时代到现在，每当有人请求出家，或受戒之前，一定要先问："你是人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是"，才有资格出家或受戒。

我听到这种说法时非常感动，在六道中--天人、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只有人才可以出家受戒，可见人是多么尊贵而值得赞叹和珍惜，释迦牟尼佛的前生，虽然以菩萨行化现于六道中，但最后他在人中成佛，有极深刻的象征意义。他启示我们，人在众生里犹如水面开出的白莲花那么尊贵，唯有人才能从苦难中觉悟，走向菩提的大道。

在佛教里有一种修行方法，是每天清晨醒来先做四种观想：一、人身难得。二、生死无常。三、因果是真。四、轮回是苦。如果日日以此观想做为清晨的恒课则可以起信、立愿、力行，坚固不退的道心。

在许许多多的佛经里，佛陀都一再对弟子说："人身难得"四个字，佛说人生有九种难事："正法难闻，良师难遇，人身难得，诸根难具，正见难生，信心难发，合会难俱，自在难逢。"

人身到底有多难得呢？

有一次佛陀和弟子在一起散步，抓起地上的一把土说："众生如大地土，得人身如

我手中土。"当今世界人口膨胀，使人感受许多压力，但其数量比起畜生来仍是微乎其微，如果与无形的众生比起来就更渺小了，佛陀的这个譬喻一点也不夸张。说到得人身之难，佛陀在《法句譬喻经》里曾说了"盲龟浮木"的譬喻，他说在海面有一块挖了圆洞的木头，海底有一只瞎眼的乌龟，这只盲龟一百年才浮上海面一次，那么它的头伸进木头里的机率是非常非常小了，但佛告诉我们："得到人身，比盲龟浮木还要更难！"

想起来不免汗毛竖立，还好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人身，真应该好好珍惜。经上常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人身难得，如优昙花。"无非是在强调做为人的殊胜与不易，《大智度论》里甚至说："一切宝中，人命第一。"得到人的身体是最伟大的珍宝，如是信解，就让我们不敢令光阴空过。

人所以比其他众生尊贵，甚至比天上的神仙尊贵，乃在于人可以觉悟、守戒、修行、走上清淨的菩提之路，如果一个人到这世界上一点也不知道觉悟就死去，就有如从未开放的玫瑰就枯萎了一样，可惜了这副"道器"。

这正是为什么出家、受戒之前要问："你是人吗？"的缘故。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问呢？

传说佛陀时代，曾有一条龙很慕羡出家人，就化身为入请求出家，但龙的习气是贪睡，可是睡觉时又不能保持住人身，使它异常痛苦。它和一个僧人同住一舍，有一天，趁同房的人出去托钵化缘，这条龙就躺在床上大睡起来，等同房的人回来一开门，看到一条大龙睡在铺上，他使劲把门关上大叫："有大蛇！"寺院的人都跑来了，打开房门，除了那位龙比丘外，什么也没看见。看到龙的比丘则坚持他刚刚真的看见一条大蛇。

最后，大家一起去请教佛陀，那位化身比丘只好承认自己是条龙。为了寺院的规矩，佛便订立一个规则：凡是有人请求出家，或受戒时，必须问道："你是人吗？"

天人多好欲染，并且福报太好，难以发心求菩提；阿修罗欲望强盛、嗔恚心大，不能守戒律；畜生受役于人，并且贪痴淫欲，没有机会求道；地狱、饿鬼的众生更不必说了，受苦无间断，哪有机会修行呢？

人虽然诞生在五欲尘劳的世界，欲望苦染交煎，但也因为如此使我们生起超越之



心，这就值得珍惜与感恩。

因此，每天清晨起来问自己："你是人吗？"

答案是："是！"多么肯定而值得欢欣。

这一声肯定的"是"，就足以令我们生起敬信之心，进入菩提了。

## 有心未癬

当代大修行者陈健民居士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在美国旧金山舍报往生，享年八十二岁。

陈健民居士曾在四川、西康、西藏、印度等地方参访明师，先后闭关长达三十几年，他闭关之地有时在穷山绝壁，有时在尸林荒冢，曾因山林瘴气而遍身生癬，但他不以为意，仍然不断精进，他曾自勉说："余有舌未癬，有心未癬也。"

作诗以言志说：

我也何能作药王，  
闻声知苦替呼娘；  
愿收天下诸人病，  
尽作吾身点点疮。

我读到这首诗时，为之落泪，想到学佛的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悲愿、这样的承担。在这个时代能像陈健民先生一样修行的居士真是很少了，如今典型宿昔、古道颜色，更令人感伤。

陈健民居士是少数显密圆通的大修行者，从他的著作看来，他不仅修行的功夫令人赞叹，对佛法的阐释也是光明剔透。我对他讲禅、密、净的会通格外感动，觉得能破许多学佛者的执著与偏见。

他认为，《阿弥陀经》中也有话头可参，如起疑情，空时即悟，如不能，则修九次第定，则禅净可以会通。他又认为《观无量寿佛经》其实也是密宗经典，净土经典中的咒语全都是密咒，而且像六斋是、八斋、初一、十五、二十八、二十九等斋日，也

是从密宗而来，并且与人的生理活动有关，则净密也可会通。

他说："所谓十宗八宗，是后人方便接引的说法，佛法实为一体，如蜜中边皆甜。佛法只有了义和不了义，佛法与佛法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各宗派都殊胜，各有因缘，切不可厚己薄人，妄加毁谤。"

因此，显密也只是方便而已。

但他说修密的人因辗转传承，持久难、流弊多，加上有许多方法上的冒滥，很容易发生错误。修禅的人必须是上根利器，又要得遇明师，否则易成狂禅，有许多只有口头文字，也易生危险。只有净土普被三根，赖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自力加上佛力，纵不成就也可以保人身，是危险性最小的修行。而且念佛的人纵未到极乐，此生已得安乐，也容易保人身，不致有地狱之苦。所以他最鼓励一般人修净土，只要"修到一心求生，不为此娑婆人缘所乱即可得生。"

陈健民居士对念佛的两个开示，给我很大的启发：

一是不要一边念佛一边想带业往生，因为带业往生是权宜之说，是古往为了鼓励

行人增加信心的话，有一些人误认为不怕造业，只要念佛就能带业往生，实在违背了祖师开导的苦心。修净土的人至少要守戒，并念佛到心不乱才有把握，因此要多推广消业往生，不要依赖带业往生的观念。二是修净土的人常误认为很容易，只要靠佛力就行了，往往忽略自己的努力，这是净土行者最大的流弊，弥陀经说："释迦牟尼佛，行此难事，……能为甚难希有之事，……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佛都说很难，我们也不应看得太容易。所以净土行人要有深切的信愿和笃行，也一样要从体证无我空性入手。

这两点观点很能破除现在一般修净土的误见。

他说修行的人要时时提醒自己："每夜入眠，自己反省。苟令明朝不再起床，是否有何事件挂念在心？有之，明日即当解决，或非一日所能解决之事，则当以法自勉。"

修行真是一条长远的路，思及当代的许多大德上师都离我们而去，令人怆然而叹，陈健民居士说的："余有舌未癖，有心未癖也。"真能激励我们奋发，使我们在苦难里也有坚实的勇气与信心。

他早年有偈云：  
回到童心似少年，  
世人传说已疯癫；  
言语彼此都无味，  
面目相看两可怜。

这是修行者的自况，却也是人生的实相，修行者欣净土之乐、厌娑婆之苦，因了解苦集灭道而认识常乐我净；一般人欣乐欲望泥沼，因误认欲苦为快乐而随业沉迷、常乐于浊；这样对看的两人，当然都觉得对方可怜了。

我读这首偈心有所感，想起那曾在林下水边三十几年的修行者的背影，想到从前读他的法界大定诗，心中的欢涌喜悦；想到这使“蒲团七穿、草荐十易”的伟大修行者；想到他一生不受财物供养、不化缘、不受宴请、不受礼拜、不浏览名胜、不结交权贵、不收门徒的高明人格；想到他教人诚实、老实、切实、真实四层密密念佛的婆心苦口；想到他教人欲学菩萨，要先嫌三大阿僧祇劫太长，应有意缩短，早得度尽众生，因此

要兼学密法的心切；想到他祈愿世界永久和平的悲愿……

这样的难遇之人，竟，驾虹走了！

## 诸法实尔，皆自念生

《大智度论》里有一个故事：

有兄弟三人，老大听说毗耶离国有一个女人，名叫庵罗婆利，非常美丽、有风韵，心里就起了淫念，甚至在白天都想着她。

老二听说在舍婆提国有一个叫须蔓那的女人，美色超胜，端正无比，心里也起了淫念，日夜都思念她。

老三听说王舍城有一个叫优钵罗磐那的女人，艳丽姿容罕有其匹，心里也起了淫念，茶饭不思地想着她。

三兄弟由于昼夜专念、染着于心，便在梦中和远分的三国的想象中的女人发生关

系，醒来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觉悟："她也不来，我也不去，竟然在梦中发生这种事，像真的一样，是不是一切诸法都是梦呢？"

于是，一起去请教 陀婆罗菩萨，菩萨说："诸法实尔，皆自念生。"是说一切法真的像三兄弟所问的一样，是由心念而生，像真的一样，却不是真的。

菩萨并为三兄弟方便说法，他们因此进入不退地菩萨的阶位。

把一切当成真的人，哪里知道梦里还有梦？而梦里的真实和逝去岁月的真实、乃至每一个念头的真实又有什么不同呢？

《大般若经》说："复次善勇猛！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如是，所说梦境自性总无所有。何以故？善勇猛！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

昨夜梦中的一场雪是那样洁白，刺伤了我的眼睛，今早起来却看到了乌云蔽空，雨，正一滴一滴的自屋檐落下。

青年时像血一样殷红，使我们溅泪的往事，偶尔也会蹑足来到梦里来，颜色与声音还清明如昔。

什么是梦？什么不是梦呢？

## 菠萝蜜

众生的心

众生的心，清楚时就散乱了。

菩萨的心，在散乱中更清楚。

众生的心，静下来就睡着了。

菩萨的心，在睡着时犹沉静。

散乱的心如风中之烛，动摇不定，不能起用。

静下来就睡着的心如河水封冻，见不到水里的游鱼。



## 蜡烛的心

"这蜡烛还有油，怎么就熄掉了。"孩子说。

"蜡烛的心烧完了，当然就熄了。"爸爸说。

"没有心的蜡烛不会烧，没有心的人呢？"孩子说。

"没有心的人与没有心的蜡烛一样，不能照亮别人。"爸爸说。

## 觉醒的滋味

喝完功夫茶后，喝一杯水，会觉得那水特别好喝，觉得茶好，水也好。

热闹的聚会后，沉静下来，会觉得那沉静格外清澄，觉得热烈也美，沉静也美。

爬山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觉得那水是从身体蒸发出来，觉得爬山也享受，洗澡也享受。

有时欢乐与哀愁也是如此，哀愁时感到欢乐真好，欢乐时也觉得哀愁有一种觉醒的滋味。

觉醒的滋味随时都在，就像阳光每天都来。今天过北宜公路看到灿烂的樱花开了，但满地都是冥纸，那红色的樱花看起来就像血一样惊心。

## 知 识

知识就像手电筒，它只是人走黑路时用来照亮脚前的工具，它方便实用，却没有远识和洞见心灵的特质。

许多在黑暗中得到手电筒的人，往往高估它的价值，他们挥着它乱照乱舞，忘记照自己的脚下，结果常常导致坠崖的悲剧。

有知识是不够的，看看现代许多受苦的知识分子就知道了。解除知识的束缚，比学习知识要难得多。

## 盘旋的汽车

我站在远方的山上，看另一座山盘旋而上的汽车，那汽车时而转到我眼前，时而转到山背面。

转到山背的汽车，不是消失，只是看不见罢了。

盘旋上山的汽车开了整一小时，由于距离远，感觉上只是穿梭的刹那！

人也轮回也可以如是观，轮回永不消失，只是有时在背面，不被看见。

## 罗汉汤

家素菜馆都有罗汉汤，但每家都大有不同。

所谓罗汉汤，就是杂菜汤，有什么放什么煮出来的汤。

寺庙里也有罗汉汤，是师父吃完了饭菜，用水在碗盘中涮一涮喝下去，就是罗汉汤，也就是残汤。

罗汉喝的汤有一些特质：一是节俭惜福，二是不拣择，三是能容。这些特质，能使人超越爱憎之念，能任运无碍地过活。

我们喝罗汉汤，应有罗汉的心胸。

众 生

"我们一直把功德回向众生，我们不就没有功德了吗？"

人问法师说。

"你也不是众吗？"法师说。

"我们把一切都供养菩萨，我们还有什么呢？"人问法师说。

"你供养的时候，自己就是菩萨。"

## 闭 关

只有心地足够自由的人，才有资格闭关。

闭关不是要把自我关闭，而是要在最有限的窖中开启自我最大的潜力。

## 俗情一了

在寺庙门口看见这样的一副对联：

世态若空即清静

俗情一了即成灰

吃了一惊，真的，我们在俗世中的情感一了结，不都化成灰烬吗？可悲者，是没有俗情不了的，因为人生是如此短促。

人生苦短，是人生最大的悲剧，面对这个悲剧，唯有觉悟，才能快乐地过活。

在人生的痛苦中还能觉悟、能快乐，并能使别人也觉悟、快乐的人，是最勇敢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成灰的俗情中看见清净的空性；也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寒冷的情之灰烬中，保有温热无畏的性情。

### 燃香点戒

与一位师父谈起他头上的戒疤，他说戒疤有三种意义，一是燃身供佛；二是破除对外相的执著；三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若能忍得住烧戒疤之若，就是行菩萨道的初步了。

燃烧戒疤时要念一首偈：

假使热铁轮，

于汝顶上旋；

终不以此苦，

退失所发愿。

这偈真美，我们虽不是出家人，但每天燃香的时候，看到香火微光，若摇动香炷则香头顿时成为火轮，香气一时四散。在香的微光中我时常想起这首偈，但愿自己也能有那样不退的志愿。

## 情感禅

情，是心青，一个人的心地能辽阔如青草，就能包容人间的一切，真心的对待。

感，是心咸，一个人对外在所对映的一切都是心的作用，是一切由心的意思。

禅，是单示，是简单的表示，简单的意念。

## 坚定的心

有许多无形的力量，如爱、恨、情、仇，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但心里一发出，它就都有了。

想善用这些力量，要先有一个坚定的心。

无所不在

美丽，无所不在。

丑陋，也无所不在。

爱，无所不在。

恨，也无所不在。

因为，心念无所不在。

一个人心地光明，他的世界就有阳光照耀；一个人心地幽黯，他就会在阴暗的世



界中萎缩。

## 真心的对待

每个人一生总有几次真心对待，最开始的几次差不多都会失败。

失败的时候，有的人充满了怨恨，有的人则生出更广大的爱。

有怨恨隐藏，就不再有真心的对待了；而有了更广大的爱，就进入慈悲的真实。

当我们对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事物都能无别地真心对待，就是菩萨了。

## 金丸打雀

有一位富家子，把家中的黄金拿来制成金丸，然后到外面去打鸟。

大家都觉得富家子非常愚痴，因为黄金比起鸟雀要值钱得多，怎么笨到用黄金丸

去打鸟呢？何况，以金丸打雀还不一定打得中。

这是佛经的故事，它象征世上的人用宝贵的生命来追求名利权势是愚蠢的行为，是以无价的生命换取有价的东西，恍若是愚人用金丸打雀一般，金丸射出后必失，鸟雀则未必能中，生命就在无知中失去了。

这个世界上，生命是最值得珍惜的，应用来做有意义的觉悟与追寻，读这个故事使我深思、也使我警惕。

业

业，就是我们从前欠这个世界的债。

障，就是我们往昔因为欲望而造成的盖子。

因，就是我们过去种在心田的种子。

果，就是我们现在与将来的收成。

缘，就是与世间相流动的电流。

空，是我们舍去了一切所得的真实，也是我们得到了一切之后的舍弃。

没有任何现象是无意义的，为恶时的喜是悲剧的开始，行善时的悲心则是一切喜乐的根本。

没有任何存在是毫无理由的，我们欠这世界的债，必会偿还，在还清了一切之后，莲花才从水面开起。

## 真实之口

意大利罗马有一个有名的人面雕刻，名叫"真实之口"，是老人张开大口的雕像。

传说情侣同时把手伸进"真实之口"，若有一方不是真情。手就会被咬伤。每一对情侣到了"真实之口"都会把手伸进去拍照留念，但是千百年来并没有人被咬伤。

这是不是表示所有的情侣都是真情呢？

当然不是！

它意味着：真实的情感只是人性普遍的向往。而且，情感的真实是无法考验的。

## 两只眼睛

情感是我们心的眼睛。

智慧是其中一只，慈悲是另一只。

当我们过度钟情的时候，一只眼瞎了，因为钟情使我们痴。

当我们生起怀恨的时候，另一只眼瞎了，因为怀恨使我们嗔。

一个爱恨强强烈的人，两眼就会处在 半盲状态。

在我们从爱欲中得到菩提，有更广大的爱时；在我们连那些可恨的人都能生起无私的悲悯时，我们心的眼睛就会清明，有如晨曦中薄雾退去的湖水。

## 遥远的梦

春天的时候，开车从南投的埔里到水里，左面是山，右边是山谷。

到处都是草和树的香气，阳光下的花格外的艳美，空气极清静，流动着小提琴声一般的从车窗里穿过。

那时感觉到人能活在阳光、绿草和干净的空气中是多么幸福的事--这原来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但却成为大部分现代人的遥远的梦。

总有一天，人会把追求阳光、青草、空气当成是最重要的事。

## 十指成林

郑板桥曾在寺庙里写过一个横匾："十指成林"。

十指成林，是指人的双掌一合什，就像树林那么辽阔而伟大，在林里，有风、有

鸟、有阳光，还有自然的生发。

人的双手合什，是合什念为一念，就是把杂念合而为一，表达了对佛菩萨以及自我的恭敬与期待。

当一个人能把杂念合为一念，就是禅宗说的"置心一处，无事不办"。也是"十方三世不离当念"。

在双掌，合什是没有间隙；在内心，合什是纯粹无所用心。

合什，可以极小，小到针尖；也可以极大，大到成林。

一切人类的文明与创造全是来自十指成林。

十指真的可以成林！

有 光

清晨缘溪而行

溪水中有光  
露珠里有光  
草叶间有光  
滑入胸腹的空气都有光  
光四处流淌  
来自太阳也来自心  
我看见  
一草尖撑一轮朝阳  
一丝光系一座须弥山

## 短文集(一)

以灵为性

林清玄散文

水以湿为性。

火以热为性。

风以流动为性。

石以坚固为性。

性是很难改的，像中药里的百草，各有温、凉、寒、热的本性，经过极长期的煎熬其本性都不会失去，可见本性之重要。

人究竟是以什么为性？

人应该以灵为性，人要有灵性，一个没有灵性的人还比不上上一株草。

华严清品

素菜馆里有一道菜，名叫“华严清品”。



叫来一看，打心里微笑，原来是青菜豆腐汤。

华严，是佛经中最富丽堂皇的一部，它的清品竟是最平凡不过的青菜豆腐汤。老板告诉我，自从改名为“华严清品”，一天卖出的豆腐汤增加十倍以上。

“华严清品”给我们的启示是：

名字有时可以改变事物的感觉、印象、观点，乃至想法，所以在说名相不重要时，应先了解名相。

如果懂得细细品尝，最平凡的事物也能有最富丽堂皇的境界。

生一盆火

在最黯淡无光的所在，最能看见自己清亮无尘的心灵。

在越安静无声的地方，越感觉到自己的念头非常争吵。

在至顶的山巅，使我们有谦卑之念。

在沉落的深谷，我们看见了云天无限。

再给我加把盐吧！平淡生活时我这样说。

再为自己生盆火吧！在心灵冰雪之严冬，我告诉自己。

自在人

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

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

与么时，无人我等相。

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

这是黄檗禅师的话，“自在人”不是不吃饭不走路，也不是终日无事的，又要吃饭睡觉，又要做一切事，又要自在，这才最难。

色身虽在尘旁，内心恒常清静，是自在人。

自在人在生活中，是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

## 蚂蚁三味

烧香的时候，突然看见一队蚂蚁从庄严的佛像爬过，它们整齐地从佛的足尖往上爬高，从佛的胸前走过，然后走过佛的脸颊，翻越佛的宝髻，顺着佛背，最后蹑足由金色的莲花台上下来。

看这些无声的蚂蚁爬过佛像，我简直呆住了，仿佛听见几百个出力吆喝的声音，循声望去，原来它们是搬着孩子散落在地上的饼屑要回家去。我升起的第一个念头是想把它们吹落，因为佛像是何等的庄严，岂容这些小蚂蚁践踏？但我的第二个念头使我停住了，这些蚂蚁都是佛陀口中的众生，佛告诉我们："佛与众生，无二无别。"我怎么能把这些与佛无二的众生吹落呢？第三个念头我想到了，这些蚂蚁是多么伟大，在它们的眼中，佛像与屋前的草地甚至是平等而没有分别的，它们没有恭敬也没有不恭

敬，反而我对佛像的恭敬成为一种执著。其实依佛所说，我对爬着的蚂蚁或屋前的草地，都应该同样恭敬，《法华经》不是说："有情无情，同圆种智"吗？

于是，我便很有兴味地看着蚂蚁爬过佛像，走向它们的家，这时我又发现它们爬过佛像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反而是走了艰苦的路。为什么蚂蚁要走这条路呢？我想不通，后来知道了，原来平坦与艰苦的路对蚂蚁也没有区别，只有两度空间的蚂蚁，平地与高山对它都是平等。

坐下来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也只是一只蚂蚁。从前我总认为一般人在这个世界是走了平坦的路，我们学习佛道的人则是选择了艰苦之道。今后应该向蚂蚁看齐，要做到平坦与艰苦都能平等才好。

看蚂蚁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浮起"蚂蚁三昧"四字。

三昧，一般都被说是"定"或"正受"，心定于一处不动曰定，正受所观之法曰正受。但更好的说法是"等持""等念"。

平等保持心，故曰等持。

诸佛菩萨入有情界平等护念，故曰等念。

多么尊贵的蚂蚁，它们受到佛菩萨的平等护念，而且对佛像与草地有平等的心。

这使我悟到了，真正的三昧不是远离散动，而是定乱等持，在平静之境，善心一处住不动固然好，在乱缘之中，能真心体寂，自性不动，不是更高妙吗？

三昧，讲的是自性的平等与法界的平等。

佛经里说："众生蒙佛之加持力，突破六尘之游泥，出现自身之觉理，如赖春雷之响而蛰虫出地，知与佛等无差别者，是平等之义也。"

知道山河大地无不是佛的法身，这是平等。

传说从前五祖弘忍去见四祖道信时还是个孩子，在大殿里解开裤裆就尿来，门人跑来驱赶："去！去！去！哪里的野孩子竟敢在佛殿小便？"年幼的五祖说："你告诉我，何处没有佛，我就去那里尿尿！"四祖听了，惊为大根利器，收为徒弟，果然传了衣钵。这是等持！

不过，这是祖师行径，我们凡夫可不要真到佛殿乱来！

看过蚂蚁爬过佛像，令我开启不少智慧，当天夜里搭计程车，司机说："开计程车也有火候，空车与搭客时能同等看待，空车时不着急、不忧心，载客时不心浮、不气躁，能这样子才算是会开计程车了。"

呀！原来到处都有三昧！

## 愿做自由花

经过中部大平原，突然看见在稻田中有一大片金黄色的花，在阳光中格外耀眼，停了车，从田埂走到花中，仿佛走进一个金黄色的梦。

仔细看，才知道原来是青菜花所开出的花，我们平常在市场看见的白花菜、青花菜都是一球球的，往往让我们忘记原来它们是花。因此看到眼前这一片青菜花令我感到吃惊，十字形的花朵从团团的菜花中抽放出来，拉高竟到了人的腰际，开得非常非常繁密，但因有高低的层次，并不让人感到拥挤。在绿色的稻田里，这一片金黄色的

菜花有如闪电一般，有摄人之美。

它占在约有一亩，又在早春的风摇，使我看见了土地的温柔与源源不绝的生机。

站在田中面对这一片青花菜的黄花，我思索着它被留下来的理由，有可能是菜农要收成青花菜的种子，也有可能是稻田保存地力的轮替，还有可能是菜价低贱，农夫懒得收成而任其开花怒放。

不管是什么理由，青花菜被留下来是唯一的真实，它比所有的同类幸运；大部分的青花菜没有开花的机会，花苞结成就被采收了，因此，大部分吃青花菜的人没有机会看见这大地上的美丽之花。这片青花菜何其幸运，是同类中仅有的自由花，我又何其幸运，能看到它毫无顾忌地怒放，这无非是一次殊胜的因缘呀！

当我继续开车前行，眼前好像一直都看见那金黄色的影子，一闪一灭，这平凡的青菜花最令我动容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它竟成为中部大平原上最耀眼的风景呢？

是它的自由！

当我看到青菜花的自由，感觉自己就像从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我们大部分人就会

如同市场中的青花菜一样，在还没有完全开放时就被采收，因而不知道自己也可以开出最美丽的黄花。

人也可以自由开放吗？

当然！自由的开放可以说是禅者最主要的风格，乃至于是佛教的基础，修行者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是无牵无挂、无拘无束、无碍无缚。什么是自由？自由不在境上，而在心中，自性清净的人不为境转，是为自由；证悟空性者，知悉无常迁化，就不会被外物所役、所捆绑了。

因为这样的自由，当我们看到禅师如是对话，就不会吃惊了：

僧问："如何是三宝"

潭州总印禅师："禾、麦、豆。"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明州法常禅师："蒲花、柳絮、竹针、麻线。"

僧问："如何是禅"



石头希禅师："碌砖。"

僧问："如何是道？"

径山道钦禅师："山上有鲤鱼，水底有蓬尘。"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

天柱崇慧禅师："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衔华绿叶间。"

生命的真实里固已解脱了束缚，问答之间又何必有什么丝线呢？在自性的清净自由里，万事万物都是三宝、是佛法大意、是禅、是道、是西来意，其中并没有分别，因为有分别就有执著、就有相、就会生心、就偏离了自由。

我认为修行者可以用"六自"来说：自觉、自由、自在、自主、自信、自尊。

一切自由的开端是来自觉悟，等觉悟到自性清净本心时才能做自己的主人，自主之后才得自由进退自在的生活，这时体会到生命的真意而有绝对的信心，也因知悉佛性本具有了生命的尊严。

但是自由自在不是放任，我们来看一个公案：

招提慧朗禅师造访石头希迁禅师：

问曰："如何是佛？"

师曰："汝无佛性！"

曰："蠢动含灵又作么生？"

师曰："蠢动含灵却有佛性。"

曰："慧朗为什么却无？"

慧朗言下开悟。

好一个"汝不肯承当！"自觉、自由、自在、自主、自信、自尊全是来自"承当"两字，承当不是我见我执的度量和计算，而是用无念的自我来面对客观的外境，是内外在世界的完全统一--最究竟的解脱是体证到圆满的自我生命，而进入解脱门的是即心即佛，心佛无二是最伟大的承当。

承当，就像青菜花昂然美丽地站在土地上。

承当，是坦然面对风雨，自在在盛放。

承当，是即使明日枯凋谢，今天还能饱孕阳光，微笑地展颜。

做为花，就要努力开放，做为入，就要走向清静之路，这是承当。

那中部大平原的一亩青花菜的黄花，即有自由，又有承当，它站在那里默默地生长着，但它雷声一样地展示自己的自由，使我想起金刚经的一句：

"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 路上捡到一粒贝壳

午后，在仁爱路上散步。

突然看见一户人家院子种了一棵高大的面包树，那巨大的叶子有如扇子，一扇扇的垂着，迎着冷风依然翠绿一如在它热带祖先的雨林中。

我站在围墙外面，对这棵面包树感到十分兴趣，那家人的宅院已然老旧，不过在

这一带有着一个平房，必然是亿万富豪了。令我好奇的是这家人似乎非常热爱园艺，院子里有着许多高大的树木，园子门则是两株九重葛往两旁生长而在门顶握手，使那两扇厚重的绿门仿佛带着红与紫两色的帽子。

绿色的门在这一带是十分醒目的。我顾不了礼貌的问题，往门隙中望去，发现除了树木，主人还经营了花圃，各色的花正盛开，带着颜色在里面吵闹。等我回过神来，退了几步，发现寒风还鼓吹着双颊，才想起，刚刚往门内那一探，误以为真是春天了。

脚下有一些裂帛声，原来是踩在一张面包树的扇面了，叶子大如脸盆，却已裂成四片，我遂兴起了收藏一张面包树叶的想法，找到比较完整的一片拾起，意外，可以说非常意外地发现了，树叶下面有一粒粉红色的贝壳。把树叶与贝壳拾起，就离开了那个家门口。

但是，我已经不能专心地散步了。

冬天的散步，于我原有运动身心的功能，本来在身心上都应该做到无念和无求才好，可惜往往不能如愿。选择固定的路线散步，当然比较易于无念，只是每天遇到的

行人不同，不免使我常思索起他们的职业或背景来，幸而城市中都是擦身而过的人，念起念息有如缘起缘灭，走过也就不会挂心了；一旦改变了散步的路线，初开始就会忙碌得不得了，因为新鲜的景物很多，念头也蓬勃，仿佛汽水开瓶一样，汽泡兴兴灭灭的冒出来，念头太忙，回家来会使我头痛，好像有某种负担；还有一种情况，是很久没有走的路，又去走一次，发现完全不同了，这不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自己的心境改变了，一个是景观改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季节更迭了，使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因缘所集合而成，一切可见、可闻、可触、可尝的事物竟没有永久（或只是较长时间）的实体，一座楼房的拆除与重建只是比浮云飘过的时间长一点，终究也是幻化。

我今天的散步，就是第二种，是旧路新走。

这使我在尚未捡面包树叶与贝壳之前，就发现了不少异状。例如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间，安全岛的菩提树叶已经开始换装，嫩红色的小叶芽正在抽长，新鲜、清明、美而动人。今年的春天似乎迟了一些，菩提树的叶子，感觉竟是一叶未落，老得有一

点乌黑，使菩提树看起来承受了许多岁月的压力，发现菩提树一直等待春天，使我也有些着急起来。

木棉花也是一样，应该开始落叶，却尚未落。我知道，像雨降、风吹、叶落、花开、雷鸣、惊蛰都是依时序的缘升起，而今年的春天之缘，为什么比往年来得晚呢？

还看到几处正在赶工的大楼，长得比树快多了，不久前开挖的地基，已经盖到十楼了。从我们形容春雨来时农田的笋子是“雨后春笋”，都市的楼房生长也是雨后春笋一样的。这些大楼的兴建，使这一带的面目完全改观，新开在附近的商店和一家超级啤酒屋，使宁静与绿意倍受压力。

记忆最深刻的是路过一家新开的古董店，明亮橱窗最醒目的地方摆了一个巨大的白水晶原矿石，店家把水晶雕成一只台湾山猪正被七只狼（或者狗）攻击的样子，为了突出山猪的痛苦，山猪的蹄子与头部是镶了白银的，咧嘴哀嚎，状极惊慌。标价自然十分昂贵，我一辈子一定不能储蓄到与那标价相等的金钱。对于把这么美丽而昂贵的巨大水晶（约有桌面那么大），却做了如此血腥而鄙俗的处理，竟使我生出了一丝丝

恨意和巨大怜悯，恨意是由雕刻中的残忍意识而生，怜悯是对于可能把这座水晶买回的富有的人。其实，我们所拥有和喜爱的事物无不是我们心中的呈现而已。

如果我有一块如此巨大的水晶，我愿把它雕成一座春天的花园，让它有透明的香气；或者雕成一尊最美丽的观世音菩萨，带着慈悲的微笑，散放清明的光芒；或者雕成几个水晶球，让人观想自性的光明；或者什么都不雕，只维持矿石的本来面目。

想了半天才叫了起来，忘记自己一辈子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水晶，但这时我知道不能拥有比可以拥有或已经拥有使我更快乐。有许多事物，“没有”其实比“持有”更令人快乐，因为许多的有，是烦恼的根本，而且不断在追求有，会使我们永远徘徊在迷惑与堕落的道路。幸而我不是太富有，还能知道在人世中觉悟，不致被福报与放纵所蒙蔽；幸而我也不是太忙碌或太贫苦，还能在午后散步，兴趣盎然地看着世界。从污秽的心中呈现出污秽的世界，从还将的心中呈现出清净的世界，人的境况或有不同，若能保有清净的观照，不论贫富，事实上都不能转动他。

看看一个人念头多么可怕，简直争执得要命，光是看到一块残忍的水晶雕刻，就

使我跳跃一大堆念头，甚至走了数百公尺完全忽视眼前的一切。直到心里一个声音对我说了一句话才使我从一大堆纷扰的念头醒来：“那只是一块水晶，山猪或只是心的觉受，就好像情人眼中的兰花是高洁的爱情，养兰者的眼中兰花总有个价钱，而武侠小说里，兰花常常成为杀手冷酷的标帜。其实，兰花，只是兰花。”

从念头惊醒，第一眼就看到面包树，接下来的情景如同上述。拿着树叶与贝壳的我也茫然了。

尤其是那一粒贝壳。

这粒粉红色的贝壳虽然新而完好，但不是百货公司出售的那种经过清洗磨光的贝壳，由于我曾在海边住过，可以肯定贝壳的从海岸上捡来不久，还带着海水的气息。奇特的是，海边来的贝壳是如何掉落到仁爱路的红砖道上呢？或者是无心的遗落，例如跑步时从口袋掉出来？或者是有心的遗落，例如是情人馈赠而爱情已散？或者是……有太多的或者是，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唯一肯定的是，贝壳，终究已离开了它的海边。



人生活在某时某地，真如贝壳偶然落在红砖道上，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为何、干什么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不能明确说出原因就迁徙到这个都市，或者说是飘零到这陌生之都。

“我为什么来这个世界？”这句话使我在无数的春天中辗转难眠，答案是渺不可知的，只能说是因缘的和合，而因缘深不可测。

贝壳自海岸来，也是如此。

一粒贝壳，也使我想起来在海岸居住的一整个春天，那时我还多么少年，有浓密的黑发，怀抱着爱情的秘密，天天坐在海边沉思。到现在，我的头发和爱情都有如退潮的海岸，露出它平滑而不会波动的面目。少年的我还在哪里呢？那个春天我没有拾回一粒贝壳、没有摄一张照片，如今竟已完全遗失了一样。偶尔再去那个海岸，一样是春天，却感觉自己只是海面上的一个浮沤，一破，就散失了。

世间的变迁与无常是不变的真理，随着因缘的改变而变迁，不会单独存在、不会永远存在，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时候只是无明的心所映照的影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说，少年的我是我，因为我是从那里孕育，而少年的我也不是我，因为他已在时空中消失；正如贝壳与海的关系，我们从一粒贝壳可以想到一片海，甚至与海有关的记忆，竟然这粒贝壳是在红砖道上拾到，与海相隔那么遥远！

想到这些，差不多已走到仁爱路的尽头了，我感觉到自己有时像个狂人，时常和自己对话不停，分不清是在说些什么。我忆起父亲生前一次和我走在台北街头突然说：“台北人好像 仔，一天到晚在街头乱走。”我有时觉得自己是打折一般，因欲望而胡乱奔走；而且我走路也维持了乡下人稳重谦卑的姿势，不像台北那些冲锋陷阵或龙行虎步和人，显得轻躁带着狂性。

尤其我不喜欢台北的冬天，不断的阴雨，包裹着厚衣的人在拥挤的街道，有如撞球台的圆球撞来撞去。春天来就会好些，会多一些颜色、多一点生机，还有一些悠闲的暖气。

回到家把树叶插在花瓶，贝壳放在案前，突然看到桌上的黄历，今天竟是立春了：“立春：斗指东北为立春，时春气始至，四时之卒始，故名立春也。”

我知道，接下来会有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台北的菩提树叶换新，而木棉与杜鹃会如去年盛开。

## 拈花四品

诵帚禅师有一首写菊的诗：

篱菊数茎随上下，无心整理任他黄；

后先不与时花竞，自吐霜中一段香。

读这首诗使人有自由与谦下之感，仿佛是读到了自己的心曲，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对待我们，我只要吐出自己胸中的香气，也就够了。

在台湾乡下有时会看到野生的菊花，各种大小各种颜色的菊花，那也不是真正野生的，而是随意被插种在庭园的院子里，它们永远不会被剪枝或瓶插，只是自自然然地长大、开启，与凋零，但它们不失去傲霜的本色，在寒冷的冬季，它们总可以冲破

封冻，自尊地开出自己的颜色。

有一次在澎湖的无人岛上，看见整个岛已被天人菊所侵占，那遍满的小菊即使在海风中也活得那么盎然，没有一丝怨意地兴高采烈，怪不得历史上那么多诗人画家看到菊花时都要感怀自己的身世，有时候，像野菊那样痛痛快快地活着竟也是一种奢求了。

“天人菊”，多么好的名字，是菊花中最尊贵的名字，但它是没有人要的开在角落的海风中的菊花。

最美的花往往和最美的人一样，很少能看见，欣赏。

## 山野的春气

带孩子到土城和三峡中间的山中去，正好是春天。这是人迹稀少的山道，石阶上还留着昨夜留下的露水。在极静的山林中，仿佛能听见远处大汉溪的声音。

这时我们看见在林木底下有一些紫色的花，正张开花瓣在呼吸着晨间流动的空气。那是酢浆草花，是这世界上最平凡的花，但开在山中的风姿自是不同，它比一般所见的要大三倍，而且颜色清丽，没有丝毫尘埃。最奇特的是它的草茎，由于土地肥满，最短的茎约有一尺，最长的抽离地面竟达三尺多。

孩子看到酢浆花神奇的美大为惊叹，我们便离开小路走进山间去，摘取遍生在山野相思树下的草花，轻轻一拈，一株长长的酢浆花就被拉拔起来。

春天的酢浆花开得真是繁盛，我们很快就采满一大束酢浆花，回到家插在花瓶里，好像把一整座山的美丽与春天全带回来。连孩子都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美的花。”来访的朋友也全部被酢浆花所惊艳，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几乎不能想象，一大束酢浆花之美可以冠绝一切花，这真是“乱头粗服，不掩国色”了。

酢浆花使我想起一位朋友的座右铭：在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像百货公司的化妆品，你的订价能多高，你的价值就有多高。

## 紫蓝色之梦

在家乡附近有一个很优美的湖，湖水晶明清澈，在分散的几处，开着白色的莲花，我小时候时常在清晨雾露未褪时跑去湖边看莲花。

有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漂来一株矮小肥胖的植物，根、茎、叶子都是圆敦敦的，过不久再去看的时候，已经是几株结成一丛，家乡的老人说那是"布袋莲"，如果不立即清除，很快湖面就会被占满。

没想到在大家准备清除时，布袋莲竟开出一串串铃铛般的偏蓝带紫的花朵，我们都被那异样的美所震住了，那些布袋花有点像旅行中的异乡人，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特殊，却带着谜样的异乡的风采。布袋莲以它美丽的花，保住了生命。

来自外地的布袋莲有着强烈繁衍的生命力，它们很快地占据整个湖面，到最后甚至丢石头到湖里都丢不进去，这时，已经没有人有能力清除它了。

当布袋莲全面开花时，仍然有摄人的美，如沉浸在紫蓝色的梦境，但大家都感到

厌烦了，甚至期待着台风或大水把它冲走。

布袋莲带给我的启示是：美丽不可以嚣张，过度的美丽使人厌腻，如同百货公司的化妆品专柜一样。

### 马鞍藤与马蹄兰

马鞍藤是南部海边常见的植物，盛开的时候就像开大型运动会，比赛着似的，它的花介于牵牛与番薯花之间，但比前者花形更美、花朵更大、气势也更雄浑。

马鞍藤有着非常强盛的生命力，在海边的沙滩曝晒烈日、迎接海风，甚至灌溉海水都可以活存，有的根茎藏在沙中看起来已枯萎，第二年雨季来时，却又冒出芽来。

这又美又强盛的花，在海边，竟少人会欣赏。

另外，与马鞍藤背道而驰的是马蹄兰，马蹄兰的茎叶都很饱满，能开出纯白的恍

若马蹄的花朵。它必须种在气温合适、多雨多水的田里，但又怕大风大雨，大雨一下会淋破它的花瓣，大风一吹又使它的肥茎摧折。

这两种花名有如兄弟的花，却表现了完全相反的特质，当然，因为这种特质也有不同的命运。马鞍藤被看成是轻贱的花，顺着自然生长或凋落，绝没有人会采摘；马蹄兰则被看成是珍贵的被宝爱着，而它最大的用途是用在丧礼上，被看成是无常的象征。

人生，有时像马鞍藤与马蹄兰一样，会陷入两难之境，不过现代人的选择越来越少，很少人能选择马鞍藤的生活，只好做温室的马蹄兰。

## 无情说法

朋友请我吃饭，餐桌上有一道菜是生炒苦瓜，一道是糖醋豆腐，一道是辣椒炒干丝。我看了桌上的菜不禁莞尔，说：“今天酸甜苦辣都齐了。”朋友仔细看看桌上的菜，



不禁拍案大笑。

这使我想到，即使是植物，都各有各的特性：甘蔗是头尾皆甜，柠檬则里外是酸，苦瓜是连根都苦，辣椒则中边全辣，它们这种特性，经过长时间的藏放也不失去，即使将它碎为微尘粉末，其性不改。还有一些做药材的植物，不管制成汤、膏、丸、散，或经长久的熬煮，特质也不散灭。

我们生活中的心酸、甜蜜、苦痛、辛辣种种滋味，不亦如植物的特性吗？一旦我们品尝过了，似乎就永不失去。在我们的生命情境中，有很多时候，是酸甜苦辣同时放在一桌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挑甜的吃，偶尔吃点苦的、辣的、酸的，有助于我们品味人生。

在酸甜苦辣的生命经验更深刻之处，有没有更真实的本质呢？

若说柠檬以酸为本性，辣椒以辣为本性，甘蔗以甜为本性，苦瓜以苦为本性，那么人的本性又是什么呢？

我们常说“这个人本性不良”，或“那个人本性善良”，可是，我们常看到素性不

良的人改邪归正，又常见到公认本性良善的人却堕落了。这种本性似乎是“可转”、“能改变”的，因此我们语言上所说的“本性”，事实上只是一种“熏习”，是习气的长期熏染而表现在外的，并不是最深刻的自我。

习气，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偏执，正如嗜吃辣椒与柠檬的人，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但人生的一切烦恼正是由这种偏执而产生，偏执是可矫正的，矫正的方法就是中道，例如柠檬虽是至酸之物，若与甘蔗汁中和，就变成非常的可口。去除习气只有利用中和的方法，人最大的习气不外乎是贪、嗔、痴，贪应该以“戒”来中和，嗔应该以“定”来中和，痴应该以“慧”来中和。一个人时时能中和自己的习气，就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不至于被习气所左右。

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有时会遇见一些特别贪吝、嗔恚、愚痴的人，为什么他们会特别有这样的习气呢？

我国有一个有名的民间传说，相传汉朝有一位姓孟的女子，幼读儒书，长大学佛，普遍得到乡里的敬爱，年老以后被称为“孟婆”。她死后成为幽冥之神，建了一座“饫

忘台”，在阴阳之界投胎必经之路。孟婆取甘、苦、酸、辛、咸五味做成一种似酒非酒的汤，称为“孟婆汤”，投胎的人喝了这种汤就完全忘记前世，然后走入今生甘苦酸辛咸的旅程。

传说每一个魂魄入胎之前，各种滋味都要尝一点才能投胎，这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在一生遍尝五味的缘由。传说又说，有的人甜汤喝多了，日子就过得好些；有的人苦汁喝得多了，这一生就惨兮兮。

“孟婆汤”的传说虽是无稽之谈，但非常有趣，至少启示我们：既然投生为人，就不可能全是甜头，生命里是有各种滋味的。我有时候想，“孟婆汤”是不是取了甘蔗、苦瓜、柠檬、辣椒、盐巴做成的呢？

值得欣慰的是，生活固有五味，但人只要挺起胸膛的生活着，甘苦酸辛咸总会过去，而这些折磨只是情感的激荡与波动，不会毁灭一个人真实的本质。对于能勇敢承担生命的人，甘苦酸辛咸只是生命的洗礼，在通过这种清洗时，只要保有觉悟与智慧的心，就会洗出我们更明净的自我。

吃着桌上几盘气味强烈的菜，使我想到甘蔗、柠檬、苦瓜、辣椒在做着一场：“无情说法”，有时甚至让我迷惑，这些植物是不是人间的苦乐辛酸所感生的呢？

“无情说法”这四个字多么有味，它说明了我们所遭遇世间的一切因缘，在在处处都在说法，有情无情对我们都有智慧的启发，正如我们见到一朵花的凋谢与一位美女的老去，都得到启示一样。

“无情说法”在禅宗是十分有名的公案，有一次洞山良价去请教云岩昙成禅师，他问道：

“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

（无情事物说法的时候，什么人听得到？）

云岩说：“无情说法，无情得闻。”

（无情事物说法，无情事物听得到。）

师曰：“和尚闻否？”

（和尚听得到吗？）

云岩说：“我若闻，汝即不得闻吾说法也。”

（我如果听得到，你就听不见我说法了。）

师曰：“若恁么即良价不闻和尚说法？”

（为什么说我听不见你说法呢？）

云岩说：“吾说法，汝尚不闻，何况无情说法也。”

（我说法，你都听不见了，何况是无情事物对你说法呢！）

洞山良价听了十分惭愧，就问“无情说法”出自哪一部经，云岩禅师告诉他出自《阿弥陀经》，经上说“水鸟树林皆悉念佛法”，洞山随即开悟，写了一首偈：

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

若将耳听声不现，眼处闻声方可知。

（真是奇妙的事呀！无情说法多么不可思议！如果要用耳朵去听就听不声音，要用眼睛才听得见声音呀！）

这个公案告诉我们，无情事物不是用声音来说法，而是用沉默来说法，并不是说

无情事物本身有法，而是身心清静、善于观察思惟的人，就能听到无情中自有法的启示，对于无情界的说法，不是以耳朵去谛听，而是要“眼处闻声”！

关于“无情说法”，还有一个更早的公案，是牛头慧忠禅师解答弟子的请示：

僧问：“阿那个是佛心？”

师曰：“墙壁瓦砾是。”

问：“无情既有心性，还解说法否？”

师曰：“他炽然常说，无有间歇。”

问：“某甲为什么不闻？”

师曰：“汝自不闻。”

问：“谁人得闻？”

师曰：“诸佛得闻。”

问：“众生应无分邪？”

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圣人说。”

问：“某甲聋瞽，不闻无情说法，师应合闻？”

师曰：“我亦不闻。”

问：“师既不闻，争知无情解说？”

师曰：“我若得闻，即齐诸佛，汝即不闻我所说法。”

问：“众生毕竟若闻否？”

师曰：“众生若闻，即非众生。”

问：“无情说法，有无典据？”

师曰：“不见‘华严’云：‘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是有情乎？”

问：“师但说无情有佛性，有情复若为？”

师曰：“无情尚尔，况有情耶！”

好一个“无情尚尔，况有情耶”！在禅师的眼中，山河大地是如来，有情无情是法身，无情事物都有佛性，何况是有情的众生呢？我们虽不能如禅师澈见无情的面貌，但如果我们的心足够细致，在一切事物中都能有所启发，有所觉悟，张开智慧之眼，

仿佛也不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看到甘蔗、柠檬、苦瓜、辣椒等无情的植物，使我们知道了既然生而为人，走在酸、甜、苦、辣的不可规避之路，就应该在种种滋味中学习超越乃至清净的智慧，学习如何破除偏执开启更广大自我。如果在辛酸时就被辛酸埋没，与一粒柠檬何异？如果在甜蜜时就被甜蜜沉溺，和一株甘蔗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若不能在人生中学习超越，就会被眼耳鼻舌身意所驱使，永远在色声香味触法中流转，然后，就在生死大海中流浪沉浮不已，无法走上解脱的道路。

## 时到时担当

在我的家乡有一名大家常用的俗语："时到时担当，没米就煮番薯汤。"这是一句乐观的、顺其自然的话，大约相当于国语里的"船到桥头自然直"，或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由于在家乡的时候听惯大人讲这句话，深深印在脑海，在我离开家乡以后，每次遇到有阻碍或困厄时，这句话就悄悄爬出来，对了，时到时挡当，没米就煮番薯汤，有什么大不了。这样想起来，心就安定下来，反而能自然地度过艰难与困厄。

幼年时代，我常听父亲说这一句话，有一回就忍不住问父亲："没米就煮番薯汤，如果连番薯也没有了，怎么办？"

父亲习惯地拍拍我的后脑勺，大笑起来："憨囡仔！人讲天无绝人之路，年头不可能坏到连番薯都长不出来呀！"

确实也是如此，我们在农田长大的孩子虽然经验过许多的风灾、水灾、旱灾，甚至大规模的虫害，番薯大概是永远不受害的作物，只要种下去，没有不收成的。因此，在我们乡下的做田人，都会留出一小块地种番薯，平时摘叶子作青菜，收成时就把番薯堆在家里的眠床下，以备不时之需。在我成长的年月，我的床下一年四季都堆满番薯，每天妈妈生火作饭时抓两个丢进炉灶底的火灰里，饭熟了，热腾腾香喷喷的焖番薯也好了。

即使是中日战争最激烈，逃空袭的那几年，番薯也没有一年歉收。

在我从前的经验里，年头真如父亲所言，不可能坏到连番薯都长不出来，推衍出来，我们知道生活里有很多的挫败，只要能挺着，天就没有绝人炎路。

后来我更知道了，像"时到时担当，没米就煮番薯汤"，心里的慰安比实际的生活来得重要。只要在困难里可以坦然地活下去，就没有走不通的路，因此如何使自己的心宽广乐观地应对生活，比汲汲营营的想过好日子来得重要，归根究底乃不是米或番薯的总是，而是心的态度罢了。

"时到时担当"不仅是台湾农民在生活中提炼的智慧，也是非常吻合禅宗"当下即是"、"直下承担"的精神，此时此刻可以担当，就不必忧心往后的问题，因为彼此彼刻，我们也是如此承担。假如现在不能承担，对将来的忧心也都会无用而落空了。

禅的精神与生活实践的精神非常接近，是一种落实无伪的生活观。我们乡下还有一句俗话："要做牛，免惊无犁可拖。"译成普通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只要肯吃苦，绝不怕没有工作，不怕不能生活。这往往是长辈用来安慰鼓励找不到工作的青年，肯把自

已先放在最能承担的位置，那么还有什么可惊呢？

这句话也是令人动容的。牛马在乡下，永远是最艰苦承担的象征，不过，那最重的犁也只有牛马才能拖动。学佛者也是如此，只怕自己不能承担，何惧于无众生可度呢！这样想，就更能体会“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的深意了。

我们不能离开世间又想求得出离世间的智慧，因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我们要求最高的境界，只有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周遭来承担来觉悟才有可能。

佛法中有“当位即妙”、“当相即道”的说法。所谓“当位即妙”，是不论何事，其位皆妙，就像良医所观，毒有毒之妙，药有药之妙。所谓“当相即道”，是说世间浅近的事相，都有深妙的道理。--世间凡事都有密意，即事而真，就看我们有没有智慧了。

“时到时担当，没米就煮番薯汤。”也应度该作如是观，真到没有米必须吃番薯汤的时候，是不是也能无怨，品出番薯也有番薯的芳香，那才是真正的承担。

## 病苦魔

读《祖源禅师十魔乱正》，指出了修禅会遇到的十种魔事，第八种魔事称之为"病苦魔"，是说修行者应该使身体健康，否则身心不安，学道有碍。

他开出了如何保养身体的方法，对现代一般人也非常有用，摘记于下：

调理脾胃节择饮食，少食厚味且忌生冷。

饥莫读诵，饱莫负重。

食后勿睡，穴忌饱餐。

好吃腐烂、爱食煎炒、偏贪五味。

强用非物湿地坐禅。

风处打睡，汗出入水。

受暑贪凉，当风沐浴，露卧星下。

大饥、大饱、大喜、大怒。

大寒、大暑、大雨、大露。

内伤外感，一切失调。

祖源禅师特别指出，身体多病固然是"业衍"，但自己失调也会变生百病，那就与业没什么关系了。

我觉得现代人大部分的病来自饮食，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厚味"，"生冷"--尤其是现代孩子的病，多是来自吃冰冻食物，值得注意。

不大

宣化上人说："当我第一次听到梵文'佛陀'（BUDDHA），就觉得读音好似'不大'。此'不大'意谓无贡高我慢。佛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相，故不大亦不小，非去非来；来而未来，去而未来。尽虚空徧法界，无不是佛之法身所在，无在而无不在。

不但在此世界，乃至于无量无边之微尘世界，都是佛的法身周遍。”

真是说得好，唯其不大，才能遍满虚空，也唯其不大，才是最大。

我第一次看“佛”这个字，拆开来是“弗人”，也就是“非人”的意思，感到很大的震撼，人的最高至极的境界竟是“非人”，那表示人实在是一个束缚，如果能解开做人的一切束缚，就是佛了。

“不？也是如此，每次呼吸进入胸腔的空气大是不大？秋晨中挂在绿叶上的朝露，大是不大？这些都不大，但纵使我们走遍世界，都还呼吸着空气，都可以看到露水。

打得开，不大就是最大。

打不开，再大也是小的。

## 不可坏心

“菩萨住此现前地，复更修习满足不可坏心，决定心，纯善心，甚深心，不退心，

不休息心，广大心，无边心，求智心，方便慧相应心，皆悉圆满。”

“菩萨发如是大愿已，则得利益心，柔软心，随顺心，寂静心，调伏心，寂灭心，谦下心，润泽心，不动心，不浊心。”

“此菩萨于诸众生发十种心。何者为十？所谓利益心，大悲心，安乐心，安住心，怜悯心，摄受心，守护心，同己心，师心，导师心，是为十。”

这是《华严经》抄下来的几段，可以让我们看见菩萨的种种心，我们要看看自己是不是能学习菩萨，只要看是不是具有这些心就行了。《楞严经》里也说：

“妙圆纯真，真精发化，无始习气，通一精明，惟以精明，进趣真净，名精进心？”

“心精现前，纯以智慧，名慧心住。执持智明，周遍寂湛，寂妙常凝，名定心住。定光发明，明性深入，唯进无退，名不退心。”

“心进安然，保持不失，十方如来，气分交接，名护法心。”

“觉明保持，能以妙力，回佛慈光，向佛安住，犹如双镜，光明相对，其中妙影，重重相入，名回向心。”

菩萨的心真是不少，在《大日经》里，大日如来答金刚手菩萨之问，甚至把心分成六十种，又大别为"善心、恶心、清净心"三类，其中善心与清净心是菩萨的心，可知菩萨的心是一直走向善与清净之路。

这么多的心，总名就叫做"菩提心"，凡具有善与清净质地的心行都是菩提心的本质，正如《华严经》所说："菩提心者，犹如一切佛法种子。"

具有菩提心要到什么地步呢？《师子请问经》说："由何一切生，不失菩提心，梦中尚不舍，何况于醒时？"要做到即使在梦中也不舍菩提心，醒的时候更不要说了。

菩提心之所以可贵，是在于它坚固不坏，我深信，一个人只要发过一次菩提心，它必会成为顺净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生出菩萨的芽苗，若智若悲，皆不退坏；或常或住，皆悉圆满。

## 大雁塔



唐朝贞观年间建于西安的"大雁塔"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传说有一天是一位大菩萨舍身的日子，寺里的法师和信徒都到寺前纪念。正在大家聚集一起的时候，一群人字的雁子从天空飞过，有一位僧人起了一个念头，开玩笑对旁人说："我们生活艰苦，一直不能饱腹，菩萨也应该知道吧！尤其今天是他舍身的日子。"

他的话声甫落，空中雁群里的一只雁子突然笔直地坠落，当场触地而死。

众人为这突来的景象惊悚莫名，当然没有人敢把这只雁子饱腹，不仅以一种虔敬的心，埋了那只雁子，还在雁子坠落的地方盖起了一座大塔，这就是留存到今天，中国最伟大的佛塔"大雁塔"的缘起。

这个故事也令我惊悚，修行者的念头是多么重要，使我想到《华严经》中说：

菩萨如是念念成熟一切众生，念念严净一切佛刹。

念念普入一切法界，念念皆悉遍虚空界。

念念普入一切三世，念念成就调伏一切诸众生智。

念念恒转一切法轮，念念恒以一切智道利益众生。

念念普于一切世界种种差别诸众生前，尽未来劫现一切佛成等正觉。

念念普于一切世界一切诸劫修菩萨行不生二想。

好一个念念！就是珍摄每一个念头、清净每一个念头、发行每一个念头。而遍虚空界，每一个念头都是为了供养佛菩萨和利益众生，没有一个念头是为了自己，这才是念念。

只要念念不忘利益别人，菩萨的修行并没有公式，我们从一只雁子落下的姿势，看见了坚固的菩萨行，也看见了，菩萨飘逸衣角时那样超凡之美。

菩萨的一世有如雁子，常常只是一念。

## 第一义

许多人都把出世法称为"真谛"，把入世法称为"俗谛"，又有人把"真谛"称为"第一义

谛”，把“俗谛”称为“世谛”。到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出世法胜过入世法，而第一义谛和世谛是有差别的。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答文殊菩萨之问，曾斩钉截铁地说：“世谛者，即第一义谛！”佛陀进一步说：“善男子！有善方便，随顺众生，说有二谛。善男子！若随言说，则有二种，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义谛。世人知者，名为世谛。”

多么好的定义，出世法并不是脱离世间的法，而是世人不知道的法，不可思议的法；如果把脱离世间当成第一义，却把入世当成俗人所为，就违背佛陀的原意了。因此，修菩萨行的人深入了解世法或出世法都是应该的。

《大品般若经》里，须菩提问佛说：“世尊！世谛、第一义谛，有异耶？”

佛陀的回答是：“须菩提！世谛、第一义谛，无异也。何以故？世谛如，即第一义谛如。以众生不知不见是如故，菩萨摩訶萨，以世谛示众生若有若无。”

因此，修行人要注意：不要轻忽任何一个世人，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俗事，第一义谤就从真谛和俗谛的同时尊重来的呀！

## 红蜻蜓

童年时唱过一首童谣，记得其中的几句：

黄昏时红蜻蜓飞来飞去

我的姊姊十五岁时就嫁出去了

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

总觉得那仿佛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个长篇故事的开头，当然，它大概是一个悲剧。

从此，看到红蜻蜓就有种特别的感受，仿佛红蜻蜓象征了某些血泪的过去。

很久没有看过红蜻蜓了，最近在乡下的雨后看见一大群飞来飞去，那几名歌词又浮出来，在虚空中自己流动着旋律。时间就像从未过去，凝结在童年的某一点上，带着一些悲剧的血的颜色。

## 坚固妄想

楞伽经里说："妄想自缠，如蚕作茧。"

妄，是与"实"相对的，也就是由于分别而取种种之相，不能看到事物的实相。

人最大的妄想是什么呢？

楞严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

因为陷在不实的妄想里像被火烧炙一样痛苦，叫做"想阴炽盛。"而对妄想的执著坚持难以打破，则叫做"坚固妄想"。

人困在妄想里，就像蚕作茧自缚一般，可是茧仍然容易咬破，蚕蜕成蛹，自然咬破了。有些坚固妄想不只是茧，而是违章建筑，不论盖得多坚固，仍然是搭在一个不实的基础，可叹的是住在坚固妄想里的人，总抗拒外面的世界，有如住违章建筑的人对抗拆除队，无理，却不肯退让。

还有一些特别想阴炽盛的人，仿佛随身都带着砖块，他想到哪里，违建就盖到哪里，拆不胜拆。时间一久，叫他盖一幢合法的建筑，他也不会盖了。

妄想多和妄想坚固的人，要格外努力才能看到实相。

## 每天都是莲花化生

一群人围在一起念佛，佛声远扬，一位法师走过来，突然问："你们在念佛做什么呢？"

这一问，使大家都沉默了，一位善男子说："往生西方净土。"

法师说："往生净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享福吗？"

众人默默。

法师说："你们在这里要好好做事呀！你们到净土去就无事可做了，因为净土的菩萨、贤圣、善人修行都比你们好，没有人需要您的布施、救度，这里有这么多人需要你们的布施、救度，好好做吧！"

说完，法师走出人群，却又回头问说："往生净土是从什么生出来？"

"是莲花化生。"有人说。

"要做到每天都是莲花化生，往生净土才有希望呀！"

说完，他的背景就远了。

天从寺庙出来，突然听见小店播放流行歌，有这样两句：

"怎么走都会有路，

看今天有如梦醒。"

## 鸟之音乐

看见鸟飞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自然响起音乐。

稻田里白鹭鸶飞翔的姿势，使我听见了小提琴的声音，从容、优美，而有自尊。

雨后剪着尾羽的燕子，时张时弛，使我听见了钢琴的声音，欢愉、跳跃，而昂扬。

山谷里盘飞展翼的鹰，使我想起了大提琴的声音，暗哑低沉，带着一些孤寂与淡淡的忧郁。

追着渔船波浪的海鸥，使我想起了竖琴的声音，繁复但理性，有着生活的雅韵。

屋边成群的麻雀，它们热烈地交谈，使我听见了庙会里的北管，急管繁弦，仿佛进香的人潮。

黄昏出来觅食的蝙蝠，使我听见了洞箫的声音，乌乌的，带着沉重没有目标漂流的感觉。



在高楼大厦上面绕圈子的鸽子，使我听见了胡琴，缠绵、反复，带着无奈。

有一次在垦丁公园看成群的候鸟，此起彼落，竟听见了琵琶声，声声都有关外的风。

而常常在听音乐的时候，闭上眼睛就看见鸟飞翔的样子，有时配着海浪，有时配着平原，有时配着森林……

每在这些时候，我总觉得人的五官并没有分别。

## 偶然之一念

我们所发出的一念菩提心，在这宇宙中永不消失。

我们所生起的一念恶心，在这宇宙中也永不消失。

虽从现实的角度看来，一切不免无常，好像一切都过去了，但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就会在心识里永远存在，除非它从心识中拔除，犹如禾田中除草一般。

一个人的人格伟大固可敬佩，但可敬佩的人格常来自偶然的一念，就是心念自然态度的流露，偶然的一念看来不甚重要，但往往能透露人心灵的深度。

偶然的一念，犹如开花之刹那、闪电之亮光、流水之入海、彩虹之映现，露水之反光，往往能有极美的展现。但偶然的一念，也会如花朵之凋落、黑暗之来临、海啸之飞扬、大地之裂痕、火山之喷溅，常常也有极坏的发展。

偶然的一念，其实可以反映全人格。

我们都期望好的事物可以永远存在。

我们都期望坏的事物可以立即消亡。

但很少人知道好坏常是来自偶然的一念。

悟，来自偶然的一念。

迷，来自偶然的一念。

超凡入圣的人，念念清明，那是使相对偶然的一念变成绝对必然的空明罢了。

## 十五楼的观点

我的工作室在十五楼，打开窗户，左边是观音山，正中是阳明山，可以看到半个台北盆地，还有无限的青空。

来到工作室的朋友，常有两种极端的反应，一种是说：在这么高的房子，视野开阔、空气清新，并能日日感知青天的白云与黑夜的星月。

另一种是说：唉呀！你怎么住这么高的地方，地震怎么办？台风怎么办？火灾怎么办？他一点也不能享受高楼的好处，就带着惊怕的心情离开了。

我在这里逐渐归纳出来，前者都是生性乐观开朗，他们不论何时何地总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后者则是生性悲观忧郁，他们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自然的生起烦恼，由于烦恼使他们常常过着惊怕的日子。

其实，十五楼和十楼、五楼有什么不同呢？完全是个人的心之所受罢了，一切生活的对待都是因观点不同而产生了悲喜，就像十五楼的观点一样。

有一个朋友说：你住这么高，比较接近西方极乐世界呀！

我听了笑起来，说："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定是在高的地方呢？"

只要观点恒常光明，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一时佛在。

## 莲花之不朽

供养佛的莲花凋谢了，花香仍在，并且带着供养过佛的特有的清静，弃之可惜。

我把莲瓣与莲蕊取下，铺在白纸上。几天以后，莲花完全干透，香味仿佛隐去，只有颜色仍保有原来的清丽。那谢了的莲瓣仍有难思议之美，用水晶小瓶盛装摆在案前，它自己在清夜里就显现了庄严，这曾供养佛的莲花便如此的供养了自性。

已消失香味的莲瓣，香的本质并未失去，在开瓶的刹那从瓶中放散出来，就像那些有好本质的人把人格的馨香含孕在深处，唯有打开瓶塞的人才能闻见。

这些干了的莲瓣莲蕊很有大用，泡茶的时候丢几片进去，水中便有莲香，带着清

越的气息；焚香的时候铺在炉底，当沉香燃烧时，莲花隐藏的魂魄就醒转过来，令人动容地流动在空中。

在我的手中，莲花谢了，但并不朽坏，这一点使我异常欢喜，也使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心，总有一些事物可以不朽。那焚烧成烟尘的莲瓣也不是朽坏消失，而是飘到不可知的远方。

## 吃清静食

有人问我：“吃素是为了什么？如果是怕杀生，一棵青菜从萌芽到长大，恐怕要杀掉不少虫；如果是为了慈悲，为什么素菜馆子里，菜名叫做红烧鱼或当归羊肉汤呢？”

吃素，确是为了长养慈悲心、为了不吃众生的肉，但更重要的是为这个“素”字，素是清静、简单、朴质的意思，“吃素”就是吃清静、简单、朴质的食物，这是求自身清静者的本分，其实没有功德可言。

因此，吃素者若心不清净，则他吃的素就是白吃。

又一般所说的“吃斋”，斋字在梵名是布萨，是清静之意。但佛教说的“持斋”、“斋食”，指的不是吃的食物，而是吃的时间，“过午时不食”叫“持斋”，故以“吃斋”来指素食者，是错误的用法。

吃素者若有功德，不在他的食物，而在他清静心与慈悲心之开启。

心清静的人自然会想吃素。

素食久了身心自然会清静。

这两者感应道交，是不能分别的。

## 小孩子的心境

我每次看到天真无邪的小孩子，都会想到《金刚经》中的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对于我们这些大人要花费半生心血才能体悟到的东西，孩子天生已具足了。甚至像禅宗说的“当下即是”、“无牵无挂”，在孩子的心境上也可看见。

近读思想家唐君毅的著作，看到他写孩子的片段，他说：“有人说天才便是时时能恢复童年心境的人。”“我想小孩子的心境有几点特征：一是能忘了过去之一切，纯粹沉没现在。二是对于极简单的事发生浓厚兴趣，因他能将全生命向一点事贯注。三是莫有未来的忧虑，所以小孩子与宇宙本体最接近。人能常有小孩子的心境，便可以不要学哲学了。”他提出的这三点都与“禅”的某些本质接近，可见，小孩子的心境是颇具禅味的。

唐先生又说：“人要回复小孩子的心境，第一是要少忧虑。第二是要从容。”

我想，人要修行也是如此，太忧虑和太焦虑的人是难以修行的。

正如禅师说的：“快乐无忧是佛！”

说得那么好，孩子是快乐无忧的，看到孩子我们也应该生起佛想。

## 单纯之不易

读赵州从谏禅师的公案，有几个非常有名：

一、僧问：“学人迷昧，乞师指示。”

师云：“吃粥也未？”

僧云：“吃粥也。”

师云：“洗钵去。”

其僧忽然醒悟。

二、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

曰：“曾到。”

师曰：“吃茶去！”



又问僧，僧曰：“不曾到。”

师曰：“吃茶去！”

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

师召院主，院主应“喏！”

师曰：“吃茶去！”

三、问僧：“一日看多少经？”

曰：“或七八或十卷。”

师云：“黎不会看经。”

曰：“和尚一日看多少？”

师云：“老僧一日只看一字。”

从前不太能体会这些公案，今天忽有所悟，原来赵州的教化是在说“单纯”两字。禅者的首要在单纯，想那么多干什么，只要自心泰然，了了见之，则单纯地生活着就够了。正如有人问他说二十四小时是如何用心，他说：“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

二时。”（你被二十四小时所转动，我却转动二十四小时）他还说：“老僧行脚时，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

多么好！不杂用心不正是单纯吗？

关于这一点，黄檗希迁禅师说得很好！

“凡人皆逐境生心，心随欣厌。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则境空，境空则心灭。不忘心而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纷扰耳。故万法唯心，心不可得，复何求哉？。。。。。。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所以，历代祖师都是单纯的人，我们要入菩提，要先直心，先成为一个单纯的人。

## 及时

近人陈建民居士有一首诗《悼老丐》，我非常喜欢：

老丐吹箫博小资，

年来气力已难支，  
忽传饿毙松林里，  
始悔从前未博施。

写的是他听见了路旁老乞丐因饥饿死在松林里，懊悔自己从前没有好好布施这位乞丐。这首词意简洁的诗，很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做什么事都应该“及时”，此时此地有意义的事，到彼时彼地可能就成了粪土了，因此，此生此世应为之事，也不应寄望到来生来世。

世人只知道要及时行乐，但不知一切行为都应及时，“及时”的精神就是“当下”的精神，也正是“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的精神。

陈居士的另外有一首诗：  
蚁虫原是阿弥陀，  
敢谤弥陀别有多；  
供罢红糖何所见？

黄金为地在娑婆。

劝勉净土行者应该对待一只蚊虫的慈悲犹如崇敬阿弥陀佛的心情，如果不能在最细微处有慈悲，就很难与阿弥陀佛相应。最令人动容的是后面两句，当我们为蚊虫供养了红糖，蚊虫所见的世界就如同是黄金遍地的佛国了。

对蚊虫而言，红糖铺地就它的净土，因而净土究在何处？自然是在心地，一个人心地“及时”在光明里、在慈悲中、在觉醒处，当时当刻，就在净土里了。能常常及时净土，就更有机会进入佛菩萨真实的净土了。

当我们起了善念慈悲时，不要隐忍走过，而要及时实践，因为说不定一走过去，明天就听到老丐饿死在松林的消息。

“及时”说的不只是心念，而是实践！

被箭射中

古代战场上，一个兵被敌人的箭射中了，他的同伴赶过去救他，发现这个被箭射中的兵不但没死，也没有受伤，甚至不痛也不流血，大家把他身上的箭拔起，他原来串的在别处的病反而被治好了。

后来又有一个兵这样。

后来又有许多的兵是这样。

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兵留心到这种现象，加以研究，就发展成针灸，传说这已经是公元二千六百年前的事了。

我喜欢关于这个针灸来源的传说，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也是这样。有时我们会被箭射中，但是箭不一定能射伤我们，反倒可能激发我们新的力量，治疗我们旧的伤痕。

我还喜欢针灸对人体全然的观点，倒如针灸麻醉，进行眼睛手术，针是插在耳朵后面；进行颈部手术时，针是插在手上和脚下；进行卵巢手术时，针是插在鼻梁两端。。。。。。身体各部分都有神秘的关联，精神何尝不是如此呢？

因此，我们反观自己的身、口、意应有一个全然的观点。

## 纯粹的法门

在西藏有一则故事，是说有一位噶当派的祖师有一天比平时卖力地打扫佛堂，因为他知道有位大功德主即将来访，而他心里想：“如果我把佛堂打扫得更干净，这位施主一定会捐赠更多的金钱。”于是，他花了许多时间把佛堂打扫得焕然一新。

打扫到快完时，他突然顿悟到这是不清净的想法，不应该为了得到别人的布施而打扫佛堂，他抓起地上的灰尘往佛堂洒去，佛堂又恢复了旧观，祖师则拍拍手离开了。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说明了人的动机最为重要。打扫佛堂原来是一件神圣庄严的事，但因为有企求布施的心，心灵反而受到污染。外相的行为虽然也是重要的，若是动机不纯正，就仿佛恶人的衣冠，再好也无法改变它的本质。

还有一个西藏故事：有一位上师已有很高的证悟，具有他心通的能力。他的弟子

中有一位专诵六字大明咒，非常精进，几乎整日口不离咒。

上师把弟子叫来，对他说：“你的咒诵得很好，可是最好修一些纯粹的法门。”

于是，弟子就改修读经，仍然是非常精进，终日不离经典，希望借不断读经来证悟成佛。

上师知道他的意念，把他叫来：“你的经读得很好，但你最好修一些纯粹的法门。”

弟子听了上师的话，又改习禅定，过了一段时间，上师仍劝他修一些纯粹的法门。

大惑不解的弟子就去请教上师：“什么是纯粹的法门呢？难道诵咒、读经、禅定不是纯粹的法门吗？”

上师回答说：“动机里没有自私的意念，纯净的为众生而修行，做到完全无我，这就是纯粹的法门。”

所谓纯粹的法门原来是完全的利他之心，只要丝毫为己就不纯粹了。

谨慎行事当然是修行人的重点，但清净的内心则是修行人的根本，如果心不清净，行为就污点，就会带来痛苦和烦恼，像念咒、读经、禅定、清理佛堂如此纯粹的事都

应该有更纯粹的基础，何况是世间那些本来就很纯粹的事呢？

## 针叶树

我们回想起生命的某段时间，有时感觉那段时间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本书或一场梦。

我们回想起情感的某个场景，有时忘记了情侣的表情和眼神，仅剩下一瓣花瓣或一个云彩飘过的蓝天。

我们回想起心灵的某次受伤，有时已遗失了受伤那么严重的理由，只留下奔流的河水或水上的一片枯叶。

今天走过一片针叶树林，突然让我想起有一年的冬天，在针叶树的行道路上，一个少女背着我走向远处，我一直站着看她消失在我的视线外。

我抬起头来，看到天空刺眼的明亮，才知道自己的眼睛湿了，感觉到那两排针叶



树的每一支针都用力扎进我的心，痛澈肺腑。但也在那时我许下愿望，要让自己的心灵像针叶树的针，每一支都向光明与高处生长。

现在我已完全想不起那位少女的五官，却清楚的记得针叶树向上生长的样子。

## 爱与恨

要爱一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恨一个人却只要一秒钟，所以把从爱到恨的过程叫“反目”，反目其实只是一眨眼的事。

爱人不易，但是使爱淡化所需要的时间很短，恨人容易，但要使恨退色的时间却很长。

爱可以使人颓废而意志消沉，恨也可以。

爱可以激发人新的力量发挥潜力，恨也可以。

爱能令人疯狂失去意志，恨也能。

爱能令人脸红手族无措，恨也能。

爱恨的面目虽然有所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一个爱情激烈的人通常仇恨也很激烈。

仇恨的仙人掌通常是开在爱的沙漠；博爱的莲花却是从仇恨的污泥中穿越。

人不必一定断除爱恨，但人要努力地使爱澄澈如清晨的水面，使恨明朗如午后的微风。

## 写在水上的字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的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型的。

如果我们企图要停驻在过去的快乐里，那真是自寻烦恼，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欢欣和悲叹只是写在水上的

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

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

心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活着。

身心俱幻正如在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爱，也是流水上写字，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爱之念已流到远处。

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的流走。

既然是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足了，树叶才会掉下。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和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的一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

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

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草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前面的浮枢。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够心无挂碍，没有恐惧，远离颠倒梦想。

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旋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一个字呢？

## 最可怕的鬼故事

读书的时候，住在宿舍，最喜欢大家聚在一起讲鬼故事。

有一次，把灯熄了，点蜡烛，规定每个人讲一则听过的最恐怖的鬼故事。

那时是盛暑，讲到最后，讲的人汗毛竖起，听的人冷汗直冒。

最后轮到姓廖的同学，他脸色特青，颤抖地说：“刚刚你们说故事的时候，我看见你们说的鬼就站在你们后面！”他一说完，大家惨叫一声，全逃出门去。

从那时起，我就不再讲或听鬼故事了。

我们的耳朵应该用来听好的声音，嘴巴应该用来说温暖的故事，眼睛应该用来看光明的事物，鼻子应该用来闻清雅的气味；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维持清静，我们的心才能与美好的世界感应。

好花开放吧！

让小鸟歌唱吧！

让美丽的雪花落下吧！

让灿烂的阳光照射吧！

让我们的身口意都回到最素朴之处，听闻来自心海的歌声！

## 急

在高速公路驾车，是心惊的经验。那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个字：急！急！急！

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人都这么急呢？那按着喇叭冲刺的人是要赶去哪里？那斜刺里飞出的汽车是在追逐什么？

这是速度的急。有时心情更急，看街头红绿灯前喷烟的汽车，左闪右闪穿来穿去的人群，觉得在这样交叉的时空里，令一些即使无事的人，脚步也匆匆起来，心情也急了起来。

有一次和几位朋友步行去喝咖啡，大家都急速地走着，我不免问道：“这么赶，要干什么呀？”

“要去喝咖啡呀！”几位朋友都诧异地看我。

我们就急足地走了十几分钟，到咖啡厅坐定还人人气喘嘘嘘，接下来花了两小时谈一些没啥意义的闲天。我说：“我们要喝咖啡聊闲天，其实刚刚不必走那么急。”大家面面相觑想了一下，“对呀！我们干么连喝咖啡都急得满头大汗呢？”

大家都为这种不自觉的急感叹起来。

最后，做鸟兽散了，我看到刚刚感叹过的朋友都放开大步，急急走上前去。

如果，求觉悟有这么急就好了，我想。

## 忧伤的雨

下雨的时候走在街上，有时会不自觉地落下泪来，心里感到忧伤。

有阳光的时候走在街上，差不多都能保持愉快的心，温暖地看待世界。

从前不知道原因何在，后来才知道，水性不二，我们心中的忧伤不就是天上的雨吗？明性也不二，我们心中的温暖就会与阳光的光明相映。

下雨天特别能唤起我们的悲心，甚至会感觉到满天的雨也比不上这忍苦世间所流的泪。

由于世间是这样苦，雨才下个不停。我相信，在诸佛菩萨的净土一定是不下雨的，在那里，满空的光明里，永远有花香随着花瓣飘飘落下。

在苦痛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每一滴雨水，都是前世忧伤的泪所凝结。

雨，是忧伤世间的象征，使我看见了每一位雨中的行人，心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的辛酸。

但想到我们今生落下的每一滴泪，在某一个时空会化成一粒雨珠落下，就感到抬头看见的每一颗雨珠都是我们心田的呈现。

下雨天的时候，我常这样祈愿：

但愿世间的泪，不会下得像天上的雨那样滂沱。

但愿天上的雨，不会落得如人间的泪如此污浊。

但愿人人都有阳光的伞来抵挡生命的风雨。

但愿人人都能因雨水的清洗而成为明净的人。

这样许愿时，感觉雨和泪都清明了起来。

这样许愿时，使我知道，娑婆世界的雨也是菩萨悲心的感召。

## 感同身受



芦苇知道在秋天开出白茫茫的花是感同身受，

枫树知道在秋天展放红艳艳的叶是感同身受。

风，使我们凉，是感同身受，

雨，使我们湿，是感同身受，

阳光，使我们感到温暖，是感同身受，

涛声，使我们震动，是感同身受。

我们最亲的人病了，我们知道什么是感同身受；我们走过医院病房，听见陌生人的哀嚎，何尝不是感同身受呢？

我们在路边看见有人被疾驰的车撞倒，奄奄喘息血流遍地的时候，令我们酸楚落泪，是不是感同身受呢？

我们从无助的境况中艰难的挣扎出来，当我们再看到无助者陷落的时候，是不是感同身受呢？

感同身受再大一些，是无缘大慈；感同身受再深刻一些，是同体大悲；能感同身受又能拔苦与乐，就是菩萨了。

让我们闭起眼睛，观想世界众生在我的心地，然后睁开眼睛，以虔诚的心来读一段《华严经》：

“皆悉与我同行、同愿、同善根、同出离道、同清静解、同情净念、同情净趣、同无量觉、同得诸根、同广大心、同所行境、同里同义、同明了法、同净色相、同无量力、同最精进、同正法音、同随类音、同清静第一音、同赞无量清静功德、同情净业、同情净报。同大慈周普救一切、同大悲周普成熟众生、同清静身业随缘集起、令见者欢喜。同清静口业随世语宣布法话、同往旨一切诸佛众会道场、同往旨一切佛刹供养诸佛、同能现见一切法门、同往菩萨清静行地。”

亲爱的陌生人，秋天的时候，我们站在芦苇丛中是不是和芦苇一样感到秋风的凄凉？我们站在红枫层层里，是不是也看见了我们被寒风冻红的双颊呢？

那么，我们又何能冷漠地、孤傲地生活在人群里呢？

## 彩虹汗珠

刚做完运动，坐在阳台乘凉，这时才发现刚刚的大雨已经过了，天边的阳光重新展颜，而在山与山之间挂着一弯又长又大的彩虹，明亮、鲜艳、温暖，多么美的彩虹！如果天天能看见这么美的天空不知道多么幸福，我那样想着。

我的汗还在流着，手臂上冒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阳光和煦地肤触着，这时我看见自己手臂上的汗珠，每一粒都是七彩的，宛若蕴藏着一道彩虹，和天边的彩虹一样明亮、鲜艳，而温暖。

我知道了，手臂上每一粒汗珠里的彩虹与天空那宏伟的彩虹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使我知道每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是可以理解的。微尘与法界的关系虽比汗珠与彩虹要甚深微妙，但理体则一，正如《须真天子经》中说的：“譬如天下，万川四流，各自有名，尽归于海，合为一味。所以者何？无有异故也。如是天子，不晓了法界者，

便呼有异；晓了法界者，便见而无异也。”

看着手臂上的汗珠一粒粒冒出，粒粒晶莹剔透，悉数比为明艳彩虹，这时就更觉得《华严经》的偈是多么真实，多么辽阔而伟大：

一一毛孔中刹海，等一切刹极微数，  
佛悉于中坐道场，菩萨众会共围绕。  
一一毛孔所有刹，佛悉于中坐道场，  
安处最胜莲花座，普现神通周法界。  
一毛端处所有佛，一切刹土极微数，  
悉于菩萨众会中，皆为宣扬普贤行。  
如来安坐于一刹，一切刹中无不现，  
一方无尽菩萨云，普共同来集其所。

轻轻地读诵这首偈，从优症状的玄想中抬起头来，天边的彩虹已经消逝，手上汗珠的彩虹仍在闪烁。佛菩萨给我们偶然的示现正如天边的彩虹，要很多因缘凑巧才能

得见。对一位修行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日日期待天上的彩虹，而是时时看见手上的彩虹与心里的彩虹。

## 一片茶叶

抓一把茶叶丢在壶里，从壶口流出了金黄色的液体，喝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杯茶的每一滴水，是哥哥那一把茶叶中的每一片所释放出来的。我们喝茶的人，从来不会去分辨每一片茶叶，常常忘记一壶茶是由一片一片的茶叶所组成的。

在一壶茶里，每一片茶叶都不重要，因为少了一片，仍然是一壶茶。但是，每一片茶叶也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滴水的芬芳，都有每一片茶叶的本质。

布施不就是这样吗？

布施，犹如加一片茶到一大壶茶里，少了我这一片，看似不影响茶的味道；其实不然，丢进我这一片，整壶茶就有了我的芳香。虽然我施的很小，也会充满每一滴水。

我们应以茶叶为师，最好的茶叶需要五六斤茶青才能制成一斤茶，而每一片茶都是泡在壶里才能还原、才能温润、才有做为茶叶的生命的意义；我们也一样，要经过许多岁月的涮洗才能锻炼我们的芬芳，而且只有在奉献时，我们才有了人的温润，有生命的意义。

一片茶叶丢到壶里就被遗忘了，喝的人在喜欢一壶茶的时候并不会去单独赞叹一片茶叶。一片茶叶是不求世间名誉的，这就是以清净的心去施，不求功德、不求福报，只是尽心尽意地奉献自己的芳香。

一壶好茶，是每一片茶叶共同创造的净土。

说珍惜世界，先学习在社会这壶茶里，做一片茶叶！

当我们这样想时，喝茶的时候就特别能品位其中的清香。

## 镜里的阳光

埃及有很多开放给人参观的古迹，由于偏处沙漠，架设电源不便，几乎都没有电灯设备，尤其是在深入地底的法老王的陵墓，经过几次的转折，是完全黑暗的。

埃及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入口处架一面大镜把阳光折射进地洞，然后在每一个地道转弯处都放一面镜子，阳光依次折射，最后竟能射进一千公尺的地底，不需要任何灯光的辅助，人就能在地层深处目视景物。由于埃及的阳光灿烂，处入的几段地道，光明有如白昼。

这种取得光源来照射地底的方法令人赞叹，多么像佛教里所说的“回向”，它给我们有三大启示：一是唯有光明的心地才能回向，黑暗的心灵是没有能力回向的，所以想回向给别人，必须使心有光明。二是佛菩萨的光明有如光耀的太阳，我们修行的人都是镜子，要把佛菩萨的光明向黑暗折射。三是借佛菩萨的慈悲力、智慧力之回向，真能使最黑暗之处带来光明，而一切菩萨之所行，无不悉数回向给众生与菩提。

回向，是“回转”自己的善根公德“趣向”予众生，也就是趣向于佛果，就如同镜子一面承受佛的光明，一面投影照亮黑暗。

《止观》说：“众生无善，我以善施，施众生已，正向菩提。如回声入角，响闻则远，回向为大地。”回向如把声音吹入号角，回向如把声音放进扩音喇叭，回向有如敲钟、鸣鼓、弹琴、吹笛；回向有如扬风、落雨、溪流、天籁；回向有如狮吼、海潮、慈云、慧炬。

回向，是黑暗里点一盏灯。

回向，是雪年地中生一盆火。

回向，是风雨夜搭一个棚。

回向呀！是怒涛骇浪中能平静航行的法船。

回向有非常

## 拈花菩提序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去到乡下去旅行，路过一坐神庙，就进去烧香、抽



签。当时我把抽签当成有趣的事情，一点也不稀奇；但那一次的抽签却是稀奇，因为抽中的竟是一张“下下签”。在我的经验里，抽的至少都是中上的，很少抽到坏签，那是我抽中的唯一的一张下下签；尤其那时是我工作、生活、情感都很平顺，因此抽中“下下签”那一刻，我惊讶得呆住了。

我根本没有去看什么签文写的什么，走出庙门，随手把签丢到香炉里，看它化成一道轻烟，袅袅散去。

但在我走出庙门的时候我依然感到心情的沉重，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我思考着那张“下下签”的意义，不知道它预示了什么，但我知道，应该使自己有更广大的心与宽远的识见来包容人生偶尔会抽中的下下签。

一张下下签的内容是什么并无紧要，不过，在真实的人生里，它有如健康的人喝到了一碗苦药，颇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反而给我们一些反省、一些激励。这样看来，一个人的一生中抽到几张下下签不是什么坏事。反过来说，我们偶尔会抽中的“上上签”，如果没有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力量，只令我们欢喜一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想起了从前在日本旅行，看到日本寺庙前面的树上结满了白色的签纸随风飘荡的景象。原因是抽签的人对自己的签不满意，把它结在树上还给神明，然后重抽，直到满意为至。

我很欣赏这样的习俗，因为来抽签的人往往是在寻求心里的安慰，大部分是在生活中遭受不幸与挫折而彷徨无措的人，抽中一支坏签无疑是骆驼背上的一根草，难以承担、无所依靠了。将坏签挂在树上，是对命运的无声的抗议。

抽签虽然是宿命的，但可以把坏签还给天地，只要好的签，这是在宿命里寻找出路，表明不肯受命运安排的意志；如果我们对命运的安排完全没有抗衡的余地，那么也就不需要抽签了。虽然有一点可悲的是：我们可以把坏签挂在树上还给世界，却往往无法把人生真实的挫败还给无情的天地，在静夜无人之际，仍然要默默地饮着生命的苦汁……

其实一张签的好坏没有关系，它的最大的意义是在让我们转个弯做一次思考，因此在顺境时抽到“下下签”和在逆境时抽到“上上签”就格外的有意义。前者是“居

安思危”，后者是“反败为胜”。人生的际遇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不也是这样吗？

当我看见日本寺庙前树上结满的白色的签纸在风中沉默地舞动，感觉那是人世的好风好景，表现了人的傲骨与尊严。当我看见台北恩主公庙里静静飘飞的香烟里虔诚的面容，也感觉到那是人生的真情和真意，里面燃烧着人的祈愿与期待。从远景看，一张签纸上写的是人与宇宙间流动的温暖，写着无穷时空中的一些想望、一些追寻、一些爱。

人生在某种程次上，真像一张签纸。

我喜欢佛寺里不设签箱，对一个坦荡无疑的生命，到处是纯静的白纸，写什么文字又有什么要紧呢？

生命中的遭遇尤如流水中的浮草、木叶、花瓣，终究会在时间的河中流到远方。能这样看，我们就能在抽签的时候带着游戏的心情，把一切缺憾还给天地，让我们用真实的自我面对这万般波折的人间！

生命中不免会遇到有如下下签那么糟的情况，让我们也能有一种宽容的心来承担，

把它挂在树上随风飘动，或落入河中，随着流水流向大海吧！

# 《红尘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越来越亮的双眼

太阳雨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来自心海的消息

拒绝溶化的冰

欢乐悲歌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数字菩提

半梦半醒之间

梦醒时分

与鬼捉迷藏

时间道场

惜别的海岸

春夏秋冬

最真的梦

宁静海

红尘菩提序

## 越来越亮的双眼

从前，在阿拉伯，有一位性情凶残的国王，他非常恨女人，每到了夜晚，都要杀死一个妃子来发泄他的愤恨。

国王身边的大臣都对国王感到忧心如焚，却也无法可想。当时的宰相有一位聪明非凡的女儿，她从父亲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决心要去救助那些无辜的宫妃，以及那位凶残的国王。

她征得了父亲的同意，自愿入宫做国王的妃子。

在宫中，她每天晚上都为国王讲故事，又故意不把故事说完，让国王悬念着故事的情节，无心去杀人。

这样，连续的过了一千零一夜，凶残的国王终于有所感悟，从此停止杀人。少女不仅拯救了无数的宫女，也拯救了国王。

我很喜欢这个阿拉伯的传说，现在我们熟知《天方夜谭》（或《一千零一夜》）童话，就是那位聪明而仁慈的少女为国王讲的故事，这些故事最动人的有《阿拉丁与神灯》、《辛巴达历险记》、《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魔毯》、《钻石少女》、《飞天木马》等等。

我们仔细读这些故事，会发现它重复的为我们诉说，仁慈与真情的人最后会得到

圆满；人应该点燃自己的神灯，做自己的主人，免得为恶灵所主宰；心灵是非常庞大的，可以无限的飞翔；最刺激的冒险最后也比不上身心的安顿；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等等。

天方夜谭的美丽传说，使我想起密宗也有一个类似故事，密宗的大护法嘛哈噶拉（Mahakala）原来是极为愤怒的神，他是黑色显现愤怒之相，他的红发如火竖立，传说他夜游人间，食人血肉，所到之处一定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冰雹如石，观世音菩萨为了感化他，示现作为他的妻子，使他震动开悟，终于成为极有威力的护法神。

从类似的故事，使我们知道要拯救憎恨、愤怒，最有力量的是纯粹的悲心，在悲心的感召下，我们仿佛看见了阿拉伯国王和嘛哈噶拉那越来越亮的双眼。这双逐渐开出光芒的眼睛，一只是因于智慧，一只则是由于慈悲--我们可以这样说，智慧是慈悲之门，而慈悲是智慧之钥，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在佛教，特别是禅宗，由于强调开悟、强调空，往往使人认为佛教是主智的宗教，像达摩祖师将传心做为禅的核心，并说心只能以禅定才能把握，这常使人误以为心是

静止的。到了六祖慧能，为避免静止的理解，把禅的核心强调为"见性"，是"定慧一体"。

不管是"调心"或"见性"，都容易让人感觉禅的空性智慧里面没有"慈悲"的特质，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禅里也讲"大用"、讲"圆满"，其中有无限的慈悲。如果没有这种"业响随声"的大悲，就会失去宗教体验的精髓，失去智慧的洞见，当然就失去了禅宗，乃至佛教的精神了。

我们可以举赵州从谏禅师的几个例子，来看禅心中大悲的一面。

有僧问赵州："像你这样的圣人，死后会到何处？"

赵州说："老僧在汝众人之前入地狱！"

问的人感到十分震惊，说："这如何可能？"

赵州毫不迟疑的说："我若不入，阿谁等着救度汝等众人？"

--我们最赞叹地藏王菩萨入地狱的大悲行愿，赵州则表达了禅师的本愿与菩萨无异，他开启禅心完全没有自私自利的动机。

有婆子问赵州："婆是五障之身，如何免得？"



赵州说："愿一切人升天，愿我这婆婆永沉苦海。"

--禅宗与众生是同一不二，所以他具有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情，他为了知悉众生的苦难，因此愿意比众生承受更大的苦难。

一日有僧访赵州，问："久向赵州石桥，到来只见略约。"

(略约，就是摇摇晃晃的意思)。

赵州说："汝只见略约，且不见石桥。"

僧又问："如何是石桥？"

赵州说："度驴度马。"

--赵州寺院前的石桥是让驴马走过的，赵州把自己比做石桥，象征了修行者把全身心奉献给别人，尽管受驴马践踏，也毫无怨言。铃木大拙谈到这个公案曾有这样精到的评述："对赵州石桥来说，不仅驴马从上面经过，现在还包括重型卡车和火车等运输工具，它都愿永远荷载它们。即使它们滥用它，它依然悠游自得，不为任何骚乱所动。"第四步"的禅者正像这桥一样，他不会在左脸被打后再转过右脸去让人打，担他会

为人类同胞的福祉默默地工作着。

有人问赵州："佛是觉者，又是人天的导师，他是不是已免去一切烦恼？"

赵州说："不，他有最大的烦恼！"

"这如何可能？"

赵州说："他的大烦恼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

--佛是最究竟的圆满，也是禅者"见性成佛"、"即心即佛"的最上境界，可是在佛的最后并非一无所有，在佛之后还有众生，这说明了大悲植根于大智之中，而大悲也是大智最灿烂的花朵。

赵州的禅风如今还吹拂着我们，象征了真实的禅心是不能离开慈悲的，即使是涅槃之境，也有慈悲的本质。在无著菩萨的《摄大乘论》中曾把大乘的清静分为"离垢清静"和"本性清静"两个层面，离垢清静是舍迷求悟，是步向大智之路，而有了大智慧的人，当发现众生本性清静，而这种"始净"或"本净"里面本来说有慈悲。

所以，一个真正的"觉者"，一定是体验了无常与无我的人，认识了宇宙为缘起性

空的无常，才能体现智慧；知悉了在无我空性中众生平等，就能有自然的慈悲。

对于修行者而言，"觉"不是一个终结，也是相对的开始，因而，佛或者禅所体验到的空，不是虚无的空，而是人和一切事物任运无碍的圆满。

空，是清静，是无碍的大智，也是圆融的大悲。

没有恶，就没有善；没有真空，就没有妙有。在宇宙万有中，一切看起来各自独立，其实是相互依赖的。当宰相的女儿去做阿拉伯王的妻子时，她是解救那无辜的宫妃，但这解救的根源是要开启国王的智慧与悲心，要解救善先拯救恶，这是多么值得深思呀！

禅宗里常把觉悟者称为"人天眼目"，是三界的眼睛，在这眼睛中智慧与慈悲是一对的，一个人走向开悟之路，是有着"越来越亮的双眼"，是净化眼目的开始，若偏向于智或悲，就会使眼睛蒙尘，使我们不知道此刻的生活便是永恒的显示，也会使我们忘记如果没有普遍解脱，自我的解脱便失去了意义。真正的禅是具足的，它的本质是悟，真正的悟，是智在悲中，悲在智中，如雨之于水，不可分离。

## 太阳雨

对太阳雨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的。

幼年随母亲到芋田里采芋梗，要回家做晚餐，母亲用半月形的小刀把芋梗采下，我蹲在一旁看着，想起芋梗油焖豆瓣酱的美味。

突然，被一阵巨大震耳的雷声所惊动，那雷声来自远方的山上。

我站起来，望向雷声的来处，发现天空那头的乌云好似听到了召集令，同时向山头的顶端飞驰奔跑去集合，密密层层地叠成一堆。雷声继续响着，仿佛战鼓频催，一阵急过一阵，忽然，将军喊了一声："冲呀！"

乌云里哗哗洒下一阵大雨，雨势极大，大到数公里之外就听见噼啪之声，撒豆成兵一样。我站在田里被这阵雨的气势慑住了，看着远处的雨幕发呆，因为如此巨大的雷声、如此迅速集结的乌云、如此不可思议的澎湃之雨，是我第一次看见。

说是“雨幕”一点也不错，那阵雨就像电影散场时拉起来的厚重黑幕，整齐的拉成一列，雨水则踏着军人的正步，齐声踩过田原，还呼喊着重壮威武的口令。

平常我听到雷声都要哭的，那一天却没有哭，就像第一次被鹅咬到屁股，意外多过惊慌。最奇异的是，雨虽是那样大，离我和母亲的位置不远，而我们站的地方阳光依然普照，母亲也没有跑的意思。

“妈妈，雨快到了，下很大呢！”

“是西北雨，没要紧，不一定会下到这里。”

母亲的话说完才一瞬间，西北雨就到了，有如机枪掠空，哗啦一声从我们头顶掠过，就在扫过的那一刹那，我的全身已经湿透，那雨滴的巨大也超乎我的象，炸开来几乎有一个手掌，打在身上，微微发疼。

西北雨淹过我们，继续向前冲去。奇异的是，我们站的地方仍然阳光普照，使落下的雨丝恍如金线，一条一条编织成金黄色的大地，溅起来的水滴像是碎金屑，真是美极了。

母亲还是没有要躲雨的意思，事实上空旷的田野也无处可躲，她继续把未采收过的芋梗采收完毕，记得她曾告诉我，如果不把粗的芋梗割下，包覆其中的嫩叶就会壮大得慢，在地里的芋头也长不坚实。

把芋梗用草捆扎起来的时候，母亲对我说："这是西北雨，如果边出太阳边下雨，叫做日头雨，也叫做三八雨。"接着，她解释说："我刚刚以为这阵雨不会下到芋田，没想到看错了，因为日头雨虽然大，却下不广，也下不久。"

我们在田里对话就像家中一般平常，几乎忘记是站在庞大的雨阵中，母亲大概是看到我愣头愣脑的样子，笑了，说："打在头上会痛吧！"然后顺手割下一片最大的芋叶，让我撑着，芋叶遮不住西北雨，却可以暂时挡住雨的疼痛。

我们工作快完的时候，西北雨就停了，我随着母亲沿田梗走回家，看到充沛的水在圳沟里奔流，整个旗尾溪都快涨满了，可见这雨虽短暂，是多么巨大。

太阳依然照着，好像无视于刚刚的一场雨，我感觉自己身上的雨水向上快速的蒸发，田地上也像冒着腾腾的白气。觉得空气里有一股甜甜的热，土地上则充满着生机。

"这西北雨是很肥的，对我们的土地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做田人，偶尔淋几次西北雨，以后风呀雨呀，就不会轻易让我们感冒。"田埂只容一人通过，母亲回头对我说。

这时，我们走到蕉园附近，高大的父亲从蕉园穿出来，全身也湿透了，"咻！这阵雨真够大！"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摸摸我的光头，说："有给雷公惊到否？"我摇摇头，父亲高兴的笑了："哈……，金刚头，不惊风、不惊雨、不惊日头。"

接着，他把斗笠戴在我头上，我们慢慢的走回家去。

回到家，我身上的衣服都干了，在家院前我仰头看着刚刚下过太阳雨的田野远处，看到一条圆弧形的彩虹，晶亮的横过天际，天空中干净清朗，没有一丝杂质。

每年到了夏天，在台湾南部都有西北雨，午后刚睡好午觉，雷声就会准时响起，有时下在东边，有时下在西边，像是雨和土地的约会。在台北都城，夏天的时候如果空气污浊，我就会想："如果来一场西北雨就好了！"

西北雨虽然狂烈，却是土地生机的来源，也让我们在雄浑的雨景中，感到人是多么渺小。

我觉得这世界之所以会人欲横流、贪婪无尽，是由于人不能自见渺小，因此对天地与自然的律则缺少敬畏的缘故。大风大雨在某些时刻给我们一种无尽的启发，记得我小时候遇过几次大台风，从家里的木格窗，看见父亲种的香蕉，成排成排的倒下去，心里忧伤，却也同时感受到无比的大力，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情。

台风过后，我们小孩子会相约到旗尾溪"看大水"，看大水淹没了溪洲，淹到堤防的腰际，上游的牛羊猪鸡，甚至农舍的屋顶，都在溪中浮沉漂流而去，有时还会看见两人合围的大树，整棵连根流向大海，我们就会默然肃立，不能言语，呀！从山水与生命的远景看来，人是渺小一如蝼蚁的。

我时常忆起那骤下骤停、瞬间阳光普照；或一边下大雨、一边出太阳的"太阳雨"。所谓的"三八雨"就是一块田里，一边下着雨，另外一边却不下雨，我有几次站在那雨线中间，让身体的右边接受雨的打击、左边接受阳光的照耀。

三八雨是人生的一个谜题，使我难以明白，问了母亲，她二言两语就解开这个谜题，她说：



"任何事物都有界限，山再高，总有一个顶点；河流再长，总能找到它的起源；人再长寿，也不可能永远活着；雨也是这样，不可能遍天下都下着雨，也不可能永远下着……"

在过程里固然变化万千，结局也总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可能同时接受着雨的打击和阳光的温暖，我们也可能同时接受阳光无情的曝晒与雨水有情的润泽，山水介于有情与无情之间，能适性的、勇敢的举起脚步，我们就不会因自然的轻易得到感冒。

在苏东坡的词里有一首《水调歌头》，是我很喜欢的，他说：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在人生广大的倒影里，原没有雌雄之别，千顷山河如镜，山色在有无之间，使我想起南方故乡的太阳雨，最爱的是末后两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心里存有浩然之气的人，千里的风都不亦快哉，为他飞舞、为他鼓掌！

这样想来，生命的大风大雨，不都是我们的掌声吗？

##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一位朋友送我一卷录音带，说：

"这是新编写佛教歌谣，你带回去听听看。"

这卷没有封面的佛教歌谣音乐带，显然是转录又转录的，只见卡带上用印章盖了"佛教歌谣"四字。回到家想放来听，正巧儿子在使用录音机，我叫他先让爸爸听一卷"

重要的"录音带，儿子口中嘀咕，很不情愿的关掉正在听的音乐。

我把"佛教歌谣"放了，和孩子坐着一起听，才听了第一首，儿子就下断语："好难听哦！"

我说："再听两首看看。"

听到第三首的时候，连我自己也受不了，不只是录音品质极差，词曲也很难听，虽然写着"佛教歌谣"，我也只好向儿子承认"难听的东西就是难听，不管它是挂着什么名？，那就像一家有好听名字的餐厅，做出来的菜却很难吃一样。

"爸爸，你听听这个。"儿子把录音带取出，放回他原来在听的带子，我看到封套上写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一位年轻的男歌星唱的流行歌。

音乐用一种无奈的声调流出来了：

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谜，总是看不清，

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

所以不敢靠你太近。

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心底突然冒出这样的声音："呀！这首歌比我刚刚听到的佛教歌谣，更能表现佛教的精神，或者更接近佛教！"

自心的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不正是像云，捉摸不定吗？念头的生住异灭，不正是像梦一样，忽远又忽近吗？无常与因缘的现象，不正是像谜一般，总是看不清吗？我们不敢靠众生太近，不是我们不慈悲，而是怕不能负担对众生的深情！我们看到人

生的爱别离，知道那是生命必然的结局，只有暗暗的伤心……

想着这首歌，使我十分感慨，其实到处都有人生的智慧，不一定要标明"佛教"，因为真正智慧的教化是心的教化，而心的教化是无相的。

我记起在《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中有一段非常美丽动人的经文，是佛陀对迦叶尊者说的，简直像诗一样：

心去如风，不可捉故。

心如流水，生灭不住故。

心如灯焰，众缘有故。

是心如电，念念灭故。

心如虚空，客尘污故。

心如猕猴，贪六欲故。

心如画师，能起种种业因缘故。

心不一定，随逐种种诸烦恼故。

心常独行，无二无伴，无有二心能一时故。

心如怨家，能与一切诸苦恼故。

心如狂象，蹈诸土舍，能坏一切诸善根故。

心如吞钩，苦中生乐想故。

是心如梦，有无我中生我想故。

心如苍蝇，于不净中起净想故。

心如恶贼，能与种种考掠苦故。

心如恶鬼，求人便故。

心常高下，贪恚所坏故。

心如盗贼，劫一切善根故。

心常贪色，如蛾投火。

心常贪声，如军久行乐胜鼓音。

心常贪香，如猪喜乐不净中卧。

心常贪触，如蝇着油。

如是迦叶！求是心相，而不可得。

在经曲中像这样的片段很多，可见心的变化很大，不只别人难以了解我们的心，连自己也常常不懂自己的心。这是为什么像寒山子这样能以最浅白的文字写境界的禅师都要感叹的说："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其实，没有人懂我的心，因为我的菩提心是难以比拟的。

《大日经》里说："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如实知道自己的心，那就是菩提的所在，可见"如实知自心"说来平常，却是极不凡的。

一个人不懂自己的心是正常的，不然拿两段经文问问：

"天下人心，如流水中有草木，各自流行，不相顾望。前者不顾后，后者不顾前，草木流行，各自如故。人心亦如是，一念来，一念去，亦如草木前后不相顾望。"（忠心经）--请问：你可以主掌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吗？

"心取地狱，心取饿鬼，心取畜生，心取天人。作形貌者，皆心所为。能伏心为道

者，其力最多。吾与心斗，其劫无数，今乃得佛，独步三界，皆心所为。”（五苦章句经）--请问：在六道轮回中，你可以选取要去的所在吗？你在与心相斗时，有胜的把握吗？

当我们讲“佛教”时，讲的不是形式，而是心，是心在教法，是佛陀调心的经验，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标签。

在我们的生活四周，能使我们的心更明净升华的，那是佛法！能使我们能往善良慈悲迈进的，那是佛法！能使我们生起觉悟与智慧的，那是佛法！能使我们更利他无我的，那是佛法！能使我们身心更安顿的，那是佛法！

佛陀的两位大弟子，一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一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他们都是听到一首偈而得法眼净的，这首偈是：

法从缘生，  
亦从缘灭；  
一切诸法，



空无有主。

佛法是无所不在的，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这个时代最怕的是流于古板形式的佛法，那就像把慈悲两字在纸上写一百次，然后把纸张吞进肚里，慈悲也不会增进一丝一毫，即使佛陀在世，对形式主义的佛教也会大叹："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 来自心海的消息

几天前，我路过一座市场，看到一位老人蹲在街边，他的膝前摆了六条红薯，那红薯铺在面粉袋上，由于是紫红色的，令人感到特别的美。

老人用沙哑的声音说："这红薯又叫山药，在山顶掘的，炖排骨汤很补，煮汤也可清血。"

我小时候常吃红薯，就走过去和老人聊天，原来老人住在坪林的山上，每天到山林间去掘红薯，然后搭客运车到城市的市场叫卖。老人的红薯一斤卖四十元，我说："

很贵呀！"

老人说："一点也不贵，现在红薯很少了，有时要到很深的山里才找得到。"

我想到从前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我们也常到山上去掘野生的红薯，以前在乡下，红薯是粗贱的食物，没想到现在竟是城市里的珍品了。

买了一个红薯，足足有五斤半重，老人笑着说："这红薯长到这样大要三四年时间呢！老人哪里知道，我买红薯是在买一些失去的固忆。

提着红薯回家的路上，看到许多人排队在一个摊子前等候，好奇走上前去，才知道他们是排队在买番薯糕。

番薯糕是把番薯煮熟了，捣烂成泥，拌一些盐巴，捏成一团，放在锅子上煎成两面金黄，，内部松软，是我童年常吃的食物，没想到台北最热闹的市集，竟有人卖，还要排队购买。

我童年的时候非常贫困，几乎每天都要吃番薯，母亲怕我们吃腻，把普通的番薯变来变去，有几样番薯食品至今仍然令我印象深刻，一个就是番薯糕，看母亲把一块

块热腾腾的、金黄色的番薯糕放在陶盘上端出来，至今仍然使我怀念不已。

另一种是番薯饼，母亲把番薯弄成签，裹上面粉与鸡蛋调成泥，放在油锅中炸，也是炸到通体金黄时捞上来。我们常在午后吃这道点心，孩子们围着大灶等候，一捞上来，边吃边吹气，还常烫了舌头，母亲总是笑骂："夭鬼！"

还有一种是在消夜时吃的，是把番薯切成丁，煮甜汤，有时放红豆，有时放凤梨，有时放点龙眼干，夏夜时，我们在庭前晒谷场围着大人说故事，每人手里一碗番薯汤。

那样的时代，想起来虽然辛酸，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我父亲生前谈到那段时间的物质生活，常用一句话形容："一粒田螺煮九碗公汤！"

今天随人排队买一块十元的番薯糕，特别使我感念为了让我们喜欢吃番薯，母亲用了多少苦心。

卖番薯糕的人是一位年轻少妇，说她来自宜兰乡下，先生在台北谋生，为了贴补家用，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不知道要卖什么，突然想起小时候常吃的番薯糕，在糕里多调了鸡蛋和奶油，就在市场里卖起来了。她每天只卖两小时，天天供不应求。

我想，来买番薯糕的人当然有好奇的，大部分基于怀念，吃的时候，整个童年都会从乱哄哄的市场，寂静深刻的浮现出来吧！

"番薯糕"的隔壁是一位提着大水桶卖野姜花的老妇，她站的位置刚好，使野姜花的香正好与番薯糕的香交织成一张网，我则陷入那美好的网中，看到童年乡野中野姜花那纯净的秋天！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朋友请我到福华饭店去吃台菜，饭后叫了两个甜点，一个是芋仔饼，一个是炸香蕉，都是我童年常吃的食物；当年吃这些东西是由于芋头或香蕉生产过剩，根本卖不出去，母亲想法子让我们多消耗一些，免得暴殄天物。

没想到这两样食物现在成为五星级大饭店里的招牌甜点，价钱还颇不便宜，吃炸香蕉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一盘炸香蕉的价钱在乡下可以买到半车香蕉吧！

时代真是变了，时代的改变，使我们验证出许多事物的珍贵或卑贱、美好或丑陋，只是心的觉受而已，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面目，心如果不流转，事物的流转并不会使我们失去生命价值的思考；而心如果浮动，时代一变，价值观就变了。

克勤圆悟禅师去拜见真觉禅师时，真觉禅师正在生大病，膀子上生疮，疮烂了，血水直流下来，圆悟去见他，他指着膀上流下的脓血说："此曹溪一滴法乳。"

圆悟大疑，因为在他的心中认定，得道的人应该是平安无事、欢喜自在，为什么这个师父不但没有平安，反而指说脓血是祖师的法乳呢？于是说"师父，佛法是这样的吗？"真觉一句话也不说，圆悟只好离开。

后来，圆悟参访了许多当代的大修行者，虽然每个师父都说他是大根利器，他自己知道并没有开悟。最后拜在五祖法演的门下，把平生所学的都拿来请教五祖，五祖都不给他印可，他愤愤不平，背弃了五祖。

他要走的时候，五祖对他说："待你着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

满怀不平的圆悟到了金山，染上伤寒大病，把生平所学的东西全拿出来抵抗病痛，没有一样有用的，因此在病榻上感慨的发誓："我的病如果稍微好了，一定立刻回到五祖门下！"这时的圆悟才算真实的知道为什么真觉禅师把脓血说成是法乳了。

圆悟后来在五祖座下，有一次听到一位居士来向师父问道，五祖对他说："唐人有

两句小艳诗与道相近：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居士有悟，五祖便说："这里面还要仔细参。"

圆悟后来问师父说："那居士就这样悟了吗？"

五祖说："他只认得声而已！"

圆悟说："既然说只要檀郎认得声，他已经认得声了，为什么还不是呢？"

五祖大声的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去！"

圆悟心中有所省悟，突然走出，看见一只鸡飞上栏杆，鼓翅而鸣，他自问道："这岂不是声吗？"

于是大悟，写了一首偈：

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特别是真觉对圆悟说自己的脓血就是曹溪的法乳，还有后来"见鸡飞上栏杆，鼓翅而鸣"的悟道。那是告诉我们，真实的智慧是来自平常的生活，是

心海的一种体现，如果能听闻到心海的消息，一切都是道，番薯糕，或者炸香蕉，在童年穷困的生活与五星级大饭店的台面上，都是值得深思的。

圆悟曾说过一段话，我每次读了，都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庄严而雄浑，他说：

山头鼓浪，井底扬尘；

眼听似震雷霆，耳观如张锦绣。

三百六十骨节，一一现无边妙身；

八万四千毛端，头头彰宝王刹海。

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尔如然；

苟能千眼顿开，直是十方坐断。

心海辽阔广大，来自心海的消息是没有五官，甚至是无形无相，用眼睛来听，以耳朵观照，在每一个骨节、每一个毛孔中都有庄严的宝殿呀！

夜里，我把紫红色的红薯煮来吃，红薯煮熟的质感很像汤圆，又软又 Q，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晒谷子的庭院吃红薯汤，突然看见一只鸡飞上栏杆，鼓翅而鸣。

呀！这世界犹如少女呼叫情郎的声音那样温柔甜蜜，来自心海的消息看这现成的一切，无不显得那样的珍贵、纯净，而庄严！

## 拒绝溶化的冰

有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说：

"去拿一粒榕树的果实来。"

儿子拿来一粒榕树的果实。

"将它剖开。"父亲说。

"剖开了，爸爸。"儿子说。

"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一些种子，很小的种子。"

"剖开其中一粒。"



"剖开了，爸爸。"

"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看不到，爸爸。"

父亲于是对儿子说："那微妙的本体是看不见的，使一棵大榕树得以存在的，就是那无相的本体，这是不可见的真，我儿呀，你也是像一粒榕树种子，剖开来一无所见。

"

"爸爸，请再教我一些智慧。"儿子向父亲说。

父亲于是给了儿子一包盐，说："将这盐放进一盆水里，明天把盆子端来见我？"

第二天早晨，儿子端盆子来见父亲。

父亲严厉地说："把你昨晚放进水里的盐拿出来还给我！"

儿子面有难色，因为盐早就化了。

父亲于是说："尝尝盆里的水，告诉我味道怎么样？"

"咸的。"儿子尝了以后回答。

"中间的水呢？"

"也是咸的。"

"盆底的水呢？"

"也是咸的。"

父亲于是对儿子说："我儿呀！跟水中的盐一样，在你这个身体里面，你还没有体会到真，是微妙的本体，在水中虽不可见，却能体会到它，水如果晒干了，盐还是在的。我儿呀，你也是这样，虽一无所见，却是存在的。"

这是印度古籍《圣都格耶奥义书》里的故事，我觉得很可以拿来讲佛教的"空义"，或禅宗的"自性"，空不是虚无，虽不能见，却是存在的；自性的种子剖开来什么也没有，而法身的大树却是从其中生长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的呼吸，我们看不见入息和出息，却在我们的身体里进进出出，我们不能说它是无，因为它有一种实感；也不能说它是有，因为我们并无法抓住或保留在我们身体进出的气息。吹气球也是如此，我们把四周的气吸来，吹进气球里，无法辨别说明那是空中本来有的气呢？还是我们身上的气？

气球有一天会爆掉，空气又回到空中，或者我们会吸进一些，以吹进另一个气球，那样循环往复，没有定相。我们的身心也只是一个气球吧，在空中组合而成，有一天又回到空中。

如此思维，使我不禁又要想起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道说出的第一句话：

"奇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即使我们不能找到种子本体（如来智慧），不能体会水中之盐（德相）的正是妄想和执著呀。

"妄想"就是以虚妄颠倒的心，来分别诸法之相，无法如实地知见事物。妄想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今生意识经验所生的妄想，一方面是无穷尽的前世所薰习而与生俱来的妄想。

"执著"是由于虚妄分别的心，对事物或事理固执不舍。执著又分两种，一种是不知道人我众生是五蕴的假合，执著人我为本体的存在，称为我执、人执或众生执。第二种是不知五蕴之法为虚幻不实的"空"，执著法我为实体，称为"法执"。所以说，执著是

由妄想而起的，而妄想则来自于习气和无明。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久薰习于妄想与执著的因缘而导致，说好像一盆水要结成一块冰一样，必须经过一个渐渐凝固的过程；反过来说，冰要融化成水，也要点点滴滴地溶解。

水与冰的体性并没有不同，妄想执著的冰融化了，就会成为智慧德相的水。因而真正使人生可悲的，并不是妄想会结冰，而是结了冰拒绝融化、拒绝觉悟、拒绝开启智慧，守在妄想与执著的幻城之中。

古灵神赞禅师说："灵光独耀，回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这是一种完全融化的境界，若不离开"妄想执著之缘"，就不会有这种境界了。

只有开始从妄想执著融化的人，才会懂得什么叫慈悲、什么叫澄明、什么叫柔软，逐渐走向圆融的智慧之路；当我们真正融化，就不会贪求、占有、嫉妒暴力或躁进，我们的不幸和痛苦也会因而溶解，得到轻松、自在、和谐的自由之心。

我喜欢里尔克的一首短诗，他说：

我一人不能独存，  
在我面前行进  
并从我身边流开的许多人，  
都在缠绕，  
在缠绕  
那是我的我。

呀，因为我们生而为人，任何人的死都会使我损失，任何人的欢欣都会使我高兴，任何人的智慧都会使我得到开启……因为我是人的一分子，我融化了。

让我们一起融化吧！让我们化入水中，不坚守自己的寒冰，让我们剖开生命大树的种子，看看一株树本体的奥秘吧。

让我们，彼此彼此，彼此彼此，互相融化，如光与光交错，灯与灯互相照亮吧！

## 欢乐悲歌

带孩子从八里坐渡轮到淡水去看夕阳。

八里的码头在午后显得十分冷清，虽然与淡水只是一水之隔，却阻断了人潮，使得码头上的污染没有淡水严重，沿海的水仍然清澈可见到海中的游鱼。一旦轮渡往淡水，开过海口的中线，到处漂浮着垃圾，海面上飘来阵阵恶臭。

到了淡水，海岸上的人潮比拍岸的浪潮还多，卖铁蛋、煮螃蟹、烤乌贼、打香肠、卖弹珠汽水的小贩沿着海岸，布满整个码头，人烟与油烟交织，甚至使人看不清楚观

音山的棱线。

许多父母带着小孩，边吃香肠边钓鱼，我们走过去，看到塑胶桶子里的鱼最大的只有食指大小，一些已在桶中奄奄一息，更多的则翻起惨白的肚子。

"钓这些鱼做什么？要吃吗？"我问其中一位大人。

"这么小的鱼怎么吃？"他翻了一下眼睛说。

"那，钓它做什么？"

"钓着好玩呀！"

"这有什么好玩呢？"我说。那人面露愠色，说："你做你的事，管别人干什么呢？"

我只好带孩子往海岸的另一头走去，这时我看见一群儿童在拿网捞鱼，有几位把捞上的鱼放在汽水杯里，大部分的儿童则是把鱼捞起倒在防波的水泥地上，任其挣扎跳跃而死。

有一位比较大的儿童，把鱼倒在水泥地，然后举脚，一一把它们踩碎，尸身黏糊糊的贴在地上。

"你在做什么？"我生气的说。

"我在处决它们！"那孩子高兴的抬起头来，看到我的表情，使他也吃了一惊。

"你怎么可以这样残忍，万一你也这样被处决呢？"我激动的说。

那孩子于是往岸上跑去，其他的孩子也跟着跑走了，在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看见他们的制服上绣着"文化国小"的字样。原来他们是淡水文化国小的学生，而文化国小是在古色古香的"真理街"上。

真理街上的文化国小学生为了好玩，无缘无故处决了与他们一样天真无知的小鱼，想起来就令人心碎。

我带着孩子沿海抢救那些劫后余生的小鱼，看到许多已经成为肉泥，许多则成鱼干，一些刚捞起来的则在翻跳喘息，我们小心的拾起，把它们放回海里，一边做一边使我想到这样的抢救是多么渺茫无望。因为我知道等我离开的时候，那些残暴的孩子还会回来，他们是海岸的居民，海岸是永无宁日的。

我想到丰子恺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



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这种悲怀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人的习气虽然有很多是从前带来的，但今生的熏习，也足以使一个善良的孩子成为一位凶残的成人呀！

就像古代的法庭中都设有"庭丁"，庭丁一向是选择好人家的孩子，也就是"身家清白"的人担任，专门做鞭笞刑求犯人的工作。这些人一开始听到犯人惨号，没有不惊伤惨戚的，但打的人多了，鞭人如击土石，一点也没有悲悯之心。到后来或谈笑刑求，或心中充满恨意，或小罪给予大刑。到最后，就杀人如割草了。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说到常怀悲悯心，可以使我们免于习气熏染的堕落，他说："一芒触而肤栗，片发拔而色变，己之身人之身疾痛痾痒宁有一乎？"

我们只要想到一枝芒刺触到皮肤都会使我们颤抖，一根头发被拔都会痛得变色，再想到别人所受的痛苦有什么不同呢？众生与我们一样，同有母子、同有血气、同有知觉，它们会觉痛、觉痒、觉生、觉死，我们有什么权利为了"好"就处决众生，就使众生挣扎、悲哀、恐怖的死去呢？

有没有人愿意想一想，我们因为无知的好玩，自以为欢乐，却造成众生的悲歌呢？

沿着海岸步行，我告诉孩子应如何疼惜与我们居住于同一个地球的众生，走远了，偶尔回头，看见刚刚跑走的真理街文化国小的孩子又回到海边，握着红红绿绿的网子，使我的心又为之刺痛起来。

"爸爸，他们怎么不知道鱼也会痛呢？"我的孩子问说。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而默然了。

记得有一位住在花莲的朋友曾告诉我，他在海边散步时也常看到无辜被"处死"的小鱼，但那不是儿童，而是捞鳗苗或虱目鱼苗的成人，捞网起来发现不是自己要的鱼苗，就随意倒在海边任其挣扎暴晒至死，朋友这样悲伤的问：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轻移几步，把它们重新放回海上呢？"

可见，不论是大人或小孩，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有许多人因为无知的轻忽制造着无数众生的痛苦以及自己的恶业，大人的习染已深，我执难改，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可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启发孩子的悲怀，使他们不致因为无知而堕落呢？以现在的情

况来看，由于悲怀的失去，我们在乡村的孩子失去了纯朴，日愈鄙俗；城市的孩子则失去同情，日渐奸巧。在茫茫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将要走去哪里呢？

"人是大自然的癌细胞，走到哪里，死亡就到哪里。"我心里浮起这样的声音。

原来是要带孩子来看夕阳的，但在太阳还没有下山前，我们就离开淡水了，坐渡轮再返回八里去，在八里码头，不知何时冒出一个小孩，拉住我，要我买他的"孔雀贝"，一斤十元，十一斤一百元。

我看着那些长得像孔雀尾羽的美丽蛤类，不禁感叹："人不吃这些东西，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

我牵着孩子，沉重的走过码头小巷，虽无心于夕阳，却感觉夕阳在心头缓缓沉落。

人如果不能无私的、感同身受的知觉到众生的乐，那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不过是虚空飘过的风，不能落实到生活，不能有益于生命呀！

文明是因智慧而创发，但文化则是建立于人文的悲悯。

菩提道是以空性为究竟，但真理则以众生的平等与尊重起步。

文化国小在真理街上。

文化大国则在夕阳里，一点一点的失去光芒，在山背间沉落下去！

##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

有一个中年人，年轻时追求的家庭事业都有了基础，但是却觉得生命空虚，感到彷徨而无奈，而且这种情况日渐严重，到后来不得不去看医生。

医生听完了他的陈述，说：“我开几个处方给你试试！”于是开了四贴药放在药袋里，对他说：“你明天九点钟以前独自到海边去，不要带报纸杂志，不要听广播，到了海边，分别在九点、十二点、三点和五点，依序各服用一贴药，你的病就可以治愈了。”

那位中年人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还是依照医生的嘱咐来到海边，一走近海边，尤其是清晨，看到广大的海，心情为之清朗。

九点正，他打开第一帖药服用，里面没有药，只写了两个字“谛听”。他真的坐下

来，谛听风的声音、海浪的声音，甚至听到自己心跳的节拍与大自然的节奏合在一起。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安静的坐下来听，因此感到身心都得到了清洗。

到了中午，他打开第二个处方，上面写着“回忆”两字。他开始从谛听外界的声音转回来，回想起自己从童年到少年的无忧快乐，想到青年时期创业的艰困，想到父母的慈爱，兄弟朋友的友谊，生命的力量与热情重新从他的内在燃烧起来。

下午三点，他打开第三贴药，上面写着“检讨你的动机”。他仔细地想起早年创业的时候，是为了服务人群、热诚地工作，等到了事业有成了，则只顾赚钱，失去了经营事业的喜悦，为了自身利益，则失去了对别人的关怀，想到这时，他已深有所悟。

到了黄昏的时候，他打开最后的处方，上面写着“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走到离海最近的沙滩，写下“烦恼”两个字，一波海浪产即淹没了他的“烦恼”，洗得沙上一片平坦。

当这个中年人回家的路上，再度恢复了生命的活力，他的空虚与彷徨也就治愈了。这个故事是有一次深研禅学的郑石岩先生谈起关于高登 (Arthur Gordon) 亲身体

验的故事。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在本质上有许多与禅相近的东西。

“谛听”就是“观照”，是专心的听闻外在的声音，其实，“谛听”就是“观世音”，观世音虽是菩萨的名字，但人人都具有观世音的本质，只要肯谛听，观世音的本质就会被开发出来。

“回忆”就是“静虑”，是禅最原始的意涵，也是返观自心的初步功夫。观世音菩萨有另一个名号叫“观自在”，一个人若不能清楚自己成长的历程，如何能观自在呢？

“检讨你的动机”，动机就是身口意的“意”，在佛教里叫做“初发”，意即“初发的心”。一个人如果能时时把握初心，主掌意念，就能随心所欲不逾矩了。

“把烦恼写在沙滩上”，这是禅者的最重要关键，就是“放下”，我们的烦恼是来自执著，其实执著像是写在沙上的字，海水一冲就流走了，缘起性空才是一切的实相，能看到这一层，放下就没有什么难了。

禅并没有一定的形式与面貌，在用世的许多东西，都具有禅的一些特质，禅自然也不离开生活，如何深入于生活中得到崭新的悟，并有全生命的投入，这是禅的风味。

有一个禅宗的故事这样说，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

“依据古代的传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可以逃掉狐狸，这一只也可以。”师父说。

“不可能！”弟子回答，“狐狸跑得比兔子快！”

“但兔子将可避开狐狸！”师父仍然坚持己见。

“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因为，狐狸是在追它的晚餐，兔子是在逃命！”师父说。

可叹息的是，大部分人过日子都像狐狸追兔子，以致到了中年，筋疲力尽就放弃自己的晚餐，纵使有些人追到了晚餐，也会觉得花那么大的代价，才追到一只兔子感到懊丧。修行者的态度应该不是狐狸追兔子，而是兔子逃命，只有投入全副身心，向前奔驰飞跃，否则一个不留神，就会丧于狐口了。

在生命的“点”和“点”间，快如迅雷，没有一点空隙，甚至容不下思考，就有如兔子奔越逃命一样，我每想起这个禅的故事，就想到：兔子假如能逃过狐口，在喘息的时候，一定能见及生命的真意吧！

## 数字菩提

奔马的速度很快，可是快不过时间。

飞燕的速度更快了，也一样快不过时间。

刹那刹那的念头更快更急，还是快不过时间。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快过时间，所以春天来临的时候，犹如奔马脚踩飞燕，是挡也挡不住的。

但人在开悟时的感觉，或可与时光比拟，禅里说“一箭过西天”，是指心性遥远、崇高而绝踪迹的境界，超越了语言、心得、时空，无任何迹象可循。

## 二大庄严



当我们看见一朵花开启，那是庄严。

当我们看到一枝草挺立，那也是庄严。

智慧从黑暗中开悟，犹如晨曦中的花开。

定力在波动中不失，仿佛风雨中不倒的青草。

有动人之美的是智慧，这是“第一义庄严”。

不随恶境波折的是福德，这是“形相庄严”。

大般涅槃经说：“二种庄严，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

菩萨之庄严，那是由于世界本来如是庄严。

### 三清净

释迦牟尼佛指着大地，大地全部变成紫金色，他对弟子们说：“心净，则国土净。”

---我的世界本来就这样清静，只是你们看不见罢了！

“清静”有心、身、相三种，对于这个世界不生染心、瞋心、骄慢心、悭贪心、邪见心，是“心清静”。

心清静了，能常得化生，不再轮回，叫“身清静”。

身心清静了，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为清静的世界，这是“相清静”。

看曦光中的树，翠绿如斯，感到就与自心的清静无异。

#### 四不思议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发现，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是太有限了，就是一朵黄花从田野中开放，它所依凭的力量，人也不能完全了解。

所以，佛说，这世上有四件事是人不可思议的，众生的生死不可思议，世界的生成及始终不可思议，龙的意念不可思议，佛的清静境界不可思议。

既然一切都不可思议，让我们路过田园时仔细的欣赏一朵花吧！让我们在静寂的夜里不要思议，回观自己的心吧！

## 五色五智

从前在印度，僧团不得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制成法衣，认为这五种颜色是华美之色，是庄严极乐净土的颜色。

五色是法界体性、大圆镜、平等性、妙观察、成所作等五种智慧的象征、也是信、进、念、定、慧五种力量的代表。

到了中国，又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结合，与地、水、火、风、空五大相通，成为宇宙的根本元素。

每一种颜色都是伟大的，因此树上一粒鲜红的李子中，也有大化的奥秘。

## 六窗一猿

释迦牟尼佛拿起桌上的一条宝花巾，打六个结，对弟子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是同一本性，因妄相而有六种不同。

这就好像一个房子里有一只猿猴，从六个不同的窗子看进去，仿佛是六只猴子，其实只有一只。

很多人在某一个特别的时空都会看到那只猴子，但是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跳窗进去，抓住那只猴子。

抓住猴子再从窗子看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 七情六欲

凡人说的七情六欲，是从佛经来的。

喜、怒、哀、乐、爱、恶、欲是"七情"，乃是非之主，利害之根。

色欲、形貌、威仪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相欲叫做“六欲”，是凡夫对异性具有的六种欲望。

七情六欲原无好坏，沉沦了就堕落，清净了就超越。

可惜沉沦者众，清净者寡。

## 八功德水

佛经里，把很好很好的水叫做“八功德水”。

是说水具有八种功德、八种殊胜：

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善根。

包围着须弥山的七内海，还有佛净土的水都是八功德水。

其实，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水，今天路过犹澄明的澎湖内海就有这样的

感慨：许多地方没有八功德水，那是因为当地的人没有功德了。

一个地方的水开始污染，表示人心已先污染了。

## 九品莲台

《观无量寿经》里说到，人如果求生净土，死后会依其善根因缘去往生净土，净土分为九品，人则从莲花里化生。

人从莲花里化生出，想起来就令人感动，可是莲花那么柔软，要多么柔软的人才能安住呢？

在这波动烦恼的人间，有时觉得能住在草树围绕的茅屋，心中没有烦恼，就是净土了。

## 十界一念

佛法里把世界分成十界：地狱界、饿鬼界、畜生界、修罗界、人间界、天上界、声闻界、缘觉界、菩萨界、佛界，前六界是凡夫的迷界，后四界是圣者的悟界，所以称为“六凡四圣”。

十界看来很遥远，其实很近，“十界一心平等”，“十界互具”，“十界一念”。

所以说人身难得，生而为人是珍贵的，因为十界都在我们的心中，偶尔抬眼看人间，总是看到悲喜的演出，这时就会想：超凡入圣吧！可是看到苦难不能解救，就会想：超圣入凡吧！

## 十一面观音

以观世音菩萨的形相，看了最令人心惊的是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观音有十一张脸，顶上的佛面表示佛果。前三面慈相，见善众生而生慈悲

心，大慈与乐。左三面瞋面，见恶众生而生悲心，大悲救苦。右三面白牙暴出，见净业者发赞叹，劝进佛道。最后一面大笑，是见到善恶杂秽众生而生怪笑，使其改恶向善。

十一面观音其实是人间相的总和，令人深思，其慈如山，其悲似海，而他的生气与爆笑，何尝不是深刻的示现呢？

## 十二因缘

佛经的根本教义是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这是说生老病死一切的苦恼是从无明开始的，而一个人如果要灭除人间的苦，就要灭去无明与渴爱。

人生在这个天地，有哭有笑，有血有泪，看起来是多么奇妙，可是这奇妙是很久



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想要停止生死轮转，就要从此刻开始！

## 半梦半醒之间

去买闹钟的时候，钟表店的老板建议我买一种“懒人闹钟”。

“什么是懒人闹钟呢？”

“懒人闹钟是为了懒人而设计的，一般的闹钟响时只有一种声音，懒人闹钟响的时候，节奏由慢而快，由缓而急，到最后会闹得人吃不消；一般闹钟一按就停，懒人闹钟按了不会停，每隔五分钟它就会再响起来，除非把总开关关掉。”老板边说边从橱柜中取出一具体积很小的电子钟，示范给我看。

“什么样的人 would 买这种懒人闹钟呢？”

“一般人都会买呀！因为大家对自己都不是绝对有信心的，特别是冬天的清晨要起床真不容易。”

“可是，如果他起来把总开关关掉，这闹钟还是没有作用。”

“对呀！对于真正的懒人，再好的闹钟也没有用，闹钟是给那些介于半梦半醒之间的人使用的。”

与我一向熟识的钟表行老板，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话，令我颇为惊异，于是我接着问：“什么是半梦半醒之间呢？”

老板说：“一个人刚被闹钟唤醒的时候，就处在半梦半醒之间，如果一听到闹钟响，立刻能处在清醒的状态，这种人在佛教里叫做‘慧根’，如果闹钟怎样叫也叫不醒，甚至爬起来把总开关关掉，这种人叫‘钝根’。一般人既不是慧根，也不是钝根，而是‘凡根’，所谓凡根，是会清醒、会迷失；会升华，也会堕落；是听到闹钟响时，徘徊挣扎在半梦半醒之间，对这样的人，一个好闹钟才是有帮助的，在半梦半醒之间的人，是比较易于再入梦，不易于醒来的，这时需要一再的叮咛、嘱咐、催促，懒人闹钟在这时就

能发挥它的效益。”

真没想到钟表行老板是一个哲学家，最后就买了一只懒人闹钟回家，每天清晨闹钟响的时候，我总是想起老板所说的话，口念阿弥陀佛，立刻跃起，关掉闹钟的总开关，开始一天的工作，因为我希望做一个有“慧根”的人。

过了一阵子，我买的懒人闹钟竟坏掉了，拿去检修，查出来的原因是，由于太久没有让它“闹”，最后这闹钟竟不会闹了，老板说：“电子的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机会让它叫，过一阵子它就不会叫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如果依“慧根、钝根、凡根”来推论，一个有慧根的觉醒者，长久不让妄想、执著有出头来闹的机会，最后就会连无明习气都不会叫了。

其实，“凡心”与“佛心”并无差别，凡心是迷梦未醒心，佛醒是长睡中悠悠醒来的心；凡心是未开的花苞，佛心是已开的花朵。未开者是花，已开者也是花，只不过已开的花有美丽的色彩、有动人的香气、能展现春天的消息罢了。

我们既没有慧根能彻底的觉醒，但我们也不是完全迷梦的钝根，我们一般人都是

介于梦与醒的边缘，都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就在此时此地的生活里，我们不全是活在泥泞污秽的大地，在某些时刻，我们的心也会飞翔到有晴空丽日、有彩虹朝霞的境界，偶尔我们也会有草地一般柔美、月亮一样光华、星辰一样闪烁的时刻，有一种清明的态度来看待生命。

那种感觉，就像清晨被闹钟从睡梦中唤醒。

可惜复可叹的是，当闹钟响过之后，我们很快的会被红尘烟波所淹没，又沦入了梦中。

醒是好的，但醒不能离开梦而独存；觉是好的，但觉也不能离开迷惘而起悟。

生活中本就有梦与醒、迷与觉的两面，人在其中徬徨、挣扎、奋斗、追求，才使生命的意义、永恒的价值在历程中闪闪生辉，这是为什么达摩祖师写下如此动人的偈语：

亦不睹恶而生嫌

亦不观善而勤措

亦不舍智而近愚

亦不抛迷而求悟

人生的不圆满并不可怕，人投生到有缺憾的娑婆世界也不可怕，怕的是永远迷途而不觉，永远沉梦而不惊，怕的是在心灵中没有一个闹钟，随时把我们从无明、习气、妄想、执著中叫醒。

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向人们宣说梦境，《般若经》说这是“梦中说梦”，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大梦，睡眠中的梦固是虚假不实，人所走过的生命何处能寻找真切的足迹呢？《入楞伽经》中，佛说：“诸凡夫痴心执著，堕于邪见，以不能知但是自心虚妄见故。是故我说一切诸法如梦如幻，无有实体。”——一切诸法无有实体，如梦如幻，梦幻本空，悉无所有，凡夫执著于我，所以沉沦于生死大海中轮转不已，迷梦也就无法终止。

梦中还有梦在，这是生命的遗憾，而觉中还有觉在，则是生命的幸运。

觉，是菩提之意，是对烦恼的侵害可以察觉，对无明昏暗能明朗了知，心性远离妄想，而能照能用，做自己的主宰。

幻化如花，花果飘零之后，另外的花从哪里开呢？

梦境如流，河水流过之后，新的河水由何处流来呢？

《圆觉经》里说：“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

在落花的根部、在流水的源头，有一个有生机的清明的地方，只要我们寻根溯源，就能在那里歇息了。

善男子！善女人！在半梦半醒之间，让我们听着心的闹钟吧！一跃而起，走向清净、庄严、究竟之路。

## 梦醒时分

证严法师曾说过一个故事：

有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每天清晨都出去扫地，打扫别人家的门口，因此每个人看都他都非常喜欢。

有一天，几位年轻人问他说："老伯，你今年几岁了？"

他说："我四岁。"

那些年轻人以为他脑筋不正常，再问他一次，他还是说四岁，年轻人只好问他说："你今年是七十四岁？还是八十四岁？"

那位老人回答说："论年岁，我是七十四岁，但论真正的做人，我只有四岁"

年轻人问他："这是怎么说呢？"

他说："我七十岁以前迷迷糊糊过人生，不识道理，只是众生之一；但自我听了道理之后，迄今四年，我才懂得为人群服务，才深深感觉到自己是在真正的做人，所以说我只有四岁而已。"

法师最后下了结论："能体会佛的道理，才是真正出生的日子。"

学习佛法的人喜欢讲"开悟"，把开悟当成深远不可捕捉的情境，但是，如果把开悟摆在那么高深的境地，绝大部分人穷其一生也难有开悟的经验。

证严法师的故事给我们从一个新的观点来看开悟，落实到生活上，开悟的最初步就是"觉非"，觉察到过去行为、语言、思想的错误加以修正，就是开悟的基础，所以说，"修行"的最初步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这时候，人有一个清明的心，来做自己身口意的主宰，有如从梦中醒来一样。

一个人在梦中所经历的，不管是多么真实，都是处在虚妄与迷惘的状态，在梦中完全失去主宰自我的意识，只是随境流转，不能自己。因此，每一次从梦中醒来，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当人不断的"觉非"，不断的"修正行为"，慢慢的就走向正法，走向究竟开悟之路。

这个世界也有人的梦是不醒的！不知道从哪里来，迷迷糊糊投生到这个世界，熙熙攘攘的过了一生，最后，糊里糊涂的离开这个世界，投入另一个不可知的迷梦之中。

开悟，即是"醒转"，是把迷梦反转，觉悟真理的实相，进而证见真理，断除烦恼的扰乱，圆具封锁量妙德，身心自在。

只要一个人"开佛知见"的那一刹那，他就算从漫漫长夜醒来了，仿佛在沉睡中突然听到闹钟的声音，站起来做一天的工作，明明白白做自己的主人。

悟了以后的人还是要好好的生活与工作，就像醒来的人要生活与工作一样。不同的是，悟了的人，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有更明晰的智慧之眼，以及更广大的慈爱，来对待自己的人生、对待这个世界。

我很喜欢佛经里对菩萨的另一个称呼"开士"，开有明与达的意思，不仅慈悲智慧大开，还能指开正道来引导众生。凡夫在时空的轮转中突然张开心眼，就成了"开士"，这样一想就忍不住自问：每天梦醒时分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的心眼是不是也随着张开

呢？

究竟的证悟虽然很渺茫，可是从“觉非”而言，悟出自己的人生大道也并不远，每次想到七十四岁的老人自认为真正活了四岁，我就会自问：我今年几岁了？

## 与鬼捉迷藏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梦见我捉了一个鬼！”孩子早晨起床洗脸的时候，这样告诉我。

“鬼？”我怔了一下，六岁的孩子就知道有鬼，出乎我的预料。

“是呀！一个鬼！我捉住了他。”孩子斩钉截铁的说。

“鬼长得什么样子？”我问。

“鬼长得和人一样呀。”孩子说中。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鬼呢？”

“因为他走路时躲躲藏藏，专选黑暗的角落走，眉头皱成一团。很不开心的样子，他都不笑的，而且都用白眼看人，我在路上走，看到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只有他脸皱着，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鬼了。”孩子说。

原来他心里的鬼是这样，想想也颇有道理，我就问：“那你为什么要捉他呢？又用什么方法抓他呢？”

“我想，做鬼是很苦的，希望捉住他告诉他不要做鬼了。而且，我想，捉鬼是不容易的，一定要用鬼的方法才行，我就跑去对那个鬼说：喂！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轮流做鬼。他答应了，他先做鬼，我被捉住了，换我做鬼，我捉住他，就对他说：别做鬼了吧！每天绷着脸多无聊。他大概觉得做鬼没意思，就说好！”

孩子天真地说着故事，我听得竟然入神了，说：“他真的就不做鬼了吗？如果能不做鬼就可以不做，那就太好了。”

“哪有这么简单，我在梦里想，要怎么来改变这个鬼呢？我把他带到寺庙里，叫他在清净的地方消消鬼气，然后我教他念嗡嘛呢呗咪哞，我对他说：你早上就做这个

好了。然后坐在对面看他念，然后，我对他笑起来，一直笑一直笑。。。。”

“那鬼很奇怪，他从来没笑过，问我：这哈哈听了真好！要怎么哈哈？我听了很同情他，我说：你要是从前开开心心，现在也不会变鬼了。我就教他笑，他开始的时候笑得很丑、不自然，渐渐就笑得好看了，到最后比他原来好看一百倍，脸也红了，眉头开了，胸部也挺起来了，眼睛很亮很亮了。我说：你已经变成人了呀！人就是这样，开心欢喜，多好！鬼高兴得不得了，他叫我给他取个名字，我说：我就叫你开心好了！一说完，他就不见了，我也醒了。”

这是今天早晨，我的孩子对我说的一个梦，我听了引起一连串的思考，想到人间里，如果一个人终日不悦，白眼看人，总是走在黑暗的路上，他就可以说是人间的鬼，至少是心里有鬼了。若以孩子的标准来评定，我们走在路上看到的人，至少有一半应列入鬼界，因为开心的人愈来愈少见了。

对付鬼有什么方法呢？就是清静、开心罢了。我们心里的鬼不断地在和我们捉迷藏，一般人总是隐藏他，修行人的不同，就是显露他、捉住他、改变他，一直到他清

净为止。

佛经里说：

善护于身口，

及意一切业。

惭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护。

身口意三业的清静，是说身中无恶行之鬼、口中无恶言之鬼、意中无黑暗之鬼，使身口意清白明朗，就好像黑夜里的满月一样。佛陀在《杂阿含经》里说：“善男子譬如月，譬如明月净分光明，色泽日夜增明，及至月满，一切诸星中，其光最盛明。”

所以，我们不要怕黑，鬼就像黑暗里的影子，只要我们往光明之地走去，影子便会暴露出来，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影子就在脚下了！

## 时间道场

一分钟很短，但是，一分钟比五十九秒还长，比一秒钟更长很多，所以，要珍惜每一分钟。

佛经里最短的时间是一刹那，等于七十五分之一秒。一念里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因此连刹那也是无限。

佛经里最长的时间叫"阿僧祇"，是不可计算、无量数的意思，据称一阿僧祇有一千万万万万万兆年，可是又说："一念遍满无量阿僧祇劫"，因此长短并没有分别。

一弹指，也是佛经的用语，一弹指有六十五刹那，有的经说一弹指有九百六十生死，有的经说一弹指之间心念转动九百六十次。还有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又有说，四百念为一弹指，一万二千弹指是一昼夜。并不是佛经不统一，而是时间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

有的人一分钟当于千世用，有的人千百世轮回生死业海茫茫，不及别人的一弹指顷。

一寸时光，就是一寸命光，每一眨眼，命光就流逝了。因此，注意当下，就是珍惜永恒的生命。

在思想与思想之间，时间一定留有空隙，只要进入那空间，有觉察的力，时间就等于智慧。

不要期待永恒的理想，若能安住在此刻的时间上，此刻就是净土，就是永恒的理想。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其实，一就展现了万法，就像一秒钟不能从一万年抽出，一万年则是由一秒组成。

年龄不能做为智慧的依据，因为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老人。上帝未生之前，我就存在了，这是宇宙的真实。

有理想、有壮怀的人不因时间消逝而颓唐，而是到死的瞬间还保持着向前的心。

我喜欢两副对联：

世事如棋局，不着者便是高手；

一身似瓦瓮，打破了才见真空。

两个空拳握古今，握住也须放手；

一枝金笏担朝政，担起也要歇肩。

-----真是道尽了人与时间赛跑的关系，人不能与时间赛跑，但人可以包容时间、善待时间。

极大之处，有极小存在；极近之处，有极远存在；极恶之处，一定也有佛存在。

时间是空，但它创造了无限的有；时间是不可捉摸的，却制造许多可捉之物；时间的空与不空是同一质、同一味。

"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时间从未变过，因为钟表、日夜都不是时间；但时间也从未住留，因为整个宇宙都是时间的痕迹，时间的道场，在为我们说缘起的法、生灭的法。

## 惜别的海岸



在恒河边，释迦牟尼佛与几个弟子一起散步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脚步问：

"你们觉得，是四大海的海水多呢？还是无始生死以来，为爱人离去时，所流的泪水多呢？"

"世尊，当然是无始生死以来，为爱人所流的泪水多了。"

弟子们都这样回答。

佛陀听了弟子的回答，很满意的带领弟子继续散步。

我每一次想到佛陀和弟子说这段话时的情景，心情都不免为之激荡，特别是人近中年，生离死别的事情看得多了，每回见人痛心疾首的流泪，都会想起佛陀说的这段话。

在佛教所阐述的"有生八苦"之中，"爱离别"是最能使人心肝摧折的了。爱离别指的不仅是情人的离散，指的是一切亲人、一切好因缘终究会有散灭之日，这乃是因缘的实相。

因缘的散灭不一定会令人落泪，但对于因缘的不舍、执著、贪爱，却必然会使人泪下如海。

佛教有一个广大的时间观点，认为一切的因缘是由"无始劫"（就是一个无量长的时间）来的，不断的来来去去、生生死死、起起灭灭，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我们为相亲相爱的人离别所流的泪，确实比天下四个大海的海水还多，而我们在爱别离的折磨中，感受到的打击与冲撞，也远胜过那汹涌的波涛与海浪。

不要说生死离别那么严重的事，记得我童年时代，每到寒暑假都会到外祖母家暂住，外祖母家有一大片柿子园和荔科技园，有八个舅舅，二十几个表兄弟姊妹，还有一个巨大的三合院，每一次假期要结束的时候，爸爸来带我回家，我总是泪洒江河。有一次抱着院前一棵高大的椰子树不肯离开，全家人都围着看我痛哭，小舅舅突然说了一句："你再哭，流的眼泪都要把我们的荔科技园淹没了。"我一听，突然止住哭泣，看到地上湿了一大片，自己也感到非常羞怯，如今，那个情景还时常从眼前浮现出来。

不久前，在台北东区的一家银楼，突然遇到了年龄与我相仿的表妹，她已经是一

家银楼的老板娘，还提到那段情节，使我们立刻打破了二十年不见的隔阂，相对一笑。不过，一谈到家族的离散与寥落，又使我们心事重重，舅舅舅妈相继辞世，连最亲爱的爸爸也不在了，更觉得童年时为那短暂分别所流的泪是那么真实，是对更重大的爱别离在做着预告呀！

"会者必离，有聚有散"大概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在真正承受时，往往感到无常的无情，有时候看自己种的花凋零了、一棵树突然枯萎了，都会怅然而有湿意，何况是活生生的亲人呢？

爱别离虽然无常，却也使我们体会到自然之心，知道无常有它的美丽，想一想，这世界上的人为什么大部分都喜欢真花，不爱塑胶花呢？因为真花会萎落，令人感到亲切。

凡是生命，就会活动，一活动就有流转、有生灭，有荣枯、有盛衰，仿佛走动的马灯，在灯影迷离之中，我们体验着得与失的无常，变动与打击的苦痛。

当佛陀用"大海"来形容人的眼泪时，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夸大，只要一个人真实哭过、

体会过爱别离之苦，有时觉得连四大海都还不能形容，觉得四大海的海水加起来也不过我们泪海中的一粒浮沤。

在生死轮转的海岸，我们惜别，但不能不别，这是人最大的困局，然而生命就是时间，两者都不能逆转，与其跌跤而怨恨石头，还不如从今天走路就看脚下，与其被昨日无可换回的爱别离所折磨，还不如回到现在。

唉唉！当我说“现在”的时候，“现在”早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不可留，才是最大的爱别离呀！

## 春夏秋冬

带孩子到百货公司，到处都挂着打折的招牌。

“为什么要打折呢？”孩子好奇的问。

“因为换季了。”

“什么是换季？”

“换季就是一个季节换成另一个季节，像现在是夏天要变成秋天了，天气就要开始冷了，短袖的衣服要推销出去，所以要换季打折。”我说。

“那么，什么是夏天，什么是秋天呢？”孩子天真的问，却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想不出什么叫做夏天或都秋天，就决定与孩子来谈谈四季。我带着孩子找到一处可以喝咖啡的地方坐下，准备好好给他上一课。

“你记得前一阵子很热吗？一定要吹冷气才睡得着觉，这种很热的天叫夏天。”

孩子点点头。然后我说起去年我们住在乡间山上的冬天，整日寒风怒号，夜里常生一炉火，在炉边取暖，有时跑到草原去晒太阳的日子，那就是冬天了，我对孩子说，他也点点头。

“可是春天和秋天呢？”孩子说。

“春天就是冬天之后夏天之前百花盛开的时候，秋天就是夏天之后冬天之前天很蓝去很高的时候。”

“爸爸，你刚刚夏天说很热，冬天说很冷，春天说到花，秋天却说到云，冷热和花云怎么能相比？到底春天和秋天是冷不冷？”

“春天和秋天是不冷不热。”

“这两个都是不冷不热，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且两个都和夏天冬天接在一起，是怎么接的？”对于孩子的问题我震了一下，我们成人觉得四季是一种自然的演变，反而很少去思考其中的相异，孩子内心则充满疑问。

我说：“春天是比秋天温暖一点点，秋天则比春天凉爽一些。因为接在冬天后面，所以春天先冷后热，秋天是先热后凉。在春夏秋冬之间并没有界线，就好象我们爬楼梯一样，是慢慢发展的，而不是睡一觉，醒来就发现是冬天了。我们从一棵树可以看出四季，发芽的时候是春天，很绿的时候是夏天，叶子黄了是秋天，掉了叶子就是冬天！就像我们乡下路边的菩提树一样。”

孩子两只胖手撑着脸颊，专注的看着我，思考着四季的问题，突然，他的眼睛闪过一道闪光，叫着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春天和秋天是比较凉爽的夏天，还有比

较温暖的冬天!”

孩子眼中的闪光一下穿进我的心坎，是呀，其实四季、时间、生命、轮回都没有断灭相，春夏秋冬是以一种绵密的姿势向前推进着，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断灭是我们的分别，在孩子的眼中，一片纯净，春天是凉的夏季，秋日温暖的冬天，这使得四季都变得亲切可喜了。

“爸---”我又陷进不可救药的玄想中，孩子摇着我的手说，“在这个比较凉爽的夏天，你可不可以请我吃一个冰淇淋？”

带孩子去买冰淇淋，我买了两份，自己也吃了一个，吃的时刻感觉到生命真好，就在此刻，秋天已经来了，正是较凉的夏与较温暖之冬。

冬天也快来了，从秋天再往台阶上跳一格，冬天也只是很凉快很凉快，像坐在冷气房中的夏季吧！事无定相，因缘如流，如果在心里有春天，那么夏天是较温暖的春天，秋天是较清爽的春天，冬天是较凉快的春天，日日好日，季季如春，我们就能雀跃欢腾一如赤子，有了冰淇淋吃的孩子已经完全忘记春夏秋冬的争辩，看着孩子，我

心里突然浮起一首诗：“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

一个人到处去找春天，找到草鞋都踏破了，才发现春天是在梅花盛开的内部，春是冬的接棒者，是从最寒冷的地方起跑的。

这样想，就会知道无门慧开禅师关于四季的偈是多么充满了智慧：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 最真的梦

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深刻的梦想，就是人对于“我”的执著。



每天早晨清醒的时候，“我”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要吃东西、我要工作、我要上厕所。接着，我的势力范围就划定了，这车子、这房子是我的，这工作、部属是我的，到处都是我的东西。

即使是独自一人，也很难让我们抛开我，行为、言语、思想到处都是我的色彩，我思故我在、我言故我在、我行动故我在，透过这些我才是真实存在着的。

到了晚上睡觉，则是“我累了，我需要休息”，夜里不能控制的做了我的梦，醒来发现一切都是虚妄的。

因为有我，活着就有很多的烦恼，要为自己的肚皮、享乐、需要服务，四处奔波，但是，“我”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因为有我，死亡之际有许多恐惧，一方面担心我会永远消失，另一方面则舍不得花许多力气所积聚的事物。

因为有我，得之则喜，失之则忧。

我执，是一切贪心、瞋恨、愚痴的根源。

很少很少人地思考“我”的问题，例如我是真实的吗？我的哪一部份最真实？例如我在宇宙时空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例如我何所从来？何所从去？

当然，“我”不可能是假的，因为我是如此真实，受伤了会痛，工作了会累，肚子饿了会难受。会哭、会笑、会欢喜、会生气。

可是，我也不是那么真实，我会长大、会老化，似乎没有一刻是相同与恒常的。我也时常在工作、娱乐、睡眠时沦入忘我的状态，根本忘记了我的存在。而且我知道这，如果把我的皮肉、骨髓、呼吸、水分还给这个世界，我的色身失去，我的执著就不真实了。

我不会永远活在这个世界，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我也不能例外。可是似乎我的色身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是完全归于空无。

那么，“我是因何而生？我是因何而灭？生灭之后是否还有生灭？”是每一个有智慧的人都会问的问题，依照佛教的说法，人是从缘而生的，在某一个时空中，由色受想行识的习气，汇聚了眼耳鼻舌身意，假合了地水炎风空就形成了我的人身，等到缘

尽了，四大毁坏，一切都归于空无，只留下在种子中的识，等待下一个因缘的会合，如此不断的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生老病死、这就是轮回。这也是佛教说“无始”的原因，因缘的轮转会合，并没有一个开端。

因而可以这样说：在因缘的本质里，“我”是一个假合，可是在感觉的表相上，我是真实的。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认识倒：那时刻在变灭的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真正的我，从小到大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不知道已改变多少，可是我还是我。因此，把这些东西粉碎解散后，一定还有一个“我”在。

不只“我”是因缘所生，连一朵玫瑰花也都是的，玫瑰花若不叫玫瑰花，它也长同一个样子，也一样的香。但是在玫瑰花谢了后，我们不能说没有玫瑰，只能说玫瑰是因缘的假合。此所以玫瑰年年开，劈开玫瑰树却是一无所有。

众生不能明白“我”是假合，因此产生很多我的毛病、我的问题，例如：

我执：由于对我执著的习气长久熏气，因此对世界起差别心，这种“我执”的种

子，是后世得到各种不同果报的原因。

我见：执著“我是实有”的妄想见解，使我们惑业缠身，不得解脱。

我爱：深生爱着于一己的妄执自我，是人生的根本烦恼，因为我爱，所以我贪，由于贪则深生耽著，无法超越。

我痴：一切疑惑障碍都以愚痴为前导，因此我痴是一切无明烦恼之首。“我痴”就是愚于我相或迷于无我之理的人。

我相：虽然实相的“我”是没有实体的，可是凡夫总是误认实有而执著，这种执著产生了爱我轻人的妄想，甚至发现出我的相状。

我妄想：执著于我的虚妄颠倒之心，来分别诸法之相，产生了谬误的分别，不能如实知见事物。以情生著，则成系缚；若离妄想，则无系缚。

这是多么可悲，凡夫不知道迷界的真实相，而在世间的无常里执常，在诸苦中执乐，在无我上执我，在不净处执净。颠倒妄想就是这样而生的，一个人唯有破了我见、

我执、我爱、我相，才会有真实的般若，所以《金刚经》里才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如来说我者，即非是我，是名为我。”

在梦中有梦，在身外有身，我们知道夜里睡眠时的梦是不真实的，那是因为我们醒来的时刻，若不醒来，梦则似真。我们不能体验“我”是一个梦，可能是所有梦中最真的梦，那也是因为我们没有醒来的时刻，一旦醒来，我只是一场梦！

所以，人要有醒来的声愿，有醒来的勇气与决心，才不会永远在梦中沉沦而不自知呀！

## 宁静海

孩子从学校带回一盒蚕宝宝，据他说，现在学校里流行养蚕，几乎人手一盒。

面对那些纯白的小生命，我感到烦恼了，因为养蚕的事看来容易，实践却很难。我童年的时候养过许多次蚕，最后几乎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并不是蚕养不活，而是

长大以后它吐茧结蛹，羽化为蛾，生出更多的小蚕，繁殖得太快，不是桑叶不够吃，就是没地方放置，最后，总是整盒带到郊外的桑树上放生。

那时候山里的桑树很多，甚至我家的后院都有几棵桑树，通常我们都是去山里采桑叶，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摘家里的。

想一想，在桑叶那么充沛的时候，养蚕都会失败，何况是现在呢？

孩子养蚕的桑叶是买自学校的福利社，一包十元，回来后他把桑叶冰在冰箱里免得枯萎，我看他忙得不亦乐乎，却想到，万一学校福利社的桑叶缺货呢？

果然，没有多久，一天孩子满头大汗的从学校回来说：“爸！糟了！天下大乱了！学校的桑叶缺货！”那天下午，我带他到台北市郊几个可能有桑树的地方去，都找不到一棵桑树，黄昏回程的时候，他垂头丧气的坐在车里，突然眼睛一亮：“爸爸，我们用别的树叶试试！”

“没有用的，千百年来蚕就是吃桑叶长大，它不可能吃别的叶子。”我说。

孩子说：“真的饿死也不吃别的树叶吗？我不信！”

“那么，你试试看！”

孩子兴奋地把家里种的树叶各摘下一片，把冰箱里的菜叶也找来了，不管他放下什么叶子，蚕总是无动于衷，甚至连动也不动一下，虽然它们看起来是那么饥饿，饿得快死了，也不肯动口尝尝别的叶子。

试过所有的叶子，孩子长叹一声：“哎呀，这些蚕怎么这样想不开？吃几口别的树叶会死吗？”

他坐在那里发了半天呆，突然问我说：“如果，如果，一只蚕从生下来就让它吃别的树叶，不让他吃一口桑叶，它会不会吃呢？”

“你试试看吧！”

为了寻求这问题的答案，他更乐于养蚕（幸好第二天福利社的桑叶就送来了），蚕儿长大、成蛹、化蛾、产卵……当黑色像眼睫毛一样的小蚕卵化出来的那一刻，孩子就喂给它别的树叶，结果它们的固执和父母一样，连第一口都不肯吃。最后孩子不得不把桑叶放进去，它们立刻欢喜的开口大吃了。

小蚕对桑叶的固执执著，令我非常吃惊，它们的执著显然不是今生的习惯，而是来自遥远前世的记忆，否则不会连生平的第一口都那么执著。

在面对蚕的执著，孩子学到了什么呢？他说：“蚕的心，我们是不会知道的啦！”

是呀，蚕的心潜藏着轮回的秘密，孕育着业力的神秘，包覆着习气的熏习，或者是像海一样深不可测的。当然这些都无从查考，唯一可知的是它只吃桑叶（古今中外的蚕都如此），它只吐一种明亮，柔软，坚韧的丝（古今中外的蚕也都如此）。

世界的众生何尝不如此呢？每一众生的内在世界都深奥一如海洋。以蚕的近亲飞蛾来说吧！它们世世代代寻火而扑，在火中殉身，永不疲厌，是为了什么？以蚕的远亲蝴蝶来说吧，同一品种的蝴蝶，花纹世世代代均不改变，甚至身上的斑点不会多一个或少一个；而它们世世代代只吃花蜜，不肯改一下口味，这是为什么呢？

众生都有不能破除的执著，小似无知的昆虫到大似灵敏的人，都是如此，众生的识执都有如海洋，广大，难以探测，不能理解。

在我们理想中的宁静、澄澈、深湛、光明的自性之海，要经过多么长远的时光，



才能开显呀！

从一枚小小的桑叶，一只小小的蚕，我也照见了自己某些尚未破尽的烦恼。

## 红尘菩提序

### 1

在香港的中国百货公司买了一个石湾陶器，我从前旅行时总是反对购买那些沉重易碎的物品，这一次忍不往还是买了，因为那陶器是一个赤身罗汉骑在一匹向前疾驰的犀牛上，气势雄浑，非常生动，很能象征修行者勇往直前的心境。

百货公司里有专门为陶瓷玻璃包装的房间，负责包装的是一位讲标准北京话的中年妇人。她从满地满墙的纸箱中找来一个，体积大约有我的石湾陶器的四倍大。

接着她熟练的把破报纸和碎纸屑垫在箱底，陶器放中间，四周都塞满碎纸，最后

把几张报纸揉成团状，塞好，满意的说：

“好了，没问题了，就是从三楼丢下来也不会破了。”

我的石湾陶器本来有两尺长、一尺高、半尺宽，现在成为一个庞然的箱子了。好不容易提回旅馆，我立刻觉得烦恼，这样大的箱子要如何提回台北呢？它的体积早就超过手提的规定了，如果用空运，破的机率太大，还是不要冒险才好，一个再好的陶瓷，摔破就一文不值了。

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决定仍然用手提，舍弃纸箱、碎纸和破报纸，找来一个手提袋提着，从旅馆到飞机场一路无事。但是上飞机走没几步，一个踉跄，手提袋撞到身旁的椅子，听到清脆的一声，我的心震了一下：完了！

惊魂甫定的坐在自己的机位上，把陶器拿出来检视，果然犀牛的右前脚断裂，头上的角则完全断了。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后悔，后悔没有信任包装的妇人的话，更后悔把纸箱丢弃。这时我心里浮起一个声音说：

“对一个珍贵的陶器，包装它的破报纸和碎纸屑是与它相同珍贵的！”

确实，我们不能只想保有珍贵的陶器而忽视那些看来无用，却能保护陶器的东西。

## 2

生命的历程也是如此，在珍贵的事物周围总是包着很多看似没有意义、随手可以舍弃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价值，因为没有它们，我们的成长就不完整，就无法把珍贵的东西从少年带到中年，成为有智慧的人。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人生里的负面因素，没有负面因素的人生，就得不到教训、启发、锻炼，乃至成长了。

对于一朵美丽的花，它脚下卑贱的泥土是一样珍贵的。

对于一道绚烂的彩虹，它前面的乌云与暴雨是一样有意义的。

对于一场精彩的电影，它周围的黑暗与它是同等价值的。

这样的生命态度，在佛经中叫做“火中生莲”，就是在烈火的燃烧中，开出一朵

清净的莲花。因此，没有泥土就没有花、没有乌云就没有彩虹、没有黑暗就没有电影，没有红尘中翻滚，就没有觉悟的人生。

痛苦，是伟大的开始！

### 3

一个人在走向完美与理想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生命的许多困境，这些困境，在被红尘中所染者的眼中，是烦恼；在寻求超越者的观点，却是菩提！有很多事，放开一点、包容一点、转一个弯，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有一个关于禅者的笑话说：

两个有烟瘾的人，一起去向一位素以严苛出名的禅师学习打坐。当他们打坐的时候，由于摄心，烟瘾就被抑制了，可是每坐完一炷香，问题就来了。

那一段休息时间被称为“静心”，可以在花园散步，并讨论打坐的心得。每到静心

时间，甲乙两人便忍不住想抽烟，于是在花园互相交流抽烟的心得，愈谈愈想抽。

甲提议说：“抽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干脆直接去请示师父，看能不能抽！”

乙非常同意，问说：“由谁去问呢？”

“师父很强调个别教导，我们轮流去问好了。”甲说。

甲进去请教师父，不久之后，微笑的走出禅堂对乙说：“轮到你了。”

乙走进师父房里，接着传来师父怒斥和拳打脚踢的声音，乙鼻青脸肿的爬出来，却看见甲正在悠闲的抽烟。他无比惊讶的说：“你怎么敢在这里抽烟？我刚刚去问师父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几乎把我打死了。”

甲说：“你怎么问的？”

乙说：“我问师父：‘静心的时候，可不可以抽烟？’师父立刻就生气了。你是怎么说的，师父怎么准你抽烟？”

甲得意的说：“我问师父：‘抽烟的时候，可不可以静心？’师父听了很高兴，说：‘当然可以了！’”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说明了同样的一件事，如果转一个弯来看，烦恼就是菩提。

#### 4

生活在红尘中的我们，都俱有凡夫的禀性，凡夫的禀性就是贪爱顺境，要来润泽自己，瞋恨逆境，恐怕损恼自己。凡夫的性质就是不完美、不理想、不圆满、不具足的性质，而不完美、不理想、不圆满、不具足是由于“有情”，情比慧重，才会使我们落到红尘。

红尘中的修行，就是情感的修行，转识成智，转情成慧，如此而已。因此每一次情感挫伤的修补、每一次情感染着的清静、每一次情感波澜的歇息，都是红尘中的菩提。

红尘是情境，菩提在自心，红尘是永远不可能澄清的，有菩提的人却可以用澄澈的心来对待，就仿佛大海的波浪永不止息，明眼的人却能看到深海无波。如果想要找

一个理想的红尘来生活与修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幻梦。

从前，有一位满脸愁容的老人，七十几岁了还没有结婚，到处旅行、流浪，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有人问他在找什么？

他说：“我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女人，娶她为妻！”

那人就问他说：“你已经这么老了，旅行过那么多地方，难道，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女人吗？”

“有的，我碰到过一个，那是仅有的一个，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女人！”老人的眼里饱含悲伤，回忆着。

“那么，你为什么不要娶她呢？”

老人痛苦的说：“可是，她在寻找一个完美的男人。”

----红尘里就有菩提，只是人往往在外面寻找菩提，不知道菩提是使自己完美与提升的过程，就好象提着一口大箱子，里面放满稻草与纸屑，想去找一个珍贵的陶器来

安放，没想到陶器早就在里面，只是没有拨开来显露出来罢了。

可是，显露出来又如何呢？

显露出内在菩提的人，提再大的箱子、放再多的草屑、走再远的路，也能不厌其烦、无所畏惧了！

## 5

诸神中的智者普洛米修士的弟弟伊皮米修士是个冲动的神，他在制造人类之前先制造动物，而把他所有最好的礼物像气力、迅速、勇敢、伶俐、狡猾、毛皮、羽毛、翅膀、甲壳等好东西都给了动物，待他要造人的时候才发现既没有保护的外壳，本能又输给动物的人类将难以和兽类匹敌。

他很后悔，只好求助于有智慧的哥哥，普洛米修士于是接办了创造人类的工作，想出了一个使人类优越的方法，他先把人类的外形铸造得和诸神一样，看起来远较兽



类高尚与正直，然后他拿着一枝火炬飞向太阳，向太阳借火，将远比皮毛、羽毛、气力，或迅速更佳的能保护人类的東西“火种”送给人类。

人类虽然比其它的动物衰弱而短命，因为有了火种，他却凌驾了一切动物，甚至使人的文明和神差不多了，这一点，使诸神之王宙斯大为愤怒。

“要怎么来惩罚这一对兄弟呢？”宙斯自问，并想到了一些恶毒的方法，他先把普洛米修斯捆绑在高加索的山巅，然后制造一件看上去既甜蜜又可爱，既好奇又貌似含羞，既邪恶看起来纯洁的东西做礼物送给伊皮米修士。

这件“东西”被宙斯铸造完成，当诸神看见她时都惊奇得呆了，纷纷赐给她礼物，有银白的衣服、绣花的面纱、一顶金冠，和用盛开的花朵造成的灿烂花饰，宙斯把这件挂满诸神礼物的“礼物”命名为“潘朵拉”，意即“全体的礼物”。

潘朵拉是地上第一个女人，她的两大特质，一是好奇心，二是邪恶的性格。

诸神知道她的特质，因此当要把她送给伊皮米修士的时候送给她一个盒子，里面放了各种有害的东西，并且警告她不得开启，然后把她送给伊皮米修士。虽然普洛米

修士曾告诉他不可接受宙斯送的礼物，可是当他看到潘朵拉就立刻被迷住了，不但接受了潘朵拉，还娶她为妻。

潘朵拉对盒子的好奇心愈来愈强，有一天趁丈夫不在，就打开盒子来看，盒中冒出一阵怪烟，为害人类的瘟疫、忧患、痛苦、烦恼和灾害都跑了出来，恐惧的潘朵拉急忙盖住盒子，但已经太迟了，盒子里只留下唯一的一件好东西，就是“希望”。

把盒子打开的潘朵拉，使得人类的后裔无法过像诸神一样幸福的生活，幸好留下了“希望”，使得人在面对瘟疫、忧患、痛苦、烦恼和灾害时，还能得到安慰，在不幸中还能向前走，发展文明并繁衍子孙。

这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很喜欢，每次遇到人生的痛苦与烦恼，我就会想起潘朵拉的盒子和盒中的“希望”。

红尘中的扰攘是那些冒着怪烟的不幸与不安，而自心的菩提是永远怀着希望，使人的身体虽然受到捆绑，精神仍然是自由而奔放。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潘朵拉盒子中的“希望”，就是普洛米修士的火种，有了这火

种，使火种不灭，那么在苦难的折磨中就可以无畏了。

人类的英雄普洛米修士在高加索山巅被捆绑，但是他永远不屈服，他也不后悔盗火给人类，甚至誓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不会屈服于暴力、痛苦和恐吓。由于他的悲悯、智慧、勇敢，普洛米修士成为人类的象征，使他所铸造的人类在许多品质上犹胜于诸神。

我喜欢他的一首诗，长夜中读起来热血为之沸腾：

没有力量能强迫我求饶，

让宙斯放出他燃炽的电光吧！

用白的雪瓣，

雷和地震，

使这动摇的世界混乱吧！

这一切的痛苦，

均不能改变我的意志！

宙斯的权力虽然高过诸神权力的总和，是雨、乌云、可怕雷电的召集者，然而我们如果怀抱着永不熄灭的希望的火种，雨、乌云、雷电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意志呀！

## 6

《红尘菩提》所要表现的就是“希望”，是动摇混乱的世界中不失去自我的一种心情。

以观音菩萨来说，红尘是“观世音”的道场，在各种世间声音里寻求救苦；菩提是“观自在”的历程，走向十方圆明的心灵世界。以此做为我们苦难生命的典型，是我们通向智慧与悲怀唯一的道路，红尘虽暗，让我们擎着菩提的火炬前进吧！

这本书有许多篇章是通俗歌曲的歌名，我给予它新的意义，即在表明，纵是最浅俗如梦幻的事物，我们也可以得到觉悟的启发。

谨以此书献给在苦恼中浮沉的一切众生，祈愿：

消除宿现业，增长诸福慧，  
现眷咸安乐，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同证无上道。

# 《宝瓶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永续今好

香严童子

人间游行

密在汝边

精进料理

百鸟衔花献

我的释迦不卖

欢乐中国节

椰子壳的万卷书

随俗罢了

珠玉枇杷

老婆心切

金色莲花

珠玉枇杷

曼妙的云

沉默的君王

小 丑

谁是你的后人

人间英雄

快乐无忧是佛

何况恶人

幸福的开关

林边莲雾

不知最亲切

山色如何

伤心渡口

水晶石与白莲花

一朵花，或一座花园

今夕，何夕？

河的感觉

宿命之情

一粒沙，或一条河岸？

水中的金影

宝瓶菩提序

## 永续今好

人近中年，每次有朋友来闲聊，谈到后来总不免落入人生无常的感叹，无常之感不只是对会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许多在事业名望上辉煌过的人，更是能感到无常迫人。

无常虽然迫人，大家也都有想要超越解脱的心，奈何都已走上了一条难以返回的

道路，一个人有了名利、权位，可以有种种享受，但心却不能安顿，依然彷徨无依，益发使我们感到现代社会的无助与寂寞。

这使我想起隋朝有一位海顺和尚，他写过一首《三不为篇》的诗歌集，歌词十分优美动人，虽是出家人的悟道之诗，也可以拿来做为现代居士的觉悟之歌。诗歌这样的：

①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  
斫石通道，祈井流泉；  
君肝在内，我身处边。  
荆轲拔剑，毛遂捧盘，  
不为则已，为则不然。  
将恐两虎相关斗，势不俱全。  
永续今好，长绝来怨，  
是以返迹荒径，息影柴门。



②我欲刺股锥刃，悬头屋梁；  
书临雪彩，牒映萤光；  
一朝鹏举，万里鸾翔。  
纵任才辨，游说君王，  
高车返邑，衣锦还乡。  
将恐鸟残以羽，兰折由芳。  
宠餐讵贵，勾铎难尝，  
是以高巢林薮，深穴池塘。

③我欲衍才鬻德，入市趋朝；  
四众蟾仰，三槐附交；  
标形引势，身达名超。  
箱盈绮服，厨富甘肴，  
讽扬弦管，咏美歌谣。

将恐尘栖弱草，露宿危条。

无过日旦，靡越风朝，

是以还伤乐浅，非惟苦遥。

一个年轻人向往功名利禄，希望能文武双全、一步登天、衣锦荣归、享受荣华，原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当我们向一个自己订的标准迈进的时候，往往对隐伏的生命陷阱视而不见，于是到最后落得"两虎相凌斗，势不俱全"、"鸟残以羽，兰折由芳"、"尘栖弱草，露宿危条"的下场。

所以，一个人要想拥有今天的好，免得来日留下遗憾，就应该清楚的看见权势、名位、享受都是日旦风朝的事，像是云烟过眼，不是生命终极的寄托。

看清生活道路的实相，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过消极的生活，而是要及早在心里留一个自我的空间；也不意味着不要在人生里成功，而是要在成功时淡然，在失败时坦然！

人到中年并不可怕，人到老年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这是自然之道，是生命一定的进程，怕的是步入生命的后半段时，名利之心不但没有转淡，反而趋浓；欲望的焚

烧不但没有和缓，反而激烈；为人行事的步履不但没有从容，反而躁进。……那么，不管外表看来多么风光，也是值得可哀的了！

## 椰子壳的万卷书

江州刺史李渤有一次来参访归宗智常禅师（智常是马列祖的高足），他问说：

"佛教里常说纳须弥于芥子，如果说芥子纳于须弥山里，我就不感到怀疑，如果说芥子可以包纳整个须弥，这不是妄谈吗？"

智常反问说："大家都传言你读过万卷书，是真的吗？"

李渤说："是的。"

智常说："你的头只有椰子那么大，万卷书到底藏纳在哪里呢？"

李渤俯首默然，不能回答。

读到这则公案，令我掷笔赞叹，当我们说："一毛吞海，海性无亏"，当我们说："

一念遍满三千大世界”，当我们说：“一刹那是无量劫，无量劫是一刹那”，当我们说：“无量光、无量寿、无量佛土”。当我们说：“悲心若天，智慧如海”。……若用想象的来看，不免觉得是妄谈，但是一个脑袋都有办法装万卷书，时空相对性的粉碎，还有什么不能理解？

清远佛眼禅师说我们学禅的人，最容易犯两毛病，一是骑驴找驴，二是骑驴不肯下。前者使我们到处奔波寻求，忘记自己的内在；后者是当我们体验到禅悦的欢喜时，竟对自性生出迷恋执著，不能放下。

佛眼因此劝学禅的人说：“不要骑驴，因为你自己就是驴，整个世界也是驴，你无法骑它。假如你不想骑驴，整个世界便是你的坐垫。

这使我想起憨山德清禅师的悟道偈：

死生昼夜，水流花谢；

今日乃知，鼻孔向下。

骑驴找驴，找了半天才知道鼻孔向下，真是出人意料。光宅慧忠禅师与弟子紫璘

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佛是什么义？"慧忠问。

"觉义。"

"佛曾迷否？"

"不曾迷。"

"用觉作么？"

紫璘无言以对。

觉中原来还觉在，放下驴原来才打到真正的驴。只有椰子大既能装万卷书，芥子当然可以纳须弥。

禅是如此不可思议，般若也如是不可思议。

小丑

在台北东区繁华的街市，偶尔会看到两位小丑，说是"小丑"，只是说他们的脸上化了五颜六色的油彩，不是真正舞台上表演的小丑。

在人群中，我们一眼就会看见他们，匆忙的人群每当走到他们面前，会突然惊心一下，一回神，才又继续匆忙的脚步。

有一位是长得高瘦的青年，他撑着拐杖沿忠孝东路卖口香糖，走累了，就会蹲靠在大百货公司的墙看着人群。他的小丑化妆把脸孔从中划成两半，一半是永远带着笑意，另一半则哭丧着脸，眼角挂着一滴垂到脸颊的泪。

他的脸于是成为一种极为荒诞的组合了，嘴角也是。他那一半艳给的嘴，一半要笑的上扬着，一半欲哭的落了下来。他的半哭半笑的脸，让人一见就不能忘，不过，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偶尔会画出一张很欢喜的笑脸，让人感觉很春天。

他的头发更绝，是最流行的庞克头，有时染成好几色，有时如公鸡的红冠高高竖起，在黑夜的人群与流丽的灯光中，他那血脉贲张的头发像箭一样，仿佛枝枝都要向人的红心射去。那小丑是城市里的孤独者，他总是默默的从此处穿过彼处，特别使人

震动的是，他有一双极锐利肃穆的冷眼，每次与他的眼神相遇，令人欲哭，感觉到小丑不应该有那样的眼神。

另一位"小丑"就完全不同了，他驾着一部小型的机动车，车上摆了许多乐器，沿街演奏，完全无视于周围的人群。有一次在顶好广场前，围了一群人，中间传来电子琴和口琴的声音，我从人缝中穿过去，就看到这位小丑了。他的两腿完全失去功能，但他的脸很温和，油彩的化妆也很温和，最奇异的是他的眼，温煦一如春阳。

很显然，小丑也陶醉在自己演奏的乐曲里了，他的欣悦传给了旁边的人，大家都专心的聆听这位残障者，用特别的慧心来为人间的温情下注。人群愈围愈多，竟把一整个广场都占满了，连来取缔的警察也站也倾听。

为什么，两位残障者装扮的小丑有如此大的不同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们夸张的把自己打扮起来，是为了引志别人的注视，以及悲悯，来求取生活的温饱；另外，他们对人间事物，应该有独特的自我诠释吧！似乎企图用欢乐的外表来化解人间深沉的悲哀。

今天，我到百货公司的洗手间时，正好遇到年轻的小丑在镜子前补妆，他的盒子里装着各色油彩，一笔一画的往脸上涂抹，出人意外的专注之情。我看见他那惯常冷漠的眼中有一丝丝忧伤，眉头也深结着，他把头发一撮撮拈起，用发胶固定，然后满意的看着自己的脸。我看着，好像自己也贴近了他那忧伤的心。

我站在旁边静静看着他，一直到他完工为止，他未料到有人观看，意羞赧的笑了，脸红得使油彩都为之失色。那一刻，我才感吧：呀！这好像经历人世沧桑的小丑原来只是个纯直的大孩子！

走到街上，阳光灿然，真有几分是春天，缤纷的春装已上市，冷然的都市人都到街上温习已失去很久的早春的阳光，年轻的人的笑语此起彼落。

有人哭着，也有人欢笑。

有人半边脸欢喜，半边脸流泪。

在另一个日出，我们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了。

因为春天，不在遥远的天边，不在山水的人间，不在盛放的花蕊，而是在人心。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我是小丑，我要用什么眼神、什么心情来注视这个世界呢？

## 香严童子

有一天，孩子问我："为什么菩萨都喜欢香的气味呢？"

"你怎么知道菩萨喜欢香的气味？"我说。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用香来供菩萨？"孩子又问。

我就对孩子说，一是沉香是人间最单纯悠长的香，所以我们喜欢，菩萨也喜欢。  
二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菩萨喜欢什么，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拿来供养菩萨。

本来，我要对孩子讲《楞严经》里香严童子的故事，后来想到它是很难懂的，就作罢了。

佛陀问菩萨及阿罗汉：大家是如何修学而进入圆通的境界？

香严童子的回答是："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我时辞佛，宴晦清斋，见诸比

丘烧沉水香，香气寂然来入鼻中，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着，来无所从，由是意销，发明无漏。"

（我听了佛陀教导要仔细观察一切有为法的现象，我就辞别佛陀，独自清心安静的修行。有一天看到比丘在点燃沉水香，香气寂然无声的进入我的鼻孔。我观照这阵阵香气，它既不是木头，也不是虚空；既不是烟，也不是火。它飘去的时候一点也不执著，它飘进我鼻孔也不知从何而来。我的意识也和沉香的香气一样，一时销亡清净，由此证得无漏的果位。）

从香严童子的话，使我们知道烧香的行为应该更深一层的观照，佛殿里的香不只能洁净空气、驱赶蚊虫、化解污秽之感，而且可以庄严道场，使人得到清心定意之功。像香严童子因观香气而证得果位的修行，是最上乘的燃香。

香严童子又说："如来印我得香严号，尘气倏来，妙香密圆，我从香严，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香严为上。"

（佛陀印证了我的修行，赐给我"香严"的名号，尘俗意气一时消灭，自性妙香周密

圆满，我说是从香气的庄严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佛陀叫我报告如何圆满通达佛法，如果依我所证得的，以香气的庄严为第一。)

从香严童子的修行过程，我们是不是心开意解，对佛教要烧香，并且要烧好香，有更深入的认识呢？像"沉水香"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沉香"，因其生长期很久，成树后外朽心坚，置水则沉入水底，故而得名。从前的人要烧沉香很不容易，只有富贵人家才行，现在沉香已经很普及化了，我们应该烧好的沉香，不要烧粗制滥造的香。

一炷好香带给我们心灵的力量，胜过一大把普通的香。

因此，台湾民间谈到有福报的人常说："是伊祖公仔烧好香。"不是没有道理的，常烧好香，心定意澄，香光庄严，福气必会随香气而至。祖先烧好香都可以带给子孙福报，何况是由我们自己烧香来供养菩萨呢？要是烧香的时候，还能仔细观照香气"非香非空，非烟非火，去无所着，来无所从"，也观照自性的香气，就更殊胜了。

辞典里，对"香严童子"的解释是："由悟香尘，严净心地，得童贞行，故曰香严童子。"三复斯言，感觉上香严童子就站在我面前这一缕沉香的最高远处，对着众生微笑，

天真、明净，全身都沐浴在香气里。

随俗罢了

收到您的来信后，我不敢称呼您"洪博士"，但是我想不管称呼您的名字或头衔，您我都知道那叫的就是您，不是别人！

您的问题是：

"佛要人去我执，可是我阅读的佛学书籍的作者，总是把自己的履历及著作列出来。看他们讲的是禅学，头上却戴着那么多帽子，似乎我执都未去掉，到底原因何在？"

您说的这个问题曾问过几位法师居士，都未得到他们的答复，不知原因何在，可能是与他们无缘，而您希望我不用客套，以最真实的禅心毫无隐瞒的回答您的问题。

收到您的信，使我想起一些常被问到的类似的问题，例如"佛教主张吃素，为什么

素菜馆里素菜有'羊肉汤'和'红烧鱼'的名字呢？"例如"禅宗里说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什么却有那么多的公案和语录呢？"例如"禅宗说第一义不可说，那么，你写那么多文章有何意义？"例如"六祖慧能不识字，也可以成佛作祖，是不是我们应该舍弃一切经典呢？"例如"佛说法明明是四十九年，为什么说不曾说过一字呢？"

这些问题的面目不同，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既然您是以禅的态度来问，我就用禅的公案来回答您吧！

唐宣宗在还没有当皇帝时，曾经因避乱而隐居在禅寺里，他在盐官禅师座下当书记，黄檗希运禅师是那里的首座。

有一天，黄檗禅师在佛堂礼佛，正当他五体投地的时候，宣宗问他说："求道的人，不应执著于佛，不应执著于法，也不应执著于僧，你为什么要礼拜呢？"

黄檗回答说：

"我没有执著于佛，也没有执著于法，更没有执著于僧，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随俗罢了！"

宣宗又问："既然只是随俗，礼拜又有什么用处呢？"

黄檗听了举手就是一掌劈过去，打得宣宗哇哇大叫，说："你怎么这样粗鲁！"

"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在这里说粗说细！"黄檗义正辞严的说。

是的，禅师印出他的著作，上面挂着文学博士、大学教授等头衔，无非也只是和黄檗一样，只是随便俗罢了，其中并没有特别的用意。我想，一个禅师之所以要写书，和古代禅师的公案、语录一样，不是为自己来写，而是为了引导众生的方便，既然如此，就要随顺众生的习惯。

像我就觉得，禅书里把禅师的履历、头衔列出不仅无妨，还希望他的书取个好的书名，希望有好的封面、好的纸张、好的印刷，最好是让人拿了就爱不释手，能抱着睡觉。

自然，如果没有头衔、没有书名、用最粗糙的纸张来印一本禅书，禅书的价值并不会就会被折损，只是我们想想，众生将会如何对待这本收呢？他们不要说拿起来看了，很可能随手就丢在垃圾桶里了。

形式与本质之间可能没有必然关系，但形式可以产生对本质的印象，特别是对那些无法判别本质的人，形式变成一个重要的手段，要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包装、广告、设计，乃至于名牌了。例如素食馆里的"羊肉汤"，素食者叫了这道菜时，早就知道它是用香菇做的，那名称只是为了方便称呼，从没吃过这道菜的人吃的时候可能会问："这是什么做的？怎么这样像羊肉？"事实上，他吃的也只是剁碎的香菇，本质并无二致。

从前，有一位和尚看起来像是开悟了，于是既不拜佛、也不烧香，甚至，常常把最尊贵的《大般若经》撕下来，在上厕所时当草纸来用，有人责问他时，他总是说：

"我就是佛，经文是记载佛的说法，既然有佛在此，这些经文就是废纸，拿来当草纸，人何不可？

有位禅师勘破了他，就对他说：

"听说你已经成佛，真是可喜可贺，但是，佛的屁股是何等尊贵，用这种废纸擦屁股，真是太不相称了，你最好还是用清洁的白纸吧！"

和尚无言以对，大为忏悔。

这就是形式与本质的问题，真实的本质不会因形式的表现而改变，再特异的形式一旦能勘破，形式就成为可笑的东西。

如果我们有很好的本质，加上好的形式，不是更好吗？开悟的人如果能用白纸擦屁股，就比用经文擦屁股更值得崇敬，便合乎人情呀！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石室和尚跟随师父石头希迁去游山，石头说：

"前面有树挡着，快帮我把它砍掉！"？

石室说："拿刀子来！"

石头拿出刀子，把刀刃递给石室。

石室看师父递来了刀刃，不敢去接，说：

"师父，不是这边，把刀柄那边给我！"

石头说："柄有什么用呢？"



石室和尚当下大悟。

是呀，对一把刀子而言，柄有什么用？柄的用处，人人都知道，那是刀的着力之处，是用来控制一把刀的。可是柄并不是用来砍东西的，而是用以主宰刀子的，这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剪刀的握把、书的封面、音响的外壳、笔的套子、胶水的瓶子、灯的台座，你看，在我书桌前的东西，就有这么多和刀柄一样，甚至我把手抬起来看表，表带、表面也是这样的东西，但分针时针真的有用吗？时间并不会因为我手中的一只表而有所改变呀！

就像你是美国一流的生化博士，这一点您清楚得很，可是不认识您的人并不清楚，若你要从事一项研究工作，不公需要您的履历、头衔、经历，甚至有时还要写自传呢！这就是"随俗"或者"随顺众生"。

再看看庙里的菩萨，每一个都塑得那么庄严端正，甚至身披缨络、头戴宝冠，佛经不是说佛菩萨是无相吗？那也是随俗、随顺，加上方便善巧而已。

头衔如此，没有头衔也是如此！

我们都知道六祖慧能不识字的，但他"闻而慧"，一听到佛法就顿悟了！许多典籍都强调他不识字，这"不识字"也是他的头衔，是为了给那些不识字或知识教育较少的人有信心，让他们知道佛法的平等而来喜欢佛法。慧能的不识字，在我看来，是"不识字博士"，或"博士后研究"，也是我们加给他的头衔。那些识字而博通以论的祖师，不也一样伟大吗？

禅宗关于本质与形式、文字与第一义之间的思考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有一首诗说：

侏儒戏场中，  
一贵复一贱；  
心知本自同，  
所以无欣怨。

在戏台上演出的人，一下子扮乞丐，一下子扮皇帝，但演皇帝时他不欣喜，演乞丐也不怨恨，这是由于他知道自己不是皇帝，也不乞丐。就像我走路上，有人认识我，

我不会为之欢喜，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会伤心，因为，我说是我，或我只是我！

《金刚经》说：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如来"不是色相音声所能求得的，那么我们若从一个人的头衔要来控求其本质，也是不可得的。

当我们拿到一本书，何不把履历的那一页翻过去，读读看有无所得，这才是要紧的。

我的书，也是这样，您不会因为看到我的照片和履历才读我的书吧！

您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性，所以我写了这么多，而且这封信要收到我的书里，算是您为众生而问，我为众生回答，相信您不会在意才对。

## 谁是你的后人

天皇道悟禅师去参访石头希迁禅师。

天皇："离却定慧，以何法示人？"

（如果超脱了定慧，请问用什么开示别人呢？）

石头："我这里无奴婢，离个什么？"

（我这里本来就没有奴婢，谈什么超脱？）

天皇："如何明得？"

（这句话如何叫人理解？）

石头："汝还撮得空吗？"

（你知道空吗？）

天皇："恁么即不从今日去也！"

（我得到空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石头："未审汝早晚从那边来！"

（不料你还是在那边的人!）

天皇："道悟不是那边人！"

（我不是那边的人!）

石头："我早知汝来处！"

（我早就知道你的来处了!）

天皇："师何以赃诬于人？"

（师父没有证据，怎么可以诬赖我呢？）

石头："汝身见在！"

（你的身体就是证据。）

天皇："虽如是，毕竟如何示于后人？"

（虽然如此，但毕竟我们拿什么去教导后人呢？）

石头："汝道阿谁是后人？"

（你说说，谁是你的后人？）

天皇道悟就在满头大汗中顿悟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公案也是满头大汗，这实在是学佛学禅的人最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不能超脱，还天天想着怎么样去教导后人、去开示后人、去度化后人！

"谁是你的后人！"石头大师的这一句话有如天边轰然的一棒响雷，乌去密布中撕开天幕的闪电一样。

在解脱者的眼中，自他一体，自觉就是觉他，哪里有什么前人后学、主人奴婢呢？这无非都是自心的妄念吧！

从无始劫看来，我们流转不断的前世正是我们的"前人"，如果我们不找到解脱之道，继续在生死波涛中浮沉，我们就将是自己的"后人"，--我们的身体就是证据，谁是我们的后人呢？--

在这段公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禅师如何以严峻的手段教化弟子，读到"我早知汝

来处"让我们知道，禅师所说的"印可"乃不是虚幻的名目，这应该也是做为一位禅师（能看出弟子的来处）最根本的资格了。

由于知悉弟子的来处，那么一切逼人的手段都不是可怕的，而是充满了无限的期许与慈悲。

## 人间游行

读《阿含经》最常从眼前跃起的是四个字："人间游行"。

佛陀成道以后，在人间各处游化，有时也到天上去说法，在《杂阿含经》最后一部分，都是佛陀为鬼神说法的记载，很有意思的是，佛对"天子"说法总是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天子们则都是在半夜来请佛陀开示。而在佛为夜叉鬼、针毛鬼、鬼子母等百千诸鬼说法时，都是佛陀在"人间游行"，晚间接受鬼的供养，住在鬼所变化的居处。

经典一开始的时候，都是：

"如果我闻。一时，佛在某某国人间游行……"

我很喜欢经典这样的开头，光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人间游行"这几个字就够令人沉思了。

《增一阿含经》的"听法品"里，曾记载佛陀到刁利天宫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

帝释问佛："为用天食？为用人食？"

佛言："用人间食。所以然者，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

于是，佛在天上就吃人间的食物（在天上想来，是十分粗糙的东西），共吃了三个月，娑婆世界的众生很想念佛，优填王首先用榼檀木刻佛像，波斯匿王首先用黄金塑佛像，传说这是佛教有佛相的开始。

经上还有一位佛的弟子，死后升天，怀念佛陀，以神通力变化到佛面前，可是他身体却站不起来，他细致的身体如酥油一般软瘫在地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佛陀教他身体变粗糙一点，才能在人间站立。



相对于六道里的天道、阿修罗道，乃至于是鬼王，人都是非常粗糙的，吃的食物也很不佳，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不过，当我们想到佛陀选择在人间成道，并且乐于在人间游行，即使住在辉煌的天宫，仍然与我们一样吃着人间粗糙的食物，光是如此，就值得我们感恩，因为仅仅“人间游行”四字就有深刻的大慈悲在。

我们也是天天在人间游行，可是我们做了什么？又想选择了什么呢？

## 珠玉枇杷

到南投山乡间灵源寺去拜见妙莲老和尚，已经干旱了数月的中部，在这一天突然大雨滂沱，许多人家都把家里的塑胶桶子搬到庭院外面来承接雨水，这样的惜福画面已经许久没有看见了。

车子在泥泞的山路间转半天，司机说再也上不去了，我们于是下车在雨中步行，

雄浑的寺院在山的顶端，沿路可以俯望雾气山风中的梯田，春耕后的稻子正欢欣的抬头看满天的绵绵之雨。

我想到今天天未亮就被朋友唤醒，他说："我们一起去看一位非常伟大的法师。"

他讲的法师正是妙莲老和尚，妙老从前住在香港，曾经闭关长达二十几年，因此往往只闻其名，未能亲仰他的风采，一个有二十余年的时间闭住在关里，未能亲仰他的风采，一个人有二十余年的时间闭住在关里，而竟然盛名满天下，得到中外人士的景仰，这也算是一个神奇的事吧！

妙莲老和尚最神奇的还不在此，他曾修习净土法门的"般舟三昧"多达十几次。"般舟三昧"是很难的修行方法，每修一次要九十天，在这九十天中要二十中小时保持在念佛奔行的状态，不能有一丝昏沉。在关房中横挂着一条绳子，行香念佛累到不能支持时，只能在绳上稍微靠，像这样想象中只有古人在修行的法门，没想到今日仍有人修，而且连修十几次。

我曾访问过台北十访禅林的住持从智法师，从智师父曾修过四次"般舟三昧"，他说

到修"般舟三昧"时的经过，九十天不眠不休，到最后连绳子也不敢靠，因为一靠便倒，只好用绳子把自己的双手绑着挂在墙上，即使是如此，身体犹一直往下坠去。听得我心弦震动，久久难已。

从智师父说：“很可惜一直没有修成功，应该一天二十中小时都保持清明，可是我最多只能保持二十二小时的清明，另外有两小时总是破不了。”

"师父，什么叫般舟三昧的成功？"我说。

他说：“成功就是破了一切执著，达到无人相、我相、寿者相、众生相。”

从智法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修行是骗不了人的。即使不开口，也知道有没有。"

这两位修行"般舟三昧"的师父都是我所崇敬的，他们使我们在茫茫的人世中闻到了修行者的消息，好像在山林间的危壁上看见一株纯净的百合花开放，香气在四周流荡。

南投的灵源山寺风景秀丽、规模宏伟，是妙莲老和尚回国四年多以来的道场，他在香港潜心苦修后选择台湾做为弘法常住之地，这里面除了深刻的悲心，也可以见到台湾的因缘殊胜，福报广大。

妙莲老和尚很亲切的与我们晤面，做了一些关于修行的开示，他说：

"要时常维持心、口、意的清静，尤其要守口戒，不要对人出恶言。"

"愿力与业力就像翘翘板的两边，业重并不可怕，愿力加重、福德加厚，业就浮起来了。当然要仰仗佛力，多念佛拜佛。"

"皈依与学佛并不是在找一个新的家，而是像久别家乡的浪子回家一样。"

"不要去压制心念，而是要放下心念。"

"所有世间的一切相都是虚妄的，能放下就是最好的修行。"

"老实念佛呀！"

他浓重的苏州口音并不难懂，他说的话也都平常简易，但由于慈悲的关系，使我感到在最平常的话里有极深刻的力量。

离开灵源山寺已近黄昏了，雨势全停，笼罩在四野山上的山风，正一丝丝的在晴空中飞扬到更高的地方，久旱得到雨水的农人纷纷走到梯田的田埂。站在山上，我看不见农人的表情，却能感觉到他们的欣喜之情。

半路上，我下车在路旁小店买了两串南投特有的红香蕉，还有一串刚从树上采来的新鲜枇杷。香蕉是内敛的枣红色，枇杷则是阳光一样的金黄，用绳子挂在店门口，看了就令人感动。

今天晨起，把两根红香蕉和十个枇杷摆在白色瓷盘上，剥了当早餐，芳香浓郁，想到昨天去见妙莲老和尚一日的奔波，觉得吃香蕉与枇杷也是非常幸福，宛如在净土无异，吃完枇杷时就决定把这段因缘，这样笔记下来。

## 人间英雄

英国作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里，这样界定人间的英雄：

"大勇无畏，勇中有温柔之情的人。"

"独具慧眼，达于永恒深处的人。"

"以生命火，来照亮真实之光的人。"

"甘于沉默，不爱自我炫耀的人。"

"情智交融，有似云雀般欢愉的人。"

"自我节制，因节制而高雅的人。"

"喜爱无限，公然向死亡挑战的人。"

"天真自然，明亮一如赤子的人。"

"生而忠诚，因忠诚而伟大的人。"

"洞察明锐，以直觉便能看见神圣的人。"

.....

这些话，使我们知道英雄何以为英雄，而这些特质，都是大乘菩萨的特质，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吧：菩萨，正是最伟大的人间英雄！菩萨行，正是最高远的英雄行径！

菩萨与一般有间英雄最大的不同是，菩萨从不以为自己是英雄，而是随顺在众生之中，与众生同样的仰望。此外，菩萨不求世间的名利与权位、菩萨不被时空所拘限。

菩萨有无喧的胸怀，但不认为自己的胸怀够广大。

菩萨有无尽的慈悲，但不以为自己的慈悲够深切。

菩萨有无量的智慧，但不以为自己的智慧够宏伟。

菩萨有无限的柔软，但不以为自己的温柔够细腻。

菩萨是人间的英雄，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但菩萨之所以为菩萨，是在他的无求、无私、无怨、无悔、无往、无着。

英雄的成功，是时代与环境改革的标帜，是在无数凡夫的枯骨上站立的。

菩萨的成功，是使凡夫都成为菩萨，使最苦难之地，犹有最高洁的心灵，使最烦恼浊恶之地，也应成最清净殊胜的国土。

英雄，是历史的旗帜。

英雄，是永恒的诗歌。

英雄，是浓云中的闪电人，是危崖间的走索者。

菩萨，是温暖柔和的日月，是架在危崖间让人走过的桥。

英雄的歌谣总是写在书册，以美人的幽魂镶边，用醇酒的熏陶作注。

菩萨的诗章则是流在空中，用智慧的馨香做油，以慈悲的清静为火。  
不断的燃烧，却不留形骸，成为永恒的蓝天的一部分。

## 密在汝边

有一位和尚去问临济义玄："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师批示。"

临济说："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一即三，皆空而无实，有如真正道人，念念不间断。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惑的人，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虚用功夫，山僧今日见处与佛祖不别，若第一句荐得，堪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荐得，堪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荐得，自救不了。"

他说明了三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心清净"、"心光明"、"处处无碍净光"，若能了知这三者，一句话就完了，何必虚用许多功夫！

在禅宗里，我们时常讲到"开悟"，以禅的第一义谛而言，"开悟"是证得空性，得到



彻底的解脱。但是从凡夫的视界看来，开悟是多么遥远的事，然而，遥远并非一定不可及，我觉得，每天都能开启一些智慧、发起更大的悲悯、能有新的超越与承担，使似清净一点、光明一点、自在一点，虽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也算是一种"开悟"了。

印顺导师曾写过一篇文章《解脱者之境界》，认为证得者法真性的境地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从方便去说，约可由三事表达：

一，光明：那是明明白白地体证，没有一丝的恍惚与暗昧。不但是自觉自证，心光焕发，而且有浑融于大光明的直觉。

二，空灵：那是直觉得于一切无所碍，没有一毫可粘滞的。经中比喻为：如手的扪摸虚空，如莲华的不着尘垢。

三，喜乐：由于烦恼的滥担子，通身放下，获得从来未有的轻安、法乐。这不是一般的喜乐，是离喜离乐，于平等舍中涌出的妙乐。

因此，解脱者的心境是"不忧不悔"、"不疑不惑"、"不忘不失"。

印顺导师对解脱者心境的说法，可以与临济禅师的话对照来看，我们虽无法恒常保有光明、空灵、喜乐之心，生活里却也有不少光明、空灵、喜乐之境，那么，就从那里时入吧！时常提起光明的念头来照亮生命、提起空灵的观点来超越生活、提起喜乐的心来洗去苦恼的尘埃，这就一步一步走向"开悟"、"不受人？"、"解脱者"的道路了。

惠明向六祖慧能请法之后，又问六祖："还有密意否？"六祖说了一句明照千古的话："密在汝边！"

追求开悟的人总会不自觉的想："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的方法或通道去寻找智慧或开悟呢？"

其实，最大的秘密是在生活、在自我、在生命历程的每生个环节，只看人有没有承担、能不能开启而已。我们如实的生活，在生活中得到一丝清静、光明、自在、空灵、喜乐，都能时时觉照到"密在汝边"，这是在堪忍世界中还能奋起，坦然向万里无寸草处行去的、最大的密意！

## 老婆心切

临济宗的祖师临济义玄，他对弟子无情的棒喝在禅宗史上很有名，但他在追随黄檗希运习禅的时候，也被打得很惨。

他在黄檗处已经很久了，每天只是随大众参禅，有一天首座和尚睦州问他："你在这里多久了？"临济说"三年了。"睦州又问："曾经参问过师父没有？"

他说："不曾参问。"

"为什么不问呢？"

"不知道问个什么？"临济说。

睦州就建议他："何不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呢？"

临济觉得有理，就跑去问师父："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但话还有问完，就被黄檗打了一顿。他回来后，睦州问他结果如何，他难过的说："我的问声未绝，师父就把我打了一顿，不知如何是好？睦州叫他不应该这样就泄气，不妨再去问同样的问题试试看。

临济连续去问三次，三度被打。

临济暗恨自己愚鲁，又觉得可能与黄檗因缘不契，就向黄檗告辞，黄檗教他去见大愚和尚。

临济到了大愚那里，大愚问他："从什么地方来？"

他说："从黄檗那里来的。"

大愚问："黄檗对你有什么教导？"

临济委屈的说："我三次问祖师西来意，三次都被打一顿，到现在还知道过错在哪里？"

大愚说："这个黄檗这么老婆心切，为了你能彻底解脱，竟动手打了你三次，让你来这里问什么有过无过！"

临济被大愚一说，忽然彻悟了，感叹的说："原来佛法无多子！"

大愚一把抓住临济的衣领大骂："你刚才还说自己不知道错在那里，现在又说佛法无多子！是什么道理，快说，快说！"

临济没有回答，伸拳就向大愚的肋下打去，大愚把他的拳头托开，对他说："这是你师父黄檗的事，和我无关。"

临济于是告辞大愚，回来重见黄檗。黄檗看到他就说："你这样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

临济说："我回来是因为师父的老婆心切。"

黄檗说："大愚这个大汉如此多嘴，等我见了他一定要打他一顿。"

临济说："说什么见到才打，今天就该打。"说着，就打了黄檗一巴掌，这一掌使黄檗开心大笑。

我们读到《景德传灯录》里的这段故事，就好像看电影一样，禅师的举止真是栩栩如生，一个禅师不管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弟子，都是出自最大的慈悲与善意。这一点，弟子也知道，临济在被痛打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丝毫恨意，只是为自己不能明白被打的意义而感到伤心罢了。这使我们知道师父与弟子之间极深刻的情感。

我很喜欢"老婆心切"这四个字，使我们想起了自己的祖母与母亲，她们的打骂，无一不包涵了最深切的期许与热爱，如果我们只看"婆婆妈妈"的一面，而不能进入"婆心"，就难以知道老母亲的爱是多么温柔深长了。同样的，若我们无法体会禅师的"老婆心切"就不能看见棒喝的时候有多么大的期许。

当临济见到大愚时，大愚为了黄檗连打临济三顿感到他"老婆心切"，如果没有婆心，一次都懒得打了，何况是三次呢？禅师对弟子的棒喝与母亲对孩子的打骂，其本质是一样的。

我国古代有一个叫韩伯俞，他小时候常常被母亲打，便他从不哭泣，有一天他挨打的时候，却伤心的哭了，他母亲大为惊奇的问他："以前你被打时，从来不哭，今天为什么哭了呢？"

韩伯俞说："以前妈妈打我，我感觉很痛，知道妈妈身体很健康，但是今天我不觉得痛，想到妈妈已经年老体衰，怎么能不哭呢？"

不只是母亲自然有婆心，孩子对待母亲也应该有婆心；不只师父对弟子有婆心，

弟子对师父也应该有婆心。

禅的进行是在开启有的空性，表面上是无情的，但在无情的表面里隐藏的却是无私的至情，要习禅，一定要了解这种至情才好。

## 快乐无忧是佛

当我们读到了四祖道信对牛头法融说："快乐无忧，故名为佛。"真是令人深深的感动，对于我们修行佛道的人是无与伦比的教化，像我们在生活里还有许多的烦恼、不安、忧伤，心灵中充满了喧闹、哀愁、骚动的人，哪进而配谈什么是佛呢？

我们先不说学佛，沉是说学习快乐无忧好了，一个人如实的生活，才知道"快乐无忧"四个字是多么艰难。

信仰佛教最虔读的西藏人民，他们互相问候的话，不是"呷饱也未？"不是"恭喜发财！"而是"吉祥如意。"人人在见面或分别时，总是双手合十，互道"吉祥如意"！我觉

得，吉祥如意与快乐无忧很相近，但犹不如快乐无忧那样的浅白。

我们现在来看"快乐无忧，故名为佛"的出处，我且用分行来重排国祖道信这一段对真要的开示：

"无百千法门，同归方雨，河沙妙德，总在心源。

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

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困果，皆如梦幻。

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

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

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

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念，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

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快乐无愤愤乃不是感官个体户满足的层次，而是任心自在，遇到任何的因缘都是



佛法的妙用，这是万里无云，浩浩青天的境界。也是达摩祖师说的：

亦不睹恶而生嫌，  
亦不观善而勤措；  
亦不舍智而近愚，  
亦不抛迷而求悟。

当牛头慧忠禅师说："人法双净，善恶两忘；直心真实，菩提道场。"--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有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协否？"在珠慧海说："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饿来吃饭，困来眠。"曰："一切人总如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南泉普愿禅师快圆寂时，弟子问他："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他说："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

弟子说："我可随师父去吗？"他说："可以，你如果要跟我去，别忘了衔一茎草来！"--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洪州水老和尚说："自从一吃马祖蹋，直至今笑不休。"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云门文偃禅师说："日日是好日。"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汾山灵祐禅师说："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譬如秋水澄澄，清静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之人。"--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黄檗希运禅师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仰山慧寂禅师说："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来觅真金，我亦拈与。"--这是快乐无忧是佛。

我们看历代祖师，真的是个个活泼纵跳、生意盎然。快乐无忧，这种无忧不是来自后世极乐的期待，而是今生生活的承担，是如实的接受生活，要在今世，甚至此时

此刻就无忧。

因此，有人问石头希迁禅师："如何是解脱？"

他说："谁缚汝！"（没有人绑你，为什么求解脱呢？）

"如何是净土？"

他说："谁垢汝？"（没有人污浊你，为什么求净土？）

"如何是涅槃？"

他说："谁与生死与汝？"（没有人给你生死，到哪里去求涅槃呢？）

无时不是解脱之境，无处不是净土的所在，永远都在涅槃之中，长空不碍白云飞，  
好一个快乐无忧是佛！

## 精进料理

在日本，把素食者称为"精进者"，素食则叫做"精进料理"，这是最近我到日本旅行才知道的，我很喜欢"精时料理"的名词，它使素食不再是静态的，而成为一种行动，或者一种实践，我觉得这个名词是宜于沉思的。

由于素食的关系，使我感觉到旅行的时候常常带来不便，若到西方国家，往往只有以面包和生菜沙拉果腹。但这种不便也不只发生在旅行，就是在国内赴朋友的饭局也常觉得惭愧，因为满桌的珍肴都无以下箸，还要叫主人特别准备一碗清淡的素面，这样，主人常觉得招待不周，而我则为带给人麻烦，心中不安。

在城市里还好，因为城里到处都有素食餐馆，饭局又多在餐厅进行，即使在荤菜馆子里，请厨子做两样素菜也不困难。一旦到了乡下，常弄得备菜的主妇手忙脚乱。

其实，素食者是很随缘随意的，青菜豆腐、酱菜花生就感到与山珍海味无异，只是使主人觉得招待不好，我的心中总是过意不去。

近来住在乡下，又逢年关，来请吃尾牙的乡下人很多，我很喜欢那种热闹的局面，常一再的嘱咐只要一盘素菜、一碗白饭就是最好的招待，或者只要一盘素炒米粉就够

丰盛了，却由于乡下人盛情，常为我一个人做了五、六道素菜，这就使我心怀愧疚，一来我自己吃不了那么多，二来从没做过素食的主妇一定费了不少心血，三来我何德何能接受如此的盛情呢？

所以，我常想到，中式的素食还可以有更大的改进，使其更方便、合乎营养、不致浪费。像在日本的传统式餐馆，不论城乡，菜单里都会有"精进料理"一栏，最常见的是一碗面，其次是"定食"。定食以划格的餐盘盛装，内有白饭一碗，味噌汤一碗，小菜三、四样，既简单又清爽，日本食物分量不多，总可以吃得干净，也不至于撑饱，真是最好的素食形式。

因为到处都有"精进料理"，使我在日本旅行感到并无不便，偶尔到没有素食的馆子，只要在白纸上写"精进料理"四字，也都能很快的送来一份定食。可见日本人虽爱吃海味，素食还是很普遍而有传统的，他们对素食也十分敬重。

"精进料理"这四个字，使我们吃素食时可以感受到素食的意义。因为"精进"乃是菩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中很很需要的一环，使我觉得连吃饭时

都能常怀感恩与精进。

我也喜欢香港人把素食称为"上素"，例如"麻油上素"、"罗汉上素"、"豆腐上素"等等，在广式茶楼里，虽然大部分是大鱼大肉，但通常有一味"罗汉上素捞面"或汤面炒面"，还有一味是"芥蓝上素"，对素食者而言，如此简单的食物，滋味确在满桌荤腥之上，所以堪称为"上素"。

素食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一个人能以素食维生是分内应为，因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己的口腹之欲，用动物的生命作牺牲，可是若由于素食带来不便，甚至招来别人的物议，那就让我常怀惭愧心了。

我想起六祖慧能在二十三岁时主顿悟了，可是他在近四十岁才出来弘法，其中有十七年的时间他住在人群里，甚至有许多年隐居在猎人队里吃肉边菜，却没有发现他是禅宗祖、法门龙象，这种情怀真是伟大无比。可见重要的还不在于吃精进料理，而在于，不管吃什么料理，内心都一样的明澈与精进。

在台湾，不只是荤菜常一盘盘倒掉，即使偶尔吃素食宴席，也总是分量太多，糟

踏了食物，像日式的"精进料理"或港式的"上素"都是值得提倡的。虽说名相并不重要，但我多么希望，在"精进"及"上素"中，我们能体会到素食更深刻的意义！

## 金色莲花

有一次，南泉普愿禅师偶然到达一个村庄，不料见到庄主在庄外迎接。

这使南泉大为惊讶说："我凡是要到一个地方，事前从未告诉别人，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呢？"

庄主回答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土地公说你今天会来，所以就出来迎接。"

南泉叹口气说："这是我修行还未到家，所以才会被鬼神看到呀！"

若鬼神可见，则仍在"有"里，要"空"到鬼神不见才是极处。

处辉真寂禅师就任方丈那一天，一位和尚问他："释迦牟尼佛说法时，地上常常开

出金色莲花，今天你就职方丈，我们可发看到什么祥瑞呢？"

真寂说："我只是扫却门前雪罢了！"

南泉禅师与真寂禅师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东西，真正的大道不需要任何神通与炫奇的涂染，地涌金莲当然是很好的，但没有金色莲花的平常时候，也是很好的。

玄妙能动人，却不如平常平易来得真实有情味，让我们人我两空，善恶具离。修行人因此不必炫奇神通，也不要执著神通，同样，对待有神通的人，也要有平常的心。

神秀的徒弟道树禅师，和几个学生住在山上的时候，常出现一个异人，穿着奇怪，讲话十分夸张，并能随意变化，常化成佛、菩萨、罗汉等等形象。道树的学生都很害怕，但也不能对他如何，这位怪人一连作怪长达十年之久，最后终于消失了。

道树弟子说："这个术士为了欺骗人心，施出千方百计，我应付他的方法，只是不见不闻。他的诡计虽然层出不穷，总有使完的一天，我的不见不闻则是无尽的。"

僧稠神师住在嵩岳寺的时候，跟随他的有百位僧人，寺里的泉水正好够喝。一天诵经进，有一位妇人，穿破衣夹着扫帚，坐在台阶上听经，众僧便诃遣她，妇人脸有



愠色，以脚踏泉，泉水立刻就枯竭了，人也随之化去。

众僧惊慌的禀告僧稠禅师，禅师叫了三声"优波夷！"妇人才现身。禅师说："众僧行道，宜加拥护。"妇人用脚拨泉水，水即上涌，众人才知她是神人。

僧稠在鹄山修行时，也有神来挠之，抱肩捉腰，气虚项上，僧稠因而入甚深禅定，九日才起。

后来，他住在怀州王屋山，闻两虎相斗，咆声震动山林，僧稠用锡杖丢去，两虎止斗而去，这时有两卷仙经出现在他的禅床，他说："我本修佛道，岂拘哉中长生者科？"说完，仙经就消失了。当他移住青罗山的时候，有时打坐疲困，在床前舒脚，便有天神来扶脚，令他重新跏坐。

这使我们知道，修行者四周必有神异之事，神人或扰或助，那是犹其余事，若能心净神空，则神通是自然的外境，既是外境，就应该放下。

## 何况恶人

日本净土真宗的祖师亲鸾上人有一册《叹异钞》传世，他有一段话令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连善人都可以往生净土，何况恶人？”

他说：“具足无量虚妄和烦恼的我们凡夫，除念佛以外没有任何修行法能借以脱离此迷妄的人世，由于深切的悲悯此众生的苦难相，阿弥陀佛所发起的大悲誓愿的真意，就是为了使在这苦海中沉沦的这些恶人能够成为佛，所以能自学而归信弥陀本愿他力的恶人，正是合乎往生净土的正因（恶人正机），所以说连善人都能往生，那恶人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持着自己的思虑分别来谈论善恶二者，说善是往生的助力，恶是往生的障碍，把它区分成二者的看法，这是不信弥陀誓愿，而以自己的想法、做法，当做求往生之业而致力勤修。”

“在弥陀的本愿里，是没有善恶、净秽的差别，一律都能平等的获得救度。”

“当我们发现到已身的恶业，而益发的想到仰仗能救度像我们这样的恶人之阿弥陀

佛本愿力的话，在自然的道理下，那柔和忍辱的心也将自然涌现出来吧！"

"我不知善恶二者是什么，对如来本意里指的'善'能彻底了解的话，那么才可说知道什么是'善'，再说如来所指的'恶'能够彻底了解的话，那么才可说知道什么是'恶'，具足烦恼业障的我辈凡夫，在这火宅无常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虚假不实，如嬉戏一般，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唯有念佛才是真实的？

亲鸾的这个观念，事实上是来自善导大师所说的："要深信自身现在是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没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

唯有我们有了超越的观点，知道善恶流转的过去，正是生死迁流的原因，知道佛菩萨并不会因恶业的过去而舍离我们，我们才能真实体贴阿弥陀佛悲愿的本怀。

在纯粹的佛力里、在阿弥的怀抱中、在不可思议的悲愿庇护之下，我们是多么幸福，能在这一世遇到阿弥陀佛！"自觉"指的不一定是自我证觉，若能深切体验佛菩萨的悲愿而信靠，是最伟大的自觉。

"连善人都可以往生净土，何况恶人？"

这句话思之再三，令人泪下，阿弥陀佛！

## 百鸟衔花献

牛头法融禅师初到牛头山，住在幽栖寺北面的山洞里，传说他住的岩洞门口，每天都有许多鸟衔花来供养他，有时鸟儿数百只，遮住了整个天空。

后来他与四祖道信见面，恍然大悟，从此以后就没有一只鸟衔花来献给他了。这是禅宗非常有名的公案，曾引起很多禅师的讨论。

有僧问五祖法演禅师："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百鸟衔花献？"

法演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又问："见后为什么不衔花献？"

答云："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这更令人迷惑了，难道未见四祖的牛头法融是富与贵，见了之后反而是贫与贱吗？有人说"富与贵"指的是芳草喧喧，"贫与贱"则是空空如也。前者有功德可求，后者却无以求之。

清凉文益禅师也答过这个问题，他的弟子曾问他说：

"未见之前为什么百鸟献花？"

他说："牛头。"

"见后为什么不献？"

他又说："牛头。"

文益似乎在说，献不献花是百鸟的事情，牛头仍然是牛头，他依然如故，永远空寂。不可以用外在的百鸟献花来议论牛头的修行。

德山缘密禅师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僧问："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

他说："秋来黄叶落。"

"见后如何？"

他说："春来草自青。"

云门禅师遇到同样的问题，前一个问题他回答："香风吹萎花"，后一个则答："更雨新好者。"

善静禅师的回答是"异境灵松，睹者皆羨"。 "叶落已摧，风来不得韵。"

怀岳禅师的回答是"万里一片云""廓落地"。

冲奥禅师的回答是"德重鬼神钦""通身圣莫测。"

当我在翻检典籍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关于牛头法融见四祖道信前后，以及百鸟衔花献的讨论与诗歌，多到差不多可以出版一本"百鸟衔花"的书。并且在祖师的答复里，令我们感觉到，只要能解开牛头见四祖及百鸟衔花献的公案，就能大致明白佛教的性空之意。

尽管祖师们的回答都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公认百鸟不献花的

境界比百鸟衔花献的境界还高，因为前者连鸟都知道牛头的修行，固然可喜；后者是越过了此一境界，连鬼神都不能测知，何况是百鸟呢？

当牛头隐在山洞时，是感天动地，是超凡入圣，所以神异很多，不只是百鸟衔花献，还有丈余神蛇守护，虎狼无阻。当他见了四祖大悟后则"超圣入凡"回到平常的人间，神异也就不见了。这一观点我们从牛头的传记可以找到证据，见四祖之前，他一直隐居深山，见四祖之后则走出山林，一面精研大般若经，一面到人间行化。这正是从最高境界进入没有境界，可以说是一种"化境"。

后世颂赞牛头受百鸟衔献的诗歌难以数计，我在此挑选几首，让我们来细细体会：  
雪窦显禅师：

"牛头峰顶锁重云，独坐寥寥寄此身；  
百鸟不来春又去，不知谁是到庵人？"？

祖印明禅师：

"一榻萧然傍翠荫，画扃松户冷沉沉；

懒融得到平常地，百鸟衔花无处寻。"

别峰印禅师：

"水因有月方知静，天为无去始觉高；  
独坐孤峰休更问，此时难着一丝毫。"

孤峰深禅师：

"雨前不见花间叶，雨后浑无月底花；  
蝴蝶纷纷过墙去，不知春色属谁家？"

懒牧成禅师：

"月满陂池翠满山，寻常来往百花间；  
一回蹋断来时路，岭上无云松自闲。"

铁山仁禅师：

"着鞭骑马去，空手步行归；  
寂寞庵前路，衔花鸟不飞！"



牛头法融禅师从"万里一片云"的境界到"天为无云始觉高"从"百鸟衔花献"那样的尊贵转入平常的心地，使得"百鸟衔花无处寻"，大概就是五祖法演所说的"贫与贱"吧！

牛头法融是一代禅僧，他常以诗偈来答客问，我选两段他回答博陵王的诗偈，回头看他的公案：

"知色不关心，心亦不关人；

随行有相转，鸟去空中真。"

"风来波浪转，欲静水还平；

更欲前途说，恐畏后心惊。

无念大兽吼，性空下霜雹；

星散秽草摧，纵横飞鸟落。"

这两诗偈中都有"鸟"，用来解释牛头引起历代讨论的公案真是再巧不过了，"百鸟衔花"看起来是很喧闹，无鸟献花看起来也很孤寂，但是在孤寂里才是真正百花盛开，百鸟唱歌，是春色真正驻足的地方啊！

## 珠玉枇杷

到南投山乡间灵源寺去拜见妙莲老和尚，已经干旱了数月的中部，在这一天突然大雨滂沱，许多人家都把家里的塑胶桶子搬到庭院外面来承接雨水，这样的惜福画面已经许久没有看见了。

车子在泥泞的山路间转半天，司机说再也上不去了，我们于是下车在雨中步行，雄浑的寺院在山的顶端，沿路可以俯望雾气山风中的梯田，春耕后的稻子正欢欣的抬头看满天的绵绵之雨。

我想到今天天未亮就被朋友唤醒，他说："我们一起去看一位非常伟大的法师。"

他讲的法师正是妙莲老和尚，妙老从前住在香港，曾经闭关长达二十几年，因此往往只闻其名，未能亲仰他的风采，一个有二十余年的时间闭住在关里，未能亲仰他的风采，一个人有二十余年的时间闭住在关里，而竟然盛名满天下，得到中外人士的

景仰，这也算是一个神奇的事吧！

妙莲老和尚最神奇的还不在此，他曾修习净土法门的"般舟三昧"多达十几次。"般舟三昧"是很难的修行方法，每修一次要九十天，在这九十天中要二十中小时保持在念佛奔行的状态，不能有一丝昏沉。在关房中横挂着一条绳子，行香念佛累到不能支持时，只能在绳上稍微靠，像这样想象中只有古人在修行的法门，没想到今日仍有人修，而且连修十几次。

我曾访问过台北十访禅林的住持从智法师，从智师父曾修过四次"般舟三昧"，他说到修"般舟三昧"时的经过，九十天不眠不休，到最后连绳子也不敢靠，因为一靠便倒，只好用绳子把自己的双手绑着挂在墙上，即使是如此，身体犹一直往下坠去。听得我心弦震动，久久难已。

从智师父说："很可惜一直没有修成功，应该一天二十中小时都保持清明，可是我最多只能保持二十二小时的清明，另外有两小时总是破不了。"

"师父，什么叫般舟三昧的成功？"我说。

他说：“成功就是破了一切执著，达到无人相、我相、寿者相、众生相。”

从智法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修行是骗不了人的。即使不开口，也知道有没有。”

这两位修行“般舟三昧”的师父都是我所崇敬的，他们使我们在茫茫的人世中闻到了修行者的消息，好像在山林间的危壁上看见一株纯净的百合花开放，香气在四周流荡。

南投的灵源山寺风景秀丽、规模宏伟，是妙莲老和尚回国四年多以来的道场，他在香港潜心苦修后选择台湾做为弘法常住之地，这里面除了深刻的悲心，也可以见到台湾的因缘殊胜，福报广大。

妙莲老和尚很亲切的与我们晤面，做了一些关于修行的开示，他说：

“要时常维持心、口、意的清静，尤其要守口戒，不要对人出恶言。”

“愿力与业力就像翘翘板的两边，业重并不可怕，愿力加重、福德加厚，业就浮起来了。当然要仰仗佛力，多念佛拜佛。”

“皈依与学佛并不是在找一个新的家，而是像久别家乡的浪子回家一样。”

“不要去压制心念，而是要放下心念。”

"所有世间的一切相都是虚妄的，能放下就是最好的修行。"

"老实念佛呀！"

他浓重的苏州口音并不难懂，他说的话也都平常简易，但由于慈悲的关系，使我感到在最平常的话里有极深刻的力量。

离开灵源山寺已近黄昏了，雨势全停，笼罩在四野山上的山风，正一丝丝的在晴空中飞扬到更高的地方，久旱得到雨水的农人纷纷走到梯田的田埂。站在山上，我看不见农人的表情，却能感觉到他们的欣喜之情。

半路上，我下车在路旁小店买了两串南投特有的红香蕉，还有一串刚从树上采来的新鲜枇杷。香蕉是内敛的枣红色，枇杷则是阳光一样的金黄，用绳子挂在店门口，看了就令人感动。

今天晨起，把两根红香蕉和十个枇杷摆在白色瓷盘上，剥了当早餐，芳香浓郁，想到昨天去见妙莲老和尚一日的奔波，觉得吃香蕉与枇杷也是非常幸福，宛如在净土无异，吃完枇杷时就决定把这段因缘，这样笔记下来。

## 幸福的开关

一直到现在，我每看到在街喧喝汽水的孩童，总会多注视一眼。而每次走进超级市场，看到满墙满架的汽水、可乐、果汁饮料，心里则颇有感慨。

看到这些，总令我想起童年时代想要喝汽水而不可得的景况，在台湾初光复不久的那几年，乡间的农民虽不致饥寒交迫，但是想要三餐都吃饱似乎也不太可得，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家族，更不要说有什么零嘴饮料了。

我小时候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原因不在汽水有什么好喝，而是由于喝不到汽水。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小孩依大排行就有十八个之多，记忆里东西仿佛永远不够吃，更别说是喝汽水了。

喝汽水的时机有三种，一种是喜庆宴会，一种是过年的年夜饭，一种是庙会节庆。即使有汽水，也总是不够喝，到要喝汽水时好像进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十八个杯子在

桌上排成一列，依序各倒半杯，几乎喝一口就光了，然后大家舔舔嘴唇，觉得汽水的滋味真是鲜美。

有一回，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喝饱了汽水，站在屋檐下呕气，呕——长长的一声，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羡慕得要死掉，忍不住忧伤的自问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饱？什么时候才能喝汽水喝到呕气？因为到读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尝过喝汽水喝到呕气的滋味，心想，能喝汽水喝到把气呕出来，不知道是何等幸福的事。

当时家里还点油灯，灯油就是煤油，台语称作“臭油”或“番仔油”。有一次我的母亲把臭油装在空的汽水瓶里，放置在桌脚旁，我趁大人不注意，一个箭步就把汽水瓶拿起来往嘴里灌，当场两眼翻白、口吐白沫，经过医生的急救才活转过来。为了喝汽水而差一点丧命，后来成为家里的笑谈，却并没有阻绝我对汽水的向往。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堂兄快结婚了，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的失眠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的发愿：明天一定要喝汽水喝到饱，至少喝到呕气。

第二天我一直在庭院前窥探，看汽水来了没有。到上午九点多，看到杂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堆叠在一处，我飞也似的跑过去，提了两大瓶黑松汽水，就往茅房跑去。彼时的农村的厕所都盖在远离住屋的几十公尺之外，有一个大粪坑，几星期才清理一次，我们小孩子平时是很恨进茅房的，卫生问题通常是就地解决，因为里面实在太臭了。但是那一天我早计划好要在里面喝汽水，那是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

我把茅房的门反锁，接着打开两瓶汽水，然后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汽水咕嘟咕嘟的往嘴里灌，就像灌蟋蟀一样，一瓶汽水一会儿就喝光了，几乎一刻也不停的，我把第二瓶汽水也灌进腹中。

我的肚子整个胀起来，我安静的坐在茅房地板上，等待着呕气，慢慢地，肚子有了动静，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气翻涌出来，呕--汽水的气从鼻冒了出来，冒得我满眼都是泪水，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了吧！"然后朝圣一般打开茅房的木栓，走出来，发现阳光是那么温暖明亮，好像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 每一粒米都充满幸福的香气

在茅房喝汽水的时候，我忘记了茅房的臭味，忘记了人间的烦恼，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年叹息的情景，当我重复的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报导更幸福的事了吧！"心里百感交集，眼泪忍不住就要落下来。

贫困的岁月里，人也能感受到某些深刻的幸福，像我常记得添一碗热腾腾的白饭，浇一匙猪油、一匙酱油，坐在"户定"（厅门的石阶）前细细品味猪油拌饭的芳香，那每一粒米都充满了幸福的香气。

有时候这种幸福不是来自食物，我记得当时我们镇上住了一位卖酱菜的老人，他每天下午的时候都会推着酱菜摊子在村落间穿梭。他沿路都摇着一串清脆的铃铛，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见他的铃声，每次他走到我们家的时候，都在夕阳落下之际，我

一听见他的铃声跑出来，就看见他浑身都浴在黄昏柔美的霞光中，那个画面、那串铃声，使我感到一种难言的幸福，好像把人心灵深处的美感全唤醒了。

有时幸福来自于自由自在的在的在田园中徜徉了一个下午。

有时幸福来自于看到萝卜田里留下来做种的萝卜，开出一片宝蓝色的花。

有时幸福来自于家里的大狗突然生出一窝颜色都不一样的、毛绒绒的小狗。

生命的幸福原来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位、人所能享受的物质，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应。因引，幸福不是由外在事物决定的，贫困者有贫困者的幸福，富有者有富有者的幸福，位尊权贵者有其幸福，身分卑微者也有其幸福。在生命里，人人都是有笑有泪；在生活中，人人都有幸福与优恼，这是人间世界真实的相貌。

从前，我在乡间城市穿梭做报导访问的时候，常能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坐在夜市喝甩头仔米酒配猪头肉的人民，他感受到的幸福往往不逊于坐在大饭店里喝 XO 的富豪。蹲在寺庙门口喝一斤二十元粗茶的农夫，他得到的快乐也不逊于喝冠军茶的人。围在甘蔗园呼吆喝六，输赢只有几百万的百姓，他得到的刺激绝对不输于在梭哈台上

输赢几百万的豪华赌徒。

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个相对的世界，而不是绝对的世界，因此幸福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由于世界是相对的，使得到处都充满缺憾，充满了无奈与无言的时刻。但也由于相对的世界，使得我们不论处在任何景况，都还有幸福的可能，能在绝壁之处也见到缝中的阳光。

我们幸福的感受不全然是世界所给予的，而是来自我们对外在或内在的价值判断，我们幸福与否，正是由自我的价值观来决定的。

### 以直观来面对世界

如果，我们没有预设的价值观呢？如果，我们可以随环境调整自己的价值判断呢？就像一个不知道金钱、物质为何物的孩子，他得到一千元的玩具与十元的玩具，

都能感受到一样的幸福。这是他没有预设的价值观，能以直观来面对世界，世界也因此以幸福来面对他。

就像我们收到陌生者送的贵重礼物，给我们的幸福感还不如知心朋友寄来的一张卡片。这是我们随环境来调整自己的判断。能透视物质包装内的心灵世界，幸福也因此来面对我们的心灵。

所以，幸福的开关有两个，一个是直观，一个是心灵的品味。

这两者不是来自远方，而是由生活的体会得到的。

什么是直观呢？

有源律师部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大珠："用功。"

"如何用功？"

"饿来吃饭，困来眠。"

"一切人总如同师用功否？"

"不同！"

"何故不同？"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就是最大幸福，最深远的修行，这是多么伟大的直观！在禅师的语录里有许多这样的直观，都是在教导启示我们找到幸福的开关，例如：

百丈怀海说："如今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过，更无滞碍，此人天堂地狱不能掇也。"

庞蕴居士说："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汾山灵祐说："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譬如秋水澄清，清净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之人。"

黄檗希运："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

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惑，方名自在人。"

在禅师的话语中，我们在在处处都看见了一个人如何透过直观，找到自心的安顿、超越的幸福。若要我说世间的修行人所为何事？我可以如是回答："是在开发人生最究竟的幸福。"这一点禅宗四祖道信早就说过了，他说："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读到这么简单的句子使 人心弦震荡，久久还绕梁不止，这不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吗？

只是在生命的起落之间，要人永远保有"快乐无忧"的心境是何其不易，那是无无越过了凡尘的青山与溪河的胸怀。因此另一个开关就显得更平易了，就是心灵的品味，仔细地体会生活环节的真义。

### 垂丝千尺，意在深潭

现代诗人周梦蝶，他吃饭很慢很慢，有时吃一顿饭要两个多小时，有一次我问他："你吃饭为什么那么慢呢？"

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吃，怎么知道这一粒米与下一粒米的滋味有什么不同。"

我从前不知道他何以能写出那样清新空灵、细致无比的诗歌，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完全懂了，那是自心灵细腻的品味，有如百千明镜鉴你，光影相照，使人们看见了幸福原是生活中的花草，粗心的人践花而过，细心的人怜香惜玉罢了。

这正是黄龙慧南说的："高高山上云，何亲何疏；深深涧底水，遇曲遇直，无彼无此。众生日用如云水，云水如然不尔。若得尔，三界轮回何处起？"

也是克勤圆悟说的："三百六十骨节，一一现无喧妙身；八万四千毛端，头头彰宝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尔如然，苟能千眼顿开，直是十方坐断！"

众生在生活里的事物就像云水一样，云水如此，只是人不能自卷自舒、遇曲遇直，都保持幸福之状。保有幸福不是什么神通，只看人能不能千眼顿开，有一个截然的面对。

"垂丝千尺，意在深潭。"我们若想得到心灵真实的归依处，使幸福有如电灯开关，随时打开，就非时时把品味的丝线放到千尺以上不可。

人间的困厄横逆固然可畏，但人在横逆困厄之际，没有自处之道，不能找到幸福的开关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世界的困境牢笼不光为我一个人打造，人人皆然，为什么有的人幸福，有的人不幸，实在值得深思。

我人一位朋友，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有一天，我约他去吃番薯稀饭，他断然拒绝了。

他说："我从小就是吃番薯稀饭长着的，十八岁那一年我坐火车离开彰化家乡，在北上的火车上就对天发誓：这一辈子我宁可饿死，也不会再吃番薯稀饭了。"

我听了怔在当地。就这样，他二十年没有吃过一口番薯，也许是这样决绝的志气与誓愿，使他步步高升，成为许多人欣羡的成功者。不过，他的回答真是令我惊心，因为在贫困岁月抚养我们成长的番薯是无罪的呀！

当天夜里，我独自去吃番薯稀饭，觉得这被视为卑贱象征的地瓜，仍然滋味无穷，我也是吃番薯长大的，但不管何时何地吃它，总觉得很好，充满了感恩与幸福。

走出小店，仰望夜空的明星，我听到自己步行在暗巷中清晰而渺远的足音，仿佛



是自己走在空谷之中，我知道，我们走过的每一步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每一步都有值得深思的意义。

只是，空谷足音，谁愿意驻足聆听呢？

## 我的释迦不卖

我到乡间市场去买水果，卖水果的老板进屋去拿钱来找我，我站在水果摊边等他。

忽然有两位青年走到我面前，大声的叫我："喂！老板，你的释迦一斤多少钱？"

由于我正在念佛，被突如其来的叫唤吓了一跳。我在生活里虽没有时间做特定功课，不过一有空我就念佛，像等车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喝茶的时候、故因而常错过班车或乘车过站，念得特别好的时候，有人唤我，我的感觉是从净土里突然被拉回浊世。

我回过神来，突然大声的说："我的释迦不卖，但他的释迦一斤二十四元。"这时老

板正好从屋内出来，我就指着他说。当时，我也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我没有对别人大声讲话了。

返家的时候，我玩味着自己说的"我的释迦不卖"这句话，看到山路上花树青翠，晴空中白云朵朵。是的，做为一个佛的弟子，虽然菩萨行是要善巧方便，是要无限慈悲，可是菩萨行并不是没有原则、不要庄严的，有很多时候真是"我的释迦不卖"！所以，古代的祖师曾说："宁可粉身及碎骨，不将佛法做人情！"

我不卖的释迦是什么呢？

一，凡是有对佛菩萨不敬的言词与行为，绝对不假以辞色，立刻给予指正，这是"我不卖释迦"。

二，对众生虽然随顺，但对于佛所说的"因缘法"、"因果律"绝不随意扭曲，这是"我不卖的释？"。

三，认定任何人都可以学佛，但对于杀、盗、淫、妄、酒绝不方便说是无碍的，这是"我不卖的释迦"。

四，不论外人如何谈论出家法师与在家居士的是非，但愿不要有一句批语的言词由我口吐出，这是"我不卖的释迦"。

.....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修行的原则，有不能做为人情奉送的东西，希望做为佛弟子的我们，都能为法而行，不要出卖我们最尊贵的释迦。

特别是当我们听到不修五戒也可以学佛的"方便语"时，更是心如刀割，让我来引《楞严经》里佛陀对阿难说的话：

第一清净明诲："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砂。

第二清净明诲？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逢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隐弥露。"

第三清净明诲："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纵经尘劫，终无平复。"

第四清净明诲："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刻人粪为嚙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

五戒如何能善巧方便呢？不论是教、宗、律、净、密都应该把五戒当成是"我们不卖的释迦"。

每次看到名为释迦的水果，就会想起佛陀头上的肉髻，觉得那水果长得真美。台湾乡间还有一种可以泡茶的水果叫"佛手"，长得圆圆满满、芬芳独特，非常令人喜爱。我也喜欢街头的菩提树，只因佛陀曾在那样的树下证道。

凡是与佛菩萨有关的一切，我都充满了情感，我都热爱。

我有很多不卖的释迦，但是我也有卖的释迦，像我对佛的感情、热爱与向往，像我知道的佛的大悲、菩提与般若。我不但卖，还要推着摊车在大街小巷推销，让人免费的取用。

## 曼妙的云

在往南投山中的小路，两旁的荔枝树结满果实，果实都已成熟了，泛着深沉饱满的红色，累累团聚在柔软的枝条，仿佛要垂到土地上一般。

荔科技园里戴斗笠的农妇正忙着收成，在蔚蓝的天空下，空气轻轻地流动，使忙碌采收荔枝的动作呈现出一种安静优美的图像，有如印象派的田园作品。

在这块土地上，我每回看到农作丰收，看到农人收成自己的辛勤果实，都感到深受震动，童年每一次收成的欢愉就从深处被唤出来，觉得生命或不免悲苦，收成至少使我们感受到有一个幸福的希望。

尤其是在这条路，正要去拜见印顺导师，使我的心似乎随着山路往上提升，因为这是我向往已久的心愿了。

我在学佛之初，曾深受印顺导师所著《妙云集》的影响，当时对佛经一知半解，阅读经典格外辛苦，常常往佛教的书店去钻，一次就搬回来一大箱书，有一次请回一套《妙云集》看了一个月之久，我长久以来对佛教的迷团都在这套书里找到了答案，

而我在思想上无法转动的疑室，也在《妙云集》里得到了疏解。

一直到现在，印顺导师的《妙云集》还对我有几个重要的影响，一是要出世与入世并重，二要佛学与学佛并行，在要大乘与小乘同钻，四要超越神化与俗化，五要走向平实与长远，总而言之，就是在中道里，一步一步稳健的向前。

对初学佛的人，不免多少会落于两边，例如认为佛教是在寻找来世的解脱之道，因此就忽视了今生；例如认为实践是唯一重要的，不必浪费时间阅读经典；例如要就学大乘菩萨，小乘实在不值一观；例如着眼于炫奇的神通，不能回观平凡的众生；例如追求感应，而不能落实于现实生活……，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这种偏失，幸好那时候读了《妙云集》，使我知道，真正的佛教实有更宽广的风格与更高远的境界，尤其是其中的"佛法概论"、"成佛之道"，以及关于经典的讲记，更使我的眼界大开，从此读佛经有如开罐饮蜜，终于尝到法味。

是以后来有人问我初学佛的人应该读哪些佛书，我都劝他们读《妙云集》，如果没有时间，读读《妙云选集》也是很好的，能建立起我们坚强的正知正信的基础。

由于有这一段《妙云集》的因缘，在我的心中，印顺导师是"和天一样高"的法门龙象，若以学术成就观之，也是国宝级的人物。这些年来，我参访过不少高僧大德，唯有印顺导师近年隐居山间，不接见访客，一直无缘亲近，这次因缘殊胜可民拜见，竟使我在前一天的晚上为之失眠，甚至快到他居住的地方，心口不由自主的怦怦乱跳，随行的朋友说，看我兴奋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个修行的人。

导师果然隐居在荔科技园子里，屋前屋后都被荔科技园包围，他的待者出来接待我们，手里端一盘荔枝说，导师身体违和，所以在楼上休息，嘱我们先吃点荔枝，他要上楼通报。我便边吃荔枝边观察环境，导师住在一幢极朴素整洁的二层洋房，屋前有一个格局虽小，却花树繁盛的花园，蝴蝶、蜜蜂、蜻蜓在院子里飞舞，不时传来一声极清越的鸟声，即使是早晨时分，也可心感受到这是极端宁静的所在。

同行的雅璇看我荔枝已经吃了半盘，说："我们还是先上楼向导师请安吧！"

导师坐在临东边的大窗前，看到我们，露出和煦的微笑说："你们来了呀！坐坐！"声音清爽结实。

礼拜过后，一时不知说什么，竟沉默了一阵，他微笑的看着我们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问的问题都很大呀！恐怕短短的时间说不清楚。"这时我才正视他，发现与在书里得到的印象有一点点的不同，书里的导师智慧如海，是严肃而知性的，就是看他的相片看起来也是威严庄肃，但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导师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慈悲的香气，那样的温和而感性，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导师已经八十四岁，但他的气色看起来好极了，就像窗前荔枝的颜色，他坐在那里，给我的感觉是窗内窗外都有太阳。对于我们的来访，他很高兴，一直问我："喝茶了没有？"当他说一句时，使我想起赵州禅师。

我对导师说，我读过他的《妙云集》，还有《中国禅宗史》和《空之探究》获得许多法益，他不住的说："很好，很好。"

我会读《中国禅宗史》和《空之探究》，是有一次我的皈依师父圣严法师问我："你读过《中国禅宗史》和《空之探究》没有？"

我摇头。师父说："你好好的读，对你了解禅宗是有帮助的。"后来我仔细阅读，果



然给我很大的开启，理清了我对禅宗一些纠葛的思路。我把这一段报告给印顺导师听，他说，中国禅宗自己发展出很伟大的风格，它丰富了禅定的内容，使其可以在生命里实践，甚至在生活的每一细节展现出来，尤其是六祖的顿悟禅，使禅的生气勃发，成为般若的大海，真是了不起的成就，所以中国人应该特别珍惜禅宗。

我又问说："禅宗是不是大乘呢？"

导师笑起来："当然是了"。

他的理由是，禅宗里讲身心净化，是要内净自心，外净世界，不是自我求了脱，因为一旦破了我执，世界与我就无所分别。而禅者也讲慈悲与智慧，其修行的顿悟，正是慈悲与智慧真正的实现。

说："最重要的是实践，实践是禅最要紧的东西。"

许多人都知道印顺导师是当代伟大的思想家，对佛教学术有非凡的贡献，甚至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在他的著作里，经常提示学人要实践，要学佛与佛学并重，不可使佛教成为理论。他自己当然是个实践者，他一向主张不只佛教徒要实践佛法，也要

用佛法来改善现实社会，使佛法成为改进世间的方法，那是因为佛法以有情为本，它应该以大众为对象，使众生得到利益。

导师自幼体弱多病，经常活在生死边缘，我们读《印顺导师学谱》就知道，他几乎年年都生大病，有好几次甚至预立遗嘱，可以说他从来没有健康过，但是他从二十六岁开始佛学写作，五十几年来从未间断，时常病倒在床，仍然著述不断，他的信仰之坚定，毅力之坚强都是非凡的，他的为法忘躯就是最伟大的实践，也正是大乘菩萨的精神。

他常说："信仰佛法，而不去实践，是本末倒置的。"我们今天读导师的书，应该认识到他的实践精神才好。

后来，我们把椅子搬到院子来谈，导师的谈兴很好，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丝毫没有老态，他说到文殊佛教中心在谈的两上题目："佛教徒应不应该有王永庆？""佛教徒的婚姻面。"他说，佛教徒应该用向个角度看问题，一是自然，二是广大，三是圆融。金钱与婚姻都可以作如是观，只要有正命正业，佛教徒赚大钱没什么不好，正可以回

馈社会，做布施行。婚姻也是如此，若能互相鼓舞，也可以成为佛化家庭，对社会有正面和良性的影响。

他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要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什么都要扫来心里放着，这就是自寻烦恼。"导师的幽默，使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感觉到如同院子的阳光一样温暖。

我们谈了近两个小时，侍者来说导师该休息了，大家才恭送导师回房。

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称印顺导师为导师呢？这是个很特别的称呼呀！"

这个因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导师在三十六岁时（一九四一年），他的学生演培法师在四川合江县法王寺创办王学院，礼聘他为"导师"，从此学众都称他"导师"。他初来台湾，台北善导寺也聘为"导师"，从此教内外都称他为导师。正如后辈学佛的人称"广钦老和尚"、"宣化上人"、"悟明长老"、"忏公"（忏云上人）、"圣严禅师"、"星云大师"、一样，"印顺导师"也标明并彰显了他名称的物质，正是引"导"千千万万的佛子走向学佛

正轨，足以为人天"师"范。

告辞导师下山的路上，我感到天地清朗，南投山上正飘浮着几朵单纯洁净的白云，俯视着人间，我想到导师曾写过一首偈：

愿此危脆身，仰凭三宝力；

教证得增上，自他感喜悦。

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又日；

圣道耀东南，静对万籁寂。

思及导师的人格与风范，在仰观苍空的时候，使我们有豁然之感，而天上的白云则是自由而曼妙，恍如最庄严的白莲花，在最高的地方，犹自在开放！

## 林边莲雾

到南部演讲，一位计程车司机来看我，送我一袋莲雾。

他说："这莲雾不同于一般莲雾，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莲雾有什么不同吗？"我把莲雾拿起来端详，发现它的个儿比一般莲雾小一点，颜色较深，有些接近枣红。

"这是林边的莲雾，是我家乡的莲雾呀！"他说。

"林边不是生产海鲜吗？什么时候也出产莲雾呢？"我看着眼前这位出身于海边，而在城市里谋生的青年，他还带着极强的纯朴勇毅的乡村气息。

青年告诉我，林边的海鲜很有名，但它的莲雾也很有名，只可惜产量少，只有下港人才知道，不太可能运送到北部。加上林边莲雾长得貌不起眼，黑黑小小的，如果不知味的人，也不会知道它的珍贵。

来自林边的青年拿起一个他家乡的莲雾，在胸前衬衫上来回擦了几下，莲雾的光泽便显露出来，然后他递给我叫我当场吃下去。

"要不要洗一下？"我说。

"免啦，海边的莲雾很少洒农药。"

我们便在南方旅店里吃起林边莲雾了，果然，这莲雾与一般的不同，它结实香脆、水分较少、比一般莲雾甜得多，一点也吃不出来是种在海边的咸地上。我把莲雾的感想告诉了青年，他非常开心地笑起来，说："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今天我出门要来听你的演讲，对我太太说想送一袋莲雾给你，她还骂我神经，说：'莲雾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我就说了：'心意是最贵重的，这一点林先生一定会懂。'"

我听了，心弦震了一下，我说：“即使不是林边的莲雾，我也会喜欢的。”

"那可不同，其他莲雾怎么可以和林边的相比！"他理直气壮的说道。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拿一个莲雾在胸前搓搓，就请他吃了，我们两人就那样大嚼林边莲雾，甚至忘记这是他带来的礼物，或是在请他吃。

话题还是林边莲雾，我说："很奇怪，林边靠海岸，怎么可能生出这样好吃的莲雾？"

"

"因为林边的地是咸的，海风也是咸的，莲雾树吸收了这些盐分，所以就特别香甜了。"他说。

"既然吸收的盐分，怎么会变成香甜呢？"

"它是一种转化呀！海边水果都有这种能力，像种在海岸的西瓜、香瓜、番茄，都比别地方香甜，只可惜长得不够大，不被重视。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比，就像我们吃水果，再不甜的水果只要沾盐吃，感觉也会甜一些。"这一段话真是听得我目瞪口呆，从盐分变成香甜感觉上是那样的自然。

看我有点发怔，青年说："这很容易懂的，就像如果我们拿糖做肥料，种出来的不一定甜，前一阵子不是有些农人在西瓜藤上打糖精吗？那打了糖精的西瓜说多难吃，就有多难吃！"

在那一刻，我感觉眼前的林边青年，就是一位哲学家。后来，他告辞了，我独自坐在旅舍里看着窗外黯淡的大地，吃枣红色的林边莲雾，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感念这青年开老远的车，送我如此珍贵的礼物，也感念他给我的深刻启发。

在生命里确实是这样的，有时我们是站在咸地上，有时还会被咸风吹拂，这是无可如何的景况，不过，如果我们懂得转化、对比，在逆境中或者可以开出更香脆甜美

的果实。

这样想来，林边莲雾是值得欢喜赞叹的，它有深刻的生命力，因而我吃它的时候，也不禁有庄严的心情。

## 欢乐中国节

传说在中国有三位修行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爱笑的圣人，因为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他们总是在笑，从一个城市笑到另一个城市。

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就会在市场、街道、或广场中央大笑，使附近的人都围着他们，慢慢的，本来迟疑的人也走过来了，像口渴的人走向井边，顾客忘了他们要买什么，店主把店铺关了，一起到这三个人的旁边，看他们笑。

他们的笑是那么自在、那么无碍、那么优美、那么光辉，使旁观的人都深深的感



动了，因为生活在市集里从没有那样笑过，甚至已经忘记人可以那样笑着。

他们的笑会感染，旁观的人开始笑，然后所有的人都笑了，就在几分钟前，那市场是个丑陋的地方，人们有的只是贪婪、恨、卖的人只想到钱和渴望钱，买者则只想贪小便宜，他们的笑改变了市场的气氛，使所有的人汇成一体，欢欣、无私、互相欣赏，就好像很久才有一次的节庆。

人们先是笑，忘记了是要买或卖，随后，人们真心笑了，最后甚至围着三个人忘情的跳舞，仿佛进入一个新世界。

由于这三个人所到之处，都带着欢笑，使他们行经之地都变成天堂，所有的人都喜欢见到他们，称他们是"三个爱笑的圣人。"

当圣人的名字传扬开来，就有人问道："给我们一些启示，教导我们一些真理吧！"

他们总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好说，只是不断的笑！"

他们走遍全中国，从一地到另一地、从城市到乡村，帮助人们去笑，去开发内在的笑意，凡是悲伤、哀痛、贪婪、恨、愚笨的人都跟着他们笑，慢慢的，人们懂得

笑了，生命就得到了崭新的蜕变，就像是一只丑陋爬行的虫化成了斑斓自由的彩蝶。

他们的日子就在笑中度过。

有一天，三个爱笑的圣人之一过世了，村人聚集着说："他们的友谊那么好，现在另外两位一定会哭吧！他们不可能再笑了。"

但是，当村民看到其中两位时都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正在笑，在唱歌跳舞，在庆祝最好的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

村民充满疑惑，并且有一点生气的说："你们这样太过分了，一个人死了是多么悲伤的事，你们还笑、还跳舞，这对死去的人是多么不敬！"

两个微笑的圣人说："我们的一生都在笑里度过，我们必须欢笑，因为对一位一生都笑的人，欢笑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告别。而且，我们不觉得他过世了，因为生命不死，笑着离开的人一定会笑着回来！"

笑是永恒的，就像波浪推动，而海洋不变；生命是永恒的，就像演员下台了，戏剧仍在进行；大化是永恒的，花开花落，树却不会枯萎。可惜，村民不能了解这些，

所以那天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笑。

尸体要焚化之前，村民说："依照仪式，我们要给他洗澡，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但是两个微笑的圣人说："不！我的朋友生前就吩咐不举行任何仪式，只要按照他原来的样子放在焚化台上面就好了。"于是，死者被以本来面目放在焚化台上焚烧。

当火点燃的时候，突然之间，烟火四射，原来那个老人在他的衣服里藏着许多节庆的鞭炮和烟火，做为 he 送给观礼者的礼物。

烟火飞扬到高空，爆开时有各种缤纷的颜色，闪亮的火光照耀了整个村落。

本来微笑的圣人疯狂地笑了起来，村民也笑起来了，马路、树木、花草、甚至焚烧尸体的火焰都在笑着，然后大家开始快乐的跳舞，过了村落有史以来最大的庆祝会，在欢笑与跳舞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那不是死亡，而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个全新的复活。

最后大家都知道了：如果能改变死亡的悲伤，知道生死的实相，人就不会有什么损失了！

对我们来说，只有当我们知道快乐与悲伤是生命必然的两端时，我们才有好的态度来面对生命的整体。

如果生命里只人喜乐，生命就不会有深度，生命也会呈单面的发展，像海面的波浪。

如果生命里有喜乐有悲伤，生命才是多层面的、有活力的、有深度的，又能发展的。

遇到生命的快乐，我要庆祝它！遇到生命的悲伤，我也要庆祝它！庆祝生命是我的态度，不管是遇到什么！快乐固然是热闹温暖，悲伤则是更深刻的宁静、优美、而值得深思。

在禅里，把快乐的庆祝称为"笑里藏刀"--就是在笑着的时候，心里也藏着敏锐的机锋。

把悲伤的庆祝称为"逆来顺受"--就是在艰苦的逆境中，还能发自内心的感激，用好的态度来承受。

用同样的一把小提琴，可以演奏出无比忧伤的夜曲，也可以演奏出非凡舞蹈的快颂，它所达到的一样伟大、优雅、动人的境界。

人的身心只是一个乐器，演奏什么音乐完全靠自己。

所以，即使在最悲伤的时候，也让我们过欢乐中国节吧！

## 沉默的君王

我回乡下过年，在高雄小港机场下飞机，叫了一辆计程车。计程车司机正是几天前歌星王默君、芝麻、龙眼发生车祸的目击者，他开车到半路停下来等红绿灯的时候，指着旁边说："这就是王默君被撞死的地方，她的脸整个被撞毁了，削去一半，唉！多么美丽水清纯的女孩子呀！"

那几天我一想到王默君的车祸就感到心酸，有几次甚至忍不住要落泪，虽然在我

们居住的这个岛上，听到车祸的消息已经很平常，不会令人有任何惊怕了，可是像王默君那样美丽、清纯、青春、可爱的少女，在刹那间就从这个世界消失，想起来真是令人难信，并且悲从中来。

二十几岁正是在天空飞翔的年龄，怎么会发生这么残忍惨痛的事呢？

计程车司机是个五十几岁的先生，他说起王默君的车祸感慨不已，认为那个计程车司机应该以谋杀来定罪，否则不以安慰亡者的魂魄。

后来，车子开上高速公路，往南梓的方向行去，才过没有多久，他指着路旁说："这里就是昨天歹徒枪杀两位年轻警察的现场。"他一边开车，一边向我描述警察被枪杀的惨状，然后对我说："被杀死的那位，是你们旗山人呢！"

回到家里，我才知道那位年轻的警察不只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街坊，住在我老家同一条路不远的地方，他的死，已经引起小镇里热切的谈论，闻者无不动容，因为这位不幸的青年警察，才结婚一个月呢！

"结婚才一个哪！夭寿喔！"老一辈的人都这样说，特别是那些与他熟识的人，说着

说着，眼眶就红了。

今年的过年，有好几次我登上家附近的鼓山，爬到最顶端，看到即使在冬天也非常苍郁的林木，放眼看着南台湾晴朗无云的蓝天，每每感到心伤，思考到人是多么脆弱，人生是多么无常！家乡的鼓山由于形状像一南鼓而得名，从前传说它在夜临黄昏之际会敲出动人的鼓声，我以前不相信这个传说，但这回在黄昏时思考人间悲切的问题，竟仿佛听见了动地而来的鼓声，心门为之掀动。

百年三尺土，万古一堆尘

在鼓山上读明朝莲池大师的文集，他是净土宗的祖师，三十三岁才出家，当时他已娶妻生子了，到六十岁的时候写了六首诗送给俗家的妻子，诗名《东家妇》：

东家妇，健如虎，腹孕常将年月数。

昨宵独自倚门闾，今朝命已归黄土。  
目前人，尚如此，远地他方哪可指？  
问将亲友细推寻，年去年来多少死？  
方信得，紫阳诗，语之言真不可欺。  
昨日街头犹走马，今朝棺里已眠尸。  
伶俐人，休瞋睡，别人与我同一类。  
孤儿相看不较多，见前于着傍州例。  
钻马腹，入牛胎，地狱心酸实可哀。  
若还要得人身后，东海掏钹慢打挨。  
我作歌，真苦切，眼中滴滴流鲜血。  
一世交情数句言，从与不从君自决。

这是一代高僧写给俗世妻子的诗歌，谈的是"无常"，言恳词切，读到"眼中滴滴流鲜血，一世交情数句方"，真足以令人动容！我们面对人生的无常确是如此，犹如眼里



心中的血泪，大部分是令人措手不及的。我们时常在禅诗里读到这样的句子："百年三尺土，万古一堆尘。""萧萧烟雨九原上，白杨青松葬者谁？""玄鬓忽如丝，青丛不再绿。""电光瞥然起，生死纷尘埃。"生死恍如只在一刹那，充满了人间的悲情。

佛教里有"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习无常，观法无我"，教我们念观照身体、感受、乃至心念的流动，来证得因缘的空性。最重要的警示当然是无常了，身体会败坏、感受会起落、意念不能长住，都是一种无常的迁流。这样看，何待生死之际才能知道无常？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改变，每段情感的转折，甚至每一个念头的起灭，分分秒秒都是无常呀！

人生推进的自然之程，也正是无常流动的必然之路，因而如何来接受生命的变化，成为人在成长中的重要课题，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能接受成功，却不能坦然的面对失败，尤其是情感的失败最不能接受，因为情爱的感受向来比金钱事业的感受来得热切与深刻。

其实，情感的成败也只是无常的一幕戏剧罢了，与人生其他的戏一样。

## 大河永远向海洋流去

从本质上看，情感的败与生命里的一切失败是相同的，朋友的背弃、亲人的远离、事业的破产、考试的落榜、疾病的困境、生死的变灭等等悲剧，其本质都与情感失败相类似，可是为什么我们遭遇到别的失败时没有欲生欲死、生不如死呢？那不是情爱有特别伟大之处，只因为情感格外能令人迷障的缘故。

从长远处看，任何情感的最后终结都是无常的哀痛，一时情感的成功并不表示爱情就可以常住。所谓情感成功就是圆满成婚，然而结婚后离异的比率并不比失恋来得少，说不定离婚的苦痛还胜过未婚前失恋的折磨呢！则"恋爱成功"的结婚并不保证能"永浴爱河、永结同心"，极有可能是演出更大的一出悲剧。若两人真是情爱深刻，能数十年携手在人生道上前进，数十年后必会面临一人先死的离别局面，当时对无常的悲痛感慨说不定还胜过中年时离婚的痛苦！

从清净处看，情感失离的痛苦原是人生最自然的部分，一点也不奇怪。佛陀早就说过人生的八种苦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烦恼炽盛苦。"这八种苦样样都与情爱有关，若没有爱欲。何来生老病死？若爱欲不深，何来别离苦、怨憎会、求不得、烦恼炽盛呢？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得到内心真实的平安，必须对情感的变化淡然处之，万一不能淡然处之，也应该看清无常之理，才不至于被突来的失败所击溃，要知道，生命里像失恋这样的失败还多得多呢！

从歌星王默君的遽逝，想到无常这迁之迅速，"无常"确实是一位"沉默的君王"，我们人生的波涛汹涌都是被它所过后动流转的。

无常的本身并无是非悲喜可言，我们在欢喜成功之际，感觉生命的变动是好的，值得歌颂的；我们在悲痛失意之时，感觉无常的迁流是坏的，令人怀忧的。但是，这都仅是个人的感受，犹如大河上的枯叶花瓣，转瞬就会无踪，大河的本身只是永远的向海洋流去，是不会因我们感受而改变面目的。

如此思索起来，无常不是真正可悲的所在，在无常里迷失本性，在成功中就沉迷，在失败时就沦落，甚至为远去的成败或狂歌失态或颓丧忧悔，这，才是最大的悲哀，宋朝的方会禅师写过一首偈：

心随万境转，

转处实能幽。

随流认得性，

无喜亦无忧。

让我们细心体会，并来超越生命的无常吧！

## 不知最亲切

有时候出去旅行，一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看电视、没有听广播，也没有读报纸，几乎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只是心境纯明地过单纯的生活。很奇怪的是，这样的生活不

但不觉得有所欠缺，反而觉得像洗过一个干净的澡，观照到自我心灵的丰富。

住在乡间的时候也是如此，除了随身的几本书，与一般俗世的资讯都切断了线，每天只是吃饭、睡觉、散步、沉思，也不觉得有所缺乏。偶尔到台北一趟，听到朋友说起尘寰近事，总是听得目瞪口呆，简直难以相信，原来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纷扰的人事。

想起从前在新闻界服务的时候，腰带上系着无线电呼叫器，不管是任何时地，它总会恣情纵意的呼叫，有时是在沐浴，有时是在睡眠，还有的时候是与朋友在喝下午茶，呼叫器就响了。那意味着在某地又发生了事故，有某些人受到伤害或死亡，有的是千里外的国度发生暴乱，有的是几条街外有了凶案，每次我开车赶现场的时候，就会在心里嘀咕："这些人、这些事，究竟与我有何相干呢？"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差不多整天都随着世界旋转，每天要看七、八份报纸，每月要看十几份杂志，每晚要看电视新闻，即使开车的时候，也总是把频率调到新闻的播报，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新闻，唯恐天下有一件我不知道的事。然后在生活里深深的受

到影响，脑子里想的是新闻，与人聊天也总爱引用新闻题材，甚至夜里做的梦也与新闻有关系。

好像除了随着这世界转动，我自己就没有什么好说、好想、好反省的东西了。

现在想起来，过去追随世界转动的生活真像一场噩梦，仿佛旋转的陀螺，因为转得快速，竟看不出那陀螺的颜色与形状。

### 用单纯之心来面对生命

这个世界有多少暴乱，呈现在资讯上的暴乱就有多少，我们每天渴求着资讯，把许多生命投注在暴乱而泛滥的讯息，就好像自己的意识亲历这样的暴乱与染着，由于投在旋转的浊流，自我也就清明不起来了。

自从离天新闻工作以后，我就试着让自己从那许多旋转着、甚至被制造出来的事件里解脱出来，尤其是报纸改成六张以后，我更试着不订阅报纸了，把从前每天早晨

在新闻上面的一两个小时节省下来，用来静思观照自己的内在。电视新闻也尽量节制，一天只看一次，夜里宁呆读一些长远而有益身心的书籍。收音机的新闻也不听了，听一些轻松的音乐，以便可以专心的思考。杂志呢，则放弃那些追逐新闻内幕的周刊，只读少量经过严格制作的月刊。

经过比较长的试验，发现自己竟然在生活中多出了许多时间，并且有机会做更多关于生命智慧的深思了。有很多时候，甚至忘记了世界上有新闻这一回事，然后，在言谈的时候、思想的时候，由于断离了新闻那浮泛的知见，得到一种感性的平安，感觉到自己在说的话是由心中自然的流露，而不再是某某事如何，某某人怎样的是非论断了。

这种能用单纯之心来面对生命的态度，常使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悦之情。

当然，这并不表示我是反资讯的，对于许多把青春投注在资讯的采集传播的朋友，我依然心存敬佩，只是我感觉到现代人把太多宝贵的时光用在那多如牛毛的讯息上，确实是生命的浪费。在每天贯耳盈目的资讯里，大部分都是“坏铜旧锡”，对一个人的生

命或人格的成长是毫无益处的，有时候，还不如乡间遥远的鸡犬的叫声。

生活在现代世界是无可如何的事，我们不能把耳朵塞起来，眼睛蒙住，所以对这个世界也不能完全无感，那么，每天花在资讯上的时间千万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一寸时光，就是一寸命光"。

以报纸为例，宁可选择张数少的报纸，每天大略的翻阅也就够了，若要细细阅读，百寸命光也不够用。这样想时，我就觉得田园作家大卫梭罗说的："你应该选择对你有益的读物，因为你没有时间阅读其他的。"是真知灼见，值得细细思量。

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注视外面世界的转动，哪里有时间回观内在的世界呢？

如果我们花很多精神分散在许多混乱零碎的资讯，又哪里有专注的精神来看待我的历练呢？

现代人的三个大病



我认为生活在重商社会的现代人，最大的三个病是：一庸俗，二复杂，三烦恼。

庸俗之病来自于在感官欲望中浮沉，不能超越。

复杂之病来自于被外在事物所扰乱，不能单纯。

烦恼之病来自于从内在思想生波动，不能平静。

三病其实只是一个病源，就是外面的资讯太发达了，使我们生出更大的欲望，以物质的追求与拥有来做为人生的价值的标准，焉得不庸俗？也由于外在的资讯太有侵略性了，使我们忘失原是自己的主人，忙着分析、评论与比较，焉得不复杂？更由于外面资讯太无孔不入了，使我们每天东看西看：那个人比我有钱，这个人比有我权势；那个人比我人才干，这个人比我美丽。于是生出内在的贪婪、瞋怨、愚痴，焉得不烦恼？所以，我常常想，减少接触过多的讯息，就可以增加人生的平安。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但我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譬如住在乡下的人虽有欲望，其欲望却远不如城市人，因为他不必和人比汽车、比名牌、比房子，他也没机会天天看大百货公司打折的招牌或甚少有机会到餐厅大吃大喝，他的欲望自然简单得多，烦恼

也就少了。譬如我们小时候家里穷，从来不敢向父母要玩具，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叫做玩具的东西，自然不会像现在的孩子因要不到玩具而怨愤填膺了。譬如我认识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从不被资讯干扰，生命的烦恼简单得多，生活就单纯得多了。

乡下人、穷孩子、文盲之所以过简单生活，是为环境所迫，有时做不得准。然而，如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人，又有很好的收入，仍不免犯庸俗、复杂、烦恼之病，思有解脱之道，能够回头学习乡下人、穷孩子、文盲的方法，是很不错的。

我想到中国禅宗最关键、影响最大的人物，一是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他到中国来竟不到处走，而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不把时间花费在文字与知见上。一是禅宗六祖慧能，他根本不认识文字，他曾说过："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达摩与慧能后来也曾引用经文来表达禅心，不过大部分的说法都是由自我心田流出，达摩有《入道四行论》，慧能有《六祖坛经》传世，总共加起来没有几个字，但是后世的大禅师无不依承达摩、崇拜六祖，他们的思想言论也都不出《六祖坛经》的范围。

这是多么富有启示意义呀！一个是面壁不语的壁观婆罗门，一个是一字不识的樵夫，正是最有智慧、大天大闢、惊涛骇浪的禅门宗祖，想来要越过资讯，才能认识本来的心源，不是没有道理。

在禅宗里，这叫做"不知最亲切"！

--从自己胸襟流出

清凉法眼文益禅师到南方去行脚参学，有一天突然遇到天下大雨，溪流暴涨，他只好到一个寺院去避雨，住在寺中的地藏院里。

寺里的住持是罗汉桂琛禅师，他听说有行脚僧在地藏院避雨，就过来控视，他亲切的问法眼说："你要去哪里呢？"

"我只是四处行脚罢了！"法眼说。

"行脚是什么意思？"

"不知。"（法眼一路上都遇到人问他"行脚去哪里？"首次遇到"行脚是什么？"随口就这样回答了。）

没想到罗汉桂琛竟说："不知最亲切！"

法眼听了豁然开悟，就留下来做罗汉的待者，再也不行脚了。

这个公案很有意思，"不知最亲切"和"行脚是什么意思？"连起来看，可以使我们有二个思考，一就是六祖慧能回答惠明"还有密意否？"的问题，他说："密在汝边。"自性的密意不是行脚可以得到的，而是在自己的心田。它没有什么秘密，也不在遥远的地方。

二就是四祖道信说的："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心地光明不在知见上，不在是非观念，惟有超越了知见才能回归到与自己最亲密切近的自性光明呀！

"不知最亲切"强烈的表达了禅的超越与实践精神，对于想得到真实智慧的人，世间的"知"反而令人走向远离之路。

慧朗去谒见大寂禅师，大寂问说："汝来何求？"

慧朗说："求佛知见。"

大寂说："佛无知见，知见乃魔界。"

佛的知见尚且不可求，何况是人间纷扰的知见呢？

我们到现在还可以想象法眼听到"不知最亲"时那目瞪口呆的神情，一个十方行脚求悟的禅者，想要追求佛的知见，却突然听见"不知最亲切"这五个字，真有如万里晴空忽然听见天边轰然的响雷一样，智慧之门突然顿开，自性光明骤然涌现。

因此，法眼后来成为伟大的禅师，也常用相同意趣来教导弟子，有弟子问他："十二时中要如何修持？"

他说："步步踏实。"

还有一弟子问他："什么是真道？"

他说："第一是教你去行。第二也是教你去行。"

又有一位弟子问他："什么是诸佛玄旨？"

他说："是你也有的呀！"（你就有玄旨！）

另有一位弟子问他："什么是古佛？"

他说："现在就很好呀！"（为什么要去问古佛呢？）

法眼说的全是"不知最亲切"！求道者往往花很很多时间精力去追求有关道的知识，对道而言，这些知识都很空洞，有如海上的浮沤，与其求知，不如不知，把心力转回内在光明的启发，使自性显露如珠，因为，一切都是现成的呀！

雪峰义存禅师修行很久都不能契入，深为自己不能悟道而烦恼，他的师史岩头有一次对他说："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雪峰听了，当下大悟。

"一一从自己胸襟出"正是"不知最亲切"。唯有穿越知识的迷障，才能截断众流，使真实的般若流露，进入亲切的真道。

一切都是现成的

禅师的境界是开悟者的境界，我们或许难以领会，不过禅的世界也并不离开生活，生活在资讯发达的我们，每天都在为知见奔忙，身心难得有片刻的歇息，因为世间言说都是一种对待观念，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有的说"是"，有的说"非"。即使我们自己也常"觉今是而昨非"，从前认为的"是"现在可能认为"非"，每天在是非里纠缠，何处才能安立，何时才能安顿呢？

如果不能从内在截断众流，得到安顿，就应该斩断外在的葛藤，尽量把垃圾清除，不要再让垃圾进门。我们每天打开六大张报纸，大部分与垃圾无异，我们看到贪渎者的腐味、恨者的腥味、愚昧者的霉味，处处都是欲望与无知的臭气、人情与应酬的油腻，真的就能感受到禅师"不知最亲切"是有一颗多么超越而明净的心。

法眼开悟以后，他的师父罗汉知道他还未彻悟，指着庭前的石头问他："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现在庭下的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心外？"

法眼说："在心内。"

罗汉说："你为什么把这样大的石头放在心内呢？"

法眼无言以对，每天都想出新的答案呈给师父，全被罗汉否定了，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已经辞穷理绝了，这时罗汉对他说：

"以佛法论，一切都是现成的。"

法眼这时才彻底的开悟了。

我们再来深思这几句话吧！

"不知最亲切。"

"你为什么把这样大的石头放在心内呢？"

"一切都是现成的。"

这是我对资讯泛滥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在光怪陆离、颠倒错谬、眼花缭乱的媒体暴力里，禅师早就以非凡的智慧教导过我们，为我们抽钉拔刺，让我们能单纯坦荡的来面对世界了。

## 山色如何



苏东坡有一次游江西庐山，见到龙兴寺的常聪和尚，两人熬夜讨论"无情说法"的公案，第二天清晨醒来，他听见了溪流的声音，看见清净的山色，随即赋了一偈：

溪声便是广长舌，

山购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

他日如何举似人。

自己觉得意犹未尽了，又在柔和的晨光中写下两偈：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元来无一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三首偈广为传诵，被看成正好可以和青原惟信禅师说的山水观前后印证："三十年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后亲见亲知，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如今得个休歇处，依旧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苏东坡的三首偈后来一直被讨论着，特别是第一首，云堂的行和尚读了以后，认为"溪声"、"山色"、"夜来"、"他日"几个字是葛藤，把它改成：

溪声广长舌，  
山色清净身；  
八万四千偈，  
如何举似人。

有一位正受老人看了，觉得"广长舌"、"清净身"太露相，一首偈于是被改成了对联：

溪声八万四千偈，

山色如何举拟人。

庵禾山和尚看了，摇头说：

"溪声、山色也都不要，若是老僧，只是'嗯'！一声足够！"

许多人都觉得庵禾山和尚的境界值得赞叹，我认为，苏东坡的偈仍是可珍贵的，如果没有他的偈，庵禾山和尚也说不出"嗯！一声足够"了。

文学与佛性之间，或者可以看成从一首偈到一声嗯的阶梯，一路攀爬上去，花树青翠，鸟鸣蝶飞，溪声山色都何其坦然明朗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到了山顶，放眼世界全在足下，一时无活可说，大叹声：嗯！

可是到山顶的时候总还有个立脚处，有个依托，若再往上爬，云天无限，由除了"维摩诘的一默，有如响雷"之外，根本就不想说了。

沉默，就是响雷，确科是最高境界，不过，对于连雷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铿

鼓齐催，是必要的手段。

我想到一个公案，有一个和尚问慧林慈爱禅师：

"感觉到了，却说不出，那像什么？"

"哑子吃蜜。"慈爱的回答。

"没有感觉到，却说得有声有色，又像什么？"

慈爱说："鹦鹉学人。"

用文学来写佛心，是鹦鹉学人，若学得好，也是很值得赞叹，但文学所讲的佛与禅，是希望做到"善言的人吃蜜"。能告诉别人蜜的滋味，用白瓷盛的蜜与破碗装的蜜，都是一样的甘甜。

我的文章，是希望集许多响雷，成为一默。

也成为，响雷之前，那光明如丝、崩天裂云的一闪。

有时候，我说的是雷声闪电未来之前，乌去四合的人间。

那是为了，唯有在深沉的黝暗中，我们才能真正热切期待破云的阳光

## 伤心渡口

一朵花  
在晨光中  
坦然开放  
是多么从容！

在无风的午后  
静静调落  
是多么的镇定！

从盛放到调谢

都一样温柔轻巧！

春天的午后，阳光晴好，我在书房里喝茶，看着远方阳光落在山林变化的颜色。

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来访，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她原来娟好清朗的脸上，好像春天的花园突被狂风扫过，花朵落了一地那样萧索狼藉。

我们对坐着，一句话还没有说，她已经泪流满面了，而对这样的情况我除了陪着心酸，总说不出什么话。在抬眼的时候，想起许许多多年前一个午后，我去看一个朋友，也是未语先流的相同画面。

有时候，在别人的面影里我们会深刻的看见自己，那时，就会勾起我们久已隐忍的哀伤。

这几年，我的感受似乎有点不同了，当我看到人因为情感受创而落泪的时候，使我在心酸里有一种幽微的欣慰，想到这在这冷落无情的社会，每天耳闻的都是物质与感官的波澜，能听到有人为爱情而哭，在某一个层面，真是好事。这样想，听到悲哀

的事，也不会情绪上像少年朝代那样容易波动了。

我和年轻朋友默默的，对饮着我从屏东海岸带回去业的"港口茶"，港口茶是很奇特的一种茶，它入口的时候又浓又苦，在喝第一杯的时候几乎很难去品味它，要喝了两三杯之后，才感觉到它有一种奥妙的舌香与喉韵，好像乐团里的男低音，或者是萨克斯风，微微的在胸腔中流动，那时才知道，这在南方边地平凡的茶，有着玄远素朴的魅力。

喝到苦处，才逐渐清凉

我和朋友谈起，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喜欢喝茶，那时喜欢茉莉香片或菊花茶，因为看到花在茶杯中伸展，使我有着浪漫的联想。那时如果遇到了港口茶，大概是一口也喝不下去。

后来。我喜欢普洱，那是因为喜欢广东茶楼里那种价廉而热闹的情调，普洱又是

最耐泡的，从浓黑一直喝到淡薄，总能泡十几回。

前些年，我开始爱喝乌龙，乌龙的水色是其他的茶所不及的，它是金黄里还带一点蜜绿，香味也格外芳醇，特别是产在高山的冻顶乌龙、白毫乌龙、金萱乌龙，好像孕了山林里的云雾之气，使我觉得人间里产了这样美好的茶，怪不得释迦牟尼佛说娑婆世界也是净土了。

住在乡下的时候，我喜欢"碧螺春"和"荔枝红"，前者是淡泊中有幽远的气息，后者好像血一样，有着红尘中的凡思；前者是我最喜欢的绿茶，后者是我最喜爱的红茶。

近两年来，我常常喝生产在坪林山上的"文山包种"和沿着屏东海岸种植的"港口茶"，这两种茶都有一种"苦尽"之感，要品了几杯以后，滋味才缓缓的散发出来。最特别的是，它们有一种在沧桑苦难中冶炼过的风味，使我们喝到苦处，才逐渐的清涼。

这有一点像是人生心情中的变化，朋友边喝着港口茶，边听我谈起喝茶的感受，她的泪逐渐止住了，看着褪色的茶汤，问说："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没有结论！"我说，"对于情感、喝茶、人生等等，没有结论正是我的结论！"



那就像许多会喝茶的人都告诉我们，喝茶的方法、技巧、思想，及至于茶中的禅思等等。可是别人不能代我们喝茶，而喝茶到最后还原到一个单纯的动作，就是把水烧开，冲出茶汤，喝下去！

许多曾受过情感折磨的人，他们有许多经验、方法，乃至智慧，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治感情的失落。可是他不能代我们爱折磨，失恋到最后只还原到一个单纯的动作，就是让事情过去，自己独饮生命的苦水，并品出它的滋味！

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

我很喜欢一则关于苦瓜的故事：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

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弟子们说："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河，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放在圣桌上供养，并朝拜它。"

弟子朝圣走过许多圣河圣殿，并依照师父的教言去做。

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当作晚餐。

晚餐的时候，师父吃了一口，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泡过这么多圣水，进过这么多圣殿，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教化，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情爱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意思是，我们尝过情感与生命的大苦的人，并不能告诉别人失恋是该欢喜的事。因为它就是那么苦，这一层次是永不会变的，可是不吃苦瓜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苦瓜是苦的。"现在，你煮熟了这苦的，当你吃的时候，你终于知道是苦的了，但第一口苦，第二、第三口就不会那么苦了！"当我说完了故事，这样告诉朋友。

她笑着，好像正在品尝那只洗过圣水、进过圣殿的苦瓜味道。

"当我们失恋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们，生命里有比失恋更苦难的承受，我们真的很难相信，就像鱼缸的鱼不能想象海上的狂涛一样。等到我们经验了更多的沧桑巨变，再回来一看，失恋，真的没有什么。"我说。

朋友用犹带着红丝与水意的眼睛看着我，眼里有茫然的神色，对一位正落入陷阱的人，她是不太能相信世界上还有更大的陷阱，因为在情感的陷阱底部，有着燃烧的火焰、严寒的冰刀、刺脚的长针，已经是够令人心神俱碎了。

"我再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吧！我只好说。

失恋，至少值得回味

有一个人去求助一位大师说："师父，请救救我，我快疯了，我的太太、孩子、亲戚全住在同一个房间，整天都在争吵吼叫谩骂，我的家简直是一座地狱，我快崩溃了，师父，请你拯救我。"

大师说："我可以救你，不过你得先答应，不论我要求你做什么，你都切实的做到！"

那形容憔悴的人说："我发誓，我一定做到！"

大师说："好！你家里养了多少牲畜？"

"一头牛、一只羊、还有六只鸡。"那人说。

"很好，把它们全部带入你的屋内，然后一星期后再来见我。"

那人听了，心惊胆战，但他发过誓听从师父的话，所以就把牲畜全部带进房子。

一星期后，他容貌完全枯槁，跑来见大师，用呻吟的声音说："一片肮脏、恶臭、吵闹、混乱，不只我不成人形，屋里的人也都快疯了。大师，现在怎么办？"？

"回去吧！现在回去把牲畜都赶出去，明天再来见我。"大师说。

那人飞快的奔回家去。

第二天，当他回来见大师时，眼中充满了喜悦的光芒，欢喜的对大师说："呀！所有的畜生都赶出去了，家里简直像个天堂，安静、清爽、干净，又充满了温馨，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呀！"

朋友听了这个故事，微微的笑了。

我们在生命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使我们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苦的人，那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经验过更巨大的苦难，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世上的别人，有许多正拖着千斤重的脚，在走过火热水深、断崖鸿沟。

失恋，真是人生的苦难里最易于跨越的，它几乎是人生的必须。

在生命里，有很多历程除了苦痛，没有别的感受。失恋，至少还值得回味、至少有凄凉之美、至少还令我们验正到情感的真实与虚幻。

"有很多事，只是苦，没有别的。与那些事比起来，失恋的真是天堂了！"我加重语气的说。

我们聊着聊着，天就黑了，朋友要告辞，我送她一罐"港口茶"她的表情已经平静很多了。

我说："好好的品味这港口茶吧！仔细的观照它，看看到的苦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的船还要继续前航

朋友走了以后，我独自坐着饮茶，看着被夜色染乌的天空，几粒微星，点点缀在天际，心中不免寒凉，想到人间进而情爱无常的折磨，从有星星的时候，人就开始了

在情感挣扎的历程，而即使粉碎成微尘，人仍然要在情爱里走过漫漫长夜、哭过茫茫的旷野。

我想到几天前刚读过杜牧与李商隐的诗，都是我最喜欢的唐朝诗人，他们对失恋心情的描写，那样的细致缠绵，犹如黑夜旷野中闪烁的泪，令人心碎。

## 水晶石与白莲花

在花莲盐寮海边，有一种石头是白色的，温润含光，即使在最深沉的黑暗中，它还给人一种纯净的光明的感觉。把灯打开，它的美就怦然一响，抚慰人的眼目。把它泡在水里，透明纯粹一如琉璃，不像是人间之石。

听孟东篱谈到这样的石头，我们在夜晚就去到了盐寮海边，在去的路上他说：“这种石头被日本人搜购了很多，现在可能找不到了。”等我们到了盐寮，他一一敲开邻居的大门，虽然在夜里九点，海滨乡间的居民都已经就寝了。听我们说明来意，孟东篱

的第一个邻居把家里珍藏的水晶石用双手捧着出来说：“只有这些了。”

数一数，他的手里只有八颗石头。

幸好找到第二个邻居，她用布袋提出一袋来，放在磅秤上说：“十公斤，就这么多了。”

然后她把水晶石倒在铺了花布的地板上，哗啦一声，一地的琉璃，我们的惊叹比石头滚地的声音还要哗然。

我一向非常喜欢石头，捡过的石头少说也有数千颗，不过，这水晶石使我有一种低回喟叹的感受，在雄山大水的花莲竟然孕育出这许多透明浑圆、没有缺憾的石子，真是令人颤动的呀！

妇人说，从前的海边到处都是这种石头，一天可以捡好几公斤，现在在海边走一天，只能拾到一两粒，它变得如此稀有，是不可思议的。

疑是水晶的石头原不产在海里，它是花莲深山的蕴藏，在某一个世代，山地崩裂，石块滚落海岸，海浪不断的磨洗、侵蚀、冲刷，使其成为圆而晶明的面目。

疑似水晶的石头比水晶更美，因为它有天然的朴素风格，它没有凿痕，是钟灵毓秀的孕生，又受过海浪永不休止的试炼。

疑似水晶的石头使人想起白莲花，白莲花是穿过了污泥染着的试探，把至美至香至纯净的花朵高高标起到水面，水晶石是滚过了高高的山顶、深深的海底，把至圆至白至坚至固的质地轻轻地滑到了海滨。

天地间可惊赞的事物不少，水晶石与白莲花都是；人世里可仰望的人也不少，居住在花莲的证严法师就是。

第一次见到证严法师，就有一种沉静透明如琉璃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必言语就能给人一种力量，那种力量虽然难以形容，却不难感受。证严法师的力量来自于她的慈悲，还有她的澄澈，佛经里说慈悲是一种“力”，清净也是一种力，证严法师是语默动静都展现着这种非凡的力量。

她的身形极瘦弱，听说身体向来就不好；她说话很慢很慢、声音清细，听说她每天应机说法、不得睡眠，嘴里竟生了痤疮；她走路很从容、轻巧，一点声音也无，但



给人感觉每一步都有沉重的背负与承担。

她吃饭吃得很少很少，可是碗里盘里不会留下一点渣，她的生活就像那样子一丝不苟。

有人问她：“师父天天济贫扶病，每天看到人间这么多悲惨事相，心里除了悲悯，情绪会不会被迁动，觉不觉得苦？”

她说：“这就像爬山的人一样，山路险峻、流血流汗，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对不想爬山的人，拉他去爬山，走两步就叫苦连天了。看别人受苦，恨不能自己代他们受，受苦的人能得到援助，是最令我欣慰的事。”

我想，这就是她的精神所在了，慈济功德会的志业现在已经全国都知道了，它也是近代中国最有象征性的佛教事业，大家也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我来记记两次访问证严师父，我随手记下的语录吧：

“这世间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无可奈何的时候，所以不要太理直气壮，要理直气和，做大事的人有时不免要求人，但更要自己的尊严。”

“未来的的是妄想，过去的是杂念，要何护此时此刻的爱心，谨自己的本分，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

“人心乱，佛法就乱，所以要弘扬佛法，人心要定，求法的心要坚强。”

“医生在病人的眼里就是活佛，护士就是白衣大士，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慈济是大菩萨修行的道场。”

“这世界总有比我们悲惨的人，能为别人服务比被服务的人有福。”

“现代世界，名医很多，良医难求，我们希望来创造良医，用宗教精神启发良知，以医疗技术来开发良能，这就能创造良医。”

“我一开始创建慈济的时候中救穷，心想一定要很快消灭贫穷，想不到愈救愈多，后来发现许多穷是因病而起的，要救穷，就要先救病，然后才盖了医院。所以，要去实践，才知道众生需要的是什么。”

“不要把阴影覆在心里，要散发光和热，生命才有意义。”

“菩萨精神是永远融入众生的精神，要让菩萨精神永远存在这个世界，不能只有

理论，也要有实质的表现。慈济与愿力是理论，慈济的工作就是实质的表达，我们希望把无形的慈悲化为坚固的永远的工作。”

“一个人在绝境时还能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一个永保感恩心付出的人，就比较不会陷入绝境。”

“每一分菩提心，就会造就一朵芳香的莲花。”

“当我决心要创建一座大医院时，一无所有，别人都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但我有的只是像地藏菩萨的心，这九个字给我很大的力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得过几次大病，濒临死亡，我早就觉悟到人的生命不会长久，但每次总是想，如果我突然离开这世界，那么多孤苦无依的人怎么办？”

。。。。。

这都是随手记下来的师父的话，很像海浪中涌上来的水晶石，粒粒晶莹透明，令人感动。

师父的实践精神不只表达在慈济功德会这样的大机构，也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细

节，她们自己种菜、自己制造蜡烛、自己磨豆粉，“静思精舍”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有这种实践的精神。甚至这幢美丽朴素的建筑也是师父自己设计的，连屋上的水泥瓦都是来自她的慧心。

师父告诉我从前在小屋中修行，夜里对着烛光读经，曾从一支烛得到了开悟，她悟到了：一支蜡烛如果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燃才有意义，点燃了蜡烛会有泪，但总比没有燃烧的好。

她悟到了：一滴烛泪一旦落下来，立刻就被一层结出的薄膜止住，因为天地间自有一种抚慰的力量，这种力量叫“肤”。为了证验这种力量，她在左臂上燃香供佛，当皮被烧破的那一刹那，立即有一阵清凉覆盖在伤口上，那是“肤”，台湾话里，孩子受伤，妈妈会说：“来！妈妈肤肤！”这种力量是充盈在天地之间的。

她悟到了：生死之痛，其实就像一滴烛泪落下来，就像受伤了，突然被肤。

她悟到了：这世界无时无刻都在对我们说法，这种说法常是无声的，有时却比声音更深刻。

师父由一支蜡烛悟到的“烛光三昧”，想必对她后来的行事有影响，她说很喜欢烛光的感觉，于是她自己设计了蜡烛，自己制造，并用蜡烛和人结缘。从花莲回来的时候，师父送我五个“静思精舍”做的蜡烛。

回台北后，我把蜡烛拿来供佛，发现这以沉香为心的蜡烛可以烧十小时之久，并且烧完了不流一滴泪、了无痕迹，原来蜡烛包覆着一层极薄的透明的膜，那就是师父告诉我的“肤”吧！我站在烧完的烛台前敛容肃立，有一种无比崇仰的感觉，就像一朵白莲花从心里一瓣一瓣的伸展开来。

证严师父的慈济志业，三十余万位投身于慈济的现代菩萨，他们像蜡烛一样燃烧、散发光热，但不滴落一滴忧伤的泪，他们有的是欢欣的菩萨行。

他们在这空气污染、混乱浊劣的世界，像一阵广大清凉的和风，希望凡是受伤的跌倒的挫败的众生，都能立刻得到“肤肤”，然后长出新的皮肉。

他们以大悲心为油，以大愿为炷、以大智为光，要烧尽生命的黑暗，使两千万人都成为菩萨，使我们住的地方成为净土。

慈悲真是一种最大的力呀！

我把从花莲带回来的水晶石也拿来供佛，觉得好像有了慈济，花莲的一切都可以为天地的供养，连“花莲”两个字也可以供养，这两个字正好是“妙法莲花”的缩写，写的是一则千手千眼的现代传奇，是今日世界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 一朵花，或一座花园

在日本，有一位伟大的女禅师，名字叫慧春。

慧春很年轻就出家了，当时日本还没有专给尼师修行的庵堂，她只好和二十名和尚，一起在一位禅师座下习禅。

慧春的容貌非常美丽，剃去了头发、穿上素色的法衣非但没有减损她的美，反而使她的姿容更显得清丽脱俗，因此与她一起学禅的和尚，有好几位偷偷的暗恋着她，

其中一位还写了情书给她，要求一次私下的约会，慧春收到情书之后，不动声色。

第二天，禅师上堂说法，说完之后，慧春站起来对着写信给她的和尚说：“如果你真的像信里写的那样爱我，现在就来拥抱我！”

说完后，当场就有几位和尚满头大汗的开悟了。

这是非常动人的禅故事，它表达了一种当下承担的精神，学禅的人对于开悟固然必须承当，但对于生命，是不是也该有相同的承当呢？禅的生活，不是依靠想象力的生活，当然也不是寄望于天堂的生活，而是公开明朗地面对此时此刻的生活，看见心念中的阴暗面，把它翻转过来，使其明亮。慧春所说的“公开的拥抱”，正是“公开的爱”，也就是“光亮明朗的生活态度”。

对于禅者，每一个心念、每一个生活动作，都可以摊开在阳光下检视。

从泥泞中跨越

还有一个禅的故事是这样的：两位师兄弟一起走在一条泥泞的道路。

当他们走到一个浅滩的时候，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在那里踟躅不前，由于穿着细致的丝绸，使她不能跨步走过泥泞的浅滩。

“来吧！小姑娘。”师兄说。

然后就把少女背过了泥路。

师弟跟随在后面，心里感到非常不悦，一直都沉默不语，到了晚上实在忍不住，就对师兄说：“我们出家人受了戒律，不应该近女色的，你今天为什么要背那个女人过河呢？”

“呀！你说那个女人呀！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到现在还抱着吗？”

这个流行很广的禅的故事，除了说明当下即是的精神，也满含了禅师的慈悲，在提起放下的过程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即使是对禅一无所知的人听到这个故事，也知道两者境界的高低。

有一位现代禅者把“当下即是”、“直下承当”的精神翻译为“倾宇宙之力活在眼



前的一瞬”，真是十分贴切。我们凡夫的生活，不是在缅怀过去，就是在向往未来，无法踏实雄健的生活。可叹的是，过去是无可挽回的，未来是一场梦，两者都是虚空里的舞花，再美，也比不上现在跨越的泥泞之路。

落实到不是非常善美的现在，走一段很可能是泥巴铺成的生活之路，当下的世界往往不是依理想而呈现，这些，似乎都不太要紧，只看我们能不能有好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是不是在我们注视的时候，能一刹那间观点开展，让光亮明朗的生活展现在眼前。

伟大的无门慧开禅师，在他的著作《无门关》里曾这样说：“若是个汉，不顾危亡，单刀直入，八臂哪吒拦他不住；纵使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只得望风乞命！设或踌躇，也似隔窗看马骑，眨得眼来，早已蹉过！”只有单刀直入，一点也不迟疑的大丈夫，才有可能领会禅的真意。

便是人间好时节

《无门关》是禅宗的一部宝典，慧开禅师在里面写下许多传诵千古的偈语，一直到禅道没落的今日，读起来还让人震颤不已。

我们在这里选取几个偈子来看：

1 大道无门，千差有路。

透得此关，乾坤独步！

----这是多么广大而坚定的胸襟，要做一个乾坤独步的人。

2 拈起花来，尾巴已露。

迦叶破颜，人天罔措！

---释迦牟尼佛拈起花来，是故意露出尾巴，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使天上的神仙和地上的凡人都不知所措。慧开问道：“如果当时大家都笑，或者连迦叶也不笑呢？禅是什么风光？”

3 贫似范丹，气如项羽。

活计虽无，敢与斗富！

----对于家徒四壁、处之泰然的人，对于气宇豪迈、无所畏惧的人，虽然生活艰困，还是敢和富人比赛谁是真正的富有，因为富有不是由外而得。

4 眼流星，机掣电。

杀人刀，活人剑！

----眼睛要快如流星，机锋要迅若闪电，有杀断妄想的宝刀，起死回生的智慧之剑。

5 剑刃上行，冰棱上走。

不涉阶梯，悬崖撒手！

----寻求智慧之路的禅道，像是走在剑锋上、踩在冰尖上那样勇迈。又仿佛不走阶梯，从悬崖上放开双手那样的自在，没有一点委屈。

6 天晴日头出，雨下地上湿。

尽情都说了，只恐信不及！

----法尔如是，明明白白，毫无隐瞒，只怕不信，这是多么公开明朗的胸怀。《无门关》每一个偈子都像这样震人心，另有一个最被人传诵的偈子是：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如果一个人的心头，前尘往事同时瓦解冰消，成为一片清朗干净的大地，能面对当下的景物人事，那么春夏秋冬都是一样的美好呀！

我们在人间的学习

禅道虽然是非凡之道，却不是不可企及之道。我们在品味禅的公案、语录、偈语

的时候，都能尝到那无比的芳香，都能在热闹里流过一丝清凉，那不是禅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而是对明朗光照的生活，人人都有本具的向往，只可惜生命的烦恼与生活的压力使我们隐忍了活泉，无以清洗尘埃的心灵。

禅的教导，是让我们不要再隐忍了，不要再过那种幽黯无光的日子，试着把反盖的牌打开、在黑暗的房子开灯、走进阳光普照的田野、随着鸟的自由飞翔、看鱼得水时的欢跃、安心明亮的看人世。我们来读读在禅里最常被用到的语言吧：“如如”、“当下”、“本来”、“一如”、“无着”、“不二”、“老实”、“平常”、“安心”、“放下”、“任运”、“保任”、“默照”、“虚空”、“无碍”、“自在”、“自由”、“直心”、“真实”等等，这些简短的两个字，如果能溶入其中，就让我们发现了生命的真意。

我们不能放下任运的过活，那是我们对过往生命的执著，对未来生命的迷梦，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回到现实这一刻人间的学习。

有的人认为禅师讲“空”，以为空是虚无的，要来断灭现实人生的一切，其实不然，禅师要破的是“执著”，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破执著谈何容易！所以禅教我们要用开启

智慧、圆满自我的方法来使执著冰消瓦解，而不是去压抑我们的执著。

如果我们只是有一朵花，一定很舍不得送给别人；但如果我们有一座花园，送一百朵花给别人也会在所不惜！化解执著，首先是使我们拥有一座春夏秋冬都盛放的花园，而不只照顾一朵花；其次是珍惜每一朵花犹如整座花园，使每一朵花的颜色都能放怀展现；再次是不仅欢迎别人参观花园，并乐于送花给别人，乐于看人人都有花园。

在这广大的人间，我们的一朵花是我么渺小，若我们能使繁花盛开，自我的一点兴谢也就了无遗憾！

生命不过数十寒暑，迅疾犹如春天的闪电雷声，若知道春雷一过，万物苏醒，则短暂的慧心一耀，也足以令人动容。

执著的化解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开了，执著自然冰消，开悟的人，一朵花就是一座花园，一座花园是一朵花，是不需要什么争辩的。我又想起无门慧开的句子：

识得最初句，便会未后句。

未后与最初，不是者一句！

那里面热不热？

禅是活生生的，就像我们在生命的进程，成功与失败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要进入禅的道路，是使生活活转过来，使心活转过来，勇敢来对待人生的挑战，让我们的花努力的开起来，而不是孤伶伶的在微雨中颤抖。

禅是承担，不是避世。

凡是避世冷酷的心，不是禅心。

《指月录》里有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位老太婆建了一座茅庵，供养了一位修行人。她常叫少女送饭给和尚，经过二十年，她想看看和尚的功夫如何，于是叫少女送饭的时候抱住和尚说：“正这么时如何？”

少女依言而行，和尚回答说：“枯木依寒岩，三冬无暖气！”

少女回来把和尚的话告诉老太婆，老太婆很生气的说：“我二十年供养，只得个俗

汉!”于是，把和尚赶走，把茅庵也烧了。

“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多么酷冷呀，禅是要“能杀能夺，能纵能活”，是要“青天白日，明明太空”，是要“绵绵密密，点滴不漏”，是一座百花齐放的园子，而不是开在悬崖的枯木。

雁的影子留在地上，但它并无留踪之意。

水面上映照着一切，但它并无取影之心。

窗前的叶子画着风的形状，却不需用笔。

院子的菊花一瓣瓣的凋落，却依然从容。

雨后山岚缭绕飘浮，反而增加山的青翠。

水里游鱼穿梭旅行，益发感到水的清明。



小心喂路过的鸽子，它不是为你才飞来。

不要惊动花上的蝶，它并非为你而美丽。

午夜的钟声

一声 响过 一声

黄昏的微风

一阵 凉似 一阵。。。。

每一个我们在当下体验的真实，都是生命中的一朵鲜花，所以我们要好好开发花园，不要执著一朵花。

慧春禅师，六十岁的时候知道了自己要离开人世，吩咐寺里的僧人在院子堆起木柴，她安详地坐在木柴上，叫人从四面同时点火。

“禅师呀！”一位和尚看着腾起的火焰问道：“那里面热不热？”

“只有愚痴的人才会关心这个问题。”慧春回答，话声甫落，人埋在火焰中，很快

化为灰烬了。

伟哉慧春！智慧有如园中的繁花，开放时是多么从容，凋谢又多么的镇定呀！

今夕，何夕？

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年华老去、身驱肥胖的老牌歌星，以一种特别沙哑而沧桑的声音，唱起她年轻时唱红的一首歌：

啊……

今夕何夕

云淡风轻

夜色真美丽

只有我和你 我和你  
才逃出了黑暗  
黑暗又紧紧的跟着你  
啊.....  
今夕何夕  
溪水流  
夜风急  
只有我和你 我和你  
患难相依

这首歌的词意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可是看见祖母级的歌星越过了三十年时光，还回头唱这首歌，就格外感到了人生怅然的悲情。对我们而言，“今夕何夕”里有着浪漫的联想，可是对一位红透半边天的歌星而言，问起：“今天是哪一天？今晚是哪一晚？”时，恐怕都要为之心碎吧！

由于这种悲情，《今夕何夕》到现在这在到处流行着，后来有一位年轻美丽的歌星另外唱红了一首《今夕是何夕》的歌，歌词比前者还要令人怀想：

告诉我今夕是何夕？  
告诉我此处是何方？  
飘零的身影该向何方？  
彷徨的心无所归依。

天注定让我遇见你，  
却为何又遥不可及？  
纵然是将你拥入怀里，  
也知道相依只是瞬息。

如蜡炬的烧尽自己，  
如灯蛾的扑向火里，  
今后将在水里火里，  
放不下的也只是你，  
虽然相会，永远无期。

如秋云的随风飘逝，  
如宝石的沉落海底，  
今后不止千里万里，  
见我也只有在梦里，  
长恨悠悠，无尽期。

这首歌哀怨感伤，但它动人的不只是歌曲，而是对流行歌曲有很大贡献的慎之女

士，写完这首歌不久后就离开人世了，我觉得在她一生所写的歌曲里，有两首意境最感人的歌，可以做为流行的经典，一首是《最后一夜》，另外一首就是《今夕是何夕》，其中有历经人间沧桑、看清世法无常的感慨，所以才能如此感人。

###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对于心思细致敏感的人，光是想到“今夕何夕”四个字就会有无限感伤，这也是中国诗歌里一种非常动人的心情，“今夕何夕”的吟唱应该是杜甫的一首《赠卫八处士》，这首诗早就是唐诗里人人会颂的经典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霜；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息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仍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二十年前相识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今日相见，你的儿女已经成行。因为会面是如此的艰难，仿佛一举杯就喝了十大杯酒了，感知你不忘故人的情意，喝了十悲也没有醉意。想起人生里难以重逢，就好像天上的参星与商星永远相背的转向，今夜是哪一夜啊？

杜甫是多么深刻的触及了人生两个重要的命题，一是世事无常，二是情意难住。在生命不断的转动里，人除了感慨怀想，是无能为力的，由于今夕和何夕是梦一样，何不好好来珍惜今夜呢？

这种无常的忧伤、难忘的情怀，历代的诗人都有不同的表白，唐朝诗人贾至有一首送别的诗是：

雪晴云散北风寒，楚水吴山道路难；

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

宋朝的欧阳修写的《浪淘沙》更加细腻浪漫：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垂杨紫陌洛城东，

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今年花胜去年红，

可惜明年花更红，知与谁同？

今年的花开得比去年更红，可惜已经无法与你共游了，想到明年的花可能比今年的花更好，但是那更可惜，因为不知道要和谁一起共赏呀！欧阳修的“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给我们一种对未来渺茫之叹，但比起杜甫情思的，是明朝诗人袁凯的《客中除夕》：

今夕是何夕？他乡说故乡；

看人儿女大，为客岁年长。



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  
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

心热如火，眼冷似灰

读了这么多“今夕何夕”、“今朝明朝”、“今年明年”的诗歌，真让我们感觉茫然不已，一个日子在我们的生命逝去，有如闪电眨眼那样快速，有如猫爪滑过那样无声，有如和风细雨吹拂那样不可捕捉，每一天夜里，当我们忙完了一天的事物，躺在床上都不免怅忙：这就是我的一天过去了吗？

比较敏感的人会想到今天与明天的问题，会想到昨夜，想到去年此夜，想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然后怀着一点憾然睡去。

更敏感的人，就会因为这样失眠了！

时间和空间的转动竟是如此的无奈，青春不在、情爱不在、人生许多可珍惜的细节都已不在了，如果我们因此情绪被波动，就会沉溺其中永无出期！我们的心仍然与从前一样热，我们的眼却不必像从前那样的热，我们或者可以在变动中有一种冷静的观照。

我很喜欢日本的宗演禅师的座右铭：“我心热如火，眼冷似灰。”

宗演曾为自己立下一个终身奉行的守则：

晨起着衣之前，燃香静坐。

定时休息，定时饮食；饮食适量，绝不过饱。

以独处之心待客，以待客之心独处。

谨慎言词，言出必行。

把握机会，不轻放过，但凡事再思而行。

已过不悔，展望未来。

要有英雄的无畏，赤子的爱心。

睡时好好去睡，要如长眠不醒。

醒时立即立床，如弃敝屣。

这虽然是禅师自勉的格言，对于容易耽溺缅怀的我们。以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能像禅宗那样，只有今夕，就没有昨夕明夕与何夕了。他的“睡时好好去睡，要如长眠不醒。醒时立即立床，如弃敝屣。”特别使我们心惊，令我想起文天祥在处于最险恶之境时，曾写过的两句话：“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忠肝义胆的孤臣与云胸水怀的禅师竟有如此相似的格言，使我们知道要从绝处逢生，要昨死今生，非得有断然的气概不可。

当代修行极有成就的叶曼居士，有一次对我说，她把文天祥的“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略作改动，变成“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真是改得妙，一个人随时随地可以死去，是多么潇洒，而一个每一步都往活的地方走，是多么勇毅。反过来，对于那些醉生梦死之辈，就是“时时可生，步步求死”了。

晴空有云，不改蔚蓝本色

“今夕何夕”是一个如真如幻、梦幻泡影、迷离朦胧的命题，人在某一种时空里就免不了会沦入那样的悲情，其实我们有没有好的观点来看清过往的历程罢了。

药山禅师有一天在庭院里散步，弟子道吾与云严在旁边随侍，药山指着两颗树，一棵是枯干的树，一棵是繁茂的树，问道吾道：

“是枯的对，还是荣的对？”

“荣的对。”道吾说。

药山说：“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

问云严道：

“是枯的对，还是荣的对？”

“枯的对。”云严说。

药山说“灼然一切处，放教枯淡去！”

这时候，有一位小沙弥走过，药山再问：

“是枯的对，还是荣的对？”

小沙弥说：“枯者从它枯，荣者从它荣。”

药山说：“不是，不是。”

这个故事，可以用来引证我们“今夕何夕”的观点，如果像道吾说的是荣的对，那么世界就是一片光明灿烂的锦绣了。云严看师兄说错了，就赶紧改口，但也不对，因为如果枯干是对的，世界就会萧索单调地走向枯寂之路，小沙弥说枯干的让它去枯干，繁茂的让它繁茂，这也不对，因为这样就失去了人生的观点，不能自己 做主了。

对一棵树，枯是荣的最后，荣是枯的最初，因此枯与荣是不可分的，枯荣是一，没有分别。在药山的眼中，是进入了枯荣的本质，他眼里就是树。

对一个人的情境，今夕是昨人的结果，昨夕是今夕的过程，因此今夕和昨夕是不可分的。人生的路是一，没有分别，我们能不能有真实之眼去超越枯荣的表像，来看见自己的本质年呢？

有时候在月明星稀的夜里，我也会不知不觉的吟颂起白光的《今夕何夕》，这时候我就会想，我们不要畏怯生命的感怀、生命是忧伤，乃至生命里忘不了的悲情，那就像晴空里有云，早晨有飞舞的晨曦，黄昏有辉煌的晚霞，都不能改变太空蔚蓝是本色，有时反而增加了蓝天的绚丽。

飘过、美丽过，一点也不染做，是多么的好呀！

庞居士问赵洲禅师：

“有一切无关的人，究竟是什么人？”

让我们深深吸一口气，再来看赵洲的回答：

“他不是人！”

能和一切有关，能从昨夕走到今夕，还能怀抱做希望走向生命的远方，在某一个层次上是幸福的！

## 河的感觉

秋天的河畔，菅芒花开始飞扬了，每当风来的时候，它们就唱一种洁白之歌，芒花的歌虽然是静默的，在视觉里却非常喧闹，有时会儿到一株完全成熟的种子，突然就爆起，向四面八方飞去，那时就好象听几一阵高音，哗然。

与白色的歌相应和的，还有牵牛花的紫色之歌，牵牛花瓣的感觉的感觉是那樣的柔软，似乎穿吹弹得破，但没有一朵牵牛花被秋天的风吹破。

这牵牛花整株都是柔软的，与芒花的柔软相配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大地虽然已经逐渐的冷肃了，山河依然是如此的清朗，特别是有阳光的秋天的早上，柔情而温暖。

在河的两岸，从被洗涮得几乎只剩下砾石的河滩，虽然有各种植物，却以芒花和牵牛花争吵得最厉害，它们都以无限的谦卑匍匐前进。偶尔会见到几株还开着绒黄色碎花的相思树，它们的根在沙石上暴露，有如强悍的爪子抓入土层的深处，比起牵牛花，相思树高大得象巨人一样，抗衡着河流流下来的冷。

河，则十分沉静，秋日的河水浅浅的、清澈的卵石中穿梭，有时候流到到较深的洞，仿佛平静如湖。我喜欢秋天的的时候砾石中堆中去捡石头，因为夏日在河岸嬉游的人群已经完全隐去，河水的安静使四周的景物历历。

河岸的卵石，实在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它们长久在河里接受洗涮，比较软弱的石头已经化着泥水往下流去，坚硬者则完全洗净外表的杂质，在河里的感觉就像是宝石一样。被匠心磨去了棱角的卵石，在深层结构里的纹理，就会像珍珠一样显露出来。

我溯河而上，把捡到的卵石放在河边有如基座的巨石上接受阳光的爆晒，准备回来的时候带回家。

连我自己都不能确知，为什么那样的爱石头，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还没有被触到。有时我在拣石头的突然遇见陌生者，会令我感到羞怯，他们总是用质疑的眼光看着我这异于常人的举动。

我想，那不是纯粹是为了美感，因为有一些我喜欢的石头经不起任何美丽的分析，



只是当我在河里看到它的时候，它好像漂浮在河面，与别的石头都不同。那感觉好像走在人群中突然看见一双仿佛熟悉的眼睛，互相闪动了一下。

我不只是拣乡间河畔的石头，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一条河。也会拣几粒回来做纪念。我还有一些是在沙仑淡水河口里拣到的石头，它是纯黑的，隐隐的藏在长着虎苔的地石缝中，同样是这岛上的石头，有纯白的，有纯黑的，一想到，就觉得生命有迷离之感。

我并不是像一般的拣石者，他们只是对石头里浮出的景象着迷，我的石头是没有影像的，它们只是记载了一条河流的某些感觉，以及我和那条河流相会的刹那。但我的石头中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像雨、像云、像花、像水的纹理，那只是一种巧合，让我感觉到在石头中间同样藏着柔软，这种坚强中的柔软之感，使我坚信，在刚强的人心中也藏着柔情，藏着高雄和想象，或者梦一般的东西。

走在人群中看见熟悉的眼睛，互相的闪动，常常让我有河的感觉。

我喜欢在人群中东张西望，或者坐在有玻璃大窗的咖啡店旁边，看着流动如河的

人群。虽然人是那样的拥挤，却反而给我一种特别的宁静之感，好象秋日的河岸。

在人群的静观，使我不至于在枯木寒灰的的隐居生活中沦入空茫的状态。

我知道了人心的喧闹，人间的匆忙，以及人是多么的渺小有如河里的一粒卵石。

我是多么的喜欢观察人间的活动，并且在波动的混乱中找寻一些美好的事物，或是找一双动人的眼睛。人的眼睛是五官中最能说话的，婴儿的眼睛纯净，儿童的眼睛好奇，青年的眼睛有叛逆之色，情侣的眼睛充满了柔情，主妇的眼睛充满了分析与评判，中年人的眼睛沉稳浓重，老年人的眼睛，则有历尽沧桑后的一种苍茫。

如果说我是在城市的苍茫中去看人，还不如说我在寻找着人的眼睛，这就是超越了美感的赏析的态度，我不太会去在意人们穿什么衣服，或者在意现在流行什么，或者什么人是最美的或丑的，回到家里，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人间的许许多多的眼神，这些眼神，记载了一条河流的某些感觉，以及我和他们相会的刹那。

有时，几到两个人在街头相遇，在还没有开口说话之前，他们的眼神就已经惊呼出声，而在打完招呼错身而过时，我看见了眼里的轻微的叹息。 我们要了解人间，应

该先看清众生的眼睛。有一次，我在百货公司的门口，看到一位年老的婆婆带着一位稚嫩的孩子，坐在冰凉的地板上乞讨，老婆婆俯低着头，看这眼前的一个装满了零钱的脸盆，小孩则仰起头来，有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滴溜溜转着，看着从前面川流过的人群。

我坐在咖啡店临街的位置，却看到好几次，每当有人丢下整张的钞票，老婆婆就会不期然的伸出手把钞票抓起，匆忙的塞进黑色的袍子里。

乞讨的行为并不令我心碎，只是让我悲怜，当她把钞票抓起来的那一瞬间，才真正的令我心碎了。好眼睛的人不能抬眼看世界，却要装成失明者来谋取生存，更让人觉得已经是多么的重要。

这世界有好多的好眼睛的人，却用心把自己已经蒙蔽起来，周围的店招上写着“深情推荐”等等，无不是在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贪婪地伸出手来，想要占取这个世界的便宜，就好象卵石相碰的水花，这世界的的便宜岂是如此的就被我们侵占？

人的河流里有很多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些事情益发令人感到生命之悲苦。

有一个问卷调查报告，青少年十大喜欢的活动，排在第一位的竟是“逛街”，接下来的是“看电影”、“游泳”。其实，这都是河流的事，让我看见了，整个的城市这样的流过来又流过去，每个人在这条河流里游泳，每个人扮演自己的电影，在过程中茫然的活动，并且等待着结局。最好看的电影，结局总是悲哀的，但那悲哀不是流泪或嚎啕，只是无奈，加上一些的茫然。

有一人说过，城市的人擦破手，感觉上比乡下人擦破手，还要痛得多，那时因为，城里的人难得有破皮流血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是一粒粒的卵石，足够的圆滑，并且知道来如何来避免伤害。

可叹息的是，如果伤害是来自别人、来自世界，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城市人的伤害往往来自无法给自己定位，伤害到后来就成为人情的无感，所以，有人在街边乞讨，甚至要伪装盲人才能唤起同情，带给人的心动，还不如“心动的三折”。

这往往仍人想到溪河的卵石，卵石由于长久的推挤，它只能是互相的碰撞，但河岸的风景，水的流速，季节的变化，永远不是卵石关心的问题。

因此，城市里永远没有阴晴与春秋，冬日的雨季，人还是一样渴切的在街头流动。

你流过来，我流过去，我们在红灯的地方稍微停留，步过人行道，在下一个绿灯分手。  
“你将要往哪里去？”

“你是哪里来的？”

没有人问你，你也不必回答。

你只要流着就行了，总有一天，会在某个河岸搁浅。

没有人关心你的事，因为河流是如此的喘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悲情。

河流是如此的喘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悲情。

我喜欢坐船。如果有火车可达的地方我就不坐飞机，如果有船可坐我就不搭火车。那是由于船行的速度，慢一些让我的心可以沉潜；如果是在海上，船的视界好一些，使我感到辽阔；最要紧的是，船的马达声与我的心脏合鸣，让我感觉那船是为了我的心跳而我开航的。

所以就在开行的一刹那，就自己叹息： 呀！还能够活着，真好！

通常我是喜欢站选择在船尾的地方，在船行过处，它掀起的波浪往往是形成一条白线，鱼会往波浪翻涌的地方游来，而海鸥总是逐波飞翔。

船后的波浪不会停留太久，很快就平复了，这就是“船过水无痕”，可是在波浪平复的时候，在我们的视觉里它好像并未立刻消失，总会盘旋一阵，有如苍鹰盘飞的轨迹，如果看一只鹰飞翔久了，等它遁去的时刻，感觉也还在那里绕个不停，其实空中什么也没有了，水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沉思总是会在波浪彻底消失时沦陷，这使我感到一种悲怀。人生的际遇事实上与船过的波浪一样，它必然是会消失的，可是它并不是没有，而是时空轮替自然的悲哀，如果老是看着船尾巴，生命的悲怀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让我们到船头去吧！看船如何把海水分割为二，如何以勇猛的香象截河之势，载我们通往人生的彼岸，一艘坚固船是由很多的钢板千锤百炼铸成，由许多深通使性的人去驾驶，这里面就充满了承担之美。让我也能那样勇敢的破浪，承担，向某一个未知的彼岸航去。

这样想时，就好象见到了完全成熟的芒花，突然爆起，向四面八方飞去，使我听见一阵洁白的高音，唱哗然的歌。

## 宿命之情

偶尔读小说，看电视电影，总是发现一切的故事无非是在探索人生的爱恨情仇，大部分的作者一辈子都在人生的情欲中打转，好象永远也不想走出来一样。

特别是一种类型的情感最令人感兴趣，就是富豪家族的明争暗斗、恩怨情仇。

在我们的眼里，富裕能够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而富有者照理应该有比一般人有幸福的可能。但是我们在小说、电视、电影里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它通常反映出几种情况，一是富人的婚姻爱情充满了罪恶和泥沼，二是富人的生活往往是苦多于乐，三是富人的财富不但不能满足人的贪婪，反而会点起更深更广的贪欲的火花，使人充满了慎恨和愚痴。

自然，这只是人生的一种的标本，并非全盘如此，贫困者的痛苦绝对不逊于富人，只是大家不喜欢打开电视看到贫困的人落难罢了，仿佛是说；“穷人本来就悲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其实大家比较少的想到的问题是：会沉沦的人，无论贫富都会沉沦，与他的环境关系不大。若说富人经不起诱惑，那么贫者有几人能够脱出诱惑呢？

实际的人生也是如此，有时看新闻给人的感觉也象在读小说，或者看电视连续剧。有权有势的官员，养尊处优，生活无虑，照理说人格应比平民百姓高尚一些，结果不然，他们常为了一些不是急需的小钱就贩卖自己的人格。那有广大的人民做后盾的人民代表，意气风发，聪明饱学，待遇优后，照理说不会出卖人民，结果不然，他们常为了私我利益，把正义公理那来践踏。

看到这些出乎意料的“剧情”，总是令人感叹！觉得做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个不被拿出来演出的人，在某一层次上还是幸福的。

在金钱里似乎有这样的宿命，爱钱者不论穷通，仍然爱钱；不爱钱者，就是一生



落泊，也能一毛不取。前者发生在一位民意代表说：我家里的财产有四、五亿，怎么会在乎那区区几十万呢？也使人难以相信，后者发生在机场清洁工人捡到了百万现款，也能于心不昧，全身都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爱情的宿命也仿佛如此，穷愁潦倒时会背性弃义者，不论他多么的富有，也一样会背弃。反之，能感恩念旧的穷人，纵然使再贫困，也不至于无情无义。环境、诱惑也者，只是借口罢了-----没有汽油的桶子，火柴如何使其燃烧呢？

这重背弃的宿命使人无奈，但不背弃的宿命才更令人泣血。

不背弃的宿命，我们可以在小说、电影、电视里看见的是：两位顽固而充满仇恨的家长，往往一位生了男孩，而另一位生了女孩。仇家的儿子与女儿总会因为某种巧合相遇，一见钟情，然后用爱情与生命联合起来向父母抗争。

结局其实可以是喜剧：化干戈为玉帛，大团圆结束。但结局通常是悲剧的：其一是气死父母，其二是牺牲儿女，两种都可以使两家痛苦一生，而观众则痛苦几个晚上。

我常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仇恨的父母总有相爱的儿女？为什么没有一个故事是

父母相爱而儿女却充满了仇恨？动人的爱情故事总是在仇恨中挣扎的故事；好看的金粉世界通常就是在欲望中沉浮的故事。

互不背弃而又活活折翼的故事是人生最无奈的现实。人生的牌局里有一张 A，它可以是最大，也可以是最小，可悲悯的是，大部分的人拿到它 A 时，不管其他的牌如何，总把它当最大的牌来打。

人被小利蒙蔽时，哪里会想到会毁掉一生的基业呢？人在仇恨之中，哪里能看到别人情义的珍贵呢？这都是拿到一张小 A 当大牌打的结果。

在别人的宿命里，我们清楚的看见人生有更多可以沉思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善于深思看清整副牌，往往自己就会掉进那令人扼腕的宿命里去了。

**一粒沙，或一条河岸？**

当我们在澄思静虑的时候，有时自己陷入一种两难的情况。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看到别人受苦而找不到出路，看到善良的人在苦难里挣扎不能解脱的时候，-----看到别人痛苦以致感同深受的锥刺是一种难以言论的经验。

我因此常常在内心呐喊：难道这就是宿命的吗？难道不可以改变吗？难道是得不偿还的业吗？

想到众生的心灵不能安稳，有时惊心到被窗外温柔的月光吵醒，然后我就会在寒夜的风中独处，再也无法安睡。有时我甚至跑到山上，对着萧萧的草木大吼大叫，来泄去我心中看到善良的人们受苦而生起的悲愤。有时我会在草原上拼命的奔跑，跑到力尽颓倒在地上，然后仰望苍空，无声的喘息：“天呀，天呀！”悲唤起来。

没有人知道我的这种挣扎与忧伤，对众生受困于业报的实际情况，有时令我流泪，甚至颤抖，全身发冷，身毛皆竖。幸好，这样的颤抖很快就平息，在平复的那一刻就使我看见自己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容易受到打击，我应该更坚强一些，更广大一些，不要那样的忧伤与沉痛才好。可是也就在那一刻，我会更深的思索“业”的问题，众生的业难道一定要如此悲惨的来受报吗？当我们见到众生饱受折磨的时候，究竟有谁

可以为他们承担呢？

龙树菩萨的“中观”告诉我们，业好比一粒种子，里面永不生气、永不败坏的东西，这就好象生命的契约，这契约则是一种债务，人纵然可以不断的来借贷来用，但是因为契约，他迟早总要去偿还他的债务，业如果可以破，果报就不成立了，业的法则适用于善业与恶业。

我的悲观常常只有禅学可以解救我们，并没有人束缚我们、没有人污染我们、在自性的光明里业是了不可得的。人人都有光明自性，则人人的业也都可以了不可得。但是，这不是充满了矛盾吗？我们的人生渺小如一粒沙子，每一粒沙子都是独立存在与别的沙子无关，那么，我们只能清洗自己的沙子，有什么能力清洗别人的沙子呢？即使是最邻近的一粒沙，清洗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看到新闻，有人杀了人，那两人之间真的是从前的旧债吗？这样，不就使我们失去对被杀者的同情，失去对杀人者的斥责吗？整个的社会都应该有相应的承担，这样真实的正义才能抬头，全体的道德才有落脚之处。

西方净土之所以没有恶事，并非在那里的人都是清净才往生的！而是那里有完全清净的环境，不论什么众生去往生，也都可以纯净起来。

我觉得，这世界所有的一切恶事，都不应该由当事人承受，这世界一切众生的苦也不是从前造罪而活该当受的。修行的人不应该有“活该”的思想，也不应该有一丝“活该”的念头。

世界的人都在受报，的并不是人人都是“活该”！因此，我仍然无法解开那张业网，让我做其中的一条丝线，让我做其中的经纬。

人生若还有罪业，我就难以自净，众生若不能安稳，我就永远不可能安稳！我的不能安稳，我的沉痛，乃至我鲜为人知的颤抖，不也是一种自然的呈现吗？正因我不是焦芽败种，我才有那样热切的感受吧！

我只是一粒沙，这是生命里无可如何的困局，但是我多么的希望，我每次看到生命的苦楚，都看到了一整条河岸，而不只看见受难的一粒沙。

这样想时，我总是渴切的祈祷：佛、菩萨、龙天护法，请悲悯这个世界！请护念

这个世界！请嘱咐这个世界！请使这个世界成为清净的国土！

## 水中的金影

从前有一个人走过大池塘边，看到水底有金色的影子，很象黄金。他立即跳入水里要找年金子，他把水里的泥土一捧一捧的捞起来，一直把整个的池塘根的混浊不堪，自己又累得要命，只好爬回岸边去休息。过了一会，池水清澈之后，又看到那金色的影子。

他说：“这水底有真金，我明明看见的，可是捞了这么久都没有捞到，才弄得这么疲惫。”父亲仔细地凝视水底真金的影子，立刻知道那金子是在岸边的树上，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既然影子在水底，金子就不会在水底，影子乃是金子的投射。

后来，他听了父亲的话在树上去找，果然就找到了真金，父亲就说：“这可能是飞鸟衔金，掉落到树上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百喻经》里讲的“见水底金影喻”，是

用来解释无我的空性的，最后，佛陀说了一首偈：“凡夫愚痴人，无智亦如是。于无我阴中，横生有我想。如彼见金影，勤苦而求觅，徒劳无所得。”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充满了优美的比喻与联想，我们因为执着于“我”，于是就拼命去追求，就好象一直搅动真实的净水，而失去生命的真相。

当我们以水中的金影当成真实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再地跳入水中，到最会只剩一身的徒劳，什么也得不到。

如果水中的金影到最后令我们发现了树上的黄金，那还是好的，最怕的是看见了夕阳的倒影就跳入水中的人，找了半天一上岸，天已经黑了……我们如果常常反思人的欲望，会发现现代人的欲望比从前的人复杂强烈的多，生之意趣也变得贫乏的多。

为什么呢？因为一来追求的事物多了，人人都变得忙碌不堪；二来生命的永不满足，使人无法静思；三来所掌握的东西，都是短暂虚幻不实的。有很多人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富有，其实不然，真正的富有是一种知足的生活态度，有钱而不知足的人并不富有，能够安于生活的人才是富有。

于是，我们看到了，现代人住在三十坪的房子，觉得需要五十坪才够。有汽车开了，还追求百万的名车。吃饱了穿暖了，还要追逐声色。到最后，还要一个有排场的葬礼，和一块山明水秀的墓地。于是，我们夜里在庭园里聊天的生活没有了，我们在田园里散步的兴致没有了，我们和家人安静相聚的时间没有了，我们坐下来反省的时间没有了，到最后，连生命里的一点平安都没有了。

从前在农村，年纪大的人都可以享受一段安静的岁月，让生命得到安顿。现在的老年人，非但不知道黄金在树上，反而自己投身于水中金影的捕捞了，我们看到了全身瘫痪而不肯退休的人，看到了更改年龄以避免退休的人，看到了七八十岁的人还抓紧权利、名位而不肯轻放的人！老人不把静思的智慧留给世界，还跳入水里捞金，这是现代社会里一种令人悲哀的局面。

我常常想，这个世界的人，钱越多越是赚个不停，人越老越是忙个不停，我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时间来善用自己所赚的钱，是不是肯停下来想想老的意义。

停下脚步，让搅动的池水得以清净吧！ 抬头看看，让树上的真金显现面目吧！



## 宝瓶菩提序

春日清晨，到山上去。

大树下的酢浆草长得格外的肥美，草茎有两尺长，淡紫色的花组织盛开，我轻轻地把草和花拈起，摘一大束，带回家洗净，放在白瓷盘中当早餐吃。

当我把这一盘酢浆草端到窗前，看到温和的春日朝阳斜斜落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山间凄凉流动的露气，然后我慢慢的咀嚼酢浆草，品位它的小小的酸楚，感觉到能娴逸无事的吃着如此特别的早餐，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幸福。

我看着用来盛装酢浆草的白瓷盘，它的造型和颜色都很特别，是平底的椭圆形，滚着一圈极细的蓝线；它不是纯白色的，而是带着古玉一样的质感。我一直对陶瓷有一种偏爱，最精致的瓷与最粗糙的陶，都能使我感动。最好是像我手中的白瓷盘，不是高级到需要供奉，而是可以拿到生活里来用；但它一点不粗俗，只是放着观赏，也

觉得它超越了实用的范围。

如果要装一些有颜色的东西，我也喜欢用瓷器，因为瓷器会把颜色反射出来，使我感受到人间的颜色是多么的可贵。

白色的瓷盘不仅仅是用来装食物，放上几个在河边小溪捡到的石头，那原本毫不起眼的石头，洗净了自有动人之美，那种美，使我觉得随手捡来的石头也可以像宝石一样，以庄严之姿来供养。

从手里的白瓷盘，我觉得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应该学习更多更深刻的谦卑与感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不管任何季节走进树林去，就会发现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草木吸收露珠、承受阳光，努力的生长；花朵握紧拳头，在风中奋斗，然后伸展开放；蝉在地底长期的蛰伏，用几年漫长的爬行，才能在枝头短暂悠扬的歌。

不管是什么生命，它们都有动人的颜色，即使是有毒的蛇、蜘蛛，如果我们懂得去欣赏，就会看见它们的颜色是多么活泼。使我们感到生命的伟大力量。

抬起头来，看到云天浩淼，才感到我们住的地球是多么的渺小，地球上的每一个

生命是多么的渺若微尘，在白色、红色、兰色的星星的照耀下，我们行过的原野是何其卑微。幸而，这世界有这么丰富的颜色，有如此繁茂的生命，使我们虽渺小也是可以具足，虽卑微而不失庄严。

我们之所以无畏，是因为我们可以把生命带进我们的心窗，让阳光进入我们的心灵，洗涤我们身心的尘埃；让雨水落入杂乱的思绪，使我们澄明如云。

我觉得人可以勇迈雄健，那是因为人并不独立生活在世界的生命之外，每一个人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而世界是一个人的圆满。

自性的开启，不是走离世界，而是进入宇宙之心。

我愿学习白瓷盘，收敛自己的美来衬托一切放在盘上的颜色，并在这些颜色过后再恢复自己的洁白。就好像生命的历程里，一切生活经验都使它趋向美好，但不沉溺这种美好。

我要学习一种介于精致与朴素的风格，虽精致而不离开生活，不要住在有玻璃框的房子里；虽朴素但使自己无暇，使摆放的地方都焕发光辉。

我要学习一种光耀包容的态度，来承受喜乐或痛苦的撞击，使最平凡的东西，一放在白瓷盘上，都成为宝贵的珍品。

佛教经典常常把人喻成一个“宝瓶”，在我们的宝瓶里装着最珍贵的宝物，可惜的是人却不能看见自己瓶里的宝物，反而去追逐外在的事物。

我们的宝瓶里有着最清明的空性与最柔软的菩提，只可惜被妄想和执着的瓶塞盖住了，既不能让自性进入法界，也不能让法界的动静流入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宝瓶本是与佛一样的珍贵，可惜长久以来都装了一些污浊的东西，使我们早已忘记了宝瓶的本来面目。不知道当我们回到清净的面貌，一切事物放进来都会显得珍贵无比。

打开我们妄想和执着的瓶盖，这是悟！

使生活的一切都珍贵无比，在是悟后的世界！

试着把瓶里的东西放下，体验一下瓶里瓶外的空气，原来是相同的，在是空性！

因此，我不只要学习做白瓷盘来衬托人间事物的颜色，我更要学习做宝瓶，即使

空无一物，也能在虚空中流动香气，并释放出内在的音乐。我要在人群里有独处的心，在独处时有人群的爱，我要云在青天水在瓶，那样的自由自在并保有永久的清明。

# 《凤眼菩提》

林清玄 著

## 目 录

重瓣水仙

智慧命第一

遇缘则有师

有月亮的早上

一尘

阳春世界

胸怀千万里

戏

无辨

水月河歌

水牛故事

世界的中心

如是我闻

日日是好日

清静之莲

平凡最难

跑龙套的时代

槃特伸臂

念及上地

牡丹也者

妙高台上

蜜事

美丽的危险

梅香

猫空半日

金刚经二贴

黄昏菩提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佛贵

飞入芒花

飞鸽的早晨

鹅瓶

东坡三章

博爱与大悲

冰冻面线糊

槟榔西施

宝贝

棒喝与广长舌

爱语

雪的面目

凤眼菩提序

## 重瓣水仙

我常去买花的花贩，一直希望我买一盆重瓣的水仙，说是最新的品种。

花贩是一位美丽秀雅的小姐，她站在花坊里就像是她在卖花的花里面的一朵。这是我的哲学之一：如果一位花贩把自己照顾成一朵花那么细致与美，那么她卖的花一

定不会太坏。

我喜欢向如花的姑娘买花。

我喜欢向有书卷气的老板买书。

我最喜欢菜市场卖菜的一位阿婆，因为她梳理得最整洁，笑起来温馨自然，就像她架子上的青菜。

可惜，这样的惊见是不多的，所以我珍惜这样的缘。

卖花的人请我买莲花，我就买了。

请我买小红菊，我就买了。

请我买野百合，我也买了。

买点满天星、夜来香、野姜花、玫瑰吧？

好，都给我一些。

我当然也买了重瓣水仙，虽然我心里更爱的是单瓣的普通品种。

有时候，我们买东西只是买一点情意，买一点人间的温暖。



我搬家的时候，卖菜的阿婆听到了，眼睛就红了，洗衣店的老板娘，流泪到桌上，巷口小书店的老板，紧握我的手不放。

卖花的小姑娘，送我一大把玫瑰花。

有一次假期回到旧住的地方，转去花店，竟像去找朋友一样。

卖花的人问："那盆重瓣水仙养得怎样了？"

这一问，才完全想起曾经买过一盆重瓣水仙，有一些人间的缘分就是在水仙、青菜、洗衣店这些小地方流动的。

## 智慧命第一

功德天与黑暗天

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她的皮肤白净没有一丝瑕疵，好的五官端正完好在人间

里非常少见，她用最上好的璎珞宝饰来装饰自己。

有一天，这个女人走进一个人的屋子里去，主人看了非常喜欢，就问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女人回答说："我就是功德大天。"

"那么你所到之处，是做些什么事呢？"

女人说："我所到的地方，能给别人种种金、银、琉璃、玻璃、珍珠、珊瑚、琥珀、车磔、玛瑙、象、马、车、乘、奴婢、仆役。"

主人听了更加的欢喜，心里暗暗想着："我是一个有福德的人，才能让功德大天到我家里来呀！"然后他就烧香散花来供养这位女人，并且恭敬地礼拜她。就在这个时候，主人探头看到门外站着另一个女人，她长得非常丑陋，衣裳都破烂了，沾了无数的垢腻与尘埃，她的皮肤又皱又裂，颜色灰败苍白。

主人见了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世界上有这第丑陋的女人呢？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女人说："我的名字叫黑暗。"

"你为什么叫做黑暗呢？"主人问。

女人说："那是因为我所到的地方，能让那地方的主人，一切的财宝全部消耗的关系。"

主人听了非常生气和厌恶，跑进房子里拿出一把利刀，威胁那丑陋的女人说："你赶快走开，如果不立刻走开，小心我杀了你！"

丑女听了说："你实在是个愚痴而没有智慧的人。"

主人说："为什么说我愚痴而没有智慧？"

丑女说："刚刚进入你家的那个女人，是我的姐姐。我和我姐姐平常都是行止共俱，形影不离的，你如果要赶我走，我姐姐也会和我一起走。"

主人听了不太相信，为什么一对姐妹美丽所丑陋相差这么巨大，却又紧紧相随呢？他跑进屋子问功德天："外面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妹妹，是真的吗？"

功德天说："是真的。我和这个妹妹感情很好，一直同进退，从没有分开过。我们

一起到人家里，我常作好，她作恶，我常利益别人，她常使人败坏。如果爱我的人主应该爱她，如果恭敬我的人，也应该恭敬她。”？

主人听了就说："如果有一件好事都和坏事相连，那我宁可好坏都不要，请你们走吧！"那两个女人就站了起来，一前一后相随地走出去，主人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非常平静欢喜踊跃无量。

这是《大般涅槃》经里的一个寓言。是佛陀讲给弟子迦叶听的，他加了一个注解，他说："迦叶！世间众生，颠倒覆心；贪着生相，厌恶老死。迦叶！菩萨不尔，观其初生，已见过患。"

在我们这个苦难世界的众生，大家都是贪图好的享受，喜欢美衣美衣美食，喜欢美丽的外貌，可是往往不能预见一切好的东西，背地里都埋藏了让人沉溺败坏的因子，这正是老子说的"祸兮福兮之所倚，福兮祸兮之所伏"，虽然勘破这一层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时时想到"功德天"与"黑暗天"是感情最好的姐妹，我们的行为就有了比较好的依止。

## 半饼与食盐

有一个人，肚子饿得要命，从袋里拿出七枚煎饼出来，他吃了一枚，再吃一枚，一共吃了六枚，还没吃饱。吃第七枚吃到一半，他就饱了。

这个人非常后悔，甚至悔恨地用手打自己的脸，他拿着最后半枚饼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笨呀！我今天吃饱便因为这半枚饼。早知道吃这半枚饼就会饱，就不必吃前面那六枚饼，结果白白浪费了六枚饼。"

这是《百喻经》的一个寓言，佛陀说完，加了注解，他说："世间之人，亦复如是；从本以来，常列有乐；然其痴倒，横生乐想。如彼痴人，于半番饼，生于饱想。世人无知，以富贵为乐；夫富贵者，求时甚苦；既获得已，守护亦苦；后还失之，忧念复苦；于三时中，都无有乐。犹如衣食，遮故名乐；于辛苦中，横生乐想。诸佛说言：三界无安，皆是大苦，凡夫倒感，横生乐想。"

当我们尝到了快乐的半枚饼时，是不是也像这样，忘记了前面那六枚痛苦的饼呢？在这个世界上，富贵者的第二代第三代往往不能继续祖先的家业，是因为他们只吃到了快乐的半枚饼，而忘了贫苦的六枚了。

另外有一个愚笨的人，他到别人家里作客，主人请他吃饭，他嫌不够味道，主人听了，就在饭菜里加了一点盐。那愚笨的人吃了觉得很好吃，心里就想："这饭菜所以美味，是因为有盐的缘故；一点点盐就这么好吃，何况多放一点呢？"

愚人回到家以后就光吃盐，吃到倒胃。

这个故事也是出于《百喻经》，佛陀说出了中道的可贵，他说有的修道人听说少吃饭可以得道，于是自己断食，结果徒然使身体败坏，对修道并没有帮助。就像愚人知道盐使食物美味而空吃盐的道理一样。

在世法上，所有一切的财宝、成功、名利，对于我们都只是盐一样的东西，味道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如果把重点放在财宝、成功、名利，而忘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此生的目的，那是本末倒置，是一种迷失与错乱。

可叹的是，愈来愈多的人只能看到盐，不能看到食物。

## 智慧命第一

从前，在波罗捺国，有一个贫困的人，只生了一个孩子。那时候正在闹饥荒，那人的家里又特别穷，他为了养活儿子，就把自己的父母活活地埋在地里。

后来邻居问他："你的父母到哪里去了？"

他说："我的父母年龄大了，迟早都要死的，我先把他们埋了，把本来给父母的食物可以省下来，养育我的儿子，使他长大。"

邻人觉得有道理，便把自己的父母也埋了，如此辗转相传，便成为波罗捺国的习俗，大家生了孩子就把父母埋掉。

很久以后，该国有一个受人敬重的长者生下一孩子，那孩子第一次听到这项风俗就认为是错的，就想："有什么方法，除去这个不好的习俗呢？"

于是对父亲请示，到外地远游读书，智慧日广，等他回到家里已进入中年了。因为习俗关系，他只好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穴，在地里为父亲盖好了一间很好的房子，给父亲最好的饮食，对父亲非常孝顺，心里却为如何革除这个风俗而苦恼，想着："到底谁能帮我除去这不良的习俗呢？"

正想的时候，天神现身对他说："我来帮你的忙吧！"

天神于是写了一张疏纸给国王，问国王说："如果你能解答这疏纸上的四个问题，我就护卫你，如果不能解答，我七天内一定打破你的头分成七分，这四个问题是：

一者，何物是第一财？

二者，何物最为乐？

三者，何物味中胜？

四者，何物寿最长？

国王接到后非常惊慌，于是征求全国最有智慧的人，并且把问题巾在榜上，昭告天下说："国中谁解此者？若有解者，欲求何事，皆满所愿。"那个长者子于是撕下文书



解道：

信为第一财。

正法最为乐。

实语第一味。

智慧命第一。

国王看了很感动，就问他有什么愿。

他说："大王，我的父亲年纪大了，按照我国的习俗应该埋掉，但我把他藏在地里，那是因为父亲恩重，犹如天地。怀抱十月，推干去湿，乳哺养大，此身成立，皆由父母。得见日月，生活所作，父母之力假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行至百年，复种种供养，犹不能报恩父母之恩。"

国王就问："那你到底想求什么呢？"

他说："更无所求，唯愿大王，去此恶法。"

国王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诏去掉这个恶俗，并且宣告："若有不孝于父母者，当

重治其罪。"

这个故事出自《杂宝藏经》，是伸缩陀告诫弟子们应该孝顺父母，那个长者子，就是许多生世前的佛陀。

值得深思的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财宝是"信仰"，最快乐的事是"正法"，最有滋味的是"实语"，百寿命最长的是"智慧"，这四件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可见得实质的事物在价值上并不胜过抽象的事物。

我们想想，如果有一个人拥有花不完的钱财珠宝，自以为富有；他每天追逐欲望名利，自以为最快乐；他每天大吃大喝，自以为知道世上最好的滋味；他每天吃药进补，自以为可以长寿。

这样的人，比起一个有信仰、知正法、讲实语、有智慧的人，就显得卑下丑陋了。那么，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宁愿做什么样的人呢？

## 遇缘则有师

我很喜欢《放钵经》里的一段话，释迦牟尼佛说：

"我今得佛，皆是文殊师利之恩也。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弟子，当来者亦是他大威神力所加被。譬如世间小儿之有父母，文殊师利者，佛道之父母也。"

文殊师利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也是最有智慧的菩萨，他在释迦成佛的时候是佛的弟子，但在释迦未成佛时却是佛的老师，他同时是无量诸佛的老师。这实在是非常奥妙的关系，有一点像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

文殊菩萨是七佛的老师，文殊的老师是谁？从前，有一位和尚就有这样的疑问，他问石头希迁禅师："文殊是七佛师，文殊有师否？"

禅师回答："文殊遇缘则有师？"

"遇缘则有师"有一点像儒家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却比三人行更高超，有时不必三人行，独行也有师，因为智慧的开启有时非从人得，有更多的时候是由缘而得。文殊是诸佛的老师，给我们一个大的启示，就是所有佛的教师都是智慧，智慧是一切

宝库的钥匙，文殊师利菩萨则是开启的人。

"文殊遇缘则有师"带给我们两个层次的思考，第一个层次是在我们生活中怕遇到的事物所碰见的人，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启发我们智慧的。因为他们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与我们相遇，是一种因缘的不可思议。我们应该从因缘里得到开启，不要让因缘空过。

第二个层次是，众生都具有佛性，众生都是未来佛，所以我们应该怜念众生、珍护众生，在菩萨玄奥的世界里，众生与佛等无差别，所以，与每一众的每一因缘都应视同为启开佛智的因缘。在佛法所讲的三种慈悲，有一是"众生缘慈悲"，是在慈悲与智慧是佛道的双足，而因缘正是引道双足前进的眼睛。

我们要学习文殊菩萨的这种小自一微尘，大至一世界都得到觉悟、启示、智慧的精神，最基础的开启是不要忽略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因缘。

## 有月亮的早上

如果起得早，就会见到月亮还在天上，天已经大亮了。

这时的月亮长得真怪，是白色的浮贴在蓝天上，有点苍白，或营养不良。早上的月亮是一点也不美的，像是孩子咬了一口丢弃的半片饼干。

恰好昨夜我们正赏过月，再来看早上的月亮，特别能感受到时空的哀伤，月亮失去它的光，失去它的美，失去它的一切。

人不也是这样的吗？许多昨夜的明星在今朝隐没，而即使是夜间唯一的明月，也有失去光照的早晨。没有人是永远的月亮，没有人是不胖的白光，没有人是不衰老的云雀。

但不要因为失去，我们就轻视了映日的光芒，我们要珍惜往日的光辉，因为知道今夜的光芒可能重照。

所以有的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不要自豪，五千年已经过去了。"

"有过去总比没有过去好些。"我说。

有人说："你的爱情已经过去，趁早忘了吧！"

"何必忘呢？你的故事永远是你的故事。"我说。

有人说"花谢了，又如何？"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说。

--这人间的一切正是如此，我们看见早上苍白之月与晚上光耀之月是同一月，我们看见痛苦沉溺之自我与光明超拔之自我，不也是同一个自我吗？

爱月的人爱晚上的月，自爱的人何不爱惜更超拔的自我呢？

## 一尘

有一个比丘在森林里的莲花池畔散步，他闻到了莲花的香味，心想如果能常闻到莲花的香味，不知道有多好，心里起了贪着。莲花池的池神就现身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在树下坐禅，而跑到这里来偷我的花香呢？你贪着香味，心中就会起烦恼，得不到

自在。"说完，就消失了。

比丘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正想继续回去禅坐，这时，来了一个人他走到莲花池里玩耍，用手把莲花的叶子折断，连根拔起，并且把一池莲花弄的乱七八糟，弄完，那人就走了。

池神不但没有现身，边一声都不吭。

比丘感到很奇怪，问池神说："那俱把你的莲花弄得一团糟，你怎么不管？我只是在你的池畔散步，闻了你的花香，你就责备我，这是什么道理呢？"

池神回答说："世间的恶人，他们满身都是罪垢，即使头上再弄脏一点，他的脏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想管。可是你是修行修禅定的人，贪着花香恐怕会破坏你的修行，所以我才责备你。这就譬如白布上有一个小污点，大家都看得见；那些恶人，好比黑衣，再加上几个黑点，自己也是看不见的。"

这个故事出自佛经，想起来令人动容，我们每个人走在街上，都可以感受到把一池莲花弄得乱七八糟的景况，而我们不能感受到那些败坏，却是最可悲的，当我们在

为恶的时候、坏念头生起的时候、处在败坏的环境的时候还没有醒觉、不能觉悟，是人生中最可悲叹的事。

就像没有眼睛的人，他是完全看不见的，这种黑暗与处在暗室里的好眼睛的人，所看见的黑暗并没有不同，但是好眼睛的人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的都是黑暗。在光明里，瞎眼的人需要的是眼睛；在黑暗中，眼明的人需要的是灯光。

我们要随时点一盏心灯，才不至于像一个盲目的人。

一个人怎么样使自己的心性澄明，能见到其中的污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清洗与修补，一步一步往光明的方向走，否则，当我们折拔莲花时都能心无所感，那表示心里早就没有莲花，而是一片污泥了。

《楞严经》里说："若不识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是兵当知贼所在，使汝流转，心目为咎。"--譬如一个国王，要用兵剿匪，如果不知道匪在什么地方，如何去剿灭他们呢？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污点与过错，要如何去除污点呢？



让我们不要做把莲花池弄得乱七八糟而不自知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因贪闻花香而感到惭愧的人吧！

让我们不要做染上污点完全看不出来的黑衣，让我们做任何小污点都让我们醒目的白布吧！

在照时窗隙强烈的阳光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虚空中飞扬的尘埃，那些尘埃粒粒分明，但无法破坏光线的本质。在黑暗中，我们完全见不到尘埃，尘埃就一层层的增加，使我们陷入更深的黑暗。对于我们所生的恶念，一尘也不要放过，才能使我们有一天能一尘不染，一尘不染是不再有尘埃，而是尘埃让它飞扬，我自做我的阳光。

模糊了、污染了、歪斜了的镜子里所照出的最美丽的玫瑰花，也像是污秽的东西呀！

## 阳春世界

高中的时候，我就读台南海边的一所学校。

那学校是以无情的管教学生而著名，并且规定外地来的学生一律要住校，我因此被强迫住在学校宿舍，学校里规定，熄灯后不准走出校门，否则记小过一个。

说来好笑，我高中被记了好几个过，最后被留校察看，随时准备退学，原因竟是：熄灯后翻墙外出，屡劝不听，译成白话，用我的立场说：是学校伙食太差，时常半夜溜出去吃阳春面，不小心被捉到。

吃阳春面吃到小过连连，差点退学，这也是天下奇闻。

学校围墙外有一个北方来的退伍军人，开了一家小小的面馆。他的面条做得异常结实，好像把许多力气揉了进去，非常有滋味。并且他爱说北方的风沙往事，使我们往往宁可冒着被记过的危险，去吃他的阳春面。

那时候没有学生吃得起带肉的面，只能吃阳春面，面里浮着几星油丝，三四叶白菜，七八粒葱花，真是纯净一如阳春，但可以吃出面中的麦香，回味无穷。偶尔口袋里多了几文钱，就叫一块"兰花干"放在面上，觉得世界上再没有那种幸福的日子了。

我如今一想到"阳春面加兰花干"，觉得这个名字非常之美，它的美是素朴的，诗意的，带一点生活平常的香气。但在那时，我们一开口说："老板，一碗阳春面，放一块兰花干。"口水就已经流了满腮。

我对高中时代没有什么留念，却时常想起校外的阳春面，和卖面的北方老板，甚至他的脸容、语音，以及面碗的颜色和形状，都还在眼前。

这些年，不容易吃到好的阳春面，也很少人吃阳春面了，有一次我在桃源街叫一碗阳春面，老板上下打量我半天，叹一口气说："我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卖过一碗阳春面了呀！"最后，他边煮我的阳春面，边诉说着现代的人多么浮华，没有牛肉、排骨、猪脚已经吃不下一碗面，他的结论是："再过几年，有很多孩子可能不知道阳春面是什么东西了。"

阳春面其实不只是一碗面，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从这个阳春世界里走过来的，阳春世界不见得是好的世界，但却是一个干净、素朴，有着人间暖意的世界。

其实，就在高中时代，我早已坚信，人即使只有吃阳春面的物质条件，便可过得

尊严而又幸福了。

## 胸怀千万里

有一部《老女人经》记载了一个年老的女人向佛陀问法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因为老女人所问的问题，差不多是我们都想问的问题，在下面。我把老女人的第一个问题保留文言，其余的译成白话。

有一天，一位贫穷的老女人来到佛陀面前向佛陀顶礼后说："我想要问一些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佛陀说："好呀！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老女人问说：“生从何所来？去至何所？老从何所来？去至何所？病从何所来？去至何所？死从何所来？去至何所？色、痛痒、思想、生死、识，从何所来？去至何所？眼、耳、鼻、口、身、心，从何所来？去至何所？地、水、火、风、空，从何所来？去至何所？”？

佛陀回答说："善哉！问是大快。生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老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病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死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色、痛痒、思想、生死、识，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眼、耳、鼻、口、身、心，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地水火风空，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诸法皆如是：譬如雨木相揩，火出还烧木，木尽火便灭。"

佛陀在这里厘了一个很需要的问题，就是人生的诸相并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归往的所在，就像钻木取火一样，两枝木头生出火来，火烧起来时烧掉了木头，当木头烧完后，火自然就灭去了。

说了这个答案，佛陀反问老女人："从木头烧完后，是从哪里来的？又往哪里去呢？"

老女人回答说："因缘合，便得火；因缘离散，火便灭。"

佛陀说："对了，一切世间的相法也是这样，因缘合乃成，因缘离散而灭；法亦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这就像眼睛看见东西就生出意念，意念和东西都是空的，并没

有所谓生成，也没有所谓灭。"

佛陀接着又解释说："譬如一面鼓，不是一个东西就叫作鼓，有了鼓皮，有了撑鼓皮的木头，还有人持着鼓槌，鼓就有了声音。其实这鼓声的本质是空的，未来的声音并不存在，过去了的声音也不存在。鼓声不是从鼓皮出来，不是从鼓木出来，不是从鼓槌出来，也不是从人的手出来，而是会合了这几种事物而成为鼓声。鼓声从空生出也在空灭去，这就像云上起了阴雾就会下雨，雨不是从龙身上出来，不是从龙的心中出来，而是因缘而生成的。所以诸法亦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

这一个故事很清楚地说出佛教对人生的重要观念，就是人生诸相是由顺缘所合殒，我们身体固然是因缘所合成，我们的生命与命运也是，甚至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动念所有的一切，何尝浊因缘所作呢？

佛法虽然是求出世的慧解，却对人生也有极智慧的看法，不知的人常常产生一些疑惑，就如同故事里的老女人一样。佛教对人究竟有什么基本的看法呢？我想，佛教对人生的看法说起来并不复杂，第一、人生是因缘合成的；第二、人生是容易堕落的；

第三、人生是无常的；第四、人生是苦的；第五、人生是烦恼的；第六、人生是有限的。

## 因缘合成的人生

因为佛教对因果、业报、轮回的看法，常被误以为佛教是定命论或宿命论，是消极的宗教。

其实不然，佛教阐明因果、业报、；化回的必然性，但它是站在一个因缘的基础。因缘是什么呢？

佛教讲缘起、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人生三世（包括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就是十二因缘的循环。

我现在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说明：

无明（过去世的烦恼） 过去所受的因

行（过去世的善恶行为）

识（依过去世的因入胎之一念）

名色（在胎中生诸要形）

六入（胎中所成的六根） 现人所受的果

触（出胎时的触境）

受（领受现前坐境）

爱（贪爱）

取（取着） 现在所依的因

有（顺因爱取感生的后有之业）

生（依现在业报而受生） 未来当受的果

老死（未来身必老死）

人的生生死死不是如此，因为过去的烦恼与业报而投胎到应生的地方，出生以后



一方面领受以前的因所生的果，一方面造新的因埋下未来的果，因果循环，无穷无已。

这里面，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是前定的，无法更改了，就像我们幸而生为人，幸而六根具足，然后出生什么家庭环境决定的我们的前半生，都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主的。

但是，从爱、取、有、到生、老死，则是我们可以依心念做改变泊，一念不贪爱、一念取着，就改变了我们的来生，或者改变了今生未受的果报。举例而言，例如谷种（无明、行的业种），如果不遇到雨露（爱、取、有的因缘）的滋润，也无法发芽成长（生、老死的感果）。

这才是人生因缘的实相，一切法虽由因缘的和合而生，因是本来就有的，如果缺缘，果就永远不能显现，宿命论者只看到了因果之必然，而忽略了因缘的偶然，就像只见到苹果的种子可以长苹果树，而不知道苹果若种在非洲则必然调零一样。

我们的过去已经历历，我们的未来似乎也有一定的轨迹，在这样的因缘里要如何改变呢？最好的方法是多给人生一些清明的雨露，滋润那逐渐在改坏的种子。

## 从堕落里超拔

中译的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里，在第四部十一章，佛陀说："夫与道者，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直心念道，可免苦矣！"

译成白话是："修学佛道的人，就像一双负载重物的牛，走在很深的污泥里，虽然疲倦到了极点，也不敢左顾右盼，要一直走出污泥，才敢松一口气休息。出家人观照情欲，比污泥还要厉害，唯有一直心念于道，才可以免受陷溺的痛苦。"

我是生长在乡下的孩子，第一次读到这段经，就浮现出小时候赶水牛过泥河的情景，只有步步留神才不至于失足落入河里，人生也是这样，人是那么容易在世间情欲中堕落，那是由于人的本身与环境都埋藏了许多令人堕落的因素。

佛经里讲过许多人堕落的原因，也说要使自己不堕落是非常困难的，佛陀就说过："一个人战胜一千个人一千次，还不如战胜自己一次来得可贵。"

什么容易使人堕落呢？

《杂阿含经》中举了五十几项使人堕落的事件，称“堕负门”，是相对于“胜处门”的，堕负门也就是使人堕落和失败的门，因为原文很长，我只选择现代人容易堕落的十项列在下面：

爱乐恶知识，不爱善知识；

欲恶不欲善，斗称以欺人。

博弈耽耆酒，游轻着女色；

常乐着睡眠，怠堕好瞋恨。

多财结朋友，酒食奢不节；

求珠当璎珞，革屣履伞盖。

受他丰美食，自吝惜其财；

若父母年老，不及时奉养。

于父母兄弟，槌打而骂辱；

有财而不施，无有尊卑序。

看起来，世间令人堕落的事物实在不少，我们可能无法改造拯救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是使我们自己不堕落，从堕落中超拔出来。《四十二章经》里有个故事：有一个人因为不能停止自己的淫乱冲动，想要砍断自己的阴部，使自己不再堕落于淫乱，佛陀听到了就开示他说："若断其阴，不如断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阴何益？"

让心灵清净不堕落，才能从堕落的人与环境得到安宁与解脱。

在这无常的人间

《四十二章经》第三十八章：

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间？"

对曰："数日间。"

佛言："子未知道。"

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

对曰："饭食间。"

佛言："子未知道。"

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

对曰："呼吸间。"

佛曰："善哉！善哉！子知道矣？"

佛陀认为人生的短暂与变化是快速的，一如呼吸一样，一口气呼出去，吸不进来，就是下辈子了。这是人命的无常，也是人命的实情。此外，佛教里认为世间一切法一切相都是无常，并无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所以佛陀说："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

无常人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无常不是贫者才能感受，也不是富者所专有，权势再高的人，自认为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最后也要在无常中俯首。在这个世界，每一生

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分钟每一秒，乃至每一万分之一秒，都是无常。

看清楚人生的无常，是一个人能否生智慧的开端。--观照天地是无常的，世界是无常的，办有观照自己的心性，在无常中觉悟，才能迅速地证得圣道，就是这个道理。

说明无常的快速，和无常的普遍，佛陀在《坐禅三昧经》里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比喻：

如鹿渴赴泉，已饮方向水；

独师无慈惠，不听饮竟杀。

痴人亦如是，勤修诸事务；

死至不待时，谁当为汝护。

人心期富贵，五欲情未满；

诸大国王辈，无得免此患。

仙人持咒箭，亦不免死生；

无常大象蹈，蚁蛭与地同。

无常的快速就像一只口渴的鹿跑到泉水边，才向着水想喝的时候，就被无情的猎人射杀了，竟不让他喝完最后一口水。

因五欲而想追求富贵的渴望，连大国王都不能免；天上的仙人虽会念咒，同样不能免除生死；可是当无常的大象走的时候，国王、仙人、蚁蛭，都和土地没有什么差别呀！

无常也是佛教见到的人生实相，面对无常，唯一的方法是警觉到这无常的可怕，让恒常的真我--佛性--从长睡中醒来。

## 冲出痛苦的重围

因为无常，人生里就少有长久的快乐，在短暂的人生快乐中，背景正是长期的人生之苦。

人生为什么是苦的呢？

早在佛陀还是王子的时候，他从南门走出，看到许多容貌憔悴的老人，步履蹒跚，非常痛苦；他走出东门，看到许多生病的人在路边呻吟、辗转反侧，非常痛苦；他从西门走出，看到有人死了其家人哀哭悲痛，神色凄惶，非常痛苦。这些，使他警醒到人生是苦，出离修行，希望能找到一条脱离苦的道路，后来他先找到老、病、死的原因，就是出生。

佛陀在证道以后，把生、老、病、死当成人生身体上基本的苦，再加上爱别离（和所爱的有生离死别）、怨憎会（与所恨的人偏偏相聚）、求不得（想要的东西求不到）、烦恼炽盛（被烦恼之所燃烧）四种精神的苦，称为"人生八苦"。

这八种苦，只要是投生为人就不能避免的了。

也许有的人比较迟钝或比较有福报，感受到比较少的苦，但苦的本质是一样的，人生里当然也有一些乐的成分，却因无常使得快乐不能长驻，快乐的消失也是一种苦。

所以在苦的层次上又分成三种，一是苦苦（就是任何人都感受到的苦，像前面的八苦）；二是乐苦（就是快乐败坏的痛苦）；三是行苦（警觉到人生是苦的修行生活也



是苦)。把这三个层次放在人生的层面，则没有人能有真正、永远的快乐。

人生是苦也是无可如何的真实，这种观点并不表示佛教是悲观的，而表示佛教能彻见人生的实相。

面对人生的苦痛，佛陀提出解决的唯一道路是苦（人生的本质上苦）、集（爱欲相应是苦的聚集）、灭（要离苦就要灭掉爱欲的染着）、道（这是解脱人生之苦唯一的道路），这称为“四圣谛”，也可以说是修行者的四个真理。

### 烦恼中生出的菩提

接着，人生的实相是烦恼。

佛经里常说：“人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也就是八万四千种尖劳，我们看到这个数目一守会心生惊吓，原来人生竟有这么多的烦恼，但这是指烦恼的种类。如果说到一个人一生所遇到的烦恼，那么，八万四千也只是个极小的数目了。

佛教因为这种种烦恼，也生出了八万四千种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来对治烦恼的。

八万四千的数目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佛陀一代教化共有三百五十法门，每一法门各有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共有二千一百法门。这二千一百是各分为治食欲、 恚、愚痴、等分（含 痴平均的烦恼）这四种，合为八千四百，乘以十，就是八万四千了。

八万四千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概数，是表示烦恼之多无量无极。但烦恼也可以大别为两种：一种是根本烦恼，就是能扰恼有情身心，使其颠倒的烦恼。一种是随烦恼，就是从根本烦恼的作用，产生反应的烦恼。

在"唯识"里，根本烦恼共分十种：贪、瞋、痴、慢、疑（以上五种是生活带来的烦恼）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这五种是知识带来的烦恼）。

随烦恼共分二十种：忿、恨、恼、诤、诤、骄、害、嫉、悭、无惭、无愧、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举、失念、不正知、散乱。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五种知识带来的烦恼，也是现代人多于古代人的烦恼，"身见"

是对于自己四大五蕴假合的身心以为实有，产生我执的烦恼；"边见"就是偏见，有的人执著自己的身体不灭的常见，有的人执著死去后一切都幻灭的断见，偏见曾给人带来烦恼；"邪见"就是认为没有因果，以及违背正道的见解；"见取见"是执持自己的身见、边见、邪见而与人斗争的迷执；"戒禁取见"则是随着诸种邪见而产生的戒律之烦恼。

这么多的烦恼，使我们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烦恼，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悲辛，都是不能避免的。佛陀告诉我们，人生里的烦恼既是不能避免，唯一的方法就是"化烦恼为菩提"，不但不被烦恼所障碍，反而转烦恼为菩提，使自己在烦恼中觉悟。

在烦恼里到觉醒，才是人生里烦恼的真义！

## 开限的开展

关于人生是有限的，我想，到了中脾的人都可以清楚的感受，因为到了中年的人，

至少都经历了人生的失败与人的死亡，人的死亡使我们知道了时间的有限，使我们"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了环境与空间、机会的有限，使我们"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人生的有限，我们若从放大的观点来看，是无常的一种，是沧海一粟，而整个地球何尝不是有成、住、壤、空的过程呢？在《光明童子因缘经》之中说："星月可处地，山石可飞空，大海有令枯，佛语无妄。"星月、山石、大海是可变而有限的，何况是人呢？

当人体会到人生有限，往往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反应，一是贡高我慢，认为自己能掌握人生，更进一步掌握别人的人生；一是自暴自弃，对人生感到无望，以致辞放弃了人生。

这两种都是错误的人生态度，对傲慢的人，《法句譬喻经》里说："若多有闻，自大以骄人；是如盲执烛，照彼不自明。"在《华严经》里形容，这就像一只老鼠，它手里拿满了东西，就向别人表示自己能拿很多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对于自暴自弃的人，《百喻经》里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是说有一个养牛的人共有二百五十头牛，有一天被老虎吃到了一头，那个养牛的人很伤心地说："我已经失去一条牛，已经不是全数，还要这些牛做什么？然后把牛全部赶到悬崖，推到坑谷里，全部杀掉了。这不是很愚笨的行为吗？

因此，面对人生的有限，我们的态度应是不卑不亢，不忧不喜，坦然自在，佛教的目标是在教我们解脱人生的有限，从自我的佛性做无限的开展，唯有我们体证到壮大无畏的佛性，我们才能坦然面对有限的人生。

一般人要过佛教徒的修行生活自是非常困难，不过如果我们从人的立场来看，一个人若能常想：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有智慧？比昨天更慈悲？比昨天更自在？比昨天更好的道德？比昨天更接近于心性的完美？这也就非常的不易了。

## 唯一的道路

人生，我们的人生，竟是这样在因缘中轮转！是这样容易堕落！是这样无常！是这样苦、这样烦恼、这样有限！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因此，我们对人生的改造，如果从外在、欲望、名利、世俗的成功开始，是非常靠不住的，唯有从心灵的改造，从寻找真我、觉醒佛性来改造，才是可靠的。

我们常说中国民族是"上下五千年，胸怀千万里"，胸怀千万里确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当我们心胸完全开展、自性完全开悟，则因缘、堕落、无常、苦痛、烦恼、有限也都在我们的包容之中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日

戏

带孩子看京戏，才看了一个起头，孩子就以无限诧异的神情问我："爸爸，这些人

为什么要化妆成为布袋戏的人，演布袋戏呢？"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想了半天只好说：“不是的，是布袋戏做成人的样子在演人的故事呢！”

孩子立即追问：“人自己演的故事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用布袋戏演呢？”

我说：“人演和布袋演的趣味不一样！”

孩子说：“什么是趣味？”

我没有再回答，怕事情变得太复杂，影响到别人看戏的兴致。

但是后来我想，在孩子清纯直接的心灵里面，所有化了浓重油彩，穿了闪亮华服，讲话唱歌声不似常人的都是戏，电视剧、京戏、歌仔戏、布袋戏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连电影也是一样，有一次看电影，他就这样问：“为什么十几个坏人拿机关枪打不到那个好人，而好人每次开枪都打死一个坏人呢？”

反正都是戏，其实也不必太计较。

但是有时我们看戏，特别能感受到：“戏比人生更真实”，那是由于我们在真实的人

生里面，遇到的常是虚假地对待。甚至，有时，我们也虚假地对待了自己。

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扮演了种种不同的角色，演出种种虚假的剧本，最后又哭着离开这世界。

## 无辩

弘一法师是控持戒极为深严的高僧，也是宋朝以还七百年间弘律最重要的一位大师。

近读淡虚老师的《影尘回忆录》，读到弘一大师在湛山寺读戒律的情景，他第一天给学生开启，就说学律的人先要律己，不要拿戒律律人，天天只见人家不对，不见自己不对，是绝对错误的。

他又说。"息谤"之法，在于"无辩"越辩谤越深，倒不如不辩为好。譬如一张白纸，忽然滴墨水，如果不去动它，它不会再往四周溅污，假若立时要它干净，马上去揩拭，



结果污染一大片。

弘一大师律己，不但口里不臧否人物，不说人是非短长。就是他学生有犯戒做错，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律己"不吃饭，不吃饭并不是存心给人憋气，而是替那做错事的人忏悔，恨自己的德行不能感化他，一次两次，一天两天，几时等你把错改正了，他才吃饭，末了你的错处，让你自己去说，他一句也不开口。

他的理由是，不以戒律"律己"，而去"律人"，这就失去了戒律的意义了。

读到这一段记述，真是令人欢喜赞叹，这种精神与情操实在不是平常人能够，但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生活在现代的人，人际关系之复杂已到了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攀缘、纠缠，相互依赖也已到了顶点。复杂的人际关系，难免使我们对别人生出一些评判、怨气、不满等等，我们容易去要求别人如何如何，却很少想到自己应该怎样怎样，不要说罚自己不吃饭，最好是别人都不吃饭，整碗由我来吃，恨不得天下人得的都是蝇头，只有我得的是大利。

除此之外，现代人的议论太多，争端与智慧成反比，终日讲一百句话，九十九句都是废话。最近有两位居住在美国的大学教授，听说还是数十年好友，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互相在报纸上贴"大字报"，搞得双方身败名裂，在我们眼中看来，都是连篇废话，无益世道人心。

可见，律己极难，受谤而无辩更难，现代人律人不律己，因此活得满心怨气；每谤必争，所以活得非常纷乱。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要亲君子，只有律己；要远小人，只有无辩。

这个道理佛陀早就说过了，佛陀将涅槃的时候，弟子阿难问了最后四个问题，其中一个："师父死后，应以何为师？"

"以戒为师。"佛陀说。

另一个问题是："应以何为法？"

"默摈。"佛陀说。

"以戒为师"是要自己来戒，不是要别人来戒。"默摈"就是"默默的摈弃"，自己应离

群沉默的修净行，对一切的外缘与争端，摈弃它！

一个人能"律己"才能反观自照，一个人能"无辩"才能放下自在，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多么必要的智慧！

## 水月河歌

带孩子坐小火车到淡水，去河口看夕阳。

这是我青年时代喜欢短程旅行的一条路，那时候总是一个人跳上小火车到淡水去，最好是下午时分，小火车通常是空荡荡的，给我一种愉悦的平安心情。

那时候到淡水的公车颠簸得厉害，而且要经过许多风沙的洗礼，坐火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火车铁道的两岸，偶然可以见到水牛与白鹭鸶，放眼望去全是翠绿的稻田，时常令我想起南方的家乡，从台北到淡水就好像穿过一个美丽的传说。

到了淡水，从车站出来，我常跑到小镇的两家古董店里，那古董店被极厚的灰尘

蒙住，仿佛从未清洗过，古董也堆积得乱七八糟，一般人走过也不会发现的，可是我常在里面盘桓半天，常常会找到一些令人惊喜的东西。

如果时间还早，顺便看附近几家卖竹器的小店，他们有精美的虾笼、草鞋、竹篮、价钱便宜。然后，从竹器店旁边永远泥泞的小巷穿进去就是淡水龙山寺了，那里有最安静的午后的阳光，独眼老妇泡来一壶很粗苦的老人茶，喝到完全没有味道时，正好读完一本诗集。

茶喝完后，以一种极为休闲的心情蹀过古老的石板路，没着依旧鲜明的老墙垣，先到鱼市去看鱼贩子叫卖鲜鱼，体会一下生活的艰辛，这时候看夕阳的时间大概就到了。

河口的地方通常泊着一些刻写着岁月风霜的小木舟，岸上有一些人立着犯钓鱼，注视着海面，钓鱼的人从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到七、八岁的孩子都有，有的是阿公带着孩子。看他们站的姿势，大概可以知道他们是哪里人，外地来的人有点局促，淡水本地人则自在得近乎无为。

运气好的话，正好可以赶上从淡水开到八里的小渡轮，买了票，三三两两上船，在船上看巨大清澄的夕阳从遥远哲学系 央落下，注意看，那海面是有间层的，靠近我们的地方是深蓝色，然后是浅蓝色、绿色，靠近夕阳的那一条线则是黄金色的。夕阳也有间层，靠海面的一端是深红色，中间桔色，上面是金色，夕阳外面是放着万道霞光的天空。

我一直认为淡煤夕照是台湾最美的夕照，那是因为海交接处非常辽阔干净，左面又有翠绿的观音山作屏障，而这里的夕阳也显得格外巨大，巨大到犹如就在身边。

看完夕阳，海面开始起夜风了，巷进而有一爰著名的鱼丸汤则由鲜嫩的鱼酱做成。热气蒸腾，人潮汹涌，喝完汤后，会觉得是人生至美的享受了。

这时不要去吃海鲜，因为如果吃了海鲜就"过度"了，过度则失去美感，应该在夜色升起之际赶搭小火车离开淡水，在离开的时候计划下一次的造访，于是，就在火车上，已经期待着下一次的淡江与夕照了。我的青春时代有非常多的假日时光就是这样度过的，许多我喜欢的诗集也都在淡水龙山寺里读过一次。后来我结婚了，和妻子常去；

有了孩子，在假日时候就带孩子去。我曾经无数次在黄昏时刻，突然造访淡水的夕阳。

雨天没有夕阳的时候也是好的，只是秩序要倒过来，先到河口去，看汹涌的蓝黑色的海水拍打海岸，看在云雾中缥缈的观音山，然后在寒气里走过泥泞的市场，却龙山寺去喝茶，像那样粗糙的茶叶我平常是不喝的，可是听着落在天井里的雨声，却能品到那茶的滋味无比。

我的孩子没有像我那么幸运，我第一次带他坐小汽车到淡水的时候，龙山寺的茶摊早就被寺庙赶走了，内部已全部改装粉刷，好像一个臃肿的中年胖妇，努力涂满脂粉，却反而显露出庸俗的面貌，龙山寺的岁月随着美感，同时失落在充满腥味的市场里。

古董店的好古董全部被卖光了，看下午也看不到一个惊喜。

竹器店里的东西再也不如以前精致了。

鱼市场里，海鲜一样多，可是有时候渔人把抬潮蟹敢捕来卖，招潮蟹一点也没有肉，是用来骗外地人的，可见得道德的低落。

最糟的是小火车所路经的两边，美景已经不再，大部分时候都弥漫着青灰色的烟尘，使人不敢大口呼吸的一种颜色。

河口的海岸上已经没有人垂钓，听说如果有人在河口边钓到大鱼已经是奇迹了，大部分鱼虾都顺污染而死，不死的也往外海游去了，海面上是一片点点星星的浮油，散发着微微的臭气，在海上飘去又聚拥，好像永远这会消散的样子。

连夕阳照在海面的颜色都变了，光泽不再有任何的间层，只是黑黝黝的一片。

我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坐小火车，在火车上跑来跑去兴奋得不咋了，到了河口的时候，他看海看山都痴了，他说，山好高；海好大；夕阳好美。

当他说："爸爸，大海好美。"说完赞美地叹了一口气，我也随他叹了一口气。我的孩子从来无法比较，因此他认为眼前就是最美的海了，所以叹气。我的叹气是，我永远也无法告诉孩子，我少年时代眼中所见到的同一个海口是多么美，那是他所不可能追想的。

河海的面相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推想，那一条曾经有过辉煌人文史实的淡水，

从最上游到最下游，几乎全被污染了鱼虾固已死灰。我想，也没有人敢喝一口淡水河里的水了，一口，想必就能致命。

谁能想到，这种变化只是十几年的事呢？

有一位民意代表曾经在抨击淡水河川污染时，激动地希望主管污染的官员去喝一口淡水河的水，他并且说出他心底最低的希望，他说："我们不敢盼望淡水河有河清之日，但是我希望在两千年时有人敢跳下淡水河游泳，能做到这样，污染的防治主成功了。"他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带孩子回台北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我回望淡水，想起少年时代的情怀与往事，都已经去远了，是镜花，也是水月，由于一条河的败坏，更感觉到那水月镜花是虚幻不实的。

那一切的水月河歌，虽曾真实存在过，却已默默流失，这就是无常。

无常是时空的必然进程，它迫使我们失去年轻的、珍贵的、戴着光环的岁月，那是可感叹遗憾的心情、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如果无常是因为人的疏忽而留下惨痛的



教训，则是可痛恨和厌憎的。

"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这个世界的水月不再光明剔透了，做为一个渺小的人，只有维持自心的清明，才能在这五浊的世间唱一首琉璃之歌吧！

我抱紧我的孩子，随火车摇摆，离开了淡水，失去了一个年轻时代的故梦。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 水牛故事

在乡下，陪母亲上菜场，发现竟有两个卖牛肉的摊子，心里一惊非同小可。

"这摊子已经有许多年了。"母亲说，虽然她这辈子没吃过一口牛肉，倒仿佛已经包容了这两个摊位。

从卖牛肉的摊子，几乎使我看见了牛的历史。

我幼年时代，居住的乡镇极少有人吃牛肉，偶有一两位吃牛肉的乡人，也被看成

是残忍的异端。那是因为家家户户都养耕田的水牛，人和牛感情深厚，谁忍心吃牛肉呢？万不得已卖给人宰杀，也要赶到外乡去卖牛，人和牛感情深厚，谁忍心吃牛肉呢？卖的时候水牛也有知，往往是主人陪着水牛流泪。

我上学的时候，有外乡人来卖沙茶牛肉、牛肉火锅了。有些人开始吃牛肉，这些人大多是田里率先用耕耘机，或在街市开店的人。

初中，有外省人来卖牛肉面、牛肉饼、牛肉饺子，还开了店面，这时田里的水牛逐渐被淘汰了，人和牛的情感随着淡了。吃牛肉的人于心有愧，也无可如何。

现在，市场里有牛肉摊了，街上还开了几家牛排馆，乡人竟养成了吃牛肉的习惯，好像吃牛肉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专家说牛肉比较营养卫生！现在，我童年乡下全镇只有一条水牛，有很多孩子没看过水牛了。

吃牛肉究竟是吃牛肉、进口牛肉，水牛还是没有吃的，最近又有专家提倡吃水牛肉，说水牛的肉质不比进口的差，老一辈听了大骂："伊娘咧！"妇女听了大叫："俺娘喂！"

中国农民不吃牛肉是一种美德，那是感恩与同甘共苦之情，如今，感恩的心失去了，甘苦之情失去了，怪不得农田里年年有悲歌，因为对土地的爱也年年和水牛一样，在失去着。

## 世界的中心

最近，我到垦丁公园里的生态保护区，"南仁湖"去小住两天。

南仁湖因为是管制区，一般人不容易进去，所以到现在还保有它原始纯净的面貌。南仁湖位于南仁山区，这个山区有丘陵、山谷、湖泊、溪流、山坡、草原、原始森林等等不同的景观，其中最美的部分却是南仁湖，及湖畔的草原。

这个占地非常大的湖泊，沿岸弯曲有致，四周的草原青翠而平坦，水草丰美，湖里有各种鱼类，每年到了冬季，过境的候鸟都在这里栖息。而且，这里的天空、山、云，乃至晚上的星月都有非凡之美，在南仁湖畔居住的两天，使人仿佛完全舍弃了红

尘，进入一个天涯海角的净土。

在这广大的人间仙境里，只住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共有四口人，一对中年夫妻带着弟弟和孩子住在水泥平房里，我就是在他家借宿的。

这户人家在深山的湖畔居住了二十多年，从前以种田为业，后来改牧羊，现在养了七十几头牛和三百多只羊，由于牛羊在山间放牧，因此他们的生活单纯悠闲，并不忙碌，能住在风景那样优美的地方，真正是人间最幸福的事了。

可是让我最惊异的是，主人并不能感觉到那里的风景有什么优美，他还对我说："我真想搬到台北去住呢！"

他说："这里从前有十七户人家，有办法的人老早都搬出去了，只有我们这种找不到头路的人才住在这深山里呀？言下颇有感慨之意。

本来，住在这远离尘嚣的地方，心里是可以非常明净安宁的，可是主人受不了明净与安宁，他告诉我受了二十几年的寂寞，在这个月，他终于狠下心买了一部发电机、一台冰箱、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到了夜晚，燃烧柴油的发电机就轰然被抽响，震撼了

整个山谷，新闻里无非是争战、是非，与残杀；连续剧进而则是侠情、乱爱，与绥抚；综艺节目是脂粉、电光、与浮夸……

当发电机拉起的时候，我总是搬着竹凳，独自会在黑暗的前庭，看明亮清澈的星月，看妩媚无皆的山姿影，看淡淡浮在湖面上的金光，以及不时流浪而过的萤火。要一直等到电视的声音完全歇止，主人才会搬一张椅子出来，陪我喝茶。

我看着主人因工作而满布着风霜的脸，想到在这么幽深的宁静的山中，他们渴望着外面繁华世的消息，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我们住在这样的山里，面对着变化微小、沉默不语的湖与山，我们是不是也会渴盼着能知道山外红尘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你从哪里看这个世界

非但如此，我发现住在这山中唯一的人家，他们并不是很亲和的，由于重复而单

调的工作，使他们难以感受到生活中的悦乐，脸上自然地带着一丝怨气。由于家庭成员的关系过度亲密，竟使他们无法和谐地相处，不时有争吵的场面，争吵当然敢不是很严重的，很快像山上的乌云飘飞而过，但过于密集的争吵，总不是好事。

从南仁湖回来以后，我开始思考起人根本的一些问题。这一户居住在极南端边地里的人家，在我们看来他们是住在世界的边缘了，可是他们却终日向往着繁华的生活，他们的身虽在边地，心却没有在边地。

他们一家四口人，每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心，难以退让，所以才会不时地发生争吵。

在我眼中，南仁湖是世界上少见的美景，能住在那里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可是他们不能欣赏那里的美，也不觉得那是福气，他们的心并不能和那里的明净的山水相应。反过来说，我虽住在城市，我的心并不能与电视相应，反而他们住在原始林中，竟能深深地和电视产生共鸣，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他们也同样对我有着疑惑的，女主人每天做菜的时候，总是要问我一次："你年纪这么轻，为什么要吃素呢？"甚至还对我说，他们住在山上二十多年，我是第一位吃素

的客人，令他们感到相当意外。

还有一次，我坐在屋前的竹林中看飞舞采花的黄裳、青斑、白斑不同的蝴蝶入神的时候，主人忍不住坐到我的身边，问我："你一直说这里的风景很美，到底你是从哪里看的呢？"

我大大吃了一惊，指着面前的蝴蝶说："这不是很美吗？"他看了一下，茫然地笑着，起身、走了。

到底你是从哪里看的呢？

看山、看云、看湖、看星、还是看水鸟呢？

我自己也这样问着，并寻找答案，最后我找到答案，几乎全不是眼前的景色，而是为心，我是从心里在看着风景的。

有一次，如果我避居在南仁山，我可以看到它美丽的一面。但是现在，我居住在城市，我也同样能领略城市之美。问题不在南仁山、不在城市、不在任何地方，而在心眼。

这就像垦丁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开车开了十几公里，带一个官员到龙坑去看海浪，官员看了半天对他说：“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海浪而已。”

我的朋友本来想问：“那，你想看什么呢？”

后来，他没有那样问，而问说：

“你能看什么？你会看什么呢？”

南仁山的经验我知道，不只是人，不只是山水，甚至整个世界，它的中心就是人心。

我坐的椅子就是世界中心

人心是世界乃至宇宙无限的中心，这是一个多大的发现。

从前，古埃及人认为孟菲斯是世界的中心希腊人慢认为德尔菲是世界的中心，英国人却认为世界的中心在伦敦的坎培拉花园。中国人则认为世界的中心在长安，罗马



帝国时代认为世界的中心在万神殿，甚至连非洲人都以为世界的中心在非洲。

这并不是由于无知或愚昧，一直到现在，美国人认为世界的中心在华盛顿，俄国人却认为是在莫斯科。

在地球刚被发现是圆形的时候，地球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发现地球绕日而行，才勉强承认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又后来发现宇宙有无数的星云漩系，又不能确定什么才是宇宙的中心了。

其实，这种自认是中心的观点并没有错，因为地球是圆的，不管以哪一点为定点，它都可以是中心，都可以万法归一。不要说长安、罗马、孟菲斯、德尔菲，就是我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也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

再从宇宙无限的观点来看，上下四方既无尽头，说地球是叫心又有什么错呢？

这是从空间来看的。再从时间来看，从在的角度说，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把自己那个时代看成是世界的历史的中心，要"承先启后"，要"继往开来"，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甚至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

泪下”。虽然我们从大格局来看，许多时代是平淡平凡的，可是他们那一代的人在那个时候，却都认为那是“轰轰烈烈的大时代”。

再从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免不了认为自己时间过程最重要，我们是儿童时，认为世界应该以儿童为中心；我们是青年时，认为世界不够照顾青年；我们是中年时，往往看不惯前冲的青年和保守的老年，认为中年人才能创造世界；我们是老年时，总会埋怨世界不敬才能尊贤，或者批评老人福利办得不好。

我们是青年时，谁想过老人福利的问题呢？

所以说，不管是从空间或时间来看，我们自己就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说每个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不肯承认。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实相，但也是这个世界的空相，因为时过境迁，中心就未必是中心，而换一个角度，国心又以为边地了，这不是一切成空吗？

世界的中心其实不是地理上、历史上的，世界的中心就是一个人的心之实相。

在佛教经典里，对世界中心乃至宇宙中心是人心早就有深刻的见解，佛陀在《楞

严经》里曾对阿难说："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在《维摩经》里，维摩诘对弥勒菩萨说；"弥勒，世尊授仁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业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亦生亦灭。"

前一段经文是空间的，后一段经文是时间的，中心在哪里呢？并不在时空，而是在人的心必一丘之貉人思想家张铁君曾由这两段经文演义，写出极明白的两段活来讲时空，他说："其实天下的中央并不一定，在地平面上处处皆中处处非中，只视乎以保地作为四围而定，东西南北莫不如此。如谓此地为北，则北之北，尚有北在。以北之北来看北，则北又为南，则南又为北。东西也是如此，所谓远东，不过以欧西的国家为坐标，在中国人看来，东方而已，何有于远？中国的远东应该是美洲才对。可证实

空间本无方位，南北不过随人而定？

"时间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尚没有来，现在的刹那间即已消逝，而且刹那又在哪里？照这样看，哪里有过过去有未来？又哪里有现在？因而无古无今，无旦无暮，时间只不过是一条无始无终连绵不断的长远罢了。"

到这里，是不是让我们更见到心的实相呢？

《楞严法要串珠》说："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第一发真归元，内含宝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在佛经里，人的心性可以与虚空相应，可以大如虚空，所以说虚空在心里，世界还在虚空中，人心就大过世界了。但这是从大处说，如果从小处着眼，每一个凡夫的心也都是世界的中心，即使不能改变大世界，对自己所居住的小世界仍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在佛教里说，在最深沉黑暗的地狱中焚烧众生的烈火，当地藏菩萨走过时

都化成艳丽的红莲花；在大菩提的眼中，森罗地狱就是春色满园的净土，有什么不能呢？

## 人心就是世界

近几年来，社会治安一天比一天败坏，已经到了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步，尤其是今年，每天打开报纸的社会版，总会感到内心深处一阵抽紧，为什么那些残暴无比的凶案竟会每天发生呢？这个社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许多专家告诉人，要改革社会的不安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着手，并且要加强警力，改变社会奢侈淫靡的风气等等。可是当我们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一念之可以举刀杀人，因一念之差而自我戕身命；尤其是连警察人员也常因一念之贪而贪污抢劫、伤人害命时，我们就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重点又在哪里呢？也在人心！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

成为什么样子，他现在的宿命，未来的路，都是心的缘起，从出世法说，心的清静可以使社会平安、国泰安康、世界和平。

佛经常说："心取罗汉，心取天，心取人，心取畜生虫蚊鸟兽，心取地狱，心取饿鬼作形貌者，皆心所为。"

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败坏，简单地说，就是心所染着，不能清静，心的染着，不能清静，心的染着因素则是贪、痴、慢、疑，我们打开报纸，让我闪触目惊心的事件，无不是贪 慢疑所造成的呀！

使人心清静的力量不在教育，而在信仰；不在知识，而在因果；不在科学，而在宗教。有了信仰才能心有所敬，有了因果才能心有所畏，有了宗教才能心有所安。知所敬畏就不敢胡作非为，平安自在才能为理为利他而奉献自我。

世界的中心是人心，人心的中心是宗教。高僧淡虚法师在他的〈影尘回忆录〉里说：

"佛法维系着每一个人的心，像一要细小的灯芯子，人心似一个添满了慧油灯的盏，

燃起了人心灯中的灯芯子，放了无尽的光明，照耀着整个世界（乃至无边的世界）。可是如果把灯芯子抽去不要，灯就立时熄灭不亮了，换句话说，如果使人心失去了佛法的教化，抽掉了因果理的维系，人心也就肆无忌惮了，败坏到不可收拾了。

人心其实不只是世界中心，人心就是法界！

一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

从南仁山离开的那天清晨，我特别跑到种着一片红色睡莲的湖畔，看莲花在清晨的眸光中开起，一行栖在山头的白鹭鸶也被曦光唤起，在山谷中优雅地盘尽着。白鹭绕过之处，小雨蛙纷纷从莲叶跳入湖中，一圈极细小的涟漪一直向中周扩散，终于扩散成为一具极大的圆周。

我想，人心也是这样的。

面对再好的莲花、再美的水色，如果不能静虑，有澄澈的心去感受与对应，一切

都是惘然。

我想起《华严经》里的一段经文：

善男子！

当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萨法；

由知自心即佛法考试，则能净一切刹，入一切劫。

是故善男子！

应以善法，扶助自心；

应以法雨，润泽自心；

应以妙法，治净自心；

应以精进，坚固自心；

应以忍辱，卑下自心；

应以禅定，清静自心；

应以智慧，明利自心；



应以佛德，发起自心；

应以平等，广博自心；

应以十力四无所畏，明照自心。

我们都是十方世界里的善男子与善女人，在这广大无边际的时空之中，我们可能是渺小的，无法含水泼熄世界燃烧的炎焰，也不能以安静来止息世界的喧吵与纷扰，但只要我们的心香光庄严，觉性遍满，就能使世界其光遍满，无坏无杂。

于此遂花藏，世界海之内；

一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

《华严经庐舍那品》里不是这样说过吗？在这宝莲花所结遍的佛净土上，在这世界广大的土地与大海这内，每一噗滴最小的尘埃中，也可以看到一切的法界呀！

这是多么超拔美丽的境界，人心之小可以小到微尘一般，人心之大则大到遍满莲花藏的世界。

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坐下来，止静禅定，回来观照自己的心吧！

注：十力：1、知觉处非处智力

2、知三世业报智力

3、知诸解脱三昧智力

4、知诸根胜劣智力

5、知种种解智力

6、知种种界智力

7、知一切至所道智力

8、知天眼无碍智力

9、知宿命无漏智力

10、知永断习气智力

四无畏：1、总持不忘，说法无畏。

2、尽知法药，及知众生根欲性心，说法无畏。

3、善能问答，说法无畏。

#### 4、能断物疑，说法无畏。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最近，我到垦丁公园里的生态保护区，"南仁湖"去小住两天。

南仁湖因为是管制区，一般人不容易进去，所以到现在还保有它原始纯净的面貌。南仁湖位于南仁山区，这个山区有丘陵、山谷、湖泊、溪流、山坡、草原、原始森林等等不同的景观，其中最美的部分却是南仁湖，及湖畔的草原。

这个占地非常大的湖泊，沿岸弯曲有致，四周的草原青翠而平坦，水草丰美，湖里有各种鱼类，每年到了冬季，过境的候鸟都在这里栖息。而且，这里的天空、山、云，乃至晚上的星月都有非凡之美，在南仁湖畔居住的两天，使人仿佛完全舍弃了红尘，进入一个天涯海角的净土。

在这广大的人间仙境里，只住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共有四口人，一对中年夫妻带着弟弟和孩子住在水泥平房里，我就是在他家借宿的。

这户人家在深山的湖畔居住了二十多年，从前以种田为业，后来改牧羊，现在养了七十多头牛和三百多只羊，由于牛羊在山间放牧，因此他们的生活单纯悠闲，并不

忙碌，能住在风景那样优美的地方，真正是人间最幸福的事了。

可是让我最惊异的是，主人并不能感觉到那里的风景有什么优美，他还对我说："我真想搬到台北去住呢！"

他说："这里从前有十七户人家，有办法的人老早都搬出去了，只有我们这种找不到头路的人才住在这深山里呀？言下颇有感慨之意。

本来，住在这远离尘嚣的地方，心里是可以非常明净安宁的，可是主人受不了明净与安宁，他告诉我受了二十几年的寂寞，在这个月，他终于狠下心买了一部发电机、一台冰箱、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到了夜晚，燃烧柴油的发电机就轰然被抽响，震撼了整个山谷，新闻里无非是争战、是非，与残杀；连续剧进而则是侠情、乱爱，与绥抚；综艺节目是脂粉、电光、与浮夸……

当发电机拉起的时候，我总是搬着竹凳，独自会在黑暗的前庭，看明亮清澈的星月，看妩媚无皆的山的姿态，看淡淡浮在湖面上的金光，以及不时流浪而过的萤火。要一直等到电视的声音完全歇止，主人才会搬一张椅子出来，陪我喝茶。

我看着主人因工作而满布着风霜的脸，想到在这么幽深的宁静的山中，他们渴望着外面繁华世的消息，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我们住在这样的山里，面对着变化微小、沉默不语的湖与山，我们是不是也会渴盼着能知道山外红尘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 你从哪里看这个世界

非但如此，我发现住在这山中唯一的人家，他们并不是很亲和的，由于重复而单调的工作，使他们难以感受到生活中的悦乐，脸上自然地带着一丝怨气。由于家庭成员的关系过度亲密，竟使他们无法和谐地相处，不时有争吵的场面，争吵当然敢不是很严重的，很快像山上的乌云飘飞而过，但过于密集的争吵，总不是好事。

从南仁湖回来以后，我开始思考起人根本的一些问题。这一户居住在极南端边地里的人家，在我们看来他们是住在世界的边缘了，可是他们却终日向往着繁华的生活，

他们的身虽在边地，心却没有在边地。

他们一家四口人，每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心，难以退让，所以才会不时地发生争吵。

在我眼中，南仁湖是世界上少见的美景，能住在那里不知道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可是他们不能欣赏那里的美，也不觉得那是福气，他们的心并不能和那里的明净的山水相应。反过来说，我虽住在城市，我的心并不能与电视相应，反而他们住在原始林中，竟能深深地和电视产生共鸣，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

他们也同样对我有着疑惑的，女主人每天做菜的时候，总是要问我一次："你年纪这么轻，为什么要吃素呢？"甚至还对我说，他们住在山上二十多年，我是第一位吃素的客人，令他们感到相当意外。

还有一次，我坐在屋前的竹林中看飞舞采花的黄裳、青斑、白斑不同的蝴蝶入神的时候，主人忍不住坐到我的身边，问我："你一直说这里的风景很美，到底你是从哪里看的呢？"

我大大吃了一惊，指着面前的蝴蝶说："这不是很美吗？"他看了一下，茫然地笑着，

起身、走了。

到底你是从哪里看的呢？

看山、看云、看湖、看星、还是看水鸟呢？

我自己也这样问着，并寻找答案，最后我找到答案，几乎全不是眼前的景色，而是为心，我是从心里在看着风景的。

有一次，如果我避居在南仁山，我可以看到它美丽的一面。但是现在，我居住在城市，我也同样能领略城市之美。问题不在南仁山、不在城市、不在任何地方，而在心眼。

这就像垦丁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开车开了十几公里，带一个官员到龙坑去看海浪，官员看了半天对他说：“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海浪而已。”

我的朋友本来想问：“那，你想看什么呢？”

后来，他没有那样问，而问说：

“你能看什么？你会看什么呢？”

南仁山的经验我知道，不只是人，不只是山水，甚至整个世界，它的中心就是人心。

我坐的椅子就是世界中心

人心是世界乃至宇宙无限的中心，这是一个多大的发现。

从前，古埃及人认为孟菲斯是世界的中心希腊人慢认为德尔菲是世界的中心，英国人却认为世界的中心在伦敦的坎培拉花园。中国人则认为世界的中心在长安，罗马帝国时代认为世界的中心在万神殿，甚至连非洲人都以为世界的中心在非洲。

这并不是由于无知或愚昧，一直到现在，美国人认为世界的中心在华盛顿，俄国人却认为是在莫斯科。

在地球刚被发现是圆形的时候，地球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发现地球绕日而行，才勉强承认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又后来发现宇宙有无数的星云漩系，又不



能确定什么才是宇宙的中心了。

其实，这种自认是中心的观点并没有错，因为地球是圆的，不管以哪一点为定点，它都可以是中心，都可以万法归一。不要说长安、罗马、孟菲斯、德尔菲，就是我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也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

再从宇宙无限的观点来看，上下四方既无尽头，说地球是叫心又有什么错呢？

这是从空间来看的。再从时间来看，从在的角度说，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把自己那个时代看成是世界的历史的中心，要"承先启后"，要"继往开来"，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甚至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虽然我们从大格局来看，许多时代是平淡平凡的，可是他们那一代的人在那个时候，却都认为那是"轰轰烈烈的大时代"。

再从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免不了认为自己时间过程最重要，我们是儿童时，认为世界应该以儿童为中心；我们是青年时，认为世界不够照顾青年；我们是中年时，往往看不惯前冲的青年和保守的老年，认为中年人才能创造世界；我们是老年时，总会

埋怨世界不敬才能尊贤，或者批评老人福利办得不好。

我们是青年时，谁想过老人福利的问题呢？

所以说，不管是从空间或时间来看，我们自己就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说每个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不肯承认。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实相，但也是这个世界的空相，因为时过境迁，中心就未必是中心，而换一个角度，国心又以为边地了，这不是一切成空吗？

世界的中心其实不是地理上、历史上的，世界的中心就是一个人的心之实相。

在佛教经典里，对世界中心乃至宇宙中心是人心早就有深刻的见解，佛陀在《楞严经》里曾对阿难说："中何为在？为复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时，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

在《维摩经》里，维摩诘对弥勒菩萨说；"弥勒，世尊授仁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藐三菩提，为用何生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

若未来生，未业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亦生亦灭。"

前一段经文是空间的，后一段经文是时间的，中心在哪里呢？并不在时空，而是在人的心必一丘之貉人思想家张铁君曾由这两段经文演义，写出极明白的两段活来讲时空，他说："其实天下的中央并不一定，在地平面上处处皆中处处非中，只视乎以保地作为四围而定，东西南北莫不如此。如谓此地为北，则北之北，尚有北在。以北之北来看北，则北又为南，则南又为北。东西也是如此，所谓远东，不过以欧西的国家为坐标，在中国人看来，东方而已，何有于远？中国的远东应该是美洲才对。可证实空间本无方位，南北不过随人而定？

"时间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尚没有来，现在的刹那间即已消逝，而且刹那又在哪里？照这样看，哪里有过去有未来？又哪里有现在？因而无古无今，无旦无暮，时间只不过是一条无始无终连绵不断的长远罢了。"

到这里，是不是让我们更见到心的实相呢？

《楞严法要串珠》说："当知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汝第一发真归元，内含宝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在佛经里，人的心性可以与虚空相应，可以大如虚空，所以说虚空在心里，世界还在虚空中，人心就大过世界了。但这是从大处说，如果从小处着眼，每一个凡夫的心也都是世界的中心，即使不能改变大世界，对自己所居住的小世界仍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在佛教里说，在最深沉黑暗的地狱中焚烧众生的烈火，当地藏菩萨走过时都化成艳丽的红莲花；在大菩提的眼中，森罗地狱就是春色满园的净土，有什么不能呢？

## 人心就是世界

近几年来，社会治安一天比一天败坏，已经到了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步，尤其是今

年，每天打开报纸的社会版，总会感到内心深处一阵抽紧，为什么那些残暴无比的凶案竟会每天发生呢？这个社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许多专家告诉人，要改革社会的不安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着手，并且要加强警力，改变社会奢侈淫靡的风气等等。可是当我们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一念之可以举刀杀人，因一念之差而自我戕身命；尤其是连警察人员也常因一念之贪而贪污抢劫、伤人害命时，我们就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重点又在哪里呢？也在人心！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子，他现在的宿命，未来的路，都是心的缘起，从出世法说，心的清净可以使社会平安、国泰安康、世界和平。

佛经常说："心取罗汉，心取天，心取人，心取畜生虫蚊鸟兽，心取地狱，心取饿鬼作形貌者，皆心所为。"

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败坏，简单地说，就是心所染着，不能清净，心的染着，不能清净，心的染着因素则是贪、痴、慢、疑，我们打开报纸，让我闪触目

惊心的事件，无不是贪 慢疑所造成的呀！

使人心清净的力量不在教育，而在信仰；不在知识，而在因果；不在科学，而在宗教。有了信仰才能心有所敬，有了因果才能心有所畏，有了宗教才能心有所安。知所敬畏就不敢胡作非为，平安自在才能为理为利他而奉献自我。

世界的中心是人心，人心的中心是宗教。高僧淡虚法师在他的〈影尘回忆录〉里说：

"佛法维系着每一个人的心，像一要细小的灯芯子，人心似一个添满了慧油灯的盏，燃起了人心灯中的灯芯子，放了无尽的光明，照耀着整个世界（乃至无边的世界）。可是如果把灯芯子抽去不要，灯就立时熄灭不亮了，换句话说，如果使人心失去了佛法的教化，抽掉了因果理的维系，人心也就肆无忌惮了，败坏到不可收拾了。

人心其实不只是世界中心，人心就是法界！

一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

从南仁山离开的那天清晨，我特别跑到种着一片红色睡莲的湖畔，看莲花在清晨的眸光中开起，一行栖在山头的白鹭鸶也被曦光唤起，在山谷中优雅地盘尽着。白鹭绕过之处，小雨蛙纷纷从莲叶跳入湖中，一圈极细小的涟漪一直向中周扩散，终于扩散成为一具极大的圆周。

我想，人心也是这样的。

面对再好的莲花、再美的水色，如果不能静虑，有澄澈的心去感受与对应，一切都是惘然。

我想起《华严经》里的一段经文：

善男子！

当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萨法；

由知自心即佛法考试，则能净一切刹，入一切劫。

是故善男子！

应以善法，扶助自心；

应以法雨，润泽自心；

应以妙法，治净自心；

应以精进，坚固自心；

应以忍辱，卑下自心；

应以禅定，清静自心；

应以智慧，明利自心；

应以佛德，发起自心；

应以平等，广博自心；

应以十力四无所畏，明照自心。

我们都是十方世界里的善男子与善女人，在这广大无边际的时空之中，我们可能是渺小的，无法含水泼熄世界燃烧的炎焰，也不能以安静来止息世界的喧吵与纷扰，但只要我们的心香光庄严，觉性遍满，就能使世界其光遍满，无坏无杂。



于此遂花藏，世界海之内；

一一微尘中，见一切法界。

《华严经庐舍那品》里不是这样说过吗？在这宝莲花所结遍的佛净土上，在这世界广大的土地与大海这内，每一噗滴最小的尘埃中，也可以看到一切的法界呀！

这是多么超拔美丽的境界，人心之小可以小到微尘一般，人心之大则大到遍满莲花藏的世界。

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坐下来，止静禅定，回来观照自己的心吧！

注：十力：1、知觉处非处智力

2、知三世业报智力

3、知诸解脱三昧智力

4、知诸根胜劣智力

5、知种种解智力

6、知种种界智力

7、知一切至所道智力

8、知天眼无碍智力

9、知宿命无漏智力

10、知永断习气智力

四无畏：1、总持不忘，说法无畏。

2、尽知法药，及知众生根欲性心，说法无畏。

3、善能问答，说法无畏。

4、能断物疑，说法无畏。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 如是我闻

释迦牟尼佛将涅槃的时候，弟子阿难随待在侧，想到师父很快就要命终，忍不住

悲从中来，流下眼泪。

这时候，另一位弟子须跋陀罗也赶到了，他看到阿难哭泣，就劝阿难说：“师父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随问道，师父死后我们就无法请教了，因此，你哭是无益的，还不如师父没有入灭之时，请师父开示几个重要的问题。”

阿难止住哭泣，说：“要问什么呢？”

须跋陀罗说：“第一，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第二，师父死后应以何为住？第三，师父死后，应经何为法？第四，一切经的起头，应用什么文字？”

阿难就向前请佛陀开示，佛陀说：“我圆寂后，你们应以波罗提木叉为师。应以四念为住。应以默摈为法。一切经典的开头用‘如是我闻’。”

这是佛陀最后弟子简短的开示，等于也是佛陀的遗教，非常重要，我在这里特别加以简短的说明：波罗提木叉是梵语，译成中文是戒律，佛陀要弟子以戒律为师。

“四念”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翻成白话文是：观照自己的身体及身体所处的环境都是不清净的。观照自己的妄想都是无常的，不能究竟，观

照世界上所有的法，都是无我的。

第三个问题，佛陀的答案是"默摈"，默是沉默，摈是摈弃。意思是自己应该沉默离群修行，如果有变心的弟子，有不信的人，不要去理他。

第四个问题的答案，对后世的佛教影响极大，而且它也影响到一切的经典，佛陀说："如是我闻"，翻译志白话是："这是我听佛陀亲口说的。"

为什么佛陀要用"如是我闻"为经典的开头呢？我想，是为了强调经典的真实性，佛陀在许多经典里说过："我是真语者，实语者；语者，不诳语，不异语者。"是在说明他从来不说假话，从来不说模棱两可的话，不说骗人的话，这是佛教里极重要的一种精神，用"如果我闻"使得末法时代不能亲耳听见佛陀开示的众生，也能生起对经典的信念。

因此，很自然地把"如果我闻"做为一切经典的开头，我们今天打开任何一卷佛经，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就是这样来的。

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除了"如是我闻"，佛经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先说时、地、人、事，然后才开始记载经典。这也是为了说明经典所说的经过是确有其事的，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举个例子，像《金刚经》的开头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吃，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肿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我们看这段开头，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典的记述是如何慎重其事，如何不厌其细，它说明了佛陀说法的地方，听法的人数，佛与弟子如何到城中托钵，吃过饭后是如何坐着，须菩提如何站起来，对佛陀行了一个礼节，向佛陀提出什么问题等等。

所有的经典是如此，对人、事、时、地有清清楚楚的描述，这是非常有历史感的

写法，真实记录了一部经典的诞生，给后世读经典的人有可资依循的基础与方向。

最有意思的是"一时"两字，一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是"那个时候"的意思，为什么用"一时"呢？我们要知道，佛陀说法有次第之分，有大乘小乘之别，不是每一个时间都说一样的法，这种时间的因缘成立就是“一时”。

在佛陀所说的法里，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并不轻易说法，而是因时、因人、因地而说，因时是要机缘成熟，因人是要智慧根器，因地是要道场庄严。只有这三个因缘都会合，佛陀才开演说法，此可以看出"一时"的重要。

只要我们深入经典，必然知道佛陀从不在不当的时机地点对不当的人说法，由这时里更可以看出佛陀智慧之深广。后来，演变到今天，《菩萨戒本》里有一条就是"不能对大根器者说小乘法，不能对小根器者说大乘法。"说了就算犯戒，见法之不易。

一声新雁觉天寒

我们闲话表过，还是回去到"如是我闻"吧！

记得我第一次读《金刚经》，读到"如是我闻"四字，有一种特别的感受，送我《金刚经》的朋友对我说道：“‘如是我闻’就是这是我亲耳听佛的意思。”

我听了，疑惑地问我的朋友："就是这么简单吗？"

"是呀！就这么简单！"

"好像不应该这样简单的，那么，'如'是什么意思呢？'是'以是什么意思？'我'是什么？'闻'又是什么呢？"

朋友被我问得满头大汗，说没有有这样读佛经的，应该去找明师指点才行。我后来找到了明师。可却不是教读经的，而是教禅定与智慧的，于是"如是我闻"就成为心中的小石子，找不到落脚之地。

我找了许许多多关于经典的注释，发现"如是我闻"确可以更深入的来解释。

六祖慧能的解释是"如是指义，是者定词，阿难自称如是之法，我从佛闻，明不自说也，故言如果我闻。又，我者性也，性即我也，内外动作，皆由于性，一切尽闻，

故称我闻也。"

傅大士更进一步说明"如是"两字："如者，众生之性，偶别千左，动静不一，无可比类，无可等伦。是者，只是众生性之别名，离性之外，更无加紧法。又云，法非有无，谓之如。绵是佛法，谓之是。"

在《金刚经百家集注》有一位川禅师，他给"如是我闻"的解释更有意义，他说："如如，明镜当台万象居。是是，水不离波波是水。镜水尘风不到时，应现无瑕照天地。我者，为性自在，强名之也，又云身非有我，亦非无我，不二自在，名为真我，又云净裸裸、赤洒洒，没可把。颂曰：我我认着分明成为两个，不动纤毫合本然。知音自有松风和。闻者，听离也。经云：听非有闻，亦非无闻，了无取舍，名为真闻。又云：切忌随他去。颂曰：猿啼岭上，鹤唳林间，断云风卷，水激长湍，最爱晚秋霜午夜，一声新雁觉天寒。"

川禅师的文字真是美，境界也很高。可见得"如是我闻"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用简单的话说，"如如"是指我们心性的动静，它像明镜一样反映着我们的一切："是是"则是



指这种情况是确定不二的；"我我"是指佛性的永恒才是真我，开悟的时候就与我们的肉身合一；"闻闻"是指我们若有所闻皆是假象，因为所闻一切都将变灭消失，要内外了无分别者真的听闻呀！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其实，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如果能细解，就能触及到佛教的基本精神，当一个修行者到达如如不动、是一不二、了破我执、平等无别的境地，也算修行有了成果了！

这四个字也是佛教里极重要的字。

在佛教经典里，"如"的意思是诸法的实相，般若经里，如是指空义；法华经里，如是中义。其实两者指的都是实相，佛教里的法门虽个个不同。它的法性，实际、理体则一味平等，这就是"如"，正是维摩经说的："如者不二不异"。所以，如也是真如、如

如不动之义。

《大智度论》把"如"字解释为："诸法有二种，一者各各相，二者实相。"各各相就是如地属坚相，如水属湿相，如火属热相等等，是可变的。穿过这可变的事相，找到了不变的空相，就是实相。

"如"是实相的缘故，所以佛教里的一切佛都有十个名号，其中一即是"如来"。成实论说："如来者，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故曰如来。"大智度论说："如实道来，故名为如来。"

引伸出来，对于一切契理的法叫"如法"印可称赞时叫"如是"，随顺己意叫"如意"，真实不妄的话叫"如语"，变化出来的种种事物叫"如幻"、"如化"。

可见，"如"是佛教中重要的字，一个人能如实空、如实智、如实知自心、如实修行、如如不动，就能体证到佛教修证的精妙之处。

"是"是定词，不像"如"有奥微之义，我在这里谨引《观无量寿经》的一段经文来说

明："诸佛如来是法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但是到了"我"字，问题又大了，我是谁呢？佛教里指色、受、想、行、识和合者是为"假我"，破除这假我，真我即现前。真我在佛以里有很多名称，"自性"、"佛性"、"神识"、"八识心田"都是。

《圆觉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妄想执有我人众生及寿命，认四颠倒，为实我体。"《大乘起信论》说："一争邪皆依我见若离于我，则无牙执。"说的无非是我们这个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肉体，不是真正的实我。

因此，佛教修行的道路，是抚看清了假我无常，拼写着破掉对假我的执著、贪爱、傲慢，才能见到真正清净的自心，也才有解脱的可能。这正是先天无我、我空，才能证行自性无垢的妙谛。

"闻"字在佛教里也很重要，"闻、思、修"在佛教里称为"三慧"，闻是三慧之首，也是观音菩萨修行的法门。

《楞严经》里记载了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向释迦牟尼及大众报告修行的经过，这段经文非常之美，我抄录在下面：

尔进，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年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天，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一悲仰……

由于观世音菩萨由闻性修起，后来"闻所闻尽，尽闻不住"，所以才能"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所以"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由来。

耳根净闻的修持方法观音法门中的重要法门。耳朵是五官中最圆满的器官，它能

听上下十方一切音声，不像眼睛只能看前不能顾后；它能不动自在地听左右内外，不像鼻子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它不需要什么东西，所以藏污纳垢，不像嘴巴爱吃又常乱说话……在《法华玄义》里说："闻慧具足，如有人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闻是多么重要呀！

放满一池清凉的水

光是"如是我闻"四个字的奥义精深已经解不胜解，可知佛教经典确实不能等闲视之，里面的一字一句都大有智慧在。

前已述及，"如是我闻"是诸经起头，接下来大部分经典都有说法之时、说法之主、说法之处、说法之众，无非在证明其可信而不是妄言，这种坚固具足不可破的开头，佛教里称为"六成就"。

"如是"是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一时"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在舍卫国只

树孤独园"是处成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是众成就。总称"六成就"。

有时候读经，开口一念"如是我闻"想到少年时代初闻此句时的心情，感觉这四个字真是动人、真是美，仿佛包围了人的一切，就像放满了一池清凉的水，自己正要举步走进池水彻底的洗涤一样。

述说了这么我，其实"如是我闻"也并不难，它确实只是说："这是我亲耳听佛陀所说"，可是这么简单明白的话我却绕了十年的圈子，才算笃定了。

## 日日是好日

云门交偃禅师有一天把弟子召集在一起，说：

"十五日以前不问汝，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

弟子听了面面相觑，他自己代答说："日日是好日。"

这段公案非常有名，有许多研究禅宗的学者都解过，但我的看法不同的，这段话翻成白话是："开悟以前的事我不问你们了，开悟以后的情境，用一句话来说来听听！"学生们正在想的时候，他就说："天天都是好日子呀！"

为什么云门禅师用"十五日"来问呢？因为十五是月圆之日，用来象征见性的圆满，还没有圆满之前的心性是有缺陷的，一旦觉得圆满，当然天天都是好日子了。

"日日都是好日"很能表现禅宗的精神，就是见性开悟是最重要的事，没有比开悟更重要的了。在我们没有开悟的时候看禅宗的公案，真像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一旦开悟再回来看公案，就像看钵里饭，粒粒晶莹；看桶时水，波波清澈；看掌上纹，条条明白；看山河大地草木，一一都是如来。

云门禅师还有一个有名的公案，有一天他遇见饭头（厨房的伙夫），就问饭头说："汝是饭头么？"饭头说："是"。禅师问他说："米里有几颗？颗里有几米？"饭头无法回答，禅师就说："某甲瞻星望月。"

从前我读这个公案，感到莫名其妙，现在总算抓到一点灵机。当禅师说："米里有

几颗？颗里有几米？"的时候，问的正是"自性"与"身体"的关系，也是"法身"与"报身"的关系，翻成白话可以说是："你见到身体里有佛性？佛性里有身体吗？"饭头没有这种体证，无法回答，禅师就开示他："你看星星的时候，也要看月亮呀！"

可惜，一般人看星星时，总看不到月亮，只注意小小的身体，而见不到伟大光明的圆满如月的佛性。

再回到"日日是好日"，对于见性人，知道心性虚空，包含一切江月松风，雾露云霞，那么一切的横逆苦厄都是阴雨黄昏而已，对虚空有什么破坏呢？当我们有一个巨大的花园时，几朵玫瑰花的兴射，又有什么相干呢？

日日是好日，使我们深切知道自在无碍明朗光照的人生不是不可为的，因为日日是好日，所以处处是福地，法法是善法，夜夜是清宵。

永嘉玄觉禅师在《证道歌》里说：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由于佛性不受染，不可毁不可赞，如如不动，所以才是"日日是好日"，这不是梦想，而是实情。

云门所说的"米里有几颗？颗里有几米？"也正是永嘉证道歌中的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保么得。"

我们如果想过"日日是好日"的生活，没有别的方法，十五日以前不必说它，觉悟！觉悟！今天就十五日了。

## 清静之莲

偶尔在人行道上散步，忽然看到从街道延伸出去，在极远极远的方，一轮夕阳正挂在街的尽头，这时我会想：如此美丽的夕阳实在是预示了一天即将落幕。

偶尔在某一条路上，见到木棉花叶落尽的枯枝，深褐色的孤独的站在街旁，有一种萧索的姿势，这时我会想：木棉又落了，人生看美丽木棉花的开放能有几回呢？

偶尔在路旁的咖啡座，看绿灯亮起，一位衣着素朴的老妇，牵着衣饰绚如春花的小孙女，匆匆地横过马路，这时我会想：那年才老的老妇曾经是花一般美丽的少女，而那少女则总有一天会成为牵着孙女的老妇。

偶尔在路上的行人陆桥站住，俯视着在陆桥下空流不息，往四面八方奔窜的车流，却感觉那样的奔驰仿佛是一个静止的画面。这时我会想：到底哪里是起点？而何处才是终点呢？

偶尔回到家里，打开水龙头要洗手，看到喷涌而出的清水，急促地流淌，突然使我站在那里，有了深深的颤动，这时我想着：水龙头流出来的好像不是水，而是时间，或者是一种思绪。

偶尔在乡间小道上，发现了一株被人遗忘的蝴蝶花，开头像极了凤凰花，却比凤凰花更典雅，我倾身闻着花香的时候，一朵蝴蝶花突然飘落下来，让我大吃一惊，这时候我会想：这花是蝴蝶的幻影，或者蝴蝶是花的前身呢？

偶尔在静寂的夜里，听到邻人饲养的猫在屋顶上为情欲追逐，互相惨烈的嘶叫，

让人的寒毛全部为之竖立，这时我会想：动物的情欲是如此的粗糙，但如果我们站在比较细腻的高点来回观人类，人不了是那样粗糙的动物吗？

偶尔在山中的小池塘里，见到一朵红色的睡莲，从泥沼的浅池中昂然抽出，开出了一句美丽的音符，仿佛无视于外围的染着，这时我会想：呀！呀！究竟要怎样的历练，我们才能像这一朵清静之莲呢？

偶尔……

偶尔我们也是和别人相同的生活着，可是我们的心平静如无波之湖，我们就能以明朗清澈的心情来照见这个无边的复杂的世界，在一切的优美、败坏、清明、污浊之中都找到智慧。我们如果是有智慧的人，一切烦恼都会带来觉悟，而一切小事都能使我们感知它的意义与价值。

在人间寻求智慧也不是那样难的，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有柔软的心，柔软到我们看到一朵花中的一片花瓣落下，都使我们动容颤抖，知悉它的意义。

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

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超拔处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能包容我们的伤口。

柔软是大悲心的芽苗，柔软心也是菩提心的种子，柔软心是我们在俗世中生活，还能时时感知自我清明的泉源。

那最美的花瓣是柔软的，那最绿的草原是柔软的，那最广大的海是柔软的，那无边的天空是柔软的，那在天空自在飞翔的云是柔软的！

我们心的柔软，可以比花瓣更美，比草原更绿，比海洋更广，比天空更无边，比云还要自在。柔软是最有力量，也是量恒常的。

且让我们在卑湿污泥的人间，开出柔软清净的智慧之莲吧！

## 平凡最难

与几位演员在一起，谈到演戏的心得。

有一位说："我喜欢演冲突性强的人物，生命有高低潮的。"另一位说："怪不得你

演流氓演得好，演教师就不像样了。”

还有一位说：“每次演悲剧就感觉自己能完全投入，演得真是悲惨，可是演喜剧就进不去，喜剧的表演真是比悲剧难呀！”另外一位这样答腔：“那是由于在本质上，人生是个悲剧，真实的痛苦很多，真实的快乐却很少。”

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自己对演出与人生的看法，却得到了两个根本的结论，一是不管电影、电视或舞台，演流氓、妓女、失败者、邪恶者、落拓者总是容易一些，也可以演得传神，那是因为大家对坏的形象有一种共同的认知；可是对善良的、乐观的人生却没有共同的标准。二是全世界最难演出的人，就是那些平顺着过日子，没有什么冲突的人，像教师、公务员、小职员、家庭主妇，因为他们的一生仿佛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结束也就是那个样子了。

一个演员感慨地说：“平凡是最难演的呀！”

我们如果把这句话稍做转换，可以变成是：“平凡是最难的呀！”或者说“安于平凡是最难的呀！”尤其是当一个人可以选择轰轰烈烈的过日子时，他却选择了平凡；当一

个人只要动念就可能获名求利满足欲望时，他却选择了平凡；当一个人位高权尊力能扛鼎时，他毅然选择了平凡。

最难得的是，一个人在多么不平凡的情况下，还有平凡之心，知道如何走进平凡人的世界，知道这世界原是平凡者所构成，自己的不平凡是多数人安于平凡所造成的结果。

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一个社会格局的开创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创造，但一个社会能否持久安定维持文化的尊严与品格，则需要许多平凡人的默默奉献与牺牲。

每个人青年时代的立志，多是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是社会里平凡的一分子，没有变个能成为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但从更大的角度看，那些自命为大人物者，何尝不也是宇宙的一粒沙尘呢？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立大志，而是当我们往大的志向走去时，不管成功或失败，

都要知道"平凡最难"！

平凡不只是演员在戏台上最难扮演，在实际人生里也是最难的一种演出。

## 跑龙套的时代

遇到一位在平剧学校教书的老师，他说："所有舞台上的大明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可惜，到后来他们都忘了跑龙套的日子，以为自己是天生的明星。"

他又说："在舞台上，主角总是最少的，大部分的人都在跑龙套。我们的实际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人人都在跑龙套，那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两位。"

关于龙套，他还有一个心得："凡是当主角的人，都是在跑龙套时聚精会神，努力跑龙套的人。那些跑龙套时随随便便的人，你几乎可以确定的说：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当主角的。"

"跑龙套跑久了，确实会令一个有可能造就的人堕落，但那些后来出头的人就是长

期跑龙套也不会堕落的。"

听了这一大套龙套的哲学,真是给人带来极大的启示,所谓"戏台有人生"正是如此,其实生在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龙套的时代",因为真正的主角确实很少,而大部分的主角也不是绝对的主角,时迁势移之后,主角可能再变成为龙套,甚至有的连戏台也上不去了。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戏台上的主角何尝不也是时间与环境造就出来的龙套呢?能看透这一点,才是探触到"这是跑龙套的时代"的本质所在。

例如,最近社会上两起极重视的换角事件,一是某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临时被阵前换将,使得这位人人敬佩的经营家失去了自己的舞台;一是某大家电业者的"家变",曾经冲锋陷阵,被视为家族中最有才华的总经理,被家族斗出舞台之外,失去了舞台。

舞台的失去是对长期做主角的人最严重的打击,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位大众人物黯然落泪离开岗位的情景。从这里,一般人可以领悟到:世间没有永远提供自己演出的舞台,项羽在乌江失去了舞台,但刘邦何尝有过动人的演出呢?



大人物有大舞台，但也演出较大的悲剧；小人物只有小舞台，演出一些较小的悲剧，这是人生的真情实景，往往在戏的最高潮，就要等待落幕了。

在人生里跑龙套实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我们是龙套人物也无妨，只要跑时聚精会神，不因为人微言轻台辞少而堕落，也就够了。万一运气来了，总也有熬成主角的一天。

熬成主角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过跑龙套的日子，要知道再辉煌的戏码也会过去，这样，不管是当主角，跑龙套，甚至失去了舞台，都会坦然自在。

一个人要当自己的主角，只有在看清楚整个舞台的流变才有可能，你看，那舞台上扮皇帝、扮乞丐的不是同一个人吗？他不是一样演得很起劲吗？

## 槃特伸臂

佛陀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的时候，有一位新出家的比丘，名字叫槃特。

槃特是一个愚笨到无以复加的人，佛陀集合了五百位罗汉，天天教他，教了三年，他还背不了一首偈。因此，舍卫国全国的人都知道他愚笨到了极点。

佛陀也感到非常悲伤慈悯他。有一天，佛陀把槃特叫到面前，亲自授他一首偈，教他说："你记着这首偈，守住你的口、摄住你的意念、把住身体不要犯错，只要你这样努力修行，将来也可以济度众生。"

槃特感动于佛陀的慈悲和恩惠，感到非常欢喜，心就有点开悟了，能诵佛陀教他的偈。

佛陀就开示他说："你现在年老了，才会一首偈，这首偈人人都会，一点也不稀奇。我现在为你解说这首偈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容易犯杀生、偷盗、邪行三种过失，我们的口容易犯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四种过失，我们的意念容易犯贪心、恨、邪见三种过失，你要观察这十种过失是怎么来的，要怎么样灭掉它。一个人要升天或随入恶道都是由这十种事做或不做而来，只要能守住身、口、意，得到涅槃净境就很自然了。"

佛陀按着说了许多妙法，槃特的心突然开悟，证得阿罗汉的果位。

在佛陀僧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精舍住了五百位比丘尼，为了教化她们，佛陀每天都派遣一位比丘去讲经说法，有一天轮到槃特，佛陀对他说："槃特，你明天到精舍那边去讲经。"

这个消息被五百比丘尼知道了，都感到好笑，因为她们都知道槃特是非常愚笨的人，于是大家商量好如何作弄槃特，就时把槃特唯一会的偈倒过来说，让槃特因为惭愧而不敢讲经。

第二天槃特来的时候，五百比丘尼虽然像以前一样出来顶礼问讯，但却大家相视而笑，准备作弄槃特。等到吃过饭、洗守澡后，就请槃特上台说法。

槃特坐上高座以后，脸就先红了，惭愧地说："我薄德不才，一向非常愚笨迟钝，所学的东西不多，只懂得一首偈，粗略知道它的意思，我现在就说给你们听，希望你们静静地听。"

那些年轻的比丘，就想着倒过来说槃特所会的偈，奇特的事发生了，她们连口都

张不开，一个个吓得要命，于是责备自己用心太坏，而向槃特叩头悔过。槃特依照佛陀所说的，一一向她们开解，这些比丘尼听到槃特说法都感到与一般说法不同，内心非常欢喜，都得到罗汉的道果。

后来，有一天，舍卫国的国王波斯匿，邀请佛陀和弟子们到皇宫的正殿吃饭。佛陀知道槃特已有神通，就把自己的饭钵交给槃特，叫他跟在后面走。

哪里想到，到了皇宫大门时，守卫认出槃特，不让他进入皇宫，并且取笑他说："你做了出家师父，一首偈都学不会，为什么请你来呢？我们在家的俗人，尚且知道好几首偈，像你这样没有智慧的师父，布施给你吃也有用，你不要进去了。"槃特只好独自留在门外。

佛陀和弟子进入正殿，佛陀被请坐在上位，喝过水以后，突然有一只手臂伸进正殿里来，那手里端着饭钵，放在佛陀的面前。波斯匿王、大臣们、夫人、太子，以及在正殿里的人，看到那样长的手臂伸进来，却看不到手臂是谁的，大为吃惊，就问佛陀说："这是谁的手臂呀！"

佛陀说："这是槃特的手臂呀！槃特已经得道，刚刚来的时候，我叫他帮我拿着饭钵，可是卫士不让他进来，他只好伸手进来把饭钵交给我，大王可以请他进来，就知道他威神倍于常人了。"

波斯匿王问佛陀说："听说槃特尊者本性非常愚笨迟钝，只知道一首偈，怎么样的机缘使得他得道呢？"

佛陀说："学不必多，行之为上。贤者槃特虽然只懂昨一首偈的意思，但他对这首偈的精义理解到了极致，而且他和身口意都能寂灭，纯净得像天上的黄金一样。一个人虽然学得多，如果不懂得实践，只是在耗自己的意识和思想，有什么益处呢？"

于是，佛陀为参加盛会的人说了一首偈：

虽诵千章，句义不正，不如一要，闻可灭意。

虽诵千言，不义何益，不如一义，闻行可度。

虽多诵经，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听了这首偈，在场的两百比丘都得到罗汉道，国王群臣夫人太子等等都感到十分

欢喜。

这个故事出自《法句经》第一卷，是在告诉我们，实行、实践的可贵，光是知道了很多，而不去做，等于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虽少，而能实践，一样会有巨大的力量。

像槃特这么愚笨迟钝的人都能由于努力实践产生大的神通力，开悟走向涅槃的道路，何况是聪明的我们呢？

## 念及上地

禅宗把禅定的境界分成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里虽有次第可以依次而进，不过像我们凡夫，不管能进到哪里一层禅定的境界都是非常不易，即使能够进入初禅，就会欢喜赞叹不置了，何况是二禅、三禅、四禅，乃至空无边处地、识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非想处地的境界呢？

高层次的禅定非我们所能知悉，但就以"初禅"为例，初禅又称"离生喜乐地"，有觉、观、喜、乐、一心五种现象，由于尝到觉观喜乐的禅味，很容易使人执迷，甚至贪着禅的享受而不肯追求更高的禅境，这时有一种对治的方法叫做"念及上地"，就是时进念及还有更高的境地，努力向前，不让我们因为粗浅的禅悦而不再继续追求更细腻高超的定境。

"念及上地"在禅修上能有效对治两种情况，一种是昏沉懈怠的时候，容易让人生出放弃之想，这时如果能念及上地、就能涌起清进之念，往追求；一种是欢喜悦乐的时候，容易让人生起住留于喜乐之思，这时如果能念及上地，就能发出舍下之念，向上追求。

时时的"念及上地"就能念念向上、念念不忘、念念精进，日积月累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功夫，如果不能一直向上，老是留在原地，那么坐得再久，又有什么用呢？

"念及上地"真是一个好句子，它不只是对禅定有用，拿到人和生活里也是确实有效的，就在我们生活的四周，我们所眼见的成功者一定是"念及上地"，当然会使我们一天

比一天成熟，变成一个愈来愈完美智慧的人。

"上地"在生活里面说，就是更细腻、更精致、更美好、更高层次的境界，我们要生活比现在高超一些、完美一些、那么达成的希望是我们的心要不时想到比现在更精美的境界，我们才可能用行为去实现它，这种求好的精神与思想，就是"念及上地"。

我们讲禅，自然可以脱开生活光从定讲，不过禅的体验与精髓却能与生活互通互惠、相互体证，一个不能自生活中生起定慧的人，禅定是无望的；一个不能从禅定中观照生活的人，就容易沦为空禅和狂禅。

为什么生活与禅定可以合在一起看，吃饭与用功是同一件事呢？那是因为生活怀禅定无非都是心的锤炼，心的走向清静明慧之路。所以，不时把心提起来，想想日月、青天、白云的风光，我们就不致一直沦落了。

牡丹也者



温莎公爵夫人过世的那一天，正巧是故宫博物馆至善园展出牡丹的第一天。

真是令人感叹的巧合，温莎公爵夫人是本世纪最动人的爱情故事的主角，而牡丹恰是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最动人的花。一百盆"花中之后"在春天的艳阳中开放，而一朵伟大的"爱情之花，却在和煦的微风中调谢了。

我们赶着到外双溪去看牡丹，在人潮中的牡丹显得是多么脆弱呀！因为人群中蒸腾的浊气使它们提前调谢了，保护牡丹的冰块被放置在花盆四周，平衡了人群的热气。

好不容易拨开人群，冲到牡丹面前，许多人都会发出一声叹息：终于看到了一直向往的牡丹花！接下来则未免快快：牡丹花也像是芙蓉花、大理菊一样，不过如此，真是一见不如百闻呀！在回程的路上，有时候禁不起真实的面对，这种面对碎裂了我们的美好与想象。

我不是这一次才见到牡丹的，刻两年前在日本施行朋友约我到东京郊外看牡丹花展，那一夜差一点令我在劳顿的旅程中也为之失眠，心里一直梦想着从唐朝以来一再点燃诗人艺术家的美感经验的帝王之花的姿容。自然，我对牡丹不是那么陌生的，我

曾在无数的扇页、册页、巨作中见过画家最细腻翔实的描绘，也在无数的诗歌里看到那红艳凝香的侧影，可是如今要去看活生生地开放着的牡丹花，心潮也不免为之荡漾。

在日本看到牡丹的那一刻，我可以说是捻的，那种失望并不是因为牡丹不美，牡丹还是不愧为帝王之花、花中之后的称号，有非常之美，但是距离我人心灵所期待的美丽还是不及的。而且，牡丹一直是中国人富贵与吉祥的象征，富贵与吉祥虽好，多少却带着俗气。

看完牡丹，我在日本花园的字根表池畔坐下，陷进了深思：是我出了问题？还是牡丹出了问题？为什么人人说美的牡丹，在我的眼中也不过是普通的花呢？

牡丹还是牡丹，唐朝在长安是如此，现代在东京也仍然如此，问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因为历史上我所喜爱的诗人、画家，透过他们的笔才使我在印象里为牡丹铸造了一幅过度美丽的图象，也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无缘见识牡丹，把自己的乡愁也加倍地放在牡丹艳红的花瓣上。

假如牡丹从来没有经过歌颂，我会怎样看牡丹呢？

假如我家的院子里，也种了几株牡丹呢？

我想，牡丹也将如我所种的菊花、玫瑰、水仙一样，只是美丽，还可以欣赏的一种花吧！

我怀着落寞的心情离开了日本的花园，在参天的松树林间感觉到一种看花从未有过的寂寞。

唯一使我深受震动的，是在花园的说明书里，我看到那是最美的几种牡丹是中国品种，是在唐宋以后陆续传种到日本的。在春天的时候，日本到处都开着中国牡丹，反倒是居住在中国南方的汉人有一些终生未能与牡丹谋上一面。

花园零售的摊位上，有販售牡丹种子的小贩，种子以小袋包装，我的日本朋友一直鼓励我买一些种子回台湾播种，我挑了好几种中国的种子回来，却没有一粒在我的花盆中生芽。

这一次在故宫至善园看牡丹花展，识得牡丹的朋友却告诉我说："这些牡丹是日本种，从日本引进种植成功的。"

"日本种不就是中国种吗？"我问。

"最原始的品种当然还是中国种的，可是日本人非常重视牡丹，他们改良了品种，增加了花色，中国种比较起来就有一些逊色了。"

这倒真是始料未及的事，日本人以中国的品种为好，我们倒以日本的品种为好了。那些无知的牡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品种，只要控制了气温与环境，它就欣悦地开放。对于中国的牡丹。这一段奇异的路真是不可知的旅程呀！

日本看牡丹，台北看牡丹，有一种心情是相同的，即是牡丹虽好，有种种不同的高贵的名字，也只是一种花而已。要说花，我们自己亲手所种植，长在普通花盆里的花，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虽无掀天声价，到底是我自己的花。

从至善园回来，我在阳台上浇花，看到自己的一盆麒麟草，因为春光，在尾端开出一些淡红的小花，一点也不稀奇，摆在路上也不会引人驻足，但它真是美，比我所看到的牡丹毫不逊色，因为在那么小的花里，有我们的心血，有我们的关怀，以及我们的爱。

温莎公爵与夫人也是如此，一宗曾使全世界的恋人为之落泪动容的爱情，从我们年幼的时候，就飘荡在我们的胸腔之中，然后我们立下了这样的志向：如果我右手有江山，左手有美人，我也要放下右手的江山来拥抱左手的美人。

可是志向只是志向，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江山与美人，要是有可能也放不下，连一代枭雄拿破仑都办不到，他的境界只留在"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境界。

一般人为爱情作小小的牺牲都难以办到，何况是舍弃江山去追求爱情呢？

试想当年，风度翩翩的威尔斯王子，准备继承他父亲乔治五世的王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加上他容貌出众，干练有理想，是那个朝代全世界最受少女仰慕的王子，以他的风采与地位，要找一位最美丽、最杰出、最聪明的妻子，简直是易如反掌。

他应该拥有最好、最美的一朵牡丹，这也是全英国的期望。

可是他喜欢的不是牡丹。

他爱上了一个离过婚的有夫之妇--辛普森夫人。

辛普森夫人本名华丽丝，当年三十四岁，是伦敦商人艾奈斯特的太太，既不年轻

也不貌美，既不富裕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身体也不健康，胃病时时发作。在一九三〇年代英国人民的眼中，辛普森夫人简直一无是处，偏偏他们的国王爱上了这个女子。

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就如同我们有一园子盛开的牡丹，请朋友来观赏，朋友在园子里绕了半天却说：花园角落那一株紫色的酢浆草开得真美。

华丽丝就像那株紫色酢浆草，而且还不是初开的，已经是第三次开放。

后来，爱德华八世如何为了华丽丝，不惜与首相闹翻，放弃江山，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纪里，一个真实动人的爱情典范。

我并不想评述这段爱情，我有兴趣的是，人人都说牡丹好，如果我们觉得牡丹的美不如朱槿花，为什么不勇敢地说出来呢？或者说当我们面对爱情的试炼之时，是不是能打开一切条件的外貌，去触及真实本然的面目呢？是不是能把物质的一切放在一边，做心灵真正的面对呢？

这个世界，许多女人都拥有钻石、珠宝、貂皮大衣，但是真正觉得钻石、珠宝、

貂皮大衣是美丽的女人极少，绝大部分是只知道它的价钱。

我们在钻石的光芒中找到的美不一定是纯粹的美，我们在海边无意获的贝壳之美才是纯粹的美。我们在标价百万的兰花上看到的美不一定是真实的美，我们在路边无意看见的油菜花随风飞才是真实的美。

爱与牡丹也是如此。

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爱不一定是纯粹与真实的美，只有还原到大卫与华丽丝，才有了纯粹与真实的美。

牡丹如果是放在花盆里用冰块冰着，供给众人瞥看一眼，不是真实美；只有它还原到大地，与众花同在，从土地生发，才是真美。

我们不必欣羡爱德华与辛普森，我们只要珍惜自己拥有的小小的爱就够了，我们的爱虽平凡渺小，即使有人送我江山，也是不可更换的。爱之伟大无如我者，小小江山何足道哉！

我们也不必欣羡牡丹，我们只要宝爱自己所拥有的菊花、玫瑰、蔷薇、茉莉乃至

鸡冠花、鸡屎菊也就是了。在这个大地上，繁花锦绣无不是美，我对美的见识就如此壮大，小小牡丹何足道哉！

把帝王之花还给帝王。

把花中之后还给皇后。

我只把最真实、最纯朴、最能与我的美感或爱情相呼吸的留给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江山，我自己就是一个具足的宇宙。

## 妙高台上

在浙江奉化有个雪窦寺，开山祖师叫妙高禅师。如今在雪窦寺山上还有一个妙高台，传说从前的妙高禅师就在那台上用功，因而得名。

妙高禅师原来在台上靠山的一边用功，昼夜不息，但因为精力有限，时常打瞌睡。他心想自己的生死未了却天天打瞌睡，实在太没用了，为了警策自己别打瞌睡，他就



移到妙高台边结跏趺坐，下面是几十丈的悬崖山涧，如果打瞌睡，一头栽下去就没命了。

可是，妙高禅师工夫还没到家，坐到台边还是打瞌睡，有一次打瞌睡，真的就摔下去了，他心想这一次没命了，没想到在山半腰时，忽然觉得有人托着他送上台来，他很惊喜地问："是谁救我？"

空中答曰："护法韦驮！"

妙高禅师心想：还不错，居然我在这里修行，还有韦驮菩萨来护法，就问韦驮说："像我这样精进修行的人，世间上有多少？"

空中答曰："像你这样修行的，过恒河沙数之多！因你有这一念贡高我慢心，我二十世不再护你的法！"

妙高禅师听了痛哭流涕，惭愧万分，心又转想：原先在这里修行，好坏不说，还蒙韦驮菩萨来护法，现因一念贡高我慢心起，此后二十世他不再护示了。左思右思，唉！不管他护不护法，我还是坐这里修我的，修不成，一头栽下去，摔死算了，就这

样，他依然坐在妙高台上修行。

坐不久，他又打瞌睡，又一头栽下去，这次他认为真没命了，可是他快要落地的时候，又有人把他双手接着送上台来，妙高禅师又问："是谁救我？"

空中答曰："护法韦驮！"

"你不是说二十世不来护我的法吗？怎么又来！"妙高禅师说。

韦驮菩萨说："法师！因你一念惭愧心起，已超过二十世矣！"妙高禅师听了，豁然开悟！

上面这个故事出自民初高僧淡虚法师的《影尘回忆录》，是他在参访雪窦寺时听寺中师父所说。最后，淡虚法师下了这结论："佛法的妙处也应这里，一念散于无量劫，无量劫摄于一念，所谓'十世古今不离当念，微尘刹土不隔毫端'。"

我想，这个故事应该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发愿产志要发勇猛心、精进心，岂止是修行办道，就是人间世界的一切成就，不也是勇猛心和精进心的动力吗？

光是勇猛心、精进心还不够，必须再有惭愧心、忏悔心的配合，才能使勇猛不致

躁时，精进不致浮夸，也才能有长远不退的志愿。

另外，我们应该认识到时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意念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能意不散乱、心念专一，那么一念跨过二十世的尘沙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每次想起就心水澄澈，惭愧心起，我们连妙高台都坐不上，实在不该有一丝慢心。其实，妙高台和妙高禅师只是个象征，象征寻找智慧与开悟的道路真是又妙又高。

妙高台也不在奉化雪窦寺，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每时每刻都坐在妙高台上打瞌睡，只是尚未堕崖，自己不自知罢了！

## 蜜事

大岗山是佛教圣地，有许多雄伟的佛寺。大岗山也种了许多水果，尤以荔枝、龙眼最多，所以它也是有名气水果产地。

但它最有名的不是佛寺，也不是水果，而是蜂蜜。大岗山所出产的蜂蜜，因为是由龙眼与荔枝花所酿成，又生产于最炎热的夏季，格外的清凉芳醇，不仅名于邻近地区，甚至闻名国外。

大岗山的荔枝蜜、龙眼蜜闻名，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附近地区所有的蜜，全部标上大岗山蜂蜜和名义出售。有时还把外地的蜜运到山上去贩售，以补山上蜂蜜生产的不足。时间一久，大家都不知道哪些蜂蜜才是真正大岗山的蜂蜜。

第二个影响，是大岗山上的养蜂户，在没有花期的时候，或者开花不盛的时候，就用糖水来喂养蜜蜂，蜜蜂用糖水来酿蜜，过程没有什么不同，但风味却大为不同了，这样久了以后，大岗山蜂蜜的名声就一日不如一日了，观光客到大岗山也不爱买蜜了。因为既怕买到外地来冒名的蜂蜜，又怕买到本地用糖水做成的蜂蜜，只好不买，最后大岗山的蜂蜜落得和别地的蜂蜜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是最好的龙眼花酿出的蜜，也显不出它的芳香了。

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恶紫夺朱"最好的例子，也是人因为贪心面而自贬身价的典

型。

糖水做成的蜜有什么不对吗？蜜蜂自己也认为它是蜜才努力酿出来呀！养蜂的人也认为它是蜜，因为它是蜜蜂所造出来的呀！喝的人也分不清楚它是蜜，它有了蜜的形式，却没有蜜的内容；它有了蜜的结果，却没有蜜的过程。

说它是蜜，它就是蜜，因为它为蜂所造。

说它不是蜜，它就不是蜜，因为它不是百花所酿。

它是人的贪念以蜜蜂为工具而成的似是而非的东西。

任何纯粹的东西也像这样，加上人的贪念就似是而非了。

蜜的事也是这世界上所有事的缩影，一发的败坏最可怕的不是恶事，因为恶事我们会防御、会反抗；最可怕的是似而非，好坏不分--这才是世界败坏的主因。

## 美丽的危险

《三慧经》中说："山中揭鸟，尾有长毛；毛有所着，便不敢复去，爱之恐拔罢；为猎者所得，身坐分散，而为一毛故。人散意念，恩爱财产，不得脱苦，用贪故。"

这个比喻翻成白话是："山里面有一种揭鸟，它的尾巴有很长的毛。这长毛如果被夹住了，它就不敢离开，因为它爱自己美丽的长毛，怕一走开就拔断了。因此被打猎的人抓住了。身体被撕裂分散，全是由于它爱惜一身长毛的缘故。人也是一样，清纯的意念失散，爱惜自己的财产，不能脱闻苦海，全是因为贪心的缘故。

读这段经文令人心生警惕，在真实的智慧里，拥有越多的外表之美，以及愈多的财富物质，就愈是得道的障碍。也愈是失身的陷阱。如果一个人能看破皮相、舍弃财宝就有可能在其中找到智慧的根苗，因为皮相无常，转眼分散；宝物无常，死后不能带走--也正是这样的无常才成为世间烦恼的处所。

释迦牟尼说："人聚财宝，譬如蜜蜂酿蜜，采取各种花卉，经过许多时日的勤苦，一旦酿成了，人便拿去吃，它自己吃不到，只是疲惫而已。人也是这样，东奔西走，求这个做那个，把财宝累积起来，辛苦不能形容。直到死时，别人拿走他的财产，自

己反而得了重罪，所受的苦，难以衡量。"（三慧经，改写成白话）

这是易懂的道理，自己拥有财富固然辛苦，留给子孙可能反而害了子孙，我们看多少富家子弟挥霍无度、荒淫放纵，只是依恃祖先留下的财产，不但远离科研成果清静日远，最后常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连祖先都连累了。

有财产的有就有负担，有负担就不能舍却，不能舍却，主操心以殁。求道无门。因此从更高超的观点来看，美丽是危险的，有钱也是危险的。财宝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世尊说："为护一家，宁舍一人。为护一村，宁舍一家。为护一国，宁舍一村。为护身命，宁舍国财。"一个国家的财宝多么巨大，为了一个人的身命尚且应该放弃，何况是一个人的财产，再多也只是海中一粟，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是故智慧者，金石同一观。"（《杂阿含经》）对于真正有智慧的人，黄金和石头是一样的；对于真正的智慧的者，美丽的皮相是天地所生，转即失灭，并不早足傲。因为如果人只知道黄金，就不能见到大地之美；如果人只知道皮相，便也不能知道心与智慧的美了。

我们在自然里也容易找到这样的例证，罂粟花不是最美的花吗？它却长出了鸦片。蛇类和蕈类中有最美丽的花纹，却往往是最毒的。而那些最美毛皮的动物，往往因为毛皮被猎杀致死；有最美丽羽毛的鸟则因羽毛而被捕，制成了标本。

放下你的财色吧！这样，你的心才能自在自足的飞翔。《遗教经》里说："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知足之人，虽处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不知足者，虽富而贫。知足之人，虽贫而富。"

最令人警惕的是《四十二章经》里说："财色之于人，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可叹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多的是身处于危险还自以为美丽的人，知道美丽是危险的人却总在少数。

## 梅香

一个有钱的富人，正在家院的花园时赏梅花。



那是冬日寒冷的清晨，艳红的梅花正以最美丽的姿容吐露，富人颇为自己的花园里能开出这样美丽的梅花，感到无比的快慰。

突然，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富人去开了门，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寒风里冻得直打抖，那乞丐已在这开满梅花的园外冻了一夜，他说："先生，行行好，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东西吃？"

富人请乞丐在园门口稍稍等候，转身进入厨房，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他布施给乞丐的时候，乞丐忽然说："先生，您家的梅花，真是非常芳香呀！"说完了，转身走了出去。

富人呆立在那里，感到非常震惊，他震惊的是，穷人也会赏梅花吗？这是他自己从来不知道的。另一个震惊的是，花园里种了几十年的梅花，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闻过梅花的芳香呢？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以一种庄严的心情，深怕惊动了梅花似地悄悄走近梅花，他终于闻到了梅花那储蓄的、清澈的、澄明无比的芬芳，然后他濡湿了眼睛，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为了自己第一次闻到了梅花的芳香。

是的，乞丐也能赏梅花，乞丐也能闻到梅花的香气，有的乞丐甚至在极饥饿的情况下，还能闻到梅花清明的气息。

可见得，好的物质条件不一定能使人成为有口味的人，而坏的物质条件也不会遮蔽人精神的清明，一个人没有钱是值得同情的，一个人一生都不知道梅花的香气一样值得悲悯。

一个人的品质其实与梅花相似，是无形的，是一种气息，我们如果光是赏花的外形，就很难品味到一个人隐在外表内部人格的香气。

最可叹的是，很少有人能回以自我，品赏自己心灵的梅香，大部分人空过了一生，也没体会到隐藏在心灵内部极幽微，但极清澈的自性芳香。

能闻到梅香的乞丐也是富有的人。

现在，让我们一起以一种庄严的心情，走到心灵的花园，放下一切的缠缚，狂心都歇，观闻从我们自性中流露的梅香吧！

## 猫空半日

坐在茶农张铭财家的祖厅兼客厅兼烘茶叶的茶坊里，我们喝着上好的铁观音，听着外面狂乱的风雨，黄昏蒙蒙，真让人感觉这一天像梦一样。

我们坐在这个临着悬崖的地势，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猫空"，从门口望出去，站在家屋前那棵巨大的樟树，据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左边有两析长得极像莲雾的树，名字叫"香果"，在风雨中落了一地。风雨虽大，并且阵阵扑时窗隙，但房中的茶香比风雨更盛，那是昨夜烘焙好的一笼铁观音还在炉子上，冒着热气，铁观音特殊的沉厚之香，浓浓地从炉子上流出来。

"猫空，真是奇怪的名字！"我说。

张铭财听了笑着说："我也觉得奇怪，但如果你用台语发音就不怪了，空就是洞，这是猫洞。为什么叫猫洞呢？因为三面屏障，只留下一个小通口，让猫进出，所以叫

猫洞。你看外面风雨这样大，其实不用担心，吹不进猫洞的。"

"怎么确定吹不进来呢？"

"因为，我们家在这里，从我祖父开始，已经住了快一百年了，"张铭财得意地说："我空的地理是很棒的，从风水上说，我倾家荡产的地方是美人座，对面的指南山背是铜镜台，这在风水上叫'美人对镜'。"

我们顺他的眼光望去，正看到指南山的翠绿向两边开展出去，中间隔着一一条幽深的谷口。

张铭财是在猫空这间老厝出生的，他说他从四岁就开始到茶园去采茶了，和茶结下不解之缘。如今他家墙上挂着的满满的茶赛得来的奖状，是他三十多年努力的成绩。

我们翻开台湾茶叶的历史，找到"铁观音"的条目，上面这样写着：

相传"铁观音茶"名称之由来，系清乾隆年间，福建安溪魏氏在一观音寺的山岩发现一棵茶树，认为是观音菩萨所赐，几经移植繁殖，由于叶片厚重制成的茶叶色泽如铁，而称之为"铁观音"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张乃妙、张乃乾兄弟由安溪携铁观音

茶苗十二析在木栅樟湖（今指南里一带）种植，逐渐繁殖迄今，当地茶园面积达七十公顷。是全台正宗铁观音凌晨茶产地。

张铭财正是张乃妙、张乃乾兄弟的后人，而在这一个山谷里，种铁观音维生的也都是姓张的，屈指一算，有近百年的历史。张铭财家最早的祖厅现在还屹立着，红瓦砖墙，十分优美，他说那是来自福建安溪先人亲手盖成的。

正言谈间，我们看外面的风势渐渐大起来，黄昏渐渐深了，想起立告辞，张铭财却说："再坐一下嘛，山里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只有茶，这茶是我妈妈一叶一叶摘的，是我炒的，我太太泡的，你们不喝光就走，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只好把风雨暂时在心底封藏真正用心地品起铁观音的滋味，这铁观音真是与我平常所喝的茶大有不同，可能是刚烘焙出来，也可能是主人的热情，使我们不仅喝出了那深厚的香醇，也品到了山香云气，再另上张太太冲茶的方法独特，这铁观音的香气直冲云霄，把我日常喜爱的冻顶与武夷远远抛在后面了。

在厚实的饭桌上喝茶，使我思及今天奇特的缘分。昨夜新闻刚发布了佩姬台风将

在今天登陆的警报，清晨，一位疯狂的朋友打电话来说："到山上去喝茶，看风雨吧？"

"下午有台风呀！"

"台风晚上八点才登陆，紧张什么？"

"什么山呢？"

朋友说，在木栅指南山有一个开放的茶园，市农会在山上盖了一栋木造的现代建筑，临着高高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绿绒绒的山谷。"并且，那里有着上好的铁观音与包种茶，保证不虚此行。"

我们便沿着指南山路开始往山上开去，一入山，才发现这一整片山除了林木，就是茶园。茶园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只要想到它的芳香，那每片茶叶都美丽了起来。走过了樟山寺，佩姬的初摆便开始浪漫地摇摆起来了。

一路上走走停停，绕过瓦厝、樟湖，时常有动人的视野出现。尤其到了樟湖的埤口附近，同时有三条彩虹出现，天上一道，山谷里也有两弯，在揉和着雨丝与阳光的午后，有一种出尘之美，朋友说："看到这三条彩虹，再大的风雨也值得了吧？"我只有

黯然同意。

等我们到达一传闻中美丽的建筑，才知道这栋外表全以红砖建造，内部由木头构成的楼房名称是"台北市铁观音、包种茶展示中心"，名字虽然俗气，内部倒是十分雅致，它背山面谷，一望无际，我想，在这样的地方喝茶，不管什么茶都会好上三分。

可惜福缘不够，这茶中心已经打烊了，我们虽然一再拜托，但中心的人因为要赶着下山，便不能招待我们了。这时走过来一位年轻帅气的青年，热情地说："你们要喝茶，请到我们家来吧！"

这位青年就是眼前的张铭财。

他把我们带回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妻子并不感到意外，那是因为他时常带人回家喝茶，在他家的前庭还盖了一个露天饮茶的石桌椅，可惜风太大，使我们不能在户外喝茶。

张铭财对他自己所种的茶叶有十足的信心，他说自己在茶树中长大，由于住在深山之中，对物质早已没什么欲望，他最大的理想是研究的品种与技术，希望能种出更

好的茶来。

"做出更好的茶，实在是一个茶农小小的心愿呀！"他看着窗外，谈起了他回到茶乡的一些心情。

张铭财退伍的时候很可能在平地发展，但最后他还选择回到家乡，那是他找一位贤淑的妻子，她为了鼓励他继续要茶方面发展，同意随他搬到山上，才使他更安心在山上种茶。他现在是木栅观光茶园的示范户，平时又要茶中心上班，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张太太说刚住到山上来有些不习惯，日子久了，习于山上平静的生活，也懒得下山了。他们有两个小孩，都是活泼可爱的，这样的风雨天里还在屋前的茶园玩耍，我想着：这会不会又是铁观音的新一代呢？

天色已暗，我们才有点不舍地告辞出来，张铭财的母亲赶紧跑进屋内，提一袋她早上才从竹笋田中挖来的竹笋，说："山里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带点竹笋回去吧！"情不容辞，我摸摸竹笋，感觉到一种山上人家特有的温暖，这才是人的真实，只是我



们久为红尘所扰，失去了这种真实吧！

回到家里，打开随手在茶展示中心拿的简介，上面有两段描述茶的味道句子，很有意思："铁观音，形状半球紧结，冲泡之茶汤水色蜜绿澄清，香醇有独特之喉韵。"

"包种茶：形状条索整齐，冲泡之茶汤水色蜜黄澄清，甘怡有清雅之花香味。"

有时候，我们喝一壶茶，知道某种联想、某种韵律，是从生活的温暖与真实冲泡出来，那么不仅是茶，连人情世界都是蜜绿澄清，香醇甘怡独特的韵味了。

## 金刚经二贴

不应住色生心，

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庄严净土分第十

在薄雾的清晨，我们走过繁花盛开的花园。已然是初春了，花园进而微微流过一阵香气。

春天的花园有非常之美，远远看是千针万绣的一幅图画，近观，则色彩一一从图里跳跃出来，我们着在花上，春天是一朵花；我们立在园中，春天是一花园；我们呼吸，春天是一股清气；我们倾听，春天里有惊蛰的鸣叫。但，什么样才是春天的实相呢？什么描绘，才能尽述春天呢？

春天的美，其实也只是空相，风雨来的时候，它会飘落。时间过了，它会委顿。到冬天的时候，这园子里的花就全部不存在了。

这花，这清晨，这薄雾，以及这春天，走过花园的我，我的心情，都只是时空里极暂的偶遇。当我走过的时候，薄雾散去了，晨曦不再了，花谢了，我也不是花园里

看花的那个我。

有时候能看到一些美丽的颜色，有时候能听见微风带来的音乐，有时候能嗅到飘过的花香，有时候能尝到空气中的甜味，有时候能感到阳光的抚摸……不管在任何时候，自己只是一面镜子，反射着时空里的一切。

我们是莲花一样的人，在花园清澈的池水中开美丽之花，在污泥的水塘中开出一样美丽之花，同样清静，有琉璃的质感。

时空的花与花园，是自性心水流过的影子，感觉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感觉它不在，它就，轻轻地，流过了。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你说你要看风景吗？

那么你必须自己走到山上去，打开你的心眼。

你说你要闻花的香气吗？

那么你必须站在有风的位置，打开你的心眼。

你说你要听大地之音吗？

那么你必须在纯净中倾听，打开你的心眼。

在浩渺的宇宙里，无边的虚空中，最大最有力量，或者最小最卑下的，就是你自己，没有人可让你更庄严，也没有人可以使你更下陋，除了你的心。你观想佛的形相，是为了见到你的佛性，你念诵佛的名号，是为了开启你的般若，如果你只是向外寻求佛菩萨的形相与慈悲，而不向内澄净自我，那是偏邪的道路，不可能见到无上正觉的如来呀！

如来，是佛的如来，也是你的如来。像风一样，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你的心进而转动着风就有风了，你以为旗子动旗子就飘了；你的心止，风也停了，旗子也不飘

动了。

善男子！善女人！不要只礼拜佛相，不要只念诵佛号，要静定下来，回业观照自心。

因为，你就是如来的种子。

就像在无数的生死轮转里，你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花园，要前往最美丽的所在，只是你每次都被花园的花所迷着，忘记了自己的方向。

其实最美的地方不在远方，不在你走过的路，而在当刻当地你所站的地方，因为不管经过多少花园，你失去的是你的识执，你的心并未失去，只是被美丽或不美丽的迷惑，所遮埋了。

## 黄昏菩提

我喜欢黄昏的时候 在红砖道上散步，因为不管什么天气，黄昏的光总让人感到特

别安静，能较深刻省思自己与城市共同的心灵。但那种安静只是心情的，只是心情一离开或者木棉或者杜鹃或者菩提树，一回头，人声车声哗然醒来，那时候就能感受到城市某些令人忧心的品质。

这种品质使我们在吵闹的车流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寞；奔逐的人群与闪亮的霓虹灯中，看清了这个大城冷漠的质地。

居住在这个大城，我时常思索着怎样来注视这个城，怎样找到它的美，或者风情，或者温柔，或者什么都可以。

有一天我散步累了，坐在建国南路口，就看见这样的场景，疾驰的摩托车上左转的货车。因挤压而碎裂的铁与玻璃，和着人体撕伤的血泊，正好喷溅在我最喜欢的一小片金盏花的花圃上。然后刺耳的警笛与救护车，尖叫与围拢的人群，堵塞与叫骂的司机……好像一团太铁屑，因磁铁碾过而改变了方向，给乱骚动着。

对街那头并未受到影响，公车牌上等候的人正与公车司机大声叫骂。一个气喘咻咻的女人正跑步追赶着即将开动的公车。小学生的纠察队正对不肯停的计程车吐口水。

穿西装的绅士正焦躁地把烟蒂猛然蹂扁在脚下。这许多急促的喘气的画面。几乎难以相信是发生在一个可以非常美丽的黄昏。

惊疑、焦虑、匆忙、混乱的人，虽然具有都市人的性格。生活在都市。却永远见不到都市之美。

更糟的是无知。

有一次在花市，举办着花卉大餐，人与人互相压挤践踏，只是为了抢食刚剥下来的玫瑰花瓣，或者涂着沙拉酱的兰花。抢得最厉害的，是一咱放着新鲜花瓣的红茶，我看到那粉红色的花瓣放进热气蒸腾的茶水，瞬间就萎缩了。然后沉到杯底。我想，那抢着喝这杯茶的人不正是那一瓣花瓣吗？花市正是滚烫的茶水，它使花的美丽沉落，使人的美丽萎缩。

我从人缝穿出，看到五尺外的安全岛上，澎湖品种的天人菊独自开放着，以一种卓绝的不可藐视的风姿，这种风姿自然是食花的人群所不可知的。天人菊名声比不上玫瑰，滋味可能也比不上，但它悠闲不为人知的风情，却使它的美丽有了不受摧折的

生命。

悠闲不为人知的风情，是这个都市最难能的风情，有一次参加一个紧张的会议，会议上正纷纭的揣测着消费者的性别、年龄、习惯与爱好；什么样的商品是十五到二十五岁的人所要的？什么样的资讯要适合这个城市的青年？什么样的颜色最能激起购买欲？什么样的抽奖与赠送最能使消费者盲目？

而用什么形式推出才是我们的卖点，和消费者情不自禁的买点？

后来，会议陷入了长长地沉默，灼热的烟雾弥漫在空调不敷应用的会议室里。

我绕过狭长的会议桌，走到长长的只有一面窗的走廊透气，从十四层的高楼俯视，看到阳光正以优美的波长，投射在春天的菩提树上，反射出一种娇嫩的生命之骚动，我便临时决定不再参加会议，下了楼，轻轻踩在红砖路上，听着欢跃欲歌的树叶长大的声音，细微几至听不见。回头，正看到高楼会议室的灯光起，大家继续做着灵魂烧灼的游戏，那种燃烧使人处在半疯的状态，而结论却是必然的：没有人敢确定现代的消费者需要什么。



我也不敢确定，但我可以确定的是，现代人更需要诚恳的、关心的沟通，有情的、安定的讯息。就像如果我是春天，这一排被局限的安全岛的菩提树，任何有情与温暖的注视，都将使我怀着感恩的心情。

生活这样的都市里，我们都是菩提树，拥有土地虽少，勉抬头仍可看见广大的天空；我们中有常在会议上被讨论的共相，可是我们每天每刻的美丽变化却不为人知。"一棵树需要什么呢？"园艺专家在电视上说："阳光、空气和水而已，还有一点关心。"

活在都市的人也一样的吧！除了食物与工作，只是渴求着明流的阳光，新鲜的空气，不被污染的水，以及一点点有良知的关心。

"会议的结果怎样？"第二天我问一起开会的人。

"销售会议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结论。顺为没有人真正了解到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现代都市人的共同想法。"

如果有人说：我是你们真正需要的！

那人不一定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

有一次在仁爱国小的操场政见台上，连续听到五个人说："我是你们真正要的。"那样高亢的呼声带着喝采与掌声如火在空中散放。我走出来，看见安和路上黑夜的榕树，感觉是那样的沉默、那样的矮小，忍不住问它说："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是像那样沉默的榕树一样渺小，最需要的是自在地活着。走路时不必担心亡命的来车，呼吸时能品到空气的香甜，搭公车时不失去人的尊严，在深夜的黑巷中散步也能和陌生人微笑招呼，时常听到这社会的良知正在觉醒，也就够了。

我更关心的不是我们需要什么，而是青年究竟需要什么？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难道没有一个清楚的理想，让我们在思索推论里知悉吗？

我们关心的都市新人种，他们耳朵罩着随身听，过大的衬衫放在裤外，即使好天他们罩一件长到小腿的黑色神秘风衣。少女们则全身燃烧着颜色一样，黄绿色的发，红蓝色的衣服，黑白鞋，当他们打着拍子从我面前走过，就使我想起童话里跟随王子去解救公主的人物。

新人种的女孩，就像敦化南路的花圃上，突然长出一株不可辨认的春花，它没有名字，色彩怪异，却关在时代的风里。男孩们则是忠孝东路刚刚修剪过的路树，又冒出了不规则的枝桠，轻轻地反抗着剪刀。

最流行的杂志上说，那彩色的太阳眼镜是"燃烧的气息"，那长短不一染成红色的头是"不可忽视的风格之美"，那一只红一只绿的布鞋是"青春的两个眼睛"，那过于巨大的不合身的衣服是"把世界的伤口包扎起来"，而那些新品种的都市人则被说成是"青春与时代的领航者。"

这些领航的大孩子，他们走在五线谱的音符上，走在调色盘的颜料上，走在影院的看板上，走在虚空的玫瑰花瓣上，他们连走路的姿势，都与我年轻的时代不同了。

我的青年时代，曾经跪下来嗅闻泥土的芳香，因为那芳香而落泪；曾经热烈争辩国族亥走的方向，因为那方向而忧心难眠；曾经用生命的热血与抱负写下慷慨悲壮的诗歌，因为那诗歌燃烧起火把互相传递。曾经，曾经都已是昨日，而昨日是西风中凋零的碧树。

"你说你们那一代忧国忧民，有理想有抱负，我请问你，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位西门町的少年这样问我。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拿这个问题飘过的风得不到任何回答；问路过的树，没有一摇曳；问满天的星，天空里有墨黑的答案，这是多么可以的问题，我们这些自谓有理想有抱负忧国忧民的中年，只成为黄昏时稳重散步的都市人，那些不知道有明天而在街头舞的少年，则是半跑半跳的都市人，这中间有什么判别呢？

有一次，我在延吉街花市，从一位年老的花贩口里找到一些答案，他说：

"有些种子要做肥料，有些种子要做泥土，有一些种子是天生要开美丽的花。"

农人用犁耙翻开土地，覆盖了地上生长多年的草，很快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然后，农有在地上撒一把新品种的玫瑰花种子，那种子抽芽发茎，开出最美的璀璨之花。可是没有一朵玫瑰花知道，它身上流着小草的忧伤之血，也没有一朵玫瑰记得，它的开放是小草舍身的结晶。

我们这一代没有做过什么大事，我们没有任何功勋给青年颂歌，就像曾经在风中

生长，在地底怀着热血，在大水来时挺立，在干旱的冬季等待春天，在黑暗的野地里仰望明亮的天星，一株卑微的小草一样，这算什么功勋呢？土地上任何一株小草不都是这样活着的吗？

所以，我们不必苛责少年，他们是天生就来开美丽的花，我们半生所追求的不也就是那样吗？无忧的快乐地活着，我们的现代是他们的古典，他们的庞克何尝不是明天的古典呢？且让我们维持一种平静的心情，就欣赏这些天生的花吧！

光是站在旁边欣赏，好像也缺少一些东西，有一次散步时看到工人正在仁爱路种树，他们把树种在水泥盆子里，再把盆子埋入土中，为什么不直接种到土地里呢？我疑惑着。

工人说："用盆子是为了限制树的发展，免得树根太深，破坏了道路、水管和地下民缆。也免得树长得太高，破坏了电线和景观。"

原来，这是都市路树的真相，也是都市青年的真相。

我们是风沙的中年，不能给温室的少年指出道路，就像草原的树没有资格告诉路

树，应该如何住下扎根、往上生长。路树虽然被限制了根茎，但自己有自己的风姿。

那样的心情，正如同有一个晚秋的清晨，我发现路边的马樱丹结满了晶莹露珠，透明得没有一丝杂的露珠停在深绿的叶脉上，那露水，令我深深感动，不只是感动的那种美，而是惊奇于都市的花草也能在清晨有这样的清明的露。

那么，我们对都市风格、人民品质的忧心是不是过度了呢？

都市的树也是树，都市人仍然是人。

凡是树，就会努力生长；凡是人，就不会无端堕落。

凡是人，就有人的温暖；凡是树，就会有树的风姿。

树的风姿，最美的是敦化南北路上的枫香树吧！在路边的咖啡屋叫上好的咖啡，从明亮的落地窗望出去，深深感到那些安全岛上的枫香树，风情一点也不比香树里舍大道的典雅逊色，跼虽然空气是脏了一点，交通是乱了一点，喇叭与哨子是吵了点，但枫香树多么可贵，犹自那样青翠、那样宁谧、那样深情，甚至那样有一种不可言说

的傲骨，不肯为日渐败坏的环境屈身。

尤其是黄昏时分，阳光的金粉一束束从叶梢间穿过，落在满地的小草上，有时目光随阳光移坳，还可以看到酢酱草新开的紫色小花，嫩黄色的小蛱蝶在花上飞舞，如果我们用书框框住，就是印象派中最美丽的光影了。可惜有很多人在都市生活了一辈子，总是匆忙走来走去，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美。

枫香之美、都市人之品质、都市之每株路树，虽各有各的风情，其实都是渺小的。有一回我登上郊外的山，反观这黄昏的都城，发现它被四面的山手拉手环抱着，温柔的夕阳抚触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天边朗朗升起万道金霞，这时，一棵棵树不见了，一个个人也不见了，只看到互相拥抱的人，它的污染拥挤脏乱都不见了，只留下繁华落尽的一咱清明壮大庄严之美。

回望我所居的城市，这座平常使我因烦厌而去寻找细部之美的城，当时竟陪我跨越尘沙，照见了一些真实的大块的面目。那一天我在山顶上坐到辉煌的灯火为城市戴着光环才下山，下山还感觉至美正一分一分地升起。

我们如果能回到自我心灵真正的明净，就能拂拭蒙尘的外表，接近更美丽单纯的内里，面对自己是这样，面对一座城市时不也是这样吗？清晨时分，我们在路上遇到全然陌生的人，互相点头微笑，那时我们的心是多么清明温情呀！我们的明净可以洗清互相的冷漠与污染，同时也可以洗涤整个城市。

如果我们的内心足够明净，还会发现太阳离我们很近，月亮离我们很近，星星与路灯都放着光明，簇拥着我们前进。

就像有一天我在仁爱路的菩提树上，发现了一个小红蚂蚁的窝，它们缓缓在春天的菩提枝上蠕动，充满了生命清新的力量，正伸出触角迎接经过漫长阴雨之后都城的新春。

对于我们来说，那乱车驰的路侧，是不适于生存，甚至不适宜站立的；可是对菩提树，它们努力站立，长出干净的新绿；对小红蚂蚁，它们自在生存，欣然迎接早春；我们都是这样，是默默不为人知，在都市的脉搏里流动的一丝清明之血。

后有蚂蚁窝的菩提树荫走到阳光浪漫的黄昏，我深深地震动了，觉得在乡村生活



的人是生命的自然，而在都市里生活的人，更需要一些古典的心情、温柔的心情，一些经过污染还能沉静的智慧。这株黄昏的菩提树，树中的小蚂蚁，不是与我一起在通过污染，而对自己古典、温柔、沉静的心情吗？

黄昏时，那一轮金橙色的夕阳离我们极远极远，但我们一发出智慧的声音，他就会安静地挂在树梢上，俯身来听，然后我感觉，夕阳只是个纯真的孩子，他永远不受城市的染着，他的清明需要一些赞美。

每天我走完了黄昏的散步，将归家的时候，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情摸摸夕阳的头发，说一些赞美与感激的话。

感恩这人世的缺憾，使我们警觉不至于堕落。

感恩这都市的污染，使我们有追求明净的智慧。

感恩那些看似无知的花树，使我们深刻地认清自我。

最大的感恩是，我们生而为有情的人，不是无情的东西，使我们能凭借情温暖，走出或冷漠或混乱或肮脏或匆忙或无知的津渡，找到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泉。

听完感恩与赞美，夕阳就点点头，躲到群山之背面，史只留下满天羞红的双颊。

##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今年以来，佛教界有许多法师、居士相继示寂。

春天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世寿九十五岁的广钦老和尚，及九十七岁看样子炳南老居士。

夏天，八十六岁的慧三长老在树林福慧寺合掌坐化，八十四岁的贤顿老和尚在台北临济禅寺安详圆寂，六十八岁的煮云大法师在凤山佛教莲社念佛而逝。

这几位都是对佛教有重大贡献，个人修行也严谨超拔的上人，他们的示寂固然是台湾佛界的损失，但从佛教生死无常、人命短促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高僧大德都是预知时至，在极安详的情况下离开了他们示

现度化的人间。煮云大法师在圆寂前二十天就预知自己死的时辰；慧三长老是在两天前预知时至，嘱咐弟子今后应该合作共修，圆寂当天仍作经行，沐浴后在沙发上合掌坐化。

广钦老和尚和李炳南老居士更是除了预知时至，还留了锡语，为人所传诵，广钦老和尚圆寂前对弟子说偈："无来亦无去，没有什么事。"（后面这一句要用台语来念为无什么大记）李炳南老居士的偈更简单，是"一心不乱"。

七佛的遗偈。

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报纸上看到报导，问我："为什么他们修持了几十年，只留下这么简单的话呢？"

是呀！这们的偈多么简单，是小孩子都能念的，一代高僧大德毕生研习修行，到最后要留下的一句话时，为何没有留下高深的话语，而留下了如此简单的偈呢？

不仅高僧大德遗下来的偈，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高深，就是佛所留下的偈也貌似

简单，我们现在就来看以前的佛灭后所留下的偈语：

毗婆尸佛：

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识本来无，罪福皆人无怕住。

尸弃佛：

起诸善法本自幻，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

毗舍佛：

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主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

拘留孙佛：

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心；

了行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

拘那含牟尼佛：

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叶佛：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示时，法法何曾法？

这七尊佛的遗偈，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然而这个简单是"三岁小儿也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是"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

从七佛遗偈里，我们可以看出"偈"实在是佛教极大的特色，偈，就是佛家所作的诗，分为"通偈"和"别偈"两种，别偈就是四言五言七言而以四句成之者，通偈是不问长短和句数的诗。"偈"的意思有两种，一咱是联合美辞而歌颂之，一种是能摄尽其义之意。

佛教传入中国，神宗大兴之际，可以说使"偈"成为一种辉煌光辉的形式，不但在悟道时有偈，颂赞时有偈，舒怀、忏悔时有偈，到要圆寂时也一样留下偈语，这些历代

禅宗大德的偈不但是中国文学的宝藏，也成为修行体悟的启发与典范。

禅师临终时所留下的偈叫做"遗偈"，理论上，遗偈应是偈中的最精华，因为禅师示寂的时候，即使有再高的文学修养，也不会以华美的文句来说偈，那是由于遗偈有实证、悟道、警策的功能，若能形式简单、内容通俗，对于后人才有真正的裨益。而我们如果能静心回观历代禅师的遗偈，就能在最简单的字名里面，看到最精华的精神与境界所在。

广钦老和尚的遗偈应做如是观。

虚云与弘一

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看见遗偈的精神所在，我们来看近四磊高僧示寂的情况。这四位高僧是虚云、弘一、印光、太虚。

虚云和尚是清末民初的禅宗高僧，生于道光二十年（公元一八四〇年）七月二十

九日寅时，在公元一九五八年以吉祥卧示寂，活了一百二十岁。

虚云和尚圆寂时，为弟子说的遗偈是：

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

并且告诫弟子说："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

他在那一年八已知世寿不久，曾留下三首偈，也算是遗偈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录下其中的一首：

请各法侣，深叫熟虑，生死循业，如蚕自缚；

贪念不休，烦恼益苦，欲除此患，布施为首；

净参三学，坚持四念，一旦豁然，方知露电；

悟证真空，万法一体，无生有生，是波是水。

（注：三学说是戒、定、慧、；四念则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

虚云和尚是有实修实证的修行者，他的生平和法语可以参考《虚云和尚年谱》、《虚

云和尚法汇》，他修行的过程令人十分感动，但是还原到他的遗偈，也只是寥寥几句，寻常话语，细细参究，则又是苦婆心，悟道究竟。

弘一法师是民国以来文学最丰美的和尚，他生于清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安详圆寂，世寿六十三岁。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早年是绝代才子，举凡文章、诗词、音乐、篆刻、美术、书法、戏剧无法精通卓然成家。他中年出家，修习南山律宗，重振戒律，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弘一法师生平著作极丰，死后，后人著作有《弘一大师年谱》、《弘一大师傳》、《弘一大师演讲集》等等，可见到其生平一斑。

弘一大师以文稿采名世，所以他的遗偈也特别精彩，他生平写的最后四个字是"悲欣交集"，读弘一大师的年谱到这四个字时，与日俱增令人有悲欣交集之感。

弘一是在九月四日示寂，圆寂前预知时至，写了遗书和遗偈给他的生平至友夏丏尊和弟子刘质平告别。

他的遗偈非常典雅优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我们读这首偈到"华枝春满，天主月圆时"，想到弘一大师的生平波涛，颇能把握到他人格与风格的精华所在。除了这首有名的偈，弘一大师晚年所书的偈语多有决别之意，清明如云，这里且录两首。第一首是有人送他一枝红菊花，他有感而写下"红菊花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另外一首是写给门人的律偈，弘一是律宗传人，这首偈中可以看出他毕生持律的心得，他写道：

名誉及利养，愚人所爱乐。

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

与虚云、弘一同为民初高僧的印光大师，是佛教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他生于

清朝咸丰末年（公元一八六一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四日住生，世寿八十岁。

印光大师一生专弘净土法门，使得净土修持到民国以后得以发扬光大，他在生前居住的房屋里有一佛堂，并不供华像，只用毛笔在墙上写一个大字"死"，告诉门人学佛要天天都为生死而学，念佛要日日为生死而念，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有所成就。他生平甚少讲经说法，而以尺牍文章弘扬佛法，留有《印光法师文钞》、《印光大师嘉言录》等书。

印光法师往生的当天凌晨一时三十分，对弟子说了一首偈：

念佛见佛，决定生西。

到凌晨二时十五他，由床上站起业洗手，对弟子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后，面向西方而坐，念佛。

凌晨三点，他对弟子妙真和尚说了最后法语：

要维持净土，弘扬净土，勿学大派头！

一直念佛到凌晨五时，安详西逝。

我们看印光大师的遗言，中不具有偈的形式，但却栩栩如生地映现了净土一代宗师的言容语气，这种直截了当的话语风格，也和净土宗追求了生脱死的明白义理相互呼应，说穿了就是：念佛！念佛！念佛！

民国初年另外一位大师是太虚和尚，太虚大师是民国中国佛教的集大成者，他对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各宗都有涉猎，并长于融贯统摄，自成一家之言，著作极丰。太虚大师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提倡"人生佛教"，革新佛教的教理、教义、教制，他并认为佛教徒应见政教之关系，他东游日本、弘法欧美、访问南洋，派弟子前往佛教国家留学，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国际化趋势。

由于太虚大师地政治、社会、人生、建僧的参与，成败互见，因此毁誉参半，不像虚云、弘一、印光三位大师得到一致的敬仰，但他的影响极大，列为民初四大高僧应该还是没有定义的。

太虚大师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中风舍报，世寿五十九岁。

太虚大师过世前五夭，为玉佛寺的震华法师对龕，心极哀恸，写了一首偈，这首偈成为他的最后遗墨，也可以算是自己的遗偈了。因为他写完此偈就中风，五天后去世，偈云：

诸法刹那生，诸法刹那灭；

刹那生灭中，无生亦无灭。

其实，在这一年春天，他写过两首偈，就隐隐然有遗偈的味道了，一首是他回到一别十年的雪窦寺，不胜兴奋之感，写了"重归雪窦"：

妙高欣已旧观复，飞雪依然寒色侵；

寺破亭空古碑在，古年陈梦劫灰寻！

另一首为"奉樊老"：

吃亏自己便宜人，矍铄精神七四身；

勤朴一生禅诵力，脱然潇洒出凡尘。

圆满自在·生死无碍

我们读了民初高僧的持偈，颇能感受到遗偈所表达的精神，而在中国佛教史上，精彩的遗偈更是难以胜数。我在这里依年代选录十首动人的遗偈，或可窥见禅师与禅偈的风貌。

一、 晋超僧肇遗偈：

四大非我有，五蕴本来空；  
掉头挨白刀，恰似斩春风。

二、 唐朝大同遗偈：

四大动作，聚散常程；  
汝等勿虑，君自在行。

三、 宋朝宏智遗偈：

梦幻空花，六十七年；  
白鸟烟没，秋水天连。

四、 宋朝行端遗偈：

本无生灭，焉有去来；

冰河发焰，铁树华开。

五、 宋朝法远遗偈：

来时无物去亦无，譬似浮云过太虚；

抛下一条皮袋骨，还如霜雪入洪炉。

六、 宋朝楚石遗偈：

真性圆明，本无生灭；

木马夜鸣，西山日出。

七、 宋朝一宁遗偈：

横行一世，佛祖吞气；

箭已离弦，虚空坠地。

八、 元朝宗衍遗偈：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

西方诸佛子，同拥马车来。

九、 明朝了改遗偈：

行年八十七，相违在今夕；

撒手威音前，金鸟叫天碧。

十、 明朝了元遗偈：

觐面绝商量，独露金刚王；

若问安心处，刀山是道场。

到这里，我们稍能贴近遗偈的共同风格，就是简明扼要，纯真而不矫饰，虽是寥寥几句，却是一生行持的提炼，真了生死的眼光，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使我们可以把自己提拔到高处，来回观整个人生。

若以诗的立场来看，遗偈不尽合于诗律，同时，这种形式也并不难写，问题是在于，能在临终之肖说出或写出遗偈，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预知时至，在从容之中圆寂，否则匆忙暴毙，何偈之有？二是必须最后一刻仍然灵台清明，意念不能

乱，否则昏迷病榻，偈从何来？三是必须长久修持，能自流露，否则临终胡言乱语，能偈下什么对人心有益的偈呢？

当我们看到这些简明易晓的遗偈，不应该小看，像"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固然是优美而动人，"无来亦无去，没有什么事"又何尝不使我们有悟道之慨呢？历代高僧大德所追求的，也无非就是前者的圆满和后者的自在罢了！

要达到圆满自在，生死无碍的境地，唯一的道路正是虚云和尚的遗偈：

勤修戒定慧，

息灭贪瞋痴。

## 佛贵

近代大画家吴昌硕，晚年时已成为闻名国际的画家，来求画的人益日增多，他原来对润笔的金钱并不计较，也常用润金来周济亲友、参与善事，可是为了使那些贪小



便宜的人知难而退，在七十六岁那一年高揭笔榜，订出了润笔的价格。

他订出的价格是："刻印，每字四两。题诗或跋，每件三十两。扇册页，每件四两。书画无论横直幅，三尺十四两，四尺十八两，五尺廿四两，六尺卅二两。"

以上是花卉的价钱，吴昌硕在润笔单后加注："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点景加半。

"

原因是山水画起来比花卉更费工夫。然而，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画佛像，润洋比山水加倍，而且如果不是至亲好友规定，吴昌硕尽量避免画佛，他自己的说法是："因写佛不能如花卉之头头是道也。"

为了把佛像画好，不但要加磨墨费两钱银子，而且要对方多准备纸，以便画坏的时候重画。可见得吴昌硕在画佛的时候，心情多么慎重，只是他说的"因写佛不能如花卉之头头是道也。"似乎有待商榷。当然，吴昌硕画佛是从文人笔意出发，与一般宗教绘画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无规矩可循，他也不愿去寻因定的规矩，所以感到画佛极难，他把佛像润笔订得价格外高。想是要吓退那些求佛像的人。

我曾看过一些吴昌硕所绘的佛像，他几乎很少从正面来画佛，而是从侧面和背面为多，并且他笔下的佛不像佛，而像罗汉，这有可能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把佛像画成这样子呢？

近代的美术评论家都说吴昌硕是胸中有"奇"意的画家，他即使画平常事物都要追求奇意，何况是佛像呢？

吴昌硕与齐白石、傅抱石，被称喻为中国近代美术"伟大的三石"，现代艺术评论家谢里法曾以简短的评语来评断三石之间的不同："若把吴昌硕视为是块山谷中的奇岩，那么齐白石就是家居脚边的一颗卵石，而傅抱石则成为溪间水湿淋淋的岩壁了。"从吴昌硕作画的题材，可看出一个文人画家的视野。在他的画里，看在他眼里的都画出来了，但仍然要遗落不少东西，那些遗落了的，都是与奇岩不能相配的，因而是无法入画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吴昌硕把佛画成罗汉，而且常取远景与侧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追求的正是个"奇"字。

## 三地二相，相相是圆满

但是，他说"写佛不能头头是道 "则是个错误的观念。

佛的精神、慈悲、内涵、气韵固然非常难以表达，但佛的形相却有一定的格局，和菩萨、罗汉都有很大的不同。佛的形相是怎样的呢？佛教徒时常挂在嘴上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却很少人能清楚的说出到底是那三十二相，那八十种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佛的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种好相记载在许多经典上，字词稍有出入，意义都是一样的，可能是翻译的差别，我们现在就依《无量义经》来看佛的三十二相：

一、毫相如月旋。（毫，即毛）二、净眼如明镜。三、唇红。四、额广。五、狮子臆。（身体结实如狮子）六、掌中合缦。七、指直而纤。八、马阴藏。（男根如马阴，藏于腹中）九、顶有日光。十、上下眇。（目明而柔顺）十一、舌赤好如丹果。十二、

鼠修。(修即修长)十三、手足柔软。十四、内外相握。十五、皮肤细软。十六、细筋。十七、旋发绀青。(绀，深青扬赤色)十八、眉睫绀而展。十九、白齿。二十、面门开。二十一、具千幅轮。二十二、臂修。二十三、毛右旋。二十四、凖骨。(不露骨)二十五、顶有肉髻。二十六、方口颊。二十七、四十齿。二十八、胸表万字。(胸有字)，二十九、腋满。三十、肘长。三十一、踝膝露现。三十二、鹿腊肠。(腰腹像鹿)

这三十二相，有些部分可能难以明白，当我们看到八二随形好时就能了然了。有的经典中记载的不尽相同，比较值得注意的不同像"身金色。身纵广。咽中津液得上味。广长舌。梵音深远。眉间白毫"等等。

本来，在印度，三十二相不限于佛，而是说具有这种相的人在家为轮王，出家则开无上觉，如果能同时具有几相也就是有福报的人了。这是印度人传统的相法，看来有许多和中国相像，倒是非常有趣的巧合，然而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相法都十分接近，这些好相都不是自然生成，而是历经无始劫的修行而成，到成佛的时候，一定具有这三十二相，相相圆满无缺。

可见佛像不是渺不可知的，确是"头头是道"。

八十随形好，种种庄严。

"八十随形好"，是说随着三十二相而产生的好，也是更细地分出佛的庄严之美，所以又称为"八十种好"。关于佛的八十种好，出自《法界次第》和《大乘义章》，对于佛的容颜有更细致的记载。

现在我们就来看佛的八十种好：

一、无见顶相。（佛顶上之内鬘，仰之弥高，不见其顶）二、鼻高不见孔。三、眉如初月。四、耳轮垂耒。五、身坚实如那罗延。（那罗延，天上力士之名）六、骨际如钩锁。七、身一时回旋如象王。八、行时足去地四寸而现印文。九、爪如赤铜色，薄而润泽。十、膝骨坚而圆好。十一、身清洁。十二、身柔软。十三、身不曲。十四、指圆而纤细。十五、指纹藏覆。十六、脉深不现。十七、踝不现。十八、身润泽。十九、身自持不逶迤。二十、身满足。二十一、容仪备足。二十二、容仪满足。二十三、住处安无能动者。二十四、威震一切。二十五、一切众生见之而乐。二十六、面不长

大。二十七、正容貌而色不挠。二十八、面具满足。二十九、唇如频婆果之色。三十、言音深远。三十一、脐深而圆好。三十二、毛右旋。三十三、手足满足。三十四、手足如意。三十五、手纹明直。三十六、手纹长。三十七、手纹不断。三十八、一切恶心之众生。见者和悦。三十九、面广而殊好。四十、面净满如月。四十一、随众生之意和悦与语。四十二、自毛孔出香气。四十三、自口出无上香。四十四、仪容如狮子。四十五、进止如象王。四十六、行相如鹅王。四十七、四摩陀那果（即头圆）。四十八、一切之声分具足。四十九、四牙白利。五十、舌色赤。五十一、舌薄。五十二、毛红色。五十三、毛软净。五十四、眼广长。五十五、死门之相具。（心与顶恒温热之意，因圣人死时或心或顶数日皆温）五十六、手足赤白，如莲花之色。五十七、脐不出。五十八、腹不现。五十九、细腹，六十身不倾动。六十一、身持重。六十二、其身大。六十三、身长。六十四、手足软净滑泽。六十五、四边之光长一丈。六十六、光照身而行。六十七、等视众生，六十八、不轻众生。六十九、随众生之音声，不增不减。七十、说法不著。（圆满而不执著之意）七十一、随众生之语言而说法。七十二、发音

应众声。七十三、次第以因缘说法。七十四、一切众生观相不能尽。七十五、观不厌足。（欢喜见佛永不厌倦满足）七十六、发长好。七十七、发不乱。七十八、发旋好。七十九、发色如青珠。八十、手足为有德之相。

我们看佛的八十种好，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佛的诸相圆满，但不离世相，使我们可以从佛法来观察世法，如果有一个人能具有八十种好中的几好，则虽不中，亦不远矣。不会是什么巨奸大恶之人。

二是，用来形容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时候，时常以动物为譬喻，例如眼睫如牛王、腹如鹿王、回旋如象王、仪容如狮子、行相如鹅王、马阴藏等等，可见众生平等，各有如来德相，我们在佛的《本生经》里看到佛陀的宿命，知道佛陀无始劫来曾投生在六道之中救拔众生，他是从众生成佛道的，成道时自然具有众生的种种相好庄严。

三是，佛的相虽是庄严美好，是最理想化的外表，但这些外表是人格伟大的象征与呈现，如果我们以这些外相来求如来，就容易落于断见，不能体贴到佛陀真正的本

怀。

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这第三个问题尤其重要，在《金刚经》里就有一段佛陀与弟子须菩提的对话，谈到三十二相的问题。

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何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不？"

（须菩提，你觉得可以用三十二相来观如来吗？）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是的是的，我觉得可以用三十二相观如来）

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

（如果能以三十二相观如来，那么转轮圣王，就是如来--因为，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

（现在我心开意解，知道佛所说的真意，确实不应用三十二相来观如来）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如果以外相来看我，以音声来祈求我，而不是以心来相应我的法身，这是人走向了邪道，不能见到真正的我呀！）

"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

佛陀在这里，对佛的外相做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一段很难翻释，我还是试释如下：

"须菩提呀！你如果这样想：'如来不是因为诸相圆满具足的缘故，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须菩提呀！你不要有这种念头，如来确实不是因为诸相圆满具足的缘故，而证

得无上正等正觉。但是，你如果有这种念头，会使得发心求无上佛道的众生，认为诸法有断灭的外相。为什么不要有这种念头呢？因为发心求无上佛道的众生，在真实的法上是不说断灭相的。”

因此，当我们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的时候，只是依方便说，依相来说，也就是，在外相上具有三十二相、八十二种好并不表示是证得无上菩萨的如来，为什么呢？佛陀在《金刚经》中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这样说，理解起来可能有困难，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印度、尼泊尔的佛像，和中国的佛像都是三十二相，却多少有差异和日本、泰国的佛像也不同到底哪一尊才是真的如来呢？再例如，密宗有一尊“不动明王”，是大日如一佛为降伏一切恶魔而显现出的相，他背负火焰，七结发髻垂在左方，上下牙齿表出。现愤怒威猛之相，那么，他是不是如来呢？

可见如来不在外相，而在心行。

像我们熟悉的弥勒佛，不是常被塑成笑咪咪的，肚腹挺出的样子吗？这就不是三十二相。但也有寺庙供奉披璎珞、戴宝冠的弥勒佛菩萨。又有塑成三十二相具足的弥勒佛如来像。却从来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中若有如来，见佛像就是如来！

此所以在《金刚经》里佛陀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玛丽亚观音与佛的面目。

如来无定相可循，菩萨也是如此，观世音菩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有种种的变身，这些变身有许多不是依经轨而来，像白衣观音、杨柳观音、水月观音、鱼篮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罗索观音、千手观音、如意观音、马头观音、准提观音、四臂观音等等，这是指正统佛教的观音相而言，至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实际上应化救人而化出的观音像更是难以胜数呀！

最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有一尊观音菩萨叫做"玛丽亚观音"，这尊菩萨相是因为日本江户时代，禁止天主教的传教，逮捕了许多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为了避免被抓，就把

天主教的圣母玛丽亚塑成观世音菩萨的样子来供奉，这尊相安了当时天主教徒的心灵，并且有许多感应。到现在，日本还有人拜"玛丽亚观音"，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佛教徒，在天主教的心中，他是圣母玛丽亚，在佛教徒的心中他是不折不扣的观世音菩萨。

我们不能牵强地说，玛丽亚是观世音菩萨，或说玛丽亚有可能是观音的化身之一，但是，从"玛丽亚观音"，我们却应该知道菩萨应化世间，实在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测其万一。

重要的不是我们应如何去祈求菩萨，以色去见，以音声去求都是虚妄，重要的是要如何回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心中有如来，有菩萨，有一天，当我们与诸菩萨的法身相应的时候，我们才能贴近《金刚经》中最动人的一段经文：

诸菩萨摩訶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他佛堂的案上，供了一尊释迦如来佛，是印度的古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尊佛像全身都成了黑色，面目早就模糊了，甚至分不清他的

眼耳鼻口等五官，有一次铃木先生的一位学生起了疑情，问他说："教师您为什么不供奉一尊新佛像呢？这尊佛像已经没有面目了呀！"

铃木大拙没有回答他的话，反问他："你认为佛应该有什么面目呢？如果你真正进入佛的门槛，就知道佛并没有一定的面目了。"

铃木大拙可以说道出了佛的实相，而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只是我们凡夫看佛的一个角度而已。

这样看来，吴昌硕说："写佛不能如花卉之头头是道：。似乎也没有什么错了。

## 飞入芒花

母亲蹲在厨房的大灶旁边，手里拿着柴刀，用力劈砍香蕉树多汁的草茎，然后把剁碎的小茎丢到灶中大锅，与馊水同熬，准备去喂猪。

我从大厅迈过后院，跑进厨房时正看到母亲额上的汗水反射着门口射时的微光，

非常明亮。

"妈，给我两角。"我靠在厨房的木板门上说。

"走！走！走！没看到没闲吗？"母亲头也没抬，继续做她的活儿。

"我只要现金角银。"我细声但坚定地说。

"要做什么？"母亲被我这异乎寻常的口气触动，终于看了我一眼。

"我要去买金啖。"金啖是三十年前乡下孩子唯一能吃到的糖，浑圆的，坚硬糖球上粘了一些糖粒。一角钱两粒。

"没有钱给你买金啖。"母亲用力地把柴刀跺下去。

"别人都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怨愤地说。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别人做皇帝，你怎么不去做皇帝！"母亲显然动了肝火，用力地剁香蕉块，柴刀砍在砧板上咚咚作响。

"做妈妈是怎么做的？连两角钱买金啖都没有？"

母亲不再作声，继续默默工作。

我那一天是吃了秤锤铁了心，冲口而出："不管，我一定要！"说着就用力踢厨房的门板。

母亲用尽力气，柴刀咔的一声站立在砧板上，顺手抄起一根生为竹管，气极败坏地一言不发，劈头劈脑就打了下来。

我一转身，飞也似的蹦了出去，平常，我们一旦忤逆了母亲，只要一溜烟跑掉，她就不再追究，所以只要母亲一火，我们总是一口气跑出去了。

那一天，母亲大概是气极了，并没有转头继续工作，反而快速地追了出来。我正好好奇的时候，发现母亲的速度异乎寻常的快，几乎像一阵风一样，我心里升起一种恐怖的感觉，想到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这一次大概是真正生气了，万一被抓到一定会被狠狠打一顿。母亲很少打我们，但只要她动了手，必然会把我们打到讨饶为止。

边跑边想，我立即选择了那条火车路的小径，那是家附近比较复杂而难走的小路，整条都是枕木，铁轨还通过旗尾溪，悬空架在上面，我们天天都在这里玩耍，路径熟悉，通常母亲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这条路跑，母亲往往不会追来，而她也很少

把气生到晚上，只要晚一点回家，让她担心一下，她气就消了，顶多也吸是数落一顿。

那一天真是反常极了，母亲提着竹管，快步地跨过铁轨的枕木追过来，好像不追到我不肯罢休。我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有恃无恐，因为我的身高已经长得快与母亲平行了，她即使尽全力也追不上我，何况是在火车路上。

我边跑还边回头望母亲，母亲脸上的表情是冷漠而坚决的，我们一直维持着二十几公尺的距离。

"唉唷！"我跑过铁桥时，突然听到母亲惨叫一声，一回头，正好看到母亲扑跌在铁轨上面，扑的一声，显然跌得不轻。

我的第一个反应，一定很痛！因为铁轨上铺的都是不规则的石子，我们这些小骨头跌倒都痛得半死，何况是妈妈？

我停下来，转身看母亲，她一时爬不起来，用力搓着膝盖，我看到鲜血从她的膝上汨汨流出，鲜红色的，非常鲜明。母亲咬着牙看我。

我不假思索地跑回去，跑到母亲身边，用力扶她站起来，看到她腿上的伤势实在



不轻，我跪下去说："妈，您打我吧！我错了。"

母亲把竹管用力地丢在地上，这时，我才看见她的泪从眼中急速的流出，然后她把我拉起来，用力抱着我，我听到火车从很远的地方开过来。

我用力拥抱着母亲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一幕，每次一想到母亲，那情景就立即回到我的心版，重新显影。我记忆中的母亲，那是她最生气的一次。其实母亲是个很温和的人，她最不同的一点是，她从来不埋怨生活，很可能她心里是埋怨的，但她嘴里从不说出，我这辈子也没听她说过一句粗野的话。

因此，母亲是比较倾向于沉默的，她不像一般乡下的妇人喋喋不休。这可能与她的教育与个性都有关系。在母亲的那个年代，她算是幸运的，因为受到初中的教育，日据朝代的乡间能读到初中已算是知识分子，何况是个女子。在我们那方圆几里内，母亲算是知识丰富的人，而且她写得一手娟秀的字，这一点是小时候引以为傲的。

我的基础教育来自母亲，很小时候她就把三字经写在日历纸上让我背诵，并且教

我习字。我如今写得一手好字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她常说："别人从你的字里就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和性格了。"

早期的农村里，一般孩子的教育都落在母亲的身上，因为孩子多，父亲光是养家已经没有余力教育孩子。我们很幸运的，有一位明理的、有知识的母亲。这一点，我的姐妹体会得更深刻，她考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力排众议对父亲说"再苦也要让她把大学读完。"在二十年前的乡间，给女孩子去读大学是需要很大的决心与勇气的。

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他居住的乡里是颇受敬重的士绅，日据时代在政府机构任职，又兼营农事，是典型读传家的知识分子，他连续拥有了八个男孩，晚年才生下母亲，因此，母亲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格外受到钟爱，我的八个舅舅时常开玩笑地说："我们八个兄弟合起来，还比不上你母亲的受宠爱。"

母亲嫁给父亲是"半自由恋爱"，由于祖父有一块田地在外祖父家旁，父亲常到那里去耕作，有时借故到外祖父家歇脚喝水，就与母亲相识，互相间谈几句，生起一些情意，后来祖父央媒人去提亲，外祖父见父亲老实可靠，勤劳能负责任，就答应了。

父亲提起当年为了博取外祖父母和舅舅们的好感，时常挑着两百多公斤的农作物在母校家前来回走过，才能顺利娶回母亲。

其实，父亲与母亲在身材上不是十指相配的，父亲是身高一米八的巨汉，母亲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十，相差达三十公分。我家有一幅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站着到父亲耳际，大家都觉得奇怪，问起来，才知道宽大的婚纱礼服里放了一个圆凳子。

母亲是嫁到我们家才开始吃苦的，我们家的田原广大，食指浩繁，是当地少数的大家族。母亲嫁给父亲的头几年，大伯父二伯父相继过世，家外的事全由父亲撑持，家内的事则由二伯母和母亲负担，一家三十几口衣食，加上养猪饲鸡，辛苦与忙碌可以想见。

我印象里还有几幕影像鲜明的静照，一幕是母亲以蓝底红花背巾背着我最小的弟弟，用力撑着猪栏要到猪圈里去洗刷猪的粪便。那时母亲连续生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家事操劳，身体十分瘦弱。我小学一年级，幺弟一岁，我常在母亲身边跟进跟出，那一次见她用力撑着跨过猪圈，我第一次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而落下泪来，如今那条蓝药

花背巾的图案还时常浮现出来。

另一幕是，有时候家里缺乏青菜，母亲会牵着我的手，穿过家前的一片芒花，到番薯田里去采番薯叶，有时候到溪畔野地去摘鸟苳菜或芋头的嫩茎。有一次母亲和我穿过芒花的时候，我发现她和新开的芒花一般高。芒花雪样的白，母亲的发墨一般的黑，真是非常的美。那时感觉到能让母亲牵着手，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儿。

还有一幕是，大弟因小儿麻痹死去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大声哭泣，唯有母亲以双手掩面悲号，我完全捍不见她的表情，只见到她的两道眉毛一直在那里抽动。依照习俗，死了孩子的父母在孩子出殡那天，要用拐杖击打棺木，以责备孩子的不孝，但是母亲坚持不用拐杖，她只是扶着弟弟的棺木，默默地流泪，母亲那时样子，到现在在我心中还鲜明如昔。

还有一幕经常上演的，是父亲到外面去喝酒彻夜未归，如果是夏日的夜晚，母亲就会搬着藤椅坐在晒谷场说故事给我们听，讲虎姑婆，或者孙悟空，讲到孩子都睁不开眼睛而倒在地上睡着。

有一回，她说故事到一半，突然叫起来说："呀！真美。"我们回过头去原来是我们家的狗互相追逐跑进前面那一片芒花，栖在芒花里无数的萤火虫哗然飞起，满天星星点点，衬着在月光下波浪一样摇曳的芒花，真是美极了。美得让我们都呆住了，我再回头，看到那时才三十岁的母亲，脸上流露欣悦的光泽，在星空下，我深深觉得母亲是多么美丽，只有那时母亲的美才配得上满天的萤火。

于是那一夜，我们坐在母亲的身侧，看萤火虫一一地飞入芒花，最后，只剩下一片宁静优雅的芒花轻轻摇动，父亲果然未归，远处的山头晨曦微微升起，萤火虫在芒花中消失。

我和母亲的因缘也不可思议，她生我的那天，父亲急急跑出去请产婆来接生，产婆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生出了，是母亲拿起床头的剪刀亲手剪断我的脐带，使我顺利地投生到这个世界。

年幼的时候，我是最令母亲操心的一个，她为我的病弱不知道流了多少泪，在我急病的时候，她抱着我跑十几里路去看医生，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大弟死后，她对我

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我今天能有很棒的身体，是母亲在十几年间仔细调护的结果。

我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无数的平凡人之一，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无数伟大的母亲之一，她是那样传统，有着强大的韧力与耐力，才能从艰苦的农村生活过来，不丝毫怀忧怨恨，她们那一代的生活目标非常的单纯，只是顾着丈夫、照护儿女，几乎从没有想过自己的存在，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忧病都是因我们而起，她的快乐也是因我们而起。

不久前，我回到乡下，看到旧家前的那一片芒花已经完全不见了，盖起一间一间的秀天厝，现在那些芒花呢？仿佛都飞来开在母亲的头上，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我想起母亲那年轻时候走过芒花的黑发，不禁百感交集。尤其是父亲过世以后，母亲显得更孤单了，头发也更白了，这些，都是她把半生的青春拿来抚育我们的代价。

童年时代，陪伴母亲看萤火虫飞入芒花的星星点点，在时空无常的流变里也不再有了，只有当我望见母亲的白发时才想起这些，想起萤火虫如何从芒花中哗然飞起，想起母亲脸上突然绽放的光泽，想起在这广大的人间，我唯一的母亲。

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

## 飞鸽的早晨

哥哥在山上做了一个捕鸟的网，带他去看有没有鸟飞网。

他们沿着散满鹅卵石的河床，那时正是月桃花开放的春天，一路上月桃花微微的乳香穿过粗野的山林草气，随着温暖的风在河床上流荡。随后，他们穿过一些人迹罕到的山径，进入生长着野相思林的山间。

在路上的时候，哥哥自豪地对他说："我的那面鸟网子，飞行的鸟很难看见，在有雾的时候逆着阳光就完全看不见了。"

看到网时，他完全相信了哥哥的话。

那面鸟网布在山顶的斜坡，形状很像学校排球场上的网，狭长形的，大约有十公尺那么长，两旁的网线系在两棵树干上，不仔细看，真是看不见那面网。但网上的东

西却是很真切地在扭动着，哥哥在坡下就大叫："捉到了！捉到了！"然后很快地奔上山坡，他拚命跑，尾随着哥哥。

跑到网前，他们一喧喘着大气，才看清哥哥今天的收获不少，网住了一只鸽子、三只麻雀，它们的脖颈全被网子牢牢扣死，却还拚命地在挣扎，"这网了是愈扭动扣得愈紧。"哥哥得意地说，把两只麻雀解下来交给他，他一手握一只麻雀，感觉到麻雀高热的体温，麻雀蹦蹦慌张的心跳，也从他手心传了过来，他忍不住同情地注视刚从网子解下的麻雀，他们正用力地呼吸着，发出像人一样的咻咻之声。

咻咻之声在教室里流动，他和同学大气也不敢喘，静静地看着老师。

老师正靠在黑板上，用历史课本掩面哭泣。

他们那一堂历史课正讲到南京大屠杀，老师说到日本兵久攻南京城不下，后来进城了，每个兵都执一把明晃晃的武士刀，从东门杀到西门，从街头砍到巷尾，最后发现这样太麻烦了，就把南京的老百姓集合起来挖壕沟，挖好了跪在壕沟边，日本兵一刀一个，刀落头滚，人顺势前倾栽进沟里，最后用新翻的土掩埋起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你必须记住这一天，日本兵进入南京城，烧杀奸淫，我们老百姓，包括妇女和小孩子，被惨杀而死的超过三十万人……"老师说着，他们全身的毛细孔都张开，轻微地颤抖着。

说到这里，老师叹息一声说："在那个时代，能一刀而死的人已经是最幸运的了。"

老师合起历史课本，说她有一些亲戚住在南京，抗战胜利后，她到南京去寻找亲戚的下落，十几个亲戚竟已骸骨列存，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她在南京城走着，竟因绝望的悲痛而昏死过去……

老师的眼中升起一层雾，雾先凝成水珠滑落，最后竟掩面哭了起来。

老师的泪，使他们仿佛也随老师到了伤心之城。他温柔而又忧伤地注视这位他最敬爱的历史老师，老师挽了一个发髻，露出光洁美丽饱满的额头，她穿了一袭蓝得像天空一样的蓝旗袍，肌肤清澄如玉，在她落泪时是那样凄楚，又是那样美。

老师是他那时候的老师里唯一来自北方的人，说起国语来水波灵动，像小溪流过竹边，他常常坐着听老师讲课而忘失了课里的内容，就像听见风铃叮叮摇曳。她是那

样秀雅，很难让人联想到那烽火悲歌的时代，但那是真实的呀！最美丽的中国人也从炮火里走过！

说不出为什么，他和老师一样心酸，眼泪也落了下来，这时他才听见同学们都在哭泣的声音。

老师哭了一阵，站了起来，细步急走地出了教室，他望出窗口，看见老师从校园中两株相思树穿过去，蓝色的背影在相思树中隐没。

哥哥带他穿过一片相思树林，拨开几丛野芒花。

他才看见隐没在相思林中用铁丝网围成的大笼子，里面关了十几只鸽子，还有斑鸠、麻雀、白头翁、青笛儿，一些吱吱喳喳的小鸟。

哥哥讨好地说："这笼子是我自己做的，你看，做得不错吧？"他点点头，哥哥把笼门拉开，将新捕到的鸽子和麻雀丢了进去。他到那时才知道为什么哥哥一放学就往山上跑的原因。

哥哥大他两岁，不过在他眼中，读初中一年级的哥哥已像个大人。平常，哥哥是

不屑和他出游的，这一次能带他上山，是因为两星期前他们曾打了一架，他立志不与哥哥说话，一直到那天哥哥说愿意带他到山上捕鸟，他才让了步。

"为什么不把捕到的鸟带回家呢？"他问。

"不行的，"哥哥说："带回家会挨打的，只好养在山上。"

哥哥告诉他，把这些鸟养在山上，有时候带同学到山上烧烤小鸟吃，真是人间的美味。在那种物质匮乏的年代，烤小鸟对乡下孩子确有很大的诱惑。

他也记得，哥哥第一次带两只捕到的鸽子回家烧烤，被父亲毒打的情景，那是因为鸽子的脚上系着两个脚环，父亲看到脚环时大为震怒，以为哥哥是偷来的。父亲一边用藤条抽打哥哥，一边大声吼叫："我做牛做马把你们养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鸽子来吃！"

"我做牛做马把你养大，你却……"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每次他们犯民错，父亲总是这样生气地说。

做牛做马，对这一点，他记忆中的父亲确实是牛马一样日夜忙碌的，并且他也知

道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比牛马者不如，他的父亲，是从一个恐怖的时代活存过来的。父亲的故事，他从年幼时就常听父亲提起。

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时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桃子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

他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父亲落泪，是父亲说到在"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者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点活活被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料，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二十岁，父亲被调去"海军陆战队"，转战太平洋，后来深入中国内地，那时日本资源不足。据父亲说最后的两年过的是鬼也不如，怪不得日本鬼子后来会恶性大发。父

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火中过了五年，最后日本投降，他也随日本军队投降了。

父亲被以"日籍台湾兵"的身份送回台湾，与父亲同期被征调的台湾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活着回到家乡的只有七个。

"那样深的仇恨，都能不计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亲感慨地对他们说。

那样深的仇恨，怎样去原谅呢？

这是他幼年时代最好奇的一段，后来他美丽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用一种庄重明澈的声音，一字一字朗诵了那一段历史：

"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行。我们一贯声言，我们只经日本黥武的军阀为敌，不经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他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与日俱增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骗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以暴行答覆敌人以前的暴行，以污辱来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

之师的目的。"

听完那一段，他虽不能真切明白其中的含义，却能感觉到字里行间那种宽广博大的悲悯，尤其是最后"仁义之师"四个字使他的心头大为震动。在这种震动里面，课室间流动的就是那种悲悯的空气，庄严而不带有一丝杂质。

老师还说，战争是非常不幸的，只有亲历战争悲惨的人，才知道胜利与失败同样的不幸。我们中国被压迫、被惨杀、被蹂躏，但如果没有记取这些，而用来报复给别人，那最后的胜利就更不幸了。

记得在上那抗战的最后一课，老师已洗清了她刚开始讲抗战的忧伤，而是那么明净，仿佛是卢沟桥新雕的狮子，周身浴在一场透明的光中，那是多么优美的画面，他当时看见老师的表情，就仿佛供在家里佛案上的白瓷观音。

他和哥哥在打架时深切知道宽容仇恨是很难的，何况是千万人的被屠杀？可是在那些被仇恨者中，有他最敬爱的父亲，他就觉得那对侵略者的宽容是多么伟大而值得感恩。

老师后来给他们说了一个故事，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

"有一只幼小的鸽子，被饥饿的老鹰追逐，飞入林中，这时一位高僧正在林中静坐。鸽子飞入高僧的怀中，向他求救。高僧抱着鸽子，对老鹰说：'请你不要吃这只小鸽子吧！' "

'我不吃这只鸽子就会饿死了，你慈悲这鸽子的生命，为什么不能爱惜我的生命呢？'  
'老鹰说。

'这样好了，看这鸽子有多重，我身上的肉给你吃，来换取它的生命，好吗？' "

老鹰答应了高僧的建议。

高僧将鸽子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后从自己身上割取同等大的肉放在另一端，但是天平并没有平衡。说也奇怪，不论高僧割下多少肉，都没有一只幼小的鸽子重，直到他把股肉臂肉全割尽，小鸽子站立的天平竟没有移动分毫。

最后，高僧只好竭尽仅存的一口气将整个自己投入在天平的一端，天平才总算平衡了。"

老师给讲这个故事做了这样的结论："生命是不可取代的，人管生命用什么面目呈现，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老鹰与鸽子的生命不可取代，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也是一样的，为了救命鸽子而杀死老鹰是不公平的，但天下有什么绝对公平的事呢？"

说完后，老师抬头看着远方的天空，蓝天和老师的蓝旗袍一样澄明无染，他的心灵仿佛受到清洗，感受到慈悲有壮大的力量，可以包容这个世界，人虽然渺小，但只要有慈悲的胸怀，也能够像蓝天一般庄严澄澈，照亮世界。

上完课，老师踩着阳光的温暖走入了相思树间，惊起了在枝丫中的麻雀。

黄昏时分，他忧心地坐在窗口，看急着归巢的麻雀零落地飞过。

他的忧心，是因为哥哥第二天要和同学到山上去烧鸟大会，特别邀请了他。他突然想念起那一群被关在山上铁笼里的鸟雀，想起故事里飞入高僧怀中的那只小鸽子，想起有一次他和同学正在教室里狙杀飞舞的苍蝇，老师看见了说："别找呀！你们没看见那些苍蝇正在搓脚地讨饶吗？"

明天要不要去赴哥哥的约会呢？



去呢？不去叫呢？

清晨，他起了个绝早。

在阳光尚未升起的时候，他就从被窝钻了出来，摸黑沿着小径上山，一路上听见鸟雀们正在醒转的声音，在那些喃喃细语的鸟鸣声中，他仿佛听见了每天清晨上学时母亲对他的叮咛。

在这个纷乱的世间，不论是亲人、仇敌、宿怨，乃至畜生、鸟雀，都是一样疼爱自己怕儿女吧！

跌了好几次跤，他才找到哥哥架网的地方，有几只早起的麻雀已落在网里，做最后的挣扎，他走上去，一一解开它们的束缚，看着麻雀如箭一般惊慌地腾飞上空中。

他钻进哥哥隐藏铁笼的林中，它拉开了铁丝网中的门，鸟们惊疑地注视着他，轻轻扑动着羽翼，他把它们赶出笼子，也许是关得太久了，那些鸟在笼门口迟疑一下，才振翅飞起。

尤其是几只鸽子，站在门口半天还不肯走，他用双手赶着它们说："飞呀！飞呀！"

鸽子转着墨圆的明亮的眼珠，骨溜溜地看着他，试探地拍拍翅膀，咕咕！咕咕！咕咕！叫了几声，才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冲向空中，在他头上盘桓了两圈，才往北方的蓝天飞去。

在鸽子的咕咕声中，他恍若听见了感恩的情意，于是，他静静地看着鸽子的灰影完全消失在空中，这时候第一道晨曦才从东方的山头照射过来，大地整个醒转，满山的鸟鸣与蝉声从四面八方演奏出来，好像这是多么值得欢腾的庆典。他感觉到心潮汹涌澎湃，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心那样清静和柔软，像春天里初抽芽的茸茸草地，随着他放出的高飞远扬的鸽子、麻雀、白头翁、斑鸠、青笛儿，他听见自己心灵深处一种不能言说的慈悲的消息，在整个大地里萌动涌现。

看着苏醒的大地，看着流动的早云，看着光明无限的天空，看着满天清朗的金橙色霞光，他的视线逐渐模糊了，才发现自己的眼中饱孕将落未落的泪水，心底的美丽一如晨曦照耀的露水，充满了感恩的喜悦。

## 鹅瓶

宣州陆亘大夫，初问南泉禅师，就问一个艰深的问题："古人瓶中养一鹅，鹅渐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怎么生出得？"

南泉召曰："大夫！"

陆应诺。

南泉曰："出也。"

陆从此开解。

这个公案实在令人感动而有趣的，其实陆亘要问的不是鹅和瓶的问题，而是内在生命的问题，是佛性的问题。陆亘的话译成本意是："有一古人身体里养一个佛性，佛性逐渐长大，却被身体障住了，现在既要佛性出来，又不伤身体，到底要怎么出来呢？"

"

南泉禅师没有回答问题，而召唤他的名字，陆亘答应了，禅师听到他的应诺就肯

定的告诉他：你的鹅从瓶里出来了！你的佛性出来了。

这话是怎么说呢？南泉禅师所表达的，是佛性没有脱离现象而存在，而是真正的自我开展，是不被身体所拘限的，"出来吧！不要把自己钻进瓶子里！"

自性（即佛性）与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而且可以没有内外之别，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自性，但不能因此说自性是不存在的。

"出来吧！不要把自己钻时瓶子里！"

这样的呼唤，是由于我们对人间世相的认识，正如我们钻进一个个大小不同的瓶子中，名的瓶子是腹大口小，不透明的，让许多人埋没一生，未见过自己真正的面目；利的瓶子是不收口的，底座机深，许多人一落下去，就永远爬不出来了；欲望的瓶子是最可怕的，是可伸缩的，随着拼命地追求而膨胀，永无止境；情爱的瓶子最脆弱，稍一挪动就碎成粉屑，还不断割伤自己……

所以，一个人要觉悟，不是要去想瓶子的问题，而是要看清瓶子终究是不存在的，山河大地，一声破碎，一个光明无染的人就从破碎中升起。

再说，其实没有破碎，也没有升起，而是原来就在那里，原来就进出自在、清静无染，原来我们的言谈举止无不是自性的展现。

我们现在回过身来，对镜叫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能大声叫："诺！"

知道镜子的你是脱瓶而出的鹅，那么你就出来了。

## 东坡三章

安之

宋朝有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个方向乱佛印禅师。有一天两个人在杭州同游，东坡看到一座峻峭的山峰，就问佛印禅师："这是什么山？"

佛印说："这是飞来峰。"

苏东坡说："既然飞来了，何不飞去？"

佛印说："一动不如一静。"

东坡又问："为什么要静呢？"

佛印说："既来之，则安之。"

后来两人走到了天竺寺，苏东坡看到寺内的寺内的观音菩萨手里拿着念珠，就问佛印说："观音菩萨既然是佛，为什么还拿着念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佛印说："拿念珠也不过是为了念佛号。"

东坡又问："念什么佛号？"

佛印说："也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佛号。"

东坡又问："他自己是观音，为什么要念自己的佛号呢？"

佛印回答道："那是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呀！"

这个简短的禅宗公案，给我们一些深刻的生活哲学，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既来之则安之"、"求人不如求己"，这三个从生活里来的智慧，其实是一贯相通的，它是说：

只有在宁静平安的心境里，人才会生出更清澈的智慧，不至于因生活的奔波在红尘里迷失。

如何才能求到宁静平安的心境呢？

答案是"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求人的地方愈少，依赖人的地方愈少，我们就更能看清人间世相，维持一种平安欢喜的心情。观世音菩萨念自己的佛号得大自在，我们如果每天多一分反观自照，我们就会多一分自在，而一个自在的人，就会像古代的禅师触机都是智慧，那是由于他心有所安，包容广大万事自然都有一个智慧的定位了。

## 瓦砾与无法上法

苏示坡有一次过济南龙山镇，那里监税官宋宝国拿出一册王氏所写的《华严经解相》给他看，并对苏东坡说："这位王公修道已到了极致了。"

苏东坡就问宋宝国说："华严经一共有八十卷，王氏怎么只解了一卷呢？"

宝国说："王氏对我说，只有这一卷是佛语奥妙，其余的都只是菩萨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可观。"

东坡听了，心里觉得非常奇怪，就说："我从大藏经里取几句佛陀说的话，再取几句菩萨说的话放在里面，你能分辨出其中那些是佛说或菩萨说的吗？"

"我不能分辨。"宋宝国说。

"不仅你不能分辨，王氏也不能分辨。我从前住在岐下，听说沂阳的猪肉味道最美，就派人去买一头猪回来，派去的人买好猪那天喝醉了。他买的猪也跑了，他只好随便买一头来给我，我不知道他带给我的不是沂阳猪。结果我就用那头猪来请客，告诉大家那是好不容易从沂阳带来的猪，所有的客人吃了都大大叫好，认为是别地猪肉不能相比的美味；后来我派去的人承认沂阳猪跑掉了，所有的客人吃了都感到非常惭愧。

"从前买猪的事情，使我悟到，如果人一念清静，墙壁瓦砾都说无上法，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即使像买猪肉、娼妓唱歌这种卑微的事也能令人开悟。像王氏所说的，佛



语奥妙，菩萨不能相比，这就偈吃猪肉的客人一样，不是痴人说梦吗？"

宋宝国听了大表赞同说："是呀！是呀！"

苏东坡用猪肉的比喻来破除对佛法的谬见，虽然有点过度，却颇有深意，就是一念清净的人见什么都是清净，心中有佛，所见皆是佛法，心中无佛，即使是佛亲口所说，我们也不能领会它的奥妙。有智慧的人，瓦砾对他都是无上法，没有智慧的人，无上法对他也是瓦砾。

愚痴的人觉得黄金最珍贵，聪明的人知道石头有时比黄金珍贵，智者金石同一观。

苏东坡体会到这个道理，曾经写过两首有智慧的诗，后来成为中国名诗，一首是：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另一首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惜 缘

苏东坡的朋友柳子玉，山水草木妙绝一时，子玉的儿子名唤子文，在京师得到一幅画，拿来给苏东坡题诗，苏东坡一看，原来这幅画大有来历。

传说，唐朝开元年间，房琯与道士邢璞出游，经过夏口村，进入一座废弃的佛寺，两人坐在松树下谈天。邢和璞叫人挖地，挖出了一个古瓮，瓮中有一幅姜师德送给永禅师画，和璞就问房琯："你想起这件事了吗？"

房琯惆怅地忆起自己的前生原来是永禅师。

原来柳子玉本来有埋在瓮中那画的监本。而子文所求到的那幅正是真迹。

要给这幅画题诗的时候，苏东坡突然想起天祐六年三月十九日的一个梦，那时他从杭州回京，夜宿吴松江上。他梦到方外的朋友仲殊禅师带一把琴来看他，弹起来声

音非常奇特，苏东坡仔细看那把琴只有十三弦，破得很厉害，不禁叹惜不已。

仲舒说："虽然破损了，还是可以修理呀！"

东坡说："只可惜只有十三弦，又能奈何？"

仲舒没有回答，只吟了一首诗：

度数形名本偶然，破琴只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筝是响泉。

苏东坡隐隐约约感觉到，仲舒的意思是自己乃邢和璞所转世，但不确定，就醒了。

第二天，苏东坡白天睡觉又做同一个梦，仲舒禅师又诵了同一首诗，他惊醒过来的时候，正好仲舒来访，感觉那么真实，仿佛不是梦境，以这个梦问仲舒，仲舒说："我不知道呀！"

苏东坡于是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破琴虽未修，中有琴意足；

谁云十三弦，音节如佩玉。

新琴空高张，丝声不附木；  
宛然七弦箏，动与世好逐。  
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  
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

这首诗的意思是，高挂起来的磨擦琴，琴声还没有进到木头里去，可惜世人却偏爱这种新声音的追逐。旧的破琴虽然只有十三弦，其音节却像佩崢琮，琴意与情意都非常丰沛。可是世上的人都像房琯一样，轮回在流俗里面，不能知道无弦琴的曲调了。

苏东坡的感谓真是令人神伤，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都是由因缘和成的，我们固然不能知悉前世有埋画、破琴的因缘，但也不能不爱惜今生今世的因缘，唯有惜缘的人才能在无弦的琴里，也能听到佩玉一样的音声！

附记：近读明朝徐长孺所辑的《东坡喜集》，人一些是坊间东坡传记及诗文集所没有的故事，非常有趣，随手剪裁，翻译了三则，名为"东坡三章"

## 博爱与大悲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字写得工整朴厚，常常有人向他求字，他最常写给别人的字是"博爱"。如果写长一点的，他就写"礼连大同篇"。我们从这简单的事例中，可以知道在国父的内心深处，对博爱，乃至于由博爱而进入世界大同，是充满着期待的。他常说"自由、平等、博爱"，但为什么下笔的时候总写"博爱"？不写"自由平等"呢？

我想，国父写博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博爱比平等更难，因为自由平等是人人都会争的，是自利的，而博爱却是纯利他的，利他当然比自利难一些，所以须要鼓吹。一方面则是国父的革命是以博爱为出发点，是为了拯救百姓出苦而革命的，革命事业虽不免轰轰烈烈流血流汗，但他希望党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初衷--博爱。他的革命不是只要创建民国，也要革心，他生前常说："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事，都应革除。"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常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革除了一切不仁不义，剩下的就是仁义，"仁义"在本质上是很接近博爱的，韩愈在

"原道"里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那么，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仁义之师，而他所努力的革命事业可以说是博爱的事业。

"博爱"虽然很像儒家的"仁"，如果我们进一步地说，它和佛家所说的"大悲"更接近，因为，"仁"在感觉上有上下之分，是人站在高处来仁民爱物，博爱或大悲则是同体的，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来爱惜、来护念、来付出对众生的又深又广的情感。大悲是佛家菩萨行中最重要的菩提之心，是最根本最伟大的同情，也是最高超最庄严的志向，用国父的话来说是"博爱"，用菩萨的话来说就是"大悲"。我们今天回顾当时的革命事业，套用现代用语，那时候的革命党人可以说是"霹雳菩萨"。

革命党的霹雳菩萨如何组成的呢？事实上，是国父深切街道专制、落后、贫穷的老百姓之苦，立下一个博爱的悲愿，希望把中国人从满清日渐深陷的泥坑中解救出来，这种悲愿与菩萨体会一切有情众生的痛苦而济拔之，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世亲菩萨说："菩萨见诸众生，无明造业，长夜受苦，舍离正法，迷于出路。为是等故，发大慈悲，志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救头然。一切众生有苦恼者，我当拔济，令无有余。"在

《华严经》里更坦步阐释一切的菩萨行都是枝干花叶，惟有大慈悲心才是根本。那么 we 看国父的博爱，何尝不可说一切的革命事业都是枝干花叶，惟有博爱才是标本呢？因为如果不彻底不求的博爱，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回了。事实上岂国以来的佛教界，也把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做是菩萨来尊崇的，国父是基督徒，但并不因而减损他慈爱的菩萨本质。在他生前有一桩和观音结缘的事迹鲜为人知，因为谈到了"博爱"与"大悲"，使我想到这个故事。

十六年八月廿五日，国父率领党人胡汉民、郑家彦、朱卓文、周佩箴、陈去病等人，同游浙江南海普陀山，走到佛顶山的慧济寺时，国父独自到许多僧侣合十欢迎他，并且有宝幡随风招展，还有一座伟丽的牌楼，令他看了惊奇不已。因为景象明晰久，国父一直到进了"普济寺"才问同游的人有没有看见奇异的景象，结果却无人看见。他后来把亲见的异相告诉方丈了余和尚，了余请他留个纪念，国父就在寺里写了一篇短文《游普陀志奇》，对于他到普陀山的经历有详细的记载，原文是这样子的：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郑君孟硕，周

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朝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主人了余唤徇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迓送于道者。迂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览，独迟迟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细绵，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奇僧数十，窥阙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益了然，见其中有一个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去处矣。既入慧济寺，及询之同游者，均无所观，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慨，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比清胜者，耳听潮音，心涵海印，笛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声镗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八月二十五是孙文志。"



当时，随国父游普陀山的郑孟硕（又名家彦），也曾为文记述这段经过：

"普陀山者，南海胜地也，山水清幽，草木茂盛，游其间盖飘然有逸世独立之想。至若蜃楼海市，圣灵物异，传闻不一而足，目睹者又方这凿凿。国父是日乘与先行，次则汉民，又次则家彦、卓文、佩箴、去病，以及舰长任光宇。去观音堂（即佛顶山慧济寺）里许，抵一丛林，国父忽瞥见若干僧侣，合十欢迎状，空中定幡，随风招展，隐然簇拥，尊神在后，国父凝眸注视，则一切空幻，了无迹象；国父甚惊异之，此至观音堂，国父依次问随行者曰：君等亦见众僧，集丛林中作道场乎？其上定幡飘扬，酷似是堂所高悬者。国你口讲指授，目炯炯然，顾盼不少辍。同人咸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少顷，汉民等相戒勿宣扬，恐贻口实。嗣是遂亦毋敢轻议其事。"

国父亲笔写的《游普陀志奇》墨宝后来存于普济寺客堂，不久前圆寂的煮云法师在普陀山普济主任知客时，就曾保管过这幅墨宝，后来又刻石于普陀寺庙的壁间，做为永久的纪念。只不知道大陆岁月沧桑，寺庙遭劫，国父的手迹还安在否？

南海普陀山是中国四大名山。相传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国父去游山，

菩萨亲来迎接，可见他们在精神和悲愿上有共通的地方，这共通就是"博爱"与"大悲"。

后来，国父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维持民族之一种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可见得，从"救世之仁"的观点，国父是最肯定佛教的，救世之仁不是别的，正是博爱！

一个人要救世，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培养对众生的博爱，唯有真正博爱的人才能彻底的无我，唯有无的人说到牺牲，才能真牺牲，说到救世，才能真救世。因为无我的博爱，就能舍掉名利乃到身家性命，为救世的誓愿和利他的本怀奋斗到底。我们今天回思国父革命时的理想与抱负，许多仁人志士不惜性命的情景，就更能深刻感受到博爱的力量。

《华严经》中说："菩萨摩訶萨，入一切法平等性故，不于众生而起一念非亲友想"。"但以菩萨大愿甲冑而自庄严，救护众生，互无退转。""菩萨如是爱苦毒时，车转更精勤，不舍不避、不惊不怖、不退不怯，无有疲厌。何以故？如其所愿，决欲负荷一切众生令解脱故。"这就是大悲！也就是博爱！

在今天，自由、平等的理想都逐渐地在达成了，可是国父生前最常写的"博爱"呢？想起来是不是令我们十分惶恐？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但做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我宁可用菩萨的、中国的、更深刻的层次来看"博爱"。

## 冰冻面线糊

有一个住在日本的朋友，每次回来就到小摊子里买几十碗蚵仔面线，一碗用一个塑料袋包着，全部冻在冰箱里冻成冰块。

坐飞机的时候，他把蚵仔面线请空中小姐冻在飞机的冰箱里，到了日本的家又把蚵仔面线冻在冰箱里，每隔两三天拿一碗出业，用微波炉热，自己在深夜的灯下品尝这来自故乡千里波奔的蚵仔面线。

他告诉我："每一次吃那蚵仔面，眼前浮现的总是庙前简陋嘈杂的夜市，有时仿佛

听见黑巷推出来的小车叫着 蚵仔面线，蚵仔面线 ，真是历历如绘。"

在日本，只有来自故乡的要好朋友，他才会多拿一袋蚵仔面线出来请客，客人吃了这蚵仔面线都视如珍宝，比吃了大餐还要动容。

"蚵仔面线"在台湾俗语叫"面线糊"，原是乡间最平凡的食物，可是加上人的思念与怀乡，却变成无比珍贵了。

像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我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冬天下雪的街头，曾因为想吃庙口一碗热呼呼的红豆汤，想到落泪；有一个朋友是纽约新写实绘画的名画家，可是他如果不听京戏，就无法作画；有一个朋友，在国外一招手叫计程车就思念台北，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计程车比台北方便……

可是，面线糊、红豆汤、京戏、计程车都不是事物的主题，只是心情的反映，是乡愁暂时的住处。心情幸福的人，看到微风吹落花瓣，也会黯然落泪；心情幸福的人，看到微风吹落花瓣，却想到明年春天的新花而欢欣踊跃。

最好，我们能维持一种高亮清爽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们不被污浊所染，也不为

美丽的花木所遮，如果借冰冻面线糊来维系乡心，在没有面线糊可吃的时候，就只好接受煎熬与折磨。

如果我们要靠外的名利、声誉来证明自己的尊严与价值，那我们就会在名利、声誉中沦落，并且在失去时接受折磨而不知了。

## 槟榔西施

我服兵役的时候，部队驻在湖口，营区前面有一条小街，就在这条小街上住了许多的西施。

剃头店的小姑娘叫"理发西施"，卖豆腐的小姐叫"豆腐西施"，水饺店的北方小姐叫"水饺西施"，水果店的台湾少女则是"冰店西施"，真是到了十步芳草的地步。

所谓西施也者，应该具备一些条件，一是女人，二是未婚，三是具有三分五分或两分一分的姿色，当兵的青年没有什么挑剔，一律称为西施。大家习以为常，被叫西

施的少女也都笑嘻嘻地接受了。

但是仔细在街头走一回，就会知道如果西施长那样子，吴越争战的历史就一定要改写了。回头想想，大家那样兴高采烈的叫着西施，实在有助于人情世界的亲和力，也使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欢喜。

那条街上最够资格叫"西施"的，是我们叫"槟榔西施"的小姑娘，她不是特别的美，却非常白净清纯，她也不是特别出色，对人却非常亲切，我们时常坐在河沟的这边，望着对岸街角的槟榔西施出神了。那种美是仿佛没有一切尘世的染着才胡的，是乡村草野里一朵清晨的姜花，散放着清凉的早春独有的香气。

那时的槟榔西施是高中二年级的少女。

后来，我因教育召集而回到了往年的营地，十几年过去了，最幸运的是还能遇到"槟榔西施"，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肥胖母亲，听说有一段时间她嫁都市，因被遗弃而回到了故居。不再有人叫她"槟榔西施"，而变成"槟榔嫂仔"了。

当我说："你不是槟榔西施吗？"

她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脸上有惆怅而复杂的表情，那表情写的不是别的，正是岁月的沧桑。

原本不是太美的这们西施，因于沧桑的侵蚀，也失去了她原有的白净清纯的质地，好像被用来盛淹渍食物的瓷器。失去了它白玉一样的光泽。

走过去的时候，我想着：人如果不能保持青春之美，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纯净。

## 宝贝

有一位中医师告诉我，有三样现代人正在失去的宝贝。

是什么呢？

"就是流汗、放屁、打喷嚏！"

这算什么宝贝呢？

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三样东西，一个人如果会流汗，他就不会得到风湿症；如

果会放屁，肠胃内脏都不容易有毛病；如果打喷嚏，就能敏感到季节的变化，感冒寒热等症就不会侵袭他了。”

原来流汗、放屁、打喷嚏这么有用，但是，现代人不是和古代人一样吗？为什么就正在失去呢？

“现代人夏天有冷气，在家里睡觉有冷气，出门坐车有冷气，办公室有冷气，甚至吃饭、运动有冷气，有冷气就不会出汗，所有坏东西都积在里面，时间一久，什么毛病都来了。现代人吃的食物太精致，大鱼大肉吃得太多，蔬菜纤维吃得太少，长期吃下来，连屁都不会放了，不放屁，肠胃脾都会坏掉。至于打喷嚏嘛，现代人夏天吹的冷气太冷，冬天穿得太暖，时间一久，失去了对环境感受的能力，连喷嚏也不会打了，所以节气一变，感冒生病的人总是成千上万。”

这位中医的话真是蛮有道理，他还告诉我，中国医学的传统很注意这三样宝贝，像感冒的人蒙被睡觉出一头大汗，确有奇效；像受了寒，熬一碗姜汤，放几个屁，什么胃寒体寒马上痊愈；像一打喷嚏要立即关窗加衣的传统常识……



中医的话很值得现代人深思，对应放屁、流汗、打喷嚏，在心理上也有三样东西，就是贪心、瞋恨、愚痴，贪心会使我们成为不自在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满足、不快乐、不自在，身体再健康，活得也不痛快。

贪、瞋恨、愚痴与汗、屁嚏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放掉贪心，流失瞋恨，打掉愚痴是我们心灵上的三样宝贝。

要做一个身心完全健康的人并不太难，第一步，就是把身体和心里的坏东西、坏念头通通流、放、打到体外，先回到一个纯净的自我，这时，追求健康并不是很困难的。

要佛教的《医经》里，佛陀曾说："人得病有十因缘。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节；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佚；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从是十因缘生病。"食无节就是吃得太饱，制上风就是不打隔、打喷嚏，制下风就是不放屁。

病的二因缘里主的无非是把坏的事物排出舒解，维持生理与心理的清静，才是健

康的根本。可惜现代人不论好坏都往自己身体内塞，好的不肯给人，恶的不肯排放，身心的健康才逐渐成为一咱难以企及的渴求呀！

## 棒喝与广长舌

我们半夜翻墙到校外吃面，回到学校时，突然从墙角响起一阵暴喝，我正在心里闪过"完了"这样的念头，一个高大的身影已经蹿到面前。

站在我们前面的老师，是我们的训导主任兼舍监，也是我就读的学校里最残酷冷漠无情的人，他的名字偏偏叫郑人贵，但是我们在背后都叫他"死人面"，因为从来没有学生见他笑过，甚至也没有人见他生气过，他只是冷冷地站在那里，永远没有表情地等待学生犯错，然后没有表情地处罚我们。

他的可怕是难以形容的，他是每一个学生的恶梦，在你成功时他不会给你掌声，在你快乐时他不会与你分享，他总是在我们犯错误、失败、悲伤的时候出现，给予更

致使的打击。

他是最令人惊吓的老师，只要同学相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喊一句"死人面来了"，所有的人全身的毛孔都会立即竖起。我有一个同学说，他这一生最怕的人就是"死人面"，他夜里梦到恶鬼，顶多惊叫一声醒来，有一次梦到"死人面"，竟病了一个星期。他的威力比鬼还大，一直到今天，我偶尔想起和他面对面间着的画面，还会不自制地冒冷汗。

这样的一位老师，现在就站在我们面前。

"半夜了，跑去哪里？"他寒着脸。

我们沉默着，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说！"他用拳头捶着我的胸膛："林清玄，你说！"

"肚子饿了，到外面去吃碗面的。"我说。

"谁说半夜可以吃面的？"他把手伸到身后，从腰带上抽一根又黑又厚的木棍，接着就说："站成一列。"

我们站成一列后，他又命令道："左手伸出来！"

接着，我们咬着牙，闭着眼睛，任那无情的木棍像暴雷一样打击在手上，一直打到每个人的手上都冒出血来。打到我们全身都冒着愤恨的热气，最后一棍是打在我手上的，棍子应声而断，落在地上。他怔了一下，把手上另外半根棍子丢掉，说："今天饶了你们，像你们这样放纵，如果能考上大学，我把自己的头砍下来给你们当椅子坐！"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我们七个人缓缓从眼中流下委屈的泪水，我的左手接下来的两星期连动也不能动，那时我是高三年级的学生，只差三个月就要考大学了。我把右手紧紧地握着，很想一拳就把前面的老师打死。

"死人面"的可怕就在于，他从来不给人记过，总是用武力解决，尤其是我们住在宿舍的六十几个学生，没有不挨他揍的，被打得最厉害的是高三的学生，他打人的时候差不多是把对方当成野狗一样的。

他也不怕学生报复，他常常说："我在台湾没有一个亲人，死了也说算了。"在我高二那年，曾有五个同学计划给他"盖布袋"，就是用麻袋把他盖起来，毒打一顿，丢在垃

圾堆上。计划了半天，夜里伏在校外的木麻黄行道树下，远远看到他走来了，那五个同学不但没有上前，几乎同时拔腿狂奔，逃走了。这个事情盛传很广，后来就没有人去找他报复了。

他的口头禅是：“几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打你们，都是为你们好。”

果然，我们最后一起被揍的七个人里，有六个人那一年考上大学，当然，也没有人回去要砍他的头当椅子坐了。

经过十五年了，我高中时代的老师几乎都在印象中模糊远去，只对郑人贵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他的棒子顶有威力。几年前我回校去找他，他因癌症过世了，听说死时非常凄惨，我听了还伤心过一阵子。

我高中时代就读台南私立瀛海中学，在当年，这个海边的学校就是以无比严格的教育赢得名声，许多家长都把不听话的、懒惰的、难以管教的孩子送进去，接受斯巴达教育。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父亲送去读这个学校的。

不过，学校虽然严格，还是有许多慈爱的老师，曾担任过我两年导师的王雨苍老

师，是高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王雨苍老师在高二的时候接了我们班的导师，并担任国文老师，那时我已视学校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被留校察看，赶出学校宿舍。我对学校已经绝望了，正准备迎接退学，然后转到乡下的中学去，学校里大部分我的老师都放弃我了。

幸好，我的导师王雨苍先生没有放弃我，时常请我到老师宿舍吃师母亲手做的菜，永远在我的作文簿上给我最高的分数，推荐我参加校外的作文比赛，用得来的奖来平衡我的操行成绩。有时他请假，还叫我上台给同学上国文课，他时常对我说："我教了五十年书，第一眼就看出你是会成器的学生。"

他对待我真是无限的包容与宽谅，他教育我如何寻找自己的理想，并坚持它。

王老师对我反常的好，使我常在深夜里反省，不致在最边缘的时候落入不可挽救的深渊。其实不是我真的好，而是我敬爱他，不敢再坏下去，不敢辜负他，不敢令他失望。

高中毕业那一天，我忍不住跑去问他："为什么所有的老师都放弃我，您却对我特

别好？”他说：“这个世界上，关怀是最有力量的，时时关怀四周的人与事，不止能激起别人的力量，也能鞭策自己不致堕落，我当学生的时候正像你一样，是被一位真正关心我的老师救起来的……”

后来我听到王雨苍老师过世的消息，就像失去了最亲爱的人一样。他给我的启示是深刻而长久的，这么多年来，我能时刻关怀周遭的人与事，并且同情那些最顽劣、最可怜、最卑下、最被社会不容的人，是我时常记得老师说的：“在这个世界上，关怀是最有力量的。”

王雨苍老师和郑人贵老师他们分别代表了好老师两种极端的典型，一个无限的慈悲，把人从深谷里拉拔起来；一个是极端的严厉，把人逼到死地激起前冲的力量。虽然他们的方法不同，我相信他们都有强烈的爱，才会表现得那么特别的面目。

这使我想起中国禅宗里，禅师启示弟子的方法，大凡好的禅师都不是平平常常，不冷不热，而是有强烈的风格，一种是慈悲的，在生活的细节里找智慧来教化弟子，使弟子在如沐春风中得到开悟，这是伟大的身教，使学生在无形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和

道路。

伟大慈悲的禅师是超越了知识教化的理解，直接进入实践的层次。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白居易问杭州鸟窠道林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

禅师曰："诸恶莫作，从善奉行。"

白居易奇怪地说："这三岁的小孩子也会说。"

禅师说："三岁小孩子虽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另一个故事是有源律师问越州大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师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

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曰："一般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

师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

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需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禅师如此，任何好的老师也无不如此，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好老师标准，只是不肯或不能依照这个标准去实践罢了，这就是身教。

但还是有一种好的禅师是不用身教的，他们用极端严厉的方法来逼迫弟子，让弟子回到最原始的自我，激发出非凡的潜力，所以中国禅宗的传统里有许多棒、喝、叱咤的故事，马祖在对待弟子百丈怀海的问题时，曾大喝一声，使怀海禅师耳聋三日。

最有名的惯用呼喝的禅师是临济义玄，由于他时常对弟子大声喝叱，使许多弟子怀疑他的慈悲但他确是一个好的老师，他曾解释自己喝的作用："我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意即斩断烦恼，智慧生起）；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意即镇摄学生心神，阻住情解）；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考验学生的功夫深浅）；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转移学生的迷执）。"

但是像临济这么严厉的禅师，他的师父黄檗禅师比他更严厉，他做黄檗的弟子三年才去问法。

他去问法："如何是佛法大意？"

声未绝，黄檗便打。

师又问，黄檗又打，如是三度发问，三度被打，总共被打了六十棒。

后来临济开悟，就断承了老师的风格。

黄檗和临济都是伟大的教禅的老师，有时他们的爱与慈悲是用棒子和喝叱来表现，并且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历史上有名的棒喝是高峰禅师和弟子了义禅师的故事。

宋朝的了义禅师，十七岁时去谒高峰禅师，高峰叫他参"万法归一"这句话，有一天，他见到松上坠雪，就写了一首偈呈给高峰，爱高峰一顿痛棒，打得坠下数丈深的悬崖、重伤，七日未死，突然大悟，大呼："老和尚，今日瞒不得我也！"高峰给他印可，为他落发。他写了一首偈：

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阳一山便无踪；

自此不疑诸佛法，更列南北与西东。

可见严厉的棒喝，有时在教育的效用上并不逊于耐心与慈悲。

当我们读到伟大的禅师启悟弟子千奇百怪的方法，使我们更能进入教育的本质，这本质不在于严厉或慈悲，而在于有没有真正的爱与智慧，来开发那引起幼小心灵，使他们进入更广大的世界。

从佛教的观点，老师与弟子也是从累世深刻的缘分来的，在禅录《古尊宿语录》中记载，文殊菩萨曾经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等七位佛陀的老师。可是在七佛成佛时，他又成为七佛的弟子。

有一位和尚问希迁禅师："文殊菩萨是七佛师，文殊有师否？"

禅师回答："文殊遇缘则有师。"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在遇到几位能启发我们的老师，是不容易的，需要深厚的宿缘。

回想起我在高中时代与老师间的缘分，我怀念最慈悲的王雨苍先生，也怀念那最严厉的郑人贵先生。

## 爱语

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读到了菩萨的"四摄"，非常令人感动。

什么是"四摄"呢？就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种摄受一切有情，令有情众人生起亲爱之心，然后得闻正法的方法，四摄与"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都是菩萨行为的重要方法。但是四无量心和六波罗蜜都有止恶、行善、自净、利他四种意义，是自利利他的，唯独四摄是纯粹的利他。

其中特别令人动容的是"爱语"，由于我们在这污浊的人间，每天都在忍受种种不优美、不纯净的语言，所以爱语显得特别重要。

什么是"爱语"呢？《瑜伽师地论》里说：

"云何菩萨自性爱语？谓菩萨于诸有情，常常宣说悦可意语、谛语、法语、引摄义语，当知是名略说菩萨爱语自性。"

"云何菩萨一切爱语？谓此爱语略有三种，一者菩萨设慰喻语，由此语故，菩萨恒时对诸有情，远离鬻蹙，先发善言。舒颜平视，含笑为先。……以是相等慰问有情。二者菩萨设庆悦语，由此语故，菩萨见有情妻子眷属财谷其所昌盛而不自知，如应觉悟以申庆悦，或知信戒闻舍慧增亦复庆悦。三者菩萨设胜益语，由此语故，菩萨宣说一切种德圆满法教相应之语，利益安乐一切有情。"

我们用白话来说，就是菩萨对一切有情众生，常用欢喜的言词说令人欢喜的话、真实的话、正法的话、引导进入道理的话，这是爱语的性质。

菩萨所用的爱语有三种，一种是安慰晓喻语，以和颜悦色，不愁眉苦脸来安慰众生，使众生心安而明义理。二是欢喜庆祝语，凡看到人家妻贤子孝、衣食丰足，或看到人家在正法上有所得，都能欢喜的庆祝。三是殊胜利益语，是说菩萨的语言永远和义理、正法圆融相应，使一切有情众生听了能有利益而得安乐。

爱语，是我们现代社会普遍冷漠的一帖良药，有时我们一整天没有说过一句爱语，同样一整天没听过一句爱语，我们听到的如果不是言不及义的话，就是妄语、恶口、现金舌、绮语，常常觉得难以消受。

有一次，我到区公所排队办事，排了老半天，看到办事的小姐一直绷着脸，从来没有对一个人和颜悦色、好言相向，当然每一个人面对她时，无不是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使我想到了，像这样的小姐，她活着是多么孤单而痛苦啊！她脸上和心上的每一条筋肉都因冷酷而僵硬了。

如果有一天她从迷执中醒来，用爱语来帮助排队办事的人，她不就是菩萨了吗？因为爱语就是布施，就是利行，就是同事，是一切菩萨的立足之处。

来果禅师说："恶口一言，角长头上；伤人一语，尾生臀际。"是警策之语，更进一步的，应是仁者口中无恶语，也就是爱语。《佛地经》里说四无量心，"慈是无""悲是不害"量的心行，因为只有无 、不害、庆祝、平等的人才说得出爱语；也只有常说爱语的的人才能庄严清静，常怀欢喜、心胸明朗，不被一切的烦恼所伤害，不为一切外

境所摇动。

在这个社会，只要人人肯一天说几次爱语，就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和谐优雅的气氛了。

## 雪的面目

在赤道，一位小学老师努力地给儿童说明“雪”的形态，但不管他怎么说，儿童也不能明白。

老师说：雪是纯白的东西。

儿童就猜测：象盐一样。

老师说：雪是冷的东西。

儿童就猜测：雪是像冰淇淋一样。

老师说：雪是粗粗的东西。

儿童就猜测：雪像砂子一样。

老师始终不能告诉孩子雪是什么以，最后，他考试的时候，出了“雪”的题目，结果有几个儿童这样回答：“雪是淡黄色，味道又冷又咸的砂。”

这个故事使我们知道，有一些事物的真相，用言语是无法表白的，对于没有看过雪的人，我们很难让他知道雪，像雪这种可看的、有形象的事物都是无法明明白白的讲，那么，对于无声无色、没有形象、不可捕捉的心念，如何能够清楚的表达呢？

我们要知道雪，只有自己到有雪的国度。

我们要听黄莺的歌声，就要坐到有黄莺的树下。

我们要闻夜来香的清气，只有夜晚走到有花的庭院。

那些写着最热烈优美的情书的，不一定是最爱我们的人；那些陪我们喝酒吃肉搭



肩拍胸的，不一定是真朋友；那些嘴里说着仁义道德的，不一定有人格的馨香；那些签了约的字据呀，也有背弃与撕毁的时候！

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事物，都是语言文字难以形容与表现的。

那么，让我们保持沉默吧！在人群中，静观谛听；在独处的时候，保持灵敏。

就像我们站在雪中，什么也不必说，就知道雪了。

在雪中清醒的孤独，总比在人群中热闹的寂寞与迷惑要好些。

雪，冷而清明，纯净优美，念念不忘，在某一个层次上，像极了我们的心。

## 风眼菩提序

我有一串风眼菩提子串成的念珠。

风眼菩提有着古朴精致的褐色，每一粒上面都有一颗美丽优雅的眼睛。我很喜欢

这一串风眼菩提念珠，每一回数它的时候，心念就飞升到空明纯粹的世界，仿佛走在精致优雅的路上，一路上有花皆香，有树皆绿，风里流着音乐，云都散得干净。

这美丽的风眼菩提子，除了念的清净还象征着什么呢？

我想，它是在启示我们应该具有独特的非凡之眼、美丽之眼、智慧之眼、悲悯之眼、宽容之眼来注视无常的人间，才能使我们活得自在光明，不怀丝毫憾恨。

在这几年，我的心里一直有着一串风眼，借着这风眼我才能有一种平淡安闲的心情来纵观人间的烦恼，让每一个烦恼都化成智慧的清气，并且带来更深的深思与觉悟。

去年，我的《紫色菩提》出版，带来读者极热烈的回响，这些回响所代表的并不是我在写文章的成就，而是我依着佛菩萨无上的智慧，来做一次人间的新诠释罢了。有许多读者因为《紫色菩提》而进入了般若智慧的阶梯，他们着急地问我：“是不是有关菩提系列的新著作呢？”

这个问题是个很好的缘起，使我有信心做进一步的探寻，希望经由我摸索的脚步，一页一页写下菩提系列，也就是觉悟的系列、智慧的系列。《风眼菩提》是这个系列的

第二部结集，从现在的位置来回顾《紫色菩提》，我自觉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从前，我觉得只有依佛所说，人间的一切才有意义；现在我知道了，即使在最卑微最劣陋的事物，我们也能找到意义，并在其中得到启发。

我们是生活在薄地上的凡夫，几乎只有极少数人在脆弱的娑婆，还能维持心境的清静；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是醉生梦死、不知死活，活在迷执而不可救拔的深渊。绝大多数的人，是活在梦与醒的边缘、活在光明与黑暗的边界、活在迷与悟的一线之间、活在菩萨与凡夫的升沉之际。

为什么我们不会完全的清醒呢？又为什么我们不会彻底的沉沦呢？那是因为从无始动劫的轮回以来，每一个众生都曾有过菩萨的愿行，这愿行由于我们一再的迷转，处在若有若无的景况，这若无若有、渴望光明纯净的愿望，使我们常常在为恶的时候，感到可耻，不愿自己再堕落下去；也使我们在行善的时候，觉得不足，希望做得多一点。

也由于这若有若无的光明愿望，使我们走向上的道路的时候，时常感到自己罪业

深重，知觉到业的累积实在不可测量。但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悲哀，因为我们累劫所种的善根也一样是深不可测的。我们学习佛菩萨的愿行，除了忏悔过去的恶业与无明，也是在开发过去的善根与明慧，寻找我们忘失了的本愿。

我努力地，也是希望能找到我所发过的愿，恢复本来清净的自我。而我把自己寻找的过程与思想写下来，是祈望着在梦与醒边缘的众生，能多一点点醒转，少一点点迷梦。我是众生里的一分，我既然能从迷梦里逐渐醒来，使我深深相信法界里的每一众生也能如我一样，走向一条更清明的道路。

在阅读、深思、修习佛的经典这几年，在持戒、禅定、智慧的体验这几年，我感觉自己比从前站在更高的接点，常能往后回顾，看我们是如何投生到这爱恨交缠的世界。也转过头来向前看，希望依着我们前世的本愿，跟随佛菩萨的足迹，走向一条美丽光明、无量无上的道路。

# 思想的天鹅

林清玄 著

## 目 录

随风吹笛

静心与抽烟

纯善的心

前世与今生

知了

花与树的完美

永 恒

红尘有缘

沉香三盏

雪中芭蕉      真正的桂冠      凤凰的翅膀  
路上的情书      咸也好，淡也好      一只鸟又飞走了  
鸳鸯香炉      晴窗一扇      有情生  
下下签      不一定是天堂

## 随风吹笛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股凉风。

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

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嫡子的声音，因为萧

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

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四野里扩散呢？笛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悠长，何况只有简单的几种节奏。

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田，我的后面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麻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

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的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像刺竹林。

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埂坐下来，独自听那一段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遭——我

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慑了，它像一片乐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

竹子的本身就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干和竹叶的关系便是演奏者。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竹子洒过了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生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

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虫鸣唱，春晨雀鸟的跃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涛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的，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乍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

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孟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座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



那种经验的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

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籁，像是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抚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明《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琤琮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锐音，盈耳绕梁，久久不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

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子那样清脆、悠远、绵长的声音。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得那么好。我了解到，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有风，竹子只是竹干，有了风，

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

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便低了，因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使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但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不到的境界。

最重要的是，再好的艺术一定有个结局。自然是没有结局的，明白了这一点，艺术家就难免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寂寞之感。人能绘下长江万里图令人动容，但永远不如长江的真情实景令人感动；人能录下蝉的鸣唱，但永远不能代替看美丽的蝉在树梢唱出动人的歌声。

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我感觉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 静心与抽烟

有一个关于禅者的笑话说：两个有烟瘾的人，一起去向一位素以严苛出名的禅师学习打坐。当他们打坐的时候，由于摄心，烟瘾就被抑制了，可是每坐完一炷香，问题就来了。

那一段休息时间被称为“静心”，可以在花园散步，并讨论打坐的心得。每到静心时间，甲乙两人便忍不住想抽烟，于是在花园互相交换抽烟的心得，愈谈愈想抽。

甲提议说：“抽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干脆直接去请示师父，看能不能抽。”

乙非常同意，问道：“由谁去问呢？”

“师父很强调个别教导，我们轮流去问好了。”甲说。

甲去请教师父，不久之后，微笑着走出禅堂对乙说：“轮到你了。”

乙走进师父房里，接着传来师父怒斥和拳打脚踢的声音，乙鼻青眼肿地爬出来，却看见甲正在悠闲地抽烟。他无比惊讶地说：“你怎么敢在这里抽烟？我刚刚去问师父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几乎把我打死了。”

甲说：“你怎么问的？”

乙说：“我问师父：‘静心的时候，可不可以抽烟？’师父立刻就生气了，你是怎么说的，师父怎么准你抽烟？”

甲得意地说：“我问师父：‘抽烟的时候，可不可以静心？’师父听了很高兴，说：‘当然可以了！’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说明了同样的一件事，如果转一个弯来看，烦恼就是菩提。

## 纯善的心

我每一次去买花，并不会先看花，而是先看卖花的人，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

能把自己打扮得与花相衬，是不应该来卖花的。

惟有像花的人，才有资格卖花。

像花的人指的不是美丽的少女，而是有活力，有风采的人。

所以，每次我看到俗人卖花，一脸的庸俗或势利，就会感到同情，想到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有三种行业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就是卖花、卖伞和卖香。那是因为这三种行业是纯善的行业，对众生只有利益，没有伤害，可以一直和人结善缘。

可叹的是，有的人是以痛苦埋怨的心在经营这纯善的行业。

我经常去买花的花店，卖花的是一位中年妇人，永远笑着，很有活力；永远穿着干净而朴素，却很有风采。

当我对她说起民间的说法，赞美她说：“老板娘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福报，才能经营这纯善的行业呀！”她笑得很灿烂，就像一朵花，不疾不徐地说：“其实，只要有纯善的心，和人结善缘，所有的行业都是前世修来的。”

## 前世与今生

有一个人来问我关于前世的问题，说他常常在梦里梦见自己的前世，他问我：“前世真的存在吗？”

前世真的存在吗？我不能回答。

我告诉他：“我可以确定的是，昨天的我是今天的我的前世，明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的来生。我们的前世已经来不及参加了，让它去吧！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来生，就掌握今天吧！”

前世或来生看起来遥远而深奥，但我总是相信，一个人只要有很好的领悟力，就能找到一些过去与未来的消息。

就好像，我们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坏习惯与坏思想，就会发现自己在过去是走了多么偏斜的道路。我们如果愿意去测量，去描绘心灵的地图，也会发现心灵的力量推动我们的未来。

因此，一个人只要很努力，就可以预见未来的路，但再大的努力也无法回到过去。所以，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现在。

我对那时常做前世梦的朋友说：“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前世的梦，还不如活在真实的眼前。”真的，世人很少对今生有恳切的了解，却妄图去了解前世，世人也多不肯依赖眼前的真我，却花许多时间寄托于来世，想来令人遗憾。

知 了

山上有一种蝉，叫声特别奇异，总是吱的一声向上拔高，沿着树木、云朵，拉高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然后，在长音的最后一节突然以低音“了”作结，戛然而止。倾听起来，活脱脱就是：

知——了！

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蝉如此清楚的叫着“知了”，终于让我知道“知了”这个词的形声与会意。从前，我一直以为蝉的幼虫名叫“蚰螬”，长大蝉蜕之后就叫作“知了”了。

蝉，是这世间多么奇特的动物，它们的幼虫长住地下达一两年的时间，经过如此漫长的黑暗飞上枝头，却只有短短一两星期的生命。所以庄子在《逍遥游》里才会感慨：“惠蛄不知春秋！”

蝉的叫声严格说起来，声量应该属噪音一类，因为声音既大又尖，有时可以越过山谷，说它优美也不优美，只有单节没有变化的长音。

但是，我们总喜欢听蝉，因为蝉声里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飞上枝头之后对这个世界的咏叹。如果在夏日正盛，林中听万蝉齐鸣，会使我们心中荡漾，想要学蝉一样，站在山巅长啸。

蝉的一生与我们不是非常接近吗？我们大部分人把半生的光阴用在学习，渴望利用这种学习来获得成功，那种漫长匍匐的追求正如知了一样；一旦我们被世人看为成功，自足的在枝头欢唱，秋天已经来了。



孟浩然有一前写蝉的诗，中间有这样几句：

黄金然桂尽，

壮志逐年衰。

日夕凉风至，

闻蝉但益悲。

听蝉声鸣叫时，想起这首诗，就觉得“知了”两字中有更深的含义。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一边在树上高歌，一边心里坦然明了，对自己说：“知了，关于生命的实相，我明白了。”

## 花与树的完美

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

花园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

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有各种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得像一棵树，完美得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少见呀。

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它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无清净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

## 永恒

有一次，她告诉他一个故事。

说是有一对情侣一起去登喜马拉雅山，恰好遇到雪崩，他被滚落的雪卷走，到一

个不知名的地方，而她则站在那滚去的雪堆旁边，呆在当地。

她回家以后，常常在梦里出现他在雪中呼喊的影像，她决心去找埋在雪中的他。每一年，她都去喜马拉雅山出事的地点找他，一年一年过去了，找了二十年，终于在山脚下找到他。

那个时候，她已经两鬓飞霜。皱纹满布，而他还是雪崩时二十年前的青春容颜。她深深地感觉到时光的力量。

说完故事，他们都深深的动容了。

她问他：“感情是可以永恒的吧！”

他说：“这样就是永恒吗？”

后来谈起了永恒，那时他们正在热恋，都真真地体会到感情可以永恒。

他们到最后也分开了，分开的地点不在喜马拉雅山，而在台北，但永恒已经像喜马拉雅山的雪片，纷纷落了一地，一下就溶化了。

除非有雪崩，但雪崩也不能保证永恒。

## 红尘有缘

### 释缘

问世间“缘”为何物，真叫人不好捉摸。

因为无法诠释人与人相遇、相知、相交的底蕴和玄机，人们便认同且袭用了从禅语中拈出的那个字——缘。

惜缘在亿万年的时光长河中相逢于今生今世；在众生芸芸的红尘人海中际会于此地此处，无论男女长幼，无论贫富美丑，这一段尘缘足堪珍惜。

情缘缘是天意，也关人情，盖因有情而后结缘，或有缘而后生情，倘若无情，如何有缘？即便有缘，也是孽缘。

## 随缘

人们常说随缘，但随缘不应是等缘。

“有愿才会有缘，如果无愿，即使有缘的人也会擦身错过。”极具禅心慧思的台湾作家林清玄如是说。

## 信缘

有这样一种朋友，也许相隔万水千山，也许分别十年八载，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永远不变的是彼此心中的那份默契与牵念。所以我相信，两缘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悟缘耳闻目睹曾经恩爱的夫妻因小事反目，共赴艰险的朋友因蝇利成仇，颇感难解。思之再三，似有醒悟：一切美好的因缘都应有三个支撑点方能长远——重情，守

义，惜缘。

## 类缘

“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空间上的缘。

为什么数百年前，上千年前某个人的思想、情怀、感悟会与我如此相似？为什么不曾谋面，不曾晤谈，心中竟是这般亲切，又是这样喜欢？为什么月光像是他的凝视，清风仿佛他的呼吸？心有灵犀，千年相通——这是时间上的缘。

## 了缘

说不尽的缘。道不破的缘。了不断的缘。是缘，非缘。有缘，无缘。缘深，缘浅。缘起，缘尽。有人灰情灭欲，斩断尘缘；有人藕断丝连，再续前缘。良缘变孽缘，仇

缘变情缘。一面之缘与一生之缘或许只在一念之间。或是情在缘已尽，或是缘在情已绝……呀！这红尘中的是非恩怨，离合聚散，又怎是一个“缘”字了得！

## 沉香三盏

去年圣诞节，在电视上看到教宗保禄六世在梵蒂冈的子夜弥撒中“奉香”。

那是用一个金钵装着的檀香，正点燃着，传说借着这一盏馨香，可以把于民们祈祷的声音上达于天庭。我看到教宗提着香钵缓缓摇动祈祷，香烟袅袅而上，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突然想起幼年的一件往事，当我知道佛教道教以外，还有天主教基督教时，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有一次我问父亲，基督教天主教到底与我们的佛教道教有什么不同呢？父亲漫不经心的说：“他们不拜拜，也不烧香。”这个回答大抵是对的，但后来我发现，“祈祷”在本质上与“拜拜”并无不同，只是一直不知道西方宗教是不是烧香。

当我看到教宗在圣坛上烧香，那种感觉就使我幼年的经验从遥远的记忆长廊中浮现出来。教宗手上的一盏香与插在祖宗神案前的香，在深一层的意义里是相同的，都是从平凡的人世往上提升，一直到我们向往的天庭。

有一回我到印度庙里，发现古老的印度宗教也是焚香的。

为什么焚了香以后，大上的诸神就知道我们的心愿呢？这个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知道。依我推想，在无形中上升的烟，因为我们不知它飞往的所在，只看它在空中散去，成为我们心灵与愿望的寄托。

焚香是最奇怪的，不论何时，只要看到一住香，心灵就有了安定的力量；相信那香不只是一缕烟，而是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神借着那一缕烟，聆听了我们的声音。

一位朋友从外国回来，送我一束西藏异香，香袋上写满了迂延扭曲的西藏文。由于它来自天寒的北方，辗转那么不易，使我一直舍不得点燃，好像用了以后，它烧尽了，就要损失什么一样。

春天以来，接连下了几十天的雨，人的心如同被雨腌制了，变酸发霉了，每天在



屋子里绕来绕去，真是令人气闷。

打开窗，那些春雨的细丝随着微风飘进屋来，屋子里总是有着濡湿的气味，有一天，我心爱的一株麒麟草的盆景，因为连日的阴雨而有了枯萎的面貌，我看着麒麟草，心中突然感到忧愁纷乱起来。

我从柜子里取出那一束西藏异香，在香案上点了一支。那香比一般庙里的香要粗一些，它的烟也是凝聚着的，过了三尺的地方就往四周散去，屋子里猛然间弥漫着一股清香。

香给人的感觉是温馨而干燥的，抗拒着屋内的潮湿。我坐在书桌前，不看书，也不工作，只是静静的冥想，让自己的心思像一支香凝聚在一起，忧郁与纷乱缓缓地淡去了，心慢慢的清醒起来。

我是喜欢雨的，但雨应该是晴天的间奏，而不能是天气的主调；一旦雨成为天气的主调，人的心情也如雨一样，交错着找不到一个重心。然而老是下雨也是无可如何的事，这时就在屋里点一支香吧！

一支香很小，却像大雨的原野里有一座凉亭，为我保有了一块干净的土地——那时是，在江南的雨势里，还有西藏草原的风情。

喝茶常常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情趣，尤其是喝功夫茶，一具小小的杯子，不能一口饮尽，而是一点点细品。

所有的茶里我最爱冻顶乌龙。冻顶不像香片那么浮，不像清茶那么涩，不像普洱那么苦，也不像铁观音那么硬；它的味道是拙朴的，它的颜色是金澄的，可以细细地品尝。

有一位朋友知道我爱冻顶，送来了一罐收藏多年的陈年冻顶，罐于上写了“沉香”两个字，沉香的色泽比冻顶要浓，气味却完全改变了。乌龙虽拙，还是有一点甘香，沉香却把甘和香蕴藏起来，只剩下真正的拙，丝毫没有火气，好像是从记忆中涤滤过的；记忆有时是无味的，却千叠万壑的幽深，让人沉潜其中，不知岁月的流转。

中国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敬陪末座，我觉得如果有“沉香”喝，它就往前蹿升，可以排到前面的位置。

最好的当然是在雨天，屋里点起一炷香，当微雨如星芒在屋外浮动时，泡一壶沉香，看烟香袅袅，而茶香盈胸，那时真可以做到宠辱皆忘的境界。

## 雪中芭蕉

王维有一幅画《雪中芭蕉》，是中国绘画史里争论极多的一幅画，他在大雪里画了一株翠绿芭蕉。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芭蕉则又是南方热带的植物，“一棵芭蕉如何能在大雪里不死呢？”这就是历来画论所争执的重心，像《渔洋诗话》说他：“只取远神，不拘细节。”沈括的《梦溪笔谈》引用张彦远的话说他：“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

但是后代喜欢王维的人替他辩护的更多，宋朝朱翌的《猗觉寮杂记》说：“右丞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辈不苟。”明朝俞弁的《山樵暇语》谈到这件事，也说都督郭鉉在广西：“亲见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坏也。”明朝的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为了替王维辩护，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梁朝诗人徐摘好一首诗：“拔残心于孤翠，植晚玩于冬余。枝横风而色碎，叶渍雪而傍孤”来证明雪中有芭蕉是可信的。一是松江陆文裕宿建阳公馆时“闽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墙，盛开红花，名美人蕉，乃知冒着雪花，盖实境也。”

这原来是很有力的证据，说明闽中有雪中的芭蕉，但是清朝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又翻案，意见与明朝谢肇淛的《文海披沙》一样，认为“如右丞雪中芭蕉，虽闽广有之，然右丞关中极雪之地，岂容有此耶？”谢肇淛并由此提出一个论点，说：“作画如作诗文，少不检点，便有纸漏。……画昭君而有帷帽，画二疏而有芒屨，画陶母剪发而手戴金驯，画汉高祖过沛而有僧，画斗牛而尾举，画飞雁而头足俱展，画掷骰而张口呼六，皆为识者所指摘，终为白璧之瑕。”期期认为不论是作什么画，都要完全追求写实，包括环境，历史，甚至地理等等因素。

我整理了这些对王维一幅画的诸多讨论，每个人讲的都很有道理，可惜王维早就逝去了，否则可以起之于地下，问他为什么在雪中画了一株芭蕉，引起这么多人的争

辩和烦恼。

我推想王维在作这幅画时，可能并没有那么严肃的想法，他只是作画罢了，在现实世界里，也许“雪”和“芭蕉”真是不能并存的，但是画里为什么不可以呢？

记得《传灯录》记载过一则禅话：六源律师问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六源又问：“一切人总如师用功否？”

师曰：“不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

这一则禅话很可以拿来为雪中芭蕉作注，在大诗人、大画家，大音乐家王维的眼中，艺术创作就和“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一样自然，后代的人看到他的创作，却没有那样自然，一定要在雪里有没有芭蕉争个你死我活，这批人正是“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此所以历经千百年后，我们只知道王维，而为他争论的人物则如风沙过眼，了无踪迹了。我并不想为“雪中确实有芭蕉”翻案，可是我觉得这个公案，历代人物争论的只是地理问题，而不能真正触及王维作画的内心世

界，也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雪中真有芭蕉为王维所眼见，是写景之作，另一种是雪中果然没有芭蕉，王维凭借着超人的想像力将之结合，做为寓意之作。也就是“精于绘事者，不以手画，而以心画”的意思。王维是中国文学史、绘画史、音乐史中少见的天才。在文学史里，他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被称为“诗佛”。在绘画史里，他和李思训齐名，李思训是“北宗之祖”，王维是“南宗之祖”，是文人画的开山宗师，在音乐史里，他是一个琵琶高手，曾以一曲《郁轮袍》名动公卿。十五岁的时候，王维作了《题友人云母障子诗》、《过秦王墓》，十六岁写《洛阳女儿行》，十七岁赋《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十九岁完成《桃源行》、《李陵咏》诸诗……无一不是中国诗学的经典之作，十九岁的王维中了解元，二十一岁考上进士，他少年时代表现的才华，使我们知道他是个伟大的天才。

王维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留下许多轶事，最著名的有两个，当时有一位宁王，有宠姬数十人，都是才貌双绝的美女。王府附近有一位卖饼的女子，长得亭亭玉立，百媚千娇，非常动人，宁王一见很喜欢她，把她丈夫找来，给了一笔钱，就带这女子

回家，取名“息夫人”，一年后，宁王问息夫人：“你还想以前的丈夫吗？”她默默不作声。于是宁王把她丈夫找来，彼此相见，息夫人见了丈夫泪流满颊，若不胜情。宁王府宾客数十人，都是当时的名士，看了没有不同情的。宁王命各人赋诗，王维即席作了《息夫人怨》：

莫以今时完，而忘旧日思；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宁王看了大为动容，于是把息夫人还给她的丈夫。

另一个是安禄山造反时，捕获皇宫中的梨园弟子数百人，大宴群贼于凝碧寺，命梨园弟子奏乐，他们触景生情不禁相对流泪，有一位叫雷海清的乐工禁不住弃琴于地，西向恸哭，安禄山大怒，当即将雷海清肢解于试马殿。王维听到这个消息，写了一首十分深沉的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奉管弦。

从王维的许多小事看来，虽然他晚年寄情佛禅，专写自然的田园诗篇，在他的性灵深处，则有一颗敏感深情，悲天悯人的心，这些故事，也使我们更确信，他的绘画不能光以写实写景观之，里面不可免的有抒情和寄意。

他早已说过：“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新唐书》的王维本传说他：“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独到，学者所不及也。”我认为，一位“意在笔先”、“天机独到”的画家，在画里将芭蕉种在大雪之中，并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天才的纤运。

王维的诗作我们读了很多，可惜的是，他的绘画在时空中失散了。故宫博物院有一幅他的作品《山阴图》，花木扶疏，流水清远，左角有一人泛舟湖上，右侧有两人谈天，一人独坐看着流郭，确能让人兴起田园之思。据说他有两幅画《江山雪雾图》、《伏生授经图》流落日本，可惜无缘得见，益发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画家留下一种神秘的怀念。

我一直觉得，历来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艺术。以《雪中芭蕉》来说，那



裸芭蕉使我们想起王维，他纵是在无边的大雪里，也有动人的翠绿之姿，能经霜雪而不萎谢。这种超拔于时空的创作，绝不是地理的求证所能索解的。

在造化的循环中，也许自然是一个不可破的樊笼，我们不能在关外苦寒之地，真见到芭蕉开花；但是伟大的心灵往往能突破樊笼，把大雪消溶，芭蕉破地而出，使得造化的循环也能有所改变，这正是抒情，正是寄意，正是艺术创作最可贵的地方。寒冰有什么可畏呢？王维的《雪中芭蕉图》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 真正的桂冠

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写信给我，说她本来是美术系的学生，最喜欢的事是背着画具到阳光下写生，希望画下人世间一切美的事物。寒假的时候她到一家工厂去打工，却把右手压折了，从此，她不能背画具到户外写生，不能再画画，甚至也放弃了学校的课业，顿觉生命失去了意义；她每天痛苦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任何事情都带着一

种悲哀的情绪，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我困惑了很久，不知如何回答。也使我想起法国的侏儒大画家罗德列克(Toulouse Lautrec)。罗德列克出身贵族，小的时候聪明伶俐，极得宠爱，可惜他在十四岁的时候不小心绊倒，折断了左腿，几个月后，母亲带着他散步，他跌落阴沟，把右腿也折断了，从此，他腰部以下的发育完全停止，成为侏儒。

罗德列克的遭遇对他本人也许是个不幸，对艺术却是个不幸中的大幸，罗德列克的艺术是在他折断双腿以后才开始诞生，试问一下：罗德列克如果没有折断双腿，他是不是也会成为艺术史上的大画家呢，罗德列克说过：“我的双腿如果和常人那样的话，我也不画画了。”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从罗德列克遗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正在跳舞的女郎和奔跑中的马特别感兴趣，也留下许多佳作，这正是来自他心理上的补偿作用，借着绘画，他把想跳舞和想骑马的美梦投射在艺术上面，因此，罗德列克倘若完好如常人，恐怕今天我们也看不到舞蹈和奔马的名作了。

每次翻看罗德列克的画册，总使我想起他的身世来。我想到：生命真正的桂冠到底是什么呢？是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与草木同朽？或是在挫折之后，从灵魂的最深处出发而获得永恒的声名呢？这些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答案就是在命运的摆布之中，是否能重塑自己，在灰烬中重生。

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性格绝对不同的神，一个是理性的、智慧的、冷静的阿波罗；另一个是感性的、热烈的、冲动的戴奥尼修斯。他们似乎代表了生命中两种不同的气质，一种是热情浪漫，一种是冷静理智，两者在其中冲激而爆出闪亮的火光。

从社会的标准来看，我们都希望一个正常人能稳定、优雅、有自制力，希望每个人的性格和表现像天使一样，可是这样的性格使大部分人都成为平凡的人，缺乏伟大的野心和强烈的情感。一旦这种阿波罗性格受到激荡、压迫、挫折，很可能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心底的戴奥尼修斯伸出头来，散发如倾盆大雨的狂野激情，艺术的原创力就在这种情况下生发，生活与命运的不如意正如一块磨刀石，使澎湃的才华愈磨愈锋利。

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大部分是阿波罗性格，为我们留下了生命深远的刻绘；但是史上的艺术家则大部分是戴奥尼修斯性格，为我们烙下了生命激情的证记。也许艺术家们都不能见于当世，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却使他们戴上了永恒、真正的桂冠。

这种命运的线索有迹可循，有可以转折的余地。失去了双脚，还有两手；失去了右手，还有左手；失去了双目，还有清明的心灵；失去了生活凭惜，还有美丽的梦想——一只要生命不被消灭，一颗热烈的灵魂也就有可能在最阴暗的墙角燃出耀目的光芒。

生命的途程就是一个惊人的国度，没有人能完全没有苦楚地度过一生，倘若一遇苦楚就怯场，一道挫折就同关斗室，那么，就永远不能将千水化为白练，永远个能合百音成为一歌，也就永远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如果你要戴真正的桂冠，就永远不能放弃人生的苦楚，这也许就是我对“我怎么办？”的一个答案吧！

## 凤凰的翅膀

我时常想，创作的生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恒星或行星一争，发散出永久而稳定的光芒，这类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巨大而深刻的作品；另一类是像彗星或流星一样，在黑夜的星空一闪，留下了短暂而眩目的光辉，这类作品特别需要灵感，也让我们在一时之间洗涤了心灵。

两种创作的价值无分高下，只是前者较需要深沉的心灵，后者则较需要飞扬的才气。

最近在台北看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作品《女人城》，颇为费里尼彗星似的才华所震慑。那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在火车上邂逅年轻貌美的女郎而下车跟踪，误入了全是女人的城市，那里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有歌舞女郎、荡妇、泼妇、应召女郎、“第三性”女郎等等，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费里尼像在写一本灵感的记事簿，每一段落都表现出光辉耀眼的才华。

这些灵感的笔记，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梦，粗看每一场均是超现实而没有任何意义，细细地思考则仿佛每一场梦我们都经历过，任何的梦境到最后都是空的，但却为我们写下了人世里不可能实现的想像。

诚如费里尼说的：“这部影片有如茶余饭后的闲谈，是由男人来讲述女人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但是男人并不了解女人，于是就像童话中的小红帽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一般。既然这部影片是一个梦，就用的是象征性的语言；我希望你们不要努力去解释它的涵意；因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有时候灵感是无法解释的，尤其对创作者而言，有许多灵光一闪的理念，对自己很重要，可是对于一般人可能毫无意义，而对某些闪过同样理念的人，则是一种共鸣，像在黑夜的海上行舟，遇到相同明亮的一盏灯。

在我们这个多变的时代里，艺术创作者真是如凤凰一般，在多彩的身躯上还拖着一条斑斕的尾羽；它从空中飞过，还唱出美妙的歌声。记得读过火凤凰的故事，火凤凰是世界最美的鸟，当它自觉到自己处在美丽的颠峰，无法再向前飞的时候，就火焚自己，然后在灰烬中重生。

这是个非常美的传奇，用来形容艺术家十分贴切。我认为，任何无法在自己的灰烬中重生的艺术家，就无法飞往更美丽的世界，而任何不能自我火焚的人，也就无法穿破自己，让人看见更鲜美的景象。

像是古语说的“破釜沉舟”，如果不能在启帆之际，将岸边的舟船破沉，则对岸即使风光如画，气派恢宏，可能也没有充足的决心与毅力航向对岸。艺术如此，凡人也一样，我们的梦想很多，生命的抉择也很多，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的翅膀而迟疑不决，丧失了抵达对岸的时机。

人是不能飞翔的，可是思想的翅膀却可以振风而起，飞到不可知的远方，这也就是人可以无限的所在。不久以前，我读到一本叫《思想的神光》的书，里面谈到人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光芒和形式，而这种思想的神光虽是肉眼所不能见，新的电子摄影器却可以在人身上摄得神光，从光的明暗和颜色来推断一个人的思想。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我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神光便已到达他的身侧温暖着我们思念的人；当我们忌恨一个人的时候，思想的神光则书到他的身侧和他的

神光交战，两人的心灵都在无形中受损。而中国人所说的“缘”和“神交”，都是因于思想的神光有相似之处，在无言中投合了。

我觉得这“思想的神光”与“灵感”有相似之处，在“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时，灵感是一柱擎天；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时，灵感是专注的飞向远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灵感是无所不在，像是沉默的、宝相庄严的坐在心灵深处灯火阑珊的地方。

灵感和梦想都是不可解的，但是可以锻炼，也可以培养。一个人在生命中千回百折，是不是能打开智慧的视境，登上更高的心灵层次，端看他能不能将仿佛不可知的灵感锤炼成遍满虚空的神光，任所邀翔。

人的思考是凤凰一样多彩，人一闪而明的梦想则是凤凰的翅膀，能冲向高处，也能飞向远方，更能历千百世而不消磨——因此，人是有限的，人也是无限的。

## 路上的情书



我捡过一封诀别的情书。

情书上有这样看来普通的句子：“当初是我选择了你，心里明知与你不会长久，还是执著的选择了你。”

“这些日子以来，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路。”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一定会认识比我好上千倍的女孩。”

“由衷地希望在没有我的日子，你依然过得好。”

会捡到这封情书是很偶然的。有一天我在路上散步，刮起一阵强风，一个印刷十分精美的信封落在我的眼前，信封没有署名，也没有缄封，我就打开来看。

是一封很长的诀别信，看来是十七岁的少女写给十八岁的男朋友的信，显然她是要离开他了，于是找了许许多多藉口。

奇怪的是，这封信收信和发信的人都没有名字，写信的少女叫作“March”，她的男朋友叫作“Decenber”，是三月写给十二月的信呢！可以想见十二月收到这封信，

脸如寒冬的样子。三月的信写得这么苦，心情也不像阳春的季节。

可是，这么重要的信为什么会掉在路上呢？

它有几个时间的可能，一是少女写好信不小心遗落的，二是她随手丢弃，三是男朋友收到后，非常生气，回家的路上就顺手扔了。

不管如何，这封没有地址与署名的诀别信，一定是亲手递交的，可见这个少女非常有诚意，又写诀别信、又亲手交托。不像我们年轻时的感情事件，对方离开时的理由到如今都还是谜一样。

三月在信里说：“在你十八岁生日时，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一定会送你一枚银戒指，传说在十八岁生日时收到银戒指，此后将会一路顺畅平安。如今，这段甜蜜的过去就要放弃，明知你是真心爱我，December，回头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就好，珍重！再见！”

这结尾写得真不错，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读着路上偶然捡到的情书，想到少年时代我们的情感都是如此纠缠的，因为不能了解一切都只是偶然。

银戒指何必等到分手之后再送，今天送不是很好吗？明天的事，谁知道呢？

不知道后来三月找到四月，十二月找到一月没有？

那信纸也选得很好，是一个背着行李站在铁轨交叉点的少女，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不管怎么走，都会有路。”我把诀别的情书收好，想起这句话。

## 咸也好，淡也好

有这样一则故事，老僧的一位老友来拜访他。

吃饭时，他只配一道咸菜。老友忍不住问他：“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咸有咸的味道。”老僧回答道。

吃完饭后，老僧倒了一杯白开水喝，老友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么平淡的开水？”老僧笑着说：“开水虽淡，可是淡也有淡的味道。”

是啊！咸菜的咸与白开水的淡就像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不同情境与事件。在我们

无力做出选择的情况下，命运安排我们什么，我们就享受什么好了！漫漫人生路我们需要品尝各种滋味，需要体验各种心境。样样不可缺，样样不可少，这才是圆满的结局。

咸，是强烈的信念，炽热的情感，剧烈的痛苦，沉醉的痴迷，彻骨的孤独，狂热的爱恋……淡，是轻松的自由，清淡的生活，适当的沉默，细心的关怀，温和的知足，伟大的平凡……超越了咸与淡的分别，才能真正品味到咸菜的好滋味与白水的真清甜，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领悟的最高境界。

## 一只鸟又飞走了

儿子小时候，每次吵闹，我就拿起电话筒拨 117 给他听。117 是报时台，会不断播报时间，每 5 秒一次。儿子的好

奇心很强，一听报时台就停止哭闹了。

很久以后，有一次他听报时台，满脸疑惑地问我：“为什么电话里的鸟都飞来飞去，有时候多一只鸟，有时候

少一只鸟？”我把电话拿来听，话筒里播着：“下面音响十一点五分五秒……下面音响十一点六分零秒……”原

来，儿子把“秒”听成“鸟”，“十一点五分五鸟，十一点六分零鸟”，这不是非常奇怪吗？我正在思索的时候，

儿子把话筒抢走，说：“爸，你听那么久，一只鸟又飞走了。”

我每次想到时间宝贵，就会想起这件往事，生命里的每一秒都是一只宝贵的鸟，它不断地张开翅膀，飞去，仿

佛天上的鹭鸶成行。

最悲哀的是，每一只鸟都不属于我，每一只鸟都留不下来

## 鸳鸯香炉

一对瓷器做成的鸳鸯，一只朝东，一只向西，小巧灵动，仿佛刚刚在天涯的一角交会，各自轻轻拍着羽翼，错着身，从水面无声划过。

这一对鸳鸯关在南京东路一家宝石店中金光闪烁的橱窗一角，它鲜艳的色彩比珊瑚宝石翡翠还要灿亮，但是由于它的游姿那样平和安静，竟仿若它和人间全然无涉，一直要往远方无止尽的游去。

再往内望去，宝石店里供着一个小小的神案，上书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晨香还未烧尽，烟香缭绕，我站在橱窗前不禁痴了，好像鸳鸯带领我，顺着烟香的纹路游到我童年的梦境里去。

记得我还未识字以前，祖厅神案上就摆了一对鸳鸯，是瓷器做成的檀香炉，终年氤氲着一缕香烟，在厅堂里绕来绕去，檀香的气味仿佛可以勾起人沉深平和的心胸世界，即使是一个小小孩儿也被吸引得意兴飘飞。我常和兄弟们在厅堂中嬉戏，每当我跑过香炉前，闻到檀香之气，总会不自觉地出了神，呆呆看那一缕轻淡但不绝的香烟。

尤其是冬天，一缕直直飘上的烟，不仅是香，甚至也是温暖的象征。有时候一家人不说什么，夜里围坐在香炉前面，情感好像交融在炉中，并且烧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了。它比神案上插香的炉子让我更深切感受到一种无名的温暖。

最喜欢夏日夜晚，我们围坐听老祖父说故事，祖父总是先慢条斯理地燃了那个鸳鸯香炉，然后坐在他的藤摇椅中，说起那些还流动血泪声香的感人故事。我们依在祖父膝前张开好奇的眼眸，倾听祖先依旧动人的足音响动，愈到星空夜静，香炉的烟就直直升到屋梁，绕着屋梁飘到庭前来，一丝一丝，萤火虫都被吸引来，香烟就像点着萤火虫尾部的光亮，一盏盏微弱的灯火四散飞升，点亮了满天的向往。

有时候是秋色萧瑟，空气中有一种透明的凉，秋叶正红，鸳鸯香炉的烟柔软得似蛇一样升起，烟用小小的手推开寒凉的秋夜，推出一扇温暖的天空。从潇湘的后院看去，几乎能看见那一对鸳鸯依偎着的身影。

那一对鸳鸯香炉的造型十分奇妙，雌雄的腹部连在一起，雄的稍前，雌的在后。雌鸳鸯是铁灰一样的褐色，翅膀是紺青色，腹部是白底有褐色的浓斑，像褐色的碎花

开在严冬的冰雪之上，它圆形的小头颅微缩着，斜依在雄鸳鸯的肩膀上。

雄鸳鸯和雌鸳鸯完全不同，它的头高高仰起，头上有冠，冠上是赤铜色的长毛，两边彩色斑斓的羽翼高高翘起，像一个两面夹着盾牌的武士。它的背部更是美丽，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紫的全开在一处，仿佛春天里怒放的花园，它的红嘴是龙吐珠，黑眼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腹部微芒的白点是满天星。

那一对相偎相依的鸳鸯，一起栖息在一片晶莹翠绿的大荷叶上。

鸳鸯香炉的腹部相通，背部各有一个小小的圆洞，当檀香的烟从它们背部冒出的时候，外表上看像是各自焚烧，事实上腹与腹间互相感应。我最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在雄鸳鸯身上烧了檀香，然后把雄鸳鸯的背部盖起来，烟与香气就会从雌鸳鸯的背部升起；如果在雌鸳鸯的身上烧檀香，盖住背部，香烟则从雄鸳鸯的背上升起来；如果把两边都盖住，它们就像约好的一样，一瞬间，檀香就在腹中熄灭了。

倘若两边都不盖，只要点着一只，烟就会均匀的冒出，它们各生一缕烟，升到中途慢慢氤氲在一起，到屋顶时已经分不开了，交缠的烟在风中弯弯曲曲，如同合唱着



一首有节奏的歌。

鸳鸯香炉的记忆，是我童年的最初，经过时间的洗涤愈久，形象愈是晶明，它几乎可以说是我对情感和艺术向往的最初。鸳鸯香炉不知道出于哪一位匠人之手，后来被祖父购得，它的颜色造型之美让我明白体会到中国民间艺术之美；虽是一个平凡的物件，却有一颗生动灵巧的匠人灵魂在其中游动，使香炉经过百年都还是活的一般。民间艺术之美总是平凡中见真性，在平和的贞静里历百年还能给我们新的启示。

关于情感的向往，我曾问过祖父，为什么鸳鸯香炉要腹部相连？祖父说：

鸳鸯没有单只的。鸳鸯是中国人对夫妻的形容。夫妻就像这对香炉，表面各自独立，腹中却有一点心意相通，这种相通，在点了火的时候最容易看出来。

我家的鸳鸯香炉每日都有几次火焚的经验，每经一次燃烧，那一对鸳鸯就好像靠得更紧。我想，如果香炉在天际如烽火，火的悲壮也不足以使它们殉情，因为它们的精神和象征立于无限的视野，永远不会畏怯，在火炼中，也永不消逝。比翼鸟飞久了，总会往不同的方向飞，连理枝老了，也只好在枝桠上无聊的对答。鸳鸯香炉不同，因

为有火，它们不老。

稍稍长大后，我识字了，识字以后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想像力飞奔，常常从一个字一个词句中飞腾出来，去找新的意义。“鸳鸯香炉”四字就使我想像力飞奔，觉得用“鸳鸯”比喻夫妻真是再恰当不过，“鸳”的上面是“怨”，“鸯”的上面是“央”。

“怨”是又恨又叹的意思，有许多抱怨的时刻，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时刻，甚至也有很多苦痛无处诉的时刻。“央”是求的意思，是诗经中说的“和铃央央”的和声，是有求有报的意思，有许多互相需要的时刻，有许多互相依赖的时刻，甚至也有很多互相怜惜求爱的时刻。

夫妻生活是一个有颜色、有生息、有动静的世界，在我的认知里，夫妻的世界几乎没有无怨无尤幸福无边的例子，因此，要在“怨”与“央”间找到平衡，才能是永世不移的鸳鸯。鸳鸯香炉的腹部相通是一道伤口，夫妻的伤口几乎只有一种药，这药就是温柔，“怨”也温柔，“央”也温柔。

所有的夫妻都曾经拥抱过、热爱过、深情过，为什么有许多到最后分飞东西，或

者郁郁而终呢？爱的诺言开花了，虽然不一定结果，但是每年都开了更多的花，用来唤醒刚坠入爱河的新芽，鸳鸯香炉是一种未名的爱，不用声名，千万种爱都升自胸腹中柔柔的一缕烟。把鸳鸯从水面上提升到情感的诠释，就像鸳鸯香炉虽然沉重，它的烟却总是往上飞升，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吧！

至于“香炉”，我感觉所有的夫妻最后都要迈人“共守一炉香”的境界，久了就不只是爱，而是亲情。任何婚姻的最后，热情总会消褪，就像宗教的热诚最后会平淡到只剩下虔敬；最后的象征是“一炉香”，在空阔平朗的生活中缓缓燃烧，那升起的烟，我们逼近时可以体贴地感觉，我们站远了，还有温暖。

我曾在万华的小巷中看过一对看守寺庙的老夫妇，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晨昏时上一炷香，以及打扫那一间被岁月剥蚀的小端。我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无言，轻轻的动作，任阳光一寸一寸移到神案之前，等到他们工作完后，总是相携着手，慢慢左拐右弯地消失在小巷的尽头。

我曾在信义路附近的巷子口，看过一对捡拾破烂的中年夫妻，丈夫吃力地踩着一

辆三轮板车，口中还叫着收破烂特有的语言，妻子经过每家门口，把人们弃置的空罐酒瓶、残旧书报一一丢到板车上，到巷口时，妻子跳到板车后座，熟练安稳的坐着，露出做完工作欣慰的微笑，丈夫也突然吹起口哨来了。

我曾在通化街的小面摊上，仔细地观察一对卖牛肉面的少年夫妻；文夫总是自信地在热气腾腾的锅边下面条，妻子则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清洁桌椅，一边还要蹲下腰来洗涤油污的碗碟。在卖面的空档，他们急急地共吃一碗面，妻子一径地把肉夹给丈夫，他们那样自若，那样无畏地生活着。

我也曾在南澳乡的山中，看到一对刚做完香菇烘焙工作的山地夫妻，依偎的共坐在一块大石上，谈着今年的耕耘与收成，谈着生活里最细微的事，一任顽皮的孩童丢石头把他们身后的鸟雀惊飞而浑然不觉。

我更曾在嘉义县内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里，看到一位须发俱白的老先生，爬到一棵莲雾树上摘莲雾，他年迈的妻子围着布兜站在莲雾树下接莲雾，他们的笑声那样年少，连围墙外都听得清明。他们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说明的是一炉燃烧了很久的香还

会有它的温暖，那香炉的烟虽弱，却有力量，它顺着岁月之流可以飘进任何一扇敞开的门窗。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总是站得远远的仔细听，香炉的烟声传来，其中好像有瀑布奔流的响声，越过高山，流过大河，在我的胸腹间奔湍。如果没有这些生活平凡的动作，恐怕也难以印证情爱可以长久吧！

童年的鸳鸯香炉，经过几次家族的搬迁，已经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或者在另一个少年家里的神案上，再要找到一个同样的香炉恐怕永得可得，但是它的造形、色泽，以及在荷叶上栖息的姿势，却为时日久还是鲜锐无比。每当在情感挫折生活困顿之际，我总是循着时间的河流回到岁月深处去找那一盏鸳鸯香炉，它是情爱最美丽的一个鲜红落款，情爱画成一张重重叠叠交缠不清的水墨画，水墨最深的山中洒下一条清明的瀑布，瀑布流到无止尽地方是香炉美丽明晰的章子。

鸳鸯香炉好像暗夜中的一盏灯，使我童年对情感的认知乍见光明，在人世的幽晦中带来前进的力量，使我即使只在南京东路宝石店橱窗中，看到一对普通的鸳鸯瓷器都要怅然良久。就像坐在一个黑忽忽的房子里，第一盏点着的灯最明亮，最能感受明

与暗的分野，后来即使有再多的灯，总不如第一盏那样，让我们长记不熄；坐在长廊尽处，纵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尽了，香炉的微光还在记忆的最初，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温暖的燃烧着。

## 晴窗一扇

台湾登山界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又美丽又哀愁的故事。

传说有一位青年登山家，有一次登山的时候，不小心跌落在冰河之中；数十年之后，他的妻子到那一带攀登，偶然在冰河里找到已经被封冻了几十年的丈夫。这位埋在冰天雪地里的青年，还保持着她年轻时代的容颜，而他的妻子因为在尘世里，已经是两鬓飞霜年华老去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整个胸腔都震动起来，它是那么简短，那么有力地说出了人处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确定是渺小的，有许多机缘巧遇正如同在数十年后相遇

在冰河的夫妻。

许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失去的地平线》，那里是没有时空的，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一天，一位青年在登山时迷途了，闯入了失去的地平线，并且在那里爱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少女向往着人间的爱情，青年也急于要带少女回到自己的家乡，两人不顾大家的反对，越过了地平线的谷口，穿过冰雪封冻的大地，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人间；不意在青年回头的那一刻，少女已经是满头银发，皱纹满布，风烛残年了。故事便在幽雅的音乐和纯白的雪地中揭开了哀伤的结局。

本来，生活在失去的地平线的这对恋侣，他们的爱情是真诚的，也都有创造将来的勇气，他们为什么不能有圆满的结局呢？问题发生在时空，一个处在流动的时空，一个处在不变的时空，在他们相遇的一刹那，时空拉远，就不免跌进了哀伤的迷雾中。

最近，台北在公演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改编的舞台剧，我少年时代几次读《游园惊梦》，只认为它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年岁稍长，重读这篇小说，竟品出浓浓的无可奈何。经过了数十年的改变，它不只是一个年华逝去的妇人对风华万种的少女时

代的回忆，而是对时空流转之后人力所不能为的忧伤。时空在不可抗拒的地方流动，到最后竟使得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时间”和“空间”这两道为人生织锦的梭子，它们的穿梭来去竟如此的无情。

在希腊神话里，有一座不死不老的神仙们所居住的山上，山口有一个大的关卡，把守这道关卡的就是“时间之神”，它把时间的流变挡在山外，使得那些神仙可以永葆青春，可以和山和太阳和月亮一样的永恒不朽。

做为凡人的我们，没有神仙一样的运气，每天抬起头来，眼睁睁的看见墙上挂钟滴滴答答走动匆匆的脚步，即使坐在阳台上沉思，也可以看到日升、月落、风过、星沉，从远远的天外流过。有一天，我们偶遇到少年游伴，发现他略有几茎白发，而我们的心情也微近中年了。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紫丁香花开了，可是一趟旅行回来，花瓣却落了满地。有一天，我们看到家前的旧屋被拆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却盖起一栋崭新的大楼。有一天……我们终于察觉，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移是哪些的无情和霸道，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中国的民间童话里也时常描写这样的情景，有一个人在偶然的机缘下到了天上，或者游了龙宫，十几天以后他回到人间，发现人事全非，手足无措；因为“天上一日，世上一年”，他游玩了十数大，世上已过了十几年，十年的变化有多么大呢？它可以大到你回到故乡，却找不到自家的大门，认不得自己的亲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里很能表达这种心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数十年的离乡，甚至可以让主客易势呢！

佛家说“色相是幻，人间无常”实在是参透了时空的真实，让我们看清一朵蓓蕾很快的盛开，而不久它又要调落了。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该书的自序里有短短的一段话：“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我常对于别人说“某甲现在若干岁”感到奇怪，若干，是积起来而可以保存的意思，而现在他的岁积存在什么地方呢？可以拿出来数吗？可见以往的我已经完全改变消失，不仅是这样，

我写到这一句，这一句以前的时间已经很快改变消失，这是最令人心痛的。)正是道出了一个大小小说家对时空的哀痛。古来中国的伟大小说，只要我们留心，它讲的几乎全有一个深刻的时空问题，《红楼梦》的花柳繁华温柔富贵，最后也走到时空的死角成《水浒传》的英雄豪杰重义轻生，最后下场凄凉；《三国演义》的大主题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瓶梅》是色与相的梦幻散灭；《镜花缘》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聊斋志异》是神鬼怪力，全是虚空；《西厢记》是情感的失散流离；《老残游记》更明显的道出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几乎无一例外的，说出了人处在时空里的渺小，可惜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深入探讨，否则一定会发现中国民间思想，对时空的递变有很敏感的触觉。西方有一句谚语：“你要永远快乐，只有向痛苦里去找。”正道出了时空和人生的矛盾，我们觉得快乐时，偏不能永远，留恋着不走的，永远远是那令人厌烦的东西——这就是在人生边缘上不时作弄我们的时间和空间。

柏拉图写过一首两行的短诗：

你看着星么，我的星星？

我愿为天空，得以无数的眼看你！

人可以用多么美的句子，多么美的小说来写人生，可惜我们不能是天空，不能是那永恒的星星，只有看着消逝的星星感伤的份。

有许多人回忆过去的快乐，恨不能与旧人重逢，恨不能年华停伫，事实上，却是天涯远隔，是韶光飞逝，即使真有一天与故人相会，心情也像在冰雪封冻的极地，不免被时空的箭射中而哀伤不已吧！日本近代诗人和泉式部有一首有名的短诗：

心里怀念着人，

见了泽上的萤火，

也疑是从自己身体出来的梦游的魂。

我喜欢这首诗的意境，尤其“萤火”一喻，我们怀念的人何尝不是夏夜的萤火忽明忽灭、或者在黑暗的天空一转就远去了，连自己梦游的魂也赶不上，真是对时空无情极深的感伤了。

说到时空无边无尽的无情，它到终极会把一切善恶、美丑、雅俗、正邪、优劣都涤洗干净，再有情的人也丝毫无力挽救。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而捻颡丧、优柔不前呢？是不是就坐等着时空的变化呢？

我觉得大可不必，人的生命虽然渺小短暂，但它像一扇晴窗，是由自己小的心眼里来照见大的世界。

一扇晴窗，在面对时空的流变时飞进来春花，就有春花；飘进来萤火，就有萤火；传进秋声，就来了秋声；侵进冬寒，就有冬寒。闯进来情爱就有情爱，刺进来忧伤就有忧伤，一任什么事物到了我们的晴窗，都能让我们更真切地体验生命的深味。

只是既然是晴窗，就要有进有出，曾拥有的幸福，在失去时窗还是晴的；曾被打击的重伤，也有能力平复；努力维持着窗的晶明，哪些任时空的梭子如百鸟之翔在眼前乱飞，也能有一种自在的心情，不致心乱神迷。有的人种花是为了图利，有的人种花是为了无聊，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真爱花才去种花——只有用“爱”去换“时空”才不吃亏，也只有心如晴窗的人才有真正的爱，更只有爱花的人才能种出最美的

花。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 有情生

我很喜欢英国诗人布雷克的一首短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就撕掉脑里的一根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因为在短短的四句诗里，他表达了一个诗人悲天悯人的胸怀，看到被猎的兔子和受伤的云雀，诗人的心情化做兔子和云雀，然后为人生写下了警句。这首诗可以说暗暗冥合了中国佛家的思想。

在我们眼见的四周生命里(也就是佛家所言的“六道众生”),是不是真是有情的呢?中国佛家所说的“仁人爱物”是部是说明着物与人一样的有情呢?

每次我看到林中歌唱的小鸟,总为它们的快乐感动;看到天际结成人字,一路南飞的北雁,总为它们互助相持感动;看到喂饲着乳鸽的母鸽,总为它们的亲情感动;看到微雨里比翼双飞的燕子,总为它们的情爱感动。这些长着翅膀的飞禽,处处都显露了天真的情感,更不要说在地上体躯庞大,头脑发达的走兽了。

甚至,在我们身边的植物,有时也表达着一种微妙的情感,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机缘和生命力;只要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在阳光雨露中快乐展开叶子的植物,感觉高大树木的精神和呼吸,体会那正含苞待开的花朵,还有在原野里随风摇动的小草,都可以让人真心的感到动容。

有时候,我又觉得怀疑,这些简单的植物可能并不真的有情,它的情是因为和人的思想联系着的;就像佛家所说的“从缘悟达”;禅宗里留下许多这样的见解,有的看到翠竹悟道,有的看到黄花悟道,有的看到夜里大风吹折松树悟道,有的看到牧牛吃

草悟道，有的看到洞中大蛇吞食蛤蟆悟道，都是因无情物而观见了有情生。世尊释迦牟尼也因夜观明星悟道，留下“因星悟道，悟罢非星，不逐于物，不是无情”的精语。

我们对所有无情之物表达的情感也应该做如是观。吕洞宾有两句诗：“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原是把世界山川放在个人的有情观照里；就是性情所至，花草也为之含情脉脉的意思。正是有许多草木原是无心无情，若要能触动人的灵机则颇有余味。

我们可以意不在草木，但草木正可以寄意；我们不要叹草木无情，因草木正能反映真性。在有情者的眼中，蓝田能日暖，良玉可以生烟；朔风可以动秋草，边马也有归心；蝉噪之中林愈静，鸟鸣声里山更幽；甚至感时的花会溅泪，恨别的鸟也惊心……何况是见一草一木子性情之中呢？

## 常春藤

在我家巷口有一间小的木板房屋，居住着一个卖牛肉面的老人。那间木板屋可能是一座违章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整座木屋往南方倾斜成一个夹角，木屋处在两座大楼之间，益形破败老旧，仿佛随时随地都要倾颓散成一片片木板。

任何人路过那座木屋，都不会有心情去正视一眼，除非看到老人推着面摊出来，才知道那里原来还有人居住。

但是在那断板残瓦南边斜角的地方，却默默地生长着一株常春藤，那是我见过最美的一株，许是长久长在阴凉潮湿肥沃的土地上，常春藤简直是毫无忌惮的怒放着，它的叶片长到像荷叶一般大小，全株是透明翡翠的绿，那种绿就像朝霞照耀着远远群山的颜色。

沿着木板壁的夹角，常春藤几乎把半面墙长满了，每一株绿色的枝条因为被夹壁压着，全往后仰视，好像望天空伸出了一排厚大的手掌；除了往墙上长，它还在地面四周延伸，盖满了整个地面，近看有点像还没有开花的荷花池了。

我的家里虽然种植了许多观叶植物，我却独独偏爱木板屋后面的那片常春藤。无



事的黄昏，我在附近散步，总要转折到巷口去看那棵常春藤，有时看得发痴，隔不了几天去看，就发现它完全长成不同的姿势，每个姿势都美到极点。

有几次是清晨，叶片上的露珠未干，一颗颗滚圆的随风在叶上转来转去，我再仔细地看它的叶子，每一片叶都是完整饱满的，丝毫没有一丝残缺，而且没有一点尘迹；可能正因为它长在夹角，连灰尘都不能至，更不要说小猫小狗了。我爱极了长在巷口的常春藤，总想移植到家里来种一株，几次偶然遇到老人，却不敢开口。因为它正长在老人面南的一个窗口，倘若他也像我一样珍爱他的常春藤，恐怕不肯让人剪裁。

有一回正是黄昏，我蹲在那里，看到常春藤又抽出许多新芽，正在出神之际，老人推着摊车要出门做生意，木门咿呀一声，他对着我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我趁机说：“老伯，能不能送我几株您的常春藤？”

他笑着说：“好呀，你明天来，我剪几株给你。”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背着夕阳向巷子外边走去。

老人如约的送了我常春藤，不是一两株，是一大把，全是他精心挑捡过，长在墙

上最嫩的一些。我欣喜的把它种在花盆里。

没想到第三天台风就来了，不但吹垮了老人的木板屋，也把一整株常春藤吹得没有影踪，只剩下一片残株败叶，老人忙着整建家屋，把原来一片绿意的地方全清扫干净，木屋也扶了正。我觉得怅然，将老人送我的一把常春藤要还给他，他只要了一株，他说：“这种草的耐力强，一株就要长成一片了。”

老人的常春藤只随便一插，也并不见他施水除草，只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我的常春藤细心的养在盆里，每天晨昏依时浇水，同样也在阳台上接受阳光和雨露。

然后我就看着两株常春藤在不同的地方生长，老人的常春藤愤怒的抽芽拔叶，我的是温柔的缓缓生长；他的芽愈抽愈长，叶子愈长愈大；我的则是芽愈来愈细，叶子愈长愈小。比来比去，总是不及。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现在，老人的木板屋有一半已经被常春藤覆盖，甚至长到窗口；我的花盆里，常春藤已经好像长进宋朝的文人画里了，细细的垂覆枝叶。我们研究了半天，老人说：“你的草没有泥土，它的根没有地方去，怪不得长不大。呀！还

有，恐怕它对这块烂泥地有了感情呢！”

## 非洲红

三年前，我在一个花店里看到一株植物，茎叶全是红色的，虽是盛夏，却溢着浓浓秋意。它被种植在一个深黑色滚着白边的磁盆里，看起来就像黑夜雪地上的红枫。卖花的小贩告诉我，那株红植物名字叫“非洲红”，是引自非洲的观叶植物。我向来极爱枫树，对这小圆叶而颜色像枫叶的“非洲红”自也爱不忍释，就买来摆在书房窗口外的阳台，每日看它在风中摇曳。“非洲红”是很奇特的植物，放在室外的时候，它的枝叶全是血一般的红；而摆在室内就慢慢的转绿，有时就变得半红半绿，在黑盆子里煞是好看。它叶子的寿命不久，隔一两月就全部落光，然后在茎的根头又一夜之间抽放出绿芽，一星期之间又是满头红叶了。“使我真正感受到时光变异的快速，以及生机的运转。年深日久，它成为院子里，我非常喜爱的一株植物。

去年我搬家的时候，因为种植的盆景太多，有一大部分都送人了。新家没有院子，我只带了几盆最喜欢的花草，大部分的花草都很强韧，可以用卡车运载，只有非洲红，它的枝叶十分脆嫩，我不放心搬家工人，因此用一个木箱子把它固定装运。

没想到一搬了家，诸事待办，过了一星期安定下来以后，我才想到非洲红的木箱；原来它被原封不动的放在阳台，打开以后，发现盆子里的泥土全部干裂了，叶子全部落光，连树枝都萎缩了。我的细心反而害了一株植物，使我伤心良久，妻子安慰我说：“植物的生机是很强韧的，我们再养养看，说不定能使它复活。”

我们便把非洲红放在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每日晨昏浇水，夜里我坐在阳台上喝茶的时候，就怜悯地望着它，并无力的祈祷它的复活。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有一日清晨我发现，非洲红抽出碧玉一样的绿芽，含羞的默默的探触它周围的世界，我和妻子心里的高兴远胜过我们辛苦种植的郁金香开了花。

我不知道“非洲红”是不是真的来自非洲，如果是的话，经过千山万水的移植，经过花匠的栽培而被我购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缘分。而它经过苦旱的锻

炼竟能从裂土里重生，它的生命是令人吃惊的。现在我的阳台上，非洲红长得比过去还要旺盛，每天张着红红的脸蛋享受阳光的润泽。

由非洲红，我想起中国北方的一个童话《红泉的故事》。它说在没有人烟的大山上，有一棵大枫树，每年枫叶红的秋天，它的根渗出来一股不息的红泉，只要人喝了红泉就全身温暖，脸色比桃花还要红，而那棵大枫树就站在山上，看那些女人喝过它的红泉水，它就选其中最美的女人抢去做媳妇，等到雪花一落，那个女人也就变成枫树了。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童话，可是中国人的心目中确实认为枫树也是有灵的。枫树既然有灵，与枫树相似的非洲红又何尝不是有灵的呢？

在中国的传统里，人们认为一切物类都有生命，有灵魂，有情感，能和人做朋友，甚至恋爱和成亲了。同样的，人对物类也有这样的感应。我有一位爱兰的朋友，他的兰花如果不幸死去，他会痛哭失声，如丧亲人。我的灵魂没有那样纯洁，但是看到一棵植物的生死会使人喜悦或颓唐，恐怕是一般人都有过的经验吧！

非洲红变成我最喜欢的一株盆景，我想除了缘分，就是它在死到最绝处的时候，

还能在一盆小小的土里重生。

## 紫茉莉

我对那些接着时序在变换着姿势，或者是在时间的转移中定时开合，或者受到外力触动而立即反应的植物，总是把持着好奇和喜悦的心情。

稍种在园子里的向日葵或是乡间小道边的太阳花，是什么力量让它们随着太阳转动呢？难道只是对光线的一种敏感？

像平铺在水池的睡莲，白天它摆出了最优美的姿势，为何在夜晚偏偏睡成一个害羞的球状？而昙花正好和睡莲相反，它总是要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张开笑颜，放出芬芳。夜来香、桂花、七里香，总是愈黑夜之际愈能品味它们的幽香。

还有含羞草和捕虫草，它们一受到摇动，就像一个含羞的姑娘默默地颌首。还有冬虫夏草，明明冬天是一只虫，夏天却又变成一株草。

在生物书里我们都能找到解释这些植物变异的一个经过实验的理由，这些理由对我却都是不足的。我相信在冥冥中，一定有一些精神层面是我们无法找到的，在精神层面中说不定这些植物都有一颗看不见的心。

能够改变姿势和容颜的植物，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紫茉莉花。

我童年的家后面有一大片未经人工垦殖的土地，经常开着美丽的花朵，有幸运草的黄色或红色小花，有银合欢黄或白的圆形花，有各种颜色的牵牛花，秋天一到，还开满了随风摇曳的芦苇花……就在这些各种形色的花朵中，到处都夹生着紫色的小茉莉花。

紫茉莉是乡间最平凡的野花，它们整片整片的丛生着，貌不惊人，在万绿中却别有一番姿色。在乡间，紫茉莉的名字是“煮饭花”，因为它在有露珠的早晨，或者白日中天的正午，或者是星满天空的黑夜都紧紧闭着；只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开放，就是在黄昏夕阳将下的时候，农家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才像突然舒解了满怀心事，快乐地开放出来。

每一个农家妇女都在这个时间下厨作饭，所以它被称为“煮饭花”。

这种一二年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命力非常强盛，繁殖力特强，如果在野地里种一株紫茉莉，隔一年，满地都是紫茉莉花了；它的花期也很长，从春天开始一直开到秋天，因此一株紫茉莉一年可以开多少花，是任何人都数不清的。

最可惜的是，它一天只在黄昏时候盛开，但这也是它最令人喜爱的地方。曾有植物学家称它是“农业社会的计时器”，她当开放之际，乡下的孩子都知道，夕阳将要下山，天边将会飞来满空的红霞。

我幼年的时候，时常和兄弟们在屋后的荒地上玩耍，当我们看到紫茉莉一开，就知道回家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母亲让我们到外面玩耍，也时常叮咛：“看到煮饭花盛开，就要回家了。”我们遵守着母亲的话，经常每天看紫茉莉开花才踩着夕阳下的小路回家，巧的是，我们回到家，天就黑了。

从小，我就有点痴，弄不懂紫茉莉为什么一定要选在黄昏开，有人场多次坐着看满地含苞待放的紫茉莉，看它如何慢慢的撑开花瓣，出来看夕阳的景色。问过母亲，



她说：“煮饭花是一个好玩的孩子，玩到黑夜迷了路变成的，它要告诉你们这些野孩子，不要玩到天黑才回家。”

母亲的话很美，但是我不信，我总认为紫茉莉一定和人一样是喜欢好景的，在人间又有什么比黄昏的景色更好呢？因此它选择了黄昏。

紫茉莉是我童年里很重要的一种花卉，因此我在花盆里种了一棵，它长得很好，可惜在都市里，它恐怕因为看不见田野上黄昏的好景，几乎整日都开放着，在我盆里的紫茉莉可能经过市声的无情洗礼，已经忘记了它祖先对黄昏彩霞最好的选择了。

我每天看到自己种植的紫茉莉，都悲哀地想着，不仅是都市的人们容易遗失自己的心，连植物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 下下签

有一年我到屏東乡下旅行，路过一座神庙，就进去烧香。抽签。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把抽签当成有趣的事，一点也不稀奇；但那一次在屏東庙里的抽签却是稀奇的，因为抽中的是一张“下下签”。在我的经验里，抽的签至少都是中上的，很少抽到坏签，那是我抽中的惟一一张下下签；尤其是那时我的生活、工作、情感都很平顺，因此抽中“下下签”那一刻，我惊讶得呆住了。

我根本懒得看签文写些什么，走出庙门，随手把签揉成一团丢到香炉里，看它化成一道轻烟，袅袅化去。

但走出庙门时，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不自觉放慢脚步，走在遍植马路两岸的芒果行道树下，思考着那张“下下签”的意义，我不知道它预示了什么，但我知道，应该使自己有更广大的心与宽远的见识，来包容人生偶尔会抽中的下下签。

一张下下签的内容是什么并无关紧要，不过，在真实的人生里，它有如健康的人喝到一碗苦药，颇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反而能给我一些反省、一些激励。这样看，一

个人一生抽到几张下下签不是什么坏事。反过来说，我们偶尔会抽中“上上签”，如果没有带给我们光明的力量，只令我们欢喜一场，也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我想起从前在日本旅行，看到日本寺庙前面的树上结满白色的签纸，随风飘扬的景象。原因是抽签的人对签不满意，把它结在树上还给神明，然后重抽，一直抽到满意为止。

其实一张签诗是好是坏都没有关系，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让我们转个弯，做一次新的思考，因而在顺境时抽到下下签、在逆境时抽到上上签，格外有意义。前者是“居安思危”，后者是“反败为胜”。人生的际遇从更大的角度看，不也是这样吗？

在欧美和日本的中国餐馆，常设有幸运签，有的藏在筷子里，有的包在馒头内，有的放在玻璃瓶中，这些签纸通常写着最好最美的语言，让人看了心情欢愉。我常常突发奇想，要是庙的签都是这样的好句该有多么好，一定可以帮助许多有情人成眷属，带给沮丧的人生存的希望，使挫败者有勇气走向黎明的天光。

三年前的早春，我到日本的日光山去看红叶，夜里在山上小径散步，找到一家卖

养麦面的小屋，吃面时打开筷子的纸袋，掉下一张纸，上面用中文写着：“今日天气真好！”我吟哦这句话，俯瞰夜色中泛着浅蓝色的山谷，谷中月光下的枫红点点，忽然觉得不只今天天气真好，人生也是非常幸福的！

人生在某种层次上，真像一张签纸。

学佛以后我就不再抽签了，我喜欢佛寺中不设签箱，对一个坦荡无碍的生命，到处都是纯净的白纸，写什么文字有什么要紧，生命的遭遇犹如水中的浮草、木叶、花瓣，终究会在时间的河流中流到远方。能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在抽签时带着游戏的心情，把一切缺憾还诸天地，让我们用真实的自我面对这万般波折的人间！

生命不免会遇到有如下下签那么糟的景况，让我们也能有一种宽容的心来承担，把它挂在树上随风飘动，或落人河中，随流水流向大海吧！

## 不一定是天堂

有一位神父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

他在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对他们说：“你们接受了几年神学的教育，对天堂的状况已经很了解了，在毕业之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轮流起来报告自己心目中的天堂。”

这些即将作神父的学生，一一站起来报告自己心目中的天堂。在报告的过程，大家愈听愈惊慌，竟然没有两个人心目中的天堂是相同的。

等到学生全部报告完了，教室陷进一片完全的静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确定自己的天堂才是对的。

老师看到大家那么严肃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对学生说：“每个人心目中的天堂都不同，才是正常的，因为天堂是心的向往，并没有固定的形式，每个人心中的天堂

都不一样了，何况是人间的事，因此，你们当了神父应该远离争辩，把重点放在唤起人的向往。”

神父说，听了这一段话，他从此失去和人争辩的兴趣。

我听了神父的话，从此也不再和人争辩。

我想，天堂虽然每个人都不同，但心的向往是可以互相影响和循环的。

# 林清玄散文集

林清玄 著

## 目 录

浴着光辉的母亲

与父亲的夜谈

分到最宝贵的妈妈

海上的消息

不孝的孩

台北闹饥荒

故乡的水土

与太阳赛跑

西瓜偎大边

爱杀

灭绝

假乞丐

山谷的起点

苦瓜变甜

胎神吹冷气

破裤子

危险与感谢

发誓

跌倒

黄金鼠

沉水香

活珍珠

大和小

美丽的心

瓠仔也好，菜瓜也好	下满的围棋	放暑假	
戏与梦	走钢索与空中飞人	万物的心	
澈如水晶	老太太唱情歌	南蛮黄釉	梦打破了
变色茉莉	玉石收藏家	感谢困难	蝴蝶的种子
不南飞的大雁	鲑鱼归鱼	孔雀的笑	海狮的项圈
吉祥鸟	吸引金龟子	采花蜂	放生的麻雀
圆通寺与冰淇淋	第三面佛	眼前的时光	真理
麻雀的心	笑春风	前世与今生	一只鸟又飞走了
忙碌与悠闲	参观佛堂	存在的理由	差一百米



不一定是天堂	放下	生命的意义	老鼠也有父母
真诚相待	纯善的心	吝啬的人	重新生长的花草
更恒久的价值	两个汤圆	沟坪与草花庄	宁愿作傻瓜
来就轮到我了	乐受的心	命中犯小人	九月很好
幸福	牛车轮	土地的报答	白鸳鸯家园
开心是最好的补药	翠玉白菜	有春	弹珠番茄
百香千香	含羞的心	牵牛	冰签
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	在同一家银行老去的人	激情的蔷薇	

花与树的完美	宝蓝的花	喜悦的香	满山菅芒花
凋零之美	空心看世界	玫瑰与刺	百合
琼麻开花	百年含笑	平常的水果	小红西瓜
太麻里枇杷	金煌芒果	砖隙的番茄树	玫瑰奇迹
海滨椰子	土生芭乐	植物的地盘	太极图
学插花	天堂之花	盘桓	生命的馅
小钢珠店	微波炉	午夜顶好	开市不赚
电磁炉	房租总会到期	不流汗的运动	车倒一车柠檬
万花筒专卖店	买馒头	有生命力的所在	千两黄金的福报

下下签      海边的白蝴蝶      飞蛾与蝙蝠      老板打瞌睡  
就在这一刻      大佛的鼻孔      五种秘方      为现在，做点什么  
陶器与纸屑      静心与抽烟      狐狸和兔子      风铃  
眠床下的番薯      太子龙与中国强      胃散      光阴似箭到日月如梭  
挑水肥的人      永铭于心      有情生      晴窗一扇  
箩筐      鸳鸯香炉      冰糖芋泥      葫芦瓢子  
秘密的地方      至死靡他      青山元不动      随风吹笛  
秋声一片      夜观流星      香鱼的故乡      琴手蟹

木鱼馄饨      放生鸟      松子茶      雪梨的滋味

野姜花      菊花羹与桂花露      耕云•望云•排云

一千支银针      马蹄兰的告别      卖茶老妇

大雪的故乡      洒在边疆的阳光      如来的种子      归彼大荒

断爱近涅槃      雪中芭蕉      冢中琵琶      感甄赋

漩涡五石散      青铜时代      记梦记      沉香三盏

肉骨茶      白玉盅      象牙球      金色的胡姬

小千世界      黄昏的撒玲娜      边城之夜      凤凰飞

送给伊娃的礼物      投给燃烧的感情      第凡内印象      莺歌山之冬

凤凰的翅膀      震荡教徒      时间之旅      花燃柳卧  
真正的桂冠      用岁月在莲上写诗      黑暗的剪影      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一探静中消息      菠萝蜜      金刚糖      鸡肉丝菇  
长途跋涉的肉羹      活的钻石      水中的蓝天      咸也好，淡也好  
有风格的小偷      早觉      知了      大佛的避雷针  
生活中美好的鱼      在飞机的航道      在夜景的航道      在天地的航道  
粗海盐      路上的情书      快乐地活在当天      鞋匠与总统  
教堂与坟墓      紧张的心，比鬼厉害      心里的宝玉      眼睛最值钱

黄昏的沙堡	无心才能心安	敏感的妖怪	内外皆柔软
国卫的钻石戒指	爸爸的鸽子	心里的天鹅	鸵鸟的智慧
被结扎的猫	鳄鱼思乡	五颜六色的老鼠	咬舌自尽的狗
金丝雀与果蝇	灰鸽七四八	小猴子种豆子	花的生命
铁路便当	山道上的小虫	给小狗听的经	

## 浴着光辉的母亲

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母亲不断疼惜呵护弱智的儿子，担心着儿子第一次坐公共汽车受到惊吓。

“宝宝乖，别怕别怕，坐车车很安全。”——那母亲口中的宝宝，看来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

乘客们都用非常崇敬的眼神看着那浴满爱的光辉的母亲。

我想到，如果人人都能用如此崇敬的眼神看自己的母亲就好了，可惜，一般人常常忽略自己的母亲也是那样充满光辉。

那对母子下车的时候，车内一片静默，司机先生也表现了平时少有的耐心，等他们完全下妥当了，才缓缓起步，开走。

乘客们都还向那对母子行注目礼，一直到他们消失于街角。

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人完全无私的溶入爱里会有那样庄严的静默呢？原因是我们往往难以达到那种完全溶人的庄严境界。

完全的溶入，是无私的、无我的、无造作的，就好像灯泡的钨丝突然接通，就会点亮而散发光辉。

就以对待孩子来说吧！弱智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值得爱

怜，我们自己对待正常健康的孩子则是那么严苛，充满了条件，无法全心地爱怜。

但愿，我们看自己孩子的眼神也可以像那位母亲一样，完全无私、溶入，有一种庄严之美，充满爱的光辉。

## 与父亲的夜谈

我和父亲觉得互相了解和亲近，是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我随父亲到我们的林场去住，我和父亲睡在一起，秉烛夜谈。父亲对我谈起他青年时代如何充满理想，并且只身到山上来开辟四百七十甲的山地，

他说：“就在我们睡的这张床下，冬天有许多蛇爬进来盘着冬眠，半夜起来小便，都要踞着脚才不会踩到蛇。”

父亲告诉我：“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打拼和勇气。”

那一夜，我和父亲谈了很久很久，才沉沉睡去。



醒来后我非常感动，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和父亲单独谈超过一小时的话，更不要说睡在一起了。

在我们的父母亲那一代，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不多，加上中国传统和日本教育使他们变得严肃，不善于表达感情，往往使我们有代沟，不能互相了解和亲近。

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这一代的父母较能和子女亲近了，却因为事情更繁忙，时间更少了。

从高中时代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时常怀念起那与父亲秉烛夜谈的情景，可惜父亲已经过世，我再也不会有那种幸福了。

我们应该时常珍惜与父母、与子女亲近的时间，因为好时光稍纵即逝！

## 分到最宝贵的妈妈

一位朋友从国外赶回来参加父亲的丧礼，因为他来得太迟，家产已经被兄弟分光

了。

朋友对我说：“在我还没有回家以前，我的兄弟把家产都分光了，他们什么也没有留给我，分给我的只是我们惟一的妈妈。”

朋友说着说着，就在黑暗的房子哭泣起来，朋友在国外事业有成，所以他不是为财产哭泣，而是为兄弟的情义伤心。

我安慰朋友说：“你能分到惟一的妈妈是最大的福报呀！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舍弃所有的财富，只换回自己的妈妈都不可得呀！”朋友听了，欢喜地笑了。

我说：“要是你的兄弟连惟一的妈妈也不留给你，你才是真的惨呢！”

## 海上的消息

在渔港的公园遇见一位老人，一边下棋，一边戴耳机随身听，使我感到好奇。

与老人对奕的另一位老人告诉我，那老人正在收听海上的消息，了解风浪几级、

阵风几级、风向如何等等，因为老人的儿孙正在远方的海上捕鱼；而在更远的地方，一个台风正在形成。

看着老人专注听风浪的神情，我深深地感动了，想想父母对待儿女，虽然儿女像风筝远扬了，父母的心总还绑在线上，在风中摇荡。

从前，我听收音机不小心收到渔业气象，总是立刻转台，不觉得那有什么意义，现在才知道光是风浪几级，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离开老人的渔港很多年了，这些年偶尔路过渔港，就会浮起老人的脸；偶尔收听到渔业气象，我会静心地听，想起老人那专注，充满关怀与爱的神情。

我多么想把老人的脸容与神情描写给人知道，可惜的是，充满爱的脸是文字所难以形容的。爱，只能体会，难以描绘。

## 不孝的孩子

在机场遇到一位老先生，他告诉我要搬去大陆定居了。

“为什么呢？”

秤说，他在台湾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本来都很好的，自从他找到大陆的儿子之后，就变得非常不孝。

“为什么呢？”

“因为，担心大陆的儿子也来抢我的遗产嘛！其实我还没有死，哪里有遗产呢！”

看到老先生蹒跚上飞机，我想到，难道我们长大成人，还只想到向父母要什么，没想到能给老人家什么吗？

再想到大陆的儿子是台湾儿女的大哥，就是父亲的财产分一份给他又怎么样？何况父亲还没有死，财产还不知道怎么分呢！

那为自己儿女不孝而哀叹的老人告诉我：“有时候想想，既然这么不孝，连一毛钱也不要留给他们。”然后他苦笑着说：“我也不会真的那样做，总是自己的孩子嘛！”

他避居大陆，只是希望避免台湾的子女每次看他就生起一次怨恨。

唉！我多么希望这世间的子女都能体贴父母的心呀！

## 台北闹饥荒

每次回到乡下老家，要返回台北的时候，妈妈总是塞很多东西到我的行李箱里，一直到完全塞不下为止，那种情况就好像台北正在闹饥荒。

“妈，你什么都不用带，台北什么都有。”我说。

妈妈总是这样回答：“骗你的！台北什么都有，台北又不是极乐世界。”

我把芭乐、橘子、哈密瓜拿出来，说：“至少，这些水果都有。”

妈妈又帮我塞进去，说：“我们乡下的较好吃，也较便宜。”

我把一大包肉干、肉松，肉脯拿出来，说：“我们家楼下就有新东阳呀！”

她又帮我塞进去，说：“你是知道什么？我要买给我孙子吃的，又不是买给你吃，何况人家这些都是手工做的呢！”

我看拗不过她，把最后希望放在皮箱里的六罐汽水和可乐上，我说：“这汽水可以不要带吧！”

她说：“这是我在福利中心买的，一罐和外面的差十元，带着、带着，路上口渴可以喝。”

“这重成这样！”我说。

妈妈眼睛一亮，说：“你小时最喜欢喝汽水了，常常偷桌下的汽水来喝……”

我立刻打断她的话，说：“我带，我。”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她会把我小时候的粮事一一拿出来，一直到我投降为止。

这时，妈妈看我不再抗争了，终于满意地拍着我的行李箱，眼神悠远地说着：“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就陷进沉默，因为，“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正是我爸爸生前的口头禅，当妈妈这样说，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爸爸。

坐火车回台北的路上，我想到自从父亲过世，妈妈把所有的爱都投射在我们身上，

她才不管我们是几十岁的人，以为我们都是需要照护的孩子。

我想起父亲的口头禅“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现在已经轮到妈妈说了。

对于父母亲的爱，我们也是“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趁还提得动，行李箱还有空间，就多塞一点爱进去吧！

## 故乡的水土

第一次出国，妈妈帮我整行李，在行李整得差不多的时候，她突然拿出一个透明的小瓶子，里面装着黑色的东西。

“把这个带在行李箱里，保佑旅行平安。”妈妈说。

“这是什么密件？”

妈妈说：“这是我们门口庭抓的泥土和家里的水。你没听说旅行如果会生病，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带着一瓶水土，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就不会水土不服了。”

妈妈还告诉我，这是我们闽南人的传统，祖先从唐山过台湾时，人人都带着一些故乡的泥土，一点随身携带、一点放在祖厅、一点撒在田里，因为故乡水土的保佑才使先人在蛮荒之地，垦出富庶之乡。

此后，我每次出门旅行，总会随身携带一瓶故乡的水土，有时候在客域的旅店，把那瓶水土拿出来端详，就觉得那灰黑色的水土非常美丽，充满了力量。

故乡的水土生养我们，使我们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儿，即使漂流万里，在寂寞的异国之夜，也能充满柔情与壮怀。

那一瓶水土中不仅有着故乡之爱，还有妈妈的祝福，这祝福绵长悠远，一直照护着我。

## 与太阳赛跑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天边的夕阳正要沉落，晚霞一道



一道从山谷升起。

“我要和太阳赛跑，要在太阳没有下山以前跑回家。”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说。

然后，我拔足狂奔，一刻也不停歇地跑回老家的三合院。我站在大厅的红门外时，夕阳还露出最后的一角，迷离的光影映着红门上的狮头钢扣。

我安静地站在厅前，看夕阳一分一分地沉到山的背面，心里涨满了感动，跑进厨房对正在生火炊饭的母亲说：“我跑赢太阳了，我跑赢太阳了。”

接下来，我的小学时代几乎都是在与太阳赛跑，在夕阳未落前返家，欣赏着蕉园上那绝美的落日。我对生命的美感就是从那时有的，我觉得如果不比时间跑快一步，就没有空间、也没有心情享受落日的美景了。

只是，生命的悲情是，我们自以为比时间快一步，但岁月也很快地被时光掩埋。

对人生高远的目标，虽然我们也曾像与太阳赛跑时一样地奔赴前程，有时站在红门前微笑，以为赢过了什么，但夕阳总是在我们微笑时，依然沉落。

当然，如果我们悲哭，它还是要沉落的。

因此，任何的奔赴与企求都带着一些虚妄的本质吧！还不如回到这当前的一刻，以全身心投注于每一个变化之中，在因缘的变化中顺应、无憾、欢喜。

到了四十岁，可能说不出“我跑赢太阳了”这样有豪情的话。

但是，每天我起床的时候，对着镜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的影像说：“嗨！让我们今天来为生命创造一点什么吧！”

每天，都含着笑意，来与宇宙时空的无情、与岁月生命的多变，共同运转，那么在大化中，也会有江上明月，山间清风，岸边垂柳那样的美景，不断地映现。

我，宁与微笑的自己做拍档，不要与烦恼的自己同住。

我，要不断地与太阳赛跑！不断穿过泥泞的田路，看着远处的光明。

## 西瓜偎大边

我打电话给妈妈，请她趁暑假，带孙子到台北来走走。

妈妈一面诉说台北的环境使她头昏，而且天气又是如此闷热，一出远门就不舒服。然后一面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而且，前几天才问到腰，刚刚你大哥才带我去针灸回来哩！”

“闪到腰？是不是又去搬粗重的东西？”我着急地问。

大概是听出我话里的焦虑，妈妈说：“没什么要紧，可能是上次闪到腰的病母还在呀！”

“什么病母？”这是我首次听到的名词，一边问，一边想起一年前，母亲为了拉开铁门，由于铁门卡住，她太用力，腰就问到了，数月以后才好。

我的妈妈是典型传统的农村妇女，从少女时代就养成勤俭、事必躬亲的习惯，一直到现在，只要她能做的事，绝不假手他人。甚至到现在，她还每天亲手洗衣服，我们也劝不动她，只有在闪到腰那一阵子，她才肯休息。

“病母就是闪到腰以后，时常会记住一个地方曾经闪过，就会记在脑子里，然后就很容易在同一个地方门到，就是病母。”妈妈还告诉我，病母虽是无形的，但“看一

个影，生一个子”，就会制造出有形的病痛来，总要很久才会连根拔除，到病母拔除的时候，就是“打断手骨颠倒勇”的时候。

妈妈是很乐观的人，她说：“这一次，我把病母也抓出来治一治。”

台语所说的病母，使我联想到另外一句台语叫作“西瓜偎大边”，一般人都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趋炎附势，投靠有权势的一边，其实，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像西瓜这样的水果，身体好的人愈吃愈补，身体虚的人愈吃愈虚。

因此，在农村里，我们如果遇到身体虚的人爱吃西瓜，就会劝他“西瓜偎大边”，“半暝呷西瓜，会反症”；如果遇到身体好的人担心西瓜太凉，我们也劝他：“西瓜偎大边，像你这么勇，吃西瓜有什么要紧？”

问题不在西瓜上面，问题是在身体，听说西瓜凉冷而导致不敢吃西瓜的人，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我们台语的母语里，早就知道心的力量很大，因此在遭遇到困境的时候，经常教我们应该回来观照自己的心，而不要去怨恨环境的不顺，例如“昧晓驶船，嫌溪窄”

(不会驾船的人通常不会反省自己驾船的技术，反而怨怪溪流太窄)。“家已担肥，不知臭”(挑粪的人，久而不闻其臭)。“是不是，问家己”(事情的是非对错，要先反问自己，再责问别人)。

并且，我们还应该时常放下自己的悲观情绪，克服心灵的盲点，口为环境的现象是与心的现象对应的，例如：

“窜惊窜遇到。”(愈担心的事就愈容易遇见。)

“昧晓剃头，偏遇着胡须的。”(不太会剃头的师傅，往往会遇到大胡子的客人。)

“屎紧，裤头搁扑死结。”(急着大便的时候，裤头往往打着死结。)

这些语言虽然粗俗，但很有生命力，与禅宗所讲的“心净则国土净”“息心即是息灾”意思是相通的。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系数叫作“乐观系数”或“悲观系数”，这种系数的力量占实际现象的百分之二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乐观的心，他比平常会多百分之二十的机率遇到开心的事；反之，如果一个人心情“郁卒”，也会比平常人多百分之二十的机

率遇到痛苦的事。这不就是“病母”吗？不就是“西瓜偎大边”吗？我们如果要开开心心过日子，那非得先有一个欢喜的心不可，老祖母不是教过我们“坐乎正，得人疼”吗？

要有欢喜心，一则不要太执著，对自己的习性要常放下，老先觉们时常教我们“无鱼，虾也好”“一兼二顾，摸蛤兼洗裤；有就摸蛤，无就洗裤”“这溪无鱼，别溪钓”。

一个人如果老是放不下，“一脚户定内，一脚户定外”（一脚在门槛里面，一脚在门槛外面）；或者“柄惊死，放惊飞”（抓着鸟不放，捏太紧怕它死了，放了又怕飞走），那日子就会很难过，就会“烧瓷的吃缺，织席的困椅”（烧瓷器的人用破的碗，织草席的却睡在椅子上）“裁缝师傅穿破衫，做木的师傅没眠床”。

放不下的人，往往是“好额人，乞食命”。明明是很富有的人，却过着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佛经》里那个不知道衣服里有宝珠的穷人。

要有欢喜心，二则要常有感恩的心，并常常把福分分给别人。

“相分吃有春，相抢吃无份。”（互相分食，就会有剩余，互相抢食，就会吃不够。）

“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

“大家赚，卡昧贫。”（大家都有赚钱，才不会穷，不要想所有的钱都自己赚。）

“吃人一斤，要还人四两。”

“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敬锄头。”

在人生的过程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是正常的，但不要使那不如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病母”，而应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酵母”，增长我们的智慧，常养我们的悲心。

不要害怕吃西瓜，因为有欢喜心的人，吃什么都补。

“欢欢喜喜一工，烦烦恼恼嘛一工”，我们这一天何不欢欢喜喜地来过呢？在痛苦爱欲的人生，许多人在寻找快乐的秘方，却很少有人知道会心不远，欢喜的心才是生命真正的快乐之泉。

## 爱杀

一位妇人来向我哭诉，她的丈夫是多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多么横暴无情，哭到后来竟说出这样的话：“真希望他早点死。希望他今天就死。”

我听出妇人对丈夫仍有爱意，就对她说：“通常我们非常恨、希望他早死的人，都会活得很长寿，这叫作怨憎会。往往我们很爱、希望长相厮守的人，就会早死，这叫作爱别离。”

妇人听了，感到愕然。

“因此，你希望丈夫早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拼命去爱他，爱到天妒良缘的地步，他就活不了啦。”我说。

“可是，到那时候我又会舍不得他死了。”妇人疑惑着。

“愈舍不得，他就愈死得快呀！”

妇人笑起来了，好像找到什么武林秘笈，欢喜地离开。

我看着她的背影，想到最好的报复其实是更广大的爱，使仇恨黯然失色的则是无限的宽容。



## 灭绝

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时，在物种演化的历史部分，看到两增说明：

“灭绝——不死不生，不生不死：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物种，目前已经灭绝的可能达百分之九十九。在演化上，灭绝、生存，几乎同等重要。”

“如果地球上的每一样生物都不会灭绝，那这个世界必定非常混乱。”

真的很难想像地球上曾有的物种，有百分之九十九消失了，再看着说明旁边的插图，蛇缠在雷龙的脖子上，猴子在象牙上睡觉、青蛙栖息在恐龙头上……实在拥挤不堪，幸好物种会灭绝，生存才有了空间。

物种如此，人也是如此，假如人都不死，我们可以想想那可怕的情况，下班回家后可能要和一万年前的祖先一起吃晚饭，吓得不敢回家，逃到街上游逛。但街上游逛也不保险，可能会遇到五千年前或八千年前的祖先呢！

灭绝可能是不幸的，生存也可能艰辛。

灭绝可能是好的，生存也可能不幸。

## 假乞丐

市场里，经常看见一个乞丐，他坐在轮椅上，腰部以下覆盖一块脏污的毛巾，上半身歪斜，松软地瘫在椅子上，表情哀伤而茫然。

他那哀伤茫然的表情最令人伤痛，因此有许多人布施给他。

今天中午，我穿过市场，看见一个眼熟的人站在西瓜摊旁吃便当，和卖西瓜的人有说有笑。我心里一惊：这个人怎么长得如此面熟，难道会是我的朋友？

我不敢确定，又走回去，站在屋檐下看他，并搜寻记忆。

呀！原来是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乞丐！

他原来是可以站着走路，他原来可以吃便当，他原来可以高声谈笑，他原来是假

的！

着我又看见他破旧的轮椅和毛巾被弃置在西瓜摊旁，证明了我的所见。

这一惊非同小可，使我整个下午心绪不宁，好像被好朋友欺骗一样。

一直到夜里，我的心才平静下来，因为我想到一个好好的青年，要整天歪斜，伪装瘫痪，是多么辛苦的事，而且他哀伤茫然的表情表演得多么传神，胜过一般的演员。

他不是乞丐，他是街头艺人，他表演瘫痪、哀伤与茫然，我看了感动，自然就赏钱了，还有什么可懊恼的！

## 山谷的起点

一位烦恼的妇人来找我，说她正为孩子的功课烦恼。

我说：“孩子的功课应该由孩子自己烦恼才对呀！”

她说：“林先生，你不知道，我的孩子考试考第四十名，可是他们班上只有四十个

学生。”

我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从今天开始，你的孩子不会再退步了，他绝对不会落到第四十一名呀！”我说。

妇人听了展颜而笑。

我继续说：“这就好像爬山一样，你的孩子现在是山谷底部的人，惟一的路就是往上走，只要你停止烦恼，鼓励他，陪他一起走，他一定会走出来。”

过了不久，妇人打电话给我，向我道谢，她的孩子果然成绩不断往上爬。

我想到，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山谷的最低点正是山的起点，许多走进山谷的人所以走不出来，正是他们停住双脚，蹲在山谷烦恼哭泣的缘故。

## 苦瓜变甜

我很喜欢一则关于苦瓜的故事：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

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弟子们说：“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河，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放在圣桌上供养，并朝拜它。”

弟子朝圣走过许多圣河圣殿，并依照师父的教言去做。

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叫他们把苦瓜煮熟，当作晚餐。

晚餐的时候，师父吃了一口，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泡过这么多圣水，进过这么多圣殿，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

弟子听了，好几位立刻开悟了。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教化，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情爱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修行者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我们尝过情感与生命的大苦的人，并不能告诉别人失恋是该欢喜的事，因为

它就是那么苦，这一个层次是永不会变的。可是不吃苦瓜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苦瓜是苦的。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苦，第二三口就不会那么苦了！

对待我们的生命与情爱也是这样的，时时准备受苦，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才是有智慧的态度。

## 胎神吹冷气

有一位亲戚怀孕了。

一天，来向我诉苦，说她居住的地方非常燥热，夏天的气温高达三十五六度，怀孕的人怕热，因此每天半夜都要起来泡两三次冷水浴才睡得着。

我纳闷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安个冷气呢？”

她说：“我不敢呀！怕动了胎神，再热也只得忍耐。”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连胎神也很想吹冷气呢！”我说。

我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千变万化，隔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地笑出来。

亲戚果然装了一台冷气，从此天天都睡得很甜美安心，几个月后生下一个又白又胖，人见人爱的孩子。

我去看她，她很感激地对我说：“胎神果然也喜欢吹冷气呀！”

“是呀，是呀！”我说。

其实，一位怀孕的母亲有着真正疼惜孩子的心，自己就是胎神了。

胎神多么远，母爱多么近；胎神多么虚无，母亲多么真实。

## 破裤子

与朋友在大饭店喝咖啡，突然看见一群青年男女大声喧哗地走进来，他们的头发弄得奇形怪状，更奇怪的是，他们都穿着破裤子，有的破在膝盖，有的破在大腿，有

的是屁股破一个大洞。

这些青年穿的裤子，当然不是因为旧而破的，他们穿的都是名牌的裤子，而且是全新的，只为了赶时髦，新买来的裤子马上就剪破了。

看他们穿着故意剪破的裤子还旁若无人的样子，使我想起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都是穿破裤子的。

我们小的时候，家中人口众多，小孩几乎没有机会穿新裤子，在记忆中，我所穿的衣裤都是哥哥们留下来的，身上有七八个补丁是很平常的事。

母亲为了让我们出去还能抬头挺胸，她总是把破的地方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不漏出一丝破绽，幸好当时农村社会，几乎小孩子都穿破裤子，我们也就不以为意了。

穿破裤子乃是人生里无可奈何的事，现在竟有人以此为流行，认为是新的颓废派，并以此骄人，实在是无知而令人痛心的。

我想到这些故意把裤子剪破的青年，他们的父母一定也有真正穿过破裤子的人，



我们要如何才能让他们知道穿破裤子的心情呢？

## 危险与感谢

堵车堵了好久，好不容易才走到前方路口，原来是发生车祸了，一辆倒在地上的摩托车，一辆车头凹陷的小货车，还有一辆警车，几个警察。

最令人心凉的是呈 T 字的两个人，以白布覆盖着，地上的血迹已经凝结成为黑色，不用说，那盖在白布里的两个人已经死了。

我想着，这相载的两个人，可能是一对年轻人，也可能是一对恋人，在今天清晨，他们才兴高采烈地出门，却永远回不去了，他们的父母亲人可能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他们的死讯。

这样想着，使我因悲哀而感到心酸，类似这样的画面，在“这个城市却每天都在发生。现代人不断地发展更快的交通工具，也不断地制造更高度的危险，使城市变成

危险的城市，使社会变成危险的社会，使时代变成危险的时代。”

只要一走出门，几乎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危险之中。

在如此危险的城市，社会、时代，我们每一天的活着都是奇迹，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奇迹，在内心维持和平、宁静与喜悦。

当我们鲜红的血液还能流动与运转，就以感谢的心来为社豁做一点什么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为地上黑色的血液默哀。

## 发誓

一个遭受到女友抛弃的青年来找我，说到他为女朋友还活得好好的，感到忿恨难平。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们在一起时发过重誓的，先背叛感情的人在一年内一定会死于非命，但

是到现在两年了，她还活得很好，老天不是太没有眼睛，难道听不到人的誓言吗？”

我告诉他，如果人间所有的誓言都会实现，那人早就绝种了。因为在谈恋爱的人，除非没有真正的感情，全都是发过重誓的，如果他们都死于非命，这世界还有人存在吗？老天不是无眼，而是知道爱情变化无常，我们的誓言在智者的耳中不过是戏言罢了。

“人的誓言会实现是因缘加上愿力的结果。”我说。

“那我该怎么办呢？”青年问我。

我对他说了一个寓言：

从前有一个人，用水缸养了一条最名贵的金鱼。有一天鱼缸打破了，这个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站在水缸前诅咒、怨恨，眼看金鱼失水而死；一个是赶快拿一个新水缸来救金鱼。如果是你，你怎么选择？

“当然赶快拿水缸来救金鱼了。”青年说。

“这就对了，你应该快点拿水缸来救你的金鱼，给它一点滋润，救活它。然后把

已经打破的水缸丢弃。一个人如果能把诅咒，怨恨都放下，才会懂得真正的爱。”

青年听了，面露微笑，欢喜地离去。

我想起在青年时代，我的水缸也曾被人敲碎，我也曾被一起发过誓的人背叛，如今我已完全放下了诅咒与怨恨，只是在偶尔的情境下，还不免酸楚、心痛。

心痛也很好，证明我养在心里的金鱼，依然活着。

## 跌倒

在百货公司的玩具部，见到一个孩子因急着看玩具，急速奔跑而跌倒了，发出巨大的响声。

旁边看着的大人都惊呼着：“这一下一定跌得不轻！”

没想到，那看来只有五六岁的孩子立刻跳起来，看着旁边一脸惊慌的大人，粲然地微笑，马上跑过去看他的无敌铁金刚了。

我对一起逛百货公司的太太说：“这如果是一个大人，可能立刻就要送医院急诊了。”

确实，如果我们像一两岁的孩子学步一样，整天跌倒，我们可能要一直住在医院里。如果我们像五六岁的孩子整天冲撞倒地，可能要常常在医院挂急诊。

小孩子为什么一直跌倒而无碍呢？

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恐惧跌倒，也不抗拒跌倒，跌倒是必然的，站起来也就成为必然，大人又恐惧、又抗拒跌倒，一跌倒自然就受伤了。

另一个原因是，小孩子活在眼前，在站起来的那一刻，马上就把跌倒的痛楚忘记。

第三个原因是孩子的身心柔软，像是一只小猫一样，能在跌倒时减少伤害。

最后的原因，是要感谢天恩，上天有好生之德，给孩子一个面对跌倒的本事。

我从孩子跌倒而不受伤的那一幕，似乎找到一些哲学，在真实的生活里，我们也会跌倒，如果我们能不恐惧、不抗拒，活在眼前，身心柔软，常怀感恩之心，跌倒就不会受伤了。

## 黄金鼠

在饶河街夜市，看到一只黄金鼠，全身长着拖地的长毛，背的部分是金黄色，尾端是银白色。它的长毛中分，一丝不乱，显然被仔细地梳理过。

那只金银两色的黄金鼠，引起逛夜市人群的围观，大部分的人议论纷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老鼠呀！当大家看到它竟然可以把食物藏在腮边，还可以自己洗脸。清洗长毛的时候，更是忍不住惊叹。

根据卖黄金鼠的小贩说，黄金鼠多是短毛的，原产于欧洲，性情乖顺，一般的黄金鼠是灰色或土色，他说：“从中古世纪以来，黄金鼠就是欧洲贵族的宠物，现在则是台北人最时髦的宠物。”

他轻轻抓起那金银两色的黄金鼠，说：“这一只更是稀有、名贵，这是变种的黄金鼠，才会有长毛，还有两种最珍贵的颜色呀！”

有人问说：“这一只要卖多少钱呢？”

小贩笑着说：“一只才一千八百元。”

“太贵了，哪有老鼠卖这么贵的。”问的人摇摇头，走了。

“这个价钱很公道，因为真的是很稀罕，很稀罕呀！”小贩对围观的人说。

“一千八百元？”站在一旁的我，也以为是听错，又问了一次。

“是，才一千八百元。”小贩加强语气说，“你要买便宜的也有哪，这个箱子里的每只一百五十元，那个箱子里小一点的，一只一百元。”

我仍然感到吃惊，眼前这只稀罕的黄金鼠虽是变种，又是长毛，也仍然是一只老鼠，一只老鼠卖到一千八，在我的想像中是不可思议的。

我随着走过黄金鼠的摊位，隔壁正好是卖大陆陶瓷的摊位，一个米粒烧的瓷杯卖二十元，一个很好的宜兴陶壶卖五百元。看着这些来自彼岸的物品，使我想起一只长毛黄金鼠的价格，正好是三百六十元人民币，很多大陆人工作两个月的薪资，还比不上一只老鼠的价钱。这样想，使我感到一种幽微的痛心。住在台湾的人，玩狗、玩鸟、

玩猫之不足，玩红龙、玩娃娃鱼，现在竟可以花一千八百元买一只老鼠了。

几天前看报纸，知道台北的宠物店无奇不有，鳄晰与变色龙一只要价七千元以上。甚至有人进口青蛙当宠物，小丑蛙一只两千五百元，绿树蛙七百元，最普通的红肚青蛙，一只也要卖四百元。我不能了解为什么有人要花昂贵的价钱养这些野生动物当宠物，是为了时髦、好奇或是无事可做呢？

正在这样想，已经不知不觉走到夜市的尽头，看到有一堆垃圾，周围有两三只狗，四五只猫正在觅食垃圾里的食物。我在旁边仔细地观察着它们。狗是比较无觉的，对于我的注视浑然无知，或者说是懒得理睬。但敏感的猫很快就察觉到，警觉地抬起头来瞄我许久，发现我并没有要赶跑它们的意图，便继续埋首吃垃圾了。

其中有一只，外形特别美丽的，看了我一眼，立刻有些羞赧地跳下垃圾堆，它那跃下来时优雅与敏捷的动作似曾相识，呀！竟是我从前饲养过的那种白色长毛的波斯猫。

我不敢确定波斯猫也会流落到垃圾堆捡食物，不敢确定被称为“白猫王子”的波



斯猫竟没有疼惜它的主人，于是跟随它走了一段路，直到灯光灿亮的路灯下才敢确定，没有错！是一只波斯猫！

是因为年纪老了？或者因为生病了？或者，是走失了？亦或是，主人养腻了？这纯种、有着美丽白毛的波斯猫，竟被它的主人弃养，沦落成为街头流浪的野猫。当我思维的时候，白猫垃圾王子，迅速越过街道，消失在对街黑暗的小巷之中。

人间的是非正是如此难以评断，长毛的黄金鼠以一只一千八百元的价格被当成稀有的宠物；一向被当成宠物的波斯猫，流落在夜市的垃圾中寻找食物，这种相反的生命情境，使我有一种深刻的荒谬之感。

猫鼠原没有固定的价值，只是由于人的好恶而显出贵贱，当一只优雅的波斯猫在垃圾中寻找食物，它的内心是不是也有如是的感叹呢？

当然，我并没有资格评定动物的贵贱，只是我知道，不管面对什么动物，我们都要有珍惜的心，我相信，不能爱惜猫的人绝对无法疼惜一只老鼠；我也确信，不能爱惜田间青蛙与晰蜴的人，也绝不可能对变色龙或小丑蛙有真爱的心。

即使不是宠物，像提供我们食物的牛羊鸡鸭，不断地奉献生命，死而后已，我们的心里可曾有一丝疼惜与感念呢？

当我们买一千八百元的老鼠之际，我们是真爱那只老鼠，还是重视那个价钱？如果长毛黄金鼠一只十八元，我们还会宠爱它吗？当我们花两千五百元买一只青蛙的时候，是因为价钱而重视青蛙，还是真爱一只青蛙呢？如果真爱青蛙，市场里多的是，一斤才四十元呀！

在人世里，我们重视一个人不也如此吗？往往重视的是附加在人身上的名利、权位，甚至衣服，只有一个人能看透外在的虚妄，进入内在的照见与品质，才是真正的智者呀！

## 沉水香

朋友从印度回来，送给我一块沉香木，外形如陡峭的山，颜色黑得像黑釉。有一

种极素朴悠远的香，连绵不绝地从沉水香中渗出，飘流在空气里。

最特别的是，那沉香木非常沉重，远非一般的木石可比。

朋友说：“这是最上等的乌沉香，由于它的心很坚实，丢到水中会沉到水底，所以也叫沉水香。而且，它的香味是不断从内部散出来，永远也不会消失，这一块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还是和它从前在森林里时一样的香呀！”

沉香能够供佛、能够静心、能够去除秽气，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沉香作为佛法的象征，需要更深的感受，像有着坚实的心，像永远散放木质的芬芳，像沉定的心情，谦虚如同在水底一样。

沉香最动人的部分，是它的“沉”，有沉静内敛的品质；也在它的“香”，一旦成就，永不散失。

沉香不只是木头吧！也是一种启示，启示我们在浮动的、浮华的人世中，也要在内在保持着深沉的、永远不变的芳香。

浮世是水，俗木随欲望水波流荡，无所定止。

沉香是定石，在水中一样沉静，一样的香。

一个人内心如果有了沉香，便能不畏惧浮世。

## 活珍珠

在夏威夷的夜间市场，有一些卖活珍珠的摊子。

摊子上摆一个木桶，桶中有水，水里都是珍珠贝，每个珍珠贝卖七元美金，由观光客自己挑选。

珍珠贝选好后，小贩把珍珠贝挖开，当场摸出一粒珍珠，就好像开奖一样，运气好的摸到很大的珍珠，旁边的人就会热烈地鼓掌。

小贩说，这些珍珠都是同一时间种在海里的，但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很圆，有的歪歪扭扭，连种珍珠的人也不知道原因何在。

由于挖活珍珠贝实在很残忍，我很快就离开了，想到那种在珍珠贝里的砂石会长

出不同的珍珠，在人间的生活也是一样，同样受伤与挫折，总有一些人能长出最美、最大的珍珠。

人也要像珍珠贝一样，养成重塑伤口的本事，转化生命的创伤，使它变成美丽的珍珠。

人生的伤痛就是活的珍珠，能包容，就能焕发晶莹的光彩；不能转移，就加速了死亡的脚步。

## 大和小

一位朋友谈到他亲戚的姑婆，一生从来没有穿过合脚的鞋子，常穿着巨大的鞋子走来走去。

儿女晚辈如果问她，她就会说：“大小双都是一样的价钱，为什么不买大双的呢？”每次我转述这个故事，总有一些人笑得岔了气。

其实，在生活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姑婆，没有什么思想的作家，偏偏写着厚重苦涩的作品；没有什么内容的画家，偏偏画着超级巨画；经常不在家的政客商人，却有着非常巨大的家园。

许多人不断地追求巨大，其实只是被内在的贪欲推动着，就好像买了特大号的鞋子，忘了自己的脚一样。

小有小的妙处，有时候却难以说得清，就好像故宫的国宝象牙球、翠玉白菜、肉形石，都小得超乎我们的想像。

当然，不管买什么鞋子，合脚最重要；不论追求什么，总要适可而止。

## 美丽的心

在一个演讲会上，一位听众问我：“林先生，我发现来听你演讲的人，不论男女部长得很美丽。我想请问你，是美丽的人特别喜欢读你的书呢，还是读了你的书会变得

美丽？”

由于他的问题如此突兀，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我说：“你看到这些人这么美丽，那是因为你美丽的心来看他们，就像现在我们看着你，觉得你也十分美丽呀！”

演讲完后，我沿着夜黯的公园走回家，发现在月色中的公园也非常的美丽，花树温婉，池水浮金，空气中流着花香，是呀！这世界如是美丽，有的人特别容易看见，是缘于他们有美丽的心。

令人遗憾的是，通常我们只看见公园的美丽、花与树的美丽，月亮与星星的美丽，很少人去看见别人的美丽，去看见那在街头、在餐厅、在很多很多地方的许多美丽的心。

我的写作，不只是在告诉人关于这人间的美丽，而是在唤起一些沉睡着的美丽的

心。

## 瓠仔也好，菜瓜也好

陪太太到市场买菜，很惊异地发现丝瓜的价钱比瓠瓜贵，几乎贵上两倍，这使我想起老先觉讲的话：“人若在衰，种瓠仔，生菜瓜。”这句话翻译成国语，意思是说：人如果在很倒霉的时候，种部瓜下去，收成的时候也会长出丝瓜来。

我对太太讲：“这一句台湾谚语应该改成‘人若在衰，种菜瓜，生瓠仔’。或者‘人若在好，种瓠仔，生菜瓜’。只可惜没有押韵吧！”

其实，在真实的生活里，瓠瓜也好，菜瓜也好，只因人的分别心才产生贵贱。何况，“种部仔，生菜瓜”在现代的耕种接植的技术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外双溪的山上种花，他最有趣的事情是发现花的新品种，有时为了游戏，也做一些接校培种的试验。他说：“只要把丝瓜藤接在部仔的头（根）上，就可以同时长出丝瓜和瓠仔，甚至长出冬瓜、西瓜都很简单。”

他开玩笑地说：“种瓢仔，生菜瓜，是连上帝也没有想过的事，我们却轻易就做成



了。”

朋友带我去看他的花园，里面遍植杏花和杜鹃，由于不断培种、育种、接枝的试验，他的花园中五彩斑斓，几乎到了难思难议的地步。朋友说：“一个种子埋在土里，基因虽不改变，只要我们在培育、接枝上努力，可以开出完全不同的花！”我在心里惊呼起来：这不就是觉悟吗！一个人在觉悟的当念，并不是去改变它的种子，而是去嫁接，希望在俗世的种子上开出清净的花来。

时常有人问起我关于因果的真实，若从因果不迂曲的道理来看，因果是绝不改变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是绝对的，丝毫没有商贷的余地。但这是指完全没有培育、接枝的努力，只是顺其自然的结果。

假使我们能努力做更好的培育工作，接上更好的枝桠，那么在腐树上种出最名贵品种的兰花，不仅可能，也是可为的。

“觉悟”与“因果”的关系并不难厘清。

朋友又带我们去参观他种兰花的地方，最名贵的达摩兰，他就种了十几盆。他说，

对于兰花，他是一视同仁，平等待之，因为兰花本无贵贱，全是商人炒作的结果，种兰花原是文雅的美事，在价钱炒作下，却成为最庸俗可鄙的行业，令人痛心。

“开春的时候，兰花开得太多，我把花剪下来，像金针菜一样，炒成一大盘，和孩子一起吃，小孩边吃还边嫌太苦呢！”听朋友说，使我们都忍不住咋舌，转念一想：兰花与青菜何尝有什么贵贱？我们可以用菊花、茉莉泡茶，以玫瑰、桂花做酸梅汁，用兰花炒菜又有何挂碍呢？

从外双溪回来，朋友送我一盆拖鞋兰，经过一个多月，开出一朵酷似拖鞋的兰花。我想：这么美的兰花，口、什么兰都可以的，或者想一个“观音兰”“文殊兰”“释迦兰”“净土兰”“弘一兰”，呀！对了，叫现在比较热门的“证严兰”“圣严兰”“惟觉兰”“星云兰”什么的，说不定会有千万元的身价也说不一定。

兰花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每次看到那一朵盛开的兰花，想到丝瓜比瓠瓜更贵，丝瓜与瓠瓜能长在同一个枝藤上，就觉得生命应有更深入的观照与思维，要常常有多元的观照与逆向的思考，

才不会在固执。僵化、单一的见解中沦陷。所谓菩提者，常在提升与超越；所谓般若者，常有弹性与柔软；所谓空性者，扫除了一切的盲点、暗影与欲求；有如湛明的天空。

春假时，闭门读《孟子》，发现《孟子》里有许多多元观照与逆向思考。

“持其志，毋暴其气。”——这是理直而气和。

“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这是以平等心看待国王或百姓。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时常做自我观照，理直，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一道，是人的仁义，而不是另有一个地方，一条路呀！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旦赤子之心失去，就很容易变成小人了。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有为不容易，有所不为更难。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人虽然有平等心来看万物，但万物各有特质，是正常的情况。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修行者与凡夫俗子的不同，也是在此呀！

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很容易因为心灵的僵化，把法看成固定的东西。其实，生活中就有无尽的莲花藏，古贤圣哲的言语处处洋溢着清凉的玄机。

瓠仔也好，菜瓜也好，要怎么收获，就那么栽。

生活也好，佛法也好，要那样觉悟，先那样观照。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清凉的也好，混浊的也好，清凉的洗涤了我在红尘中灰尘满布的心灵；混浊的琢磨了我那些粗糙的砂粒，使那内在的钻石发出光芒！

悲愿如菩萨钻，道心是金刚石，有钻石的心，看什么事都好！

## 下满的围棋

在公园里看两位老人下围棋，他们下棋的速度非常缓慢，令围观的人都感到不耐烦。

第一位老人，很有趣地说：

“嘿！是你们在下棋，还是我在下棋？我们一个棋考虑十几分钟已经是快的，你知不知道林海峰下一颗棋子要一个多小时。”

旁边的老人起哄：“未见笑！自己比为林海峰。”

第二位老人，看起来很有修养地说：

“你们不知道，围棋要慢慢下才好，下得快则杀气腾腾，不像是朋友下棋了。何况，当第一个棋子落下，一盘棋就开始走向死路。一步一步塞满，等到围棋子满了，棋就死了，要撤棋盘了。慢慢下才好，慢慢下死得慢呀！”

这段看似意有所指的话，使旁边的老人都沉默了，看完那盘棋，都不再有人催赶或说话。

好的围棋要慢慢地下，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不要着急把棋盘下满，也不要匆忙的走人生之路。

## 放暑假

孩子放完暑假，要开学的前两天突然来问我：“爸爸，为什么放假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好像几天前才放假，两个多月就过去了。”

我说：“那是因为感觉，在好时光里我们感觉特别快，在坏心情里，时间就过得慢。”

“对呀！一上课觉得无聊，时间就过得很慢。”孩子说，“爸爸，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感觉和时间是相对的？”

“大概是和你一样大的时候，但是我像你这么大时，并不喜欢放假的。”我说。

“为什么呢？”孩子感到疑惑。

我说：“因为我爸爸——也就是你阿公——是农夫，有忙不完的农事，我们小时候一放假就要到田里去帮忙，时常天还没亮就跟阿公出去工作，到天黑才回来，在学校上学反而轻松得多了。”

“喔！那你就是觉得放假的时间太长，上学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孩子开着玩笑，跑去赶写暑假作业了。

看着孩子的背影，我想到三十年前的暑假自己的背影，爸爸在前面拉着两轮的板车，我在后面推着，板车上堆满香蕉，只看见爸爸赤裸上身的背，全是湿淋淋的汗水。

“长大以后，我不要做农人，要让孩子真正地放暑假。”当时我心里这样许愿，现在想到当时的情景还热血沸腾。

## 戏与梦

一位在电影上都演出完美爱情的女明星，现实生活的感情却一再遭到挫败。

当她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感慨地说：“演了这么多年的戏，设想到演自己是最辛苦和失败的，因为演别人时可以根据剧本的情节来演出，但是演自己时，却没有写好的剧本，没有彩排，也没有 NG，一旦演坏了，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因此，她说：“演别人容易，做自己难。”

读了这个报道，我的感触很深，大凡世事皆是如此，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站在岸边时容易客观，身陷洪流时就会迷乱了，在现实社会，我们可能看到心理学家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心理情结；专门为人解答婚姻爱情的人，自己的爱情婚姻可能一塌糊涂。

由于真实人生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所以要紧的是活在眼前，让每一个眼前都活在最好的状况，承担此刻的责任，那么结局即使不能完美，过程也没有遗憾了。

世事离戏只有一步之远。

人生离梦也只有一步之遥。



生命最有趣的部分，胜过演戏与做梦的部分，正是它没有剧本、没有彩排、不能重来。

生命最有分量的部分，正是我们要做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

## 走钢索与空中飞人

看俄罗斯马戏团，正在看空中飞人的时候，主持人突然宣布：

“主角为了答谢观众，将特别表演在空中三十公尺的凌空飞跃，这个动作太困难了，不一定会成功。”

满场六千多观众屏息以待，连原来喧腾的音乐也静止了。

空中飞人凌空飞跃，突然一个闪失，从高空笔直地落了下来。

哗……！

观众一起失声叹息，正为自己没有眼神欣赏高难度的飞跃而议论纷纷。

“为了不辜负观众的期待，我们的主角愿意再试一次。”主持人说。

观众意外惊喜，全拍红手掌，再度屏息、等待。

空中飞人凌空飞越，姿势美如一只巨鹰，精准地落在三十公尺外的秋千上。

全场响起如雷的掌声，音乐配的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英雄落在安全网上，翻了一圈，以最难璨的微笑，迎接观众的掌声。

后来听在马戏团临时打工的学生说，那第一次试飞的失败是刻意安排的，以便引发观众的情绪，我知道了并没有受骗的感觉，反而觉得这失败的安排是符合人性的，那第一次的失败与第二次的成功，虽然只是表演，却是等值的。

失败，使成功显得更珍贵。

我们在实际的人生中亦然如此，许多屏息以待，只等到了失败，但有过失败的成功更值得喝彩与掌声。

在马戏团里走钢索的人和空中飞人，在上台表演之前，必然都有许多的失败，才会使他们设计出这样的表演吧！

他们的成就正是建立在“危险”和“失败”上，如果是在平地上表演就没有人要看了。

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

## 万物的心

每次走到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地方，我都会在内心起一种感恩的心情，感恩这世界如此优美、如此青翠、如此繁华。

我常觉得，所谓“风水好”，就是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的所在。

所谓“有福报”，就是住在植物青翠、花树繁华的所在。

所谓美好的心灵，就是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

我们眼见一株草长得青翠、一朵花开得缤纷，这都是非常不易的，要有好风水，好福报，受到美好心灵的照护，惟有体会到一花一草都象征了万物的心，我们才能体

会禅师所说的“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真意——每一株瞩子里都宝藏佛的法身，每一朵黄花里都开满了智慧呀！

这我们所眼见的万象，看起来如此澄美幽静，其实有着非常努力的内在世界，每一株植物的根都忙着从地里吸收养料与水分，茎忙着输送与流通，叶子在行光合作用，整株植物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大口地呼吸——其实，树是非常忙的，这种欣欣向荣正是禅宗所说的“森罗万象许峥嵘”的意思。

树木为了生命的美好而欣欣向荣，想要为好风好水中生活，建立生命的福报的人，是不是也要为迈向生命的美好境界而努力向前呢？

平静的树都能唤起我们的感思之心，何况是翩翩的彩蝶、凌空的飞鸟，以及那些相约而再来的人呢？

## 澈如水晶

从花莲回来，走苏花公路，到崇德隧道口附近，看到几个工人在排石板阶梯，他们专注的神情吸引了我，我便下车了。

工人用一种近乎悠闲的样子排石板梯，他完全不用水泥或任何粘接物，他只是把造型都不同的石板沿山坡调整，让石板密实在山坡上，并与下一个石板接合。

这看起来不甚费力的工作，事实上是孕含了极独运的匠心，以及全副的精神，工人必须要完全了解每一块大小不同的石板和每一寸不同斜度的山坡才做得到。

不远处，就是海了，一层青、一层蓝、一层靛的，完全没有污染的海。

“这石阶可以通到海边吗？”怕惊扰了他的工作，我小声的问工人。

他正一分一分地挪着手上的石块，约三十秒后，他头也没抬地说：“往下走，转两次弯，就到海边了。”

我兴奋地沿石阶跳跃而下，心情欢愉像一个孩子，我发现阶梯的两旁开满牵牛花，比平常看到的还要硕大，是最美丽的浅紫色，色泽清丽，还带着今天清晨的露水。

到了海边，看到海岸的卵石美丽不输给牵牛花，粒粒皆美，独一无二。一艘渔船

正顺着波浪在海岸不远处载沉载浮。

我蹲下来捡石头。

我向来都喜欢海边的卵石，因为这些石头从来没有隐藏，也不故意显露，它只是在海岸如实呈现它的美与风采。它不怕人笑，也不排斥别人的掌声。

这石头、这海洋、这路边的牵牛花、这专心排石阶的工人，都如是如实地在演出自己，既没有隐藏，也没有显露。这样一想，使我震惊起来：呀！呀！原来我们身边最美的事物，无不如实、明白、澈如水晶。

只可惜这水晶映现的沛然万象，凡俗的眼睛都把它当玻璃来看待。

如果我们要看见这世界的美，需要有一对水晶一样自然清澈的眼睛；如果我们要体会宇宙更深邃的意义，则需要一颗水晶一样清明、没有造作的心。

## 老太太唱情歌

陪妈妈去早晨的公园做运动，才发现晨曦初起的公园是如此热闹，有很多人在打拳、唱歌、跳舞，都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婆。

妈妈感叹地说：“这个世界要倒翻了，老岁仔透早起来运动，少年郎团到日头照屁股。”

妈妈随即加入她的伙伴，在公园中舞动拳脚，我在园中散步，看到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正忘情地在唱卡拉 OK，我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看着。

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唱歌的声音与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的声音全都饱含着生命的沙哑与沧桑，他们的神情又是那样的专注与融入，夹带着非常深的感情。

有一位老太太唱到后来，泪流满面，使所有的人都因感动而沉默了。

是什么感情使老太太泪流满面呢？没有人问，也无人知道。

我想到，活到某种年纪的人，一定都在心中隐埋了许许多多真情，在唱歌时被触动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不能欢喜忘情地唱情歌，老的时候一定也不能泪流满面地唱

情歌吧！

## 南蛮黄釉

买了一个日本陶壶，是柠檬完全熟透的那种温柔的黄。

售价十分高昂，实在太喜欢柠檬黄，还是忍痛买了。回到家，拆包装纸的时候，才发现在颜色的说明写着“南蛮黄釉”，使我怔了一下，南蛮指的当然是中国了，因此也可以叫作“中国黄釉”。

我想起，南蛮黄釉其实是和胡琴、胡瓜、番茄、番薯一样，只是一个名字。这使我因中国被称为南蛮的不快也为之减轻。在这个世界上，种族与种族间不免互相轻视，可是真正的美是不会被名字所淹没的。

我把美浓陶艺家朱邦雄送我的一个黄色陶碗，拿来配这个日本的壶，不知道它们用的釉是不是相同，但都是非常美，非常正宗的黄。



真正美丽的眼睛就是最好的釉，可以为生命上彩，无关于名字。

## 梦打破了

我买了五个手拉坯的瓷盘，是在路边看见，并不是什么名家的作品，它是宝蓝色的底，上面写着白色的“风、花、雪、月、梦”，每盘各书一字。

通常我特别喜欢的东西都不是很贵的，因为贵而喜欢是平常的心，廉而宝爱才算特别。风、花、雪、月、梦的盘子，我每次看见，都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唤醒，看了就有喜欢的心情。

我把它们拿来盛装茶点，招待朋友，就像连盘子也是最好的招待，每一回，吃到物穷字现的时候，会有一声惊呼，如同暑中听风、沙漠开花、三月融雪、偶然见月、得一好梦。

有一天，我的孩子倒瓜子要招待客人，突然惊呼：“梦被打破了！”一室诧异，才

知道是打破了写着梦的盘子。失去梦，就只剩下风花雪月，真是令人惋惜。

“没关系，我们顶去补一个梦。”我安慰孩子。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找到梦的盘子，甚至卖风花雪月梦的摊子都找不到了，如梦相似。

如今我每次看“风花雪月”的盘子，就想到打破的梦。在实际的生活，梦是多么重要，无梦的人生是多么枯寂的人生。

## 变色茉莉

乡下的侄儿来台北过暑假，那时我种的茉莉开得正盛，有紫色和白色，看到盛放的茉莉，会感受它们的雄辩，以为它们用鲜明的颜色在风中辩论——呀！不是辩论，是在朗诵某种诗歌。

这些茉莉的种子，正是三年前的夏天，侄儿在家乡的古山顶上摘给我的种子，因

此，他看了特别开心，一直对我说：“叔叔，古山顶的茉莉有一些已经变种了，有的一朵花可以开出三种颜色，你回去的时候，我带你去采种子。”

我回乡的时候，就和侄儿到古山顶去找变色茉莉。果然，有的茉莉变成双色，也有三色的。采回种子种在花盆，现在开花了，和它们的父母一样，也是变色的。

变色的茉莉为什么要变色呢？为什么一变色就世代代变色呢？为什么连植物都有习气呢？我找不到答案，不过，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只问茉莉，也可以拿来问人，人就会有答案了吧！

## 玉石收藏家

我去参观一位玉石收藏家的收藏，他一直说自己收藏的玉石多么名贵、多么珍宝，甚至说玉石是有生命、有磁场，有的会降灾治病，有的会除灾免祸，说得那玉石像是神明一样。

他甚至说：“人的生命和玉石比起来是太渺小、太脆弱了，有许多人的命还不值一块石头。”

人的生命之渺小、之脆弱，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可是如果说石头的价值竟胜过人命，是我不能苟同的。

其实，那些被收藏的玉石仿佛有生命，那是由于人的情感狠妄想的投射，我们有了感情，玉石才有了磁场，我们先有妄想，玉石才有感应。

失去了人的情感投射，最耀眼的白玉或钻石，与溪边的卵石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告辞玉石收藏家，从他放满玉石的走道走出来，我想到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爱玉石、爱瓷器、爱古董、爱美术品，不惜花费巨资，投注心力，但却很少人愿意去对人花费爱心、投人心血。

那是因为，爱没有生命、没有反应的东西，是最简单、最安全的。要去爱一个人，比爱玉石就显得复杂、危险、不安全。

这是世界上有这么多收藏家的原因，也是没有生命的玉石，古董，美术品比活人

更值钱的原因。

可惜，我每次告诉种种收藏家这些道理，他们总不认为人的价值可以胜过一件玉石古物，所以这个世界还会继续混乱下去。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收藏一些爱、一些友情、一些思义、一些包容与宽恕？用锦盒珍藏，放在红木的架子里，时时拿出来摹拭，使其永保明亮与光芒，来证明人的品质与价值呢？

## 感谢困难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在街上问人：“请问您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困难、一些挫折，一些痛苦？”

所有的人都拒绝我，我着急地恳求别人：“那么，我雇用您，每小时五百元，请您给我一些折磨！”

那些陌生人摇摇头，沉默地离开，我因找不到愿意折磨我的人而惊醒。

我坐在床上发呆，是呀！困难，折磨，痛苦是多么珍贵！如果一切平顺，谁会静下来沉思，谁会生起智慧，谁又能在平凡安逸的日子中超越自我、登上高峰呢？

如果没有困难，谁又会谦卑地跪下来祈祷？谁又能相信有无边的宇宙？谁又能寄情于来生呢？

我深深地感谢着困难、挫折与痛苦。

也深深地感恩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人，他们是多么慈悲呀！我并未花钱聘雇他们，他们却以宝贵的时间来考验我、提升我，为了增长我的智慧。

## 蝴蝶的种子

我在院子里，观察一只蛹，如何变成蝴蝶。

那只蛹咬破了壳，全身湿软地从壳中钻了出来，它的翅膀卷曲皱缩成一团，它站

在枝桠上休息晒太阳，好像钻出壳已经用了很大的力气。

它慢慢地、慢慢地，伸直翅膀，飞了起来。

它在空中盘桓了一下子，很快地找寻到一朵花，它停在花上，专注、忘情地吸着花蜜。

我感到非常吃惊，这只蝴蝶从来没有被教育怎么飞翔，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去吸花蜜，没有爸爸妈妈教过它，这些都是它的第一次，它的第一次就做得多么精确而完美呀！

我想到，这只蝴蝶将来还会交配、繁衍、产卵、死亡，这些也都不必经由学习和教育。

然后，它繁衍的子孙，一代一代，也不必教育和学习，就会飞翔和采花了。

一只蝴蝶是依赖什么来安排它的一生呢？未经教育与学习，它又是如何来完成像飞翔或采蜜如此复杂的事呢？

这个世界不是有很多未经教育与学习就完美展现的事吗？鸟的筑巢、蜘蛛的结网

多么完美！孔雀想谈恋爱时，就开屏跳舞！云雀有了爱意，就放怀唱歌；天鹅和娃娃鱼历经千里也不迷路；印度豹与鸵鸟天生就是赛跑高手。

这些都使我相信轮回是真实的。

一只蝴蝶乃是带着前世的种子投生到这个世界，在它的种子里，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将飞翔！我将采蜜！我将繁衍子孙！”

在那只美丽的蝴蝶身上，我看到空间的无限与时间的流动，深深地感动了。

## 不南飞的大雁

在加拿大温哥华，朋友带我到海边的公园看大雁。

大雁的身躯巨大出乎我的意料，大约有白鹅的四倍。那么多身体庞大的雁聚在一起，场面令我十分震慑。



朋友买了一些饼干、薯片、杂食，准备在草地上喂食大雁，大雁立刻站起来，围绕在我们身边。那些大雁似有灵性，鸦鸦叫着向我们乞食。

朋友一面把饼干丢到空中，一面说：“从前到夏天快结束时，大雁就准备南飞了，它们会在南方避寒，一直到隔年的春天才飞回来，不过，这里的大雁早就不南飞了。”

为什么大雁不再南飞呢？

朋友告诉我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在这海边喂食大雁，起先，只有两三只大雁，到现在有数百只大雁了，数目还在增加中。冬天的时候，它们躲在建筑物里避寒，有人喂食，就飞出来吃，冬天也就那样过了。

朋友感叹地说：“总有一天，全温哥华的大雁都不会再南飞了，候鸟变成留鸟，再过几代，大雁的子孙会失去长途飞翔的能力，然后再过几代，子孙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有南飞这一回事了。”

我抓了一把薯片丢到空中，大雁咻咻地过来抢食。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们这样喂食大雁，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为了一时的娱乐，而使雁无法飞行、不再南飞，

实在是令人不安的。

已经移民到加拿大十七年的朋友说，自己的处境与大雁很相像，真怕子孙完全不知道有南飞这一回事，因此常常带孩子来喂大雁，让他们了解，温哥华虽好，终非我们的故乡。

“你的孩子呢？”

“现在都在高雄的佛光山参加夏令营呢！”朋友开怀地笑着。

我们把东西喂完了，往回走的时候，大雁还一路紧紧跟随，一直走到汽车旁边，大雁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不南飞的大雁，除了体积巨大，与广场上的鸽子又有什么不同呢？一路上我都在想着。

## 鲑鱼归鱼

朋友开车带我从西温哥华到北温哥华，路过一座大桥，特别停车，步行到桥上看河水。

河水并无异样，清澈悠然地穿过树林。

“到秋天的时候来看，这条河整个变成红色，所以本地人也叫作血河。”朋友说。

原来，到每年九月的时候，海里的蛙鱼开始溯河而上，奋力游到河的上游产卵。蛙鱼的头是翠绿色，背部是蓝灰色，腹部是银白色，但是一到产卵季溯溪上游的时候，全身都会转变成红色，愈来愈红，红得就像秋天飘落的枫叶一样。

在拥挤向上游的过程，一些蛙鱼会力尽而死在半途；一些会皮肤破裂，露出血红的肉来；还有一些会被沿途鸟兽吃掉；最终能到上游产卵的只是极少数。

虔信佛教的朋友说，他第一次到河边看鲜鱼回游，见及那悲壮激烈的场面，看到枫与血交染的颜色，忍不住感动得流下泪来，如今站在河水清澄的桥面上，仿佛还看到当时那撼人的画面。

蛙鱼为什么从大海溯溪回游？至今科学家还不能完全解开其中的谜。

但是，我的朋友却有一个浪漫感性的说法，他说：“蛙鱼是在回故乡，所以蛙鱼也可以说是归鱼。”

蛙鱼是在河流的水源地出生，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游向大海，虽然在海中也能自由地生活，在最后一季总要奋力地游回故乡，在淡水产卵，乃至死亡。初生的蛙鱼在河中并没有充足的食物，因此初生时是以父母亲的尸体为食物而长大的。

朋友说：“可惜你不是秋天来温哥华，否则就可以看到那壮丽的场面。”

我虽然看不见那壮丽的场面，光凭想像也仿佛亲临了。

不只是鱼吧！凡是世间的有情，都不免对故乡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某一个时空呼唤着众生的“归去”，只是很少众生像蛙鱼选择了那么壮烈、无悔、绝美的方式。

我们在蛙鱼那回乡的河流中，多少都可以照见自己的面影吧！

## 孔雀的笑

在夏威夷，朋友说要带我去看马科斯的棺材，马科斯出亡到夏威夷后，重病死在夏威夷，由于菲律宾政府的不欢迎，死后连棺材都不能返乡。

我开玩笑对朋友说：“我对伊美黛①。的皮鞋比对马科斯的棺材有兴趣呢！”朋友听了大笑，我说：“不过，我在菲律宾时已参观过伊美黛的鞋子，现在就去看看马科斯的棺木吧！”

### ① 马科斯夫人

马科斯的棺木被放置在一个低矮的山坡上，是粗糙的木板屋钉成的，其简陋的程度出乎意料，棺木前有马科斯的照片一帧，色彩有些灰黯，一束鲜花是刚插上的，还留着昨夜的露水。

看守棺木的两位年轻警卫告诉我们，他们也是马科斯生前的警卫，追随马科斯到夏威夷，并且等待菲律宾政府批准后，就要随灵棺返回菲律宾。

我们坐在木板屋前的铁椅上聊天，我想到像马科斯这样的一代果雄，死后也不过是小屋中的一具薄棺，这位因贪读而使菲律宾从亚洲最富的国家成为最破落国家的领

袖，生前自己也不能预料吧！

与我一起来的朋友，甚至拒绝与马科斯的棺木合照，他说：“我生平最恨贪官污吏，与这种人合照，还是免了吧！”

离开马科斯的棺木，我们转到一间日本寺庙去，寺庙里有许多悠游的锦鲤，看到人竟从水面跃起，麻雀，斑鸠，红头鸟、乌鸦都不畏人，纷纷走到脚边示好。

最奇特的是几只孔雀，几乎是奔跑着过来乞食，还大声“哈哈”叫着。我没想到美丽的孔雀叫声如此奇异，朋友说：“孔雀知道有东西吃，正在大声笑着。”

我们把随身携带的东西拿出来喂食，孔雀开心地吃起来，那五色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更为亮丽。

吃完了，孔雀哗然一声，开屏了，一边“哈哈”大笑，好像感谢我们的喂食一样。

回程的路上，我们又经过马科斯停灵的小木屋，小雨下了起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为了私情私利活在世间，那还不如一只孔雀，孔雀会开屏给人欣赏，并且有感恩的笑。

## 海狮的项圈

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有一处海狮聚集的地方，游客只能远距离地观赏，码头上贴着布告：“此处码头属美国海军所有，喂食、丢掷或恐吓海狮，移送法办。”

美国在保护野生动物这方面，确实是先进国家，连“恐吓”动物都会被法办哩！

正出神观看海狮的时候，一群小孩子吱吱喳喳地走到码头，由两位年轻的女老师带领，原来是幼稚园的老师带小朋友来看海狮，户外教学。在码头边的大人纷纷把最佳的观赏位子让出来给小朋友——在礼让和疼惜老弱妇孺这方面，美国也是先进国家。

我听到幼稚园的老师对小朋友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右边那只海狮脖子上有一个圈？”

“有！”

“那不是它的项链，而是它的伤痕，这只海狮小时候在海里玩，看到一个项圈，

它就钻进去玩，没想到钻进去就拿不出来，小海狮一直在长大，项圈愈来愈紧，就陷进肉里，流血、痛苦，就在它快被勒死前被发现了，把线圈剪断才救了它。”

小朋友听得入神，脸上都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所以，你们以后千万不要乱丢东西到海里，可能会害死一只海狮。”

老师带着小朋友走了。

我在清晨的渔人码头深受感动，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我但愿我们的老师也都能这样地教育孩子。

海狮的项圈是无知与野蛮的项圈，我们的许多大人都戴着这样的项圈而不自知。我们要教孩子懂得疼惜与关爱众生，就要先取下我们无知与野蛮的项圈呀！

## 吉祥鸟

到加拿大温哥华，走出温哥华机场，看到机场的停车场有许多乌鸦，甚至停在车



顶上，见到人也不怕生，鸦鸦地叫，绕在人的身边飞。

来接飞机的朋友看我露出讶异的神情，笑着说：“加拿大的乌鸦最多了，加拿大人把乌鸦当成吉祥的鸟。”

“为什么呢？”

“因为乌鸦很聪明，很讨人喜欢，声音也很好听，又能维持生态的平衡，乌鸦也是极少数会反哺的鸟。”

我看着已经归化加拿大籍的朋友，真是难以想像，在他们的眼中乌鸦就好像我们眼中的喜鹊一样。

在中国人眼中是凶鸟的乌鸦，在加拿大人眼中却是吉祥鸟，可见这个世界上事物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改变了我们的偏见，事物的价值就改变了。

就像我在加拿大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都看到乌鸦，愈看愈发现乌鸦很好看，声音也很好听，飞起来也很优美，一副吉祥的样子，好像穿黑礼服的绅士。

对呀！那象征凶事的、不吉祥的是我们的心，与乌鸦有什么相干呢？

## 吸引金龟子

吃哈密瓜的时候，我对孩子提起童年时代如何抓金龟子的事。

我们把吃剩的果皮拿到树林或稻田，或甚至放在庭院的角落，到黄昏的时刻，就会有許多不知从何处赶来，闪着绿光、黄光和蓝光的金龟子，它们密密麻麻紧紧吸在果皮上，我们常常一口气就抓到几十只金龟子。

然后，我们在金龟子的身上画了记号，带到更远的地方去放飞，看着闪着光芒的金龟子在空中逸去。

第二天，往往会发现一些昨日做了记号的金龟子飞回来，停在果皮上。

“我童年的时候就很疑惑，金龟子是如何在遥远广大的田园辨味，穿过树林而飞回的呢？”我对孩子说。

孩子眼睛一亮，说：“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在阳台上放一些果皮，来吸引金龟子呢？”

“这怎么可能，这里是城市，我们的阳台又在十五楼，金龟子住在林间，怎么可能飞来呢？”我说。

“试试看嘛！试试看嘛！”孩子央求着。

好！我们就把正在吃的哈密瓜连皮留下来，放在十五楼阳台的花盆树下。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有四只金龟子正忘情地吮吸着哈密瓜的果皮，两只是黄金色，两只是绿金色。

孩子和我都惊讶极了，这些金龟子是如何从山林飞过广大的城市，找到阳台的这只哈密瓜呢？它们是具备了什么样的能量呢？

我想到，在一些微小的众生之中，其实也隐藏着更广大、更深刻、更细腻的心，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

我们把那四只金龟子作了记号，带到别处去放飞，但是金龟子再也没有飞回来。

我们好几次把果皮放在阳台，总有各式各样的金龟子从四面八方飞来，可是那画了彩色笔记号的金龟子再也未曾回来过。

孩子非常失望。

我安慰孩子说：“城市到底不是树林，城市不是金龟子的家呀！”

说的时侯，我感觉这句话是对自己说的，而那作了记号的金龟子，是从故乡的记忆中飞来，又带着我的乡愁，飞向不知名的所在！

## 采花蜂

我坐在院子里，正欣赏着一朵刚开放的朱槿花，正是清晨，朱槿花还带着昨夜的露水，在晨曦中微笑。

这时候，一只蜜蜂从阳光里穿行而来，它几乎毫不犹豫的，就停在那一朵朱槿花上，那样投入、专注而忘情地吸着花蜜。微笑、带着露水的朱槿花；专注、浑然忘我的蜜蜂，看起来就如同在亲吻一样。

但是，朱槿花与采花蜂是带着什么爱情而在城市的阳台上会合的呢？这时空的无

限与广大，使我感到一只蜜蜂找到一朵朱槿花就是奇迹！连结着它们因缘的线不是偶然的！

花究竟有什么好吃，使蜜蜂穿越城市来寻找和吸取呢？等蜜蜂飞走了，我摘下那朵朱槿花来吸，发现花中果然有着清香甜美的汁液。

呀！原来在宇宙之间，朱槿花，蜜蜂或者蝴蝶，也是追求着幸福、美好的众生！人追随情欲而在生死时空中飞翔，与一只蜜蜂飞来寻找一朵花也没有什么不同！情欲的本质是生死的根本，但情欲的追求中也有美好的启示。

蜜蜂采花的时候如此专注而深情，但它并不执著在一朵花上。

这是为什么人们把那些风流而不专情的浪子称作是“采花蜂”的原因吧！

我想起《佛经》里的一句话：“如蜂采华，但取其味，不损色香，”就觉得人在情感的态度上，有时还不如一只蜜蜂。

## 放生的麻雀

我和朋友在林间散步，看到林间地上散落一些麻雀的尸体，我感到有些不解，朋友说：“是放生的人放出来的麻雀，而且是今天早上才放的。”

“何以知道是今天早上放的呢？”

朋友说：“因为放生的人都是清晨放生，这些麻雀的身体都还未完全僵硬呢！”

有些麻雀在温暖的屋子住久了，清晨放到林间，立刻就冻僵了；有些麻雀关在笼子里，早就忘记怎么飞翔了；有些是失去想飞的心了。朋友述说着。

我们都为放生者的无知而悲哀，也为放生者为了自己的功德，无视鸟雀的死活而感到痛心。

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

## 圆通寺与冰淇淋

到圆通寺的大殿拜佛，在我右边拜佛的是一位中年的妇人，很虔诚地在那里顶礼。

我也专心地拜着佛，突然听到右边传来劈啪两声巨响，回过神来，发现右边的妇人正打着小孩的耳光，由于用力极猛，连静寂的佛殿都回响着嗡嗡之声，我看着孩子的左右脸颊浮起十个鲜红的指印。

“你没看见妈妈在拜佛吗？你这个死囡仔哺，要吃冰淇淋不悔等一下吗？不吃会死吗？气死我！气死我！”那妈妈涨红着脸，几乎发抖地说。

原来是圆通寺外有小贩卖冰淇淋，看来只有七八岁的小孩挡不住诱惑，来向正在拜佛的母亲要零用钱。

拜佛的母亲反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但被打的孩子的反应更令我吃惊，他双手抚脸、咬牙、瞪着怨恨的眼睛以忍住泪水，愤愤地说：“你先让我吃冰淇淋，等一下再拜佛也不会死！”

说完，孩子一转身冲出大殿，发抖的母亲发狂了，顺手抄起放在墙边的木板，追

了出去。

我跟出去，看到一对母子顺着石阶追逐，竟追了数百公尺，最后消失在山下。

这时，我才听见石阶下卖冰淇淋小贩的叭不——喇叭声。

我已无心拜佛，坐在庭中的大石头上思维，如果我正在拜佛，我的孩子来向我要冰淇淋，我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我会停止拜佛，去买冰给他吃，再回来拜佛；或者就陪他吃个冰淇淋也未可知，吃了冰淇淋，拜佛的心可能会更清凉。

佛是永远在的，稍停一下并不会怎样。

佛是到处在的，体贴众生的需要，正是在拜佛。

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有尊贵的佛性，孩子与佛无二，为什么母亲不能体会呢？

正想着的时候，那气喘嘘嘘的母亲返来了，我担心地问：“追到了吗？”

她说：“无呀！这块死固仔，跑比飞卡紧，看在佛祖面上，饶他一命，我是拿这个板子回来还给庙里的。”

然后我看她把板子放回原处，在大殿前穿鞋子——她刚刚急怒攻心，连鞋子也没



穿就跑了。

我顺着圆通寺的石阶下山，看着这秋天清明的风景，想到佛是永远在的，佛是处处在的，在每一片叶、每一朵花、每一株草，甚至在吃冰淇淋清凉的心里。

但是，拜着佛的人中，几人能知呢？

### 第三面佛

到泰国旅行，朋友带我去拜泰国人认为最灵圣的四面佛。

通常拜四面佛要从第一面佛顺时针方向拜过去，第一面是求平安，第二面是求财富，第三面是求情感，第四面是求事业。

住在泰国的朋友说：“依照我的观察，一般人总是在第三面佛停留的时间最长，祈求得最诚心，可见在人间，感情是最大的难题呀！”

为了求证朋友的说法，我们拜完四面佛，就站在一旁看别人拜，果然，不论男女

老少，在祈求情感和婚姻顺利的第三面佛前，总是仁立不动很久，表情非常虔诚。

人是因感情而投胎，感情因此是生命最大的难题。

离开四面佛时，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有朝拜四面佛时那虔诚祈愿的心，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感情的理解，那情感的难题也可以解决不少吧！

## 眼前的时光

有一位信佛很虔诚的教师，时常在课堂上灌输小学生对佛教的认识。

一大，他花了半小时告诉学生，关于地狱的恐怖，然后他问学生：“有谁想要下地狱的，举手。”

果然没有人举手，教师感到很欣慰。

然后他又花了半小时，告诉学生极乐世界的美好，他问学生：“有谁想去极乐世界的举手！”

大部分的小孩子都举手了，只有角落里一个孩子没有举手，面色凝重。

老师把他叫起来，问说：“为什么你既不想去地狱，也不想去极乐世界呢？”

那个孩子说：“我妈妈说，放学的时候哪里也不准去，要直接回家！”

这是一个笑话，也不全然是笑话而已，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强调来生的重要，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罪孽多么可怕，因此使许多宗教徒都活在过去的赎罪和未来的寄托之中，忽略掉眼前的时光。

其实，眼前的时光才是最真实的，要去地狱或天堂都应该从眼前起步。

在眼前的时光中欢喜，有光明与爱，就是天堂。

在眼前的时光中痛苦，黑暗与堕落，那一刻就是地狱呀！

## 真理

有人来问我关于“真理”的消息，这倒使我陷入了迷惘，无法作答。

如果以佛家的观点来看，真理是无为的真如本体，是用来对照俗世那些有为事相的。

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无心出岫的云、自由飘荡的风、美丽开放的花、飞过困野的鸟里，到处都有真理。

佛家又说，不生不灭，非有相非无相、诸法的本来为真理，是用来对照充满生灭的、分别的、混乱与执著的红尘世界，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在蔚蓝的天空与海洋，在飘浮于空中的草香、在白雪积了又融的山头、在春夏秋冬都翠绿的山林中，也都饱含着真理。

可是，到处都在显现的真理，我们是否能够体验与觉知呢？

真理恒存，在偶然的一闪中，惟有能体验者可以相映，正如农夫望着天空的闪电而知其意义。

真理无为，隐藏于事相之内，惟有能觉知者可以相得，正如笋农观土地痕迹而能找到春笋。

真理是没有隐藏的，有心的人就会找到。

我对那个来问的人说：“我也不能诠释真理，我惟一知道的是，真理必须来自体验与觉知，必须是自己的，凡有所依赖、有所疑惑，那就不是。”

## 麻雀的心

住乡下的时候，后山有一片相思林，黄昏或清晨，我喜欢去那里散步。

相思林中住了许多麻雀，总也是黄昏和清晨最热闹，一大群麻雀东蹦西跳、大呼小叫，好像一座拥挤热闹的市场，听到震耳的喧哗声，却没有一句听得清楚。

路过相思林时，我常浮起一个念头：这一群麻雀为什么不肯歇一歇呢？它们那样子无意义地蹦跳、无意义地呼喊喧哗。又是为什么呢？

我的念头生起后就灭去了，没有特别去记挂，只是，每走过相思林，那念头就升起一次。

相思林的麻雀偶尔也会数只一群飞到窗前的庭院，跳来跳去，叫一叫，就呼啸过去了。

有一天，黄昏时从相思林散步回来，坐在窗前喝咖啡，突然看见六只麻雀飞来了。我知道那是一只母麻雀带着五只小麻雀。长时期对麻雀的观察，使我知道，那身形较瘦、颜色较黑的是母麻雀，而羽毛较浅、身材蓬松显得有些肥嘟嘟的是小麻雀。

它矍先停在草地上，在那里讨论什么事情似的，这时我听到母麻雀与小麻雀的声音竟不相同，大约低了两度左右，略为沙哑。

然后，我看见母麻雀一跃而起，向不远的开满管芒花的芒草地飞去，非常准确地停在一株芒草上，黄昏的秋风很强猛，使芒草摇来摇去，加上母麻雀的体重，晃得更厉害了，母麻雀啁啁地叫，小麻雀则吱吱喳喳笑成一团，显然是为母亲欢呼，只差没有鼓掌，有两只跳得快翻筋斗了。

母麻雀又啁啁地叫，接着五只小麻雀一拥而上，各自跳到不同的芒草叶上，一时之间，芒草堆中东倒西歪，小麻雀们没站好，都落到地上，母亲急切地叫了一阵，显

然是给它们加油打气，小麻雀蹦蹦跳跳地回到原先的草地上，哗然而起，再飞去芒草堆里，站在秋风猛烈的芒草叶尖。

这样经过了好几次，五只小麻雀总算学会了站在芒草叶尖随风摇动的本事。母麻雀宽慰地说了几句，带大家飞回草地，再嘻嘻哈哈唱跳一阵，突然欢呼一声，往相思林的方向飞去。

看麻雀飞远，我才发现端在手中的咖啡早已凉了，在刚刚那令人惊奇的一幕里，我似乎听懂了麻雀的语言——不，或者不是语言，应该说我听懂了麻雀的心。

原来，麻雀们每天不能安歇地跳跃、叫个不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听来，不明其意罢了。

这样的发现使我忍不住动容，知悉如果我们有更体贴的心，就能更进入万物的内在，如果我们的心有如镜子明澈，我们就能照见众生平等、皆有佛性、遍及法界的真实了。

## 笑春风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唐朝诗人崔护的一首诗《题都城南庄》，我今天在整理旧照片时，心中就一直浮出这首诗。

我站立的旧厝的枣树与桃树都已经砍除了，昔日的女友已经嫁人，从前的朋友早就星散。有一些相片，甚至站在什么地方拍的，都忘记了。

只有在看旧照片时，看到去年与今日，人面与桃花，分合，散散聚聚，才令人对生命的流逝感到更深的怅惘。

那每一个人面、每一朵桃花，都是回不去的年华啊！



幸好的是，不论年华去也、不论分合聚散、不论多少的背弃与分离，每一年的春风总是在的。人面可能分离，桃花必会凋谢，只要我们在分离与凋谢中不失去微笑的心，就能永远与春风相约。

苏东坡有两句诗：“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年年都有好景，只看我们能不能珍惜了。

世间的春风总是在的，人欠缺的是心里的春风，还有微笑。

春风总是在的。

## 前世与今生

有一个人来问我关于前世的问题，说他常常在梦里梦见自己的前世，他问我：“前世真的存在吗？”

前世真的存在吗？我不能回答。

我告诉他：“我可以确定的是，昨天的我是今天的我的前世，明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的来生。我们的前世已经来不及参加了，让它去吧！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来生，就掌握今天吧！”

前世或来生看起来遥远而深奥，但我总是相信，一个人只要有很好的领悟力，就能找到一些过去与未来的消息。

就好像，我们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坏习惯与坏思想，就会发现自己在过去是走了多么偏斜的道路。我们如果愿意去测量，去描绘心灵的地图，也会发现心灵的力量推动我们的未来。

因此，一个人只要很努力，就可以预见未来的路，但再大的努力也无法回到过去。所以，真正值得关心的是现在。

我对那时常做前世梦的朋友说：“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前世的梦，还不如活在真实的眼前。”

真的，世人很少对今生有恳切的了解，却妄图去了解前世，世人也多不肯依赖眼

前的真我，却花许多时间寄托于来世，想来令人遗憾。

## 一只鸟又飞走了

儿子小时候，每次吵闹，我就拿起电话筒拨一一七给他听，一一七是报时台，会不断播报时间，每十秒一次。儿子的好奇心很强，一听报时台就停止哭闹了。

很久以后，有一次他听报时台，满脸疑惑地问我：“为什么电话里的鸟都飞来飞去，有时候多一只鸟，有时候少一只鸟？”

我把电话拿来听，话筒里播着：“下面音响十一点五分五十秒……下面音响十一点六分零秒……”

原来，儿子把“秒”听成“鸟”，“十一点五分五只鸟，十一点六分零鸟”，这不是非常奇怪吗？我正思索的时候，儿子把话筒抢走，说：“爸，你听那么久，一只鸟又飞走了！”

我每次想到时间宝贵，就会想起这件往事，生命里的每一秒都是一只宝贵的鸟，它不断地张开翅膀飞去，仿佛天上的鹭鸶成行。

最悲哀的是，每一只鸟都不属于我，每一只鸟都留不下来。

## 忙碌与悠闲

我和儿子坐在仁爱路安全岛的大树下喂鸽子，凉风从树梢间穿人，树影婆婆，虽然是夏日的午后，也感到十分凉爽。

我对儿子说：“如果能像树那么悠闲，整天让凉风吹拂，也是很好的事呀！”

儿子说：“爸爸，你错了，树其实是非常忙碌的。”

“怎么说？”

儿子说：“树的根要深入地里，吸收水分；树的叶子要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整棵树都要不断地吸入二氧化碳，吐出氧气；树是很忙的呀！”

我看到地上的鸽子悠闲地踱步，想到鸽子其实是在觅食，也是很忙的。

当我把玉米撒在地上的时候，悠闲的鸽子就忙碌起来了。

我想到，如果我们有悠闲的心，那么所有忙碌的事情都可以用悠闲的态度来完成。

如果我们要使生命悠闲，要学习树木一样，深入生活，与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吐出氧气来净化人间。

## 参观佛堂

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自称是我的读者，他说：“听说林先生家里的佛堂很庄严，改天去参观你的佛堂。”

我唯唯诺诺，然后我们在汽车疾驶的街口道别。

最近，我时常遇到想来参观我家里佛堂的人。使我困惑的是，我每天带着我的佛堂在街上走来走去，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呢？我每天也看见许多人带着自己的佛堂走来

走去，为什么大家都看不见呢？

每个人的人格、信念、思想，不就是他自己的佛堂吗？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感慨地说：“风景这么优美的地方，如果盖一座佛堂就好了。”

大帝随手摘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说：“世尊，佛堂盖好了。”

佛陀开心地说：“善哉！善哉！”

我们微笑地面对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珍惜相遇的每一个因缘，我们清静了内心的尘垢，我们提升自己走向超越之路……那每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心清、好的希望，都是佛堂！

## 存在的理由

每到一个地方，我总会捡一些当地的石头回来作纪念，有些朋友无法理解，会问

我：“石头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石头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它是一个地方最好的纪念，是紧钱也不能买到的。”我说。

在我们的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一个石头、一朵野花、一株小草都是在诉说自己的价值，只是有缘的人才能看见罢了。

一个黑色的石头可能比一张鲜红的缎子更明亮。

一件母亲缝制的粗布衣裳，却比闪闪发亮的新衣更温暖。

一棵林间的小树，有时比娇贵的兰花更令人动容。

甚至连每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吧！有些为爱存在，有些为学习存在，有些为生命的美好而存在。

只有一个人确定了自我存在的理由，才可能成为更自信、更深情、更温柔的人。

## 差一百米

公共汽车经过台北市信义路，在市贸中心前面看见两栋新盖好的大楼，楼上有一块巨大的招牌：

“来征服我吧！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

那招牌的巨大令人感到荒诞，我想到要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也很不容易，因为东区的土地一坪四百万，房子一坪都在五十万以上。

“这辈子我大概无缘来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了！”我心里这样想，感到有些怅惘。

正想着的时候，车往前开了一百米，我望向窗外，发现和那两栋大楼的同一边，有一座巨大的公墓。

我的脑中闪过招牌上的句子：“来征服我吧！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

这块招牌拿来这公墓前挂着，也很适合呀！

在这个欲望横流的城市，许多人尽一生的努力，想要去抢占东区的一席之地，可能到几十年后才发现占错边了，差一百米。



差一百米就差很多了。

我们不应该把短暂渺小的人生用在欲望的追逐，因为这世间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人所抢占。

## 不一定是天堂

有一位神父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

他在神学院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对他们说：“你们接受了几年神学的教育，对天堂的状况已经很了解了，在毕业之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轮流起来报告自己心目中的天堂。”

这些即将作神父的学生，一一站起来报告自己心目中的天堂。在报告的过程，大家愈听愈惊慌，竟然没有两个人心目中的天堂是相同的。

等到学生全部报告完了，教室陷进一片完全的静默，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确定自己

的天堂才是对的。

老师看到大家那么严肃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对学生说：“每个人心目中的天堂都不同，才是正常的，因为天堂是心的向往，并没有固定的形式，每个人心中的天堂都不一样了，何况是人间的事，因此，你们当了神父应该远离争辩，把重点放在唤起人的向往。”

神父说，听了这一段话，他从此失去和人争辩的兴趣。

我听了神父的话，从此也不再和人争辩。

我想，天堂虽然每个人都不同，但心的向往是可以互相影响和循环的。

放下

搭朋友的便车，去看另一个朋友，车子先走敦化南路，转南京东路，再转中山北路。

我正注视窗外流过的人、车、树木，开车的朋友突然指着窗外的大楼说：“你看这些人多么有钱，有很多大楼是属于同一个财团，甚至是同一个人的。”言下颇有羡慕之意。

“那有什么好呢？背了愈多的财富，放下就更难呀！”我说。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拥有百亿资产，七十岁以上的人，还有很多人每天烦恼去何处开工厂；清晨就要赶去早餐会报；中午要看股票行情；连在路边散个步、吃一碗蚵仔面线也不可得了！

“像我们没有财富的背累，又没有权势要争夺，也不必拼命去博取名望，想和朋友喝茶就可以出发才是最幸福的。”我一说，朋友露出了笑容。

我告诉朋友，我在年纪尚小的时候，常在田间帮忙农作，要扛着稻谷或挑着香蕉在田埂行走，大人的教导里，最重要的一项是放下和提起同等重要，扛起时没有顺势而为，就会“煞到中气”，放下时没有顺势而为就会“闪到腰子”，都是非常严重的。

你看！冬日难得的晴天，放下对财富、权势、名声的营谋，去喝今年难得的冬茶，

真是感到幸福。

或者，有百亿资产者也有我们不知的幸福，我们用不着知道，只要我们深知放下的幸福也就好了。

## 生命的意义

坐计程车，司机正好是我的读者。在疾驶的车上，他问我：“林先生，请问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第一位问我关于生命意义的计程车司机，一时之间使我怔住了。

我的脑海浮现出我读中学时，学校大礼堂门口的对联。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在一生中都没有开展，没有对世界有益，那么他就白活了吧？

我对计程车司机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使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些心灵与智慧的增长，每一天都对世界有一些奉献与利益。”

当我这样说着，车于正好穿过有美丽行道树的仁爱路，我看到春天的木棉花是多么美呀！

我们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自己开一朵花；我们奉献世界的心，是为世界开一朵花。

## 老鼠也有父母

看见操场上有一群小朋友在议论纷纷，我好奇地围过去看。

原来是，有一位小朋友家里铁宠捕到一只老鼠，邀集同伴到操场举行杀鼠大典，准备在老鼠身上泼洒汽油、点火，然后拉开笼门，看点了火的老鼠可以跑多远。

我对小朋友说：“这样太残忍了，想一想如果是你们被点了火，在操场上跑，是多

么的痛呀!”

小朋友没想到突然冒出个陌生人，又劝上他们烧老鼠，气氛因僵化而沉默着。

捕到老鼠的小朋友说：“可是，可是老鼠是害虫呀！偷吃我们家的东西。”

我说：“照你这么说，做小偷的人不也该放火烧了？任何人，不管好人、坏人都有父母，在父母眼中都很可爱，老鼠在父母眼中可能是可爱的孩子呢！”

另一位小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杀害虫，害虫就会愈来愈多，到时候就会被害虫侵占了。”

我对孩子说，这世界上每天有几千万人在杀害虫，譬如喷灭蚊和杀蟑的药，但蚊子和蟑螂从来没有减少，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也没有增加。何况，什么是害虫呢？从前的人看山中的凶禽猛兽都是害虫，老鹰、狮子、老虎、豹子、野狼、狐狸哪一种不是害虫呢？

“不管好的动物或不好的动物都有在地球生存的权利，不管好或不好的动物都有父母和儿女，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杀害动物。”

小朋友更沉默了。

“拥有”那只老鼠的小朋友说：“不然，我们不要放火烧它好了，我们给它一点惩罚，罚它到垃圾山去吃垃圾。”

小朋友全欢呼起来，呼啸而去。

我看着小朋友的背影，以及还留在草地上的汽油油渍，想到我们大人有责任开启孩子的仁爱之念，不应该残忍地对待别的众生。

真正的仁爱不是对好众生的慈爱，而是对恶众生的悲悯——何况众生有什么好恶的分别呢？

曾经有一位净土宗的祖师说：“西方净土 0 是为恶人而设教的。”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是为善人而设，而是为恶人而设。

他说：“善人所处的地方就是净土，还需要什么净土？何况恶人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去净土，善人更不用说了。”

我们在幼年时代，都曾因为无知，到树上捕捉小鸟、在田间灌蟋蟀、在河里滥捕

鱼虾，我们的无知代代相传，我们的长辈把工业的黑烟喷上天空、污染的废水灌入河流、以过度的农药洒在田间。不要说动物，有许多人甚至忘记别的孩子也有父母。

我们要救的不是偶然被抓住的老鼠，我们要救的是孩子的心，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孩子不能普遍有仁爱的心，受害的将不只是老鼠呀！

## 真诚相待

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终于解脱了，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样想，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思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望。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

走过了广大的荣星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

呀！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短暂，在民权东路一千米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地在演出吗？

让我们更真诚地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

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后只会剩下怀念。

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

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

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地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地感谢和奉献。

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

因为，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可得了！

## 纯善的心

我每一次去买花，并不会先看花，而是先看卖花的人，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把自己打扮得与花相衬，是不应该来卖花的。

惟有像花的人，才有资格卖花。

像花的人指的不是美丽的少女，而是有活力，有风采的人。

所以，每次我看到俗人卖花，一脸的庸俗或势利，就会感到同情，想到我国民间有一种说法，有三种行业是前世修来的福报，就是卖花、卖伞和卖香。那是因为这三种行业是纯善的行业，对众生只有利益，没有伤害，可以一直和人结善缘。

可叹的是，有的人是以痛苦埋怨的心在经营这纯善的行业。

我经常去买花的花店，卖花的是一位中年妇人，永远笑着，很有活力；永远穿着干净而朴素，却很有风采。

当我对她说起民间的说法，赞美她说：“老板娘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福报，才能经营这纯善的行业呀！”

她笑得很灿烂，就像一朵花，不疾不徐地说：“其实，只要有纯善的心，和人结善缘，所有的行业都是前世修来的。”

## 吝啬的人

从前有一个非常吝啬的人，他从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到脚上的每一个脚趾头都很吝啬，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别人东西，连别人叫他讲“布施”这两个字，他都讲不出口，只会“布、布、布……”个半天，好像一讲出这两个字，自己就会有所损失。

佛陀知道了这件事后，就想去教化他，于是到了他住的城镇去开示。佛陀就告诉大家布施的功德：一个人这辈子之所以富有，比别人长得高、长得帅，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跟上辈子的布施有关。

这个吝啬的人听了佛陀的教示之后很感动，可是他仍然布施不出去，他为此深感烦恼，便跑去找佛陀，对佛说：“世尊呀！我很想布施，但是做不到。”佛陀从地上抓了一把草，把草放在他的右手，然后要他张开左手，佛陀说：“你把右手想成是自己，把左手想成是别人，然后把这把草交给别人。”这个吝啬的人一想到要把这把草给别人，就呆住了，想得满头大汗，仍然舍不得给出去，最后，他突然开悟：“原来左手也是我自己的手。”就赶紧把草给出去，自己也为此深感欣慰。第二次他只约花了一分钟，就

把草给出去。后来，他只要很简单地就可以把草给出去。佛陀又说：“现在你把草放在左手，把右手张开，将草交给别人。”第一次他也是想了半天才给出去，第二次他很容易就交出去。最后，佛陀对他说：“你现在把这把草给别人。”他便把这把草给了别人。

经过不断的练习，这个有钱人便把财物布施给别人，最后把身体也布施给了别人，结果证得了菩提。

这个故事令我非常感动，认识到菩提的追求没有资格的限制，再吝啬、再坏的人，只要发心想追求菩提，就可以透过训练开启菩提心。训练开启菩提心最简单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时时让自己往美好、光明、良善的地方走。

## 重新生长的花草

出了一趟远门回来，才知道台北很久没有下雨，使我种在阳台上的花草枯萎了大半。

“好可惜呀！爸爸！你种的花草都死了。”儿子说。

我把植物的茎折一节来看，对儿子说：“这茎中还有水分，只是枯萎，还没死哩！”

于是，我像平常一样，每天晨昏为花草浇水一次，一星期后枯萎的花草开始抽芽，三个星期之后，已经绿意盎然了。

这时我才把枯萎的枝叶剪除，使得院子里的花草比原来的还要青翠。

我和孩子一起浇水的时候，告诉他：“在太阳暴热、环境不好、没有雨水滋润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花草，休养生息，保持生机。”

在顺境之时，要使生活有风采。

在逆境之时，要不散乱，保持静心。

## 更恒久的价值

我有一个皮包用了二十年，每次我向年轻人说起，他们都张着难以相信的眼神看

我的皮包。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二十年实在太长了，几乎没有东西能用二十年，甚至连世上极珍贵的友谊、爱情。对生命的向往，也没有人能维持二十年了。

其实，在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一件东西用二十年是很平常的，结婚二十年是很平常的，有相交二十年的朋友也是平常的，甚至一件衣服穿二十年也是平常的……只可惜现代社会都反常了，才把那些平常的事看成奇特。

在我的衣柜里，还有一件父亲生前送我的毛衣，这毛衣已经穿了五十年，更可贵的是，这毛衣乃是我母亲新婚不久亲手织给父亲的。

这世界虽然浮华短暂，但只要愿意坚持一些更恒久的价值，就会发现还是有许多事物愈久愈醇、愈陈愈香。

可惜的是，生命里恒久香醇的滋味，很少人愿意去品尝了。

## 两个汤圆

朋友请我到餐厅吃饭，是现在最流行的“吃到饱”餐厅，每个人一百九十九元，任人吃到饱为止。

由于算起来便宜，餐厅内人声鼎沸，有许多场面到了不忍卒睹的地步，东西拿太多掉在地上的有之，剩下一大盘吃不完的有之，还有一些人吃得太饱，而抚着肚子叹气。

一般最能自我节制的人，也免不了吃下比平常食量更多的东西。

我对朋友说：“这种吃到饱的餐厅真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人的贪欲，也正是文明粗俗的表征呀！”

更有趣的事情是，当我们走出一九九元吃到饱的餐厅，才发现透明的窗玻璃上贴了许多减肥瘦身的广告。

朋友开玩笑地说：“减肥的美容院开的速度大概与吃到饱的餐厅是成正比的。”

我说：“如果大家每餐都不吃到饱，也就不需要减肥了。”



接着，我与朋友在公园散步，以消耗我们吃得过多的食物，边走就想起民间一个关于贪欲的寓言。

话说八仙之一吕洞宾刚成仙的时候，很想找一个弟子传授仙术，他想到：作为我的弟子，最重要的条件应该是不贪心呀！

于是，吕洞宾心生一计，变成一个卖汤圆的老人，在摊子上贴了一张纸：“汤圆一文钱吃一个，两文钱吃到饱。”

从早到晚，许多人都跑来吃汤圆，却没有一个是吃一文钱的，全都是两文钱吃到饱。眼见黄昏来临了，吕洞宾心想收徒无望了。

突然有一个青年付了一文钱，吃一个汤圆就走了。

吕洞宾大喜过望，追上去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两文钱吃到饱呢？”

那年轻人无奈地说：“可恨我身上只剩一文钱，真可恨呀！”

吕洞宾长叹一声，纵身飞上天去，终生都没有收徒弟。

我讲这个故事给朋友听，我说贪心是人的天性，也是正常的习性，只是很少人看

见自己的贪心罢了。

朋友说：“我们以后还是少去这种吃到饱的餐厅了。”

## 沟坪与草花庄

回家乡居住，要离家了，妈妈说：“多住两天吧！明天你三姑要嫁孙女，你和我一起去沟坪吃酒席。”

我听到“三姑”与“沟坪”，从心里冒出一股暖流，就留下来了。

我有五位姑妈，其中二姑和三姑是最亲近的，二姑嫁去的地方叫“草花庄”，三姑嫁去的地方叫“沟坪”。

为什么与二姑三姑最亲近呢？原因是，二姑三姑和爸爸长得很像，简直就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我长得又像爸爸，从小就有很多人说我像二姑三姑。其次，这两位姑妈嫁得很远，家里又有广大的庄园，我们如果去姑妈家就可以住在那里，备受疼爱，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的制裁。

另外还有一个秘密的原因，沟坪与草花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是美得不得了的地方，用人间仙境来形容也不为过。

记得草花庄的四周，在春天来的时候就会开满各种野花，穿过野草花的小径，就到二姑家的三合院，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总感觉全身染满了香气，感觉自己是从远地策马要去拜会“草花庄庄主”的快客。草花庄主出人意外的是一位胖胖的、慈和的中年妇女，那当然是我的二姑妈了。

说二姑妈武功高强，一点也不夸张；他们有广大的田园，种着各种果树，还养了数十百只的鸡、猪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她热中养珠鸡和火鸡，每次有武林人物靠近，还会齐声高歌表示欢迎哩！姑妈最厉害的招数，就是她很会做粿她做的粿常用荷叶、芋叶、姑婆叶来包，常把庭前园于里的桂花、茉莉。丁香拿来入味。她蒸的粿不是夸张的，在一里之外就可以闻到香气。

我时常和兄弟到二姑家，庄主有闲最好，庄主若是无闲，我们会自己到果园去饱

餐一顿，然后躺在西厢房前的宽大条椅上睡午觉，一静下来，庄外草花全部话转来，蝴蝶四处飞，庄内盘旋着无以名状的香气。

二姑丈热中于狩猎，时常天不亮就出门了，带着朝枝哥仔，阿泉、阿海、阿水哥去山里猎野兔，晚餐总是非常的丰盛。

草花庄虽美，与沟坪比起来还是略逊一筹，沟坪的三姑家正好建在河岸，是一长排的平房，屋前是果园，屋后是花园。三姑开了一家乡村典型的杂货铺，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杂货店就像宝藏一样，糖果，饼干还有汽水，三姑为人宽厚慷慨，要吃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常常裤袋里塞得满满的，才到河里去玩。

那河也不像河，所以日、“沟”，水深只到腰际，清澈可以见底，河里有泥鳅、土虱、大肚、虾干，偶尔还可以捞到大的蛇贝，最多的是蛤仔，我们日日都在河中“摸蛤兼洗裤”，玩得不亦乐乎。

三姑最疼爱我，因为常有人

## 宁愿作傻瓜

从前有一个禅师叫作“无相大师”。无相大师给弟子开示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说：“修行就是要宁愿作傻瓜，要有傻瓜的精神才可能证悟，才有可能开悟。”

因为常常讲，所有的弟子都已经记住了：“师父常常说宁作傻瓜。”

有一天突然下大雨，庙里漏雨漏得淅哩哗啦，大师大声叫弟子赶快来接雨，但是很多弟子不在，只剩两个，听到师父叫，赶快拿了桶子来接雨。

一个弟子拿一个很小的桶子冲出来。无相大师看了就说：“雨下得那么厉害，漏了好几个地方，只拿了一个这么小的桶子，真是傻瓜。”这个弟子就很不高兴，心想：“匆匆忙忙跑出来接雨，结果师父还骂我傻瓜。”

第二个徒弟因为太紧张了，拿了一个竹篓子冲出来，要接雨的时候呆住了。无相大师心里想：“怎么傻成这样？怎么有这么傻的徒弟？”就很不高兴骂他说：“你真的是个大傻瓜！”这个弟子一听，非常开心，心想：“师父一直都在鼓励我们要作傻瓜，

现在竟然说我是个大傻瓜，这一定是在赞叹我了不起。”这样起了欢喜心，心开意解，得到了开悟。这个弟子究竟开悟到什么呢？

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打破分别心。当我们听到别人批评我们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可以生气、不开心，我们也可以不生气，宁可作傻瓜，很开心，就像我们看到一个碗，可以想：“这个碗很漂亮，可惜破了一个洞。”但也可以反过来想：“这个碗虽然破了一个洞，但还是很漂亮！”

第二，从悟的境界来讲，傻瓜可能比较容易得到开悟，傻瓜并不是真傻，而是在生活里面没有心机，保持在一种纯然的状态。

我们不要对人生有那么多计较，因为这个计较和分别，正好是阻碍我们开悟，或者认识人生真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学习赤子、宁作傻瓜，那么我们会生起单纯的心。

就像我们修行，每天都花时间在那儿叨叨念念，是在做什么？整天在那儿打坐，是要干什么？别人看起来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打坐一小时，给你一百元，你就觉得

很有价值，但是不能用这样子来衡量，因为这世间许多东西是无价的！

我们看到街上那些智障或者智力比较差的人，他们是非常单纯，非常纯净的。我们通常没有那么纯净，因为我们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比较执著于“有”的人，要做一件事，一定要有效果，如果三天没有效果就换一件事情。通常都比较实际，比较现实，比较会计算，比较会营谋，这样的人叫“聪明人”。因此聪明人的生活是塞得满满的，他没有心灵空间，他每天都在算，做这件事可以赚多少钱，明天加起来就赚多少钱，他永远不会做赔钱的生意。

但是修行要反其道而行，修行要保持内在的空间，在世人都迷乱的时代，我们在内心里清明就好，外表上宁可作傻瓜。

**来就轮到我了**

一位朋友来家里聊天，谈到不久之前他的姊姊过世了。

他说：“我姊姊过世的时候，我哭得真伤心，伤心的程度超过妈妈死的时候。”

我觉得十分疑惑，问他：“是不是你和姊姊的感情很好，胜过你和妈妈的感情呢？”

他回答说：“不是呀！只是我一想到姊姊死了，下回就轮到我了，心里就会悲从中来，伤心不已。从前妈妈死的时候，想到中间还有姊姊挡着，不会那么快轮到我，现在连挡着的人也走了！”朋友说完，我们的感触都很深，默默对坐喝茶。

生命的无常确实是如此展现的，像河流一样，每一片落叶都会掉入河里，所谓有智慧的人不是不死的人，而是在看落叶掉下时有醒觉心的人。

## 乐受的心

教孩子写“爱”字，孩子为了那复杂的笔画而头痛。

我说：“很简单呀！爱就是一个‘心’加一个‘受’，当我们把心放在感受中间就是爱了。”



“反过来说，那个‘恨’字，就是心里有一道伤痕。”

孩子终于学会了写“爱”字。

孩子睡了以后，我坐在书房里，想到心与感受如何来造就一个爱，应该就是“乐受的心”吧！一个人如果能“欢喜受，甘愿做”，到处都会有爱的心。

在顺境里能乐受，那是普通的爱；在逆境的时候还能乐受，才是真正深沉的爱。

有了真正深沉地爱，才能像蜂蜜一样，中边皆甜，从最广大到最细腻都能欢喜的爱，不留一点污染、执著与怨恨。

## 命中犯小人

一个朋友去算命，算命的说他：“命中犯小人。”

这一句一般人听了会不舒服的话，朋友听了却十分开心，认为那算命的真准。因为朋友是开幼稚园的，四周不正好都是小人围绕吗？“原来，我是命中注定要办幼稚

园的，因为喜欢小人，竟使不好的命得到改观！”朋友说。

是呀！我们每个人的命中多少会犯小人的，但我们不要嫌恶那些小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才能烘托出君子的可贵。何况，世间如果没有小人，将会是多么无趣的世界。

我想到，下次如果遇到命中犯小人的人，应该劝他们多疼惜一些孩子，这样，命运一定会改观的。

## 九月很好

### 月亮与台风

快中秋了，阳历是九月。

孩子的自然课本，要做九月天象的观察，特别是要观察记录月亮，从八月初记录到中秋节。

每天夜里吃过晚饭，孩子就站在阳台等待月亮出来，有时甚至跑到黑暗的天台，

仰天巡视，然后会看到他垂头丧气地进屋，说：“月亮还是没有出来。”

我看到孩子写在习作上，几天都是这样的句子：“云层太厚，天空灰暗，月亮没有出来，无法观察。”

最近这几天，连续几个台风来袭，月亮更连影子都没有，孩子很不开心，他说：“爸爸，这九月怎么这么烂，连个月亮也看不见！”

“九月并不坏呀！最热的天气已经过了，气温开始转凉，是最美丽的秋天，有最好的月亮，只不过是这几天天气差一点而已。”

我告诉孩子，台风虽然是讨厌的，有破坏力的，但是台风也有很多好处，例如它会带来丰沛的雨量，解除荒旱的问题；例如它会把垃圾、不好的东西来一次清洗；又例如让我们感受到人身渺小，因此敬畏自然。

“既然不能观察月亮，你何不观察台风呢？”

“好主意！”孩子欢喜地说。

我看到他的作业簿上，写着诗一样的记录：

“风从东西南北吹来，  
云在天空赛跑，  
雨势一下大一下小，  
伞在路上开花。”  
台风的美，可能也不输给月亮。

月亮永不失去  
中秋节没有月亮真是扫兴的事。

我想到，我们在乎的可能不是月亮，而是在乎期待的落空，否则每个月十五都是月圆，大部分人没有什么感觉的。

生活实在太忙了，一般人平常抽不出时间看天色，中秋几乎成为惟一看天空的日子，我们准备了月饼、柚子、茶食就在表示我们是多么慎重地想看看月亮，让月亮看看我们。

好！月亮既然不出现，也就算了，我们吃吃月饼、尝尝柚子，在夜暗中睡去，明天再开始投入忙碌的生活，期待明年的中秋月亮。

其实，月亮是永不失去的，月亮看不见只是被云层所遮蔽，并不会离开它存在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佛教把自性说成月亮，见不到月亮的人只是被云层所遮，并不是没有月亮。

可惜的是，我们一年才看一次月亮，有多少人一年里看见一次自我的光明呢？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或知道我们，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寻找生命的根源，不能觉知自我的光明，就连自己也不能自知了。

理论上，人人都知道月亮随时都在，实际上，很不容易去触及那种光明，也不是不容易触及，而是不愿去实践、不愿去发掘，很少去走出户外。

### 孤单之旅

在这个寂寞的时代，没有人能完全的互相了解，即使是知己、最亲密的人，也难

以触及我们的内在世界。

因此，每一次的人生，就是一段孤单之旅。

我时常在想，由于生命的孤单和不足，这人间才会分成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子女、朋友和敌人、丈夫和妻子，如果是在一个完美与圆满的世界，一个人已经足够了。

也因为这种孤单和分裂，我们之间永远不能互相了解，对于自己的心如果能了解、能坦诚面对，也就够了；对于别人的心意，如果能了解一部分，不互相对立，也就很好了。

生命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有着各种因缘和关系，是希望我们能从孤单中走出，试着去知道生命的不足。

也由于孤单与不足，才会有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触动我们、吸引我们、带领我们。

生命的触动

生命的触动是多么必要呀！

当某种语言触动了我们的思维，那就是诗歌或者文学。

当某种颜色触动了我们的眼睛，那就是绘画。

当某种音声触动了我们的心灵，那就是音乐。

当某种传奇或故事触动了我们，那就是戏剧呀！

当某种情感触动了我们，那就是爱；当某种爱提升了我们，那就是慈悲；当某种慈悲被触动，就可以吸引我们、带领我们，走向生命圆满的归向。

心地明明，乾坤朗朗

在现实的生命，没有什么是圆满的，有时平静，有时狂喜；时而寂寞，时而热闹；或者欢欣，或者悲哀。

在现实的宇宙，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有时风和日丽是狂风暴雨的预示；有时云天晴美是地震台风的前兆；有时呀！不测的风雨会在午后的大晴朗后出来。

我时常在想，这变动不居的宇宙是不是我们变动不居的心识之映现？如果心地明

明，是不是就乾坤朗朗了呢？

我找不到答案，惟一知道的是，台风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房子造得坚固一些，我们依然可以在平静温暖的灯下读书。

### 悲伤与唱歌

生命不免会唱悲伤的歌。

但唱过歌的人都会发现，我们唱的歌愈是忧伤就愈是能洗净我们的悲情。

“悲伤的唱歌”和“唱悲伤的歌”是很不同的。

不管是悲伤或者是唱歌，都只是人生的一小段旅途。

好的悲伤和好的唱歌都会令我们感动，感动是最好的，感动使我们知悉生命的炽热，感动使我们见证了心灵的存在，感动使我们或悲或喜，忽哭忽笑，强化了生命的弹性。

能悲伤是好的。



能唱歌是好的。

悲伤时好好地悲伤吧！

唱歌时高扬地唱歌吧！

大不了

有几个朋友同时来向我诉苦，他们都在同一个办公室做事，关系不良、错综复杂，但他们分别是我的朋友。

他们相互之间看到的都是缺点，可能是距离近的缘故。

我看到他们的都是优点，可能是距离保持的缘故。

连续接几个电话下来，感觉就像是看“罗生门”一样，每一个都是真相，每一个也都不是真相。

对每一个朋友我总是说：“别那么在乎，天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总统死了，会有新的总统；国家分裂了，会有新的国家；何况是小小的办公室呢？

真的，不必太在乎，不必太执著，天下没有大不了的事！

九月很好

九月是很好的月份。

中秋月圆、云淡风清、温和爽飒。

真的，九月是很好的月份。

最近的那个台风也过去了，九月很好。

幸福

小时候，我们住在南部乡下，由于兄弟姊妹很多，妈妈非常的忙碌，我“们只要一靠近妈妈，她最自然的反应是一掌把我们打开：“闪啦！大人在无闲，不要在这里绊手绊脚！”

因此，我非常渴望有一天能牵妈妈的手。

有一天，妈妈要到田里摘野菜，我跟着去，她突然牵起我的手，走在田间的小路，那时是黄昏，夕阳一片金黄，拉长了妈妈的身影，几乎覆盖了整条小路。

那时候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生命原是如此美好！

经过三十几年了，每次想到那一幕，幸福的感觉仍在汹涌，呀！原来幸福的感觉是许多小小的感情所累积的。

## 牛车轮

我到一家茶艺馆去喝茶，看到茶艺馆的墙上挂了许多斗笠、蓑衣、牛车轮、陶瓮等旧时代的东西。

这些东西使我有一种温暖的感怀，想到是我父亲，祖父那两代留给我们的生活纪念品，也是我们祖先朴素自然生活的证据。

但是我随即感到一种悲凉，想到将来我们会留给下一代什么纪念品呢？塑胶袋、保丽龙、保特瓶、电子板或磁碟片吗？我们要留给下一代的证据又是什么？污染的空气，败坏的山林，或是死亡的海洋吗？

那挂在茶艺馆墙上的牛车轮、斗笠、蓑衣、陶瓮等等都是我们的祖先取之于自然，使用后又回到自然里去，完全没有破坏，也不会污染。

我们现在的人所制造的东西，有多少是可以回到自然而不破坏大地与海洋的呢？

制造这些东西和使用这些东西的人，如果能真正爱下一代，应该就会制造出更美好的事物，来给子孙作纪念吧！

看着茶艺馆的牛车轮，我感到有些疑惑：我们的时代是在进步或在退步？是在带领我们进入更美好的生活或只是在混乱中盲目地滚动呢？

## 土地的报答

步行过乡间，看到一位农天正在努力地锄田。我很久没看人用锄头挖地了，就坐在田埂上看农夫挖地。

农夫粗壮结实的上身赤裸看，他把锄头高高举起的样子，逆着光线，看起来就如同一座铜雕，真是美极了。

他也不管我看他，只顾自己锄田整地，一直整地到田埂这边，我看到他全身都被汗水湿透，连长裤都湿了，他友善地对我说：“掘一掘，要来种花生了。”

我说：“很久没看见人拿锄头了，现在整地都是用犁土机呀！”

农夫说：“这田地只有一小片，用锄头掘一掘，一大的工就好了。”

“要歇一下吗？”我问着。

“歇一下也好。”农夫扛着锄头走过来，伸手到我身后的草丛摸出一个大茶壶，倒了一杯凉茶给我。

“过一个月来看，就可以看到土豆丛一片绿了，那时才好看。”农夫想着一个月后的画面，边说：“咱祖公在说，上地不会骗人，你种作一分力，它就长出一分的东西，

上地和人相同，你给它疼惜和尊重，它就报答你，为你开花，为你结果。所以咱的祖公才说：“吃果子，拜树头；吃米饭，敬锄头。”

我听了农夫的话，非常感动，从此走在土地上，就处处看见土地的报答，看见了每一朵花都有土地那酬答知己的心。

## 白鹭鸶家园

高藏县林园乡有一处白鹭鸶聚集的树林，几万只鹭鸶在翠绿的林中，仿佛是苍茫的海中白帆点点，白鹭鸶飞翔的姿势从容优美，起飞时真像帆船初航，回巢时则像归航。

我随居住林园的朋友去看白鹭鸶，走近林中，才发现树林下有很多白鹭鸶的尸体，有许多骨肉都已化去，只留下一摊一摊的羽毛，在茂密的林间显得益发苍白。

长期观察白鹭鸶的朋友告诉我：“那些鹭鸶都没有老到会死的地步，只是无法飞到

外面去找食物，鹭鸶儿女只能照养下一代，对父母向来是不管的。于是它们飞出巢外就会坠落在树林中，有时鸦鸦苦叫了两三天才会死去。”

我们看着满地自鹭鸶的尸体，感觉到心情十分沉重。朋友说：“对父母的难以孝养，是动物在激烈生存竞争中发展出来的天性。”

我说：“幸好我们是人呀！我们可以一方面疼爱子女，一方面孝养父母，可以安立在天地之间。”

我们坐在林外的田野，看白鹭鸶一次又一次地起飞和归航，是那么美和优雅，感觉到有着因缘和情义的人是多么幸福，可以张开双翅航向远方而心里有所寄托；每次从不可知的旅途归航，都有辉煌的灯火，在黑夜中等待我们。

## 开心是最好的补药

打开电视或打开报纸，几乎每天都会看到许多补药的广告，教我们怎样变强、怎

样变勇，怎样过了四十岁还像一尾活龙。

令人疑惑的是，在这些广告旁边，有差不多一样多的广告，在教我们减肥，教我们如何消除过剩的营养，如何减去过多的脂肪，如何到了四十岁还像是一个高中同学。

无疑的，这是个混乱的时代。

许多人因担心自己的不足，而去吃补药。

许多人因烦恼自己的过剩，而去减肥。

我常常想：那吃补药和减肥的人，是不是同一批人呢？我们正是这样自寻烦恼，才会陷入商人为我们制造的陷阱。

我知道有一个最好的补药还兼能减肥的方法，就是使自己放松，开心，去除掉担心与烦恼的意念，放下那些不足与过剩的心。

真的，开心是最好的补药，会让我们时时像一尾活龙，心境永远维持像高中同学。

## 翠玉白菜



我曾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看过一张照片：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放在庭院中一大堆白菜里面，院子里的阳光灿烂，光线投照在白菜上，只有翠玉白菜反射着耀眼的光芒。翠玉白菜是一堆白菜里体积最小的，但最珍贵、最耀目，是故宫的镇山之宝。

那一幅照片印在我的心版上，经过十几年了，还未曾稍忘。

翠玉白菜确实是那样轻薄短小，往往出乎第一次看见的人的意料，大约只有合着的一巴掌那么大，与一般的白菜大小不能相比。

后来，我发现故宫的许多“重宝”，都是很“轻巧”的，最好的玉器，瓷器，茶具也往往不是顶大的。当然，大的物件也有精品，但最精纯的常常是小的。

其实，我们评断一件东西，最好不要看它的大小，而要看它的精纯，它的品质好坏。看人也是一样，官大、财太、权大、名大的，小人也是很多的。艺术特别是这样，好画不一定要巨大，好音乐不一定要长，好文章也不一定要很长。

能把小东西做好的，才能把大东西做好；能照顾小节的人，才会有大的威仪。

这是为什么《佛经》里说道，大到须弥山的虚无和小到微尘的芥菜种子应同等看待，“芥子容须弥，毛孔收刹海”，那是因为最大的正好是最小的累积，而最小的正好是最大的元素。

相传龙树菩萨曾在南天竺以白芥子七粒击开南天铁塔，取得《大日经》，这和西方童话的“芝麻开门”是多么相像呀！所以，（维摩诘经）说到一个人如果能彻悟体验“见须弥入芥子中”，那个人就已经住于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那时就超越了大小、高低、迷悟、生佛的差别见解；进入“大小无疑”的华严境界。由于“大如须弥”是难以想像和掌握的，因此我总想，一个人如果要把生活过好，应该从手里的芥子开始。

我喜欢小巧的艺术品，从中就可以看出创作者伟大的心灵。

我喜欢细腻的生活态度，觉得一个人应该从平凡的生活去体会生命更深的意义。

当然，我也喜欢雄伟、厚重、气势磅礴的人或作品，只是那样的人难得，那样的作品难遇，许多自认为伟大的人，自认为厚重的作品，只是放言空论罢了。

当我们回到生活的原点，还原到素朴之地的生活，无非是“轻罗小扇扑流萤”，无

非是“薄薄酒，胜茶汤，粗粗衣，胜无裳”，或者是“短笛无腔信口吹”，或者是“小楼昨夜听春雨”。

生命就是由轻薄短小的历程所组成的，所谓命光不空过，也正是去体验那小小历程中深刻的意义，体验、体验、再体验，更深入的体验，这是到彼岸的智慧之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河。）

在许许多多的白菜中，去找到那棵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那么轻薄短小出乎我们的意料，它的精巧珍贵却是我们熟知的。

走向智慧的路，是许多人都在追逐一车车白菜的时候，我们一眼就看见了翠玉白菜，除了它原来就那么耀目，也是因为我们的慧眼。

## 有春

从前在过年的时候，大人会把很多写着“春”字的红纸贴在米瓮上、水缸上，还

有糖罐，灶间，甚至也贴在衣橱上。有一次，我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到处都贴着春字呢？”

他说：“希望年年有春。”在台语里，春天的“春”和剩下的“春”是同音字，到处贴着春字，是祈望年年有剩余的意思。父亲也常说：“心里若有春，就是富有，心里若是无春，就是贫穷。”意思是说，心里知足，常有剩余空间的人就是富有的人；心常不足，不断贪求的人就是贫穷的人。台湾话称那些富有的人叫“好额人”或“好业人”，可见富有的人不必要有很多钱，而是有高广的额头，有智慧的意思；富有的人不是拥有最多东西的人，而是不断造善业的人。富有的标准，因此不是有多少财产，而是有没有智慧与宽裕的心。富有的标准，不是能占有多少东西，而是能不能布施与关怀。富有的标准，不是有多少名利权位，而是有多少的幸福和感情。每当我想起从前贴在米缸上的“春”字，就想起父亲的话，希望自己的心常常有春，有更大的空间来包容更多的智慧与爱。

## 弹珠番茄

现在有一种新品种的番茄，小如拇指，颜色像柿子，形状像椭圆的水滴，这种番茄皮厚子少，滋味鲜美，令人吃了十分感动，贩卖的人称之为“珍珠番茄”。

每次吃这种珍珠番茄，我就想起乡下老家后院，我们也种了许多番茄，大小形状都像孩子玩的弹珠，我们称之为“珠子蜜”，译成国语就是“弹珠番茄”。

“弹珠番茄”与“珍珠番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味道很酸，吃一个就足以令人咬牙切齿，要是连吃十个，就会使牙齿酸软了。因此平常我们不吃“弹珠番茄”，口渴时吃一两个，往往精神百倍，口齿生津。

品种未改良前的番茄，我们称为“臭柿子”；品种较好的番茄，则叫“柑仔蜜”，那些台湾乡间的臭柿子，如今想到它的滋味，两颊就因感受到酸极而流出口水。

我想到关于番茄的一个传说，传说从前西方人是不吃番茄的，古时候的西方人相信番茄有剧毒，吃了会全身痛苦而死。

有一天，一个少女被情人抛弃了，心情悲惨不堪，白天恍惚，夜里失眠，脸容枯焦，皮肤与嘴唇都干裂了。她觉得活在这个世界已经毫无意义，想要自杀，于是想起森林中的番茄。

她奔跑进入森林，摘了一些最红，最毒的番茄来吃，奇怪的是，吃完了并没有痛苦而死。

少女想着：“可能吃得太少了，明天再来吃。”

少女天天到森林吃番茄，奇怪的是，她不但没有被毒死，皮肤与嘴唇红润了，脸容也变丰盈了，夜夜总是睡得很好，白天情神很清朗，甚至每天的心情变得非常欢喜，连抛弃她的情人都回到了身边。

这时候，村里的人才知道番茄不但无毒，反而是最有营养的。

从现代观点来看，番茄中富含维他命 C，确实可以治疗许多病症。

从前在南部乡间，每到番茄盛产，街边会出现许多卖番茄的小摊，例如把绿皮的大番茄切片，蘸一种特殊的酱料，酱料是以姜汁、糖粉、酱油膏调制，比较讲究的还

放一些桂花酱，那鲜美的滋味常会让人不小心咬到舌头。

小番茄则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制成糖葫芦，就是把番茄穿成一串，裹糖浆即成，外甜内酸，风味独特，另一种是番茄切一条缝，塞一片梅子肉，这种吃法香味隽永，令人口味无穷。

我住在乡下的时候，经常在黄昏去吃一大盘番茄切片，顺路买一包夹梅干的小番茄回家，走在乡间小路，总感觉人生美好，我曾吃过世界各地的番茄，但我敢担保，没有任何地方的番茄比台湾的好吃，没有任何一种吃法胜过蘸姜汁、糖粉、酱油膏、桂花酱。

每次吃番茄，我总想起少女吃番茄自杀的故事，更觉得番茄中别有滋味，那种境界简直与禅心相近，一个人如果有那种必死的决心与勇气，一定可以在绝处逢生，激发出强烈的生命力。

就像乡间的“弹珠番茄”，借着风力、鸟兽的携带，或者某些不知的力量，它生在山边，生在河边，生在农田或水沟，也生在垃圾堆和坟地，甚至生在屋顶和砖缝，简

直是无远弗届，那种强韧与旺盛令人吃惊，使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弹珠番茄”滋味当然比不上如今的新品种“珍珠番茄”，却是田园中不可抹灭的颜色，它所以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的种子永不失去，它常保持着繁衍的心愿，它欢喜地生长在任何一个掉落的地方。

对于一粒番茄的种子，它不分别和捡择，所以可以“随处做主，立处皆真”，鸟粪、坟场、垃圾堆都是它的净土。

对于一株番茄，它不逐名求利，也不埋没一生，它只是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在晴天迎接阳光的照耀，在雨季迎接雨水的润泽；有人发现，欢喜地奉献身心，无人看见，自由地生长和调落。

呀呀！一个小小的番茄也能给我们大大的启示啊！

## 百香千香



市场里，看见有人卖百香果，浑圆熟透的果实泛出淡紫，我买了一些回家打汁，一斤要价四十元。

在我们幼年时代，百香果是没有名字的，我们都称它“酸桔果”，因为它的味道很像酸桔。百香果算是贱果，在乡下满山遍野，根本是多到不用买卖的。

我们在山野里玩累、渴了，就随手摘一个，剥开，把果实和果肉含在口中，一股酸香便水蛇也似的，从舌尖钻入腹中，在全身的血管里流动，现在一想起那滋味，口水还汨汨地涌出来。口也不渴了，精神也就健旺了。

现在，酸桔果成为百香果，身价也不同了，可见一个好名字也是很重要的。

回家后把百香果打汁，黄澄澄的颜色，沁人心脾的香气，忽然唤醒了山野中奔跑的童年。

觉得百香果可以叫作“千香果”或“万香果”，水果的背景与水果的本身一样的引人！

## 含羞的心

在父亲的坟头，看到几丛含羞草正盛开着，有的还开着粉红色的花，有的已结了种子。

含羞草的花非常美，像极了粉红色的粉扑，使杂乱的野草丛也显得温柔了。我想小时候，最喜欢采含羞草的花和银合欢的花，一整盘放在盘子上，两种花都是粉扑的形状，一红一白，真是美极了。

爸爸看见了，总会感慨地说：“这个囡仔，心这样细腻，亲像查某囡仔同款！”

我想从父亲坟头采一些含羞草的种子回去种，一触动，所有的含羞草都急速地合掌，好像虔诚的祈祷一样。

全身长满棘刺，被认为粗贱的含羞草，对外界的触动有着敏锐细腻的感受，并开出柔软而美丽的花朵，其实是像极了乡下农人的心。我的父亲虽然一生都做着粗重的

农事，但他的感情细腻柔软而美丽，正像是含羞草花。

我把含羞草的种子种在阳台，隔年就长得十分茂盛，也开花了。

每次碰触到含羞草，看它合十祈祷的样子，我也会双手合十，祈愿父亲去到更美丽的世界，也祈愿我们父子有重逢之日。

## 牵牛

在我还住在三合院的童年，后院的围篱几乎被牵牛花包覆，牵牛花的藤蔓总是把竹篱织成一道花墙，在春天时，好像在竹篱上点燃的焰火，爆开！

竹篱外的坡地，牵牛花的焰火，爆得更灿烂。

那被一般人认为卑贱，毫不起眼的牵牛花，其实有着极美丽的颜色，有白、粉红、浅紫与宝蓝；也有着极动人的姿态，花藤婉转、优雅、修长。可惜的是，它不能久放，只要被采下。来，刹时便枯萎了。

我时常想，如果要票选一种可以代表台湾的花，我会投票给牵牛花，因为从北到南，自西至东，牵牛花的藤蔓像丝线一样，紧紧包覆这个美丽之岛。牵牛花的美丽则使辛苦劳作的人，在看见时得到安慰。

牵牛花的名字也宜于联想，是引导牵牛的农夫迎向美丽的希望吧！

牵牛花又叫“朝颜”，因为它清晨盛开的缘故，这名字，使我想起“透早就出门，天尾渐渐光”的台湾农村父老的背影。

“朝颜”便是早上的脸，你看，台湾大地早上的脸是多么美，朝颜上还留着昨夜晶莹的露珠哩！

## 冰签

一位渴望把子女送到明星中学的朋友向我诉苦，她的孩子因为学校作弊，而未能抽签抽中。

“在众目睽睽之下抽签，怎样会作弊呢？”

朋友说，学校把权贵者和有钱者的子女的签先冰在冷冻库里，抽签时和普通的签放在一起，但是学校的行政人员即使闭着眼睛一摸，也立刻可以抽中那些冰签，到后来，明星中学就成为权贵子弟和富豪子弟的天下了。

这真是匪夷所思，使我想起侦探小说中常写的冰钻杀人的情景——以冰结成的利钻或子弹，射入人的身体致人于死，冰溶化了，永远找不到证据——冰签也是一样，摸上来在阳光下晒三分钟，作弊的证据就消失了。

我听了非常赞叹发明冰签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有超乎常人的创造力，如果他们愿意用发明冰签的聪明与细腻来献身教育，每一个中学都会成为明星中学。

因此，我安慰朋友说：“别痛心和埋怨，我们都不是用冰签抽中的人，不也活得很好吗？”

## 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

在美国旅行，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件真实的事。

他的孩子去上幼稚园，坐在隔壁的美国同学问这个孩子说：“你有没有爸爸、妈妈？”

孩子说：“有！”

“那么，你有几个爸爸妈妈？”美国同学又问。

“我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朋友的孩子说。

美国同学笑起来：“我有五个爸爸、三个妈妈！你们中国人的爸爸妈妈最少了，真可怜！”

朋友的孩子觉得深受侮辱，回来后向爸妈抗议：“为什么你不多娶几个妈妈？你不多嫁几个爸爸？”

朋友把这件事当笑话讲来听，正足以反映出西方社会婚姻的混杂。我对朋友说：“这不单是美国的问题，婚姻的混乱和复杂在台北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看台北的小说和

电视剧就很清楚了。”

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这么天经地义的生活与文明，竟在世界中逐渐地解体，到底会使社会走到什么方向去呢？

我觉得还是做传统的人好，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是最幸福的。

### 在同一家银行老去的人

路过十几年前居住的旧家，顺路到银行去看看从前认识的行员，心里有一些感慨，一点欣喜，一点悲伤。

欣喜的是，有好几位是十几年前就在银行里工作的人，可见银行的工作是多么稳定。

悲伤的是，有几位老得特别快，与十几年前几乎判若两人了。而他们的工作仍然一样，入账、转账、数钞票，在三点半的时候下班。难道说，他们十几年来就是这样

的过了，接下来他们会走向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我和他们一一打招呼，互相从外貌观察着岁月的消息，我突然一惊：说不定在他们眼中，我也是一样的老呢！

走出银行的时候我想：稳定的生活是值得感恩的，使我们缓慢地改变，不知老之将至。

波动的生命也是值得感恩的，让我们广增历练，张开慧眼，在老去的时候没有遗憾。

## 激情的蔷薇

“我种的一株蔷薇开花了，一次开七朵，十分争先恐后的样子。”

但是，它们在凋谢时几乎也是同时的，无声，努力的凋谢。

蔷薇到了夏天那不可遏止的开放，使我吃惊；而蔷薇凋谢时的迅速，也令我疼惜。



人的感情在被触动的那一刹那，就好像春夏的蔷薇，不可遏止，只是很少人想到激情的凋谢也是一样的快呀！

我们要学习蔷薇，开放时倾宇宙之力于美丽的一瞬；凋谢时无声，不失去内在的温柔。

我时常觉得自然界充满了教化，那最美丽的昙花只开一夜，那最奔腾的潮水返潮最快。我们生命的追求也是这样的，激情难以恒久，但激情有激情的美。

人的生命历程应该有一些激情，以便能体会情感的热力。

人的生命历程也应该有一些浪漫情怀，才可以感知那内心细腻的部分。

但一生的浪漫与激情是不可能的，正如一朵花开到最巅峰的状态，也正是它凋谢的开始。

这样想来，佛家说的“平常心是道”，或道家说的“道在瓦砾屎尿之中”，里面有真意在焉！

## 花与树的完美

我到一座花园去参观，看到园中的花正盛开，树都苍翠，忍不住赞叹地说：“这些花和树是多么的美呀！”

花园的主人笑起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丑的树，也没有丑的花。不要说是这花园，即使是路边的花树也都是很美的。”

花园主人的说法令我感到意外。确实，世界上没有一棵树是丑的，也没有一朵花是丑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

相对于一棵树或一朵花，作为人的我们就显得有各种的分别，是非、善恶、高低、美丑。高尚得像一棵树、完美得如一朵花的人是多么的少见呀！

我深信，花与树的完美，是来自于它们不会有丑陋低俗的意念；因此我深信，人如果也能清静了丑陋低俗的想法，就会走向高尚与完美之路。

## 宝蓝的花

在南部乡间，看见萝卜田里留下来作种的萝卜，开出一片宝蓝色的花，不，应该说是一片宝蓝色的花海。

从前在乡下看过的萝卜花都是白色，而且开在一小畦菜圃。如今，看到宝蓝色的萝卜花，又是一望无际，心情为之震慑不已，那蓝色的萝卜花，花形有如蝴蝶，随风翻飞，蓝得像是天空或是大海。

我走入萝卜田里，屏住呼吸，感觉自己快要被一片宝蓝色融化了，这时，看见几只嫩黄色的蝴蝶正在蓝花上飞舞、采蜜，使我有一种天鹅飞翔于蓝天的想像。

呀！这世界的美丽或幸福，不是世界给我们的，而是我们的心和世界清澈的相映。不只我们的心在寻求世间的美。

世间的美也澎湃地撞击我们的心。

惟有寻求美的心和真正的美相撞击，我们才会在平凡的萝卜花上，看见蓝宝石、

天空与大海的光辉呀！

## 喜悦的香

有一种春天开的花，名字叫作“含笑”。

“含笑花”真的和它的名字相像，它是含苞时最香，花瓣一张开，香气就散走了。含笑因此是少女的笑，含着喜悦与羞怯的笑，不像圆仔花那样开怀大笑，也不像圣诞红那样肆无忌惮的笑。

含笑花的花期很长，从春天可以开到秋天，如果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含笑花，整年，屋里屋外部有了笑意。

在含笑盛开的春日，采一些含笑花以小白瓷盘盛着，放在茶几上，空气中都有好香，屋里显得更洁净。

我时常会想起第一个为含笑花取名的人，那人是在花香中看见了笑意？或者是饱

含喜悦时看见了小白花呢？那一定是个少女吧！只有春天少女那样喜悦、那样纯净、那样细腻的心，才会看见花中的笑容吧！

但愿我们也可以像含笑花，一年四季都带着微笑，面对世界。

## 满山菅芒花

屋顶平台的水管边，长出几丛菅芒花，每天在风中摇来摇去，好像对我说：“秋天了，秋天了，出门看风景吧！”

我沿着山坡小路散步，看到满山的菅芒花正盛开，菅芒花在秋天最美，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很少人知道，菅芒花最美的颜色是将开未开之际，那时它是浅紫色，仿佛空中的紫水晶。

也很少人知道，菅芒花在月光下最美，衬着墨蓝色的黑夜，点点银芒散在山坡野地，总使我想起萤火虫在稻田边飞来飞去的情景。

最美的菅芒花，是在它飞散的时候，有如流逝的灯花星火。

看着秋天满山的菅芒花，我就想到在屋顶上的菅芒花，是不是从这山坡飞翔而去的种子呢？而屋顶上的菅芒花一旦成熟，种子会飞去哪里？会不会飞回这一片山坡？

人是不是也像菅芒花的种子，在某地某一个秋天偶然飞起，与前世的亲友、情人在此相会，随着业力的风在宇宙飘流？这是不是就是轮回的秘密呢？

菅芒花永远不死，因为它随风飞翔，落在任何环境都努力生长。

肥沃的山坡与贫瘠的屋顶，都不能防止菅芒开美丽的花，人如果富裕或贫贱，是不是也能维持同样的志气呢？

## 凋零之美

坐在仁爱路一家楼上咖啡屋，看着路上的菩提树叶子，一片一片地辞别枝极，飘落下来，有时一阵风来，菩提叶竟是满天翻飞旋舞，在凋零中，有一种自在之美。

有几株落得早的菩提树已经增生新叶，菩提树的嫩叶介于鹅黄与粉红之间，在阳光下，美丽如水月，透明似琉璃。在晶明的落地窗前，看见菩提树的凋零与新叶，使我想起憨山大师的一首诗：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  
不知春上花枝。

这凋零与新生，原是同一个世界，涧底的冰雪融化了，与春景里枝头的花开，原是一样的美。或者，溪涧中的雪是滋润过花的雨水与露珠；也或者，那灿烂的花颜是吸了冰雪的乳汁而辉煌的吧！

一切因缘的雪融冰消或抽芽开花都是自然的，我们尽一切的努力也无法阻止一朵花的凋谢，因此，开花时看花开，凋谢时就欣赏花的飘零吧！我们尽一切努力，也不能使落下来的任何一片叶子回到枝头，因此要存着敬重与深情的心，对待大地这种无

言的呈现呀！

## 空心看世界

当我看到水田边一片纯白的花，形似百合，却开得比百合花更繁盛，姿态非常优美，我当场就被那雄浑的美震慑了。

“这是什么花？”我拉着田边的农夫问说。

“这是空心菜花呀！”老农夫说。

原来空心菜可以开出这么美丽明亮的花，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问农夫说：“可是我也种过空心菜，怎么没有开过花呢？”

他说：“一般人种空心菜，都是还没有开花就摘来吃，怎么会看到开花呢？我这些是为了做种，才留到开花呀！”

我仔细看水田中的空心菜花，花形很像百合，美丽也不输给百合，并且有一种非



常好闻的香气，由于花是空心的，茎也是空心的，在风中格外的柔软摇曳，再加上叶于是那么绿，如果拿来作为瓶花，也不会输给其他的名花吧！可惜，空心菜是菜，总是等不到开花就被摘折，一般人总难以知道它开花是那么美。纵使有一些作种的空心菜能熬到开花，人们也难以改变观点来看待它。

我们只有完全破除对空心菜的概念，才能真正看见空心菜花的美，这正是以空心来看世界。

但是，人要空心来面对世界，真的比空心菜还难呀！

## 玫瑰与刺

在为玫瑰剪枝的时候，不小心被刺刺到，一滴血珠渗出拇指，鲜红的血，颜色和盛放的红玫瑰一模一样。

玫瑰为什么要有刺呢？我在心里疑惑着。

我一边吸着手指渗出的血珠，一边想着，这作为情侣们爱情象征的玫瑰，有刺，是不是也是一种象征呢？象征美好的爱情总要付出刺伤的代价。

把玫瑰插在花瓶，我本想将所有的刺刮去，但是并没有这样做，我想到，那流进玫瑰花的汁液，也同样流进它的刺，花与刺的本质原是一样的；就好像流入毛虫的血液与流入蝴蝶的血液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只欣赏蝴蝶，不包容毛虫。

流在爱情里的血液也是一样呀！滋润了温柔的玫瑰花，也滋润了尖锐的棘刺。流出了欢喜与幸福的，也流出了忧伤与悲痛。在闪动爱的泪光中，也闪动仇恨的绿光。

但是我始终相信，真正圆满纯粹的爱情，是没有任何怨恨的，就像我们爱玫瑰花，也可以承受它的刺，以及偶然的刺伤。

## 百合

很久很久以前的女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谈起很久很久以前的

事。

“其实，那时候，我离开你的时候还是很爱你的，连我自己到现在都弄不清为什么要离开你。”她说。

我拿着话筒，沉默无言，苦笑，正如我到现在都找不出被背叛的原因。听着那段话，非常的陌生，好像来自异域。

她又说：“改天，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谈以前的事。”

“我看不必了吧！”我听到自己非常冷漠的声音，我因为这冷漠而心痛，因为我平常从不冷漠的。

挂了电话，我孤独地坐在灯下，看着桌上一朵非常孤单的百合花，百合花如此纯净、优美、芬芳，有着近乎透明的细腻质地。心情竟有如潮水，汹涌起伏。

这世界，能爱百合花的人很多，能珍惜那纯净、优美、芬芳的品质的人很稀有，这是百合花显得如此孤单的原因。

口里说出相爱的话语是何其容易，心里真正相知与疼惜是多么艰难呀！

人要“一合”都不易，何况是“百合”呢！

## 琼麻开花

朋友带我沿着恒春的海岸线，去看今年的琼麻开花。

清晨的海风与水气，使我们感到十分清凉，这初秋의早晨如此静谧美好，光是在海岸散步就够幸福了，不一定要去看琼麻开花。

沿路，我和朋友都沉默着，享受这难得的海岸步行。我想起昨夜在朋友家，他曾试图形容琼麻开花的情景：像几千株铁树上都开了月桃花、像放大了一百倍的铃铛花，像插在海边的万国旗……朋友说了半天，懊恼地说：“我无法说清楚，你明天看就知道了。”

远远的，我们就看见成排的琼麻花了，琼麻树丛坚硬利落，真的像铁树一样，琼麻花从树丛中孤挺而出，拔高数尺，那么自负自信的样子。琼麻花形确实有些像月桃

花，只是比月桃花巨大、洁白和奔放，这时我想到朋友说的“几千株铁树上都开了月桃花”也是十分贴切的，但那种辉煌繁盛的开花景象，没有亲见是难以体会的。

朋友说：“我昨天在形容的时候，你一直笑，好吧！现在你站在琼麻花前面了，你形容给我听！”

我说：“看到琼麻开花，使我想起禅宗的一个句子：‘珊瑚枝枝撑着月’，好像海里的珊瑚一夜之间都爬到沙滩上，而月亮化成千万个化身，落在珊瑚的顶上。”“或者说把千万盏路灯全搬到海岸线来！或者……呀！我无法说清楚，你看不就知道了吗？”

我学着朋友的语气说话，他听了哈哈大笑。

当我们从海岸回来，“心里就像被琼麻花撑开了，深深留着那美丽的画面。抬起头来，看见国庆鸟灰面鹭在极高极远的天空盘旋，那么威严、那么静定，我深信那威严与静定是飞越千万里江海山林而形成的，只是我要如何形容，才能让人看见灰面鹭满天飞翔的美呢？

唉！这世界最美的部分，只能以感受得知，语言是很无力的。

## 百年含笑

在乡间的庭院，一个老人带我去看一棵百年的含笑花，说那是他的父亲亲手栽植的。

那百年含笑的高大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含笑花只有几尺高，百年的含笑花竟有两三丈高。

更令人惊奇的是，那棵高大的含笑，花朵开得密密麻麻，香气之盛有如一座香水工厂，方圆几尺的地上都被洁白的含笑花瓣铺满了。

我想到小时候家里种的几棵含笑，盛开时，我最喜欢摘一些放在铅笔盒、放在书包、放在口袋中，走到哪里就香到那里。含笑花的香有渗透力，有时春天过去很久，含笑都谢尽之后，铅笔上还留着春天时含笑的香味，使我写字时有着欢喜的心情。

正在出神的时候，听到老人说：“这百年的含笑开得和它第一次开时一样的香，我如果能像它一样，百年之后也能含笑归土，就好了！”

我说：“阿伯仔，这没有什么问题，你一定可以含笑归土的。”

老人笑了，笑得就如一朵含笑花，那么洁白、纯真，散发着香气。

“不管生命的历程变成怎样，我们每天每天都要含笑开放，让香气飘扬呀！”——看着老人的笑，我心里这样想着。

## 平常的水果

朋友从美国回来，我问他：“这次最想做的是什么？”

“如果能吃到杨桃、莲雾、释迦、甘蔗、柿子、批把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这简单，但现在是秋天，恐怕吃不到莲雾和枇杷了。”

接下来的许多天，我们开着车在台北寻找水果，当我们买到杨桃的时候，朋友迫

不及待就在街边吃了起来，他的脸皱成一团，显然杨桃是很酸的，可是他脸上的喜悦满足却令人感动。

朋友说：“我在国外时，做梦都几次梦见自己是在吃杨桃，醒来时才知道那就是乡愁呀！”

后来，我们一起吃了释迦和甘蔗，又在夜市买到许久未见的红莲雾，每次看朋友陶醉的样子，我就想到这些只是平常的水果，但却象征了故乡最可贵的部分，仿佛饱含了叫作“故乡”的汁液，可以治思乡的疾病。

朋友出国以后，我时常去市场买这些平常的水果，吃着吃着，就会想起朋友那喜悦满足的表情，那些平常的水果也就有了非常深刻美好的滋味。

## 小红西瓜

买到一种小如垒球的西瓜，皮色翠绿、果肉深红、清凉胜雪、滋味如蜜。



像我这么喜欢吃西瓜的人，每次看到有新的西瓜品种，总会迫不及待地买来吃，每次吃总有一些惊喜。二十年前第一次吃到黄肉的小玉西瓜、十五年前第一次吃到澎湖西瓜、十三年前第一次吃到无子西瓜的情景，都还历历如在目前。

在二十年前，台湾的人大概也难以相信我们的水果会有这么大的改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芭乐、莲雾、木瓜、杨桃、梨子、柚子、哈密瓜、芒果、荔枝、番茄等等，几乎没有一种不是改良的结果，并且样样都很好吃。

就好像小红西瓜，从前的人一定难以相信红西瓜可以这样小巧，这样好吃，而且一年四季都有。

我每次出国，最想念台湾的就是水果，在回台湾的飞机上，只要想到水果摊那红红绿绿的美丽画面，感觉就要醉了。

吃小红西瓜的时候——这西瓜的名字叫红菱——我不禁感恩那些为品种改良而奉献心力的人，有了这种感恩之情，感觉西瓜的滋味更鲜美、更元气淋漓了。

## 太麻里枇杷

朋友从台东的太麻里来，送我一盒枇杷，只因我闲聊时说过我喜欢吃枇杷，他就不远千里送来了。

我会喜欢吃枇杷，是和我的外祖母有关。住在溪洲的外祖母家，从前种了许多枇杷、柿子、荔枝，小时候，外祖母经常亲手剥给我吃，从此这三种水果深植我心，每一次吃，就会想起最疼我的外祖母，也会想念外祖母家的枇杷、柿子、荔枝。

朋友说：“太麻里的枇杷，乃是全台湾最好的枇杷。”

果然，太麻里枇杷泛出浅浅的金黄色，饱满而肥壮，吃在口中，水气淋漓，清香袭脑。我感慨地对朋友说：“能种出这么好吃的枇杷，那土地是值得跪下来顶礼赞叹的呀！”

经过了很久很久，我每次在市场看到枇杷，就会想起太麻里的山地朋友，觉得友谊也是金色的，那友谊的金色，像枇杷，也像阳光。

我吃枇杷、柿子、荔枝的时候，依然会想念我的外祖母，就觉得亲情与美好的回忆也是金色的。

那金黄的回忆之河，是枇杷的金，也是阳光的金。

## 金煌芒果

我在市场里，买到一个芒果，竟有三斤多重，全身金黄泛着红光，那颜色就像黄昏衬着夕阳的晚霞。

那种超级芒果，名字叫作“金煌”。

金煌芒果不只是颜色与形状好，还有着特殊的香气，混合了香蕉、木瓜与蜂蜜的香气，吃起来口感细腻而甜美。

我时常吃金煌芒果，只是没买过这么大的。

晚餐过后，我把家人叫来围在桌边，用一个非常美丽的盘子盛着那个金煌芒果，

切芒果的时候我有一种庄严喜悦的心，因为在这辈子，我还没有切过这么大的芒果。

我边切边想：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三斤重的芒果不掉落在地上？这么大的芒果，是什么样的人种出来的，

听说“金煌”这种超大的芒果，是六龟一位年老的果农配种成功的，他取了几十个名字都觉得不妥，最后用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作“黄金煌”。

唉！黄金煌，天生要种好芒果的名字呀！

金煌芒果真是很好吃。

## 砖隙的番茄树

阳台砖头的缝隙中长出一株小小的番茄树，不知道是风或小鸟带来的种子？

番茄树从春天时奋力长大，到了夏天就结出与砖块同颜色的果实。

我把番茄摘下来吃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美之感，想到因缘的奇妙和种

子的不可思议，树和人是多么相像，只要有好的因缘与好的意志力，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也能开花结果。

选择肥沃的地方生长，在人生中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培养好的种子、有生长的意志则是可遇和可求的。

## 玫瑰奇迹

有一天，突然兴起这样的念头：到台北我曾住过的旧居去看看！于是冒着满天的小雨出去，到了铜山街、罗斯福路、安和路，也去了景美的小巷、木栅的山庄、考试院旁的平房……

虽然我是用一种平常的态度去看，心中也忍不住波动，因为有一些房子换了邻居，有的改建大楼，有的则完全夷为平地了，站在雨中，我想起从前住在那些房子中的人声笑语，如真如幻，如今都流远了。

我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时空里，只是偶然的与宇宙天地擦身而过，人与人的擦身是一刹那，人与房子的擦身是一眨眼，人与宇宙的擦身何尝不是一弹指顷呢？我们寄居在宇宙之间，以为那是真实的，可是暮然回首，发现只不过是一些梦的影子罢了。

我们是寄居于时间大海洋边的寄居蟹，踽踽终日，不断寻找着更大、更合适的壳，直到有一天，我们无力再走了，把壳还给世界。一开始就没有壳，到最后也归于空无，这是生命的实景，我与我的肉身只是淡淡地擦身而过。

我很喜欢一位朋友送我的对联，他写着：

来是偶然，

走是必然。

每天观望着滚滚红尘，想到这八个字，都使我怅然！

可是，人间的某些擦肩而过，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有情有义又有天真的心，就会发现生命没有比擦肩而过的一刻更美的。

我们在生命中的偶然擦肩，是因缘中最大的奇迹。世界原来就是这样充满奇迹，

一朵玫瑰花自在开在山野，那是奇迹；被剪来在花市里被某一个人挑选，仍是奇迹；然后带着爱意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仍是奇迹。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一朵玫瑰而言，生死虽是必然，在生与死的历程中，却有许多美丽的奇迹。

人生也是如此，每一个对当下因缘的注视，都是奇迹。

我在从前常买花的花店买了一朵鹅黄色的玫瑰，沿着敦化南路步行，对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微笑致意，就好像送玫瑰给他们一样。

我不可能送玫瑰给每一个人，那么，就让我用最诚挚的心、用微笑致意来代替我的玫瑰吧！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相会也是偶然的擦肩而过，在我们相会的一弹指，我深信那就是生命最大、最美、最珍贵的奇迹！

## 海滨椰子

屏东的朋友开车带我到海滨，因为椰子正在盛产，而我们都是爱喝椰子水的人，朋友说：“如果不到海滨吃椰子，台湾的椰子就太昂贵了。”

我们找到一家海滨的农户，他有几甲地的椰子，他一边帮我们开椰子，一边说：“好险呀！今年经过几回台风，以为椰子会被吹落，没想到长得更结实。”然后，老农夫若有所思地说：“椰子树努力地生长椰子，是对风雨最好的抗议了。”

我们大吃一顿椰子，又载走一车椰子，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回味椰子那清凉的滋味，也回味着老人说的话。

对于文学的没落，一个作家努力的写作就是最好的抗议。

对于恶意的攻讦、诋毁，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抗议。

对于那些贪婪，卑鄙的人，提升自己作品的境界就是最好的抗议。

椰子树的天职是把椰子长好，作家的责任是写出好的作品，不论风雨或阴晴。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抗议，椰子树长那么高，一般人只能在树下比手画脚！

对于无畏的椰子树，所有的风雨都是掌声和赞美的变调！



## 土生芭乐

近几年，泰国芭乐在台湾栽植成功，土生的芭乐就愈来愈少见。

几乎是台湾水果的宿命，泰国芭乐很快就生产过剩，市场里一个芭乐卖五元，黄昏的时候卖到两个五元。对于喜欢吃芭乐的人真是好消息，但想到农人时，吃着芭乐也会有一些心酸。

我有一位嗜吃芭乐的朋友，但是对泰国芭乐很鄙夷，说是：“太好吃了，一点也没有芭乐的味道。”因此，在泰国芭乐一个五元的时候，他宁可花一个二十元的价钱，去买又涩又酸、皮薄多子的土生芭乐。

泰国种的芭乐是很味美的，我觉得。可惜无法说服他来吃这种又脆又甜、皮厚少子的品种。

有一天，我切了一盘泰国芭乐请朋友，请他放弃一切成见和预设的立场，假装是

一个没有吃过芭乐的人，公平地品尝泰国芭乐的滋味。

吃完了一盘芭乐，他说：“人的成见真是要命的东西！”

## 植物的地盘

在垦丁公园，一位学植物的朋友带我们进入热带雨林，他告诉我们植物也有争地盘的习性，都是成群成群的盘聚，不同群族的植物就会因被包围孤立而枯萎了。

朋友说：“植物争地盘的行为是无所不用其极，树枝与藤蔓的蔓延，根的伸展与缠绕。最惊人的是种子，每到夏日宁静的午后，会听到种子爆裂的声音，僻啪！有的种子靠自己弹射的力量，可以射数米之远；有的种子靠着风力，可以翻山越岭。”

朋友告诉我，只有一种树木不成群结队地争地盘，就是那些高大的乔木，它们是单独地向天空生长，到最后成为那些族群植物的依靠。

我想不只是植物如此，动物也是这样，狮子、老虎、老鹰都是单独行动，麻雀。

麋鹿、野狼则成群结队。

人也是这样的，小人结党、成派，以占取地盘，只有那些人格高超的人，独自使心灵伸展向空中，文明与文化，就是由那些独行又独醒的人创建出来的。

我站在雨林中，仰望那些高大的乔木，但愿自己永远保持独醒和独行的心灵。

## 太极图

我在乡间的寺庙墙上，看到一个太极图非常特别，是由两条鱼组成的，下面的一条鱼是黑的，有白色的眼睛；上面的一条鱼是白的，有黑色的眼睛，看起来，两条鱼好像在那里相亲相爱、游戏和追逐着。

站在那一幅太极图前，我想到这两条鱼应该是同色的，只是一条游入了阴影，另一条游在阳光普照的世界。

有时候，那阴暗的会游到光明里；有时候，那光明的也会游进阴影中。

呀！这世界有阴阳是多么好，有光明、有阴影才成为生动的世界。

这世界有白天、有黑夜是多么好，使我们感知岁月的流动变迁，让我们知所珍惜。

这人间有欢乐、有痛苦是多么好，痛苦使我们敏感和细腻，欢乐使我们广大和温柔。

我们在欢乐中不要失去觉醒的心，那是白鱼的黑眼睛。

我们在痛苦时不要失去光明的向往，那是黑鱼的白眼睛。

现实里虽有阴阳，本质上并无阴阳，但阴阳俱有，才是完全的人间。

我真喜欢太极图！

## 学插花

有一位朋友在学插花，是日本某一流派的花艺。

我对日本人的花艺一向没有好感，因为那被称为花艺的，正好是集匠气与矫作于

一炉。因此，我对潇洒且大而化之的朋友竟去学日式插花觉得格外好奇。朋友告诉我，那看起来僵化的日式插花，其实只是一种格式，是性格与观点的锤炼，对于学得通达的人，不但仍有极大的创作空间，还能激发出入的潜力。

她说：“插花和禅一样，表面上有最严苛的形式，事实是在挖掘最大的自由。你不觉得，只有最严格的训练才有最自由的资格吗？”

朋友的话给我不小的启示，原来插花也是“绝地逢生”的事。凡是绝地逢生就如悬崖断壁上的兰花，或污泥秽地清放的莲花，或是漠漠黄沙里艳红的仙人掌花一般，既刺人眼目，又具禅的精神。什么事到了最高、最绝、最惊人，就被俗人看成是禅意了。

学插花的朋友，说起她学插花获益最大的一件事。

她说：“我刚学插花时，老师教怎么插，我们就怎么插，三个月以后我才发现，老师每次插的花不是一朵、三朵、五朵，就是七朵、九朵，几乎没有二四六八的。我心里起了疑情，双双对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插花都要单数呢？我很慎重地去问老师，

那位日本老师说，一三五七九是单数，插出来的花叫作‘生花’，就是有希望的花，由于不圆满，才显得有希望；双双对对的插花是‘死花’，因为太满了。我听了好感动，留一些缺憾、有一点理想不能完成、永远留下一丝丝不足才是最美的呀！”

缺憾有时比圆满更美，真是不可思议。朋友的话使我想起为什么菩萨要留一丝有情在人间，而且一直在苦难的煎熬中游化。菩萨之所以比声闻缘觉更美、更动人，那是他们在乎，在乎一切的有情，由于这样的在乎，追求事事圆满倒不是菩萨的志向，菩萨的志向是恒常保持一个有希望的观点，生生不息。

## 天堂之花

小时候，时常为了领面粉和奶粉上教堂，坐着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内心总是非常着急，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面粉和奶粉？

有一次听见牧师一直在说天堂多么美好，就想到：“天堂是不是到处都有面粉和奶

粉的地方呢？如果有做好的包子和泡好的牛奶就更好了！”这时正好听见牧师说“阿门”，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去排队领面粉。

领了一包面粉，我心想这个星期天总算没有白白浪费，开始用开心的脚步奔跑回家。

回家的路要经过一片油菜花田，我跑入田埂，油菜花几乎与我等高，又映着夕阳，因此我的眼前一片金黄的光泽，芳香四溢，花香整个包围着我。

我的心灵光一闪，猛然停下脚步，转了一圈，看着四野无尽的、光灿辉煌的油菜花，心胸震动不已：呀！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堂吗？

那一刻，在油菜花田，我仿佛发现了天堂的秘密，于是，我不再奔跑，把一包面粉抱在胸前，一步一步，细心地走回家。

## 盘桓

机场航道客满，我乘坐的飞机机长宣布，在桃园上空盘桓三十分钟。

坐我身边的老先生一直抱怨，我说：“阿伯仔！坐飞机这么贵，现在有人免费带我们空中观光，是多么难得的事。”

老先生专心地看着窗外的风景，露出微笑，使我也感觉到春天的台湾，在桃园上空，特别的美丽。

降落航道的感觉真好，既欣赏了风景，也抵达了目的地。

我们的生命历程，最好的当然是起跑、起飞，顺着既定的航道，然后在目的地安然降落，而时间最好也是一秒不差。

可叹的是，在大部分起飞之后，才发现航道既不是我们原订的，降落的地点也有改变，纵使能一切顺利，与我们同机的人也一定是与我们有情有缘的人，而抵达之时，往往也是“乡音未改，须毛已衰”了。

大部分生命的过程，其实都像是在空中盘桓、飘浮，找不到降落的航道。

在盘桓的时候，最容易令人心浮气躁，无所适从，自认倒楣，却很少人想到，早



一点或晚一点降落又有什么要紧呢？再进一步想，在盘桓的时候，假如我们能心情安然，看看盘桓时的风景，像团聚在空中的白云，悬挂在远方圆满温暖的太阳，以及那清澄无染的蓝天，还有从空中看来，特别辽阔、青翠的我们的故乡……那么，偶尔的盘桓又有什么挂碍呢？

## 生命的馅

在面包店，我为了买奶酥面包或花生面包而迟疑半天，因为两种我都爱吃，但一天只能吃一种。

后来我买了奶酥面包，是不得不作的选择。

排队付账的时候，我想到，买面包时的迟疑也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选择一样：

我们要买一条土司容易，但选择面包的馅儿就难；我们要生活很容易，但生活得有内容、有滋味就难。

可以用钱买的面包都会难以选择，何况是那些无法用钱买的选择呢？

为了充饥而买面包，是第一种层次；为了品味而买面包是第二种层次；又能充饥又能品味，是第三种层次。

人生的追求也是如此，有的人只顾物质而不顾心灵；有的人为了强调心灵而鄙视物质；只有视野开阔的人，才知道心灵与物质平衡的重要。

物欲的追求与心灵的追求乃是天平的两端，一个有慧心的人自然可以找到既可充饥又好吃的面包。

走出面包店，我想明天再买花生面包吧！然后我就边走边吃刚出炉的奶酥面包，热气腾腾的，滋味很好。

## 小钢珠店

住家对面的银行搬走以后，连续开了几家餐厅和服饰店，都因为难以经营而关门

了。

有一天，舞狮、舞龙、放鞭炮，开了一家新的店，是一家小钢珠店，还附设电动玩具。小钢珠店的生意很兴隆，整日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哗啦啦的金钱与钢珠掉落的声音。

我心里感到担忧，看来这小钢珠店短期内是不会倒闭了。

这已经成为附近商业区的逻辑了，凡是无法经营的店，就改成电动玩具店或小钢珠店。二楼以上不能经营的店，则改成卡拉 OK 或色情行业。大概也只有这少数的几种行业，利润足以和银行相抗衡吧！

我担忧的不是这种行业的利润，而是沉迷在其中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大多数是没有谋生能力的，他们对金钱尚未有认知，一天花千元以上打小钢珠和电动玩具的却大有人在，对于他们长远的生命历程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次，我担忧的是，这世上有千百种休闲娱乐，比在封闭的空间打电动还有趣、有益得多，也不必花什么钱，青少年为什么宁可花钱来禁锢自己的心灵呢？

当一个城市的青少年把时间生命都花费在小钢珠店，或者宁可守着电玩机器，不肯参与社会的时候，这城市的未来品质也就可以想见了，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 微波炉

我的岳母万里迢迢，从美国为我带了一个微波炉回来。

她的理由是，微波炉是美国家庭必备的用具，也是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因此她不惜以七十岁的高龄扛微波炉上飞机，并且从乡下特别带来给我。

我一向对现代科技的东西存有疑虑，但不忍心拒绝岳母的好意，只好接受了。

我很快地学会用微波炉，也依着微波炉食谱学会几道菜，最让我疑惑的是，微波炉做的菜，几乎没有一样是好吃的。

原因何在呢？一是缺少人味，人在做菜时可以随时调整口味，微波炉只重视结果，一按键就定江山了，二是太过快速，在食品的味道还没有出来时，就煮好了。

所以，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把微波炉收在储藏室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了贪图方便和快速，科学家制造出许多东西，却没想到付出更大的代价。

有了电视，人们不再敏于思想。

有了电话，人们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有了核能，人们丧失了自然的资源。

有了洗衣机，人们不再劳动，付出了骨刺和坐骨神经的代价。

有了摩托车汽车，人们不再走路，付出痔疮、中风、高血压、心脏病的代价。

这些看来非常有用的事物都有反面的作用，何况是那些手枪、飞弹、潜艇等无用的东西呢？

老子曾经说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我们能慈爱，就能因爱护别人生起勇气。

我们能节俭，不追求物欲，就会有广大的心。

我们不敢居天下人之先，才能成为万物的主宰。

现代的科技正是反其道而行，使人逐渐物化，失去人味，失去慈爱的心；使人追求物欲，灵性狭窄；使人追求时髦，想抢在天下人的前面，反而成为物质的奴隶呀！

让我们来试试看，在生活里是不是有几天不要电话、电视、汽车、微波炉，甚至不要用电，看我们还能不能活下去？

如果活不下去，表示我们的自我已经不完全了！

## 午夜顶好

与朋友在忠孝东路聚会，由于聊得太尽兴了，走出茶艺馆已是午夜，午夜的忠孝东路人、车都稀少了，商店已经打烊，显得格外安静。

我走在忠孝东路上，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陌生，这平时拥挤的、人潮汹涌的马路，

此刻变得非常空旷和安静，空气也显得清凉了。

忠孝东路的马路变大了，骑楼变大了，甚至连高楼也仿佛变大了。

其实，忠孝东路并没有变大，只是人与车的空间被空出来，空间的本身是没有变的。

忠孝东路并没有变大，是我的感觉变大了，白天我们为生活奔忙，内心塞满杂乱的事，此刻都被放下了，就显示了内在的空间。

变大的忠孝东路真好，有空间的忠孝东路真好，放下的忠孝东路真好。

真正的智者与凡夫俗子也与忠孝东路一样吧！智者的心其实没有变大，只是有了空间，能放下执著，有安静与美。

正这样想的时候，走过顶好商圈，感觉顶好，午夜的忠孝东路确实是顶好的。

**开市不赚**

在家后的市场，有一位卖古董、玉石、民俗艺品的小贩，他的声名远播，原因是他每天开市卖的第一件东西，不论价钱高低，都是以成本出售，这“开市不赚”的哲学，使得他的摊子每天清晨都有人排队等待，要买下他的第一件东西。

有一天，我在他的摊子上看中一把印度喇叭，第二天起早去买，发现摊子前已有一些人在排队。

我问排队的人：“既然只有开市的第一件东西不赚钱，你们又排在后面做什么？”

他们说：“通常一开门，所有人买的第一件东西，老板都是不赚钱的。”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老板没有赚你们的钱呢？”

“他在这里摆摊很久了，信用很可靠的。”众人异口同声地说。

那天我果然买到我要的那一把印度喇叭，昨天他开价一千二，今天以“开市不赚”的价钱只花五百元就买到了。

“为什么会有开市第一件东西不赚钱的想法呢？”有一次我问那小贩。

他说：“最重要的是感恩吧！你想想，古董玉器都不是生活必需品，大家都愿花钱



来买我的东西，使我过生活，所以很多年前我就立下这个规矩，每天表达我对顾客的感恩。”

小贩自己也想像不到，那感恩的心使他的生意得到更大的回馈，几乎成为市场中的传奇人物。

后来，那小贩搬迁到别处去了，我还时常想起他来。我想到，一个人如果有一点利益他人的心，也就值得怀念。而一个人如果有一些独特的思想与观点，就不容易被潮流淹没了。

## 电磁炉

泡茶用的电磁炉坏了，我拿去原来购买的小店修理。

“有没有保证书？”小店的老板问我。

“没有，遗失了。”

“那怎么能证明是在我的店里买的呢？”他又问。

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我怔住了，我说：“如果不是在这里买的，我又怎么会拿回来修理呢？”

“不行，一定要有保证书才行，否则我们不修的，你可以拿到别家店去修呀！”

“就算我不是在你们这里买的，你帮我修理，我付修理费可以吗？”

“还是不行，我们没有保证书是不修理的，我看，你再买一台新的吧！”

我怎么可能向这种不服务顾客的店再买任何东西呢？即使一个十块钱的灯泡，我也不会买的。

果然不出所料，过不到一年，那一家小电器行关门倒闭了，每次我路过的时候都想到，这世间有许多只求近利的人，他们很难知道为别人服务就是最大的利润。

我也想到，像“保证书”这种东西愈是必要，其实是显示了人与人的互信愈来愈稀薄了。

像“电磁炉”这种东西只能适用于铁器，才能产生温热，可悲的是世上没有感情

的磁性的人、不能因感应而生起温暖的人，实在太多了。

## 房租总会到期

住家附近有一家服装店，门口贴着大的招牌：

“房租到期  
清仓狂卖”

外地来的人总会进去看看，但附近的人习以为常，已经很少人会去光顾，因为那招牌已经挂了整整一年。

有一天，我遇到那服装店的老板，问他：“你的房租什么时候到期呢？”

他很开心地笑着说：“房租总会到期呀！”

服装店隔壁杂货店的老板娘告诉我，那服装店根本是老板自己的店，没有到期不到期的问题，那是用来骗顾客上门的。

又过了一年，有一天路过服装店，看见贴着“奠”的白纸，听说服装店的老板过世了，老板的儿子不想再开服装店，确实“房租到期，清仓狂卖”一阵子，就把店给卖了。

我每次路过那原为服装店，现在改为泡沫红茶店的地方，就会想起老板说的：“房租总会到期呀！”

许多人不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过日子，用一些不好的手段欺瞒别人，那是因为他们以为房租到期不会那么快！

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向轮回租来的房子，常常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就到期了。

## 不流汗的运动

朋友约我到大饭店的俱乐部去做健身的运动。

健身房里是一架庞大的机器，结构十分复杂，朋友为我解说那机器各有不同的功

能，要练手肌或腿肌是很不同的，必须拉动或推动不同的部位。

然后，我们围着那部机器练不同的肌肉，练到全身酸痛、气喘如牛，全身却未流一滴汗，因为健身房的冷气实在太强了。

我感到一种荒诞之感，而停止了健身。

走出饭店，全身的汗水像是隐忍很久，突然从全身各毛孔喷了出来，这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能在运动时汗流浹背，实在是痛快的事。

想到从前农村社会的时代，我们都在田园中劳作，汗水经常流到滴落田间，那在大自然中的劳作，既是最好的运动，也是最好的健身。当时我们吃朴素的食物，所以不会有过剩的脂肪，我们过单纯的生活，所以不会高血压和心脏病，我们流汗打拼，所以不会失眠和神经衰弱。

现在呢？我们吃过度营养的食物，过着复杂奔忙的生活，每天用脑过度、四体不勤，只有用运动——在健身房运动——来防止身心的恶化，这就好像在河水中插一枝竹子想要挡住河水一样呀！

我们社会上的许多人，花很长岁月才走出劳动的生活，并且很快地发现许多珍贵的东西也随着劳动的生活流走了。

现在想想，能劳动是很好的，能流汗是很好的，吃朴素的食物和过简单的生活都是很好的呀！

### 车倒一车柠檬

市场里有一对夫妇在叫卖柠檬：“三斤二十元，三斤二十元——柠檬大俗卖。”

我随着人群围过去看，觉得三斤二十元太便宜了，大概不会有什么好货色。

青翠的柠檬被堆满在卡车上，我小时候种过柠檬，因此一眼就看出那是很好的柠檬，果皮薄软、颗粒饱满、外表光滑、水分淋漓的样子。

我边挑选柠檬，边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这柠檬卖这么便宜，成本啖收得回来？”

卖柠檬的是一位中年的汉子，脸上有农夫的风霜，他笑着说：“我今天开车出门的

时候，正好有一个人车倒一车柠檬，我就停车去帮他捡，他对我说：‘少年仔，这柠檬太俗了，我不想捡了，让你捡去卖好了。’说完，他就开车跑走了，我只好把柠檬车来这里卖，本来要随便让人捧走，但想到我捡柠檬也要工，汽车也要油钱，所以大俗卖，三斤二十元。”

买柠檬的人听了全笑起来，农夫的太太听了也忍不住噗哧笑出声音，拍着丈夫的肩膀，对顾客说：“今年种柠檬，了得涂涂涂，还有心情讲这些笑话。”

由于农夫夫妇的开朗，大家都把同情转化为敬佩，加上柠檬实在太便宜了，一车柠檬很快就被清扫一空。

我回家一边喝清凉的柠檬汁，一边想到农夫讲到车倒柠檬的神情语调，心里很感动，仿佛在盛夏中也有清凉。我们生活中偶尔会有悲苦，但对那些有幽默感的、能挺身迎向悲苦的人，悲苦只是一阵凉风吹拂。

“历经万般红尘劫，  
犹如凉风轻佛面。”

真的，柠檬是最酸的，可是加了一点蜂蜜，没有任何饮料可以和它相比，生活的悲苦仿佛柠檬的酸，幽默的态度则是蜂蜜，使最酸的柠檬汁也有着美好的滋味。

小人物在生活里也能练出幽默的心，这是无可怀疑的。

你看看市场里有一块大招牌：

“种西瓜的自杀了，西瓜一斤五元，包开包甜，不甜免钱。”

其实种西瓜的并没有自杀，那卖西瓜的人就是瓜农。

你听听卖成衣一件九十九元的人，他怎么叫卖：

“阮头家跑路去大陆，薪水没发给我们，只好把成衣厂的衣服拿来抵工钱，免本的，只收各位走路的工钱。”

仔细问问，他八成是自己口中跑路去大陆的头家。

那清晨就出发、从莺歌挑着杯碗来卖的老人，一个杯子只能卖五元；那从宜兰坐火车挑着自种的丝瓜与竹笋来卖的妇人，一条丝瓜只卖十元；那坐着轮椅沿路叫卖抹布的、失去双腿的人……这些人不发一语，他们坚毅的脸容就使我感动。



因此，每次我对生活感到意兴阑珊的时候，就会走到人潮穿流的市场，去看看小人物的生活场景，他们在这混乱的社会坚持着生命的意志，用宽广的心来包容失败与践踏，实在是生活里打破了底线的结果。

这时候，我的心就会像春天的草木重获生机，与那些卑微的人站在共同的土地上，准备开新的花，结新的果实。

## 买馒头

家后面市场里的馒头摊，做的山东大馒头非常地道，饱满结实，有浓烈的麦香。

每天下午四点，馒头开笼的时间，闻名而来的人就会在馒头摊前排队，等候着山东老乡把蒸笼掀开。

掀开馒头的那一刻最感人，白色的烟雾阵阵浮出，馒头——或者说是麦子——的香味就随烟四溢了。

差不多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不管是馒头、花卷、包子就全卖光了，那山东老乡就会扯开嗓门说：“各位老乡！今天的馒头全卖光了，明天清早，谢谢各位捧场。”

买到馒头的人欢天喜地地走了。

没买到馒头的人失望无比地也走了。

山东老乡把蒸笼叠好，覆上白布，收摊了。

我曾问过他，生意如此之好，为什么不多做一些馒头卖呢？

他说：“俺的馒头全是手工制造，卖这几笼已经忙到顶点了，而且，赚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只要够用就好。”

我只要有空，也会到市场去排队，买个黑麦馒头，细细品尝，感觉到在平淡的生活里也别有滋味。

有时候，我会端详那些来排队买馒头的人，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小贩或工人，也有学生，也有西装笔挺的白领阶级。

有几次，我看到一位在街头拾荒的人。

有一次，我还看到在市场乞讨的乞丐，也来排队买馒头。（确实，六元一个的馒头，足够乞丐饱食一餐了。）

这么多生活完全不同的人，没有分别地在吃着同一个摊子的馒头，使我生起一种奇异之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角色不同而过着相异的生活，当生活还原到一个基本的状态，所有的人的生活又是多么相似：诞生、吃喝、成长、老去，走过人生之路。

我们也皆能品尝一个馒头如品尝人生之味，只是或深或浅，有的粗糙，有的细腻。我们对人生也会有各自的体验，只是或广或窄，有的清明，有的浑沌。

但不论如何，生活的本身是值得庆喜的吧！

就像馒头摊的山东人，他在战乱中度过半生，漂泊到这小岛上卖馒头，这种人生之旅并不是他少年时代的期望，其中有许多悲苦与无奈。可是看他经历这么多沧桑，每天开蒸笼时，却有着欢喜的表情，有活力的姿势，像白色的烟雾，麦香四溢。

每天看年近七旬的老人开蒸笼时，我就看见了生命的庆喜与热望。

生命的潜能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是热气腾腾的，这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值得感恩！

## 有生命力的所在

南部的朋友来台北过暑假，我带他去看台北两处非常有生命力的地方。

我们先去士林夜市，士林的夜市热闹非凡，有如一锅滚热的汤，只有台语“强强滚”差可形容。

二十年来，我去过无数次的士林夜市，但永远搞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大，只是感觉它的范围不断在扩大，并且永远有新的摊贩到夜市里来。惟一不变的是，只要到士林夜市就可以看见很多在生活中努力的人，夜市的摊贩不论冬夏都在为生活打拼。

我看到卖炒花枝的三个女人，脚上都穿着爱迪达的跑鞋，她们一天卖出的炒花枝是无法计数的，一锅数十碗的花枝，总是一眨眼就卖光了。

我看到卖果汁的一对夫妇，两个人照顾七台果汁机，左手在打木瓜牛奶，右手却在倒西瓜汁，不论来了多少客人，他们总是一样准确、快速、有效率。

我看到卖铁饭烧的人，脖子上缠着毛巾，汗水仍从毛巾流到胸前，实在是太热了，他每做一轮的铁板烧，就跑到水龙头去以冷水淋身，来消去暑气。

朋友问我说：“听说士林夜市的摊贩都是戴劳力士金表。开宾士轿车来卖小吃，既然那么有钱，又何须出来摆摊呢？”

我说：“有钱而能坐下来享受，是很好的事。但有钱还能不享受，依然努力工作，才是更了不起的。”

大概是士林夜市中澎湃的生命力确能带给人启示吧！像如此炎热的暑天，气温在卅五度以上，还是有很多人走出冷气房，到夜市里来逛。

接着，我带朋友到忠孝东路去逛地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忠孝东路两边的人行道，每到百货公司打烊之后，就形成一个市集，从延吉街开始一直排到复兴南路，全部都是铺在地上的地摊。

这些摊贩有几个特色，一是摆东西的布巾，大约只有两个桌面大，非常简单轻便。放在布巾上的东西，样样都是整整齐齐的，与一般传统地摊堆成一团的样子完全不同。

一是摆地摊的人都非常年轻帅气，男生英俊，女生美丽，比逛街的人还要显眼。我对朋友说，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白天上班的上班族，夜里出来赚外快，所以摊贩的族群与传统为了生活而出来摆地摊的摊贩，是很不相同了。

“我从前生活感到郁卒的时候，就会一个人跑到夜市或忠孝东路，看到那些不管自己的心情好不好都努力出来工作的摊贩，就仿佛被他们撞击了心门，心突然打开了。”我说。朋友看着屋檐下的摊贩，也表示了同感。

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是因为有许多充满生命力的人居住其间。

夜里从忠孝东路回家，想到不久前有几位年轻力壮的青年，绑架勒索杀死一位暴富的老农夫。他们做案的理由是：“从监狱出来后，因社会的不能接纳，赚不到钱，才铤而走险。”社会的不能接纳只是借口，我们的社会从来不会去问夜市的摊贩：“你有没有前科？”我们的社会也从来不会排斥或看轻那些为生活打拼的人。

听说士林夜市生意比较好的摊子，每个月可以净赚五六十万（在夜市摆摊的朋友告诉我），我听了只有感佩，觉得一个奋力生活的人不要有任何借口，因为“一技草，

一点露”，“要做牛，免惊无犁可拖”。

## 千两黄金的福报

有一个青年，二十岁的时候，就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了。

他到了阎王爷的面前，阎王从生死簿上查出，这个青年应该有六十岁的年寿，他一生会有一千两黄金的福报，不应该这么年轻就饿死。

阎王心想：“会不会是财神把这笔钱污掉了呢？”于是把财神叫过来质问。

财神说：“我看这个人命格里的文才不错，如果写文章一定会发达，所以把一千两黄金交给文曲星了。”

阎王又把文曲星叫来问。

文曲星说：“这个人虽然有文才，但是生性好动，恐怕不能在文章上发达，我看他武略也不错，如果走武行会较有前途，就把一千两黄金交给武曲星了。”

阎王再把武曲星叫来问。

武曲星说：“这个人虽然文才武略都不错，却非常懒惰，我怕不论从文从武都不容易送给他一千两黄金，只好把黄金交给土地公了。”

阎王再把土地公叫来。

土地公说：“这个人实在太懒了，我怕他拿不到黄金，所以把黄金埋在他父亲从前耕种的田地，从家门口出来，如果他肯挖一锄头就挖到黄金了。可惜，他的父亲死后，他从来没有挖过一锄头，就那样活活饿死了。”

最后，阎王判了“活该”，然后把一千两黄金缴库。

这是一个流行的民间故事，里面含有非常深刻的寓意，是说一个人拥有再大的福报和文才武略，如果不肯踏实勤劳地生活，都是无用的！

另一个寓意是，对于肯去实践的人，每一步，每一锄头都价值一千两黄金。如果不去实践，就是埋在最近之处的黄金也看不到啊！



## 下下签

有一年我到屏东乡下旅行，路过一座神庙，就进去烧香。抽签。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把抽签当成有趣的事，一点也不稀奇；但那一次在屏东庙里的抽签却是稀奇的，因为抽中的是一张“下下签”。在我的经验里，抽的签至少都是中上的，很少抽到坏签，那是我抽中的惟一一张下下签；尤其是那时我的生活、工作、情感都很平顺，因此抽中“下下签”那一刻，我惊讶得呆住了。

我根本懒得看签文写些什么，走出庙门，随手把签揉成一团丢到香炉里，看它化成一道轻烟，袅袅化去。

但走出庙门时，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不自觉放慢脚步，走在遍植马路两岸的芒果行道树下，思考着那张“下下签”的意义，我不知道它预示了什么，但我知道，应该使自己有更广大的心与宽远的见识，来包容人生偶尔会抽中的下下签。

一张下下签的内容是什么并无紧要，不过，在真实的人生里，它有如健康的人

喝到一碗苦药，颇有醍醐灌顶的效果，反而能给我一些反省、一些激励。这样看，一个人一生抽到几张下下签不是什么坏事。反过来说，我们偶尔会抽中“上上签”，如果没有带给我们光明的力量，只令我们欢喜一场，也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我想起从前在日本旅行，看到日本寺庙前面的树上结满白色的签纸，随风飘扬的景象。原因是抽签的人对签不满意，把它结在树上还给神明，然后重抽，一直抽到满意为止。

其实一张签诗是好是坏都没有关系，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让我们转个弯，做一次新的思考，因而在顺境时抽到下下签、在逆境时抽到上上签，格外有意义。前者是“居安思危”，后者是“反败为胜”。人生的际遇从更大的角度看，不也是这样吗？

在欧美和日本的中国餐馆，常设有幸运签，有的藏在筷子里，有的包在馒头内，有的放在玻璃瓶中，这些签纸通常写着最好最美的语言，让人看了心情欢愉。我常常突发奇想，要是庙的签都是这样的好句该有多么好，一定可以帮助许多有情人成眷属，带给沮丧的人生存的希望，使挫败者有勇气走向黎明的天光。

三年前的早春，我到日本的日光山去看红叶，夜里在山上小径散步，找到一家卖养麦面的小屋，吃面时打开筷子的纸袋，掉下一张纸，上面用中文写着：“今日天气真好！”我吟哦这句话，俯瞰夜色中泛着浅蓝色的山谷，谷中月光下的枫红点点，忽然觉得不只今天天气真好，人生也是非常幸福的！

人生在某种层次上，真像一张签纸。

学佛以后我就不再抽签了，我喜欢佛寺中不设签箱，对一个坦荡无碍的生命，到处都是纯净的白纸，写什么文字有什么要紧，生命的遭遇犹如水中的浮草、木叶、花瓣，终究会在时间的河流中流到远方。能这样看，我们就可以在抽签时带着游戏的心情，把一切缺憾还诸天地，让我们用真实的自我面对这万般波折的人间！

生命不免会遇到有如下下签那么糟的景况，让我们也能有一种宽容的心来承担，把它挂在树上随风飘动，或落人河中，随流水流向大海吧！

## 海边的白蝴蝶

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去海边拍照、写生，朋友中一位是摄影家，一位是画家，他们同时为海边的荒村、废船，枯枝的美惊叹而感动了，白净绵长的沙滩反而被忽视，我看到他们拿出相机和素描簿，坐在废船头工作，那样深情而专注，我想到，通常我们都为有生机的事物感到美好，眼前的事物生机早已断丧，为什么还会觉得美呢？恐怕我们感受到的是时间，以及无常，孤寂的美吧！

然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愿意时常保有寻觅美好感觉的心，那么在事物的变迁之中，不论是生机盎然或枯落沉寂都可以看见美，那美的原不在事物，而在心灵、感觉，乃至眼睛。

正在思维的时候，摄影家惊呼起来：“呀！蝴蝶！一群白蝴蝶。”他一边叫着，一边立刻跳起来，往海岸奔去。

往他奔跑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七八只白影在沙滩上追逐，这也使我感到讶异，海边哪来的蝴蝶呢？既没有植物，也没有花，风势又如此狂乱。但那些白蝴蝶上下翻转

的飞舞，确实是纷常美的，怪不得摄影家跑那么快，如果能拍到一张白蝴蝶在海浪上飞的照片，就不枉此行了。

我看到摄影家站在白蝴蝶边凝视，并未举起相机，他扑上去抓住其中的一只，那些画面仿佛是默片里，无声、慢动作的剪影。

接着，摄影家用慢动作走回来了，海边的白蝴蝶还在他的后面飞。

“拍到了没？”我问他。

他颓然地张开右手，是他刚刚抓到的蝴蝶。我们三人同时大笑起来，原来他抓到的不是白蝴蝶，而是一片白色的纸片。纸片原是沙滩上的垃圾，被海风吹舞，远远看，就像一群白蝴蝶在海面飞。

真相往往是这样无情的。

我对摄影家说：“你如果不跑过去看，到现在我们都还以为是白蝴蝶呢！”

确实，在视觉上，垃圾纸片与白蝴蝶是一模一样，无法分别的，我们的美的感应，与其说来自视觉，还不如说来自想像，当我们看到“白蝴蝶在海上飞”和“垃圾纸在

海上飞”，不论画面或视觉是等同的，差异的是我们的想像。

这更使我想到感官的党受原是非实的，我们许多时候是受着感官的蒙骗。

其实在生活里，把纸片看成白蝴蝶也是常有的事呀！

结婚前，女朋友都是白蝴蝶，结婚后，发现不过是一张纸片。

好朋友原来都是白蝴蝶，在断交反目时，才看清是纸片。

未写完的诗、没有结局的恋情、被惊醒的梦、在对山看不清楚的庄园、缘尽情未了的故事，都是在生命大海边飞舞的白蝴蝶，不一定要快步跑去看清。只要表达了，有结局了，不再流动思慕了，那时便立刻停格，成为纸片。

我回到家里，坐在书房远望着北海的方向，想想，就在今天的午后，我还坐在北海的海岸吹海风，看到白色的蝴蝶——喔，不！白色的纸片——随风飞舞，现在，这些好像真实经验过的，都随风成为幻影。或者，会在某一个梦里飞来，或者，在某一个海边，在某一世，也会有蝴蝶的感觉。

唉唉！一只真的白蝴蝶，现在就在我种的一盆紫茉莉上吸花蜜哩！你信不信？

你信！恭喜你，你是有美感的人，在人生的大海边，你会时常看见白蝴蝶飞进飞出。

你不信？也恭喜你，你是重实际的人，在人生的大海边，你会时常快步疾行，去找到纸片与蝴蝶的真相。

## 飞蛾与蝙蝠

住在乡下的时候，我习惯于清晨在林间散步。

时常会发现散落在林间地上的昆虫尸体，特别是飞蛾和金龟子的尸体，总会掉落在路灯杆的四周，想必是昨夜猛烈扑火的结果。

飞蛾有着彩色斑斓的双翅，金龟子则闪着翠绿的董光，在灰色的泥土地上令人心惊：生命是如此短暂脆弱，经过一场火祭就结束了。

“这样猛烈地扑火，甚至丧失生命，既没有奖赏，又没有欢乐，为什么它们要这

样世代地扑火呢？”我一想到这里，就忍不住感到悲悯。

山上有一位热心的老人，每天清晨义务来清扫林间的小路。他告诉我，每日扫起的飞蛾和金龟子的尸体有一畚箕，他都把尸体埋在凤凰树下，使凤凰花每年都开出火红的花。

除了昆虫，老人说：“每天还会扫到几只蝙蝠哩！”

“地上怎么会有蝙蝠呢？”

“还不是撞到树嘛！蝙蝠夜里就出来捕食蛾蚊，用声波辨路，偶有出错的时候，就撞树了。”

老人十分感慨地说，飞舞于林间的蝙蝠，时时刻刻都在避免撞到树，却偶尔会不小心撞树。同样在林间飞舞的彩蛾，却一再去扑火，直到丧命为止。眼盲的蝙蝠是多么小心翼翼，眼明的飞蛾又是多么肆无忌惮呀！

“如果蝙蝠眼亮一些，飞蛾青盲一些，那该有多好！”老人说。

我沿着老人扫过的山路回家，路上还有新扫的竹扫帚的痕迹，林间的空气散放出



花草的芳香。

我想到，晚一点走这条路的人，一定不能想像，就是刚刚，地上还有许多彩色斑斓的飞蛾，还有许多金光闪闪的金龟子，为某一种不可知，不可理解的信念，撞死在林间。

或者，也有一两只不小心撞落的蝙蝠。

蝙蝠天生有弱视的盲点，使它偶然逢到生命的灾难。

飞蛾天生有扑火的习性，使它必然的扑向火焚的结局。

在偶然与必然之间，生命是这样令人叹息！如果，蝙蝠的眼睛像飞蛾那么亮，而飞蛾的习性像蝙蝠那么小心，该有多好呢！

生活在天地间的人，幸而不是蝙蝠，也不是飞蛾，但也免不了有撞树的盲点与扑火的执著，总是要经过很多次的碰撞与燃烧，才能睁开眼睛、小心戒慎。

我们思考蝙蝠撞树和飞蛾扑火的道理，才会发现那些还在撞树和扑火的人，是多么可悯。

下午喝茶的时候，看着春天里难璨的阳光，我还在想，如果蝙蝠和飞蛾都愿意在阳光下飞翔就好了。

## 老板打瞌睡

午后，路过一家家具店的门口，看见老板坐在门口打瞌睡。

他打瞌睡的动作相当奇特，不像一般人只是点头，而是从腰部以上打折倾斜，整个人好像要栽倒在地上一样。

更奇特的是，他每次倾斜的时候，口水就从嘴角流出来，到整个腰部倾斜九十度的时候，他的上身会弹回来，口水又咻的一声吸了回来。

由于他打瞌睡时非常有趣，路边围了三四个人兴味盎然地看着，我也加入那几个人，看家具店的老板打瞌睡。这时，我发现了更有趣的事，家具的老板前面趴着一只黑狗，也在打瞌睡，口水也从嘴角流出来。

那两个非常相似的画面，使我猛然一惊，想到人和其他动物是多么相像，如果没有觉醒的心，提升自己的智慧，人只是一只动物呀！

人在睡眠时，没有觉醒的心，和一只狗睡觉没有什么两样！

人在吃饭时，没有觉醒的心，和一只老鼠吃饭没有什么两样。

人在生命中张皇奔走，只顾衣食欲望而没有觉醒的心，和蟑螂、蚊子又有什么两样呢？

当我走过家具行的时候，就这样提醒自己：要随时随地有觉醒的心。

## 就在这一刻

和几位新认识的朋友泡茶聊天，有一位问我：“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感受到无常呢？”

我说：“无常是随时随地都在的，只是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不能感觉罢了！就像我们正在喝茶的这一刻，这个世界有人正在热恋，而有人刚刚失恋；也就在这一

刻，有人正在死亡，而有人刚刚诞生；这一刻，有人正在欢欣大笑，也有人正在悲哀哭泣……我们时空的每一刻，都是如此无常，如果我们仔细聆听，会同时听到婴儿的生的啼哭与老人的死的悲叹，会听见笑声与哭声同时存在！”

众人听了，都陷进沉思里，默默无言，我趁这沉默的空档，把因久泡而失去滋味的茶叶倒掉，边倒边说：“你们看这萎黄的茶叶，在一小时前还有着多么甜美的芬芳呀！这就是无常，我们的人生短暂，实在经不起泡几泡的。”

等朋友走了，我一边收拾茶桌；一边想着，因为生命无常，所以每一泡茶都要专心地泡；由于人生短暂，每一个此刻都要用心地生活。

人生，实在经不起泡几泡的。

## 大佛的鼻孔

有一位雕塑佛像的工匠，他的手艺远近驰名。

当他为一座佛寺雕刻的佛像落成的时候，附近几里的人都跑来观礼，人人都为那座佛像的庄严伟大而赞叹不已。

只有一个穿着脏衣服的小孩，一边挖鼻孔，一边说：“这佛像雕得不好！”

众人都回头看着孩子，孩子换了另一边的鼻孔挖着：“这肤像真的雕得不好！”

大家就奇怪地问他：“为什么雕得不好？”

小孩子说：“这佛像的手指太粗、鼻孔太细，佛没有办法挖鼻孔。”

众人纷纷斥责孩子：“小孩子懂什么，佛又不是孩子，怎么豁挖鼻孔？”“佛的鼻子怎么会痒？”

当大家议论完了，发现雕佛像的工匠不见了，由于太羞愧了，连庙里的工钱也没有拿。

这是我小时候听乡里老人说的故事，这故事有两个版本，另一个版本是那逃走的工匠后来发奋图强，终于成为闽南一带雕佛像的大师。

由于佛离开我们太久了，我们往往把佛神化，而忘记佛也是由人做起的，如果佛

连自己的鼻孔都挖不到，还谈什么普度众生呢？

可惜，现在大部分工匠造的佛，都是自己挖不到鼻孔的。

## 五种秘方

有一位中学的校医，天生有神经质的倾向，因此神经衰弱，又得了胃肠病和失眠症。也由于自己的疾病，他对学生非常暴躁，甚至到了学生得病也不愿找他诊治的地步。

这位校医由于自己是医生，几乎试尽了所有的药方，也尝试了针灸与食物疗法，但一点也没有好转。

他感到十分惭愧，作为医生连自己的病都束手无策，竟又拿学生来出气。因此，他想立刻结束医生的行业到乡下隐居，可是又怕自己没有劳动能力，难以适应乡村生活。

正在为举棋不定而痛苦万分，有一天无意地在镜中看到自己的脸，他大吃一惊，因为在镜中他看到一张憔悴的面孔，紧皱的眉头，悲惨阴森的表情，连自己看了都想厌恶地逃开。

这时，他像是开悟了一样，大叫起来：“使我有这么悲惨命运的，正是这一副悲惨的脸相，我一定要改变这副脸相。”

这一位校医最先想改变的是他那紧紧皱着的眉头。于是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眉头上，努力使它张开。但是长时间的习气是很难改变的，只要他稍一放松，眉头立刻又皱起来，最后他只好用胶布把眉头拉开，这样一旦习惯性地皱眉立刻可以察觉。

慢慢的，他不再皱眉了。

慢慢的，他常常保持微笑。

慢慢的，他夜里不再失眠。

很快的，他不再依赖任何药物，就治好自己肠胃的毛病。

很快的，他成为学生最喜欢亲近的校医，不只治疗疾病，也做学生的心理辅导。

这个校医后来把他个人的体验，创了一种新的健康法，叫“超健康法”，并写了一首《健康要诀》的五言歌：

相互多帮忙

别去充体面

脸上常笑容

眉头永不皱

度量要开阔

他把这首诗偈各赋一个药名：1. 相助丹。2. 质实散。3. 芜尔水。4. 展眉膏。5. 宽容錠。他认为无论是什么病，只要常吃这五种秘方，不仅可以药到病除，命运还会因此改好。

这位校医的名字叫作别所彰善，原是日本市冈中学的校医，后来创立“超健康法”，治愈很多人的疾病，成为日本的名医。



别所彰善的五种秘方，使我们想到心理因素对健康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贪心、瞋恨、愚痴、傲慢、怀疑，不仅在心理上影响我们，也会在身体上显现病征——而一切的疾病则都与心理状态有关系。

光是想像力也会令人致病。听说在一家医院里，由于护士交错了诊断书，把严重的肺病患者甲的诊断书与轻微感冒者乙交递错误。

听到自己是肺病患者的乙，立刻显现出许多肺病的症状，发烧、咳嗽、躺在床上呻吟。

听到自己只是感冒的甲，病情则好了一半，烧也退了，咳嗽也好了，高兴地跳跃起来。

等到主治医师发现之后，乙很快好起来了，甲又躺在床上呻吟。

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可见心理因素主宰着我们身体的健康，要寻找健康的泉源，一定要从心做起。

我想到石头希迁禅师曾开过一帖“心药方”，其中有十味妙药：

好肚肠一条、慈悲心一片、温柔半两、道理三分、信行要紧、中直一块、孝顺十分、老实一个。阴陷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他说这一味药应该放在“宽心锅”里炒，不要炒焦燥了，然后放在“平等盆”内研碎。再以“三思”为末，以“六波罗蜜”为丸，做成菩提子大小的药丸，不拘时间每天吃三次，用“和气汤”吞下去。

“果能依此服之，无病不瘥。”禅师说。

这真是一味好药，但愿身心不适的人都可以来试用！

## 为现在，做点什么

有一天，我在敦化南路散步，突然有人从背后追上我，她一面喘着气，一面说：“请问，你是林清玄吗？”

我说：“是的。”

她很欢喜地说：“我正想打电话到出版社找你，没想到就在路上遇见你。”

“你有什么事吗？”我说。

“我……”她欲言又止，接着鼓起勇气说，“我觉得，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很快乐，现在旺活却过得很痛苦，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

然后，我们沿着种满松香树的敦化南路散步，人声与车流在身边奔驰，有时我感觉这样看着不知从何处来、又要奔向何处的车流，总感觉是在看一个默片电影的段落，那样匆忙，又那样沉寂。

我身旁的中年女士向我倾诉着生活与学佛的冲突、挣扎，与苦痛：

“我每天要做早晚功课，每次诵经一个小时。为了做早晚功课，我不能接送小孩上下学，先生很不满意，认为我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我的小孩很喜欢热门音乐，可是我们家只有一套音响，如果我放来做早晚课，他们就不能听音乐，常因此发生争执，孩子也因此不信佛教，讲话时对佛菩萨也很不礼貌，我听了更加痛苦。”

“我的公婆、先生、小姑都信仰民间信仰，过年过节都要杀鸡宰鸭拜拜，我不能那样做，那样做就违背我的信仰，如果不做，就要吵架，弄得鸡犬不宁。”

“我很想度他们，可是他们排斥我，也排斥佛，使我们之间不能沟通，林先生，你看我该怎么办？”

她说到后来，大概是触及到伤心的地方，眼眶红了起来。

“你为什么要学佛呢？”我说。

她说：“这个人生是苦海，我希望死后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为什么要每天做早晚功课呢？”我又问。

“因为我自己觉得业障很重，所以必须做功课来忏悔过去的业障。”她非常虔诚地说。

“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过去和为未来打算，应该为现在做点什么呢？”

她立刻呆住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确实在她学佛的过程中，她完全没有想过“现在”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她：好好地对待先生，这是很好的功课！每天关怀孩子，接送他们上下学，这也是很好的功课！试着不与人争辩，随顺别人，也是很好的功课！甚至与孩子一起听热门音乐，使他们感受到母亲的爱，因而安全无畏，也是很好的功课！菩萨行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讲的就是这些呀！如果我们体验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把自家里的那本经，读通、读熟了，体验真实的佛法就很简单了。

“因为，家里的这一本经和佛堂墙壁上的经是一样深奥、不可思议的呀！”

## 陶器与纸屑

在香港的中国百货公司买了一个石湾的陶器，我从前旅行时总是反对购买那些沉重易碎的物品，这一次忍不住还是买了，因为那陶器是一个赤身罗汉骑在一匹向前疾驰的犀牛上，气势雄浑，非常生动，很能象征修行者勇往直前的心境。

百货公司里有专门为陶瓷玻璃包装的房间，负责包装的是一位讲标准北京话的中

年妇人。她从满地满墙的纸箱中找来一个，体积大约有我的石湾陶器的四倍大。

接着她熟练地把破报纸和碎纸屑垫在箱底，陶器放中间，四周都塞满碎纸，最后把几张报纸揉成团状，塞好，满意地说：“好了，没问题了，就是从三楼丢下来也不会破了。”

我的石湾陶器本来有两尺长、一尺高、半尺宽，现在成为一个庞然的箱子了，好不容易提回旅馆，我立刻觉得烦恼，这样大的箱子要如何提回台北呢？它的体积早就超过手提的规定了，如果用空运，破的机率太大，还是不要冒险才好，一个再好的陶瓷，摔破就一文不值了。

后来，我做了决定，决定仍然用手提，舍弃纸箱、碎纸和破报纸，找来一个手提袋提着，从旅馆到飞机场一路无事，但是上飞机走没几步，一个踉跄，手提袋撞到身旁的椅子，只听到清脆的一声，我的心震了一下，完了！

惊魂甫定地坐在自己的机位上，把陶器拿出来检视，果然犀牛的右前脚断裂，头上的角则完全断了。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后悔，后悔没有信任包装妇人的话，更悔把纸箱丢弃。这时我心里浮起一个声音说：

“对一个珍贵的陶器，包装它的破报纸和碎纸屑是与它相同珍贵的。”

确实，我们不能只想保有珍贵的陶器而忽视那些看来无用，却能保护陶器的东西。

生命的历程也是如此，在珍贵的事物周围总是包着很多看似没有意义，随手可以舍弃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价值，因为有了它们，我们的成长就不完整，就无法把珍贵的东西少年带到中年，成为有智慧的人，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人生里的负面因素，没有负面因素的人生，就得不到教训、启发、锻炼，乃至于成长了。

对于一朵美丽的花，它脚下卑贱的泥土是一样珍贵的。

对于一道绚烂的彩虹，它前面的乌云与暴雨是一样有意义的。

对于一场精彩的电影，它周围的黑暗与它是同等价值的。

## 静心与抽烟

有一个关于禅者的笑话说：两个有烟瘾的人，一起去向一位素以严苛出名的禅师学习打坐。当他们打坐的时候，由于摄心，烟瘾就被抑制了，可是每坐完一炷香，问题就来了。

那一段休息时间被称为“静心”，可以在花园散步，并讨论打坐的心得。每到静心时间，甲乙两人便忍不住想抽烟，于是在花园互相交换抽烟的心得，愈谈愈想抽。

甲提议说：“抽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干脆直接去请示师父，看能不能抽。”

乙非常同意，问道：“由谁去问呢？”

“师父很强调个别教导，我们轮流去问好了。”甲说。

甲去请教师父，不久之后，微笑着走出禅堂对乙说：“轮到你了。”

乙走进师父房里，接着传来师父怒斥和拳打脚踢的声音，乙鼻青眼肿地爬出来，却看见甲正在悠闲地抽烟。他无比惊讶地说：“你怎么敢在这里抽烟？我刚刚去问师父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几乎把我打死了。”



甲说：“你怎么问的？”

乙说：“我问师父：‘静心的时候，可不可以抽烟？’师父立刻就生气了，你是怎么说的，师父怎么准你抽烟？”

甲得意地说：“我问师父：‘抽烟的时候，可不可以静心？’师父听了很高兴，说：‘当然可以了！’”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说明了同样的一件事，如果转一个弯来看，烦恼就是菩提。

## 狐狸和兔子

有一个禅宗的故事这样说，一位禅师与弟子外出，看到狐狸在追兔子。

“依据古代的传说，大部分清醒的兔子可以逃掉狐狸，这一只也可以。”师父说。

“不可能！”弟子回答，“狐狸跑得比兔子快！”

“但兔子将可避开狐狸！”师父仍然坚持己见。

“师父，您为什么如此肯定呢？”

“因为，狐狸是在追它的晚餐，兔子是在逃命！”师父说。

可叹息的是，大部分的人过日子就像狐狸追兔子，以致到了中年筋疲力竭就放弃自己的晚餐，纵使有些人追到了晚餐，也会觉得花那么大的代价才追到一只兔子而感到懊丧。修行者的态度应该不是狐狸追兔子，而是兔子逃命，只有投入全副身心，向前奔跃，否则一个不留神，就会丧命狐口了。

在生命的“点”和“点”间，快如迅雷，没有一点空隙，甚至容不下思考，就有如兔子奔越逃命一样，我每想起这个禅的故事，就想到：兔子假如能逃过狐口，在喘息的时候，一定能见及生命的真意吧！

## 风铃

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

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

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地敏感，即使是极稀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

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

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

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地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

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

有了心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

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每一步岁月的脚步，都会那样真实地存在。

## 眠床下的番薯

台湾人自称“番薯仔”，那是因为番薯在农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番薯叶子叫作过沟菜，非常甜姜，带着微微苦甘味，是一年四季不缺的。

番薯的吃法，在乡下可以写成一本食谱，番薯饼、番薯糕、番薯糖、番薯汤、烤番薯、炆番薯，炸番薯，焊番薯……可以写一大串，对了，还有番薯稀饭！

番薯收成的时节，我是印象深刻的，父亲会把番薯堆满在整个眠床底下，所以，每天我们都会在番薯的香气中睡去，又在番薯的味道中醒来。

番薯的发芽是很快的，有时候会穿过木板床的缝隙伸出头来，我有时用一条铁丝把那些芽牵到窗外，它也就那样地蔓生起来。

那么有生命力的番薯，有时让我感觉就是自己的化身，也是农民子弟的象征，我

就鼓励自己：要像番薯一样充满生命力，向窗外有光的地方蔓生。

我到现在还记得番薯开花的情景，土地一片白色的小喇叭，那样纯净、那样素朴、那样美，想着的时候，就好像闻到了整片土地的芳香。

## 太子龙与中国强

小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因为可以买一年一套的新衣服，到了年底，几乎每天都会嗅到新衣服那种棉香了。

布鞋也是一年只买一次，穿到破了，只好赤脚去上学，期待新年赶紧到。

我还记得那时我们买的卡其制服叫作“太子龙”，布鞋的牌子是“中国强”。

新衣、新鞋买回来，舍不得马上穿，要抱着一起睡觉很多天，每天都很开心。

盼呀盼的，新年终于到了。

我把新衣服、新鞋子穿起来，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笔挺，可以出去让这世界的人看

看了！也是因为过年，新衣的口袋里总像装满了欢乐，怎么掏出来用，也用不完。

但是，穿新衣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人穿新衣确实快乐得像太子，怪不得新衣叫“太子龙”。

我又会想到：中国如果真像球鞋的名字那样强起来，我们就可以常常穿新鞋了！

## 胃散

妈妈打电话来，叫我下次回去时再买两罐大的胃散回家，因为上回我买的胃散已经吃完了。

“怎么会呢？我不是才买回去没多久吗？”

妈妈说：“因为那些囡仔都爱吃胃散，平时都吃着玩，很快就吃完了。”

听妈妈讲起，我们小时候也喜欢吃胃散，一人吃一两匙，胃散没两天就吃完了。

大约是三十年前，台湾乡下医药不发达，因此家家都在墙上挂一个大药包，里面

就有绿瓶子的胃散，葫芦形状。那时大概是没东西吃的缘故，总觉得胃散的味道很好，含一口吞进喉咙，“心凉脾肚开”，一股凉气冲入腹内，另一股凉气则冲出鼻孔，真是过瘾极了。

由于兄弟都喜欢吃胃散，爸爸无法可想，最后把药包挂在大厅的横梁上，这样除了老鼠之外，大概只有猫吃得到了。

但是我不死心，有一天用梯子爬上横梁，一手挂在横梁，一手去摘药包，结果失去重心，当场从一丈高的屋梁上跌下来，屁股痛了，一个星期都不能坐椅子。

药包还是挂在横梁上，再也没有人敢去拿了。

我一直还是怀念胃散的味道，几年前在偶然的机会买到一种胃散，味道和小时候吃的一样，疗效也很好，就介绍给妈妈吃，没想到哥哥的孩子们也喜欢吃呢！

我们的童年时代，物质匮乏，没有什么可贵记忆，但生活的小事中也有许多深刻的事物，例如胃散就是。这使我在很小很小就知道生活的一些秘方：即使在看来卑贱的事物中，也有一些珍贵的滋味。

因为，这世界原本没有什么卑贱的事物，只有卑贱的心才会看见卑贱的东西。

## 光阴似箭到日月如梭

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小学生写作文、日记、周记，一开始都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没射过箭，也没有见过织布的梭子。

到四年级，我们的导师才严格规定：不论是作文、日记、周记都不准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要使用那些平常看得见的东西来形容。

一时之间，光阴和日月就变得很热闹了。

例如光阴似鱼，日月如鸟。

例如光阴似水，日月如云。

例如光阴似风，日月如电。



也有说光阴似蝴蝶，翩翩飞去；日月如蜜蜂，一次只留下一些甜蜜的回忆。

从此，创造力大开。

一直到四十岁以后，才知道光阴和日月都是快到无法形容和譬喻的。

偶尔想起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童年岁月，自己也开心地笑了。

光阴似箭，是火箭；日月如梭，是太空梭。

光阴还是似箭，箭箭穿心。

日月依然如梭，梭梭滴血。

“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去一页，使我心里着急。”想起小学的一课课文，现在没有日历可撕了，心里才真的是着急。

## 挑水肥的人

昔时乡间有一种专门挑水肥的人，他们每隔一星期会来家里“担肥”，也就是把粪

坑的屎尿挑到田野去施肥，因此我们常会和他们在田间小路不期而遇。

小孩子贪甜恶咸，喜香怨臭，很讨厌水肥的味道，我们只要看见挑水肥的人走近，就捏着鼻子往反方向逃走，跑很远了才敢大口呼吸。

有的挑水肥的人喜欢捉弄孩子，远远地就说：“香的来了，要闻香的孩子紧来喔！”那语调好像他就要挖一块分给人闻香一样。

有一次，我与爸爸同行，不巧遇到挑水肥的人，我不敢跑开，只好捏着鼻子把头别到一边去，好不容易熬到水肥的味道错身而过。

爸爸立刻叫我立正站好——每次他有什么严重的教训总是叫我们立正站好——然后他严肃地问我：“为什么遇到担肥的人捏登子转头？”

“因为真的很臭嘛！”我委屈地说。

“他们挑肥的人难道不会臭吗？”

我说：“大概会吧！”

爸爸说：“他们忍着臭，帮我们把水肥倒在田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呀！知不知道？”

我点头说：“知道。”

爸爸忽然以一种十分感性的语调说：“这担肥的人，在家里也是人的儿子，也是他儿子的爸爸，我们应该尊重人、疼惜人，以后你在田里遇见他们，不可以把头转开，不可以捏鼻子，知道吗？”

“可是真的很臭呀！”

爸爸说：“你可以深呼吸、憋住气，等他们走过再呼吸呀！”

后来，我每次遇到担肥的人，总是深呼吸、憋住气，想到他们也是人子，也是人父，就感觉那样的憋气使我有一种庄严之感。

我后来肺活量大，可能与那深呼吸和憋气有关。

现在，父亲虽然过世了，但他那一天对我说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讲完话，我们一起在夕阳下的田园漫步回家，田园流动着金黄色的光到如今还照耀着我。

这世间的每一个众生，彼是人子，亦是人父，应善待之！

## 永铭于心

我妈妈是典型的农家妇女，从前的农家妇女几乎是从不休息的，她们除了带养孩子，还要耕田种作。为了增加收入，她们要养猪种菜做副业；为了减少开支，她们夜里还要亲自为孩子缝制衣裳。

记忆中，我的妈妈总是忙碌不堪，有几个画面深印在我的脑海。

有一幕是：她叫我和大弟安静地坐在猪舍前面，她背着我最小的弟弟在洗刷猪粪的情景，妈妈的个子矮小，我们坐在猪舍外看进去，只有她的头高过猪圈，于是，她和小弟的头在那里一起一伏，就好像在大海浪里搏斗一样。

有一幕是：农忙时节，田里工作的爸爸和叔伯午前总要吃一顿点心止饿。点心通常是咸粥，是昨夜的剩菜和糙米熬煮的，妈妈挑着咸粥走在仅只一尺宽的田埂，卖力地走向田间，她挑的两个桶子，体积比她的身体大得多，感觉好像桶子抬着她，而不是她挑桶子，然后会听见一声高昂的声音：“来哦！来吃咸粥哦！”几里地外都听得见。

还有一幕是：只要家里有孩子生病，她就会到庙里烧香拜拜，我每看到她长跪在菩萨面前，双目紧闭，口中喃喃祈求，就觉得妈妈的脸真是美，美到不可方物，与神案上的菩萨一样美，不，比菩萨还要美，因为妈妈有着真实的血肉。每个人的妈妈就是菩萨，母心就是佛心呀！

由于我深记着那几幕母亲的影像，使我不管遭遇多大的逆境都还能奋发向上，有感恩的心。

也使我从幼年到如今，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句忤逆母亲的话。

## 有情生

我很喜欢英国诗人布雷克的一首短诗：

被猎的兔每一声叫，  
就撕掉脑里的一根神经；

云雀被伤在翅膀上，  
一个天使止住了歌唱。

因为在短短的四句诗里，他表达了一个诗人悲天悯人的胸怀，看到被猎的兔子和受伤的云雀，诗人的心情化做兔子和云雀，然后为人生写下了警句。这首诗可以说暗暗冥合了中国佛家的思想。

在我们眼见的四周生命里（也就是佛家所言的“六道众生”），是不是真是有情的呢？中国佛家所说的“仁人爱物”是部是说明着物与人一样的有情呢？

每次我看到林中歌唱的小鸟，总为它们的快乐感动；看到天际结成人字，一路南飞的北雁，总为它们互助相持感动；看到喂饲着乳鸽的母鸽，总为它们的亲情感动；看到微雨里比翼双飞的燕子，总为它们的情爱感动。这些长着翅膀的飞禽，处处都显露了天真的情感，更不要说在地上体躯庞大，头脑发达的走兽了。

甚至，在我们身边的植物，有时也表达着一种微妙的情感，或者更确切的说是机缘和生命力；只要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在阳光雨露中快乐展开叶子的植物，感觉高大树

木的精神和呼吸，体会那正含苞待开的花朵，还有在原野里随风摇动的小草，都可以让人真心的感到动容。

有时候，我又觉得怀疑，这些简单的植物可能并不真的有情，它的情是因为和人的思想联系着的；就像佛家所说的“从缘悟达”；禅宗里留下许多这样的见解，有的看到翠竹悟道，有的看到黄花悟道，有的看到夜里大风吹折松树悟道，有的看到牧牛吃草悟道，有的看到洞中大蛇吞食蛤蟆悟道，都是因无情物而观见了有情生。世尊释迪牟尼也因夜观明星悟道，留下“因星悟道，悟罢非星，不逐于物，不是无情”的精语。

我们对所有无情之物表达的情感也应该做如是观。吕洞宾有两句诗：“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原是把世界山川放在个人的有情观照里；就是性情所至，花草也为之含情脉脉的意思。正是有许多草木原是无心无情，若要能触动人的灵机则颇有余味。

我们可以意不在草木，但草木正可以寄意；我们不要叹草木无情，因草木正能反映真性。在有情者的眼中，蓝田能日暖，良玉可以生烟；朔风可以动秋草，边马也有

归心；蝉噪之中林愈静，鸟鸣声里山更幽；甚至感时的花会溅泪，恨别的鸟也惊心……何况是见一草一木子性情之中呢？

### 常春藤

在我家巷口有一间小的木板房屋，居住着一个卖牛肉面的老人。那间木板屋可能是一座违章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整座木屋往南方倾斜成一个夹角，木屋处在两座大楼之间，益形破败老旧，仿佛随时随地都要倾颓散成一片片木板。

任何人路过那座木屋，都不会有心情去正视一眼，除非看到老人推着面摊出来，才知道那里原来还有人居住。

但是在那断板残瓦南边斜角的地方，却默默地生长着一株常春藤，那是我见过最美的一株，许是长久长在阴凉潮湿肥沃的土地上，常春藤简直是毫无忌惮的怒放着，它的叶片长到像荷叶一般大小，全株是透明翡翠的绿，那种绿就像朝霞照耀着远远群山的颜色。



沿着木板壁的夹角，常春藤几乎把半面墙长满了，每一株绿色的枝条因为被夹壁压着，全往后仰视，好像望天空伸出了一排厚大的手掌；除了往墙上长，它还在地面四周延伸，盖满了整个地面，近看有点像还没有开花的荷花池了。

我的家里虽然种植了许多观叶植物，我却独独偏爱木板屋后面的那片常春藤。无事的黄昏，我在附近散步，总要转折到巷口去看那棵常春藤，有时看得发痴，隔不了几天去看，就发现它完全长成不同的姿势，每个姿势都美到极点。

有几次是清晨，叶片上的露珠未干，一颗颗滚圆的随风在叶上转来转去，我再仔细地看它的叶子，每一片叶都是完整饱满的，丝毫没有一丝残缺，而且没有一点尘迹；可能正因为它长在夹角，连灰尘都不能至，更不要说小猫小狗了。我爱极了长在巷口的常春藤，总想移植到家里来种一株，几次偶然遇到老人，却不敢开口。因为它正长在老人面南的一个窗口，倘若他也像我一样珍爱他的常春藤，恐怕不肯让人剪裁。

有一回正是黄昏，我蹲在那里，看到常春藤又抽出许多新芽，正在出神之际，老人推着摊车要出门做生意，木门咿呀一声，他对着我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我趁机说：“老

伯，能不能送我几株您的常春藤？”

他笑着说：“好呀，你明天来，我剪几株给你。”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背着夕阳向巷子外边走去。

老人如约的送了我常春藤，不是一两株，是一大把，全是他精心挑捡过，长在墙上最嫩的一些。我欣喜的把它种在花盆里。

没想到第三天台风就来了，不但吹垮了老人的木板屋，也把一整株常春藤吹得没有影踪，只剩下一片残株败叶，老人忙着整建家屋，把原来一片绿意的地方全清扫干净，木屋也扶了正。我觉得怅然，将老人送我的一把常春藤要还给他，他只要了一株，他说：“这种草的耐力强，一株就要长成一片了。”

老人的常春藤只随便一插，也并不见他施水除草，只接受阳光和雨露的滋润。我的常春藤细心的养在盆里，每天晨昏依时浇水，同样也在阳台上接受阳光和雨露。

然后我就看着两株常春藤在不同的地方生长，老人的常春藤愤怒的抽芽拔叶，我的是温柔的缓缓生长；他的芽愈抽愈长，叶子愈长愈大；我的则是芽愈来愈细，叶子

愈长愈小。比来比去，总是不及。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现在，老人的木板屋有一半已经被常春藤覆盖，甚至长到窗口；我的花盆里，常春藤已经好像长进宋朝的文人画里了，细细的垂覆枝叶。我们研究了半天，老人说：“你的草没有泥土，它的根没有地方去，怪不得长不大。呀！还有，恐怕它对这块烂泥地有了感情呢！”

### 非洲红

三年前，我在一个花店里看到一株植物，茎叶全是红色的，虽是盛夏，却溢着浓浓秋意。它被种植在一个深黑色滚着白边的磁盆里，看起来就像黑夜雪地上的红枫。卖花的小贩告诉我，那株红植物名字叫“非洲红”，是引自非洲的观叶植物。我向来极爱枫树，对这小圆叶而颜色像枫叶的“非洲红”自也爱不忍释，就买来摆在书房窗口外的阳台，每日看它在风中摇曳。“非洲红”是很奇特的植物，放在室外的时候，它的枝叶全是血一般的红；而摆在室内就慢慢的转绿，有时就变得半红半绿，在黑盆子里

煞是好看。它叶子的寿命不久，隔一两月就全部落光，然后在茎的根头又一夜之间抽放出绿芽，一星期之间又是满头红叶了。“使我真正感受到时光变异的快速，以及生机的运转。年深日久，它成为院子里，我非常喜爱的一株植物。

去年我搬家的时候，因为种植的盆景太多，有一大部分都送人了。新家没有院子，我只带了几盆最喜欢的花草，大部分的花草都很强韧，可以用卡车运载，只有非洲红，它的枝叶十分脆嫩，我不放心搬家工人，因此用一个木箱子把它固定装运。

没想到一搬了家，诸事待办，过了一星期安定下来以后，我才想到非洲红的木箱；原来它被原封不动的放在阳台，打开以后，发现盆子里的泥土全部干裂了，叶子全部落光，连树枝都萎缩了。我的细心反而害了一株植物，使我伤心良久，妻子安慰我说：“植物的生机是很强韧的，我们再养养看，说不定能使它复活。”

我们便把非洲红放在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每日晨昏浇水，夜里我坐在阳台上喝茶的时候，就怜悯地望着它，并无力的祈祷它的复活。大约过了一星期左右，有一日清晨我发现，非洲红抽出碧玉一样的绿芽，含羞的默默的探触它周围的世界，我和妻

子心里的高兴远胜过我们辛苦种植的郁金香开了花。

我不知道“非洲红”是不是真的来自非洲，如果是的话，经过千山万水的移植，经过花匠的栽培而被我购得，这其中确实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缘分。而它经过苦旱的锻炼竟能从裂土里重生，它的生命是令人吃惊的。现在我的阳台上，非洲红长得比过去还要旺盛，每天张着红红的脸蛋享受阳光的润泽。

由非洲红，我想起中国北方的一个童话《红泉的故事》。它说在没有人烟的大山上，有一棵大枫树，每年枫叶红的秋天，它的根渗出来一股不息的红泉，只要人喝了红泉就全身温暖，脸色比桃花还要红，而那棵大枫树就站在山上，看那些女人喝过它的红泉水，它就选其中最美的女人抢去做媳妇，等到雪花一落，那个女人也就变成枫树了。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童话，可是中国人的心目中确实认为枫树也是有灵的。枫树既然有灵，与枫树相似的非洲红又何尝不是有灵的呢？

在中国的传统里，人们认为一切物类都有生命，有灵魂，有情感，能和人做朋友，甚至恋爱和成亲了。同样的，人对物类也有这样的感应。我有一位爱兰的朋友，他的

兰花如果不幸死去，他会痛哭失声，如丧亲人。我的灵魂没有那样纯洁，但是看到一棵植物的生死会使人喜悦或颓唐，恐怕是一般人都有过的经验吧！

非洲红变成我最喜欢的一株盆景，我想除了缘分，就是它在死到最绝处的时候，还能在一盆小小的土里重生。

### 紫茉莉

我对那些接着时序在变换着姿势，或者是在时间的转移中定时开合，或者受到外力触动而立即反应的植物，总是把持着好奇和喜悦的心情。

硝种在园子里的向日葵或是乡间小道边的太阳花，是什么力量让它们随着太阳转动呢？难道只是对光线的一种敏感？

像平铺在水池的睡莲，白天它摆出了最优美的姿势，为何在夜晚偏偏睡成一个害羞的球状？而昙花正好和睡莲相反，它总是要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张开笑颜，放出芬芳。夜来香、桂花、七里香，总是愈黑夜之际愈能品味它们的幽香。

还有含羞草和捕虫草，它们一受到摇动，就像一个含羞的姑娘默默地颌首。还有冬虫夏草，明明冬天是一只虫，夏天却又变成一株草。

在生物书里我们都能找到解释这些植物变异的一个经过实验的理由，这些理由对我却都是不足的。我相信在冥冥中，一定有一些精神层面是我们无法找到的，在精神层面中说不定这些植物都有一颗看不见的心。

能够改变姿势和容颜的植物，和我关系最密切的是紫茉莉花。

我童年的家后面有一大片未经人工垦殖的土地，经常开着美丽的花朵，有幸运草的黄色或红色小花，有银合欢黄或白的圆形花，有各种颜色的牵牛花，秋天一到，还开满了随风摇曳的芦苇花……就在这些各种形色的花朵中，到处都夹生着紫色的小茉莉花。

紫茉莉是乡间最平凡的野花，它们整片整片的丛生着，貌不惊人，在万绿中却别有一番姿色。在乡间，紫茉莉的名字是“煮饭花”，因为它在有露珠的早晨，或者白昼中天的正午，或者是星满天空的黑夜都紧紧闭着；只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开放，就是在

黄昏夕阳将下的时候，农家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炊烟袅袅升起的时候，才像突然舒解了满怀心事，快乐地开放出来。

每一个农家妇女都在这个时间下厨作饭，所以它被称为“煮饭花”。

这种一二年或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命力非常强盛，繁殖力特强，如果在野地里种一株紫茉莉，隔一年，满地都是紫茉莉花了；它的花期也很长，从春天开始一直开到秋天，因此一株紫茉莉一年可以开多少花，是任何人都数不清的。

最可惜的是，它一天只在黄昏时候盛开，但这也是它最令人喜爱的地方。曾有植物学家称它是“农业社会的计时器”，她当开放之际，乡下的孩子都知道，夕阳将要下山，天边将会飞来满空的红霞。

我幼年的时候，时常和兄弟们在屋后的荒地上玩耍，当我们看到紫茉莉一开，就知道回家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母亲让我们到外面玩耍，也时常叮咛：“看到煮饭花盛开，就要回家了。”我们遵守着母亲的话，经常每天看紫茉莉开花才踩着夕阳下的小路回家，巧的是，我们回到家，天就黑了。



从小，我就有点痴，弄不懂紫茉莉为什么一定要选在黄昏开，有人场多次坐着看满地含苞待放的紫茉莉，看它如何慢慢的撑开花瓣，出来看夕阳的景色。问过母亲，她说：“煮饭花是一个好玩的孩子，玩到黑夜迷了路变成的，它要告诉你们这些野孩子，不要玩到天黑才回家。”

母亲的话很美，但是我不信，我总认为紫茉莉一定和人一样是喜欢好景的，在人间又有什么比黄昏的景色更好呢？因此它选择了黄昏。

紫茉莉是我童年里很重要的一种花卉，因此我在花盆里种了一棵，它长得很好，可惜在都市里，它恐怕因为看不见田野上黄昏的好景，几乎整日都开放着，在我盆里的紫茉莉可能经过市声的无情洗礼，已经忘记了它祖先对黄昏彩霞最好的选择了。

我每天看到自己种植的紫茉莉，都悲哀地想着，不仅是都市的人们容易遗失自己的心，连植物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 晴窗一扇

台湾登山界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又美丽又哀愁的故事。

传说有一位青年登山家，有一次登山的时候，不小心跌落在冰河之中；数十年之后，他的妻子到那一带攀登，偶然在冰河里找到已经被封冻了几十年的丈夫。这位埋在冰天雪地里的青年，还保持着 he 年轻时代的容颜，而他的妻子因为在尘世里，已经是两鬓飞霜年华老去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整个胸腔都震动起来，它是那么简短，那么有力地说出了人处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确定是渺小的，有许多机缘巧遇正如同在数十年后相遇在冰河的夫妻。

许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失去的地平线》，那里是没有时空的，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一天，一位青年在登山时迷途了，闯入了失去的地平线，并且在那里爱上一位美丽的少女；少女向往着人间的爱情，青年也急于要带少女回到自己的家乡，

两人不顾大家的反对，越过了地平线的谷口，穿过冰雪封冻的大地，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人间；不意在青年回头的那一刻，少女已经是满头银发，皱纹满布，风烛残年了。故事便在幽雅的音乐和纯白的雪地中揭开了哀伤的结局。

本来，生活在失去的地平线的这对恋侣，他们的爱情是真诚的，也都有创造将来的勇气，他们为什么不能有圆满的结局呢？问题发生在时空，一个处在流动的时空，一个处在不变的时空，在他们相遇的一刹那，时空拉远，就不免跌进了哀伤的迷雾中。

最近，台北在公演白先勇小说《游园惊梦》改编的舞台剧，我少年时代几次读《游园惊梦》，只认为它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年岁稍长，重读这篇小说，竟品出浓浓的无可奈何。经过了数十年的改变，它不只是一个年华逝去的妇人对风华万种的少女时代的回忆，而是对时空流转之后人力所不能为的忧伤。时空在不可抗拒的地方流动，到最后竟使得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时间”和“空间”这两道为人生织锦的梭子，它们的穿梭来去竟如此的无情。在希腊神话里，有一座不死不老的神仙们所居住的山上，山口有一个大的关卡，

把守这道关卡的就是“时间之神”，它把时间的流变挡在山外，使得那些神仙可以永葆青春，可以和山和太阳和月亮一样的永恒不朽。

做为凡人的我们，没有神仙一样的运气，每天抬起头来，眼睁睁的看见墙上挂钟滴滴答答走动匆匆的脚步，即使坐在阳台上沉思，也可以看到日升、月落、风过、星沉，从远远的天外流过。有一天，我们偶遇到少年游伴，发现他略有几茎白发，而我们的心情也微近中年了。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紫丁香花开了，可是一趟旅行回来，花瓣却落了满地。有一天，我们看到家前的旧屋被拆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却盖起一栋崭新的大楼。有一天……我们终于察觉，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转移是哪些的无情和霸道，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中国的民间童话里也时常描写这样的情景，有一个人在偶然的机缘下到了天上，或者游了龙宫，十几天以后他回到人间，发现人事全非，手足无措；因为“天上一日，世上一年”，他游玩了十数大，世上已过了十几年，十年的变化有多么大呢？它可以大到你回到故乡，却找不到自家的大门，认不得自己的亲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里

很能表达这种心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数十年的离乡，甚至可以让主客易势呢！

佛家说“色相是幻，人间无常”实在是参透了时空的真实，让我们看清一朵蓓蕾很快的盛开，而不久它又要调落了。

《水游传》的作者施耐庵在该书的自序里有短短的一段话：“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我常对于别人说“某甲现在若干岁”感到奇怪，若干，是积起来而可以保存的意思，而现在他的岁积存在什么地方呢？可以拿出来数吗？可见以往的我已经完全改变消失，不仅是这样，我写到这一句，这一句以前的时间已经很快改变消失，这是最令人心痛的。）正是道出了一个大小小说家对时空的哀痛。古来中国的伟大小说，只要我们留心，它讲的几乎全有一个深刻的时空问题，《红楼梦》的花柳繁华温柔富贵，最后也走到时空的死角成《水游传》的英雄豪杰重义轻生，最后下场凄凉；《三国演义》的大主题是“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瓶梅》是色与相的梦幻散灭；《镜花缘》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聊斋志异》是神鬼怪力，全是虚空；《西厢记》是情感的失散流离；《老残游记》更明显的道出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几乎无一例外的，说出了人处在时空里的渺小，可惜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深入探讨，否则一定会发现中国民间思想，对时空的递变有很敏感的触觉。西方有一句谚语：“你要永远快乐，只有向痛苦里去找。”正道出了时空和人生的矛盾，我们觉得快乐时，偏不能永远，留恋着不走的，永远远是那令人厌烦的东西——这就是在人生边缘上不时作弄我们的时间和空间。

柏拉图写过一首两行的短诗：

你看着星么，我的星星？

我愿为天空，得以无数的眼看你

人可以用多么美的句子，多么美的小说来写人生，可惜我们不能是天空，不能是那永恒的星星，只有看着消逝的星星感伤的份。

有许多人回忆过去的快乐，恨不能与旧人重逢，恨不能年华停伫，事实上，却是天涯远隔，是韶光飞逝，即使真有一天与故人相会，心情也像在冰雪封冻的极地，不免被时空的箭射中而哀伤不已吧！日本近代诗人和泉式部有一首有名的短诗：

心里怀念着人，  
见了泽上的萤火，  
也疑是从自己身体出来的梦游的魂。

我喜欢这首诗的意境，尤其“萤火”一喻，我们怀念的人何尝不是夏夜的萤火忽明忽灭、或者在黑暗的天空一转就远去了，连自己梦游的魂也赶不上，真是对时空无情极深的感伤了。

说到时空无边无尽的无情，它到终极会把一切善恶、美丑、雅俗、正邪、优劣都涤洗干净，再有情的人也丝毫无力挽救。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而捻颡丧、优柔不前呢？是不是就坐等着时空的变化呢？

我觉得大可不必，人的生命虽然渺小短暂，但它像一扇晴窗，是由自己小的心眼

里来照见大的世界。

一扇晴窗，在面对时空的流变时飞进来春花，就有春花；飘进来萤火，就有萤火；传进秋声，就来了秋声；侵进冬寒，就有冬寒。闯进来情爱就有情爱，刺进来忧伤就有忧伤，一任什么事物到了我们的晴窗，都能让我们更真切的体验生命的深味。

只是既然是晴窗，就要有进有出，曾拥有的幸福，在失去时窗还是晴的；曾被打击的重伤，也有能力平复；努力维持着窗的晶明，哪些任时空的梭子如百鸟之翔在眼前乱飞，也能有一种自在的心情，不致心乱神迷。有的人种花是为了图利，有的人种花是为了无聊，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要真爱花才去种花——只有用“爱”去换“时空”才不吃亏，也只有心如晴窗的人才有真正的爱，更只有爱花的人才能种出最美的花。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 箩筐



午后三点，天的远方播过来一阵轰隆隆的雷声。

有经验的农人都知道，这是一片欲雨的天空，再过一刻钟，西北雨就会以倾盆之势笼罩住这四面都是山的小镇，有经验的燕子也知道，它们纷纷从电线上剪着尾羽，飞进了筑在人家屋檐下的土巢。

但是站在空旷土地上的我们——我的父亲、哥哥、亲戚，以及许多流过血汗、炙过阳光、淋过风雨的乡人，听着远远的雷声呆立着，并没有人要进去躲西北雨的样子。我们的心比天枯还沉闷，大家都沉默着，因为我们的心的也是将雨的天空，而且这场心雨显得比西北雨还要悲壮、还要连天而下。

我们无言围立着的地方是溪底仔的一座香蕉场，两部庞大的“怪手”正在慌忙的运作着，张开它们的铁爪一把把抓起我们辛勤种植出来的香蕉，扔到停在旁边的货车上。

这些平时扒着溪里的沙石，来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好家园的怪手，此时被农会雇来

把我们种出来的香蕉践踏，这些完全没有人要的香蕉将被投进溪里丢弃，或者堆置在田里当肥料。因为香蕉是易腐的水果，农会怕腐败的香蕉污染了这座干净的蕉场。

在香蕉场堆得满满的香蕉即使天色已经晦暗，还散放着翡翠一样的光泽，往昔丰收的季节里，这种光泽曾是带给我们欢乐的颜色，比雨后的彩虹还要舐亮；如今变成刺眼得让人心酸。

怪手规律的呱呱响声，和愈来愈近的雷声相应和着。

我看到在香蕉集货场的另一边，堆着一些破旧的棉被，和农民弃置在棉被旁的箩筐。棉被原来是用来垫娇贵的香蕉以免受损，箩筐是农民用来收成的，本来塞满收成的笑声。棉被和箩筐都贱满了深褐色的汁液，一层叠着一层，经过了岁月，那些蕉汁像一再凝结而干涸的血迹，是经过耕耘、种植、灌溉、收成而留下来的辛苦见证，现在全一无用处的躺着，静静等待着世纪末的景象。

蕉场前面的不远处，有几个小孩子用竹子撑开一个旧箩筐、箩筐里撒了一把米，孩子们躲在一角拉着绳子，等待着大雨前急着觅食的麻雀。

一只麻雀咻咻两声从屋顶上飞翔而下，在蕉场边跳跃着，慢慢的，它发现了白米，一步一步跳进箩筐里；孩子们把绳子一拉，箩筐砰然盖住，惊慌的麻雀打着双翼，却一点也找不到出路地悲哀的号叫出声。孩子们欢呼着自墙边出来，七八只手争着去捉那只小小的雀子，一个大孩子用原来绑竹子的那根线系住麻雀的腿、然后将它放飞。麻雀以为得到了自由，振力的飞翔，到屋顶高的时候才知道被缚住了脚，颓然跌落在地上，它不灰心，再飞起，又跌落，直到完全没有力气，蹲在褐黄色的土地上，绝望地喘着气，还忧戚地长嘶，仿佛在向某一处不知的远方呼唤着什么。

这捕麻雀的游戏，是我幼年经常玩的，如今在心情沉落的此刻，心中不禁一阵哀戚。我想着小小的麻雀走进箩筐的景况，只是为了啄食几粒白米，未料竟落进一个不可超拔的生命陷阱里去，农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白日里辛勤的工作，夜里还要去巡回水，有时也只是为了求取三餐的温饱，没想到勤奋打拼的工作，竟也走入了命运的箩筐。

箩筐是劳作的人们一件再平凡不过的用具，它是收成时一串快乐的歌声。在收成

的时节，看着人人挑着空空的箩筐走过黎明的田路，当太阳斜向山边，他们弯腰吃力的挑着饱满的多筐，走过晚霞投照的田埂，确是一种无法言宣的美，是出自生活与劳作的美，比一切美术音乐还美。

我强看到农人收成，挑着箩筐唱简单的歌回家，就冥冥想起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蘸着血汗写成的。如果说大地是一张摊开的稿纸，农民正是蘸着血泪在上面写着伟大的诗篇；播种的时候是逗点，耕耘的时候是顿号，收成的箩筐正像在诗篇的最后圈上一个饱满的句点。人间再也没有比这篇诗章更令人动容的作品了。

遗憾的是，农民写作歌颂大地的诗章时，不免有感叹号，不免有问号，有时还有通向不可知的分号！我看过狂风下不能出海的渔民，望着箩筐出神；看过海水倒灌淹没盐田，在家里踢着箩筐出气的盐民；看过大旱时的龟裂土地，农民挑着空的箩筐叹息。那样单纯的情切意乱，比诗人捻断数根须犹不能下笔还要忧心百倍；这时的农民正是契河夫笔下没有主题的人，失去土地的依恃，再好的农人都变成浅薄的、渺小的、悲惨的、滑稽的、没有明天的小人物，他不再是个大地诗人了！

由于天候的不能收成和没有收成固是伤心的事，倘若收成过剩而必须抛弃自己的心血，更是最大的打击。这一次我的乡人因为收成过多，不得不把几千万公斤的香蕉毁弃，每个人的心都被抓出了几道血痕。在地去的岁月里，他们只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天理，从来没有听过“收成过剩”这个东西，怪不得几位白了胡子的乡人要感叹起来：真是没有天理呀！

当我听到故乡的香蕉因为无法产销，便搭着黎明的火车转回故乡，火车空洞空洞空洞的奔过田野，天空稀稀疏疏地落着小雨，戴斗笠的农人正弯腰整理农田，有的农田里正在犁田，农夫将犁绳套在牛肩上，自己在后面推犁，犁翻出来的烂泥像春花在大地上盛开。偶尔也看到刚整理好的田地，长出青翠的芽苗，那些芽很细小只露出一丝丝芽尖，在雨中摇呀摇的，那点绿鲜明的告诉我们，在这一片灰色的大地上，有一种生机埋在最深沉的泥土里。台湾的农人是世界上最勤快的农人，他们总是耕者如斯，不舍昼夜，而我们的平原也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永远有新的绿芽从土里争冒出来。

看着急速往后退去的农田，我想起父亲戴着斗笠在蕉田里工作的姿影。他在土地

里种作五十年，是他和土地联合生养了我们，和土地已经种下极为根深的情感，他日常的喜怒哀乐全是跟随土地的喜怒哀乐。有时收成不好，他最受伤的，不是物质的，而是情感的。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小片耕地上，每一尺都有父亲的足迹，每一寸都有父亲的血汗。而今年收成这么好，还要接受收成过剩的打击，对于父亲，不知道是伤心到何等的事！

我到家的時候，父親挑着香蕉去蕉場了，我坐在庭前等候他高大的身影，看到父親挑着兩個晃动的空篋筐自遠方走來，他旁邊走着的是我畢業於大學的哥哥，他下了很大決心才回到故鄉幫忙父親的農業。由於哥哥的挺拔，我發現父親這幾年背竟是有點彎了。

長長的夕陽投在他挑的篋筐上，拉出更長的影子。

記得幼年時代的清晨，柔和的曦光總會肆無忌憚地伸出大手，推進我家的大門、院子，一直伸到廳場的神案上，使案上長供的四果一面明一面暗，好像活的一般，大片大片的陽光真是醉人而溫暖。就在那熙和的日光中，早晨的微風啟動了大地，我最

爱站在窗口，看父亲穿着沾满香蕉汁的衣服，戴着顶法上几片竹叶已经掀起的；日斗笠，挑着一摇一晃的一对箩筐，穿过庭前去田里工作；爸爸高大的身影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雄伟健壮，有时除了箩筐，他还荷着锄头、提着扫刀，每一项工具都显得厚实有力，那时我总是倚在窗口上想着：能做个农夫是多么快乐的事呀！

稍稍长大以后，父亲时常带我们到蕉园去种作，他用箩筐挑着我们，哥哥坐在前面，我坐在后边，我们在箩筐里有时玩杀刀，有时用竹筒做成的气枪互相打苦苓子，使得箩筐摇来晃去，爸爸也不生气；真闹得他心烦，他就抓紧箩筐上的篇担，在原地快速地打转，转得我们人仰马翻才停止，然后就听到他爽朗宏亮的笑声串串响起。

童年蕉园的记忆，是我快乐的最初，香蕉树用它宽大的叶子覆盖累累的果实，那景象就像父母抱着幼子要去进香一样，同样涵含了对生命的虔诚。农人灌溉时流淌到地上的汗水，收割时挑着箩筐嘿啊嘿嗒的吆喝声，到香蕉场验关时的笑谈声，总是交织成一幅有颜色有声音的画面。

在我们蕉园尽头得有一条河堤，堤前就是日夜奔湍不息的旗尾溪了。那条溪供应

了我们土地的灌溉，我和哥哥时常在溪里摸蛤、捉虾、钓鱼、玩水，在我童年的认知里，不知道为什么就为大地的丰饶而感恩着土地。在地上，它让我们在辛苦的犁播后有喜悦的收成；在水中，它生发着永远也不会匮乏的丰收讯息。

我们玩累了，就爬上堤防回望那一片广大的蕉园，由于蕉叶长得太繁茂了，我们看不见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劳动的声音却像从地心深处传扬出来，交响着旗尾溪的流水漏瀑，那首大地交响的诗歌，往往让我听得出神。

一直到父亲用箩筐装不下我们去走蕉园的路，我和哥哥才离开我们眷恋的故乡到外地求学，父亲送我们到外地读书时说的一段话到今天还响在我的心里：“读书人穷没有关系，可以穷得有骨气，农人不能穷，一穷就双膝落地了。”

以后的十几年，我遇到任何磨难，就想起父亲的话，还有他挑着箩筐意气风发到蕉园种作的背影，岁月愈长，父亲的箩筐魔法也似的一日比一日鲜明。

此刻我看父亲远远的走来了，挑着空空的箩筐，他见到我的欣喜中也不免有一些黯然，他把箩筐随便的堆在庭前，一言不发，我忍不住问他：“情形有改善没有？”



父亲涨红了脸：“伊娘咧！他们说农人不应该扩大耕种面积，说我们没有和青果社签好约，说早就应该发展香蕉的加工厂，我们哪里知道那么多？”父亲把蕉汁斑斑的上衣脱下挂在庭前，那上衣还一滴滴的落着他的汗水，父亲虽知道今年香蕉收成无望，今天在蕉田里还是艰苦的做了工的。

哥哥轻声的对我说：“明天他们要把香蕉丢掉，你应该去看看。”父亲听到了，对着将落未落的太阳，我看到他眼里闪着微明的泪光。

我们一家人围着，吃了一顿沉默而无味的晚餐，只有母亲轻声的说了一句：“免气得这样，明年很快就到了，我们改种别的。”阳光在我们吃完晚餐时整个沉到山里，黑暗的大地只有一片虫鸣唧唧。这往日农家凉爽快乐的夏夜，儿子从远方归来，却只闻到一种苍凉和寂寞的气味，星星也躲得很远了。

两部怪乎很快的就堆满一辆载货的卡车。

西北雨果然毫不留情的倾泄下来，把站在四周的人群全淋得湿透，每个人都文风不动的让大雨淋着，看香蕉被堆上车，好像一场气氛凝重的告别式。我感觉那大大的

雨点落着，一直落到心中升起微微的凉意。我想，再好的舞者也有乱而忘形的时刻，再好的歌者也有仿佛失曲的时候，而再好的大地诗人——农民，却也有不能成句的时候。是谁把这写好的诗打成一地的烂泥呢？是雨吗？

货车在大雨中，把我们的香蕉载走了，载去丢弃了，只留两道轮迹，在雨里对话。

捕麻雀的小孩，全部躲在香蕉场里避雨，那只一刻钟前还活蹦乱跳的麻雀，死了。最小的孩子为麻雀的死哇哇哭起来，最大的孩子安慰着他：“没关系，回家哥哥烤给你吃。”

我们一直站到香蕉全被清出场外，呼啸而过的西北雨也停了，才要离开，小孩子们已经蹦跳着出去，最小的孩子也忘记死去麻雀的一点点哀伤，高兴的笑了，他们走过箩筐，恶作剧的一脚踢翻箩筐，让它仰天躺着；现在他们不抓麻雀了，因为知道雨后，会飞出来满天的蜻蜓。

我独独看着那个翻仰在烂泥里的箩筐，它是我们今年收成的一个句点。

燕子轻快的翱翔，蜻蜓满天飞。

云在天空赶集似的跑着。

麻雀一群，在屋檐咻咻交谈。

我们的心是将雨，或者已经雨过的天空。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鸳鸯香炉

一对瓷器做成的鸳鸯，一只朝东，一只向西，小巧灵动，仿佛刚刚在天涯的一角交会，各自轻轻拍着羽翼，错着身，从水面无声划过。

这一对鸳鸯关在南京东路一家宝石店中金光闪烁的橱窗一角，它鲜艳的色彩比珊瑚宝石翡翠还要灿亮，但是由于它的游姿那样平和安静，竟仿若它和人间全然无涉，一直要往远方无止尽的游去。

再往内望去，宝石店里供着一个小小的神案，上书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晨香还

未烧尽，烟香缭绕，我站在橱窗前不禁痴了，好像鸳鸯带领我，顺着烟香的纹路游到我童年的梦境里去。

记得我还未识字以前，祖厅神案上就摆了一对鸳鸯，是瓷器做成的檀香炉，终年氤氲着一缕香烟，在厅堂里绕来绕去，檀香的气味仿佛可以勾起人沉深平和的心胸世界，即使是一个小小孩儿也被吸引得意兴飘飞。我常和兄弟们在厅堂中嬉戏，每当我跑过香炉前，闻到檀香之气，总会不自觉地出了神，呆呆看那一缕轻淡但不绝的香烟。

尤其是冬天，一缕直直飘上的烟，不仅是香，甚至也是温暖的象征。有时候一家人不说什么，夜里围坐在香炉前面，情感好像交融在炉中，并且烧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了。它比神案上插香的炉子让我更深切感受到一种无名的温暖。

最喜欢夏日夜晚，我们围坐听老祖父说故事，祖父总是先慢条斯理地燃了那个鸳鸯香炉，然后坐在他的藤摇椅中，说起那些还流动血泪声香的感人故事。我们依在祖父膝前张开好奇的眼眸，倾听祖先依旧动人的足音响动，愈到星空夜静，香炉的烟就直直升到屋梁，绕着屋梁飘到庭前来，一丝一丝，萤火虫都被吸引来，香烟就像点着

萤火虫尾部的光亮，一盏盏微弱的灯火四散飞升，点亮了满天的向往。

有时候是秋色萧瑟，空气中有一种透明的凉，秋叶正红，鸳鸯香炉的烟柔软得似蛇一样升起，烟用小小的手推开寒凉的秋夜，推出一扇温暖的天空。从潇湘的后院看去，几乎能看见那一对鸳鸯依偎着的身影。

那一对鸳鸯香炉的造型十分奇妙，雌雄的腹部连在一起，雄的稍前，雌的在后。雌鸳鸯是铁灰一样的褐色，翅膀是紺青色，腹部是白底有褐色的浓斑，像褐色的碎花开在严冬的冰雪之上，它圆形的小头颅微缩着，斜依在雄鸳鸯的肩膀上。

雄鸳鸯和雌鸳鸯完全不同，它的头高高仰起，头上有冠，冠上是赤铜色的长毛，两边彩色斑斓的羽翼高高翘起，像一个两面夹着盾牌的武士。它的背部更是美丽，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紫的全开在一处，仿佛春天里怒放的花园，它的红嘴是龙吐珠，黑眼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腹部微芒的白点是满天星。

那一对相偎相依的鸳鸯，一起栖息在一片晶莹翠绿的大荷叶上。

鸳鸯香炉的腹部相通，背部各有一个小小的圆洞，当檀香的烟从它们背部冒出的

时候，外表上看像是各自焚烧，事实上腹与腹间互相感应。我最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在雄鸳鸯身上烧了檀香，然后把雄鸳鸯的背部盖起来，烟与香气就会从雌鸳鸯的背部升起；如果在雌鸳鸯的身上烧檀香，盖住背部，香烟则从雄鸳鸯的背上升起来；如果把两边都盖住，它们就像约好的一样，一瞬间，檀香就在腹中熄灭了。

倘若两边都不盖，只要点着一只，烟就会均匀的冒出，它们各生一缕烟，升到中途慢慢氤氲在一起，到屋顶时已经分不开了，交缠的烟在风中弯弯曲曲，如同合唱着一首有节奏的歌。

鸳鸯香炉的记忆，是我童年的最初，经过时间的洗涤愈久，形象愈是晶明，它几乎可以说是我对情感和艺术向往的最初。鸳鸯香炉不知道出于哪一位匠人之手，后来被祖父购得，它的颜色造型之美让我明白体会到中国民间艺术之美；虽是一个平凡的物件，却有一颗生动灵巧的匠人灵魂在其中游动，使香炉经过百年都还是活的一般。民间艺术之美总是平凡中见真性，在平和的贞静里历百年还能给我们新的启示。

关于情感的向往，我曾问过祖父，为什么鸳鸯香炉要腹部相连？祖父说：

鸳鸯没有单只的。鸳鸯是中国人对夫妻的形容。夫妻就像这对香炉，表面各自独立，腹中却有一点心意相通，这种相通，在点了火的时候最容易看出来。

我家的鸳鸯香炉每日都有几次火焚的经验，每经一次燃烧，那一对鸳鸯就好像靠得更紧。我想，如果香炉在天际如烽火，火的悲壮也不足以使它们殉情，因为它们的精神和象征立于无限的视野，永远不会畏怯，在火炼中，也永不消逝。比翼鸟飞久了，总会往不同的方向飞，连理枝老了，也只好在枝桠上无聊的对答。鸳鸯香炉不同，因为有火，它们不老。

稍稍长大后，我识字了，识字以后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想像力飞奔，常常从一个字一个词句中飞腾出来，去找新的意义。“鸳鸯香炉”四字就使我想像力飞奔，觉得用“鸳鸯”比喻夫妻真是再恰当不过，“鸳”的上面是“怨”，“鸯”的上面是“央”。

“怨”是又恨又叹的意思，有许多抱怨的时刻，有很多无可奈何的时刻，甚至也有很多苦痛无处诉的时刻。“央”是求的意思，是诗经中说的“和铃央央”的和声，是有求有报的意思，有许多互相需要的时刻，有许多互相依赖的时刻，甚至也有很多互

相怜惜求爱的时刻。

夫妻生活是一个有颜色、有生息、有动静的世界，在我的认知里，夫妻的世界几乎没有无怨无尤幸福无边的例子，因此，要在“怨”与“央”间找到平衡，才能是永世不移的鸳鸯。鸳鸯香炉的腹部相通是一道伤口，夫妻的伤口几乎只有一种药，这药就是温柔，“怨”也温柔，“央”也温柔。

所有的夫妻都曾经拥抱过、热爱过、深情过，为什么有许多到最后分飞东西，或者郁郁而终呢？爱的诺言开花了，虽然不一定结果，但是每年都开了更多的花，用来唤醒刚坠入爱河的新芽，鸳鸯香炉是一种未名的爱，不用声名，千万种爱都升自胸腹中柔柔的一缕烟。把鸳鸯从水面上提升到情感的诠释，就像鸳鸯香炉虽然沉重，它的烟却总是往上飞升，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吧！

至于“香炉”，我感觉所有的夫妻最后都要迈人“共守一炉香”的境界，久了就不只是爱，而是亲情。任何婚姻的最后，热情总会消褪，就像宗教的热诚最后会平淡到只剩下虔敬；最后的象征是“一炉香”，在空阔平朗的生活中缓缓燃烧，那升起的烟，



我们逼近时可以体贴地感觉，我们站远了，还有温暖。

我曾在万华的小巷中看过一对看守寺庙的老夫妇，他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晨昏时上一炷香，以及打扫那一间被岁月剥蚀的小端。我去的时候，他们总是无言，轻轻的动作，任阳光一寸一寸移到神案之前，等到他们工作完后，总是相携着手，慢慢左拐右弯地消失在小巷的尽头。

我曾在信义路附近的巷子口，看过一对捡拾破烂的中年夫妻，丈夫吃力地踩着一辆三轮板车，口中还叫着收破烂特有的语言，妻子经过每家门口，把人们弃置的空罐酒瓶、残旧书报一一丢到板车上，到巷口时，妻子跳到板车后座，熟练安稳的坐着，露出做完工作欣慰的微笑，丈夫也突然吹起口哨来了。

我曾在通化街的小面摊上，仔细地观察一对卖牛肉面的少年夫妻；丈夫总是自信地在热气腾腾的锅边下面条，妻子则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清洁桌椅，一边还要蹲下腰来洗涤油污的碗碟。在卖面的空档，他们急急地共吃一碗面，妻子一径地把肉夹给丈夫，他们那样自若，那样无畏地生活着。

我也曾在南澳乡的山中，看到一对刚做完香菇烘焙工作的山地夫妻，依偎的共坐在一块大石上，谈着今年的耕耘与收成，谈着生活里最细微的事，一任顽皮的孩童丢石头把他们身后的鸟雀惊飞而浑然不觉。

我更曾在嘉义县内一个大户人家的后院里，看到一位须发俱白的老先生，爬到一棵莲雾树上摘莲雾，他年迈的妻子围着布兜站在莲雾树下接莲雾，他们的笑声那样年少，连围墙外都听得清明。他们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说明的是一炉燃烧了很久的香还会有它的温暖，那香炉的烟虽弱，却有力量，它顺着岁月之流可以飘进任何一扇敞开的门窗。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总是站得远远的仔细听，香炉的烟声传来，其中好像有瀑布奔流的响声，越过高山，流过大河，在我的胸腹间奔湍。如果没有这些生活平凡的动作，恐怕也难以印证情爱可以长久吧！

童年的鸳鸯香炉，经过几次家族的搬迁，已经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或者在另一个少年家里的神案上，再要找到一个同样的香炉恐怕永得可得，但是它的造形、色泽，以及在荷叶上栖息的姿势，却为时日久还是鲜锐无比。每当在情感挫折生活困顿之际，

我总是循着时间的河流回到岁月深处去找那一盏鸳鸯香炉，它是情爱最美丽的一个鲜红落款，情爱画成一张重重叠叠交缠不清的水墨画，水墨最深的山中洒下一条清明的瀑布，瀑布流到无止尽地方是香炉美丽明晰的章子。

鸳鸯香炉好像暗夜中的一盏灯，使我童年对情感的认知乍见光明，在人世的幽晦中带来前进的力量，使我即使只在南京东路宝石店橱窗中，看到一对普通的鸳鸯瓷器都要怅然良久。就像坐在一个黑忽忽的房子里，第一盏点着的灯最明亮，最能感受明与暗的分野，后来即使有再多的灯，总不如第一盏那样，让我们长记不熄；坐在长廊尽处，纵使太阳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尽了，香炉的微光还在记忆的最初，在任何可见和不可知的角落，温暖的燃烧着。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 冰糖芋泥

每到冬寒时节，我时常想起幼年时候，坐在老家西厢房里，一家人围着大灶，吃母亲做的冰糖芋泥。事隔二十几年，每回想起，齿颊还会涌起一片甘香。

有时候没事，读书到深夜，我也会学着妈妈的方法，熬一碗冰糖芋泥，温暖犹在，但味道已大不如前了。我想，冰糖芋泥对我，不只是一种食物，而是一种感觉，是冬夜里的暖意。

成长在台湾光复后几年的孩子，对番薯和芋头这两种食物，相信记忆都非常深刻。早年在乡下，白米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奢想，三餐时，饭锅里的米饭和番薯永远是不成比例的，有时早上喝到一碗未掺番薯的白粥，就会高兴半天。

生活在那种景况中的孩子只有自求多福，但最难为的恐怕是妈妈，因为她时刻都在想如何为那简单贫乏的食物设计一些新的花样，让我们不感到厌倦，并增加我们的生活趣味。我至今最怀念的是母亲费尽心机在食物上所创造的匠心和巧意。

打从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经常在午反的空闲里，随着母亲到田中采摘野菜，她能分辨出什么野菜可以食用，且加以最可口的配方。譬如有一道菜叫“乌荳菜”的，

母亲采下那最嫩的芽，用太白粉烧汤，那又浓又香的汤汁我到今天还不敢稍稍忘记。

即使是番薯的叶子，摘回来后剥皮去丝，不管是火炒，还是清煮，都有特别的翠意。

如果遇到雨后，母亲就拿把铲子和竹篮，到竹林中去挖掘那些刚要冒出头来的竹笋，竹林中阴湿的地方常生长着一种可食用的蕈类，是银灰而带点褐色的。母亲称为“鸡肉丝菇”，炒起来的味道真是如同鸡肉丝一样。

就是乡间随意生长的青凤梨，母亲都有办法变出几道不同的菜式。

母亲是那种做菜时常常有灵感的人，可是遇到我们几乎天天都要食用，等于是主食的番薯和芋头则不免头痛。将番薯和芋头加在米饭里蒸煮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天天吃着这样的食物，恐怕脾气再好的孩子都要哭丧着脸。

在我们家，番薯和芋头都是长年不缺的，番薯种在离溪河不远处的沙地，纵在最困苦的年代，也会繁茂的生长，取之不尽，食之不绝，芋头则种在田野沟渠的旁边，果实硕大坚硬，也是四季不缺。

我常看到母亲对着用整布袋装回来的番薯和芋头发愁，然后她开始在发愁中创造，企图用最平凡的食物，来做最不平凡的菜肴，让我们整天吃这两种东西不感到烦腻。

母亲当然把最好的部分留下来掺在饭里，其他的，她则小心翼翼地将之切成薄片，用糖、面粉，和我们自己生产的鸡蛋打成糊状，薄片沾着粉糊下到油锅里炸，到呈金黄色的时刻捞起，然后用一个大的铁罐盛装，就成为我们日常食用的饼干。由于母亲故意宝爱着那些饼干，我们吃的时候是用分配的，所以就觉得格外好吃。

即使是番薯有那么多，母亲也不准我们随便取用，她常谈起日据时代空袭的一段岁月，说番薯也和米饭一样重要。那时我们家还用烧木柴的大灶，下面是排气孔，烧剩的火灰落到气孔中还有温热，我们最喜欢把小的红心番薯放在孔中让人烬焖熟，剥开来真是香气扑鼻。母亲不许我们这样做，只有得到奖赏的孩子才有那种特权。

记得我每次考了第一名，或拿奖状回家时，母亲就特准我在灶下焖两个红心番薯以做为奖励；我以灶里探出焖熟的番薯，心中那种荣耀的感觉，真不亚于在学校的讲台上领奖状，番薯吃起来也就特别有味。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有十四个堂兄弟，四

个堂姊，伯父母都是早年去世，由母亲主理家政，到锦天，我们都还记得领到两个红心番薯是一个多么隆重的奖品。

番薯不只用来做饭、做饼、做奖品，还能与东坡肉同卤，还能清蒸，母亲总是每隔几日就变一种花样。夏夜里，我们做完功课，最期待的点心是，母亲把番薯切成一寸见方，和风梨一起煮成的甜汤；酸甜兼俱，颇可以象征我们当日的生活。

芋头的地位似乎不像番薯那么重要，但是母亲的一道芋梗做成的菜肴，几乎无以形容；有一回我在台北天津卫吃到一道红烧茄子，险险落下泪来，因为这道北方的菜肴，它的味道竟和二十几年前南方贫苦的乡下，母亲做的芋梗极其相似。本来挖了芋头，梗和叶都要丢弃的，母亲却不舍，于是芋梗做了盘中餐，芋叶则用来给我们上学做饭包。

芋头孤傲的脾气和它流露的强烈气味是一样的，它充满了敏感，几乎和别的食物无法相容。削芋头的时候要戴手套，因为它会让皮肤麻痒，它的这种坏脾气使它不能取代番薯，永远是个二副，当不了船长。

我们在过年过节时，能吃到丰盛的晚餐，其中不可少的一样是芋头排骨汤，我想全天下，没有比芋头和排骨更好的配合了，唯一能相提并论的是莲藕排骨，但一浓一淡，风味各殊，人在贫苦的时候，大多是更喜爱浓烈的味道。母亲在红烧鲢鱼头时，炖烂的芋头和鱼头相得益彰，恐怕也是天下无双。

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冬夜里吃冰糖芋泥的经验，母亲把煮熟的芋头捣烂，和着冰糖同熬，熬成迹近晶蓝的颜色，放在大灶上。就等着我们做完功课，给检查过以后，可以自己到灶上舀一碗热腾腾的芋泥，围在灶边吃。每当知道母亲做了冰糖芋泥，我们一回家便赶着做功课，期待着灶上的一碗点心。

冰糖芋泥只能慢慢的品尝，就是在最冷的冬夜，它也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我们一大群兄弟姊妹站立着围在灶边，细细享受母亲精制的芋泥，嬉嬉闹闹，吃完后才满足的回房就寝。

二十几年时光的流转，兄弟姊妹都因成长而星散了，连老家都因盖了新屋而消失无踪，有时候想在大灶边吃一碗冰糖芋泥都已成了奢想。天天吃白米饭，使我想起那



段用番薯和芋头堆积起来的成长岁月，想吃去年掩制的萝卜干吗？想听雨后的油焖笋尖吗？想吃灰烬里的红心番薯吗？想吃冬夜里的冰糖芋泥吗？有时想得不得了，心中徒增一片惆怅，即使真能再制，即使母亲还同样的刻苦，味道总是不如从前了。

我成长的环境是艰困的，因为有母亲的爱，那艰困竟都化成刮美，母亲的爱就表达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食物里面；一碗冰糖芋泥其实没有什么，但即使看不到芋头，吃在口中，可以简单的分辨出那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种无私的爱，无私的爱在困苦中是最坚强的。它纵然研磨成泥，但每一口都是滚烫的，是甜美的，在我们最初的血管里奔流。

在寒流来袭的台北灯下，我时常想到，如果幼年时代没有吃过母亲的冰糖芋泥，那么我的童年记忆就完全失色了。

我如今能保持乡下孩子恬淡的本性，常能在面对一袋袋知识的番薯和芋头，知所取舍变化，创造出最好的样式，在烦闷发愁时不失去向前的信心，我确信我童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母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最深刻的角落，永远推动着我。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 葫芦瓢子

在我的老家，母亲还保存着许多十几二十年前的器物，其中有许多是过了时，到现在已经毫无用处的东西，有一件，是母亲日日还用着的葫芦瓢子。她用这个瓢子舀水煮饭，数十年没有换过，我每次看她使用葫芦瓢子，思绪就仿佛穿过时空，回到了我们快乐的童年。

犹记我们住在山间小村的一段日子，在家的后院有一座用竹子搭成的棚架，利用那个棚架我们种了毛豆、葡萄、丝瓜、瓢瓜、葫芦瓜等一些藤蔓的瓜果，使我们四季都有新鲜的瓜果可食。

其中最有用的是丝瓜和葫芦瓜，结成果实的时候，母亲常常站在棚架下细细地观察，把那些形状最美、长得最丰实的果子留住，其他的就摘下来做菜。

被留下来的丝瓜长到全熟以后，就在棚架下干掉了，我们摘下干的丝瓜，将它剥皮，显出它轻松干燥坚实的纤维，母亲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成为我们终年使用的“丝瓜布”，可以用来洗油污的碗盘和锅铲，丝瓜子则留着隔年播种。采完丝瓜以后，我们把老丝瓜树斩断，在根部用瓶子盛着流出来的丝瓜露，用来洗脸。一棵丝瓜就这样完全利用了，现在有很多尼龙的刷洗制品称为“菜瓜布”，很多化学制的化妆品叫做“丝瓜露”，可见得丝瓜旧日在民间的运用之广和深切的魅力。

我们种的葫芦瓜也是一样，等它完全熟透在树上枯干以后摘取，那些长得特别大而形状不够美的，就切成两半拿来当舀水、盛东西的勺子。长得形状均匀美丽的，便在头部开口，取出里面的瓜肉和瓜子，只留下一具坚硬的空壳，可以当水壶与酒壶。

在塑料还没有普遍使用的农业社会，葫芦瓜的使用很广，几乎成为家家必备的用品，它伴着我们成长。到今天，葫芦瓜的自然传统已经消失，葫芦也成为民间艺术品店里的摆饰，不知情的孩子怕是难以想像它是《论语》里：“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人民共呼吸的器物吧！

葫芦的联想在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甚受欢迎的人物，像李铁拐、济公的腰间都悬着一把葫芦，甚至《水浒传》里的英雄，武侠小说中的丐帮快客，葫芦更是必不可少。早在《反汉书》的正史也有这样的记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

在《云笈七签》中更说：“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内。”可见民间的葫芦不仅是酒哭、水壶、药罐，甚至大到可以涵容天地日月，无所不包。到了乱离之世，仙人腰间的葫芦，常是人民心中希望与理想的寄托，葫芦之为用大矣！

我每回看美国西部电影，见到早年的拓荒英雄自怀中取出扁瓶的威士忌豪饮，就想到中国人挂在腰间的葫芦。威士忌的瓶子再美，都比不上葫芦的美感，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在葫芦的壶中，有一片浓厚的乡关之情，和想像的广阔天地。

母亲还在使用的葫芦瓢子虽没有天地日月那么大，但那是早年农庄生活的一个纪念，当时还没有自来水，我们家引泉水而饮，用竹筒把山上的泉水引到家里的大水缸，

水缸上面永远漂浮着一把葫芦瓢子，光滑的，乌亮的，琢磨着种种岁月的痕迹。

现代的勺子有许多精美的制品，我问母亲为什么还用葫芦瓢饗，她淡淡的说：“只是用习惯了，用别的勺子都不顺手。”可是在我而言，却有许多感触。我们过去的农村生活早就改变了面貌，但是在人们心中，自然所产生的果实总是最可珍惜，一把小小的葫芦瓢子似乎代表了一种心情——社会再进化，人心中珍藏的岁月总不会完全消失。

我回家的时候，喜欢舀一瓢水，细细看着手中的葫芦瓢子，它在时间中老去了，表皮也有着裂痕，但我们的记忆像那瓢子里的清水，永远晶明清澈，凉人肺腑。那时候我知道，母亲保有的葫芦瓢子也自有天地日月，不是一勺就能说尽，我用那把葫芦瓢子时也几乎贴近了母亲的心情，看到她的爱以及我二十多年成长岁月中母亲的艰辛。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

## 秘密的地方

在我的故乡，有一弯小河。

小河穿过山道、穿过农田、穿过开满小野花的田原。晶明的河水中是累累的卵石，石上的水迈着不整齐的小步，响着琮琤的乐声，一直走出我们的视野。

在我童年的认知里，河是没有归宿的，它的归宿远远的看，是走进了蓝天的心灵里去。

每年到了孟春，玫瑰花盛开以后，小河琮琤的乐声就变成响亮的欢歌，那时节，小河成为孩子们最快乐的好去处，我们时常沿着河岸，一路闻着野花草的香气散步，有时候就跳进河里去捉鱼摸蛤，或者沿河插着竹竿钓青蛙。

如果是雨水丰沛的时候，小河低洼的地方就会形成一处处清澈的池塘，我们跳进去游水，等玩够了，就爬到河边的堤防上晒太阳，一直晒到夕阳从远山的凹口沉落，才穿好衣服回家。

那条河，一直是我们居住的村落人家赖以维生的所在，种稻子的人，每日清晨都要到田里巡田水，将河水引到田中；种香蕉和水果的人，也不时用马达将河水抽到干

燥的土地；那些种青菜的人，更依着河边的沙地围成一畦畦的菜圃。

妇女们，有的在清晨，有的在黄昏，提着一篮篮的衣服到河边来洗涤，她们排成没有规则的行列，一边洗衣一边谈论家里的琐事，互相做着交谊，那时河的无言，就成为她们倾诉生活之苦的最好对象。

在我对家乡的记忆里，故乡永远没有旱季，那条河水也就从来没有断过，即使在最阴冷干燥的冬天，河里的水消减了，但河水仍然像蛇一样，轻快的游过田野的河岸。

我几乎每天都要走过那条河，上学的时候我和河平行着一路到学校去，游戏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在河里或河边的田地上。农忙时节，我和爸爸到田里去巡田水，或用麻绳抽动马达，看河水抽到蕉园里四散横流；黄昏时分，我也常跟母亲到河边浣衣。母亲洗衣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跑到堤防上散步，踮起脚跟，看河的尽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我爱极了那条河，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封闭的小村镇里，我一注视着河，心里就仿佛随着河水，穿过田原和市集，流到不知名的远方——我对远方一直是非常向往

的。

大概是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学校要举办一次远足，促使我有了沿河岸去探险的决心。我编造一个谎言，告诉母亲我要去远足，请她为我准备饭盒；告诉老师我家里农忙，不能和学校去远足，第二天清晨，我带着饭盒从我们家不远处的河段出发，那时我看到我的同学们一路唱着歌，成一路纵队，出发前往不远处的观光名胜。

我心里知道自己的年纪尚小，实在不宜于一个人单独去远地游历，但是我盘算着，和同学去远足不外是唱歌玩游戏，一定没有沿河探险有趣，何况我知道河是不会迷失方向的，只要我沿着河走，必然也可以沿着河回来。

那一天阳光格外明亮，空气里充满了乡下田间独有的草香，河的两岸并不如我原来想像的充满荆棘，而是铺满微细的沙石；河的左岸差不多是沿着山的形势流成的，河的右岸边缘正是人们居住的平原，人的耕作从右岸一直拓展开去，左岸的山里则还是热带而充满原始气息。蒲公英和银合欢如针尖一样的种子，不时从山上飘落在河中，随河水流到远处去，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不管在何处都能看到蒲公英和银合欢的原因吧！



对岸山里最多的是相思树，我是最不爱相思树的，总觉得它们树干长得畸形，低矮而丑怪，细长的树叶好像也永远没有规则，可是不管喜不喜欢，它正沿路在和我打着招呼。

我就那样一面步行，一面欣赏风景，走累了，就坐在河边休息，把双脚放泡在清凉的河水里。走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路经一个全然陌生的市镇或村落，那里的人和家乡的人打扮一样，他们戴着斗笠，卷起裤脚，好像刚刚从田里下工回来，那里的河岸也种菜，浇水的农夫看到我奇怪的走着河岸，都亲切的和我招呼，问我是不是迷失了路，我告诉他们，我正在远足，然后就走了。

再没有多久，我又进入一个新的村镇，我看到一些妇女在河旁洗衣，用力的捣着衣服，甚至连姿势都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离开河岸，走进那个村镇，彼时我已经识字了，知道汽车站牌在什么地方，知道邮局在什么地方，我独自在陌生的市街上穿来走去。看到这村镇比我居住的地方残旧，街上跑着许多野狗，我想，如果走太远赶不及回家，坐汽车回去也是个办法。

我又再度回到河岸前行，然后我慢慢发现，这条河的右边大部分都被开垦出来了，而且那些聚落里的人民都有一种相似的气质和生活态度，他们依靠这条河生活，不断的劳作，并且群居在一起，互相依靠。我一直走到太阳往西偏斜，一共路过八个村落的城镇，觉得天色不早了，就沿着河岸回家。

因为河岸没有荫蔽，回到家我的皮肤因强烈的日炙而发烫，引得母亲一阵抱怨：“学校去远足，怎么走那么远的路？”随后的几天，同学们都还在远足的兴奋情绪里絮絮交谈，只有我没有什么谈话的资料，但是我的心里有一个秘密的地方——就是那条小河，以及河两岸的生命。

后来的几年里，我经常做着这样的游戏，沿河去散步，并在抵达陌生村镇时在里面嬉戏，使我在很年幼的岁月里，就知道除了我自己的家乡，还有许多陌生的广大天地，它们对我的吸引力大过于和同学们做无聊而一再重复的游戏。

日子久了，我和小河有一种秘密的情谊，在生活里受到挫败时总是跑到河边去和小河共度；在欢喜时，我也让小河分享。有时候看着那无语的流水，真能感觉到小河

的沉默里有一股脉脉的生命，它不但以它的生命之水让尚岸的农民得以灌溉他们的田园，也能安慰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让我在挫折时有一种力量，在喜悦时也有一个秘密的朋友分享。笑的时候仿佛听到河的欢唱，哭的时候也有小河陪着低吟。

长大以后，常常思念故乡，以及那条贯穿其中的流水，每次想起，总像保持着一个秘密，那里有温暖的光源如阳光反射出来。

是不是别人也和我一样，心中有一个小时候秘密的地方呢？它也许是一片空旷的平野，也许是一棵相思树下，也许是一座大庙的后院，也许是一片海滩，或者甚至是一本能同喜怒共哀乐一读再读的书册……它们宝藏着我们成长的一段岁月，里随有许多秘密是连父母兄弟都不能了解的。

人人都是有秘密的吧！它可能是一个地方，可能是一段爱情，可能是不能对人言的荒唐岁月，那么总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像小河与我一样。

有一天我路过外双溪，看到一条和我故乡一样的小河，竟在那里低徊不已。我知道，我的小河时光已经远远逝去了，但是我清晰地记住那一段日子，也相信小河保有

着我的秘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 至死靡他

最近在年轻人中流行着一首歌，是罗大佑作的《恋曲一九八〇》。这首歌旋律缠绵，被称为台湾的新摇滚乐，但是它歌词里所含的意思是叫人吃惊的，我且抄录几句：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

“锦天的欢乐将是明天伤痛的回忆。”

“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样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明天要分离。”、这首歌充满了对爱情虚无、悲观、自来自去的看法，听得令人辛酸，辛酸的是它几乎是冷静客观

的分析了八十年代年轻人的爱情观。现实社会里受挫的、离散的、短暂的、悲剧的、感伤的爱情，已经不是电影、电视和小说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只要举目四顾周遭的朋友，就会发现不完整的、片断的爱情是到处都在发生的。当曾经誓结白头，生死与共的伴侣，或者背离了自己，或者自己叛别了他，而分手的原因有时是细小如芝麻，有时是个根本不可能的谜，于是紧接着斩钉截铁“永远的盟誓”的，就是“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的叹息。

我想，对着爱情的永恒性怀疑，是现代人一种普遍的现象，于是年轻人不再像过去那么痴心，那么欲生欲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保持着爱情的距离，不能全心投入，现在最受年轻人向往的爱情，似乎不再是生死与共。休戚相往的情爱世界，而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的偶然。分离得愈是潇洒，愈是令人喝采，分离得愈是痴心，就愈是令人嘲笑。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件，因此不免自问一句：“爱情这东西我们明白了吗？”如果爱情竟如薄纸一张，完全没有信念，也可以分离，也可以不分离，那么爱情义是什么

呢？最令人伤心的不是年轻人没有爱情，而是大家对“爱情的永远”普遍的丧失了信。

在中国的古代，祖先曾为我们留下许多光芒四射，可歌可泣的爱情篇章，这些伟大的爱情，或生或死或合或离，尽管结局有喜有悲，但是它之可以流传至今，是因为“永远”。他们都相信坚贞的情爱有永远，生时精神可以永远，死后化成比翼鸟、化成连理枝，还是可以永远。

我们时常感叹现代没有伟大的爱情，是不是正因为现代人对永远的观念淡泊的原因呢？

前面提到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〇》，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往前追溯到两千年前，在《诗经·邶风》里有一篇《柏舟》，也是古人咏叹爱情的歌声，原文是：

泛彼柏舟，在彼河中，髡彼两髦，实难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难我特，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首优美的古典诗歌，翻成白话应该是：

正划向河中央的柏木船里，

坐着长发的少年，  
正是我心仪的爱侣，  
我对他的爱到死也不改变。

母亲呀！天呀！

女儿的心为什么你总看不见？

在河面浮泛的柏木船，  
慢慢靠在河的那一边，  
划着船桨那个长发少年，

是我真正匹配的爱侣，  
我爱他到死也不改变，

母亲呀！天呀！

我的心思为什么你不能体谅？

读着《诗经》里的《柏舟》篇，我们仿佛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站在辽阔的河岸

上，看着渐去渐远的小船，暗暗的在河边做着永远的爱情梦想和重重的盟誓，这份爱情，纵使母亲和天意不能知解，不能体谅，她到死也不会改变，是一首历久弥新，动人心弦的情曲。

这首流过两千年时空的情歌，正是成语“至死靡他”的来源，“至死靡他”一词的直译是“到死也不存二心”。是何等坚决，勇敢的对情爱的咏叹呀！

站在一九八〇的时空回思那位古代少女，使我们警觉，我们可以对爱情失望，但不能对爱情的永远绝望。我们或许会面对爱情的变故与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失去心灵深处默默的盟誓。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小说、传奇里，像《柏舟》这样对爱情至死无悔的故事，几乎俯拾即是，最感动我的是一篇流传在大陆民间的童话《不见黄娥心不死》。这篇童话尚不普遍为人所知，我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完整的记录：

以前，在一个乡村里，有一位叫黄娥的漂亮姑娘，她家里生活穷苦，粮食总是不够吃，一到荒春，就得靠野菜过日子，因此，春天的时候，她天天到野外割野菜。



有一天，她正在割野菜的时候，忽然听到河边传来一阵优美的笛声，笛声太美了，使她听得出神，她停止割菜，慢慢顺着笛声向河边走去，走到河边一看，原来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在吹横笛；她怕他看见，急忙钻到芦苇丛中偷听，一直到牧童走了，她才回家。

牧童常到这里来放牛，黄娥常来这里割菜，牧童爱吹笛，黄娥爱听那笛声，日子一长久，他们认识了，他们相爱了。于是，每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牧童已经帮黄娥一块儿割满一篮野菜，两人就坐在河边的青草地上，看着清清的流水，让牛在一颠吃草，牧童就吹起横笛来。

后来他们的事情传开了，也传到黄娥父母的耳朵里，黄娥的父母恼怒非常，把黄娥关在家里，永远不让她出门了。这时候，附近有个老财主，要讨二房，知道黄娥是有名的漂亮姑娘，就托人到她家提亲。黄娥的父母虽有些不愿意，但想到她败坏门风，要把她早些送出门去，就答应了。

牧童自从失去黄娥，就好像丢了魂一样。虽说他知道黄娥被关在家里，他还是天

天吹起他的横笛，到处找，再也找不到黄娥的踪影了，他慢慢害了心病，不久，就死掉了。

牧童因为是个孤苦无靠的穷孩子，死时自己倒在野地里，就没人问了。他的尸首被狼来拉，狗来啃，到最后，只剩下一颗心了，因为太硬，没有东西能毁坏它。

这样，过了不少日子，这颗心在野地里经过风吹雪打日晒雨淋，变得越发像一块油漆木头，又红又亮了。

有一天，一个木匠走过，以为是一块木纹很细的木头，就拾起来，回到家里把它刻成一个酒杯。

当木匠倒上酒的时候，从酒杯发出了一种很好听的笛声，木匠一惊，以为得到一件宝贝，很小心地把它收藏起来。

这个木匠，手艺很有名。有一次，一个老财主请他去喝喜酒，这个老财主正好是黄娥被逼嫁的财主。老财主摆的酒席，碗碟，器具都格外讲究。

木匠说：“这屋里的东西没有一件比我的木头酒杯好。”

老财主说：“那么，把你的酒杯拿出来看看吧！我不信会比我这古瓷的杯子好。”

木匠从怀里掏出酒杯，倒上了酒，清脆嘹亮的笛声就从里面响出来，所有的客人都听呆了。

这时，坐在新房里的黄娥，正又愁又恨的落泪。忽然，听到了笛声，那笛声和牧童的横笛声一模一样，一时又惊又喜，心都要跳到胸口来了。

趁人没看见，黄娥不由自主地往房外走，偷偷溜到二门口，笛声更好听了。她又走到客厅门口，笛声越加动听，竟完全是她的河边情人吹的笛声。这时候，她不顾客厅有多少客人，忍不住把头伸了进去。说也奇怪，黄娥往里一伸头，笛声就停住不响了。

我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篇幅抄录这个童话故事，实在是我每肺想起它，心中就震动不已。它的文字简朴，故事单纯，但它的力量却不亚于任何一个不朽的爱情故事。

它使我们感动，实在是由于它的象征意义——一个受命运摆弄的牧童，因为失去他的爱侣而死在荒野中，但是他的爱不死，他的心不死，被野狗啃过，被野狼吃过，一

颗还活着的心却不化，最后被木匠刻成酒杯，用笛声来寻找他的爱人，只为了见爱人的最后一面。当然，牧童并没有能和黄娥有完满的结局，酒杯在笛声戛然而止的那一刻是一个悲剧，但是“牧童的心”以悲剧证明了情爱的伟大，它可以让一个人的心灵不朽。

在中国广阔的大地里，说给儿童听的童话，竟有许多是这一类鼓励、启示永不要对爱失去信心，永远不在挫折中绝望的故事，它们歌颂着对爱情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正是“至死靡他”的精神。

当我们听到“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的歌声时，是不是也能发出“永远这东西我明白”像一个平凡牧童的心一样肯定的答案呢？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青山元不动**

我从来不刻意去找一座庙宇朝拜。

但是每经过一座庙，我都会进去烧香，然后仔细的看看庙里的建筑，读看到处写满的，有时精美得出乎意料的对联，也端详那些无比庄严穿着金衣的神明。

大概是幼年培养出来的习惯吧！每次随着妈妈回娘家，总要走很长的路，有许多小庙神奇的建在那一条路上，妈妈无论多急的赶路，必定在路过端的时候进去烧一把香，或者喝杯茶，再赶路。

爸爸出门种作的清晨，都是在端里烧了一柱香，再荷锄下田的。夜里休闲时，也常和朋友在庙前饮茶下棋，到星光满布才回家。

我对庙的感应不能说是很强烈的，但却十分深长。在许许多多的端中，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温暖的情怀，烧香的时候，就好像把自己的心清放在供桌上，烧完香整个人就平静了。

也许不能说只是端吧，有时是寺，有时是堂，有时是神坛，反正是有着庄严神明的处所，与其说我敬畏神明，还不如说是一种来自心灵的声音，它轻浅的弹奏而触动

着我；就像在寺庙前听着乡人夜晚弹奏的南管，我完全不懂得欣赏，可是在夏夜的时候聆听，仿佛看到天上的一朵云飘过，云一闪出几粒晶灿的星星，南管在寂静之夜的庙里就有那样的美丽。

新盖成的庙也有很粗俗的，颜色完全不调谐的纠缠不清，贴满了花草浓艳的艺术瓷砖，这时我感到厌烦；然而我一想到童年时看到如此颜色鲜丽的庙就禁不住欢欣的跳跃，心情接纳了它们，正如渴着的人并不挑捡茶具，只有那些不渴的人才计较器皿。

我的庙宇经验可以说不纯是宗教，而是感情的，好像我的心里随时准备了一片大的空地，把每座庙一一建起，因此庙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记得我在学生时代，常常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也没有朝山进香的准备，就信步走进后山的庙里，在那里独坐一个下午，回来的时候就像改换了一个人，有快乐也沉潜了，有悲伤也平静了。

通常，山上或海边的庙比城市里的更吸引我，因为山上或海边的庙虽然香火寥落，往往有一片开阔的景观和大地。那些庙往往占住一座山或一片海滨最好的地势，让人看到最好的风景，最感人的是，来烧香的人大多不是有所求而来，仅是来烧香罢了，

也很少人抽签，签纸往往发着寥斑或尘灰满布。

城市的庙不同，它往往局促一隅，近几年因大楼的兴建更被围得完全没有天光；香火鼎盛的地方过分拥挤，有时烧着香，两边的肩膀都被拥挤的香客紧紧夹住了，最可怕的是，来烧香的人都是满脑子的功利，又要举家顺利，又要发大财，又要长寿，又要儿子中状元，我知道的一座庙里没几天就要印制一次新的签纸，还是供应及，如果一座庙只是用来求功名利禄，那么我们这些无求的只是烧香的人，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呢？

去逛庙，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乐趣。有的庙是仅在路上捡到一个神明像就兴建起来的，有的是因为长了一棵怪状的树而兴建，有的是那一带不平安，大家出钱盖座庙。在台湾，山里或海边的端字盖成，大多不是事先规划设计，而是原来有一个神像，慢慢地一座座供奉起来；多是先只盖了一间主房，再向两边延展出去，然后有了厢房，有了后院；多是先种了几棵小树，后来有了遍地的花草；一座寺端的宏观是历尽百年还没有定型，还在成长着。因此使我特别有一种时间的感觉，它在空间上的生长，也

印证了它的时间。

观庙烧香，或者欣赏庙的风景都是不足的；最好的庙是在其中有一位得道者，他可能是出家修炼许久的高僧，也可能是拿着一块抹布在擦拭桌椅的毫不起眼的俗家老人。在他空闲的时候、我们和他对坐，听他诉说在平静中得来的智慧，就像坐着听微风吹抚过大地，我们的心就在那大地里悠悠如诗的醒转。

如果庙中竟没有一个得道者，那座庙再好再美都不足，就像中秋夜里有了最美的花草而独缺明月。

我曾在许多不知名的寺庙中见过这样的人，在我成年以后，这些人成为我到庙里去最大的动力。当然我们不必太寄望有这种机缘，因为也许在几十座庙里才能见到一个，那是随缘！

最近，我路过三峡，听说附近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寺，便放下俗务，到那庙里去。庙的名字是“元亨堂”，上千个台阶全是用一级级又厚又结实的石板铺成，光是登石级而上就是几炷香的工夫。



庙庭前整个是用整齐的青石板铺成，上面种了几株细瘦而高的梧桐，和几丛竹子；从树的布置和形状，就知道不是凡夫所能种植的，庙的设计也是简单的几座平房，全用了朴素而雅致的红砖。

我相信那座庙是三驾一带最好的地势，站在庙庭前，广大的绿野蓝天和山峦尽人眼底，在绿野与山峦间一条秀气的大汉溪如带横过。庙并不老，对于现在能盖出这么美的庙，使我对盖庙的人产生了最大的敬意。

后来打听在庙里洒扫的妇人，终于知道了盖庙的人。听说他是来自外乡的富家独子，一生下来就不能食辈的人，二十岁的时候发誓修性，便带着庞大的家产走遍北部各地，找到了现在的地方，他自己拿着锄头来开这片山，一块块石板都是亲自铺上的，一棵棵树都是自己栽植的，历经六十几年的时间才有了现在的规模；至于他来自哪一个遥远的外乡，他真实的名姓，还有他传奇的过去，都是人所不知，当地的人听称他为“弯仔师父”。

“他人还在吗？”我着急的问。

“还在午睡，大约一小时后会醒来。” 妇人说。并且邀我在庙里吃了一餐美味的斋饭。

我终于等到了弯仔师父，他几乎是无所不知的人，八十几岁还健朗风趣，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谈人生，都是头头是道，让人敬服。我问他年轻时是什么愿力使 he 到\_\_三峡建庙，他淡淡的说：“想建就来建了。”

谈到他的得道。

他笑了：“道可得乎？”

叨扰许久，我感叹的说：“这么好的一座庙，没有人知道，实在可惜呀！”

弯仔师父还是微笑，他叫我下山的时候，看看山门的那副对联。

下山的时候，我看到山门上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青山元不动

白云自去来

那时我站在对联前面才真正体会到一位得道者的胸襟，还有一座好庙是多么的庄

严，他们永远是青山一般，任白云在眼前飘过。我们不能是青山，让我们偶尔是一片白云，去造访青山，让青山告诉我们大地与心灵的美吧！

我不刻意去找一座庙朝拜，总是在路过庙的时候，忍不住地想：也许那里有着人世的青山，然后我跨步走进，期待一次新的随缘。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

## 随风吹笛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股凉风。

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

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嫡子的声音，因为萧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

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

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四野里扩散呢？笛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悠长，何况只有简单的几种节奏。

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田，我的后面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麻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

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的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像刺竹林。

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埂坐下来，独自听那一段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遭——我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慑了，它像一片乐海，波涛

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

竹子的本身就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干和竹叶的关系便是演奏者。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竹子洒过了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生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

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虫鸣唱，春晨雀鸟的跃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涛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的，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乍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

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孟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座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那种经验的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

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籁，像是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抚的声音，有一回

我放着一卷写明《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琤琮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锐音，盈耳绕梁，久久不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

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子那样清脆、悠远、绵长的声音。

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得那么好。我了解到，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有风，竹子只是竹于，有了风，竹于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

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

便低了，因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使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但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不到的境界。

最重要的是，再好的艺术一定有个结局。自然是没有结局的，明白了这一点，艺术家就难免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寂寞之感。人能绘下长江万里图令人动容，但永远不如长江的真情实景令人感动；人能录下蝉的鸣唱，但永远不能代替看美丽的蝉在树梢唱出动人的歌声。

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

我感觉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

## 秋声一片

生活在都市的人，愈来愈不了解季节了。

我们不能像在儿时的乡下，看到满地野花怒放，而嗅到春风的讯息；也不能在夜里的庭院，看挥扇乘凉的老人，感受到夏夜的乐趣；更不能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做最后一次出海的航行捕鱼，而知道秋季将尽。

都市就是这样的，夏夜里我们坐在冷气房子里，远望落地窗外的明星，几疑是秋天；冬寒的时候，我们走过聚集的花市，还以为春天正盛。然后我们慢慢迷惑了、迷失了，季节对我们已失去了意义，因为在都市里的工作是没有季节的。

前几天，一位朋友来访，兴冲冲的告诉我：“秋天到了，你知不知道？”他突来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后来打听清楚，才知道他秋天的讯息来自市场，他到市场去买菜，看到市场里的蟹儿全黄了，才惊觉到秋天已至，不禁令我哑然失笑；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子来说，要是知道人是从市场知道秋天，恐怕也要笑吧。



古人是怎样知道秋天的呢？

我记得宋朝的词人蒋捷写过一首声声慢，题名就是“秋声”：

黄花深巷，

红花低窗，

凄凉一片秋声，

豆雨声来，

中间夹带风声。

疏疏二十五点，

丽谯门不锁更声。

故人远，

问谁摇玉佩，

檐底铃声。

彩角声随月堕，

渐连营马动，  
四起茄声。  
闪烁邻灯，  
灯前尚有砧声。  
知他诉愁到晓，  
碎啾啾多少蛩声！  
未了，  
把一半分与雁声。

这首词很短，但用了十个“声”字，在宋朝辈起的词人里也是罕见的；蒋捷用了风声、雨声、更声、铃声、笛声、砧声、蛩声、雁声来形容秋天的到来，真是令人感受到一个有节奏的秋天。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里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季节感，可惜这种季节的感应已经慢慢在流失了。有人说我们季节感的迷失，是因为台湾是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一点我不同意；即使在最热的南部，用双手耕作的农人，永远对时间和气

候的变化有一种敏感，那种敏感就像能在看到花苞时预测到它开放的时机。

在工业发展神速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不断有新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只知道事物的实体、季节风云的变化、花草树木的生长，后来的人逐渐能穿透事物的实体找那更精细的物质，老一辈的人只知道物质最小的单位是分子，后来知道分子之下有原子，现在知道原子之内有核子，有中子，有粒子，将来可能在中子粒子之内又发现更细的组成。可叹的是，我们反而失去了事物可见的实体，正是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只见秋毫，不见舆薪”。

到如今，我们对大自然的感应甚至不如一棵树。一棵树知道什么时候抽芽、开花、结实、落叶等等，并且把它的生命经验记录在一圈圈或松或紧的年轮，而我们呢？有许多年轻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玫瑰、杜鹃什么时候开花。更不要说从声音里体会秋天的来临了。

自从我们可以控制室内的气温以来，季节的感受就变成被遗弃的孩子，尽管它在冬天里猛力的哭号，也没有多少人能听见了。有一次我在纽约，窗外正飘着大雪，由

于室内的暖气很强，我们在朋友家只穿着单衣，朋友从冰箱拿出冰淇淋来招待我们，我拿着冰淇淋看窗外大雪竟自呆了，怀念着“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那样冬天的生活。那时，季节的孩子在窗外探，我仿佛看见它蹑着足，走入了远方的树林。

由于人在室内改变了自然，我们就不能明白冬天午后的阳光有多么可爱，也不能体知夏夜庭院，静听蟋蟀鸣唱任凉风吹拂的快意了。因为温室栽培，我们四季都有玫瑰花，但我们就不能亲切知道春天玫瑰是多么的美；我们四季都有杜鹃可赏，也就不知道杜鹃血一样的花是如何动人了。

传说唐朝的武则天，因为嫌牡丹开花太迟，曾下令将牡丹用火焙燔，吓得牡丹仙子大为惊慌，连忙连夜开花以娱武后的欢心，才免去焙燔之苦。读到这则传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经事的少年，也不禁掩卷而叹；我们现在那些温室里的花朵，不正是用火来烤着各种花的精灵吗？使牡丹在室外还下着大雪的冬天开花，到底能让人有什么样的乐趣呢？我不明白。

萌芽的春、绿荫的夏、凋零的秋、枯寂的冬在人类科学的进化中也逐渐迷失了。

我们知道秋天的来临，竟不再是从满地的落叶，而是市场上的蟹黄，是电视、报纸上暖气与毛毡的广告，使我在秋天临窗北望的时候，有着一种伤感的心清。

这种心情，恐怕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吧！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夜观流星

烱读宋朝沈括著的《梦溪笔谈》，有一段谈到他夜见流星的事，非常有趣：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着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楮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

沈括学识的渊博早为后世尝得推崇，但我对这一段描述特别感到兴趣，并不是像有的学者说他对流星的判断正确早在西方大文学家九百年之前，而是我小时候也有一段看流星殒落的相似经验。

我幼年居住的乡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冷气、没有电扇，一到夏天夜晚，就没有人留在屋内，家人全跑到三合院中间的庭院里纳凉；大人坐在藤椅上聊天，或谈着农事，或谈着东邻西里的闲话，小孩子就围坐在地板上倾听，或到处追逐萤火虫。

小时候，家里有一位帮忙农事的老长工，我们都叫做他“玉豹伯”，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戏曲里的戏文故事，口才好，姿势优美，颇像妈祖庙前的说书先生。他没有儿女，因此特别疼爱我们，每天夏天夜里，我们都围着听他说故事，一直到夜幕低垂才肯散去。他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听到精采的地方，我们甚至舍不得离开去捉跳到身边的大蟋蟀。

有一天王豹伯为我们讲《西游记》，谈到孙悟空如何在天空腾云驾雾飞来飞去，我

们都不禁抬头望向万里的长空，就在那个时候，一颗天边的星星划出一条优美的长线，明亮的星一直往我们头上坠落，我们都尖声大叫，玉豹伯说：“流星！流星！”然后我们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流星就落在我们庭院前不远处蕉园旁的河床。

一群孩子全像约好了似的，完全顾不得孙悟空，呼啸着站起往河床奔去，等我们跑到的时候却完全不见流星的影子，在河床搜寻一个晚上毫无所获，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第二天还特别起早，继续到河床去找，后来找到一颗巨大的黑褐色石头，因为我们日日在河床游戏，几乎可以确定那颗新石头就是昨夜的流星，但是天上的明星落到地上怎么会变成石头呢？是我们不敢肯定的谜题。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流星，在那之前，虽听大人说起过流星，知道天上的每个星星就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只要看见天上的流星殒落就知道地上死去了一个人。可是我常自问，地上时常有人去世，为什么流星是那么的罕见呢？

还有人说，当你看见一颗流星落下的一刻，闭上眼睛专心许愿，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当时我们还是孩子，心中没有什么大愿，看到奔射如箭的流星，张看之不暇，

谁还顾得许愿呢？

后来我还在庭院里看过几次流星，但都远在天外，稍纵即逝，不像第一次的感受那么深刻，心中只是无端的茫然，若是天空中的星星都对应着一个人，那一刻落下的又是谁呢？不管是谁，人世里不是行者就是过客，流星落下不免令人感触殊深。

如果流星是一个人的殒落，那么浩渺的天空就对应着广阔的大地，人的群落就是星的聚散，这样想时，我们的离恨别情便淡泊了许多——光灿的星落到地上只是一个无光的石头，还有什么永远是永远的光明呢？

我总觉得不管有多少天文学家，不管人类登陆了月球，我们对天空的了解都还是浅薄无知的，重要的不是我们知道了多少天空的事物，而是它给了我们什么样心灵的启示。从很年幼的时候我就爱独自坐着看天空，并借着天空冥想，一直到现在，我出门时第一眼都要看看天色，这或许是看天吃饭的农家子弟本性，然而这种本性也使我在大旱的时候想着渴望雨水的禾苗；在连日豪雨之际思念着农田里还未收割，恐惧着发芽的累累稻穗；在巨风狂吼之时忧心着那些出海捕鱼的渔夫。



天空的冥思是可以让我们更关切着生活的大地，这样站在地上仰望天际，就觉得天空和星月离我们不远，也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心情。

我最担心的是，在我认识的都市儿童中，大部分失去了天空的敏感，有的甚至没有好好的看过天色，更不要说是流星了。现在如果我看见流星，我想许的愿望是：“孩子们，抬头看看那一颗马上要失去的流星吧！”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 香鱼的故乡

在台北的日本料理店里有一道名菜，叫“烤香鱼”，这道烤鱼和其他的鱼都不一样；其他的鱼要剖开拿掉肚子，香鱼则是完整的，可以连肚子一起吃，而且香鱼的肚子是苦的，苦到极处有一种甘醇的味道，正像饮上好的茗茶。

有一次我们在日本料理店吃香鱼，一位朋友告诉我香鱼为什么可以连肚子一起吃

的秘密。他说：“香鱼是一种奇怪的鱼，它比任何的鱼都爱干净，他生活的水域只要稍有污染，香鱼就死去了，所以它的肚子永远不会有脏的东西，可以放心食用。”

朋友的说法，使我对香鱼的品味大大的提高，是怎么样的一种鱼，心情这样高贵，容不下一点环境的污迹？这也使我记忆起，十年前在新店溪旁碧潭桥头的小餐馆里，曾经吃过新店溪盛产的香鱼，它的体型细小毫不起眼，当时还是非常普通的食物，如今，新店溪的香鱼早就绝种了，因为新店溪被人们染污了，香鱼拒绝在那样的水域里存活。

现在日本料理店的香鱼，已经不产在新店溪，而要从日本空运来台，使香鱼的身价大大增高，几乎任何鱼都比不上。听说在澎湖某些没有被污染的海域，还能找到香鱼的踪迹，可是为数甚少，早就无法供应吃客的需求了。本来在新店溪旁的普通食物，如今却在台湾找不到故乡，想起来就令人伤感。

每次吃香鱼的时候，我的心清就不免沉重，那种沉重来自香鱼的敏感，在许多人的眼里，所有的鱼做为食物以外，就没有别的意义了。香鱼却不同，因为它的喜爱洁

净，使我们更觉得应该有一个清洁的生存空间。在某一个层次上，香鱼是比人更富贵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污染的环境，到处充满了刺耳的噪音和汽车排放的黑烟，可是时间一久，我们就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甚至一点抗辩也没有。

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干净的溪水、没有清爽的天空，甚至没有安静的听觉，我们都已经峭焉不察了，面对着一天比一天沉沦的生活空间，有时我们完全失去了警觉。

香鱼不然，它不肯自甘于污浊的溪水，不肯改变自己去适应一个更坏的环境，于是它选择了死，宁洁而死，不浊而生，那样的气节，更使我们面对香鱼的时候低徊不已。

记得多年以前，我在梨山上，参观过蹲鱼的养殖；蹲鱼是濒临绝迹的鱼类，在台湾，只有梨山上清澈的溪水和适当的水温，能让他们乐于悠游，正由于它们独特的品性，使养殖的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也正因为这样，蹲鱼在人们的心目中，永远不会和吴郭鱼相提并论。

有一次我在澎湖的海边度假，渔民们邀请我到海边去欣赏奇景。那一天，许多海

豚无缘无故的游到岸上集体自杀，我站在海岸边，看着那些到处罗列的海豚，它们从海里跳到岸上等待着死亡，却没有人知道原因，我也不知道。

海豚的集体自杀，给当地的渔民带来一笔小财，没有人探问它们为什么拒绝生存，我的心里却充满了疑惑；海豚是一种智商很高的动物，它们到底为什么要集体自杀呢？是不是心情上受了什么委屈？在以前海面干净的往日，是不是也有海豚自杀呢？

生物学家恐怕也无法解开海豚自杀的谜题，但是我深知，海豚的自杀不是“无缘无故”，一定有它的理由，只可惜，我们不能理解。唯一可以理解的是，动物有动物的想法，鱼也有鱼的心情。干净的海，是海豚的故乡；清澈的溪水，是香鱼和蹲鱼的故乡；它们宁可做失乡的游魂，也不愿活在污浊的水域，是做为人的我们，应该深切反省的。

有许多饲养鸟类和热带鱼的朋友，经常向我抱怨，不管他们如何细心照料，鸟和鱼都会无故的死去，我想，鱼鸟的死都不是无故的，因为鸟是属于山林的，不属于笼子；鱼是属于河海的，不属于水箱。现在更严重的是，即使在山林河海，由于人为的

污染，许多动物都活得不快乐，恐怕在大自然里，只有一种动物对坏的环境能安之如常，那种动物的名字叫做“人”。

几年前，人们在新店溪“放香鱼”，让香鱼回到它的故乡，据说现在新店溪里已有为数极少的香鱼存活，如果河川不继续污染，将来我们食用的香鱼不必从空中来，而是本乡的土产。

香鱼是我们的，故乡也是我们的，我们千万不要让故乡成为巷鱼拒绝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琴手蟹

淡水是台北市郊我常常去散心的地方，每到工作劳累的时候，我就开着车穿过平野的稻田到淡水去；也许去吃海鲜，也许去龙山寺喝老人茶，也许什么事都不做，只坐在老河口上看夕阳慢慢地沉落。我在这种短暂的悠闲中清洁自己逐渐被污染的心灵。

有一次在淡水，看着火红的夕阳消失以后，我就沿着河口的堤防缓慢地散步，竟意外地在转角的地方看到一个卖海鲜的小摊子，摊子上的鱼到下午全失去了新鲜的光泽，却在摊子角落的水桶中有十几只生猛的螃蟹，正轧轧地走动，嘴里还冒着气泡。

那些螃蟹长得十分奇特，灰色斑点的身躯，暗红色的足，比一般市场上的蟹小一号，最奇怪的是它的钳，右边一只钳几乎小到没有，左边的一只却巨大无朋，几乎和它的身躯一样大，真是奇怪的造型。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花了一百元买了二十四只螃蟹（便宜得不像话）。回到家后它们还是活生生地在水池里乱走。

夜深了，我想到这些海里生长的动物在陆地上是无法生存的，正好家里又存了一罐陈年大曲，我便把大曲酒倒在锅子里，把买来的大脚蟹全喂成东倒西歪的“醉蟹”，一起放在火烹了。

等我吃那些蟹时，剖开后才发现大脚蟹只是一具空壳，里面充满了酒，却没有一点肉；正诧异的时候，有几个朋友夜访，要来煮酒论艺，其中一位见多识广的朋友看

到桌上还没有“吃完”的蟹惊叫起来：“唉呀！人怎么把这种蟹拿来吃？”

“这蟹有毒吗？”我被吓了一跳。

“不是有毒，这蟹根本没有肉，不应该吃的。”

朋友侃侃谈起那些蟹的来龙去脉，他说那种蟹叫“琴手蟹”，生长在淡水河口，由于它的钳一大一小相差悬殊，正如同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吉他一样——经他一说，桌上的蟹一刹那间就美了不少。他说：“古人说焚琴煮鹤是罪过的，你把琴手蟹拿来做醉蟹，真是罪过。”

“琴手蟹还有一个名字”，他说得意犹未尽，“叫做‘招潮蟹’，因为它的钳一大一小，当它的大钳举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在招手，在海边，它时常举着大钳面对潮水，就好像潮水是它招来的一样，所以海边的人都叫它‘招潮蟹’，传说没有招潮蟹，潮水就不来了。”

经他这样一说，好像吃了琴手蟹（或者“招潮蟹”）真是罪不可恕了。

这位可爱的朋友顺便告诫了一番吃经，他说凡物有三种不能吃说：一是仙风道骨

的，像鹤、像鸳鸯、像天堂鸟都不可食；二是艳丽无方的，像波斯猫，像毒蕈，像初开的玫瑰也不可食；三是名称超绝的，像吉娃娃，像雨燕，像琴手蟹，像夜来香也不可食。凡吃了这几种都是辜负了造物的恩典，是有罪的。

说得一座皆惊，酒兴全被吓得魂飞魄散，他说：“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凡是仙风道骨的动植物，是用来让我们沉思的；艳丽无方的动植物是用来观赏的；名称超绝的动植物是用来激发想像力的；一物不能二用，既有这些功能，它的肉就绝不会好吃，也吃不出个道理来。”

“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想，凡是无形的事物就不能用有形的标准来衡量，像友谊、爱情、名誉、自尊、操守等等，全不能以有形的价值来加以论断，如果要用有形来买无形，都是有罪的。”

朋友滔滔雄辩，说得头头是道，害我把未吃完的琴手蟹赶紧倒掉，免得惹罪上身。但是这一番说词却使我多年来在文化艺术思索的瓶颈豁然贯通，文化的推动靠的是怀抱，不是金钱，艺术的发展靠的是热情，不是价目，然而在工商社会里仿佛什么都被



倒错了。

没想到一百元买来的“琴手蟹”（为这三个字好像那蟹正拨着一把琴，传来叮叮当当的乐声）惹来这么多的麻烦，今夜重读“金刚经”，读到“一切众生，皆能佛性，本来不生，本来不灭，只因迷悟，而致升沉”时突然想起那些琴手蟹来，也许在迷与悟之间，只吃了一只琴手蟹，好像就永劫堕落，一直往下沉了。

也许，琴手蟹的前生真是一个四处流浪弹琴的乐手呢！

——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

## 木鱼馄饨

“深夜到临沂街去访友，偶然在巷子里遇见多年前旧识的卖馄饨的老人，他开朗依旧，风趣依旧，虽然抵不过岁月风霜而有一点佝偻了。”

四年多以前，我客居在临沂街，夜里时常工作到很晚，每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一

阵清越的木鱼声，总是响进我临街的窗口。那木鱼的声音非常准时，天天都在凌晨的时间敲响，即使在风雨来时也不间断。

刚开始的时候，木鱼声带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往往令我停止工作，出神的望着窗外的长空，心里不断的想着：这深夜的木鱼声，到底是谁敲起的？它又象征了什么意义？难道有人每天凌晨一时在我住处附近念经吗？

在民间，过去曾有敲木鱼为人报晓的僧侣，每日黎明将晓，他们就穿着袈裟草鞋，在街巷里穿梭，手里端着木鱼滴滴笃笃的敲出低量雄长的声音，一来叫人省睡，珍惜光阴；二来叫人在心神最为清明的五更起来读经念佛，以求精神的净化；三来僧侣借木鱼报晓来布施化缘，得些斋衬钱。我一直觉得这种敲木鱼报佛音的事情，是中国佛教与民间生活相契一种极好的佐证。

但是，我对于这种失传于闾巷很久的传统，却出现在台北的临沂街感到迷惑。因而每当夜里在小楼上听到木鱼敲响，我都按捺不住去一探究竟的冲动。

冬季里有一天，天空中落着无力的飘闪的小雨，我正读着一册印刷极为精美的金

刚经，读到最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段，木鱼声恰好从远处的巷口传来，格外使人觉得吴天无极，我披衣坐起，撑着一把伞，决心去找木鱼声音的来处。

那木鱼敲得十分沉重着力，从满天的雨丝里穿扬开来，它敲敲停停，忽远忽近，完全不像是寺庙里读经时急落的木鱼。我追踪着声音的轨迹，匆匆的穿过巷子，远远的，看到一个披着宽大布衣，戴着毡帽的小老头子，他推着一辆老旧的摊车，正摇摇摆摆的从巷子那一头走来。摊车上挂着一盏四十烛光的灯泡，随着道路的颠簸，在微雨的暗道里飘摇。一直迷惑我的木鱼声，就是那位老头所敲出来的。

一走近，才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卖馄饨的摊子，我问老人为什么选择了木鱼的敲奏，他的回答竟是十分简单，他说：“喜欢吃我的馄饨的老顾客，一听到我的木鱼声，他们就会跑出来买馄饨了。”我不禁哑然，原来木鱼在他，就像乡下卖豆花的人摇动的铃铛，或者是卖冰水的小贩手中吸引小孩的喇叭，只是一种再也简单不过的信号。

是我自己把木鱼联想得太远了，其实它有时候仅仅是一种劳苦生活的工具。

老人也看出了我的失望，他说：“先生，你吃一碗我的馄饨吧，完全是用精肉做成的，不加一点葱菜，连大饭店的厨师都爱吃我的馄饨呢。”我于是丢弃了自己对木鱼的魔障，撑着伞，站立在一座红门前，就着老人摊子上的小灯，吃了一碗馄饨。在风雨中，我品出了老人的馄饨，确是人间的美味，不下于他手中敲的木鱼。

后来，我也慢慢成为老人忠实的顾客，每天工作到凌晨的段落，远远听到他的木鱼，就在巷口里候他，吃完一碗馄饨，才开始继续我一天未完的工作。

和老人熟了以后，才知道他选择木鱼做为馄饨的讯号有他独特的匠心。他说因为他的生意在深夜，实在想不出一种可以让远近都听闻而不致于吵醒熟睡人们的工具，而且深夜里像卖粽子的人大声叫嚷，是他觉得有失尊严而有所不为的，最后他选择了木鱼——让清醒者可以听到他的叫唤，却不至于中断了熟睡者的美梦。

木鱼总是木鱼，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它仍旧有它的可爱处，即使用在一个馄饨摊子上。

我吃老人的馄饨吃了一年多，直到后来迁居，才失去联系，但每当在静夜里工作，

我仍时常怀念着他和他的馄饨。

老人是我们社会角落里一个平凡的人，他在临沂街一带卖了三十年馄饨，已经成为那一带夜生活里人尽皆知的人，他固然对自己亲手烹调后小心翼翼装在铁盒的馄饨很有信心，他用木鱼声传递的馄饨也成为那一带的金字招牌。木鱼在他，在吃馄饨的人来说，都是生活里的一部分。

那一天遇到老人，他还是一袭布衣、还是敲着那个敲了三十年的木鱼，可是老人已经完全忘记我了，我想，岁月在他只是云淡风清的一串声音吧。我站在巷口，看他缓缓推走小小的摊返消失在巷子的转角，一直到很远了，我还可以听见木鱼声从黑夜的空中穿过，温暖着迟睡者的心灵。

木鱼在馄饨摊子里真是美，充满了生活的美，我离开的时候这样想着，有时读不读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 放生鸟

在泰国清迈有名的古迹“普哪大庙”前，有许多供游客放生的“放生鸟”。

“放生鸟”通常是一对，放在一具用细竹子编成的粽形笼里，摆得满地都是，由当地的妇人或小孩看管，到庙里朝拜的游客，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对放生鸟，打开鸟笼，两只小鸟咻咻飞向空中，小鸟的飞翔让人感到一种无比的快慰。庙前有高僧，专门为那些放生小鸟的游客祈福。

可是任有多少游客，为多少小鸟放生，庙前的小鸟永远不会减少，原因是卖“放生鸟”的人，每天清晨都到树林去捕那些出来觅食的小鸟；可惜那些小鸟身上都没有记号，我时常想，有没有小鸟被放生，又被捕回笼子里呢？笼子和天空的不断来去，对小鸟而言是不是一种轮回呢？

这个景象，使我想起几年前在乡下看到的一幕。一位捕龟的人，捕到许多海龟，放在乡下的庙前，供应善心人士买海龟放生来“做功德”，善良的人总是觉得，他们将

有灵气的龟放进大海，可以添寿。有一次，我看到那位卖龟人所拥有的两只海龟，它们龟甲的底部已经刻了许多放生者的名字；很显然，龟甲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次放生，它们幸运的回到大海，一再不幸地落入卖龟者的网中，成为敛财的工具。

但是仍然有人放生，刻下自己的名字，飘到大海去。

一再落入轮回的海龟是否有知呢？

这两件在不同时地发生的类似的事，时常使我想到了“放生”，鼓励别人放生的小贩，为什么自己不肯做功德，一定要由别人来做？我们看到放生的场面是很美的，小鸟在空中自由的飞翔，海龟缓缓的在水里遨游，任何人都可以感受那种快乐，唯一不能感受到的恐怕是那些小贩吧？小鸟、海龟不幸，竟成为顽者的生计。

不论小鸟，或是海龟的放生，都只是生的轮回，我却记得有两种生与死放生的轮回。

马来西亚有一种旧俗，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在溪边超度亡魂，要放莲花，称为“放生莲”。那时溪边围满了人群，看莲花往溪的远方飘去，人人都相信，溪中的亡魂只要

攀住一朵莲花，就可以往生西方，投胎为人，莲花年年要放，因此在清明时节，就有专卖莲花的人。

是不是有鬼魂因攀到莲花而往生西方，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各地，都有放河灯的习俗，在七月鬼节，家家都糊好一个河灯，趁着夜黑“放生”到河里去，传说这些河灯可以引路，使那些彷徨的河魂，借着灯的照引，能得路重生。我童年时看人放河灯，总是到夜半还在河边，看那些灯在孤寂的夜空中，一盏盏熄灭，感到又凄凉又美丽。

女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有一段描述放河灯的景况，我觉得是文学作品里描写放河灯最典丽的一段：

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急急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都看出了神了，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之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的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



河灯从凡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来了。再流了很久很久才流过去了，在这过程中，有的流到半路就死了。有的被冲到了岸边，在岸边生了野草的地方就被挂住了。还有每当河灯一流到下流，就有些孩子拿着竿子去抓它，有些渔船也顺手取了一两只。到后来河灯越来越稀疏了。

到薨下流去，就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来了，因为越流越少了。

流到极远处去的，似乎那里的河水也发了黑，而且是流着流着就少了一个。

河灯从上流过来的时候，虽然路上也有许多落伍的，也有许多淹死了的，但始终没有觉得河灯是被鬼们托着走了的感觉。

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被放生的小鸟、海龟、莲花、河灯，到底最后去了什么地方？这恐怕是千古的大疑问，许多古老的习俗，都一再显示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着天空和大海的辽

阔，对着溪河的绵长，对着一切物的有灵，人是显得多么渺小！

可是我们总是希望借着放生的小鸟和海龟，来和天空与海有所联系；借着漂在河上的莲花与灯，能和未知的世界有所沟通。到最后，我们却一再的自问着：它们到底去向何方？因于这些事物，使我们的生命历程响着希望或者忧伤的调子。

我小的时候喜欢折纸船，把它放到河流里，虽然不知它流往的所在，但是心情上却寄望着，它能漂向一个开朗快乐的地方，童年的小纸船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时候，却代表了一种远方的、宽大的、自由的希望。河里有了这种向往，也就有了生命。

正如我希望那些被放生的小鸟，能飞入林间，轻快的跳跃；希望那些被放生的海龟，能回到大海的故乡，自在的悠游。可惜这希望是渺小的，因为里面有人的功利，有功利的地方就不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也希望，那些漂流在河溪里的亡魂，真能攀住莲花，托着河灯，去找到西方的光明之路，那条路也许是远的，由于人在河里放下无私的爱，就有可能到达。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

## 松子茶

朋友从韩国来，送我一大包生松子，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生的松子，晶莹细白，颇能想起“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那样的情怀。

松子给人的联想自然有一种高远的境界，但是经过人工采撷、制造过的松子是用来吃的，怎么样来吃这些松子呢？我想起饭馆里面有一道炒松子，便征询朋友的意见，要把那包松子下油锅了。

朋友一听，大惊失色：“松子怎么能用油炒呢？”

“在台湾，我们都是这样吃松子的。”我说。

“罪过，罪过，这包松子看起来虽然不多，你想它是多少棵松树经过冬雪的锻炼才能长出来的呢？用油一炒，不但松子味尽失，而且也损伤了我们吃这种天地精华的原意了。何况，松子虽然淡雅，仍然是油性的，必须用淡雅的吃法才能品出它的真味。”

“那么，松子应该怎么吃呢？”我疑惑的问。“即使在生产松子的韩国，松子仍然被看做珍贵的食品，松子最好的吃法是泡茶。”

“泡茶？”“你烹茶的时候，加几粒松子在里面，松子会浮出淡淡的油脂，并生松香，使一壶茶顿时津香润滑，有高山流水之气。”

当夜，我们便就着月光，在屋内喝松子茶，果如朋友所说的，极平凡的茶加了一些松子就不凡起来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遍地的绿草中突然开起优雅的小花，并且闻到那花的香气，我觉得，以松子烹茶，是最不辜负这些生长在高山上的历经冰雪的松子了。

“松子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极微小的东西也可以做情绪的大主宰，诗人在月夜的空山听到微不可辨的松子落声，会想起远方未眠的朋友，我们对月喝松子茶也可以说是独尝异味，尘俗为之解脱，我们一向在快乐的时候觉得日子太短，在忧烦的时候又觉得日子过得太长，完全是因为我们不能把握像松子一样存在我们生活四周的小东西。”朋友说。

朋友的话十分有理，使我想起人自命是世界的主宰，但是人并非这个世界唯一的主人。就以经常遗照的日月来说，太阳给了万物的生机和力量，并不单给人们照耀；而在月光温柔的怀抱里，虫鸟鸣唱，不让人在月下独享，即使是一粒小小松子，也是吸取了日月精华而生，我们虽然能将它烹茶，下锅，但不表示我们比松子高贵。

佛眼和尚在禅宗的公案里，留下两句名言：

水自竹边流出冷，

风从花里过来香。

水和竹原是不相干的，可是因为水从竹子边流出来就显得格外清冷；花是香的，但花的香如果没有风从中穿过，就永远不能为人体知。可见，纵是简单的万物也要通过配合才生出不同的意义，何况是人和松子？

我觉得，人一切的心灵活动都是抽象的，这种抽象宜于联想；得到人世一切物质的富人如果不能联想，他还是觉得不足；倘若是一个贫苦的人有了抽象联想，也可以过得幸福。这完全是境界的差别，禅宗五祖曾经问过：“风吹幡动，是风动？还是幡动？”

六祖慧能的答案可以做为一个例证：“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

仁者，人也。在人心所动的一刻，看见的万物都是动的，人若呆滞，风动幡动都会视而不能见。怪不得有人在荒原里行走时会想起生活的悲境大叹：“只道那情爱之深无边无际，未料这离别之苦苦比天高。”而心中有山河大地的人却能说出“长亭凉夜月，多为客铺舒”，感怀出“睡时用明霞作被，醒来以月儿点灯”等引入遐思的境界。

一些小小泡在茶里的松子，一粒停泊在温柔海边的细沙，一声在夏夜里传来的微弱虫声，一点斜在遥远天际的星光……它全是无言的，但随着灵思的流转，就有了眩目的光彩。记得沈从文这样说过：“凡是美的都没有家，流星，落花，萤火，最会鸣叫的蓝头红嘴绿翅膀的王母鸟，也都没有家的。谁见过人蓄养凤凰呢？谁能束缚着月光呢？一颗流星自有它来去的方向，我有我的去处。”

灵魂是一面随风招展的旗子，人永远不要忽视身边事物，因为它也许正可以飘动你心中的那面旗，即使是小如松子。

——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

## 雪梨的滋味

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水果里，我最喜欢的是梨；梨不管在什么时间，总是给我一种凄清的感觉。我住处附近的通化街，有一条卖水果的街，走过去，在水银灯下，梨总是洁白的从摊位中跳脱出来，好像不是属于摊子里的水果。

总是记得我第一次吃水梨的情况。

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水果四季不缺，可是像水梨和苹果却无缘会面，只在梦里出现。我第一次吃水梨是在一位亲戚家里，亲戚刚从外国回来，带回一箱名贵的水梨，一再强调它是多么不易的横越千山万水来到。我抱着水梨就坐在客厅的角落吃了起来，因为觉得是那么珍贵的水果，就一口口细细地咀嚼着，设想到吃不到一半，水梨就变黄了，我站起来，告诉亲戚：“这水梨坏了。”

“怎么会呢？”亲戚的孩子惊奇着。

“你看，它全变黄了。”我说。

亲戚虽一再强调，梨削了一定要一口气吃完，否则就会变黄的，但是不管他说什么，我总不肯再吃，虽然水梨的滋味是那么鲜美，我的倔强把大人都弄得很尴尬，最后亲戚笑着说：“这孩子还是第一次吃梨呢！”

后来我才知道，梨的变黄是因为氧化作用，私心里对大人们感到歉意，却也来不及补救了。从此我一看到梨，就想起童年吃梨时令人脸红的往事，也从此特别的喜欢吃梨，好像在为着补偿什么。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旧俗，就是梨不能分切来吃，因为把梨切开，在乡人的观念里认为这样是要“分离”的象征。我们家有五个孩子，常常望着一两个梨兴叹，兄弟们让来让去，那梨最后总是到了我的手里，妈妈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身体弱，又特别爱吃水梨。

直到家里的经济好转，台湾也自己出产水梨，那时我在外地求学，每到秋天，我开学要到学校去，妈妈一定会在我的行囊里悄悄塞几个水梨，让我在客运车上吃。我



虽能体会到妈妈的爱，却不能深知梨的意义。“直到我踏入社会，回家的日子经常匆匆，有时候夜半返家，清晨就要归城，妈妈也会分外起早，到市场买两个水梨，塞在我的口袋里，我坐在疾行的火车上，就把水梨反复的摩挲着，舍不得吃，才知道一个小小的水梨，竟是代表了妈妈多少的爱意和思念，这些情绪在吃水梨时，就像梨汁一样，满溢了出来。

有一年暑假，我为了爱吃梨，跑到梨山去打工，梨山的早晨是清冷的，水梨被一夜的露气冰镇，吃一口，就凉到心底。由于农场主人让我们免费吃梨，和我一起打工的伙们，没几天就吃怕了，偏就是我百吃不厌，每天都是吃饱了水梨，才去上工。那一年暑假，是我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暑假，梨有时候不只象征分离，它也可以充满温暖。

记得爸爸说过一个故事，他们生在日本人盘据的时代，他读小学的时候，日本老师常拿出烟台的苹果和天津的雪梨给他们看，说哪一天打倒中国，他们就可以在山东吃大苹果，在天津吃天下第一的雪梨。爸爸对梨的记忆因此有一些伤感，他每吃梨就对我们说一次这个故事，梨在这时很不单纯，它有国愁家恨的滋味。日本人为了吃上

好的苹果和梨，竟用武士刀屠杀了数千万中国同胞。

有一次，我和妻子到香港，正是天津雪梨盛产的季节，有很多梨销到香港，香港卖水果的摊子都供应“雪梨汁”，一杯五元港币，在我寄住的旅馆楼下正好有一家卖雪梨汁的水果店，我们每天出门前，就站在人车喧闹的尖沙嘴街边喝雪梨汁；雪梨汁的颜色是透明的，温凉如玉，清香不绝如缕，到现在我还无法用文字形容那样的滋味；因为在那透明的汁液里，我们总喝到了似断还未断的乡愁。

天下闻名的天津雪梨，表皮有点青绿，个头很大，用刀子一削，就露出晶莹如白雪的肉来，梨汁便即刻随刀锋起落滴到地上。我想，这样洁白的梨，如果染了血，一定会显得格外殷红，我对妻子说起爸爸小学时代的故事，妻子说：“那些梨树下不知道溅了多少无辜的血呢！”

可惜的只是，那些血早已埋在土里，并没有染在梨上，以至于后世的子孙，有许多已经对那些梨树下横飞的血肉失去了记忆。可叹的是，日本人恐怕还念念不忘天津雪梨的美味吧！

水梨，现在是一种普通的水果，满街都在叫卖，我每回吃梨，就有种种滋味浮上心头；最强烈的滋味是日本人给的，他们曾在梨树下杀过我们的同胞，到现在还对着梨树喧嚷，满街过往的路客，谁想到吃梨有时还会让人伤感呢？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 野姜花

在通化市场散步，拥挤的人潮中突然飞出来一股清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循香而往，发现有一位卖花的老人正在推销他从山上采来的野姜花，每一把有五枝花，一把十块钱。

老人说他的家住在山坡上，他每天出去种作的时候，总要经过横生着野姜花的坡地，从来不觉得野姜花有什么珍贵。只觉得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香。今年秋天，他种田累了，依在村旁午睡，睡醒后发现满腹的香气，清新的空气格外香甜。老人想：这

种长在野地里的香花，说不定有人喜欢，于是他剪了一百把野姜花到通化街来卖，总在一小时内就卖光了，老人说：“台北爱花的人真不少，卖花比种田好赚哩！”

我买了十把野姜花，想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记起买野花的人可能是爱花的，可能其中也深埋着一种甜蜜的回忆；就像听一首老歌，那歌已经远去了，声音则留下来，每一次听老歌，我就想起当年那些同唱一首老歌的朋友，他们的星云四散，使那些老歌更显得韵味深长。

第一次认识野姜花的可爱，是许多年前的经验，我们在木栅醉梦溪散步，一位少女告诉我：“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向远方。”然后我们相偕坐在桥上，把摘来的野姜花一瓣瓣飘下溪里，真像蝴蝶翩翩；将叶子掷向溪里，平平随溪水流去，也真像一条绿色的小舟。女孩并且告诉我：“有淡褐色眼珠的男人都注定要流浪的。”然后我们轻轻的告别，从未再相见。

如今，岁月像蝴蝶飞过、像小舟流去，我也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流浪岁月，仅剩野姜花的兴谢在每年的秋天让人神伤。后来我住在木栅山上，就在屋后不远处有一个荒

废的小屋，春天里月桃花像一串晶白的珍珠垂在各处，秋风一吹，野姜花的白色精灵则迎风飞展。我常在那颓落的墙脚独坐，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感觉到秋天的心情可以用两句诗来形容：“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记忆如花一样，温暖的记忆则像花香，在寒冷的夜空也会放散。

我把买来的野姜花用一个巨大的陶罐放起来，小屋里就被香气缠绕，出门的时候，香气像远远的拖着一条尾巴，走远了，还跟随着。我想到，即使像买花这样的小事，也有许多珍贵的经验。

有一次赶火车要去见远方的友人，在火车站前被一位卖水仙花的小孩拦住，硬要叫人买花，我买了一大束水仙花，没想到那束水仙花成为最好的礼物，朋友每回来信都提起那束水仙，说：“没想到你这么有心！”

又有一次要去看一位女长辈，这位老妇年轻时曾有过美丽辉煌的时光，我走进巷子时突然灵机一动，折回花店买了一束玫瑰，一共九朵。我说：“青春长久。”竟把她动得眼中含泪，她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人送我玫瑰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还有人送我玫瑰。”说完她就轻轻啜泣起来，我几乎在这种心情中看岁月蹑足如猫步，无声悄然走过，隔了两星期我去看她，那些玫瑰犹未谢尽，原来她把玫瑰连着花瓶冰在冰箱里，想要捉住青春的最后，看得让人心疼。

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路过复兴甫路，就在复兴南路和南京东路的快车道上，时常有一些卖玉兰花的人，有小孩、有少女，也有中年妇人，他们将四朵玉兰花串成一串，车子经过时就敲着你的车窗说：“先生，买一串香的玉兰花。”使得我每天买一串玉兰花成为习惯，我喜欢那样的感觉——有人敲车窗卖给你一串花，而后天涯相错，好像走过一条乡村的道路，沿路都是花香鸟语。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东部的东澳乡旅行，所有走苏花公路的车子都要在那里错车。有一位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山地小男孩卖着他从山上采回来的野百合，那些开在深山里的百合花显得特别小巧，还放散着淡淡的香气。我买了所有的野百合，坐在沿海的窗口，看着远方海的湛蓝及眼前百合的洁白，突然兴起一种想法，这些百合开在深山里是很孤独的，唯其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了它存在的意义，再好的花开在山

里，如果没有被人望见就谢去，便减损了它的美。

因此，我总是感谢那些卖花的人，他们和我原来都是不相识的，因为有了花魂，我们竟可以在任何时地有了灵犀一点，小小的一把花想起来自有它的魅力。

当我们在随意行路的时候，遇到卖花的人，也许花很少的钱买一把花，有时候留着自己欣赏，有时候送给朋友，不论怎么样处理，总会值回花价的吧！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 菊花羹与桂花露

有一天到淡水去访友，一进门，朋友说院子里的五棵昙花在昨夜同时开了，说我来得不巧，没有能欣赏昙花盛放的美景。

“昙花呢？”我说。

朋友从冰箱里端出来一盘食物说：“昙花在这里。”我大吃一惊，因为昙花已经不

见了，盘子里结了一层霜。

“这是我新发现的吃昙花的方法，把昙花和洋菜一起放在锅里熬，一直熬到全部溶化了，加冰糖，然后冷却，冰冻以后尤其美味，这叫做昙花冻，可以治气喘的。”

我们相对坐下吃昙花冻，果然其味芳香无比，颇为朋友的巧思绝倒，昙花原来竟是可以这样吃的？

朋友说：“昙花还可以生吃，等它盛放之际摘下来，沾桂花露，可以清肝化火，是人间一绝，尤其昙花瓣香脆无比，没有几品可以及得上。”

“什么是桂花露？”我确实吓了一跳。

“桂花露是秋天桂花开的时候，把园内的桂花全摘下来，放在瓶子里，当桂花装了半瓶之后，就用砂糖装满铺在上面。到春天的时候，瓶子里的桂花全溶化在糖水里，比蜂蜜还要清冽香甜，美其名曰‘桂花露’。”

“你倒是厉害，怎么发明出这么多食花的法儿？”我问他。

“其实也没什么，在山里住得久了，这都是附近邻居互相传授，听说他们已经吃



了几代，去年挂花开的时候我就自己尝试，没想到一做就成，你刚刚吃的昙花冻里就是沾了桂花露的。”

后来，我们聊天聊到中午，在朋友家吃饭，他在厨房忙了半天，端出来一大盘菜，他说：“这是菊花羹。”我探头一看，黄色的菊花瓣还像开在枝上一样新鲜，一瓣一瓣散在盘中，怪吓人的——他竟然把菊花和肉羹同煮了。

“一般肉羹都煮得太浊，我的菊花羹里以菊花代白菜，粉放得比较少，所以清澈可食，你尝尝看。”

我吃了一大碗菊花羹，好吃得舌头都要打结了，“你应该到台北市内开个铺子，叫做‘食花之店’，只要卖昙花冻，桂花露、菊花羹三样东西，春夏秋冬皆宜，包你赚大钱。”我说。

“我当然想过，可是哪来这么多花？菊花羹倒好办，昙花冻与桂花露就找不到材料了，何况台北市的花都是下了农药的，不比自家种，吃起来安心。”

然后我们谈到许多吃花的趣事，朋友有一套理论，他认为我们一般吃植物只吃它

的根茎是不对的，因为花果才是植物的精华，果既然可以吃了，花也当然可食，只是一般人舍不得吃它。“其实，万物皆平等，同出一源，植物的根茎也是美的，为什么我们吃它呢？再说如果我们不吃花，第二天，第三天它也自然的萎谢了；落入泥土，和吃进腹中没有什么不同。

“我第一次吃花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和母亲坐计程车，有人来兜售玉兰花，我母亲买了两串，一串她自己别在身上，一串别在我身上，我想，玉兰花这样香一定很好吃，就把花瓣撕下来，一片一片的嚼起来，味道真是不错哩！母亲后来问我：你的花呢，我说：吃掉了。母亲把我骂一顿，从此以后看到什么花都想吃，自然学会了许多吃花的法子，有的是人教的，有的自己发明，反正是举一反三。“你吃过金针花没有？当然吃过，但是你吃的是煮汤的金针花，我吃过生的，细细的嚼能苦尽回甘，比煮了吃还好。”

朋友说了一套吃花的经过，我忍不住问：“说不定有的花有毒哩？”

他笑起来，说：“你知道花名以后查查字典，保证万元一失，有毒的字典里都会有。”

我频频点头，颇赞成他的看法，但是我想这一辈子我大概永远也不能放胆的吃花，突然想起一件旧事，有一次带一位从英国来的朋友上阳明山白云山庄喝兰花茶，侍者端来一壶茶，朋友好奇地掀开壶盖，发现壶中本来晒干的兰花经开水一泡，还像栩栩如生，英国朋友长叹一口气说：“中国人真是无恶不作呀！”对于“吃花”这样的事，在外国人眼中确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认为花有花神，怎可那样吃进腹中。我当时民族自尊心爆炸，赶紧说：吃花总比吃生牛肉、生马肉来得文明一点吧！

可见每件事都可以从两面来看，吃花乍看之下是有些残忍，但是如果真有慧心，它何尝不是一件风雅的事呢？连中国人自认最能代表气节的竹子，不是都吃之无悔吗？同样是“四君子”的梅、兰、菊，吃起来又有什么罪过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耕云？望云？排云

弟弟从阳明山上下来，手舞足蹈地谈起他们要到学校去看电影的一幕。

那是夏日黄昏的好天气，一大群年轻人三三两两相约去看电影，满天满地都是人与山树的好景，忽然有一个学生看到天上的不明飞行物体——报上称为“幽浮”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二，他惊诧地叫唤起来，天空中一共有十二个缓缓移动，闪耀着金光，排成一列的星星。

“飞碟，飞碟”，有人这样说起来，所有的年轻人全停下脚步，或坐或立的看天空中的异象，一千多个学生在山上抬首望天，静静地看着十二个“幽浮”闪耀着光亮，一直到半小时以后金光全部消失才散去。

那一场免费的电影当然是没有看成了，可是大家却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揣测着天空，揣测着大地，揣测着自然。或许那些幽浮沉入记忆，永远难以断出它是些什么东西，但是在抬头望天那一刹那，人与自然便有了一种无形的连接。

弟弟说的简单故事，却使我惊醒到我们这些住在都市的人真是远远离开自然了，不要说春天在禾田里散散步，夏夜在庭前院后捕萤火虫，秋季去看满山黄叶，冬晨去

钓鱼这些往事了，甚至连夜里看看星星，白天望望幻变的天色也仿佛远远不可得了。

有一次我工作累了，睡到一半醒来，发现满屋都是金光，以为天已经大亮，推窗一望，才知道原来是中夜，十五的圆月高高挂在天空，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日。往昔月白风清的晚上，我们常在庭前听大人说故事，而时光变易，我们竟然连月圆都不知道，这样想时，我在院子里坐了一夜，有一种羞愧，还有一点乡愁。

后来我到澎湖的一个大仓岛去，岛上都是平房，居民长久以来与大海建立了很好的情感，也与大地共同呼吸，同歌共唱。白天，我什么事都不做，就和渔民出海，躺在船上看天空变换的云彩；夜里没有活儿干的时候，岛上又没电，我们每夜就着星光喝米酒配花生，看着星月，看着天空，看着逐渐昏暗闪着萤光的大海，并且遥望在远处对岸的白沙岛；灯一盏盏的灭去，直到森然地显出岛的原形才睡去，我深深地感到了大地之美，以及大地对我们的生养之情。

我便开始有心地留意着自然，有一次在阿里山的寺庙里，寺庙是平凡的，可是因为它题上“耕云寺”几个字就变得不俗了。后来在屏東的深山里看到一间红墙绿瓦的

小屋写着“望云居”，整个山树都因之鲜活了起来。在登合欢山的途中，一个山庄名叫“排云山庄”，真像是连大的云气一下子被大力推开一般。

不管是耕云，望云，或是排云，云都有了生命，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连渺在天际的云也如此，近在身旁的土地草木，更是何等的亲切呀！

前些日子重读萧红女士的《呼兰河传》，写到这个东北小成的晚霞（当地叫火烧云），文字优美，真让人忍不住要跑出去看晚霞，她是这样写的：

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红堂堂的了，一会金洞洞的了，一会半紫半黄的，一会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大黄梨，紫茄子，这类颜色天空上边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的，见也未曾见过的，诸多种的颜色。

五秒钟之内，天空里有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那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它才站起来。再过一秒钟，没有什么变化。再过两三秒钟，那匹马加大了，马腿也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

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那马就变靡了。

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这条狗十分凶猛，它在前边跑着，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仔，跑着跑着，小狗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

又找到了一个大狮子，和娘娘庙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的，也是那么大，也是那样的蹲着，很威武的，很镇静的蹲着，它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似乎眼睛连什么也不睬，看着看着的，一不谨慎，同时又看到了别一个什么。这时候，可就麻烦了，人的眼睛不能同时又看东，又看西。这样子会活活把那个大狮子糟蹋了。一转眼，一低头，那天空的东西就变了。若是再找，怕是看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了。

《呼兰河传》可以说是一幅幅乡村图画构成的，看“火烧云”的这一段是看云的最贴切形容，它写的不只是个人经验，也是凡生长在乡下的中国人共有的经验，我幼年时候就最爱在放牛的时候骑在牛背上，看云一朵朵从山中飞出来，在天际一朵朵散去，所有对人世的幻想几乎全寄寓在其中了。

如今，我们把自己囚固起来，不是在屋里就是在车中，有时几个月看不见天空，更何况是静静地观云，这样想时，我就无边地怀念起我的少年时代——它真像天空的

幽浮，闪着金光，在无形中却沉默地灭去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

## 一千支银针

一位乡下的小朋友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童话故事，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小朋友也不知道出处，我现在把它记录下来：

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七个女儿，七位公主各有一千支用来整理她们头发的扣针，每一支都是镶有钻石且非常纤细的银针，扣在梳好的头发上就好像闪亮的银河上缀满了星星。

有一天早晨，大公主梳头的时候，发现银针只有九百九十九支，有一支不见了，她困惑烦恼不已，但她自私的打开二公主的针箱，悄悄地取出一支针。二公主也因为少了一支银针而从三公主那里偷了一支，三公主也很为难的偷了四公主的针，四公主



偷了五公主的，五公主偷了六公主的，六公主也偷了七公主的，最后被连累的是七公主。

正好第二天国王有贵宾要从远方来，七公主因为少了一支银针，剩下一把长发无法扣住，她整天都焦急地跟侍女在找银针，甚至说：“假如有人找到我的银针，我就嫁给他。”

窗外的小树枝听见了，伸进来说：“用我的树枝做你的银针吧？”但是树枝过硬，头发会竖起来。

山中的泉水听见了，用它冻结的冰块说：“用这冰做银针吧！”但是冷冷的冰一插进头发里就马上溶为水滴了。

天上的月亮听见了，说：“用我银色的光线做你的银针吧！”但是月光的银线太柔软了，扣不起头发。

七公主无可奈何的叹息说：“啊！明天有贵宾要来哩！”

第二天，从远方来的贵宾原来是一位王子，王子手里拿着一支银针，他说：“淘气

的小鸟在我狩猎的帽子里筑了巢，我发现里面有一支雕有贵城花纹的发针，是不是其中一位公主的？”

六位公主都吵闹及焦急起来，知道那一支银针是自己失落的，可是她们的头发都用一千支银针梳得像银河一样美丽。

“啊！那是我掉的银针！”躲在屋里的七公主急忙跑出来说。

可是王子非但没有还七公主银针，还出神地吻了她，七公主未梳理的长发滴溜溜的垂到脚跟而发亮着……

这个故事的结局就像所有美丽的童话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这个故事是在乡下的庭前，出自一位小学女生的口中，她说完故事，抬头望着远山外闪烁晶明的星星，幻想着自己正是那一个失落一支银针的七公主，她全然不知道：“失落”也有悲哀的时候，最后她嘴角带着微笑，在星光下睡着了。

但是听完故事的我，到半夜还不能人眠，是一个多么简单的童话呀！竟使我的思绪飘到了天的远方，《一千支银针》对我来说有一种鲜明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命运繁

复的节点，每个人在生命的推展过程中，有着许许多多像银针一样能改变命运的因素，它有时是那样细小，连窗外的树，山中的泉，天上的月亮都帮不上忙，但是却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原来，拥有一千支银针的公主，并不能保证比失落了银针的公主拥有更好的命运。银针的失落与命运的错失本来是具有悲剧感的，但是因为命运小鸟的穿梭，悲剧便成了喜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再想到生命的失落，当然万劫不复的大失落在人间不是没有，然而像银针那么微小的失落，从大的观点来看总是有补偿的，我——一直不肯相信生命中有永远的失落，永远的失落只有在自暴自弃的人，身上才能找到，我很喜欢培根说的：“人们没有哭，便不会有笑：小孩一生下来，便有哭的本领，后来才学会笑；一个人不先了解悲哀，便不会了解快乐。”失落也是如此，人没有失落，就不能体会获得的真切的快乐，尼采所言：“快乐之泉喷得太满，常常冲倒想盛满的白杯子。”也是这个道理。

这样想时，对生命的事，对情爱的观点，也就能云淡风轻处之泰然了。每个人设

若都有一千支银针，不巧失落了一支，不必伤悲；因为我们还有九百九十九支银针，它们仍然能散放光芒，正如天上繁星万盏，有时雨天少了一颗，其他的还是为我们放光。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

## 马蹄兰的告别

我在乡下度假，和几位可爱的小朋友在莺歌的尖山上放风筝，初春的东风吹得太猛，系在强韧钓鱼线上的风筝突然挣断了它的束缚，往更远的西边的山头飞去，它一直往高处往远处飞，飞离了我们痴望的视线。

那时已是黄昏，天边有多彩的云霞，那一只有各种色彩的蝴蝶风筝，在我们渺茫的视线里，恍惚飞进了彩霞之中。

“林大哥，那只风筝会飞到哪里呢？”小朋友问我。

“我不知道，你们以为它会飞到哪里？”

“我想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一位小朋友说。

“不是，它一定飞到一朵最大的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另一位说。

“不是不是，它会飞到太空，然后在无始无终的太空中，永不消失，永不坠落。”最后一位说。

然后我们就坐在山头上想着那只风筝，直到夕阳都落到群山的怀抱，我们才踏着山路，沿着愈来愈暗的小径，回到我临时的住处。我打开起居室的灯，发现我的桌子上平放着一张从台北打来的电报，上面写着的一位好友已经过世了，第二天早上将为他举行追思礼拜。我跌坐在宽大的座椅上出神，落地窗外已经几乎全黑了，只能模糊的看到远方迷离的山头。

那一只我刚刚放着飞走的风筝，以及小朋友讨论风筝去处的言语像小灯一样，在我的心头一闪一闪，它是飞到大海里了，因为大海最远；它一定飞到最大的一朵花里了，因为它是一只蝴蝶嘛；或者它会飞到太空中，永不消失，永不坠落，于是我把电

报小心的折好，放进上衣的口袋里。

朋友生前是一个沉默的人，他的消失也采取了沉默的方式，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消失的预象，就在夜里读着一册书，扭熄了床头的小灯，就再也不醒了。好像是胡适说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采取的是另一条路：宁默而死，不鸣而生，因为他是那样的沉默，更让我感觉到他在春天里离去的忧伤。

夜里，我躺在床上读史坦贝克的小说《伊甸园东》，讨论的是旧约里的一个章节，该隐杀死了他的兄弟亚伯，他背着忧伤见到了上帝，上帝对他说：“你可以辖制罪。”你可以辖制，可是你不一定能辖制，因为伊甸园里，不一定全是纯美的世界。

我一夜未睡。

清晨天刚亮的时候，我就起身了，开车去参加朋友的告别式。春天的早晨真是美丽的，微风从很远的地方飘送过来，我踩紧油门，让汽车穿在风里发出嗖嗖的声音，两边的路灯急速的往后退去，荷锄的农人正要下田，去耕耘他们的土地。

路过三峡，我远远地看见一个水池里开了一片又大又自的花，那些花笔直的从地

里伸张出来，非常强烈的吸引了我。我把车子停下来，沿着种满水稻的田埂往田中的花走去，那些白花种在翠绿的稻田里，好像一则美丽的传说，让人说不出一种落寞的心情。

站在那一亩花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雪白的花瓣只有一瓣，围成一个弧形，花心只是一根鹅黄色的蕊，从茎的中心伸出来。它的叶子是透明的翠绿，上面还停着一些尚未蒸发的露珠，美得触目惊心。

正在出神之际，来了一位农人，他到花田中剪花，准备去赶清晨的早市。我问他那是什么花？农人说是“马蹄兰”。仔细看，它们正像是奔波在尘世里答答的马蹄，可是它不真是马蹄，也没有回音。

“这花可以开多久？”我问农人。

“如果不去剪它，让它开在土地上，可以开个两三星期，如果剪下来，三天就谢了。”

“怎么差别那么大？”

“因为它是草茎的，而且长在水里，长在水里的植物一剪枝，活的时间都是很短的，人也是一样，不得其志就活不长了。”

农人和我蹲在花田谈了半天，一直到天完全亮了。我要向他买一束马蹄兰，他说：“我送给你吧！难得有人开车经过特别停下来看我的花田。”

我抱着一大把马蹄兰，它刚剪下来的茎还滴着生命的水珠，可是我知道，它的生命已经大部分被剪断了。它愈是显得那么娇艳清新，我的心愈是往下沉落。

朋友的告别式非常庄严隆重，到处摆满大大小小的白菊花，仍是沉默。我把一束马蹄兰轻轻放在遗照下面，就告别了出来，马蹄兰的幽静无语使我想起一段古话：“旋岗偃狱而常静，江河竞泣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而生命呢？在沉静中却慢慢的往远处走去。它有时飞得不见踪影，像一只鼓风而去的风筝，有时又默默的被裁剪，像一朵在流着生命汁液的马蹄兰。

朋友，你走远了，我还能听到你的蹄声，在孤独的小径里响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八日



## 卖茶老妇

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

我坐在球场的三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的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宝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湿濡而模糊了。

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黯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为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剥的模样。

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

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

“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

“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

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的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她沉默的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

龙山寺最好的是它有一分闲情，找三五位好友到寺里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坐上一个下午，真可以让人俗虑尽褪，不复记忆人间的苦痛。

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踏在长条凳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轻轻落在庭中的青石地板。四周

的屋顶上零散地长着杂草，在雨的洗涤下分外青翠，和苍黑的屋瓦形成有趣的对应。更好的是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斜斜映进来一抹夕阳，金澄色的，透明而发光的，我遇到许多次这样的景况，心灵就整个清明起来。

我喜欢淡水，十几年来去过无数次，并不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有美丽的夕阳，那些虽美，却不是生活的。我爱的是普普开往对岸八里的渡船，是街边卖着好吃的鱼丸小摊，是偶尔在渡口卖螃蟹的人，是在店里找来找去可以买到好看的小陶碗；最重要的是淡水有龙山寺，寺里有一位独眼老妇卖着远近驰名，举世无双的老人茶。

每次到淡水，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在龙山寺老人茶桌旁度过的。选一个清静的下午，带一本小书，搭上北淡线的小火车，慢慢的摇到淡水，看下午的书，再搭黄昏的列车回台北，是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事，那是金灿灿的少年岁月，颜色和味道如第二泡的乌龙茶，是澄清的，喝在口中有甘香的。

我和卖茶的老妇没有谈过话，她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常在沉默中会想起她来，

可惜我往后不能再与她会面，她的身世对我永远是个谜。

康到龙山寺的改建，驱逐了老妇和她的茶摊，我的心痛是那尊金色巨佛所不能了解的。在细雨中，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在街上走着，回忆龙山寺和我年少时的因缘，以及和我在茶桌边喝过茶论过艺的一些老友，心情和雨一样的迷惘。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在餐厅里叫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这是富人的地方，穿着高级名贵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冒雨打完球回来休息，正谈论着一个人一生能一杆进洞的机率有多少。

一位微胖的男子说：“我打了十几年的高尔夫，还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言下不胜感慨。

我想着，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像龙山寺的老人茶座，机率有多少？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年岁也大了，心情也不同了。裤袋夹一本诗集，买一张车票跳上火车的心情恐怕也没有了。

龙山寺改建对我不幸的，它正象征着一轮金色的太阳往海中坠去，形象的美还

清晰如昨，可是夕阳沉落了，天色也暗了。

——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

## 大雪的故乡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当代知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站在台湾嘉义的“北回归线”标志碑前露出了开心的微笑，他兴的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跨上热带的土地。”

看到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给我一种大的感动。那个小小的标志碑上有一个雕塑，是地球交错而过的两条经纬线，北回归线是那横着的一条，一直往北或往南，就到了落雪的寒带。这个纪念碑是站在台湾的南部大平原上，我曾数次路过。每次站在它的前面，遥望远方，心中就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它站的地方正是我们美丽的沃上。

跨过这条“北回归线”，往南方的热带走去，是我童年生长的温暖家。同样的，走过“北回归线”往北渡海的远方，是我的祖父那一辈生长的大雪的故乡。由于这样的情感，站在那条线上，是足以令人幽思徘徊的。

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使我想起他在一次访问时流露出来对故乡的情感。日本研究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学术村浩，去年九月曾到美国佛蒙特州索尔仁尼琴居住的山庄去访问，他看着窗外佛州茂密的森林问索尔仁尼琴：“到了冬天，这一带是否会下大雪？”

索尔仁尼琴将视线转向窗外，注视片刻后，静静地道：

“虽然每年不尽相同，可是雪相当大，你知道，没有雪，俄国人是活不下去的。”

在那一次访问里，索尔仁尼琴还说到：“被放逐的时候，我总认为二三年后就能回去的。谁知道一眨眼已经七年了。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坚信一定能够回去的。”

谈到这一段话，不禁令我思绪飞奔，索尔仁尼琴对他的俄国故乡是怀着浓重乡愁

的。他的“下着大雪的故乡”曾是他忧思和呐喊的起源，对着他的人民和国土，索尔仁尼琴有着浓郁的血泪和感情。由于他的流放，他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也就有了特别的关爱和同情。

他的流放，隔断了他对故国的联系，也正是他的流放，使他的同情与关爱自俄国的土地扩散，用明亮的巨眼注视世界，使他从“俄国的索尔仁尼琴”成为“世界的索尔仁尼琴”。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俄国的文学，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甚至到帕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我觉得俄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片辽阔的土地和忍苦的人民所孕育出来的。

他们共同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正面的理想主义气质。

虽然在那个苦寒的土地上，文学艺术家不时受到挫折，他们却总是像巨树一样，

站立在最寒冷的土地上。尤其是从十八世纪以后，俄国的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更是天才辈出，闪烁星星一样的光芒，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人和土地的热爱，充满了强烈的乡土恋情。

一个人的故乡能给他以后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读俄国文学家的作品最能感受深刻。以前阿·托尔斯泰在巴黎流亡时，写出《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现在流放在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写出《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一九一四年八月》，都是对他们国上热爱的记述和苦难人民的呼声。

他们强调真正的俄罗斯，那是他们成长地方，一个落着大雪的故乡。由于他们永不丧失的正义与良知，使俄国文学长久以来就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学灵魂的一部分。

曾在劳改营度过八年岁月，在流刑中罹患癌症幸而未死，最后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到今天他还热烈的爱着他祖国的土地、森林和人民，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土，为他的同胞奉献生命。

我觉得这种对故土的怀思，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味，正是文学中最



可珍贵的品质，“苦难能造就有节操的灵魂”，生在现代的中国人让俄国的大地文学作品不能无感。

国有一首动人的民谣，它是这样歌颂它的土地和苦难：

贝加尔湖呀，

是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过去的民谣也有许多类似的歌唱或悲歌，可是为什么中国经过这么长期的苦难，竟没有能产生与俄罗斯文学一样博大的近代作品呢？

——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 洒在边疆的阳光

五点五十分华航飞往旧金山的七四七，眼看着就要起飞了。

我从出境大厅出来，开着车，踩紧油门，正好看见那架七四七以美丽的姿势起飞，我顺着柏油大道飞驰；起先和七四七并行着，才一转眼的时间，飞机已经越过我的头顶，飞向了天的远方。

这是难得的好天，是远行的好日子，阳光普照着大地，一直亮到看不见的远处。飞机势必要破云而过，我不知道在天的那边，是不是也有阳光，我只知道有阳光的地方一定有分离的悲伤和重逢的笑语，我相信，你一定会为你到的地方带来阳光。

刚刚我从出境大厅转身出来的时候，在玻璃落地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玻璃不够平整，影子拉得很长，你的影子却在走道那边的玻璃窗上，我突然惊觉，从我们初识，到现在已经整整迈过了十一年。那时，是你最辉煌的青年时代，而今你已经盛

年了，那时我是刚刚起步的少年，现在也一脚踩进了青年。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参加一个征文比赛得到首奖，他们邀你来颁奖，第二天你就打电话来邀稿，使我受宠若惊。那也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放弃别的选择，来追随你的原因。人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我虽不敢说能千里驰骋，但我相信只要有了伯乐，千里虽不能至，也不远矣！

我对写作能有坚强的信念，愿意不辞劳苦，苦心熬炼自己，几乎全是受到你的启发。那时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是你为了鼓励我从事报导文学的工作，在你的抽屉里永远为我准备了两万元，你说：“只要你什么时候要出发，就动用这一笔钱随时出发。”而且那一笔钱不时的填满，那时确曾成为我随时出发的最大动力。你有时先预支稿费给我，说：“你写来以后再扣除吧！”

这是两件小事，但能这样鼓励新人的编辑，恐怕再也不可得见了。后来当我知道你出身贫穷，读书的时候经常举债度日，后来还能那样重义轻财，更令我敬佩。这种胸襟是杜甫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胸襟。

因此，虽然多年来的时迁事移，使我们的处境都完全改变了，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是您最初的子弟，是您一手把我培植起来的。这样的恩义，又岂是友情两字可以了得？您的广交天下，心怀四海，像我这样的子弟更不在少数。在您的手中，重创了副刊的生机，推展了文学的广度，再塑乡上的形象，提高了文化艺术的层次，这些论者早有定评。只是深知的朋友才知道您的另一面，这一面是您豪气干云的唱黄河的歌，是您谈起父亲在西北拓荒时的雄心万丈，是您饮尽烈酒还怀思着乡上故国，是您遭受挫折而不对理想丧失信心，是您永远关怀着那些隐在角落里的人，是您对朋友只有付出而不期待他们的回报。

最重要的是，您是堂堂正正的人，从来行事坦荡磊落，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十几年前，我初读到您写的诗和介绍艺术的文章，我就觉得您若不做呼风唤雨的编辑人，也会是个优秀的作家，或是真诚的学者。有时长夜思及，不免为您这方面的长才没有延展而感到遗憾，但是想到您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也就释然了。

听到您要去外国进修，我的内心最是欣喜。也许只有这一条路，才能令您摆脱十

年俗务，从你最年轻的那一段出发。那种感觉就如同我们离开人群，走到一个风景特秀的地方，盛景可期，你可以纵情的写你的诗，放声的唱你的歌，而没有形象和成就的顾虑了。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登上了高峰，却不能沉潜山谷，他很快就会老化，也就再也不能攀登更高的山。这也就是我等待你归来创造更大天地的信念，我仍愿像十年来那样追随你。

故国此去，再也不能像以前满座高朋的热闹，再也不能像以前天马行空的豪情，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能有片刻的安静，能回视自己来路上的掌声，能独自面对自己心灵的时刻是多么的可贵呀！台湾的苦酒，我们曾经共尝，我们会怀念着你，到你登机的那一刻，我才体会到王维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意。

当别人在杂志上批评你，诽谤你，妒忌你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介意吧！因为历史上，只有那弱的妒忌强的，小的诽谤大的，侧的批评正的，你的存在，你的人格，你的气度与胸怀，自有公评。

我总是相信，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人世多少凄凉，即使你到了边疆，阳光也会洒

在边疆，且让我吟一段愁予的诗送你吧：

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个夕阳下

接壤处，默立些黄菊花

而他打远道来，清醒着喝酒

窗外是异国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

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

乡愁总是在远方，想念也总在离开以后，我们曾并肩走过，对酒歌过，我们是同槽系过马的，如今你天涯卸鞍壮士磨剑，我却还在江南里独自放马，这样想时，你的处境就令我欣羨。

我的台北到了，你的威斯康辛也快到了，浮天沧海远，万里眼中明，我煮酒，等着你回来赋诗。

我们先干了手中的这杯。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 如来的种子

我读过好几部佛经，常常为其中的奥义精深而赞叹着，可惜这些佛经总是谈出世的道理，认为世上的一切都是空的，很难运用到实际的生活里来，对一个想要人世又喜欢佛道的人总不免带来一些困惑。

黄桑禅师说法里有这样一段：“心若平等，不分高下，即与众生请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偏十方界，一切平等，无彼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满，光明偏照也。”把一个人的“心”提到与众生请佛平等的地位，稍为可以解开一些迷团。

一个人的心在佛家的法眼中是渺小的，可是有时又大到可以和诸佛相若的地位。在新竹狮头山的半山腰上有一块巨大的石第，壁上用苍润的楷书，写上“心即是佛”四个大字。同样的，在江苏西园寺大雄宝殿里也有四个大字“佛即是心”；不管是心或

佛摆在前面，总是把人的心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其实，这四个字学问极大，它有十六种排列组合，每一种组合意义几乎是一样的，以心字开头有四种组合：“心即是佛，心是即佛，心佛即是，心即佛是”，以佛字开头也有四种组合：“佛即是心，佛是即心，佛心即是，佛即心是”，几乎完全肯定了心的作用，佛在这里不再那么高深，而是一切佛法全从行念的转变中产生；明白了这个道理，可以不再从“空”的角度在经文中索解，有时一个平常心就能在佛里转动自如了。

我最喜欢的讲佛法是“维摩经”里的一段，维摩诺间文殊菩萨说：“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如来的种子？）”文殊说：“有身为种，无明、有爱为种，贪、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人为种，七识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

文殊并且进一步解释：“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



在这里，文殊把人世间烦恼的意义肯定了，因为有一个多情多欲的身体，有愚昧，有情爱，有烦恼才能生出佛法来，才能生出如来的种子，也就是“若有缚，则有解，若本无缚，其谁求解？”把佛经里讲受，想、行、识诸空的理论往人世推进了一大步，渺小的人突然变得可以巨大，有变化的弹性。

在我的心目中，佛家的思想应该是瘸子的拐杖，顽者的净言，弱者的力量、懦者的勇气、愚者的聪明、悲者的喜乐，是一切人生行为中的镜子。可惜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讲佛法的“有道高僧”大部分忽略了生命的真实经验，讲轮回，讲行云。讲青天，讲流水，无法让一般人在其中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过去旅行访问的经验，使我时常有机会借宿庙宇，并在星夜交辉的夜晚与许多有道的僧人纵谈世事，我所遇到的僧人并不是生来就是为僧的，大多数并在生命的行程遇到难以克服的哀伤烦恼挫折痛苦等等，愤而出家为僧，苦修佛道，可是当他饲入了“空门”以后，就再也不敢触及尘世的经验，用这些经验为后人证法，确实是一件憾事。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住在佛光山，与一位中年的和尚谈道。他本是一名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因为爱情受挫，顿觉人生茫然而适入空门，提到过去的生命经验他还忍不住眼湿，他含泪说：“离开众生没有个人的完成，离开个人也没有众生的完成；离开情感没有生命的完成，离开生命也没有情感的完成。”也许，他在孵说里是一个“六根不净”的和尚，但是在他的泪眼中我真正看到一个伟大的人世观照而得到启发，他的心中有一颗悲悯的如来的种子，因为，只有不畏惧情感的人，才能映照出不畏惧的道理。

心有时很大，大到可以和诸佛平等，我们应该勇于进入自己的生命经验，勇于肯定心的感觉，无明如是，有爱如是，一切烦恼也应该做如是观。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日

## 归彼大荒

每年总要读一次《红楼梦》，最感动我的不是宝玉和众美女间的风流韵事，而是宝

玉出家后在雪地里拜别父亲贾政的一段：

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船上只留一个小厮侍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打发人起岸到家，写到宝玉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以喜似悲，贾政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来？”宝玉未及答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疾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哪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濛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读到这一段，给我的感觉不是伤感，而是美，那种感觉就像是读《史记》读到荆柯着白衣度易水去刺秦王一样，充满了色彩。试想，一个富贵人家的公子看破了世情，光头赤足着红斗篷站在雪地上拜别父亲，是何等的美！因此我常觉得《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文采虽不及曹雪芹，但写到林黛玉的死和贾宝玉的逃亡，文章之美，实不下于雪芹。

贾宝玉原是女蜗炼石补天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的顽石之一，没想到女蜗只用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余下的一块就丢在青埂峰下，后来降世为人，就是贾宝玉。他在荣国府大观园中看遍了现实世界的种种桎梏，最后丢下一切世俗生活，飘然而去。宝玉的出家是他走出八股科考会场的第二大，用考中的举人做为还报父母恩情的礼物，还留下一个腹中的孩子，走向了自我解脱之路。

我每读到宝玉出家这一段，就忍不住掩卷叹息，这段故事也使我想起中国神话里有名的顽童哪吒，他割肉还母，剖骨还父，然后化成一道精灵，身穿红肚兜，脚踏风火轮，一程一程的向远处飘去，那样的画面不仅是美，可以说是至庄至严了。《金刚经》

里最精彩的一段文字是“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我觉得这“色”乃是人的一副皮囊，这“音声”则是日日的求告，都是有生灭的，是尘世里的外观，讲到“见如来”，则非飘然而去了断一切尘缘不能至。

何以故？《金刚经》自己给了注解：“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我常想，来固非来，去也非去，是一种多么高远的境界呢？我也常想，贾宝玉光头赤足披红斗篷时，脱下他的斗篷，里面一定是裸着身的，这块充满大气的灵石，用红斗篷把曾经陷溺的贪嗔痴爱隔在雪地之外，而跳出了污泥一般的尘网。

贾宝王的出家如果比较释迦牟尼的出家，其中是有一些相同的。释迦原是中印度迦毗罗国的王子，生长在皇室里歌舞管弦之中，享受着人间普认的快乐，但是他在生了一子以后，选个夜深人静的时候，私自出宫，乘马车走向了从未去过的荒野，那年他只有十九岁（与贾宝玉的年纪相仿）。

想到释迎着锦衣走向荒野，和贾宝玉立在雪地中的情景，套用《红楼梦》的一句

用语：“人在灯下不禁痴了。”

历来谈到宝玉出家的人，都论作他对现世的全归幻灭，精神在人间崩解；而历来论释迦求道的人，都说是他看透了人间的生老病死，要求无上的解脱。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那是一种美，是以人的本真走向一个遥远的、不可知的，千山万叠的风景里去。

贾宝玉是虚构的人物，释迦是真有其人，但这都无妨他们的性灵之美，我想到今天我们不能全然的欣赏许多出家的人，并不是他们的心不诚，而是他们的姿势不美；他们多是现实生活里的失败者，在挫折不能解决时出家，而不是成功的、断然的斩掉人间的荣华富贵，在境界上大大的逊了一筹。

我是每到一個地方，都爱去看当地的寺庙，因为一个寺庙的建筑最能表现当地的精神面貌，有许多寺庙里都有出家修道的人，这些人有时候让我感动，有时候让我厌烦，后来我思想起来，那纯粹是一种感觉，是把修道者当成“人”的层次来看，确实有些人让我想起释迦，或者贾宝玉。

有一次，我到新加坡的印度庙去，那是下午五点的时候，他们正在祭拜太阳神，

鼓和喇叭吹奏出缠绵悠长的印度音乐，里面的每一位都是赤足赤身又围一条白裙的苦行僧，上半身被炙热的太阳烤成深褐色。

我看见，在满布灰鸽的泥沙地上，有一位老者，全身乌黑、满头银发、骨瘦如柴，正面朝着阳光双手合什，伏身拜倒在地上，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的两眼射出钻石一样耀目的光芒，这时令我想起释迦牟尼在大苦林的修行。

还有一次我住在大岗山超峰寺读书，遇见一位眉目娟好的少年和尚，每个星期日，他的父母开着宾士轿车来看他，终日苦劝也不能挽回他出家的决心，当宾士汽车往山下开去，穿着米灰色袈裟的少年就站在林木掩映的山上念经，目送汽车远去。我一直问他为何出家，他只是面露微笑，沉默不语，使我想起贾宝玉——原来在这世上，女蜗补天剩下的顽石还真是不少。

这荒野中的出家人，是一种人世里难以见到的美，不管是在狂欢或者悲悯，我敬爱他们；使我深信，不管在多空茫的荒野里，也有精致的心灵。而我也深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灵石，差别只是，能不能让它放光。

——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

## 断爱近涅槃

有人说过年是“年关”，年纪愈长，愈觉得过年是一个关卡；它仿佛是两岸峭壁，中间只有一条小小的缝，下面则水流湍急，顺着那岁月的河流往前推移，旧的一年就在那湍急的水势中没顶了。

每当年节一到，我就会忆起幼年过年的种种情景。几乎在二十岁以前，每到冬至一过，便怀着亢奋的心情期待过年，好像一棵嫩绿的青草等待着开花，然后是放假了，一颗心野到天边去，接着是围炉的温暖，鞭炮的响亮，厚厚的一叠压岁钱，和兄弟们吆喝聚赌的喧哗。然而最快乐的是，眼明明的看见自己长大了一岁，那种心情像眼看着自己是就要出巢的乳燕。

过了二十岁以后，过年显著的不同了。会在围炉过后的守夜里，一个人闷闷地饮



着烧酒，想起一年来的种种，开始有了人世的挫折，开始面临情感的变异，开始知道了除去快乐，年间还有忧心。有时看到父母赶在除夕前还到处去张罗过年的花用，或者眼看收成不好，农人们还强笑着准备过一个新年，都使我开始知道年也有难过的时候。

过了二十五，过了三十，年岁真是连再重的压岁钱也压不住，过年时节恰正是前尘往事却上心头的时节，开始知道了命运，好像命运已经铺设了许多陷阶，我们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有许多喜爱的事时机一到必须割舍，有许多痛恨的事也会自然消失，走快走慢都无妨，年还是一个接一个来，生命还是一点一滴的在消失。

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在二十岁以前那么期待新的一年到临，而二十岁以后则忧心着旧的岁月一年年的消失呢？最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在冠礼以前，我们是“去日苦短，来日方长”。成年以后则变成“来日方短，去日苦多”，这是多么不一样的心情呀！

最难消受的还是，不管我的心情如何，挂在墙上的壁钟总是在除夕夜的十二点猛力地摇着钟摆，敲出清亮或者低沉的十二个响声，那样无情，又那样绝然，每到过年，

我总也想起和钟臂角力的事，希望让它向后转，可是办不到，于是我醉酒，然后痛下决心：一定要把一年当两年用，把二十四小时当四十八小时来用。

想起去年的过年，我吃过年夜饭，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想找一本书看，不知道为什么随手拿起一本佛经，读到了有情生死流转的过程，其中有一段讲到“渴爱”的，竟与过年的心情冥然相合。它说渴爱有三，一是欲爱，是感官享受的渴求；二是有爱，是生与存的渴求；三是无有爱，是不再存在的渴求。我觉得二十岁以前过年是前两者，二十岁以后是第三者。

那本佛经里当然也讲到“涅槃”，它不用吉祥，善良、安全、清静、皈依、彼岸、和平、宁静来正面说涅槃，而说了一句“断爱近涅槃”。这是何等的境界，一个人能随时随地断绝自己的渴爱，绝处逢生，涅槃自然就在眼前，旧年换新恐怕也是一种断爱吧。

释迦牟尼说法时，曾举了一个譬喻来讲“断爱”，他说：“有人在旅行时遇到一片大水，这边岸上充满危机，水的对岸则安全无险，他想：‘此水甚大，此岸危机重重，

彼岸则无险，无船可渡，无桥可行，我不免采集草木枝叶，自做一筏，当得安登彼岸。’于是那人采集草木枝叶做了一只木筏，靠着木筏，他安然抵达对岸，他就想：‘此筏对我大有助益，我不妨将它顶在头上，或负于背上，随我所之。’”

举了这个例子以后，释迦牟尼指出这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因为他不能断受，那么他应该如何处置呢？佛陀说：“应该将筏拖到沙滩，或停泊某处，由它浮着，然后继续行程，不问何之。因为筏是用来济渡的，不是用来背负的，世人呀！你们应该明白好的东西尚应舍弃，何况是不好的东西呢？”

由于读了那本佛经，竟使我今年的整个想法都改变了，也使我在最有限的时间内，因为敢于割舍，而有了一些比较可见的成绩，过年何尝不如此，年好年坏都无所谓，有所谓的是要勇于断受，使我们有情的命身，在新的起始发散最大的光芒。

涅槃真的不远，如果能在年节时候，少一点怀念，少一点忆旧，少一点追悔，少一点婆婆妈妈，那么穿过峭壁、踩过水势，开阔的天空就在眼前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

## 雪中芭蕉

王维有一幅画《雪中芭蕉》，是中国绘画史里争论极多的一幅画，他在大雪里画了一株翠绿芭蕉。大雪是北方寒地才有的，芭蕉则又是南方热带的植物，“一棵芭蕉如何能在大雪里不死呢？”这就是历来画论所争执的重心，像《渔洋诗话》说他：“只取远神，不拘细节。”沈括的《梦溪笔谈》引用张彦远的话说他：“王维画物，不问四时，桃杏蓉莲，同画一景。”

但是后代喜欢王维的人替他辩护的更多，宋朝朱翌的《猗觉寮杂记》说：“右丞不误，岭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红蕉方开花，知前辈不苟。”明朝俞弁的《山樵暇语》谈到这件事，也说都督郭鉉在广西：“亲见雪中芭蕉，雪后亦不坏也。”明朝的王肯堂《郁冈斋笔冢中琵琶

最近读到魏晋时代艺术家阮咸的传记，阮咸是魏晋南北朝七位最重要的诗人作家之一，在当时号称为“竹林七贤”，但是他净像其他六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有名，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一点也没有保留下来，我们几乎无法从文字去追探他在诗创作上的成就。

幸而，阮咸死的时候，以一件琵琶乐器殉葬，使他成为中国音乐史上少数可以追思的伟大音乐家之一。伴随阮成长眠于地下的琵琶，经过从西晋到唐朝的五百年埋藏，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里挖掘到一件铜制的正圆形乐器，经过弘文馆学士元行冲的考证，才证明它是阮咸的遗物。

这一件家中琵琶因为五百年的沉埋，已经不堪使用，元行冲叫技巧高明的乐匠依其样式仿制了一具木制乐器，称为“月琴”，音调雄亮清雅，留传至今，不但成为宫廷中的乐器，也成为后来民间最常使用的乐器。

到了唐德宗时代，名学者杜佑鉴于“月琴”原是阮咸所创制，为了怀念他的遗风逸响，将月琴定名为“阮咸”，自此以后，凡是中国琵琶乐器全得了“阮咸”的别名，

阮咸于是得以与中国音乐史同垂不朽。

阮咸与琵琶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经过时空一再的洗炼，我们虽无幸重聆阮咸的丝竹之音，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不朽。艺术心灵的伟大纵使在地下数百年，纵使 he 手中的乐器弦败质朽，却仍然能在时空中放光，精灿夺目。阮咸死时以琵琶殉葬，做为惟一的知己，这种艺术之情使他恒常令人怀念。

千古以来，被认为中国音乐最高境界的名曲《广陵散》便是阮咸的创作，《广陵散》随着阮咸的逝世，成为中国音乐上的绝响，我们如今眼望广大的土地，倾听历史的足音，在夏夜星空的月下，仿佛看见阮咸在竹林下弹月琴自娱，或者与嵇康的古琴（嵇康是古琴的高手，古琴状似古筝）相应和，在琴声响过，箏声戛然而止的时候，他们纵酒狂歌，大谈圣人的明教与老庄的自然，然后长叹一声“礼岂为我辈设耶！”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那是“抗怀物外，不为人役”的境界，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的境界，也是“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的境界。

阮咸的音乐天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很年轻的时代就被称为音乐的“神解”，任何音乐到他的耳中马上分辨出高低清浊，丝毫不爽；因此他不但弹奏月琴时能使人如饮醇酒，沉醉不已，他还是个音乐的批评家，对音乐的鉴赏力当世无有其匹。没想到他的音乐批评，竟得罪主掌全国音乐行政的大官荀勖，向晋武帝进谗言，革去了阮咸的官职。

阮咸丢官的时候，官位是“散骑侍郎”，这个职衔我们不用考证来解释，而用美感来联想，就仿佛看见一位卓然不群的流浪琴师，骑着驴子到处弹琴高歌的样子。

事实上，阮咸对当世的礼法非常轻蔑。他曾在母丧期间，身穿孝服，骑着驴子去追求自己私恋已久的胡婢，引得众人大哗，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如今想起来却特别具有一种凄美的气氛。可惜，他在追胡婢时是不是弹着琴，唱着情歌，就不可考了。而这种狂放不拘的生活，正是魏晋时代寄情林泉的艺术家，最真实的写照。

我一直认为像阮咸这样放浪形骸、不顾礼法、鼓琴狂歌、清淡无为的人，他是可以做到忘情的境界，但是他不能忘情音乐，以琵琶殉葬却是不可解的谜，难道这位“礼

解”能料到千年之后，人们能从家中的琵琶怀想起千年之前，曾在他手中传扬的《广陵散》由吗？阮咸给我们的启示还不只此，他和当时的艺术家给我们一个视野广大的胸怀，也就是“以大地为栋宇，屋室为禅衣”的胸怀，因于这种胸怀，他们能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发出艺术的光辉。

我最喜欢“竹林七贤”的一则故事是：有一天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刘伶在竹林里喝酒，王戎最后才到。阮籍说：“这个俗气的东西，又来败坏我们的乐趣！”王戎回答说：“你们的乐趣，岂是可以败坏的吗？”这则故事正道出了“竹林七贤”艺术生命的真正所在，你看阮咸留在坟墓中的琵琶，它虽朽了，却永远不会败坏；因为那把琵琶，曾经属于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注定了它在人心里永不败坏的玄想——如此说来，琵琶恐怕也是有心的吧！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 感甄赋



盛暑天气懊热，夜不能眠，披衣到庭院中闲坐观天色，随手从床头带一本书翻看。读到魏曹植作品的最著名的乐府诗《悲歌行》：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白云荡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这首诗歌在长夜的暑热中犹如一道冷风，从遥远的千余年的古道翩翩飘来，使我想起这位浪荡飘泊的才干，一个感人的爱情篇章。曹植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才子，他在十岁的时候已经诵读了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十二岁的时候完成才情奔溢的《铜雀台赋》，名震公卿。

也就是在十二岁那一年，他爱上了比他大十岁的甄夫人，开始了他一生的第一次恋情，也带来他后半段生命的悲惨际遇。在那样幼小的年纪，他请父亲代向甄造的女儿求婚未遂，后来害起相思病“昼思夜想，废寝与食”。可见曹植是多么的早熟。

没想到甄遗的女儿嫁给袁绍作媳妇，后来曹操灭了袁绍，甄氏又嫁给曹丕（曹植的哥哥）——这一年曹丕十八岁，甄氏二十岁，曹植才十三岁——曹丕立甄氏为皇后，生下曹睿，因为曹丕听信谗言，不久将甄氏赐死。甄氏死了，最伤心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植，这位十二岁就有了生死之恋的才子，此时的心境正像他在七哀诗上吟诵的：“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回且深。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雁飞南游，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景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甄夫人死了，曹植那写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名句的哥哥曹丕，送给他一个甄夫人睡过的枕头当纪念，曹植抱着甄夫人的枕头，伤心注下，在悲忿中写成不朽的《感甄赋》来吊念他幼年时代的爱人，这篇千古的诗文后来更名为《洛神赋》。

曹植的生命历程因为甄夫人的死而完全改变，少年时代意气风发，放浪形骸，曾放言高论：“辞赋小道，因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番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于哉！”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没想到他

在政治上始终不能拓展抱负，反而在文学的成就上领袖群伦。在他的《野田黄雀行》里有这样四句：“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之。……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很能表现出他少年时代想腾空翱翔、自由飞舞的心情。

自从甄夫人死后，曹植在情感的压迫中，在政治的争斗里，在生活的不如意下，竟意志消沉，无所超脱，他中年的生活是“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后期的作品音宛情危，愤切而有余悲，与少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在情感的失落上有两句诗“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最能表现他从十二岁开始就遗留下来的情感包袱。

曹植死的时候才四十一岁，正当壮年，除了遗留下来骨气高奇，词采华茂的词章外，在事业与情感方面一无所成；隔了一千余年，读起曹植的作品，感念他的一生，真是让人掩卷而叹！

才高八斗如曹植者（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犹且不能脱出情感的犁轭，泛泛如我辈，如何在情感的困顿中找出路呢？

在漫漫长空下，我曾梦想着，如果让曹植在十二岁时依他的心愿娶得甄夫人，也许魏晋的文学史就要改写，我们也就读不到《吁嗟篇》、《浮萍篇》、《怨歌行》、《门有万里客》、《磐石篇》等等充满骨肉之情、情感之痛、流浪之苦的作品了。

我们希望曹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希望他爱情完满，或者望他文章灿烂，或甚至希望他政绩辉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答案可循。但是有一条不变的线索，乃是爱情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变数，有的人是变中有常，有的人是常中有变，曹植却是一变而不可收拾，在痛苦中永世不得解脱。

追想曹植的一生，竟使我披衣徘徊，终夜不能成眠，一再朗读《吁嗟篇》的几句：“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菱连。”难道一失了情爱，才子就没有根了吗？我这样悲哀的想着，想着曹植抚抱甄夫人遗枕时的心情

——幸而甄夫人留下枕头，否则我们连《洛神赋》都读不到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 漩涡五石散

好友陈建华日前返国度假，放了一段他早年的音效作品，其中有一小节最使我难忘，他取名为《漩涡五石散》。

这首作品的灵感是来自魏晋，因为魏晋的知识分子扬弃儒学，醉心黄老，产生一种中国未曾有过的浪漫生活，魏晋文人为了逃避现实的环境，有许多人染上吃迷幻剂的习惯，他们把迷幻剂称为“漩涡五石散”，又称为“寒食散”。

关于“寒食散”，在《世说新语》曾有过这样的注解：“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可见中国人是早在汉朝，甚至汉朝之前就有人吃迷幻药了。

陈建华的“漩涡五石散”乐曲所表现的其实非常简单，他利用洋琴的微音做成泡沫涌出的声音，又用笛子的孔音做成风吹的声音，听这首音效就像风吹着芦笛，发出

辽远的声音，而魏晋的文士们吃了漩涡五石散后正神游方外，使听者的胸腔都上升起来，像要空了一般。可见音响的传染力之大实不逊于任何艺术。

然后我们谈起魏晋那个浪漫而不拘小节的时代，我问起曾在洛杉矶专研音乐效果的陈建华，为何他挑选“漩涡五石散”做为音乐的一个实验。他的看法是，每个人都有神游太虚的欲望，因为万象皆空实在是佛家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致。心灵有所寄托的人，不必借重药物就能魂灵出窍，到四方邀游；一般人则不能，只好借重药物来麻醉自己，也就是为什么迷幻药历千年而不衰了。

但是吃迷幻药也会产生不同的层次。对于低层次的食迷幻药者，我们每天在社会新闻里看得大多了，或装疯闹事，或当街脱衣，或卧倒街头，到处出丑，魏晋文士吃迷幻药的境界稍高一筹，他们留下了一些历史故事。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诸君何为人我挥中？”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趣味！

“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耶？邻家妇有美色，

当妒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乡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这是何等的血性！何等的真情！

“诸阮皆饮酒，（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阮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这是何等的任达！何等的本色！

这些求逸乐反传统排圣哲非礼法的浪漫主义者，都是流行着吃“漩涡五石散”的，虽然他们在行迹不拘之时是否吃了五石散已不可考，但是每个人都是才气纵横、奔溢无碍是可以肯定的，陆机在《文赋》中曾对当代文学有这样的理论：“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文微微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馨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如果说吃迷幻药能使人堕落，为什么魏晋的文学艺术能有这种非儿的成就呢？我想，“漩涡五石散”的丹方一定与现代迷幻药有所不同，通过这种药物，激发了魏晋文学的真情与想像，也促成了后期山水田园文学的产生。

借着漩涡五石散，他们曾写下了“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技发行歌，和者四塞”；“垂钓一壑，所乐一国”；“乘风忽登举，仿佛见众仙”；“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等传诵千古的名句，也是避世者的一种表白。他们正如处身漩涡之中，立世于寒食之际，每个人的身世都像是一首歌，随着微风在夜空里放送。

当今之世，整个环境已经改变，要避世实在太难了，吸食迷幻药企图消磨人世苦闷的青年，也不如魏晋文士那么有个性、有风格、有才情了，使我怀想起“漩涡五石散”这个名字时不免有一些心伤。

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坐在朋友的斗室中，听他少年时代所创作“漩涡五石散”的音乐，好像人一卷进岁月的漩涡中，很快的就走过一段遥远的路，背后都是滚滚烟尘了。  
——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 青铜时代



近代雕刻大师罗丹，有一件早年的作品《青铜时代》(The Age Of Bronze)，是我十分喜爱的雕刻作品。这件作品雕的是一个青年的裸像，他的右手紧紧抓着头发，左手握紧拳头，头部向着远方和高处，眼睛尚未睁开，右脚的步伐在举与未举之间，巴黎大学教授熊秉明说这件作品“年轻的躯体还在沉睡与清醒之间，全身的肌肉也都在沉睡与清醒之间，眼睛还没有睁开，尚未看到外界，当然尚未看到敌人与爱人，像一个刚刚成熟的蛹，开始辗转蠕动，顷刻间便要冲破茧壳，跳入广阔的世界。”

他还说：“好像火车头的蒸汽锅已经烧足火力，只还没有开闸发动。”他并且评述说：“我想老年的罗丹就再做不出《青铜时代》来。只有少壮的雕刻家的手和心才能塑出如此少壮生命的仪态和心态。”熊秉明先生在《罗丹日记择抄》中所做对《青铜时代》的观察与评论都非常深刻，使我想起去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看罗丹的雕刻大展，当时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青铜时代》与《沉思者》两件作品。《沉思者》刻着一个中年人支着下巴在幽思，是最广为人知的罗丹作品，也是罗丹风格奠定以后的杰作，《青铜

时代》则是鲜为人知，有许多罗丹的画册甚至没有这件品，老实说，我自己喜爱《青铜时代》是远胜于《沉思者》的。

在美术馆里，我从《青铜时代》走到《沉思者》，再走回来，往来反复地看这两件作品，希望找出为什么我偏爱罗丹“少作”胜过“名作”的理由，后来我站在高一百八十一公分与真人同大的《青铜时代》面前，仿佛看到自己还未起步时青春璀璨的岁月，我发现我爱《青铜时代》是因为它充满了未知的可能，它可以默默无闻，也能灿然放光；它可以渺小如一粒沙，也能高大像一座山；它可能在迈步时就跌倒，也可能走到浩浩远方；它说不定短暂，但或者也会不朽……因为，它到底挚走了生命的一小段。

《沉思者》却不同，它坐着虽有一百八十六公分高，肌肉也十分强健，但到底已经走到生命的一半，必须坐下来反省了，由于它有了太多的反省，生命的可能减弱了，也阻碍了行动的勇猛。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不管怎么样，青年总比中年有更大的天空，它真像刚刚出炉的青铜，敲起来铿然有声，清脆悦耳，到了中年，就不免要

坐下来沉思自己身上的铜锈了。

看《青铜时代》与《沉思者》使我想起一句阿拉伯成语：“人生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往事，是一场梦；一部分是未来。是一点儿希望。”对刚刚起步的青年，未来的希望浓厚，对坐在椅子上沉思的中年，就大半是往事的梦了。

不久前，有一位在大学读书的青年来找我，他对铺展在前面的路感觉到徘徊、惶恐、无依，不知如何去走未来的路。我想，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要面临这样的考验，在青年时就走得很平稳的人几乎没有。有人说《青铜时代》是罗丹青年时期的自塑像，即使像他这样的大艺术家，显然也经过相当长久的挣扎，没有青铜时代的挣扎与试炼，就没有后来的罗丹。

现代人每天几乎都会在镜子前面照见自己的面影，这张普通的日日相对的脸，都曾经扬散过青春的光与热，可怕的不是青春时的不稳，可怕的乃是青春的缓缓退去。这时，“英雄的野心”是很重要的，就是塑造自己把握时势的野心，这样过了青春，才能无怨。

我曾注意观察一群儿童捏泥巴，他们捏出来的作品也许是童稚的、不成熟的，但我可以在那泥巴里看见他们旺盛茁长的生命与充满美好的希望。而从来没有一位儿童在看人捏泥巴时不自己动手，肯坐在一旁沉思。

每个人的青年期都平凡如一团泥巴，只看如何去捏塑。罗丹之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那是他把人人有过的泥巴、石头、青铜一再的来见证自己的生命，终于成就了自己。

能这样想，才能从《青铜时代》体会到更大的启示，一个升火待发的火车头总比一部行到终点的车头更能令人动容。

——九八三年五月十一日

## 记梦记

许多朋友对我抱怨，他们晚上总是睡不安稳，不是被恐怖的恶梦缠绕，就是走进了超现实的梦的魔魔去；他们一边抱怨，一边还兴致勃勃的讲述梦里的情景，说完之

后，总是追索着一个问题：“这莫名其妙的梦到底在预示什么？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潜意识呢”？有的则露出幸福的微笑，好像说着：“幸好只是个噩梦罢了”。

对于朋友们的心情我很能体会，因为我也是个会做梦的人。虽然我并不爱做梦，梦却是莫奈他何的东西，一闭上了双眼，它就如飞舞的精灵，在灵魂空下来的一个小细缝中钻了进来，占据了我们未知的八小时的喜怒哀乐。

我的朋友大部分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他们的心灵特别易感，因此格外容易有梦，有许多人知道我是个“梦人”，总是找我倾诉他们的梦境。我生平最爱做的事就是听人“胡言梦语”的谈离奇梦境，我常建议他们把这些梦化成为作品给人共享，有的人因此创作出与清醒时完全不同的作品，（可能那梦里是另一个人吧！）大部分人却不愿意，理由是：梦是隐私的一部分，说给好友听听无妨，要公之于世就有些难以启齿了。

我自己很会做梦，会的程度有时一夜可以做三四个，这三四个有时是短片连缀在一起，有时又是一个长片被切割成几段，我还有很奇怪的经验，睡醒了出去晨跑，回

家时睡回笼觉，梦竟然能接得下去，有一次甚至相隔几个月，梦居然能连在一起，好像电影的上下集。

我喜欢电影，我觉得做梦有些看电影的感觉，和电影不同的是，我们可以看自己当主角在戏里演，觉得颇有兴味，所以我即使做恶梦，也很少有恐怖的感觉。

梦里自然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可也不尽然；我做过的一些梦里，梦到一些全然陌生的地方，有街道、有人物、有花草，甚至邮局、车站全是清清楚楚，几个月后我到外地去采访，发现那地方竟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连当地庙会演出的戏码都和我梦见的一样。我觉得心寒，也觉得有趣——人是不是能在梦里预示些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梦见乘火车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那火车不像一般火车，很小，却一直往陡峭的山上爬去，两边的树很浓绿，天上的白云又白又结实，仿佛要爬上无止境的高山。一年多以后我到香港去采访，才发现我梦里的是太平山，连火车的样式都相同。可是我做梦的时候，压根儿没想过香港，也不知道太平山，梦真是奇怪，它和我们实际人生中说不定真有重叠的部分。

结婚前，我是一个人做梦，婚后，才知道妻子也是个会做梦的人，有时做得更甚，我们每天起床时常互相讲述自己的梦中情景，以为乐事，遇到情节简单的梦，也会加以分析一番。因为这样，奇怪的事发生了。

有一天起床，妻子对我说她的一个梦：我们和两位熟识的朋友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那里是一片大草原，开着许多小黄花。我们还带着我们一对小儿女去，大女儿梳着两条辫子，小儿子穿着绿色的短裤……

妻子讲的时候我听得呆了，因为我那一夜的梦就是这样，连儿女的面貌都是清晰的。甚至连梦停止的地方也相同：我们在旅馆用过西式早餐，听到朋友叫我们的名字，梦嘎然而止。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一对夫妻做同样的梦，而相同的梦又诉说出什么意义呢？我现在还没有儿女，梦里的儿女都在十岁左右，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在十年以后了。

有一阵子我有记梦的习惯，每天睡醒把梦写在床头的笔记本上，因为梦飞逝得太快，不记录下来往往第二天就忘得干净，我在那本笔记上写了《画梦记》三个字。后

来因为工作太忙，生活不正常，就很少再记自己的梦，最可惜的是，那些已经记了梦的本子，因为搬家频繁也遗失了，不然倒可以出一本很好的集子。遗失也好，免得以后落人心理分析家的手中，我虽然相信心理分析有理，但是更相信梦的海阔天空绝不是心理分析所能为力。

有时我很羡慕那些无梦的人可以一觉到天明，但我也同情他们，他们至少少活了一半的人生。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

### 沉香三盏

去年圣诞节，在电视上看到教宗保禄六世在梵蒂冈的子夜弥撒中“奉香”。

那是用一个金钵装着的檀香，正点燃着，传说借着这一盏馨香，可以把于民们祈祷的声音上达于天庭。我看到教宗提着香钵缓缓摇动祈祷，香烟袅袅而上，心里感到



一种莫名的感动。突然想起幼年的一件往事，当我知道佛教道教以外，还有天主教基督教时，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有一次我问父亲，基督教天主教到底与我们的佛教道教有什么不同呢？父亲漫不经心的说：“他们不拜拜，也不烧香。”这个回答大抵是对的，但后来我发现，“祈祷”在本质上与“拜拜”并无不同，只是一直不知道西方宗教是不是烧香。

当我看到教宗在圣坛上烧香，那种感觉就使我幼年的经验从遥远的记忆长廊中浮现出来。教宗手上的一盏香与插在祖宗神案前的香，在深一层的意义里是相同的，都是从平凡的人世往上提升，一直到我们向往的天庭。

有一回我到印度庙里，发现古老的印度宗教也是焚香的。

为什么焚了香以后，大上的诸神就知道我们的心愿呢？这个传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知道。依我推想，在无形中上升的烟，因为我们不知它飞往的所在，只看它在空中散去，成为我们心灵与愿望的寄托。

焚香是最奇怪的，不论何时，只要看到一炷香，心灵就有了安定的力量；相信那

香不只是一缕烟，而是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神借着那一缕烟，聆听了我们的声音。

一位朋友从外国回来，送我一束西藏异香，香袋上写满了迂延扭曲的西藏文。由于它来自天寒的北方，辗转那么不易，使我一直舍不得点燃，好像用了以后，它烧尽了，就要损失什么一样。

春天以来，接连下了几十天的雨，人的心如同被雨腌制了，变酸发霉了，每天在屋子里绕来绕去，真是令人气闷。

打开窗，那些春雨的细丝随着微风飘进屋来，屋子里总是有着濡湿的气味，有一天，我心爱的一株麒麟草的盆景，因为连日的阴雨而有了枯萎的面貌，我看着麒麟草，心中突然感到忧愁纷乱起来。

我从柜子里取出那一束西藏异香，在香案上点了一支。那香比一般庙里的香要粗一些，它的烟也是凝聚着的，过了三尺的地方就往四周散去，屋子里猛然间弥漫着一股清香。

香给人的感觉是温馨而干燥的，抗拒着屋内的潮湿。我坐在书桌前，不看书，也

不工作，只是静静的冥想，让自己的心思像一支香凝聚在一起，忧郁与纷乱缓缓地淡去了，心慢慢的清醒起来。

我是喜欢雨的，但雨应该是晴天的间奏，而不能是天气的主调；一旦雨成为天气的主调，人的心情也如雨一样，交错着找不到一个重心。然而老是下雨也是无可如何的事，这时就在屋里点一支香吧！

一支香很小，却像大雨的原野里有一座凉亭，为我保有了一块干净的土地——那时是，在江南的雨势里，还有西藏草原的风情。

喝茶常常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情趣，尤其是喝功夫茶，一具小小的杯子，不能一口饮尽，而是一点点细品。

所有的茶里我最爱冻顶乌龙。冻顶不像香片那么浮，不像清茶那么涩，不像普洱那么苦，也不像铁观音那么硬；它的味道是拙朴的，它的颜色是金澄的，可以细细地品尝。

有一位朋友知道我爱冻顶，送来了一罐收藏多年的陈年冻顶，罐于上写了“沉香”

两个字，沉香的色泽比冻顶要浓，气味却完全改变了。乌龙虽拙，还是有一点甘香，沉香却把甘和香蕴藏起来，只剩下真正的拙，丝毫没有火气，好像是从记忆中涤滤过的；记忆有时是无味的，却千叠万壑的幽深，让人沉潜其中，不知岁月的流转。

中国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敬陪末座，我觉得如果有“沉香”喝，它就往前蹿升，可以排到前面的位置。

最好的当然是在雨天，屋里点起一炷香，当微雨如星芒在屋外浮动时，泡一壶沉香，看烟香袅袅，而茶香盈胸，那时真可以做到宠辱皆忘的境界。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三日

## 肉骨茶

久闻新加坡的“肉骨茶”之名，一直感到疑惑，“肉骨”如何与“茶”同煮呢？或者有一种茶的名字和“乌龙”、“普洱”、“铁观音”一样，名称就叫做“肉骨”？

台北也有卖“肉骨茶”的，闻名前往，发现也不过是酱油炖排骨，心中大为失望，总是以为新加坡的肉骨到台北就变质了，因此到新加坡旅行的时候，当晚即请朋友带我到处处林立的“食街”去，目的是吃肉骨茶。

原来，所谓肉骨茶，肉骨和茶根本是分开的，一点也沾不上边。肉骨茶的肉骨是选用上好的排骨，煮的时候和甘蔗同煮，一直熬到肉骨与甘蔗的味道混成一气，风味特殊，里面还加了闽南人喜欢使用的材料——爆葱头。

吃完一大碗肉骨，接着是一小盅潮州的功夫茶，茶杯极小，泡的是很浓微带苦味的普洱；原因是肉骨非常油腻，汤上冒着厚厚的油花，据说普洱有清油开胃之效，吃完后颇能油尽回首。

肉骨茶也不是新加坡的特产，它是传自中国潮州，在新加坡经营肉骨茶食摊的大部分是潮州人。但肉骨茶在该地有很大的影响，不但是一般小市民的早餐，也间接影响到其他食物的烹调，像有名的“海南鸡饭”、“潮州粥”、“咖哩鱼头”，吃完后总有一盅热乎乎的潮州茶，甚至连马来人、印尼人的沙嗲，在上菜之前，也有送茶的。究其

原因，乃是这些油腻食物，在热带吃了会让人口干舌燥，来一壶茶马上使人觉得爽利无比。

我并不是说肉骨茶是一种多么了不得的美味，它甚至是闽南地区、南洋地区很普通的食物。但是我觉得能想到把肉骨和茶当作一体的食物，简直是一种艺术的创造。

吃肉骨茶时，我想起很早以前读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里面有这样一段：“好吃可口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摩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合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跟醋、烤鸭跟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跟苹果泥、渗鲞鱼跟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

说到烹调原与艺术相通，调味的讲究固如同“一支乐曲”，中国厨子一向标榜的色香味俱全也兼备了颜色的美学。再往上提升，天地间调和的学问，无不如烹饪一样，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伊尹说做宰相如“和羹调鼎”，都是这种智慧的至理名言。

在西方，烹调的想像力虽不如中国，但谚语也有“一人生食天下饥”、“希望好像食盐，少放一点，便觉津津有味，放得多了，便吃不下去”等语，全让我们体会烹调之学问大矣哉！

我想，人的喜怒哀乐诸情欲与禽兽总有相通之处，最大的不同，除了衣冠，便是烹调的艺术。人之外，没有一种禽兽是懂得烹调的。

我有一些朋友，每次走过卖炸鸡和汉堡包的食铺，总是戏称之为“野人屋”，因为在里面的人只求迅速填饱肚皮，食物全是机器做出来的，有的还假手电脑，迅速是迅速，进步则未必。

每次看到食谱，感觉也差不多，食谱总是做为人的初步，如果一个人一生全依食谱做菜也未免可悲，如何从固有的食谱里找出新的调配方法，上天入地独创一格，才够得上美，才能使简单的吃也进入艺术的大地。

从“肉骨茶”想到人不只在为了填饱肚皮，填饱肚皮以外还有吃的大学问。第一

个把肉骨和茶同食，与第一位吃蟹蘸醋、吃鸭蘸甜酱、吃烤鱼加柠檬的人都是天才人物，不比艺术家逊色。做凡人的我们，如果在吃的时候能有欣赏艺术的心情，它的微妙有时和听一曲好听的音乐、看一幅好画、读一本好书并无不同。

倘若一个人竟不能欣赏美食，我想这样的人一定是与艺术无缘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

## 白玉盅

在所有的蔬菜里，苦瓜是最美的。

苦瓜外表的美是难以形容的，它晶润透明，在阳光中，仿佛是白玉一般，连它长卵形的疣状突起，部长得那么细致，触摸起来清凉滑润，也是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最能代表苦瓜之美的，是清朝的玉器“白玉苦瓜”，白玉苦瓜是清朝写实性玉雕的代表之作，历来只看到它的雕工之细写实之美，我觉得最动人的是雕这件作品的无名艺匠，



他把“白玉”和“苦瓜”做一结合，确实是一个惊人的灵感。

比较起来，虽然“翠玉白菜”的声名远在“白玉苦瓜”之上，但是我认为苦瓜是比白菜更近于玉的质地，不仅是视觉的、触觉的，或者感觉的。

苦瓜俗称“锦荔枝”、“癞葡萄”，白玉苦瓜表现了形相的美，但是我觉得它还不能完全表现苦瓜的内容，以及苦瓜的味觉。苦瓜切开也是美的，它的内部和种子是鲜红色，像是有生命流动的鲜血，有一次我把切开的苦瓜摆在白瓷的盘子里，红白相映，几乎是画笔所无法表达。人站在苦瓜面前，尤其是夏天，心中就漫上一股凉意，那也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不管苦瓜有多么美丽，它还是用来吃的，如果没有吃过苦瓜，谁也设想到那么美的外表有那么苦的心。我年幼的时候最怕吃苦瓜，因为老使我想起来在灶角熬着的中药，总觉得好好的鲜美蔬菜不吃，为何一定要吃那么苦的瓜，偏偏家里就种着几株苦瓜，有时抗议无效，常被妈妈通告苦着脸吃苦瓜，说是苦瓜可以退火，其实是因为家中的苦瓜生产过剩。

嗜吃苦瓜还是这几年的事，也许是年纪大，经历的苦事一多，苦瓜也不以为苦了；也许是苦瓜的美，让我在吃的时候忘却了它的苦；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发现苦瓜的苦不是涩苦、不是俗苦，而是在苦中自有一种甘味，好像人到中年怀想起少年时代惆怅的往事，苦乐相杂，难以析辨。

苦瓜有很多种吃法，我最喜欢的一种是江浙馆子里的“苦惯生吃”，把苦瓜切成透明的薄片，蘸着酱油、醋和蒜末调成的酱，很奇怪，苦瓜生吃起来是不苦的，而是又香又脆，在满桌的油腻中，它独树一帜，没有一道菜比得上。有一回和画家王蓝一起进餐，他也最嗜苦瓜，一个人可以吃下一大盘，看他吃苦瓜，就像吃糖，一点也不苦。

有一家江浙馆里别出心裁，把这道菜叫做“白玉生吃”，让人想起白玉含在口中的滋味，吃在口里自然想起故宫的白玉苦瓜，里面充满了美丽的联想。

画家席德进生前也爱吃苦瓜，不但懂吃，自己还能下厨；他最拿手的一道菜是苦瓜灌肉，每次请客都亲自做这道菜，上市场挑选最好的苦瓜，还有上好的腱子肉，把肉细心的捣碎以后，塞在挖空的苦瓜里，要塞到饱满结实，或蒸或煮，别有风味。一

次，画家请客，我看到他在厨房里剁肉，小心翼翼塞到苦瓜中去，到吃苦瓜灌肉时，真觉得人生的享受无过于此。我们开玩笑的把画家的拿手菜取名为“白玉盅”，如今画家去了，他拿手的白玉盅也随他去了，我好几次吃这道菜，总品不出过去的那种滋味。

苦瓜真是一种奇异的蔬菜，它是最美的和最苦的结合，这种结合恐怕是造物者“美丽的错误”。以前有一种酸酸甜甜的饮料，广告词是“初恋的滋味”，我觉得苦瓜可以说是“失恋的滋味”，恋是美的，失是苦的，可是有恋就有失，有美就有苦，如果一个人不能尝苦，那么也就不能体会到那苦中的美。

我们都是吃过苦瓜的，却少有人看过苦瓜树。去年我在南部，看到一大片苦瓜田里长出累累的苦瓜，农民正在收采，他们把包着苦瓜的纸解开，采摘下来，就像在树上取下一颗颗的白玉。我站在田边，看着挑篮中满满的苦瓜，心中突然感动不已，我想，真正苦瓜生命里的美，是远远比故宫橱窗里的苦瓜还令人感动的。

我买了一个刚从田里采下的苦瓜，摆在家里，舍不得吃；放置几天以后，苦瓜枯萎了，失去了它白玉般的晶亮与透明，吃起来也丝毫不苦，风味尽失。这使我想起了

人世间的许多事，美与苦是并生的，人不能只要美而不要苦，那么苦瓜的创作不能说是美丽的错误，它是人生真实的一个小影。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六日

## 象牙球

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到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馆走一遭，有时候也不一定去看什么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宝物，只是想去那里走走，呼吸一些远古的芬芳。

故宫博物馆的宝藏多到不可胜数，任有再好的眼力，也不敢拍胸脯保证说，看过了所有的宝物。因此在故宫，散步往往像是平原走马，只知道到处都是汹涌的美景和无尽的怀思，有时候马走得太快，回来后什么都记不得，只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好像曾在梦里见过。

在故宫的呼吸，又像是走进一个春天里繁花盛开的花园，有许多花我们从未见过，

有许多花是我们见过而不知道名字的，但是我们深深的呼吸，各种花的香气突然汇成一条河流，从极远的时空，流过历史、流过地理，一直流到我们的心里来。我们的心这时是一个湖泊，能够涵容百川，包纳历史上无数伟大的艺术心灵。

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一朵花的开放，进入了故宫以后，我们也许看不见那朵花了，因为有的花很小，一点也不起眼，有的花即使很大，在花园里也是小的，那种感觉真是美，在花园里，一个小小的核桃舟，也和一幅长江万里图具有同样崇高的地位，令后人在橱窗前俯首。

我有时会突发奇想，那么多的中国人文艺术的宝藏，如果我们能穿透橱窗，去触摸那些精美的器物与图册，心头不知道会涌起什么样的感动，可惜我不可能去触摸，就如同在花园里不能攀折花过木，即使受到极处，也只能静静的欣赏和感叹。更由于不能触摸，不能拥有，愈发觉得它的崇高。

手不能触摸，心灵是可以的。有好几次，我简直听到自己的心灵贴近的声音，一贴近了一件稀世的奇珍，等于听到一位艺术家走过的足音，也借着他的足音，体会了

中国的万里江山，千百世代。每件作品在那时是一扇窗，雕刻得细致的窗，一推开，整片的山色和水势不可收拾的扑进窗来；在窗里的我们纵是喝了三杯两盏淡酒，也敌不过那片山水的风急。

我有几位在故宫工作的朋友，有时会羡慕他们的工作，想像着自己能日日涵泳在一大片古典的芬芳里，不知道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更何况每一件事物都有一段让人低回沉思的典故，即使不知道典故，我想一件精美的作品也是宜于联想，让思绪走过历史的隔膜。就拿一般人最熟悉的“翠玉白菜”和“白玉苦瓜”来说吧，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件作品就像走进了清朝的宫殿，虽然查不出它们确切的年月，也不知道何人作品，我却默默的向创造它们的工匠顶礼。

翠玉白菜的玉原本是不纯的翠玉，没有像纯玉一样的价值，由于匠师将翠绿部分雕成菜尖，白玉雕成菜茎，还在菜尖上雕出两只栩栩如生的螽斯虫，使那原来不纯的玉，由于创作者的巧艺匠心，甚至比纯玉有了千百倍的价值，白玉苦瓜更不用说了。就是一块年代久远的汉玉，如果没有匠心，也比不上这两件作品的价值。

故宫有许多作品都是这样的，不用谈到玉器，有许多铜器、铁器，甚至最简单的陶瓷器，它们原来都是普通的物件，由于艺术的巧思站在时间之上，便使它们不朽。但是我在故宫的朋友仍然是不满足的，他们常常感慨八国联军之后，太多中国的宝物流入番邦，成为异国博物馆的稀世之珍，我们观赏不易，只有借着书籍图册来做乡愁的安慰，我们总是恨不得中国的归中国，属于中国，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情感，据说法国人一再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英国归还留在英女王皇宫中的法国家具，理由很简单：这些历史悠久的法国家具，在英国只是家具，在法国却是国宝，英国的不归还却没有理由，这种冷淡的态度曾令许多骄傲的法国人为之落泪。

中国流至世界各地的绝不仅止于家具，因此每次我看到各国的博物馆开出中国馆，展出连中国都没有的宝物时，虽不致落泪，却觉得无比惆怅，像一些滴落的血。可叹的是，我们连争取都没有，只能在外国的博物馆里听黄发蓝眼的人发出的采声。有一回在西雅图美术馆看到许多精美无匹的唐三彩，使我在美术馆门口的脚步浮动，几乎忘记了怎么好好的走路。

最近，我在故宫，曾仔细地站着欣赏几个象牙球，那些大小不一样的象牙球，即使隔橱窗，还能看到球中有球，一层层的包围着，最细小的球甚至可以往里面推到无限。其实，象牙球在故宫里只是最普通的宝物，也有许多流到外国，但一点也不减损它的价值——恐怕一个匠人的一生，刻不了几个象牙球吧！

在那一刻，我觉得中国艺术的珍藏，和文化的光华真有些象牙球似的，一层一层的发展出来，最后成为完美的圆形的实体。

我们看过不少外国文化艺术的颠峰之作，也曾令我们心灵震荡，但它的意义还比不上一个象牙球，因为象牙球只是中国艺术心灵的小小象征，它里面流着和我们一样的血，创作的人和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用相同的语言文字，甚至和我们有一样历史和地理的背景。

我觉得，故宫给我最大的感动，是它让我们感到在浩浩土地悠悠历史中并不孤立，有许多流着和我们相同血液的伟大心灵陪伴着我们，环视着我们。这样想时，我不再那么羡慕在故宫工作的朋友了，因为我们不是研究者，只是欣赏者，从大角度看，



故宫只是一条血的河流，一个可以呼吸的花园，或者只是一种呼应着的情感。

能感受山之美的人不一定要住在山中，能体会水之媚的人不一定要住在水旁，能欣赏象牙球的人不一定要手握象牙球，只要心中有山有水有象牙球也就够了，因为最美的事物永远是在心中，不是在眼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 金色的胡姬

我在新加坡植物园买的一朵金色胡姬花，前几天不小心碰断了，露出它还鲜红花瓣的血肉来。

新加坡是个盛产兰花的国度，但是他们把“兰花”，称做“胡姬”，可能是因为它的英文学名 Orchie，直译而来。

记得在新加坡植物园看胡姬花，确是令我心头为之一震。在中国，我们说兰花有

三种，一茎一花的是草兰，一茎数花的是惠兰，素心的叫素心兰；可是新加坡的胡姬花有数十茎结成数百朵花，叫人眼花撩乱。

过去，我是顶不爱兰花，总觉得兰花太娇贵，要养成一盆兰花往往费去许多心血；而且兰花太孤，有的一年才开一次花，结成少数的几朵；兰花又太假，别的花卉，花瓣总是柔软的，兰花却硬得像纸板一样，因此兰花的假花也最多，手艺好的缎带花匠可以做到令人分不清真假。

新加坡的胡姬完全不是这样，它很大众化，随便一养就能存活，并且能终年盛开；由于开花容易，花繁色盛，自然使假花绝迹。

在植物园看胡姬那一次，一大片的兰花同时盛开，在微雨之中，声势浩大，像排山倒海一般。陪我去的朋友，一直鼓动我买一朵“金色的胡姬”，我说我最不喜欢假花的，朋友说：“那不是假花，是永远的真花。”

原来，新加坡为了宣扬他们的“国花”胡姬，研究出一种保存的办法：他们采摘了盛开的胡姬，先压出花里所有的水分，使它成为一朵干花，然后在上面镀金，举凡

花的大小。形状全都保存了，只是上面是一层黄澄澄的金色。这确是一个好办法，我便在朋友的鼓吹下，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一朵胡姬花。

带回台湾以后，有时想想，那朵花的心中是胡姬，可是外表却有了中原的颜色，就像新加坡这个国家一样，它大部分是中国人，讲中国话，可是他们偏偏是新加坡，也难怪兰花一封了新加坡就变成胡姬。

胡姬也没有什么不好，在中国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长安城里就有许多当炉卖酒的胡姬。你看古来的画册，胡姬都是高鼻美目，身材健美，热情洋溢的，比起古典的中国美人，确有另一番风情。

记得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可见胡姬的迷人之处，五陵少年在踏尽落花，无地可游的时候，想起的正是胡姬的酒店。再说，如果李白是汉胡混血儿的传说属实，我们唐朝的伟大诗人的母亲正是一位胡姬。

更早的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他曾经在母丧期间，身穿孝服，骑

着驴于去追求私恋已久的胡姬，引起时人的骇异。现在想起来，更是可以推知当时胡人少女的美。胡人少女本来是骑着彪马，在草原上飞驰的，当她们一进入中土，镀了金，马上的英气未失，还做着中原少女的装扮，无怪要引起多情浪漫文人的追逐了。

唐朝诗人李颀，在《古意》一诗里有这样两句：“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又能知道美丽的胡人少女不仅是有英姿和美色，还能歌善舞，颇有才艺。在王昭君的“一曲琵琶恨正长”之后，胡人少女来到中华上国，却是尽去柔靡之色，另有一种活泼的面貌。

熟知中国艺术和文学发展的人都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是胡人艺术和文学与汉人的艺术和文学相互激荡最为蓬勃的时代，因此也是中国艺术和文学发光，最辉煌灿烂的时代，这纂胡人血液注入中国不无关系，胡人的血液是什么呢？是豪放的草原本色，未经过刻意与细致的雕琢，这种本色一旦埋入杰出的文学艺术家的胸怀，很自然的能生出大的力量。

胡人的本色又是如何刺激文学艺术家的怀抱呢？恐怕正是胡人美丽的少女，激发

了文人的想像力吧！

有一次，我坐在新加坡最古老的酒店“莱佛士酒店”喝咖啡，酒店的花园里种满了盛开的胡姬花，每个咖啡桌上又摆着一盆胡姬，凉风拂过胡姬花吹到人的脸上，真能令人在南国的夕阳中沉入远古的追思。我坐在胡姬花的围绕之中，想起的正是李白“笑人胡姬酒肆中”这一句。

新加坡也如他们的国花“胡姬”一样，大部分是中国人的后裔，却流着印度人、马来人、英国人等不同的血液，才在荒芜的热带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引起世界的瞩目。他们的“胡姬”事实上是精神的象征，它和兰花一样美，但生命力却比兰花还要强悍，它还可以镀金，不失原貌。

我的桌子上，现在正摆着那一朵已经折断的金色胡姬，断了花瓣的胡姬再也不美了，但是我却想起在南方一隅，许多中国人后裔创造一个新的国度，那里的胡姬即使是冬季，也是花色鲜艳，因为那里是没有冬季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小千世界

安迪台风来访时，我正在朋友的书斋闲谈，狂乱喧嚣的风雨声不时透窗而来，一盏细小的灯花烛火在风中微明微灭，但是屋外的风雨愈大，我愈感觉朋友书房的幽静，并且微透出书的香气。

我常想，在茫茫的大千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有一个自己的小千世界，这小千世界是可以思考、神游、欢娱、忧伤，甚至忏悔的地方，应该完全不受到干扰，如此，做为独立的人才有意义。因为有了小千世界，当大千世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际，我们可以用清明的心灵来观照；当举世狂欢、众乐成城之时，我们能够超然的自省；当在外界受到挫折时，回到这个心灵的城堡，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安慰；心灵的伤口复原，然后做一次比以前更好的出发。

这个“小千世界”最好的地方无疑是书房，因为大部分人的书房里都收藏了无数

伟大的心灵，随时能来和我们会面，我们分享了那些光耀的创造，而我们的秘密还得独享。我认为每个人居住过的地方都能表现他的性格，尤其是书房，因为书房是一个人最亲密的地点，也是一个人灵魂的写照。

我每天大概总有数小时的时间在书房里，有时读书写作，大部分的时间是什么也不做，一个人静静的让想像力飞奔，有时想想一首背诵过的诗，有时回到童年家前的小河流，有时品味着一位朋友自远地带来给我的一瓶好酒，有时透过纱窗望着遥远的点点星光想自己的前生，几乎到了无所不想的地步，那种感应仿佛在梦中一样。

有一次，我坐在书桌前，看到书房的字纸篓已经满了出来，有许多是我写坏了的稿纸，有的是我已经使用过的笔记，全被揉皱丢在字纸篓里，而到后来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内容，我要去倒字纸篓的时候灵机一动，把那些我已经舍弃的纸一张张拿起来，铺平放在桌上，然后我便看见了自己一段生活的重现，有的甚至还记载着我心里最深处的一些秘密，让自己看了都要脸红的一些想法。

后来我体会到“敬惜字纸”的好处，丢掉了字纸篓，也改正了从前乱丢字纸的习

惯。书房的字纸篓都藏有这么大的玄机，缘着书架而上的世界，可见有多么的海阔天空了。

安迪台风来访那一夜，我在朋友家聊天到深夜才回到家里，没想到我的书房里竟进了水，那些还夹着残破树叶的污水足足有半尺高，我书架最下层的书在一夜之间全部泡汤，一看到抢救不及，心里紧紧的冒上来一阵纠结的刺痛，马上想到一位长辈：远在加州的许芥昱教授，他的居处淹水，妻儿全跑出了屋外，他为了抢救地下室的书籍资料，迟迟不出，直到儿子在大门口一再催促，他才从屋里走来，就在这时，他连人带房子及刚抢救的书籍资料一起被冲下山去，尸体发现在数十哩英里的郊野。

许齐昱生前好友甚多，我在美国旅游的时候，听到郑愁予、邓清茂、白先勇、于崇信、金恒炜都谈过他死的情形，大家言下都不免有些怅然。一位名震国际的汉学家，诗书满腹，却为了抢救地下室的书籍资料而客死异域，也确要叫人长叹；但是我后来一想，假如许芥公逃出了屋外，眼见自己的数十年心血、自己最钟爱的书房被洪水冲走，那么他的心情又是何等的哀伤呢？这样想时也就稍微能够释然。



我看到书房遭水淹的心情是十分哀伤的，因为在书架的最底层，是我少年时期阅读的一批书，它虽然随着岁月褪色了，大究分我也阅读得熟烂了，然而它们曾经伴随我度过年少的时光，有许多书一直到今天还深深的影响着我；不管我搬家到哪里，总是带着这批我少年时代的书，不忍丢弃，闲时翻阅也颇能使我追想到过去那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对现在的我仍存在着激励自省的作用。

这些被水淹的书中，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五八年大众书局出版吕津惠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的大姊花五元买的，一个个看下来，如今传在我的手中，我是在初中一年级读这本书的。

随手拾起一些湿淋淋的书，有史怀哲的《非洲手记》、英格玛·柏格曼的《野草莓》、安德烈·纪德的《刚果记行》、阿德勒的《自卑与生活》、叔本华的《爱与生的苦恼》、田纳西·威廉的《青春之鸟》、赫胥黎的《瞬息的烛火》、沙林杰的《麦田守望者》、梅立克和普希金的小说，以及艾斯本的遗稿，总共竟有五百余册的损失。

对一个爱书的人，书的受损就像农人的田地被水淹没一样，那种心情不仅是物质

的损失，而是岁月与心情的伤痕。我蹲在书房里看劫后的书，突然想起年少时展读这些书册的情景，书原来也是有情的，我们可以随时在书店里购回同样内容的新书，但书的心情是永远也买不回来了。

“小千世界”是每个人“小小的大千”，种种的纪录好像在心里烙下了血的刺青，是风雨也不能磨灭的；但是在风雨里把钟爱的书籍抛弃，我竟也有了黛玉葬花的心情，一朵花和一本书一样，它们有自己的心，只是做为俗人的我们，有时候不能体会罢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

## 黄昏的撒玲娜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路上，我路过一个小城，马上被那城美丽的外貌迷惑住了。

城的建筑全是两层的小楼，楼是灰色的，依山傍水显得格外幽静，行走在街上的人们也不像美国一般城市一样匆忙，他们慢慢的踱着步，让人几疑走进了十九世纪的

欧洲。有一些服装店百货行也使我想起或者鹿港或者淡水那些故乡的地方，尤其是商店走廊的砖头走道，干净、清爽，让走着的人不知不觉慢下步来，看着两旁的风景。

我不知道那城的名字，只知道那城像许多优雅的小城，让你一眼就喜欢的那种。终于在一家卖着蜡烛的小店问了店员那座城的名字，她微笑的说：“叫撒玲娜（Salinas）！”

“撒玲娜！多美的名字，好像在哪一本书里读过这个名字？”我说。

“呀！是斯坦贝克的书。”她笑得更开心：“斯坦贝克是我们撒玲娜最有名的小说家，他也是美国第六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那位年轻充满善意的美国少女的话仿佛划了一根火柴，点着我心里的灯火，我像她那样年轻时（也许只有十九岁）曾经那么狂热的喜爱过斯坦贝克，可是我竟然忘记了他的家乡，忘记了他的小说全是以他的家乡为背景，直到在这陌生的异地才被点醒；我年少时读斯坦贝克，在孤灯下的景况全涌了上来——哎，我竟然毫无准备的就闯到斯坦贝克的故乡来了。

大概是看我突然陷进沉默的思绪里，少女着急他说：“你听过斯坦贝克吗？”

“当然，我像你这般年纪时就读过他的《愤怒的葡萄》《小红马》《人鼠之间》《伊甸园东》，这些伟大的作品，还曾经深深的感动过哩！”

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谈起斯坦贝克，借着这位已经逝世十四年的美国作家，我们谈起了文学，文学在这个时候是奇妙的，它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国籍，在任何地方的某一个人里，我们读过相同的作品，并且体验了同一个作家的心灵世界。

少女不厌其烦的把英语说得很慢，用以解释斯坦贝克这个人对她的影响，以及给她家乡带来的荣誉。她说，斯坦贝克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做过农场牧场的工人，还在筑路队里当过筑路工人，还做过很多不同的零工，所以对低层的人有很深的了解。最妙的是，斯坦贝克曾在史丹福大学读了五年还拿不到学位，结果现在有很多专门研究他小说的史丹福大学生……

少女利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为我讲述了斯坦贝克简要的生平，我想在撒玲娜镇，也许随便找一个镇民都可以为我做一次斯坦贝克的演讲，文学在这个地方发挥了伟大

的力量，像撒玲娜人，他们可能忘记前一任警长或议员的名字，可能忘记前一任总统的名字，然而他们不会忘记斯坦贝克，他使他家乡的名字永远存在这个世界。

“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怎么会喜欢斯坦贝克？”少女问我。

我想起少年时代在书摊上买书，看到《愤怒的葡萄》，深感纳闷，而斯坦贝克的中文译名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一种坦克车的感觉，我买了那本书，就那样一路读了下来。少女听了我的话，高声的大笑起来。

在撒玲娜，因为斯坦贝克过去的描述，完全祛除了我在异地陌生的感觉。这个曾经居住过许多爱尔兰移民的城镇，经过一世纪还没有完全美国化，几乎在空气里就可以感觉到它过去的那种安静和平的气息。午后的阳光缓缓的移动着，和风淡淡的吹送，即使是路上的行人也是优雅有礼的。我想，斯坦贝克最后一篇以他家乡为背景的小说《伊甸园东》，把撒玲娜称为“伊甸园”是有它的道理。

后来，我在街转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小而闲适的咖啡屋，是用红砖砌成的，可以从落地窗里望见整个蓝天，也许斯坦贝克曾在这个咖啡屋里坐过，因为它看起来是有一

些历史了。喝着咖啡，我慢慢想起《伊甸园东》的情节，在这本史诗一样的书里，斯坦贝克曾经塑造了一位充满深思的可敬的中国人“阿李”，阿李的形象，以及他对人世的观察和他的语言都像一个哲学家，穿过时空竟是不朽了起来。“阿李”这个人是我读过的美国小说里最可敬可爱的中国人，光是这一点，斯坦贝克就令我敬重。我在咖啡屋里坐到黄昏，傍晚美丽的霞光照耀了整个撒玲娜，在斯坦贝克的年代，撒玲娜是什么面貌呢？我想再读一段他的描写：

山谷宽广平坦的耕地上铺着一层肥沃的泥土，只要冬天里一次充沛的雨水，就能使草木花卉生长起来。在多雨的年头，春天的花朵是不可置信的美。整个山谷平地，包括山麓在内，铺满了羽扇豆花和罌粟花。有一次一个女人告诉我，假如在有颜色的花中间衬上几朵白花，那花会显得更鲜艳光彩。每一瓣蓝色的羽扇豆花都镶上白边，于是整个原野的羽扇豆花比你所能想像到的更蓝。掺杂在其间的是斑斓的加利福尼亚罌粟花。这些花也是色泽耀目的——不是橙黄，也不是金黄，假如纯金溶解了能凝成膏状，那金黄色的凝脂可能就是这些罌粟花的颜色……

今天的撒玲娜不再有那么多蓝的、白的、金黄色的花了，但是这无关紧要，斯坦贝克的小说比这些花的本身更多彩，如同黄昏的晚霞照着撒玲娜，我从来没有像那一次，在作家的出生地体会文学那么深刻。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 边城之夜

到圣地亚哥时已经夜深了，正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打开地图，发现圣地亚哥正好在墨西哥的边境上。夜的圣地亚哥很美，可是和美国西部的城市一样，一人夜就没地方可去了。随便问了旅馆的服务生，他说：在墨西哥的边城蒂娃娜夜里营业到凌晨，有许多又便宜又好的墨西哥皮货。

妻子一听雀跃起来：“我们就去蒂娃娜吧！”

我们赶上最后一班开往边境的巴士，乘客寥寥落落，显得十分清冷；有几位合法

到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正用急速而有点亢奋的西班牙语交谈，他们的话在巴士里转来转去，竟让我觉得是坐在回旋的车上。

天很冷，一月的美国西南边疆，却带着一点北国的风味。车窗玻璃上重重的结了一层雾，那雾真如帐子一样，你用手拨开，一霎眼它又悄悄的爬上窗子。我正在用手拨开窗上的雾帐，一个热情的墨西哥人叽叽啦啦的讲了一串西班牙语，我们一句话也听不懂，比手划脚半天，才知道他说：汽车暖气坏了！

另两位墨西哥人，从巴士的前排往后走，也靠过来找我们聊天，幸好他们两位是懂英语的，问了我们一大堆话：从哪里来？到墨西哥干什么？墨西哥城很漂亮，要不要去走走，由于他们的问话太快，丝毫没有考虑的余地，一时之间不知叫我们如何回答。

“你们喜欢墨西哥吗？”其中一位长得秀气的青年问，他这个问题使我们忍不住笑起来：“还没有去过，不知道喜不喜欢。听朋友说是一个充满原始风情的地方。”妻子的反应比较快，她说：“这个问题应该我们来问你，你喜欢墨西哥吗？”



墨西哥青年们忍不住笑了，但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陷入沉思，抬头望向车头，车头远处，正是我们要去的他们的故乡。终于有人开口说话了：“要是真的喜欢，就不会去美国工作了，可是自己的家总是自己的家呀！”

“听说墨西哥不欢迎中国人去，是不是真的？”我问他。

“中国人太会赚钱了，把我们墨西哥的钱都赚走！”他想一想：“其实也不是不欢迎，确实的原因我们也不清楚。”

车子快到墨西哥时，车道突然开阔了，变成六车道，使我突然想起台湾的高速公路，“墨西哥到了，墨西哥到了。”他们高兴的对我们说。巴士缓缓地停在边境上，边境的关卡赫然出现一块挂在高处的大招牌：“Mexico”，关卡旁的墙壁画了许多美女，广告可口可乐、电视、手表之类的东西。

我们没有经过关卡就直接进墨西哥（从美国到墨西哥二十英里内不用检查），一进墨西哥，就有许多计程车司机一拥而上向我们兜客，“一部车到蒂娃娜五十元美金”，问过了一个又一个司机，都是五十元美金，我说：“这里到蒂娃娜开车不要十分钟，五

十元太贵了。”

“你到过蒂娃娜？”一位司机问。

“去买皮货买过好几次了。”我故意欺骗他：“我以前坐车都是一个人十元美金，两个人二十元，如果你不载，我们就回美国去了。”我们作势要走，他赶紧拉住我们：“好啦！好啦！就算二十元，但是要小费。”

“小费给你五元。”我说。他欣然同意。

其实，蒂娃娜比我们估计的还要近，墨西哥的计程车司机开车像亡命一样，我们七分钟已经到了蒂娃娜，就停在市中心。我看看表，正好凌晨一点，下车后才知道糟了，蒂娃娜城虽然还是灯火通明，可是商店全打烊了。我们不甘心坐原车回去，就随便在附近闲逛，在街的转角处有两家饭店写着斗大的中国字，是中国人开的——在吃的方面，中国人真是无远弗届。

老板操广东话，我们一句也不懂，幸好他的儿子会讲英语，我要了一瓶啤酒，妻子要了一杯咖啡，老板搞清楚我们是中国人，特别优待，咖啡免费。邻桌有四位墨西

哥人，在深夜的饭馆里还带着宽边大草帽，听说是等着天亮排队去美国工作的，偶尔进来一两位穿着人时的墨西哥少女，看神情举止是来拉客的。

老板说他们的店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我们便打定主意不去找旅馆，要在饭馆坐一夜；正这样想时，跑进来一对孪生的墨西哥小孩，长得一模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走在后面的一个脸上还挂着鼻涕，长相很是清秀。为首的一个跑过来用非常生涩的英语说：“为你们唱一首情歌好吗？”我点点头。

兄弟俩站定了，用很宽宏的声音唱起歌来，唱的是西班牙语，但是他们唱得很婉转动听，光听曲子就知道是一首动人的情歌。他们唱得很卖力，还用脚打着拍子，只差没有手里抱着吉他跳舞，妻子说：“这么小，情歌唱得这么好，长大怎么得了？”这首情歌唱得足足有五分钟之久，唱完了，两个小兄弟羞涩的伸出手来，原来是要给钱的，我给他们一块美金。

“先生，你给太多了，我们再唱一首还你。”流鼻涕的说，说完两人都笑起来。

这一次他们唱的不是情歌，好像是一首儿歌，因为节奏明快，句子很短，整个饭

馆一下子全感染了一种轻快明朗的气氛，清脆的童音在空气中流动着。他们很快的唱完，很有礼貌的深深一鞠躬，说声谢谢，回身就要走，我说：“坐下来，我请你们喝茶。”

“不用了，我们还要赶到别家酒店去唱情歌呢！”说完，一溜烟跑了，我们不禁莞尔。

我想，不管任何地方，任何国籍，任何苦难，所有的小孩子都不会完全失去他们的天真。

我们在饭馆里坐了一夜，还有一些小贩带着东西进来推销，看到他们的穿着打扮，我感觉墨西哥的人民是相当困苦的，没想到饭馆老板说：“蒂娃娜还是好的，因为它是观光城，你再往内陆走几英里，真是穷得不得了。”

天亮了，我们走出饭馆，看到明丽的阳光轻柔的照在这边境的城市上，它是有一点像美国的城市，但又别有一种风味，一种说不出的苦味，蒂娃娜是美丽而热闹的，但墨西哥人民普遍的生活困苦，我在好几条街上，看到路标到处都是“革命路”，为什么墨西哥革了几十年的命，把人民的生活都革掉了呢？

我们离开蒂娃娜的时候，在边境要检查护照，我看到大排长龙的墨西哥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站在边境的关卡边，等着要进入美国工作，有的还在夜风里发着抖；看到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饭馆里为我们唱情歌的墨西哥小兄弟，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们也要来这里排队，那样的担心好像他们是我的好友一样。

可是，总不能让他们为陌生的过客唱一辈子情歌呀！

我在巴士上回头看海关上“Mexico”几个英文字母闪闪发光，车子竟像从不留恋这个国家一样，加速驶去。我的眼帘闪过来时遇见的清秀的墨西哥青年，以及他茫然望向故乡的眼神，那眼神猛一回想，原来是带着一点无奈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 凤凰飞

在华盛顿，夜里百无聊赖，在街边买了一份报纸，打算回来随便看看，没想到在

厚厚一叠报纸某一页的底端，看到一栏高的小新闻，只有这样几句：“始祖鸟美丽如凤凰，它的化石不久前在德国发现，体重一磅，大小还比不上一只鸽子。”

这则新闻使我赫然一惊，看着窗外飘落的大雪，心里的热血却无故的涌动着。记得以前读生物课本到始祖鸟的一章，因为它是恐龙中的翼手龙一类，我总幻想着它的样子，它应该是长着青灰色的翅膀，体躯庞大，双翼一展可以遮蔽住整个蓝天，从遥远的山头飞来，让人都见不到阳光。

没想到，这最远古的动物竟长得只有鸽子一般大小；更没想到，它的美丽像凤凰一样，有斑斓的羽毛。

可是，什么是“美丽如凤凰”呢？从古到今，没有人留下见过凤凰的真实事迹，但是人人都知道凤凰的形相，因为它绣在衣服上、枕头上、鞋上，甚至桌面上，人人都见过，真正鲜活的凤凰已不可见，更遑论始祖鸟了。

始祖鸟像一个鸽子一样大，对一位喜欢联想的少年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使我想到始祖鸟说不定正是中国的凤凰，西方的火鸟，以及日本的火山神鸟的传说起源。

中国的凤凰虽不见其迹，但可以体会其神，它是自古以来最美的动物，它被形容成夫妻的恩爱，君臣的忠义，甚至朋友的友谊。为何留下凤凰的形貌呢？我相信在远古的大荒之中，一定有某一个人见过凤凰像见过始祖鸟一样，因此它虽飞远了，却像传说一般活了下来。

说到凤凰的美，在日本京都郊外的金阁寺，是一座布满金箔的古式建筑，它的顶端是一只用金铜铸成的凤凰。金阁寺建于搦元一三九七年，却在一九五〇年被一个少年和尚焚毁，后来少年和尚被抓到了，人们问他为何要烧金阁寺，他的回答十分简单：受不了那只凤凰的美。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曾经写下了这个动人的故事。一只金铜铸成的凤凰，连和尚都不能抗拒它的美，真正的凤凰可以美到怎么样的境界呢？

日本另有一个传说是关于“火山神鸟”的。火山神鸟也是美丽痘可方物的鸟，它终年居住在火山口上，每隔数百年，它就跳进火山中自焚，它的精灵则在火山中重生。由于火山神鸟的永生，人们都相信喝了它的血可以长生不老，从古至今有许多人为了喝神鸟的血而落进万劫不复的熔岩中。

在西方也有类似“火山神鸟”的传说，惟一的不同是它从体内自焚。

不管是凤凰、是火鸟、是火山神鸟，都令我想起始祖鸟，也许在我们未知的虚空中，真有这样的生灵永远的存活着，至少活在全世界人们的心中。它们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的长生不老不死；二是它们的美丽不衰不朽；而这正是人们最向往最追求的。

我们见到了始祖鸟的化石，知道了它的美丽，知道了它的体重，但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因为那些只是它的尸骸而已，而不是它真正的精神。它真正的精神是在于它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人的有限和无限，如何从有限通向无限，只看人有没有勇气自焚了断过往，去追求一个新的黎明吧！

记得“阿弥陀经”曾有一段谈到鸟的经文：“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天时而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这段经文翻成白话是：

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各色各样稀奇好看的鸟，像白鹤、孔雀、鹦鹉、鸳鸯、好声音



的鸟、同心鸟。这些鸟不论昼夜都唱出很温和很雅致的歌声，使我们听了，心中和平快乐；而且还可以演释出许多的佛法，像信、进、念、定、慧五根；并由这五根发出五种大力。也领悟到七种得道的方法、八种修慧的方法等等。

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它让我们了解，天地间好色彩、好音声的鸟都不是无意生成的，它原来是要在我们耳赏目悦之际，生出更多的联想和反省，自其中生出力量。可惜经文里没有提到凤凰火鸟，但是凤凰可以经历千百种焚烧的劫数，还美丽青春如昔，已经隐隐合乎了佛的本意了。

我在华盛顿的雪夜里，看着白花飘落的无边黑暗，深知凤凰已远远的飞去了，但它留下的启示和传说，至少可以不朽。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 送给伊娃的礼物

百老汇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雪，当我从剧院走出来，汽车顶上、街的角落堆着薄薄细细的雪，大街上因为汽车飞驰，湿淋淋的。抬头望上，沉黑的空中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在街灯照耀得到的地方，雪的小花缓缓地飘落，雪与雪间维持着不规则的距离。

夜里十点以后，百老汇街上就停了一排马车，马车是十九世纪的样子，装扮得金碧辉煌，一匹匹丰腴的有着美丽花纹的健马，口里正喷着腾腾的热气，偶尔还在原地踢踏着前足。赶马车的全是充满帅气的少年，他们穿着雪白衬衣，打蝴蝶领藉，黑色笔挺的燕尾服往下垂着尾翼，最醒目的是戴在头上的黑色呢帽，线条利落，在雪里，更显出用黑绒做成的精致质料。

少年马车夫总是弯着腰，彬彬有礼的对看完歌剧的人说：“要不要坐着马车回家？”不管你想不想坐，他都会手按帽沿有礼的说谢谢，让人几疑置身十九世纪的欧洲，而不是现代的纽约。

我好几次夜里走在纽约的街头看见哒哒行走的马车，穿梭在呼啸而过的汽车中间，

就是没有勇气拦车，有时是因为路远，有时是因为对于那样的古典产生一种莫名的距离。那一天我决定坐马车回去，因为我刚刚在剧院里看了《艾维塔》(Evita)。

车夫挥动细长的鞭子，马车便优雅地驶出了街边，急着赶路的汽车从两旁驶过，雪花飘着，我的耳际还清楚地响着伊娃①唱着低回婉转的歌声

①大陆报刊通译为爱娃

不要哭我，阿根廷哪！

我永不会离开你。

我虽有过狂野的日子，

那些不能相信的现实，

但我却坚守承诺，

尽可能的靠近你。

至于财富声望，

我从未请它们进门，

虽然世人认为我渴望它们，

但那只是幻觉，

不能解决事情。

真正的答案一直在这里：

我爱你们，也希望你们爱我，

不要哭我！阿很廷哪！

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极为著名的流行曲，每一个喜爱音乐的人都会哼唱两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伊娃的故事，这首歌就减损了它的意义。《艾维塔》无疑的是这几年来世界最著名的一出歌剧，每一份西方的报纸杂志都有很大的篇幅谈论它，而且愈演愈盛，历久不衰。《艾维塔》四年前在伦敦首演，伦敦到现在还在演着，即使纽约和洛杉矶也演了两年多，光是主角就换过好几位。它不但吸引了无数的艺术家，还能与一般平民同歌共唱一起呼吸。我过去对歌剧的艺术力量不免怀疑，看了《艾维塔》才知道现代歌剧可以达到这样崇高的境界，比起古典歌剧犹有过之。

《艾维塔》演的是四十年代阿根廷女强人伊娃·贝隆（Evaper on）的故事，在节目单上有这样一段简短的介绍“伊娃·贝隆是阿根廷总统詹·贝隆（Juan Peron）的第二任妻子，她生于一九一九年，是私生子，家贫。后来她成为该国最有权力的女性，二十七岁成为阿根廷第一夫人。一九五二年死于癌症，年卅三。”

从简介里，我们可以知道伊娃的成功是一个很大的传奇。她最先是一个歌手的情妇，后来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拥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情人，其中包括当时还在军队里任上校的贝隆；由于这种关系，加上她年轻美丽富有才能，很快地成为阿根廷最红的演艺明星。当时阿根廷的政局不稳，伊娃和贝隆结合了阿根廷的无衫阶级，致力于社会运动，遂成为人民最爱戴的女性，他们呢称她“艾维塔”，艾维塔就是“小伊娃”的意思。

一九四四年因政治情势，任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劳工部长的贝隆被他的政敌逼迫辞职，伊娃发挥了她的力量，聚集五十万群众在总统府前示威，要求释放贝隆，总统不得被迫释放贝隆。翌年，贝隆成为阿根廷总统，他们并且于同年结婚。

权势、声望和金钱使伊娃腐化，加上贝隆的专制，使阿根廷陷入极度的恐慌，这个以出产牛肉闻名于世的国家，甚至到了人民需凭票才能买肉的地步。但是人民仍然热爱她，一九五一年她的癌症病重，更使民众激起热爱，贝隆宣布十月十七日为“圣？艾维塔日”，成为阿根廷的国定假日；次年，伊娃病重，向全国民众发表最后演说，于七月二十六日逝世，她死的那天，被形容为“阿根廷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天”。

伊娃的故事如此复杂，加上她和阿根廷历史、政治、社会、经济都有很深的关系，本来是很难用艺术表现，尤其是歌剧；我看过费唐娜薇演过伊娃的电影，大致上还可以，可是比不上歌剧所表现的集中而撼人的力量；可见歌剧《艾维塔》花了多少艺术家的心血，无怪它在一九八〇年几乎得到所有重要的音乐舞剧奖。

看剧中伊娃的歌唱、舞蹈，仿佛让人走进四十年代的阿根廷，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音乐时而沉重有力、古典深远；时而轻快飞扬，美丽而现代。我们看到一位平凡的女子如何在机遇中往上爬升成为第一夫人，也看到她在权力的考验中如何改变，每一幕都是有血有肉，让人沉醉其中。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伊娃这个人，直到看了歌剧才被深深感动，始知艺术使人不朽的力量有至于斯。当然，伊娃到如今还受世人议论，她的功过也不能论断，可是当《不要哭我，阿根廷哪》的歌声响起，她的一生、她的家国之思化成凉夜的一首请歌，向无尽的沉黑的飘雪的天空飘去，让后世的人低回、深思。

我坐在马车上听到马蹄踩在纽约深夜的街道声，伊娃逝世时的一首歌在马蹄声中响起：

不要哭我，阿根廷哪！

我只是平凡而不重要的人，

不值得你们爱戴。

同我一起去吧！

当轮到你死时你会记得，

他们放炮庆贺，他们欢唱，

但不只是为伊娃，是为阿根廷，

不只是为伊娃，是为每一个人。

且分享我的荣耀，也分享我的棺木，

且分享我的荣耀，也分享我的棺木。

雪还在飘着，我想如果伊娃地下有知，歌剧《艾维塔》的成就正是送给伊娃最好的礼物。可是从大西洋传来的消息，阿根廷和英国军队正在福克兰群岛对垒，战火一触即发，倘若伊娃有知将作何感想，将唱出什么样的歌声？

我站在二十三街华盛顿旅馆之前，看着愈下愈大的雪，看着愈走愈远的豪华马车，还仿佛看见伊娃挥着双手最后告别时的凄楚的声音：“我已决定辞谢，你们给我的荣誉和名衔，因为我已满足——让我只简单地做个女人……我是阿根廷，我永远是阿根廷！”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

**投给燃烧的感情**



记得很早以前，读过一位记者访问海明威的文章，那位记者问：你觉得做为一个创作者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海明威的回答很妙，他说：“不愉快的童年！”

我真正站在梵高的画前面时，这一段话像闪电一样汹涌进我的心头。梵高去世到今天已经九十二年，可是他的生命仿佛有一股奇异的热火，每次想起来都叫人心情震颤，好像他生命的火一直在我们身上燃烧，从来没有断过。

梵高是艺术史上我最敬佩的艺术家，他印在画册上的画我几乎都会背了，因此一到外国，我在逛美术馆的时候，总要特别仔细的看他的画。他不安的流动的线条，正如是海浪狂飙似的拍击着岩石，我想，即使有人是岩石一样的冷漠刚硬，也要被它的大力侵蚀，尤其这海浪还带着贫苦、挣扎、永不止息奋斗的盐分。

几乎每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美术馆都收藏了梵高的画作。我看他的画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一次是在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

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西馆一共有九十余间展览室，其中有两间展出梵高的画。

我先在展览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东馆走了一上午，下午从西馆的中世纪绘画开始看起，看了四十几间展览室，整个人几乎要累得瘫痪了，因为新穿的雪地的靴子不合脚，脚底都磨出水泡，我坐在美术馆的长椅上几乎不能动弹了。拿起介绍小册随便看看，没想到就在我坐的展览室隔壁，便是印象派的展览室，我想到梵高，身体内马上被通电一般，升起一股渴望的心情，去看看梵高吧！

不久，我站在梵高的画前凝思，深深感叹着。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使这个艺术家在明亮的阳光下还显得那么不安的流动着，他画的原野像一片正涌动的大海，从很远的地方推来海浪；他画的树像地上冒出来的炽烈火焰，在大自然里燃烧；他的云、他的天、他的风、他的画笔都像在空中跳舞一样的波动着。这种有力的动感不是来自整幅画，而是每一笔每一小块颜料都有无限的动的姿态，让我们感觉到流动在大地间雄大的创造力。我不禁看得痴了，深深想起年少时在孤灯下看《梵高传》时颤动的心隋。

直到一个黑人管理员拍我的肩说：“先生，时间到了，美术馆要打烩了。”我才从梵高神秘的画境里苏醒过来，原来我已经在他的画前足足站了一个小时。我走出门外，

华盛顿原来阳光普照的天气突然飘了一阵大雪，大地蒙上了一层光耀的银白，这一片银白的大地是多么沉静呀！可是在那最深的地方，伟大的心灵为大地所做的诠释仍在那里跳动。

另一次是在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这里有一个著名的“印象馆”，我选了一个人比较少的星期一，专门去看印象馆，印象馆的屋顶全是玻璃罩子，光线倾盆的泼下来。

在印象馆，所有印象派时期的大师们都在这里集合了，马奈、莫内、雷诺阿、德加、塞尚、季拉、高更、罗德列克，无一不是闪射着光芒的巨星，当然怎么也不会没有梵高这位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荷兰画家。

印象馆是方形的，人站在中间可以四边环顾，梵高展出的位置正好在高更和塞尚的中间。在那里有两幅画最令我感动。一是他著名的自画像，画家好像用生命的汁液注入自己的形象里，在一团火里燃烧；另一幅是黄花，每一朵花都扭动着，好像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开放出来，充满了生命的喜悦，又仿佛生在盆于里有无限的委屈。

静静地仔细地看完梵高的画，我把自己的位置退到印象馆的中间，想要看看别人

怎么欣赏梵高的画，当他们看时会有什么表情。然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人走到他的画前停驻的时间总是最长，尤其是走到他的自画像前显得特别庄重而安静，就如同面对着真正的梵高，听着他激动而热烈的言语。

我突然有一个怪异的想法，如果艺术家也可以投票，在印象馆里的得票数最高的一定是梵高。如果能投两位，那么一定是梵高最高，高更第二。

这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投给梵高，而是投给燃烧的感情一票。任何真正燃烧生命而发皇出来的艺术，必然都带有感人的因素。

其实，梵高作画的时间不长，他真正作画只有十年的时间，他早年的志愿是文学家或宗教家（为矿区的人们殉道）。十年的时间他的每一幅画都像有噼噼啪啪的裂帛之声，他燃烧，并且拉开胸膛，让人们看见他火热的心。我们走进梵高的世界，犹如一只饥饿的蜜蜂飞进了开放大多花朵的园子，我们迷惑了，是什么力量让人达到这种情感的无限呢？

在这个逐渐理性冷酷的世界，人总是抑制着自己的情感，像梵高这样的艺术家已

经愈来愈少，因此，如果有一个对艺术家投票的机会，我想我会和众人一样，投给燃烧的感情一票。

——一九八二年五月七日

## 第凡内印象

朋友一定要带我去看“第凡内珠宝店”。

我说：“第凡内珠宝店有什么好看呢？”

“第凡内珠宝店是世界最有名的珠宝店，在电影《第凡内早餐》中，那个瘦瘦的奥黛丽·赫本站在一家珠宝店观望半天，流连忘返的就是第凡内珠宝店！”

“好吧，看在奥黛丽·赫本的分上，我们到第凡内珠宝店逛逛。”我们便搭上地下铁到第五街去。

纽约第五街是纽约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可能也是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尤其是傍晚

公司下班而商店还开着的时候，第五街上流动着粉红的人潮，所谓粉红色，是充满了生气及美丽的颜色。这时，在公司上班的男男女女全从办公室涌出来，他们全穿着光鲜而时髦的服装，几乎每个人身上的颜色和式样全精心的挑选过，你站在远处看，这些人潮真像一幅流动着的线条明朗的抽象画。

有一次我在城区的五十七街逛画廊，这里有数十家第一流的画廊，展示着许多成名的和未成名画家的作品。我一家一家的逛过去，在一家展示印象派绘画的画廊窗里往外望，高大的富有生气的办公室女郎在窗外像蝴蝶一样飞过，我突然觉得印象派的光影在那一刻仿佛从巴黎到了纽约的黄昏。

在纽约逛过一百多个画廊，看到从中世纪以来西方艺术的光耀夺目，再仔细地在街头走走，看到许多美丽的西方人（不是电影里的，而是生活的），我常常走路走到一半就驻足下来，深沉的这样想着：为什么西方人比较美呢？是不是我自己的审美观出了问题？

有一天我在洛克斐勒中心附近，天空慢慢的飘起小雪，我找到一家路边的咖啡厅

坐定，那家咖啡厅有一排明亮的落地窗，我康到许多美女走过，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浮起童年看布袋戏的一幕。那时布袋戏惯常分为“东南派”和“西北派”；东南派是好人，全是黑发黑眼眉目清秀的中国人样于，西北派是坏人，全是金发碧眼的高鼻大目的外国人。在童年的心灵里，我觉得“西北派”那一帮人实在长得不高明，而此刻，当我面对着“西北派”的许多真人时，竟自卑了起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后来我慢慢地找到答案，当我学画的时候，第一位教我绘画的教师，教我的第一张炭笔画便是维纳斯的雕像，他说：“你看那眼睛、鼻子、嘴唇的轮廓多美，你看那比例多么匀称，中国女子再也找不到维纳斯这种美女了。”第二个画的是阿古力巴，他说：“你看他的下巴多么有力量，眉宇间也充满了英气！”因为学了画，我不只一次的读西洋美术史，又不断的审阅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那些艺术感动。

长大以后，我迷上电影，电影里西方的美男美女像潮水一样不断的在我的脑中涨落，而且这种好莱坞的审美观每天都在报纸上大量的传播着，然后我看中国电影里的明星们，也都或多或少长了一些好莱坞模式。于是，“东南派”的信心随布袋戏的没落

而消褪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北派”的向往。

在咖啡厅的那一刻，我惊觉到中国的审美观已经处在一种可怕的危机里了。

我想，如果我当年学画从杨贵妃、赵飞燕的石膏像学起，或者是临摹韩干笔下的圆脸肥壮的马上人物的话，可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或者中国电影争气，有几个可供怀恩的人物典型，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把美随便的赋予费雯丽、克拉克盖博了。

纽约的地下铁挤满了各种人，有典型的金发碧眼美人，有黑人、犹太人、日本人、中国人、波多黎各人，或者不知道哪里人，他们总是有着很大的差别，我想，不知道他们的审美观是怎么样的？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艺术愈强大的国家恐怕就对审美愈有自信吧！

从纽约的地下铁钻出来，往第凡内珠宝店走的时候，因为我那样子想过，心情清淡了不少，对于看美女的兴致也减低了。到了“第凡内珠宝店”，这是一家巨大的店，偌大的面街橱窗里只摆了一颗亮闪闪的钻石，大门锁住了，朋友说：“你要先通知柜台的小姐，她看清楚了才会来开门。”



我说：“不用了，看看橱窗就够了。”

我们便散步去找了一家咖啡店，自嘲的说：“至少奥黛丽·赫本长得有一点中国人的样子！”朋友没有听清我的话，追问着：“什么？你说什么？”

“没有。”我说：“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第几内珠宝店也不过如此！”

——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

## 莺歌山之冬

每年一到冬天，有一位生长在北方的朋友就常常抱怨台北不下雪，一点不像冬天，然后就会谈起他在北方的故乡。那里一片莹白的雪，让人在冬天还有清明朗净的心情。不下雪有许多事做起来就少了滋味，像喝白干、吃烤羊肉，围在一起吃涮锅。

有一回我忍不住说：“雪恐怕不是你最怀念的，你怀念的只是一种心情吧！”因为即使在台湾也有许多地方下雪，我的朋友到雪地里还是不能平静。一日到了外国遍地

的冰雪，恐怕更要怀念这个南方小岛的绿色冬天。

冷暖原来最深刻的感受，不是在肌肤上的，而是心情的。在落寞之际，处在春天的花园里，心里仍然会冷；兴起之时，即使走在寒大的雪夜，还能有暖意。我常有这样的经验，寻常的人一定也有，我就看过遭受重大挫折的人，在炎热的夏天还浑身打着哆嗦。

不管是春夏秋冬，我总是喜欢到郊外去，因为在室内，就不能感受真实的季节感应，我觉得最可悲的莫过于是夏天总是躲在冷气房里，而冬风来袭时则抱守着暖炉的人。那样的人不知道春花何时盛放，也不能体会冬冷独步街头冷冽的清醒。

去年冬天，我经常到台北近郊莺歌山上的亲戚家里度假，那时我觉得，就是没有雪，人坐在屋里听着呼啸的山上风雨，也能寒到彻骨，而就是简单的坐在书桌前读一本好书，同样的风雨，都是没有寒意的。

莺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镇，因为它是个陶瓷工业城，还隐伏着空气污染、噪音弥漫、道路崎岖的种种问题，大致的说，它不能说是一个美丽的城。可是就在我

从台北往莺歌驰车的路上，心情就美丽了，尤其是在冬天。

台北往莺歌有两条路，一条是走板桥、树林、山佳，一条是走板桥、土城、三峡。前者是沿着铁道的一条山路，曲曲折折，让人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尤其是车到山佳，要通过许多山弯，每一山弯都是一次豁然开朗的大地。后者是在两片平原的中间的宽广马路，左右都是稻田，偶有灰色的农舍夹杂其中，就是最冷的风雨也是绿色的。

我说冬天最好，是因为一到冬天，污染的空气就仿佛在丝丝的冷雨中洗清了。

亲戚住的地方是在山上一座独立的大屋，旁侧就是一家工厂，即令在冬天，工厂也二十四小时发出隆隆的机械声，机械的规律性，时间一久也能不闻其声了。如果有风雨隔着，机械的声音就暗淡下来，那时坐在桌前听风看雨，机械的声音仿佛是有着生命，不肯向风雨妥协，然后在第二天的清晨，我看见一车车的地砖从工厂中运出，它们是沉默的，但是全省有多少大楼就在那沉默中被建造起来呢？

最好的是火车的声音吧。居处不远，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火车的声音响过，从远处看，火车真是美的，每一格车窗都有一格乡心在旷野中奔驰，每一扇亮灯的车窗都

是活的，它带着我们夜的怀乡的心情，开向南方；南方此刻可能是天暖，是阳光普照的，我总觉得望着远远的列车，雨中远比阳光下让人惊心。

有时候亲戚的小孩放假，我们就在书房里说故事，围着煤油的炉子，我聆听着孩子们说出他们心里的梦想，他们在冬季仍是充满生命的热力，不畏寒冷。有一天他们在院子里放冲天炮，一道闪光射过满天的雨，最小的孩子欢呼的说：“我要把冲天炮射到星星的位置。”那时天上并没有星，可是在孩子心里却有星的光芒，我想，孩子不畏冬，因为他们总知道春天的百花不远，大人怕冬，是知道下一个春天不是今年的春天。

冬天在孩子的眼中是为春天而吹奏的音乐，是在风雨中还能看见的朝霞。在孩子看来，冬天和春天的距离像同一花枝的两朵花，对我们来说，冬与春的距离，像星与星的距离一样大。我几乎能体会孩子的想法，但也使我惆怅，冬天是烦人的，然而只要我们能捉住小小的乐趣，冬天烤番薯的香味也可以和春天的玫瑰花香一样令人回味。

人只要多少有孩子的心情和孩子的梦，冬天下不下雪无关紧要，因为雪也总要过去，纪伯伦说：“橡树和松柏既不是同类，也不必在彼此的荫中生长。”在莺歌山上过

冬，我觉得冬天如果是松柏，春天就是橡树，原是没有好坏，差别的只是心情。我写信给朋友：“不必怀念北国的雪了，没有雪也能有雪的心情。”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 凤凰的翅膀

我时常想，创作的生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恒星或行星一争，发散出永久而稳定的光芒，这类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巨大而深刻的作品；另一类是像彗星或流星一样，在黑夜的星空一闪，留下了短暂而眩目的光辉，这类作品特别需要灵感，也让我们在一时之间洗涤了心灵。

两种创作的价值无分高下，只是前者较需要深沉的心灵，后者则较需要飞扬的才气。

最近在台北看了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作品《女人城》，

颇为费里尼彗星似的才华所震慑。那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在火车上邂逅年轻貌美的女郎而下车跟踪，误入了全是女人的城市，那里有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有歌舞女郎、荡妇、泼妇、应召女郎、“第三性”女郎等等，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费里尼像在写一本灵感的记事簿，每一段落都表现出光辉耀眼的才华。

这些灵感的笔记，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梦，粗看每一场均是超现实而没有任何意义，细细地思考则仿佛每一场梦我们都经历过，任何的梦境到最后都是空的，但却为我们写下了人世里不可能实现的想像。

诚如费里尼说的：“这部影片有如茶余饭后的闲谈，是由男人来讲述女人过去和现在的故事；但是男人并不了解女人，于是就像童话中的小红帽在森林里迷失了方向一般。既然这部影片是一个梦，就用的是象征性的语言；我希望你们不要努力去解释它的涵意；因为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有时候灵感是无法解释的，尤其对创作者而言，有许多灵光一闪的理念，对自己很重要，可是对于一般人可能毫无意义，而对某些闪过同样理念的人，则是一种共鸣，像在黑夜的海上行舟，遇到相同明亮的一盏灯。

在我们这个多变的时代里，艺术创作者真是如凤凰一般，在多彩的身躯上还拖着一条斑斕的尾羽；它从空中飞过，还唱出美妙的歌声。记得读过火凤凰的故事，火凤凰是世界最美的鸟，当它自觉到自己处在美丽的颠峰，无法再向前飞的时候，就火焚自己，然后在灰烬中重生。

这是个非常美的传奇，用来形容艺术家十分贴切。我认为，任何无法在自己的灰烬中重生的艺术家，就无法飞往更美丽的世界，而任何不能自我火焚的人，也就无法冲破自己，让人看见更鲜美的景象。

像是古语说的“破釜沉舟”，如果不能在启帆之际，将岸边的舟船破沉，则对岸即使风光如画，气派恢宏，可能也没有充足的决心与毅力航向对岸。艺术如此，凡人也一样，我们的梦想很多，生命的抉择也很多，我们常常为了保护自己的翅膀而迟疑不决，丧失了抵达对岸的时机。

人是不能飞翔的，可是思想的翅膀却可以振风而起，飞到不可知的远方，这也就是人可以无限的所在。不久以前，我读到一本叫《思想的神光》的书，里面谈到人的

思想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光芒和形式，而这种思想的神光虽是肉眼所不能见，新的电子摄影器却可以在人身上摄得神光，从光的明暗和颜色来推断一个人的思想。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我们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神光便已到达他的身侧温暖着我们思念的人；当我们忌恨一个人的时候，思想的神光则书到他的身侧和他的神光交战，两人的心灵都在无形中受损。而中国人所说的“缘”和“神交”，都是因于思想的神光有相似之处，在无言中投合了。

我觉得这“思想的神光”与“灵感”有相似之处，在“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时，灵感是一柱擎天；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时，灵感是专注的飞向远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灵感是无所不在，像是沉默的、宝相庄严的坐在心灵深处灯火阑珊的地方。

灵感和梦想都是不可解的，但是可以锻炼，也可以培养。一个人在生命中千回百折，是不是能打开智慧的视境，登上更高的心灵层次，端看他能不能将仿佛不可知的灵感锤炼成遍满虚空的神光，任所邀翔。



人的思考是凤凰一样多彩，人一闪而明的梦想则是凤凰的翅膀，能冲向高处，也能飞向远方，更能历千百世而不消磨——因此，人是有限的，人也是无限的。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四日

## 震荡教徒

看完“云门舞集”今年的夏季公演，有一出美国名舞蹈家杜丽丝·韩福瑞编作的“震荡教徒”，特别使我无法忘怀。这出以有力的群舞表达宗教狂喜与虔诚情操的舞作，在舞台上散发着魔笛一样的力量，把人牵到想像的远方。

“震荡教”是十八世纪中叶源于英国，清教徒教派中的一支，他们坚信“父神曾说，必以永生赏给那把罪抖掉的少数选民”，教徒恒以身体抖颤的舞蹈来进行宗教崇拜，因而得名。震荡教提倡清心寡欲的生活，男女分居，严守独身主义，两百年后的今日，仅存二十多名年迈的教徒。

他们在做礼拜时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礼拜堂内，在女长老的监视下，震荡教男女教徒以白线为界进行祷告。

一位男教徒狂呼：“我的生命！啊！我的生命！我要舍弃这肉体的生命，因为它已沉沦！”

女长老宣称：“那至高者曾说，你必得拯救，只要你抖净了你的罪！”

教徒们遂以狂热的颤抖之舞来获取内心的安宁。

以上的一段震荡教记载，几乎让我们看见了一幕充满热力与虔诚的形像。在无边的黑夜里，在空寂的教堂中，因为灵魂与肉体的共同舞动，竟有一种无可言宣的美。

在这扰攘的尘世，我不相信人有原罪，生命的诞生与消沉全是一种自然的推演，怎么会有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呢？如果说是前世的罪衍，前世到底在哪里？

人如果有罪，是在尘世里打滚，逐渐受到污染，到成长以后，会在有形无形中造成一些罪业，这些罪业不是邪恶的罪，而是错失了生命机会的罪，错失了情感的罪，错失了友谊与亲情的罪，这些罪业是人在社会中沉沦以后无意中造成的。

“震荡教”的美是在于他们懂得，沉沦的罪业是可以用狂热的舞蹈来抖掉的，当热情之舞过后就得到了生命的安慰，有勇气再面对新的生活。

他们的层次是认为人的罪不是从内心中来的，而是像灰尘、像污垢，它附着在身上，是可以用人力量消除和抖落的。

震荡教的教义使我想起印度的一个寓言：

有一个人触怒了一头大象，被大象追赶，跑着跑着，不幸却落入一口枯井，井下有一只猛虎正在等候着掉进来的猎物，幸而在井上有一条枯藤，那人就紧紧抓住枯藤。

可怕的是，枯藤上头又有两只老鼠在啃噬着，那个人落在井中抓着枯藤，井外有大象，井底有老虎，藤上又有两只老鼠随时会咬断枯藤，真是进退不得，险恶无比。

印度人用这个寓言来比喻生命。大象是生前的罪业，一直追赶着我们；老虎是死亡的深渊，随时在尽头处窥视；那一条枯藤则象征人的本生，黑白老鼠是岁月啃噬着生命；黑老鼠是黑夜；白老鼠是白天。

这一则寓言是我多年前读到的，却一直无法忘怀，一直警醒着：人生真是非常的

急促与险阻，丝毫大意不得。每次遇到生活与情感的波折时，总把自己设想成是抓着生命枯藤的人，稍一松手，可能就坠入了万劫不能复的深渊。由于这样的警醒，使我时时保持着一丝清明的奋力，也因此不易被外来的事物击倒。

但是如果在井中抓着枯藤，或者用急速的震荡能抖尽生命的沉沦，我宁可选择后者。生命的道路上不免会有罪业，倘若我们能用热与力的震荡来对付它，我想任何苦难，都是很容易就过去的。

真有过“震荡教”吗？如果真有，就让我做一个精神上的震荡教徒，用不断的舞动和颤抖，来期待更好的明天。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 时间之旅

在李维的大学毕业典礼上，一名神秘的老妇人送给李维一只金表，并对他说：“我

在等着你。”便自人群中消失，经过多方查访，李维找到该老妇的住处，老妇却已在他毕业典礼当晚逝世。

八年后（一九七九年），李维成为剧作家，有一天他前往一座老式的旅馆度假，在大厅里，他看到一张摄于一九一二年的女明星肖像。李维查询之下，才知道这位六十年前如花似玉的美女，竟然是八年前送他金表的神秘老妇人。

为了实践八年前“我在等着你”的誓约，李维用自我的意志催眠，终于回到一九一二年与年轻时代的珍西摩儿发生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超越了六十年的时空，爱情随着时空的转换散发出震慑人的光芒。

结局是，李维无意间从衣袋中掏出一枚一九七九年的银币，时光即刻向前飞驰六十年，风流云散，一场以真爱来超越时空的悲剧终于落幕。

这一段故事是电影《似曾相识》(Somewhere in Time) 的本事，情节单纯动人，但是其中却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爱情”与“时间”的问题，故事一开始几乎是肯定“真爱”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让观众产生了期待；结局却是，真

爱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流逝，留下了一个动人心魄的悲剧。

“爱情是可以突破时间而不朽的吗？”这是千古以来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大疑问，可是在历史中却没有留下确切的解答。我们每个人顺手拈来，几乎都可以找到超越时空之流的爱情故事，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小仲马笔下的亚芒与玛格丽特，沈三白笔下的芸娘，歌德笔下的夏绿蒂，甚至民间传说里的白娘娘和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可以说是熙熙攘攘，俯拾即是。

问题是，这些从古破空而来的不朽情爱，几乎展现了两种面目，一种是悲剧的面目，是迷人的，也是悲凄的；一种是想像的面目，是空幻的，也是绝俗的。人世间的爱情是不是这样？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假设人间有“美满”与“破碎”两种情爱，显然，美满的爱情往往在时空的洗涤下消失无形，而能一代一代留传下来动人热泪的情爱则常常是悲剧收场。这真应了中国一句古老的名言“恩爱夫妻不久长”。

留传后世的爱情故事都是瞬间闪现，瞬间又熄灭了，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化百年悲笑于一瞬”，让我们觉得那一瞬是珍贵的，是永恒的。事实上，“一瞬”是否真等

于“永恒”呢？千古以来多少缠缱的爱侣，而今安在哉？那些永世不移的情爱，是不是文学家和艺术家用来说骗向往爱情的世人呢？

夏夜里风檐展书读，读到清朝诗人贺双卿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对于情爱有如此的注脚：

紫陌春情，漫额裹春纱，  
自饷春耕，小梅春瘦，细草春明。  
春日步步春生。  
记那年春好，向春莺说破春情。  
到于今，想春笺春泪，都化春冰。  
怜春痛春春几？  
被一片春烟，锁住春莺。  
赠与春依，递将春你，是依是你春灵。  
算春头春尾，也难算春梦春醒。

甚春魔，做一场春梦，春误双卿！

这一阕充满了春天的词，读起来竟是娥眉婉转，千肠百结。贺双卿用春天做了两个层次的象征，第一个层次是用春天来象征爱情的瑰丽与爱情的不可把握。第二个层次是象征爱情的时序，纵使记得那年春好，一转眼便已化成春冰，消失无踪。

每个人在情爱初起时都像孟郊的诗一样，希望“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坐结行亦结，结尽百年月”；到终结之际则是“还卿一钵无情泪”，“他年重检石榴裙”（苏曼殊）。种种空间的变迁和时间的考验都使我深自惕记，如果说情爱是一朵花，世间哪里有永不凋谢的花朵？如果情爱是绚丽的彩虹，人世哪有永不褪色的虹彩？如果情爱是一首歌，世界上哪有永远唱着的一首歌？

在渺远的时间过往里，“情爱”竟仿佛一条河，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流过，从我们的周遭流过，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双手将它握实，稍一疏忽，它已纵身入海，无迹可循。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的凄怆经验，即使我们能旋乾转坤，让时光倒流，重返到河流的起点，它还是要向前奔泻，不可始终。



对于人世的情爱我几乎是悲观的，这种悲观乃是和“时间”永久流变的素质抗衡而得来。由于时时存着悲观的底子，使我在冲击里能保持平静的心灵——既然“情爱”和“时间”不能并存，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对付：一是乐天安命，不以爱喜，不为情悲。二是就在当时当刻努力把握，不计未来。

“会心当处即是；泉水在山乃清”。①只要保有当处的会心，保有在山的心情，回到六十年前，或者只是在时序推演中往前行去，又有什么区别呢？“时间之旅”只是人类痴心的一个幻梦吧！

①弘一法师赠会泉法师联语，刻在厦门会泉墓地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 花燃柳卧

植物园的荷花已经谢尽了。

荷花池畔的柳树在秋末的雨中却正青翠。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经常到荷花池去散步，每次到植物园看荷花，我总是注意到荷花的丰姿，花在季节里的生灭，觉得荷花实在是很性感的植物。有人说它清纯，那是只注意到荷花开得正盛的时候，没有看到它从花苞到盛放，甚至到结出莲蓬的过程。它在一张一开之间，冬天就到了。

由于荷花是那样迷人，使人在看荷花的时候几乎就忘了身边的其他景物。有一天我坐在荷花池畔，凉风习习的黄昏，竟在凉椅上斜着头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到池中的荷花显出一种疲惫的样于，然后我就看到池边的柳树，正在黄昏的时候展出一种魅力。

我想到，荷花再美，如果没有柳树陪衬，它恐怕也会黯然失色了。柳树平常时候好像睡在旁边，静静地卧着，可是它活在季节之上，在冬风之中，所有的花全部落尽，柳树像一个四处游方的孤客，猛然在天涯海角的一边走出来，如果我们看柳树能有另一种心情，就会发现它的美并不在别的花之下。如果说荷花是一首惊艳的诗，柳树就

好像诗里最悠长的一个短句，给秋天做了很好的结论。

我是个爱花的人，花在泥土上是一种极好的注解，它的姿形那么鲜活，颜色那么丰富，有时还能散发出各种引人的馨香，但是世上没有长久的花。有一次，我到彰化县的田尾乡去，那时秋天已经过尽，初冬的冷寒掩盖了大地，田尾的花农已经收成了所有的花，正等待春天的消息。我到花田里去，这是一向被称为繁花都城的乡镇有了不可思议的景象。玫瑰剪了枝，剩下光秃秃的枝桠，菊花全被连根拔起，满目的疮痍。

陪我到田里的花农告诉我：“你来得不巧，应该在春天的时候来，花是活在春天的。”后来他提议去看看盆景，只有盆景是不凋的，我拒绝了，因为我只对真正长在土地上的有兴趣。

田尾繁花谢尽等待春天的经验，使我开始深思花的精魂。在人世里，我们时常遇到花一样的人，他们把一生的运势聚结在一刻里散放，有让人不可逼视的光芒，可是却很快的消逝了，尤其是艺术家，年轻的时候已经光芒四射，可是岁月一过，野风一吹就无形迹了。

反而是那些长期默默地挺着枝干的柳树，在花都落尽了，新的花还没有开起的时刻，本来睡在一侧的柳树就显得特别翠绿。有时目中的景物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通过人的眼，人的慧心，事物才能展现它的非凡。

我想起一则希腊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当罗马帝国侵略希腊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全神贯注的在铺了一层沙土的房子内，喃喃自语的演算着奇怪的几何图形，几个罗马兵冲进来，粗鲁地践踏着沙土，把图形躁踊了，并且捉着阿基米德大叫：“你是谁？”

阿基米德大怒，吼道：“走开，不要踩坏了我的图形！”罗马兵一气之下，一刀杀了这个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这个故事给我的启示不是他对于学术追求的专注，而是他手上只拿了一根树枝，写的只是沙土。

树枝和沙土是多么简单的东西，任何人都可能拿它写出一些字句，可是它到了数学家之手，却可能为人世留下不朽的真理。

阿基米德的故事是宜于联想的，我时常看到一种景象：一棵美丽的牵牛花开在竹

篱笆上，牵牛花轻快欢欣的在风中飞扬，要把生命的光彩在一天开尽，可是如果没有竹篱笆呢？美丽的牵牛花就没有依附的所在。

冬天里还有另一种景象，圣诞红全部开花了，那些花红得像火一样，使人忘记了它的绿色枝干，我曾想：万一没有绿色的枝干呢？圣诞红就不能红得那么美丽了。

一粒麦子与一堆干草之间的区别，没有人认识它们，但是它们彼此互相认识。干草为了发出麦子的金黄而死去，麦子却为了人的口腹而死去，其中有时真没有什么区别。

纯美的事物有时能激发人的力量，有时却也使人软弱。美如果没有别的力量支撑，它就是无力的，荷花和杨柳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愈来愈觉得我们的社会会向花一样的燃烧的方向走去，物质生活日渐丰盛，文明变成形式，人们沉浸在物欲的享受里，在那样的世界，人人争着要当荷花，谁肯做杨柳，谁肯做数学家手中的树枝和沙土呢？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 真正的桂冠

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写信给我，说她本来是美术系的学生，最喜欢的事是背着画具到阳光下写生，希望画下人世间一切美的事物。寒假的时候她到一家工厂去打工，却把右手压折了，从此，她不能背画具到户外写生，不能再画画，甚至也放弃了学校的课业，顿觉生命失去了意义；她每天痛苦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任何事情都带着一种悲哀的情绪，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我困惑了很久，不知如何回答。也使我想起法国的侏儒大画家罗德列克 (Toulouse Lautrec)。罗德列克出身贵族，小的时候聪明伶俐，极得宠爱，可惜他在十四岁的时候不小心绊倒，折断了左腿，几个月后，母亲带着他散步，他跌落阴沟，把右腿也折断了，从此，他腰部以下的发育完全停止，成为侏儒。

罗德列克的遭遇对他本人也许是个不幸，对艺术却是个不幸中的大幸，罗德列克

的艺术是在他折断双腿以后才开始诞生，试问一下：罗德列克如果没有折断双腿，他是不是也会成为艺术史上的大画家呢，罗德列克说过：“我的双腿如果和常人那样的话，我也不画画了。”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从罗德列克遗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正在跳舞的女郎和奔跑中的马特别感兴趣，也留下许多佳作，这正是来自他心理上的补偿作用，借着绘画，他把想跳舞和想骑马的美梦投射在艺术上面，因此，罗德列克倘若完好如常人，恐怕今天我们也看不到舞蹈和奔马的名作了。

每次翻看罗德列克的画册，总使我想起他的身世来。我想到：生命真正的桂冠到底是什么呢？是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与草木同朽？或是在挫折之后，从灵魂的最深处出发而获得永恒的声名呢？这些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答案就是在命运的摆布之中，是否能重塑自己，在灰烬中重生。

希腊神话中有两个性格绝对不同的神，一个是理性的、智慧的、冷静的阿波罗；另一个是感性的、热烈的、冲动的戴奥尼修斯。他们似乎代表了生命中两种不同的气

质，一种是热情浪漫，一种是冷静理智，两者在其中冲激而爆出闪亮的火光。

从社会的标准来看，我们都希望一个正常人能稳定、优雅、有自制力，希望每个人的性格和表现像天使一样，可是这样的性格使大部分人都成为平凡的人，缺乏伟大的野心和强烈的情感。一旦这种阿波罗性格受到激荡、压迫、挫折，很可能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心底的戴奥尼修斯伸出头来，散发如倾盆大雨的狂野激情，艺术的原创力就在这种情况下生发，生活与命运的不如意正如一块磨刀用岁月在莲上写诗

那天路过台南县白河镇，就像暑大里突然饮了一盅冰凉的蜜水，又凉又甜。

白河小镇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地方，它是本省最大的莲花种植地，在小巷里走，在田野上闲逛，都会在转折处看到一田田又大又美的莲花。那些经过细心栽培的莲花竟好似是天然生成，在大地的好风好景里毫无愧色，夏日里格外有一种欣悦的气息。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莲子收成的季节，种莲的人家都忙碌起来了，大人小孩全到莲田里去采莲子，对于我们这些只看过莲花美姿就叹息的人，永远也不知道种莲的人家



是用怎么样的辛苦在维护一池莲，使它开花结实。

“夕阳斜，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花艳，白花娇，扑面香风暑气消。你打桨，我撑篙，乃一声过小桥。船行快，歌声高，采得莲花乐陶陶。”我们童年唱过的《采莲谣》在白河好像一个梦境，因为种莲人家采的不是观赏的莲花，而是用来维持一家生活的莲子，莲田里也没有可以打桨撑篙的莲肪，而要一步一步踩在莲田的烂泥里。

采莲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黄昏日头要落山的时分，一个个采莲人背起了竹篓，带上了斗笠，涉入浅浅的泥巴里，把已经成熟的莲蓬一朵朵摘下来，放在竹篓里。采回来的莲蓬先挖出里面的莲子，莲于外面有一层粗壳，要用小刀一粒一粒剥开，晶莹洁白的莲子就滚了一地。

莲子剥好后，还要用细针把莲子里的莲心挑出来，这些靠的全是灵巧的手工，一粒也偷懒不得，所以全家老小都加入了工作。空的莲蓬可以卖给中药铺，还可以挂起来装饰；洁白的莲子可以煮莲子汤，做许多可口的菜肴；苦的莲心则能煮苦茶，既降火又提神。

我在白河镇看莲花的子民工作了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种莲的人就像莲子一样，表面上莲花是美的，莲田的景观是所有作物中最美丽的景观，可是他们工作的辛劳和莲心一样，是苦的。采莲的季节在端午节到九月的夏秋之交，等莲子采收完毕，接下来就要挖土里的莲藕了。

莲田其实是一片污泥，采莲的人要防备田里游来游去的吸血水蛙，莲花的梗则长满了刺。我看到每一位采莲人的裤子都被这些密刺划得千疮百孔，有时候还被刮出一条条血痕，可见得依靠美丽的莲花生活也不是简单的事。

小孩子把莲叶卷成杯状，捧着莲子在莲田埂上跑来跑去，才让我感知，再辛苦的收获也有快乐的一面。

莲花其实就是荷花，在还没有开花前叫“荷”，开花结果后就叫“莲”。我总觉得两种名称有不同的意义：荷花的感觉是天真纯情，好像一个洁净无瑕的少女，莲花则是宝相庄严，仿佛是即将生产的少妇。荷花是宜于观赏的，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朋友；莲花带了一点生活的辛酸，是种莲人生活的依靠。想起多年来我对莲花的无知，只喜

欢在远远的高处看莲、想莲；却从来没有走进真正的莲花世界，看莲田背后生活的悲欢，不禁感到愧疚。

谁知道一朵莲蓬里的三十个莲子，是多少血汗的灌溉？谁知道夏日里一碗冰冻的莲子汤是农民多久的辛劳？

我陪着一位种莲的人在他的莲田梭巡，看他走在占地一甲的莲田边，娓娓向我诉说一朵莲要如何下种，如何灌溉，如何长大，如何采收，如何避过风灾，等待明年的收成时，觉得人世里一件最平凡的事物也许是我们永远难以知悉的，即使微小如莲子，部有一套生命的大学问。

我站在莲田上，看日光照射着莲田，想起“留得残荷听雨声”恐怕是莲民难以享受的境界，因为荷残的时候，他们又要下种了。田中的莲叶坐着结成一片，站着也叠成一片，在田里交缠不清。我们用一些空虚清灵的诗歌来歌颂莲叶何田田的美，永远也不及种莲的人用他们的岁月和血汗在莲叶上写诗吧！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 黑暗的剪影

在新公园散步，看到一个“剪影”的中年人。

他摆的摊子很小，工具也非常简单，只有一把小剪刀、几张纸，但是他剪影的技巧十分熟练，只要三两分钟就能把一个人的形象剪在纸上，而且大部分非常的酷肖。仔细地看，他的剪影上只有两三道线条，一个人的表情五官就在那三两道线条中活生生的跳跃出来。

那是一个冬日清冷的午后，即使在公园里，人也是稀少的，偶有路过的人好奇地望望剪影者的摊位，然后默默地离去；要经过好久，才有一些人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让他剪影，因为一张二十元，比在相馆拍张失败的照片还要廉价得多。

我坐在剪影者对面的铁椅上，看到他生意的清淡，不禁令我觉得他是一个人间的孤独者。他终日用剪刀和纸捕捉人们脸上的神采，而那些人只像一条河从他身边匆匆

流去，除了他摆在架子上一些特别传神的，用来做样本的名人的侧影以外，他几乎一无所有。

走上前去，我让剪影者为我剪一张侧脸，在他工作的时候，我淡淡的说：“生意不太好呀？”设想到却引起剪影者一长串的牢骚。他说，自从摄影普遍了以后，剪影的生意几乎做不下去了，因为摄影是彩色的，那么真实而明确；而剪影是黑白的，只有几道小小的线条。

他说：“当人们大依赖摄影照片时，这个世界就减少了一些可以想像的美感，不管一个人多么天真烂漫，他站在照相机的前面时，就变得虚假而不自在了。因此，摄影往往只留下一个人的形象，却不能真正有一个人的神采；剪影不是这样，它只捕捉神采，不太注意形象。”我想，那位孤独的剪影者所说的话，有很深切的道理，尤其是人坐在照相馆灯下所拍的那种照片。

他很快地剪好了我的影，我看着自己黑黑的侧影，感觉那个“影”是陌生的，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忧郁，因为“他”嘴角紧闭，眉头深结，我询问着剪影

者，他说：“我刚刚看你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就觉得你是个忧郁的人，你知道要剪出一个人的影像，技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观察。”

剪影者从事剪影的行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一直过着流浪的生活，以前是在各地的观光区为观光客剪影，后来观光区也被照相师傅取代了，他只好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出卖自己的技艺，他的感慨不仅仅是生活的，而是“我走的地方愈多，看过的人愈多，我剪影的技术就日益成熟，捕捉住人最传神的面貌，可惜我的生意却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在南部乡下，一天还不到十个人上门。”

做为一个剪影者，他最大的兴趣是在观察，早先是对人的观察，后来生意清淡了，他开始揣摩自然，剪花鸟树木，剪山光水色。

“那不是和剪纸一样了吗？”我说。

“剪影本来就是剪纸的一种，不同的是剪纸务求精细，色彩繁多，是中国的写实画；剪影务求精简，只有黑白两色，就象是写意了。”

因为他夸说什么事物都可以剪影，我就请他剪一幅题名为“黑暗”的影子。

剪影者用黑纸和剪刀，剪了一个小小的上弦月和几粒闪耀为星星，他告诉我：“本来，真正的黑暗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但是世间没有真正的黑暗，我们总可以在最角落的地方看到一线光明，如果没有光明，黑暗就不成其黑暗了。”

我离开剪影者的时候，不禁反复地回味他说过的话。因为有光明的对照，黑暗才显得可怕，如果真是没有光明，黑暗又有什么可怕呢？问题是，一个人处在最黑暗的时刻，如何还能保有对光明的一片向往。

现在这张名为“黑暗”的剪影正摆在我的书桌上，星月疏疏淡淡的埋在黑纸里，好像很不在意似的，“光明”也许正是如此，并未为某一个特定的对象照耀，而是每一个有心人都可以追求。

后来我有几次到公园去，想找那一位剪影的人，却再也没有他的踪迹了，我知道他在某一个角落里继续过着飘泊的生活，捕捉光明或黑暗的人所显现的神采，也许他早就忘记曾经剪过我的影子，这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悠闲的下午相遇，而他用二十年的流浪告诉我：“世间没有真正的黑暗。”即使无人顾惜的剪影也是如此。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 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三十年代最当红的男明星白云自杀去世了。

当年白云在上海的盛况，据说目前最红的明星秦汉、秦祥林、王冠雄，李小飞加起来都还比不上，我父母那一辈的影迷，一提起白云，总是勾起一些伤感的回忆；谁想到那个时代在银幕上最闪亮的明星，死后竟是黄土一，连墓碑都找不到。卅年的年华，把白云从地上最明亮的地方，埋到最黑暗的地下。

白云自杀的同时，我最喜欢的智慧型明星英格丽褒曼也逝世了，可是两人的身影却是完全不同的景况，褒曼逝世的时候，她的儿女都围绕身边，倍极哀荣。第三天台湾电视公司还播出一个一小时的专辑“英格丽褒曼的荣耀”，来纪念这位为全世界尊敬的影人。



可是白云呢？白云的逝世在电视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新闻，更何况是专辑了。当初他为自己取名为“白云”就已经为结局下了断语，他生前有两句话：“生是飘客，死是游魂。”是有着多么深沉寥落的寓意，怪不得一些老演员像葛香亭、欧阳莎菲在他坟前致祭时也免不了老泪纵横。

中国演员老来的处境，总是令我油然地兴起衷感之心，他们不能像西方的演员，终其生都闪烁着明星的光泽，他们不是恒久的星星，而是瞬息消逝的流云。但是又何尝演员如此，这触及到我经常思考的时间问题，时间，对一位曾经光芒万丈的人是一个多么无情的杀手。怪不得白云逝世的时候，一位影剧记者慨乎言之，问起如今当令的年轻演员，他们竟茫然的问起：白云是谁？

白云是谁呢？白云千载空悠悠，白云只是在干净的天空中飘过的一朵云吧。它在清晨的旭日中，在黄昏的夕阳里，都会反射出五彩的光泽，但一到了黑夜，再美的云也没有人看见了。

我最喜欢辛弃疾的“破阵子”，这是辛弃疾为纪念当时一位具有军事和经济才华的

思想家陈亮，所吟赋出的壮词：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的词意是美的，在美的背面却有一种对时光流逝的哀伤，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是“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从这两句词来看看白云，实在最贴切不过。

多少令人怀念的人物，终也免不了白发生的处境，更糟的是，在辉煌后的寂寞，使一位曾扮演过顾盼自雄的英雄人物，最后在偏远的旅馆仰药自杀。

前几天，两位菲律宾的华裔画家洪救国、王礼博来台湾，我抽出两天的时间，陪他们到台中去探望老友席德进的墓园，同行的还有画家李锡奇、朱为白，以及席德进的生前知己卢声华。

我们到达大度山花园公墓时，正好是阳光最烈的正午，阳光遍照在墓园上，附近的相思林里传来喧哗的鸟声。席德进的墓园是他生前亲手规划，格局很像中国明朝小小的园林。在墓园里有一座“望乡亭”，颇能见到画家最后的心愿。我站在“望乡亭”的圆门，往山下望去，那里没有画家的故乡，只有栉比鳞次的楼房层层相叠，我们的心情在那一刻都沉默了起来。

席德进曾以高超的画艺，感动过千千万万的心灵，他逝世时也是倍极哀荣。可是在他逝世一周年举行画展会场里，观众却是三三两两冷冷清清，我曾在画展会场坐了一个下午，直到画廊的灯暗了才默默离去，心中浮起的仍是辛弃疾“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两句。

在席德进的墓园里，种了两种他生前最爱的植物，两株凤凰树和三株木棉，经过一年的培植，都已经长得比望乡亭还高了。凤凰依旧，木棉无恙，而我们这位曾享大名的艺术家长眠地下，他的名，他的艺，可叹的在时间冲刷下，成为群众心里一个暗淡的记忆。

离开席德进的墓园，车子往大度山下疾驰，我回头还看见那一株长得特别高的凤凰木，我在想着，这一株凤凰花开的时候，年轻一辈的艺术家心中，席德进还能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

阳光是那样无私地覆盖着我们，而太阳的沉落总是那样无情的不肯为黑夜停留，那些死去的艺术家们躺在阴冷黑暗的地下，他们再也不能享受阳光下的喜悦。

在我的档案里，有一帧我为席德进拍的照片。他站在中部大平原怒放的野花群中，鲜明的清晨曝光把他的脸刻成一座明暗分明的塑像，他仰起头来呼吸着阳光，如今，那种情境再也不能重回了。

我们每天能走过阳光的小径，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能让阳光或温柔或狂野的照射，是一件多么开朗的事，我想说的是，就珍惜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岁月吧，因为阳光不会为我们停留，再伟大的艺术家也留不住它。

——一九八二年十月六日

## 一探静中消息

看过晓云法师的禅画，步出展览室时，台北已是黄昏了，沿着笔直的仁爱路向西边看去，一轮金澄澄的夕阳正高挂在大厦的顶端。我向着夕阳的方向散步，发现整条仁爱路美丽的木棉花都落尽了，看似枯寂的木棉树，枝桠间的绿芽正从树中抽长出来。

我恍然间觉得，金橙一样色泽的木棉花固然是美的，但那一刻，细嫩的芽之美也毫不逊色。我又想起旧时乡间的木棉树，它们不仅会开美丽的花，花后还结成一颗颗的棉果，在初夏来临的时刻，棉果在空中爆开，声音隐然可闻，然后一丝丝如絮的木

棉就从四空飘散下来，那景致比起光是开放掉落的木棉还美，因为它有果有棉，还能散落在广大的大地。

可惜台北的人无福看到木棉有果，更看不到果中的棉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空气太污浊了，也许是车声太嘈杂了，也许是天空太灰黯了，台北的木棉总没有一株结出真正的木棉，这样想着，木棉絮在乡间飘落的姿势就更美了。

我看过无数艺术家用心血创作的结晶，它们都或多或少有可观之处，但是我们看画的时候本来心是空的，看完之后整个被充实起来，有时候心里被塞得完全没有空间，总要经过一段宁溢的时间，心里才平静下来。

看晓云法师的禅画，经验却是完全不同。那种感觉仿佛我们在深夜里读陶渊明和王维的田园诗，短短几笔，淡淡着墨，不能激起心灵澎湃的情感，反使我们的澎湃安静下来。它不是有东西塞进我们心里，而是把本来充塞在我们心中的俗虑清洗了出去，就像暴雨后的山涧，溪水初是混浊，在雨过天青之时，溪水整个清澈，而山中的泥泞污秽也被清洗一空。

在生活的奔忙里，我们的心仿佛被充塞得饱满了，这种饱满使我们遇树不见树，过林不见林，更不要说能静下来看路边的小草小花了。欣赏过晓云法师的禅画，它使我们饱满的心变成虚空，那虚空乃可以涵容，可以让大地穿梭，可以成为一片广阔的平野。

晓云法师有一幅画，画中一个细小的汉子挑着黄麻，穿出了一片乱墨飞舞的树林，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本有黄麻三担重，如今只剩一担；挑到一处放下来，正是身心自在。”正是描写那样的感觉。要到身心自在的境界，非得把那最后一担也放下不可，也就是要做到“世界光如水月，心身皎若琉璃”的境界。

我觉得“禅画”之可贵处，也是与一般绘画的不同处，就是它在一幅画里也许没有任何惊人之笔，但是它讲究“触机”，与其他艺术比起来，是一支针与一个汽球之比，那支针细小微不可辨，却能触中人的心灵之机，这正是晓云法师所说：“无异是另开辟了一个清湛的源泉，从人的有限中更拓出无限的国度——性灵的国度，礼教是人底范畴的闲邪，性灵是人自然放射的悲智之光。”

那么，禅画所表现在画面上的精神，可以说是“留白”，包括内容的留白和形式的留白，是在画面上我们不能完全捕捉到作者的意思，他往往留下一个线索，或许多线索，观者只能循线摸索，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也因于禅画有这样的特质，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宋朝以还的文人画可以说多少具有一些禅意，而明代影响后世最大的两位画家，一是石涛，一是八大山人，他们的画非但禅境殊深，本身也皆是出家的和尚。

历来论石涛者都认为他的艺术“无法”，乃是撷取了中国各派之法“独创我法”，晓云法师谈到石涛，曾用了这样譬喻：“石涛之画风是如何洒脱不拘，正等于中国之南禅到了一花五叶之后，一切风规律仪都放合了。”正是触到了禅画之机，禅画之“画”是有法度的，但禅画之“禅”就元迹可循了，完全要看道心的修为。

道心何以修为？晓云法师有一幅画，画的是高士面壁，三五笔成篇，只题了几个字“一探静中消息”，我想这个“静”字也就是道心修为的起点了。

人总是容易被动着的事物感动，因为人总有个活活泼泼的本质，所谓世上没有不



落的花，没有不流的水，水流不尽，花落不了，总有一个活泼的世界。但是在静中追探的人却能在花落水流之间，觉悟到万物之无常，悟人性之真常，这就是修为！

我们且来读几段晓云法师常引的有关静的诗，来一探静中消息：

雪里梅花初放，暗香深夜飞来；

正对寒灯寂静，忽将鼻孔冲开。（憨山禅师）

风从何处来，众响动岩穴；

静听本无声，如何有起灭。（苏东坡）

碧涧泉水清，寒山月华白；

默知神自明，观空境逾寂。（寒山禅师）

玲瑰色淡松根月，敲磕声清竹罅风；

独生独行谁会我，群星朝北水朝东。（永明禅师）

独坐穷心寂杳冥，个中无法可当情；

西风吹尽拥门叶，留得空阶与月明。（王维）

落落寒松石涧间，无琴无语听潺援；

此翁不恋浮名大，日坐茅亭看远山。（浙江和尚）

由以上所引的诗句，可以想见“静中消息”乃不是追求得来，而是一探所得的触机，最妙的是这个“探”字，问题是忙碌的现代人能享受这一探的人恐怕也寥无几人了。那好像同样一株木棉，在乡间能安然结果，棉絮飘飞，而到了市声凡尘，则只能开出娇艳的花，却不能结果成棉了，恐怕连一株沉默的木棉都能感受到静的力量，何况是在木棉树下还能沉思的人呢？

附注：晓云法师，俗名游云山，1914年生于广东，为岭南派绘画大师高剑父之高足，曾于印度泰戈尔大学研究印度艺术，并教授中国艺术。足迹遍历世界及中国名山大水。现任文化大学永久教授兼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1957年剃发出家，即致力艺术、宗教之推展，所绘禅画享誉海内外，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台北太极艺廊举行个展，这是他五十年来首度在台北举行禅画个展，观后甚为感动，略志其感。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 菠萝蜜

开车载朋友路经天母东路，突然看见路边货车挂了一块大木板：“菠萝蜜，很好吃。”我问朋友说：“吃过菠萝蜜吗？”

“没有。”

“去买一个来吃。”虽然我的车子已经开远，为了让朋友一尝菠萝蜜的滋味，立即回转车子，绕了一圈，停在挂着菠萝蜜牌子的货车旁。

卖菠萝蜜的是一个年轻娇小的小姐，显得那些菠萝蜜更为巨大，菠萝蜜也确实是巨无霸的水果，只有大西瓜勉强可以与它比大。

“小姐，请帮我称一个菠萝蜜。”我说。

她有点艰难的把菠萝蜜放在秤上，说：“三千六百元。”

我听了，倒退三步，因为我原来预期一个菠萝蜜顶多五六百元。想到去年我在高

雄县六龟乡的不老温泉，挑了一个最大的菠萝蜜才五百元，而且现挑现开，老板把肉挑出，把心包好才交给我们，没想到在台北挑了一个最小的，竟是七倍的价钱。

小姐看我面有惧色，说：“不然，你买一半，只要两千元左右。”

我摇摇头。

她说：“四分之一？大约只要一千元。”

我又摇摇头。

她说：“我还有剥好的，一盒三百五，三盒一千元。”

最后，我买了一盒剥好的菠萝蜜，由于冻在冰柜，十分清凉，可惜只有十几粒，实在太贵了，不过，朋友总算也吃过菠萝蜜了。

我对朋友说，菠萝蜜会变成这么贵的水果真是始料未及，从前我们老家山上就种着一棵菠萝蜜树，树形并不高大，只有一丈左右，但每年到夏天盛产，总会结出二三十颗果实，每颗都有二十几斤重。

当时在乡下，菠萝蜜没有人要买，因此收成时顶烦恼的，总要捧去送给亲戚，有

时亲戚嫌麻烦，甚至不肯要。

剖菠萝蜜是一件大工程，因为果实的粘性很强，刀子常会粘在其中，每次父亲把菠萝蜜剖开，衣裤总是汗湿了。

菠萝蜜的肉取出，肉质金黄色，味道强烈，就像把蜂蜜浇在起司上，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水果比菠萝蜜更甜了。

菠萝蜜的种子大如橄榄，用粗海盐爆炒，味道香脆，还胜过天津炒栗，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喜欢吃的，抓一把藏在口袋，一整天就很快乐了。

菠萝蜜心，像椰子肉一样松软，通常我们都用来煮甜汤，夏夜的时候，坐在院子喝着热乎乎的甜汤，汗水流得畅快，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曾经在南洋生活过的父亲，吃菠萝蜜时，常会提起战时在南洋的艰苦生活，有时候把菠萝蜜拿来当饭吃，那时总是嫌菠萝蜜长得还不够大，现在则一个都嫌太大，十几个孩子吃不完。

嫌菠萝蜜太大，是因为三十几年前还没有冰箱，切开的菠萝蜜要当天吃完，否则

隔夜就烂掉了。为了把一颗菠萝蜜一次吃完，我们也把菠萝蜜当饭吃，一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菠萝蜜，那强烈的特殊芳香，就立刻在心里涌现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从前送人都嫌麻烦的菠萝蜜，现在竟是台北最昂贵的水果。我和朋友坐在车里，细细品尝那用小盒盛装的冰镇菠萝蜜，真有一点世事难料之感。

朋友说：“菠萝蜜会这么贵，可能是近年佛教盛行的缘故，‘菠萝蜜’是多么好的名字，好像吃了就会开悟呢！”

“菠萝蜜”确实是好名字，它原产于印度，根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菠萝蜜，梵语也，因此果味甘，故借名之。”菠萝蜜在佛教的原意是“到彼岸”，拿来称呼一种水果，使人在吃的时候也容易沉入了新的境界，想到那遥远的彼岸是不是金黄色，而充满着石蜜与醍醐一样的芳香呢？

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年菠萝蜜成熟就已经立秋了，热带的雨季来临，每日午后，大雷雨像赴约似的，奔跑飘洒在南方的山林。我常靠着窗口，看那雨中的菠萝蜜树，看着果实一天天长大，心里就会为土地与天空的力量感动。然后我会想，有一天我一

定会穿过菠萝蜜的圆叶，翻过背后的山，到一个繁华的地方去。

那繁华，是我的彼岸。

但是，此刻我生活在当时向往的繁华城市，立秋大雨中的小屋，靠在窗口的孩子却成了我现在的彼岸了。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萝蜜多。

在智慧体验最深的地方，哪里才是此岸？哪里才是彼岸？在此岸与彼岸之间，船的航行是不是也有好的风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不是也有休憩之所在呢？

中年以前，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奔赴自定的“彼岸”而努力，爱情、名利、权位、成功都是岸上的风景；到了中年，所有的美景都化成虚妄的烟尘，俗世的波折成为一场无奈，我们开始为另一个“彼岸”奔忙，解脱、永生、自在、净土，直到我们观见了心中的消息，才恍然大悟，彼岸根本就是永无尽期，菠萝蜜多永在终极之乡。

何处有真实的“彼岸”呢？在“此岸”中是否有彼岸的消息呢？

菠萝蜜到底是最后的解脱？或者只是一个水果？能好好吃一个水果，是不是也能

回味到净上的芬芳？

童年时被迫把菠萝蜜当饭吃，是好的，因为“菠萝蜜多”；现在菠萝蜜如此昂贵，把菠萝蜜当珍珠来吃，也是好的，因为“菠萝蜜甜”。

菠萝蜜本无贵贱、是非、高下，一向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的心也是如此，童年向往繁华的心与中年渴望隐遁的心是同一个心；少年访煌时四散奔驰的心与中年静定时返观自在的心是同一颗心。

心的本色是相同的，只是在时光中浮动而已。

菠萝蜜的本色也是相同的，但有时暗香浮动，有时照见五蕴皆空。

吃完菠萝蜜，我开车绕过天母东路，开往阳明山的小路，沿路相思树与松林迎风招展，像极了我们童年的山林，脑海中突然浮现这样的句子：

五月松风

人间无价

满目青山



## 菠萝蜜多

菠萝蜜的香气于是随着松风，环绕了整个山林。

## 金刚糖

路过乡间小镇，走过一家杂货铺，突然一幅熟悉的影像吸引了我。

杂货铺的玻璃柜上摆了一个大玻璃瓶，瓶中满满的糖果，红，绿、白相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是“金含”！我几乎跳了起来。

“金含”是一种我以为早已失传的糖果，它的形状如弹珠，大小像桔子或酸李，颜色如同西瓜的皮，有的绿白、有的红白的间杂着。

“金含”又称为“金刚糖”，因为它硬如铁石，如果不咬破，轻轻的含在嘴里，可以从中午含到日落。

“金含”几乎是我们童年的梦，是惟一吃得到，也是惟一吃得起的糖果。一毛钱可以买两粒，同时放人嘴里含着，两颊就会像膨风一样的鼓起，其他的小朋友就知道你是在吃金含，站在一边猛吞口水，自己便感觉十分的骄傲和满足了。

爸爸妈妈很反对我们吃糖，绝对不会买糖给我们，所以想吃金含往往要大费苦心。在野外割牧草时，乘机提一些蟾蜍或四脚蛇去卖给中药铺；或者放学的时候到郊外捡破铜旧锡玻璃瓶簿子纸卖给古物商；或者到溪边摸纳仔到市场去卖……

由于要赚一毛钱是那么辛苦，去买金含来吃时就感到特别欢喜，好像把幸福满满的含在嘴里，舍不得一口吃下去。

卖金刚糖的小店就在我去上学途中的街角，每天清晨路过时，阳光正好穿过亭仔脚，照射在店前的瓶罐上，“金含”通常装在大玻璃瓶里，阳光一照，红的、绿的、白的，交错成一幅迷人的光影，我有时忍不住站在小店前看那美丽的光影，心神为那种甜美的滋味感动，内心滋滋的响着音乐。

经过三十几年了，金含的甜美依然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在那个“残残猪肝切五

角”的时代，因为物质贫乏，许多微不足道的事物反而给我们深刻的幸福。

可见幸福并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对现状的满足。

我花了五块钱向看杂货店的阿婆买了两粒金含，几乎是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的放入口中，就像童年一样，我的两颊圆圆的鼓起，金含的滋味依然甜美如昔，乡下的小店依然淳朴可亲，玻璃瓶里依然有错落的光影，这使我感到无比的欢喜。

我踩着轻快的步子，犹如我还是一个孩子，很想大声的叫出来，告诉每一个人：

“我在吃金含呢！你们看见了吗？”

## 鸡肉丝菇

带侄儿到乡间的游乐场去玩，无意间在龙眼树下看到鸡肉丝菇的踪迹。

我对孩子们说：“这是鸡肉丝菇，我们采回去给阿妈，阿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大侄儿说：“叔叔，你不要乱采，我们自然课本里说，有许多菇类是有毒的。”

“不会的，叔叔认得鸡肉丝菇。”我一边采撷那些线条十分优美的菇，一边向侄儿传授爸爸教我分辨菇类有毒的方法。

从前乡村生活清苦，春夏的雨后我们常到野外去采菇。大部分菇类是认识的，当然不会有毒，也有许多菇类是从未见过的，又如何未知道有无毒性呢？

爸爸教我们一个简单的方法，把水烧开，丢一朵菇进去，滚一滚，如果汤水依然清静，就是可吃的菇；如果汤水变色，就是有毒的菇；如果汤水墨黑，就是可能致命的菇。

我们用这个最简易有效的方法来检验菇类，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我在乡下吃了十几年的菇，从未中毒。

侄儿听了，非常开心，说：“我们自然老师从来没有教过这个呢！”

我说：“是呀！你们自然老师的知识是来自课本，阿公的知识却是来自土地和真正的自然，叔叔也只是学到一些皮毛而已。”

我们总共采了两大袋鸡肉丝菇，才踩着夕阳的光彩回家。

在路上，我想到所有的菇类里最令人怀念的就是鸡肉丝菇的滋味，不论清炖。爆炒、煮汤、油炸，都是鲜美无比，特别是妈妈的厨艺很好，每次看到一大盘鸡肉丝菇从灶间端出来，都使我们因为雀跃而心神震动。

为了形容这种菇的美味，从前难得吃肉的人以鸡肉来比拟它，但是真正的鸡肉，滋味也比不上鸡肉丝菇的万分之一呀！

当我们把两大袋鸡肉丝菇放在桌上时，妈妈欢喜得差一点说不出话来，隔了几秒钟才庄严无比的拈起一朵，放在鼻子深深的嗅闻，说：“很多年没有吃到鸡肉丝菇，自从你爸爸过世之后，再也没有人上山去采过。”

妈妈只留下炒一盘的分量，其他的分成几份，叫我们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妈妈说：“这么多年，只要能吃到一朵鸡肉丝菇，也会很感动呀！”

侄儿说：“更正，只要能看见或者闻到，就会很感动了。”

我们都忍不住大笑，我想到妈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送入的那种心怀，感动得内心一阵温热，不愧是我的妈妈。

夜里，一家人围着吃饭，不像童年时代，一大筷子的吃鸡肉丝菇，每个人都是一朵一朵细细的咀嚼，仿佛要吃出那已失去许久的时光的滋味。

在静默中，我好像听见爸爸骑着铁马的声音，爸爸习惯到家时在门口按车铃，滴铃——滴铃——他的车把上总会挂着竹笋、野菜或山果，有时候，他会对在灶间忙碌的妈妈大叫：“阿秀，今天有鸡肉丝菇。”

然后，妈妈转过头来，脸上有非常灿烂的微笑。

## 长途跋涉的肉羹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看见爸爸满头大汗从外地回来，手里提着一个用草绳绑着的全新的铁锅。

他一面走，一面召集我们：“来，快来吃肉羹，这是爸爸吃过最好吃的肉羹。”

他边解开草绳，边说起那一锅肉羹的来历。

爸爸到遥远的凤山去办农会的事，中午到市场吃肉羹，发现那摊肉羹非常的美味，他心里想着：“但愿我的妻儿也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肉羹呀！”

但是那个时代没有塑胶袋，要外带肉羹真是困难的事。爸爸随即到附近的五金行买了一个铁锅，并向头家要了一条草绳，然后转回肉羹摊，买了满满一锅肉羹，用草绳绑好，提着回家。

当时的交通不便，从凤山到旗山的道路颠簸不平，平时不提任何东西坐客运车都会昏头转向、灰头土脸，何况是提着满满一锅肉羹呢？

把整锅肉羹夹在双腿，坐客运车回转家园的爸爸，那种惊险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虽然他是这么小心翼翼，肉羹还是溢出不少，回到家，锅外和草绳上都已经沾满肉羹的汤汁了，甚至爸爸的长裤也湿了一大片。

锅子在我们的围观下打开，肉羹只剩下半锅。

妈妈为我们每个孩子添了半碗肉羹，也为自己添了半碗。

由于我们知道这是爸爸千辛万苦从凤山提回来的肉羹，吃的时候就有一种庄严、

欢喜、期待的心情，一反我们平常狼吞虎咽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那长途跋涉，饱含着爱、还有着爱的余温的肉羹。

爸爸开心的坐在一旁欣赏我们的吃相，露出他惯有的开朗的笑容。

妈妈边吃肉羹边说：“这凤山提回来的肉羹确实真好吃！”

爸爸说：“就是真好吃，我才会费尽心机提这么远回来呀！这铁锅的价钱是肉羹的十倍呀！”

当爸爸这样说的时侯，我感觉温馨的气息随着肉羹与香菜的味道，充塞了整个饭厅。

不，那时我们不叫饭厅，而是灶间。

那一年，在黝暗的灶间，在昏黄的烛光灯火下吃的肉羹是那么美味，经过三十几年了，我还没有吃过比那更好吃的肉羹。

因为那肉羹加了一种特别的作料，是爸爸充沛的爱以及长途跋涉的表达呀！这使我真实的体验到，光是充沛的爱还是不足的，与爱同等重要的是努力的实践与真实的



表达，没有透过实践与表达的爱，是无形的、虚妄的。我想，这是爸爸妈妈那一代人，他们的爱那样丰盈真实，却从来不说“我爱你”，甚至终其一生没有说过一个“爱”字的理由吧！

爱是作料，要加在肉羹里，才会更美味。

自从吃了爸爸从凤山提回来的肉羹，每次我路过凤山，都有一种亲切之感。这凤山，是爸爸从前买肉羹的地方呢！

我的父母都是善于表达爱的人，因此，在我很幼年的时候，就知道再微小的事物，也可以作为感情的表达；而再贫苦的生活，也因为这种表达而显现出幸福的面貌。

幸福，常常是隐藏在平常的事物中，只要加一点用心，平常事物就会变得非凡、美好、庄严了。只要加一点心，凡俗的日子就会变得可爱、可亲、可想念了。

就像不管我的年岁如何增长、不论我在天涯海角，只要一想到爸爸从凤山提回来的那一锅肉羹，心中依然有三十年前的汹涌热潮在滚动。肉羹可能会冷，生命中的爱与祝愿，永远是热腾腾；肉羹可能在动荡中会满溢出来，生活里被宝藏的真情蜜意，

则永不逝去。

## 活的钻石

一个孩子问我：“叔叔，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钻石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问他：“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他说：“因为报纸上刊登了一个模特儿穿着一件镶满钻石的礼服，听说价值是一亿呢！”

我说：“有呀！这个世界上所有活着的钻石都比钻石珍贵而有价值。”

“钻石不是矿物吗？怎么会有活的钻石呢？”

我告诉孩子，凡是有价值的、生长着的事物，我们都可以叫它是活的钻石。像我们可以说花是活的钻石、爱是活的钻石、智慧是活的钻石、一个孩子是活的钻石，我摸摸孩子的头说：“你也是活的钻石呀，如果用克拉来算，你的价值也超过一亿呢！”

孩子不可置信的看着我，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价值的混乱。但是价值确是如此被混乱的，许多人误以为钻石的价值是真实的，反而不能相信世间有许多事物，其价值犹在钻石之上。

就像毒品好了，每次当警方查获大批的海洛因或安非他命，新闻报导常说：“此次查获的毒品，价值五亿四千万元。”这使我们读了感到混乱，因为毒品在不吸毒的人眼中根本是一文不值的，甚至会伤身害命，怎么可以有那么高的“价值”？

钻石虽然不是毒品，它的价值与价钱是值得思考的。钻石作为一种石头，它的价值是中立的，它的光芒，是因为附加的价值而显现。

如果是以钻石来表达爱情的永恒坚贞，钻石就变得有价值。

如果是以钻石来炫耀自己的虚荣，则钻石是一文不值的。

如果是以钻石参加慈善的义卖，去救助那些贫苦的众生，钻石就变得有价值。

如果把钻石收藏于柜中，甚至无缘见天日，则钻石是一文不值的。

有了好的附加价值，使钻石活了起来。

变成虚荣与炫耀的工具，钻石就死去了。

不只是钻石，所有无生命的、被认为珍宝的事物皆是如此，玉石、翡翠、珍珠、琥珀、琉璃。黄金、珊瑚等等，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因为“意义”而确定的，意义则是由于“心的态度”而确立的。

如果我们真能确立以心为主的人格与风格，来延伸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会显现生命的诚意，使生活的一切都得到宝爱与珍惜。每一朵花。每一个观点、每一段历程都变成“活的钻石”，每一分爱、每一次思维、每一次成长都以“克拉”来计算。

在这无常的世界、每一步都迈向空无的人间，重要的是“活”，而不是“钻石”。

每时每刻都是活生生的、都走向活的方向、都有完全的活。

每一个刹那都淳珍宝爱、都充满热诚与美、都有创造的力。

那么，生命就会有钻石的美好、钻石的光芒了。

## 水中的蓝天

开车从莺歌到树林，经过一个名叫“柑园”的地方，看到几个农夫正在插秧。由于太久没看到农夫插秧了，再加上春日景明。大地辽阔，使我为那无声的画面感动，忍不住下车。

农夫弯腰的姿势正如饱满的稻穗，一步一步将秧苗插进水田，并细致敬谨的往后退去。

每次看到农人在田里专心工作，心里就为那劳动的美所感动。特别是插秧的姿势最美，这世间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向前的，惟有插秧是向后的，也只有向后插秧，才能插出笔直的稻田；那弯腰退后的样子，总使我想起从前随父亲在田间工作的情景，生出感恩和恭敬的心。

我站在田岸边，面对着新铺着绿秧的土地，深深的呼吸，感觉到春天真的来了，空气里有各种薰人的香气。刚下过连绵春雨的田地，不仅有着迷蒙之美，也使得土地湿软，种作更为容易。春日真好，春雨也好！

看着农夫的身影，我想起一首禅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是一首以生活的插秧来象征在心田插秧的诗。意思是惟有在心田里插秧的人，才能从心水中看见广阔的蓝天，只有六根清净才是修行者惟一的道路；要趣人那清净之境，只有反观回转自己的心，就像农夫插秧一样，退步原来正是向前。

站在百尺竿头的人，若要更进一步，就不能向前飞跃，否则便会粉身碎骨。只有先从竿头滑下，才能去爬一百零一尺的竿子。

人生里退后一步并不全是坏的，如果在前进时采取后退的姿势，以谦让恭谨的方式向前，就更完美了。

“前进”与“后退”不是绝对的，假如在欲望的追求中，性灵没有提升，则前进

正是后退，反之，若在失败中挫折里，心性有所觉醒，则后退正是前进。

农人退后插秧，是前进，还是退后呢？

甲得从前在小乘佛教国家旅行，进佛寺礼拜，寺院的执事总会教导，离开大殿时必须弯腰后退，以表示对佛的恭敬。

此刻看着农夫弯腰后退插秧的姿势，想到与佛寺离去时的姿势多么相像，仿佛从那细致的后退中，看见了每一株秧苗都有佛的存在。

“青青秧苗，皆是法身”，农人几千年来就以美丽谦卑的姿势那样的实践着。那美丽的姿势化成金黄色的稻穗，那弯腰的谦卑则化为累累垂首的稻子，在土地中生长，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不正是法身显化的奇迹吗？

从柑园的农田离开，车于穿行过柳树与七里香夹道的小路，我的身心爽然，有如山间溪流一样明净，好像刚刚在佛寺里虔诚的拜过佛，正弯腰往寺门的方向退去。

空中的蓝天与水中的蓝天一起包围着我，从两颊飞过，带着音乐。

## 咸也好，淡也好

一个青年为着情感离别的苦痛来向我倾诉，气息哀怨，令人动容。

等他说完，我说：“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呀！”

他茫然的望着我。

我说：“如果没有离别，人就不能真正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味有离别，人间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离别从这个观点看，是好的。”

我们总是认为相聚是幸福的，离别便不免哀伤。但这幸福是比较而来，若没有哀伤作衬托，幸福的滋味也就不能体会了。

再从深一点的观点来思考，这世间有许多的“怨憎会”，在相聚时感到重大痛苦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没有离别这件好事，他们不是要永受折磨，永远沉沦于恨海之中吗？

幸好，人生有离别。

因相聚而幸福的人，离别是好，使那些相思的泪都化成甜美的水晶。



因相聚而痛苦的人，离别最好，雾散云消看见了开阔的蓝天。

可以因缘离散，对处在苦难中的人，有时候正是生命的期待与盼望。

聚与散、幸福与悲哀、失望与希望，假如我们愿意品尝，样样都有滋味，样样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高僧弘一大师，晚年把生活与修行统合起来，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有一天，他的老友夏丐尊来拜访他，吃饭时，他只配一道咸菜。

夏丐尊不忍的问他：“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

“咸有咸的味道。”弘一大师回答道。

吃完饭后，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丐尊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平淡的开水？”

弘一大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表达弘一大师的道风，夏丐尊因为和弘一大师是青年时代的好友，知道弘一大师在李叔同时代，有过歌舞繁华的日子，故有此问。弘一大师则早

就超越咸淡的分别，这超越并不是没有味觉，而是真能品味咸菜的好滋味与开水的真清凉。

生命里的幸福是甜的，甜有甜的滋味。

情爱中的离别是咸的，咸有咸的滋味。

生活的平常是淡的，淡也有淡的滋味。

我对年轻人说：“在人生里，我们只能随遇而安，来什么品味什么，有时候是没有能力选择的。就像我昨天在一个朋友家喝的茶真好，今天虽不能再喝那么好的茶，但只要有茶喝就很好了。如果连茶也没有，喝开水也是很好的事呀！”

## 有风格的小偷

走过一家羊肉炉店的门口，突然有一个中年人的声音热情的叫住我。

回头一看，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中年人，我以为是一般的读者，打了招呼之后，正

要继续往前走。

没想到中年人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臂，说：“林先生一定不记得我了。”

我尴尬的说：“很对不起，真的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中年人说起二十年前我们会面的情景，当时我在一家报馆担任记者，跑社会新闻。有一天，到固定跑线的分局去，他们正抓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手法高明，自己偷过的次数也记不得了。据警方说法，他犯的案件可能上千件，但是他才第一次被捉到。

有一些被偷的人家，经过几星期才发现家中失窃，也可见小偷的手法多么细腻了。

我听完警察的叙述，不禁对那小偷生起一点敬意，因为在这混乱的社会，像他这么细腻专业的小偷也是很罕见的。

当时，那小偷还很年轻，长相斯文、目光锐利，他自己拍着胸脯对警察说：“大丈夫敢做敢当，凡是我做的我都承认。”

警方拿出一叠失窃案的照片给他指认，有几张他一看就说：“这是我做的，这正是我的风格。”

有一些屋子被翻得凌乱的照片，他看了一眼就说：“这不是我做的，我的手法没有这么粗。”

二十年前，我刚当记者不久，面对了一个手法细腻、讲求风格的小偷，竟自百感交集。回来以后写了一篇特稿，忍不住感慨：“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这么灵巧、风格这样突出的小偷，又是这么斯文有气魄，如果不作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吧！”

从时光里跌回来，那个小偷正是我眼前的羊肉炉老板。

他很诚挚的对我说：“林先生写的那篇特稿打破了我的盲点，使我想眼：为什么除了作小偷，我没有想过做正当的事呢？在监狱蹲了几年，出来开了羊肉炉的小店，现在已经有几家分店了，林先生，哪一天来给我请客吃羊肉呀！”

我们在人群熙攘的街头握手道别，连我自己都感动了起来，没想到二十年前无心写的一篇报导，竟使一个青年走向光明的所在。这使我对记者和作家的工作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人格与风格的延伸，正如一个小偷偷东西的手法，也是他人格与风格的延伸，因此，每一次面对稿纸怎么能不庄严戒慎呢？

现在由我来为这个改邪归正的小偷写一个结局：

“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这么灵巧、风格这样突出的小偷，又是这么斯文有气魄，现在改行卖羊肉炉，他做的羊肉炉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 早觉

我在不知不觉间就参加了早觉会。

在住家附近有台北的四兽山，近几个月时常清晨去攀爬，认识一些早觉会的人，他们说：“林先生这么早起，也算是我们早觉会的人了。”

我就这样参加了早觉会。

像我这样的年纪参加早觉会是有一点尴尬，因为“早觉会”的成员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不是早已退休，就是在家中无事，才有时间把一天最好的时光花在山上。

我既不老不少，又是个忙人，在“早觉会”中是个异数。

不知道“早觉”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意思可能是“早睡早醒”的人。那么，是不是所有早睡早醒的人都可以说是“早觉”呢？

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人早睡早起，但是他们是为了谋求更大的权力、独揽更大的利益、追求更大的名声，他们虽然也早睡早起，但睡觉时千般计较，醒来时百般需索，这种人，算不算是“早觉”呢？

早觉，应该不只是早睡早起。

早觉，应该是“及早觉悟”。

由于看清了权位名利终必成空，及早开启自己的性灵之门，这是早觉。

知道了人生的追求到最后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及早去探索自己的神明之钥，这是早觉。

体会了现在乃是生命惟一可掌握的时刻，进入一种清明欢喜的境界，这也是早觉。

因此，早觉不只是早睡早起这么简单的事，早觉是放下、拾得、无所牵绊的大丈夫事。

有时起得更早，唱着许多年未唱的歌，内心就随着早晨的微风与鸟鸣飞扬起来。  
感觉那些早觉的人，个个像赤子一样。  
俯望着台北东区过分拥挤的楼房，我就祈愿：希望这城市多一些早觉的人呀！

## 知了

山上有一种蝉，叫声特别奇异，总是吱的一声向上拔高，沿着树木、云朵，拉高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然后，在长音的最后一节突然以低音“了”作结，戛然而止。倾听起来，活脱脱就是：

知——了！

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蝉如此清楚的叫着“知了”，终于让我知道“知了”这个词的形声与会意。从前，我一直以为蝉的幼虫名叫“蚰螬”，长大蝉蜕之后就叫作“知了”了。

蝉，是这世间多么奇特的动物，它们的幼虫长住地下达一两年的时间，经过如此漫长的黑暗飞上枝头，却只有短短一两星期的生命。所以庄子在《逍遥游》里才会感慨：“惠蛄不知春秋！”

蝉的叫声严格说起来，声量应该属噪音一类，因为声音既大又尖，有时可以越过山谷，说它优美也不优美，只有单节没有变化的长音。

但是，我们总喜欢听蝉，因为蝉声里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飞上枝头之后对这个世界的咏叹。如果在夏日正盛，林中听万蝉齐鸣，会使我们心中荡漾，想要学蝉一样，站在山巅长啸。

蝉的一生与我们不是非常接近吗？我们大部分人把半生的光阴用在学习，渴望利用这种学习来获得成功，那种漫长匍匐的追求正如知了一样；一旦我们被世人看为成功，自足的在枝头欢唱，秋天已经来了。

孟浩然有一前写蝉的诗，中间有这样几句：

黄金然桂尽，



壮志逐年衰。

日夕凉风至，

闻蝉但益悲。

听蝉声鸣叫时，想起这首诗，就觉得“知了”两字中有更深的含义。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一边在树上高歌，一边心里坦然明了，对自己说：“知了，关于生命的实相，我明白了。”

## 大佛的避雷针

我带孩子到南部乡下去玩，顺道参访南台湾的寺庙，才发现台湾的大佛愈来愈多，而且好像在比高一样，十几层楼高的大佛到处都是。有一些很小的寺庙前面也盖了大佛，在视觉上造成一种荒谬之感。

有一天，我带孩子去参观一座刚落成不久的大佛，有十层楼那么高。

孩子突然指着大佛像说：“爸爸，大佛的头上有避雷针。”

“是吗？”我顺着孩子的手势往上看去，由于大佛太高了，竟使我的帽子落下来。

孩子问我：“大佛的头上为什么要装避雷针呢？”

我说：“因为大佛也怕被雷打中呀！”

孩子说：“佛为什么怕被雷打中？在天上，是不是雷公最大呢？”

孩子的话使我无法回答而陷入沉思，我们千里迢迢跑来礼拜的佛像，祈求能保佑我们平安的佛像，自己也怕被雷打中哩！佛像既不能保佑自身的安危，又怎么能保佑我们这些比佛像更脆弱的肉身呢？

我想到，苏东坡有一次和佛印禅师到一座寺庙，看见观世音菩萨的身上戴着念珠，苏东坡不禁起了疑情，问佛印禅师说：

“观世音菩萨自己已经是佛了，为什么还戴念珠，她是在念谁呢？”

佛印说：“她在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苏东坡又问：“她自己不就是观世音菩萨吗？”

佛印禅师说：“求人不如求己呀！”

看着眼前大佛像头上的避雷针，大概也像观世音菩萨手里的念珠一样，是在启示我们：“求人不如求己呀！”

人因为蒙蔽了自己的佛心，很多人就把佛像当成避雷针；人如果开启了自己的佛心，就不需要避雷针，也不需要佛像了。

佛像需要避雷针，是由于佛像太巨大了。

人需要避雷针，是由于自我与贪婪太巨大了。

我们把佛像盖得很巨大，那是源于我们渴望巨大、不屑于向渺小的事物礼敬。很少人知道渺小其实是好的，惟有自觉渺小的人，才能见及世界如此开阔而广大。

把佛像盖得很大很大，那是“出神”的境界。

知道佛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那是“人化”的境界。

权势、名位、财富很大很大，那是“出神”。掌大权。有名位、大富有的人还能自觉很渺小，那是“人化”。

佛像不必盖得太大，因为心中有佛，佛就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如果心中无佛，巨大的佛像与摩天大楼又有什么不同呢？

平凡普通的老百姓一旦心中有佛，胸怀无限宽广，心中无挂碍、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则尘世的权势名利又怎能成为他的欲。拘限他的自由呢？

位高权重的公卿王侯一旦心中无佛，心怀狭小，欲望永无终极，名利权位正好成为围困他的砖墙，又何乐之有？

因此，佛像把避雷针装在头上，人应该把避雷针装在心中，时刻避免被利益与权力的引诱击中。只要能自甘于平凡、安心于平淡的生活、在平常日子也有生的意趣，那避雷的银针就已经装上了。

## 生活中美好的鱼

在金门的古董店里，我买到了一个精美的大铜环和一些朴素的陶制的坠子。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使我感到疑惑。

古董店的老板告诉我，那是从前渔民网鱼的用具，陶制的坠子一粒一粒绑在渔网底部，以便下网的时候，渔网可以迅速垂入海中。

大铜环则是网眼，就像衣服的领子一样，只要抓住铜环提起来，整个渔网就提起来了，一条鱼也跑不掉。

夜里我住在梧江招待所，听见庭院里饱满的松果落下来的声音，就走到院子里去捡松果。秋天的金门，夜凉如水，空气清凉有薄荷的味道，星星月亮一如水晶，我突然想起韦应物的一首诗《秋夜寄邱员外》：

怀君属秋夜，

静步咏凉天。

空山松子落，

幽人应未眠。

想到诗人在秋天的夜晚，散步于薄荷一样凉的院子里，听见空山里松子落下的声

音，想到那幽静的人应该与我一样在夜色中散步，还没有睡着吧！忽然感觉韦应物的这首诗不是寄给邱员外，而是飞过千里、穿越时间，寄来给我的吧！

回到房中，我把拾来的松果放在那铜环与陶坠旁边，觉得诗人的心与我的心十分接近。诗人、文学家、艺术家，乃至一切美的创造者，正是心里有铜环和陶坠的人。在茫茫的生命大海中，心灵的鱼在其中游来游去，一般人由于水深海阔看不见美好的鱼，或者由于粗心轻忽，鱼就游走了。

有美好心灵、细腻生活的人，则是把陶坠于深深沉人海中，由于铜环在手，波浪的涌动和鱼的游动都能了然于心，垂丝千尺，意在深潭，捕捉到那飘忽不定的思想的鱼，观点的鱼。

作为平凡人的喜乐，就是每天在平淡的生活里找到一些智慧的鱼，时时在凡俗的日子捞起一些美好的鱼。

让那些充满欲望与企图的人，倾其一生去追求伟大与成功吧！

让我们擦亮生命的铜环和生活的陶坠于，每天有一点甜美、一点幸福的感情，就

很好了。

夜里散散步，捡拾落下的松果，思念远方的朋友，回想生命的种种美好经验，这平淡无奇的生活，自有一种清明、深刻和远大呀！

## 在飞机的航道

一位年轻人说要带我去看飞机。

“飞机有什么好看呢？”我说。

他说：“去了就知道。”

我坐上他的机车后座，在台北的大街小巷穿行，好不容易来到“看飞机的地点”。

虽然是黄昏了，草地上却有许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远方火红的落日在都市的滚滚红尘衬托下，显得极为艳丽。

一架庞大的飞机从东南的方向，逆着太阳呼啸而来，等待着的年轻人全站直身子，

两臂伸直，高呼狂叫起来。

啸声震大的飞机低头俯冲，一阵狂风袭卷，使须发衣袖都飞荡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在尚未回过神的时候，飞机已经在松山机场降落。

我站在飞机航道上，回想着几秒钟前那惊心动魄的经验，身体里的细胞仿佛还随着飞机的喷射在震颤着，另一架波音 737 又从远方呼啸而来了……

载我来的青年，打开一罐啤酒，咕噜咕噜的灌进肚子里，说：“很过瘾吧！”

这个心脏纯净、充满热力的青年，和我年轻时代一样，已经连着三次联考落榜，正在等待兵役的通知。每天黄昏时分把摩托车飘到最高速，到这飞机最近的航道，看飞机凌空降落。

他说：“这城市里有许多心情郁卒的人，天天来这里看飞机，就好像患了某种毒痛一样。”他正在说的时候，夕阳的最后一丝光芒沉入红尘，一架有四个强灯的飞机降落，在灰暗的天空射出四道强光。

青年把自己挺成树一样，怪声一口，回过头来再次对我说：“真的很过瘾吧！”



“是呀!”我抬头看着飞机远去的尾灯，觉得如此迫近的飞行，确是震撼人心的。

“我每次心情不好，来看了飞机就会好过一点。站在飞机航道的我们是多么渺小，小得像一株草，那么人生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考试的好坏又有什么好计较呢？”

一直到天色完全沉黑了，虽然飞机依然从远方来，我们还是依依不舍的离开狂风飞扬的跑道。

我坐在机车后座，随青年奔驰在霓虹闪耀的城市，想着这段话：“我们是多么渺小，小得像一株草，人生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 在夜景的航道

在阳明山泡完温泉下山，立刻进入那在假日永远如肠胃炎的仰德大道，随着车阵逸通前进。

朋友的孩子建议我们走“秘密通道”，可能比较不会塞车。

秘密通道是转出仰德大道，进入一条林间完全无灯的小路。当我们的车子绕着文化大学正要下山的时候，看到台北的万盏华灯亮灿灿的，蔚成一片灯海，宽阔、辉煌、温暖，令人的心里也好像被点灯，亮滋滋的。

我每天站在家里的十五楼阳台看台北夜景，虽可以感觉夜景之美，却没想到台北的夜景美到这种境界。当场就建议朋友下车，专心的来看夜景。

站在临山的边缘看夜景，使人有张开双臂欢呼的冲动。我对朋友说，我曾经看过许多以夜景闻名的都市，像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罗马、香港等，“我们台北现在一点也不逊色呀”！

觉得台北的夜景美丽，除了真是美以外，也有一点感情与乡土的因素。你看，这是我们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城市呢！带孩子来看夜景也可以无愧了。

看到那些辉煌的灯火，想到一盏灯里面就有一户人家，就会感觉生命真的如是渺小，因于这种渺小，使我有一种谦卑之念；但也因为站在那渺小之外的山顶，使我生起一种豪情。这也是我喜欢看夜景的复杂情愫。

一起站在山顶看夜景的情侣，情不自禁的紧紧相拥，像要一起融化于夜色中。是呀，在那广邈的夜景里，在那无数的灯光里，与相约而再来的人相遇，是在邈绝无情的飘游里，多么稀有殊胜难得的因缘！正如两只萤火虫在夜色相会，互相点着灯笼。

于是，在微茫与冷凉的夜色里，以台北的夜景作证，紧紧相拥，渴望日后也可以在千盏万盏里，点亮自己的一盏灯火。

我们继续在无灯的森林小路穿行，心里一片光明，因为我们即使渺若萤火，也有夜景的航道。

有航道的人，再渺小也不会迷途。

## 在天地的航道

妈妈住在台北的时候，隔两天就会打电话回家，除了询问平安，就是吩咐大哥大嫂关于拜拜的事。

拜拜的事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除了早晚都要拜菩萨、神明，祖先之外，每隔几天总会有神明的生日、菩萨的诞辰、祖先的忌日，以及庙会、节庆等等。这些日子我们总是记不清，对妈妈可是历历如绘的。

每次看着妈妈讲电话，我就会想起在我小的时候，每隔几天总要随父母拜拜，拜拜当然是很好的事，因为总会吃到平常不能吃的好菜，家里的气氛也就会显得虔诚和热烈了。

可是，为什么要拜那么多呢？我时常问。

爸爸妈妈回答我：“拜拜是为了感谢，谢天谢地谢神明，感谢他们让我们的作物丰收，可以过好日子。拜拜也是为了祈求，因为我们人的力量太渺小，连自己的平安健康也不能作主，祈求神明菩萨庇佑我们，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作为农人的爸爸妈妈，他们最能感受到人是如此渺小，在台风时，眼看农作折落、遍地狼藉；在苦旱时，眼看植物枯死、土地龟裂；在病虫害来袭时，眼看辛苦耕耘的作物枯黄凋谢、血本无归。

所以，让我们虔诚合掌、燃香祈祷，顺境时谢天谢土，逆境时祈佛求神，那是因为深知人的渺小。

我从很小很小拜神祭祖时就有极谦卑虔诚的心，那是因为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并且也就深知那些自以为伟大而骄傲的人，只是无知和自我膨胀作祟，其实他们消逝于世间也只是一道烟尘！

现在我四十几岁了，依然渺小，依然祈祷求神拜菩萨、谢天谢地谢祖先。我的心中，还来不及生起一丝骄傲与傲慢，那是由于我已走过人生的许多渺小之旅。

## 粗海盐

在朋友家吃炒花生，非常芳香好吃，与平常吃的花生大为不同。

不禁好奇心大起，问起花生的做法。

朋友说：“一点也没有特别的技术，只是用粗海盐来炒罢了。”

朋友说着，从厨房柜里找出她所用的粗海盐，原来是我们小时候在用的那种没有处理过的盐。粗海盐的结晶很大，像是染了米色的冰糖一样。

朋友说，粗海盐的味道很好，营养丰富，煮菜的时候，只要加一点粗海盐，根本不需要加味素，就会齿颊留香了。

“像粗海盐这么好的东西被现代人舍弃，却用了味道不好、营养稀少的精盐取代，实在是很可惜。”朋友感慨的说。

这使我想起，从前许多好东西，因为被看为“粗糙”而舍弃了，不只海盐而已。曾经有一位朋友带一包“糖蜜”来送我，糖蜜是制造蔗糖第一道手续所熬出来的糖，黑色、呈蜜状，朋友说：只有这种糖蜜是有益身体的，像“特级砂白”的糖，对身体只有伤害。

有一些老东西虽粗糙，却有非凡的价值，像我们许多年前穿的粗棉、粗麻布，一直到现在，还是顶尖时装所追逐的。有一次去看“三宅一生”的最新时装，不仅是最粗的棉，还弄得绉褶不堪，我心里一叹：我小时候穿的面粉袋不就是这样吗？

特别是食物，愈粗糙愈有益健康，像糙米胜过白米，黑麦面包胜过白面包、天然食物胜过加工食品，我们不断的把食物做得精致，事实上是在为自己制造祸害。

在“过度加工”与“过度精制”的时代，使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盲点，并把这些盲点传给下一代，误以为加工与精制是好的，那些传统的、天然的事物反而被舍弃了。

我们坐在朋友的三合院里，谈着“粗”与“细”的倒错，朋友突然站起来，走到厨房，慎重的拿了一包粗海盐出来，她说：“这一包海盐送给你，你拿回去煮，就会发现食物的味道全不同了。”

她的话里有庄严的气息，使我忍不住双手捧着那包海盐，内心涌着感动。

原来，一包海盐也可以当作最好的礼物送人，这世上的一切都如许珍贵呀！

## 路上的情书

我捡过一封诀别的情书。

情书上有这样看来普通的句子：“当初是我选择了你，心里明知与你不会长久，还是执著的选择了你。”

“这些日子以来，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路。”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一定会认识比我好上千倍的女孩。”

“由衷地希望在没有我的日子，你依然过得好。”

会捡到这封情书是很偶然的。有一天我在路上散步，刮起一阵强风，一个印刷十分精美的信封落在我的眼前，信封没有署名，也没有缄封，我就打开来看。

是一封很长的诀别信，看来是十七岁的少女写给十八岁的男朋友的信，显然她是要离开他了，于是找了许许多多藉口。

奇怪的是，这封信收信和发信的人都没有名字，写信的少女叫作“March’，她的男朋友叫作“Decenber”，是三月写给十二月的信呢！可以想见十二月收到这封信，脸如寒冬的样子。三月的信写得这么苦，心情也不像阳春的季节。

可是，这么重要的信为什么会掉在路上呢？



它有几个时间的可能，一是少女写好信不小心遗落的，二是她随手丢弃，三是男朋友收到后，非常生气，回家的路上就顺手扔了。

不管如何，这封没有地址与署名的诀别信，一定是亲手递交的，可见这个少女非常有诚意，又写诀别信、又亲手交托。不像我们年轻时的感情事件，对方离开时的理由到如今都还是谜一样。

三月在信里说：“在你十八岁生日时，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一定会送你一枚银戒指，传说在十八岁生日时收到银戒指，此后将会一路顺畅平安。如今，这段甜蜜的过去就要放弃，明知你是真心爱我，December，回头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就好，珍重！再见！”

这结尾写得真不错，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读着路上偶然捡到的情书，想到少年时代我们的情感都是如此纠缠的，因为不能了解一切都只是偶然。

银戒指何必等到分手之后再送，今天送不是很好吗？明天的事，谁知道呢？

不知道后来三月找到四月，十二月找到一月没有？

那信纸也选得很好，是一个背着行李站在铁轨交叉点的少女，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好。

“不管怎么走，都会有路。”我把诀别的情书收好，想起这句话。

## 快乐地活在当天

报社的记者来访问，突然问起：“林先生有什么座右铭呢？”

我的座右，通常用 3M 的便条纸写一些当日的注意事项，于是撕几张下来给记者小姐看：

“出去时，别忘了买首蓂芽。”

“欠讲义的稿件，今日写。”

“缴房屋贷款。”

“帮亮言买毛笔。”

我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座右铭。”

记者笑起来：“林先生真爱开玩笑，我是说真正的座右铭。”

“什么是真正的座右铭呢？”

“就是刻在心里，时时用来规范和激励自己的一句话。”

这倒使我陷人困境了，因为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座右铭，如禁勉强说有，就是我还时常拿来实践的一句话：“快乐的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是禅宗的语言，是说人应该放下过去的烦恼、舍弃未来的忧思，把副的精神力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失去此刻就没有下一刻，不能珍惜今生也就无法向往来生了。

“活在当下”也就是“快乐来临的时候就享受快乐，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迎向痛苦”，在黑暗与光明中，既不回避，也不逃离，以但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我把“活在当下”加了“快乐的活在当下”，是除了承担之外，希望有期许、有愿望、有好的心情，不只坦然和自然，还希望能扭转此时此刻的生活，使自己永保喜悦

之心。

这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因此欠的稿件，要欢喜的写；缴房屋贷款，要欣然的缴；首蓂芽和毛笔，都要高兴的去买。

我的桌边依然贴着许多条子，只有“快乐的活在当下”不用张贴于座右，因为那正是我生活的态度。

## 鞋匠与总统

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在他当选总统那一刻，整个参议院议员都感到尴尬，因为林肯的父亲是个鞋匠。

当时美国的参议员大部分出身望族，因认为是上流、优越的人，从未料到要面对的总统是一个卑微的鞋匠的儿子。

于是，林肯首度在参议院演说之前，就有参议员计划要羞辱他。

在林肯站上演讲台的时候，有一位态度傲慢的参议员站起来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

所有的参议员都大笑起来，为自己虽然不能打败林肯却能羞辱他而开怀不已。

林肯等到大家的笑声歇止，他说：“我非常感激你使我想起来我的父亲，他已经过世了，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永远是鞋匠的儿子，我知道我作总统永远无法像我父亲作鞋匠做得那么好。”

参议院陷入一片静默里，林肯转头对那个傲慢的参议员说：“就我所知，我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正它。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是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艺术。”

然后他对所有的参议员说：“对参议院里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说到这里，林肯流下了眼泪，所有的嘲笑声全部化成赞叹的掌声。

林肯没有成为伟大的鞋匠，但成为伟大的总统。他被认为最伟大的特质，正是他永远不忘记自己是鞋匠的儿子，并引以为荣。

当六祖慧能去拜见五祖弘忍的时候，弘忍问他说：“你是哪里人？来我这儿求什么东西呢？”

六祖说：“我是岭南人，只求向你学习佛法。”

弘忍笑说：“你是岭南人，又是没有受过教化的蛮人，怎么能成佛呢？”

慧能说：“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的差异，蛮人的身份与和尚的身份虽然不同，佛性究竟有何差别呢？”

弘忍暗中赏识，最后终于把衣钵传给这位岭南来的蛮子，自幼丧父的樵夫。

批评、讪笑、毁谤的石头，有时正是通向自信、潇洒、自由的台阶。

那些没有被嘲笑与批评的黑暗所包围过的人，就永远无法在心里点起一盏长明之灯。

## 教堂与坟墓

住在维琴尼亚州的美国朋友，是一位电力工程师，有一天告诉我一个故事。

他被通知到维琴尼亚山上的电塔修理电力障碍，于是清晨就出发了。电塔在很远的山上，开车八小时才抵达那座山，在山里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那座电塔，天色逐渐暗下来，终至完全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山上既没有人家，也没有灯火，他心里愈来愈着急，心里想着：不要急着找电塔，应该先找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一切等天亮再说。

正这样想的时候，趁着月光，竟看见远处的山顶上有一个高的十字架，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他欣喜若狂，立刻驱车往十字架的方向开去，到靠近了，才发现是一座在荒山的教堂，里面并无灯光，门也是锁着的，无法进入教堂借宿，朋友把车停在教堂旁边，安心的睡着了，“因为心里觉得上帝就在身边，那一夜睡得好极了”。

在鸟声中醒来的朋友，探头一看，才发现不得了，原来他的车子停在一片公墓的中间，四周全是坟墓，坟墓上都是十字架。

朋友说：“还好当时只看到教堂，如果看到一片坟墓，可能就不能安心睡眠了。”接着，朋友感慨的说：“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心安，一定要常常往高的地方、光明的所在看；假如一直看着黑暗或低下的地方，心就不能轻安了。”

这个故事非常的好，使我想到，教堂与坟墓都有十字架；而且，许多教堂都盖在坟墓旁边；照耀着教堂的月光，也同样照在坟墓上；这个世界是如实的显露着平等，没有分别的真相，只是人心的向往，使世界也不同了。

一个想要安心生活的人，当然要有一些光明的希望，崇高的探索、境界的追求，只要保有这种态度，即使处在障碍中也能坦然无惧，就好像站在坟墓里，也能看见教堂一样。

## 紧张的心，比鬼厉害



一个被鬼追杀的人，跑到寺庙去找一位高僧。

他伏地拜倒说：“师父，求您救救我，我一直被一个鬼追杀。”

师父说：“可以，如果我在你的身上写满经文，鬼来的时候就会看不见你，然后它就会走了。”

于是，高僧在他的身上写经文，从头顶一直到脚底都写满了佛经，一个空隙也没有留下。

那个人坐在寺庙的大殿里，心里非常紧张，因为他不能确定，是不是写满了经文，鬼就真的看不见了。

到了夜里，一阵阴风袭来、鬼真的冲入大殿，在殿里绕来绕去，显然，鬼并没有看见他。可是，恐怖的事发生了，固为鬼虽然看不见他，他却可以看见鬼，这使他的心情更加紧张，他的额头开始冒汗，全身也跟着冒汗，身上的经文便一点一点的融化了。

很快的，鬼就看见他，他也被鬼抓走了。

高僧长叹一声，说：“唉！紧张的心，比鬼厉害。”

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到如今印象还非常鲜明，它有很深刻的象征，象征佛经虽然可以保护我们，却必须我们有真实的信心。而世间的鬼虽然可怕，内心的紧张却比鬼更可怕。

## 心里的宝玉

一位想要学习玉石鉴定的青年，不远千里的去找一个老的玉石家，学习王的鉴定。当他见到老师傅，说明了自己学王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像老师傅一样，成为玉石的专家。

老师傅随手拿一块玉给他，叫他捏紧，然后开始给他讲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夏商周开始讲，却一句也没有提到玉。

第二天他去上课，老师傅仍然随手交给他一块玉，叫他捏紧，又继续讲中国历史，一句也不提玉的事。

就这样，每天老师都叫他捏紧一块玉，光是中国历史就讲了几个星期。

接着，老师向年轻人讲风土人情、哲学思想，甚至生命情操。

老师几乎什么都讲授了，关于玉的知识却一句也不提。

而且，每天都叫那个青年捏一块玉听课。经过了几个月，青年开始着急了，因为他想学的是玉，却学了一大堆无用的东西。

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想向老师表明，请老师开始讲玉的学问，不要再教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他走进老师的房间，老师仍然像往常一样，交给他一块玉，叫他捏紧，正要开始谈天的时候，青年大叫起来：“老师，你给我的这一块，不是玉！”

老师开心的笑起来：“你现在可以开始学玉了。”

这是一个收藏玉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故事，我很喜欢。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不

懂，而独独懂玉的，因为玉的学问与历史、文化、美学、思想、人格都有深刻的关系。而这个世界的学问也不是有用、无用分得那么明白的。

佛法与人生不也像学着去懂一块玉吗？一个对人生没有深层体验的人，是上法获得真实的法益的，这是为什么经典上说：“法不孤起，随缘而起”的原因了。

没有深陷于生命的痛苦的人，无法了解解脱的重要。

没有深陷于欲望的捆绑的人，不能体会自在的可贵。

没有体会过悲哀的困局的人，不会知道慈悲的必要。

没有在长夜漫漫中啼哭过的人，也难以在黎明有最灿然的微笑。

佛法就好像手中的一块玉，如果没有握过许多泛泛的石头，就不能了解手中的玉是多么珍贵了。

所以，要学佛的人，应该先认识人生。

## 眼睛最值钱

我喜欢假日的时候去逛古董市场，因为会遇上许多古董的行家，偶尔也会遇到自己喜欢的宝物。

日子久了以后，认识了一些卖古董的摊贩和一些古董的收藏家，我逐渐发现到，买古董的人比卖古董的还要内行，有许多卖古董的人甚至对古董一无所知，只把它当成一般的货物。

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一个卖壶的小贩摊子上，看到时大彬的仿制茗壶，时大彬是中国明朝最伟大的紫砂壶作者。眼前那一把壶虽是仿制品，却做得十分精美。

“多少钱？”我问。

“三千元。”小贩说。

“假的也卖这么贵。”

“什么假的？当然是真的啦！”

“时大彬是谁，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这一把是他亲手卖给我的。”小贩面不改色的说。

对于这样的古董摊贩，我们只有无言以对了。

因此，买古董的人，眼里只有古董，价钱是不太在乎的，卖古董的人，眼里只有金钱，他们才不在乎古董的价值。

例如一个明朝宣德的香炉，古董商是五千元批到的，他只要一万元就会卖，才不管那香炉的好坏，真正懂宣德香炉的人以一万元买到，可能一转手就以五十万元卖出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买古董的人蹲在小摊前看一尊魏晋的铜佛，他突然严肃的对我说：“说真的，我们的眼睛最值钱！”

“为什么？”

他说：“因为只有眼睛才能辨认真假、判别年代、分出美丑，所以，买古董的人，要先锻炼自己的眼睛，有了好眼睛，就不会受骗上当了。”

“我们的眼睛最值钱”这句话讲得真好，别人花十万才能买到的古董，我们花一

万就买到了，我们那一次的眼光，价值正是九万。还有什么古董比这个更值钱呢？

因此，我们去逛古董商场，是对眼睛的一种学习。我喜欢台湾话把古董商说成是“古物商”，把古董摊子叫做“古物堆”，我们去找古董，正是在古物堆的破铜烂铁中寻找我们失落的那一对值钱的眼睛。

生活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凡俗的生活中追寻更永恒的价值，不也是在找回那失落的眼睛吗？

只要找到值钱的眼睛不只能找到最好的古物，也可以进而见及生命的真相了。

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去拜在一位师父的门下，希望师父教他认识人生的真相。

师父只教他洒扫、泡茶、接待宾客，闲暇的时候就用来静心，并观看这个世界。

弟子过几天就会问师父：“师父呀！您什么时候才能教我人生的真相呢？”

又过了一阵子，弟子更着急了，问师父：“师父呀！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人生的真相呢？”

师父被问烦了，拿一个石头交给他，对他说：“你拿这个石头到菜市场去估价，只

要了解它的价钱，不要真的卖掉它。”

在菜市场里，有两个人想买这个石头。有一个人出价十元，另一个出价二十元，第一个是要买回去做秤锤，第二个是要买回去做砚台。

弟子把石头带回来，报告师父：“师父呀！这个石头有人出价二十元。”

师父叫他把石头带到玉石的市场去，只要了解它的价钱，不要真的卖掉它。

在玉石市场，有人出价到五十万元，因为那石头看起来非常稀有。

弟子把石头带回来，报告师父：“师父呀！这个石头在玉石市场有人出价五十万。”

师父：“好！现在你把这石头带到钻石市场去，只要估量它的价钱，不要真的卖掉它。”

弟子欣喜若狂的跑回来报告师父：“师父呀！听钻石市场人说，这是一块最完美的钻石，有人开价五千万呢！”

师父说：“没错！这是最完美的钻石，可是只有用钻石的眼睛才能看见它的价值。你每天追着我问：什么才是人生的真相，用菜市场的眼睛、玉市场的眼睛，和钻石的



眼睛看到的人生真相都是不同的，你到底想用什么的眼睛来了解人生呢？你要先锻炼的是钻石眼睛，而不是不断的追问呀！”

弟子听了，就心开意解的开悟了。

我们大部分的人，穷尽一生在奔驰追求，希望寻找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物，却很少人了解，我们的眼睛才是最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山，山就有了价值。

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海，海就有了价值。

有价值的眼睛看见了阳光，阳光就有了价值，因此禅师才说：“日照一隅，也是国宝。”

太阳所照耀到的每一个角落，都像国宝一样的珍贵，这种深刻的见解，只有好眼睛的人才能体会呀！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

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溪声尽是广长舌，  
山色无非清净身。”  
如是如是。

## 黄昏的沙堡

有一群孩子在海边玩耍，他们用海边的沙堆成沙堡。

每一个孩子各自建造自己的城堡，有的盖得很大，有的很小；有的盖得很华美，有的很简单。不管是大小是美是丑，孩子都很爱自己的城堡。

沙堡盖成的时候，孩子就向其他人宣布：“这是我的城堡。”

有一个孩子破坏了另一个孩子的城堡，拥有城堡的孩子非常生气，立刻冲向前去打那破坏城堡的孩子，并且叫唤其他的孩子一起参加打架，直到把另一个孩子打倒在地。

由于人人都不准别人靠近自己的城堡，沙滩上不时传来这样的声音：

“这是我的城堡，我要永远拥有它。”

“世界上我的城堡最美，谁也比不上。”

“走开，别碰我的城堡！”

“你再走近一步，我就掐死你。”

偶尔也会传来叫骂和打架的声音。

那些孩子因为觉得自己的城堡最美，总是不能欣赏别人的城堡。

他们非常爱城堡，就以为那是真实的、永恒的城，忘记了那只是海边的沙子。

风雨吹坏了城堡，他们就怀恨风雨！

海浪冲倒了城堡，他们就咒骂海浪！

本来欢欢喜喜一起到海边盖城堡的孩子，为了保护和维持城堡，都变得紧张、愤恨、疲倦了，不再交谈、欢笑、拥抱了。

很快的，黄昏就来临了，太阳逐渐落向海面，天马上就要黑了。

孩子们都不自禁的想起自己的家，母亲煮的热腾腾的饭菜，不管多么喜欢城堡的孩子，也不得不回家了。

一个孩子首先踢倒自己的城堡，别的孩子也跟着踢坏自己的城堡，这时候，没有人会在乎到底是自己或别人的城堡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把城堡带回家。

最后，他们又开始交谈和欢笑了，互相牵着手，头也不回的跑回家。

黄昏的海边，只剩下空荡寂寞的沙滩，还有倾颓破败的城堡。

夜里潮水涨了，海浪把所有的城堡推平，又变成沙滩。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出昨天这里曾有许多城堡，也没有人记得有许多孩子为了这些城堡曾有过多么激烈的争吵。

在生命的界线中创建的许多城堡，看来真实，却是虚幻，只有平静的海滩才是开阔而永恒的存在。

## 无心才能心安

最近广钦老和尚一百零五岁诞辰，朋友找我去演讲，谈谈老和尚的生平与修行。

广钦老和尚是当代的高僧，有甚深的禅定，终生倡导念佛法门，可以说是禅净双修的典范。他的神异事迹很多，例如在深山坐禅、降伏猛虎、大蛇皈依，在泉州就是有名的伏虎和尚。例如他曾进入禅定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呼吸与脉搏完全停、止，经弘一法师三弹指，才从定境中出来，使弘一法师赞叹说：“这么深的禅定，古今少有。”

又例如，他在三十六岁时，因睡晚了延误打板时间，深自忏悔，从此立志不倒单，长坐不卧，终生不睡床长达六十年，临终也是坐化圆寂。

再例如，他七岁开始素食，由于在山中修行之故，从五十岁后只吃水果，不再火自，在台湾被尊称为“水果师”。

又例如，除雨天之外，夜间喜欢在草地林间静坐，凡是他静坐之处丈内方圆，露水不湿，也无蚊虫，被目为神异。

这些修行事迹，广钦老和尚的弟子和一般佛子都口耳相传，知之甚详。但是广钦

老和尚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常教人“老实念佛”，一天无事，可以老老实实念佛，那是最幸福的事了。这是经历过千难万磨的苦行之后，真正的慈悲，因为要像他那样悟道太艰难了，念佛是最简单可靠的。

在广钦老和尚的教化中，我觉得最受用的是他常讲无心、随缘、破我执。

他说：“怎样才能心安？就是要无心。”“西方在哪里？在自己的心中，心中无事、无烦恼，就是西方。”“善知识在哪里？在心。”“修行不能执著，执著即生烦恼。”

“对任何事都能放得下，放下即是功夫。”

“平常即对任何事无挂碍，免得临命终时，念头一到，就要继续轮回了。”

“一切都不计较，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别心，就是修苦行。”

“无色相之心，才是学佛。”

广钦老和尚不识字，所以他的教言全是自己生命的体验，他的世寿有九十五岁，但一生平淡、自然、随缘、无挂碍，应该得力于他的无心吧！

甚至在他圆寂的时候，遗言也是“无来无去无大志”（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事情），

每想到广老的这句话，就仿佛看见了鸟飞于空中、云无心出岫、风自由自在。

老和尚很少提到经典，但他说：“经典就是路径，所以看经才知道修行的路是怎么走。”又说：“《心经》里，‘自在’两个字最重要。”

广钦老和尚生前，很少讲经、很少做法会，也很少赶经忏，他总是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像一座山，让景仰的人朝圣。因为他，土城的荒山成为圣地、六龟的僻野成为宝殿；因为他，使盛唐禅师的气象，在台湾灵光一闪。

如今，青山依旧在，广钦老和尚不在了，不，他是化成许多虚空的山，存在无数人的心里，只要一想到他那庄严的坐姿、慈悲的脸容，心里就安静了。

## 敏感的妖怪

从前，在一个很深的山上，住着一位名字叫“敏感”的妖怪，这只“敏感”的妖怪很敏感，可以事先知道人们心中的想法。

有一天，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见了“敏感”，心里想应该抓住这只妖怪，来拯救世人，因为事先知道别人的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它将使夫妻反目、朋友成仇、天下不太平。

在樵夫还没有动手之前，“敏感”已经知道了，他问樵夫说：“你是不是想抓我？”樵夫没有料到自己的想法被识破，恼羞成怒，心想干脆把这只“敏感”的妖怪杀了。

当樵夫正想举起斧头的时候，“敏感”大叫起来：“哎呀！没想到你的心这么恶毒，竟然想杀死我。但是，无论你心里想什么，我都能预先知道，所以，你杀不了我，也抓不到我。”

樵夫无计可施，只好把抓妖怪、杀妖怪的想法暂时放下，继续砍柴，“敏感”知道樵夫拿自己没办法，就坐在一旁嘲笑樵夫。

樵夫为了对付“敏感”的奚落，只好更专心一意、心无旁骛的砍柴，由于过度专心，斧头的柄松了，樵夫也没发觉。



当樵夫再度挥动斧头的时候，斧头的刃飞了出去，正好打中“敏感”的头，原来在一旁洋洋得意的妖怪“敏感”，当场毙命。

这个寓言是在说惟有无心，才能对治藏在内心敏感的妖怪，回此心安的境界，也只有专心一志的人才能达到。

在生活里，我也是这样，我只是专心无心的工作，那些挫折、敏感、不顺心的念头与情绪，即使在一旁跳跃，也很快就消弭了。

## 内外皆柔软

日本京都大仙寺的住持尾关宗园，是当代著名的禅师，也是有名的演说家。

由于自己的经验极有信心，有一次他接受了一个中学的演讲邀约，并没有约定题目，他心想大概和平常一样，谈一些教化的演讲。

演讲当天，学校的老师开车来接他，他问学校的老师说：“请问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什么？”

老师说：“学校的毕业旅行准备参观大仙院和市内的主要寺院，所以想请你对学生谈谈京都的历史、古寺和名胜的由来。”

尾关宗园听了大吃一惊，非常紧张，手心出汗，一直发抖。

因为他对京都的历史、古寺、名胜的认识浅薄，实在没有内容可以告诉学生。

中学老师看他不知所措的样子，还笑着安慰他说：“你别想得太难，只要放轻松就可以了。”

尾关宗园内心直打寒颤，眼前一片迷蒙，感觉到学校的路上时间好像一世纪那么长，直到和学校校长、老师打招呼时，心里还在想：“我究竟该说些什么？”

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上台演讲，因为太紧张，上阶梯时，突然绊了一跤。

全场学生哄然大笑，这一笑，使他释然了，因为心想：“再也不会会有比跌跤更糟的事了。”

于是，他说：“说真的，临时要我介绍京都的历史、古寺。名胜的由来，真是太难

了，所以，我在半途就好想逃回去。”

学生又是一阵笑声，这次不是轻视的笑了。

尾关禅师完全释然放松，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讲。

由于在讲台绊到的那一跤，使他恢复了平常心，从“非这么做不可”转换成“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本来因对立而产生的恐惧，也因为无心的跌跤而消失了。

这是尾关宗园在他的著作《大安心》中的一段回忆，他的结论是：“因为时钟的滴答声而睡不着，心里总是惦记着时钟的声音，这是一个缺乏安定感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睡着，而不在乎时钟的声音，就等于与它合而为一、变为一体了。”

平常心也是无心的妙用，心里想着“要睡一个好觉”的人，往往容易失眠；心里计划着“要有一个美好人生”的人，总是饱受折磨。

“外刚内柔”的人，一旦受到挫折，就容易走极端。

“外柔内刚”的人，则会自我挣扎，难以放松。

惟有内外都柔软，没有预设立场的人，才能一心一境，情景交融，达到一体心的境界。

我和尾关禅师一样，也常常去参加不知题目的演讲，也有惶恐，紧张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这句话就释怀了：

“再也不会会有比跌跤更糟的事了。”

## 国卫的钻石戒指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生性凶暴，喜欢侵略，在他作王子的时候，就想有一天要占有整个世界，常常催促父王去和邻国作战。

老国王心里非常担忧，却也不能改变王子的本性。有一天，老国王生病很严重，快死的时候他把王子叫来，对王子说：“我快死了，要把王位传给你。可是心里很担心，我们的祖先一向是以仁爱来统治国家，希望你也时常心存仁爱。”

说到这里，老国王把手上的一枚钻石戒指取下来，戴在王子的手上，说：“我死了以后，希望你看到这个戒指就想到仁爱，因为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

说完，国王就去世了。

王子一开始很伤心父王的死，也想要仁爱，可是他想：“如果不占领整个世界，我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得到我的仁爱呢？”

因此，在他作了国王以后，就开始训练军队，告诉大臣，教导人民，他说：“为了使全世界都分享我们这一国的仁爱，我们一定要攻打他们的国家，杀掉他们的国王，占领他们的土地！”

在国王的领导下，从大臣到人民都变得非常凶暴、喜欢侵略，他们每天都到处征战，侵占别人的国土，杀死抵抗的人民，于是国土越来越大，人民愈来愈残忍。

可是，战争一定有死伤，这一国的人民一天比一天少了。有一天，国王的独生王子也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伤心的看着手上的钻石戒指，想起了老国王的话，知道仁爱

才是解救人民惟一的方法。

国王忏悔了，但是他的大臣、军队、人民都已经非常凶残，无法改变了，国王就想出一个办法。

他首先叫人找来一个锅子、一堆柴火放在大殿上，接着召集所有的大臣和将领，宣布了他的忏悔，但是大家都议论纷纷，不相信国王是真心的改过。

国王就命令侍卫把火生起来，将锅子里的水煮开了。然后，他把手上那先王留下的价值连城的钻石戒指取下来，丢进滚烫的锅里，对大家说：

“现在，谁能伸手进这个锅子把戒指拿起来，我就把锅里的钻石戒指送给他。”

大臣们一阵喧哗，但是并没有人敢伸手去拿戒指。

国王于是叫人把柴火抽出来，在开水里加了冷水，自己伸手进锅子，把钻石戒指拿出来，戴回手上。他说：“戒指虽然是很贵重的东西，可是一定要在平静清凉的水中才拿得出来。从前我们讲仁爱，却到处去打仗、杀害，就好像把戒指丢在开水里一样。

“现在我宣布不再战争，就好像把柴火拿掉。我很忏悔，就像加冷水到锅里，很

轻松就把戒指拿出来了。再宝贵的钻石戒指如果一直放在开水里，永远也没有用呀！”

国王的话感化了臣民，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战争，人人过着平安和乐的日子。

意念的平息是最宝贵的，如果意念不能平息，心里纵使有最好的钻石戒指，也无法取出来戴呀！

## 爸爸的鸽子

我在老家的起居室，找到一个被尘封的箱子，里面有许多爸爸晚年领过的奖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赛鸽的锦旗、奖杯和奖牌。

看着这些奖牌，使我想到从前和爸爸一起放鸽子的时光。

爸爸中年以后迷上赛鸽，与一大群朋友组成“鸽友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鸽子的飞行比赛。

这种赛鸽在台湾乡间曾经风靡过一阵子，鸽友们每次赛鸽，交少许的钱给鸽会，

并且把鸽子套上脚环，也交给鸽会，由鸽会统一载到远地施放，依照飞回来的名次发给奖金和奖牌，奖金非常的高，有时一只得到冠军的鸽子，一次的奖金超过主人全年的耕田所得。

由于交的钱少，奖金却很高，再加上乡间缺乏娱乐，使赛鸽成为乡下最刺激的事。

每次赛鸽的日子，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如临大敌。年纪小的孩子站成一排，趴在顶楼的围墙上，把视线凝聚在远方的天空。

爸爸看见我们的样子，都会大笑：“憨囡仔，这次听说载到野柳去放，至少也要两小时以后才会到呀！”

我们才不管爸爸怎么说咧，万一有一只神鸽，飞得比飞机还快，飞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不是要损失一笔很大的奖金吗？

我们一动也不动的看着远方的天空，天空开阔而广大，群山一层一层好像没有尽头，白云一团团浮在山头上。然后我会失神的想：鸽子是有什么超能力呢？它可以不食不饮，飞过高山和田地，准确的回家，是什么带领着它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



呢？有许多小鸽子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可以第一次就认路回家呢？鸽子那么小的头到底装了什么，怎么会如此有智慧呢？

每次我的心神游到天空的时候，突然会看见远方浮起小小的黑点，我们就会大叫：“爸，粉鸟回来了！”

爸爸抬头一看，说：“这一次，可能是喔！”然后开始给我们分派任务，叫哥哥穿好鞋子在门口等着，叫我抓了鸽子从楼上冲下去交给哥哥。

鸽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的往眼前移动，一眨眼，就飞到我们头顶，眼尖的弟弟大叫：“那只是阿里，那只是阿国仔！”

果然是脖子滚了黑毛的阿里，还有叫声最响的阿国仔！

阿里和阿国毫不迟疑的，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凌空而降，落在平时降落的木板平台，一窜，就进了鸽舍。

爸爸迅即将它们装进小笼子，拍我的头说：“紧！”

我提着鸽笼，吸一口气，一气狂奔到楼下交给哥哥，哥哥就像百公尺接力的姿势，

箭一样的往鸽会射去！我也不放心的跟在后面跑，一边叫着：“哥！加油！紧啦！紧啦！”

从小就很会赛跑的哥哥，果然是最先到达的，鸽会的阿伯把阿里和阿国的脚环拿下，打进鸽钟，钟上显示出飞回来的名次和时间，阿伯笑着对哥哥说：“阿河！你爸爸这次赚到了，可能有八千元的奖金。”

我和哥哥双手高举，在鸽会前又叫又跳的，提着阿里阿国回家，跑的速度与去鸽会一样快，把得奖的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很高兴的摸我们的头，然后充满感情的看着他的鸽子，他看鸽子的眼光那种欣赏和慈爱，有时比看我们还温柔。

在厨房里忙的妈妈探出头来：“粉鸟赚八千元，是有影无？”

爸爸说：“真的啦！你免煮了，晚上来一江山庆祝！”

妈妈虽然笑得很开心，嘴里还是忍不住叨念：“钱都还没领到，就要去大吃，八千元？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

一江山饭店是我们小镇里最好的饭店，爸爸每次赢了赛鸽，就会带我们去大吃一顿，平时反对赛鸽的妈妈，也会热烈的和我们讨论鸽子的事，那么温馨热烈的气氛就

好像是过年一样。

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决定把鸽子放生，可是不管怎么放，它们总是飞回来，最后只好把鸽舍拆了，但是那些爸爸从小养大的鸽子，还不时的飞回来，经过好几年，楼顶的平台上，还常有鸽子回来。

像鸽子这么聪明的众生，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到它们的主人，魂魄已经飞越了天空？在天际线之间，是不是找得到回家的路？

如今，鸽子飞远了，爸爸也不在了，只留下这些奖牌记忆了一些欢乐的时光。

我仿佛看见童年的我趴在围墙上想着：是什么带领鸽子回家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呢……

## 心里的天鹅

与孩子读童话故事“丑小鸭”，才知道天鹅是会飞的，而且是候鸟，可以飞越半个

地球。

“那，现在的天鹅怎么不会飞呢？”孩子问我，  
我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饲养天鹅的方法》，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欧洲中古世纪的贵族，因为喜欢天鹅的姿态，认为天鹅是鸟类中的贵族，于是就想把天鹅养在自己的庄园，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品味。

于是，他们捉到天鹅以后，用三个方法来使天鹅不能飞翔。

一是把天鹅双翼的羽毛剪掉一边，使天鹅失去平衡，不能飞翔。

二是绑住天鹅的翅膀，使它无法张开翅膀而不能起飞。

三是由于天鹅起飞需要很大的湖泊起跑，如果缩短池塘的距离，天鹅失去起跑线，就飞不起来了。

前面的两种方法过于残忍，又会伤害天鹅优美的姿态，所以就普遍的使用第三种方法，久而久之，天鹅就失去起飞的能力，甚至忘记自己也会飞翔了。那些能飞越大山大海的天鹅就成为贵族的宠物了。

有一次，我到瑞士旅行，在卢桑的湖里，看到一大群的天鹅，游到木桥边向游客乞讨食物，使我的心中充满感慨，这些在湖边乞食的天鹅，可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自由的飞翔吗？

古书里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意思是说：“像燕子麻雀这种小鸟，怎么能了解天鹅飞行的壮志呢？”这句话成为一种讽刺，因为燕子和麻雀依然在天空飞翔，天鹅却由于人类的私心，变成不能飞翔的鸟了。

我一直深信人的心里也有一只天鹅，可以任思想和创造力无边的飞翔，许多人受到欲望的捆绑，或在生活中被剪去飞行的壮志，或由于起飞的湖泊太小，久而久之，失去思想和创造的能力，也就失去自由和天空的心了。

自由的飞翔于天空，乃是一只鸟的天赋，不管是天鹅、孔雀或燕子、麻雀。

拥有思想的自由和无边的创造力，乃是一个人灵性的天赋，不管圣人或者凡夫俗子，可惜许多人被情欲所催迫，失去了灵台的清明了。

我想到日本的禅宗之祖道元禅师曾写过一道悟道诗：

空阔透天，  
鸟飞如鸟。  
水清澈地，  
鱼行似鱼。

天空多么开阔透明呀！鸟飞得像鸟一样。水是多么清澈见底呀！鱼游得像鱼一样。这看来简单的世界，其实隐藏着多么幸福的禅心呀！

鸟飞得像鸟，有鸟的尊严；鱼游得像鱼，有鱼的尊严；人活得像人，有人的尊严，这是文明世界最基本的格局了。

我喜欢天鹅那优美的线条和仪态，但我不希望天鹅是被养在池塘，我希望天鹅能张开翅膀，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使我们可以望向广大的天空。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看到天鹅远方飞来（有鸿鹄飞至），生命里必然有好事发生，现代的人已经没有这种好事了！

## 鸵鸟的智慧

读到一本讲鸵鸟的书，说到鸵鸟不但是行动快速、深具力量，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动物。

“鸵鸟是有智慧的动物”，这个观点对常以谬误的眼光看鸵鸟的人，确实是全新的见解，固为平常我们骂那些不能面对事物、没有勇气的人，叫作“鸵鸟心态”，而对于愚笨的人，我们就直接叫“鸵鸟”了。

那是因为从前的动物学家研究，鸵鸟遇见危险时，会把头埋在沙堆里。

但是，鸵鸟岂是这么笨的动物？

新的动物学家已经证明从前的错误，鸵鸟在遇见危险时，如果是平时，它会奋力的逃开，如果是孵卵的时候，它会把长脖子沿着地面伸长，把头隐藏在沙堆后面，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受到伤害。

鸵鸟的这种行为是深有智慧的，因为高大的身躯再加上伸长的脖子，即使数里外

的敌人也看得见，如果把自己扮成沙丘的样子，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鸵鸟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发展出来的智慧，使我深受感动，原来鸵鸟并不是愚笨无知的，由于人用无知的眼睛看它，才使我们有了愚笨的知见。

不只鸵鸟如此，像我们随处可见的变色龙、枯叶蝶、竹节虫、人面蜘蛛等等微小的众生，为了保护生命，繁衍后代，都发展出多么细腻的智慧呀！

因此，对于众生，我们不可轻轻估量，众生的心灵实在隐藏了深奥的宝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

就以鸵鸟来说吧！鸵鸟在求偶的时候喜欢跳舞，它们跳起舞来的那种热劲，就像是非洲战士的战舞，我在影片上看过鸵鸟跳舞，配上摇滚音乐，使鸵鸟的舞步充满激情的热力和抒情的浪漫，仿佛是舞台上经过长期演练的摇滚歌手。

对于这么有智慧，有感情的众生，谁忍心伤害它呢？

但是，鸵鸟在世界上的数量也日渐稀少了。



## 被结扎的猫

有一次，听台湾著名的宠物医生杜白说到一件真实的事。

他的诊所附近有一个公园，时常有流浪的猫狗在附近聚集，一方面污染环境，一方面猫狗没有节制的生育，也会造成它们下一代更悲惨的命运。

杜白医师就想到，应该为这些流浪的猫狗做节育手术，如果他能在为家中“宠物”看诊之余，每星期为流浪的猫狗做几次节育手术，对环境的改变也很有帮助吧！

于是，他抓了一只流浪猫，为它做了节育手术，再放回公园，没想到不到一星期整个公园的猫狗都跑光了，仅剩的几只看到他也都惊恐的逃逸。

杜白医生感到十分纳闷：难道它们都知道小猫被阉的事吗？

后来他到别的猫狗聚集的地方，只要捉一只来阉，其他的猫狗总是在一两星期逃逸一空，百试不爽。

杜白医师得到一个结论，猫狗是有语言沟通的，他告诉我：“那被阉的猫狗回去以

后可能告诉大家：这附近有一位杜白医师专门捉猫狗回去阉，大家赶快逃吧！”幽默的杜医师自我调侃，说：“我现在在流浪的猫狗中已经是恶名昭彰了。”

杜白医师行医多年，深知动物与人一样有感情、有感知，因此最反对人抛弃宠物，他说：“想到动物被遗弃后那种伤感、失落与痛苦，真是于心不忍。”

这种对动物的疼惜，使他不仅成为宠物的名医，也是保护流浪猫狗的守护神。

## 鳄鱼思乡

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旅行时，朋友告诉我们，佛罗里达的“三多”，一是阳光多，二是香吉士多，三是鳄鱼多。特别是奥兰多，河边泽地时常可以看见鳄鱼，而奥兰多的中国餐馆都有鳄鱼做成的菜肴。

我对朋友说，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鳄鱼跑进人家的院子或厅堂，往往要劳动消防人员来捕捉，因此，为市民捕捉或驱赶鳄鱼，似乎是奥兰多消防队的主要工作。

朋友说：“就是呀！每年春夏的时候，消防队总是为鳄鱼忙得不得了，一般人都误以为鳄鱼侵犯了他们的家园，其实不然，鳄鱼有思乡的本能，那些人家的院子和厅堂本来是鳄鱼住的沼泽，后来鳄鱼被赶走，沼泽被填平，房子盖起来了，那些被赶到更远处地方的鳄鱼，只是千里迢迢地来看它们的老家呀！”

我们开车到一条河岸去看鳄鱼，由于听过朋友说对鳄鱼思乡的描述，竟在长相可怖的鳄鱼脸上看出一点美丽的样子，这鳄鱼竟懂得思念乡土，比起许多出卖乡土的人还要美得多呀！

## 五颜六色的老鼠

家里最近有鼠患，起初颇为这么高的楼也有老鼠而感到意外，后来看到报导，纽约帝国大厦一百多层也是鼠辈猖獗，也就释然了。

老鼠横行当然是讨厌的事，夜里常在天花板上奔跑，弄出声音；食物水果常常被

咬破一个大洞或不翼而飞；最令人痛心的是，有时会咬坏橱柜，咬断电线，防不胜防，甚至担心哪一天它会咬破瓦斯管线。

怎么办呢？我想到我佩服的两位古人，一是苏东坡，他说：“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还有一位是弘一大师，他说，如果把要养猫的食物拿来喂鼠，老鼠吃饱了就不会破坏东西，则鼠患可绝。

于是，我总在晚饭后，留一些饭菜在饭桌上，给那些鼠辈享用，很快的就发现“今鼠已非古鼠”“世风日下，鼠心不古”，它们不知道是生性狡猾或是口味挑剔，特地保留的食物总是不吃，不给吃的偏偏东吃一口，西吃一口。

不久之后，我就失去苏东坡的爱心和弘一的耐心了。

我想不采取一点行动不行了，灭鼠药和黏鼠板不在考虑之内，因为过于残忍有违慈悲心原则；老鼠夹也不行，违背杀生的戒律；剩下的只有老鼠笼了。

我原先的想法是，以老鼠笼捕捉老鼠，然后带到深山去放生，既可杜绝鼠患，也可让老鼠隐遁山林。

有一次和朋友提起，朋友是艺专戏剧科毕业的，他说起在学生时代，宿舍中有鼠患，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抓到老鼠之后，在老鼠身上涂以鲜艳的颜彩，例如脸是大红色，身体是绿色、黄色、蓝色，尾巴涂成白色，然后把老鼠放走，老鼠就会绝迹了。”

“为什么呢！”

朋友说：“这是老鼠心理学，那只五彩的老鼠逃回洞里，它的亲戚朋友会大为恐怖，就会四散奔逃；那只五彩的老鼠则会大为愧疚，也会逃走，这样，不只是一只老鼠，整窝老鼠都会绝迹了。”

我觉得朋友的方法很不错，有一天抓到一只老鼠就如法炮制了，把老鼠画成评剧脸谱的样子，放它回去，想不到真的有效，家里的老鼠从此绝迹了。

一直到现在我还心存疑惑，那被画了脸谱的老鼠真的心怀愧疚吗？其他的老鼠真的心感恐怖吗？这是无法追索的，但老鼠也是有细腻感知的众生，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 咬舌自尽的狗

有一次，带家里的狗看医生，坐上一辆计程车。

由于狗咳嗽得很厉害，吸引了司机的注意，反身问我：“狗感冒了吗？”

“是呀！从昨晚就咳个不停。”我说。

司机突然长叹一声：“唉！咳得和人一模一样呀！”

话间于一打开，司机说了一个养狗的痛苦经验：

很多年前，他养了一条大狼狗，长得太大了，食量非常惊人，加上吠声奇大，吵得人不能安宁，有一天觉得负担太重，不想养了。

他把狼狗放在布袋里，载出去放生，为了怕它跑回家，特地开车开了一百多公里，放到中部的深山。

放了狗，他加速逃回家，狼狗在后面追了几公里就消失了。

经过一个星期，一天半夜听到有人用力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只大狼狗回来了，形容枯槁，极为狼狈，显然是经过长时间的奔跑和寻找。

计程车司机虽然十分讶异，但是他二话不说，又从家里拿出布袋，把狼狗装入布袋，再次带去放生，这一次，他从北宜公路狂奔到宜兰，一路听到狼狗低声号哭的声音。

到宜兰山区，把布袋打开，发现满布袋都是血，血，还继续从狼狗的嘴角流溢出来。他把狗嘴拉开，发现狼狗的舌头断成两截。

原来，狼狗咬舌自尽了。

司机说完这个故事，车里陷入极深的静默，我从照后镜里看到司机那通红的眼睛。

经过一会儿，他才说：“我每次看到别人的狗，都会想到我那只咬舌自尽的狗，这件事会使我痛苦一辈子，我真不是人呀！我比一只狗还不如呀！”

听着司机的故事，我眼前浮现那只狼狗在原野、在高山、在城镇、在荒郊奔驰的景象，它为了回家寻找主人，奔跑百里，不知经历过多么大的痛苦，好不容易回到家

门，主人不但不开门，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立刻被送去抛弃，对一只只有志气有感情的狗是多么大的打击呀！

与其再度被无情无义的人抛弃，不如自求解脱。

司机说，他把狼狗厚葬，时常去烧香祭拜，也难以消除内心的愧悔，所以他发愿，要常对养狗的人讲这个故事，劝大家要爱家中的狗，希望这可以消去他的一些罪业……

唉！在人世间有情有义的人受到无情的背弃不也是这样吗？

## 金丝雀与果蝇

从前到矿坑去采访时，发现坑道隔不远处就会挂着一个装金丝雀的笼子，问了矿工，才知道金丝雀是用来检测瓦斯的。

由于金丝雀对瓦斯敏感，只要有一点点瓦斯，它就会躁动不安，惊慌叫喊，因为它的叫声洪亮，可以提醒坑内的人注意，万一看到金丝雀倒地不起，就要准备逃生了。



那美丽可人、啼声嘹亮的金丝雀不知道多少次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在矿坑里的人呢？站在笼子下，我这样想着。

最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日本警方搜索奥姆真理教的总部，每一个小队都带着一只金丝雀，用来检测毒气，又使我想起从前在矿坑的情景，感觉到“众生”正是“共生”，与我们一起存活生长，只是很多人不能体会了解罢。

不只是金丝雀，台湾的农政单位养了许多的果蝇，用来检测蔬果残留的农药，即使在农药验剂非常科学化的今天，果蝇依然是最方便、最经济。最准确的检测方法。

因此，当我们吃着安全的蔬果时，应该感谢一只小小的果蝇。

存在于世间的众生，不论大小、形貌、好坏，都有生存于地球的权利，也各有不同的功能，都应得到人的尊重。

如果以佛教“众生平等，皆有佛性”‘有情无情，同圆种智’的观点，我们和众生的佛性根本无别，只是形貌上不断的转换，那些有情有义的“畜牲”与无情无义的“人面”，会在某一个时空中转换面貌，只可惜，很少人能这样深沉的思维呀！

## 灰鸽七四八

我救过一只小鸽子。

有一次台风前夕，我准备把阳台的盆景暂时移到屋内避难，结果在小门边看到一只鸽子，全身已经湿透了，闭着眼睛，缩着脖子，蹲在那里发抖，看那样子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对鸽子说：“不如你先到我家休息，有体力了，台风过了再走吧！”

然后我把它捧起来，它一点也未挣扎和移动，这时，我才发现它戴着赛鸽的脚环，上面写着“美贵七四八”。

我先用干毛巾把鸽子擦干，发现它体力太弱了，给它灌食一些杂粮，就放它在家里休息。

这一次的狂风暴雨持续了两天，我每次看着“美贵七四八”，就想到如果没有正好

开门搬盆景，这鸽子一定已在风雨中丧命了。

我们把美贵养了一星期，直到它羽毛光亮，看来体力很好，才决定放它走。

我们打开门，“美贵七四八”在门边徘徊很久，儿子说：“你就走吧！只要你喜欢，随时欢迎你来玩。”

灰鸽子咕噜一声，振翅飞去，一转眼就不见踪影。

从此，几乎每天下午，那只鸽子都会飞回来玩，如果阳台的门没关，它就自己跑到书房飞来飞去，玩累了，才咕噜咕噜叫几声飞走了，有时候还站在书桌上看我写字呢！

灰鸽子和我们成为朋友，儿子决定要给它取个名字，我说：叫什么名字好呢？”

孩子说；“就叫七四八吧！因为它的脚环是七四八，希望它飞得比七四七还快！”

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七四八正在我身边绕来绕去吸引我的注意，真的，众生也有极细腻的感情，只是我们平常不能察觉罢了！

七四八日日都飞来，然后又飞去，每次我看它远去的背影，就会怅惘的想：总有

一天，它飞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 小猴子种豆子

在森林里，住着一群猴子。

有一天，一个猎人到森林中打猎，所有的动物听见猎人的脚步声都四散奔逃，那一群猴子也跟着其他动物往森林的内部逃去。

只有一只小猴子躲在树上，没有逃走。它在树丛中看着猎人，感觉到那个猎人多么高贵，身上没有会长虱子的毛，还穿着虎豹的皮袍，手里拿着弓箭，多么的英俊威武！而且所有的动物看到他都立刻逃走，多么的勇猛伟大！

“唉呀！人是多么高贵呀！我不要再作猴子了，我要学作人。”

于是，小猴子慢慢的从森林里移出来，住在森林的边缘，这时它感觉人是多么幸福，住在有灯的房屋，而猴子只能住在黑暗的森林；人站着是多么高贵，猴子却只能

蹲着走；小猴子一定要学会作人的决心。

它每天都跑到森林外面观察人的动作和生活。

它看到人走路，就学着人的样子走路。

看到人耕田，就学着耕田的样子。

看到人笑，它也咧开嘴笑。

这只小猴子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猴子，一天不看到人，就觉得很寂寞，只要看到人，就高兴的走到人的旁边，摹仿人的动作。

森林边缘的人们看到这小猴子很可爱，都很喜欢它，每天带东西来喂它，看到它学作人，也很高兴的讨论着：“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已经不像人了，你看看，这小猴子竟有作人的心，真是难得！”

他们用手抚摸小猴子的头说：“你愈来愈像人了。”

和小猴子坐在一起谈天。

牵小猴子的手跳舞。

远远看去，小猴子真像一个人。

小猴子也觉得自己除了不会说话，和人没有什么不同了。

有一天，农人到田里种豆子，小猴子也学人抓一把豆子要种在田里，可是它不小心掉了一颗豆子，就把手里的一把豆子丢了，去找那颗掉了的豆子，它没有找到丢掉的豆子，可是回来的时候，发现别的豆子也被鸟雀吃光了。

农人看了都哈哈大笑的说：“到底，猴子还是猴子。”

小猴子听了很伤心，才悟到自己是一只猴子，于是跑回森林找它的同伴，可是它的动作太像人，同伴已经完全不认识它了。

## 花的生命

在一次演讲之后，一个听众问我：“林先生在演讲里一直叫我们爱护生命，可是演讲台上摆满了鲜花，难道花不是生命吗？为什么我们爱护动物的生命，不能爱一朵花

的生命呢？”

确实，花也是一种生命，以佛教的观点看来，生命可以分成两种形态，一种是有情的生命，一种是无情的生命。

凡是有生死的都是生命，即使是一朵花。一技草、一粒石头，也都是生命，但是有情的生命除了生死之外，有三种特质：

一是有情感，有情爱的感受，例如会因情感的遭遇欢喜或悲伤、快乐或痛苦。

二是有情欲，有情爱的欲望，为了满足这种欲望，企图。追求和奔波。

三是有情识，有情爱的见解，思想和意识，希望自己的情爱圆满，达到理想的境地。

我们如果伤害有情感、有情欲、有情识的众生，它立刻就会受到巨大的痛苦，例如我们如果把一只猫的头砍断摆在讲台上，那只猫立刻失去魂魄，看到的人也会感觉非常恐怖。

但是花是没有情感、情欲、情识的生命，它被剪来插在花瓶，并不会立即有巨大

的痛苦，它依然会美丽的开放，一直到凋谢的时候。

理论上，真正爱惜生命的人，要珍惜一朵花、一枝草、一粒石头的生命，但是更急迫的是去爱那些有情感、有情欲、有情识的众生，以这种感同身受的爱，来开展我们内在爱的品质、慈悲的品质、柔软的品质。

如果我们不能爱护有情的生命，又如何能疼惜那些无情的生命呢？

花，以生命作为奉献，使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丽，让我们也愿自己的心如花一样美丽，来慈爱一切的生命，这样，一朵花的生命也就有了无比的价值。

## 铁路便当

哥哥的孩子来台北玩，要回乡下去，我送他去坐火车。

在车站里，侄儿突然说：“叔叔，等一下可不可以买一个铁路便当，我很爱吃铁路便当。”



“那有什么问题？”我立即跑去买了一个铁路便当，让他在火车上吃。

看着自强号的火车开远了，我自己也买了一个铁路便当，坐在月台的铁椅上吃起来。

从我离开家二十七年来，世事变化无常，只有铁路便当是少数始终不变的事物，永远是一块排骨、一个卤蛋、一块豆干、几片萝卜干，不同的只是从铁盒、竹片盒，变成了纸盒。

连便当的味道，也几乎没有变。

吃着铁路便当，使我陷进了回忆。

从前在台北念书，因为家境不宽裕，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坐火车返乡总是搭普通车，叽叽叩叩的从台北开往南部，要十几个小时才会抵达高雄。吃饭时间到了，我就买一个铁路便当。

我总是很小心，一小口一小口的吃着那个便当，深怕很快吃完了，就不能品尝便当的美味了。

由于我曾那样深深的沉入那滋味，铁路便当的回忆深刻到即使是闭起眼睛，也立刻能闻到那种香味。

有一次，我和父亲搭火车到台北，吃饭的时候，爸爸一口气吃了两个铁路便当，令我大吃一惊，没想到爸爸的食量这么大，整天在田间做着粗重劳碌的工作，能吃到铁路便当已经是很大的享受吧！

我看着爸爸喜欢和专注的吃相，竟深深的动容，专心的看爸爸的脸，爸爸被我看  
得不好意思，说：“这铁路便当真好吃，我吃两盒还不太够呢！”

吃完了，爸爸对我说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南洋被遣送回台湾，在基隆登岸，从基隆坐火车返回南部的家乡，一路上滴水未进，更不用说是便当了。

“想起当时，如果能有一口饭吃，就会跪下来叩头谢恩了！”爸爸说：“现在每次吃铁路便当，都非常的感恩和满足，觉得人应该珍惜这种福报呀！”

想起当时爸爸说的话，突然有几只小麻雀从天而降，在我的脚边跳来跳去。

咦！莫非这些麻雀是要来分享我的便当吗？

我把一些饭粒洒在地上，小麻雀边跳、边叫、边摇尾巴过来抢食，它们那样热烈的吃着叫着，好像也能享受便当的美味！

这世上的众生，都是为了品味更美好的生活而存在的！那美好生活并不是一种追寻，而是品味眼前的事物，即使是小小的便当，也可以有很深的美好经验。

现在，我多么希望能再买两个铁路便当给爸爸吃，然后我们一起坐火车奔行过广大的田野，可是，这微小的心愿，也不可得了。

## 山道上的小虫

清晨登山的时候，在山道阶梯上，看见一只被人踩扁而黏在地上的小虫尸体，我把它拾起来放进草堆与泥上，说：“怎么这样不小心，下辈子但愿你往生善处。”

从此，我登山的时候特别留意“看脚下”，几乎每天都会看见蜗牛、毛虫、金龟子缓缓的爬过石阶，我总是把它们拾到草丛里去，告诉它们：“小心不要再来石阶了，人

的脚是不长眼睛的。”

在把小虫移走的时候，我会想到禅宗关于“看脚下”“活在当下”的教化，不只是教我们安住于此刻，也是在教我们细心的生活。一个人惟有从那种细心中，才可能生起觉察的智慧和微细的慈悲心。我想到佛陀的前生曾是一个慈悲的人，经典上说他“践地惟恐地痛”，走在土地上都担心把地踩痛，如果有这么微细的心行，怎么可能踩到石阶上的小虫呢？

在佛教的戒律里，出家人每到夏天要“结夏安居”，除了安心办道之外，因为夏天的小动物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踩死一些小虫，所以古代的出家人在夏天的时候，常常三个月不出寺门一步。

曾经有一位出家师父，夏天夜里在寺院附近散步，突然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啪哒一声裂开了，他心想：“糟糕，一定是踩到夜晚出来觅食的蛤蟆了！”

这个师父不敢细看，惭愧自己犯了杀生的戒律，当场就逃回庙里。夜里愈想愈忤悔，想到那只蛤蟆可能是怀了孕的母亲，忧心了整夜睡不着觉，心想：明天一定要把

蛤蟆的尸体厚葬，并为它念一堂经才好。

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这位法师就跑去昨夜踩死蛤蟆的地方，一看不禁笑了起来，原来，他昨夜踩破的是一个茄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怀着细腻、谨慎、惭愧的心来走路和生活，路上的蛤蟆可能是怀了孕的妈妈，路上的小虫何尝没有父母妻子呢？

我们要疼惜生命，一定要融入、体贴别的生命的心。

有一天黄昏，一个走在森林里的人，遇见了一只蜉蝣正在哀伤的痛哭，那人问蜉蝣：“你为什么在这里哭泣呢？”

蜉蝣说：“我的太太在今天中午死了，所以我才在这里痛哭呀！”

那人说：“现在已经黄昏，你也很快就会死，何必哭泣呢？”

蜉蝣听了，哭得更伤心。

那个人不禁觉得好笑，蜉蝣朝生而夕死，中午死和黄昏死有什么不同，何必哭泣呢？于是他就离开了。

等他走远了，他才想到，从人的眼光看来，蜉蝣的一生虽是如此短促，中午和黄昏差别不大；可是从蜉蝣的眼睛看来，中午到黄昏就是它的下半生，那下半生也是和人的下半生一样的漫长呀！因此，他慈悲的走回去看那只蜉蝣，蜉蝣已经死在黄昏的树下了，那只蜉蝣竟以自己的后半生来悼念爱妻，使那个人深深的感动，而亲手把蜉蝣埋葬了。

我们生而为人，自诩为万物之灵，动物中的至尊，以至于不能从其他众生的眼光看生命，也就难以开展真实的慈悲了。

我每天爬山的时候，总是把小虫从石阶上移到草丛，并且希望登山的人也都能看脚下，免得日后生起踩到蛤蟆那样的愧悔呀！

## 给小狗听的经

宋朝新罗的高僧元晓，年轻的时候曾跟随大安禅师修行。

大安禅师是和布袋和尚、济公一样的人物，穿着破烂，每天在街上击钢钵向人乞讨食物，并且祝福那些布施的人能“大安”，久了，大家都叫他“大安禅师”，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大安禅师乞讨食物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流浪的野狗，他常把流浪动物捡回山上，化缘来养活他们。

有一次，大安禅师在街上捡到一条小流浪狗，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对元晓说：“这小狗快饿死了，我得赶紧去讨些奶来给它喝，你帮我看着。”

大安禅师拿着钵，匆匆跑出去了。

没想到大安才出去不久，小狗就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了。

元晓非常难过，但他没超度过小狗，不知如何是好，心想：就和人一样的办吧！于是，元晓跑出去来了一些树叶回来，覆盖在小狗身上，自己端坐在旁边，开始严肃的为小狗诵经超度。

大安去化缘回来，看见元晓那么严肃的为小狗诵太经，就问他说：“你念这么深的

经给一只小狗听，它怎么听得懂呢？”

阶着，大安禅师把化缘得来的奶放在小狗身边，揭开它身上的树叶，对小狗说：“你好好的吃吧！希望下辈子去往生善处，天天都有好东西吃！”

元晓在一旁看了大为感动，原来这就是为小狗念的经呀！

从此，元晓大师对妓女说妓女的法，对乞丐说乞丐的法，他说：“如果有一个众生慈悲为怀，他说的话必然会震撼法界，不管他是以什么形式说法。”

元晓大师时常对偏执于来生解脱的人说：“今生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担忧什么来世？灯火不明，周遭必然黑暗，追求来世的修行而放弃今生的智慧，就像不点灯而去找光明的地方。”

他也反对神通，他说：“要飘落的花瓣，连一天也不能等待。”确实，那些号称有神通的人，连一瓣花的落下都无能为力，何况是阻止人生的无常与痛苦呢？

元晓大师从说给小狗听的经典而大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就在我们身边处处都有经典，一个人只要慈悲为怀，他的语言思想、行为举止，都是经典最真实的展现



呀！内容简介

姚晶这位当红女影星英年去世，身后的遗产竟没有人想要。生前人们迷幻于她的美丽、财富及豪门夫家，然而有谁知道她内心的苦闷与悲凉，正是这外表的灿烂和内心的寂寞组成了她丰富的人生。

漫漫人生，真义何在……